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意者以兒女英雄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摹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為情撰情入性有時詼詞諧趣無非借褒彈為鑑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寓唱歎於鐸叙而商量正學是殆亦有所為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吾不圖吾無意中果得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快覩其格致一書也吾友以為妄曰子真有嗜痂癖者也試即以子之言證之西游記誠為自治之書不與餘三書等餘三書者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莽金瓶梅以斲喪而終於潰敗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是皆託微詞伸莊論假風月寓雷霆其有稗世道人心良非鮮淺以視是書之游談諢弄距足與之上下牀哉且人不幸而無學鑄經無福修史退而從事於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壺盧提禪語以文其陋予以為每況愈下但供噴飯也何格致之足云吾正告之曰君言左矣是殆不然夫大學之所謂格致者非僅淬實商羊之謂謂致吾之知即物而窮其理也人為萬物之靈窮理必從人始彼水滸諸書以皮裡陽秋為旨趣其說理也隱而微是書以眼前粟布為文章其說理也顯而現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為背面敷紛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為當頭喝棒子且如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聖歎竹坡諸人讀而批之中人以下迺獲領解耳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遂多信為談情乃致悞人不少何況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忠孝節義萬古同歸以是為游談游談何害且知太史公良史也不諱揮金殺人孟子亞聖也其罕譬焉引人入勝者立言尤多詼詭何有於燕非閑人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吾友聞之始囅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語嗟乎近俳近優都堪惹厭談空談色半是宣淫醒世者徑墮狐禪說理者輒歸腐障自非苦口可能喚醒癡人不有婆心何以維持名教至借筆墨而代哭泣亦堪悲果通呼吸於太空天應欲泣君真健者尚一聲長嘯譜成幾叠清商僕本恨人早三歎廢書灑落滿襟執淚爰伸紙削牘而為序焉

雍正閼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

兒女英雄傳評話目錄

燕北閒人著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陰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識淫娃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第九回　憐同病解橐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第十回　玩新詞忽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第十一回　糊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赴長安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月敘天倫　佟孺人姑媳祝俠女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智全十三妹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記深心作筆談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局賺俠女

第十八回　假西賓道破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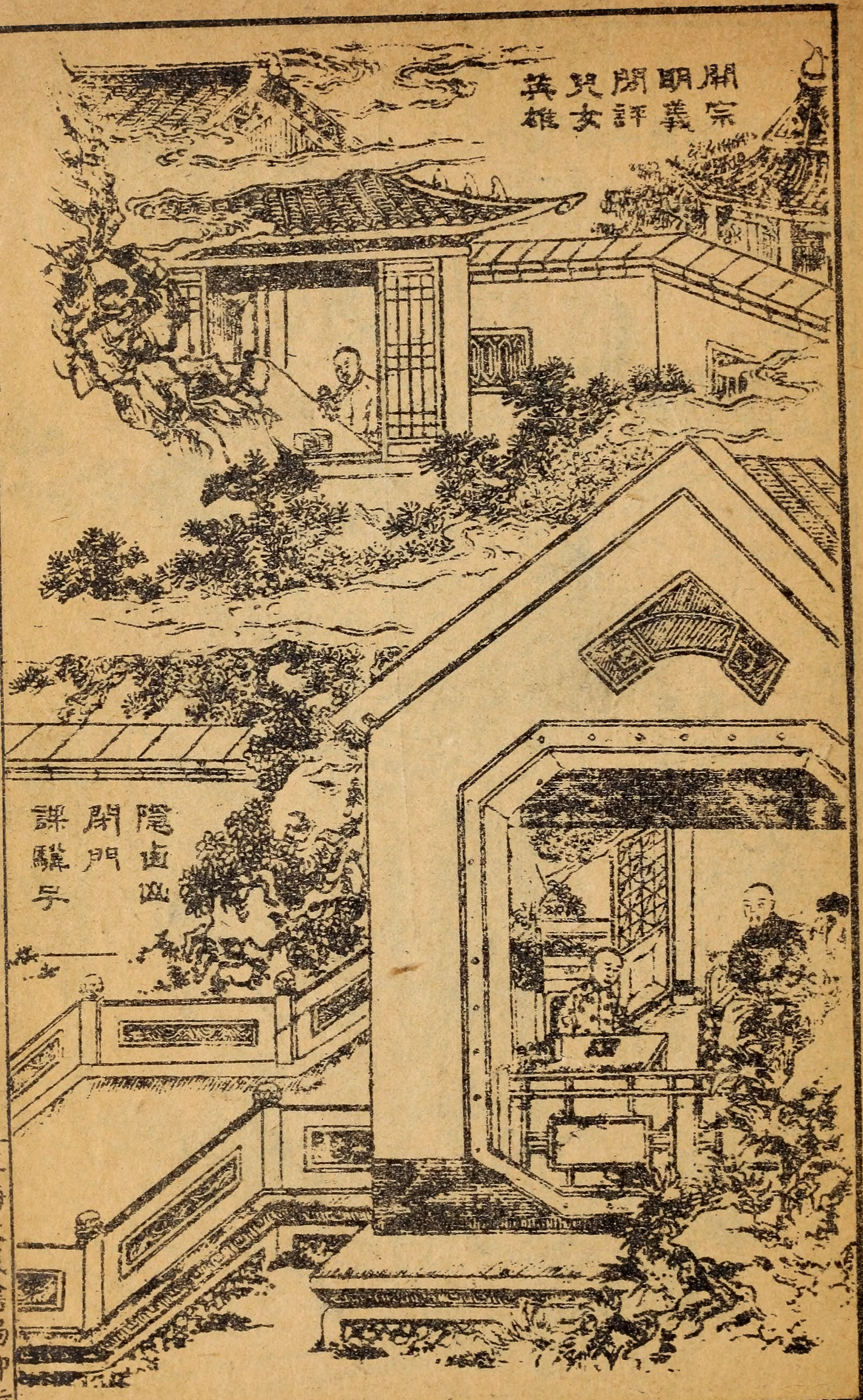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毁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犢賣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第二十二回　睹雙親芳心警噩夢　完大事矢志却塵緣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圓好事嬌嗔試玉郎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彈月老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
第二十六回　爍舌如花立消俠氣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奩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媼越華筵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鄧老翁醉索魚鱗瓦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繼書香　話農功請同持家政
第三十四回　屏紈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採花及第　一擲佳釀釃酒酬師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為天下師　老封翁蕭遇窮途客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矍鑠翁九袠雙生子
第四十回　虛吃驚遠奏陽關曲　真幸事穩抱小星裯


十三妹
張金鳳
安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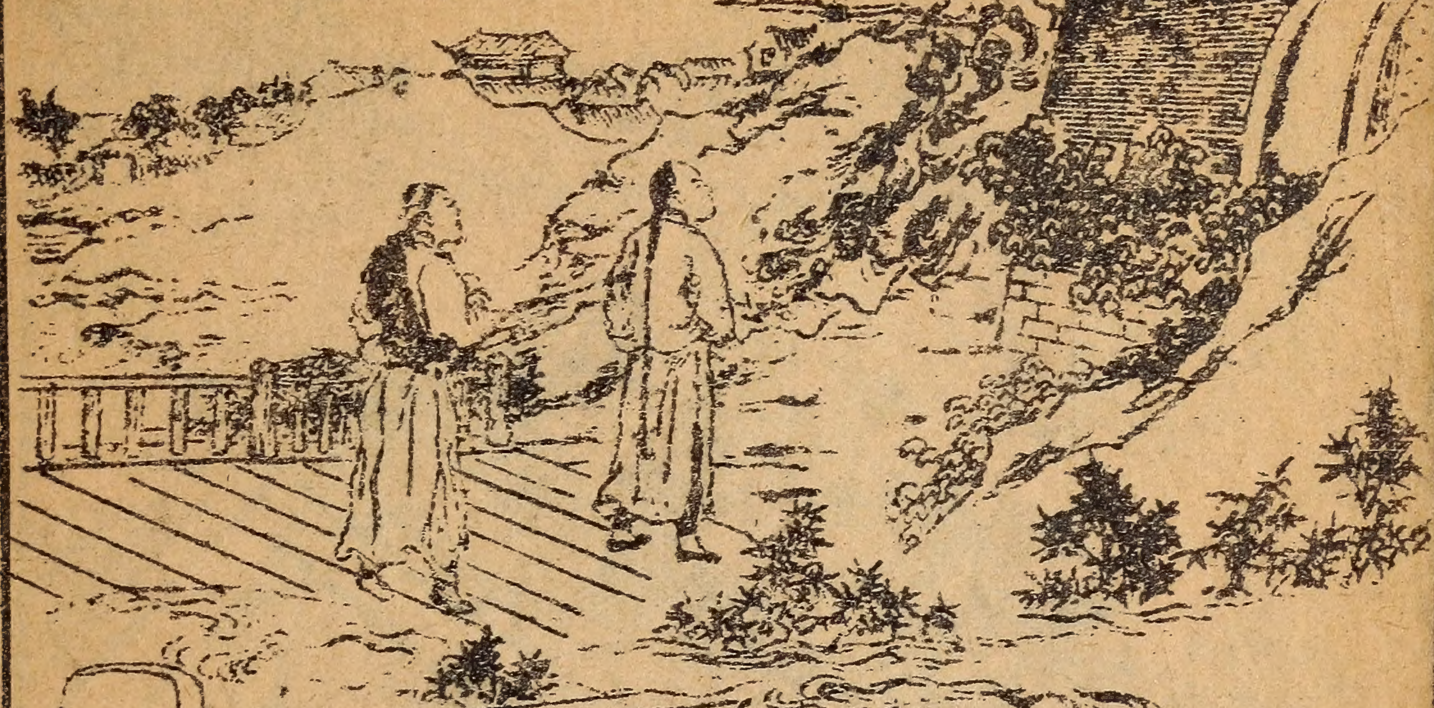

安學海
安太太
張太太
張老爺


計大將軍
計多文
譚爾音


褚一官
鄧九公
周得勝
周三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俠烈英雄本色。溫柔兒女家風。兩般若說不相同。除是痴人說夢。　兒女無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憐兒女最英雄。纔是人中龍鳳。

八句提綱道罷。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卻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他幼年在塾讀書。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裏。他讀到宰予晝寢一章。偶然有些困倦。便把書丟在一邊了。也學那聖門高徒隱几而臥。纔得睡著。便恍恍惚惚閒出了書房。來到街頭。只見幢幢擾擾。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兩旁岐途曲巷中有無數的車馬輻輳。冠蓋飛揚。人往人來。十分熱鬧。當中卻有一條無偏無頗的蕩平大路。這條路中只有一個骨瘦銳頭。髮鬢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暗用魏晏顏筆公古事可稱新毛穎傳）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的修途。若於自己在他背後等閒望不著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不想他愈走愈遠。那條路愈走了愈高。（作者蓋寓自悔未竟讀書之志流連他慕感喟無窮）眼前忽然一閃。不見了他。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裡來了。沒奈何一個人踽踽涼涼站在雲端裡一望。纔看出雲外那座天。原來雖說萬變萬應。卻也只從一縱一橫。縱裡看去。便是宗動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橫裡看去。便是無上天。四人天。忉利天。堅首天。持鬘天。常靜天。福生天。福受天。廣果天。大梵天。梵輔天。梵眾天。少光天。光音天。無量天。少淨天。徧淨天。無量淨天。善見天。善現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須燄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個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卻說這座天。乃是帝釋天尊悅意夫人所掌。那掌的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這樣管項掛個門牌兒寫個橐面兒想沒有比此再闊的了）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閒人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一同瞻仰。只見那天宮現彩。寶殿生雲。仙樂悠揚。香烟繚繞。左一行排一層紫袍銀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帶的仙宮。右一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階下列著是白旄黃鉞。彩節朱旛。金蓋銀蓋紫芝蓋。映日飛揚。龍旂鳳旗月華旗隨風招展。雕弓羽箭。飛魚袋畫着飛魚玉董金根。馴象官牽著馴象。飛電馬追風馬。跨上時電捲風馳。龍驤軍虎賁軍。用著他龍騰虎跳。一個個一層層。都齊臻臻靜悄悄的分列兩邊。殿上龍案頭設著文房四寶。旁邊擺著一個硃紅描金架子。架上插著四面硃紅繡旗。旗上分列忠孝節義四個大字。一時仙樂嗷聲。畫閣開處。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寶爐。焚著白檀紫降。引门那帝釋天尊。悅意夫人出來。那天尊頭帶攢珠嵌寶冕旒。身穿海宴河清龍袞。足登朱絲履。腰繫皇帶。那悅意夫人不消說。自然是日月龍鳳袄。山河地理裙子。身後一雙日月宮扇。簇擁著出來。那時許多官星神將。早列排在階下。只聽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班部叢中閃出四位金魁朱紱的天官。各各手持文冊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正有人間兒女英雄一樁公案。該當發落。請旨定奪。早有殿上宮官接過那文冊。呈到龍案上。天尊閃目一看。降旨道。這班兒發落他閻浮人世去。須將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纔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機不可預洩。可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後發落。值殿官領旨。早有一簇人抬過一座金鑲玉琢。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寶鏡安頓完畢。天尊把那架上的忠孝節義四面旂兒頒下來。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捧到階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見憑空裡現就出許多人來。為首的是一半老的儒者。氣象裝束得乙品京堂樣子。罩籠全部人物有全劍帷燈之妙同著一個半老婆婆。面上一團的慈祥悲厚。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又是兩個絕代女子。一個豔如桃李。凜若冰霜。一個布裙釵荊。莊端俏麗。遂有一個朱纓花衣的長官。一個赤面白鬚的壯士。又是一個淡妝蛾婦。兩雙中年老年夫妻。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後面隨著許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以上皆書中有數人物也著此一筆遂令自節以下一無遺漏都俯伏在殿外。天尊發落道。爾等此番入世。務要認定自己行藏。莫忘本來面目。可抬頭向天人寶鏡一照。看眾人抬頭來一看。只見那寶鏡裡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一回蓋全部事蹟一映照盡西江次後便見鏡裡大放光明。從那片光裡現出許多離合悲歡。枯榮休咎的因緣來。愚謂葉通優於褚一官一頭優於長姐兒今列褚一官長姐兒於有數人物之中卻葉通二頭於自節以下位置俱覺未安雖然藏否人倫原自不易班孟堅漢書千古傑作然而今古人表猶且大不理於人口也大眾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樂的。這個揚眉吐氣。那個掩目垂頭。鼓舞一番。看夠多時。只見那寶鏡中金光一閃。結成了一片祥雲瑞靄。現出了忠孝節義四個大字。眾人

看了。一齊向上叩首。口中齊祝聖壽無疆。那殿頭官又把旗兒一展。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愈走愈遠。隨入雲中不見踪影。悅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這番發落。可謂歡喜慈悲。只是這班忠孝節義義夫節婦。雖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施法力。暗中呵護。使他不離而合。不悲而歡。有榮無枯。有休無咎。也顯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是極是極我也要聞）天尊意下何如。天尊道。夫人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護衛的介分。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還要看他入世後怎的個造因。纔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況這氣數有個一定。就是作天的也不過奉着氣運而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原來如此為之奈何大轉輪云人人都說著上天知上天亦圓於氣數正同此胥而此特措語和平）豈你我樂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這樁兒女英雄公案。霎時好耍子也。悅意夫人道。請問天尊要作到怎的個地步。纔算得個兒女英雄。天尊道。這兒女英雄四個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兩樁事。誤把些使氣角力好勇鬬狠的認作英雄。又把些調脂美粉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所以一開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兒女情長。某某兒女情薄。英雄氣壯。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纔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纔作得出英雄事業。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個忠臣。這說是個英雄心。忠臣斷無不愛君的。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立志要作個孝子。這就是英雄心。孝子斷無不愛親的。愛親這便是個兒女心。（體會入微牟尼一串）至於節義兩個字。從君親推到兄弟夫婦朋友的相處。同此一心。理無二致。必是先有了這個心。纔有古往今來那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武死戰。纔有大舜的完廩浚井。泰伯仲雍的逃至荊蠻。纔有郊祁弟兄的問答。纔有冀缺夫妻的相敬。才有漢光武嚴子陵的忘形。這俱是一團天理人情。沒得一毫厘矯揉造作。淺言之不過兒女英雄常談。細按去便是大聖大賢身分。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卻也頗不容易。只我從開闢以來。掌了這座天關。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兒女英雄。英雄兒女。一身兼備的。也只見得兩個。（臚舉兩正兩反持論名適斷制謹嚴韓潮蘇海方駕齊驅）一個是上古女媧氏。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不忍見那青天缺陷人面的不同。煉成三百六十五塊半五色石。補好了青天。便成完了浩刦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覆載。拓了一撮黃土。端正了人面。便畫一個寅會至酉會。八萬六千四百年的人形。從兒女裡作出這番英雄事業。所以世人才號他作神媒。一個是掌釋教的釋迦牟尼佛。只因他一時奮起一片英雄心。不許波斯匿國。那些婆羅門外道。擾害眾生。誤了國事。自己割捨了儲君的尊號。富貴。立地削髮出

家明心見性。修成個無聲無色。無臭無味。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也不動他一毫的煩惱憂思恐怖。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匿國國王。才落得個國治身尊。波斯匿國眾生。纔落得個安居樂業。到後來父母同昇佛果。元配得證法華善侶。都轉法輪。子弟齊登無上。從英雄裡透出兒女這種心腸來。所以眾生都尊他為大雄氏。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講英雄第一個大略雄才的。莫如漢高祖。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四海。全盛的時候。只小小一個泗上亭長。手提三尺劍。從芒碭斬蛇起義。便赤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壯了。究竟稱不起。何也。暴秦無道。群雄併起。逐鹿中原。那漢王西楚霸王項羽。連合攻秦。約先入關者王之。漢王乘項王放火咸陽。弒義帝。降子嬰。東蕩西馳的時候。早暗地道陰道入關位稱王。那項王是個力拔山氣蓋世的腳色。枉費一番氣力。如何肯休。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舉火待烹。卻將將的着人知會他。作個挾制。替漢王設想。此時正該重視太公。輕視天下。學那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與然。樂而忘天下的故事。豈不是從兒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即不然也。該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後布告天下。問罪興師。同項王大戰一場。成敗在所不計也。還不失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說我翁即爾翁。而欲烹而翁。請分我一盃羹。幸而項王無謀。彼他這幾句話竟籠住了不曾作出來。倘然萬有一失。他果的謹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一盃羹來。事將奈何。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斷然不敢下手。兵不厭詐。即以君之矛。還置君之盾。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漢王豈不深知。豈有以父之天親送等賭氣鬥智的。所以禍不旋踵。天假呂后。變起家庭。趙王如意死在酖毒。戚夫人慘毒人彘。以致孝惠不祿。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業。才遺笑千古。英雄再講那到兒女第一個情深義重的。莫如唐明皇。為了一個楊貴妃。焚香密誓。私語告天道。是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番恩愛。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究竟算不得。何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把個楊貴妃寵得迭蕩驕縱。幃薄不修。楊貴妃的來歷。倒也不消提起。致傷忠厚。獨怪他既有個梅妃。又想楊妃了。及至得了楊妃。便棄了梅妃。又不能終棄梅妃。以至惹下楊妃自己左右的兩個人。尚且調停不轉。又丟下六宮佳麗。私通三國夫人。除了選色徵歌之外。一概付之不聞不問。任着五王交橫。奸相當權。激反胡奴。漁陽兵起。他卻有賊不討。轉把個不穩天下。丟開不問。帶上個受累的貴妃。避禍而行。及至弄得兵變馬嵬。六

軍抗命。卻又束手無策。不知究竟好相責驕帥斬亂兵眼睜睜的看着人把個平日愛如性命的寶貝生生偪死。息壤在彼。七月七日長生殿的話。豈忘之乎。況且春秋通例。法在誅心。安祿山之來。為楊貴妃而來。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祿山為着楊貴妃而來。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纔不辭蜀道艱難。護着貴妃遠避。及至貴妃既死。遂瞻顧何來。自然該就王赫斯怒。撥轉馬頭。誠安祿山之首。懸之太白。也遂博得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給天下兒女吐一口氣。何以有三郎郎當。愈走愈遠。圖無恙肅宗即位靈武。不俟成命。日後的南內西內。左遷右遷。父子之間。愈弄愈美出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就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無多受享。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萬古羞名。這都因唐明皇沒有英雄至性。空談些兒女情腸。才哭壞世間兒女。可見英雄兒女四個字。除了神媒大雄之外。一個有名的大度赤帝子風流李三郎。尚且消受不得。勉力不得。怎的能向平等衆生身上求全責備。（鞭筆有力翻筆有勢）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間堯舜在上。仁風化雨所被。不知將來成全得多少兒女英雄。正好發落這班兒入世作一腸兒女英雄公案。成一篇天理人情文章。點綴太平盛事。這便是今日編旂齊展。寶鏡高懸。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悅意夫人聽了。一一領會。一切天人皆大懽喜。只見天尊把龍袖一擺。殿頭官纔喝得散退班。那燕北閒人耳輪中只聽得一片喧譁喊道。捉捉捉。隨着便是地拆山崩價一聲響亮。嚇得他一步踏空雲腳。一個立足不穩。早從雲端裏落將下來。一咬跌醒。卻是南柯大夢。睜開眼來看看。但見院子裡一班逃學的孩子。正在那裡捉迷藏耍子。口裡只嚷道捉捉捉。面前卻立着合他同硯的一個新安畢生。手裡合着一方界尺。拍的那桌子亂響。笑嘻嘻的叫道。醒來醒來。清天白日。卻怎的這等酣睡。他道。我正夢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曾聽得完。卻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說着便把他夢中所聞見的雲端裡的情理。詳細告訴了那畢生一遍。畢生道。先生不在館。你看他大家在那裡捉迷藏。捉得好不熱鬧。我正要扯你去一同作夢。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裏的夢話。快來捉迷藏去。說着拉了他便走。那閒人也就信步隨了他去。一時早把夢中的話忘了一半。不因他這番一個迷藏一捉。一生也不曾作得一個好夢。只着了半世昏迷。迷而不覺。也就成變不可污也的一堵糞土之牆。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使落得作了燕北閒人。列公牢記話頭。只此正是燕北閒人的來歷。併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的原由。便是吾了翁重訂這部兒女英雄傳評話的緣起。

這正是雲外人傳雲外事。夢中話要與夢中聽。要知這部書傳的是班甚麼人。這班人作的是些什麼事。怎的個人情天理。又怎的個兒女英雄。這回書繞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但請恭觀。便見分曉。

第一回　隱西山閑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兒女英雄傳大意都在緣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敘。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一班甚麼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們靜聽我說書的慢慢道來。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遠不講漢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龍飛東海。建都燕京。萬水朝宗。一統天下。就這座京城地面。聚會著天下無數的人。本真個是冠蓋飛揚。車馬輻輳。與國同休的先勳近支。遠派的宗室覺羅。再就是龍隨進關的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內務府三旗。連上那十八省的文武大小漢軍。何止千門萬戶。說不盡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不在話下。如今單講那正黃旗漢軍有一家人家。這家姓安。是個漢軍世族舊家。這位安老爺本是弟兄兩個。大哥早年去世。止剩他一人。雙名學海。表字水心。人都稱他安二老爺。（全部人物出場各別均極用意無一率筆不獨十三妹之千回百折姓名始露也安水心乃書中之主業經有楔子在前此處自不妨竟用正起毋庸別尋機杼中峯矗立老幹無枝正不必以直致為疑）論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爺征過高麗平過察哈爾。仗着汗馬功勞上頭。掙了一個世職。進關以後。累代相傳。京官外任都做過。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世職襲次完結。便靠着讀書上進。所以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學業。因此上見識廣。有學問。趨群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怎奈他文齊福不至。會試了幾次。任憑是篇錦繡。字字珠璣。會不上一名進士。到了四十歲開外。還依然個老孝廉。孺人佟氏。也是漢軍世家的一位閨秀。性情賢惠。相貌端莊。針黹女工不用講。就那操持家務。支應門庭。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只是他家人丁不旺。安爺夫人二位。子息又遲。孺人以前生過幾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後。纔得了一位公子。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地格方圓。伶俐聰明。粉妝玉琢。安老爺佟孺人十分疼愛。因他生得白淨。乳名兒就叫作玉格。單名一個驥字。表字千里。別號龍媒。也不過望他將來如天馬雲龍。高飛遠到的意思。小的時候。關煞花苗都過。交了五歲。安老爺就叫他個本旗兒窩順殊兒。十三歲上就把四書五經念完。開筆作文章作詩都粗粗的通順。安老爺自是懽喜。過了兩年正逢科考。就給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個本旗批首。安老爺安太太懽喜自不必說。連日忙着叫他

去拜老師會同窗。謁官拜客諸事已畢。就理頭作起舉業的工夫來。那候時公子的身量也漸漸的長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溫文儒雅。只因養活得尊貴。邊見乳母丫環圍隨着服侍。恨說外頭戲館飯莊東西兩廟不肯放他混跑。就連自己的大門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也是裏頭嬤嬤爹的跟着。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腼腆。聽見人說句外話。他都不懂。再見人舉動野調些。言談粗魯些。他便有氣。說是下流沒出息。就連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竟比個女孩兒來得尊重些。那安老爺家的日子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裡的寬裕。也還有祖遺的幾處房莊。幾戶家人。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仗着這位太太的操持。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他家的舊宅子。本在後門東不壓橋地方。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裡。因晚年好靜。更兼家裡人口稀少。住不了許多房間。又不肯輕棄祖業。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族人來住。留了兩戶家人隨同看守。為的是房子既不落空。那些窮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卻搬到墳園上居住。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這地方叫作雙鳳村。或黃或白一金一玉 鳳兮鳳兮雙飛雙宿 相傳說從前有人見雙隻彩鳳。落在這地方山頭上。百鳥圍隨。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到了安家老爺的老太爺手裡。就在這地裡踹了一塊吉地。作了墳園。你就在這地方正中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便是將來的子孫有命作官故好。不然守著這點地方。也還可以耕種讀書。不至凍餓。後來安宅說謹遵父命。一一的照辦。此是前話不提。傳到安老爺手裡。這位老爺天性本就恬淡。更兼功蹭蹬。未免有意懶心灰。就守定了這座莊園。課子讀書。自己也理理舊業。又有幾家親友子弟。因他的學問高深。都送文章請他改正批評。一天卻也沒些空閒。偶然閑來。不過飲酒看花。逍遣歲月。等閑不肯進城。安太太又是個勤儉當家的人。每日帶了僕婦侍婢料理針線。調停米塩。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舉成功。不干外事。外頭幾个老成家人支應門戶。又有公子的一個嬤嬤爹。這人姓華名忠。年紀五十歲光景。一生耿直。赤胆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盡心。就連安老爺的一應大小家事。但是交給他的。他無不盡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蹧蹋。真算得奶公子裡的一個聖人。因此老爺太太格外加恩待他。不肯當一個尋常奶公子看待。這安老爺家通共算起來。內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鐘鼎人家。卻

倒過得親親熱熱安安靜靜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也算得個人生樂境了這年正逢會試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爺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便帶了公子進城拜過宗祠到本家至親幾處拜望了拜望仍舊回家匆匆的過了燈節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號簾裝吃的食物袋盒子衣帽等物打點出來安老爺一見便問說太太你此時忙着打點這些東西作什麽太太說這離三月裡也快了舒出來看看該洗的縫的添的置的早些收拾停當了省得臨時忙亂那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含笑說太太你難道還指望會試不成嗎你算我自二十歲上中舉如今將近五十歲考也三十年了頭髮都考白了功名有福文字無緣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癡想况你我如今有了玉格這個孩子看去還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這我點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來倒是正理太太你道如何太太還沒及答說公子正在那裡撿點那些考具的東西聽見老爺的話便過來規規矩矩湯條斯理的說道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慢道中一個進士就便進那座翰林院坐那閣內閣大臣也不是甚麽難事但是功名遲早自有一定天生應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親無意功名也要把這進士中了纔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件大事安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孩子話那太太便在旁說道老爺玉格這話很是我也是這個意思這些話我心裡也有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麽文謅謅的老爺竟依他是的話打起高興來管他呢中了極好了就算是不中再白辛苦這一場也不要緊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咧列公這科甲功名一途與別路功名卻是大不相同這件是合天下人較學問見經濟的勾當從古至今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才學所以這些人寧可考到老不得這個中字此心不死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難道真果就肯半途而廢不成（這一聲叙要婉曲折入情入理）原是見了這些考具一時的牢騷話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歡喜又恐怕小人兒高興只得笑着說是小孩子話及至太太又是上一番相勸不覺得就鼓起高興來說道既如此就依你們娘兒們的話左右是家裡白坐着再走這一盪就是了說着看着到了三月初間太太把老爺的衣帽鋪蓋吃食等件打點清楚公子也忙着揀筆墨洗硯台包草稿紙諸事停當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也不租小寓就在自己家裡住了這房子雖說有幾家本家住着正所兒沒佔原備安老爺太太公子有事進城住下平日自有留下的人家看守這家人們知道老爺回家前幾天就收拾鋪設掃地焚香的

預備停當。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丁。跟隨老爺進城進場出場。又按着日子。打發家人接送預備酒飯。打點吃食。公子也來請安問候。都不必細說。三場已畢。這老爺出了場。也不回家。從場門口座上車。便一直的回莊園來。太太公子接着問好請安。預備酒飯。問了一番場裡光景。一時飯罷。公子收檢筆硯。便在卷袋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尋了半日。只尋不着。便來問安老爺。說文章稿子放在那裡了。等我頭場的詩文抄出來。好預備着親友們要看。安老爺說。我三場都沒存稿子。這些事情也實在作膩了。便有人要看。也不過加上幾句密圈。寫上幾句通套批語。贊揚一番。說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還是個依然故我。也無味的狠。所以我今年沒存稿子。不但不必抄給人看。連你也不必看。這一出場我就算中了。說罷。拈鬚而笑。公子聽了無法。只得罷了。日月迅速。轉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頭一天晚上。這太太弄了幾根果子酒菜。豫備老爺候榜。好聽那高中的喜信。安老爺坐下。就笑着說道。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聽我告訴你們。外頭這知道是明日出榜。其實場裡今日早半天拆了彌封了。填起榜來了。規矩是拆一名填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會想錢的人。從縫門兒裏傳出信來。外頭報喜的接着。分頭去報。如今到了這時候不見動靜。大約早報完了。不必等了。你們就想弄了這些吃的。我樂得吃個河落海乾。睡覺。說着吃了幾盃悶酒。又說了些閒話。真個就到頭酣乎大睡。那太太同公子并內外家人不肯就睡。還在那裡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亮鐘以後無信。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又乏又困。興致索然。只得打點要睡。上房將在關了房門。忽聽得大門打得三響。一片人聲。報說頭二三報。安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刻公。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為甚麼直到此時才報。原來榜填的規矩。從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着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後倒填五填魁。到了填五魁的時候。那場裡辦場的委員。以至書吏衙門廚子火夫。都許買幾斤蠟燭。用釘子釘的火木盤插着。托在手裡。輪流圍繞。照耀如同白晝。叫作鬧五魁。那點過的臘燭。待出來送人。還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禮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爺的名字。已是四更天光景。那報喜的。誰不想這個五魁的頭報。一得了信。便隨着起早下圓明園的車馬。從西直門連夜奔飛而來。所以到這裡還沒亮。閒話休提。這太太因等不見喜信。正在卸妝要睡。聽得外面喧嘩。忙叫人開了房門出去打聽。那門上的家人。早把報條接了進來。給老爺太太公子叩喜。這一番吵吵得安老爺也醒了。連忙披衣起來。公子

呈上報條看了。滿心歡喜。一時想起來自己半生辛苦。黃卷青燈。直到鬚髮蒼然。才了得這樁心願不覺喜極生悲。倒落了幾點淚。太太也覺心中頗有所感。忍淚含笑勸解。喜極生悲忍笑皆入情入理之事亦可解不可解之間而生者不必強解之事安老夫如能記此景況復何責乎第四十回之長姐兒說這老爺這正該歡喜。怎樣倒傷心起來呢。定了一會。大家纔喜逐顏開。滿臉堆下笑來。公子便去打點收拾手本拜帖職名。以及拜見老師的贄見門包封套。家人們在外邊開發喜錢。緊接着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先遣人來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曾好生梳洗得。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乏也忘了。困也沒了。忙忙的帶了那了環僕婦一面打點帽子衣服。又去平兌銀兩。找紅氊。鋪拜盒。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處。一件一件的預先弄妥。還不費事。安老爺看看太太忙得的連袋烟也沒功夫吃。便說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沒事。有一天的工夫呢。我後半天進城不遲。款款再收拾罷。說着自己梳洗已畢。忙穿好了衣服。先設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頭。又到佛堂祠堂行過了禮。然後內外家人都來叩喜。這些情節。都不必細說。安老爺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便催著早些吃飯。吃飯中間。公子便說雖然多年苦幾次了。如今卻高高的中了個第三。可謂上天不負苦心。文章自有定論。將來殿試那一甲一名也不敢必。也中个第三就好了。安老爺說道。這又是孩子話了。那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偺們旗人是沒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覺得旗人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繙譯。可以挑侍衛。宦途比漢人寬些。所以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巴結。云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植人材的意思。況且探花兩個字。你可知道他怎麽講。那狀元自然要選一個才貌品學。四項兼備的不用講了。就是探花也須得個美少年去配他早有龍媒背面傳粉為的是瓊林宴的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頭上。作一段瓊林佳話。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雖然不至於老邁不堪。也是望五的人了。世上那有這樣白頭蹀躞的探花。豈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樣。那不作叫探花倒叫作笑話兒了。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穩的。老爺說。那又不然。在常情論。那名心重的。自然想點個翰林院的庶常。利心重的。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有才氣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書。就不大有人想了。歸班更不必講。我的見識卻與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縣。不舒作天良來作。我心裡過不去。沈痛舒出天良來作。世路上行不去那一條路兒可斷斷走不得。至於那入金馬登玉堂。是少年朋友的事業。我過了景了。就便用个部屬。作呢還作得來。

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聽了說道。老爺也忒慮得遠。我只說萬事都是盡人事聽天命。自有個一定。老爺說太太這話卻到不錯。說話間一時吃罷了飯。便有幾家拜從看文章的門生學生赶來道喜。人來人往。酧應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爺纔得進城。到了住宅。早有部裡長班送信。告知老爺中在第幾房。并房師的官銜姓名科分住處。從次日起便去拜房師拜座師。認前輩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刻齒錄刻硃卷。那房師座師見了。都說一見你這本卷子。便知為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可見文有定評。說着十分歎賞。這安老爺一連忙了數日不曾得閑直等謝恩領宴諸事完畢。才得略略安靜。五十歲的老頭兒。也得伏案埋頭作起楷來。轉眼覆試朝考已過。緊接着殿試那老爺的策文雖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卻頗頗的有些經濟議論。與那抄策料填對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見了都定入高選。怎奈老爺是个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樣子送詩篇兒這些門路。都不曉得去作。自己又年届五旬。那殿試卷子作的雖然議論恢宏。却不能精神飽滿。因此上點了个三甲。及至引見到了老爺這排。奏完履歷。聖人望下一看。見他正是服官的年紀。臉上一團正氣。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誠。這要作一個地方官。斷無不愛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單裡安學海三个字頭上點了一个硃點。用了榜下知縣。少時引見一散。傳下這旨意來。安老爺一聽。心裡說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登時倒抽了一口氣。涼了半截。心裡的那番懊惱。不但後悔此番不該會試。一直悔到當年不該讀書。在人叢兒裡險些兒不曾哭了出來。便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有的說班生此去何異登仙。此等不入耳之談實是難受 有的說當年是擁書權拜小諸侯。而今真个百里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是這榜下即用是老虎班。一到就補好缺的。又有的說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這就得了。一面就答訕着存幕友存長隨。落後還是幾位老爺認真關切。走來問道。外用了不必介意。文章政事都是報國。況這宦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歇歇再談罷。這老爺也只得一一的應酧一番。又有那些拜從看文章的門生。跟着送引見。見老爺走了這途。轉覺得依依不捨。安老爺從上頭下來。應酧了大家幾句。回到下處。吃了點東西。向應到的幾處勉強轉了一轉。便回莊園上來。那時早有報子報知。家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個個喜出望外。只有太太合公子見老爺進門來。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卻是因為何故的原故。一時且不好安問。倒提着精神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老爺也強為歡笑。說閒

了這許多天了。實在也乏了。且讓我歇一歇兒慢慢的再計議罷。誰想有了年紀的人。外面受了這一向辛苦勞碌心裡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悶。次日覺得有些鼻塞聲重。胸悶頭暈懨懨的就成了一個外感內傷的病。太太急急的請醫調治。好容易出了汗寒熱往來。又轉了瘧疾。瘧疾才止。又得了秋後痢疾無法只得在吏部遞了呈子告假養病。每日價醫不離門。藥不離口。把酒安太太急得燒了香吃白齋求籤許愿鬧得寢食不安。連公子的學業功課也因侍奉湯藥漸漸的荒棄下來。直到秋盡冬初。安老爺纔得病退身安。起居如舊。依安老爺的心裡早就打了个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些關切的一邊師友親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報國勤民的大義勸勉。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聽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報銷假投供。可巧正遇着河南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俗語說倒了高家堰淮揚不見面這一个水災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并請揀發知縣十二員到工差遣委用。這一下子又把這老爺打在候補選的裡頭挑上了。列公安老爺這樣一个有經濟有學問的人。難道連一個知縣作不來。至何於就愁病交加。到這步田地。有个原故。這老爺天性恬淡。見識高明。廣讀詩書。閱盡世態。見世上那些州縣官兒。不知感化民風。不知愛惜民命。講得是走動聲氣。好弄銀錢。巴結上司。好謀升轉。什麼叫錢穀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家親家丁書吏不去過問。且圖一個旗鑼傘扇的豪華。酒肉牌攤的樂事。就是有等稍知自愛的。又苦於衆人皆醉。不容一人獨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動輒不是給他加上個膺民社。就是給他加上個不甚相宜。輕輕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無終。求榮反辱。因此上自己一中進士。就把這知縣看作了一个畏途。如今索性了挑个河工。更是个有名的虛報工段。假冒錢粮。逢迎奔走。吃喝攬擾地方的。此地方官尤其難作。自己一想。可見官海無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裡了。倒不如聽天由命的閙着作去。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也不見得老爺存了只个念頭。倒打起精神。次第過堂的引見。拜客辭行。一切瑣屑事情都已完畢。纔回到庄園。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說欽限緊急。請示商量。有說行李另走的。也有說家眷同行的。安老爺說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我早有一个牢不看破的主見在此。這正是得意人逢失意事。一番懽喜一番愁。要知安老爺此番起行赴官怎的個主見。下回書交代。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這回書緊接前回講的是那老爺揀發了河工知縣。把外面的公私料理應酬已畢。便在家打點起上路的事來。這日飯罷無事。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因傳進了家中幾个中用些的家人。內中也有積伶些的。也有糊塗些的。誰不想獻個勤兒。討老爺喜歡。好圖一个門印的重用。那知老爺早打了个進來回稟的主意。便開口先望着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去。慢講補缺的話。就是候補知縣也不知天准我作不准我作。還不知我准我作。說到這裡大家就先怔了一怔。太太只得應答了一聲。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的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在官場上講。算在是天恩。我有個不感激報效的嗎。但是我的素性是个拘泥人。不喜繁華。不善應酬。到了經手錢粮的事。我更怕。今如到外頭去作官。自然非居家可比。也得學些圓通。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到了圓通不來。我還只得是依作行得去行不去。我可就不知道了。只得盡其在己。此言實獲我心。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人。我一个人帶上幾个家人。輕騎減從的先去看看路數。如果處得下去。到了明秋。我再打發家人來接家眷不遲。家裡的事向來我就不大管。都是太太操心。不用我囑咐。我的盤纏現有的儘可敷衍。也不用打算。我所慮者家裡雖有兩个可靠之人。實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輕。萬有一个緊要些的事兒。以至寄家信。帶東西。這些事情。我都托了烏明阿烏老大了。他雖合咱們滿洲漢軍隔旗。卻是我不我个得意門生。他待我也實在親熱。那个人將來不可限量。太太白看看幾天兒。就上去了。我起身後。他必常來。來時太太撼見見他。玉格也可以合他時常親近。那是个正經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觀場。因向公子說。你的文章。我已經托莫友士先生合吳侍郎給你批閱。可按期有了題目來作了。分題送去。公子一一答應。說到這裡。太太纔要說話。只見老爺又說道。哦還有件事。前日我在上頭。還見咱們旗的卜成德卜三爺。明明不得成這樣名字長姐兒聽見定當啐他兩口勸他學姑娘把那个卜字兒胡擄去了才好赶着給玉格提親。太太聽見有人給公子提親。連忙問道。說得是誰家。老爺道。太太不必忙着問。這門親不好作。大約太太未必願意。他說的是隆府上的姑娘。你算我家雖不是查三不出說兒來的人家。現在通共就是我這樣一个七品大員。無端的去合這等闊人家兒去作親家。已經不必。況且我打聽得姑娘脾氣驕縱。相貌也很平常。我走後倘然再托人說。就回復說我沒留下話。就是了。至於玉格

今年纔十七歲。第三十七回鄧翁傳言歲在丙午學海淮上蓋是年為雍正四年王格若生甲午則是年十三歲若生則是二十五歲均非十七歲也此言才十七歲則生於庚寅而非屬馬矣想傳偶未檢點然小說家言家言正不必以漢書繩之這事也還不忙。我的意思總等他進步一功名成就纔給他提親呢。太太說。這家子聽了去。敢是大不合式。辝我們這麽一个好孩子。再要中了。也不怕沒那富貴豪門我上門來。只怕兩三家子赶着提來還定不得呢。老爺說。不在乎富室豪門。只要得个相貌端正。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非裡非都裡的都使得。裁縫滅盡針綫迹安公之言已是正伏後文鄧太太一段亦是反挑後文然在此時讀者但見其閒論而已故自跡可尋耳太太說。教老爺說的真個的。我們孩子怎麽了。就要個南山裡非都裡的這時候且說不到這些話。倒是老爺才說的一个人兒先去的話。還得商量商量。老爺雖說是能吃苦。也五十歲的人了。況且又是一場大病纔好。平日這幾个了頭們服侍。老婆子們伺候。我還怕他們不能周到。都得我自已調停。如今就靠這幾个小子們如何使得呢。再說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顆印是个要緊的。衙門裡要不分出个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自想想。老爺說何嘗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裡。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麽法兒呢。那公子在一旁。正因父親無法不起身赴官。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父子的一番離別。心裡十分難過。就以父親的身子年紀講沿路的風霜。異鄉水土。沒个着己的人照料。也真不放心。如今又聽父母的這番爲難。是因自己起見。便說道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只怕父母不准。據我的糊塗見識。請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裡。老爺太太還沒等說完。齊說道如何使得。公子說請聽我回明白了。要講應酬世務料理當家。我自然不中用。但我向來胆兒小不出頭。受父母的教導。不敢胡行亂走的。這層還可以自信。至於外邊的事。現在已經安頓妥當了。家裡再留下兩个中用些家人。支應門戶。我不過查查問問。便一意的用起功來。等鄉試之後中與不中。就赶緊起身隨後赶了去。也不過半年多的光景。一舉兩得。不知可使得使不得。太太聽了。只是搖頭。老爺也似乎不以爲可。但是左歸右歸。總歸不出个道理來。還是老爺明決。料着自已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大家彼此都不放心。聽了公子的這番話想了一想。便向太太道。玉格這番話雖說是孩子話。卻也有些兒見識。我一个人去。你們娘兒兩个都不放心。太太既同去。太太便沒有甚麽不放心的了。有了太太同去。玉格又沒甚麽不放心的了。可又添上了个玉格在我家。我同太太的不放心這

本是稀天生不能兩全的事。辟如咱們早在外任。如今從外任打發他進京鄉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着他不成。況且他也這樣大了。歷練歷練也好。他既有這志向。只好就照他這話說定了罷。太太想着怎樣。那太太聽了。自然是左右為難。但事到其間。實在無法。便向老爺說道。老爺見的自然不錯。就這樣定規了罷。但是老爺前日不是說帶了華忠去的麼。如今既是這樣說定了。把華忠給玉格留下。那个老頭子也勤謹。也嘴碎。跟着他裡裡外外。又放一點兒心。老爺連說有理。我要帶了華忠同去。原為他張羅張羅我的行李。安老爺一面又把自己從前拜過一位業師。跟前的世弟兄程師爺請來。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温習舉業。幫着支應外客。那程師爺單名一个式字。他也有一个兒子。名叫程代衡。雖不能文。卻寫得一筆好字。便求安老爺帶去。不計修金。幫着寫寫來往書信。外邊去的是門上家人晉升。籤押家人葉通。料理家務。家人梁材。還有戴勤的女華忠兒子隨緣兒。大小跟班的三四个人。外帶長隨兩三人。以及那廚子火夫人等。內裡帶的是晉升家的。梁材的家。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是戴勤兒女孩兒。并其餘的婆子丫環共有二十餘人。老爺一輛太平車。太太一輛河南棚車。其餘家人都是半裝半坐的大車。諸事安排已畢。這安老爺太太辭過親友。拜別祠堂。便擇个了長行吉日。帶領裡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這日公子送到普濟堂。老爺便不教往下再送。當下爺兒娘兒們依依不捨。公子只是垂淚。太太也是千叮萬囑。沾眼抹淚的說个不了。老爺便忍着淚說道。幾天離別。轉眼便得聚會。何必如此。說着又吩咐了公子幾句。安靜度日。奮勉讀書的話。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車去了。公子送了老爺太太動身。眼望着那車去得遠遠。還在那裡獃獃的呆望。那老爺太太在車上也不由得幾次的回頭。只是戀戀不捨。這正是古人說的。世上傷心無限事。最難死別與生離。這公子一直等一行車輛人馬都已走了。又讓那些送行的親友先行。然後才帶華忠並一應家人回到莊上。真个的他就一个頭的杜門不出。每日攻書。按期作文。起來這且不表。且說那安老爺同了家眷。自普濟堂長行。當日住了常新居。沿路無非是曉行夜住。渴飲飢餐。則一日到了王家營子。渡不過黃河。便到河南河道總督駐劄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長班預先給我下公館。沿河接見。上下行人便搬運行李。暫在公館住下。安老爺草草的安頓已畢。便去拜過首縣山陽縣各廳同寅。見過府道。然後才上院投遞手本。稟到稟見。那河台本是个從河工佐雜微員出身。久仰靠那逢迎鑽幹的上頭弄了幾个錢。卻又把皇上家

有的用錢粮。作了他致送當道的進身納獻。當道爲誰卽第三十九回所稱開門不肉鳴鼓而攻者也不上幾年就巳結到河工道員。又加他在工多年。講到那些裡頭。挑填下埽加堤的工程。怎樣購料。怎樣作工。怎樣賺錢。那一件也瞞他不過。因此上歷署兩河事務。就得了南河道總督。待人傲慢驕奢。居心技刻陰險。那時同安爺一班兒揀發的十三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門路。要了書信先赶到河工。爲的是好搶著鑽營個差委。及至安老爺到了來投遞了手本。河台看了。便覺他怠慢來遲又見京中不曾有個的當道大老寫信前來托照應他。便疑心安老爺仗著是個世家旗人。有心傲上。隨吩咐說教他等見官子。的日隨衆叅見。安老爺是坦白正路人。那裡留心這些事。一般也隨衆打點些京裡的土儀。給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傳了進去。交給門上。那門上家人看了看禮單。見上面寫着不過是些京靴。縉紳。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發話道。這個官兒來得古怪呀。你在這院上當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兒們送禮。誰不是綵繡呢綢緞皮張。遠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麼這位爺送起這個來了。他還是河員送禮。還是看坟的打抽豐來了。這不是攬嗎。没法兒也得給他回上去。說着回了進去。又從中說了些怠懈話。那河台心裡更覺得是安老爺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當時吩咐出來說。大人向不受禮。這樣的費心費事。教安太爺留著送人罷。次日正是見官日子。安老爺也隨衆投了手本。少時傳見。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爺是個不通路沒有能幹的人。及至見面。遞上履歷。纔知老爺是由進士出身。又見他的舉止安詳。言詞慷慨。心裡說。這人既如此通達諳練。豈有連個送禮的輕重過節兒他也不明白的理。自論眼力原不差這分明看我是佐雜出身。他自已又是兩榜。輕慢我的意思。倒得先紓他一紓。因又動了個忌才之意。淡淡的問了幾句話。就起身讓。送出來了。安老爺本是個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會。卻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兒舞女。再遇見打牌搖攤。可就弄不來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覺得他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漸漸的就有些敵氣不通起來。這且不在話下。卻說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禀報。禀稱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這缺本是個工段最簡的冷靜地方。又恰巧輪到老爺署事到班。便下札懸牌。委了安老爺前件署事。安老爺接了委牌。禀辭出來。又到府裡禀辭淮安府。見面先談了幾句官話。便問吾兄你請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沒有。本署幕友安老爺說。卑職到此不久。人地生疏。要合大人討人呢。知府說很好。那前任請的朋友錢公。就很妥當。你就請他蟬聯下去罷。說着從靴掖兒裡掏出

一個名條安老爺連他的接過來見上面寫着錢如甫三字了當下收了這天便是山陽縣請吃晚飯飲酒中間安老爺也請教了一番到工如何辦事的話那首縣便是山陽縣便說辦工首在得人（首縣薦家人）兄弟這裡卻有一个千妥萬當的人他從前就在邳州衙門如今在兄弟這裡人浮於事實在用不開二哥你帶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說着便叫了那人來叩見安老爺一看見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顴骨一雙鼠眼幾根黃鬚看去就不像個安分之徒因是首縣薦的便先問了問他的姓名那人回稱姓霍名叫士端那首縣便道明日就到安太老爺公館伺候去罷那人謝了一謝便退下去一時酒散安老爺次日便拜客辭行帶了家眷奔邳州而來於路無話到了那裡自有一班的書吏衙役迎接弄那到任堂規以至同城官員如何接風宴會都不必煩瑣安老爺到任後所喜工輕政簡公事無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過起勤儉日子來心上只是記着公子所喜接得幾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靜公子照常讀書也就無惦念了一日安老爺接着邳州直河巡檢的稟報報稱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土岸蟄陷稟請興修安老爺接了稟帖親自帶了工書人等到工查看不過有十來丈工程偶因木樁脫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卻都不曾冲去儘可撈用那土工也蟄陷得無多自己雖不懂看了去大約也不過百十金的事回來吩咐該房書役辦稿就在歲修項下銀兩動支起辦次日房裡送進稿來先送師爺點定截押呈上老爺標硃見那稿倒也辦得明白只那工段的丈尺購料的堆朶錢糧的多少卻空着沒填傍邊粘着小小紅籤兒上寫着請內批三个字那核辦的師爺也不曾填寫老爺當下叫簽押說你去問問師爺這數目怎麼沒填寫想是漏了少停簽押回稱說問過師爺師爺說候老爺把錢糧數目批定再核料物尺寸向來是這等辦的（奇文）老爺說這怎麼講難道我自己會銷算不成你大約沒聽清楚等我自去問罷說着便起身來到書房那師爺聽得東家過來連忙喚上帽子作揖迎接腳底下可還是兩隻鞋送茶讓坐已畢老爺就問起這句話來只見那師爺咬文嚼字的說道規矩是這等的要東家批定了報多少錢糧晚生纔好照着那錢糧的數目核算工料的（奇文）老爺說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了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核着工料算錢糧怎麼倒先定錢糧數目呢況且叫我批定又怎樣个約略核計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現勘的丈尺據先生你看應用多少錢糧那師爺說要照現勘丈尺多也不過百十金罷了老爺說可又來就着這數目據實報出去就

是了。那師爺連連搖頭說。這是作不來的。老爺便問這又怎樣講呢。那師爺道。承東家不棄。請晚生在這衙門。幫忙公事。可不敢不傾心吐胆的奉告。我們這些河工衙門。這據實兩个字用不着。行不去的哪。郎如東家從北京到此。盤費日用府上衙門內外上下。那一處不是用錢的。況且京中各當道大老爺。合本省的層層上司。以致同寅相好。都要應酬的。到也不容易。這也在東家自己。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說。但是就我們這衙門講。晚生是有也可。沒有也可以。倒也不計較。只這內而門印跟班。以至廚子火夫。外而六房三班。以至散役。那一个不是指望着開个口子弄些工程吃飯的。此猶其小焉者也。再加一个工程出來。府裡要費。道裡要費。到了院費更是个大宗。這以後委員勘工要費。收工要費。以至將來的科費部費。層層面面。那裡不要若干的錢。東家是位高明不過的。請想想可是據實兩个字行得去的。老爺聽了這話。心下一想。要是這樣的碩法。這豈不是舒着國家有用的帑項錢粮。來供大家的養兒肥己。胡作非為麼。這我就有點子來不來了。因向師爺說道。據先生你講起來。這外費是沒法的了。至於我家的家人。斷乎不可。我的這層更不消提起。師爺那見不是路。果然不顧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無法只得含含糊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錢粮報了出去。從此衙門內外。人人抱怨。不說老爺清廉。倒說老爺獃氣。都盼老爺高升。再說要了下去。大家可都札札口袋嘴兒了。且不說眾人的七言八語。卻說只一日忽然發下了一角公文。老爺拆開一看。原來是自己調停高堰外河通判。老爺看畢。正在心裡納悶。說我到這裡不久。又調署了高堰。這是何意。早見那長隨霍士端興忽忽的走上來道喜。說這寔在是想不到的件事。這缺是个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調署了老爺。這是上頭看承得老爺重。再不然。就是老爺京里的。有甚麼硬人情兒到了。這番調動。老爺可必得像模像樣。答上頭情才使得呢。老爺便說我也不過盡心竭力。事事從寔慎重。皇上家的錢粮。愛惜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難道還有个甚麼别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說。這个全不在此。只這眼前便有一个機會。小的正要回老爺。這下月便是河台的正壽。可不知老爺打算怎麼樣个行法。老爺道。那早已辦妥當了。我上次在淮安首縣就說過。每人備銀五十兩。公辦壽屏壽禮。我已經交給首縣了。霍士端笑道。難道老爺打算這樣就完了不成。老爺說。依你還要怎樣呢。霍士端回說。小的可敢說怎麼樣呢。不過是老爺待小的的恩重。見不到就罷了。既見到了。要不舒出血心來提捕老爺。兩小的就喪了天良了。

就小的知道的說那淮徐道是綢緞紗羅淮揚道辦的秀氣是四方硯台外面看着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硯台裏面卻用赤金鑄成再用漆罩上一層這分禮可就不菲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兩遼參河庫道辦的更巧是專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項地把莊頭佃户兑給本宅的少爺卻把契紙裝了一个小匣子帶到院上當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廳也各有各的路數各有各的巧妙老爺如今就這五十兩公分如何下得去何況老爺現在調署這樣一个美缺呢老爺說這可就罷了那霍士端看這光景料是說不進去便赸赸的退了下來另作他自己打筭去了話休繁煩安老爺自從接了調署的劄文便一面打發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門任所自己一面打點上院的謝委便拜河台的大壽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台壽期將近預先擺酒唱戲公請那些个河員衆人的禮物都是你賭我賽不亞如那臨潼鬬寶一般獨安老爺除了五十兩公分之外就是磕了三个頭吃了一盌麪便忽忽的謝委稟辭上任而去不到一日即到了新任只見那裡人烟輻輳地道繁華便是衙門氣概吏役的整齊也與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門不同更兼工緞綿長錢粮浩大公事紛繁一連幾日接交代點垜料核庫冊又加上安頓家眷把个安老爺忙了个茶飯無心坐臥不定這才料理清楚列公你道那河台既是合安老爺那等不合式安老爺又是个古板人又在他跟前沒有一毫的趨奉此外又不曾有个致意托情的他忽然把安老爺調了這樣一個美缺到底是个甚麼意思列公有所不知這從中有个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河受水的地方這前任的通判官兒又是个精明鬼兒他見上次高家堰開了口子之後雖然趕緊的合了龍只下游一帶的工程都是偷工減料作的斷靠不住他好容易熬過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飽了摟是摟夠了算沒他的是了想着趁這个當兒躲一躲另找个把穩道兒走走因此謀了一个留省銷差的差使倒壞出缺來給別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个蟲兒他有甚麼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禮不能不應看了看這个立刻出亂子的地方若另委別人誰也多給个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呢沒法兒可就想起安老爺來了偏看了看收禮帳輕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盡心獨安老爺只有壽屏上一个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惱又見這安老爺的才情見識遠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當日說的那的舒他一舒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調既壓一壓外邊口舌他果然經歷伏汛保得無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盡心倘若他辦不來索性把他

寀和他也沒的可說因此上總有這條調那安老爺睡着夢裡也算不到此不想皇天不佑好心人偏是安老爺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那洪澤連湖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又沖開一百餘丈那水直奔高家堰外河下游而來不但兩岸沖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舍都沖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那安插難民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這段大工正是安老爺責成一面通稟動帑興修那院上批將下來批得高家堰下游工段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歷經桃汛無虞該署員到任正應預先預防設防保護乃偶遇水勢稍長即至漫決沖刷實辦理不善了着先行摘去頂帶限一月修復無得草率偷減太太未便安老爺即看看了便笑了一笑向太太說道這是外官必有之事況這窮通榮辱的關頭我還看得清楚太太也不必介意倒是這國帑民命是要緊的說着傳出話來即日上工就駐在工上會同營長督率那些吏役兵丁工夫認真的修作起來大家見老爺事事與人同甘同苦眾情踴躍也仗着夫齊料足果然在一月限內便修築得完了雖說不能處處工歸實用比起那前任并各廳的工程也就算加倍的工堅料實大不相同了一面完工一面通報上去稟請派員查收你道巧不巧正應了俗語說的屋漏更遭連夜雨船行又遇打頭風偏偏從工完這日下起雨一連傾盆價的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帶江水暴漲那水勢建瓴而下沿河陡漲七八九尺丈餘水勢不等那查收的委員又是合安老爺不大連絡的約估着那查費也未必出手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這个當兒越耗雨越不住雨越不住水越加長又從別人的上段工上開了个口子小那水直串到本工的土泊岸衝刷成了浪窩子把个不曾奉憲查收的新工排山也是價塌了下來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只得連夜稟報那河台一見大怒便批道是甫作新工尚未驗收遽到倒塌其為草率偷減可知仰即候參一面委員摘印接署一面委員提安老爺到淮安候審那委員取出文書給安老爺看見那奏稿上參的是革職拏問帶罪賠修安老爺的頂子本是摘了去的了國家的王法不敢不領立刻就是兩个官役看了起來幸而安老爺是个讀書明理閱歷通達的人毫無一點怨天尤人光景但說鄰省水漲洪澤湖倒灌上段口岸沖決我可有甚麼法子呢只是安老太那裡經過這些事情只嚇得體是篩糠淚流滿面安老爺說太太事已至此怕也無益哭也無用我走後你急急的也到淮安找幾間房子住下再慢慢的商量个道理話休絮語那老爺同了委員起程太太也在那衙門住不住了便連夜的歸着行李

㧞況帶來的也奔淮安而來。安老爺到淮投到本沒有甚麼可問的情節。便交在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遞解那山陽縣因他是个清官。又是官犯。不曾下在監裡。就安頓在監門裡一個土地祠堂居住。那太太到了淮安。遞那裡投甚麼公館去。暫且在東關飯店安身。那時幕友是走了。長隨是散了。便有幾個孤身跟班的養活不成。也薦出去了。只剩下程代弼程相公并縉升梁材戴勤隨緣幾个家人。并幾个僕婦丫環。無處可去。可憐安老爺從上年冬裡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過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場黃粱大夢。這正是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處不風波。要知那安老爺夫妻此後怎的个歸着。下回書交代。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僕義托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飭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至受苦。那廟裡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裡間。外間由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鋪。旁邊的一間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飯菜。預備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暫且安身。幸而是个另院。還分得出个內外。只是那賠修得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偪得緊。安老爺兩袖清風。一時那裡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折變。且喜平日看此地的這些學生裡頭。頗有幾个起來的也。只得分頭寫信托他們張羅。好拼湊着交這賠項。一面就在家信裡諭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看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太自有一番的囑咐。不表。列公你看。餅着安老爺這樣一个厚道長者。辛苦了半生。好容易中了一个進士。轉弄他這个地步。難數所關。天也無從爲力。照這樣講起來。豈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亦無好報。天下之人都不苦苦的作好人了。這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成斷無此理。大抵那運氣循環。自有个消長盈虛的定數。說是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又不然。在這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便叫着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了呢。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定力可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猶可違。何況安老爺這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甘。這是一再說。（先論後序即以論作提鬱勃可愛）論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得於獲罪。不至獲罪。安

公子不得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華蒼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裡坐着。可就成了不這番英雄英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卻莫怪說書的嘵舌。閑話休提。卻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沖決。民間受害。顏容大怒。便照這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拏問。帶罪賠修。這個意旨從內閣抄了出來。幾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裡便挨門送着。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聞外事。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就明白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卻都不肯明說。這日有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梅公子。也是個世交。前來看望。見安老爺了。便問老師這一向有信麼。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的諭帖了。梅公子又問道。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老爺見他問得奇怪。連忙答應無所聞。這說從何而起。梅公子又問說聽見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挂誤。卻也不知其詳（吞吐其詞口吻偏真）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托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委。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著人到烏宅打聽。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往浙江查辦事件去了。（伏一筆甚便了無痕跡）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轉致悞事。當下那程師爺在坐便說道。吏部有我个同鄉正在公司。等我去找他問問。就把托他抄个原稿的底子來看看。就放心了。說了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曾好生得睡。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師爺才赶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卻不小。幸喜還不礙。說着從懷裡把那鈔來的原奏掏出來。遞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請旨革職拏問。帶罪賠修。俟該參員果否能於限內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行奏聞請旨。公子看完。那程師爺又說道。據部理說只要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這案情。大約只不曉得老翁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公子道。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自又已是一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養廉。這個月的日用。兩三番的調任。俸銀大約已經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裡用得出五六千銀子來。家中又無別存項。偏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再描一筆）如果他在京。大約弄个兩三千金還容易。只便如何是好。說着便急得淚流不止。程師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个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無道理可計議了。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有个老人家。姓張名叫進寶。原

是累代陳人。年紀有七十餘歲。他見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道。我的小爺。你別着急。倘然你要急出个好歹來。我們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原同華忠商量。因向程師爺說道。我們小爺本就沒主意。再經了這事。別為難他了。倒是程師爺替了想想。行得行不得。這如今老爺是有了銀子。就保住官兒了。沒有銀子保不住官。還有不是老爺任上沒銀子。家裡又沒銀子。求親靠友去呢。就讓人家罷。肯誰家也不能存許多現的。程師爺便道。不必定要如數。難道老爺在外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腋成裘了。那老爺頭兒聽了說道。好哇。正是這話了。因又向公子道。這話也不用遠說。只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打算。華忠他也知道。咱們這西山裡。不是有座寶珠洞嗎。那廟的不空和尚。他手裡卻有幾兩銀子。向來知道他常常放了个三頭五百眼。老爺常到他廟裡下棋閒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个貪利的。大約和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園著那莊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子租子嗎。就把這个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纔打算得快。我小爺明不懂這些事情的。程老師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那師老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同兄弟一樣。如今托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為力。難道一句話不肯說。不曾慢講。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即使有錯。老爺日後要怪。就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有處寄去很好。倘然沒有妥便。就是我走一盪。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麼驚動起師老爺來了。你老人家算着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托我們老爺的福。也遠把結着跑的動。何況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老爺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不是我說句怎嗎兒的話。這个年紀。倘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惱痛熱。可不悞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弄妥當了。還是跑罷。那張進寶道。你更離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接誰呢。兩个撇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推个不了。卻都為主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你們先不必爭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已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了。你們想老爺呢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怎麼个樣兒呢。再加上惦記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裡。更不知怎麼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了銀子。就是嬷嬷爺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个人。咱們明日就起身。程師爺笑道。世兄何可是不知世務之難了。那銀子

借得成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翁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如今場期將近。去下出京。倘然到那裡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說道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滿蔴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大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攔。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說你們大家多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真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只得央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咱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師爺說師老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个女孩子似的。馬上可也已圖畧。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他騎。就是劣蹶些的兒馬也騎得住。真要去那長行牲口倒不必愁。說着又道。今日回回回師傅索與別作文章了罷。咱們回來帶着小幺兒們在這園子周圍散誕。程師爺道。正是不要過於那个。暢一暢罷。公子口裏答應着。只是發怔。說話間。外邊領進兩个職名來。一个上寫着管曰粉。一个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曰粉號叫子金。是个舉人。何之潤號叫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了主事。都是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也因聽得了安老爺的信息。齊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即刻叫請。二人進來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纔的話一一告訴二人。那管子金便先說道。不想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了知單去。知會各同窗的朋友。多少大家集个成數出來。但恐太倉一粟。無濟於事。這裡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偏是这个當兒。烏克齋不在家。（又復一筆）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隄塘發給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還容易些。況且浙江離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爺这事情。大概也就可挽回了。龍媒你不必過於惦念。把身子養得好好兒的。好去見老人家。公子此時意亂如麻。只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辯。衆人談了幾句。不能坐久。一一的告辭。公子纔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舅太太來了。（舅太太出場另自一種氣色）原來這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無兒無女。佟孺人起身時。曾托過人常來家裡照應照應。今日也是聽見这个信息。前來瞻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說道。你瞧这是怎麽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个女人。并華嬤嬤支應裝烟倒茶。正說話間。那張進寶從廟裡回來。先給舅太太請了安。公子便問道怎麽

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那裡不空和尚先有些推托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我廟裡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怎麼好怎麼好但是多少沒有我只裡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挪了去何得大少爺寫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个人靠不住奴才這歲數大了大概再多幾兩他也還挪得出來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他是和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兌了地立了字兒就可以挪來就着便又將方纔在外如何商量并公子怎樣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噯呀好孩子那可使不得二三千里呢這麼太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別攔我了我聽見这信心裏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了面才好再要攔着我不教去我必弩出一場大病來那那時死了這句話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个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外甥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才不言語了列公这安子是那女孩子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这等執性了從來說公子至性有了安老爺这樣一个慈父自然就養出安公只樣一个孝子他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个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路上照應催了四頭長行騾子他主僕三个人騎了三頭一馱頭載行李銀子連諸親友幫助的盤費也湊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身兩个騾夫跟着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到了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正待起身只見家裡的一个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向着劉住兒說道你快家去罷你們老奶奶子不濟時兒咧那劉住兒一怔還沒及答言華忠便開口問道只是那裡的話我走的時候他媽還來托付我說道兒上管着他些別惹大爺生氣（豈獨劉住兒聞之五內催傷）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鮑老說誰知道嗹他摔了一个斤斗就沒了氣兒麼華忠又問說何道你來告訴的鮑老說道他家親戚兒我來的時候棺材還沒有呢華忠說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鮑老說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要回三河去因為買了點東西兒晚了夜裡个才走他家的親戚就叫我順便報这个信來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沒見了兩个人这裡說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

去。發送他媽華送就擨着鬍子說道。你先爲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这个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个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後。你媽已經是完了。你就飛回去也不見着了。依我說。你到不如一心同伺候大爺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爺太太不施恩。你自想想。我这話是不是。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嬤嬤爺不是这樣。他一件事兒。我看着聽着。心裡就不忍。（左公見此必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再說我原爲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个給人家作兒子的。豈有他媽死了。不叫他去發送的理。斷乎使不得。倒是給他幾个銀子。放他回去。把赶露兒換了來罷。原來这赶露兒也是个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赶白露这天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赶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華忠聽公子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个頭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舒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他。囑咐說你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告訴明白。張爺就給大爺的話。把赶露兒打發他來。叫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了他。我跟着大爺今日只走半站。在尖站上等他。叫他連夜走。快些赶來。你赶緊把你的行李舒上也就走罷。那劉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應。忙忙的起身去了。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站。安公子從这晚上起就盼望赶路兒左盼右望。總不見到。華忠說。今日赶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每日早上來。大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赶路兒來。華忠抱怨道。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只又不知在那裡廟兒住了。因說咱們别躭誤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赶兒。說着便告訴店裡我們那裡尖。那裡住。我們後頭走着。个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只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悮不了事。華忠便同公子了接前程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赶路兒也沒赶來。把个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嬤嬤爺。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这點道兒赶不上。也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个人兒。挺着把这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列公你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赶路兒連夜赶來。揔該赶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曾赶上呢。有个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就接連着買棺。盛殮。送信。接三。啓的。把叫赶路兒只件事忘的踪影全無。直等到三天以後。他纔忽然想起。告知了張進寶。被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纔連忙打發了赶路兒起身。所以一

路上左赶右赶再赶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纔赶上。真成了个白赶路兒的了。然則劉住之爲留住不言可知此是後話不提。卻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个騾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腳牙。这兩个騾夫再不說他閑下一个騾子。他还是不住的左支腳錢右討酒錢。把个老頭子嘔的嚷一陣鬧一陣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清淨。一日正走到茌平的上站。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寔的乏了。打開鋪蓋要些睡。怎奈那店裡臭蟲咬得再睡不着。只見華忠才得躺下。忽又起來出門出去。公子便問嬷嬷爺你那裡去。華忠說走走就來。一回兒纔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怎麽了。華忠說不怎麽着。想是喝多了水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还出院子去。到後來就在外間屋裡走動。哼阿哼的哼成一處。噯約噯約成了團。公子連忙問你肚子疼嗎。那華忠應了一般進來。只見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冰冷。公子嚇得渾身亂抖。兩淚直流。握着手這一陣鬧。那走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人。說店裡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个燈籠。隔了戶叫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腳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他刮出來才好呢。赶緊取了一个青銅錢。一把芝蔴楷連刮帶抹。直弄得周身紫爛渾青。打出一身的黑紫包來。他的手腳纔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人說不相干兒了。可还靠不住。這痧子还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扎。因向公子說。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只要他好。只是这時候可那裡去找會針扎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說你老要作得主。我就會給他扎。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还是華忠舒手比着叫他扎罷。他才到柜房裡。舒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臂俞三里四个穴道。扎了四針。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汗兒。才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主人道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咱們一來是爲行好。二來也怕髒了我的店。眞要死了。那就累贅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还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嬷嬷爺。這才沉沉睡去。一宿無話。次日这見華忠睡了那大半夜。緩過來了。只是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子。公子又撫問了他一番。跑到兒的提着開水壺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喝。公了才胡擄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惦着又來看。華忠便在炕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裡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着明日上得路了罷。店主人說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的。華忠說小爺你只別作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

主人後走。他便向他子說大爺呀。真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托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只步背運帶累大爺。你受只樣的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只可恨趕路兒這个東西。到今日也沒趕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个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在偺們主僕。作奴才作兒女。都是該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這麽一千个也不過異一塊地。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得。那可怎麽好。如今活過來了。這就是老天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只裏到安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他又說道。我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過。只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人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過十天八天。才扎掙得起來。倘然要把老的這項銀子躭閣了。慢說我就挫着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什麽來了。我如今有个主意。這裡過了茌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个地方。叫作二十八个紅柳樹。那裡有我一个姊夫。只人姓褚。人稱他褚一官。他是一个保標的。他在那地方鄧家庄跟着他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的媽沒了。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跟着他師父。弄得成家立業。上年他還寫了書子。來叫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脫了這个奴才坯子。他們養我的老。我想着受王子恩典。又招呼了你。這麽大擺就走了。天良何在。那還想發生嗎。我可就回覆了他們了。說等求着你們的這書子。我還求大爺你念給我聽聽看麽。如今我求他去。大爺你就照我這樣話。并現在的原故。結結寔寔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就說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你可不要轉文兒。那字兒要淺了。怕他不懂。你把這信寫帶上。等我托店家找一个妥當人。明日就你同起身。只走半站的茌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騾夫幾百錢。叫他把只書子叫他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找了。說來店來。他長的是个大身材。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兒。左手是个六枝子。倘然他不在家。你書子裡寫上。就叫妹我妹到店里來。該當叫甚麽人送了你去。只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朶眼兒豁了一个。大爺你可千萬見了這兩人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裡躭閣一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扎淨了住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不趕上了。祘是辜負了老爺太太的恩典。苦了大爺你了。只好等到任上。把只兩條腿交給老爺。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公子擦

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騾夫未必肯去二則如果褚老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好說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躭擱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已見要見父母的心急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問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念給他聽這才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寳莊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茌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纔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同他們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華忠說你這是給我們找个人好為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好得个回信兒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直甚麼回來給我們幾个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嬷嬷爹一一的佈置的停當他纔畧放下一分心便舒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給嬷嬷爹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二十兩就彀使的了還有一句話囑咐你這項銀子可關乎着老爺的大事大爺的話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得也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路正道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白日裏不妨黑夜須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閑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為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扮作討吃的花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綫看過道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切切公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一時彼此多覺得心裏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个騾夫一番便催着公子會着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家裏父母萬般珍愛乳母丫環多少人圍着如今落得跟着兩个騾夫戴月披星沖風冒雨的上路上了這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茌平怎生叫人去尋褚一官那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都在下回書中交代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安公子是的因安老爺革職舒閒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着

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遂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个妹丈褚一官。只得打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荏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冷冷。一天晚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个店夥。兩个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悽慘。但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致。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巳牌時分。就到了荏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傍燒鍋客店棧房當鋪。不計其數。直奔到那鎮市中間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幾十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廚灶。門前搭着一路運棚。棚下擺着走桌條櫈。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櫈上坐着許多作買作賣單身客人。在那裡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倒店騾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但挑背負的背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騾夫便問道。少爺。偺們就在這裡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騾夫帶了騾子一把。街心裡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个跟一个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二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个穿堂大門。門裏一座照墻。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儘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个單間。地便在東邊只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呀。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騾夫說。一个人兒不行。那你瞧不得件頭小。分量夠一百多斤呢。說着兩个騾夫幫着抬進來房裡。放在炕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鞘馬子。吃食簍子。碗包等件。舒進來兩个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那跟來店夥惦着他店裡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嬤嬤的寫了一个字條兒。說已經到了荏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舒了一个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又是一盌的涼水。一壺茶。一根香烟。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哪。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嬤嬤爹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果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停周到的。所以公子除一盤的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曾裡會得途中的渴飲飢餐。那些苦楚。便是店裡的洗臉木盆。也從不曾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自己又不耐煩再去舒那臉盆飯盌的這些東西。怔着楸了半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也不曾洗。接着

飯來了就用那店裡的盃筷子潦茶胡亂吃了幸盃就閣下了一時間那兩个騾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个騾夫一个姓苗生得傻頭傻腦只要給他幾个錢不論甚麽事他多肯作去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个姓郎是个極匪滑賊長了一臉的白癜風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个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里咊公子說你們兩个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舒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很好这京南大道岔上下去有條小路兒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有个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那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哇我到那鄧家庄兒上赶過買賣公子說那更好了那庄上有个褚家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告訴了他一偏又說你把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挟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見他的娘子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請他的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这店裡來人家是个娘兒們那不行罷公子說你們兩个都走了我怎麽着白臉狼兒說你老可要我作什麽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裡還怕短人使嗎公子扭他不過只得舒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豈可再到店裡櫃上問問千萬不可悮事白臉兒狼說你萬老安这點兒事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道兒來正走之間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个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襍樹木卻倒是寬展極的一个大山懷兒原來信个地方叫作岔道口省兩條路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了山東大道後山後小道兒過去也才得到河南他兩个走到那里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好个涼快地方兒偺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才得了幾步兒你就乏了只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个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墊打地攤兒白臉兒狼道傻狗哇你真个的給他把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裡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閤下人家信嗎白臉兒狼說这兩三吊錢你就打飽咯兒你瞧偺們有本事便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正說到这句話只見一个人騎着一頭黑騾兒一眼光閃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依赦問傻狗說你瞧好一个小黑騾兒黑定似好東西可是个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膜胸兒白肚囊兒白尾巴梢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个銀蹄兒腦袋上還有个玉頂兒長了个全可怪不可怪这東西要閤在市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

錢管保買不下來。賞鑒一番原來為此寫出賊頭賊腦傻狗說。你管人家呢。你愛咱還逐咱的嗎。說着見騾上那人閔一把扯手往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郎。你纔說告訴我个什麼巧的兒。白臉兒狼說。這話不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與攬你。因是咱們兩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飛不了我。逃不了你的。講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攪訛綳。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纔剩的下錢呢。到了这盪買賣。你我倒了運了。那僱騾子的本主。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个姓華的老頭子。真來得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只帶着挺撅挺横。想指他一个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里了。只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什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什麼好惹的了。若照这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騾子也斡了。偺們倆也賠了。觀第六回竟騾子安在这偺們倆又安在窰則未對淮安傻狗兒說。依你这話怎麼樣呢。白臉兒狼說道。依我这不是个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舒上这三吊錢。找个地方兒。僚到上半天兒。回來到店裡。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没空兒來。在家裡等偺們。把那个文謅謅的雛兒誆上了那道兒。偺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道背路。赶到那裡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誆了牲口來。往那没底兒的山㵎裏只一推。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这个生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偺們馱着往回裡这一走。碰見个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飢荒嗎。白臉兒狼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个傻狗。咱們有了这注銀子。还往回裡走嗎。順着只條路兒到那裡快活不了。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裡有人聽。这話暫且不表。且說公子打發那兩个騾夫去後。正是早飯店裡纔擺上來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这屋裡淺斟低唱。那屋裡呼五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肉。賣雜貨店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不乏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惦着嬤嬤爹。此時不知死活。兩个騾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能找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只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裡亂轉亂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个馬褥子鋪在炕上了。盤腿坐好。閉了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念道。是因極之深思來緐。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

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念念不忘偏偏真孺慕正閙到眼睛背到這裡只覺得一个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咈喒了一下子。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个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打着一撇手兒太鬆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襖兒。上頭罩着琵琶襟的單衫兒一上面繫着條香色洋布袷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磕膝蓋那裡都嚇了花花兒了。露着桃花布裡兒。右大腿旁。拖露著一大堆純泥的白縐綢汗巾兒。脚下包脚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雙大搬巴魚鱗纖鞋。可是靸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長多的一根水烟台。右手舒着一把火紙捻兒。只見他噗的一殼。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烟袋往口裡給愣入。公子說。我不吃水烟。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烟咧。說着就伸手在套庫裡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个窟窿。就算了烟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潮烟袋乃是紫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佃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烟。我就不會吃烟。我也沒叫你裝烟。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烟的一聽這說。就知道這位爺是个怯公子哥兒。便低了頭出去了。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在住房裡底下站着。嗯嚕嗯嚕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烟從口裡吸進去。却從鼻子裡噴出來。賣水烟的把那水烟袋吹了忒兒嘍嘍的山响。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裡掏了幾个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个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盜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夫類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這怎麽个講法。跟着便聽得絃子殼兒。噔楞噔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面一个舒著一枝柴木弦子。中間兒那个舒着个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个身子揹着一个洋琴。手着打着一付札板兒。噔咚扎括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窗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去了。早有人在那裡接着叫住。這个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兩壺水來沏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晾着。只倒茶的這个工夫兒。又進來了兩个人。公子回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个什麽人。看去一个有二十來歲。前頭那一个打着个大長辮子。身上穿了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个梳着一个大歪抓髻。穿着件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著件油脂模糊破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綉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寸長的那一對金蓮兒。臉上抹着一臉的和了泥

的鉛粉。嘴上周圍一个黃嘴圈兒胭脂。是早吃了去了。前頭那个抱着面琵琶。原來是兩个大了頭。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个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躲在墻角落裡。只聽他唱的是甚麽青柳兒青。清晨早起丟了一枝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只个緊緊把那一百銅了下來。又給了那个。那兩个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揣在褲腰裡。那个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才晾的那盞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提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灌了一起子。才撅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且住。（一陣鬼混已應了撅老頭子的話了若補入正文太驟故着此橫風一吹）作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然生得尊貴。不曾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纔下店不成。不然。有个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公都是跟了他破正站起。趕尖站。住尖站。沒有个不冷清的。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个獨門獨院。即或在大面兒上。有那个撅老頭子。這些襍閑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这等一个人。安公子自然益發起來受累。这也祘得聞鼓鼙而思將士了。閑話休提。卻說安公子經了这番吵擾。又是作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又盼望兩个騾夫早些找了褚一官來。自己好有个倚靠。有了商量。正在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的一陣牲口去的响。心裡說好了。是騾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祘計祘計。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是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騾夫究竟是步行。怎的响了牲口去的一概沒管。只聽得个牲口蹄兒响。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聲兒。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个人騎着匹馬雲蓋雪的小黑騾子。走到當院裡把扯手一擺。那牲口站住。他就蹬裏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老子打了一个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个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朱。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帶着兩个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話不笑。一笑兩酒窩兒。說什麽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臉如桃李之中。卻又凜霜雪心。對了光挺若一般。照着那秦宮寶鏡一般。晃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子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了一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个角兒搭在耳邊。兩个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腳面上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蓋了兩隻手。腳下穿一

髮上二藍[illegible]頭繩[illegible]二寸[illegible]一見就不覺[illegible]紅
但親戚朋友本家家裡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只等一个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幅姿容。
弄成恁般一个打扮。不尷不尬。是个什麼緣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
把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騾兒。把拄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裡的鞭子望鞍橋活兒裡一插。
这个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只間店房裡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
口。隨即問了一聲。說这牲口拉到槽上喂去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这牕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
回身也一般的舀了臉茶壺水香火來。放在棹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概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這等
一个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一句的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
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上坐定了。他也不茶不烟。一言不發。獃獃的
只向對面安公子这間客房瞧着。安公子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自在倒躲開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
一回。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裡目不轉睛的向这邊吊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
些疑起來。心裡嘀咕道。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没个男伴。没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獃獃的
單向了我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只一定就是我嬤嬤爹說的那个給強盜作眼線看
道路的。什麼妹子罷。（唐突令怔 罪過不小）他倘然要到我这屋里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这裡。心裡就像小鹿兒一般
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跐踏的一般。把那扇單扇門關住了。誰
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門又走扇。才關好了。吱嘍嘍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裡見那女子對着这邊不住的冷笑。
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裡邊東首靠南
墻放着碾糧食一个大石頭碌碡。心裡說。把这東西弄進來。頂住这門。就靠牢了。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
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會真着脖子喊人。這裡叫。他外
邊斷聽不見。為了半晌難。仗着膽子。走了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交叉着了。

靠總台兒在那裡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鬧了个點手換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烟袋桿望巴舒上一拍。磕去烟灰。把烟袋掖在油裙裡。走來問公子道。要開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才串店的。这幾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个。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說。別管是誰。偺們都轉灣的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聽。偺們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里住的晚香玉。那是个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自聽聽那个嗓子。真是擲在地下摔三截兒。還有个旂下金。北京城里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个烟袋兒疙瘩。還是个喇兒呢。你老說叫那一个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約不是什麽正經話。便差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實。那麽請你老說啵。公子这才斯斯文文的。指着墻根底下那个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这件東西給我舒到屋裡去。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愣。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太爺。你老这可是攪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講的是提茶壺的。端油盤。抹桌子。刿板櫈。人家掌柜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斤。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還怎麽輕輕快快的給你老舒到屋裡去了。我要舒得動那个。我也端頭號石頭考武舉去了。我還在这兒跑堂兒嗎。你老这是怎麽說呢。正說話間。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裡的舒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𨁽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个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里。直等他從屋里兑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兒的說。又是什麽。公子說。你們店裡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麽。煩你叫我們給我舒進來。我給他幾个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了壺站住說道。到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真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行得啊。这麽着啵。你老破多少錢啵。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千褚。說着又伸了兩个指頭。这句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这齣故事的時候。就攷查過楊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这句方言。後來過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才注疏出來道。是月之爲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千之爲言千。千之爲言吊也。千者千之替語也。吊者千之通稱也。褚之爲言紙也。紙錢也。即古之所爲喻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千褚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千褚

王千褚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才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閑言少叙。那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才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舒進來罷。跑堂兒的擱下壺。叫兩个更夫。一个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稿尖子張三。一个長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位客人挪進屋裡去。又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原請兩吊寔用四百蓋中鈎者付之八來知談老所屬二十四聽報銷冊視此何如）這李四本是个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噹的就是一腳。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噯喲了一聲。先把腳蹲了。張三說你攔着吧。那非離了舒钁頭把根子摟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钁頭。李四說咧你把偺們的繩槓也帶來。道得兩人抬呀。少時繩槓钁頭拿了。這一陣嚷嚷。院子裡住居的客店的已經圍了一大圈子的人。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兩个更夫脫衣裳綰辮子。磨拳擦掌的。才要下钁頭。只見對面的那个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个更夫說。你們這是作什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使換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呢。張三手裡舒着钁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着傢伙不這麼弄。問得動他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過二百四五十觔重。原是一个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卻有个鑿通的關眼。想是為拴拴牲口。再不想杆根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个更夫說道。你們兩个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說。讓你老先生下敢敢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他那件佛青湘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掖。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裡一分。舒着膀兒。擬着腰板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望後攞了一攞。只見那石頭腳跟上周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一撂的。把那石頭塊就撂倒了。看的眾人齊打夯兒的喝彩。把个張三李四嚇得吞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反到加上一層為難了。什麼原故呢。他心裡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裡來。才要關門。怕門關不牢。才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抬了來了。這个當兒。要說找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能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个笨漢尚且弄他不轉。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擺弄躺下了。這个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開門揖盜麼。只急得他擡焰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裡乾轉

这且不言。說那女子把那石頭𢫬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个關眼兒伸進兩个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𢫬撇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个也別閑看。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个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才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只石頭放在那里。安公子羞得臉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有勞。就放屋里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着石頭。款動一雙小脚兒。上了台堦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块石頭放在南墻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里看去。無不咤異。不言看熱鬧的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卻說公子見了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挂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安公子一見。心裡說这可怎麽好。怕他進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裡正在為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為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裏坐。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裡。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他說些甚麽。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俄然了半晌。忽然靈机一動。心中悟將過來。这是我粗心大意。若我不進去。他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難道還有什麽不走的道理不成。正是也知蘭蕙非凡草。怎奈當門礙着人。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那去找褚一官的兩个騾夫回來。到底生擬賺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從也不從。都在下回書交代。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這回書緊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茌平旅店。遇見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荊釵布裙。本領驚人。行蹤難辨。一時錯把他認作一个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興防到自己屋裡來了。及至到了屋裡。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是女孩兒一般的人。那裡經得起这等的磨法。不想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鉄打房樑磨綉針。竟磨出个見識來了。你道他有了个什麽見識。說了好笑。都也可怜。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算是道个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个萬福。二人見禮已罷。安公子便向那馬褯子裡舒出

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什麽意思。公子說我方才有言在先。好進只石頭來。有兩串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是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裡平墊方才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麽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牕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得叫苦。（謂侃不少偏有此閒情逸致）他原想着只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要了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來。不料給當面抖摟亮了。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也祘多剩了一个大錢。掖在耳朵眼耳裡。合兩個更夫拿着鉄頭繩槓去了不提。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兩吊錢又弄疑相了。才待赸赸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客請坐。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貴鄉那裡。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路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寛衣求食。究竟有什麽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嬤嬤的囑咐的逢人只說三分說。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我只安字說三分。可怎麽的分法兒呢。（若果如此讀書豈非死煞句下）難道我說姓實兒還是說我姓女不成。況且祖宗的傳流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己可不會問人家姓。緊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向句兒。前往河南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祘謀个館地作幕。我本有根伴在後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一笑說。原來如此。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句話。口中不言。心裏暗想。說這可沒的說了。怎麽好說。我怕你是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的。是我見這店裏串店的閑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裏也嚴謹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話說了個周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概祘得逢人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无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个原故。我就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麽問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只得陪了笑臉說。說个那裡話。我安某從不曾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个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

輕慢不輕慢。倒還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个多事的人。生來的我不慮作的。你哀求會子。只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謊。說等我一樁樁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勢派。怎的說倒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南河去。如果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是東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河南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像个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世間可有个行囊裡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麽。那公子聽到這裏。已經打了个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復一笑。說只有你說的還有个夥伴在後的這句話。到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个。你那个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怎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席話把个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麽我的行藏。他知道得這等的詳細。還這樣看起來。這也好生作怪。不知是什麽給强盜作眼綫的。莫不禁是个大盜從京裡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嬤嬤的在跟前不中用。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不言公子自己度裡揣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惜。尤其令人可惱。你道這為怕店裡閑襍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這塊石頭。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時節。的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夜間嚴謹門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况且在大路上大店裏。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漢來做這架的笨事。縱說有銅墻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如今現身說法。就舒我這兩个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就提起來了。夜間又有什麽提不開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認誤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个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个何等之人。故此我才要畧的使些神通。作个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麽你益發的左遮右擋。瞻前顧後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悞。列公大凡一个人。無論他這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急得他滿面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般撒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

大笑起來說道。更奇了。鐘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么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高的漢子咧。方才若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憶。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好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為保護這幾兩銀子。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纔苦苦的防范支吾。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兒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遂瞞些什麼來。況且看他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什麼事。或若他問我果真有个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才得了个榜下知縣。怎的把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忌才貪賄。便尋了个錯縫子參了。革職待問。下在監裡。蒂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了田產。去救父親。这場大難。怎的上了路。幾个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騾夫去找褚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從頭至尾。對着女子哭訴了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彼柳眉倒竪。杏眼圓睜。腮邊烘兩朵紅雲。面上現一團殺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搧。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裡。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答越着理了理兩鬢。用袖子把眼淚揩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这些話。我卻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親。便是你請的那褚一官的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这樁事便在我身上。送你人財无恙的。父子團圓。我眼前還有些未了小事。須得親至走盪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纔不過午錯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倘然不到。便等到天明也不為遲。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舒定主意。你那两个騾夫回來。你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个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出了店家。拉過那騾兒騎上。說了声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雷捲星飛。霎時不見踪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里呆望。悵悵如有所失。卻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眾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只番話。應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一時傳到店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个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踪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深恐弄出些什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个端的。那女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裡納悶。見主人進來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閑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才走的那

个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人又問這樣一定是向來認識。在这裡遇着了。公子道我連他的姓字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裡認得起。店主人說既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这坐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了店門。凡是落我这店的。無論腰裡有个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愿意。萬一有个閃失。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邊不過費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自你自已各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据我看方才这个娘兒們。太不對眼。邊沾着有點子邪道。慢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什麼人。都經見過。直斷不透这个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他。他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你叫我怎麼个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个主意。客官你可有別想左了。講我們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台。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没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我說難道客官你真个的邊等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个什麼事來。不如趁天氣還早躲了他。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裡就好合他打飢荒了。你老自想想我这話。是為我為你公子說。你叫我一个人兒躲倒那里去呢。那店主人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脚下的毅計們回來了。（公子之走不走於騾夫之誑誘轉徙於店家之催逼一力攛掇只須一點順水行舟毫不費力作者筆意進不猶人）公子往外一看。只見自已的兩个騾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見着他没有。白臉兒郎說。好容易才找着他。那个褚一官你老捎了个好兒來。他說家里有點事情。摘不開。不得來。請你親自去罷。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說。只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騾夫了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騾夫一聽。正中下懷。便一力的攛掇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顧。一則自已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騾夫店家兩下里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里見着褚一官。也有个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合該有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这些話來。全忘在九霄雲外。便忙忙的收拾行李。背上牲口。帶了兩个騾夫竟自去了。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这女子到底是个何等樣人。他到此究竟有着些什麼事。他因為苦苦的追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

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為什麽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閑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里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悶悶。（氣悶久矣還等只歇）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个脂粉隊里的豪傑。俠烈場中的領袖。他自心中之又有一腔的彌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个女孩兒。激成了个抑强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肯便瀝胆訂交。見个敗類。然勢焰熏天。他看着也同泥猪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个騾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見的那个騎騾兒的。便是這个人。（眼隨相轉神迴氣合）他從山下經過。這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狼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這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仗圖財的勾當麽。他便把騾兒一帶。繞到山後。下了騾兒。從山後去隱在亂石叢樹里。竊聽多時。把白臉兒狼㺅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个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个騾夫說的路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訪着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个人。怎樣一个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个公子哥兒。看看不由得心中又是可笑。又是可憐。想起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个見面答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吐吐吞吞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个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个同病相怜的心意。（水精如意玉連環）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聽得兩个騾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騾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担了起來。想着先走。只盪把這事弄了澈底周全也不值得。閒只兩个騾夫。自己自然有个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騾夫怎樣个說法。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人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騾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祘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卻說那兩个騾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書中交代過的。把這山從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鳳凰的路。他兩个不往南走。引了安

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條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些村落人烟。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狼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老看看。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騾夫能如此盡心。到了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狼說着。把騾子加上一鞭子。那騾子便鬖着惱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晃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啼啷嘩啷的響。不想上了一箭多遠。那騾子忽然窩裡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狼從騾子撇將下來。你道只是什麽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卻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針的話。原來那白臉兒狼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那樹上半截剩了一个杈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里頭住了一个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鴟。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裡面隨處都有。這山裡等閒无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裡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只道有人掏他崽兒來了。便橫冲了出來一翅正搧在那里子的眼睛上。那騾子護疼。把腦袋一撥。也就把騎着人的撇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甩掉了。落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滚。又一眼岔他便一趟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馱騾又是戀群的。一个一跑。那三个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狼那摔的草帽子也去了。幸而不曾摔重。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一咕嘍身爬起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赶。這赶腳的営生。生來兩條腳。跟着四條腿跑。遂赶不上。如今要一个人跟着四頭騾子跑。那裡赶得上呢。一路緊赶緊走。慢赶慢走。一直的赶至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个飲馬槽。那騾子奔了水去。這才一个站住都站住了。傻狗先下了牲口。攏住那个騾子罵道。不填遂人的東西。等等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狗欲吃騾子步頃則騾吃狗並吃狼矣狗與狼之見吃于騾也其初實肇于狼欲吃馬之一念乃馬沒吃成而狗與狼已俱飽騾腹巧莫巧於造物奈何欲與造物爭哉巧雖然以燕伐燕不可以訓卒之剗惡鋤奸代天行戮遂乃所以爲殲騾）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裏歎道。怎麽又岔出這件事來。抬頭一看。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只是破敗的不成个模樣。山門上有能仁古剎四个大字。遂依稀彷彿看得出來。至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左右兩个角門。儘西頭有个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有个角門。墻上卻掛着一个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墻一望。裡面塔影冲霄。松聲滿耳。香烟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了一張桌子。一條板凳。桌上擺着幾盞茶。一个錢笸籮。樹上挂着一口鐘。一个老和尚在那裡正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這裡到二十八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棵紅栁樹遠有多遠。老和尚説。你們上二十八株紅栁樹怎的走起這到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栁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繞是呢。公子一聽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説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面大汗赶的來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躭閣了這半天工夫。得什麽時候才到呢。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説。不值什麽。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銜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説道。你看只遠赶的過只崗子去嗎。兩个騾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説你們只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倆月頭裡出了一个山貓兒幾天兒工夫的傷了兩三个人了。這往前去也没飯舘人家。依我説你們今晚在此廟里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説着舒起鐘鎚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噠拉一响。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秃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多歲。一個是个秃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説。施主要宿兒嗐廟裡現成的茶飯。乾淨的房住一夜。隨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才點了點頭。還没説出話來。那白臉兒狼忙着搶過來説。你别攪局。我們還赶道兒呢。那兩个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你們僧家賺个幾百錢香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没化你的。不由分説。就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説。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賣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呢。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倒誤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赶倒崗上天黑了。也不好符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裡住下。等明日早起。依就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説。不咱們就往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赶進門來。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裡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个隨墻門。裡邊一个拐角墻。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个栅欄門。裏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牕脱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西殿三間。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那和尚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塔台上。看了下行李。兩个和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斤兩沈重。那瘦的和尚向着那秃子丟了个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那秃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墻門兒裡走出一个胖大的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胡子。查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非關客人眼尖實是作者心細）他假作斯文一脈。走到跟前打着問訊

說道施主辛苦了。這里不潔淨一位罷咧請到禪堂裡歇罷那里諸事方便也嚴緊些。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配殿裡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條大炕。卻也實在難住。便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墻另有个月光門兒。望着裡面像是個厨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槅隔斷當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牕南炕。通天排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个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櫈。東裡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牕兩个杌子。靠東墻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櫃。櫃北面卻又隔斷一層一个小門。似乎是个堆零星的地方。屋裡也放着臉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已在下相陪。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浩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裡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个夥計。你們招呼罷。兩个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个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枝蠟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个老和尚也來幫着穿梭也價服侍公子。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一時茶罷。緊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盌。無非豆付麪筋青菜之流。那油盤裡又有兩个盅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從又舒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只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只裡是個苦地方。沒什麼好吃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們廟裏自已淋的。和尚說着站起來。舒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盅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了。手不曾接住。一失手連盅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盅子砸了个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聽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唗。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酒也潑了。把我的盅也摔了。你只个人好不懂交情。說着由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舒住。往後一搵。公子噯喲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不更答話。把他推推搡搡推倒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胳膊也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裡攥住。騰出自已那隻手來。在僧衣裡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擠我無知。放下我來。我陪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舒了

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个死扣兒。然後擄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繫緊了繩頭。便叫三兒舒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了來了來了。手裡端着一個紅銅鏇子。盛着半旋子涼水。鏇子邊上擱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得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倆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樣哀求才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也一個。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掙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了公子道。呸。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什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鼠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爲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只座能仁古剎。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峰。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裡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只个樣兒。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里有一點擱不開的家務。家務何務脖子上兩三道血口子是其務也 故此不曾出去。你要啞默消靜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你肥豬拱門的只片孝心。怪可憐見兒的。給你留个囫圇尸首。給你口筯酒兒喝。叫你糊里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了。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睛兒亮。瞧出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瞧瞧。我要看看你的心有幾个窟窿兒。你瞧那廚房院子里。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兒。只也不植的嚇的只个嘴臉。二十年又是只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周兒的日子。僧爺兒倆有緣。我送你吃一盌羊肉打滷過水麪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衣衿嗤喳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个白嫩嫩的胸撲兒來。爲第八回赤身露體句伏脈寔爲第二十六回敞胸露懷句立案 他便向銅鏇子里舒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摟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左肐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兩眼緊閉。那凶僧揣摧地方兒。從肐膊兒上往前一肙。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聽噗嗳呀咕咚噹啷啷三个人頭先倒一個只正是崔捕螳蜋人捕雀。暗送非常死不知。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書交代。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鐙刀殲除寇

這回書緊接上回。此段緊接上回盖取材施耐庵書中清風嶺野猪林蜈蚣嶺非京城東大楚林事自具鑪錘也別成異采復用曹雪芹書破陳腐舊套意以結之陸士衡所謂傾羣言之瀝液也其用施書也尚有端可按至用曹書則無跡可尋不消多餘交代。上回書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剝開衣服。手執牛耳尖刀。分心就刺。只聽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得噗的一聲咕咚倒了一個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只怕有等不管書裡節目妄替古人担憂的聽到這裡先哭眼抹淚起來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請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廳柱上綁着請想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然則只倒是個誰是和尚和尚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尚倒了就完了事了何必閑只許多累贅呢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閑話休提卻說那凶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纔要下手只見斜刺裡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裏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器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器書中交代過的道和尚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大凡作个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慢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等聽出脚步兒來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出个兆頭來轉身就要招架个着何况只和尚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的如同白晝只白光兒正迎着月光而來有什麼照顧不到的他一見連忙的就把刀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裡便是牕戶左手裡又站着一个三兒端着一鏇子涼水在那裡等着接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个賊智便身子往下一蹲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頭顱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上了撲了空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噗的一聲一个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喀噔的一聲這才站住了那凶僧雖然凶橫他也是个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只等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个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嘡啷啷手裡的刀子也扔了那時三兒在旁邊正獃獃的望着公子的胸膛子要看只回刀子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只准是使猛了勁盆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波才一轉身比着腰要把那銅鏇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只个當兒又是照前噗的一聲一个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裡打進去打了个過膛兒從右耳朵眼兒裡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个廳柱上噫噠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裡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咪鏜把个銅鏇子扔了哈嚏也窩在那裡了那銅鏇子裡的水潑了一台階子那鏇子唏啷嘩啷一聲亂响便滾下台階去了卻就說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絲兒氣在喉間流連那大小兩个和尚怎的一時就

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鏇子掉在石頭上。鐺的一聲響亮。倒掠得甦醒過來。你道只銅鏇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醒呢。果然只樣。那點蘇合丸。閙通關散。燻草紙。打醋炭。只些地方都用不着。倘然遇着个背了氣的人。只敲打一陣銅鏇子就好了。列公不是只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血兩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膽相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開了便藏不住血。血不歸經。一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糊糢的理。心一糢糊。氣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只个道理。及至猛然聞聽得那銅鏇子鏘啷啷的一聲響亮。心中吃那一驚。好似一朵彩霞一般。噗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裡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里是什麽彩霞。原來是一个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燕尾邊兒向前來。搵成雙股兒。在額上扎一个蝴蝶兒扣。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縐胡綢重穗子的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甩襠中衣。腳下的庫腿兒看不清楚。原故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窟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挂着一張彈弓。背上斜背着一个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卻向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裡面是什麽東西。卻看不出來。只見他芙蓉面上挂一層威凛凛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指腿吧一腳。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墻邊。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胯。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腳下撥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刀子搶在手裡。就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他手中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只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已懷裡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他也不採。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裡。哧溜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只一股兒。一斷。那上身綁的那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安公子只才明白。他敢是救我來了。但是找在店裡碰見了一个女子。害得我到只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个女子。好不作怪。卻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卻是搵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刀兒朝下。按定了中分一刀。到底只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腳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

晥嚓一聲。插在腮邊金柱上。只繞向安公子答話。只句話只得一个字。說道是走。安公子此時鬆了綁。渾身麻木過了。才覺出酸疼來。疼的他只是攢眉閉目。搖頭不語。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毅說了一句道。快走。安公子只才睜眼望着他說。你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裡去。那女子着指屋門說。走到屋裡去。安公子說。哪哪我的手遂捆在只裏。怎个的走法。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有條大繩子。只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不但只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遂漏一个大縫子。閑話休提。卻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只話。轉在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繫着一个豬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只可走罷。公子鬆了兩手。慢慢的奉將過來。放在嘴邊。咈咈的吹着說道。痛煞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一溜。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叫你走。怎的倒坐下來了呢。聊以報卿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安公子望着他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才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那那張彈弓褪下下來。弓背向地。弓弦向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鞘。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只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只樣大的一个人。只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抱。右手將弓稍一撥。釣魚的一般。輕輕的把安公子就釣了起來。從旁看看倒像樹枝兒上站着个才出窩的小山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个明杖兒拉着个瞎子隻脚了。就地兒縠拉。却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只張春櫈上歇下。還不曾到那里。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只廟里的菩薩。來解救我只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个明白。我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只話。笑了一聲道。你只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才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半天。又不隔了那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不會認得了。鬧到什麼神靈菩薩起來。安公子聽了只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裡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塵埃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則是姑娘只番裝束。與店裡時節的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黑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只等的路遠更深。趕來救我只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只裡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才不過二十以內的女

孩兒。況自已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說的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惱了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个字來。誰想女子不但不在只些閑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里磕頭禮拜。他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彈弓張掛在北墻一个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只聽噗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他轉過臉去。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衿底下。忒楞楞抽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削鐵无聲吹毛過刃。殺人不沾血的纏鋼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公子一見。又嗳嗳了一聲。那女子道。你只人怎生的只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才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拏出只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閑談的時候。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只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扎掙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他。少刻這院子裡定有一場的大鬧。你要愛着熱鬧兒。窗戶上通个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噗的一口。先把燈火吹滅。隨手便把房子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只是作什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問動。便兩隻手拉到炕裡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个作用。卻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他卻倚靠門旁。不作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盞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个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墻外走來。唱道。是八月十五月兒照樓。兩个鴉虎子去走籌。一根燈草嫌不亮。兩根燈草又賺費油。有心買上一枝羊油燭。倒沒我只腦袋光溜溜。一个笑着說道。你是甚麼頭口。有只什麼打自得兒沒的。有个答道。只就叫禿子當和尚將就我料兒。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那女子聽了心裡說道。只一定是兩个不成材料的和尚。他便吮破牎紙。望外一看。果見兩个和尚嘻嘻哈哈。醉眼模糊的走進院門。只見一个是个瘦子。一个是个禿子。他兩个拐過那座拐角墻。就說道。噢。師傅今日怎麼只麼早就吹了燈兒睡了。那瘦子說。想是了了事了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咱們扛架搭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子顧不得只个了罷。那瘦子道。不能就啄

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个也蓋在里頭不成。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裡說話。不妨脚底下噹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个銅鏇子。那秃子便說道。誰把只東西扔在只兒咧。只准是三兒幹的。偺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說着灣下腰來。那揀鏇子起來。一抬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墻後躺着一个人。秃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麽个呀。再腰灣一看。他就嚷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言是怎麽說。秃子連忙扔下鏇子。赶過去看了。也說。異。道。只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只麽大神通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秃子說。別管那些。偺們踹開門進去瞧瞧。說着才要向前走。只聽房門响處。嗖早攛出一个人來。站在當院子裡。二人冷丁妨。嚇了一跳。一看見是个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咧。怎麽他又出來了。（面龐一相混先逗一筆）這不又像說合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麽師傅倒幹了呢。秃子說你別鬧。你細瞧。只不是那一個。（同中見異亦先逗一筆全從空際落筆不看一字自凿高手）只得盤他一盤。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我是我。秃子道。是你就閉你咧。我們只屋裡那个人。呢。女子道。只屋裡个人。你交給我了嗎。那瘦子道。先別講那个。我師傅只是怎麽了。女子道。你師傅只大概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什麽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只麽个情理。瘦子道。了只話。說的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个葉底藏花的架式。呢。只一个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撥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麽着手里有活只打了我的時兒了。你等等兒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甩了外面僧衣交給秃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个敢火的紅娘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門口。便站在台階前。看他怎生个下脚法。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了那女子吐了个門戶。把右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且住。難道兩个人打起來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列公。打拳的只家武藝。卻與廝殺械鬥不同。有个家數。有个規矩。有个架式。講家數為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留下的。叫作內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的拳規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一个請字。招呼一聲。那拱手的時節左手攏着右手。是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脚踢。解法破法。各有不同。若論只瘦和尚的少林拳。卻頗頗的有些

舒手。三五十人等閒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規。在廟裡存身不住。才跟了只个胖大強盜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見只女子。方才的一的反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个女子。故此把左手攏着右拳。讓他先打進來。自己再破出來。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个門戶。一个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兩拳。先在他面門前一幌。只叫作開門見山。卻是个花着兒。破只个架式。是用右胳膊橫着一攔。封在面前。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將他身子擰轉過來。卻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掬。叫作黃鶯搦嗉。那和尚那見了女子的兩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擋。不想他把拳頭虛幌了一幌。變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个頑女斤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个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只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下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上一偏。左一拐。照右胳膊已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膊往前一探。早打个了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舒了舒腰。站住只這舒腰的只个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腳。一回身喤的一聲。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才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腳把腳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个旋風腳。吧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腳不住。咕咚向後便倒。說殺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赶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里走。在背後掣起刀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撕嚓從左肋裡砍將過來。把个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蔥。剩了个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暴將下來。用刀指着兩个尸首道。賊禿驢。諒的只兩个東西。也不值得髒。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兩个滿口唆的是些什麼。正說着。只見一个老和尚用大袖子搖着脖子。從廚房裡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敢是出去送信。再叫兩个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个殺一个。見兩个殺兩个。殺个爽快。說着把那兩个尸首踢開。光清楚了腳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閧炒炒的。一轟進來一夥四五个七長八短的和尚。手舒揪着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只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力巴。心裡想道。只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个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撥一撥。把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正打中舒着木槓子的一个大羅漢額角。噗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撂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裡。掖上倭刀一手掄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个落花流水。東倒西

歪。一个个都打倒在東墻角跟前。翻着白眼撲氣兒。那女子冷笑道。只等不禁揣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言還未了。只聽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个。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緊急看時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腰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丢下楨子。掣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鞘。將將的抵一个住。他單臂一攢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个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盖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滚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滚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兜襠雞腿褲。腰繋雙股鸞帶。足登薄底鳥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來勢兇惡。先就單刀直入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个一个使雁翎寶刀。一个使龍尾禪杖。一个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个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抬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影刀橫。緊作一團殺氣。一个莽和尚。一个俏佳人。一个穿紅。一个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吆吆喝喝。只殺得鬥鬥得來十分好看。那女子鬥到難解難分之處。心中暗想說只个和尚倒來得恁的了得。若合他只管油鬥鬥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讓出一个空子來。那和尚一見。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子一閃閃在一旁。那棍早打了个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從下路走。看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夆回去踢躂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只番不閃了。他把柳腰一擺。平身向右一撤。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脅下去。他卻揚起左胳膊。那從棍的上面向外一綽。往里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裡。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撤着腰往後一掙。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曾坐个倒蹲兒。連忙的捕住兩腳。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兒裡只一帶。那和尚便跟着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和尚只顧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腳跟向胸膛上一登。噔他立足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鐵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掙扎。只聽那女子說道不敢起動。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掖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嗚呼哀哉。敢是死了。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墻邊那五个死了三个。兩个扎挣起來。在那里把頭碰的山响。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

你們幾个算填了餡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一个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个當家的和尚一个三兒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他只才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才殺得爽快。只不知屋里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牕前。只見那牕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个小窟窿。他把着往裏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个地方。兩个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个指頭搓着眼睛。在那裏藏貓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裡的强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兒鎖鑰屈戌。只釘着兩个大鉄環子。他便把手裡那純鋼禪杖。用手彎子轉來。彎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鉄環子裡。只一搇搇了个蔴花兒。把那門關好。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里西北另有个小門。靠禪堂一間堆些柴炭。那廚房里墻上挂了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麫俱全。他也無心細看。查是身就穿過那月光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連佛像也是暴土屋灰。順路到了西配殿。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棚。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裡卸着一輛糙蓆蓬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葱白驢。車牛驢亦少項那用之物也故詳及之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裡四个騾子守着个簾子在那裡嚼。原來騾子在此一帶灰棚裡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尚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喂草牲口的草。草堆卧裡着兩个人。借們倆原來在此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兩人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大約是是血跡模糊。盤夫的一个窟窿。心肝五藏都掏去了。細認了認。卻是在分岔道口看見的那兩个騾夫。回想第四回騾子也幹了借們倆也賠了之言竟是出口成諧那女子看了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查是身奔了正房。那正房裏面燈燭點得正亮。兩扇房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才溜了的那个老和尚。守着一堆灰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里燒兩个騾夫的狼心狗肺的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才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只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个脖子按進腔子里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只等不禁按。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裡外屋里一照。只見不過是些

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流。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舒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家家信。那女子自語道。原來只封信在只裡。回手揣在懷裡。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面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烟。只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裡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看畢。順着大路房脊。回到那禪堂東院。從房上跳將下來。方待上台堦兒。覺得心裡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紅。（人則智深勇沈光明磊落不　文則委婉曲折酣暢淋漓不）由一陣。得四肢無力。連忙用那把刀拄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才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總是如今正是深更半夜。况又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見了他。正有萬語千言。旁邊要沒個証明的人。幼女孤兒。未免覺得想到只羞。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兒女英雄四字發揮盡致）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揚。胸膛兒一挺。舒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癡了頭。你看只上面是什麽。下面是什麽。便是明裡無人。豈得暗中無神。縱說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他就先到廚房向灶邊尋了一根秫稭。在燈盞裡蘸了些油。點着出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看。手扭開那顛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公子見他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房了。方才你走後險些兒不曾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難道有什麽响動不成。公子說。豈止响動。直進屋裡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關得只樣牢靠。他會進來。公子道。他可常用門裡走。從牕戶裡就進去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麽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就跳上桌子上的菜盤了。他個干净。我只裡指着牕戶吆喝了兩聲。他才夾了尾巴跑了。女子道。只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大狸花貓。女子含怒道。你只人怎的只等沒要緊。如今大事已定。我有萬言相告。此時才該你我閒談的時候了。只見他靠了桌兒坐下。一隻手按了那把倭刀。言無數句。話不一句。才待開口。還未開口。側耳一聽。只聽得一片哭聲。哭道皇天菩薩救命呀。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正是好似錢塘潮汐水。一波才退一波來。要知那哭聲是怎個的原由。那女子聽了如何。且聽下回書交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繡像繪圖兒女英雄傳卷二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馘淫娃

上回書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的女子。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裡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內走出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裡的緣故（正在洗耳拭目忽有旗風吹斷）只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便詫異道。奇呀。這廟裡的和尚被我殺得盡淨。廟外又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況又是更深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說哭了這半日了。方纔像是拌嘴似的來着。我這道是街坊家呢。安公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個街坊。當有蹊蹺。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院子裡。順着那聲音聽去。好似在廚房院裡一般。他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裡頭。只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裡。走到那破窗戶前一看。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蹤。看了著那門。卻是鎖著。他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挨北牆。朝西也有個小門。鎖著。靠東柴垛後面。合著裝煤的一個大荊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鐘。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裏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魆魆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裡喘氣。列公。你道這人為何在此。原來廟裡和尚作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筐子裡這個人。也是這日午間來作一堆兒。和尚把他閘鎖在屋裡。扣在大筐底下。並說不許作聲。但要高聲。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禿子。合那瘦子和尚換替照應。這人在筐裡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次後卻不聽見些聲息。連那兩個和尚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急悶飢餓難忍。不由的一聲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聲救著的搜尋出來。那人還只道是和尚來了。嚇得不敢作聲。安公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問你個端的。說了。自己先走進了廚房。那人聽得是個女子聲音。纔慢慢的站起來。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向前來。撥那盞油燈。聽他跟來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沒五十餘歲。是個鄉下打扮。纔待合他說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孩兒。我只道這今生不能相見你了。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極力描寫故作驚人之筆正是面目相似）女子一聽。心裏吃異。道這是那裡說起。因說道。想是悶糊塗了。認錯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纔曉得是自己認錯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兒眼瞎了。姑娘

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你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草命。怎的領我去見見我的女兒老伴兒纔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裡。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在這裡。誰知道他弄了那里去了。女子道。咦。既這等。把我方纔把這廟裡走了个遍。怎的不曾見个人來。那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心在這裡歇歇兒等候。不必亂走。等我務必要給你尋來纔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即至起來。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却說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裡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隔壁又拌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裡間屋裡來。他便進到裏邊。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說。聽列公。你道他為何在桌子牀下尋找起來。原來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子。多有在那臥床後邊。供桌底下。設着地窨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了孤身客商。半夜出來。劫他資財。不就害人性命。甚且關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平。又多是用木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着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椿也瞞不過這女子。就便這能仁寺裡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略知。這是與自己無干。不值得管這閒事。及至方纔合那個瘦子禿子兩个和尚交手。聽了那一段不三不四的。早已料定這廟中。除了刦財害命。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个老頭兒一番話。早又動了他一个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着是个甚麼情由。滿屋裡尋了一會。不見个踪跡。急的怒氣填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罷。說着滿屋裡端相一會。看着那北面裡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看。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衖道子。從那間柴炭房北牆後面直通到兩間廚房。西北牆角。那个門去。從那門縫裏。便看得見廚房燈光。也不像有什麼原故。提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裡。放着兩个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裏面擱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甌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一層塵土。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到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把鎖頭開開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裡了。原來這頂櫃子裡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榻板。那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了背板一个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嘴就講罵。動手

就講打等大師傅回來你瞧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這裡了你的性命兒我見不得你又一个道那怕你這禽獸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个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个蒼老聲音說事情到了這裡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别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裡還按納得住了。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槅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的响。只這一拍聽得裡面嗶啷嗶啷一陣鈴鐺响。就有个人接聲說。我來了。又聽他一面走着。一面嘟嚷道。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看你可再駡了。外面聽了。又連連拍了兩下。卻又是聽得裡面說來了。你老人别忙啊。這个夾道子。還帶是漆黑。也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鍊子响。又一聲鈴响。那扇背板便從裡邊嘍吱開了。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裏閃開一个中年婦人。只見他打半截子。黑炭頭也似價的髮角子。擦一層石灰牆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豬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箒眉。鼻孔撩天。包牙外露。戴一頂黃塊塊的簪子。穿了一件玄青扣綢的衣裳。搭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聲。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聲說我這當是我們大師傅呢。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關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指頭把門抵住。那婦人說。你只不叫關門。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呀。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媍人道。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教我是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不着一字包羅萬象）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你只說你作甚麼來了。誰教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个門兒。那女子原是个聰明極頂的。他就着那借媍人方才的話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了勸他呀。（此句本是進門之訣不料竟成掐罵之根）那婦人聽了。這纔裂着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呢。那麼着請屋裡坐。他這纔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他一面先走。口裏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个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可漂亮。我看你還不答應。（此人此時亦似有珠玉在前自慚形穢之意）女子讓他走後。一脚跨進門去。只見原來是个裡面夾牆地窨子。那門裏一条夾牆。約莫有二尺來寬。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層層的台堦下去。靠西一帶磚牆。靠東一層隔斷板子。中間方窗。南頭有个小門。從門裏直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纔一步步的下台階來。走到台階盡處。進了那个小門。一眼就看見一个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裡面那个形容。合自己生的一模一

樣。倒像照着了鏡子一般。不覺心裏暗驚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窨子裡週遭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通連大木。大木上橫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這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圍一看。西面板壁門窗。南北東三面却是磚墻。西北角留个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裏正北。安一張大牀。牀頭東直上擺着三四个箱子。牀西脚底下。推着个帘兒。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床。靠東墻南首一架衣裳膈子。北首一桌兩杌。靠南墻一張春櫈。那女子便坐在那條櫈上。旁邊坐着个老婆。想是他母親。那老婆兒也是个村庄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紬夾襖。繫一條青串綢夾裙。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下面裙兒遮蓋著看不出那脚底大小。但見他雖這平常裝束。却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閒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溫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松。低頭坐在那裏垂淚。看了好生令人不忍。這穿紅的女子看罷。走到他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得只等地方。自然要商量个長法兒。事寬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叫罵。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那穿白月白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呸。放屁。這是甚麽所在。甚的勾當。還有何商量。怎麽你叫我不要啼哭叫罵。你也是人家一个女孩兒。你難道就忍甘心受辱不成。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呀。不要這樣。只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麽好話。他不過與盜賊通同一氣。我到可惜他這等一个好模樣兒。作這等無耻不堪的行徑。可不辱沒了女孩兒三个字。列公。這兒女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衆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他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駡。有个不翻臉的麽。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他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貞烈。心裡越加敬愛。說這才不枉長的合我一个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星子擦了擦。笑着嘆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曲。自然該急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這等啼哭叫罵會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還想些什麽。我不過是个死。穿紅的女子笑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麽輕輕兒說个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貪生怕死。甘心的要卑污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來勸說我。那个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看不過了。拿着根潮烟袋指著那穿月白的女

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你一絞子性命兒。合人家鬧。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披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疊起無限的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娘人一岔。他便回頭喝道。這又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娘人道。一个人鼻子底下長了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喝穿紅的女子道。就是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回手摸身後那把刀。那娘人見這樣子。便有些發毛。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量我愛說話呢。我留着話。還打點閻王爺呢。叹是一个出口成讖。那女子纔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看你這个愛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什麼樣的話。大約也合他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个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麼地方。我不敢去。就是看他又把我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个娘人見了。扯住他道。你站住。人家大師傅叫我在這兒勸你。可沒說准你出這个門兒。你那兒走哇。是守着錢粮兒過啵。你又走囉。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人道。又要我作甚麼呀。口裏只顧說。他連忙拿了他的煙袋。潮煙火紙。跟了出來。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緊跟着出了地窨子的門。他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看見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他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个人來給你見見。說着便扯了那娘人。腳不沾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正不知他那里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个人來的好生作怪。方纔我乍聽了那混帳女子道。只道他果然是和尚找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他。他不着一些惱。還是和容悅色。宛轉着說。看他竟是一片柔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帳東西扯了去。難道又是去請那个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兒也是獃獃的發悶。正盼望間。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了个火亮兒。從夾道子裡領了一个人來。望着他母女說。你娘兒們且見見這个人再講。那穿月白的女子。抬頭一看。那里是和尚。原來是他的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聲。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頭兒道。兒啊。千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纔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个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在靠窗戶杌子上坐下。那

上海文成書局印行

婦人也要挨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他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游僧撞住持（住持即撞游僧即住持矣請看大師傅可矣）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坐兒了說着蹲下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个小板櫈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下一聲兒不言語嘆哧嘆哧只吃他的潮烟亂過了這一陣那老頭兒纔望着穿紅的女子說道姑娘我小老兒是姓張名叫世祿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哥兒兩个兄弟張樂天是學裡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个人同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孩叫作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他叔叔教他念書識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寫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好活計我這老婆子他是東京人他有个哥哥在東京給人作買賣要請我家這貧有碗粥喝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里供給得來說聲沒有他們就搶奪硬取我合老婆說這个地方兒可住不得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裡的大戶又把傢傢伙伙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裡的大車帶上娘兒兩个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找个小買賣作不想今早走岔了路走到這条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裡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个飯幌子就在這里歇下這廟裡的師傅們把我讓到這禪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走我拿了兩挂東錢兒合六百六十六个京錢給他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擺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的善緣罷我說我一个鄉老兒你可要化我个甚麼呢他說不化你東不化你西只化你盤頭大閨女我說這地方兒我那里給你買个木魚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个盤頭大閨女麽女兒聽了站起來就走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待要出門那大師傅就又着惱不叫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里來把他娘兒兩个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裡去即在大窪底下往後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說着向他老婆兒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阿彌陀佛說也不當家花拉的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在那那地窨子裡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下說了半日女兒只是碰頭撞腦的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傅出去等他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道着這件事可怎麽點頭呢正鬧得他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且住你們是什麽時候進去的那和尚是什麽時候出來的你這个嫂姑娘可曾受他

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爺照着臊膈子眼呢人家大師父甜言蜜語哄着他還要說上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个希爛還作踐他說說得他那麼軟餑餑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他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受他甚麼作踐他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央及央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們來生來世就變个驢變个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我們給你吃一輩子長齋都可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回言重纔回頭要向那娘人答話只聽他自己在那里咕噥道奴啊我們為留着祭灶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言語無味面目可憎那怒氣已是按納不住無柰得閙閙他的來歷只聽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還說話嗎我這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煙磕了烟袋滅了火紙他纔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這不當着他們倆老的兒麼你也不是外人我討个大說咱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算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住別合我論姊兒們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娘人道親香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們碰見你們姊兒們都是這麼撅把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累贅他纔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呀我們死鬼當家兒的他們哥兒八哥我們當家兒的是第老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个月貼補過三吊五吊的赶他死了我說這還守个甚麼勁兒呢我可就跟了這廟裡的大師傅來了要題起人家大師傅來我們這廟裡爺兒六七个呢大師傅是个當家的二師傅是个滯髮修行好本事渾寔着的呢還有个小大師傅小二師傅小大師傅打的一手的好拳小二師傅是个掃腦兒也不弱還有个三兒你們等回來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哇洗洗汕汕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个人兒張羅的過來麼可巧今兒个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麼耐着煩兒俯給他他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他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个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壯的一支金鐲子來想着要給他帶在手上呢他伸手唆嗓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个長血直流的你瞧他歹毒不歹毒（以此責張姑娘於十三妹之前十三妹之敬張姑娘益至天下有極力參劾轉成保舉者皆此之類也）那女子問道這

之後便怎麼樣呢。那婦人道。怎麼樣。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麼着。我好容易救月兒似的纔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別忙你老等我勸勸他。誰知越勸倒把他勸翻了。張口娼婦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瞧娼婦頭上戴這个身上穿這个你怎麼說呢。那穿紅的女子問道。他這等說你還不曾勸動他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麼對他呢。那娘人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的大師傅找了你來了麼。我瞧你這嘴又來得。你勸他他沒个不答應的。你算我們廟裡。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三兒小呢。可巧剩他爺們三个。偺們娘兒三个。偺們鬧个劉海兒的金錢墊香爐。各抱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那穿紅的女子。本就一腔子的怨氣。聽這娘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里還忍得住呢。只見他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娘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唰一聲。早變了个血臉的人。不曾聽他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但見个東西。翻在半空裡。從半空打了一个滾兒。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來把那娘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道。這个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个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唬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怎的把他殺了。可不嚇煞了人。倒是那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兩老口兒道。兒啊。你那裡知道。他是那個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沒命的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笑道。我看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大師傅。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了要見和尚去。他便有些不願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纔我聽你刀山咧劍樹咧。死呀活呀的。倒像傻誰打的似的。怎麼此刻完了本事了。〔疼之愛之敬之重之遂不覺以激之者譴之〕不妨跟我來。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走。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了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那月光之下。滿院橫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死和尚。把个老婆兒嚇得跌了一交。幸喜窓戶擋住。不曾跌倒。老頭兒唬得閉口無言。那張金鳳怔了一回。說道。呀。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个出衆英雄。來作這等的惊人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跳。用兩个指着鼻子笑着說道。不敢欺。就是我。〔我字想得意描形如畫〕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出將入相。入座三台。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昇天。他也不愿意換。閒話休題。却說他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己重新進屋裡一

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扎起來往院子一丢。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墻角一扔。說毅跟了你大師傅去罷。把那張金鳳看了定了會神。這大纔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裡是什麽勸我竟是來救我一家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姊姊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老兩口兒也跪在塵埃拜个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呵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兩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那張金鳳跪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姊姊姓甚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裡。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望姊姊說个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總叫作說也話長。說着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櫈上。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櫈上。他自己却在北面靠桌上首杌子上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桌兒裡邊靠墻大家這纔側耳凝神聽他說他的來歷。只見他滿面堆歡不慌不忙未從開口先將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間的南炕叫了一聲安公子。這正是人生第一開心事辛苦功成閒話時。要知那姑娘說出些甚麽言詞下回書交代。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

這回書說書的先有的交代列公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个穿紅的女子。不過是个過路的人兒遇見樁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騾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的一聲哭救了張金鳳。便救了他兩家的性命。殺了一晚。講了萬言。說得來滿口生煙。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下咽去。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攻。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來。纔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插後面還寄放了一个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要講一个閨門女子。這叫作不安本分。無故的多事。要講他這種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个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他細想去。他是沽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還是誰派他作的。不成。總不過一个不忍人之心。纔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胆。只是天地雖大。苦人甚多。那裡找的着許多穿紅的女子來閑言少叙。却說位姑娘見張金鳳問他的姓名來歷。若待不說。不但打不破張金鳳這个疑團。就連安公子到此時也還不知他是一个怎樣人。怎生一這樁事。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又恐聽書的是重絮一件（情節連序兩遍非敗即復自以打疊歸併為宜此定法也至於打疊不來歸併不得則有第十二回詳畧伸縮之法）故此他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這个

當兒張老夫妻兩个方纔險些兒性命不保此時骨肉團圓自然驚喜交加忽忙里並不曾聽得姑娘子三个字張金鳳聽得明白心裡既異道這里怎生的有个什麽安公子況且我看這人也是个黃花女子豈有遠路更深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說他是的至親兄弟也該有个稱呼怎的稱作公子還稱起他的姓來此事好不明白且不言那金鳳在那里納悶却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裡還守着那个黃包袱聽東間忽而殺了一个人忽而又救了一个人哭一陣笑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姑娘又叫了他一聲他直不曾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聲叫道安公子睡着了怎樣他這纔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聲喉說不曾睡姑娘說既沒睡下炕來有話合你說只聽他又應了一聲只是止聽得人聲兒不見个人影兒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麽看下不來炕了呢聽他道一身的鈕襻子那个和尚撕了个希爛敞開襟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怪你方纔不是只个樣兒見我的麽難道我不是个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非也非也方纔是性命呼吸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我是寧可失義不肯錯步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麽着我給你出个主意你把那帶子鮮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只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是在那里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聲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去了姑娘聞說這又是个甚麽緣故呢只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个姑娘幅得冒火合他嚷道是怎麽下不來你到底說呀憑他甚麽為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姑娘且慢天下極易之事往往有因聰明而窘才力之時我有主易四字豈可不閒事由輕易出口）他又俄延了半晌纔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里說道這是怎麽說呢我這里又不曾沖鋒打仗又不曾放炮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个不成材的和尚何至於就把他唬得溺了呢這姑娘心裡只管是這等想但見他已經溺了憑是怎麽樣的大本領可怎麽替他出个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只得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炕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智急生又逼出他一个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裡把褲子搵乾拉起襯衣裳給袂來擦了擦手跳下炕來纔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綳說你怎麽這麽俗啊起來列公話下且慢講那姑娘的話百忙里先把安公子合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公子是个尊重誠寔位少年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

娘說明來歷商个辦法早早的上路去見父母兩隻眼並不曾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鳳金此時幸而保得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女子。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个人來。再沒有說着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个鄉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月貌花容。心裏藏着一副蘭心蕙性。他平日見的。只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个斯文一脈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覺的眼光一閃。又見那公子跪在地下。把得羞得面紅起雲。拾身往裡閃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里坐着。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後坐下。這纔向安公子道。我們方纔作的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曾。安公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很好。免得我重敘。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這兩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你可是个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況叫你同他敘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們門第。過去見个禮兒。安公子此事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及。豈有个不遵台命的。忙答應了一聲。却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倆安。張老是慌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婆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个不住。口裏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請張金鳳向他道。這裡還有个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个禮。也又赶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那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个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桌子的酒菜傢伙撿開。擦乾淨了桌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件的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這番琢磨。臉兒也闊老了。胆子也闊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發起限來道。噗這是方纔那賊禿灌我的那毒藥壺。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仍。說如今我也會敬你一杯。姑娘說。這還要怎麼。沒來由。一時張淨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櫈。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櫈坐下了。他纔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纔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還說怎的就曉得在這里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个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我如浮萍暫聚。少一時伯勞東去雁西飛。我這賤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即便說出个地名兒來。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也不必講到。話下。要問

我的住處說來却離此不遠。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却是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地方兒。安公子聽了。這等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裡住不曾。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个在雲端裡住的理麽。那姑娘也不合他分辯。接着又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地方那邊。遠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遠那我就不知道這府這縣這山這廟有你這等一个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椿事。會前來搭救呢。張金鳳道。既這等姐姐因何到此。那姑娘道。我這个人雖是个多事人。但是凡那下坡走馬。順風使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作。我今日可是為救一个人來了。却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纔我安驥只為自己沒眼力。沒見識。悞信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線。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再有十个安驥。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終身難報。怎說得个不知。只是我知道姑娘前來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此肯讀者意中之所欲問也指點明梳櫛之入細）還求你說个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我安驥稟个父母。先給你寫个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了。那个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問必要問我。我就捏个假名姓告訴你何妨。那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裡也一定要請問姐姐个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此地方兒。纔好。姐姐要不說。妹妹又這得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看着我這樣兒。還是平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這真个的照方。纔那香孽障說的我是个女金斗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道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聲十三妹姑娘。這个地方兒就要讓那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姑娘你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這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那个字都可使得。只見他不容再問。便長嘆了一口氣。眼圈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个好人家兒女。我父親也做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听了。站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纔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這話更可不必。你我不幸。托生个女

孩兒一个能在這世界上烈烈轟轟做番事業也得有个人味兒有个人味兒就是乞婆乞婦也是天人沒此一人味兒讓他紫誥金閨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這說句笑話兒你也見个一个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那張老道甚麼話那說書說古的菩薩降妖捉怪的多着呢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个對頭這對頭是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个大脚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得這里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都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廝他就尋个縫子參了一本將我父親拏問革職下在監裡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這張彈弓子不是不取了那賊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枉我的本領閤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之下被一个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事機不密我有个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這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還放我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了髮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樣子扶柩還鄉我自己却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開外的地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年八十餘歲真直貧得个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傑不想我到了那里正遇着他遭了橫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丟盡是我拔刀相助不得保全了他的性命還給他掙過一口大氣來他便情愿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我却是只愿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的好處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曾受他一絲一粒只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不在這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屈住又承他的雅情那里村中眾人的仗義每日到有个三五村庄婦女輪流伏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纔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个女孫兒家除了針黹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笑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个釘个鈕襻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只得靠着這把刀這張彈弓尋趁些沒主兒的銀錢度用那安公子聽了這裡問道姑娘世間那有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个紈袴膏粱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變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清官能吏勤儉自

奉贍些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賺些銀錢那耕農人家耕種刨鋤賺些衣食也叫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汚吏不顧官箴不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銀錢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便賺主人的及至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還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霸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的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白了就叫作女強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線娘等輩皆不足道也強盜云乎哉強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夠酸的了那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个身子這等嬌娜娜的个模樣兒況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這般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个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箱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裡就改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把我當个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合這事相近閑來也指點我些刀法鎗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此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法纔知不但技藝可以鍊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鍊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算使得起來只這刀法鎗法彈弓袖箭拳脚却是老人家心授口傳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驢兒日行五百里但遇了歹人或者異怪物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个神物因此任我所為就把个紅粉的家風變成了那个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離山老母學到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妻在旁聽了只是點頭咂嘴安公子說道方纔我看着那和尚都來得不弱那个頭陀尤其凶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命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閒話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你我在悅來店怎的个遇見怎的个情由他三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曉時只是我臨時的時節那等囑咐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卒而行這怎麼講這也罷了只是你怎的又會走到這廟裡來倒要請教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惶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里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不得假話了我在店裡听了姑娘你那番話始終半信

[illegible]起來正說着兩个騾夫回來又備說那褚一官不能前來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那騾夫店家兩下裡一齊在傍攛掇。就我一時慌亂。便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座嶺。又出橋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跪到此地。要不虧四个騾夫沿途的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那里為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借的一座惡廟。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見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百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姑娘的一片俠腸。埋沒的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真真愧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不曾認清我這番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方纔口口聲聲罵的。那个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兩个騾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安公子聽了吃惊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是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說道。大家今日這場是非。叫作合當有事。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見兩个人。在那里說話。我騎着驢兒。從傍經過。只聽得一个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三千多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我聽這話。一想則豈不是一樁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不搬運來用用。因把牲口一帶。繞到山後。要聽聽只樁事的來歷。方向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个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赶激不盡的那兩个騾夫。盡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岡。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纔得說明。臨別又如何諄諄的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張老夫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纔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是安公子。也是此時纔如夢方醒。只聽他說。姑娘我安龍媒枉讀詩書。在你復載包羅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你這番雄心俠氣。竟激動我的性命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就伸手就奪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他道。你這又做甚麼。這个東西。可不是頑兒的。一个不留神。把手指頭拉个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嬤嬤爹又不在跟前。誰給你吹呀。若十三妹還以騾夫被吠情節相告序事未免平直作者不過欲避此病轉將公子之稚弱嗔憨之態十三妹嫺笑奚落之神寫得栩栩欲活文須如此方有聲色如此見者乃見會心只見他滿臉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及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著

那兩个騾夫把這大搶的狗男女碎屍萬段消我胸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費心。方纔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个心肝取了去了。你要不信。給你个憑据着。着說出向懷裡掏出那封信來遞給公子。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騾夫送去的信兒。連說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呀。十三妹說你少爺別慪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纔歸坐。只見那十三妹指着他便向張老夫妻并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合我是親是故。我合他水米無交。今日纔見。然則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我因何替他出這樣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騾夫口裡一个信息。所以我纔出去走那一遭。要把事情替你佈置的周全停妥。好叫你上路趕程。早早的圖一个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弄妥貼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東家。合我言語支辭。推說不知去向。及至問到無話可交了。他纔說是兩个騾夫請他到褚家住去了。我一聽這事不好了。他兩个既不曾到褚家去。褚家的這話從何而來。可不真是他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那里去。這豈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炕來。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潑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下來了。纔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見一个牲口脖子上拴了鈴鐺。合一个韋韂子。扔在路傍。我這說只一定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脚踪兒了。眼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一直尋到那崗子頂上。越不見个影兒。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不得些情形。只得領着牲口的脚踪找了回來。見那牲口的脚踪兒端的散亂。直奔到這廟裡來。至於這座廟裡的和尚行徑。我早已曉得。我一想這事尤其不妙了。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那騾夫的暗算。依然說不了强盜的明刦。還不是一樣。我一氣即趕到廟前。還不曾見个端的。我那个騾兒先不住的打鼻兒。不肯往前走。我看了看廟門。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一縱身上了山門。往廟裡一望。只見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蹲身跳將下來。我雖會蹲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蹲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那東配殿上堆着些糧食。就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裡。然後出來縱上房去。且住。列公聽說書的打个岔。你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纔把廟裡走了个遍。就是不曾到東配殿。原來他進廟來。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你我不知。閑話休題。言歸正傳。再講那十三妹說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後一看。正見那凶僧手

執尖刀。合公子你說那段話。彼時我要跳下去誠恐一个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傷了你的性命。因此暗中連放了兩个彈子。結果了兩个僧人。至於後來的那般兇廝。都是經公子你眼看見的。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个个自來送死。也是他們惡貫滿盈。莫如吽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早變个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門的方便。安公子如今你大約該信得及我不是為打算你這幾兩銀子而來了。罷。說到這裡。回頭又向張金鳳吽了聲妹子。你聽我這話。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不是特來救你一家性命。這就不消再說了。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問得閉口無言。只有垂淚半晌。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我安龍媒真是百口無詞。只時姑娘你也有一些兒欠通之處。十三妹聽了說道。怎麼說了半天。我倒有了不是了呢。你倒說說。我倒聽聽。安公子說。姑娘你若在店裡就把那驢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直截了當的告訴了我。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聽了這話。倒不禁笑起來說。這話兒我一點不欠通。倒的是你作夢呢。假如你是个老練深沉。有胆有識的人。我說了這話。你自然就用此機關。如此防範。你只看我那等的剖白囑咐。你還自尋苦呢。弄到步田地。那時再訴你這話。不知又該嚇成怎的个模樣。甚而至於益發疑我倒誤把那个狠心狗肺的東西。當作好人。合他訴起衷腸來。可不更誤了大事了麼。安公子聽了。連連掐腿點頭說。不錯的不錯的。姑娘你如今就說我酸也罷。俗也罷。我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天人。只有五體投地了。說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也不來拉。也不還拜。只說了一句。這到不敢當。此大禮。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笑話。也不用講。我們兩家六條性命。都是姑娘你救的。安公子他為官為宦。怎模樣也報了恩了。只是我們兩口兒。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女孩兒又是女孩兒家。你這樣的大恩。今生今世。怎生報答的。你那老婆兒也在一傍說。噯。真話的。十三妹把手一擺。說老人家快休如此說。要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這話。也是欺人。只是我方纔說過的。安公子還感激那頭驢子。我這妹妹還得感激那沒臉的女人。這話怎麼講呢。要不虧那个騾子。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被那騾夫推落山澗。我便來救。也是遲了。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早已遭那凶僧作踐。我便來救。也是晚了。難道這果真是一个兩条腿的畜生。一个四条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這是个天難道誰又看見天。那裡怎的个支使。誰又聽見天怎的个吩咐不成。呢。這便是你二人一个孝心。一个貞節。所感天維

牽引了我來。正不是一樁偶然的事。絕大道理滴滴歸源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資財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雖然句句的藏頭露尾。被你二人層層尋根覓究。話也大概說明白了。千里搭長棚。沒个的不散筵席。你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恕我失陪。說着。掖上那把刀。邁步出門往外走了。這正是鏡中花影波中月。假假真真辨不清。要知那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裡去。下回書交代。

第九回　憐同病解橐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的是十三妹向安公子張金鳳併張老夫妻把一往原由的來歷交代明白。邁步出門。往外就走。安公子一見慌了。只慌得手足無措。卻又不好上前相攔。張老夫妻二人。更是沒了主意。也只說得个姑娘不要忙。只有張金鳳乖覺。他見十三妹纔把話說完。掖上那把雁翎寶刀。頭也不回。抬身就走。他就連忙搶了兩步。搶到十三妹面前。回身迎頭一跪。雙手抱住十三妹兩腿說。姊姊那裡去。你此時是去不得的了。唬安公子同張老夫妻見了。便也一同上前不放。十三妹道。這又奇了。你們的事。是潑弄清楚了。我的話也交代明白了。你們如何還不放我去。張金鳳道。我是斷斷不放姐姐去的。十三妹道。既如此。你且起來。張金鳳雙閉緊抱把臉靠住了那姑娘的腿。賴住不動。說要姐姐說了不去。我纔起來。十三妹用手把他扶起。說你且起來。我就說去不去的話。說着扶起張金鳳。大家重復歸坐。只見十三妹笑向大家指着張老夫妻道。他二位老人家罷了。你們兩个枉有這等个聰明樣子。怎麼也恁般獃氣。你們道我真个要去麼。你看這等的深更半夜。古廟荒山。雖說救了你家性命。這个所在被我鬧得血濺長空。尸橫遍野。請問就這樣撂下走了。叫你們兩家四个無依無靠的人。怎麼處。就使你們等到天亮。各自逃生。大路上也難免有人盤問。這豈不是沒救成你們。倒害了你們了麼。就算我是个冒失鬼。卻鬧了个烟霧塵天。一概不管。甩手走了。你們想想。難道炕上那黃布包袱。我就這等含含糊糊的丟下不成。就算我也丟下不要了。你們這看牆上挂的我只張彈弓。是銅胎鐵背鍍銀砑金。打一百二十步開外。不同尋常兵器。從我祖父傳流到今。算過傳家至寶。我從十二歲用起。至今不曾離手。難道我也肯丟下他不成。張金鳳道。既如此。姐姐為何忽然說要去呢。十三妹道。一則看看你二人的心思。二則試試你二人的膽量。三則我們今日這樁公案情節過繁。話白過多。萬一日後有人編起書來。這回書或不着

个結扣。回頭兒太長。因此我方纔說完了一話。便站起來要走。作个收場。好讓那作書的。借此歇歇筆墨。說書的借此潤潤喉嚨。你們聽聽有理無理。筆舌互用謂熱北閒人為十三妹復身誰曰不宜 十三妹說明這段話。不但當時在場的大家聽了。把心放下。就連現在聽書的。也都說有理。却說安公子。經了這一番喧鬧。又聽了這半日長談。早把那黃布包袱。忘在九霄雲外。如今十三妹提到他。纔想起。連忙爬到炕上。雙手抱起來。送到十三妹面前。放在桌兒上。說姑娘。這是你交給我看守着的那个包袱。我聽你說的要緊。方纔鬧得那等亂烘烘的。我只怕有些失閃。如今幸而無事。原包交還。姑娘請收明了。姑娘道。情重費神。只是我不領情。這東西與我無干。却是你的。安公子詫異道。這分明是姑娘。你方纔交結我的。怎生說事我的東西起來。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方纔在店裡的時候。你不說你令尊太爺的官項。須得五千餘金。纔能無事麽。如今你囊中。止得二千數百兩。纔有一半。聽起來。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兩袖皆空的世情。如今只有錦上添花。誰肯雪中送炭。那一去走那一邊就是為此。雪亮我從店中別後。催得緊上司逼得嚴。依然不得了事。那時豈不連你這一半的。萬古千年。也前功盡棄。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悅來店出去走那一邊就是為此。雪亮我從店中別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禀過母親。一面換了行裝。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着我提的那位老英雄。要暫借他三千金了。你這樁大事。若論只位英雄的家當。慢說三千金。就是三萬金。他一時也還辦得出來。若他同了我的義氣。莫講三萬金。便是三十萬金。他也甘心情愿。我也用得他的。所以他聽見我說个借字。就立刻照數的搬出來。問我送到那里。我說不必遣人運送。給我捆載停妥。就捎在驢兒上帶去罷。倒虧他的老誠見識。說道只三千金。通共也不過二百來斤。怕不能帶去。但是東西很抗。路上走着。也未免觸眼。因問我還是本地用。遠路用。如本地用。有現成的縣城裡字號票子。遠路用。有現成的黃金。帶着豈不簡便些。我聽他說得有理。就用了他二百兩足色黃金。大約也彀三千銀光景了。說着解開那包袱。又把兩封紙包折開。只見包着二百兩同泰號硃印上色黃金。安公子還不曾答話。那張老看了。說這樣值錢的東西。二百二百的帮人真可少見。又想的這樣周到。姑娘你不要真个菩薩轉世罷。張老婆兒一傍看了。也不是的點頭咂嘴。說道只聽說金子是件寶貝。鍍个冠簪兒啊。丁香兒啊。還得好些錢呢。敢是莫有這麽大包的。你看看黃澄澄怪愛人兒。阿彌陀佛。那張金鳳雖是个鄉村女子。却天生得不落小家氣象。且此時一

心只有个十三妹姐姐餘事都不在心上不過遠遠的看了一看暗暗的敬服十三妹略無多言只有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得了資財救了性命父母已是喜出往外如今又見他這番深心厚意究轉成全又是歡忻又是感激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還把他當作个歹人看待又加上了一層懊悔一層羞愧只管滿臉是笑不覺得那兩行眼淚就如泉湧一般流得滿面淚痕只聽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姑娘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自古道大恩不謝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只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叫我今世如何報答說着便嗚嗚的哭將起來張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旁擦眼抹淚連張金鳳也不覺滴下淚來十三妹道大家不必如此公子你也且住悲啼不須介意要知天下的資財原是天下公共的不過有口氣在替天地流通只橋東西（正言莊論侃侃而談頑石點頭小儒咋舌）說只是你的那是我的到頭來究竟誰是誰的我只求个現在取之有名用之得當就是了用得當萬金也不虛花用得不當一文也叫作枉費即如這三千金成全了你一片孝心老人家半世清名這就不叫作虛花枉費不但授者心安受者心安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又何況這幾兩銀子我原說一月必還又不是白用他的這一月之內自有那沒主兒的錢送上門來替你還他連我也不過作个知情底保的中人這手來那手去又何必這等較量錙銖安公子聽了只得領受收好不提再說那十三妹這番解橐金囊又了却一樁心事便要商議打發他兩家男女上路的話（提筆）揹只是看着四个人之中一个是瘦怯怯的書生一个是嬌滴滴的女子那張老夫妻雖然年紀大些又是一對鄉愚經了這番大難一个个唬得神魂不定坐立不安這上路的事情一時從何商議想了一想便對大家說道如今諸事已妥就該計議到你們上路了但是要計議大事先得定了心神纔得周到細密如今我要不先把你們的心安定了就說萬言也是無益大約此時你們心裡第一件怕只怕院子內死和尚第二件怕有外人來闖破這場人命官司性命干連第三件惹了這場大禍便走了日後破案也難免挂誤我告訴你們這三件事都不要緊人生在世不過仗着天地的一口氣及至死了是个忠臣或孝子節夫義婦超出輪迴只口氣便去成神是个平人只口氣再入輪迴便去作鬼到了這班混帳和尚人死燈滅就想作个鬼也不能這是第一樁不必怕再說到這个地方我方纔走過的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近無鄰這樣深更半夜斷沒人來就使這和尚再有些夥党找了來仗我這口刀多了不能有个

三五百人兒還搪住了這是第二樁不必怕至於慮到日後的挂悞官司我若見不遠日後怎樣的收場也不肯作眼前的這宗事業這是第三樁不必怕這話不是空談得的少一時自然要還你們一个憑據可不知你們四位信得及信不及張老聽了先說道姑娘的話也有个不信的可是說的咧不過怕來个人兒闖見鬧飢荒兒可怕他作偺呀我們作庄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那一夜不到地裏守庄稼去誰見有个鬼嘶安公子接着說道是呀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引而伸者為神返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怕他則甚只不必怕只是姑娘你到底怎樣打發我們上路十三妹也沒工夫合他掉那酸文說道你且不要忙如今你們為難的事是都結了我此刻却有件為難的事要求你諸位姑娘話未完安公子先跳起來道姑娘你有甚麼為難的事只管說慢講上山捉虎下海擒龍就便赴湯蹈火碎尸萬段公子禮經最熟動輒稱引此時感激之至遂至忘却一句日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我安龍媒此時却管替你去作那十三妹把眼皮兒挑一挑了說道如此好極了你就先把這一院子死和尚給我背開他安公子聽了皺着眉裂着嘴搖着頭道這樁事却難十三妹道既這樣可詐甚麼閑兒呢因回頭向張老夫妻道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張老道這背死尸小老兒却也來不得的呢姑娘笑道豈有此理難道偺們還管給他打掃地面麼那老婆兒問道倒底作偺哪姑娘道我從晌午起鬧到這時候兒了這如今便再有這等的五六十里地我還赶得來就再有那等的二三十和尚我也送的了但是我從吃早飯後到此時水米沒沾唇我可餓不起了想來你們四位也未必不餓那老婆兒道哎這大半日難見个黃湯辣水來咧就是這早晚那去買个饝饝餅子去呢姑娘道不用買我方纔到厨房裡見那裡煮的現成的肉現成的飯想來是那班和尚的夜宵兒咱們可不替他吃了也算一場功德張老夫妻聽了道這敢是好說着趁着月色老两口兒連忙到厨房裡去整齊到了厨房見那燈也待暗了火也待乏了便去剔亮了燈通開了火果見那連二灶上靠着一个鈷子裡頭煮着一蹄肘子又是两隻肥雞大沙鍋裡的飯因作在膛確口上還是熱騰騰的籠屜裡又蓋着一屜饅首那案子上調和作料一應俱全二人正在那裡打點只見安公子也跑來帮着抓撓張老兒道公子你不能小心着燙了手你去等了吃去罷安公子看了看却也沒處下手只得走開纔走到正房十三妹便問道你又作甚麼來了安公子道那里用我不着十三妹道你看人家那樣大年紀都在那里張

羅你難到連剝个蒜也不會麼安公子道剝蒜我會說着又忙忙的跑了去不提却說那十三妹見他三人都往廚裡房去了便拉了張金鳳的手到西間炕上坐下這才慢慢的問他幾歲上留頭的幾歲上裹脚的學過活計不成有了婆家沒有問了半天怎奈那十三妹只管一長一短的問那張金鳳只有口裏勉強支應的分兒却緊蹙雙眉一句話也說不出十三妹心中納悶說妹子如今你禍退身安正該歡喜怎麼倒發起怔來了這一句話一問那張金鳳越發臉上青黃不定索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起來把十三妹急得泣着他問道你不是唬着了氣着了心裡不舒服呀張金鳳只是搖頭十三妹納了半天的悶兒忽然明白了說我的姑奶奶你不是要撒尿麼（餓也要姑娘提起脹也要姑姑提起可謂招乎周到之至）張金鳳聽了這句纔說道可不是只是此刻怎得那里有个淨桶纔好十三妹說道這麼大人了要撒溺到底說呀怎麼警着不言呢還這麼鑿四方眼兒的一定要个淨桶請問一个和尚廟可那裡給你找馬子去快跟我來罷說着攙着張姑娘到東間裡替他四處一找一時也找不出个撒溺的傢伙來一眼的看見那和尚的洗臉盆在盆架兒上放着裡頭還有半盆洗臉水十三妹姑娘連忙拿到房門口兒潑在當院子裡進來便把那洗臉盆放在靠牀沿跟前催着他小解張金鳳見了這纔忙忙的袖手進去解下裙子退了中衣用外面的長衣蓋沿然後蹲下去鴉雀無聲的小解不多一時無事因向十三妹道姐姐不方便方便麼十三妹道真个的我也撒一泡不咱因低頭看了一看見那臉盆裡張姑娘的一泡溺不差甚麼就裝滿了便他伸手端起來也潑在院子裡重拿進房來小解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與那張金鳳大不相同了渾身上下本就這一件短襖一條褲子莫說裙子連一件長衣也不曾穿着只見他雙手拉下中衣還不曾蹲好却就嘩拉拉鎯啷啷的撒將起來張金鳳從旁看着心中暗暗的說道看他悄生生的這兩條腿兒雪白粉嫩同我一般怎麼會有這樣的武藝這樣的氣力真也令人納罕話說間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張金鳳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邊倒地着甚麼呀給他放在盆架兒上罷（不必倒地是矣還要放在盆架兒上何故）且住說書的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十過的俠女你為何這等唐突他起來列公非唐突也一則是這位姑娘性生豪爽一片天真從不會學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二則兩个女孩兒在一處本沒有甚麼避諱三則（一則二則三則言之鑿鑿其實皆燕北閒人誼也此段事由只為第二十六回閑防盆兒都叫人家汕了爪兒了句張本耳獨本文撒溺非有心唐突即下文之洗手潑臉亦非隨意詼諧）姑娘的這泡溺大約也是警急了這叫作風火事兒

斯文不來閑話休提且說那張金鳳整好衣裙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間坐下。此時氣兒也緩過來了。臉兒也有紅似白的了。兩个人纔掩上房門一問一答的談起心來談到婆家那裏。張姑娘又低了頭含羞不語。十三妹道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禮世上這些女孩兒可驟的是甚麼我本就不懂好妹妹我是个急性之人。你有話爽爽快快的說不許嗑我張金鳳只得紅着臉說了一句。還沒有呢。十三妹道我問你一句話可不怕你思量我聽見說你們居鄉的人兒都是從小兒就說婆家還有十一二歲就給人家童養去的。怎麼妹妹的大事還沒定呢。張金鳳道這也有个緣故只因我爹媽膝下無有兒想要招贅又因我叔叔臨危再三囑咐說一定要揀一个讀書種子。因此還不曾定十三妹道噯喲這鄉村地方兒可那裏去找个真讀書種子就有也不過是个平常等鄉愚如何消受得妹子你起。說着低頭想一想。又道妹子既如此姐姐給你做个媒提一門親如何張金鳳聽了。低下頭去他又不言語十三妹站起來拍着他的肩膀兒道不許害羞話說張金鳳悄聲道姐姐你叫我怎樣个說法。此時爹媽是什麼樣的心緒妹子是什麼樣的時運況這路途之中那裏還提得到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得出來了。想是不知我說的是个甚麼人家兒甚麼人物兒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訴你我要給你提的就是你總是你見的這个安公子。你瞧瞧門户兒怎麼樣兒人品兒心地兒也約也還配得上妹妹你罷這張金鳳再也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這个人霎時間羞得他面起紅雲眉含春色要往不好要躲不好只得扭過頭去怎當得十三妹定要問他个牙白口青（此處但覺十三妹作事仔細結寔耳不知真為張姑娘他日之口寔作地也）急得無法說道只事要爹媽作主怎生的這會問起妹子來十三妹道自然要他二老人家作主只是我先要問你个願意不願意那張金鳳此時被十三妹磨的也不知嘴裏是酸是甜心裏是悲是喜只覺得胸口裏像个小磨兒一般哭哭的亂跳緊咬着牙始終一聲兒不言語倒把个十三妹慪的寔在沒法兒了因說道我看這句話大約是問不出你來了你瞧我也認得几个字兒說着走到堂屋裏把那桌子上茶壺裏的茶倒了半盌過來瞧着那茶在炕桌上寫了兩行字張金鳳偷兒一看只見寫的一行是願意的兩个字一行是不願意三个字只聽十三妹笑道妹妹來罷你要願意就把那不願意三个字抹了去留願意兩个字你要不願意就把那願意兩个字抹去了留不願意三个字這沒甚麼為難的了說着便去拉張金鳳的手那張金鳳那裏肯伸手去抹那字只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勁大被拉不

過只得隨手一陣亂抹不想可巧恰恰的把个不字抹了去十三妹笑道嘻嘻的嘰單把个不字兒抹去了這的是願意願意是不是果然如此好極了這件事交給姐姐管保你稱心如意這張金鳳姑娘被十三妹纏磨半日臉上雖然十分的下不來心上却是二十分的過不去只在這个不去的上頭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來你道這是甚麼元故這張金鳳原是个聰明絕頂的人他心裡想着要論安公子的才貌品學自然不必講是个上等人物了尤其難得的是眼見他的相貌耳聽他的言談見他相貌端莊就可知他的性命他的言談儒雅就可知他的學問更與那傳說風聞的不同然雖如此一个人既作了个女孩兒這條身子比精金美玉還尊貴縱然遇見一个潘安子建人物也只好發乎情止乎禮但是止乎禮是人人說法兒的要說不准他發乎情雖聖賢仙佛也沒法兒若說他既看得入眼這心就枯木生灰絲毫不動這心地也就太冷了更不是情理若說一樣的動心把這終身要緊的大事百年難遇的良緣倒開自己雙手送我一个初次見面的這樣傍不相親的張金鳳尤其不是情理這段緣故叫人寔在不能不疑莫非他心裡有這段姻緣自己又不好開口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說定了我的事然後好借重好爹媽給他作个月下老人聯成一牀三好也定不得若果如此我不但不好辜負他這番美意更得體貼他這番苦心纔報的過他來只是我怎麼个法兒呢這張姑娘只管如此心問口口問心的一番盤算臉上那種為難的樣子比方彎着那泥溺逐露着為難忍不住趕着十三妹叫了一聲姐姐說道姐姐妹子雖則念了幾年書也知道了古往今來的幾个人物幾樁公案只是有一个故典心裡始終不得明白要請教姐姐十三妹早聽得他話裡有話笑問道你且說來我聽張金鳳道記得那大乘經上講的我佛未成佛以前在深山叅條正果見那虎餓了便割下自己的肉喂虎見那鷹餓了便割出自的腸子來喂鷹果然如此那我佛的慈悲是算不愛及飛禽走獸了只是他自己不顧他自己的皮肉肝腸只是个甚麼意思（此與來生福鐘建負我矣同一机軸）列公這句話要問一个村姑蠢婦那自然是一世也算明白了這十三妹本是个玲瓏剔透的人他那聰明正合張金鳳針鋒相對聽了這話冷笑了一聲接着嘆了一口氣說妹子你可記得漢書有句話道的最好道的是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你我雖是个傾蓋之交你也算得我一个自己了但作姐姐的心思更自不同只可為自己道難為知者言（非漢書所以書之淺矣）總而言之此一句話慢說跟前這有美滿良緣大約這人世上的姻緣二

字会生真於我分。張金鳳聽了這段話更加狐疑。還要往下問。只聽安公子在院子裡說道嗄嗄好盪快開門。（橫風吹斷作者慣扶）說着只見他捧着一盤子熱騰騰的饅首推門放在桌子上。他姊妹兩个就連忙把話掩住不提。緊接着張老夫妻把煮的肘子肥雞連飯鍋小菜醬油蒜片飯盌匙箸分作兩三盪都搬運了來。分作兩桌。安公子同張老在堂屋地桌上。張金鳳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間炕桌上。張老又把菜刀案板也拿來了。把那肘子切作兩盤分開。十三妹道兩隻雞不用切了。俗們撕了吃罷。安公子聽見就要下手去撕。十三妹想起他那兩隻手是方纔摳溺褲襠的。連忙攔他道你那兩隻手算了罷。安公子聽了說道等我洗洗手去。說着跑到東屋裡在那盆洗臉裡就洗。十三妹嚷道用不着你多事。你不用在那盆裡洗手。安公子說不怕水不涼。這是我剛纔擦臉還溫和呢。（怕他洗手又擦臉）把個張金鳳急的又是含羞又是要笑。只得掉過頭去。十三妹絲毫不在意。如同沒事人一般。只說了句你就洗了手。我也不准你動。說話間那張老婆兒已經把兩隻肥雞撕作兩盤子放好。他老兩口兒餓了一天。各各飽飡一頓。張姑娘安公子也吃了些。只有十三妹姑娘風捲雲殘。吃了七个饅首。恐補找了四盌半飯。這纔放下筷子道得了。我這肚子裡是一點兒不為難了。俗們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罷。張老道等我把傢伙先揀下去。餘着了。十三妹道還管他餘着傢伙嗎。你老人家倒是沏壺茶來。張老就一面去沏茶。安公子幫着張老婆兒忙着把傢伙都撤去。都堆在廊下。一時茶來了。大家漱口喝茶。張姑娘同母親這纔在窗台兒上各人找着自己的煙荷包煙袋。吃了一袋煙。大家照舊在堂屋裡歸坐已畢。十三妹對衆人說道。飯兒是吃在肚子裡了。上路的主意我也有了。就是得先合你兩家商量。你兩家四位裡頭一邊是到上路去的。一邊是到下路去的。兩頭兒都得我護送。我縱有天大的本事。我可不會分身法兒。我先護送你們那一頭兒好。安公子道姑娘先許的送我。自然是送了我去。十三妹道這是你的主意。人家爺兒三个呢在這廟裡餓着等人命官司。安公子道不然他有爺兒三个。還怕他路上沒照應不成。十三妹道夢話。這里弄了一个大未完。我們自然得趁天不亮兒半夜裡。難免不撞歹人。即或幸而無事。你瞧這爺兒三个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露頭露腦走到大路上。算一群逃難的還是算一群拍花的呢。遇見个眼明手快作公的有个不盤問的麼。一盤問有个不出岔兒的嗎。你算是沒事了。你也想想這句話說的出口呀。說畢也不合他再談。回頭問着張老夫妻說二位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二

人逐未及答言。張金鳳是个有心事的。他可把正話兒反說着。便對十三妹道。姐姐原是為救公子而來。如今送佛自然要送到西天。我們爺兒三个。托安公子的一點福星。蒙姐姐救了性命。已經是萬分之幸。不見得此去再有甚麽意外的事。即或有事。只也是命中造定。真个的叫姐姐管我一輩子不成。那十三妹也不答言。又回轉頭來向着安公子道。你聽聽人家這纔叫話。你聽着臉上也下得來呀。心裡也過的去呀。把个安公子鬧的喏喏連聲。不敢回答。只見十三妹欠身離坐。向張老夫妻道。這樁事却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要得安然無事。除非把你兩家合成一家。我一个人兒就好照顧了。張老道。怎麽合成一家呢。十三妹道。如今且把上路的話擱起。我的意思要先給我這妹妹提門親。給你二位老人家招贅个女壻。可不知你二位願意不願意。張金鳳聽了。站起來就走。十三妹離坐一把拉住。按在身傍坐下。說不許跑。把个張姑娘羞的無地自容。坐又不是。走又不是。只得聽他父親說道。姑娘我一家子的性命都是你給的。你說什麽有个不願意的。只是這个地方。這个時候。那里去說親去呀。十三妹道。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因指着安公子道。就是他。你二位相看相看。中意不中意。張老跳起來道。姑娘這是傣話。他是个官宦人家。我是个鄉老兒。怎麽攀配得起。罪過罪過。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不用管。只說願意不願意。張老聽了。瞧着老婆兒。老婆兒瞧着女兒。一時老兩口兒大不得主意起來。十三妹道。不用閙。你們姑娘在家從父。出嫁從夫。願意不願意。由不得他作主。老婆兒道。好還怕不好喂。只是俺們拏傢賠送呢。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也不必管。就成不成的一句話。不用猶疑。張老心裡躊躇了半日。說道。姑娘這話這麽說罷。我們公母兩是千肯萬肯的咧。可是倒蹈門兒的女壻。我們纔敢應聲呢。再這話也得問問安公子。十三妹道。這事在我。（我若在旁當拉一把告訴他緩些說罷防受撫啊）因含笑先拍了張金鳳一把。說姑奶奶我唱定你的謝媒茶了。這纔叫了聲安公子。說道。你大概沒甚麽推辭罷。誰想安公子起初見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百忙里要給張金鳳說親。已經覺得離奇。及至聽見說到自己身上。更加詫異。心裡一想。這可又是件糟事。我從幼兒的毛病兒。見个生眼兒的娘兒們。就沒說話先紅臉。再要聽見說媳婦兒。那更了不了。也今日同這二位混混了半夜。好容易臉不紅了。這時候忽然又給說起媳婦來。就說媳婦兒也罷。也有這樣當面鑼對面鼓的說親說嗎。這位媒人的脾氣兒還帶着是不容人說話。這可怎麽好。我着這事。比方纔說那和尚讓酒又累贅。只小爺正在那里心裏為難。聽十三妹

如此一問他趕緊站起連連擺手。說道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道。我不想了是你嫌我這妹妹醜。安公子道。非也。從來娶妻娶德。選妾選色。那戰國齊宣王。也曾娶過無鹽。蜀漢的諸葛武侯。也曾娶過黃彥承之女。都是奇醜無對的。究竟這二位淑女相夫。却一个作了英主。一个作了賢相。醜又何妨。况且這張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那裡還得到个醜字。不為此。十三妹道。既不為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窮。安公子又道。更非也。自古濁富貴如清貧。我夫子也曾說過富貴貧賤。皆須以道得之。這貧富二字。原是市中小人的見識。豈是君子談得的。窮又何妨。也不為此。十三妹道。也不為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家裡沒根基。公子道。尤其非也。姑娘你這等一位高明人。難道連那瑤草無塵根的這句話也不曉得。這根基兩个字。並不在門庭家世上講。要在心地品上講的。你只看張家姑娘這等的玉潔冰清。可是沒根基的人做得來的。不為此。不為此。十三妹道。我這話我已聽出來了。一定是你已經定下親事了。十三妹笑道。既不曾定親。閒着你自己說說罷。安公子纔說道。姑娘。我安驥此番拋棄功名。折變產業。離鄉背井。冒雨冲風。為看何來。為的是父親身在縲絏之中。我早到一日。老人家早安一日。不想我在途中。忽然的主僕分離。到此地又險些性命不保。若不虧姑娘趕來搭救。我雖死也作个不孝之鬼。如今得了殘生。又承姑娘的厚贈。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父親跟前纔好。那里還有閒工夫。作這等沒要緊的勾當。况且父親的待我。雖然百般愛惜。教訓起來。却是十分嚴厲。今日這椿事。不要稟明而行。萬一日後父親有个不然起來。我何以處張金鳳姑娘。又何以對姑娘。你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聽安公子的話。說得有理。却駁不到。無如此時已是騎着老虎過海。可真下不來了。只得勉強冷笑了一聲說道。我的少爺。你這可是看鼓兒詞着邪了。你大概就把這个叫做臨陣收妻。你聽我告訴你。你要說為老人家的事。如今銀子是有了。我既說過保你過个人財無恙。骨肉重逢。這話自然要說到那里。作到那里。你要說定親這件事。也沒要緊。自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况且俗語說的。過了這个村。沒這个店兒。你要找我妹妹這樣一个人兒。只怕你走遍天下。打着燈籠也沒處去找。你要說慮到你老人家日後有个不允。據我聽你講起你家太爺的光景來。一定是一位品學兼優閱歷通達的老輩。斷不像你這樣古執不通。慢說見了我妹妹這等德言貌工的全才。就聽見我這等痴傻獃呆的作事。都沒有个不允的理。你放心。况且事情到了這个地步了。只有成的理。沒有破的理。你以為可也是這

樣定了你以為不可也是這樣定了你可知此進退張老夫妻一傍看了自然不好搭話張金鳳更是萬分的為難不想死心眼兒的遇見死心眼兒的了只見安公子氣昂昂的高聲說道姑娘不可如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安驥寧可負了姑娘作个無義人絕不敢背了父母作个不孝子這事斷斷不能從命十三妹聽了登時把兩道蛾眉一豎說不信你就講的這等決裂很好你既不能從命我也不敢承情算我年輕好事冒失糊塗我是沒得說了只怕有主兒你恐倒未必合他講的過去安公子道憑他甚麼主兒難道還好強人所難不成便是這等我也不妨合他去講十三妹聽了這話滿臉怒容更不搭話一伸手從桌子上拏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在燈前一擺說就是我這把刀要問問你倒底是可是不可喲這是斷斷不可說話間只見他單臂一揚把刀往上一舉撲了安公子去對準頂門往下就砍這正是那个信有雲鬟稱月老何妨白刃代紅絲要知安公子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諳切付雕弓

上回書講的是十三妹仗義任俠救了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二人因見張姑娘是个聰明絕頂的佳人安公子又是个才貌無雙的子弟自己便輕輕的把一个月下老人的沉重躭在身上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姻緣不想合安公子一時話不投機惹動一冲的性兒羞惱成怒還不曾紅絲暗繫先弄得白刃相加細按這段評話的面子聽起來似乎純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生做蠻來却是不然書裡一路表過的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个俠烈機警人但遇着濟困扶危的事必先通盤打算一个水落石出纔肯下手與那西遊記上的羅刹女水滸傳裡的顧大嫂的作事却是大不相同即如這椿事十三妹原因俠義兩个字上起見一心要救安張兩家四口的性命纔殺了僧俗若干人既殺了若干人其勢必得打發兩家趕緊上路逃去纔得遠禍講到上路一邊是个瘦弱的書生家帶着黃金輜重一邊是兩个鄉愚老者伴着紅粉嬌佳就不免了路上不撞着歹人其勢必得有人護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責堪旁貸者再無一人講到自己護送無論家有老母不能分身遠離就便得分身他兩家一南一北兩路分程不能兼顧其勢不得不把兩家合成一路講得兩家合成一路又是一个孫男一个幼女非鴉非鳳不好同行更兼二人年貌相當天生就的一雙嘉耦便他當面錯過也是天地間一椿的恨事莫若借此給他合成這段美滿姻緣不但張金鳳

此身得所連他父母也不必再計及封拾贅門壻一同跟了女兒前去倒可圖个半生安飽如此一轉移間就打算過護送他們的法兒也還不難自己也算救人救徹救火救滅不枉費這番心力此十三妹所以挺身出來給安龍媒張金鳳二人執柯作伐的一番苦心孤詣也（書亦正不易作人不易作）又因他自己是个女孩兒看着世間的女孩兒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貴未免就把世間這些男子貶低了一層再兼這張金鳳的模樣言談性情行徑都與自己相同更存了个惺惺惜惺惺的意見所以未從作這个媒心中只有張鳳姐的願不願張老夫妻的肯不肯那安公子的一邊直不曾着意料他也斷沒个不願不肯的理誰想安公子雖是个年少後生却生來的老成端正一口咬定了幾句聖經賢傳斷不放鬆這其間弄得个作媒的在那一頭兒把弓兒扯滿了在這一頭兒可把釘子碰着了自然就不能不鬧到揚眉裂眦拔刀相向起來這是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列公莫認作十三妹生做蠻來也莫怪道說書的胡謅硬拉話休煩絮言歸正傳却說安公子見十三妹揚刀奔了他來嗳呀了一聲雙手握着脖子望門外就跑張老婆兒是嚇得渾身亂抖不能作聲張老見了一步搶到屋門雙手扠住門道說姑娘這可使不得有話好講口裡只管苦勸却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攔這个當兒張金鳳更比他父母作着你道他為何更加着急原來當十三妹跟前向他盤問的時候他早已揣透十三妹好要把他兩路合成一家一舉三得的用意所以一任十三妹調度更不過問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甚重也斷沒个不應之理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一推辭他定着如坐針氊正不知這事怎的个收場只是不好開口如今見一直鬧到拏刀動仗起來便安公子被偪無奈應了自己以經覺得無味倘然他始終不合這十三妹雷厲風行一般的性子果然鬧出一个大未完來不但想不出自己這條身子何以自處請問這樁事甚麼事成一回甚麼書莫若此事在成敗未定之天最好自己預先留个地步一則保了這沒過門女壻的性命二則全了這一相情願媒人的臉面三則也占了我女孩兒家自己的身分四則如此一行只怕這事倒有个十拏九穩也不見得想罷他也顧不得那叫避嫌那叫害羞連忙上前把十三妹拏刀的這隻右胳膊雙手抱住往下一隊乘勢跪下叫聲姐姐且息怒聽妹子一言告稟因說道這話姐姐不是我女孩兒家不顧羞恥事到其間不說是斷斷不得明白的了姐姐的初意原是因我兩家分途行走兼顧不來纔要錄作一路錄作一路同行不便纔有這番作合姐姐的深

心。除了妹子體貼到的先原十三妹一筆不但爹媽不得明白。大約安公子也不得明白。若論安公子。方纔這番話所慮也不為無禮。續原龍媒一筆只是我們做女孩的。被人這等當面拒絕。難消受些。在我替你算計。此時惟有早早退避。纔是个自全的道理。還有何話可說。所難的是姐姐方纔當面給我兩家作合。這句話。此不但爹媽應准的。連天地鬼神都聽見的。龍媒听者怎生辭得十三妹听者怎生殺得我張金鳳。可只有這一條道兒可走。沒第二句話可商量。如今事情鬧到這步田地。依我說。把這婚姻兩字。權且擱起。也不必問安公子。到底可與不可的話。我就遵着姐姐的話。跟着爹媽。一直送安公子到淮安一路行。則分轍。住則異室。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去處。到了淮安。他家太爺太太以為可。妹子就遵姐姐的話。作他安家的媳婦。以為不可。靠着我爹爹的耕種刨鋤。我娘兒兩个的縫聯補綻。到那里也吃了飯了。我依然作我張家的女兒。新截明畫四平八穩如此處事天下幾無難處之事只是我雖作張家女兒。却得借重他家。這个安字兒。虛挂个招牌字號。那時我便長齋繡佛奉養爺媽一世。也算遵了姐姐的話。一天大事就完了。姐姐此時。何必合他惹這閑氣。張姑娘只幾句話。說得軟中帶硬。八面兒見光。包羅萬象。把个鉄錚錚的十三妹。倒寄放在那里。為起難來了。只得勉强說道。咳。豈有此理。難道偺們作女孩兒的。活得不值了。倒去將就人家不成。你看我到底要問他出个可不可來。再講再說安公子。若說不願得這等一个絕代佳人。斷無此理。只因他一團孝順。此時心中。只有个父母。更不能再顧到第二層。再加十三妹心裡作事。他又不是這位姑娘肚子裡的蛔蟲。如何能體貼得這樣到呢。所以纔有這場決裂。如今聽張鳳姐這幾句話說了个雪亮。這是樁一舉三得的事。難道還有甚麼扭揑的去處。那時他正在窗外。進退兩難。聽得十三妹說到底要問他个可不可。便從張老膈肢窩底下。鑽進來跪下。向十三妹道。姑娘不必動氣了。我方纔是一時迂執。守經而不能達權。恰聽了張家姑娘這番話。心中豁然貫通。如今就求姑娘主婚。把我二人聯成匹偶。一同上路。到了淮安。我把這段下情。先向母親說明。父親如果准行。却是天從人願。倘然不准。我寧着受一場教訓。挨一頓板子。也沒的怨。到了萬萬無可挽回。張姑娘他說為我守貞。我便為他守義。情願一世不娶。哪。這話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姑娘你道如何。拉啊。十三妹見安公子這个光景。知他這話不是被偪。無奈。實是出於天良至誠。不覺變嗔為喜。這纔把胳膊腿兒一鬆。把腳兒朝下一轉。手裡顯着那把刀。向安公子。張金鳳。道。你二人媒都謝了。還合我鬧的是甚麼假惺惺兒呢。

就對着這月色星光你二人在門裡對天一拜完成大禮說着便請張老招護了安公子張老婆兒招護了張姑娘拜過天地十三妹又走了八仙桌子跟前把那盞燈拏起來彈了彈爊花放在桌子正中說道你二人就向上磕三个頭妹夫就算拜告了父母妹妹就算參見了公婆拜畢十三妹又向張老夫妻道你二位老人家請上坐好受女兒女壻的禮二人道我們罷了鬧了這半日也該叫姑爺歇歇了十三妹道不然這个禮可錯不得說着便自己過去扶了張姑娘同安公子站齊了双双磕下頭去張老道白頭到老的這都是恩人的好處我老兩口兒下半世可就靠着姑爺了老婆兒道那還用說哩他疼俗們閨女有个不疼俗兩的一時大禮行罷把个張老喜歡無可無不可說等我沏壺熱茶來大家喝喝說着舒了茶壺到厨房裡沏茶去了安公子此時是怕也忘了臊也忘了樂的也不知該說那一句話是頭一句轉覺得滿臉遍身的不得勁兒在那裡滿地轉轉這个當兒張姑娘還低着頭站在當地不動他母親道姑娘你這邊兒坐下歇歇腿兒罷張姑娘只合他母親努嘴兒抬眼皮兒的使眼色兒無奈只位老爺媽兒總看不出來急得个張姑娘沒法兒只好賣嚷兒了他便望空說道啊我們到底該叩謝叩謝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總是一句話把安公子提醒連說有理有理這纔忙忙的跑過來同姑娘双双跪下向上給十三妹磕頭安公子這幾个頭真是磕了个死心落地的只是他連起帶拜的鬧了一陣大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是磕了三个頭啊還是磕了五个十三妹也襝衽萬福還个了禮便一把將張金鳳拉到身旁坐下看了他笑道嘖嘖嘖果然是一對美滿姻緣不想姐姐竟給你弄成了這也不枉我只滴心血張姑娘聽了感泣而悲不覺掉下淚來正說着張老沏了茶來大家喝罷十三妹道這俗們可就要餘着行李了提三因對張老道你老人家帶了你們姑爺舒了燈先到那地窨子裡把他那幾个箱子打開凡衣服首飾以及零星有記認的東西一概不要但是有的金銀不論多少都給我拏出來二人聽了也不知甚麼意思只得拿燈前去進了那个櫃門張老道姑爺你讓我拏着燈罷說着接過燈來照了安公子一步步從台堦兒下去二人進了地窨子門果見有幾个箱子碚在牀頭上一個个搬下來打開裡頭不過是些衣飾之類也不細看只見每个箱子裡整的也有碎的也有都有兩三包銀子一一的拿出來堆在地下回頭看了看牀裡邊還放着个小包袱提了提覺得沈重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老婆兒合女孩兒的隨身衣服連家裡帶出來的那一百銀子都在裡頭也提

在地下。重復拿燈去搬運出來。說明了原由。十三妹略略的數了一數。通共也有千把兩銀子。因先揀一把碎的約略不足百兩。撂在一邊。又把那小包袱仍交還他母女。然後指了那十幾包銀子。向安公子道。我圖个便宜。你把這一千來的銀子拿去換給我一百銀子。使安公子聽了。叫聲姑娘。自己忙又改口道。我怎麽還是這等稱呼。我自然也該稱作姐姐纔是。姐姐這原是你的東西。怎說到換起來。十三妹道。你不換我不要了。安公子連說換換。拿了一包過來。十三妹接在手裡。向張金鳳道。妹妹。偺們可不是空身兒投了他家去了。這一百金。算姐姐給你墊過箱底兒罷。隨把包兒遞給張老婆兒手裡。那老婆兒道。姑娘作嗎呢。罷呀。你疼你妹子。還疼的不夠。喂還給他這東西。嘴裡說着。手裡可就接過去了。張老看了。也一旁道謝不迭。十三妹交明了。就催安公子收那銀子。安公子再三个不肯。姐姐你難道不留些。十三妹道。方纔留的那包碎的。儘夠我母親過冬節的了。即或不夠。左右有那一項沒主兒的錢。我甚麽時候用。甚麽時候取。你別累贅。快些收去。大家好打點起身。安公子聽了。無法。只得收下。十三妹出了一回神。問着張老道。我方纔在馬圈裡。看見一棚蓆棚兒車。想來就是他娘兒兩个坐的。一定是你老人家趕了來的呀。張老道。可不是我還有誰呢。十三妹道。這輛車連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里呢。你老人家這時候就去把他收拾妥當了。回來把你們姑爺的被套行李銀兩。給他裝在車上。把一應的東西裝好。鋪墊平了。叫他娘兒兩个好生。再把那个驢兒解下邊套來。勻給你們姑爺騎。說着便問安公子道。會騎驢兒呀。安公子道。馬也會騎。何况於驢。難道我一路不是騎了包程騾子來的。只怕沒有鞍子。張老道。有我車上稍着个帶馬褥子的軟屜鞍子呢。十三妹道。那就巧極了。牲口也有了。就叫你姑爺騎上。跟着一夥同行。等都弄妥當了。偺們大家趁着天不亮就動身。我一直送你們過縣東關。那里自然有人接着護送下去。管保你們四口兒老少一路安然無事。這筭完了我的事了。你們爺兒三个。搬運了幾次。纔得運完裝了。只見張老又忙忙的回來。向十三妹道。姑娘。我又想起件事情來了。偺們走後。萬一天明。進來一个人。這一院子的死和尚可怎麽好哇。十三妹笑道。這个都在我。只管放心走路。橫竪不與你我相干。張老道。只樣敢是好。我可招呼車去了。你們娘兒們收拾收拾。也是時候兒了。上車罷。却說十三妹見諸事已畢。便叫安公子。去屋裡找分筆墨來用。安公子道。此時要筆硯何用。我只里現成。說着將懷裡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兒打開。只見裡面包着一塊圓式的硯台。用檀

六个盆口大安着那塊石頭細膩精純那硯台盒子上面又密密的鐫着銘跋字跡端的是塊石硯安公子又在靴掖裡取出筆墨來研好了墨連墨遞將過去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硯台右手把筆蘸飽了即跳上桌子回頭叫安公子舉燈照着他便在那正中對着房門北墻上筆墨淋漓寫了兩行大字安公子一面拿燈光照着一面眼睛隨着筆一字字的往下看接着口中念道

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闍黎重重都犯他殺人污穢佛地我救苦下雲端剗惡除奸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

念完樂的咂嘴搖頭拍手打掌的呵呵大笑說道姐姐我只見你舞刀弄棒殺人如麻以為奇特再不曉得你胸中還沒埋着如此的一段珠機錦繡只這書法也寫得這等鳳舞龍飛開合有有意無意之間真令人拜服只是大家方纔問姐姐你的住處你這說在雲端裡住如今這詞兒裡又是甚麼雲中相見莫非你真个在雲端裡不成十三妹笑道我這都是夢話不成你不用問他安公子搖着頭道不然不然這裡邊定有个道理說畢還在那裡獃獃的細揣摩那雲中相見的這句話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把筆墨放下便把那把寶刀依舊的插在腰間又向墻上取下那張彈弓來跨上然後揣上那包銀子一口把燈吹滅說道莫躭延了走罷邁步出門朝外先走張家母女合安公子見了也只得忙忙的隨了出來這十三妹出了院門先到配殿把驢兒拉上就一直的奔了馬圈見那車輛牲口都已妥當隨即打發張家母女上了車安公子也拉了他的牲口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驢兒也交給他帶着開了門讓大家出去張姑娘在車裡問道姐姐不走還等甚麼十三妹道我還有點事兒你們在外邊略等等說着催了車輛牲口出門自己從新把門關好然後他纔就地托的一縱縱上房去從房外頭跳將下來便上驢兒上解下包袱依然罩上那塊青紗包頭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兒重新跨上彈弓騎上驢兒趁着斜月殘星護送着一行人逍遙自在的竟自投東去了走了一程到了岔道口那天纔東白閃亮就從那里上了大道一直的向任平縣的北門關廂從城外一路遶向東門關廂而來出了東關廂十三妹見人烟漸漸稀少向安公子道護送你們的那个人我合他約在前面二十里外柳林里相候我先走一步招呼他去你們隨後赶來說着一磕牲口飛行而去只見十三妹張老隨後趲着牲口赶來走了約莫有一个時辰早已遠遠的望着一帶柳樹林子大家趲向前去只十三妹的那匹黑驢兒拴在一棵樹上大家到了跟前安公子下

了牲口。張家母女也從車上下來。轉進樹林。十三妹早從裡邊迎了出來。安公子一見就先問道。姐姐說的護送我們那位在那裡。請來相見。十三妹道。已經在此恭候多時。你不用忙。大家且在這樹林底下歇歇兒再說。因對眾人說道。你們大家自然都要見見這位護送你們的人。却是怎樣一个英雄。如今我實對你們說罷。你們此去經過牤牛山。瀨象嶺。雄雞渡。野猪林。都是歹人出沒的去處。慢講一个人護送。就有三五十个。十个八个人護送。也不過沒事的時候仗个胆子兒。果然到有了事。依依無用。要得千妥萬當。只有我親身送了你們去。無奈我家有老母。不能遠離。如今我看我妹子面上。把我這張彈弓兒借給你妹夫。說到這里。安公子道。姐姐只是我那里會打這彈弓兒。况且姐姐這張彈弓。我又如何拉得開。使得動。十三妹道。不用你使。你這把他背在身上。一路雖然抵不得萬馬千軍。大約也算得一个開路的先鋒。保標的壯士。大家聽了。將信將疑。面面相視。十三妹道。我這話大家乍聽。自然不能見信。你們試思我豈肯拿兩家若干條的性命當着兒戲的。你們今日走一站。明日就過牤牛山。那山上的頭領。个个武藝來得。手下還集着百十个嘍囉。這第一處就不好過。你們今日。倒要趁着後半夜的月色。早走到了牤牛山跟前。這班人一定下山攔路。要借盤纏。你們千萬不可合他動手。張老太爺。你也不必搭話。只把車攏住。只算讓他一步。他一看就知是个走路的行家。便不動手。只可就用着你妹夫了。你只管仗着胆子。不必害怕。天下的强盜。只有打算刼財的。斷沒無故殺人的。那時無論他是騎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只管上前合他搭話。切記不可說車上沒銀子。他們的本領。大凡有起客人經過。有無金銀。并那金銀的數目多少。都料估的出來。你就道車上却帶着三五千金。只是要給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用的。不能勻出來奉送。其餘隨身行李。所值無多。只有這張彈弓。還值得幾兩銀子。就把來奉送。等他接過這彈弓去看了。不用你開口。他必先問我。那時他不但不敢收這張彈弓。只怕還要備酒備餚。幫助盤纏也不可知。只是你們都不必領他的。也不必到他山上去。就說我的話。合他們借兩个牲口。添上幫套。拉這輛車。再撥兩个老作人。一直送你們到淮安界上。我日後見面定自面謝。那時人也夠用的了。牲口也夠使的了。你們路上也可以快走了。你家太爺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不但這樣。再有了這兩个人沿路護送。他們都是一氣。不怕有一萬个强盜。你們只管大搖大擺的走罷。這是我給你們打算的萬無一失的。大家只管放心前去。不必猶疑。說着便從腋子上

褪下那張彈弓來。雙手遞給安公子。又對着張金鳳說道。妹妹妹夫。當着他們二位老人家在此。你我今日這番相逢并我今日這番相救。是我天生的好事慣了。你們倒都不必在意。只有這張彈弓。是我的家傳至寶。我從幼兒用到今日。刻不可離。如今因我這妹妹面上。借給妹夫。你千萬不可損壞失落。你一到淮安。完了老人家的公事之後。第一件是我妹妹終身的大事。第二件就是我這張彈弓兒了。務必專差我个妥當人送來。這就是你以德報德了。要緊要緊。安公子聽一句。應一句。這其間張姑娘心細。聽了這話。便問十三妹道。姐姐。你方纔苦苦的不肯說个實在姓名住處。將來給你這彈弓來。便算人人知道有个十三妹姑娘。到底向那里尋你交代這件東西。十三妹聽了。低頭想了想說。有了。方纔妹夫他不是說褚一官。合他奶公姓華的是至親嗎。將來等你家華奶公趕到上任。就專他送交褚一官。轉交一位鄧九公。這鄧九公便是我說的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那位老英雄。他還算我的師傅。褚一官正是他的親戚。你家華奶公。又是褚一官的親戚。這樣一交代。斷不會錯。你我話盡於此。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也不往下送了。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我們就此作別。大家熱剌剌的聽了作別二字。愛恩深處。都不覺滴下淚下。張金鳳哭的更覺哽噎難言。忍淚向十三妹說道。你我此一別。不知幾時再得見面。十三妹道。若論你我今生見得着我也不定。見不着我也不定。但是萬事都有个定數。事由天定。豈在人為。說聲撒手。說着你們請罷。走到樹跟前。解下那頭驢兒。就待騎上要走。忽見安公子呵嘍了一聲。双手把兩頭一拍。直跳起來。說了不得了。這事可不好了。大家唬了一跳。連十三妹也拉着驢兒問道。這是何為。安公子急得紫漲了臉。說姐姐且不要走。也不必細問。我們此時且急急的赶回黑風崗那座能仁寺去再講。十三妹道。到底是甚麼了。不是落了烟袋了。安公子連連搖首道。不是不是。張老夫妻也幫着問道。他纔指手畫脚的向大家說道。乃方纔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廟裡墻上題那兩行北新水令的詞兒嗎。我因見那詞兒的數雄詞壯。更兼書法飛舞。又推敲雲中相見的這句話。不覺出了神。正在那里細看。不妨姐姐就催着姐姐快走。我一時大意。就隨着大家出來。不想把那塊硯台落在那廟里。便如何是好。十三妹道。我只道甚麼大不了事。原來是為這塊硯台。能值幾何。也值得這等大驚小怪。安公子道。姐姐你有所不知。我這塊硯台。非尋常硯台可比。這是祖父的留下一塊寶硯。祖父臨終交付父親。父親半世功苦。都在這硯台上面。臨起身。珍珍重重的賞給我。說叫我好

第十回

好用功對了這个硯台就如同對了老人家一般不可違背平日教訓日後到任上還要交還老人家如今失落在廟裡叫我拿甚麼回老人家的話況且這硯台的上銘跋鐫着老人的名號那廟裡又弄了這个未完萬一被人勘破追究起來我當如何走走走我們快快回去大家聽了也道這樁東西失落不得都沒着理會十三妹沉吟了半晌說着件東西誠然不可失落但是眼下我們這一羣人斷斷沒个回去的理這這事你也交給我我此番回家得了空兒本也要看看聽聽那廟裡合地方上的動靜如今我立刻就遶道先到那里廟中從廟後進去把你這塊硯台取了拿到我家給你好好的收着斷不至於損失等你將來專人送彈弓來就把那彈弓算个憑證取這硯台我這里見了彈弓交還硯台我這兩件東西各歸本主豈不是一樁大好事麼便帶過那頭驢兒認鐙扳鞍飛身上去加了一鞭回頭向大家說道請了霎時電掣星馳不見踪影這正是神龍破壁騰空去夭嬌雲中沒處尋要知如何後事下回書交代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上回書講的是雕弓寶硯自合而分十三妹同安龍媒並張老夫妻柳林話別是這書中閒場緊要關頭那十三妹別後安公子一行人一直望到望不見了也就大家上了車輛牲口投奔南河大路而去這且不提折回來再講那黑風崗的能仁寺原是一座敗落古廟向來有兩个游僧在內棲身抄化自從赤面虎這个凶僧站了這个地面把兩个游僧趕出廟去借着賣茶賣飯為名在此刼脫來往客商那倒運的被他害了也不止一个如今天理昭彰遇着了這位殺人如戲的十三妹殺了个寸草不留自在逍遙的走了臨走又把廟門從裏頭關了个鐵桶相似這條道本是条背道附近又等閒無人來拜佛燒香就連本地的鄉約地保也住的甚遠因此廟里鬧的那等馬仰人翻外人竟一點消息不得知道自來無巧不成話不想這茌平縣的西北鄉偏偏出了一案地保報到縣裡這縣官姓胡原是个賣熬茶的出身到了正月節帶賣賣元宵不知怎的無意中發了一注橫財忽然的官星發動就弄了一个知縣選在茌平地方上都叫他胡塗大爺這日胡知縣接了地保的禀報問了問道西鄉離縣衙有三十多里便傳了次日下鄉那縣衙的一班衙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好去吃地保又可向事主勸索幾文到了次日那地保規矩又刑招仵作捕快人等一窩蜂的都跟了去及至到了鄉下只見不過是兩人口角彼此揪扭因傷致死的一樁尋常命案照例相驗填了戶

格回來那地保規矩是送縣官過了。他管的地界纔敢回去這能仁寺。正在他的地界上來回都從廟前經過恰巧走到離廟不遠這位縣官因早起受了些涼忽然犯了痧氣要找个地方歇歇弄口薑湯喝跟班的便吩咐衙役叫地保預備地方。地保想一想這一帶都是曠野荒山那有人家去尋熱水。便想到這座能仁寺上說前面不遠有座古廟就請太老爺的馮到那裡將就落座罷便飛跑的赶到廟前那正中山門本是用亂磚從外面砌斷了的看了看左右兩个角門兒也閑得結寔只得走到馬圈門前叫門一直叫了半日也不得聽得有个人答應正在叫不開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赶到前頭來的大家一頓亂推帶踹把个門折管兒弄折了門纔得開地保忙推着門同了衆人進去叫和尚出來迎接太老爺但見空落落的院子靜悄無人只有馬棚裡拴四个驢子餓的在那里打幌兒當院里兩条大狗因搶着一个血淋淋的東西在那里大架大家喝開了口一着原來是个和尚腦袋唬了一跳地保說不好了這不又出了案了嗎連忙把這个頭搶在手裡奔了那間正房來找和尚一進門就看見一个半老的和尚躺在地下叫了一聲不見答應敢是死了這个當兒聽見喝道的聲音縣官轎子早已到了衆人連忙跑出去把上項事稟明縣官聽了打轎進門下轎一看心裡納悶說這可罷了我了只一个和尚的腦袋好端端的在腔子上那个腦袋可是那里來的呢蹻明眼傍邊一个捕快班頭跪倒回話說回太老爺的話只得拿凶手縣官問道凶手是誰衆人只得說道在廟裡搜一搜就知道了縣官說那麼着俗們就搜哇衆人答應一聲便順着那帶灰棚搜去搜到南頭那間見關着扇門大家把着窓户瞧了瞧早睄見草堆邊露着兩只脚說得了尸身有了連忙踹門進去一看又是兩个尸身肝花五臟都被人掏了去了却都有腦袋不算外腦袋上還代着兩条辮子大家又來稟道縣官說這樁事更糟了怎麼和尚腦袋上會長出辮子來呢這不是野岔兒嗎不愧青天當下亂了一陣便出了馬圈門從大殿配殿一路查去只見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亂着查到東院進了角門只見院子裡橫七竪八躺着一地和尚也有有腦袋的也有没腦袋的也有囫圇的也有兩截兒的裡頭還有个没臉的却是个婦人衆人發聲喊說了不得了把个縣官唬得目瞪口呆臉上青黃不定痧氣也唬回去了口是只是這說為甚麼事那馬步快手一个个亂着腰間抽出鐵尺便去把住正房廚房院門要想尋人內中又有幾个壯着胆子闖將進去裡外屋里甚至地窨子里搜了過遍都有个凶手的影兒亂了一陣便出了門

請縣官進屋裡坐下。再說這位縣官一進門就看見正面墻上寫着碗口來大的兩行字。看了看倒有太半字不認得。只得叫過个書辦來念了一遍。聽了聽也猜不透怎麽個意思。為難了一會。說有了。好在咱們帶着仵作。呢且相驗相驗就明白了。只見那書辦使了个眼色。暗暗的合他搖手。原來這書辦是本衙門刑房的一个掌案的老吏。平日無論有甚麽疑難大事到他手裡。沒有完不了的案。這案裡頭也沒有作不出來的弊。（畧其心術之難防而賞其才智之可用一時取快後將噬臍雖使詐使貪聖人不廢要豈胡太爺之所能駁哉。只聽其穿鼻而已）當下縣官見他如此。便迴避了眾人。問他道。方纔我要叫仵作相驗。你却搖手。這是个甚麽意思。那書辦道。這一案斷乎不得辦例上殺死一家三命。拿不住凶手。本官就是偌大的處分。如今到鬧了十幾條人命出來。倘然辦出去。一時拿不着人。太老爺這前程。如何保得住。縣官道。阢你這麽个人。難道連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不知道嗎。咱們只要多派幾个人。兒再重重的懸上賞。還有个拿不住人的。書辦搖着頭說道。太老爺要辯這个人。只怕比海底撈針還難。據書的風聞。這起子和尚平日本就不是善男信女。至於這个殺人的。看起來也不是圖財害命。也不是挾仇故殺。竟是一个奇才異能之輩。路見不平。作出來的。（好眼力不亞談爾音之識安永心）縣官道。你這又從那裡瞧出來的。書辦道。太老爺只看他這兩行字。就知道了。頭兩句說貪嗔痴愛四重關。這闍黎重重均犯。這分明說是這班和尚平日刦人錢財。佔人婦女。害人性命。傷天害理。無所不為。底下幾句道。他殺人污佛地。我仗劍下雲端。剗惡除奸。這幾句分明說他路見不平。替民除害。劈空而來。如同從雲端裡下來的一般。把這起子和尚屠了。末了一句道。是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這个你字是誰。他分明是指點的太老爺的。大駡見得他雖然在地方上殺了許多人。却不是畏罪而逃。你們要來找我。就在雲中等着見你們。看這光景。就讓太老爺懸千金的賞。靠我們衙門這班捕役。怎麽能夠到雲端尋人去。況且看這幾句話的口氣。這人的胆量智氣也就非同小可。就便見了他。又何如動得他呢。那个時候怎麽的結這个案。所以說這个案辦不得。縣官道。照你這樣說起來。這一案敢這算糟透了。你還有甚麽透鮮的主意沒有。書辦道。據書辦的主意。這一班尸首。只好揀出三个來。一个是那胖大和尚。一个是帶髮的頭陀。那一个就是沒臉的婦人。請太老爺吩咐地保。遞上一張報單。就報說本廟僧人窩留婦女。彼此妒姦（和石秀殺海闍黎之計師其意了此巨案可謂遵古入化刑房先生之讀水滸傳勝于經世）那頭陀一時氣忿把婦人用刀砍死胖大和尚見砍了婦人兩下爭競用棍將頭陀顱門打

傷殘命氣絕他自己畏罪情急自戕（此案若以律論之不得不料以擅殺之罪罪有可科則兇必當緝第緝而不獲胡太爺大過罷官緝而獲之燕北閒人能無擱筆與其拖泥帶水何如雲過天空刪房生役才太如海舉重若輕卽說倆音亦當再下風豈獨胡太爺著蔡奉之）這等一辦把太老爺失察一家三命的處分也躲開了凶手也不用拿了其餘的尸身則个坑兒把他們一埋眼前都是太爺的爪牙那敢不遵便是那地保他地方上消彌了這等一个大案也省得許多的拖累花消他有甚麼不願意再把廟裡的細軟粗重分給眾人作个賞號只怕大家還樂而為之請太老爺的示書辦的這主意如何把个胡知縣樂得滿臉陪笑說先生到底是你我本來字兒也沒你深主意也沒你的巧妙咱們就是這等辦了書辦說太老爺還得吩咐頭兒一句說着把那班頭叫來官吏二人言三語四的告訴他一遍班頭想了想說也只得如此小的們遵太老爺的吩咐至於掩埋和尚小的方纔到厨房院裡見那里有口枯井如今把井面石撬起來把這些尸身都攛下去廟裡有的是石頭瓦塊糞草爐灰蓋好了照舊把井面石蓋上索性把井口失了吩咐地保找兩个泥水匠給井面上砌起一座塔來算个和尚墳這場功德就完了縣官聽了把手一拍道這主意更高少時批賞你們倆是頭分兒二人先謝了出來暗暗的告知眾人大家聽了一來是本官作主二來又得若干東西大家便動起手來直鬧了大半天纔弄妥當留下地保一面廟外找人掩埋兩个和尚一个婦人的尸身一面找泥水匠砌塔一面補遞報單諸事料理完畢大家胡擄些細軟東西只趁了四个張口貨的騾兒沒人要（鳳之翔已千仞矣馬之行已千里矣行狗也狼也騾也日以吞噬為事之甚極曾不若此四瘦騾猶得生入胡太爺的外廄也）便入太老爺的官馬號縣官便打道回衙據地保那張報單五路通詳上去奉到縣文憲批批了个如詳辦理把一樁驚風駭浪的大案辦得來雲過天空那地面上另找兩个老實和尚在廟募化焚修不上幾年倒把座能仁寺修的整齊此是後話不提列公你道十三妹這兩行字兒有多大神煞（結煞有力筆大如椽）

郤說安公子一行人到了十三妹迤邐行來張老路上向他道姑爺咱們今兒走半站罷大家都得歇歇了安公子正在那里盤算着想十三妹此去不知果然可去給我找這塊硯台他這張彈弓不知果然可能照他說的那等中用倘然兩件事都無着如何是好心中萬緒千頭在牲口上悶悶不語忽聽得張老合他說話便答道正是如此說話間又走了一程只見前面有幾坐客店便揀了一座乾淨店面住下大家忙着搬行李洗臉吃飯一時諸事完畢張老陪了安公子在一間他母女二人另在一間住下那老婆兒便催張金鳳道姑娘咱早些兒睡罷昨兒鬧了一夜了張姑

娘道咱們娘兒兩个車上睡了一道兒你老人家這時候又困了天還大亮的那裡就講到睡覺了呢咱們還有許多事沒作呢張老婆道還有啥事呀張姑娘道你老人知道喲不要儘只慪人來了張老婆兒道可罷了我了啥事兒呢哦你要溺水啊你那馬桶我早給你拿進來咧他女兒急了道瞧誰倒是只是要撤溺呢張老婆兒道這可悶殺我了你說罷張姑娘這纔低着頭紅着臉說你老人家瞧他身上的那鈕襻子都撤掉了那條褲子溼漉漉的塌在身上叫人怎麼受呢一句話提醒了那老婆兒說可是的了你等我告訴他換下來我拿咱那个木盆給他把那个溺褲洗乾淨了你給他把那鈕襻子釘上說着往外就走張姑娘連忙叫住道媽你老人家且回來那老婆兒道還有什麼呀張姑娘道沒什麼呀你老人家可不要說我說的那老婆兒一面答應一面走到那屋裡把前番話向安公子說道這安公子纔作了一天的女壻又遇見這等一个不善詞令的大丈母娘臉上有些下不來說我換上鈕襻兒了將就着罷說了兩次那丈母娘可彆不住了說姑娘你換下來給我快拿去罷不的時候姑娘他也是着急張老又在旁攛掇這安公子纔打發開丈母娘換下那條塌乾了的溺褲子連衣服一併着張老送了過去張姑娘見他母親在那里忙着洗褲子只得自己把那衣裳的鈕襻子一个个的釘好了他母親直等把那洗的褲子收停當了送了過去娘兒兩个纔睡却說那張老一心記挂着十三妹囑咐的明日過牤牛山倒要早走的這句話那天纔四更便爬起來喂牲口裝車便催着大家起來收拾動身又囑咐安公子道姑爺你可記着十三妹姑娘的話到跟前千萬莫要怕的說不出話來安公子笑道你老人家放心莫打量小壻還是昨日的安驥我昨日只從受了那和尚的一番折磨又經了十三妹的一番教化不覺的胆粗氣壯的起來況且生死有命譬如昨日的事可是怕得來的今日不但性命無傷而且姻緣成就可見這事自有天作主萬事仗皇天怕他怎的只是我倒不信這張小小的彈弓兒說得只樣的中用那張姑娘莫感激定了那位姐姐信定他的話了見安公子如此說恐怕他一時猶疑誤事待要合他說話又是个沒過門的媳婦臉上未免下不去只得搭訕着向父母說道爹媽我這姐姐斷不會說假話贈人的況且他昨日不救我們更不必顧不得救了我們更不必顧我們路上的事不借給這張彈弓又有什麼使不得他何必妄口說這大話其理可信我們決不可疑三人聽了齊說有理張老便算清了店錢叫店家開了店門上路此時正是二十前後天氣後半夜月色正

亮。一行人出了店門。趁着月色。行了一程。遠遠的望見那座牤牛山。只見黑壓壓的樹木叢雜。烟霧瀰漫。氣象十分山惡。張老道。姑娘留神。快到了。一句話未完。只見山腰吱的一聲。骲頭响箭。一直射在半空裡去。說書的。這强盗只一枝箭放着人不射。他為何要射在半空裡。他只要使一枝梅針箭。那人豈不應弦而倒。為何到要用骲頭箭。還是射鵠子呢。還是射帽子呢。列公不然。大凡作强盗的。敢於攔路刦財了。斷不是一个五个。內中有瞭高的。把風的。動手的。接贜的。至少也有二三十个人。豈有大家擠在一塊之理。自然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夥。藏在那山坳樹影之中。瞭望的。等到望見過往的客商到了。一放响箭。便算个號令。大家纔不約而同下山。二則既作綠林大盗。便與那偷猫盗狗不同。道也斷不肯悄悄兒的下來。放這枝响箭。就如同告訴那一行人說。我可來打刦來了。不然。為什麼叫作响馬。話休嘵舌。却說那安公子一行之人。正走之間。忽然聽得一聲箭响。早見一群人。擁着三个騎馬的强人。拍喇喇從半山裡跑將下來。一字兒排開。攔住去路。只聽為頭的那个大聲吆喝。他說的却不是留下買路錢再走的那句鼓兒詞。他那話只得兩个字。說站住。張老是心裡有了底兒的。聽得一聲站住。便把牲口攏住。鞭子往後鞦裡一掖。抄着手靠了車轅站住不動。也不搭話。這个當兒要說安公子。果然不怕。沒有這个情理。一則也仗着十三妹的這張彈弓。是个護身符。料想無妨。二則事到其間。也無法了。只得把騾兒一磕。迎上前去。那三个騎馬的强人。正攔着路。見一个少年身背彈弓。迎來。早各各的把兵器掣在手裡。閘住門面。當下安公子去到跟前。在驢兒上一拱手。說道。眾位好漢請了。我們正要赶路。列位攔路。不放前行。却是何為。那三个强人。只認着他是个初出馬的保鏢的。答道。咻。行家莫說力把話。你難道沒帶着眼睛。還要問却是為何所為的。要合你借幾兩銀子用用。安公子道。列位且慢。盤川却有幾兩。只是我費了萬辛千苦。弄來要去救父親的性命。因此不好奉送。但是列位既出寶山。斷無撒手空回之理。我這有小小的一張弹弓。却還值得幾文。這叫作寶劍贈與烈士。拿去算發个利市如何。此處詞令却是龍媒潤色出來。說着就把彈弓褪下來。遞將過去。那為頭的强人道。靠你這張弹弓。又值得幾何。也值文謅謅的賣。這些話。我勸你把這些話收了。快把金銀獻出來。還有个佛眼相看。不然。太爺們就要動手了。安公子道。且請看看那弹弓。果然不值。一笑。那時我再送金銀不遲。那為的首强人聽了。把手中的那竹節虎尾鋼鞭伸過來。把弹弓一挑。接在手中。先覺得分量沉重。重復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口中

大叫說了不得險些兒不曾誤了大事說掖起鋼鞭拿彈弓滚鞍下馬（想見十三妹威風）左右兩个強人見了不知是何緣故也下了馬手下的帶過馬去只聽得為首的強人向公子問道尊客是從青雲峰（十三妹住處妙）十三妹姑娘那里來麼安公子一聽這十三妹三个字是爛熟了只青雲峰可是那里來況且我又本不是從青雲峰來不用管他且答應他半句我正是從十三妹那里來的（纖穠有法想見龍媒八股工夫）強人道十三妹姑娘可有甚麼交代安公子道我同他分手的時節他道我此番帶着金銀行走定從牤牛山經過難保列位不下來借盤纏所喜列位都是仗義輸財的豪客與那尋常之輩不同（詞令妙品）因此付我這張彈弓作一个討關的憑證他還說請列位看着這張彈弓分上借我兩頭牲口並請兩位壯士護送我們到淮安地方日後十三妹見了列位定當面謝那強人聽了哈哈大笑道言重言重這个怎敢這彈弓還請收好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話一一如命說着回頭向那兩个頭目道就是你們老兄弟倆辛苦一盪罷二人領命急忙回山打點行李牲口去了這里眾人總你一言我一語安公子說的姓名安公子道學生姓安單名一个驥字只見內中有一个小頭目走過來問道尊客方纔說到淮安請問有位安太老爺諱叫作學海的同尊客可是一家安公子道那正是我的老人家此番帶了這項金銀就為了父親的官事那小頭目道原來是安少爺那安老太爺是淮安地方上一點福星小的們如家堂佛一般真真廉明公正不想被河台大人參了一本誰人不說冤枉小人從前原也作些小道兒的買賣後來洗手不幹就在河工上充了一个夫頭因着了看作官的尚且這等有冤沒處訴何況我們百姓想了想還是當強盜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難得遇見我恩官的少爺敢煩大哥把少爺請到寨裡用些酒飯也見得我們的義氣安公子連連推謝說本該奉擾只是現同着家眷不便那頭目還再三的讓去倒是為頭的強人說這話使不得慢說你恩公面上就是十三妹姑娘分上我們合山的都該盡些人情但是公子是官門我們是綠林隔着一道門檻兒呢如何請得到寨裡去人情的事小輕慢了公子的事大竟可不必大家都說有理那小頭目也只索罷了說話間上山去的兩个人早已拉了兩頭騾子連他們隨身的行李器械都代下來隨手就把那邊套拴好了牲口套上那為頭的便吩咐道你二位這盪可莫當兒戲一來要守十三妹的規矩二則要保山寨的臉面講不得辛苦一路上逢山開路遇水疊橋甚至打店看車都是你二位的事到了地土不可露盤兒趕緊的回山要緊那二

人諾諾連聲一一領命說完他又向公子道公子你我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只是叫禮字兒會住了我們連一杯水酒也不曾備得。如今有這兩个同路。路上不怕衝風破浪。萬無一失。保你平穩沒事直到淮安日後倘然再見了十三妹姑娘只說我海馬周三同了截江獺李老避水獺韓七三个人。憑着只張弹弓巴結了些些小事。不足掛齒。這天也快亮了。我們不往前送。就此告別回山。說着上了馬。打激呼哨。一聲人馬先回山去了。這裡李老韓七早吆喝着車輛動身。安公子也上了牲口。仍舊背上彈弓同行。他一行人這纔把心放下。安公子在騾兒上。心中着實的感激十三妹口中不言。心內暗想道。再不想那等一个个小女子。有許大的聲名。偌大的神煞。只是我看那班人的漢仗氣概大約本領也不弱。為何如此的畏懼只位十三妹姑娘是何原故。且不表安公子一路心中猜度。卻說李老韓七兩个一路上真个是小心謹慎。不辭勞苦。不但安公子省了多了心。了連張老也省了多少心苦。並不是不曾遇見歹人。因有他兩人見了面。說兩句市話。彼此一笑過去。果然不見个風吹草動。話休饒舌。不到一日。已近淮安地界。那截江獺避水獺兩个攏住牲口。向公子道。前面再二十里。就是淮安府城東關裡了。我們不好前進。見見安公子。我們回去了。安公子聽說。先道了他三人一路辛苦。又囑咐上覆他家寨主。回首便向車上。取下兩封銀子來。每人五十兩。給他們盤費。兩人那裡肯受。稟道。這个斷不敢領。一則是十三妹姑娘的差派。再我們頭領。也有話在頭裡。只要公子日後見着十三妹姑娘。說我們兩這一遭還不算藏私偷懶。我們這臉上就沾了光了。說着一个認鐙跨上騾子。那个把遮套擄繩搭在騾子。騎上那頭劉騾子。一直向北去了。安公子只得將銀子收好。因向張老道。不想這強盜裡頭。也有如此輕財仗義的。張老道。俗話兒說得好。行行出狀元。又誰說好漢不怕出身底。那一行沒有好人呢。就是強盜裡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翁婿兩个一路閒談。已到了東門關廂。那府城的地面。本與小地方不同。又有河台大人駐劄在此。那繁華熱鬧也就不減一个小省分小城。只見兩邊鋪面排山也似價開着大小客店。也是連二併三。張老同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安頓家眷行李。那張家母女二人進店下車。先張羅着洗臉梳頭。預備好去叩見新婆婆會新親家。安公子向張老道。泰山。你老人家張羅行李罷。我可要先打聽母親的公館在那裡。張老說。這是要緊的。這裏交給我。安公子隨即出來。到了櫃房裡。只看那掌櫃的。是个極善相的半老老頭兒。正在櫃房坐着。面前桌上攤着一本賬。旁面擱着一

面算盤歸着賬目呢見了安公子進來起身道客人要甚麽安公子連忙拱手道借問一聲有位安老太爺家眷的公館在那條街上那掌櫃的聽了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問道客人你問的可是那承辦高家堰堤工冤枉被參的安老太爺的家眷麽安公子點頭道正是那老頭兒未從說話先咳了一聲道你還要問他的甚麽公館這話說來真真叫人怒髮沖冠淚珠滿面（故作驚人之筆）一句話把个安公子唬得目瞪口呆忙問道却是爲何那老頭兒纔拍着板櫈道客人你且坐了等我慢慢的對你講這正是不是雷轟隨電掣也教魄散共魂飛畢竟那掌櫃的老頭兒對着公子說些甚麽話來下回書交代

第十二回　安太爺骨月叙天倫　佟儒人姑媳侃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到了淮安府安頓了家眷行李便去打聽安太太的公館急切裏要想母子相見不料一問店家見他那說話的神情來得詭異不覺先吃一驚忙問了端的那老頭兒讓坐下纔慢慢的說道若講我們這位安太爺真算得江北的第一位好官府也不知怎麽惹着這位河台大人了把他革了職下在監裏還追他的銀子這也罷了說到這位官太太既是安太老爺遭了事憑他怎麽樣我們這位山陽縣也該着同寅分上張羅張羅他誰家保得過常常無事也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哪誰想他全不理會如今那位官太太落得自家找了个飯店住着客人你想可傷不可傷你還問他的公館在那條街呢安公子聽他絮絮叨叨鬧了半天總完了敢則是這等一套話纔得把心放下又問他道這飯店在那里那店家道就在東邊兒隔一家門面聚合店就是安公子聽得辭了店家出了大門走了不上一箭多路果有聚合店問了問說安官府的家眷在後一層住着（母子相見從子一邊叙起）安公子也不等通報一直往後走了去却說安老爺當日出京家人本就無多自從遭了事中用的長隨先散了便有那班無處可走且圖現成茶飯店因養不開多人也都打發了梁材是打復進了京了安老爺只有戴勤同他女壻隨緣兒還有小程相公在那里伺候照料店中單剩下一個晉升帶了兩个粗笨雜使小子支應偏值晉升又出去買東西去了雖有兩个雜使的在那里他又不認得公子因此公子進了店並不曾遇見自家一个人一直進後院見戴勤媳婦背着臉在墻跟前洗衣服公子也不及招呼他忙忙的走進了房門只見窄巴巴的三間小屋房掀起裏間簾子進去一眼就

見太太坐在挨窗户在那里成裹帽頭兒呢那太太一抬頭見個行裝打扮的人進來正不知是誰公子早已請下安去太太定睛一看纔看出是公子來倒唬了一跳不覺口中哎喲一聲說我的孩子你從那里來你可作甚麼來了說着慌得顧不的穿鞋光着襪底兒就下了地一把拉住公子那眼淚往下直流公子也覺十分傷懷哽咽難言這個當兒女人了頭聽了太太說話都進來了一看方知是大爺來了這個忙着給太太拿鞋那個又去給大爺倒茶太太一面提鞋口裡還連連的問誰跟了你來公子生怕母親猛然聽見路上的情形一定是異常的悲傷驚恐只得說露赶兒合華忠跟我出來的太太聽得便叫華忠公子這罹他那還看店里行李呢因請太太坐下太太又催他快說來的原由公子纔慢慢的回道母親且莫着忙兒子先請示我家父親這一向身子可安應交的官項都有了不曾太太聽了先嘆了一口氣道咳都是偺們家的家運只說是出來作外官誰想外官是這麼個樣兒幸而你父親的身很好這也是自己素來的學問涵養着得穿把得定說這幾句臉面倒好了也不是他們叫我寬心的只是這官項這里只有了幾百銀子給爲大爺代了信去這些日子了也沒個回信兒真叫人怎的不着急呢公子道母親不必着急了如今這項銀子兒子已如數帶來了只怕還有餘況且我父親身子也很好母親也見着兒子了這正該歡喜纔是安公子這話原是先要把母親安慰住了然後好說路上的話那安太太聽了果然又是一場暢快又是納罕說本可是的只是小子你一時那里去張羅得這些銀子說着又問梁材他難道這樣快就到了家了麼公子道並不曾見着梁材兒子這盪出來說也話長若不虧上天的慈悲父母的庇蔭兒子險些兒不得與父母相見作了不孝之人說到這裡自己等不住先哭了太太見這光景急得滿面通紅忙又一把拉住他道這是怎麼說你快說給我聽公子勉强陪笑道母親不要着急兒子此刻是好好的見着母親了還有甚麼急的只是這段情節不可不細細回禀父母知道安太太順手便把他拉在挨近一个板櫈上坐下說你坐了說這安公子斜僉着坐下纔從頭把他在家怎的聽見父親被事的信一心懸念不及下場怎的赶緊措辦銀兩帶了他嬤嬤爹華忠並劉住兒出來到了長新店怎的劉住兒丁憂回去叫赶露兒赶露兒至今不曾赶到到了茌平華忠怎的一病幾死不能行路只得找那褚一官來送我到淮安太太直着眼皺着眉聽一句難過一句聽到這里說喲這姓褚的又是什麼人兒阿公子連忙說明原由太太又着急道難

道這等一个生人就送了你來了嗎公子道要得他送來倒又沒事了太太問道這怎麼難道還有什麼兒公子又把到了店裡怎麼打發騾夫去找褚一官怎的來了一个異樣女子怎的力大異常怎的問我原由怎的臨走時怎的千叮萬囑叫我務必等合他見面然後動身怎的許護送我到淮安保我父子團圓人財無恙太太道只个女孩兒怎的這等神通哇就算他有這等本事一个女孩兒家怎的合你同行同住呢莫非是非个正道人麼公子道彼時兒子是如此想誰知大不然不但是个正道人竟是一副兒女情腸英雄本領更兼一團的聖賢學問若不虧此人孩兒今日也見不着母親了太太聽如此說忙問道他走了可回來沒有公子道請母親往下聽這可就怨兒子自己糊塗了正是他走後去找褚一官的兩个驢夫回來了太太道是啊這裡頭還夾着甚麼褚一官兒呢他來了也就好了到底有个伴的呀公子說他並不曾來據那騾夫說他有事不得分身他家離店不遠就請我到他那里去住那時兒一想說這女子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他來的古怪以至說話行事無不古怪心裡信他不及又加着騾夫店家兩下說這人來的形道騾了他為是兒子一時慌不擇路就打算同了兩个驢夫奔到褚一官家去那知兩个驢夫不懷好意他並不曾到褚一官家去要想把我賺到黑風崗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太太聽了急得搓手道這是甚麼話呀公子道母親放心不妨總是天恩祖德五行有救說着又把到了黑風崗騾夫怎的落下牲口怎的驚得飛跑一直跑到一所大廟纔得站住的話說了一遍太太聽了這里不禁念聲阿彌陀佛說走到佛地上這可好了公子道母親那知這纔闖進鬼門關去了當下又把那自進廟門直到裡被和尚綁在柱上要剖出心肝的種種苦惱情形詳細說了一那安太太不聽猶可聽了這話急的滿臉發青唬得渾身亂抖痛得兩淚交流嗳喲一聲抱住公子只叫我的孩子受了苦了你可疼死我了說罷放聲大哭公子想起自己的那番苦楚痛定思痛也不覺失聲痛哭兩邊僕婦了見無不落淚个个上前相勸公子怕痛壞了老人家只得忍淚勸道母親請免傷心兒子現在是好端端的見父母親請想假如那時候竟無救此時又當如何太太說這是什麼話呢要那樣可叫我們怎麼活作呀說着拉住公子手不放鬆口裡還說道咳這都是氣運領的無端的弄出這樣的大事來小子在你吃只一場苦送可算你父親沒白養你只是你叫我們作老家兒的心裡怎麼受啊說着抽抽噎噎的又哭起來傍邊的了

現忙着倒上茶來吃了一口又遞過手絹去擤鼻涕隨緣兒媳婦便忙着去濕手巾預備擦臉梁家的趕要裝烟太太說我顧不吃烟了。因拉着公子問道你說說到底遇見个甚麼救星兒呀公子說這往後都是活路了。母親可不必再着急傷心了。不然兒子心裡一亂。益發說不出話來。因說道那日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忽然憑空裡拍拍的兩个彈子。把面前兩个和尚打倒。緊接着就從半空飛下一个人來。鬆了綑繩。救了孩兒的性命。太太問道這又是誰呀。我的天爺。公子說母親道是誰。就是那日在店中相會的那个女子。安太太此時也不及閒話。止有聽一句口心呪一句。公子隨急又把那女子怎的掃除了衆僧。驗明了縣大。收着了書信。這些情節一直說到贈金送別借弓的話。說了一遍。就中只是張金鳳這節。一時說不出口。太太見公子說到這里臉中胸上略為舒暢。纔得騰出心來想事。想了想便說道據你這樣說那个姓褚的自然沒見着。到底是跟你來的是誰。（告安太太張金鳳事從此引出來）公子道了。連忙站起身來回道母親問到這裡這其中還有一段隱情。兒子不敢不稟知母親。不敢就稟明父親。這樁事兒子出於萬分不得已。此時實在害怕。實在為難。太太說甚麼事啊。你好歹的不要為難我的孩子。你可擱不住再受委曲了。你如果有甚麼不得主意的事。不敢告訴你父親。有我呢。我給你宛轉着說。公子纔把那張金鳳的一段細細因由。合那媒人怎麼硬作。自己怎麼苦辭。張家姑娘怎麼俯就。所以然的原故。從頭至尾。轉彎抹角的。告訴了一遍。並說此來就虧了張老夫妻同了張金鳳送來的。請示母親。這事該當怎樣纔好。兒子不得主意。說罷跪了下去。太太一面拉起他來。一面心裡沉吟暗說。這樁事倒不好處。若說那个女孩子的這番仗義。這个女孩子的這番識體。都叫人可感可疼。至於親家的怯不怯。合那貧富高低。倒不關緊。但是我原想給孩子娶一房十全的媳婦。如今聽起來。這張姑娘情性身分。自然無可說的了。我只愁他到底是个鄉間婦女。萬一長的怪醜似的。可怎麼配我只个好孩子呢。想到這裡。不禁便問了問那姑娘的歲數兒。身量兒。然後纔問到模樣兒。安公子聽得這一問。紅了臉。半日答不出來。挨磨了一會子。纔訕不搭的說了三個字道長的好。安太太聽了這話。笑逐顏開。說等我瞧瞧去。說着也不等人攙。站起來往外就走。公子忙笑着攔道母親那裡去。自然是我過去告訴明白了。叫他來叩見母親。豈有母親倒去見他之理。安太太道叫人家孩子委屈了一道兒。就是他父母照應你一場。我也得給人道謝去。公子又笑道講行客拜坐客。也是等他二位來。難道母親就這樣

跑到街上去不成。太太這纔想過來。說是呀。真真的我也是叫你們唬糊塗了。說着便叫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去請張太太合姑娘。又派晉升再同上一个粗使的小子。請那位張老爺就連行李。一拼搬了過來。晉升家的同了隨緣兒媳婦。即忙換了潔淨衣裳。知會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爺過去。剛出院門。大爺要出恭。又抓拉晉升。細問老爺近日近居臉面。那兩个僕婦因惦記要看新大娘娘。便同那个小子便先過去。將進那邊店門。早見一个老頭兒在那裡喂驢。那小子便上前問了一句。說張太太住在屋裡。那老頭兒一時不知問的是誰。小子又說明原故。他纔帶了大家到店房門外叫鈠媽媽兒。安家有客作你娘兒們來了。說完他依然喂驢去了。那小子再不曉得只位就是親家老爺。卻說晉升家的進了那間店房。只見他母女二人卻都在一處。纔待說話。張太太說問說你倆那个是安太太呀。隨緣兒媳婦到底是个孩子。先忍不住要笑。晉升家的忙道太太不是。我們是家下人當奴才的。我們太太打發過來請太太合姑娘那邊坐。說着便蹲下去請安。把个張太太慌的兩隻手拜過不迭。二人轉過身來又拜張姑娘請安。張姑娘知是婆婆家的人。便一不遠禮。卻也不十分羞澀。口中無言。雙手拉了起來。說話間。公子也過來了。便把方纔的話明白告訴了張老。張老自是歡喜。因說道。既這樣姑娘你先同了他娘兒過去。我這里看着行李。別的不太緊。這銀子可是你拿性命換來的。好容易到了地土上了。咱們保重些好。公子連說有理。晉升早僱了兩乘小官轎來。僕婦們便請張太太張姑娘上轎。大家跟着抬到聚合店裡來。安太太正在盼望。晉升進來回張太太張姑娘過來了。安太太連忙攙人迎將上去。張太太早進院門。只見他穿作一件簇新的紅青布袷襖。左手攥作烟袋荷包。右手攥作一團藍紬子絹。晉升家的跟着。生怕又弄錯了。上前說道。這是我們太太。安太太趕着過去雙手拉手。張太太是兩手都佔着。呢只得把攥絹子兩隻手伸了兩个指頭。拉住了安太太的手。一面哆嗦着口裡說。好哇太太。安太太道不要只樣稱呼着。光景比我歲數兒大。該叫我妹妹。纔是呢。張太太道。我小呢屬小蛇兒的。到年五十四了。安太太口裡雖合張太太說話。那一副眼光早注到張姑娘跟前。只見他眉宇開展。氣度幽嫻。腮似桃花。唇含櫻桃。一雙尖生生的手兒。一對小可可的脚兒。雖然是个家常裝束。卻是滿面春風。週身大雅。隨緣兒媳娘。半扶半攙的拉着。隨在他母親的身後。見了安太太。隨下手來安安詳詳的道了个萬福。安太太連忙接住道。問了一路風霜光景。聽他說話雖帶點外路口音兒。卻不倭不怯。安

太太心裏先就有幾分願意。這纔回頭讓張太太。走一看張太太早已豪作屁股。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了。安太太又讓張姑娘。他此時見太太這等溫和慈厚。心裡輩早把這个婆婆認定了。那裡肯先走。安太太便拉了他先說道。咱們娘兒們一塊兒走。比及到門。他到底讓太太先進去纔罷。一時安太太合張太太分賓主坐下了。球倒上茶來。安太太便讓張姑娘上匟去坐。只聽見他低聲款語答道。這斷不敢。我張金鳳此番隨爹媽護送了公子到此。原說給太太做些針線。或者作个使指。總不是閒茶閒飯養閑人。日後名分所關。如何敢坐。一席話把个安太太疼的不由他赶着叫我的兒。不要如此。你這廟里合咱們兩家恩人媒人說的話。我都盡情知道了。你聽我告訴你。不但人家那番恩義不可辜負。就是平白見了的。你這樣的一个人。你們親我也願意作你放心罷。張姑娘聽了這話。心裡先一塊石頭落地了。安太太說着。又叫王格兒。公子答應了一聲進來。安太太道。我細想這樁事。你媳婦方纔的話。是因你在廟裡辭婚。他得站住女孩兒的身分。你辭婚是因不曾稟過我同你父親。不敢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如今雖不曾回你父親見了。我我就可作太半的主意。甚麼緣故呢。第一聽著路上的情形。他這心地兒性格兒是無可議了。就據這麼樣兒就是打着燈籠兒也找不出這樣一个媳婦兒來。至於那貧富高低的話。不是咱們書香人家講的。我就見有多少人家因較量貧富高低。又是甚嫡庶。誤了大事。這話不用合你商量。我看着你的神情兒也沒甚麼不願意。我估量着你父親也必願意。着起今日這等局面來。豈不是姻緣前定麼。咱們今日就一言為定。不必再商。張姑娘聽到這裡。心裡兩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回過頭來。便向張太太道。老姐姐。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張太太道。我們是个鄉下人兒。孳高咧。沒的怪臊的。可說个傍兒呢。俺這閨女可是个頭兒的不弱。親家太太。你老往後瞧着罷。聽說着的呢。安太太帶笑答應着。又問公子道。你們路上。忽忽的。自然不曾放過定。人家的孩子。可怪委屈的。我今日補着下个定禮兒。說着把自己頭上帶的一隻螺絲點翠嵌寶啣珠的雁翅釵摘下來。給張姑娘插在鬢兒上。說第一件事。勸你女婿讀書上進。早早的雁塔題名。回首又把腕上的金鐲子褪下來。給他帶上。圈口大小恰好合式。說和合雙全的罷。張姑娘此時心裡。可是三塊石頭落了地了。帶好釵鐲。纔要下拜。安太太攔道。這點東西倒不要下拜。今日是个好日子。你就先認了婆婆。咱們娘兒倆好天天兒一處過日子。不然你可叫我甚麼呢。至於磕雙頭。成大禮。那可得你公公出來擇吉再

辦這大節。自是不可錯過的。當下早有僕婦丫環鋪下紅氈子。仍是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扶着張姑娘。便在紅氈上插燭也似價拜了四拜。安太太便坐着受了禮。說你們攙起大奶奶來。吉祥話兒留着磕雙頭的時候再多說兩句罷。張姑娘磕頭起來。便裝了一袋烟給婆婆。遞過去。把個張太太一旁樂的張開口閉不上來。說道親家太太。我看你們這里都是這大盤頭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這打扮可不隨溜兒。不偺也給他放了腳罷。安太太連忙擺手說。不用。我們雖說是漢軍旗人。都駐房的屯居的。多有漢裝。就連我們現在的親戚本家裡頭也有好幾個裹腳的呢。原來張姑娘見婆婆這等裝束。正恐自己也須改裝。這一改兩隻腳蹭蹭蹭的到走不上來。今聽如此說。自是放心。公子卻又是一个見識。以為上古原不裹足。自中古以後。也就相沿既久。一時改了。轉不及本來面目好看。聽母親如此說。更是歡喜。在外間屋裡端了一盞熱茶喝着。齜牙兒不住的傻笑。晉升家的。梁材家的。一班陳些的人便來嘔他道。真好儍一位大奶奶。大爺還記着小時候兒是个小媳婦子。先紅臉。這時候怎麼不羞了。公子笑着道。你們不用慪我了。正經倒碗熱茶我喝罷。晉升家的道。我的小爺。你手裡端的那不叫熱茶嗎。咱的自樂糊塗了。說的大家大笑。公子也不禁笑起來。正熱鬧着。外面家人將銀子行李一齊的搬來。交代明白。那車輛牲口就交店裏照着喂養。晉升已在前層收拾了兩間潔淨店房。預備張親家老爺住。一時行李發完。張親家老爺過來。安太太忙叫請請了進來。只見他穿一件新石青細布馬褂。繫一條月白標布搭包。本是氈帽來的。借了店裡掌櫃的一頂高提梁秋帽兒。見了安太太作了一个揖。安太太不會行漢禮。只得手摸頭把兒。以旗禮答之。進房坐下。茶罷。安太太便道了一路照料的致謝。又把方纔的話告訴一遍。那親家老爺到也本本分分說了幾句謙虛話。又囑咐了女兒一番。雖說是个鄉下風味兒。比那位親家太太便怯的有个樣兒多了。坐下一會。便告辭外邊坐去。安太太又說。你們親家兩个索性等消停消停再說罷。那老兒答應着站起去了。安公子這纔敢去見父親。並討了母親的主意。安太太也把怎的說法。一一的教導他明白。這裡便催着給親家太太擺飯。書中且不表這邊的事。卻說安老爺自從住在這土地祠裡。轉瞬將近一月。那銀限日緊。手下湊了不足千金。寄爲學士告助的信。至今不見回音。梁材進京往返。總須兩月。且不知究竟辦的成否何如。眼前九月初旬已近。又正是放榜之期。不知公子二場詩文可能望中。更奇的是許久不接家信。不得家中近日情形。公

子是出場就動身了啊還是不成上路呢更加此地雖有幾个朋友可談在這縣衙裡又不得常見只有程相公陪着談談偏又是个不大通的（程相公胸中有封神榜一部其通可想而知）兩夕風辰十分悶倦這日飯後（父子相見從一邊叙起）正拿了一本周易在那裡破悶只聽得墻外人聲說起像是有客來的光景正待要問隨緣兒慌慌張張的跑將過來說道大爺來了老爺也不免唬了一跳說着公子早已進門請下安去起來趕了兩步跪在老爺膝下扶了腿失聲要哭安老爺正在不得意之中父子異地相逢也不免落淚只是嚴父慈母所處不同便不似太太那番光景一面點頭拉起公子來說道你可出來作甚麼因大概問了問何人跟隨一路行色光景隨即問道你難道沒下場嗎第一句公子就不好答應只得斂神拭淚答道正在場前聽見父親這个信息方寸已亂自問下場也作不出好文章來便僥倖中了父親現在這地方兒子遠何心顧及功名末節所以忙得不及下場趕來見見父母老爺嘆息一聲說這卻難怪你父子天性你豈有漠然不動的理嗎過來也無益於事我已經打發梁材進京去算這日期你自然是在他到的以前就動身了我早已料到你聽見這信必赶出來所以打發梁材兼程進京一來為止住你來二來也為將家裡現有的產業折變了幾兩銀子湊着交這陪項你這事雖不在行到底還算个作纛旗兒如今你又出來了你這樣呢說着皺了眉究轉思索公子見這光景回道這事已經遵父親的主意辦妥當來了老爺道你方纔說不曾見着梁材自然不曾見着我的諭帖從那裡遵起公子道兒子想除此也別無遵法所以大胆就作主這樣辦了老爺道這倒難為你了只是我算計多也不過二千餘金終究還不足數強如并此而無且慢慢的湊罷了公子道據現有的數目大約也數着夠了老爺說這又是不知物力艱難的孩子話了如今我這里總有不足千金搭上這項不過三千金我雖致信烏克齋他在差次還不知有無便有充其量也不過千金連上下平色還差千餘金呢你看着世上的銀子就這等容易公子回道兒子此番帶來約有七千金光景便不候烏克齋的信想也足用了老爺聽了這話把臉一沉問道阿哥你在那里弄得許多銀子我生平於銀錢一道一介不苟便是朋友有通財之義也須誼可通財的纔可以為將伯之助你若借了這事向親友各家不隔交誼一概的沿門托鉢搖尾乞憐起來就大不是我的意思了公子此時心下一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況且父母跟前便是自己作錯了事豈容有一事欺隱莫如直切痛快的盡情一吐便是有干嚴怒也合受一場教

訓便回道並不曾告着親友（告安老爺張金鳳事從幫助引出）只是這樁事說來頭緒也亂情節也多先得求父親不要吃驚着急生氣容兒子慢慢細稟說着便跪了下去安老爺平日雖是方正嚴厲見這等嬌生慣養一个兒子為了自己遠路跋涉而來已是老大的心疼祇是不肯驕縱了他今又見如此舉動滿面慘惶加陪不忍且料此中必另有一段情節卻也斷想不到公子竟遭了這等一場大顛險（路中之事告了一遍又告父一遍語原不可兩歧文則最嫌合掌必先識此題之難然後知此文之妙）當下向公子道你不必慌只管起來明明白白的說公子這纔站起身來從家中得信起一直今日方到店止一段一段的也都據實的稟了他父親（一母子相見逐節盤問逐節登答父子相見一氣論斷氣序述題只一題文只一題片語不複絕大神通）書中交代清楚嚴父慈親其性則一其情不同況且這位安老爺又是才學識三者兼優的人當公子說的時節便不肯用話打岔默默凝神靜氣聽去但見他聽着忽而搖頭忽而抬頭忽而低頭那心裏大約是驚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直等他把話聽完了纔透過口氣來不由得一陣心酸兩行熱淚公子也嗚咽惶恐个不住安老爺定了一定長出了一口氣纔向公子道只這樁事我都聽明白了你想我聽着怎能夠不驚到了此時卻急也無益更無氣可生只苦了你了你如今不必害怕着忙聽我告訴你你此番為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為錯（天理人情全書之骨操之則聖賢舍之則禽獸故安老三復之）況又受了這掀天的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不成然而這事卻是由你少不更事而起你想這條路帶着若干銀子便華忠跟着且難保無事何況你一人孤身以致險遭不測你想果然倘遭不測不但你成了罪人連我也是個罪人了比起你給我送銀子來孰輕孰重及至你在店裡遇見那个十三妹女子卻純是你不學無識了方纔聽你說起那情景來他句句話與你針鋒相對分明是豪客劍俠一流人物豈為財色兩字而來你千不合萬不合不合那一走這纔是就叫作吉凶悔吝生乎動了哇再講到那騾夫和尚原是天理人情之外的事也難怪你見不及此只是果然不走這禍又從何而來呀至於你受那十三妹的金銀在那張金鳳的姻事這兩樁事你自己以為大錯我倒原諒你何也聖人說觀過知仁原不盡在黨字上講當那進退維谷的時候便是个練達老成人也只得如此何況於你又何況你心裡還多看為我一層倒是我作老家兒的不曾蔭庇到你轉叫你為我受了累了這是我心裡難過的去處如今這項金銀也還算是從義路而來此時也無法不受況且我也正用得着竟是用了他的成全了那女子一番義舉合你一片孝心我們再圖後報那張家姑娘方纔聽你

說來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姻緣。你可不准嫌他父母鄉愚。嫌他鄙陋。稍存求全之見。如今竟是以前言為定。却等我完了官事出去給你們作合。想來你娘也沒甚麼不肯的。公子聽一句應一句。緊記了母親的話。說且慢說方纔放纔的一層。今聽了安老爺如此一問。乘勢回道。看母親的光景。也以為必當作合。是不得父親的話。只不好就定。還教兒子請示（是為得體 非敢面欺）。老爺說那更好了。你略歇歇兒就回去。把這話給你娘並致意你岳父岳母。叫他二位好放心。你也無可為難着急了。安公子聽了這話。一切得了主意。心裡一想。暗道我安驥修了幾生。有多大的造化。得這樣恩勤複有的二位老人家。想到這里。轉不禁痛定思痛。感深而泣。安老爺道。這又哭甚麼。不必哭了。再哭就叫不着要了。公子這纔收了淚痕。換出笑臉。詳問父親的起居飲食。老爺說。此時你且不絮叨。先把方纔的話。必去說了。就換了衣裳跟我吃了飯。今日就在此住。我還有話說。你丈人那里呢。我請程相公替我回去。公子領命退出。本是僱了乘小轎來的。就坐了那小轎。飛奔回去。見了安太太。不及細說。笑嘻嘻的道。我父親沒生氣。都依了。安太太道。我早曉得了。我只管那等叫你去了。到底不放心。打發人跟去。聽了回來。回了我。都知道了。這好極了。你去陪你丈人吃飯去罷。公子又把父親還叫回去。并請程相公陪着的話說明。忙忙的換衣回去。他父子纔得叙一番無限離情。叙一番天倫樂事。這話暫且不暇多談。趕回來再講店裡。却說那張老有程相公在那里陪着。一个是講的抄謄繕寫。一个講的是耕種刨鋤。說了一晚。也不曾說到一處。（安老聞此定當點頭嘆息道 此之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那張太太是提着精神招護了一道兒。女兒女婿到了這里。放了乏了。晚飯又多飲了一盃。更加村裡的人兒。不會熬夜。纏點燈就有些上眼皮兒找下眼皮兒。打了两个呵欠。說道。要不偺睡罷。張姑娘正要合婆婆多親熱一刻。說我還不困呢。媽先睡去罷。那婆兒更無謙讓。過西間去脫了衣裳躺下就睡了。安太太叫張姑娘上了匟。纔細細的問他家鄉路上一切閒話。說到路上。那張姑娘不住的十三妹姐姐長。十三妹姊姊短。安太太這纔知道那救命的姑娘叫作十三妹。張姑娘又把十三妹的形容舉止。並定親以前怎樣先私下問他許多的話。都項心吐胆的告訴了婆婆。安太太更是心感。因說道。這位姑娘不要真是位菩薩轉世罷。只是你們受了他的好處。還當面給他道了个謝。我可那裡謝他一聲去。我方纔心裡許了個愿。到十五日在天地前上个滿堂供。楚个滿斗香。一來荅謝上蒼。叫偺們父子婆媳完聚的天恩。二來祝贊着那位十三妹姑娘增福延壽。將來

得个好婆婆好女婿我還想另設一張桌兒望空遙遙拜了一拜心裡纔過的去呢張姑娘道這个只怕使不得他合媳婦結了姊妹在婆婆看着也是孩子一樣這一拜他斷當不起媳婦倒有个見識媳婦本也有个隱心許下給他供个長生祿位早晚禮拜願他生生世世合他托生一處婆婆想着使得使不得麽安太太聽了說很好就是這樣咱們娘兒們都是十五那天還願婆媳二人又談了許久聽了聽那天已交四更纔各歸寢列公聽只回書不覺得把上幾回的事又寫了一番有些絮煩拖沓麽却是不然在我說書的不過是照本演說在作書的却別有一段苦心孤詣這野史稗官雖不可與正史同日而語其中伏應虛實的結構也不可多並不是他浪費筆墨因這第十二回是个小團圓這是兒女英雄傳的第一番結束也這正是好向源頭通曲水再從天外看奇峰要知後事如何且下回書交代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掛官尋孫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裡把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並上覆岳父岳母大家自是異常歡喜張姑娘心裏益發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安公子便忙忙的換了家常衣服赴縣衙而來那些散了的長隨還有幾个沒找着飯主滿處裡打游飛的聽說少爺來了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老爺指日就要開復官職都赶了來借着道喜要想喝這碗舊鍋的粥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又沒天良一个个善言辭去內中只有个葉通原是由京帶出來的雖也是个長隨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讀的有些獃氣自從跟了安老爺他便說從來不曾遇見這等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立誓不再投第二个主人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他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蕭隸士後僅見其人獃氣之可寶如此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赶路兒也赶到了安老爺因他誤事正要責罰唬的他長跪不起只得把劉住兒到家一時痛親昏瞶忘說後纔想起隨即赶來的話回明老爺見其情有可原仍派他跟隨公子說着擺上飯來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菜並下馬麪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自己却不肯濫飲每飯總以五斤為度為照鄧九公豪飲伏機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只管坐下先吃飯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个坐兒坐在橫頭一時吃飯漱洗已畢安老爺便命他隔坐侍談這纔問了問京中家裡情形又長吁道我讀書半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

步鑰閑取歟就這迂拙兩个字是我的短處不但經入宦海就因這兩个字上誤事幾乎弄得身名俱敗骨肉淪亡今日幸得我父子相聚而且官事可完如釋重負這都是上蒼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昊慈而已至於你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顛沛流離驚風駭浪更自可怜又安知不是我家素來享用有過福薄災生以致如此經此一番未必非福此時我只慮你在能仁寺遭的這等一樁大事倘然遇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到是一樁未完的心事公子說這事大料無妨前日在路上聽見各店裡沸沸揚揚的傳說茌平縣黑風崗廟裡一个和尚一个院頭一个女人因為妬奸彼此自相殘害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查訪出來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那和尚荼毒的人人稱快感念那位胡縣官都稱他作青天太爺安老爺笑道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那時葉通正在那里伺候老爺吃飯便回道這話大約是真的老爺道你又怎麼曉得葉通道這里的二府並合茌平的這位胡太爺是兒女親家奴才有个舅舅跟胡太爺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他也是這等說還說胡太爺因此上台見重說他很留心地方上的公事還保他个卓異呢較安老官途得失何如真嬉笑怒罵之文老爺聽了不禁大笑說這可叫作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了若果如此不但那女子可以遠禍我們也可放心公子答應了个是就趁勢回道倒是兒子這裡另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爺忙問何事公子便把失了那塊硯台的說出來老爺先說句可惜便問怎麼會丟了公子道只因正在看着十三妹在墻上題的那新詞兒公子見問便從靴掖裡把自己記下的个底子掏出來請老爺看安老爺看了一會說道這个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然你看他這折北新水令雖是不文一邊出豁了你一邊擺脫了他既定了這兇犯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這樣機警那硯台便不肯落他人之手只他這詞兒裡的甚麼雲端雲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筆他究竟住在何處你自然問明白了公子道也曾問過無奈他糊含其詞只說在个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住着並且連他這稱謂都留心問過問他這十三妹三个字還是排行還是姓名他也不肯說明我的龍媒老弟台你怎不把牝牛山前海馬周三所說你不能答應的那个青雲峯三字告訴你老人家帶連爲此關人故說書的挑他漏此一筆老爺道吼這是甚麼話無論怎樣你也該問个明白在他雖說是不望報難道你我受了人家這樣大德今生就罷了不成公子見父親教訓也不敢辯說他怎生的生龍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煩瑣他這得回道將來總要還這張彈弓取我們那塊硯台想來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老爺只是搖頭一面口裡卻把那新詞兒裡雲中

相見四個字。翻來覆去的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个字在桌上一竪一畫的不住的寫。默默良久。不禁的把桌子一拍。生龍活虎筆意亦不讓喜形於色。說道得之矣。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安老自知之餘俱不知也至第十六回則鄧九公褚一官夫婦知之讀者仍不知之洎乎第十九回不獨讀者知之即十三妹亦始知之之知之因忙問公子道。這姑娘可是髮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个硃砂痣。不是罷了。這公子寔在不曾存心。只得據寔回答。老爺又向公子問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說起相貌來。却是作怪。就合這新媳婦的相貌一樣。不但像是个同胞姊妹。並且像个孿生姊妹。老爺道。只又是梦話了。我何曾看見你這新媳婦是怎生个相貌呢。公子一時覺得說的忘情。扯撑子帶臉臊了個緋紅。老爺道。這又臊甚麼。講呀。公子只得勉強道。此時說也說不周全。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大約這个是一團和氣幽嫻。那个是一派英風流露。老爺笑了一笑道。文法兒一急出來了。公子陪着笑見老人家開心喜色。就便請示父親方纔說到了十三妹。父親說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親倒猜着他些來歷麼。老爺道。豈但猜着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連你母親大約也未必想到此。我心裡却明白如見。此時且不必說等我事畢身閒。再慢慢的說明。我自然還有个道理。纔起襆丈公子聽如此說。便不好問。只是未免滿腹狐疑。一時安老爺飯罷。收拾了家具。又同安公子討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家眷如何位置。父子便一齊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公子。老爺並請示那銀子怎的辦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一日出去。老爺便叫公子去告知母親。這事不忙在一刻。再俟兩三日。烏克齋總該有信來了。那時再定規。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公子纔要走晉升回道。請大爺停一刻去罷。奇將纔來的時候。街上正打道呢。說河台大人到馬頭接欽差去。已經出了衙門。路上撞見。又得躲避。老爺問道。也不曾聽見个信兒。忽然那里來了這等一个欽差。晉升道。奴才也是才聽見說。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望眼將穿偏不徑序袁簡齋詩品云挑直使曲吾於此文亦云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只帶着兩个家人。坐了一隻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馬頭。天不亮就傳馬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一个劄山陽縣預備轎馬。一角知照河台欽差到境。這縣太爺早到了馬頭接差去了。安老爺心想。那个什麼吳大人。莫非是吳侍郎出來了。他是禮部啊。此地也不曾聽見有什麼案。這欽差何來呢。大家猜度不出。老爺道。管他橫竪我是个局外人。於我無干。去瞎費這心猜他作甚麼。說着只聽得縣門前道府

驪縣各各一起一起的過去。落後便是那河台鳴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直等過去了。公子纔得回店。話分兩頭。你道這位欽差是誰。原來就是那號克齋名爲明阿的。爲大人。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由閣學陞了兵部侍郎。浙江公事查辦清楚。拜了摺子。正要回京覆命謝恩。纔由水路走出一程。又奉了廷寄。命他到南河查辦事件。這正事回程進京必由之路。他便且不行文知照。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後面。同隨帶司員人等。一起行走。自己卻喬粧打扮的。僱了一隻小船。帶了兩个家丁。沿路私訪而來。直等靠了馬頭。纔知照地方官。把个山陽縣。唬得忙着。分派人打掃公館。伺候轎馬。預備下程酒飯。鬧的頭昏。纔得辦妥。只是欽差究竟爲着何事而來。不能曉得。這正是首縣第一樁要緊差使。爲的是打聽明白。好去答應上司。是个差差。他一到馬頭。便上手本叩安稟見。不想欽差止於傳話道乏。不曾傳見。看了看船上。只得兩个家人。連門包都不收。料是無處打聽。費盡方法。派了个心腹能幹家人。把船家暗暗的叩下來。問他的端的。又許他銀子。船家道。他僱船的時候。我只知他是夥計三个。到淮安要賬來的。一路也同我們在船頭上同坐。問長問短的。(有客人之問長問短。自必有船家之說長說短。而地方之利病。官吏之賢否。其私訪情事。暗暗補出)一直到了馬頭。見大家出來接差。我纔知道他是个官府。誰知道他作什麼來歷呀。他家人聽了。無法。只得回覆縣官。把个山陽縣急得搓手。一時大小官員都到。緊接着河台到船拜會。見那位欽差頂冠束帶。滿臉春風的。迎出大艙來。河台下船。只得在小船裡面向上請了聖安。爲大人站在一旁。說了說聖躬甚安。二人見禮坐下。河台滿臉青黃不定。勉強支持着。寒喧幾句。又不敢問到此何事。倒是爲大人先開口說道。此來沒什麼緊要事。上意因此番之回京。此地是必由之路。命順路看看河工情形。這河工的事。自己實在絲毫不懂。前在浙江。但見那些辦工的官員。實在辛勤苦累。(不言淮而言浙。不言偷減而言辛勤苦累。好寬心丸。好定身法)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開个節略。見賜。便可照這節略。略查一查。回奏便筭。當過只差去了。自己也急於進京謝恩。恐不能多耽擱。地方上一切不必費事。這船上實在褻瀆。下船就奉拜。再長談罷。那河台纔咕咚一聲。把心放下去。那恭維人的本領。他這從作佐雜的時候。就學博濫熟。又見爲大人只等謙和體諒。早打筭到滿破个二三千銀子。送他也值。左右向那些工員身上攤的回來的。因此着實的頌揚了欽差一陣。纔打道回院。河台走後。各官纔上手本。爲大人都回說船上過窄。公館相見。大家只得紛紛退進城去。馬頭上三聲大炮。全副執事簇擁作欽差。那頂大轎浩浩

蕩蕩鴉雀無聲奔了淮城東門而來一進城門武巡捕請示大人先到公館先到院中那大人只說得一句先到山陽縣那巡捕應了一聲忙傳下去心裡都是驚異怎的倒先到縣衙去那个當兒山陽縣的縣官早到公館伺候去了原來外省的怯排場大凡大憲來拜州縣從不下轎那縣官倒隱了不敢出頭都是會門家丁同着簡房書吏老遠的迎出來道傍迎着轎子把他那條左腿一跪把上司的拜帖用手舉的過頂鑽雲口中高報說小的主人不敢當大人的憲駕如今這山陽縣門上聽得欽差來拜他們老爺他更比尋常晚的腿快喊的聲高只見那欽差也不用人傳話就在轎裡吩咐道我不是拜你主人來了那門丁聽了唬得爬起來找了他小路往回就跑此時但恨他爹娘少生兩隻腿將跑到縣門欽差的轎子已到他又同了衙役門前伺候又聽欽差問道有位被參的安老太爺想必是在監裡內門下忙跪稟道不在縣監在縣頭門裡典史衙門土地祠欽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門把个管獄的典史登時唬得渾身亂抖口裡叫道皇天菩薩自從周公作周禮設官分職到今日也不曾聽欽差拜過典史這是什麼勾當呀慌得他抓了頂帽子拉了件褂子一路穿着跑了出來跪在門外口中高報山陽縣典史都鑾蘩叩接大人轎子過去了良久他還在那裡長跪不起兩傍眾人都看了他指點着笑个不住他也不知眾人笑他何來及至站起來自己低頭一看纔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鑲着一身的狗牙兒縧子原來是慌的拉錯了把他們的官太太褂子穿了來咳正所謂宦海無邊孽海同源作官作孽君自擇焉閑話休題卻說那欽差到典史衙門望見那土地祠便命住轎落平下來只見跟班的從懷裡掏出一个黑皮子手本來眾人兩傍看了詫異道欽差大人怎生還用着這上行手本拜誰呀便是拜土地爺也只該用个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誰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便交付巡捕說拜會去太老爺那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恭小楷寫着受業烏明阿一行字連忙飛奔到門投帖卻說那時正近重陽南園鄉試放榜安老爺正得了一本江南鄉試新試闈墨在那里看聽得縣衙前纔得一片喧嘩旋即不聞聲息卻也聽慣了不以為然依然看那本文章忽見戴勤忽忽的跑進來回稱欽差來拜雖安老爺的鎮靜也不免驚疑心裡說難道真个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伸手接過手本一看笑道原來是他呀只說甚麼吳大人吳大人我就再想不起是誰來因慢慢的起身離坐說請進來罷早見那烏大老爺偏體行裝的進來先向安老爺行了个旗禮請了安起來又

行了个外官禮兒拜了三拜。安老爺也半禮相還。烏大爺起身又走近前來看了看老爺的臉面。說老師的臉面竟還好。這裏怎生碰出這等一个岔兒來。一時讓坐。茶罷。烏大人開口先說老師的信。門生接到了。因有幾兩銀子不好專人送來。旋即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如今自己帶了來。又問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安老爺不便就提公子來的話。便答說也有了些眉目了。烏大爺道門生給我師帶了萬金來。即在後面大船之上。一到就送了老師公館去。老爺忙道多了多了。這斷乎用不了。你雖是个便家。况你還有通財之誼。只是你在差次。那裏有許多銀子。烏大老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老師的以前。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着瞿子金何麥舟他兩家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衆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个數兒。教他們量力盡心。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合他們。止發信來把銀子滙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為衆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滙到門生那裡。再從門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安老爺道。非我合你客氣。你大兄弟也送了幾兩銀子來。再有二三千金便彀了。這種東西多也無用。再與者受者都要心安。烏大老爺道老師這幾位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致仰事俯畜。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誰有該飲水思源。緣木思本的。門生受恩最重就該作个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難道老師也合他讓再讓三不成。再門生還有句放肆的笑話兒。以老師的古道。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只怕往後還預備个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安老爺聽了。啞然大笑。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又說得這樣懇切。不好推辭。便說道我說你不過便是這樣罷。我也合你說不到卻之不恭。却是受之有虧了。那烏大老爺又謙遜了一番。說完便向他那家人使了个眼色。那家人早退下去。連戴勤等一並招呼開彼此會意就都躲在院門外坐下。喝茶吃烟閒話。却說那位典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不知怎樣恭維恭維纔好。忙忙的換了褂子。弄了一壺茶。跟了个衙役。親自送來。讓家丁們喝也。為趁便探聽探聽消息。誰想大家堵着門坐着呢。不得進去。他一面讓茶。一面搭訕着就要同坐。戴勤先站起來道。邨老爺你請治公罷。你在這裡我們不好坐。同你一處坐。

主人知道也必嗔責茶只裏有那老爺別費心了那典史看這光景料是打不進去只得周旋一陣把那茶壺送給轎夫喝了去了卻說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料是有說的只見他低聲道門生此來卻不專為這事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一路也訪得些情形未敢為據所以來請示老師老師知之必確安老爺忙問何事烏大爺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為賢員以誠樸為無用演戲作壽受餽婪贓侵冒錢糧偷工減料以致官場短氣習俗頹靡等情參的十分利害這事關係甚大門生初次奉差有些不得主意所以討老師教導安老爺聽了這話沉了一沉道竟齋既承你以我為識途老馬我卻有無多的幾句話只恐你不信因說道我到此不久就到邳州高堰署了兩回事河台的行止我都不得深知至於我之被參事屬因公其中毫無屈抑你如今既奉命而來我以為國法不可不熟國體也不可不顧察事不得不精存心卻不可不厚（訓詞深厚可箴可銘）老賢弟以為何如烏大人見安太爺受了那河台無限的屈抑豈無个不平之鳴誰知他竟無一字怨言並加佩服老師的學識雅度說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安老爺道我可不能看你去也不便差人到了公館裏改日長談罷說着送到院門便不往外再送卻說那山陽縣得了這个信早差人稟知河台說欽差在縣裏合安老爺長談那河台倒是一驚纔要問話聽得頭門炮响欽差早已到門連忙開煖閤迎了出來見那欽差仍是春風滿面說纔望了望做老師來遲了一步說着一路進來坐下可奈他絕口不談公事至要緊話問的是淮安膏藥那藥舖子裏的好竹瀝瀝痰丸那藥舖子裏的真（藥石針砭亦何憒憒蓋疾中膏肓久矣）河台也只得順着答應一番因便粧着糊塗問道方纔說貴老師是那一位烏大人道就是被參安令河台連忙道這位安水心先生老成練達為守兼優是此第一賢員無奈官運平常可可的遇見這个不巧的事情況現在我們大家贊他打算衆擎易舉已有個成數了不日便可奏請開復烏大人道這倒不敢勞大人費心他世兄已經從京裡變產而來大約可以了結公事況且做老師是个一个不苟的便承大人費心他也未必敢領河台聽了大失所望欽差坐了一刻便告辭出去進了公館那時後面官船已到幾位隨帶司員也赶來了那些地方官都請在一處公同一見應酬已畢少微歇息吃些東西早發下一角文書即提河台的文巡捕武巡捕管門的管賬的家丁須臾提到便封了門照着那言官指參的款蹟連夜熬審起來從來人情似鐵官法如爐豈能容其情看其面哉況且隨身所帶的那些司

員人等又都是些才識雙全精明强幹之輩問之法律剃弊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又久經審案的能員那消幾日早問出許多賍欵來欽差一面行文仍用名帖去請河台過來說話不一時河台已到欽差照舊以客禮相待讓坐送茶已畢更將廷寄并那御史的叅摺合他的巡捕家丁的口供送給他看河台一看這才如夢初醒只唬得面如金紙目瞪口呆又見上面有如果審有賍欵即傳旨革職所有河南河道總督即着烏明阿暫署的話他慌忙看完摘了帽子向上跪倒磕頭只稱他的名字說犯官該爾音昏憒糊塗辜負天恩但求重重的治罪多求報效若干銀子助工助餉也為圖輕減罪名所以才有他這番輕舉說罷起來帶上帽子烏大人道也不避豐厚之名每逢獲罪多求報効若干銀子助工助餉也為圖輕減罪名所以他纔有這番輕舉說罷起來代上帽子烏大人道請大人具個親供便是自認罰鍰也得有個數目好據供入奏那該尔音道犯官打算竭力巴結十萬銀子交庫烏大人道大人的情甘報効我原不便多言但是聖意深嚴案情較重左右近年的案都有個樣子在前頭大人還得自己斟酌斟酌不可自悞他答應兩个是下去寫具親供一時早有首府中軍送過印來烏大人即日拜印署事便下了一个扎子委山陽縣伺候前任河台大人這溪話就叫作看起來了這個信傳出來那些紳衿鋪戶百姓聽得好不暢快原來這河台姓該名爾音號鈺甫便有等尖酸的指了新河台的名號編了一副對聯道是月向日邊明日月空堂天有眼金鑲玉作鈺玉金滿槖地無皮這話闔起郤說那該爾音下去寫具親供見欽差的話來的嚴厲一定朝廷還有什麽密旨如今報得效少了罷誠恐罪名減不去多了罷實在心上捨不得心閅口口閅心打算良久連那些奇珍異寶折變了大約也彀了且自顧命要緊因此上一根二根寫了二十萬兩的報效那大人就把案歸着了據情轉奏當朝聖人最惱的貪官汚吏也還算法外施仁止於把他革職發往軍台效力不日批摺回來那該爾音便忙忙交官項上庫送家眷回鄉剩了个空人兒赴軍台效力去了只是些金銀珠寶千方百計才弄得來三言兩語便花將去當日賺他來的步今日轉痛他的去多也最可怜的是他見過烏大人之後不曾等安老爺交官項早替他匠出通闗連夜發了摺子奏請開復想在欽差跟前作個大大的情面也是發於天良要想存些公道只是遲矣晚矣郤說安太太那邊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在安太太是本不曾生得只等一个愛女在張姑娘是難得遇着一位慈姑彼此相投竟比那多年的婆媳還覺親

熱。那張老夫妻雖然有些鄉下氣。初來時衆人見了。不免笑他。及至處下來見他一味誠實。不辭勞。不自大。沒一些脾氣。雖是兩家合成一家。倒過得一團和氣。這日安老爺收到烏大人的帮項。即日把文書備妥。如數交納。照例開復。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自己不好出去。便告了兩个月的病假。早有公子領着家人們預備轎馬前來。安老爺離了土地祠。來到遂合店。安太太迎了出來。老夫妻本來伉儷甚篤。更兼在異鄉同患難。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彼此見了。十分傷感。虧得公子一旁安慰方住。太太便叫媳婦出來拜見安老爺。一看。又叫他近前來細看一番。因向太太道。我告訴玉格話呢。想來都說到了。不必再說。只個孩子天生的是偺們家的媳婦兒。等着消停消停就給他們辦起這件喜事來。安老爺不吃烟。張姑娘便給他送上一盞茶來。一時親家太太也來相見。見了安老爺拜了兩拜。口裡說好哇親家。俺們在這裡可糟擾了安老爺。也合他謙了幾句。人回親家老爺進來了。安老爺迎進來見禮歸坐。着實謝了謝他途中照應公子。張老道。親家不要說這話。我的嘴笨。也說不上个甚麽來。偺是一家人了。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就只一件。我們在家苦慣了的。這幾天吃飽了飯。竟白呆着就困了。親家這不是你來家了嗎。有偺笨活。只管交給我。管作的動。不的時候兒。只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安老爺聽了道。就是這樣。如今我第一樁大事就是你這个女壻。他這管只麽大了。還得有个人兒招護着。這幾日裡還有个人兒。不好叫他在裡頭不周不備。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張老爺連忙答應。安太太道。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疼他。一句話沒說完。張太太話來了。說偺話呢疼閨女。有個不痛女壻的。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人回河台烏大人來拜。把个張老夫妻嚇得往外躲避不迭。一時鳴鑼喝道。烏大人已到店門。安老爺說請進來坐罷。說着便迎了進來。那烏大人先給師母請了安。然後向公子敘了一向的濶別。提到前任談公的事。安老爺倒看實感歎了一番。烏大人因道。門生看老師沒甚大欠安。為何告起假來。安老爺便說是有些項事。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略提了幾句。只是不提那番駭人見聞的。烏大人也連忙道喜。又道。此地搃河缺又調北河的同峻峰過來了。也是个熟人。老師完了私事。何不早些出去。門生去既可多聽兩次教導。等那同峻峰來也可當面作一番囑託。安老爺說。說得有理。我事情一清楚就出去的。烏大人長談了半日告辭而去。早有那些官任候補的官員聽得河台大人到店來拜安老爺。長談久坐。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那个不來周旋也

有送酒席的也有送下程的到從來鬧起整匣的燕窩整桶的海參魚翅尺頭珍玩之類老爺都一概璧謝不收卻說那日安老爺迎賓謝客忙的半日不曾住腳一直到下半日才得消停那張姑娘便送過帽頭兒來請換帽下伏侍得直像个多年的兒媳婦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因對太太道我們如今事情正多有兩樁得先作起來一件是爲我家險遭意外的災殃幸而安然無事只都是天公默佑我們闔家都該辦注名香達謝上蒼那一件先論怎樣只店里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館安太太道只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老爺道一處不够太太道只處很寬綽連親都住下了老爺道不然日後自然是住在一處才有个照應眼前辦這喜事必得兩處辦才成个一娶一嫁的道理太太聽了也以爲是恰好晉升進來回示聽得只這話便回道既是老爺尺樣吩咐也不用再找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內里通了外邊各開大門安老爺道那更好了房子說定說道謝天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婦許了十五還愿的話並媳婦怎的要給那十三妹姑娘供長生祿位的話一一的說明安老爺聽了連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偺們一家兒叩謝不必再看日子了一家兒談到飯罷掌燈安老爺早叫人在外層收拾了三間潔淨屋子下榻出去又周旋了張老爺一番才得就枕一宿先話次日便是十五了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香燭供品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次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各各一秉虔誠焚香瞑拜叩謝上天加護之恩拜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該拜謝一番才是張老道我們正想借花兒獻佛磕个頭兒呢早有仆婦送上兩束香來張老上了香磕過頭親家太太也把香點着舉得過頂磕頭下去不知口裡喃喃吶吶祝告些什麽磕完頭爬起來只見他把右手腿進袖口去摸了半日摸出兩个香錢來遞給安太太安太太笑道這是作甚麽呀你我難道還分彼此麽親家太太道不是價往後我們兩口子吃的穿的都仗着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呢還有倭話兒說的呢只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公德公修婆德婆修偺各人洗臉兒各人兒光你不要可行不的安太太只是笑看不肯收到是安老爺說太太既是親家只等說收了再請兩絚香燒上就是了安太太只得接過來遞給一个丫環卻說張姑娘隨婆婆謝過了天便忙著進房設了一張小桌兒供上那十三妹姑娘的長生牌上寫了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安太太便向安老爺道我們玉格也該叫他來磕頭兒才是呢安老爺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个頭可了事的

我另有辦法。（再絮後文）安太太聽了。便同張太太各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張姑娘插燭也似價拜了四拜。就把個彈弓供在面前。話休絮煩。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便忙着搬公館。辦喜事。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安太太辦理妝奩。一婚一娶。忙在一處。忙了也不止一日。纔得齊備。那怎的個下茶行聘。送妝過門。也不及細說。（看是旅次不必張皇實則預為第二十八回地也極不經意却非無意）到了吉期。鼓樂前導。花燭雙輝。把張金鳳姑娘一乘彩轎迎娶過來。一樣的參拜天地。遙拜祖先。叩見翁姑。然後完成百年大禮。這日安老爺雖不曾知會外客。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說雖不百輛盈門。也就算六禮齊備了。轉眼就是安老爺假限將滿。河台已經到任。烏大人已經回京。太太便帶了兒子媳婦忙着張羅老爺的冠帶一切。便問那日出去銷假。安老爺道。你們娘兒們難道真個的還忍得再叫我作這官不成。我生平天性恬淡。本就无意富貴功名。況經了一場宦海風波。益發心灰意懶。只是生為國家的旂人。不作官。又去作甚麼。現如眼前有樁大似作官的事不得不去先料理。太太公子見老爺說得這般鄭重。忙問何事。老爺道。吼難道殺了我一家性命的那个十三妹姑娘的這番深恩重義。我們竟不想尋着他報答不成。（三絮之後揭明本意）太太道。何嘗不想報答呢。只是他又沒得個準住處真姓名。可那里找他去呢。老爺說。你們都不必管。我自有个道理。寔合你們說罷。從烏老大諄諄請我出去那日。我已經定了個告退的主意。只恐他苦苦相攔。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台也到任了。我前日已將告休的文書發出去了。從此卸了這副担子。我正好挂冠去辦我這樁大事。此去尋的着十三妹。我纔得心願滿足。倘然尋不着他。那管芒鞋竹笠。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尋着那個女孩兒才罷。只正是丈夫第一關心事。受恩深處報恩時。要知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上回書既把安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却說安老爺認定天理人情。拋卻功名富貴。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挂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尋着那十三妹。報他這番恩義。若論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張老老夫妻。又那個心裡不想報答他。只是沒作理會處。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正合衆人的心事。當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遣人過黃河去扣車輛。那時藥材也從京裡回來。只這幾個家人。又有張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帮着人足敷用。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這番去。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興頭熱鬧。話休煩瑣。那消幾日。都佈置停妥。安老爺本因告病。一向不曾出門。也不拜客辭行。擇了個長行的日子。便渡黃河北上。於路無話。不則一日。到了離茌平四十里下店打尖。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張金鳳來時住的那座店。安老爺飯罷。等着家人們喫飯。自己便蹓出店外。看那些車夫喫飯。見一個個他們蹲在地下。喫了個狼吞虎咽。溝滿濠平。老爺便合他們閒話。閒道。我們今日往茌平。從那裡岔道下去。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離茌平有多遠。內中有個知道說道。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為甚麼打茌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打這裡就岔下去了。安老所問。乃昔日公子自北而南。由大道左旋經之岔道。車夫所言。乃現時安老自南而北。由大道右旋行之岔道。一係北道。一係南道。序次明白如畫。往前不遠。有個地方叫桐口。順着桐口進去。斜半籤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到了那裡。打鄧家庄兒頭裡過去。就是青雲堡。青雲堡再走十來里地。有個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茌平的大道了。打這裡去近哪。可就是這一頭兒沒有車道。騎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裡。看了看這座店。雖然窄些。也將就住得下。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太太。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今日我們就這裡住下罷。太太道。再半站。今日就到茌平。老爺不是還有事去呢麼。念念在心。為甚麼又躭擱這半天的路程呢。老爺道。我正為不躭擱路程。我方才在外頭問了問。原來從這裡有條小路。走着近邊便了。我們今日歇了半天。明日你們仍走大路。住在茌平等我。我就從這裡小路走。幹我的去。太太道。罷呀。老爺可不要鬧了。聽起來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談虎色變老爺道。太太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唬怕了。要知人生在世界之大。除了這寸許

的心地是塊平穩的路。此外也沒有一步平穩的。只有認定了這條路走。至於禍福。有個天在。注定禍避不來。非分福求不到。那避禍的。縱讓千方百計的避開。莫認作自己乖覺。究竟立腳不穩。安身不牢。那求福的。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莫認作可以僥倖。須知飛的不高。跌的不重。其實明日所行。不但非猴狗白猿狼蟲所經亂草荒石之道。且非十三妹護送所經斜月殘星之道。安老不此之辨。而另出機杼。真覺魚躍鳶飛。天空海闊。由其襟懷磊落。故其議論高超不凡。太太你只看我同玉格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今竟何如。這豈是人力能為的。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禮。便說既那樣。就多帶兩個人兒去。張老聽了說道。親家太太放心。我跟了親家去保妥當。安老爺笑道。怎麼敢驚動親家呢。此去我保不定一半天就擱。家眷自然就在莊上住下聽信。親家你自然照應家眷為是。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隨緣兒。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麼。說着。便分付家人們。今日就在尖站住下。因又叫戴勤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再僱三頭驢兒。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我們就便衣便帽喬粧而往。我自有道理。戴勤笑道。那短盤驢。搭上馬褥子。倒騎得那侉車子。只怕老爺坐不來罷。老爺道。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戴勤只得去僱小車合驢兒。心裡卻是納悶。說這是個怎的用意呢。一時老爺又叫戴勤的隨緣兒媳婦來問道。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記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幾歲上裹腳。幾歲留頭。合他小時候那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你可想得起一兩樁來。安老此問印證所知真數耶。抑預備作文林料耶。讀者試掩卷猜之。戴勤家的經這一問。一時倒矇住了。想了想才說。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計着是十九歲屬龍的。二月初三日生的。時辰奴才却記不准了。他女兒接口道。是辰時。那年給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辰字。是有講究的。叫甚麼甚麼地甚麼一氣。這是個有錢使的命。還說將來再配個屬馬的姑爺。就合個甚麼論兒。還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媽也道不錯。這話有的。因又說道。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腳。不怎麼那一雙小腳兒呢好。九歲上留的頭。隨緣兒媳婦又說道。小時候奴才們跟着頑兒。姑娘可淘氣呀。最愛粧個爺們。弄個刀兒鎗兒。誰知道都學會了呢。就只怕作活。奴才老爺太太常說。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姑娘說的更好。說難道婆婆家是僱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們背地裡還慪姑娘。不害羞。姑娘說我不懂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婆婆。羞的甚是麼。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你見誰提起爸爸媽媽來也害羞來着。安老爺合太太聽了點頭而笑。說這也說得有理。太太便問道。老爺。此時從那裡想起問這些閑話兒來。

張金鳳也接口道。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老爺拈鬚笑道。你娘兒們先不必着急。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何如。張姑娘聽了。先就歡喜。當晚無話。到了次日早起。張老程相公。依然同了一眾家人。護了家眷北行。去到茌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爺同公子。帶了戴勤。合隨緣兒。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安老爺上了車。伸腿坐在一邊。那邊載上行李。前頭一個拉。後頭一個推。安老爺從不曾坐過這東西。果然坐不慣。才走幾步。兩條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說。奴才昨日就回老爺說。坐不慣的。老爺也不禁大笑。及坐好了。走了幾步。腿又溜下去險些兒不曾閃下來。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這不行啊。我把你老薩杭罷。老爺不懂這句話。問怎麼叫薩杭。戴勤說。擺住點兒。他們就叫煞上。老爺說很好。你就把我薩杭試試。只見他把車放下。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灣柳桿子來。望老爺身旁一搭。把中間那灣弓兒的地方。向車梁上一攀。老爺將身往後一靠。果覺坐的安穩。公子背着彈弓。跨着驢兒。同兩個家丁。便隨着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那時正是秋末冬初。小陽天氣。霜華在樹。朝日弄晴。雲斂山清。草枯人健。安老爺此時。偷得閒身。倍覺胸中暢快。一路走着。只聽那推車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爺一望。只見前面有幾叢雜樹。一簇草房。心裡想道。鄧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成。說話間。已到那裡。推車的把車落下。老爺問到了嗎。他說那裡纔走了一半兒呀。這叫二十里鋪。老爺說。既這樣。你為何歇下呢。只聽他道。我的老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頭口。那四條腿兒的頭口。餓了。不會言語。我這兩條腿的頭口餓了。肚子先就不答應咧。吃點喝兒再走。隨緣兒是不准他吃。老爺聽了他道。叫他們吃罷。吃了快些走。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只見兩個車夫。三個腳夫。每人要了一觔半麵薄餅。有的抹上點子生醬。捲上棵葱。有的就蘸着那黃沙碗裡的鹽水爛蒜。吃了個滿口香甜。還在那裡讓着老爺說。你老也得一張罷。好齊整白麵。哪須臾吃畢。車夫道。這可走罷。管走得快了。說着。推着車子。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那柳葉還不曾落盡。遠遠看去。好一似半林楓葉一般。公子騎着驢兒到跟前一看。原來那樹是綠樹葉紅葉筋。因叫趕驢的在地下。揀了兩片。自己送給老爺看。老爺看了道。這樹名叫作檉柳。又名河柳。別名柳師。春秋傳公元年。會於檉的那個檉字。即此物也。閒話間已到鄧家庄門首。老爺下車一看。好一座大莊院。只見周圍城磚砌牆。四角有四座更樓。中間廣樑大門。左右兩邊。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裡面房閣高大。屋瓦鱗鱗。只是庄

門緊閉不聞聲動才要上前叫門。老爺連忙攔住。自己上前。把那門輕敲了兩下。早聽見門裡看家的狗。狺狺聲氣如惡豹一般。頓着那鎖鍊子咬起來。緊接着就有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門問道。找誰呀。安老爺道。借問一聲。這裡可是鄧府上。開了門我有句話說。只聽得那人道。開門待我言語一聲兒去。那人去不多時。便聽得裡面開得鐵鎖啷噹。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約有四十餘歲年紀。頭戴窄沿秋帽。穿一件元青綢棉襖。套着一件青毡馬褂兒。身後還跟着兩三個莊漢。那人見了安老爺。執手當胸。拱了一拱。問道。尊客何來。那老爺心想。這人一定是褚一官了。因問道。足下上姓。這裡可是鄧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鄧九太爺就是敝東人。不在家裡。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尊客如有甚麼書信。以至東西。只管交給我。萬無一失。五日後來取回信。倘一定有甚麼要緊的話。得等着面說。我這裡付一面對牌。請到前街客寓裡住歇。那裡飲食油燭草料。以至店錢。看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裡。敝東回來自然有個地主之情。不然。那店裡也是公平交易。絕不相欺。說到這裡。只聽庄門。有人高聲叫說。李二爺。老爺論是闖舍。他這裡一面應着。一面聽老爺的回話。老爺見訪鄧九公不着。只得又問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們見見。那人道。我們這裡姓褚的多呢。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老爺道。這人人稱他褚一官。那人道。要問我們褚一爺麼。他老不在這裡住了。搬到東庄兒去了。請到東庄兒就找着了。才說完。裡面又在那裡催說。李二爺等你開舍呢。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說尊客請便罷。老爺還要問話。他早回頭進去了。那兩三個莊漢。見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老爺只得隔着又問了一聲說這東庄兒在那裡。裡面應了一句。說一直往東去。說着也走了。（轉借尋訪不着提清主意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作者慣用此法）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原想着褚一官是華忠妹夫。鄧九公是褚一官師傅。且合十三妹有師弟之誼。因褚一官見鄧九公。因鄧九公見十三妹。再沒個不見着的。如今見褚鄧二人。都見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這般不巧。又不知這東庄兒在那裡。安公子此時。却非兩個月頭裡的安公子可比了。經了這場折磨。自己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因說道。一直往東去。逢人便問。還怕找不着東庄兒麼。老爺說道。固是如此。難道一路問不着。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找文王去不成。公子笑道。再沒問不着的。說着。跨上驢兒。跑到前頭。只見過了鄧家庄。人烟稀少。那時正是收莊稼的時候。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烟。無處可問。走了里許。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村外一個大場院。堆着大高的

糧食。一簇人像是在那裡揚場呢。喜得他一催驢兒。奔到跟前便開口問道。那裡是個東庄兒咧。只見那場院邊還有三五個庄家。坐着歇乏。內中一個年輕的。轉問他道。你是問道兒的麽。公子道。正是。那人道。問道兒下驢來問啊。公子聽了。這才下了驢。那少年道。你要找東庄兒。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次殯行。先磁一釘難受一難）公子道。東庄兒怎麼倒往西去呢。內中一個老頭兒說道。你何苦耍他作甚麼。因告訴公子道。這裡沒個東庄兒。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就是青雲堡。到那裡問去。公子得了這句話。上了驢兒。又跑回來。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問道。問的有些意思沒有。公子把幾乎上了當的話。說了。老爺笑道。這還算好。他到底有了個方向兒。說着。走了一程。到了青雲堡。那條街。只見街上有座小廟。廟門首一根小小旗杆。那廟門掛一塊三聖祠的匾。卻是鎖着門。一進街來。南北對面。都是些矮房店口。也有燒鍋當舖雜貨店。面話休煩。絮一連問了幾處。都不知有這個東庄兒。一直的走出了這五里長街。只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外面有幾個庄家漢。在那喝茶閒話。老爺說下來歇歇兒罷。說着。下了車。也到那灰台兒跟前坐下。隨緣兒便從腰間拿下茶葉口袋來。叫跑堂兒的灌了壺茶。老爺問那跑堂兒的道。你們這裡有個東庄兒麽。那跑堂兒的見問。一面把開水壺擱在灰台兒上。扶着。又把那隻胳膊圈過來。抱着那壺蓋兒。歪着頭說道。咱們這裡。沒個東庄兒咧。老爺說或者不在附近。也未可定。跑堂兒指手畫腳道。不啊。客人你順着我的手。瞧西沿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村。這東邊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那是黑家寓舖。這往近了說。那道小河子北邊的一帶大瓦房子。那叫小鄧家庄兒。（跌嗂而出。惜朱子注此。當云以爲面諺之則日。以方向言之則日東。）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鄧老爺的房子。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着。又叫作褚家庄。說到這裡。老爺忙問道。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兒的說着。噠就是他。他是標行裡的。安老爺向公子道。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原來只在眼前。他在西庄兒說話。又是他家的房子。自然就叫作東庄兒了。（天下有知稱別號而人不知其爲誰何者。安得蓋過水心先生解也。）公子聽了。忙着放下茶碗。說等我先去問他在家不在家。不要到了跟前。又撲個空。說着。也不騎牲口。帶了隨緣兒就去了。一過北道。就遠遠望見褚家庄。雖不比那鄧家庄的氣概。只見一帶清水瓦房。虎皮石子前白灰砌牆。當中一個高門樓的如意小門兒。安着兩扇黃油板門。門前也有幾株槐樹。兩座磚砌石蓋的平面馬台。石西邊馬台石上。坐着個乾瘦老者。都是面西正東。看不見他的面目。（提懷）

中抱了一個孩子。又有個十七八歲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一場離門約有一箭多遠。橫着一道溪河。河上架着個板橋。公子纔走過橋。又見橋邊一個老頭子。守着一個筐子。刁着根短烟袋。蹲在河邊。在那裡洗菜。公子等不得到門。便先問了他一聲。說你可是褚家庄的。你們當家的在家裡沒有。問了半日。他言也不答。頭也不回。只顧低了頭洗他的菜。隨緣兒一旁看不過。在他肩膊上拍了一下。說吩問你話呢。他這才站起來。含着烟袋。笑嘻嘻的勾了勾頭。公子又問了他一句。他但指指耳朵。也不言語。公子道。偏又是個聾子。因大聲的喊道。你們褚當家的。在家裡沒有。只見他把烟袋拿下來。指着口啊啊啊了兩聲。又搖了搖頭。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真真十啞九聾。古語不謬。不想公子這一喊。早驚動了馬台石上坐的那個人。陡然迴合只見他聽得這邊喊。回頭望了一望。連忙把懷裡的孩子。交給那村童。抱了進去。又手遮日光。向這邊一看。就匆匆的跑過來。相離不遠。只見手一拍。口裡說道。可不是我家小爺公子。正不解這人為何奔了過來。及至一聽聲音。纔認出來不是別人。正是他嬤嬤爹華忠。遇華忠用逆筆。若順敘公子找着便平。原來華忠本是個胖子。只因半百之年。經了這場大病。臉面消瘦。鬢髮蒼白。不但公子認不出。連隨緣兒都認不出他爸爸來了。一時彼此無心遇見。公子一把拉着嬤嬤爹華忠。纔想起給公子請安。隨緣兒又哭着圍着他老子。問長問短。華忠道。咳。我這時候沒那麼大工夫。合你訴家常啊。因問公子道。我的爺。你怎麼直到如今。還在這裡轉。我合你別了。將近兩個月。我是沒一天放心。好容易扎掙起來。奔到這裡。問了問寄褚老一的那封信。他並不曾收到。端的是個什麼緣故。我的爺。你要把老爺的大事悞了。那可怎麼好。說着。急的搓手頓足。滿面流淚。公子此時。也不及從頭細說。便指給他看道。你看那廟茶館外面坐的不是老爺。華忠道。老爺怎麼也到了這裡。敢是進京引見。公子道。閒話休提。我且問你。褚一官在家也不。華忠道。他不在家。他這兩天忙呢。因看了看太陽說。大約這早晚也就好回來了。大爺你此時。還問他作甚麼。回問一句。入情入理。一似真有是事。真有是人。真有是語者然。公子道。這話說也話長。你先見老爺去。就知道了。華忠便同公子。飛奔而來。於路不及閑談。到了跟前。老爺纔瞧出是華忠。因說你從那裡來。華忠早在那裡摘了帽子。磕頭。說奴才華忠閃下。奴才。大爺悞了老爺事。奴才該死。只求老爺的家法。老爺道。不必這樣。難道你願意害這場大病不成。起來。華忠聽了。纔戴帽爬起來。却說一旁坐着喝茶的那些人。那裡見過這等舉動。又是老爺奴才。又是磕頭禮拜。知道是知縣下鄉私訪

來了。早噏的一個個的溜開。跑堂兒的是怕躭悞了他的買賣。便向安老爺說。我看這個地方兒屈尊你老。再也不得說話。我這後院子後頭。有個松棚兒。你老挪到後頭去好不好。（挪松棚用逆筆。若順敘安老爺找地方。便平。）老爺正嫌嘈雜。公子聽得有個松棚兒。覺得雅致有趣。連說很好。便留戴勤看守行李。跟了老爺。挪過後面去。公子到那裡。一看那裡甚麼松棚兒。原來是四根破竹竿子支着。上面又橫搭了幾根竹竿兒。把那砍了來作柴火的帶葉松枝兒搭上面晾着。就着遮了日陽兒。那就叫松棚兒。不覺得一笑。忙叫人取了爲褥子來。就地鋪好。爺兒兩個坐下。老爺便將公子在途中遭難的事。大略說了幾句。把個華忠急的哭一陣。叫一陣。又打着自己的腦袋罵一陣。老爺道。此時是幸而無事了。你這等也無益。因又把公子成親的事告訴他。他纔擦擦眼淚。給老爺公子道喜。又問說的誰家姑娘。今年幾歲。老爺道。且不能合你說這個。你且說你怎的又在此躭擱住了呢。華忠回道。奴才自從送了奴才大爺起身。原想十天八天就好了。不想躺了將近個月纔起匠。奴才大爺給留的二十兩銀子。是盤纏完了。幾件衣裳。是當淨了。好容易掙扎得起來。拼湊了兩吊來錢。奴才就僱了個短盤兒驢子。盤到他們這裡。他們看奴才這個樣兒。說給奴才作兩件衣裳。好上路。打着後日一起來動身。不想今日在這裡遇見老爺。也是天緣湊巧。不然一定差過去了。老爺道。這裡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他在家不在家。華忠道。他上縣城有事去了。說也就回來。老爺說他不在家也罷。我們先到他家等他去。我要見他有話說。華忠聽了。口中雖是答應。臉上似乎露着有個爲難的樣子。（春雲漸展。紆徐爲妍。）老爺道。他既是你的至親。難道我們借個地方兒坐坐。也不肯。你有甚麼爲難的。華忠道。倒不是奴才爲難。有句話。奴才得先回明白了。他雖在這裡住家。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丈人的。老爺道。你這話怎麼講。褚一官。是你妹夫。他丈人。豈不就是你老子。怎麼他又有個丈人起來。（褚一官續娶。用逆筆。用補筆。若順敘便平。）華忠聽了。自己也覺好笑。又說道。這裡頭有個原故。原來奴才那個妹子。兩月頭裡就死了。他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大爺在店裡商量。給他寫信的那兩天。奴才也是到這裡纔知道。（大約文章順敘。易致鬆懈。一用逆筆。便覺可觀。玩此可悟。）安公子聽了。便對安老爺道。哦。這就無怪了。那日十三妹說他夫妻斷不能來了。老爺連連點頭。一面又往下聽。華忠的話。他又道。奴才這妹子死後。丟下一個小小兒子。無人照管。便張羅着趕緊續絃。他有個師傅叫作鄧振彪。人稱他是鄧九公。是個有名的標客。褚一官一向跟他走標。就在他家同住。那鄧九公今年八十七歲。膝下無兒

止有個女兒。他因看着褚一官。人還靠得。本領也去得。便許給他作了填房。招作女壻。這老頭子在西莊兒住家。因疼
女兒。便把這東莊兒的房子。給了褚一官。又給他立了產業。就成果起這分家來。那鄧九公。一個月倒有二十天。帶了
他一個身邊人。在女兒家住。這個人靠着有了幾歲年紀。一應人來客往。他都不見。並且吩咐他家的等閑人。不許讓
進門來。如今老爺要到他家去。此刻正一不差甚麼。是那老頭子回來的時候。萬一他見了。說上兩句不知高低的話。奴
才支持不住。所以奴才在這裡為難。老爺聽了。也為起難來。說我找褚一官。正為我這姓鄧的說話。這便怎麼樣呢。華
忠道。老爺找他有甚麼話說。老爺指着公子身上背的那張彈弓道。我要還他這件東西。還訪一個人。華忠道。依奴才
糊塗見識。老爺竟不必理那個瘋老頭子也罷了。此地也不好久坐。這街上有幾座店口。奴才找處乾淨的。請老爺歇
息。竟等褚一官回來。奴才把他暗暗的約出來。老爺見了他。先問他個端的。請示老爺。可使得。老爺道。自然要見褚
一官。既如此。就在這裡住着。等他罷。近便些。你倒是在那裡。弄些吃的來。再弄碗乾淨茶來喝。華忠忙道。這容易。奴才
這個續妹妹。都待奴才很親熱。竟像他親哥哥一般。也因這上頭。他父親纔肯留奴才住下。奴才如今就找他預備些
點心茶水來。說着。一徑去了。華忠去後。安老爺把他方纔的話。心中默默盤算。據他說。鄧九公那番光景。不知究竟是
怎生一路人。正在那裡盤算着。只見華忠依然空着兩手回來。安老爺道。難道他家就連一壺茶。都不肯拿出來不成。
華忠忙答道有。有。奴才方纔把這番話。對奴才續妹子說了。他先就說。既是老爺的駕到了。況又是奴才的主兒。不比
尋常人。豈有讓他坐在外頭的理。及至奴才說到那彈弓的話。他便說。這更不必講了。呼奴才快請老爺。合奴才大爺
到他家獻茶。他還說。便是他父親有甚話說。有他一面承管。既這樣。就請老爺大爺賞他家個臉。老爺各各打躬。口裡
說二位當家的辛苦。原來外省鄉居。沒有那些。老爺少爺的稱呼。止稱着當家。便如稱主人東人一樣。他這樣稱。安老
爺。也是個看主敬客的意思。揖無不答。老爺也還了個禮。一進門來。只見極寬的一個院落。也有個門房。西邊一帶粉
墻。四扇屏門。進了屏門。便是一所四合房。三間正廳。三間倒廳。東西廂房。東北角上一個角門。兩間耳房。像是進裡面
去的路徑。那莊客便讓老爺到西北角上那角門裡兩間耳房坐定。他們也不在此相陪。便幹他的事去了。早有兩個
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臉水。手巾胰子。又是兩碗漱口水。放下。又去端出一個紫漆木盤。上面托着兩蓋碗清茶。餘外兩

個折盅還提着一壺開水。華忠一面倒茶內中一個小子。吽他道大舅哇。我大嬸兒吽你老倒完了茶進去一踹呢說着。便將臉水等件帶去。一時華忠進去。老爺看那兩間屋子。葦蓆棚頂白灰墻壁。也掛兩條字畫。也擺兩件陳設。不城不村。收拾得却甚乾淨。因合公子道。你看倒是他門這等人家。真個逍遥快樂。正說着華忠出来回道。回老爺。奴才這續妹子要叩見老爺。老爺道。他父親丈夫都不在家。我怎好見他。說話間。那褚大娘子已經進来。安老爺見了。纔起身離坐。只見他家常打扮。穿條元青裙兒。罩件月白襖兒。頭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環花朵。年紀約有三十光景。雖是半老佳人。只因初過門的新媳婦。還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膩。只聽他說道。老爺請坐。小婦人是個鄉間女子。不會京城的規矩。行個村禮兒罷。說着福了兩福。便拜下去。老爺忙說不要行禮。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揖。他回身又見了公子。安老爺道。我們是特地找一爺来說句話。倒驚動了。請進去歇着罷。褚家娘子道。我丈夫不在家。大約也就回来。老爺既是我這大哥的主人。也同我們衣食父母一樣。我該當伺候的。並且還有一句話。請老爺的示下。安老爺道。既如此請坐下好講話。那褚家娘子那裡肯坐。安老爺讓再讓三。說大娘子你不肯坐。我也只得站着陪談了。還是華忠從旁說姑奶奶既老爺這等吩咐。恭敬不如從命。你竟是伺候坐下好說話。他纔撇了一張杌子。斜簽着坐了。便問老爺道。我方纔聽見我們這大哥說老爺帶了一張彈弓。到這裡要訪一個人。我大膽問老爺這彈弓從何而來。還要訪的。又是何等樣人呢。十三妹不待安老爺問及轉由褚大娘發端亦逆筆也。老爺見他問的不像無意閑談。開口便道。我這彈弓是此地十三妹的東西因我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承這十三妹救了性命。贈給盤費。又把這張彈弓借與他護送上路。我父子受他這等的好處。故此特地来親身送還他這張彈弓。又曉他合你尊翁有師徒之誼。因此来找你們褚一爺。引見九公。問明了十三妹的門户。好去謝他一謝。那褚家娘子聽了道。這事幸得我先見着老爺。老爺假如這等問我家一官管取他還摸不着頭腦呢。我也再不想這張彈弓竟在老爺手裡。只是可惜老爺来遲了一步。只怕這十三妹。老爺見他不着了。老爺忙問原故。只見他嘆了口氣道。要說起這十三妹来。真真的算個奇人奇事。他從兩年前頭。奉了母親到這裡。誰也不得知他的来路。誰也不得知他的根由。他只說是逃荒来的。後来合我父親結了師徒。我父親見他母子無依。就要留他在家同住。他是執意不肯。在這東南青雲山山崗兒上。結了幾間茅屋。自己同了他母親住。老爺聽了。使

向公子道此雲中相見的這句詞兒所由來也（雪亮）公子忙起身答應一聲又聽他往下說道我從作女孩兒的時候合他兩個人後來最為親密雖是這等親密他的根底他可絕口不提不想前幾天他這位老太太死了我合父親商量等他事情完了正好請他到家我們作個長遠姐妹將來就在此地給他我個好好的人家又可當親戚走着豈不好呢誰想他遭了這樣大事哀也不舉靈也不守孝也不穿打算停靈七天就在這山中埋葬葬後他便遠走高飛老爺說異道他遠走高飛到那裡去褚家娘子道老爺可說麼大約他走的這個緣故止有我父親知道也是他母親死後他纔說的我父親把這事機密的了不得不肯向人說問着也是含含糊糊的我這兩口聽了那口風兒就有多少的難處因此我勸了他這幾天教他且莫着急就走也等完了事慢慢的商量一個萬全的打算再走不遲無奈說破了嘴他也是百折不回為甚麼方纔聽得老爺的駕到了又說帶着張彈弓兒我心裡可就一動甚麼原故呢因前日他母親死後他忽然告訴我父親說他的張彈弓借給人用去了早晚必送來他如今要走等不得又交給我父親一塊硯台說倘他走後有人送那張彈弓來把那硯台交那人帶去把那彈弓就留在我家作個記念他也不曾說起老爺合少爺更不曾提到途中相救的一個字這硯台我父親交給我了我却斷不想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如今恰好老爺少爺都到了況且受過他的好處正要訪他老爺是念書作官的人比我們總有韜略怎麼求求老爺想個却斷不想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如今恰好老爺少爺都到了況且受過他的好處正要訪他老爺是念書作官的人比我們總有韜略怎麼求求老爺想個方法勸着他留住他也是樁好事不然這等一個人此番一去知他怎麼個下落呢可不心疼死人嗎安老爺聽了這番話正合了自己的心事心裡說着不得這鄉間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談見識前番我家得了一個媳婦張金鳳是那等的深明大義今番我遇着這褚家娘子又是這等的通達人情可見地靈人傑何地無才更不必定向錦衣玉食中去講德言容工了因又把他方纔的話度量一番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心裡早已明白八九只是此時不好說破便對褚家娘子道大娘子怎生說到一個求字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如今就煩你少停引我見見尊翁我二人商量個良策定要把這樁事挽回轉來褚家娘子聽了連連搖手說老爺這不是主意（又用逆筆一踢）我這老人家雖合他有師生之分只是他老人家上了幾歲年紀又愛吃兩杯酒性子又烈火轟雷似的

煞是不好說話。外加着這兩年。有點子反老還童。一會兒價好鬧個小性兒。就這十三妹的這樁事。我好容易勸的他活動些了。他老人家在旁邊兒。又是甚麼英雄咧。好漢咧。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咧。說個不了。把那個越發鬧得回不得頭。下不來馬了。老爺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說。管保還是這套。甚而至於機密起來。還合老爺粧糊塗。說不認得十三妹呢。老爺道。若不仗尊翁作個線索。我縱有千言萬語。怎得說到十三妹跟前。那褚家娘子低頭想了一想。笑道。這樣罷。老爺要得合我父親說到一處。却也有個法兒。只是屈尊老爺些。老爺忙問怎樣。褚家娘子道。他老人家雖說是這等脾氣。却是吃順不吃強。又愛戴個高帽兒。第一最愛人贊一句。說是個英雄豪傑。第二最喜懽人說這樣年紀怎的還得這樣精神飽滿。心思周到。第三却難他老人家酒量極大。不用講家裡。便是外面交遍天下。總不曾遇見過對手的酒量。往往見人不會吃酒。他說這人沒出長兒。老爺聽罷。哈哈大笑說。這三件事。都在我身上。第一。據他的本領。本是個英雄。就贊揚他兩句。也不是虛語。第二論年紀。他比我長着幾乎一半子呢。我就作個前輩看待他。也很使得。第三尤其容易。據我這酒量。雖不曾合他同過席。大約可以勉強奉陪。（讀此句。安老一口應承。覺得心應口。毫無隱旋。謝之矣。蓋第十三回表安老於節飲節每飯猶以三五觔為度。業經伏脈在前也。自此後渴驥奔泉。長鯨吸川。則順流而下矣。）褚家娘子聽了大喜。說果然如此。只怕這事有些指望了。因又囑咐安老爺道。只是我老人家。少刻見了老爺。可難保得住禮貌周全。還求老爺海量。就待他個老。更切切不可提我方纔說的這番話。老爺道。不消囑咐。既如此商定。豈但不提方纔的話。並且連這彈弓也先不好提起。我自有道理。因吩咐先把彈弓收好。正說着。褚一官也回來了。他本是走江湖的人。甚麼不在行的。見了老爺。也恭恭敬敬的請了安。他娘子便把安老爺的來意。合方纔這番話。告訴了他。只見他口裡答應。心裡却是忐忑。他娘子道。你不必着忙。萬事有我呢。褚一官道。我不怕別的。他老人家是個老家兒。咱們作兒女的。順着為孝。怎麼說怎麼好。就是他老人家掄起那雙拳頭來。我可真吃不起他。他娘子道。這事大約也不到那個場中。你在這裡伺候老爺。我預備點心去。說着去了。少時。只見兩個小小子。拿出點心粥湯來。老爺一腔的心事。不過同公子略吃了些。便撤下去。又問了問。褚一官走過幾省。說了些那省的風土人情。論了些那省的山川形勝。正說得熱鬧。只聽得前面莊客嚷了聲。老爺子回來了。（先聲奪人。寫得紙上岌岌震撼。）褚一官聽了。發脚往外就跑。連那華忠也有些不得主意。兩個服侍的小小子。嚇得踪影全無。正是。非關猛虎山頭嘯

早見群狐穴底藏。要知那鄧九公回来見了安老爺。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第十五回　酒合懽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上回書講的是安老爺。来到褚家莊。探着十三妹的消息。正合褚一官閑話。聽說鄧九公回来了。早見那褚一官。慌作一團。同了華忠。並衆莊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爺心裡想道。這鄧九公被他衆人說的。那等的難說話。不知到底怎生一個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說着。依然帶上那個帽罩兒。走到廂門。隱在門後。向外窺探。恰好那鄧九公。正從東邊屏門進来。只見他頭戴一頂自来舊窄沿氊帽。上面頂着個加高放大的藏紫薊花頂兒。撒着不長的一撮鳳尾線紅穗子。身穿一件駝絨窄溫兒實行的箭袖棉襖。繫一條青縐綢搭包。挽着双股扣兒。垂在前面。套一件倭緞廂沿加廂巴圖魯坎肩兒的絳色小呢對門長袖馬褂兒。上着藍領兒。敞着鈕扣兒。脚下一雙薄底兒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来高。一張肉紅臉。星眼劍眉。高鼻子。大耳朵。頷下一部銀鬚。連胸過腹。足有二尺来長。被風吹得飄飄然。擺着半身。雖說八十餘歲的人。看去也不過六旬光景。他一隻手搓兩個鐵球。大踏步從莊門上就嚷進来了。只聽他一面走一面說道。你們這般孩子。也忒不聽說。我那等的囑咐你們。說我這幾天有些心事。心裡不自在。親友們来。遇他是誰。都回他說我不能接待。等閑的人。也不必嚷進来。你們到底弄得車輛雜口的。圍了一門口子。這是怎麽個緣故。姑爺真個的你住在這裡。就是你的一畝三分地。我一個錢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連忙答說。老爺子。這又来了。這話叫人怎麽搭岔兒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說句話誰敢不聽。只因今日来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兒面上来的親戚。理道的。咱們怎麽好不讓人家進来喝碗茶呢。那鄧九公道。哦。舅爺面上来的舅爺。到這裡。我鄧老九没敢錯啊。誰家没個糟心的事。（直性人有事在心隨瞞流露活畫出来）難道因為舅爺。我還說不得句話麽。不是我說句分斤辦兩句話。咧舅爺有甚麽高親貴友。該請到他華府上去。偏要趁這個當兒熱鬧。我是個什麽講究。華忠一聽。說不好了。這是衝着我来了。因陪笑道親家爹。你老人家聽我說。要是我平白的。認得這等一個尋常人。我斷不肯請他進来。只因他是個主兒。你老人家有甚麽不聖明的。那鄧九公聽了。把眉毛一鄒。眼睛一睖。說甚麽行子主兒。誰是主兒。咧我鄧老九仗的是天地的養活。受的是父母的骨血。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兒。誰是主兒呀。那主兒賣幾個錢兒一個。褚一官怕安老爺聽

着不雅。忙攔道。你老人家這句可不要。鄧九公見他如此說。便丟下華忠。向着他道。哦。我錯了。害着你們先親後不改。歎負我老邁無能。這麼着。不信。咱們爺兒們較量較量。說着。挽起那大寬的馬褂兒袖子。采舉拳就待動手。老爺從門裡看見。說這一動手。可就不成事了。連忙跑到跟前。拖地一躬。說九公老人家且莫動手。聽晚生一言告禀。那鄧九公正在揮拳。忽見一個人。從西角門兒裡出來相勸。定睛一看。只見那人穿一件老臉兒把灰色三朵菊的庫紬缺衿兒棉袍套。一件天青荷蘭雨緞厚棉馬褂兒。撐着双眼鼠袖兒。頭上罩着個藍氈子帽罩兒。看不出甚麼帽子。有頂戴沒頂戴。來他猛擡頭看了。一眼。便問褚一官道。這又是誰。華忠恐他說別的。連忙說道。就是我們老爺。安老爺。連喝道。你這個人好蠢。怎麼還這等說法。因對鄧九公道。晚生是從此路過。遇見我們這姓華的。因此纔見着這位褚一爺。提起來。知道九公也在這裡。晚生久聞大名。如雷貫耳。要想拜見拜見。他兩個是再三相辭。都是晚生一時不知進退。定要候着瞻仰尊顏。這事都與他兩個無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煩。晚生立刻告退。斷不肯因我外人。壞了九公的骨肉情分。說罷。又是一躬。那老頭兒見安老爺這番光景。心裡先有三分願意。說且住。我也曾聞着我們這舅爺跟的是個官兒。這麼着。尊駕先道個姓名來。我聽聽。安老爺見問。便說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學海。說了這句話。只見他兩眼一睜。哈了一聲。說你叫安學海。你莫非是作過南河知縣。被談爾音那廝冤枉參了一本的。安青天安大老爺嗎。安老爺道。晚生卻是作過幾天南河知縣。如今辭官不作了。那鄧九公聽得。把手一拍。便對着衆人道。我說你們這班孩子。紫嘴子一絲汗兒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麼了。老爺子。鄧九公睜着雙大眼睛道。這位安老爺的根基。你們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腳底下的從龍世家。在南河的時候。不肯賺朝廷一個大錢。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這是一再說我是淮安府根生土長。他作那裡的知縣。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下。人家到了。咱們家。就好比那太陽爺照進屋子裡來了。怎麼着。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兒旮旯子裡去。這都是你們幹出來的。褚一官一聽。心裡說。得了。夠了。我的了。忙說我們不在行喲。（鄭以反唇。老九只好不聽）還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說着。暗地裡合那些莊客擠眉弄眼。說走哇。咱們收拾大廳去。鄧九公這纔轉到下首。讓安老爺大廳待茶。老爺纔把帽罩子摘了。遞給華忠。進了屋子。那鄧九公連忙把那副鐵球揣在懷裡。向安老爺道。老父母。子民鄧振彪

叩見。可恕我腰腿不濟。不能全禮說罷。行了一躬。老爺頂禮相還。老爺此時早看透了鄧九公是個重交尚義有口無心。年高好勝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見你這番英雄氣概。況又這等年紀。還是這樣精神。真是名下無虛。我安某得見這般人物。大快平生。我這裡有一拜。說着。借着還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鄧九公連忙爬下還禮不迭說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了我鄧振彪的草料為鄧九公如風馳雨驟咄咄逼人又如太虛浮雲毫無一點沾滯自上上人物還了禮。一面挽起安老爺着他那跪起。比安老爺還來得利便。老爺起來。又對他說道。我們先交代句話。這父母官。子民的稱呼。原是官場的俗套兒。請問如今將些地方官。有那個真對得住百姓。作得起個民之父母。況且我又是個下場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公門。要一定這樣的稱呼。倒覺俗氣。就論歲數。也比我長着三十餘年。如不見棄。我今日就認你作個老哥。何如。鄧九公聽了。喜出望外。口裡都作謙讓。說這可不當。老父母你是甚麼樣的根基。我鄧老九雖然痴長幾歲。算得個什麼。也好妄扳起來。老爺道。快休說這話。你我丈夫行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着。早又拜了下去。鄧九公也忙着平磕了頭。起來拉了老爺的手。哈哈大笑。說道。老弟。這實在是承你的錯愛。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歲。再三年就九十歲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甚麼走了一大半子。也交了無數的朋友。今日之下。結識得你這等一個人物。人生一世。算不白活了。說着。只樂得他手舞足蹈。眉笑眼飛。褚一官等在旁看着了。也自歡喜。鄧九公便對褚一官道。這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過節兒錯不得。姑爺。你也過來見見你二叔。褚一官連忙過來重新見禮。老爺拉起他來。這個當兒華忠拉起伙兒拿了把綢撣子來。給老爺撣衣裳上的土。老爺笑道。這不好勞動管家爺呀。把個華忠嚇的一面忍住笑。一面撣着土說道。這裡頭可沒奴才的事。安老爺因命他。你把大爺叫來。鄧九公道。原來少爺也跟在這裡。你們旗下門兒裡都叫阿哥。快請快請。安公子在那邊早曉得了這番消息。聽見老爺叫。便帶了戴勤隨緣兒過來。安老爺指了鄧九公。向公子道。這是九大爺。請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喜得個鄧九公雙手撐捧起來。說。老賢姪。大爺可合你謙不上來了。又望着老爺說。老弟。你好造化。看這樣子。將來准是個八抬八座罷咧。一時褚一官便用那個漆木盤兒又端上三碗茶來。老頭子一見。又不願意了。說姑爺。你瞧怎麼這傢伙給二叔倒茶。霉着咱們太不是敬客的禮了。有前日那個九江客人給我的那御製詩蓋碗兒。說那上頭是當今佛爺作的詩。還有蘇州總運二府送的那個多人年壺合咱們得的那

雨前春茶你都拿出他來。褚一官答應着。纔要走。老爺忙攔說。不用這樣費事。我向來不大喝茶。我此時倒用得着一件東西。老哥哥你可莫笑我沒出息兒。還只怕你這裡未必有。鄧九公聽了。怔了一怔。說老弟。難道拿着你這樣一個人。吃鴉片煙不成。老爺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別無所好。就是好喝口紹興酒。可不知你老人家裡有這東西沒有。鄧九公見問。把兩隻手往桌子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探。說怎麽說。老弟你也善飲。老爺道。算不得善飲。不過沒出息兒貪杯。鄧九公道。哦哦哦。我聽聽。也能喝個多少呢。老爺道。從前年輕的時候。渾喝也不大知道甚麽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過二三十觔。也就露了酒了。鄧九公聽了。樂得直跳起來。說妥會妥會。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見這等一個知己。相飲幾口酒。便向褚一官道。家裡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個大花雕嗎。今日咱們開他一罈兒。合你二叔喝。褚一官說拉倒罷。老爺子。你老人家。無論叫我幹甚麽。我都去。獨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動他。回來又是怎麽提斷了。溫丟了。我又不會喝。那東西我也不懂。我纏不清。等我找了你老的女孩兒來。你老自己告訴他罷。再者二叔在這裡。也該叫他出來見見。鄧九公說道。這話倒是。你就去。原來褚家娘子。雖是那等合安老爺說了。也防他父親的脾氣靠不住。正在窗後暗聽。聽見如此說。便出來。從新見過。因說道。這些事都不用老爺子操心。我纔聽得老哥兒倆一見。就這樣熱火。我都預備妥當了。再說既要喝酒。也要說說話兒。這裡也不是說話的地方兒。一家人罷咧。自然該把二叔請到咱頭裡去坐。再這天也不早了。二叔這等大遠的來。難道還讓到別處住去罷。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兩天。你老人家要有事。只管去。家裡横豎有人照了。鄧九公道。是呀是呀。得虧你提補我。因道。老弟。一個人上了兩歲歲數。倒底不濟了。我如今全靠我們這姑奶奶。你我就依着他。住幾天。偺們痛痛的多喝兩場。安老爺聽了。料這事也得大大的費一番唇舌。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了。說着。便命家人把車子牲口打發了。行李搬進來。便同了九公進去。先到了正房。原來那正房。却是褚一官夫妻住着。只見屋裡也有幾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幾件簇新的陳設。只是擺得不倫不類。這邊槕子上。放着盤子傢伙吃食。那邊槕子上。堆着天平算盤與賬本子類。鄧九公道。他這裡鬧得慌。偺們到我那小屋兒裡坐去。便讓老爺出了正房。從西院牆一個屏門過去。只見當門豎着一個影壁。一個大寬轉院落。兩棵大槐樹。不差甚麽就遮了半個院子。也堆着點子高高矮矮。不成文理的山石。也種着幾叢疏疏密

窗不合點綴的竹子又有個不當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間也都安着大玻璃一進屋門堂屋三間通達東西兩進間鄧九公便讓安老爺在中間北床坐下公子在靠南牕坐下褚大娘子張羅着倒了茶便向鄧九公道把偺們姨奶奶也叫出來見見也好帮帮我鄧九公道姑奶奶罷呀沒的給你二叔笑話褚大娘子道二叔狠不笑話我們也不可笑因說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親止養了我一個兒我又沒個弟兄已不得多一個親人再說我父親這個年紀了我怎麽樣的服侍總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兒所以說給他老人家弄個人他老人家瞧了幾個都不中意到後來瞧見這一個因他是我們淮安人纔留下了雖說是沒甚麽模樣兒絕好的一個熱心腸兒甚麽叫鬧心眼兒掉歪他都不會第一是在我父親跟前服侍的盡心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他來二叔瞧瞧安老爺說好極了也必該有這等一個人服侍我到得見見我們這位如嫂褚大娘子聽了便自己向西間去找他還不曾走到跟前只聽得那帘子唿搭一聲就出來了一個人安老爺在堂屋上首向西坐着看得必真看那人約畧不上三十歲穿着件棗兒紅的絳色棉襖套着件桃紅襯衣戴着條大紅領子挽着雙水紅袖子家常不穿裙兒下邊露着玫瑰紫的褲子對着那一雙四寸有餘的金蓮兒穿着双藕色小鞋子顏色配得十分勻襯手上戴着金鐲子玉釧叮噹作响鐲子上還拴條鴛鴦戲水的杏黃綉手巾頭上廟簪兒銖挑金翠爭光簪兒邊配着根猴兒爬桿兒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粧點鮮明褚大娘子問道今日甚麽事這麽打扮着只聽他笑道說有客來了麽我說着老爺子叫我見呢褚大娘子說着又望他胸前一看只見帶着一大嘟嚕因用手撥弄着看了一看原來胸坎兒上帶一掛茄楠香的十八羅漢香珠兒又是一掛旱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掛紫金錠的葫蘆兒又是一掛肉桂香的手串兒又是一個蘇繡的香荷包又是一掛川椒香荔枝餘外還加雜着一副纓金三色兒一面檀香懷鏡兒都交代在那一個二鈕扣兒上褚大娘子看了說我的小媽兒呀你可坑死我了怎麽好好歹歹的都帶出來了他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兒的麽叫我丟下那件子呢褚大娘子笑道怪香兒的就該都搬運出來麽跟我來啵說着又給他拉拉袖子整整花兒臨近了安老爺又細看了看却倒是漆黑的一頭頭髮只是多些就鬓角兒邊不用梳齊頭那頭髮便夠一指多厚雪白的一個臉皮兒只是胖些那臉旦子一走一哆嗦活脫兒一塊涼粉兒眉眼不露輕狂只是眉毛眼睫毛重些鼻子嘴

兒倒也端正。只是鼻梁兒塌些。嘴唇兒厚些。此外略無褒貶。更加脂香粉膩刷的一口的白牙。把個鄧九公。樂的望着他。眼睛樂得沒縫兒。口笑的合不攏來。只見他將到跟前。就奔了安老爺去了。鄧九公道。你來等我告訴你。這位安二老爺人家。是在旗的世家。因爲瞧的起我。纔合我結了兄弟。纔說到這句。他便道。是他二叔哇。九公道。這又來了。倒底是誰二叔啊。此佳識也。你老莫忙。他之爲誰。讀至第三十九回淤了不的了。他二叔進來了句便知着落。你見了得稱他老爺。他聽了。便說道。哦。老爺哪那麼請安說着扎煞着兩隻胳膊。直挺挺的就請了個單腿兒。鄧九公道。你還是拜拜。不結了。怎麼又鬧個安呢。他道。老爺麼。不請安。安老爺也連忙站起來。還了個半揖。說很好。這位姨奶奶生得實在厚重。這是個多子宜男的相貌。九公道。老爺不要這等稱呼。你叫他二姑娘。老爺便嘔九公道。這樣聽起來。倡還有位大如嫂呢罷。他又接上說了。沒有價。就我一個兒。我叫二頭。褚大娘子笑道。二叔聽我們。是沒心眼兒。不是有甚麼說甚麼。一句話沒說完。他早晢身走了。褚大娘子說。怎麼走了。我還有話呢。他道。姑奶奶等着我。就來。只見他去不多會。從屋裡裝出一袋烟來。那烟袋足有五尺多長。安着個包金的象牙嘴子。掛着個大紅繡花的葫蘆烟荷包。走過來就遞給安老爺。說。老爺抽烟兒呀。老爺說。我不會吃烟。他便說。一袋烟。可惜的了。不。姑奶奶抽罷。褚大娘子道。我可要不上你那桿長鎗來。你先擱下。我告訴你話。酒菓子我那裡都弄好了。回來在我那邊招呼。看送過來。你可在這裡好好兒的張羅張羅。那幾個小行行子。靠不住。因問。黑兒他們都那裡去了。只聽答應了一聲。進來了一順兒十一二歲的四個孩子。一個漆黑。一個大胖。一個奇醜。一個多麻。就叫作黑兒胖兒醜兒麻兒。原是鄧九公家的四個村童。合這位二姑娘。要算這老頭兒的一分儀從。離不開的。所以到女兒家住着。也帶了來。當下褚大娘子又囑咐了四人幾句。早有幾個小脚兒老婆子。送過酒菓來。褚大娘子。便合鄧九公道。大爺請到我們那院裡去。我們瞧他在這裡。怪拘束的。安老爺先道。很好。你就跟了大姐姐去。因說你也過來見見姨奶奶。公子只得過來。作了個揖。那姨奶奶拜了一拜。笑道。好個少爺。長的怪俊兒。褚大娘子道。嘶。你怎麼這些話呦。他又道。姑奶奶。你這說我愛說話哩。你瞧瞧他那臉蛋子。有紅似白兒的。不像那娘娘廟裡的小娃娃子。鄧九公褚大娘子聽了。都呵呵大笑。連安老爺也忍不住笑起來。倒把個公子臊了個滿臉緋紅。便同了褚家娘子。過那院去了。這裡擺下菜菓。褚一官也來這裡照料一番。去後。鄧九公便取出一對大杯。同安老爺高談暢飲起來。那

安老爺酒在肚裡。事在心裡。暗暗盤算。說這老頭兒雖說粗豪。那是個久經世故的。須是不露一毫圭角。纔引得出他的真話來。吃酒過三廵。恰好那鄧九公問起老爺的官場來。他道。老弟。你方纔說如今辭官不作。我聽得我們淮安親友來說。那談爾音被御史參了。本朝廷差了一位甚麼吳大人來了。把他拿問。老弟你官復原職了。我想老弟你這年紀正好給朝廷出力。為甚麼倒要告退還鄉。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從這條路來呢。安老爺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讀書。纔巴結作個知縣。不上半載。便經了這番風波。大約官途的滋味兒。不過如此。不如退歸林下。徧走江湖。結識幾個肝膽英雄。合他杯酒談心。倒是人生一樁快事。鄧九公聽到這裡。不由得端起杯來。一飲而盡。又伸了一個大拇指頭。說道。高老爺。便接着往下說道。至於此來。都原為小兒出京的時候。這華忠一路跟隨。病在店裡。及至小兒到了淮上。久不見他南來的消息。此番走到這路。想道褚一官壯士。正是他的至親。尋着一官一問。便知端的因沿路一問。都說褚壯士在二十八棵紅柳樹住家。到了那裡。纔知他就住在吾兄的寶莊上。我想既到靈山。豈可不朝我佛。到把那打探華忠消息這樁事擱起。徑投寶莊拜識尊顏。誰想吾兄不在莊上。就連那褚壯士也說搬在東莊去了。我就一跟路尋到此。恰好在此地莊外遇見華忠。得見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談起來纔知吾兄的大駕也在此地。不承望天緣湊巧。倒在此地相會。又得彼此情同針芥。一言訂交。真是難得的一番奇遇。鄧九公道。原來老弟倒枉駕先到舍下。只是我多多失候。越發不安了。安老爺道。你我豪傑相遇。何必拘拘形迹。我方纔還同令壻議論海內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傑。不想聞道竟自不知底裡。（借令坦以激泰山）鄧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這些小爺們。花說柳說不中用。一接就沒了早兒。你問的這人。你既稱到他是個豪傑。大約也不是甚麼無名的了。你說給我聽聽。慢講大江南北。那怕三江兩湖。川陝雲貴。以至關裡關外。但是個有點聽頭兒的。提起來。大概都知道。他個根兒絆兒。你問誰罷。安老爺道。這人說來。却不甚遠。只在就近地方。只是隔了幾年。不知他現在住處。鄧九公聽了。把嘴一撇。道甚麼。我們這個地方兒。曾有個有名兒的豪傑。老弟那可是聽了謊言來了。這地方要找紹興罈子大的倭瓜。棒槌壯的玉米棒子。只怕還找得出來。要講豪傑。劣兄在此地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沒見過那豪傑是四方腦袋八楞兒腦袋。安老爺正色道。老哥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無才。這話倒不可如此講。縱說是九兄你觀

於海者難爲水只怕小弟說的這個人老哥哥也看小他不起大約你也必該認得他並且除了你別人也不配認得他鄧九公聽了舌着頭想了一會道兀誰因向老爺道老弟你試把他的名姓說來我領教領教安老爺和着幾個小鬍子兒眼睛望着鄧九公說道這人人稱叫他作十三妹鄧九公纔聽得十三妹三個字早把手裡的酒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說老弟你是怎生曉得這個人安老爺道你且慢問我怎生曉得這個人你只說這人究竟算得個豪傑算不得個豪傑你可認識他不認識他鄧九公見問未從說話先嘆了一聲說老弟若論此人雖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不但算脂粉隊裡的一個英雄還要算英雄隊裡的一個領袖說起來天下的男子漢都該愧死我豈止認得他還要算我個知己恩人哩安老爺一聽心裡暗說有些意思了因說道話雖如此他只是他究竟是個年輕女子老哥哥你這樣的年紀這等的威名說他是個知己有之怎生說到是個恩人起來這話倒願聞一個詳細九公道酒涼了咱們換一換說着換上熱酒來二人酒到盃乾只那姨奶奶帶了兩三個婆子照料幾個村童來往穿梭也似價伺候倒也頗爲簡便且是乾淨說話間褚大娘子又帶人送過點心湯來讓了一番原來安老爺喝酒不大吃菜只就着鮮菓子小菜過酒鄧九公喝起來更是鯨吞一般的豪飲沒有吃菜的空兒因此點心不過用了些褚大娘子便叫人端去讓姨奶奶吃完散給那些孩子們了鄧九公說姑奶奶你張羅你的去罷褚大娘子道他們不用張羅他們連菜都吃了那大爺纔坐下瞧着那麼怪靦腆的被我慪了他一陣這會子熟化了也吃飽了同女壻合他大舅倒說的熱鬧中間的說話間姨奶奶吃完餑餑合褚大娘子道姑奶奶在這裡我也瞧瞧大爺去九公道你走了可小心了他們溫毛了酒褚大娘子道只管去罷有我呢那姨奶奶便笑嘻嘻的走到九公跟前從袖子裡掏出一個紅燄花紙包兒來說老爺子你瞧瞧這個九公打開一看原來是蘇繡的一個大紅緞子小腳兒香袋兒一個石青平口袖子九公問他這作嗎呀他道我給那大爺好不好九公道好好你給去罷又捏着那袖子問他道這裡頭況顛顛的又是甚麼東西他道可怎麼空空的給他呢我給他裝上了一百 老錢九公呵呵大笑起來褚大娘子說別笑人家好哇叫他也活動活動去罷說着坐在一邊便聽那九公向安老爺道老弟台你方纔問那十三妹我怎生說到他是我的恩人你可知道愚兄是個敗子回頭金不換我自幼兒也念過幾年書有我們先人在日也教我跟着人家考秀才去文章呢倒糊塗弄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著作上了。誰知把個詩倒了平仄。六韻詩我又只作了十句。給他落了一韻。連個覆試也沒巴結上。後來他老人家就沒了。我看了看我不像是這裏頭的蟲兒。就結識了一班不安分的人。使鎗弄棒。甚至吃喝嫖賭。無所不至。已經算是到下坡路下去了。還虧幾個老頭子說。放着你這樣一個漢子。這樣一分膂力。去考武不好。為甚麼幹這不長進的營生呢。我想一個沒爺的孩子。有個人肯來告訴這麼句正經話。就算難得。我就一督頭的學着拉硬弓。騎快馬。端石頭。練大刀。這年學台下馬。報了考。到了考的這天。我開得十六力的硬弓。那三百六十觔的石頭。平端起來在場上要走三個來回。大刀單撒手。舞三個面花。三個背花。還帶開四門。馬步箭全中。這麼說罷。一當兒整蓋了場罷。不想到了末場。默寫孫吳子兵書。我又落了兩個字。自己也沒看出來。便有學院上的書辦找來。說大人見我的武藝件件超羣。要中我個案首。只因兵書裡落了字。打下來了。叫我花五百銀子。依然保我個插花披紅的秀才。那時候要論我的家當兒。再有幾個五百。也拿出來了。只是我想大丈夫仗本事幹功名。一下腳就講究花錢。塌了銳氣了。我就回他說。中與不中。各由天命。不走小道兒。安老爺道這纔是正人君子的作事。怕這本領可惜埋沒了。九公道。你聽麼。他不中我。倒也平常。誰想他單單把我擱在末尾兒一名。叫我坐紅椅子。我說這就算給朝廷開科取士來了。一賭子的氣。我老師也沒辭。鹿鳴宴也沒赴。花紅也沒領。我說功名一路。算沒我了。後來親友們見我在家裏悶坐着。便有幾個標行的朋友。請我跟他們走標。走了兩年。我就自己立了字號。單身出馬。整整的走了六十年。仗着老天養活。不曾撩過臉。失過事。到今日之下。吃這碗飽飯。都是老天賞的。這年到了八十歲了。我說收船好在順風時。告訴親友們。我可要摘鞍下馬咧。誰知那些有字號的大買賣的行中。苦苦不放。都隔年下了關書聘金來請。只得又走了五年。我說這可該收了。便預先給各省稍下書子去。說本年一定歇馬。一應聘金。概不敢領承。那些客商的台愛。都遠路差人送了禮來。給我慶功。又大家給我掛了一個匾。寫得是什麼名鎮江湖四個大字。老弟你想人家好着咱們。有個自己不愛好着嗎。我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莊上。本也寬綽。西院裡有教場一般的一個大院落。蓋着五間大廳。那是我帶着徒弟們教武藝的地方。我就在那個地方正中搭了座戲台。兩旁扎起兩路看棚來。在府城裡叫了一班戲子。把那些遠來的客人合本城關裡關外的紳衿鋪戶以至坊邊左右這些鄉鄰。普通一請。一連兒熱鬧了三天。一日無事。二日安然。到了第

三日。正是那些鄉鄰們来吃酒看戲。那日人来的更多。聽上棚裡都坐得滿滿的。再搭上那賣熟食的。賣糖兒豆兒趕小賣買的。兩邊站得千佛頭一般。台上唱的是飛標黃三太打竇一墩。正唱到黃三太打敗了竇二墩。大家賀喜。他家裡來報。說生了黃天霸了。大家都說這戲唱得對景。我們鄧九太爺將来一定也要得這位一位相公。就這個一盃那個一盃。冷的熱的輪流把我一灌。我可就喝得有些意思了。正在高興。忽見我莊上看門的一個莊客。跑了進来報說外面来了一個人。口稱前来送禮賀喜。問他姓名。他說見面自然認得。我就吩咐那莊客。說莫問他是誰。只管請進来。大家吃酒看戲。那時請了進来。只見那人身穿一件青綿細格襖。斜披件喀喇馬褂兒。歪戴頂樂亭帽兒。脚穿一雙雙攀熟皮靿子鞋。身上背着藍布纏的一件東西。雖不看裡面。約莫是件兵器。後邊還跟着個人。手裡托着一個紅漆小盒兒。走上廳来。把手一拱。說道請了。只此兩個字。他就挺着腰。叉着隻脚。扭過臉去。攏着拳頭站着。我心裡說這個賀喜的来的古怪呀。因問他足下何来。他道姓鄧的。你非不認得我。我非不認得你。休推睡裡夢裡。今日聽得你摘鞍下馬。賀喜慶功。特来會你。我仔細一看。那人却也有些面熟。只是猛可裡想不出是誰。因對他說。足下恕我眼拙。一時間想不起。那裡會過。他說我叫海馬周三。在我莊牛山。曾有一面交情。這句話我想起来了。五年前後。我從京裡保標往下路去。我們同行有個金振聲。他從南省保標往上路来。對頭走到莊牛山。他的標貨被人吃了去了。是我路見不平。趕上那厮打了一鞭。奪回原物。他因此懷恨。前来報仇。趁着我家有事。要在衆人面前砢磣我一場。我說朋友你錯怪了我了。這同行彼此相救。是我們一個行規。況這事雲過天空。今日既承下顧。掀過這篇子去。現成兒的酒席。咱們喝酒。你我就借這杯酒。解開這個扣兒。作個相與。你道如何。早有那些在座的。一同上前解和。老弟你道我着衆朋友面上。也算忍讓了他了罷。誰知他倒不中抬舉起来。說道。不必讓茶讓酒。自你我莊牛山一別。我埋頭等你終要合你狹路相逢。見個高低。今日之下。你既摘鞍下馬。我海馬周三。若暗地裡等你。也算不得好漢。今日到此。當着在坐的衆位。請他作個證明。要合你借過一萬八千的盤纏。補還我莊牛山的那樁買賣。你是會的。破個笑臉兒。雙手捧来便罷。倘若不肯。我也不叫你過於為難。我這盒兒裝着一碗双紅胭脂。一匣滴珠香粉。兩朵時樣的通草花兒。你打扮好了。就在這台上扭個週遭兒。我瞧瞧。我塵土不沾抬腿就走。說罷。把個盒兒揭開。放在當中桌上。老弟你說就讓是泥佛

兒罷。可能聽了不動氣。安老爺道。這人豈不是個僱憊小人的行徑了。鄧九公道。哈哈老弟你可也莫要小看了他。不想到這等一個人竟自能屈能伸。有抽有長。說着又乾了一盃。說話的這個當兒。主客二位。已都是五七十大杯過了手了。褚大娘子在一旁說道。我看老爺子今日的酒又有點兒過去了。人家二叔問的是十三妹。你老人家可先說這些一陳穀子爛芝麻的作甚麽。先經起義理固宜然一挑一荅意更醒豁恰悟浮雲宿露都為初日張本這爭金輪湧現並覺光芒射人鄧九公道。姑奶奶你當我說的是醉話嗎。要不從這根子上說起。怎見得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来。這回書可還有個甚麽大聽頭兒呢。再說人家聽書的。又知道我鄧九公是個誰呢。安老爺便接口問道。後来吾兄便怎麽樣呢。鄧九公道。那時我一把無名孽火。從腳跟下直透頂門。只是礙着衆親友。不好動粗。我便變作一番啞然大笑。我說我只道你用過一百萬八十萬的。那可叫短了我了。一萬還備得起。回頭我就叫人備銀子去。在座的衆人。還苦苦的相勸道。二位不可過於認真。有我們在此。大家緩商。我便對他大家說道。衆位休得驚慌。我鄧老九的銀子。是憑精氣面目命脉神拚来的。你這等輕輕鬆鬆的。只怕拿不了去。此地却是我的舍下。自古主不欺賓。你我兩家說明。都不許人幫。就在這當塲見個强弱。你打倒了我。立刻盤了銀子去。那怕我身帶重傷。一定抹了脂粉。帶了花朵。湊這個趣兒。萬一我的兵器上沒眼睛。一時傷犯了你。可也難道公道。說着我便甩了衣裳。拏了我那把保保標的竹節鋼鞭。他也脫去馬褂。抖開他那兵器。原来也是把鋼鞭。合我這鞭的觔兩。正不差上下。那時衆人都出廳来。遠遠的圍了個大笸籮圈兒。站着便是我自己的人。也因我有話在前。不敢傍近。台上的戲也煞住了。站了一台的閒人。都眼睜睜的不看台上那齣戲。要看台下這齣戲。當下我兩個。一個站在北面。一個站在南頭。亮了兵器。就交起来。及至一交手。纔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馬周三了。原来他自從挨了我那一鞭之後。便隱頂埋頭。去練這家武藝。要洗忙牛山前的那一張羞臉。一條鞭使了個風雨不透。休想破他一絲。我兩個來來回回。正鬧得難分難解。只見從正東人群裡閃一般攛出一個人来。手使一把倭刀。把我兩個的鋼鞭。用刀背兒往兩下裡一挑。說你二位住手。聽我有句話講。那時我只道是来幫他的。他只道是来幫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一看。只見那人一身素妝。戴着孝髻。斜挎張彈弓兒。原来是個女子。安老爺聳標道。不必講。這一定是十三妹了。鄧九公綽着那一部長鬚說道。老弟不是他還有誰。那時我同周三兩個。纔要合他答話。忽然正西上㖑

飛過一枝標來正奔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將說得聲招傢伙他早把身子一閃那標早了個空接着又是第二枝打來他不閃了只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綽早把那枝標綽在手裡說時遲那時快他把手裡這枝標發出去打個正着只見噹的一聲冒了一撮火星子噹啷啷兩枝標雙雙落地那四面看的人就海潮一般喝了個連環大彩那發標人也不曾露個面兒早不知躲到那裡去了他也更不去尋更不在意便向我合周三道你二位今日這場鬬我也不問你是非長短只是一個靠着家門口兒一個靠着暗器便那贏了也被天下英雄恥笑這恥笑不恥笑都與我無干只是我要問問怎生輸了的便該搽脂抹粉戴花難道這脂粉花朵裡頭便不許有個英雄不成如今你兩個且慢動手這一桌銀子算我的你兩個那個出頭合我試鬬一鬬且看看誰輸誰贏那個戴那朵花兒搽那嘴胭脂抹那臉粉老弟那個當兒劣兄到底比周三多吃了幾年老米飯一看他那光景知非尋常之輩不可輕敵纔待合他講禮那周三見壞了他的道路又欺那十三妹是個女子冷不防嗖的就是一鞭那十三妹也不舉刀相迎只把身子順着來翻過脫來從鞭底下用刀刄往上一磕喇早把周三的鞭削作兩條衆人又是喝彩只就那喝彩只就那喝彩的聲音裡頭接着一片喊聲早從人隊子裡噗噗跳出二三十條稍長大漢來安老爺問道這又是甚麼人呢鄧九公道這班人原來是那海馬周三預先叫他的夥伴隨了那起戲子喬妝打扮混了進來領先一個個埋伏在此那時纔聽得衆人一聲喊這十三妹早三面一刀削斷了周三的鋼鞭下面趁勢就是一個溜腳把周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趕上一步一腳踏住了脊梁用刀指着那群賊夥道你們那敢上前我就先宰了你這匹海馬作個榜樣那班人聽了這話生怕壞了他頭領性命都嚇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他便對那班賊夥說道就請你衆人代勞把那個紅漆盒兒捧過來給你這位大王戴上花兒抹上脂粉好讓他上台扭給大家看老弟你這可就聽出周三的有抽有長兒來了只聽他爬在地下高聲叫道衆兄弟休得上前這位女英雄也且莫動手我海馬周三也作了半生好漢此時我不悔我來的錯我只悔我輕看了天下英雄今日出醜當場我也無顏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這等一位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就請砍了頭去不必多言老弟你只聽聽十三妹這本領可是脂粉隊裡的一個英雄英雄隊裡的一個領袖安老爺用手把桌子一拍說道痛快拿起杯來一飲而盡褚大娘子道二叔怎的儘喝酒也不用些菜安老爺

道姑奶奶你聽你老人家這段話還抵不得一鍾下酒的美品麽何用再去吃菜鄧九公一面喝着酒一面說道老弟這算不得下酒的美品呢你看那十三妹打倒海馬周三他又言無數句話不一席疊兩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待我兒慢慢的說與你聽纔算得酒菜裡的一品美餚海錯管叫你連吃十大碗還痛快得不耐煩哩這正是何用漢書來下酒一番清話也消愁要知那鄧九公又向安老爺說出些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十六回　莽撞人抵首求書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上回書講的是安老爺義結鄧九公想要借那鄧九公作自己隨身的一個貫索蠻奴為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這條孽子龍使他得水安身然後自己好報他那為公子解難贈金借弓退寇並擇配聯姻的許多恩義又喜得先從褚大娘子口裡得了那九公的性情因此順着他的性情一見面便合他歡飲雄談從無心閒話裡談到十三妹果然引動了那老頭兒的滿肚皮牢騷不必等人盤問他早不禁不由口似懸河的講將起來講到那十三妹刀斷鋼鞭鬬敗了周海馬作色掀鬚十分得意安老爺聽了說道這場惡鬬鬬到後來怎的個落場呢鄧九公道老弟你那時只怕十三妹聽了海馬周三這段話一時性起他把手起一刀雖說給我增了光了我出了氣了可就難免在場這些親友們受累正在為難又不好轉去勸他誰想那些盜夥一見他的頭領吃虧十三妹定要叫他戴花擦粉急了一個個早丟了手中兵器跪倒哀求說這事本是我家頭領不知進退冒犯尊威還求貴手高抬給他留些體面我等自當重報只聽得十三妹冷笑一聲說你這班人也曉得要體面麽假如方纔這九十歲的老頭兒被你們一鞭打倒體面安在再說方纔若不虧你姑娘有接標的手段着你一標我的體面安在以矛刺盾並翦豪豬衆人聽了更是無言可答只有磕頭認罪那十三妹瞧也不瞧便一腳踏定周海馬一手攥着那把倭刀換出一副笑盈盈的臉兒對着那在場的大衆說道你衆位在此休猜我合這鄧九公是親是故前來幫他我是個遠方過路的人合他水米無交我平生慣打無禮硬漢今日撞着這場是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非圖這幾兩銀子說了這話他然後纔回頭對那班盜夥道我本待一刀了卻這廝性命既是你衆人代他苦苦哀求殺人不過頭點地如今權且寄下他這顆驢頭你們要依我三件事第一要你們當着在場的衆位給這主人賠禮此後無論那裡見了不准錯敬第二這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的週圍百里以內

不准你們前來騷擾。第三你們認一認我這把倭刀。合這張彈弓。此後這兩樁東西一到。無論何地何時何人。都要照我話行事。這三件事。件件依得。便饒他天字一號的這場羞辱。你大家快快商量回話。眾人還不曾開口。那海馬周三早在地下喊道。只要免得戴花搽脂抹粉。都依都依。再無翻悔。眾人也一疊聲兒合着答應。那十三妹。這纔一抬腿放起周三。那廝爬起來。同了眾人。走到我跟前。齊齊的尊了我聲鄧九公爺。向我禱告。也似價磕了陣頭。就待告退。老弟。古人說的好。得意不可再往。我鄧老九這就忒殼瞧的了。再說也不可向世路結仇。我就連忙扶起他來。說周朋友。你走不得。從來說勝敗兵家常事。又道是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今日這樁事。自此一字休提。今日現成的戲酒。就請你們老弟兄們在此開懷痛飲。你我作一個不打不成相與的交情。好不好。那周三他倒得風便轉。他道既承台愛。我們就在這位姑娘面前。從這句話敬你老人家起。當下大家上廳來。連那在場的諸位。也都加倍的高興。我便吩人收過兵器銀兩。重新開戲。洗盞更酌。老弟。你想這過節兒。得讓那位十三妹姑娘首坐。不得。我連忙滿滿的斟了盃熱酒送過去。他說道。我十三妹今日理應在此看你兩家禮成。只是我孝服在身。不便宴會。再者男女不同席。就此失陪。再圖後會。說着出門下階。嗖的一聲。托地跳上房去。順着那房脊邊步如飛。連三跨五。霎時間不見蹤跡。我這纔曉得他叫作十三妹。老弟。你聽這場事的前後因由。劣兄那日要不虧這位十三妹姑娘。豈不在人輪子裡把一世的英名喪盡。你道他怎的算不得我一個恩人。因此那天酒席一散。我也顧不得歇之了。便要去跟尋這人。這纔據我們莊客們說。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那時因莊上正有勾當。莊客們便把他讓在前街店房居住。約他三日後再來。現在他還在店裡住着。我聽了這話。便趕到店裡合他相見。原來他只得母女二人。他那母親原是個既聾且病的。看那光景也露着十分清苦。我便把合周三賭賽的那萬金相贈。爭奈他分文不取。及至我要請他母女到家贍養。他又再三推辭。問起他的來由。他說自遠方避難而來。因他一家孤寡。生恐到此人地生疎。知我小小有些聲名。又有幾歲年紀。特來投奔。要我給他家遮掩門戶。此外一無所求。當下便合我認作師徒。他自己卻在東崗上青雲山峰高處。踹了一塊地方。結幾間茅屋。仗着他那口倭刀。自食其力。贍養老母。我除了給他送些薪水之外。憑你送他甚麼。一概不收。只一個月頭裡。借了我些微財物。不到半月。他依然照數還了我了。因此直到今日。我不曾報得他一分好處。安老爺道。據這等

聽起來這人還不單是那長鎗大戟的英雄竟是個揮金殺人的俠客我也難得到此老兒合你合他既有這等的氣誼怎的得引我會他一會也好鄧九公聽了這話怔了一怔說老弟若論你這人彼此都該見一見纔不算世上一樁缺陷事只可惜老弟來遲了一步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遠走高飛你見他不着了（六字嗚咽淒楚不減燕丹易水變徵之音）安老爺故作驚疑問道這却為何只見鄧九公未曾說話兩眼一酸那眼淚早泉湧一般落得滿衣襟都是連那白鬚上也沾了一片淚痕嘆了一聲道老弟我兄是個直腸漢肚子裡藏不住話獨有這樁事我家裡都不曾提着一字不信你只問你侄女兒就知道了原故只因十三妹的這樁事大須慎密不好泄漏他的機關如今承老弟你問到這句話我兩個一見氣味相投肝胆相照我可瞞不上你來原來這位姑娘他身上有殺父大仇只因老母在堂無人奉養一向不曾報得不想前幾天他這母親又得了一個緊痰症沒了他如今孝也不及穿事也不及辦過了一七葬了母親便要去幹這大事今日他母親死了第四天了只有明日後日兩天他此時的心緒避人還避不及我怎好引你去見他我昨日還問他歸期他說是大事一了便整歸裝但這樁事也要看着個機會若得了手纔好再回此地知他是三個月兩個月老弟你又那裡等得他便是愚兄這幾日也正為難事心中難過安老爺又佯作不知的道哦原來如此但不知他的父親是何等樣人因何事被這仇家惱害這仇人又是何等樣人現在在甚麼地方鄧九公攞手道這事一概不知安老爺道吾兄這句話就是欺人之談了他既合你有師生之誼又把這等的機密大事告訴了你你豈有不問他個詳細原由的理一句話把鄧九公問急了只見他睜着兩隻大眼睛嚷起來道豈有此理難道我好欺你老弟不成你是不曾見過他那等光景就如生龍活虎一般大約他要說的話你就攔他也莫想攔得個住口否則你便百般問他求他也是徒勞無益況且他仇還沒報這仇人的名兒如何肯說我又怎的好問只有等他事畢回來少不得就得知這樁快事了安老爺道如此說來此時既不知他這仇人為何人又不知他此去報仇在何地他強煞究竟是個女孩兒千山萬水單人獨騎就輕輕兒的說到去報仇可不覺得孟浪些在這十三妹的輕年任性不足深責只是老哥你既受他的恩情又合他師生相關也該阻止他一番纔是怎的看了他這等輕舉妄動起來鄧九公聽了合哈大笑說老弟台我說句不怕思量的話這個事可不是你們文字班兒懂得的講他的心胸本領莫說殺一個仇人就萬馬千

單衝鋒打仗也了得了不用旁人過慮這是一二則從來說父仇不共戴天又道是君子成人之美便是個漠不相關的朋友咱們還要勸他作成這件事何况我合他呢安老爺的話一層逼進一層引得個鄧九公高談雄辯真情畢露心裡說道此其時矣且等我先收服了這個賈素娥作個引線關節不怕那條孽龍不弭耳受教待他弭耳受教便好全他那片孝心成這老頭兒這番義舉也完我父子的一腔心事便對鄧九公說道自來說英雄所見略同小弟說不敢自命英雄這樁事卻合老兄台的見識微微有些不同之處既承不棄見到這裡可不敢不言只是吾兄切莫着惱你這不叫作以德報德恰恰是個以德報怨的反面叫作以怨報德那十三妹的一條性命生生送在你這番作成上了鄧九公聽了駭然道哈老弟你這話怎講安老爺道這十三妹是怎的個英雄我卻也只得耳聞不曾目睹聽起來這人大約一團至性一副奇才至性人往往多過於認真奇才人往往多過於好勝要知一個人秉了這團至性這副奇才來也得天賜他一段至性奇才的福田纔許他作那番認真好勝的事業否則一生遭逢不偶志量不售不免就逼成一個過則失中的行徑看了世人萬人皆不入眼自己位置的想比聖賢還要高一層看了世事萬事都不如心自己作來的要想古今無第二個干他的事他也作不干他的事他也作作的來的他也作作不來的他也作不怕自己潑膽披肝不肯受他人一分好處只圖一時快心滿志不嘗犯世途萬種危機久而久之那把一團至性一副奇才弄成一段雄心俠氣甚至睚眦必報黑白必分這種人若不得個賢父兄良師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喚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終歸名隳身敗如古之屈原賈誼荊軻聶政諸人道雖不同同一受病此聖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也這種人有個極粗的比喻比如那鷹師養鷹一般一放出去他縱目摩空見個狐兔定要搏翅下來一爪把他擒住及至遇見個狡兔黠狐那怕把他拉到污泥荊棘裡頭他也自己不惜羽毛絕不鬆那一爪再偶然一個抓不着他便高飛遠舉寧可老死空山再不飛回來重受那鷹師的喂養這就是這十三妹的現在一副小照真容據我看他此去絕不回來老兄你怎的還妄想兩三個月後聽他來說那椿快事鄧九公道他怎的不回來老弟你這話我就想不出這個理兒來安老爺道老兄你只想他這仇人我們此時雖不知底裡大約不是個什麼尋常人如果是個尋常人有他那等本領早已不動聲色把仇報了也不必避難到此這人一定也是個有聲有勢能殺人能生人的腳色他此去報仇只

怕就未必得着機會下手那時大事不成羞見江東父老便不回來了此其一便讓他得會機會下手他那仇家豈沒個羽翼牙爪再方今聖朝清平世界豈是照那鼓兒詞上傾得的了一個走不脫王法所在他也便不得回來了此其二再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他又是個女孩兒家難道還披髮入山不成況且聽他那番冷心冷面早同枯木死灰把生死關頭看破這大事一完還有甚的依戀你只聽他和你說的大事一了便整歸葬這兩句話豈不是句合你長別的話麽果然如此他更是不得回來定了此其三這等說起來他這條性命不是送在你手裡卻是送在那個手裡鄧九公一面聽安老爺說着一面自己這裡點頭聽到後來漸漸兒的把個脖頸低下去默默無言只瞅着那杯殘酒發怔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說道老爺子聽了沒有我前日合你老人家怎麽說來着我雖然說不出這些講究來我總覺一個女孩兒家太遠的道兒一個人兒跑不是件事你老人家只說我不懂這些事聽聽人家二叔這話說的透亮不透亮那老頭兒此時心裡已是七上八下萬緒千頭再加上女兒這幾句話不覺急得酒湧上來把一張肉紅臉登時扯耳朵帶腮頰漲了個深紫頭上熱氣騰騰出了黃豆大的一腦門子汗珠子縴了條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擦半天從鼻子裡哼出一股氣來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越想你這話越不錯真有這個理如今剌了明日後日兩天他大後日就要走了這可怎麽好安老爺道事情到了這個場中只好聽天由命了那還有甚麽法兒鄧九公道嗨豈有此理人家在我跟前盡了那麽大情我一分也沒得補報人家這會子生生的把他送到死道兒上去我鄧老九這罪過也就不小就讓我再活八十七歲我只心裡可有一天過得去呀他女兒見父親真急了說道這可怎麽好你老人家先莫焦躁不如明日請上二叔帮着再攔他一攔去罷那老頭兒聽了說道姑奶奶你這又來了你二叔不知道他難道你也不知道嗎你看他那性子脾氣你二叔人生面不熟的就攔得住他了安老爺道這話難說只怕老哥哥你用我不着如果用得我着我就陪你走一盪鄧九公聽了這句話伸腿跳下炕來爬在地下就磕個頭說老弟你果然有這手段你不是救十三妹真算你了這個哥哥了慌得安老爺也下炕還禮說老哥哥不必如此我此舉也算為你也算為我你只知那十三妹是你的恩人卻不知他也是我的恩人哩鄧九公更加詫異忙讓了老爺歸坐問道怎的他又是你的恩人起來安老爺這纔把此番公子南來十三妹在茌平

悅来店。怎的合他相逢。在黑風崗能仁寺。怎的救他性命。怎的贈金聯姻。怎的借弓退寇。那盜寇怎的便是方纔講的牡牛山海馬周三。見了他那張弓。怎的立刻備了人馬。護送公子。安穩到淮。公子又怎的在廟裡。落下一塊寶硯。十三妹他怎的應許我尋弃。說送這雕弓。取那寶硯。自己怎的感他情意。因此辭官。親身尋訪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鄧九公這纔恍然大悟。說怪道呢。他昨日忽然交給我一硯台。說是一個人寄存的。還說他走後。定有人来取這硯台。並送還一張彈弓。又囑我好好的存着。那彈弓作個記念。我還問他是個何等樣人。他說都不必管。只憑這寶硯。收那彈弓。憑那雕弓。付這寶硯。萬不得錯。路上的這段情節。他並不曾提着一字。再不想就是老弟合賢侄父子。這不但是這椿事裡的。一個好機緣。還要算這回書裡的。一個好穿插呢。說着。直樂得他一天煩惱。丟在九霄雲外。連叫快拿熱酒来。安老爺道。酒夠了。如今既要商議正事。我們且撤去這酒席。趁早吃飯。好慢慢的從長計較。怎的辦法。褚大娘子也說有禮。老頭兒沒法。說道。我們再取個大些的杯子。唱他三杯。痛快痛快。說着取来。二人連唱乾了三巨觥。恰好安公子已吃過飯。同了褚一官過来。安老爺便把方纔的話。大略合他說了一遍。公子請示道。既是這事有個大概的局面了。何不打發戴勤去。先回我母親一句。也好放心。鄧九公聽了道。原来弟夫人也同行在此麼。現在那裡。褚大娘子也說既那樣。二叔可不早說。我們娘兒們也該見見。親熱親熱。再說既倒了這裡。有個不請到我家吃杯茶的。鄧九公也道可是的。立刻就要着人去請。安老爺道且莫忙。如今這十三妹。既訪着下落。便姑奶奶你不去約他同媳婦也必到莊奉候。好去見那位十三妹姑娘。今日這天也不早了。而且不可過於聲張。因吩咐公子道。不必叫戴勤去。留下他我另有用處。就打發華忠。帶了隨緣兒去。把這話密密的告訴你母親。合你媳婦。也通知你丈人丈母。就請你母親合媳婦。坐輛車兒。止戴了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明日照起早上路的時候。從店裡動身。只說着過親戚。不必提別的話。留你丈人丈母。合家人們在店料理行李。他二位自然也惦着要来。且等事體定規了。再說這話。你把華忠叫来。我當他告訴他。外面不可聲張。褚一官說。我去罷。一時叫了華忠。並隨緣兒来。安老爺又囑咐一遍。又叫他到一旁。耳語了一番。只聽他答應。都不知說的甚麼。老爺因向褚一官道。這一路不通車道麼。鄧九公道。從桐口往這路来。沒車道。從這裡上茌平去。有車道。我們趕買賣運糧食。都走這股道。褚大娘子又向褚一官道。叫兩個妥當些的莊客。同他爺兒們

去。老爺道。兩個人夠了。這一路還怕甚麼不成。褚大娘子道。不是怕甚麼。一來這一路岔道兒多。防走錯了。二來我們也該專個人去請一請。三來大短的天。我瞧明日這話說給了他娘兒這一見。管取捨不得散。我家只管有的是地方兒。可沒那些乾坤鋪蓋。叫他們把家裡的大車套了去。沿路也坐了人。也拉了行李。褚一官道。索性再備上兩個牲口騎着。路上好照應。說着。同了華忠父子出去。打發他們起身去了。鄧九公先就說好極了。因又向安老爺道。老弟。看我說我的事。都得我們這姑奶奶。不是。褚大娘子道。是了。都得我呦。到了留十三妹。我就都不懂了。鄧九公哈哈的笑道。這又動了姑奶奶的脾氣了。大家說笑一聲。鄧九公又去周旋公子。一時又打一路拳給他看。一時又打個飛腳給他看。褚大娘子在旁。一眼看見公子。把那香袋兒合平口抽子都帶在身上。說道。大爺。你真把這兩件東西都帶上了。你看。叫你那活計。一趁這兩件越發得樣兒了。公子說。我原不要帶的。姨奶奶不依麼。我沒法兒。只得把二百錢掏出來。交給我嬤嬤爹。纔帶上的。安老爺道。你姑奶奶怎麼這等稱呼他。褚大娘子道。二叔使得我們叫聲二叔。就同父母似的。這大爺跟前。我可怎麼好老大老大的叫他呢。我們還論我們的。萬一我有一天到了二叔家裡。我還合他充續嬤嬤姑姑呢。因問着公子道。是不是。公子也只得一笑。安老爺道。那我們又不敢那樣論法了。說話間。那位姨奶奶早已帶了人。把飯擺齊。安老爺坐下。看了看。也有廚下打發的整桌雞魚菜蔬。合煮的白鴨子。白煮肉。又有褚大娘子裡面弄的。家園裡的瓜菜。自己醃的肉腥。並現拉的過水麪。現蒸的大包子。老爺在任上吃了半年來的南席。又吃了一道兒的頓飯。怎吃着這些家常東西。轉覺得十分香甜可口。只見鄧九公他並不吃那些菜。一個小小子兒給他捧過一個小缸盆大的霽藍海碗來。盛着滿滿的一碗老米飯。那個又端着一大碗肉一大碗湯。他接來把肉也倒在飯碗裡。又澆了半碗白湯。拿筷子拌了拌。岡尖的一碗。就着辣鹹菜。唿嚕嚕嚕吱吱。不上半刻。吃了個罄盡。老爺這裡纔吃了一碗飯。因道。老哥哥的牙口。竟還好。他道。不中了。右邊兒的槽牙活動了一個了。一時飯畢。便挪在東間一張方桌前坐。便有小小子給安爺端了盥漱水來。鄧九公卻不用漱盂。只使一個大錫漱口盂。自己端着出了屋子。大漱大咯的鬧了一陣。把那水都噴在院子裡。回首又見那姨奶奶給他端一個揚州千層板兒木盆來。裝着涼水。說老爺子使水呀。那老頭兒把那將及二尺長的白鬍子放在涼水裡湃了一湃。汕了一汕。鬧了半日。又用烤熱了的乾布

手巾沍一回擦一回。然後用過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潔淨光彩。當下安老爺同鄧九公對面坐了。叫公子同褚一官上面打橫。褚大娘子也在下面坐了。褚一官坐下。就開口道。我先有句話。明日如果見了面。老爺。你老人家可千萬莫性急。索性讓我們二叔先說。安老爺道。不必講。這齣戲自然是我唱。也得老兄給我作一個好場面。還得請上姑爺姑奶奶走走場。並且還得今日趁早備下一件行頭。鄧九公問道。怎的又要甚麼行頭。安老爺道。大家方纔不說這姑娘不肯穿孝嗎。如今要先把這件東西給他赶出來。臨時好用。褚大娘子忙道。都有了。那一天我瞧着他老太太那光景不好。我從頭上直至腳下。以至他的鋪蓋坐褥。都給他張羅妥當了。他舒寺執意不穿。是去報定了仇了。可叫人有甚麼法兒呢。老爺道。有了更好。鄧九公道。老弟你可別硬作。不是我老草。他那脾氣性子。可真累贅。安老爺笑道。不妨。若無破浪揚波手。怎取驪龍頷下珠。就是老媽媽論兒也道是沒那金鋼鑽兒。也不攬那磁器傢伙。你看我三言兩語。定叫他歇了報仇的這條念頭。不但這樣。還可叫他立刻穿孝盡禮。不但這樣。還要叫他扶柩還鄉。不但這樣。還要教他雙親合葬。不但這樣。還要叫他立命安身。那時纔算當完了老哥哥的這差。了結了我的這條心願。鄧九公道。老弟。我說句外話。你莫要說張了罷。老爺道。不然。這其中有個原故。等我把原故說明白了。大家自然見信了。但是這事。本是三句五句話了事的。再也定法不是法。我們今日須得先排演一番。但是這事卻要作得機密。雖說你這裡沒外人。萬一這些小孩子們出去不知輕重。露個一半句。那姑娘又神通。倘被他預先知覺了。於事大為無益。如今我們拿分紙墨筆硯來。大家作個筆談。以筆談伏下。脫盡恒蹊。由是兼許讀者參知之。則口說幾句。不許讀者與知之。則筆寫幾行。蹙揑縱送。無不如意。文心狡獪至此已極。只不知姑奶奶可識字不識。褚一官道。我認得字。字兒比我深。還寫得上來呢。老爺道。這尤其巧了。說着。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紙筆。

列公。趁他取紙筆的這個當兒。說書的打個岔。你看這十三妹從第四回書說出了頭。無名無姓。直到第八回。他纔自己說了句人稱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甚名誰。甚麼來歷。這書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爺知道他的根底。這可要聽聽他的姓名了。又出了這等一個西洋法子。要鬧甚麼筆談。豈不悶殺聽書的人。心煩性燥麼。列公且耐心安性。少煩勿燥。這也不是我說書的定要如此。這稗官野史雖說是個頑意兒。其為法則。則如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個正傳附傳。主位賓位。伏筆應筆。虛寫實寫。然後纔得有個間架結構。即如這段書是十三妹的正傳。十三妹為

主位安老爺為賓位如鄧褚諸人并賓位也占不着只算個願為小相焉但這十三妹的正傳都在後文此時若縱筆大書就佔了後文地步到了正寫傳來便沒些氣味味同嚼蠟若竟不先伏一筆直待後文無端的寫來這又叫作沒來由又叫作無端半空伸一腳為文章家最忌然則此地斷不能不虛寫一番虛寫已斷非照那稗官家的附耳過來如此如此八個大字的故套可以了事所以纔把這文章的筋脈放在後面去逸魄提向前頭來（平序占寬其弊也直　泛語蹈空其弊也率）（忽開異境　壁壘一新）作者也煞費一番筆墨然雖如此列公卻又切莫認作不過一番空談後面自有實事把他輕輕放過去要聽他這番虛文合後面的實事都是逐句逐字針鋒相對列公樂得破分許精神尋此須趣味也剪斷殘言卻說那褚一官取了紙墨筆硯來安老爺便研得墨濃蘸得筆飽手下一面寫口裡一面說道九兄你大家要知那十三妹的名姓因寫了一行給與大家看道那姑娘並不叫作十三妹他的姓是這個字他的名字是這兩個字他這十三妹三字就從他名字上來的大家道哦原來如此安老爺又寫了一行指他道他的父親是這等官他家是這樣個世家鄧九公道如何我說他那等的氣度斷不是個民間女子呢這就無怪其然了褚大娘子道這我又不明白了既這樣說他又怎的是那樣個打扮呢安老爺道你大家有所不知因又寫了幾句給大家看道是這樣一個原故就如我家這个樣子也儘有大家聽了這纔明白安老爺又道你大家道他這仇人是誰真算得個天大地大希大無大不大的大腳色因又寫了幾個字指給眾人看道便是這個人鄧九公道阿呀他怎的會惹着這位太歲去合他結起仇來安老爺道他父親合那人是個親臨上司屬員怎生敢去合他結仇就為了這姑娘身上的事說着又寫了兩句指道便是這這等一個情節無奈他父親又是個明理道尚氣節的人不同那趨炎附勢的世俗庸流見他那上司平日如此如此更兼他那位賢郎又是如此如此任他那上司百般牢籠這事他絕不吐口應許那一個老羞成怒就假公濟私把他參革拏問在監因此一口暗氣而亡那姑娘既痛他父親的含冤更痛他冤由自己而起這便是他誓死報仇的根子鄧九公聽了掄起大巴掌來把桌子拍得山响說道這事叫人怎生耐得只恨我鄧老九有了幾歲年紀家裡不放我走不然的時候我豁着這條老命走一盪到那裡怎的三拳兩腳也把那廝結果了安老爺道不勞你老兄動這等大氣因又寫了一行指道這人現在已是這等光景了鄧九公道是咪前些日子我也糢糢糊糊聽得誰說過一句來着

因是不干己事。就不曾留心去問。這也是朝廷無私。天公有眼。這等說起來。這姑娘更不該去了。褚大娘子笑道。誰到底說他該去來着。都不是你老人家甚麼英雄咧。豪傑咧。又甚麼大丈夫。烈烈轟轟作一場咧鬧出來的。嗎鄧九公呵呵的笑道。我們不是。我就知道。有這些灣子轉子嗎。安老爺道。這話倒不可。竟怪我們這位老哥哥。我若不來你大家從那裡知道起。便是我雖知道。若不知道底裡。方纔也不說那等的滿話。至於我此番來。也不專在他救我的孩子的這樁事上。因又寫了幾句道。我們兩家。還多着這樣一層的瓜葛。便是這姑娘。我從他懷抱兒的時候。就見過。算到如今。恰恰的十七年。不曾見着。自他父親死後。更是不通音問。這些年我隨處留心。逢人便問。總不得過消息。直到我這孩子。到了淮安。說起路上的事來。我越想越是他。如今果然不錯。你看我若早幾日到。沒他的母這件事。便難說話。再晚幾日。見不着這個人。就有話也無處可說。如今不早不晚。恰恰的今日。我兩人相聚。據此看去。明日的事。只怕竟有個八分成局哩。我們如今私場演官場。可就要串起這齣戲來了。說着。那位姨奶奶送過茶來。大家喝着茶。那姨奶奶便湊到褚大娘子耳邊。哦嗤了幾句。（橫風吹斷）褚大娘子笑道。咳。不用。喲鄧九公道。你們鬼鬼祟祟。又說些甚麼。褚大娘子笑着說。不用問了。鄧九公這幾日。是時刻惦着十三妹。生怕他那邊有個甚麼岔兒。追着要問。（話不離宗則神不外散。豈復尋常料識）那姨奶奶忍不住。自己說道。今兒個他二叔合大爺他爺兒們。不都住下麼。我想着他們都沒個尿壺。我把你老的那個刷出來了。你老要起夜。有我的馬桶兒。你跟我一堆兒撒不好嚷。姑奶奶可只是笑。大家聽了笑個不止。安公子忍不住。回過頭去。把茶噴了一地。鄧九公道很好。就是那麼着。你只别來攪躭悞人家聽書。一時茶罷笑止。鄧九公道。如今這個人的來歷。是澈底澄清的明白了。只是老弟用何等妙計。能叫他照方纔說的那樣遵教呢。安老爺道。從來只聞定計報仇。不曾見個定計報恩。（定計報恩。簇新花樣。報恩必須定計。則施者之不望報可知。報恩必欲定計。則受者之不忘報可知。自第十三回以來。日以報恩為事。日以定計報恩為事。歷第二十六回。計始定。第二十八回。恩始報。捐卿告龍媒之言曰。勉力報恩。蓋至是報恩之計。大功於以告成）然而這個人的性情。非用條妙計。斷斷制他不住。你我這報恩的心也無從盡起。等我寫出一個略節來。大家商議。說着。就提筆一條一條的寫了一大篇。便望着鄧九公褚家夫妻道。我們此去。自然是從送還這張弓說起。但是第一只愁他收了彈弓。不肯出來見我。便有話也沒處說了。明日就請你爺兒三位借這樁事兒分起先去。然後我再作怎般個行還而來。到那裡。九兄你都如此如此說。我便如此如此說。都勞動

姑奶奶這般這般的暗中調度。便不愁他不出來見我了。及至我見着了他。還愁交代碑石之後。我只管問長問短。他却一副冰冷的面孔。寡言寡笑。我縱然有話。從那裡說起。我便口先問怎的一樁事。不愁他不還出我個寔在來。我聽了。便想作這般一個舉動。他若推托。却請九兄從旁如此如此。如此的。一團和我便得又進一步。直入後堂了。及至到了裡面。我一面參靈禮拜。假如他還過禮。依然孝子一般。伏地不起。難道我好上前拉他起來。合我說話不成。却得姑爺姑奶奶。一位如此的一周旋。一位再如彼的一指點。九公又從中作個代東陪客。我就居然得高坐長談了。坐下我開口第一句。便是這句話。他絕不肯說到報仇原由。一定的用淡話支吾。他但一支吾。我第二句便是這句話。安老爺說到這裡。褚一官道。說是這等說。二叔你老也得愁着來呀。灼作者自係以褚一之胆怯。襯安老之胆壯。寔則褚老一輩於鄧九公十三妹兩位氣燄之間。久領大教。一筆寫出。安老爺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憑的一激。怎生激得出他報仇的那句話來。鄧九公道有理。不錯的。就是這等。不妨便是他有甚話說。有我從中和解呢。安老爺道。到那時節。倒用不着和解。你但如此如此作去。他自然沒話可說。但是這節關目。老哥你可得作的像。我再用話如此一敲打。一定要呼他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纔罷。鄧九公道。他始終不說也難。安老爺道。老兄你要知他是好勝不過的人。怎肯被人瞧作短處。有那等一句話在前頭。便不容他不說了。但是說雖說了。憑你怎的問他。那仇人的姓名。可休想他說出來了。問來問去。不等他說。我便一口道破。鄧九公拍手道好。安老爺道。九兄你莫先贊好着。須知他又是個機警不過的人。這樁事。合那仇人的姓名。無一刻不橫在他心頭上。却又萬分的機密。防着洩漏。忽然被一個驀生當人面道破。他如何不疑。難保不無一場大動作。果的如此。此番却得老兄你解和了。鄧九公道。便是這樣也不妨事。他雖是難纏。却不會作你。只看他作過的那幾樁事。就是個樣子了。老爺道。只要成全了他。便你我吃些虧。也說不得。等過了這關。我却把他那仇人的原委說來。這却得大費一番唇舌。纔平得他那口盛氣。等到把這事的原委說明。這是有證有據的。共見共聞的事情。難道還怕他不信。一定要去報仇不成。鄧九公道。是呀。到了這個場中。就算完了。安老爺道。完了未必呀。只怕還有大未完在後頭呢。老兄切莫把他平日的那番俠烈。認作他的得意。只為他父母這兩樁大事未完。弄成這等一個游戲三昧的樣子。如今不幸。母親已是死了。再聽得父仇不必報了。可防他頓生他變。這倒是一樁要緊的關頭。褚大娘子道。不妨。那等我勸他。老爺道。這事豈

是勸得轉的。你爺兒三個。只要保護得他那一時的平地風波。此後的事。都是我的責成。只消我如此如此。任憑巡緝一片說詞。管取他一片雄心俠氣。立地化成兒女柔腸。好叫他向那快活場中安身立命也。鄧九公聽完。不住點頭咂嘴。撫掌掀鬚。說道。老弟。唗。愚兄闖了一輩子。沒服過人。今日遇見老弟。你了。我算孫大聖見了唐長老了。你們念書的心裡。真有點子道理。說着。把那字紙撕成條兒。莫撕莫撕。我要着着一笑。交與褚一官拿去燒了。以防泄露。安公子也便點起身來外面去住。只有褚大娘子。只管在那裡坐着。默默出神。安老爺道。姑奶奶怎麼沒話。難道你捨不得你那世味還鄉不成。褚大娘子道。他這樣的還鄉。不強是他鄉流落。豈有不願意之理。只是我方纔通前撤後。一想這件事。二叔你老人家估料得。防範得。算計得。都不差。便是有想不到的。想過去的去處。以撇為補。見褚大娘子用心精細。燕北閒人之用筆周匝盡見。有這大譜兒在裡頭。臨時都容易作。只是你老人家方纔說的給我那十三妹安身立命這句話。究竟怎的給他安身。怎的給他立命。何不索興說來。我們聽聽。也得放心。好哇好哇。我們聽聽。我們說書的也得放心。我們聽書的也得放心了。安老爺道。不過等完事之後。給他說個門戶相對的婆家。選個才貌相當的女婿。便是他的安身立命了。姑奶奶。你還怎樣。要褚大娘子道。我却有個見識在此。因望着他父親。合安老爺悄悄的道。我想莫如把他如此這般的一辦。如此這般。我們聽書的也沒聽見。我們說書的也沒聽見。豈不更完成一段美事。鄧九公說。好哇好哇。我就沒想到這裡。老弟。不必猶疑。就是這樣定了。這事咱們明日定規。從明日起。瑞地出門。愚兄一人包辦了。安老爺連忙站起身來。向褚大娘子道。賢姪女。我的心事。被你一口道着了。但是這樁事。大不容易。因又向鄧九公道。老哥哥。你明日切切不可提起。不獨今日沒聽見。連明日還是沒聽見。倘提着一字。管取你我今日這片心神都成畫餅。所關匪細。且作緩商。這正是整頓金籠關玉鳳。安排寶鉢咒神龍。要知安老爺鄧九公次日去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備雕弓設局賺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老爺同公子到了褚家莊。會着鄧九公合褚家夫妻。說起那十三妹姑娘葬母之後。要單人獨騎遠去報仇。他安鄧兩家都受過十三妹從前相救之恩。正想報答。深慮那姑娘此去。輕身犯難。難免有些差池。想要留住他這番遠行。又料着那位姑娘俠腸烈性。定是百折不回。斷非三兩句留得他住。因此大家密密的定了一條連環妙計。當下計議得妥當。安老爺同公子便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在褚家住下。褚家夫婦。把正房東院小小的幾間房子。收拾出來。請老爺公子住歇。這房子是個獨門獨院。原是褚一官設榻留賓之所。這晚褚一官。便在外相陪。一宿無話。安老爺心中有事。天還沒亮。一覺就醒。在枕上聽得遠寺鐘聲。沿村雞唱。林鶴簷雀。格磔弄晴。便聽得鄧九公在那裡催着那些莊客長工們。起來打水熬粥。放牛羊喂牲口。打掃莊院。接着就聽得掃葉聲。吹犢聲。桔槔聲。此唱彼和。大有那古桃源的風景。老爺公子。也就起來盥漱。鄧九公便過來陪坐。安老爺也道了昨日的奉擾。鄧九公道。老弟。咱們也不用唱那早粥了。你姪女兒那裡。給你包的煮餑餑子。也得了。偺們就趁早兒吃飯。褚一官早張羅着。擎出飯來。又有老爺公子要的小米麪窩窩頭黃米麪炒糕子。大家飽餐一頓。吃過了飯。那太陽不過纔上樹梢。早見隨緣兒披着衣裳。提着馬鞭子。興匆匆的跑了進來。老爺問道。路上沒甚麽人兒你又跑在頭裡來做甚麽。你來的時候。太太動身沒有。隨緣兒回道。奴才。太太同大奶奶。已經到門了。昨夜店裡纔交四更裡頭。就催頂備車。還是親家老爺攔說早呢。等到雞叫頭遍。就動身來了。公子聽說。連忙接了出去。老爺也陪鄧九公迎到莊門。褚大娘子同那位姨奶奶。帶了許多婆兒丫頭。也迎到前廳院了。大家遠遠的望見張姑娘。都覺詫異。只道十三妹姑娘。怎生倒會同了安太太同來了呢。及至細看。纔看得他合十三妹。面目雖然相仿。精神迥不相同。一時大家相見。老爺迎着太太。一面走着。一面便問了一句道。我昨日叫華忠說的東西。趕上了不曾。太太道。得了。帶了來了。老爺又道。太太想着可該如此。太太道。這是該的。只是那裡補報的過人家來喲。老爺道。正是了。我們得盡一番意且盡一番心。鄧九公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但是人家兩口兒。叙家常。可怎麽好去問呢。只得心中悶悶的猜度。此等處不言則嫌漏。言之又嫌贅。以撇為補。斟酌得宜　說話間。大家一路穿過前廳。到了正房。這其間鄧九公見了安太太。合張姑娘。自然該有一番酬應。安太太張姑娘。見了褚大娘子。自然也該有一番親熱。那位姨奶奶。自然也該略略點綴。隨緣兒媳婦也該拜見拜見。續姑婆。他家那些村婆兒。從不曾見過安太太這等旗裝打扮。更該有一番指點窺探。無如此時安老爺只是忙着要講十三妹。安太太張姑娘。是忙着要問十三妹。聽書的是忙着要聽十三妹。說書的只得一張口。說不及八面的話只得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一筆勾消。作一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那安太太合張姑娘。本是打了坐尖來的。褚大娘子却又豐豐盛盛備了一桌飯。太太不好却他美意。只得又隨意吃了些。他又叫人在外面給那些車馬跟人。煮的白肉

下得新麪過水合滷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裹裹亂亂匆匆忙忙的吃了一頓飯把個褚大娘子忙了個手脚不閑須臾飯罷安老爺又囑咐太太和媳婦只在莊上相候等自己見過十三妹再叫人来送信便同鄧九公褚家夫妻分了前後起身逕往青雲山而来話分兩頭如今書中單表十三妹自從他母親故後算来已是第五日只剩明日一天後日葬了母親就要遠行去幹那樁報仇的大事這日清早起来便把那點薄薄家私歸了三個箱子一切陳設器具鋪墊以至零星東西都裝在櫃子裡把些粗重傢伙併罈子裡的醃菜缸裡的米養的雞鴨還有積下的幾十串錢都散給看門的莊客長工合近村平日服侍他母親那些婦女又把自己的隨身行李放在手下一切了當覺得這事作得海枯石爛雲淨天空何等乾淨解脫胸中十分痛快纔得痛快早見鄧九公走進門来他便起身迎着笑道你老人家今日不說要歇半天兒嗎怎的倒這麼早就来了鄧九公道我何嘗是要歇着只因惦記着那繩槓未弄妥當了莫若趁今早在莊上看着打點好了誰知昨日回去見他們已經弄妥當了我想只有今日一天明日是個寸宿這些遠村近隣的必都来上上祭沒工夫了繩槓既弄妥當了莫若趁今日偺們把他作好了也省得臨時現忙再者這是你老太太黄金入櫃萬年的大事要有一點兒不保重姑娘我可就對不你起了你想是這麼着十三妹道這全仗你老人家我再無可說了正說着只見褚大娘子也来了跟着兩個老婆子兩個笨漢一個背着個鋪蓋捲兒一個抱着個大毡袱姑娘望着他道這作甚麼呀我這裡的東西還嫌歸着不清楚呢你又扛了這些東西来了褚大娘子道我想明日来的人必多你得在靈前還禮分不開身張羅張羅人哪歸着歸着屋子啊那不得人呢再就剩這兩天了知道你此去咱們是一個月兩個月纔見我也合你親熱親熱所以我帶了鋪蓋来打算住下省得一天一湯的跑姑娘道雖為你這等想得到只是歸着屋子可算你悞了不信你看我一個人兒一早的工夫都歸着完了褚大娘子一看果見滿屋裡都歸着了個清淨箱子櫃子都上了鎖只有炕上幾件鋪蓋合隨手應用的家伙不曾動因問道你這可忙甚麼呢你走後交給我給你歸着還不放心哪姑娘道不是不放心因指着那箱子道這裡頭還剩我母親合我的幾件衣裳母親的我也不忍穿我那顏色衣裳又暫且穿不着放着白糟塌了你都拿去你留下幾件其餘的送你們姨奶奶剩下破的爛的都分散給你們那些媽媽子們零零星星的東西都在這兩頂子櫃裡你也叫人搬了去不要緊的

傢伙。都給了這裡照應服侍的人了。也算他們伺候我母親一場。鄧九公聽見道。姑娘。你幾天兒就回來。這些東西難道回來就都用不着了。叫個人在這裡看着就得了。何必這等。十三妹道。不然。一則這裡有個我的鞋脚兒。不好交在他們手裡。再說回來。難道我一個人兒還在這山裡住不成。自然是跟了你老人家去。那時我短甚麼。要甚麼。還怕你老人家不給我弄麼。鄧九公道。就是這樣。你也得帶些隨身行李走咧。十三妹指着匠裡邊的東西說道。你老人家看那一條馬褥子。一個小包袱捲兒。裡頭還包着二三十兩碎銀子。再就是那把刀。那頭驢兒。便是我的行李了。還要甚麼。鄧九公看他作的這等斬鋼截鐵。心裡想到昨日安老爺的話。真是大有見識。暗暗佩服。還要說話。褚大娘子生怕他父親一陣嘮叨。露了馬脚。便攔他道。你老人家不用合他說了。他說怎麼好。就怎麼好。我算纏不清我們這位小姑太太就完了。十三妹聽了。這纔讙懽喜喜的把鑰匙交給褚大娘子收了。說話間。聽得門外一聲喧譁。原來是褚一官押了繩槓來了。只見他進門就叫道。老爺子都來了。擱在那裡呀。鄧九公。你把那大槓擱在外頭。肩槓繩子墊子都堆在院子裡。你歇會子。咱們就作起來。褚一官道。還歇甚麼。大短的天。歸着歸着咱們就動手啊。說着出去。便帶着人把那些東西都搬進來。早有在那裡幫忙的村婆兒們。泡了一大壺茶。擱在那裡。從來說武不善作。鄧九公合褚一官。便都摘了帽子。包了大衣。盤了辮子。又在短衣上繫緊了腰。叫了四個人進來。捆那繩槓。褚一官料理前頭。鄧九公照應後面。那四個長工裡頭。有一個原是抬槓的團頭出身。只因有一膀好氣力。認識鄧九公。便投在他莊上。只聽他說。怎樣的安耐磨兒。打底盤兒。拴腰攔兒。擀象鼻子。坐臥牛子。一口抬槓的行話。此等行話。不知作者從何得來。他翁婿兩個也幫着動手。十三妹只合褚大娘子站在一邊閒話。看着那口靈。略無一分悲慼留戀的光景。却說鄧九公。褚一官。正在那裡帶了四個工人。盤繩的盤繩。穿槓的穿槓。恰成一處。只見一個莊客進來。望着褚一官說道。少當家的。外頭有人找你老說話。他爺兒三個早明白了。是安老爺到了。只見褚一官一手揪着把繩。一脚蹬着槓。抬頭合那莊客道。有人找我說話。你沒看見我手裡做過這院子裡嗳。那莊客搖頭道。咳。也不是借莊兒上的呀。是個遠路來的。褚一官道。遠路來的誰呀。莊客道。不認識他。只怕也是借們同行的爺們。我見他也背着像老爺子使的那個彈弓子麽。褚一官又故作猜疑道。你站住同行子裡。沒這麼一個使彈弓子的呀。說着。隔着那座靈位便叫了鄧九公一聲。如今書裡且按下褚一官這

邊再譔那鄧九公。他站在棺材後頭看了兩個長工做活。越是褚一官這裡合人說話。他那裡越吵吵得緊。一會兒又是這股繩打鬆了。一會兒又是那個扣兒繞背弓了。自己上去攥着根繩子。綰那扣兒用手揪了又揪。用腳踹了又踹。口裡還說道難為你。還沖行家呢。到底兒多把頭麼。褚一官只管合莊客說了半日。說他纔算沒聽見（字法算沒聽見其為早已聽見）知呵直等褚一官叫了他一聲。他纔抬起頭來。問作嗎呀。褚一官道。你老人家知道。倘們這親裡頭。有位使彈弓子的嗎。他見你們說的是甚麼。褚一官便故意把那莊客說的話。又向他說了一遍。他道。不就是馬三爸。來了。因問那莊客道。這個人有多大年紀兒了。莊客道。看着中個五十歲光景。鄧九公道。那就不對了。馬三爸比我小一輪。屬牛的。今年七十一。再說他也歇馬兩三年了。這一向總沒見他稍個書子來。這人還不知是有哇。是沒了呢。說着又合那工人嚷道。你那套兒打那麼緊。回來怎麼穿肩槓啊。更不說合褚一官答話。（此老真會唱戲一似毫沒要緊全不關心者然）書中却沒按下鄧九公這邊。單表那十三妹。只見他默默的聽了半日。眼睛一轉。像是打聽了件甚麼心事。列公。從來俗語說的再不錯。道是無心人說話。只怕有心人來聽。何況是兩個有心的。裝作個無心的。彼此一答一合。說話旁邊聽話的。又本是個有心人。從無心中聽得心裡的一句話。憑他怎的聰明。有個不落圈套的麼。所以姑娘起先聽着鄧九公褚一官合那莊客三人說話。還不在意。不過睜着兩隻大眼睛兒。不瞪兒不瞪兒的在一旁聽熱鬧兒。及至褚一官問出那句背着彈弓的話。鄧九公又問出一句。那背彈弓的人。約莫五十歲光景的話。正碰在心坎兒上。因向鄧九公道。師傅。你老聽。這豈不是那個話來了嗎。鄧九公裝了個楞。說那話呀。姑娘道。瞧瞧你老人家可了不得了。可是有點子真悖悔了。（可憐鄧老忠於為媒只防人家生疑不顧自己挨罵）我前日交給你老人家。那塊硯台的時候。怎麼說的。鄧九公道。是啊。要果然是樁事。可就算來的巧極了。一則那東西。是你一件家傳至寶。我呢。如今又不出馬了。你走後。我留他也是無用。倒是你此番遠行帶去是件當戲的傢伙。就只是這塊硯台。偏偏的我前日又帶回二十八棵紅柳樹西莊兒上收起來了。如今人家交倘門的東西來人家的東西。咱們到一時交不出去。怎麼樣呢。褚大娘子一旁說道。那也不值甚麼。叫他姐夫出去。見見那個人。叫他把彈弓子留下。讓他到咱們東莊兒住兩天。等你老人家完了事。再同了他到西莊兒。取那塊硯台給他。又有甚麼使不得的。十三妹先說有理。鄧九公也合褚一官道。也只好這樣。姑爺你就去見見他。留下那弓。我也不耐煩出去了。褚

一官便丟下這裡的事。忙着穿衣服戴帽子。姑娘笑道。一官你不用儘着打扮了。你只管見去罷。管保你一見就認得。還是你們個親戚兒呢。你收了那弓。可不必讓他進來。褚一官道。我的親戚兒我從那裡來這麼一門子親戚兒呀。說着穿戴好了。便出去見那人去。且住。這姑娘這話。又從何而來呢。當日他同安公子張金鳳柳林話別的時候。原說定安公子到了淮安。等他奶公華忠到後。打發華忠來送那張彈弓。我着褚一官尋鄧九公取那硯台。這姑娘又素知華忠合褚一官的前妻。是嫡親姊妹。如今聽說得這送彈弓的。正是個半百的老頭兒。可不是華奶公是誰。因此說出這句俏話兒來。却說褚一官出去沒一盞茶時候。依然空手回來。說道不行。不行。不但我不認得他。這個人來得有點子酸溜溜的。我問了他。他說姓尹。從淮安來。彈弓合硯台。倒說得對。及至我叫他先留下那弓。他就鬧了一大篇子。文縐縐說要見你老人家。我說你老人家手底有事。不得工夫。他說那怕他就在樹陰兒底下。候一候兒。都使得。一定來見姑娘一聽。竟不是華奶公。便向鄧九公道。不然。人既在外等你。你老人家就見見他去。只聽鄧九公合褚一官道。你不要把他擱在門兒外頭。把他約在這前廳裡。你且陪他坐着。等我作活了點活。再出去。褚一官去後。不一時這裡的積也弄得停妥。鄧九公纔慢慢的擦臉。理順鬍子。穿衣戴帽。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問姑娘道。你方纔說這人怎的是我們的親戚。姑娘道。既然不是。何必提他。褚大娘子道。等回來老爺子出去見他。咱們倒偷着瞧瞧。倒底是個甚麼人兒。姑娘也無不可。列公。這書要照這樣說起來。豈不是由着說書的一張口。湊着上回的連環計說話。有個不針鋒相對的麼。這却不然。這裡頭有個理。列公試想。這十三妹本是個好動喜事的人。這其中又關着他自己一件家傳的至寶心愛的兵器。再也要聽聽那人交代這件東西。安公子是這樣一番話。便褚大娘子不說這話。他也要去聽聽。何況又從旁這等一挑。豈有個不欣然樂從的裡麼。閑話休提。却說鄧九公收拾完了。出去。十三妹便也合褚大娘子躡足潛蹤的走到那前廳後窗內聽。又用簪子扎了兩個小窟窿。望外看着。只見那人也是個端正清奇。不胖不瘦的容長臉兒。一口微帶蒼白疎疎落落的鬍鬚兒。穿一副行裝。頭上戴個金頂兒。桌子上放着一個藍氈帽罩子。身上背的。正是他那張砑金鏤銀銅胎鐵背打二百步開的彈弓。正坐在那南邊的上首。心裡先說道。這人生的怎樣清奇厚重。斷不是個下人。正想着。便見褚一官指着鄧九公。合那人說道。這就是我們舍親鄧九公太爺。只見那人站起身來。控背一躬。說小

呂這廂有禮。鄧九公也須禮相還。大家歸坐。長工送上茶來。只聽鄧九公道。足下尊姓是尹。不敢動問大名。仙鄉那裡。既承光降。怎的不到舍下。卻一直尋到這裡。又怎的知道我老拙在此。便見那人笑容可掬的答道。小弟姓尹。名字叫作其明。北京大興人氏。合一位在旗的安學海安二老爺。是個至交朋友。因他分發河南。便同到淮安。幫他辦辦筆墨。說到這裡。鄧九公稱了一句。說原來是尹先生。那人謙道。不敢。便說如今承我老東人合少東人安驥的托付。托我把這彈弓。送到九公你的寶莊。先找着這位褚一爺。然後煩他引進。見了尊駕。交還這張彈弓。還取一塊硯台。並要向尊駕打探一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托我前去拜訪。不想我到了二十八棵紅柳樹寶莊上一問。說道褚一爺搬到東莊兒上去了。連九公你也不在莊上。說不定那日回來。及至跟尋到東莊。褚一爺又不在家。問他家莊客。又說有事去了。不得知那裡去了。早晚一定回來。因是家下無人。不好留客。我就坐在對門一個野茶館兒裡等候。只見道旁有兩牧羊的孩子。因為踢毽一個輸了錢。一個不給錢。兩個打了個熱鬧喧闐。我左右閒着無事。把他兩個勸開。又給他幾文錢。就合他閑話。問起這羊是誰家的。他便指着那莊門說。就是這褚家莊的。我因問起褚一爺那裡去了。他道跟了西莊兒的鄧老爺子進山到石家去了。我一想。豈不是你二位都有下落。況又同在一處。我便向那放羊的孩子說。你兩個誰帶我到山裡找他去。我再給你幾文錢。他道怕丟了羊。回去挨打。便將山裡的方向村莊路逕門戶都告訴我明白。我就依他說的。穿過兩個村子。尋着山口上來。果然這山崗上有個小村。村裡果然有這等一個黑漆門。到門一問。果然石家。果然你二位都在此。真是天緣奏合。就請收明這張彈弓。把那塊硯台交付小弟。專求將那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說明。我還要趕路。鄧九公道。原來先生已經到了我兩家舍下。着實失迎。這彈弓合硯台的話。說來都對。只是那塊硯台。卻一時不在手下。在舍間收着。今日你我見着了。只管把弓留下。這兩天忙些個不得回家。便請足下在東莊住兩天。等我的事一完。就同你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取那塊硯台。當面交付。萬無一失。那位姑娘的住處。你不必打聽。也不必去找。便找到那裡。他也等閑不見外人。有甚麼話。告訴我。一樣。只見那尹先生聽了這話。沉了一沉。說道。這話卻不敢奉命。我老少東人交付我這件東西的時候。原說憑弓取硯。憑硯付弓。如今硯台不曾到手。這弓怎好交代。鄧九公哈哈的笑道。先生。你我雖是初交。你外面詢一詢鄧某也頗頗有些微名。況我這樣的年紀。難道還賺你這張

彈弓不成。那先生道。非此之謂也。這張彈弓。我東人常向我說起。就是方纔提的那位十三妹姑娘的東西。這姑娘是一個大孝大義。至仁至勇的豪傑。曾用這張彈弓。救過他全家性命。因此他家。把這位姑娘設了一個長生祿位的牌兒。朝夕禮拜。香花供養。這張彈弓。便供在那牌位的前面。是何等的珍重。因看得我是泰山一般的朋友。纔肯把這東西托付於我。士為知己者用。我就不能不多加一層小心。再說我同這東人一路北來。由大道分手的時節。約定他今日護着家眷。投茌平悅來老店住下。等我。我由桐口岔路到此。完了他這樁事體。今晚還要趕到店中相見。不爭我在此住了兩天。累他花費些店用車腳。還是小事。可不是他父子懸望。覺得我作事荒唐。如今既是硯台不在手下。我倒有個道理。小弟此來。只恐見不着二位。既見着了。何愁這兩件東西。交代不清。我如今暫且告辭。趕到店中。說明原故。我們索性在悅來店住下。等上兩天。等九太爺你的公事完了。我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寶莊相見。將這兩件東西當面交代明白。這叫作一手托兩家。就遲不就錯。至於那十三妹姑娘的住處。倒底還求見教。說罷。拿起那帽罩子。就有個匆匆要走的樣子。姑娘在窗外看見。急了。你道他急着何來。書裡交代過的。這張弓原是他刻不可離的一件東西。正因他母親已故。急於要去遠報父仇。正等這張弓應用。卻不知安公子何日纔得着人送還。不能久候。所以纔留給鄧九公。如今恰恰的不曾動身。這個東西送上門來。楚弓楚得。豈有再容他已來復去之理。因此聽了那尹先生的話。生怕鄧九公留他不住。便隔窗說道。九師傅。莫要放先生走。待我自己出來見他。不想這第一寶。就被那位假尹先生壓着了。鄧九公正在那裡說且住。我們再作商量。聽得姑娘要自己出來。便說這更好了。人家本主兒出來了。說着。十三妹早已進了前廳後門。那尹先生站起來。故作驚訝。問道這位何人。一面留神。把姑娘上下一打量。只見雖然出落得花容月貌。好一似野鶴閒雲。那小時節面龐兒。還彷彿認得出來。一眼看見了他左右鬢角。必正的那兩點硃砂痣。鄧九公指了姑娘道。這便是先生你方纔問的那位十三妹姑娘。那先生又故作驚喜道。原來這就是十三妹姑娘。我尹其明。今日無意中見着這位脂粉英雄。巾幗豪傑。真是人生快事。只是怎的這樣湊巧。這位姑娘也在此。褚一官笑道。怎麼也在此呢。這就是人家的家麼。假尹先生又故作省悟道。原來這就是姑娘府上。我只聽那放羊的孩子說甚麼石家石家。我只道是一個姓石的人家。既是見着姑娘。這且有了着落。不須忙着走了。說罷。便向姑娘歛手鞠躬。行

了個半禮。姑娘也連忙把身一閃。萬福相還。那尹先生道。我東人安家父子。曾說果得見着姑娘。囑我先替他多多拜上。說他現因護着賓家眷。不得分身。容他送了家眷到京。還要親來拜謝。他又道姑娘是位施恩不望報的英雄。況又是輕年閨秀。定不肯受禮。說有位尊堂老太太。囑我務求一見。替他下個全禮。便同拜謝了姑娘一般。老太太一定在內堂。望姑娘呌人通報一聲。容我尹其明代東叩謝。姑娘聽了這話。答道先生。你問家母麽。不幸去世了。尹先生聽了。先跌一跌足道。怎生老太太竟仙逝了。咳。可惜我東人父子一片誠心。不知要怎生般把你老太太安養尊榮。略盡他答報的心。如今他老人家倒先辭世。姑娘你這番救命恩情。呌他何處報答。不信我尹其明連一拜之緣也不曾修得。也罷。請問尊堂靈在那裡。待我墳前一拜。也不妄走這一盪。姑娘纔要答言。鄧九公接口道。沒下葬呢。就在後堂停着呢。尹先生道。如此就待我拏了這張彈弓。靈前拜祝一番。也好回我東人的話。說着。往裡就走。姑娘忙攔道。先生素昧平生。寒門不敢當此大禮。說完了。搭撒着兩個眼皮兒。那小臉兒綳的比貼聯了的笛膜兒還緊。鄧九公把鬍子一綽。說姑娘這話。可不是這麽說了。俗語怎說的。有錢難買靈前吊。這可不當作兒女的推辭。再說這尹其明先生。他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也得讓他交得個排場去。說着便教褚一官道。來。你先去把香燭點起來。姑娘也請進去候着還禮等裡頭齊備了。我再進去。姑娘一想。彈弓是來了。就讓他進去靈前一拜何妨。應了一聲。回身走進。褚一官也忙忙的去預備香燭。這個當兒。鄧九公暗暗的用那大巴掌把安老爺肩上拍了一下。又攏着四指。把個老壯的大拇指頭伸得直挺挺的。滿臉是笑。卻口無一言。言外說你真個是好的。都被你料估着了。不一時。褚一官出來相請那位尹先生。真安老爺同了鄧九公進去。只見裡面是小小的三間兩捲房子。前一捲三間。通連左右。兩鋪靠窗南炕。後一捲一明兩暗。前後捲的堂屋。卻又通連。那口靈就供在堂屋正中。姑娘跪在靈右候着還禮。早見那褚大娘子站在他身後照料。安老爺走到靈前。褚一官送上禮香。安老爺恭恭敬敬的拈了三撮香。然後退下。那張彈弓。叉手捧着。含着兩胞眼淚。對靈祝告道。阿老老太太。我啊唏唏唏唏唏。尹其明姑娘看了。心裡早有些不耐煩了。心裡說道。這先生一定有些甚麽病候。他這滿口裡不倫不類。祝贊的是些甚麽。他又從那裡來的這副急淚。好不着要。可憐姑娘那裡知安老爺此刻心裡的苦楚。大凡人生在世。挺着一條身子。合世界上恒河沙數人打交道。那怕忠孝節義都有假的。獨有自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已合自己打起交道來。這喜怒哀樂四個字。是個貨真價實的主意。斷假不來。這四個字含而未發。便是天性。發皆中節。便是人情。世上沒不循天性人情的喜怒哀樂。喜怒哀樂離了天性人情。那位朋友就離人遠了。這顆頭兒自從被朱考亭先生咬破了之後。人斷迯不出這兩句話去。安老爺是個天性人情裡的人。此時見了十三妹。他家老太太這個靈位。先想起合他位父的累代交情。又感動他搭救公子的一段恩義。又看着他一個女孩兒家。一身落魄四海無家。不覺動了真的了。所以未從開口先說了一個阿字的發語詞。緊接着一個老字。意思要叫老弟婦。及至那老字出了口。一想使不得。無論我此時暫作尹其明。不好稱他老弟媳。就便我依然作安學海。這等沒頭沒腦的稱他聲老弟婦。這姑娘也斷不知因由。就連忙改口稱了聲老太太。你已騎鶴西歸。叫我向誰說起。所喜你的音塵雖遠。神靈尚在。待我獻祝一遍。望察微衷。老太太你可受我一拜。祝罷把那張彈弓放在桌兒上。退下來肅整威儀。拜了三拜。淚如泉湧。姑娘還着禮暗道他可嘮叨完了。彈弓兒是留下的了。這大概就沒甚麼累贅了。老家我等他出去我再起來謝禮。這個當兒偏偏的走出一個禮儀透熟的禮生來。便是褚大娘子。把他攙了一把。說姑娘起來朝上謝客。不由分說攙到當地。人拉了一個坐褥。鋪在地下。說君先生。我們姑娘在這裡叩謝了。姑娘只得向上磕下頭去。那先生連忙把身子一背。避而不受。也不答拜。你道這是為何。原來這是因為他是替死者磕頭。不但不敢答。並且不敢受。是個極有講究的理。姑娘磕頭。不但不敢答。並且不敢受。是個極有講究的理。姑娘磕頭起來。正等着送客。這個當兒。可巧又走過一個積伶不過的茶司務來。便是褚一官手裡拿着一個盤兒。托着三盞茶。說君先生。我們姑娘是孝家不親遞茶了。他便把君先生的一盞安在西間南匡匡桌上首。下首又給鄧九公安了一盞。還剩一盞。說姑娘這裡陪。便放在靠北壁子地桌下首。姑娘此時何論怎樣。斷不好說你們喝茶外頭去罷。怎當那鄧九公。又儘在那麼讓先生上坐。只見那先生並不謙讓。轉過去坐定。便開口問道。這位老太太想是早過終七了。鄧九公道。那裡。等我算算。說着。屈着指頭道。五兒六兒七兒八兒九兒。今日纔第五天。明日伴宿。後日就指埋入土了。姑娘正嫌鄧九公何必合他絮煩這些話。只見那先生望着姑娘把神兒眼一定。說難道今日是第五天。我聞古禮殯而成服。既葬而除。如今後日就指埋入土了。姑娘正嫌鄧九公何必合他絮煩這些話。只見那先生望着姑娘把神兒跟一定。說難道今日是第五天我聞古禮殯

而成服旣葬而除如今纔得五天旣不是除服日期況且大殮已經五天又斷不至於作不成一領孝服這姑娘怎的不穿孝罷了。姑娘心裡真沒防他問到這句。又不肯說我因為忙着要報仇。不及穿孝。尤其不好說。你管我呢。只管支吾道。此地風俗向來如此。那先生說道。啊。豈有此理。雖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冠婚喪祭。各省不得一樣。這兒女為父母成服。自天子以至庶人。無賤貴一也。怎講道此地向來如此。起來。姑娘道。此地旣然如此。我也只得是隨鄉兒入鄉兒了。那先生道。呀。呸。更豈有此理。纔說這窮山僻壤。不知禮教。有了。姑娘。你這等一個人在此。正該作個榜樣。化民成俗。怎倒講起這隨鄉入鄉的話來。這等看來。聞名不如見面。這句話古人真不我欺。據我那小東人說得來十三妹姑娘。怎的個孝義。怎的個英雄。我那老東人。以耳為目。便輕信了這話。而今如此。據我尹其明看來。也只不過尋常女子。只是我尹其明一身傲骨。四海交遊。何嘗輕易禮下於人。今日倒累我揖了又揖。拜了又拜。小東人你好沒胸襟沒眼力。累我枉走這一遭。噯。我尹其明此番來得錯矣。列公。你看十三妹。那等俠氣雄心。兼人好勝的一個人。如何肯認尋常女子。這個名目。無如報仇這樁事。自己打着要萬分慎密。不穿孝這樁事。自己也知是一時權宜。其實是為去報仇。所以纔不穿孝。兩樁事仍是一樁事。口因說不出口。轉覺對不住人。却又一片深心。打了個呼牛亦可。呼馬亦可的主意。任是誰說甚麼。我只拿定主意。幹我的大事去。不想這位尹先生。是話不說。單單的輕描淡寫的給他加上了尋常女子。這等四個大字。可斷忍耐不住了。只見他一手扶了桌子。把胸脯兒一挺。纔得說話。不防這邊噹的一聲。把桌子一拍。鄧九公先番了。說。喂。尹先生。你這人好沒趣呀。拿了一張彈弓。我說留下。你又不留。你說要走。你又不走。倒像誰要拐你的似的。及至人家本主出來了。你交了你的彈弓。就完了事了。又替你東人參的是甚麼靈。是我多了句話讓你進來。人家謝客遞茶讓坐。是人家孝家的禮數。你是會的。就應該避出去坐下也罷了。人家穿孝不穿孝。可與你甚麼相干。你也是吃人的稀的。當人的乾的。不過坐着的一個奴才罷咧。你可切莫拏出你那外府州縣衙門裡的吹六房詐三班的款兒來。好便好。不然叫你先吃我一頓精拳頭去。那尹先生聽了。安然坐在那裡不動。只見他揚着個臉兒。望了鄧九公道。我尹其明一介儒生。手無縛雞之力。也不敢妄稱作英雄豪傑。却也時常見過英雄豪傑。今日因這樁事。這句話。領你一頓拳頭。倒也見得過天下英雄豪傑。說着。把脖頸兒一抵。膀兒一聳。說領教。姑娘在旁一看。說

這是塊魔。不可合他蠻作。因攔鄧九公道。師傅不必如此。他是客。你我是主。便打兩拳。也不值一笑。況他以禮而來。尤其不可使他藉口。他既滿口的講你禮。我便合他講禮。等他講不過禮去。再給他個利害不遲。鄧九公道。姑娘你不見是我讓進他來的嗎。他這裡叫他受着窘呢嗎。一面說着。一面依舊坐下。帽子也摘了。拿一隻大寬的袖子搧着。就氣得他哟咈哧咈哧的。真作了個手眼身步法。一絲不漏。姑娘勸住了。鄧九公也就歸座。先看了那先生一眼。只見他手撚着幾根小鬍子兒。微微而笑。姑娘納着氣。從容問道。尹先生。我先請教。你從那處見得我是個尋常女子。那先生道。尋常者對英雄豪傑而言也。英雄豪傑。本是忠孝節義。母死不知成服。其爲孝也安在。這便叫作尋常女子。姑娘聽了這話。口裡欲待不和他爭辯。奈心裡那點兼人好勝的性兒。不准不合他辯。便又問道。我再請教。這盡孝的上頭。父親母親。那一邊兒重。尹先生沉吟一會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其重一也。這話卻又有兩說。姑娘道。怎的個兩講呢。尹先生說。你們女子。有同母親共得的事。同父親共不得。有合母親說得的話。合父親說不得。這叫作父道尊。母道親。看裡親自然着得重。據此一說。未免覺得母親重。姑娘道。那一說呢。尹先生道。一個人有生母。便許有繼母。有嫡母。便許有庶母。推而至於養慈母。事非常有。凡這生繼嫡庶。皆母也。所謂坤道也。地道也。講到父親。乾道也。天道也。乾道大生。坤道廣生。看得大更該看得重。據此一說。自然應是父親更重。姑娘道。你原來也知道父親更重。我還要請教這盡孝的上頭。爲親穿孝。爲親報仇。那一樁要緊。尹先生連忙答道。這何消問得。自然是報仇要緊。單爲親穿孝論。假如遇着軍事。正在軍興旁午。也只得墨絰從戎。回籍成服。假如身在官場。有個丁憂。在先聞訃在後。也只得聞訃成服。便是爲人子女。不幸遇着大故。立刻穿着一身孝。難道釋服後便算完了事了不成。你只看那大舜的大孝。終身慕父母。以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便不穿那身孝。他心裡又何嘗一時一刻忘了那個孝字。所以叫作喪服外除外除者。明乎其終身未嘗內除也。這是一樁終身無窮無盡。有工夫作的事。至於爲親報仇。所謂父仇不共戴天。豈容片刻隱忍。但得個機會。正用着那守如處女。出如脫兎的兩句話。要作得迅雷不及掩耳。其間不容髮。否則機會一失。此生還怎生補行得來。豈不是終天大恨。何況這報仇。正是盡孝。自然報仇更加要緊。姑娘道。原來你也知道報仇更加要緊。這等說起來。我還不至於落到個尋常女子。尹先生道。這話我就不解了。難道姑娘這等一個孝義女子。還有人

合姑娘結仇不成姑娘這個當兒一肚子的話是倒出來了尋常女子四個字是擺脫開了理是拴住了憑他架桀的問只鼓着個小腮帮子兒一聲兒不哼問來問去把個鄧九公問煩了說道我真沒這麼大工夫合你說話不說罷我又管的慌人家這位姑娘有殺父大仇只因老母在堂不曾報得如今不幸他老太太去世了故此他顧不得穿孝守靈到了首七葬母之後就要去報仇這話你明白了尹先生道哦原來如此這段隱情我尹其明那裡曉得只是我還要請教姑娘這等一身本領這仇人是個何等樣人姓甚名誰有多大膽敢來合姑娘作對鄧九公道這個我不知道尹先生道老翁我方纔見你二位的稱呼有個師生之誼豈有不知之理鄧九公道我不能像你問得的也問問不得的也問人家報仇與我何干我沒問我不知道尹先生道報仇的這樁事是樁光明磊落見得天地鬼神的事何須這等狗盜雞鳴遮遮掩掩況且英雄作事要取那人的性命正要叫那人知此風聲任他怎的個心機手段我定要手到成功這仇纔報得痛快這位鄧老爺大約是他年紀來了暮氣至矣未必領略到此姑娘你何必不把這仇人的姓名說與尹其明聽聽大家痛快痛快姑娘此時依然給他個老不開口那位尹先生也就入不進話去了無奈聽着他這幾句話來得高超且暗暗有個菲薄自己的意思又動了個不服氣便冷笑了一聲道我的仇人與你何干要你痛快我便說了他的姓名你聽了也不過把舌頭伸上一伸頸兒縮上一縮又知道他何用那尹先生搖着頭道姑娘你也莫過於小看了我尹其明我雖不會長鎗大戟不知走壁飛簷也頗頗有些肝胆或者聽了你那仇人名姓到不得伸舌縮頸轉給你出一臂之力展半籌之謀也不見得姑娘道惹厭那尹先生聽到惹厭兩個字他轉呼呼大笑說姑娘你既苦苦不肯說倒等我尹其明索性惹你一場大厭替你說出那仇人的姓名來你可切莫作惱姑娘聽他說得這等離離奇奇閃閃爍爍倒疑惑起來道你說那尹先生疊兩個指頭說道你那仇人正是現在經略七省掛九頭鐵獅子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你道我說的錯不錯他說完這句定睛看着那十三妹姑娘要看他怎生個動作只見那十三妹聽了這話腮頰邊起兩朶紅雲眉宇間橫一團青氣一步跨上匟去拿起那把雁翎寶刀拔將出來翻身跳在當地一聲斷喝說道唗你那人聽着我看你也不是甚麼尹七明尹八明你定是紀獻唐那賊的私人不曉得在那裡怎生賺得這張彈弓喬妝打扮前來探我的行藏作個說客你不曾生得眼睛須是生着耳朶也要打聽打聽你姑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娘可是怕你來探的。可是你說得動的。你快快說出實話。我還佛眼相看。少若遲延推諉。尹其明。我只怕我這三間小小茅簷。你闖得進來。叫你飛不出去。這正是不曾項下解金鈴。早聽山頭嘯猛虎。要知十三妹。合那假尹先生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這回書接連上回。講得是十三妹。他見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紀獻唐的名姓。心下一想。我這事。自來無人曉得。縱然有人曉得。縱然有人曉得紀獻唐那廝。勢燄熏天。人避他還怕避不及。誰肯無端的捋這虎鬚。提着他的名字來問這等不相干的閒事。又見那先生言語之間。雖是滿口稱揚。暗中卻大有菲薄之意。（姑娘然其有菲薄之意讀者正愛其措詞之妙）便疑道是紀獻唐放他母女不過。不知從那裡怎生賺了這張彈弓去。差這人來打聽他的行藏。作個說客。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登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那把刀在手裡。便要取那假西賓的性命。不想這着棋。可又叫安老爺先料着了。鄧九公是昨日合老爺搭就了的。伏他和子。見姑娘手執倭刀。站在當地。指定安老爺大聲吆喝。忙轉過身來。兩隻胳膊一橫。迎面攔住。說道。姑娘。這是怎麼說。你方纔怎麼勸我來着。（妙極）正在那裡勸解。褚大娘子過來。一把把姑娘扯住道。這怎麼索性刀兒鎗兒的鬧起來了。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些甚麼紀獻兒唐啊。灌餡兒糖的事。憑他是甚麼糖。也得慢慢兒的問個牙白口清。再說呀。怎麼就講拿刀動杖呢。就讓你這時候一刀把他殺了。難道這件事就算明白了不成。貓鬧麼。坐下啵。說着。把姑娘推到原座的那個座位坐下。姑娘這纔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後壁子跟前。看了看右邊有根桌棖兒。得着手。便提起來。回手倚在左邊。鄧九公便去培植那位尹先生。又叫褚一官張羅換茶。這個當兒。姑娘提着一副眼神兒。又向那先生唱了一聲道。講。那先生且不答說。依然坐在那裡乾笑。姑娘道。你話又不答說。依然坐在那裡乾笑。姑娘道。你話又不講。只是作這等狂態。笑些甚麼。快講。尹先生道。我不笑別的。我笑你倒底只算一個尋常女子。（愈覷妙）鄧九公道。喂。先生。你這些來得過逾分了。怎麼這句又來了呢。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辯。望着十三妹道。你未從開口說這句話。心裡也該想想。你那仇人。朝廷給他是何等威權。他自己是何等腳色。況他那裡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慢說別的。只他那幕中那幾個參謀。真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深明韜畧。

就是他帳下那班奔走的從兒。也是一個個有飛空躡壁之能。虎跳龍舒之技。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差那一個來不了了事。豈單單的要用着我這等一個推不轉搖不動的尹其明。只這些小機關。你尚且見不到此。要費無限猜疑。豈不可笑。姑娘聽了這話。低頭一想。這裡頭都有這麼個理兒。我方纔這一陣鬧。敢鬧的有些孟浪。雖然如此。我輸了理。可不輸氣。輸了氣。也不輸嘴。且翻打他一耙。倒問他。因問道。你既不是那紀賊的私人。怎的曉得他是我的仇家。也要說個明白。那先生道。你且莫問我怎麼曉得他是你的仇家。你先說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幼讀論語何哉爾所謂達者。嘗吃一驚。此讀西廂問大師真個用僧不用僧。又復一驚。然皆一邊盤詰爭先手也。此則十三妹安水心互相盤詰。兩邊各爭先手。好看煞人。這句話。姑娘要簡接着答應一個是字。就完了。都不又算輸了氣了嗎。他便把那話變了個相兒。倒問着人家說。是便怎麼樣。那先生道。我說的果然不是。倒也不消往下再講。既然是他。這段仇你早該去報。直等到今日。都是可惜報得遲了。我勸你早早的打斷了這個念頭。你要不聽我這良言。只怕你到了那裡。莫講取不得他的首級。就休想動他一根毫皮。這等的路遠山遙。可不白白的喫一場辛苦。姑娘道。據那紀賊就被你說得那樣利害。他那裡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覺得我動不得他。先生道。不然。以姑娘的本領。那怕他甚麼謀臣。甚麼猛將。我方纔攔你不必受這場辛苦。不是說怕你報不了這仇。是說這仇用不着你報。早有一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蓋世英雄。替你報了仇去了。姑娘道。夢話。我這段冤仇。從來不曾向人提過。就我這師傅面前。也是前日纔得提起。外人怎的得知。況如今世上。那有恁般大英雄。作這等大事。尹先生道。姑娘你且莫自負不凡。把天下英雄一筆抹倒。要知泰山雖高。更有天山。滄海之外。還有渤海。我若說起這位英雄來。只怕你倒要嚇得舌頭一伸。頸兒一縮哩。反振愈妙。姑娘聽了這話。心下暗想道。不信世間有這等人。我怎會不曉得。我且聽聽他端的說出個什麼人來。有甚對證。再合他講。便道。我們要聽聽這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英雄。那先生道。姑娘你坐穩着。我說的這位蓋世英雄。便是當今九天之尊。龍飛天子。姑娘聽了。從鼻子裡笑了一聲。說。豈有此理。尤其夢話。萬歲爺怎的曉得我有這段奇冤。替我一個小小民女報起仇來。尹先生道。你要知這話的原故。竟抵得一回評書。你且少安毋躁。等我把始末因由細演一番。你聽了。纔知我說的不是夢話。姑娘此刻只管心裡不服氣。不知怎的耳朵裡聽了這一路的話。覺得對冒兒。漸漸臉兒上也就和平起來。陪了個笑兒。呼了聲先生。說道。既然如此。倒望你莫嫌煩詳

細說與我們知道列公保大家都莫把那假君先生真妾老爺說的這段話認個撥騙十三妹的文章這紀獻唐都寔寔的是個有來處的人紀獻唐事若還入妾老口中敘述恐嫌拖沓故用特提以振起之作者一篇小傳敘述歸完然後輕輕還入妾老口中讀者但覺璧壁一新神迴氣合如此補合自有大營包小營之妙絕無進據之痕只可惜他睬了天理人情壞了兒女心腸送了英雄性命弄到沒去處去這其中還有括包着一個出奇的奇人作出來的一樁出奇的奇事並且還不是無根之談說起來真個抵得一回評書只是這回評話的礙子可遠遠了些列公且莫急急慌慌的要聽那十三妹倒底怎的個歸着待說書的把紀獻唐的始末原由演說出來那十三妹的根兒蒂兒枝兒葉兒自然都明白了你道這話從何處說起原來書中表的那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鐵印秃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他也是漢軍人氏他的太翁紀延壽內任侍郎外任巡撫後來因這紀獻唐的累次軍功加銜尚書晉贈太傅人稱他是紀太傅這太傅生了兩個兒子長名紀望唐次名紀獻唐那紀獻唐也生兩個兒子一名紀成武一名紀多文那紀望唐自幼恪遵廷訓循分守理審志讀書那紀獻唐當他太夫人生他這晚忽然當院裡起了一陣狂風那風刮得走石飛砂偃草拔木連門窗戶壁都搖得岌岌的搖動風過處他太夫人正要分娩恍惚中見一隻圓睛白額黑虎撲進房來嚇了一驚恰好這紀獻唐離懷落草收生婆收裹起來只聽他哭得聲音洪亮並且是相貌魁梧到了五六歲上識字讀書聰明出衆只是生成一個桀驁不馴的性子頑劣異常淘起氣來莫說乎人說他勸他不聽有時父兄的教訓他也不甚在意等交七歲紀太傅便送他到學堂隨哥哥讀書那先生是位老儒見他一目十行到口成誦到十一二歲便把經書合完大旨是頓悟便叫他隨了哥哥聽着講書只是他心地雖然靈通性情卻又浮躁纔略略有些知覺便要辯駁先生那先生往往就被他問得無話可講一日那先生開講中庸開卷便是天命之謂性一章那個先生見了那沒頭沒腦闖空而來的十五個大字正不知從那裡開口纔入得進這中庸兩字去只得先看了一看庸高頭講章照着那講章往下敷衍半日纔得講完他便問道先生講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這句話我懂了下面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五常健順之德難道那物也曉得五常仁義禮智信不成先生瞪着眼睛向他道物也怎麼不曉得五常那羊跪乳烏反哺豈不是仁鶺鴒常求友豈不是義獺知祭雁行成豈不是禮狐聽冰蟻營窟豈不是智犬守夜雞司晨豈不是信怎的說得物不曉得五常先生這段話本也說於朱註講得有些牽強他

便說道。照先生這等的講起來。那下文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直說到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難道那禽獸也曉得禮樂政刑不成。一句話。把先生問急了。說道。依註講解。只管胡纏。人為萬物之靈。人與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甚麼分別。他聽了哈哈大笑。說照這等講起來。先生也是個人。假如我如今不叫你人。叫你個老物兒。你答應不答應。先生登時大怒。氣得渾身發抖。大聲喊道。豈有此理。將人比畜。放肆放肆。我要打了。拿起戒尺來。纔要拉他的手。早被他一把奪過來。扔在當地。說道。甚麼。你敢打二爺。二爺可是你打得的。照你這樣的先生。叫作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僱得來。打不成。我叫你吃我一腳吧。照着那先生的腿窪子。就是一腳。把先生踢了個大仰爬。腳子倒在當地。紀望唐見了。趕緊攙起先生來。一面喝禁兒子不得無禮。只是他那裡肯受教。還在那裡頂撞先生。先生道。反了反了。要辭館了。正在鬧得烟霧塵天。恰巧紀太傅送客出來。聽見送客走後。連忙進書房來問起原由。纔再三與先生陪禮。又把兒子着實責了一頓。說還求先生。以不屑教誨教誨之。那先生搖手道。不大人。我們賓東相處多年。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晚生也不願是這等不權而散。既蒙苦苦相留。只好單叫這大令郎作我個陳蔡及門。你這個二令郎。憑你另請高明。倘還叫他由也升堂起來。我只得不脫冕而行矣。紀太傅聽說無法。便留紀望唐一人課讀。打算給紀獻唐另請一位先生。叫他兄弟兩個。各從一師學業。但是弟子擇師這樁事也非容易。更兼那紀太傅每日上朝進署。不得在家。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內堂。照應不到外面的事。這個當兒。那紀獻唐離開書房。一似溜了韁的野馬。益發淘氣得無法無天。紀府又本是個巨族。只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個。他便把這些孩子聚在一處。不是練着揮拳弄棒。便是學着打仗衝鋒。大家頑耍。他都搬張桌子。又擱張椅子。坐在上面。腰懸寶劍。手裡拿個旗兒。指揮調度。但有弄錯的。他不是用棍打。便是用刀背打。因此那班孩子。怕的神出鬼沒。沒一個不聽他的指使。除了那些頑的之外。第一是一味地裡的愛馬。把他愛馬也合人不同。不講皮毛。不講骨格。不講性格。專講本領。紀太傅家裡也有十來匹好馬。他都說無用。便着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馬來。看他那相馬的法子也與人兩道。先不騎不試。只用一個錢。扔在馬肚子底下。他自己卻向馬肚子底下去拈。那個錢。要那馬見了他。不驚不動。他纔問價。一連拉了許多名馬來看。那馬不是先踶蹶咆哮的閃躲。便是嚇得遍身亂顫。甚至嚇得撒出溺來。這日他自己出門。偶然看見拉鹽車駕轅的一匹鐵青馬。那馬

生得來一身的捲毛。兩個綫眼圈兒。並且是個白鼻梁子。更是渾身磨得純泥稀爛。他失聲道。可惜這等一個駿物埋沒風塵。也不管那車夫肯賣不肯賣。便嘡手一百金。硬强强的買來。可煞作怪。那馬憑他怎樣的模索。風絲兒不動。他便每日親自看着刷洗喂養起來。那消兩三月的工夫。早變成了一匹神駿。他日後的軍功。就全虧了這匹馬。此是後話。却說紀太傅。好容易給他請着一位先生。就另收拾了一處書房。送他上學。不上一月。先生早已辭館而去。落後一連換了十位先生。倒被他打跑了九個。那一個還是跑的快。纔沒捱打。因此上前三門外。那些我館的朋友聽說他家相請。便都望影而逃。那紀太傅為了這事。正在煩悶。恰好這日下朝回府。轎子纔得到門。轉正將要進門。只見馬台石邊。站着一個人。戴一頂雨纓涼帽。貫着個純泥滿銹的金頂。穿一件下過水的葛布短襟袍子。套一件磨了邊兒天青羽毛馬褂子。脚下一雙破鞋。靠馬台石。還放着一個竹箱兒。合小小的一捲鋪。一個包袱。那人望着太傅轎旁。拖地便是一躬。轎夫見有人參見。連忙打住杵得太傅那時。正在工部侍郎任內。見了這人。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員。吩咐道。你想是個解官。我這私宅向來不收公事。有甚麽文批。衙門投遞。那人道。晚生身列膠庠。不是解差。因仰慕大人的清名。特來瞻謁。倘大人不惜階前盈尺之地。進而教之。幸甚。那太傅素日最重讀書人。聽見他是個秀才。便命落平。就在門外下了轎。吩咐門上給他看了行李。陪那秀才進來。讓到書房。待茶分賓主坐下。因問道。先生何來。有甚見教。那秀才道。晚生姓顧名儫。別號肯堂。浙江紹興府會稽人氏。一向落魄江湖。無心進取。偶然遊到帝都。聽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說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師課讀。晚生也曾囑人推荐。無奈那些朋友。都說這個館地。是就不得的。為此晚生不揣鄙陋。竟學那毛遂自荐。倘大人看我可為公子之師。情願附驥。自問也還不至於尸位素餐。悞人子弟。那太傅正在請不着先生。又見他雖是寒素。吐屬不凡。心下早有幾分願意。便道。先生這等翩然而來。真是個倜儻不羣。足占抱負。只是我這第二個豚犬。雖然天資尚可造就。其頑劣殆不可以言語形容。先生果然肯成全他。便是大幸了。請問尊寓在那裡。待弟明日踵誠拜過。再訂吉期。送關奉請。顧肯堂道。天下無不可化育的人才。只怕那為師者本無化育人材的本領。又把那化育人才這椿事。看成個牟利的生涯。自然就難得功效了。如今既承大人青盼。多也不過三五年。定要把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成就他一生事業。只是此後書房功課。大人休得過問。至於關聘。竟不消拘這形

跳。今日便是個黃道吉日。請夫人吩咐一個小童。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進來便可開館。又何勞夫人枉駕答拜。紀太傅聽了大喜。一面吩咐家人。打掃書房。安頓行李。收拾酒飯。預備贄儀。就着公服。便陪那先生到了書房。立刻叫紀獻唐穿衣出來拜見。一時擺上酒菜。太傅先敬了一杯酒。然後纔叫兒子。遞上贄見拜師。顧先生不卑不抗。受了半禮。便道大人便請。好讓我合公子快談。紀太傅又奉了一揖。說此後第一切不問。但憑循循善誘。說罷。辭了進去。那紀獻唐也不知從那裡。就來了這等一個先生。又見他那假寒酸的樣子。更加可厭。方纔只因在父親面前。勉循規矩。不好奚落他。及至陪他喫了飯。便問道先生。你可曉得以前那幾個先生。是怎樣走的。顧肯堂道。聽說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紀獻唐道。可又來了。難道你是個不怕打的。不成。顧肯堂道。我料公子。必不打我。他那些人。大約都是一般獃子。想他那討打的原故。不過為看書房課功起見。此後公子懽喜。到書房來。有我這等一個人。磨墨捵紙。作個伴讀。也與公子無傷。不願到書房來。我正得一覺好睡。從那裡討你的打起。紀獻唐道。倒莫看你這等一個人。竟知些進退。說着。帶了幾個小廝。早走的不知去向。從此他雖不似往日的橫鬧。大約一月之間。也在書房裡坐上十天八天。但那一天之內。都在書房作不得一時半刻。這天正遇着中旬十五六。天氣晴明。晚來絕好的一天月色。他便帶了一群家丁。聚在箭道大空地裡。拉了一匹劣馬。着個人拉着。都教那些小廝。騙馬作耍。有的從老遠跑來。一縱身就過去。所有的打着踢級轉着紡車過去的。有的兩手扶定迎鞍。後腯豎起直上來。翻身趕過去的。他看着大樂。正在頑的高興。忽然一陣風兒送過一片琵琶聲音來。那琵琶彈得來十分圓熟。清了他聽了道。誰聽曲兒哎。一個小小子見問。咕咚咚就撒腳。跑了去打探。一時跑回來說。沒人聽曲兒。是新來的那位顧師爺。一個人兒在屋裡彈琵琶呢。紀獻唐道。他會彈琵琶。走。偺們去看看去。說着。丟下這裡一窩蜂。跑到書房。顧肯堂見他進來。連忙放下琵琶。讓坐。他道先生。不想你竟會這個頑意兒。莫放下。彈來我聽。那顧肯堂重新扣了弦。彈起來。彈得一時金戈鐵馬。破空而來。一時流水落花。悠然而去。把他樂得手舞足蹈。問道先生。我會學得會。學不會。先生道。既要學。怎有個不會。就把怎的撥弦。怎的按品。怎的以工尺上乙四合五六凡九字。分配宮商角徵羽五音。分配六十六律。推手向外為琴。合手向內為琶。怎的為挑。為弄為勾。為撥。指使他的眼耳手口。隨了一個心。不曾一刻少閒。那消半月工夫。凡如出塞。卸甲。潯陽夜月。以至兩音板兒

兩音串兒。兩音月兒。敎兩套令子。松青海青陽關普安兒。五名馬之類。按譜徵歌。都學得心手相應。及至會了。却早厭了。又問先生還會甚麽技藝。先生便把絲絃竹管。羯鼓方響。各樣樂器。一一的敎他。他一竅通。百竅通。會得更加容易。漸次學到手談象戲。五木雙陸彈棋。又漸次學到作畫賞戲。句股占驗。甚至鐫印章調印色。凡是他問的。那先生無一不知。無一不能。他也每見必學。每學必會。必精。却是每精必厭。然雖如此。却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座書房門。一日師生兩個。正閒立空庭。望那鉤新月。他又道。這一向悶得緊。還得先生再尋個甚麽新色解悶的營生纔好。先生道。我那解悶的本領。都被公子學去了。那裡再尋甚麽新色的去。我們敎學相長。公子有甚麽本領。何不也指點我一兩件。彼此頑起來。倒也解悶。紀獻唐道。我的本領。比這頑意兒不同。這些頑意兒。盡是些雕蟲小技。不過解悶消閒。我講得是長鎗大戟。東蕩西馳的本領。先生。你那裡學得來。先生道。這些事。我雖未能。却也有志未逮。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或者我見獵心喜。竟領會得一兩件。也不見得。他聽了。便對了那先生。得意洋洋。賣弄他那家本領。顧先生說。待我也學着合公子交交手。頑回拳看。但我可是外行。公子不要見笑。紀獻唐看着他那等拱肩縮背。搖搖擺擺的樣子。不禁要笑。只因他再三要學。便合他各站了地步。自己先把左手向懷裡一攏。右手向右一橫。亮開架式。然後右脚一踩。抬左脚一轉身。便向顧先生打去。說着打。及至轉過身來。向前打去。早不見了顧先生。但覺一個東西。貼在辮頂上。左閃右閃那件東西。擺脫不開。溜勢的纔撥轉身來。那件東西。却又轉身隨過去了。鬧了半日。纔覺出是顧先生跟在身後。把個巴掌。貼在自己腦後。再也躲閃不開。擺脫不動。摳得他要想翻轉拳頭向後搗去。却又搗他不着。便回身一脚飛去。早見那先生倒退一步。把手往上一綽。正托住他的脚跟。說道。公子。我這一送。你可跌倒了。拳不是這等打法。倒是頑頑桿子罷。這要是個識竅的。就該罷手了。無奈他一團盛氣。那裡肯罷手。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慣的那桿兩丈二長的白蠟桿子。使的是怪蟒一般。望了顧先生道。來來來。顧先生笑了一笑。也揀了一根短些的。鋝在手裡。兩下裡桿稍點地。顧先生道。且住。顛倒你我兩個。沒偺意思。你這些管家。既都會使傢伙。何不大家頑着熱鬧些。紀獻唐聽了。便挑了四個能使桿子的。分在左右。五個人哈了一聲。一齊向先生使來。顧先生不慌不忙。把手裡的桿子一掄。抖成一個大圓圈。早把那四個家丁的桿子。撥在地下。那四人握了手。豁口只是叫疼。紀獻唐看見。向後撤了一步。把桿子一擰。奔着

顧先生的肩膊向上挑來。顧先生也不破他，桿子只把右腿一撒，左腿一踅，前身一傾，紀獻唐拿條桿子，早從他脊梁上面過去。使了過空，他就跟着那桿子底下，打了個進步，用自己手裡的桿子，向紀獻唐腿襠裡只一繳，紀獻唐一個站不牢，早翻筋斗跌倒在地。顧先生連忙丟下桿子，扶起他來，孟浪孟浪。紀獻唐一站，踈身爬起來道：先生你這纔叫本事。我一向直是瞎鬧，沒奈何，你須是盡情講究指點與我。顧先生道：這裡也不是講究的所在，我們還到書房去談。說着來到書房。他急得說等不到明日，便扯了顧先生問長問短。顧先生道：你切莫絮叨叨的問這些無足重輕的話。你豈不聞西楚霸王有云：一人敵不足學，請學萬人敵的。這句話麼。紀獻唐道：那萬人敵怎生輕易學得來。顧先生道：要學萬人敵，却也易如拾芥。只是沒第二條路，只有讀書。紀獻唐聽了，皺眉道：書何嘗不讀，只是那些能說不能行的空談，怎幹得天下大事。顧先生正色道：公子此言差矣。聖賢大道，你怎生看作空談起來。離了聖道，怎生作得個偉人。作不得個偉人，怎生幹得起大事。從古人才難得，我看你虎頭燕頷，封侯萬里。況又生在這等的望族，秉了這等的天分。你但有志讀書，我自信爲識途老馬。那入金馬，步玉堂，擁高牙，樹大纛，尚不足道。此時却要學這些江湖賣藝營生何用。公子你切切不可亂了念頭。書裡交代過紀獻唐原是個有來歷的人，一語點破，果然從第二天起，便潛心埋首簡鍊揣摩起來。次年鄉試，便高中了孝廉。轉年會試，又聯捷了進士。歷升了內閣學士。朝廷見他強幹精明，材堪大用，便放了四川巡撫。那紀獻唐一身受了那顧先生的好處，合他寸步不離，便要請他赴任。顧先生也無所可否。這日把獻唐陞辭下來，便約定顧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起身。次日纔得起來，便見門上家人傳進一個觕帖合一本書來，回道：顧師爺今日五鼓見了小東兒說道：先走一程，前途相候，留下這兩件東西，請老爺看。紀獻唐聽了，便有些詫異，接過那封書一看，只見信上寫着留別大將軍鈞啟。心下躊躇道：顧先生斷不至於這等不通，我纔作了個撫院，怎的便稱我大將軍起來。又看那本書，封的密密層層，面上貼了個空白紅籤，不着一字。忙忙的拆開那封信看，只見上寫道：

友生顧奚留書拜上 大將軍賢友麾下。僕與 足下十年相聚，自信識途老馬，㡳 君於成。今且建牙開府矣。此去擁千萬貔貅，作西南半壁，建大業，爵上公，炳旗常，銘鐘鼎，振鑠千秋，都不足慮。所慮者 足下天資過高，人慾過

重學不足而才有餘所望刻自惕厲進爲純臣退爲孝子自茲二十年後　足下年逾不去時至當早圖返轡收颿移忠作孝倘有危急僕當在天台雁宕間與　君相會也切記切記　僕閒雲野鶴不欲偕赴軍門昔日翩然而來今日翩然而去此會非偶　足下幸留意焉秘書一本當於無字處求之其勿視爲河漢顧𥶥拜手

他看了這封簡帖默默無言心下却十分凜懼曉得這位顧先生大大的有些道理料想着人追赶也是無益便連那本秘書也不敢在人面前拆看收了進去到了吉時拜別宗祠父母就赴四川而去自此仗了顧先生那本書一平西藏一平桌子山兩定青海建了大功一直的封到一等公爵連他的太翁也晉贈太傅兩個兒子也封了子男朝廷並加賞他的寶石頂三眼花翎四團龍褂四開禊袍紫韁黃帶又特命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印稱爲禿頭無字大將軍列公你道人臣之榮至此當怎的個報國酬恩否則也當聽那顧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急流勇退誰想他倚了功高權重早把顧先生的話也看成一片空談任著他那驕情劣性便漸漸的放縱起來又加上他那次子紀多文助桀爲虐作的那些侵冒貪贓忌刻殘忍的事一時也道不盡許多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贓私何止三四百萬又私行鹽茶私販木植豈知人怨日長天理日消他不禁不由的自己就掇弄起來出入衙門便要走黃土道驗看武弁便要用綠頭牌督撫都要跪迎跪送他的家人部都濫入薦章作到副參道府後來竟鬧到私藏鉛彈火藥編造讖書妖言謀爲不軌起來他再不想我大清是何等洪福當朝聖人是何等神聖文武那時朝廷早照見他的肺腑差親信大臣密密的防範訪察便有內而內閣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撫提鎮合詞參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當下天顏震怒把他革職拿問解進京來交在三法司議罪三法司請將他按大逆不道大辟夷族幸是天恩浩蕩念他薄薄的有些軍功法外施仁加恩賜帛令他自盡他的太翁紀延壽同他長兄紀望唐革職免罪十五歲以上男族免死充軍女眷免給功臣爲奴獨把他那助桀爲虐的次子紀多文立斬他賜帛的那夜獄卒人等都見那獄廷中一陣旋風旋作猛虎大的一團黑氣（不言黑氣似猛虎而言猛虎大的黑氣此句法避熟處而讀之不覺）撮向半空而去這便是紀大將軍的始末原由一回小傳按回來再講他經略七省的時節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親作他的中軍副將他聽得這中軍的女兒有怎般才本領那時正值他第二個兒子紀多文求配續作填房這要遇見過趨炎附勢的一個小小中軍得這等一位

筆　的

攪動乾坤的大上司。紆尊降貴合他作親家。豈有不愿之理。無如這位副將軍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後。有見識。尚節氣的人。他起初還把此官職門戶年歲。都不相當。不敢攀附的套話為辭。後來那紀大將軍又着定的牢籠他。保了他堪勝總兵。又請出本省督撫提鎮強逼作伐。那意惱了這位爺的性兒。用了一個三國時候東吳求配的故事。道吾虎女豈肯配犬子。吾頭可斷。此話再也休提。這話到了那紀大將軍耳朵裡。他老羞變怒。便借橋公事。參了這位爺一本。道他剛愎性暴。遺悞軍情。那時紀大將軍參一員官。也只當抹個臭虫。那個敢出來辯這冤枉。可憐就把鐵錚錚的漢子立刻革職拿問。監在監中。不上一日。一口暗氣鬱結而亡。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亡家破。還落了萬載不白說不出口的一段奇冤。他這等的一個孝養性情。英雄志量。如何肯甘心忍受。偏偏的又有個老母在堂。無人奉養。這段仇愈擱。愈久愈深。愈深愈恨。如今不幸老母已故。想了想一個女孩兒家。獨處空山。斷非久計。莫如早去報了這段冤仇。也算了却今生大事。這便是十三妹切齒痛心。顧不得守靈守孝。盡禮盡哀。急急的便要遠去報仇的根子。無奈他又住在這山旯旮子裡。外間事務一概不知。鄧九公偶然得些傳聞。也是那鄉下老兒談國政。况又只管聽他說報仇報仇。究竟不知這仇人是誰。更不想便是他聽見的那個紀獻唐。所以一直不曾提起。直到安老爺昨日到了褚家莊纔一番筆談。談出這段裡深情的原故來。這又叫作無巧不成話。列公。你看這段公案。那紀大將軍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以致辱沒了安英雄。不足道也。只他這個中軍。從紀大將軍那等烈烈轟轟的時候。早看出紀家不是個善終之局。這人不是個載福之器。寧肯一敗塗地。不肯辱沒了自己門第。耽悞了女兒終身。也就算得個人傑了。不然。他怎的會生出十三妹這等攪動乾坤的女兒來。剪斷閑言。言歸正傳。當下那尹先生便把這段公案。照說評書一般。從那黑虎下界起。一直說到他白練套頭。這其間因碍着十三妹的面皮。却把紀大將軍代子求婚一層。不曾提着一字。鄧九公合褚家夫妻。雖然昨日聽了個大概。也直到今日。纔知始末原由。却說十三妹起先聽了那尹先生說他這仇。早有當今天子替他報了去了。也只把那先生看了個江湖流派。大言欺人。及至聽他說的有本有源。有憑有據。不容不信。只是話裡不曾聽得紀家求婚一節。又追問了一句。這話雖如此。只是先生。你怎見得這便是替我家報仇。尹先生道。姑娘。你怎麼這等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家這樁事。便在原參的那忍刻之罪九十二條之內。豈不是替你報仇了。

姑娘又道先生你這話真個尹先生道聖諭煌煌。焉得會假。姑娘道不是我不信要苦苦的問你你這句話可大有關係。不可打一字誑語。尹其明平生光明磊落。不肯妄言。便是妄言。姑娘只想你家的報仇。于我尹其明甚事。要來瞞你。況你這樣不共戴天的勾當。誰無父母。可是欺得人的。你若不見信。只怕我身邊還帶得有抄白文書一紙。不妨一看。只不知姑娘你可識字。鄧九公道。豈但識字。字兒忒深了。那尹先生聽了。便從靴掖兒裡尋出一張抄白的通行上諭。遞給鄧九公。遞給姑娘閱看。只見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擱在桌兒上。把張一團青白殺氣的臉。漸漸的紅暈過來。兩手扶了膝蓋兒。目不轉睛的怔着。望了他母親那口靈。良久良久。默然不語。列公。你道他這是甚麼緣故。原來這十三妹。雖是將門之女。自幼喜作那些彎弓擊劍之事。這跅弛不羈。卻不是他的本來面目。只因他一生所遭不偶。拂亂流落。一團苦志酸心。便釀成了這等一個遯跡空山遊戲三昧的樣子。如今大事已了。這要說句俳優之談。叫作叫花子丟了猴兒。沒得弄了。只見他悶坐了半日。忽然浩歎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便整了整衣。望空深深的作了一個萬福。道謝天地。原來那賊的父子。也有今日。轉身又向那尹先生福了一福。謝道。先生。多虧你說明這段因由。省了我妄奔這盪。我到不怕山遙水遠。渴飲飢餐。只是我這興而去。難道還想敗興而回。豈不畫蛇添足。轉落一場話靶。回身又向鄧九公福了一福。道。師傅。我與你三載相依。多承你與我掌持這小小門庭。深銘肺腑。容當再報。鄧九公正說姑娘你這話又從那裡說起。只見他並不回答這話。早退回去坐下。冷笑了一聲。望空叫道。母親。父親。你二位老人家。可曾聽見那紀賊父子。竟被朝廷正法了。可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只是你養女兒一場。不曾得我一日孝養。從我略有些知識。便擔着這場惡姻緣。弄得父親含冤。母親落難。你女兒早辦一死。我又上無長兄。下無弱弟。無人侍奉母親。如今母親天年已終。父親大仇已報。我的大事已完。我看着你二位老人家在那不識不知的黃泉之下。好不逍遙快落。二位老人家。你的神靈不遠。慢走一步。待你女兒赶來。合你同享那逍遙快樂也。說着。把左手向身後一綽。起那把刀來。就要往項上一橫。拚這副花容月貌。作一團珠塵玉碎。這正是為防濁水污蓮葉。先設鋼刀斷藕絲。要知那十三妹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這回書不要交談開口先道着十三妹他聽得仇人已死大事已完剩了自己孑然一身無可留戀便想回身綽起那把雁翎寶刀来往項下一横拚着這副花容月貌珠沉玉碎且住倘他這副月貌花容果然珠沉玉碎在他算是一了百了了只是他也不曾想想這兒女英雄傳纔演到第十九回叫說書的怎生往下交代（在下所以曾先說起能仁寺業若破獲怎忍料以擅殺生愁燕北閒人將擱筆也）天無絕人之路幸而他一回手要綽那把刀的時候撈了兩撈竟同水中撈月一般撈了個空連忙回頭一看原来那把刀早已不見了他便吃驚道啊我這把刀那里去了褚大娘子站在一旁說道你問那把刀啊是我方纔見你鬧的不像怕傷了這位尹先生給你拿開了十三妹道晦你這麼這等悞事快快給我拿来褚大娘子道我叫你姐夫交給人帶回我們莊兒上去了我那裡給你快快的拿去呢你這時候又要這把刀作甚麼呢姑娘道我要跟我爺娘去褚大娘子道胡鬧的話了你可是沒的許的了你見過有個爺娘死兒女跟了去的沒有好好兒的叫人瞧着這是怎麼了作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了姑娘你這不是糊塗了嗎鄧九公也夾雜在裡頭亂嚷他道姑娘你這是那裡說起咱們原為這仇不能報出不了這口氣纔忙着要去報仇如今仇是報了咱們心裡正該痛快痛快再完了老太太的事咱們就該着淨我樂兒了怎麼倒添想不開了呢褚一官也在一傍相勸你一言我一語姑娘都作不聽見只逼着褚大娘子要那把刀列公大都人各有個萬不得已只這萬不得已之中卻又得個分別叫作慷慨捐生易從容就死難即如這十三妹假使他方纔一伸手就把那把刀綽在手裡往項下一横早已一旦無常萬事休了就讓有一百個假尹先生還往下合他說些甚麼及至鼓着氣冒着勁横着心就要那把雁翎寶刀作個了當這正是件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說句外話叫作胡蘿蔔就燒酒仗個乾脆怎禁得一伸手取那刀先撲了個空氣兒一洩勁兒一破心早打了回頭了再加上鄧褚翁婿父女三人在耳邊上吵吵鬧鬧說的都是些不入耳之談總不曾道着他那一肚子說不出来的苦楚姑娘聽了益發覺得不耐煩此刻轉後悔方纔不該當着這班人作這舉動又多了一番牽扯只落得一聲兒不哼默默的坐在那裡發怔這個當兒鄧九公見勸他不理回頭正要望着尹先生說話見他又在那里拈鬚而笑因說道嘿先生這都是你一套話惹出来的你也帮着勸勸怎麼袖手旁觀的又睖睖瞇瞇的笑起来了呢莫不說人家這又是個尋常女子鄧九公這話正是要引出安老爺的話来只聽他道九公我此時倒單不笑着

姑娘是個尋常女子。倒笑着你這糊塗老頭兒。鄧九公道。我怎麽糊塗了。先生道。你合這姑娘既是個師生之誼。況又這等的高年。他但有個見不到的去處。自然就從你指引。你只着你從前見他無端要報那不消去報的仇。正該攔他你不攔他。如今見他無法要走這沒奈何走的路。正該由他。却又不由他。也不曾替這位姑娘設身處地想想他雖然大仇已報。大事已完。可憐上無父母。中無兄弟。往下就連個着己的僕婦丫鬟也不在跟前。況又獨處空山。飄流異地。舉頭看着那一塊雲。是他的天。低頭看着那一撮土。是他的地。這纔叫作一身伴影。四海無家。憑他怎樣的胸襟本領。到底是個女孩兒家。便說眼前靠了九公。你合大娘子這萍水相逢的師生姊妹。將來他葉落歸根。怎生是個結果。我倒請教你。不許他走條路。待他走那條路。鄧九公嚷道。我的爺。也有個見死兒不救的。你這話我就不懂了。按下鄧九公這邊不表。却說十三妹。聽了鄧九公要拉那先生幫着勸解。又不知惹着他一片甚麽談吐來。正在抱怨鄧九公囉嗦多事。忽然聽了那先生說出這等一番言詞來。字字打到自己心坎兒裡。且是打了一個雙關兒。這不覺長嘆一聲說道。倒底還是讀書人說話明白。你們大家聽聽。可是我的所見不差。鄧九公纔要答話。先生道。雖是不差。却也差得一着。又是可惜死得早了。這姑娘是天生半分不認錯一字不饒人拉口子。要見血刨樹要撈根兒的脾氣。聽了這話。且把那要刀的話擱起。先要合君先生辯明遲早兩個字。他便問着那先生道。方纔我那替父報仇的話。先生你道可惜遲了。是我甘於不知就裡。如今我要殉母終身。你怎的又道是可惜早了。請問要到幾時纔是個不早。君先生道。姑娘明人。不待細說。這話何消再問。你如今雖然父仇已報。母壽已終。難道你尊翁那口靈。你就果的忍心丟在鄉間破廟。不把他入土不成。你令堂這口靈。你就果的忍心埋在這座荒山。不想他合葬不成。從來父母生兒。也要得濟。生女也要得濟。他二位老人家。一靈不昧。眼睜睜只望了你一個人。你若果然是個尋常女子。我倒也不值得合你饒舌。你算個智仁勇三者兼備的巾幗丈夫。只看那紀獻唐勢燄燻天的時候。你尚且有那胆量志謀。把你尊翁的骸骨送到故鄉。你母女自去全身遠禍。怎的如今那廝冰山已倒。你又大了兩年。倒不知顧眼前大義。且學那匹夫匹婦的行逕要作這等沒氣力的勾當起來。可不是可惜死得早了。姑娘。你的智仁勇安在。這位安老爺。真會作這篇一折一伏一提一醒的文字。前番話。把十三妹一團盛氣。折了下去。這番話。却又把他一片雄心。提將起來。那姑娘聽了這話。果然

把小額兒一梗梗眼珠兒一轉心裡說道這話不錯倒不要被這先生看輕了我果然該把母親送到故鄉然後從容就義纔是隨又轉念一想道話雖如此只是這番護送靈柩回京大非前番奉着母親奔避可比縱說我有這身本領那沿途的曉行夜住擺渡過橋豈是一人能够照料再說當日有母親在無論甚麽大事都說交給我罷我却依然得把我交給母親如今我又把我交給誰去眼前可以急難相告的只有鄧褚兩家父女翁婿三個人這位將近九十歲的老人家難道還指望他辛辛苦苦跟了我去不成他不能去他的女兒自然父女相依不好遠離還是我就好合褚一官同行呢就使算他父女同心仗義都肯伴送我去及至到了家我那祖塋上是無餘地可葬了只這找地立墳以至葬埋封樹豈是件容易事便是當日護父親的靈柩兩個家人還在難道是我一個女孩兒家帶了他們就弄得完成麽何况又兩手空空從何辦起一時左思右想千頭萬緒心裡倒大大的為難起來只這為難的去處又被他那好勝的心腸繞成一處更不肯輕易出口在人前落了褒貶他轉大剌剌的說了一句道先生這叫作彼一時此一時你這話談何容易豈知姑娘這番為難先已早被那假尹先生猜透他便說道這又何難天下事只怕沒得銀錢便是了語從的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有了錢却又只怕沒人又道是牡丹花好須綠葉扶持如今無論眼前還有這鄧老翁合這大娘子不難助你一臂之力便是我東人安學海父子也曾受了你的大恩我旣合姑娘見了面況又遇着你老太太這樣意外之事待我報個信給他他必定親來見你那時把這樁事就責成在他身上豈不是好姑娘聽了連連擺手說道先生你快休提此話我在那黑風崗能仁古刹作的這場把戲原為那驢夫和尚無故坑害平人一時奮起我的義憤性兒要出我那口惡氣並不是安家父子有甚痛癢相關我自來施恩於人從不望報這事怎好責成在他身上况且父母的大事可是責成得人的姑娘這句話更被那尹先生扣着線頭兒了便笑了一笑道姑娘我看你這人一生受病正在這句話上你道施恩不望報大意只許人求着你你這病根却又只吃虧在一個聰明好勝天下的聰明好勝人大概都是看了聖賢的庸行學問覺得平常定要再高一層轉弄到流為怪僻看了事物當然的情理覺得尋常定要另走一路以致於漸入乖張其實按下去任是甚的頂天立地的男兒也究竟不曾見他不求人便作出那等驚人事業何况你強煞是個女孩兒家怎說得不求人三個字你只看世界上除了父子兄弟夫婦講不到個求

字之外。那鄉黨之間不求人。何以有朋友一倫。廟堂之上不求人。何以有君臣大義。不但此也。就作了個天。不求人。那個代他推測寒暑。豈不成了混沌陰陽。作了個地。不求人。那個給他列奠山川。豈不成了個洪荒世界。至於施不望報原是盛德。但也只好自己存個不望報的念頭。不得禁住人受恩者。不來報恩。世人造因結果的這場公案。原是上天給衆生。開得一個公共道場。姑娘你一定要自己。站在這個路頭。不准他人踹進一步。纔算個英雄。可不把這英雄兩字看得差了。姑娘你去想來。可憐這位姑娘。雖說活了十九歲。從纔解人事。就遭了一場橫禍。弄得家破人亡。逃到山旯旮子裡來。耳躲裡何嘗聽見過這等一番學問話。幸得他有那過人的大分領。略得到聽了這話。心裡便暗暗的着實敬服這位先生。早把那盛氣消盡。說出句實話來。他道先生。我也不是單單為此。我合你那東人安官長。素昧平生。知他怎的個性情。怎的個見識。況人家好端端的同了家眷走路。叫他合我不祥之家同行。知他肯也不肯。便說他礙了我前番相救的情面。不好推辭。日長路遠。倘到了路上。彼此有一絲的勉強起來。他是位官長。我這等孤寒。那時有毋親的靈柩在前。使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却怎麼處。便是先生你又怎保得住你那東人父子。一定也像你這等肝胆照人。一心向熱。話擠話說到這個場中。算把姑娘前前後後的話。都擠出來了。當先把鄧九公。樂得個拍手打掌。恨不得跳起来。一句話告訴那姑娘說。這說話的就是安學海安老爺。生恐他說决撤了。連忙向着姑娘道。姑娘你也不可過於謬賞這尹其明。輕視那安學海。我也不是甚麼尹其明。我就是你在能仁古刹救的那一對小夫妻安驥的父親。張金鳳的公公。河南被參知縣安學海的便是。特来借着送張彈弓。訪你的下落。我還有萬言相告。十三妹聽了一怔。重復把安老爺上下一打量。又看了看鄧九公褚大娘子。只得站起身来向安老爺福了一福道。原来便是安官長。方纔民女不知多多唐突。望官長恕民女的冒昧。老爺也連忙答禮讓坐。只見他對着老爺。默默的望了一刻。又說怪道這言談氣度。不像個寒酸幕客的様子。只是既蒙官長下降。怎的不光明正大而來。便是九師傅你合褚家姐姐姐夫。也該說個明白。怎的大家作這許多張致。是個甚麼意思。鄧九公這可瞥不住了。只站起來。紅頭漲臉張牙舞爪的道。姑娘。我寔是告訴你說罷。人家這位安太老爺。昨日就来了。他是想長念你的好處。人家把七品黄堂的前程都扔了。辭官不作。親自到這個地方。特為我你。未從我你来。先到了西莊兒找我。我們沒見着。他又到了東莊兒。昨日直等

我倒從山裡回來我們纔見着了姑娘偺爺兒倆可沒剩下的話你想人家既誠心誠意的我偺們來偺們有個不說實話的嗎我可就如此長短的都說給他了是說這報仇的話我不知底沒說明白敢則人家全比偺們知底他說這話必得告訴你這麼着我們就認了義弟兄為你這個事我還爬下給人家磕了個頭今日才來到的這麼你說人家來的不光明正大呢他講了半日通共不曾把好端端的安老爺為甚麼要扮作尹先生這句話說明白索性把個姑娘也鬧的迷了攢兒了（姑娘雖是鬧得迷了攢兒了然鄧九公心中嚐住的話則已倒出來了）鄧九聽聽這個看看那個也不知聽那句好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這話不是這麼說等我告訴他說着也搬了個座兒在十三妹身旁坐下向他說道好妹子你瞧你我在一塊兒過了這麼二三年我的話從沒瞞過你一個字到了今日的事可是出在沒法兒了這如今我們這二叔不是把真名姓兒說出來了嗎聽我撤底澄清的說明白了人家二叔這還來可並不是專為送這張彈弓來的他也不知你家老太太去世更也不知你又有要去給你家老爺子報仇的這一件事人家是誠心誠意的接你們娘兒兩個回老家來了（一語揭明來意是辭讓手）要講你這報仇的事你連我瞞了個風雨不透就算我們老爺子知道他究竟不知你賣的是那葫裡的藥敢則昨日提起來人家比偺們知道的多着呢因這上頭大家夥兒纔商量着說必得把這話告訴你然後人家二叔還有多少正經話要說小姑太太你只想想你那個性格兒可是一句半句話省的了事的人嗎所以（一事疏解透亮底蘊畢宣疊用十二所以有手如白雨點之妙真覺天花散落頑石點頭）昨日纔商量着這一條主意來的你方纔只曉得說人家為甚麼不光明正大的來我們爺兒們為甚麼不告訴了明白你我且問你假如昨日沒個商量人家就這麼冒然到門口兒說安某人送彈弓兒來了你自己估量着你見人家不見不用講心裡先橫上一個甚麼施恩望報呢不望報咧的你一想他准疑是為前番在廟裡救了他家公子報恩來了再加上你為你老太太的事心裡不耐煩為老爺子的仇怕走露這個話偺管定連門兒也不准他進叫他留下彈弓兒我鄧九太爺去我為甚麼說這話呢你當日合他家公子約下送這張彈弓兒取那塊硯台的時候就叫他找我們老爺子這就明顯着是不許來人到門認着你的住處了你算人家連你的門兒都進不來就有一肚子話合誰說去所以二叔纔商量着作成那樣假局子我們爺兒三個先來好把人家引進門兒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容我們把這位老人家引進門兒來了是說進了門兒了姑娘你也不是甚怕見人的人只是

估量着。不是方纔那個光景兒。請你出去。到前廳見人家。你肯不肯。一個不肯見面。這話又從那裡說起。所以三纔商量着。編成那個壩。我便攛掇你到窗根兒下。聽去。那邊卻作成一邊定要留下那弓。一邊定不肯留下。那弓。好把姑娘你引出去。不想果然就把姑娘你引出去。彼此見着面兒了。還怕你不三言兩語。把彈弓兒要個來。撘身往裡就走。嗎人家各有個內外。難道。後腳兒人家還好就跟你進來不成。那時雖然見了面。這話還是說不成。所以四纔商量着我們這二叔開口。便問你家老太太。為的是接着拜靈。好進來說這段話。不想我們老爺子。慫恿姑娘。你果然就讓這位老人家到了這裡來。難道。拜過靈。還了彈弓兒。人生面不熟的人家。還好硬坐下不走不成。這話又打住了。所以五纔商量着。我拉你起來謝客。你姐夫就着你遞茶。為的是好留住人家。坐下說話。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讓他老人家坐下了。難道人家沒頭沒腦兒的開口就說。你這不穿孝。不是要去報仇呀。這像句話嗎。便是我們爺兒們。又怎好將這個口啞。這話又躭誤了。所以六纔商量着。就借着問你為何不穿孝。用話激着你。叫你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又怕一下子。把你激腦了。打斷了話頭兒。所以七纔商量着。不等你番老爺子。先番好壓下你的氣去。引出你的話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自己不禁不由的。把報仇這句話說出來了。是說說出來了。再要你說出這個仇人的姓名來。只怕問到來年打罷了春。也休想你說。所以八纔商量着。索性給你一口道破了。我們爺兒們。可也想不到你就鬧到那個場中人家二叔可早料透了。所以九纔商量着。老爺子那裡緊防。你不想姑娘你果然就刀兒鎗兒烟霧塵天的鬧起來了。到了鬧了這個場中了。你那性兒。有個不問人家一個牙白口清。還得掉下地去砸個坑兒的嗎。這話甚寔也不過幾句話。就說明白了。又要那樣說評書的似的。合你叨叨了半天。是為怎麽就防你一時想左了。信不及這位假尹先生的話。一個不信。你嘴裡只管答應着。心裡警主意。半夜裡一聲不言語。吩嘣騎上那頭一天五百里腳程的驢兒走了。姑娘你說這個事。你作得出來。作不出來。那時候誰攛了孫猴兒的觔斗雲。趕你去呀。這不是只管把話說明白了。還是誤了事了嗎。所以十人家纔耐着煩兒起根發腳的。合你說。連紀家門兒的姥姥家都倒出來了。也是為要出出你這口怨氣。好平下心去商量正事。我們也只想着你聽見。只有痛快的樂的。再不然想起你們老爺子老太太來倒痛痛的哭一場。再不至於有別的岔兒。人家二叔可又早料透了。所以十一纔商量定了。囑咐我小心留神。所以十二

我夾你合人家擰眉毛。瞪眼睛的那個當兒。我就把你那把刀。溜開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死呀活呀的胡鬧起来了。到了鬧到這個分兒上。算鬧到頭兒了。就要仗着我們爺兒們。勸你老爺子。是說是你個師傅。他老人家的性子沒三句話。就嚷起来了。你姐夫更合你說不進話去。我難道沒勸過你嗎。你何曾聽我一個字兒来着。你只聽人家二叔方纔說的這篇大道理。把你心裡的為難。想了個透亮。把這事情的用不着為難。說了個簡捷。纔纔把姑娘你的寔話警寶啊似的。警出来了。好容易盼到你說了寔話了。人家不敢撇開假姓名。露出真面目来合你說寔話是啊。說了個週遭兒。人家好好兒的。為甚麽要把位安老爺算作君其明。我們爺兒們又跟在裡頭裝神弄鬼的。這又是作甚麽呀。妹子你自想道我們這位二叔。在你跟前。心思用的深到甚麽分兒上。意思用的厚到甚麽分兒上。人家是怎麽個樣兒重你。怎麽個樣兒疼你。這是我們二叔合我父親一片苦心。一團誠意。你可別認着作成圈兒来汕你的。再說人家也是個歲數兒了。又合老爺子結了兄弟。就合偺們的老家兒一樣。依我說這時候。且把那些甚麽英雄不英雄的扔開。偺們作兒女的。就是聽人家的話。怎麽說怎麽好。好妹妹。好姑奶奶。可不許猶鬧了。你往下聽這位老人家的正經話多着的呢。

郤說那十三妹聽了褚大娘子這些話。纔如夢方醒。心裡暗暗的說。這位安官長。纔是位作英雄的見識養兒女的心腸。他登時把一段剛腸。化作柔腸。一腔俠氣。融成和氣。着實的感激佩服安老爺。誰想這位姑娘。力大於身。還心細如髮。況下心去把前後的話一想。第一句他就想到。方纔這位安官長的話。講到我當日遣人送父親的靈柩。一節。這話我記得曾在能仁寺。向他家公子。又合張家妹子說過。大概算他父子翁婿見面談到罷了。至於我的老家在京裡。我父親的靈在廟裡。這話我合鄧褚兩家都不曾談過。他是怎的知道。怎不作怪。且等我問個端的。再定行止。向安老爺問道。官長這番高義。無論民女有這造化跟了去。沒這造化跟了去。只這幾句話。終身不敢忘報。只是民女的家事。官長怎麽曉得這樣詳細。還求明白指教。安老爺聽了這話。呵呵大笑說道。姑娘。你問到這句話。說將起来。只怕我雖不是君其明。你也不好稱我作官長。你雖自稱是民女。我還不信你是十三妹。此刻我也只得直說了。只是你郤不要害羞。不可動氣。你不但不是姓石行三。并且也不排行十三。你家姓一個人可的何字。同我一樣。都是正黃旗漢軍人。你家三代單傳。你曾祖太爺雙名登瀛。翰林出身。作到詹事府正詹。終於江西學院。你祖太爺單名一個焯字。郤

只中了一名孝廉。你父親單名一個杞字。官居二品。便是那紀大將軍的中軍副將。你家太夫人尚氏。便是三藩尚府的遠族。本家當日在京。我們彼此都是通家。便是姑娘你小時節。我也曾見過。我除了你曾祖太爺。不曾趕上。你祖太爺便是我的恩師。那時他老人家正在用功。想中那名進士。不想你家從龍過來。有個騎都尉的世職。恰好出缺。無人輪。該你祖太爺承襲。出去引見。便用了一個本旗京章。你祖太爺因是歷代書香。不願棄文就武。便退歸林下。把這前程讓給你父親承襲。他幼年出學。用了一個三等侍衛。你祖太爺從此無心進取。便聚集了多少八旗子弟。逐日講書論文。只是安某要算他老人家第一個得意學生。分雖師生。情同骨肉。我今日稍稍有些見識。都是我這恩師的教導成全。至今無可答報。他老人家是早年斷絃。一向便在書房下榻。直到一病垂危。我還同你父親在那裡伏侍湯藥。早晚不離。一天他老人家把我兩個叫到床前。叫着你父親名字。說道。我這病多分不起。生寄死歸。無介足意。只是我平生有兩樁恨事。一是不曾中得一名進士。但我雖不曾中得一名進士。卻也教育了無數英才。看去將來大半都要青雲直上。就中若講人品心地。卻只有我這安學生。只可惜他清而不貴。不能騰達飛黃。然而天佑善人。其後必有昌者。至於你。雖然作個武官。也非封侯骨相。恰好我一子一弟。都無兄弟。只兄弟一倫。也是人生一不可缺陷的。你兩個今日就在我面前對天一拜。結作兄弟。日後也好相顧。因此上我合你父親。又多了一層香火因緣。算得個異姓骨肉。他老人家又道。那一樁恨事。便是我不曾見着個孫兒。我家媳婦。現在身懷六甲。末卜是男是女。倘得個男孩兒。長大就拜這安學生為師。教他好好讀書。早圖上進。切不可等襲了這世職。依然去作武弁。倘得個女孩兒。也要許配一個讀書種子。好接我這書香一脈。你兩個切切不可忘了我的囑咐。這些話我都一一的親承師命。及至你祖太爺見背之後。次年三月初三日辰時。姑娘你纔降臨人世。那年是個辰年。你這八字恰好合着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從你裹着械子的時候。我抱也不止抱了一次。這年正是週歲。我去給你父母道喜。那日你家父母在炕上擺了許多的針線刀尺脂粉釵環。筆墨書籍。戥子算盤。以至金銀錢物之類。又在廟上買了許多耍貨。邀我進去一看。同你抓週兒。不想你爬在炕上。凡是挨近的針黹花粉。一概不取。只抓了那廟上買的刀兒鎗兒。弓兒箭兒。這些耍貨。握在手底下。樂個不住。我便合你父親笑說。這侄女兒將來只怕他要學個代父從征的花木蘭。定不得呢。誰知你聽得我說了這句。便抬起頭

來笑嘻嘻的趕着要我抱及至我抱到懷裡你便張着兩隻小手兒倒像見了許多年不曾相會的一般說說笑笑鑽鑽跳跳十分親熱任是誰來接着只不肯去落後還是你家老太太吩咐你家奶娘道快接過去罷看溺了二太爺一句話不曾說完且喜姑娘你不曾小解倒大解了我一衿袖子那時你家老太太吩咐你家奶娘道快給二爺收拾我道不必只把他擦乾了留這點古記兒將來等姑娘長大不認識我的時候好給他看看着他怎的合我說話那時我同你父母說笑了一回你那奶娘早給你換了衣裳抱來你老太太接了過來道快給大爺陪個不是說等鳳兒大了好生孝順孝順大爺罷我因問說我們旗人家的姑娘怎生取這等一個名字你家老爺道笑說也好笑他母生他的前一晚夢見雲端裡一隻純白如玉的鳳鳥一隻金碧輝煌的鳳鳥空中飛舞一時這隻把那隻引來了一時那隻又把這隻引了去對着飛舞一回雙雙飛入雲端而去兩鳳齊飛一黃一白彼何人斯式金式玉不解是個甚麽因由想去總該是個吉兆因此就叫他作玉鳳姑娘你這名兒從你抓週那日就在我耳輪中聽得不耐煩了此時你還合我講甚麽十三妹然則你又因何單單的自稱個十三妹呢這三個字大約還從你名兒裡的這個玉字而來你是用了個拆字法把這玉字中間十字合旁邊一點提開豈不是個二字再把十字加在二字頭上把一點化作一橫補在二字中間豈不是十三兩個字又把九十的十字金石的石字音同字異影射起來一定是你借此躲避你那仇家作一個隱姓埋名的啞迷兒全身遠禍賢姪女你道愚伯父猜的是也不是只見姑娘站了起來望前走了一步道原來是我何玉鳳三代深交有恩有義的一位伯父小姪女那裡知道說着纔要下拜安老爺趕起來說道且慢為禮你且歸坐我把這段話講完了因接着說道後來你老爺服滿進了二等侍衛便外轉了參將帶你上任這話算到今日恰恰十七個年頭一向我們書信往來我那次不問着你你父親信來道因膝下無兒便把你作個男孩兒看待且喜你近年身量長成雖是不工針黹卻肯讀書更喜弓馬竟學得全身武藝我還想到你抓週兒時節說的那句話誰想前年又接得你尊翁信的道他陞了副將又作了那紀大將軍的中軍並且保舉了堪勝總兵忽然一路順風裡說道想要告休歸里我正不解看到後面纔知那紀大將軍聽得你有這般武藝要合你父親結親你父親因他不是書禮之家一面推辭便要離了這龍潭虎穴我正在盼他回家相會豈知不幾日便曉得了他的凶信我便差了兩個家人連夜起程去接你母女合

你父親的靈柩及至接了回来纔曉得你要避那仇人叫你那乳母丫環扮作你母女的樣子扶柩回京你母女避的不知去向這二三年来我逢人便問到處留心只是沒些影响直到我那兒子安驥同你義妹張金鳳到了淮安說起你途中相救的情由講到你這十三妹的名字並你的相貌情形我料定除了你家斷不得有第二家除了你也不得有第二個所以我雖然開復原官也無心富貴便脫去那領朝衫一路尋你到此要想接你回京給你找個安身立命之處好不負我恩師的一番囑咐不止專為你那能仁寺救命贈金的恩情而来姑娘只想有你老太太在我尚且要請你母女回京如今剩你一人便說有九公合這大娘子可托我又怎肯丢下你去現在你的伯母合你的義妹張姑娘並他的二位老人家都在途中候你便是你父親的靈柩我也早曉得你家坟上無處可葬可信若依你吩咐你那奶公的話停在那破廟之中怎生放心得下我早把他厝在我家墳園專等尋着你母女下落擇地安葬就連你那奶公戴勤合那宋官兒以至你的奶母丫環都在我家此去路上男丁不多除了我父子合張親翁還有家丁十餘名女眷不多除了我內子婆媳合張親母各有女伴八九口那一個不照料了你老太太的靈柩姑娘你這條身子便算我費些事不過順帶一角公文便算我費些銀錢依然是姑娘的厚贈及至到京之後我家還有薄薄幾畝閒田那時待我給他二位老人家小小的修起一座墳塋種上幾顆樹木雙雙合葬你在他墳前燒一百紙錢奠一杯漿水叫聲父母孩兒今日把你老人家都送歸故土了那纔是個英雄那纔是個兒女姑娘你要聽我這話切切不可亂了念頭何姑娘還不曾答話那九公聽到這裡早迸起来嚷道老弟呀痛快煞我了這纔叫話這纔叫人心這纔叫好朋友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先別打岔讓人家說完了鄧九公道還不叫我打岔你瞧瞧今日這樁事還不難為我老頭子在裡頭打岔嗎（番者打岔也和解者亦打岔也）說罷呵呵大笑再說何玉鳳聽了這話連忙向安老爺道伯父你的話說的盡性盡情到這個地步真真的好比作吹泥絮上青雲起死人肉白骨姪女兒若再起別念便是不念父母深恩謂之不孝不遵伯父教訓謂之不仁既是承伯父這等痛愛姪女倒要撒個嬌兒還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說伯父你若依得我我何玉鳳便死心塌地的跟了你去這位姑娘也忒累贅咧這要按俗語說這可就叫作難掇弄却也莫怪他作難掇弄一個女孩兒家千金之體一句話說就跟了人走了自然自己也得站個地步留個身分安老爺聽他還有話說問道姑娘你更

有何說他道我此番。扶了母親靈柩隨伯父進京。我往日那些行逕。都用不着。從此刻起便當立地回頭變作兩個人。守着那閨門女子的道理纔是第一。上路之後。我只守了母親靈柩。除了內眷。不見一個外人。安老爺道這是一。第二呢。他又道第二到京之後死者入土為安只要三五畝地。早些合葬了我父親便罷。伯父切不可過於糜費。我家沒從生存纔過得去。安老爺又問第三呢。他道第三都要伯父給我挨近父母墳塋。找一座小小的廟兒。只要容下一席蒲團之地。我也不是削髮出家。我也不為捨身了道。只為一生守着父母的靈魂兒。廝守終身。這便是我何玉鳳的安身立命了。只聽那姑娘心眼兒便得重不重。腳步兒站得牢不牢。若依了那褚大娘昨日筆談的那句甚麼何不如此如此的話。更加上鄧九公大敞轅門的一說。當情賣了許多的精神命脈。說到圓似的說了一天。從這句話起。有個反臉不回京的行市。果然又不出安老爺所料。好安老爺你看他真會做作。只見他聽了這話。把臉一沉道。姑娘這話我合你口說無憑。說着便要一盞潔淨清茶。走到何夫人靈前。打了一躬。把那茶奠了半盞。說道老弟老弟婦。你二位神靈不遠。方纔我這片心。合姪女兒這番話。你二位都皆聽見。我安某若有一句作不到。那有如此水。說着。把那半盞殘茶潑在當地。便算立了個誓。何玉鳳姑娘見安老爺這樣的至誠。這纔走過來說道。家伯父這樣的體諒成全。伯父請上受你孩兒一拜。安老爺倒掌不住淚流滿面。鄧褚父女翁婿並那些幫忙的村婆兒村姑兒見了姑娘合安老爺這番恩義。也無不傷心。纔要張羅着讓坐讓茶。早見那姑娘三步兩步。撲了那口靈前。叫聲母親。你可曾聽見。如今是又好了。停柔他也不是甚麼先生。也不好稱他甚麼官長。竟是我家三代深交有恩有義的一位異姓伯父。他如今要帶了女兒。扶了你的靈柩回京。還要把你同父親雙雙合葬。你道可好。你聽了歡喜不歡喜。你心裡樂不樂。阿呀母親。阿呀父親。你二位老人家怎的儘着你女孩兒這等叫。答應都不答應一聲兒價。說完了。扶着那棺材搥胸頓足。放聲大哭。這一哭直哭得那鐵佛傷心。石人落淚。風淒雲慘。鶴唳猿啼。便是那樹上的鳥兒也忒楞楞展翅高飛。路上的行人也急煎煎聞聲遠避。這場哭大約要算這位姑娘從他父親死後。直到如今。攢了許多年的第一副熱淚。這正是傷心有淚不輕彈。知還不是傷心處。要知後來如何。下回書交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第二十回

還讀我書主人評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何玉鳳自從他父母先後亡故。直到今日方表明他那片傷心。發洩他那腔怨氣。抱了他母親那口棺材哭個不住。鄧九公見他痛哭苦切。便叫女兒褚大娘子上前勸解。褚大娘子道。倒莫忙他一肚子委曲。也叫他痛痛的哭一場。不然。彆出甚麼病來倒不好。說着便叫人取些湯水。又搵把熱手巾來。這纔慢慢過去勸着。勸了良久。姑娘方止住哭聲。大家圍着。都讓他先坐下歇歇。他也不肯坐。開口便問褚大娘子道。姐姐你前日給我作的那件孝衣。可還在手下。褚大娘子道。那天因為你執意不穿。立逼我帶回去。今日我連這東西合你的素衣裳以至鋪蓋鞋腳。我都帶來了。不然你瞧我來的時候。作甚帶那樣一個大包袱來呢。說着便一手拉了他到裏間去。何玉鳳只才毀却殘妝。換上孝服。原來漢軍人家的服制甚重。除了衣裙甚至鞋腳都用一色白的。那姑娘穿了一身縞素出來。越顯得如閒雲野鶴一般有個飄然出世光景。褚大娘子又叫人在地下鋪了一領席子。墊上孝褥。他就在靈右守起制來。鄧九公此時是把一肚子話都倒出來了。也沒有甚麼為難的了。覺得有點子泛上餓來了。便向他女兒道。姑奶奶喈們可弄點什麼兒吃纔好呢。你看你二叔合妹妹進門兒就說起。直說到這時候。天待晌午咧。管保你也餓了。褚大娘子道。這些事等不到老爺子操心。連你老人家吃的酒。我都打算妥當了。叫他們隨後挑了來。這時候敢怕早送來了。在外頭收拾着呢。甚麼時候吃甚麼時候現成。鄧九公聽了。便催着給姑娘些東西吃。豈知這位姑娘平日雖吃上看不破些兒。到了今日心靜身安。又經了安老爺這番琢磨點化。霎時把一條冰冷的腸子。迸了個滾熱。心裏的事情都來了。那裡還顧到吃上。只在那裏默坐。把心事一条条的理論起來。第一条早就想起那義妹張金鳳。又急切要見見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樣一個性情。怎樣一個行徑。便問安老爺道。伯父你方纔說我那伯母合張家妹子。都在半途相候。不知他娘兒們此時在那里。怎的我得見見也好。安老爺道。不但你想見他。他們也在那想要見你。除了我們張親家老夫妻照應行李不得來。其餘都在莊上。說着就找褚一官着人送信請去。恰好褚一官外面去了。不在跟前。一時找了來。老爺說明原由。褚一官道。還等這會子呢。晌午就來了。這裏話沒說完。我又不敢讓進來。沒法兒我把

他老人家娘兒兩个讓到隔壁林大嫂家中着喫方才打發人來問過兩三回了。等我過去。說着去了。不一盞茶時。安太太早到。褚大娘子忙迎出去。攙了進來。那安太太入門一眼。便看見姑娘哀哀欲絕的跪在那裡。一時也不及參靈便一直的奔了姑娘去。也顧不得那白褥子的忌諱。便蹲下身去半跪半坐的。把他一摟。摟在懷裡。兒呀肉的哭起來。一面數落道。我的孩子你可心疼死。大娘子拿着你這樣一个好心人。老天怎麽也不可憐可憐。叫你受這樣的苦呀。姑娘聽到這話。心裡更酸。哭的更痛。褚大娘子勸了半日方纔勸住。便讓太太炕上坐。太太不肯。說姑奶奶。我好容易見着他了。

讓我合他多親親熱熱。說着又拿小手巾揩眼淚。褚大娘子便向炕上拿了一个坐褥給太太鋪好。又裝了一袋烟過去。太太便合姑娘對面坐了。說你大姑娘。我就剩了心裏過不去了。我實在說不出甚麽來了。姑娘此時到也無可謙詞。只說了个。那時雖然彼此不知。方纔聽我伯父說起來。我兩家原來是世誼。便是姪女兒出些力。豈不是該的。姪女兒此後仰仗伯父伯母的去處正多。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方才多求過我伯父了。安太太道。大姑娘憑你有什麽為難的事。都交給我合你大爺。你只委曲着急。躭擱了身子。我就放心了。說着便拉了他的手。問長問短。恰好一个婆兒送上茶來。安太太接來。送了他口邊。叫他喝兩口熱茶。一會兒又用手指頭給他理理頭髮。一會兒又用小手巾兒給他沾沾臉上的眼淚。一會兒又說這一个褥子薄。再墊个坐褥罷。一會兒又說沒外人在這裏。只管盤上腿兒坐着。看壓麻了腳。也怎樣疼。疼那姑娘才好。再不想姑娘的小腳兒天生的不會盤腿。更可憐那姑娘幼年喪父。正是用着母親撫養照料的時候。母親又沒了。便是有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个老寔不過的人。及至逃難至此一病不起。連他自己的衣食還得女兒照顧。姑娘何曾經過人這等珍惜憐愛過來。如今合安太太見了面。看了這番說話行事待人。纔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兒。原來還有這等一个境界。他心裏頗覺甜苦寒煖大不相同。便益發合安太太親熱起來。坐定了。便目不轉睛的看着安太太。只見那太太年紀雖近五旬。看去也不過四旬光景。依然的烏髮黛眉。點脂敷粉。待人是一團和氣的端莊。開口有幾句謙詞。合安老爺配起來。真算得个子子孫孫的天親夫夫婦婦的榜樣。姑娘看了半日。心裡暗暗說道。我給張家妹妹悮打悮撞說成了這等一个人家。這樣的一雙公婆。也算對得他住了。他那裏正待問安太太。我那妹子怎地不同來。一句話不曾出口。只聽外面一片哭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振天搖

地。俱從門外哭了進來。姑娘從來不曉得怎麽叫害怕的人。此時到唬了一跳。心裏點點的道。我這裡除了鄧褚兩家之外。再沒个痛癢相關的人。他兩家都在眼前。這來的又是那一班人。却哭的這般苦切。自已又拘住禮法。不好探頭往外看。只得低了頭伏在地下陪着哭。且住。這一片哭聲內男女老少。果然都是誰呢。原來安太太來的時候。安公子小夫妻合僕婦了環。俱隨了過來。只因裏面地方太仄。要等安太太先見過了。然後大家方好進去。趁這个空兒。便在前廳換了衣服。姑娘在靈旁跪着。只顧在這裏應酬安太太。却不得知道消息。及至他伏在地下陪哭。安太太站起身來。他閃目一看。早見一男一女拜倒靈前。又是兩个老少婦人拜在門裡。一个男的跪在門外。又各各的身穿重孝。姑娘淚眼模糊。急切看不出是誰。口中既不好問。心裏又想不出這是怎生一樁事。正在納悶。却見褚大娘子。把穿孝服的那个少婦人攙起來。那个穿孝的少年。也便站起身來。還在那里拭淚。那少婦便拉了褚大娘子。一面哭着。撲了自已來。便在方才安太太坐的那个坐褥上跪下。嬌滴滴悲切切叫了聲姐姐。你想得我好苦。說罷也是抱頭痛哭。何玉鳳此時臨近一看。才知是他救的那个結義妹子張金鳳。那个少年便是安公子。一時心中萬緒千頭。才待說話。後面跪的老少兩个婦女。也搶過來給姑娘磕頭。扶着姑娘的腿哭个不住。門外那个男的也站起來。姑娘且不及看門外那个男的。急得一手拉了金鳳姑娘。一手推那兩个婦女道。你二人先抬起頭來我瞧瞧。及至二人抬起頭來。才曉得是他的奶母合他的了環。門外那个却是他的奶公戴勤。姑娘此時萬想不到這班人。忽然在此地聚在一處重得相見。更加俱穿着孝服。辨認不淸。到了他那个了環。隨緣兒媳婦。隔了二三年不見。又開了臉。打扮得一个小媳婦子模樣。尤其意想不到。覺得詫異。這一陣穿插。倒把个姑娘的眼淚收去了。獃獃的瞅着這個。看着那個。怔了半日。才問張金鳳妹子道。我難道合你是夢中相見麽。張姑娘道。姐姐你且莫悲傷。定一定再說話。這姑娘痛定思痛。良久良久。又復哭起來了。安太太便叫張姑娘好生勸你姐姐。不要招他再哭了。褚家娘子合他奶娘。也來相勸。姑娘只才止住悲啼。拉了張金鳳。覺得心中千言萬語。也不知從那句說起。只見他看了衆人。又看了安公子夫妻。忽地失驚道。阿呀我那奶公奶母合這了環罷了。你二位現在伯父伯母雙雙在堂。豈不嫌个忌諱。怎生也穿起這不祥之服。快快脫下才是。安公子跪在那里答道。我兩人受了姐姐的救命大恩。無路可報。今日遇着嬸母。這等大事。正該如此。況又是父母吩

咐的。怎敢違背。姑娘連連擺手說。這事萬萬行不得。張姑娘又道。姐姐。你我合嫡親姐妹差些甚麽。姐姐不必再講了。二人只管這等說。姑娘那裏肯依。急得又向安老爺安太太說。伯父伯母。這事禮過于情。不要說我心中不安。便是我母親九泉有知。也過不去。求你二位老人吩咐一句。一定叫他們脫了才好。安老爺道。姑娘。你且不必着急。聽我說來。你我兩家。不但非尋常朋友可比。比那疎遠的親戚。來只怕情誼還要重些。便是你尊翁靈柩到京的時候。我也曾在我那坟塋上供養他幾日。也曾叫我這孩兒去了纓兒。穿了孝服。替我早晚祭奠。這是你奶公奶娘眼見的。那時姑娘你又從那裏不安去。何況姑娘救了他兩个性命。便同救了他兩个父母公婆。他兩个如今止于給你令堂穿身孝服。就論一報一施。你道孰輕孰重。這幾身孝。正是我昨日聽得你令堂的事。合你伯母商議。特特的赶做成的。你我骨肉一般。還說什麽忌諱。便是忌諱。我這一兒一媳。當日在那能仁寺。若不是你來搭救。只怕今日之下。想穿這兩身孝服也没處穿。我同你伯母求着這樣忌諱也求不到。安太太也道是這樣。不叫姑娘謙讓。又怕他作急。便親自走過來。安撫了他一番。這且不表。却說鄧九公方才見公子合張金鳳穿了孝來。也自詫異。及至安老爺說了半日。他才明白過來。原來昨日安老爺把華忠叫在一旁。說的那句梯己話。合今早安老爺見了安太太老夫妻兩个說的那句啞謎兒。他在旁邊聽着。見着了會子急。不好問的。便是這件事。因向姑娘道。姑娘。師傅總得站在你這頭兒。偺們倒底是家裡我再没說架着砲往裡打的。這話你伯伯說的是。我們不必再說了。姑娘還待再說。褚大娘子也道。人家是个老家兒老家兒說話再没錯的。怎麽說偺們怎麽依就完了。你說是不是。姑娘見一个人扭不過衆人去。心裡想道。我從來看了世界上。這些施恩望報的人。作那種春種秋收的勾當。便笑他是有意沽名。有心為善。所以我作起事來。任是潮來海倒作過去。便同雲去天空。即如我在能仁寺救安公子張姑娘的性命。給他二人聯姻。以至贈金借弓。這些事不過是我多事的脾氣。趁一時高興。要出出我自己心中那口不平之氣。究竟何曾望他們怎的感情報答來着。不想他們竟這等認真起來。想到這裏。也就默默無言。只得說起給安公子合張姑娘行禮叩謝。慌得他兩个還禮不迭。然雖如此。姑娘此刻是勉强依了。他心中却另有个不慝的意思。這位姑娘心裡彎子轉了過多。我說書的一時摸不到門兒。從何交代。等這書說到那个場中。少不得說的聽的俱明白了。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說安老爺到了二十八棵紅柳

柳鄧家莊。又訪到青雲堡。見了褚一官褚大娘子。這才見了鄧九公。費了無限的調停。才得到了青雲峰。見到了這位隱姓埋名。昨是今非的十三妹。自從見了這位姑娘。又費了無限精神。才說的他悉心懺悔。五體皈依。一直等安太太安公子張姑娘。以及他的奶公奶母了環。異地相逢。才算作完了這本戲文。演完了這段評話。才得略略的放心。他便向鄧九公說。九公。這事的大局已定。我們外面息歇。好讓他娘兒們說說話兒。各取方便。鄧九公本就嚷了半天。聽了這話。忙說很好。偺們也該喝兩盅去了。又告褚大娘子道。叫姑娘吃些東西。哭只管哭。可不要儘只餓着。說罷。才陪了老爺公子出來。外面自有褚一官帶了人。張羅着預備吃的。內裏褚大娘子也指使一羣鑞頭腳的婆兒。調抹桌凳。搬菜運飯。便連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也來幫忙。一時裡外都吃起來。安老爺合鄧九公。心裏惦着有事。也不能如昨日那等暢飲。然雖如此。却也瓶罄杯空。不曾少喝了酒。至于那些吃食。不必細述。一時吃完。又添了東西。內外下人都吃過了。鄧九公閑話中。便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看這等一个好孩子。被你生生的奪了去了。心裏可真難過。只是一來關着他的重回故鄉。二來又關着他的父母大事。三來更關着他的終身。我可沒法兒留他。但是我又受了他會子好處。一點子沒報答他。我心裡怎過得去。我想如今他不是沒忙着要走的。這一說了嗎。我要把他老太太的事。給他辦一辦。也算我們師徒一場。只是要老弟你多住幾日。包些車腳盤纏。可就不知老弟等得等不得。安老爺道。我倒沒甚麽等不得。那盤費更是小事。便是九兄你不給他辦這事。我們也不能就走。什麽原故呢。我心內已經打算在此了。此去帶了一口靈走旱路。就有許多不便。我想改由水路行走。明日就要遣人先回臨清閘去僱船。往返也要十天八天的光景。只是老兄你方才說的這个舉動。似乎倒可不必。從來喪祭稱家之有無。他自己既不能盡心。要你多費。他必不安。況且這些事也不過是个虛文。於存者沒者。亮無益處。竟是照舊明日伴宿。後日却把靈封了。把他接到庄上。你師弟姐妹多聚幾日。敘敘別情。有這項錢。你到可給他做幾件上路素色衣裳。如此事事從實。他也無從辭起。九公道。那幾件衣服也值得幾何呢。想了一想道。有了。衣服行李也要作臨走。我到底要把他前回合海馬周三賭賽。他不受我的那一萬銀。送他作个程儀。難道他再不受不成。安老爺道。那他可就不受定了。兄豈不知江山可改。秉性難移。你切不可打量。他從此就這等好說話兒了。他那平生最怕受人恩的脾氣。難道你沒領教過。依我說。到不必。安老說

到這裡。掩住口走到鄧九公跟前。附耳低聲道。九兄莫若如此如此呀。豈不大妙。九公聽了。樂得拍桌子打板凳的。連說有理。就照這麼辦了。安老道。九兄切莫高聲。此地只隔一層窗紙。倘被他聽見。莫說你這人情作不成。今日這一天的心力。可就都白費了。九公伸一伸舌頭。忙住了口。二人正要進後面去。恰好隨緣兒媳婦出來回說。奴才太太合姑娘請老爺說話。安老爺便同九公進來。太太道。大姑娘方才說了半天。還是為玉格合那媳婦這兩身孝。他始終不願意。他的意思還要過了明日後日兩天。約後日就一同動身。我說等我合你伯父商量。也得算計算計。這兩天工夫。可走得及走不及。姑娘說道。我沒什麼愿意不愿意。不過想他二位穿了孝送了靈。就算人情兩盡了。究竟伯父伯母在上頭。況又是行路。就這樣上路。決使不得。不但他二位。就我那奶公奶母了環。今既在伯父那裡。一併叫他們脫了孝上路。為是。至于我這孝服。雖說是脫不下來。這跟了伯父伯母同行。究竟不便。縱說你老人家不嫌忌諱。也得我心裏安。再說我父親的大事。那時我只顧護了母親。匆匆遠避。並不曾接了日期守孝。此番到京。我却要補着盡一點女兒的心。那時日子也寬餘了。伯父你給我找的那个廟也該妥當了。我一釋服便去了。我的腳跟大事。豈不長便。這樣商量定了。過了明後兩天。即可上路。也省伯父上上下下。在此久住。這話伯父想來再沒个不依我的。安老爺一聽。這又是姑娘泛上小心眼兒來了。且自順了他。我自有道理。便道。姑娘這話很是。便是你大兄弟大妹妹。我也不是叫他們穿多少日子的孝。到了你補着孝服。這層也很行得。只是兩日後便要起身。却來不及。何故呢。我方才在外面商量定了。你在此扶柩回京。旱路決不方便。我明日着人看船去。也有幾天躭閣。我們這裡却依然明日伴宿。後日暫且把靈封起來。大家都搬到莊上。全你師傅住去。船一雇到。即刻起行。你那一路不要見外人的。這話便不枉說了。姑娘你道何如。姑娘聽了。料是此地山裏既不好一人久住。眾人也沒个長遠在此相伴的理。也便沒得說。點頭俯允。鄧九公見這話說定規了。偺們這可沒事了。太陽也待好壓山兒了。二妹子合大奶奶這裏也住不下。莫如趁早回莊去罷。明日來再挨回子。這山裏的道兒黑了。可不好走。安太太還不曾答言。何玉鳳姑娘早說異起來。說道。怎麼今日都不住下嗎。原來姑娘自被安老一番言語之後。勾起他兒女柔腸。早合那以前要殺就殺。要饒就饒。要聚就聚。要散就散的十三妹迥不相同。聽得說都要走。便有些捨不得。眼圈兒一紅。就像安公子在老店的那番光景。要撒酥兒。褚大娘子笑

道。哎喲噯喲姐兒捨不得大娘子了。我這可是頭一遭兒看見你這個樣兒。安太太便連忙道。孔孩子別委曲。我跟着你。因合褚大娘子道。不然。姑奶奶你合你大妹妹回去。我住下罷。誰知這位姑娘雖然在能仁寺合張姑娘聚了半日。也曾有幾句深談。只是那時節彼此心裏都在有事。究竟不曾談到一句兒女衷腸。今日重得相逢。更是依依不捨。褚大娘子是個爽快人。見這光景。便道。這麼罷。因合他父親說。只是你老人家帶了女壻。陪了二叔合大爺回去。我們娘兒三個都住下這里也擠下了。又合褚一官道。你回去可就把二嬸兒合大妹的鋪蓋包袱送來。可別交給那外頭人。就叫孟媽兒合芮嫂兩個來。我這裡帶的人不够。使他們村兒裡的幾個人。晚上也有回家的。我帶着一條被窩呢。不要鋪蓋了。晚上老爺要合二叔喝酒。我都告訴姨奶奶了。以至明日早起吃的老范合小蔡兒他們都知道。你問他們就是了。可想着給我們送吃的來。褚一官在那里老老寔寔的聽。褚大娘子又道。可是還把我的梳頭匣子拿來呢。張姑娘道。不用費事了。我們天天路上就那麼將就着。連大姐姐你也够用了。褚大娘子道。如此更省事了。褚一官道。想想還有什麼別落下了。褚大娘子道。沒什麼了。再就是我不在家。你多照應照應那孩子。別竟靠奶媽兒。褚一官又連連答應。褚大娘子又道。既這樣。二叔索性請早回去罷。鄧九公道。明日來的人必多。我已叫人宰了兩只羊兩口豬。姑奶奶放心罷。倒是那槓怎麼樣不就卸了他罷。安老道。這又碍不着。何必再卸。就這樣下船。豈不省事。鄧九公仝了安老父子合褚一官告辭出去。安老臨走。又把戴勤留下照料。便一仝回褚家莊去了不提。卻說何玉鳳此時父母終天之恨已無可如何。不想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忽然來了個世交伯母義姐義妹。又是嬷嬷媽嬷嬷妹妹。一盆火似的烘着姑娘。姑娘是爽快人。不覺一時精滿神足。高談雄辯起來。那時十月天氣。屋裡又生了火。須臾點上燈。那鋪蓋包袱也都取到。那位姨奶奶又送了些零星吃食來。褚大娘子便都交給人收去。等到夜來再要。便讓安太太上了炕。又讓何張二位姑娘上去。他自己卻坑沿上坐了。除了玉鳳姑娘不吃烟。那娘兒三個每人一袋烟兒。安太太看這個看那個。十分歡喜。安太太道。真個你家這姨奶奶雖說沒甚模樣兒。可倒是心口如一的厚寔人兒。我看你老人家這樣居心行事。敢怕那姨奶奶還給他養個兒子定不得呢。褚大娘子道。那敢是好。我正也盼呢。只是我父今年八十七了。那裡還指望得定呢。張姑娘道。不然。那姨奶奶自己告訴我道。他老爺命裡有兒子。還要養兩個呢。安太太道。這兒女的數

兒怎麽定得準呢。張姑娘忍不住笑道。我也是這樣問他。他說是張鐵嘴告訴他的。我也不知劉鐵嘴是誰。沒往下再問。大家聽了早已笑將起來。褚大娘子告訴安太太道。這是他那年來的時候。我叫了个瞎生給他算命。那瞎生說他命中有兩子。他就記住這句話。要是叫他記住了他肚子裡可就裝不住了。就這麽个傻心腸兒。玉鳳姑娘道。我可就愛他个傻心腸兒。只是怕他說話。他一說話。我不笑他。我彆的慌。我笑他。我又怕他惱。褚大娘子道。人家可不懂得怎麽叫个惱哇。說着大家又笑了一聲。一時戴勤進來隔窗回道。請示太太合大奶奶還要什麽不要。外頭送鋪蓋的車還在這里等着呢。安太太道。不用什麽了。你沒跟大爺去嗎。戴勤道。老爺留奴才在這伺候的。姑娘聽如此說。便隔窗叫他嬤嬤爹。你先去告訴了話。進來我再瞧瞧你。戴勤去了。進來。又給姑娘請安。姑娘一時想起當日送靈回京的話。因道。你們走到那裡就遇見這裡老爺的人了。戴勤道。走到德州。姑娘道。他們岸上走。你們河裡走。那里知道的呢。戴勤道。姑娘問起這話。竟有些奇怪頭。夜大家就知道。這裡老爺差人接下來了。這一日晚上。船到德州馬頭上。燈後他們在後艙睡了。奴才合宋官兒（後來瑪瑙杯偏逢馬瑙 此時宋官兒恰好送棺）兩个便在老爺靈旁打地鋪睡下。睡到三更多天。耳邊只聽老爺叫。那時也忘了老爺已歸西了。就急忙見老爺去。及至一看。老爺在當地站着。奴才一時也說不出了。姑娘道。你怎麽又不認得老爺呢。戴勤道。只見老爺穿戴不是本朝衣冠。頭上方頂鑲金長翅紗帽。身穿大紅蟒袍。腰圍玉帶。分付奴才說。安二老爺差人接我來了。你們可看着麽。莫要錯過。我上任去了。奴才說老爺那裡任上去。怎的也不接太太合姑娘同去。老爺道。太太就來。姑娘早晚我不等他了。說着往外就走。奴才急了。說老爺怎的不等姑娘全去。姑娘此時到底在那裡呢。老爺把袖子一甩。向我說好胡塗。我見不着姑娘。只怕你就先見了。此時何用問我。奴才見老爺生氣。一害怕就唬醒了。原來是一夢。忙叫宋官兒。只聽他那裡說囈話。說我老爺子你是誰呀。及至叫醒了。問他。他說見一个人。打扮得合戲台上賜福天官似的。踢了我一脚。說你這東西睡的怎樣死。奴才正告訴他這个夢。只聽外面好像人馬喧鬨的聲兒。又像鼓樂吹打的聲兒。只恨那時胆子小。不曾出去看看。奴才就合宋官兒說這事。天亮咱們且別開船。到底有人來沒人來。不想到這裡。老爺果然就打發梁材來了。姑娘想這可不是老爺顯聖嗎。這往姑娘從來不信鬼神的。便道老爺成神。怎麽不給我托夢。不要是那一天你多吃了酒麽。安太太道。大姑娘你不可不信這話也

們一到京就說過你大爺還合我說何老大是一个聰明正直的人成了神也是有的但不知成了什麽神了姑娘究是將信將疑戴嬤笑向安太太道奴才知姑娘自小兒不信這些姑娘只想要不有神佛保佑怎麽想到我們今日都在這裡見着姑娘呢太太還記得老爺來的頭裡叫奴才娘兒兩个去細問姑娘小時候的事情那時奴才只納悶兒誰知老爺早知道姑娘的下落連奴才們也托老爺太太的福見着姑娘了玉鳳姑娘問道老爺怎麽問你們隨緣兒媳婦便把那日的話說了一遍姑娘道我不懂你們有一搭兒沒一搭兒的把我小時候的營生回老爺作嗎褚大娘子道罷咧罷咧連你那拉青屎的根子都叫人抖摟出來了說的大家大笑他自己也不禁伏在安太太懷裡吃吃的笑个不住這等說說笑笑不覺三鼓褚大娘子道不早了老太太今日那麽早起來也鬧了一天咱們喝點子粥吃些兒東西睡罷明日還要早些起來只怕這遠村近鄰的還要來上祭呢說着隨意吃些東西盥洗已畢安太太合玉鳳姑娘在東間南炕褚大娘子合張姑娘在西間南炕睡下戴嬤嬤合褚家帶來的四个婆兒俱在後捲兩个裡間分住本村的幾个村姑村婆也各分頭歇息這裡他娘兒們姐兒們睡在炕上還絮絮的談个不住要知何玉鳳合安老爺怎的同行合鄧褚兩家怎的作別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一回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回心向善買犢賣刀

這前二十回已把安何張三家聯成一串從這二十一回起就要作一篇雕弓寶硯已分重合文章成一段雙鳳齊鳴的佳話却說褚大娘子才聽得雞叫即先起來梳洗帶了那些婆子們打掃屋宇安太太婆媳合玉鳳也起來梳洗完畢早有褚一官帶人送了許多吃食外面收拾好了端進來安太太便叫大姑娘今日可得多吃些昨日鬧的也不曾好生吃晚飯那知這位姑娘諸事難說話獨到吃上不用人操心的一時上下大家吃完安老爺早合鄧九公從家中吃得一飽前來看望姑娘合姑娘寒暄了幾句姑娘便依然跪在靈旁致哀禮便有戴勤帶了他女壻隨緣兒合親家華忠進來叩見姑娘姑娘見自己的了環也有了托身之地並且此後也得一處相聚更放心了又見褚大娘子赶着華忠一口一个大哥姑娘因問道你那裏又跑出這个大哥來了褚大娘子道這就是你昨日說的我們那个親戚兒（親戚則親戚矣送彈弓來的却不是他）姑娘才明白是安公子的華奶公兩人見過出去華忠又進來回張親家老爺太太來了原來這

兩口老兒昨日聽得十三妹姑娘有了下落恨不得一口氣就跟了來見見只因安老爺生恐這裡話沒定規親家太太來了再開上一陣不防頭的怯話兒給弄糟了所以指稱着托他二位照看行李且叫在店聽信及至他昨晚得了信今日天不亮便往這裡走赶到褚家莊可可兒的大家都進山來了他們也沒進一直的又赶到此地進門朝靈前拜了幾拜便來見姑娘哭眼拭淚的說了半天大意是謝姑娘從前的恩情禮到話不到說是說不清算這等一番意思就完了事了鄧九公便讓張老在前廳坐內中只有褚大娘子是未見過這張太太的心中說怎這一个娘會養金鳳這聰明俊秀的女孩兒呢這褚大娘子本就有些頑皮不免要耍笑他因問着你老人家今日什麽時候坐車這裡來的他道那裡還坐車呢我說有多遠兒呢走了去罷他爹說我怕甚麽撒開鴨子就到咧你那蹼拉蹼拉的蹼拉到儋時才到呢那麽着我可就不走你就給我找一个二把手的小單拱兒來罷誰知找了一小單拱兒那推車的又是老頭子倒有八十多了推也推不動還沒有我走得爽利咧大家聽了要笑又不好笑偏偏這八十多週的話兒又正合了鄧九公的歲數兒九公聽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搭訕着問褚一官道外頭的事俱齊了沒有一官道都齊了只聽裡頭的信原來安鄧兩家商量定了俱是這日上祭安老爺見張家二老來了又告訴鄧九公給他家也備了桌供菜第一起是安老上祭褚一官忙招呼戴勤華忠隨緣兒進來料理桌椅預備香燭這山居却沒那些鼓樂獻奠儀注大家把祭品列好玉鳳姑娘一看那供菜除了湯飯茶酒之外絕不是庄子上叫的那些攢雞匾丸子紅眼兒魚花板肉的十五大碗十三盤裡面排着全羊十二件一路四盤排了三路中間又架着一盤便是那十二件裡片下來的攢盤連頭蹄下水都有只見安老爺拈个香帶公子行了三拜的禮次後安太太張姑娘也行了禮姑娘不好相關只有接拜還禮祭完只見安太太恭恭敬敬把中間供的那盤撤下來又向碗裡撥了一撮飯澆了一匙湯要了雙筷子端到何姑娘跟前蹲身下去叫他吃些不想姑娘不吃羊肉只是搖頭太太道這是老太太的克食多少要吃點兒便夾了一片肉幾个飯粒子送在姑娘口內姑娘也只得吃着却不知這是什麽規矩却弄出八旗弔祭的一个老風氣閑話少說一時撤下了鄧九公因為自己算个地主便讓張家二老上祭端上一桌葷素供菜供好了張老也拈了香扣了頭到了親家太太叩了頭便有些話白兒只聽不出嘴裡咕嚷的是甚麽等他兩个祭完了便是鄧九公全女

兒女壻上祭。只見熱氣騰騰的端上一桌菜。無非海錯山珍。雞鴨魚肉之類。也有大盤的饅頭。正方的紅白肉。却弄得十分精潔供奸。鄧九公仝褚一官夫妻。也照前拈香行禮。褚一官焚化紙錁。他父女兩个便大哭起來。姑娘也在那裡陪哭。戴勤合隨緣兒媳婦俱跪在姑娘身後跟着哭。你道鄧家父女是哭那一位何太太不成。那何太太是忠厚不過的人。再加後來一病。不但九公合他漠不相關。即褚大娘子合他二年有餘。不曾談過家常。却從那裡有這眼淚。原來他父女都哭的各人心事。九公心裡想着人生在世。兒子這種東西雖說不過一个蒼生。却也少不得的。假如何家也有安公子這樣一个好兒子。何至女兒去報仇。女兒來守孝。眼前雖有玉鳳姑娘這一个頂天立地的女兒。到這地位。他心裡已有幾萬分苦楚了。況且世路上又怎樣指得准。有這等一位破死忘魂衛廟人的安老爺呢。從回來想到自已身上。也只仗了一个女兒照着。難道眼看九十多歲的人。還望養兒得濟不成。這是鄧九公的心事。褚大娘子心裡想的是一个人託生。給人作个女兒。比那兒子的侍奉不同。却是仝一盡孝該報養育之恩。但是作个女兒。到了何玉鳳這光景。算得強似兒子了。奈天不成全他。遇了這等時遇。也就沒法了。何況于我。縱說我隨了父。日夕奉養。比他強些。老人家已是去日苦多。那時我心中無論怎樣的孝順。難道還能派褚家子弟接他的香烟不成。這是褚大娘子的心事。至于他父女兩人疼那姑娘。却是一条心。又因這疼他捨不得他的上頭。却又用了一番深心。早打算姑娘動身的時候。大垂別淚。因此趁今日哭个痛快。便算合他作別臨時。好叫他安心北上。這正是一番兒女情腸。故父女悲悲切切。哭的十分傷慘。安老爺仝張老早把鄧九公勸住。安太太合張媽兒也來勸褚家娘子。張姑娘去勸玉鳳姑娘。半日方才都勸住了。褚一官仝了眾人。便把飯菜撤下去。九公分付道。姑爺這桌菜可不要糟掉了。撤下去就蒸上。回來好叫裡頭吃。褚一官一面答應。便仝華忠等把桌子擦抹乾淨。外面早有山上山下遠村近隣的許多老少男女俱來上祭。也有拿紙錢來的。也有包袱裝錁錠來的。還有買對小雙包蠟。打着縋高香。一定要點上了蠟燭香。才叩頭的。又有煮兩隻肥雞。拴一尾生魚來供的。甚至有一蒲包子爐食餑餑。十來个雞蛋。幾塊粘糕餅子。也來供獻。供獻叩个頭的。這些人一來為着姑娘平日待他們恩厚。誰家短个三吊兩吊的。有求必應。二來有這个人住在山裏。匪人不敢前來欺負。三來這山裏大半是九公房莊地畝。眾人見東翁尚且如此。誰不來磕一个頭。那班村婆村姑也有些擦眼抹

淚的。只要擱在姑娘平日早不耐煩起來了。不知怎麽个緣故。經安老爺昨日一番話。便也合他們洒淚。倒許了許多
好話。道達只兩三年承他們服侍母親。支應門戶的辛苦。這一陣應酬那天已近向午。鄧九公道。這大家可該餓了。便
催着送飯。自己陪了安老父子張老三人外面去坐。一時端上菜來。滿滿的燕窩海參魚翅以至油雞板鴨之類。排了
一桌子。褚大娘子拿了把筷子站在當地向張太太道。張親家媽可不是我外待。你我們老爺子合我們二叔是磕過
頭的弟兄。我們二嬸兒也算一半主人。今日可得請你老人家上坐。張太太擺着手兒扭過頭去說道。姑奶奶你不用
價讓我。我可不吃飯哪。安太太問道。親家你那麽早就吃了飯來麽。張太太道。沒有價雞叫三遍。就忙着往這裡赶。張
姑娘就問媽你老人家既沒吃飯。此刻為甚不吃。不是身上不舒服阿。他又緊着眉搖搖頭道。沒有價沒有價。褚大娘
子笑道。那是為甚麽呢。你老人家不是挑了我了。他又忙道。我的姑奶奶。我可不知道嗎。叫个挑禮呀。只是你請他娘
兒吃罷。可惜了的菜。回了都冷了。呢大家猜道這是个甚原故呢。他又說沒原故。我自己心中的事我自己知道。玉鳳
在旁心想這位太太向來沒什麽大脾氣呀。這是怎麽講呢。忍不住也問道。你老人家不是怪我沒讓麽。我是穿了孝
不好讓客的。他這才急了。說姑娘可了不的了。你這是掄話。我把老實話告訴你罷。自從姑娘上年在那廟裡救了我
一家子。不是第二日偺就分了手嗎。我合我那老伴兒說。我這姑娘也不知那年才得見呢。誰知今兒就見了。你昨日
得着信兒。把我倆樂的百嗎兒似的。我倆就給你念了兩聲佛。許了个愿心。老伴兒許的是逢山朝頂。見廟磕頭。我許
下給你吃齋。玉鳳姑娘道。你老人家許了為我吃齋也使得。今日又不是初一十五。又不是什麽三災呀八難的。可吃
的那一門子齋呢。他又道。我不論那个。許的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長齋。褚大娘子見這樣子。只得且請大家吃飯。一
面說道。那也不值甚麽。等我給你老炸點兒鍋渣麪觔。下點兒素麪單吃。他便嚷起來說。姑奶奶你可不要白費了事。
我不吃連鹽醬都不動。我吃的是白齋。褚大娘子不禁大笑道。你老人家這可是攢了。一年到頭不吃鹽醬。或再長一
身兒的白毛。那可怎樣呢。說的大家無不大笑。他也不管。還是一付正經面孔向了衆人。褚大娘子無法。只得叫人端
了蒸饅頭一盤。一碟豆兒合芝麻醬。盛了滚熱的老米飯。只見他把饅頭等物推開。直眉竪眼。白着嘴。嘩拉了三碗飯
說得了。你再給我點滚水兒喝。我吃白齋不吃茶。他女兒望着他娘又是好笑。又是心疼。說媽呀。這可不是件事。說為

我姐姐卻是該的。這个白齋吃到多早晚呢。他向女兒道。我告訴你。等他那天有了婆家。我就開齋呢。玉鳳姑娘方要說話。大家先笑道。這可決乎使不的。他道你這些人都別儘說了出口是願。偺這裡只一舉心。西天老佛爺已知道了。使不得。咱兒着不當家花拉的。難道還改得口哇。改了口反到為姑娘添罪過。恩將仇報是話嗎。姑娘一面吃飯聽這般話前後一想。說我何玉鳳自十二歲一口單刀。殺了這幾年。什麽事不曾見過。可從沒輸過嘴窩過心。今日遇見這位太太。這是塊魔。我可沒法兒了。此時合他講大約莫想講得清楚。只好慢慢的再商酌罷。一時內外吃完了飯。張老夫妻惦記店內無人。即忙告辭回去。鄧九公褚一官送了去後。陪了安家父子進來。安老便告知太太已叫梁材到臨清去看船。又計議將來人口怎樣分坐。行李怎樣歸着。這个當兒鄧九公合女兒女壻商量明日封靈後怎樣潑人在此看守。怎樣給姑娘搬運行李收拾房間。正在說得熱鬧。忽有一个莊客入來。悄悄向褚一官使了个眼色。請了出去。不一時一官進來。在九公耳旁嘁嘁喳喳。只見九公睁起兩只大眼睛望着他道。他們老弟兄怎麽得信兒來了。一官道。你老人家想他們離這里不過二三百里地。是說不敢到這來騷擾。這兩頭兒通着大道。有甚不得信的。安老聽了。忙問什麽人來。鄧九公道。便是我前日合你講的那个海馬周三。又問他一个人來的麽。一官道他們四寨的大頭兒會齊了來的。認得是牝牛山的海馬周三。截江獺李老。避水猬韓七。癩象嶺的金大鼻子。賽小眼兒野猪林的黑金剛一隻油雄雞渡的草上飛叫五更。還有一个我不對付他。他倒合小華相公認識他們說話來着。他還問起二叔來着呢。鄧九公聽了。低下頭去。大費為難。且住。這班人就這等不三不四的幾个綽號。倒底是些什麽人物呢。原來這海馬周三名叫周得勝。便是被十三妹刀斷鋼鞭打倒在地。要給他搽脂抹粉。落後饒他性命。立了罰約的那个人。因他善于使船。能搶上風。趂順水。水面交起鋒來。他那隻船使的如快馬一般。因此人送他一个綽號。叫他作海馬周三。那李老名叫李茂。韓七名叫韓勇。他兩个在水底都伏得三日三夜。那李茂使一對鰲鬚拐。能在水底跟着船走。使一拐搭住船幫上去。掄起拐來。任是你船上有多少人。管取都被他打下水去。那隻船算屬了他了。那韓勇使一柄短柄鉄鍬狼頭。腰間一条鎖鍊。拴了一根百煉鋼錐。有一尺餘長。其形就彷彿个大水獺的樣子。靠着這兩件兵器。能在水裡鑿那船底。任是什麽大船禁不起他鑿上一个窟窿。船一灌進水去便擱去了。因此人比他兩个作江裡吃人的水獺

叫他作截水獺避江貐只三个人。全了大鼻子大金刀。小眼兒竇雲光。從前在淮南一帶。以至三江兩浙。刦脫客商。那水師官兵等閑不敢正眼看他。後來遇着施世綸施按院放了漕運總督。收了無數的綠林好漢。查拿海寇。這幾个人既在水面上安身不牢。又不肯改邪歸正。跟隨施按院。便改了旱路營生。合他們旱路上一班好友。黑金剛郝武一隻油謝標。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董方亮。四个入夥。那郝武使一根金剛降魔杵。一隻油使一把雙刃鏡。草上飛使一把雞爪飛抓。叫五更不使兵器。只拿一面遮身牌。耑一藏在牌後面用鵝卵石打人。百發百中。這九个好漢就分站了牝牛山獺象嶺野猪林雄雞渡四座山頭。打家刦舍。喂說書的。你這說話的有些大大言無對了。我大清江山一統太平萬年。君聖臣賢。兵强將勇。豈合那季漢南宋一樣。怎生容這班人。照着三國演義上的黃巾賊。水滸傳上的梁山泊。胡作非為起來。難道這些督撫提鎮。都是不管閑事不成。列公這話。却得計算計算。那時候時勢。講到我朝自開國以來。除小事不論外。開首辦了一个前三藩的軍務。接着辦了一个後三藩的軍務。緊跟着又是平定西北兩路的大軍務。通共合着若干年。多大事。那些王侯將相何曾得一日安閑。好容易海晏河清。放牛歸馬。到了海馬周三。這班人。不過全人身上的一塊頑癬。良田裡一个蒺藜。也值得去大作不成。況且這班人雖說不守王法。也不過為着飢寒兩字。他只刦脫客商。絕不敢掠虜婦女。傷人性命。因此上從不曾犯案到官。那等安享昇平的時候。誰又肯無端的找些事來。取巧見長。反弄到平民受累。便是有等被刦的。如那談爾音一流人物。就破些不義之財。他也只如啞子吃黃連。又何敢自己聲張呢。再說當年如鄧芝龍鄭婆帶這班的大盜。鬧得那樣翻江倒海。尚且網開三面。招撫他來。饒他一死。何況這些么魔小醜。這正是我朝的深仁厚澤。不然那作書的。又豈肯照鼓兒詞的信口胡謅。隨筆亂寫。閑話少說。却說牝牛山的海馬周得勝。截江獺李茂。避水貐韓勇三个。這日閒暇無事。約了獺象嶺的金大鼻子金大刀。竇小眼兒竇雲光。野猪林的黑金剛郝武。一隻油謝標。雄雞渡的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董方亮。在牝牛山山寨一全宴會。只見探小嘍囉來報說。有一起大行李箱籠甚多。想那金帛錠也不少的。只是白晝裡過去。從人甚多。不好動手。此時聽說這起行李在茌平住了。特來報知。九个好漢聽了。都道恭喜買賣到了。海馬周三一回頭便向一个小頭目說。老兄弟就是煩你跑一趟罷。你從大路撥下去。看看他落那座店。扎手不扎手。赴他們都在這裡。我們聽个准信。那小頭目答應

一聲巧妝打扮下山。奔茌平大路而來。到了鎮上。先找了个小飯店。吃了飯。便在街上閒走。想找个眼線。怎麼叫作眼線呢。大凡那作强盜的。沿途都有幾个熟人。叫作地土蛇。又叫作臥蛋。他便找了那班人打聽得這號行李落在悅來老店。那行李主兒連家眷。都遠路看親戚去了。不在店內。店裡剩的人無多。那小頭目聽了大喜。便問這行李主兒是怎生一个方向兒。那人又道本人姓安。是一位在旂的。作過河南知縣。如今是他家少爺由京裡來到南省接他回京去。自這裡經過。他聽了這話。說了不得了。這豈不是我那位恩官安大老爺嗎。幸是我來探得這个詳細。原來這个小頭目姓石名坤。綽號石敢當。當日曾在河南工上充當夫頭。受過安老爺的好處。前番安公子從牝牛山過。要讓公子上山飲酒的。就是他。他聽了這話。急于回山。便不走原來的大路。一直進了岔道口。想走青雲堡。奔洞口出去。省些脚程。恰巧走到青雲堡。走得一身大汗。口中乾渴。便在安老爺當日坐過的對着小鄧家莊。那个小茶館歇下吃茶。只見莊上一會兒人來人往。又挑着些圓籠。裝了些肉腥蔬菜。送往山裡去。這鄧褚翁婿他一向俱熟識的。便問那跑堂的道。今日莊上有什麼勾當。只等熱鬧。跑堂的道。鄧九公在這裡住着呢。他爺兒倆這幾天。天天進山裏幫人家辦白事。明日住宿。後日出殯。石敢當又問山裡什麼人家。用他老人家去幫忙兒呀。跑堂的說。聽說是鄧九太爺一个女徒弟十三妹家。石敢當心裡說。這十三妹姑娘向來與我寨內有恩。怎的不曾聽說他家有事。忙問他家死了什麼人。跑堂的說是他家老太太。石敢當暗說便是這件事也得叫我寨主知道。他喝完了茶。付了茶錢。便忙忙的回到牝牛山。把上項事對各寨主說知。周得勝聽了。向那八位好漢道。幸得探聽明白。這號行李須是動不得。衆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忙問原故。周得勝便把他那年尋鄧九公。遇到十三妹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衆人曰。既如此。我們不可壞了山寨的義氣。你道這十三妹刀斷鋼鞭的這段因由。除了海馬周三截江獺避水㺄三个之外。又與他大家什麼相干。也跟着講的是那門子的義氣。自來作强盜。也有个强盜的路數。海馬周三講得是不怕十三妹刀斷鋼鞭在人輪子裡把我打倒在地。那是勝敗兵家之常。只他饒了我那場戴花兒搽胭抹粉的羞恥。就算留了朋友。叫衆人說得是。一筆說不出兩綠林來。損一枝。砍百枝。好看了海馬周三。就如好看衆人一般。所以聽周三說了句話。大家就一口全音說以義氣為重。其實這些人也不知十三妹是怎樣一个人。怎生一件事。這就叫盜亦有道焉。却說那周三見衆人

重義便說道今日都為我周海馬就誤了衆弟兄們的事我明日理應重整筵席陪話只因十三妹姑娘有老太太的大事明日須得同韓李兩弟兄前去作个人情不得在山奉陪只好改日竭誠了衆人裡面要算黑金剛鄧武的年長這人生的身高六尺膀闊腰圓一張長油臉重眉毛大眼睛頦下一部鋼鬚性如烈火他一聽海馬周三這話便把手一擺說道周兄弟你這話說遠了你我兄弟們有財全享有馬同騎你的恩人就是我們的恩人何况這十三妹聽起來是个蓋世英雄難道單是韓李二位給他老太太磕个頭我們就不該磕頭的麼衆位有一个不給周兄弟作个臉面全走一蹚的叫他先吃我金剛一杵衆人齊說這話有理大家同去明日就請石兄弟引路海馬周三便分付在山寨裡備了一口大猪一只肥羊一大罈酒又一分香燭紙錁叫人先送到前途等候次日五鼓十个好漢俱不帶寸鐵只帶兩个看馬小嘍囉從牝牛山奔青雲山而來及問了十三妹山莊一行人赶到門前恰好隨緣兒在庄外閑望那石坤作夫頭的時候見他常跟安老爺到工上督工因此上前招呼便向他問安老爺來只段話除了說書的肚子裡明白連鄧褚兩家尚且不知那安老爺怎生曉得底細因此心中不免詫異暗想隨緣兒怎生認得這些强盜怎又問起我來又見鄧九公低頭不語大有為難的樣子方要問他原委只見他把頭一抬說老弟今日這件事倒有些累贅他們既到了這裡不好不讓他進來在姑娘看了這班人如仝足下泥皮滿不要緊只是老弟你雖說下了場究竟是位官府再弟婦姪兒怎生見這班野人此地又沒个退居如何是好又向玉鳳姑娘道你可到前廳見見他們打發他們早早回山倒也罷了玉鳳姑娘道我出去這蹚倒不要緊但他們既來上祭他以禮來我以禮往都不可不叫他到靈前盡个禮再我馬上就離這地方也得見見他們把從前的話作个交代至于安伯父爺兒們娘兒們誠不好合這班人相見如今暫在後厦避一避也不為屈尊安老爺安公子聽了倒不怎的只有安太太張姑娘聽說這班人要進來早唬的滿身冷汗褚大娘子道二嬸娘你老人家不用怕這些人都是我父親手下敗將况又有何家妹子怕什麼說着一手攙了安太太一手挽了張姑娘連安老父子都讓在後厦裡鄧九公叫人把香燭點起又叫人把猪羊酒肉之類抬到當院裡排下然後着褚一官請那班人進來安老爺全公子俱在裡間向外看安太太婆媳合褚大娘子也在板壁方洞兒裡竊聽不一時只聽院子裡許多脚步响一个个是纓帽緞靴長袍短褂雄糾糾氣昂昂的朝靈前拜

了起來。便向姑娘行禮。只聽姑娘向那班人大馬金刀說道。周韓李三位。前番承你們看我那彈弓分上。到淮安走了一蹚。我還不曾道得个辛苦。今日又勞你衆人遠道備禮。到此上祭。海馬周三連忙答道。這點小事兒。那裡還勞姑娘提在話下。倒是老太太昇天。我們該早些兒來効點勞。只因得信遲了。故此今日才赶來。聽說明日就要出殯。倘有用我們的去處。請姑娘分付一句。那怕抬一肩兒的槓。撮一鍬兒的土。盡了我們的心也算了。姑娘道。這事不好勞動。我家老太太也不葬在這裡。稍停幾日。我便要扶柩回鄉。只要我走後。你們還同我在這裡一般。不敢錯了這鄧九太爺不叫我這班鄉鄰受累。就算大家的好處了。海馬周三道。姑娘這話是三年前在衆人面前交代明白的。怎敢再有反悔。姑娘道。如此很好。足見你們的義氣。我不好奉陪。請外面待茶罷。大家暴雷也似的答應一聲。連忙退出去。讓到公你看好个擺大架子的姑娘。好一班陪小心的强盜。這大槩就叫作財壓奴婢。藝壓當行。却說衆人退出門外。到院子裡。方悄悄向鄧九公道。從不曾聽見說那裡是姑娘的本鄉本土。方才說要扶柩回鄉。却是怎講。論理這話這班人問的就多事。在鄧九公更不耐煩兒告訴他們。豈不省我說書的多少氣力。無如鄧老頭兒這个當兒。結識了安老爺這等一个把弟。又成全了十三妹這一个門徒。願是了了。情是答了。心裡是沒什麼為難了。這大約要算他平生第一奇快的事。便是沒人來問。因話提話。還要找他兩句。何况問話的。又正是海馬周三。烏烟瘴氣這班人。他那性格兒怎生瞥得住。只見他一手把那銀絲般的長鬍子一綽。歪着腦袋道。哈哈。你們老兄弟們要問這話。聽我告訴你們。他就從姑娘當日怎替父親報仇說起。一直說到安老爺怎的勸他回鄉合葬雙親不曾下落一个情節。連嘴說帶手比的向衆人說了一遍。衆人一聽這話。一个个低垂虎頸。半晌無言。忽見黑金剛郝武。把手拍了腦門子。嘆了口氣。向衆人說道。列位呀。照這說起來。你我都錯了。你想誰無父母。誰非人子。這位姑娘雖然是个女流。你只看他一片孝心。不忘父親大仇。奉養母親半世。便有這一位慈悲肝胆的安大老爺成全他。這才叫英雄志量。遇見了兒女心腸。你我枉算英雄好漢。自幼兒就不受父母教訓。胡作非為。以至作了强盜。可憐我黑金剛也有八十多歲的老媽。我何曾孝順他一天。便是得了些不義之財。他吃着穿着。也叫他提心吊胆。衆弟兄都請回山置事。我黑金剛從今洗手不幹。我便接了母親。找个安穩地方。那怕耕種刨鋤。向老天討碗飯吃。也叫我老母安閒幾日。再不作强盜了。却說衆人聽了這話心

中正有些感動一齊說罷哥哥說的有理便是我們也有父母已故的也有父母現存的既已打破迷關我們大家同心合意今日都跳出綠林方是正理鄧九公聽了大喜道好哇又把他老壯的大拇指伸出來說這才是我鄧老九的好朋友哪說着大家向九公深深作了一揖說九太爺我們都要回山尋找房子搬取老小把那些馬匹器械分散嘍囉願留的留下作个隨身伴當不願留的各自謀生鄧九公把手一攔說且住我鄧某還有一言奉告我想你衆位這一散伙雖說手內有幾兩盤纏却一家無家可奔無業可歸你們老弟兄們耳鬢廝磨的在一塊子這一散也怪沒趣兒的你看這青雲山一帶鞭梢兒一指站着的都是我鄧老九的房子那一村兒那一莊兒騰挪騰挪也安插下你衆位了房子如不合式山上現成木料大約老弟兄們自己也還蓋得起果然有意耕種刨鋤有的是山荒地山價地租我分文不取那時消閑無事我找你老兄弟們尋个樹陰涼兒我們大家多喝兩場子豈不是快樂嗎衆人聽了便說這个怎好叨擾鄧九公道列位且莫推辭我還有話說方才提的那个安大老爺你大衆還不曾見過他的面只聽我說了幾句就立刻跳出火炕了這一个度世菩薩怎的倒不見他一見衆人說那个是求之不得只不知這位老爺今在那裡九公哈哈大笑道好叫你衆位得知就在屋裡坐着呢他向屋裡高叫道兄弟呀請出來你看這又是件痛快人心的事再說安老爺在屋內聽得明白正自心中驚喜不想這班强盜竟有這等見解可見良心不死聽得鄧九公一叫便整了衣冠款步出來那石敢當石坤一見安老爺便向大衆道這便是我那位恩官安老大爺你我快快叩見衆人忙忙前來跪見口稱大老爺在上小人們俱是些亂民本不敢驚動大老爺的佛駕如今冒死瞻仰恩官求大老爺賞幾句好話小人們來世也得好處托生只見安老站在台堦兒上笑容可掬的把手一拱說列位壯士請起方才的話我一一聽了明白從來說孽海茫茫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們今日這番行事方不枉世界上的英雄從此各人立定足脚安分守己作一个清白良民上天自然加護至于方才這位鄧九兄的話不必再辭到要成全他這番義舉你大家便賣了戰馬買頭牛兒丟下兵器拿把鋤兒學那古人賣刀買犢的故事豈不是綠林中一段佳話況且天地生材必有用處看你衆位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倘然日後遇着邊疆有事去一刀一槍也好給父母博個封贈衆人聽一句應一句及至聽了這裡一齊磕下頭去說謝大老爺的金言安老爺說完了話點點頭把手一舉轉身

進房。鄧九公便讓大家前廳歇息。一个个歌舞歡忻。出門上馬而去。落後這班人果然扶老携幼。投了鄧九公。來在青雲山裡聚集了个小小村落耕種度日。只是後話不提。當下衆人散後。大家吃些東西。說到這件事也都覺得快心快意。看看天色已晚。安家父子鄧家翁壻。依然回了褚家莊。安太太帶了媳婦同褚大娘子仍在青雲山庄住下。一宿無話。次日便是何太太首七。鄧九公給玉鳳姑娘備了一桌祭品。叫他自已告祭。那姑娘自然有一番禮拜哀啼。不消細講。一時禮畢。大家勸姑娘暫脫孝服。封靈後鄧九公早派下了兩个老成莊客八个長工在這裏看守。一面另着人把姑娘的細軟箱籠運到莊上。把粗重的傢伙分散衆人。鄧九公又另外替姑娘備了賞號。少時車輛早已備齊。男女一行人都向褚家莊而去。只可憐山裡的那些村姑村婆。這望着姑娘依依不舍。玉鳳姑娘到了褚家庄。入門先拜謝褚鄧二家的情誼。那位姨奶奶也着忙張羅茶烟酒飯。褚大娘子先忙着看了看孩子。便一面騰房子備吃的。給姑娘打首飾做衣服。以至上路的行李什物。忙的他那兩隻小脚兒都累扎煞了。依九公意思定要請安老爺合家并玉鳳姑娘到二十八棵紅柳樹也住幾日。無如這位姑娘動極思靜。絕不像從前那騎上驢兒就沒了影子的樣了。便是褚大娘子也覺得自已分不開身。因向他父親說。老爺子不是我阻你老人家的高興。這裡也是你老人家的家。咱們家裡通共你老人家合姨奶奶兩位。都在這裡呢。到西庄上又見誰去。要就為咱們家幾間房子。人家二叔二嬸兒大槩俱見過。再說鬧了這幾天了。他娘兒們也得歇歇兒好上路。你老人家疼徒弟也得疼疼女兒。只看我手下的事情。堆的還分不開身。大遠的兩頭兒跑嗎。這還都是小事。這回書要再加上寫一陣二十八株紅柳樹的怎長怎短那文章的氣脈不散了嗎。又叫作書的怎的收場呢。安老爺安太太聽了。心下先自願意。鄧九公更是女兒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只哈哈笑了一陣。也便罷了。當下便把安老爺同公子挪到大廳西耳房住。請安太太婆媳全玉鳳姑娘住了東院連張老夫妻也請了來。併一應車輛行李都跟過來。打算將來就從此地起身。幸喜得他家庄上有个大馬圈另開車門出入方便。登時把一个鄧家東庄又弄成了个褚家老店。連日鄧九公不是合姑娘閑話。便同安老爺喝酒。褚大娘子得了空兒。即在東院同張姑娘伴了玉鳳姑娘作耍。不時弄些吃食給他解悶。絕不提起分別一字。只有安公子因內裡有位玉鳳姑娘。倒不好時常出入。只合丈人同小程相公。褚一官作一處。這日恰好梁材自臨清僱船回來。僱的

是頭二三三號大船。并行李船火食船。都在離此十餘里一个沿河渡口靠住商定安太太帶了兒子媳婦僕婦了環坐頭船。張太太合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跟了姑娘伴柩坐二船。張親家合戴勤帶來兩个小廝。也在這裡照應安老爺倒坐了三船。分撥已定。便發行李下船。正是人多好作活。不上兩天。把東西都已發完。安老爺安太太又忙差華忠全程相公。由旱路先行回家。告知張進寶預備一切。恰好姑娘因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此後無用。依然給還了鄧九公。安老爺卻又因那驢兒生得神駿。便合九公要了。作為日後自己踏雪看山的代步。合張老家的一牛一驢并車兩都交華忠順代了去。一切料理停當。次日就待搬靈上船。這日鄧九公合褚大娘子。正在那裡打點姑娘的梳妝箱匣食簍子隨身包袱。姑娘看了他父女。便有个不忍相離之意。不禁的滴下淚來。才待說話。九公道咱們且理事情。不說這个。我們還送你个兩三站呢。姑娘也就信以為真。說話間他看見墻上挂一張彈弓便說道。我原說這張彈弓給你老人家留下。不可失信如今還是留下你老人見了這彈弓就算見了我罷。褚大娘子道。你先慢些作人情。那弓卻先有人借下了。姑娘便問誰又借。張姑娘接口道。還是我們跟了他一道兒他保了我們一道兒。我們可離不開他姐姐暫且借給我們挂在船上。壯壯胆兒。等到家横豎還姐姐。那時姐姐愛送誰就送誰。姑娘向來大刀濶斧于這些小事不大留心。便道也使得。卻又是因這一彈弓。想起那塊硯台來因說可是的那塊硯台。你們大家嗛了我會子。又說在這裡哪那裡哪。此刻忙忙叨叨的。不要再丟下。早些拿出給人家。褚大娘子道。你早說呀。我前日裝箱子順手放在你那个顏色衣服裡箱子了。這時候壓在艙底下。怎麽拿咧。姑娘道。你這幾天也是忙胡塗了。可又收起他來作什麽呢褚娘子道。也好他們借了咱的弓去。咱們還留下他們的硯台。等你到了京再還他家。你要怕忘了。我給你托付个人兒。因向張姑娘道。大妹子你到家。想着等他完了事兒。務必務必的提補着。二位老人家把他取過來。說完二人相視而笑。玉鳳姑娘只在那裡帶了他的奶娘合了環。歸着鞋脚零星。不曾在意。那知他二人這話。卻是機帶双敲的話中有話。這正是鴛鴦繡出從頭看。暗把金針度與人。要知玉鳳怎的起身。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二回　完大事矢志卻塵緣　賠雙親勞心驚噩夢

上回表的安何兩家忙了上路。鄧褚二家忙了送別。一邊行色匆匆。一邊離情耿耿。交代明白。一宿無話。次日玉鳳起

來見安太太婆媳合張太太并鄧九公的那位姨奶奶都已梳洗。在那裡看着僕婦們歸着隨身行李。只有大娘子不在跟前。姑娘料他那裡張羅事情。不得過來。自己便急急梳洗了。要那个當兒先去拜辭九公合褚大娘子。及至問了姨奶奶。方知他父女兩个五更就進山照料起靈去了。玉鳳姑娘說我在這裡正正的住了三年。承他爺兒兩个多少好處。此去不知今生可能再見。正有許多話說。怎麼這樣早就走了呢。安太太道。九公留下話了。說他們從山裡走得遠。好遠兒的呢。他同他家姑爺姑奶奶。與你大兄弟都先去了。留下你大爺招呼偺們娘兒們。就從這裡動身。到馬頭上船等着。到了船上。他爺兒兩个也要來在那裡。有多少話說不了。姑娘聽了無法。只得匆匆的從大家吃的東西。辭了姨奶奶收拾動身。來到大廳。安老爺正在外面等候。早有褚家的人同戴勤隨緣兒趕路兒一班人。把車兩預備在東邊大院落裡。安老爺便着人前面引路。一行上下人等。就從那大院裡上了車。當下安太太同玉鳳姑娘同坐一輛。張太太金鳳姑娘同坐一輛。安老爺看衆人上了車。自己才上車。帶了戴勤等護送全行。從青雲堡出岔道口順大路奔運河而來。共十多里路。走不上半个時辰。早望見渡口。馬頭靠三隻大太平船。幾隻火食船。晉升梁材葉通一班人俱在船頭伺候。又有鄧九公因安老帶的人少。派了三个老莊客。還帶了幾个笨漢。叫他們沿途照料。直送到京。這班人見車輛到了。便忙着搭跳板搬行李。安老爺把大家俱安頓在安太太船上。玉鳳姑娘雖然跟他父親到過甘肅一蹚。走的都是旱路。不曾坐過長船。如今一上船便另有一般風味。張太太上船就找姑娘的行李。張姑娘道。媽合姐姐俱在那船上坐。行李俱在那裡呢。張太太道。我倆不在這兒睡嘍。那麼說。我家走罷。看行李去。說着就往外艙走。安太太道。親家不忙。那船上有人照管。你方才任甚麼沒吃。等吃了飯再過去不遲。他道我吃白飯哪。我還不是那一大碗白飯。等回來你大伙兒吃的時候兒。給我盛過碗去就得了。說着早過那船去了。大家息了一刻。只見褚大娘子先坐車赶來。一入艙門。便說敢則都到了。我可悞了。誰知這一繞多着十來里路了。因又向玉鳳道。道上走的甚妥當。你放心罷。倒真難為我這个大少爺了。算起來三四十里地。我們老爺子合你姐夫。倒還換替着坐了坐車。他跟了靈一步兒不離呢。我那樣叫人讓他。他說不乏。又說二叔分付他的。叫他緊跟着走。你們瞧着罷。回來到了這裏。橫豎也還遲了。安太太道。他小孩子家還不該替替他姐姐嗎。玉鳳聽了。心上却是十分過不去。正待合褚大娘子說話。忽聽

得問道。張親家媽那去了。張姑娘道。他老人家惦着姐姐的行李。才過那船上去了。褚大娘子道真个的我也到那裡看看去。起身就走。玉鳳姑娘說。你倒底忙的是什麼這等慌神似的。一句話沒說完。褚大娘子早站起來出艙去了。不一時晉升進來回說。何老太太的靈已快到馬頭了。安老爺道。既如此。我且上岸迎一迎。你大家合姑娘且不必動。那里許多人夫擁擠在船上。沒處躲避。索性等安好了再出去罷。說着也就出去。少時靈到。只聽那邊忙了半日。安放妥當。人夫才得散去。船上一面上福扇排桌椅打掃乾淨。安老才請姑娘過去。姑娘入門一看。只見靈柩包裹的嚴安放的穩當。比當日送他父親回京。加倍妥當。忙上前拈香叩頭告祭。因是合安老一家同行。便不肯舉哀。拜過起來。正要給衆人告謝。早不見了褚大娘子。因問褚大娘子呢。索性把師父也請來。大家一處敘敘。安老道。姑娘你請坐下聽我告訴你。九公父女兩个因合你三載相依。一朝分散。不忍相別。又恐你戀着師弟姐妹情腸。不忍分離。倒要長途牽挂。因此早就打定主意。不合你敘別。他兩个方才一完事就走了。此事大約走出好遠的去了。說話間只聽噹噹的一片鑼响。那些船家叫着號兒。點了一篙。那船便離了岸。一隻隻蕩到中流順溜而下。此時姑娘轉念一想。只安張鄧褚四家通共為我一个人費了多少心力。並且各人是各人的盡心盡力。事事真誠。人生在世也就難得碰着這等遭際。因此他把離情打斷。更無多言。只有一心一意跟安老爺安太太北去。安老爺便托了張太太在船伴着姑娘。又派了他的乳母了環。便是戴勤家的。合隨緣兒媳婦。帶了兩个粗使老婆子伺候。安太太又把自己兩个小了頭。一个叫花鈴兒的。給了玉鳳姑娘。一个叫柳條兒的。給了他媳婦張金鳳。這日安老爺安太太張姑娘在船上陪着姑娘。直到晚上靠船後。方才各自回船。只苦了安公子脚後跟走的磨了兩个大泡。兩腿生疼。在那裡抱着腿哼哼。話休煩絮。從這日起。不是安太太同姑娘閑話。便是張姑娘過來同他作耍。安老也每日過來望望。這水路營生。不過是早開晚泊。阻雨候風。也不止一日。早到了德州地面。却說德州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輻湊的地方。這日船停甚早。一輪紅日尚未銜山。一片斜陽照得水面上亂流明滅。那船上桅桿影兒一根根橫在岸上。趁着幾株踈柳參差。正是漁家晚飯。分明一幅畫圖。恰好三隻船頭尾相連的。都靠在岸邊。那運河沿河的風氣。但是官船到岸。便有些村庄婦女。提个藍兒趕來裝些東西來賣。這日安太太婆媳在玉鳳姑娘船上吃飯。安太太見岸上這些婦女。那天氣又不寒冷。便下了外面明瓦

窗子站在窗前合那些村姑兒一長一短的閒談內中一个道我那村叫孝子村安太太道怎麽得了這个好名兒想必你村裡的人倶是孝順的他道不是這麽着這話有了百十年了我也是聽我那老兒話說老年有个教學先生是南直人在這地方開个學館就在這裡了他也沒个親人兒大伙兒就把他埋在那亂葬的岡子上咧落後他的兒子作了官來找他父親聽說沒了他就挨門打聽那埋的地方也沒人知道我家住的合他那學堂不遠我家老公公可倒知道呢番尸倒骨的誰多這事去也就沒告訴他那兒他沒法兒了就在漫荒野地裡哭了一場誰知受了風回到店內一病不起也死了我村中給他蓋了个三尺多高的廟兒因此大家都說他是孝子老子的叫開了就叫孝子村安太太聽了不禁贊嘆黑頭姑娘聽了這話心裡暗想原來作孝子也有个幸不幸這人身為男子讀書成名想尋父親的骸骨竟至無處可尋終身抱恨想我何玉鳳遇見這位安伯父兩地成全一邱合葬可見不求人的這句話萬說不起這一想覺得聽了這些話更有滋味因又問那村婆兒道你們這裡還有那樣的故事兒再說兩件我們聽聽又一个老些的道我這德州地方兒古怪事兒多呢再古怪不過我們州城裡的城隍爺咧姑娘笑道怎麽城隍爺也有新舊的那人道你可說麽那州那縣都有个城隍廟那廟裡都有个城隍爺誰又見城隍爺有个什麽靈驗來着我這裡三年前頭忽一日到了半夜裡聽見那城隍廟裡就合那人馬三齊笙吹細樂也似的說換了城隍爺新官到任來了咧那天起這城隍爺就靈應起來了不下雨求求他天就下雨不收成求求他地有收成有了蝗蟲求求他那蝗就飛在樹上吃葉子去了不傷禾稼到了人家為老的病去燒个香許个愿更有靈應今年我這山裡可就出了一隻大老虎天天把人家養的猪羊拉了去吃州裡派了多少獵戶打他到傷了好幾个人大伙兒可就去求他老人家去了那天刮了一夜沒影兒的大風這東西就不見了後來這些人都到廟裡還愿去了一開殿門見供桌前直挺挺的躺着比牛還大的一隻死黑老虎才知是城隍爺把他收了去了（起獻唐之變相也新城隍固當頭之）我們那些鄉約地保合獵戶們就殺了官那州官兒還親自到廟裡來給他磕頭聽說萬歲爺還給他修廟掛袍呢你說這个城隍可靈不靈姑娘向來不信這鬼神之事却不知怎的聽了這話像碰上心裡什麽一件事又好像在那裡聽見誰說過這話似的只是一時再想不起說着天色已晚船內上燈那些村婆兒賣了些錢各自回家安太太合張姑娘也就回船玉鳳姑娘合張太

太這裡也就待睡一路來張太太是在後艙之橫床上睡隨緣兒媳婦便隨着姑娘在床下打地舖當下各各就枕可煞作怪這位姑娘從來也不知怎樣叫作失眠不想這日身在床上番來複去只睡不穩看看轉了三鼓才得沉沉睡去便聽隨緣兒媳婦叫他道姑娘老爺太太打發人請姑娘去呢姑娘道這早晚老爺太太也該歇下了有甚要緊的事半夜裡叫我隨緣兒媳婦道不是這裡老爺太太是我家老爺太太自任上打發人來請姑娘的姑娘聽了心裡恍惚好像父母果然還在便整了整衣服不知不覺出了門不見个人只有一个雕鞍的粉白駿馬姑娘心下想道我小時候隨着父親最愛騎馬自從落難以來從也不曾見匹駿馬這馬倒像是个駿物待我試他一試即便認鐙扳鞍上去只見那馬双耳一豎四脚凌空就如騰雲駕霧一般耳旁只聽得呼呼的風聲展眼之間落在平地眼前却是一座大衙門見門前有許多人在那裡伺候姑娘心內說道原來果然走到父親任上來只是一个副將衙門怎得有這般氣概心裡一面想那馬早一路進門直到大堂站住姑娘方纔鐙離鞍即有一對女僮自屏風出來引了姑娘進去到了後堂果見他父母雙雙坐在床上姑娘不禁撲倒跟前失聲痛哭叫聲父親母親二位老人家拋了孩兒好苦只聽他父道你不要認差了我們不是你的父母你要找你的父母須向安樂窩中找去却怎生走到這條路上來你既然到此不可空回我把這件東西交付于你去找个下半世的榮華也好准折你這番辛苦說着便向案上花瓶裡拈出三枝花來原來是一枝金帶圍芍藥一枝黃鳳仙一枝白鳳仙結在一處姑娘接在手裡看了看道爺娘呵你女兒空山三載受盡萬苦千辛好容易見着親人怎的親熱話也不合我說一句且給我這不着緊的花兒況我眼前就要跳出紅塵我還要這花兒何用他母親依然如在生一般不言不語只聽他父親道你怎的這等執性你只看方才那匹馬便是你的來由這三枝花便是你的去處正是你安身立命的關頭我這裡有四句偈言分付說着便念了四句道

天馬行空　名花並蒂　來處同來　去處同去

你可牢牢切記切莫錯了念頭我這裡幽明異路不可久留去罷姑娘低頭聽完了那四句偈言正待抬頭細問原由只見上面坐的那裡是他父母却是三間城隍廟的寢宮案上供着泥塑的德州城隍合元配夫人兩旁排列許多鬼判唬的他那捏把花兒忙忙的往外就走將出得門幸而那匹馬還在當院穩他便跨上一轡頭跑回來却是失迷了路徑正在沒得主意只聽路旁有人說道茫茫前路不可認差

了路。姑娘急忙催馬到了那人跟前一看。原來是安公子。又聽他說姐姐我那里不找到你父母因你不見了。叫人四下裡我尋你卻在這裡。須要姑娘見公子迎來。只得下馬。及至下了馬。恍惚之間那馬早不見了。安公子便上前攙他道。姐姐。你辛苦了。待我扶了你走。姑娘道。嗐。豈有此理。你我男女授受不親。你可記我在能仁寺救你的殘生。那性命吸呼之間我尚且守這大禮。把那弓梢兒扶你。你在四野無人之地。怎便這等冒失起來。公子笑道。姐姐你只知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你可記得那下一句。姑娘聽了公子這話。分明是輕薄他。不由得心中大怒。才待用武。怎奈四肢無力。平日的本領氣力一些兒使不出來。只急得一身冷汗。哎呀一聲醒來。卻是南柯一夢。忙番身坐起。還不曾醒得明白。一手捏了個空拳頭。口裡說道我的花兒呢。只聽隨緣兒媳婦道。姑娘的花兒。我收在鏡匣兒裡了。姑娘只才曉得自已說的是夢話。聽得他在那裡搭岔兒。便啞的啐了一口。說什麼花兒。你收在鏡匣兒呢。卻他鼾鼾的又睡着了。姑娘回頭叫了張太太兩聲。只他那裡酣吼如雷。自己便披上衣裳坐起來。把夢中的事前後一想。說今夜這夢卻有些古怪。分明是我父母。怎的不肯認我。又怎的忽然會變作城隍呢。這不要是方才我聽見那村婆兒講究什麼新城隍舊城隍吵鬧的想了半日。又自言自語道。且住我想起來了。記得在青雲山莊。見了我家奶公的。那日他曾說過。當日送父親的靈到這德州地方。曾夢見父親成神。說的那衣冠可就合我夢中見的一樣。再合上那村婆兒的話。這事不竟是有的嗎。但既說是我父母。卻怎生見了我沒一些憐惜的樣子。只叫我到安樂窩另找父母去。我可知道安樂窩兒在那裡呢。再又告訴我那匹馬那三枝花。便是我的安身立命。這又是個什麼講究呢。想了那四句話。又像是籤。又像是課。叫人自那裡解去。姑娘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如此一層層的往底追究進去。心裡忽一時大悟過來。說道不好了。要照這個夢想起來。我這番跟了他們來的竟大錯了。那安樂窩裡面的話。可就正合作個安字。那安公子的名便叫作安驥。表字叫作千里。號又叫作龍媒。可就俱合着個馬字。那枝黃鳳仙花。豈不合作姑娘的名字。那枝白鳳仙花豈不又合作我的名字。那枝金帶圍芍藥。不必講自然應作功名富貴的兆頭。便是安公子無疑了。且莫管他日後怎樣。但是我這女孩兒便是黃金無價。白玉無瑕。想我當日在悅來店能仁寺作的那些事。在我心裡不過為了父親的冤仇。激成一個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的性兒。不作則已。一作定要作個痛快淋漓。才消得我這付酸心熱淚。這条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心可以對天地鬼神。究竟我何曾為着什麼安公子不安公子來呢。如今果然要如夢中光景弄出這段姻緣來。不用講我當日救他的命。也是想着他贈金。也是想他借弓。也是想他偏偏的我又一時高興。無端把个張金鳳給他合成一雙佳耦。更彷彿是我想他。把他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如今索性連遝連裡的跟了他來了。就這个面子上看我自已先且沒得解說的。又焉知他家不是這等想我呢。我何玉鳳這个心跡。大約跳在黃河也洗不淸。可就完了我何玉鳳身分了。這便如何是好。又呆了會子。忽說道。不要管他。此刻半路途中有母親的靈柩在此。料無別法。等到了京。急急的安了葬。我便催他們給我找一座尼庵。那時我身入空門。萬緣俱寂。去向佛火蒲團上了此餘生。誰還奈何得我。只是這一路上。我倒要遠遠避些嫌疑。才是道理。說罷。望了望張太太。又叫了聲隨緣兒媳婦。正在那裡睡得香甜。自己復脫衣服。睡下不提。姑娘覺得自己這個主意。料想他安家的人。夢也夢不到此。那知這些話。正被隨緣兒媳婦聽了个不亦樂乎。原來隨緣兒媳婦說。那花兒收在鏡匣裏的時候。却是睡到胡裡胡塗。接下語兒說夢。說他說過這句把腦袋往被窩裡偎了一偎。又着了。及至姑娘後來長篇大論的自言自語。恰好他醒了。聽姑娘說的都是自己的心事。他一來怕羞了姑娘。二來他想到姑娘自幼疼他。到了這裡。又蒙安老爺安太太把他配給隨緣兒成了夫婦。如今好容易見了姑娘。聽了姑娘口氣。大有不安于安家的意思。他正沒理會處。如今聽見姑娘把夢中話自言自語的自已度量。他索性不則一聲。却也聽了个大槩。他便不肯說破。因大奶奶合他姑娘最好。消了閑兒。便把這話悄悄的告訴他家大奶奶。那金鳳姑娘聽了。心中一喜一愁。喜的果然應了這个夢。真是天上人間第一件好事。愁的是這姑娘好容易把条冷腸子熱過來了。這一左性。怕又出一个岔兒來。因此倒告訴隨緣兒媳婦道。這話關係甚大。你不但不可回老爺太太。連你父母公婆。以至你女壻跟前。也不許說一字。他唬得從此便不敢提這个當兒。安老爺太太又因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有一路不見外人的約法三章。早分付過公子。沿路無事。不必到姑娘船上去。及至他二位老人家見了姑娘。不過談些風清月白。流水行雲。絕談不到姑娘身上的事。即或談到了。談的是到京後怎樣的修墳。怎樣的安葬。安葬後怎樣的找廟。絕沒一字的縫子可尋。只這沒縫子可尋的上頭。姑娘又添了一層心事。他想着是他們如果空空洞洞。心裡沒這件事。便該合我家常瑣屑。無一不談。怎又倒一派的冠冕堂皇。甚至連安驥兩个字都不

肯提在話下。這不是他們有心麽。可見我的見識不差。可就難怪我要急于跳出紅塵了。這是姑娘心內的事。在安老爺安太太并不是看不出姑娘這个意思來。心裡想的是你我既要成全這个女孩兒。豈有任其胡作身入空門之理。自然該辦一片至誠心說幾句正經話。他的這團打破。早歸正路。才是。但這姑娘此刻要一語道破。必弄到滿盤皆空。這是安老爺安太太心裡的事。其實姑娘是一片真心。珍惜自己。安老爺安太太更是一片真心。再來弄甚。兩下裡俱把真心瞞起來。一面假作痴聾。一邊佯為歡笑。倒弄了各懷一番假意了。只顧他兩家這等一門心眼兒。再不想這件事益加左了。這回書益加累贅了。也不知那作書的。是因當年果真有這等一件公案。要直書。也不知他閒着沒的作了。我着鑄鋼眼穿小鞋兒。吃難心丸兒。撒這等一个大躺錢兒。要作這一篇狡獪文章。自己難為自己。列公天下事最妙的是雲端裡見廝殺。你我且置身事外。看後來這位安水心先生怎生下手。這位何姑娘怎生回頭。張金鳳怎生撮合。安龍媒怎生消受。那作書的怎生下筆。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卻說過了德州。離京一日近似一日。安老爺便發信知照家內備辦到京事件。專差一个小廝由旱路進京。大船跟後。按程行走。還不曾到通州。那老家人張進寶早接下來。恰好老爺公子都在太太船上。張進寶進艙先叩見了老爺太太。又給大爺請安。太太道。你瞧瞧新大奶奶。他便回身叩下頭去。說奴才張進寶認主兒。張姑娘滿面笑容說伺候老爺太太的人。別行這大禮罷。公子即赶過去把他拉起來。老爺道。這算咱家个老古董兒了。他還是爺爺手內的人呢。因問他道。你看這个大奶奶。我定的好不好。他道。寔在是老爺太太疼奴才爺。奴才爺的造化。奴才大槩齋也聽了華忠說了這一遍。老爺合爺可都太太的受驚。吃了辛苦了。老爺這道都是你們大家盼我作外官。盼出來的呀。他又答道。回老爺。看不得一時天睜着眼睛呢。奴才胡塗說只怕從此到要興盛起來了。安老爺安太太聽了。到也十分歡喜。因問了京中家裡光景。他道朝裡近來無事。也很安靜。華忠到京。奴才遵老爺諭帖。也沒敢給各親友家送信。連烏大爺那裡差人來打聽。奴才也回復說沒得到家的准信。就是只舅太太時常到家來。奴才不敢不回。舅太太因記着老爺太太合奴才爺奶奶。已經接下來了。在通州馬頭廟裡等着呢。老爺道很好。又問園裡的事。都預備妥當了麽。他又回道。那裡交給寀官兒合劉住兒兩个辦的已齊備了。糧房的人也跟下來了。在這裡伺候聽信兒。奴才都遵老爺的話。辦得不露火勢。也不見小家子氣。請老爺太太放

心老爺忽然想起問道那劉住兒你也派他在園裡中用麽。他連忙回道。老爺問起劉住兒來。竟是件怪事。自從他悞了奴才爺的事。等他剃了頭削了髮。奴才就請出老爺的家法來。傳老爺的諭。結結實實責罰了他三十板子。誰知他挨了這等打。竟大有出息了。不賺錢不說謊。竟可以當个人使喚了。老爺點頭道。這都很難為你。你歇歇兒也就回去罷。家裡沒人。他道不相干。家裡奴才把華忠留下了。再程師老爺也肯認真照料的。太太道。告訴他們外頭好好兒的給他的什麽吃。他這麽大歲數了。別餓了回去。他聽了忙又跪下道。太太的恩典。再奴才還得過去。見見親家老爺太太還有何大太太靈前。合那位姑娘請示老爺太太。奴才們怎麽樣。老爺道。靈前你可以不行禮。姑娘且不必見。到家再說罷。止見見親家老爺就是了。公子還說張爺你先息息兒去罷。站了這半天。船上不好走。不用各處跑了。他道爺什麽話。主子的親戚也是主子。一歲主百歲奴。何況還關着爺奶奶呢。如今這些才出土兒的奴才。都是吃他娘的兩天油炒麵。就瞧不起主子了。老爺這一回來。奴才們要再不作个樣子。給他們瞧瞧。越加了不得了。公子被他排的也不敢再說。太太道。你只管去也歇歇兒。不用忙。他這才答應了兩个是。慢慢退了出去。列公。你看怎的連安老爺家的家人。也叫人看看這等可愛。這老頭子大約合那霍士瑞的居心行事。就大不相同了。閑話少說。那船一隻一隻的早靠了通州龍王廟馬頭。這安老爺此番出京。為了一个縣令。險些種破家園。今日之下重歸故里。又保全了一个佳兒反添了一个佳婦。便是張老夫妻初意。也不過指望帶女兒投奔一个小本經紀的親眷。不想無意之中得這等一門親家。一个快壻。連自己的下半世安飽都不必愁了。至于何玉鳳姑娘一个世家千金小姐。弄得一身伶仃孤苦。有如斷梗飄蓬。生死存亡竟難預定。忽然的大事已了。一息尚存。且得重返故鄉。雖是各人心境不同。却同是一般的歡喜。當下安老爺便要派人跟公子到廟裡。先給舅太太請安去。正分付間。舅太太得了信。早來了船上。舅太太一見公子。只叫聲哎呀外外。先就紛紛落淚。半日說不上話來。倒是公子說請舅母上船罷。我母親盼舅母呢。他便攙了舅母上了船。安老爺在船頭上見了舅太太。一面問好。早見姑太太帶了媳婦站在艙門口裡面等着。舅太太便赶上去。兩手拉住他姑嫂兩个。平日本最合式。這一見。痛的幾乎失聲哭出來。只是彼此都一時無話。安太太便叫媳婦過來見過舅母。舅太太一把拉住說。好个外外姐姐。我自從那天聽見華忠說了。就盼你們。今日可見着了。說着拉了安太太進

膽坐下。公子送上茶來。舅太太才合安老爺安太太說道。其實偺們離開不到一年。瞧瞧你們在外頭倒碰出多少不順心的事來。一个玉格要上淮安。就沒把我急壞了。叫他去又不放心。不叫他去又怕他彆出个病來。誰想到底鬧了這麼个大亂兒。說着又擦眼淚。安老爺道。萬事都有天定。如何有人力防得來的。安太太道。可是說的俱是上天的恩典。你看我們雖然受了多少顛險。可招了一个好媳婦來了呢。說話間恰好張姑娘裝了烟來。舅太太便道。外外姐姐你來。我再細瞧瞧你。說着拉了他的手。從頭上到足下。打量了一番。回頭向安老爺安太太道。可不是我說。我也不怕外外姐姐思量。只要說是个外路鄉下的孩子。再沒人信。你瞧瞧這模樣兒。就這說話兒氣度兒。偺們旗裡頭大家子的孩子。只怕也少的。說到這裡。忽又問道。不是說還有何家一位姑娘。也同着進京來了麼。安老爺道。他在那船上。跟着我們親家太太呢。舅太太又道。可是這親家太太。我也該會會呢。說着把烟袋遞給跟的人。站起來就要走。原來安太太合他姑嫂兩个。有个小傲性兒。便說道。你怎麼一年老似一年。還是這樣忙叨叨瘋婆兒似的。舅太太道。老要顛狂少要穩。我不像你們小人兒家。那麼不出綉房大閨女似的。姑太太等你到了我這歲數兒。也就像我這麼个樣兒了。安太太道。不害臊。你通共比我大不上整兩歲。就老了。老了麼。不打。舅太太道。不打甚麼。你替你說罷。老了麼。不打賣餛飩的是不是呀。當着外外姐姐。這句讓得姑娘太太呀說的大家大笑。連安老爺也不禁笑了一回。便叫晉升家的過去告訴明白。姑娘合親家太太。這个當兒。安太太便在舅太太耳邊說了兩句話。舅太太似覺詫異。又點了點頭道。大家卻也不曾留心聽得說些什麼。再說何玉鳳合安太太這邊兩船緊靠。聽這邊來了位舅太太。也不知是誰。只聽他那說話的和同爽利。覺得先有幾分對自己的胃腕。見晉升家的過來告訴了。知他一入門。定要靈前行禮。便跪在靈旁等候。不一時。安太太婆媳陪了那位舅太太過來。迎門先見過張親家太太。又參罷了靈。便赶到見姑娘。安太太道。姑娘請起來見罷。戴勤家的扶起姑娘來。低頭道了萬福。原來這舅太太也是旂裝。說道姑娘我可不會拜拜呀。偺們拉拉手兒罷。近前合拉姑娘的手。姑娘一抬頭。舅太太先哎呀了一聲。說怎麼這姑娘合我們外外姐姐長的像一个人哪。要不是你兩个都在一塊兒。我可就分不出你們誰是誰來了。姑娘聽了。心裡說道。這句話說的可不欄當兒。因又轉念一想。說我心裡的為難。人家可怎麼曉得呢。不要怪他。大家歸坐。舅太太坐在上首。便往後挪了一挪。拉

着姑娘說親不間友。偺們這麽坐着親香。姑娘再三謙讓。安太太便告訴他道。姑娘不必讓。這是我大嫂子無兒無女。雖說有兩房姪兒。又說不到一塊兒。我們兩人最好。他一年到有大半年在我家住着。也就算个主人了。有我這大哥比你們老爺大。偺們八旗論起來。非親即友。你就叫他大娘。論我這頭兒呢。屈尊姑娘點兒就也叫他舅母。姑娘聽了一想。現在舅太太面前。自然該論現在的。便說道我自然該隨着我張家妹妹。也叫舅母才是呢。及至說出口來。敢則自己這句。更不擱當兒。一時後悔不來。便聽安太太說道。那麽偺們娘兒們可更親香了。因又告訴舅太太。姑娘怎樣的孝順。怎樣的聰明。舅太太道。你們三家子也不知怎樣修來的。姑老爺姑太太有這麽一个好兒子。我這位何大妹子合這張親家一家。有這麽一个好女兒。我是怎麽了呢。沒修積个兒子來罷了。難道連个女兒的命也沒有。真个的我前世燒了斷頭香了。說着便有些傷慘。姑娘一看。心裡說這个人到是熱腸子。且住。我如今是進了京了。大事一完。就想急急的進廟。及至進了廟。安家伯母自然不能常去伴我這位張親家媽。雖說在我跟前諸事不辭勞苦。十分可感。我却也一口叫聲媽的。但是到了京。人家自然要合他女兒親近親近。看這位舅母的心性脾氣。都合我對得來。他也孤苦伶仃。怎的得合他彼此相依。到也是件好事。姑娘正在那裡一面想。一面端起茶來要喝。戴勤家的看見道。姑娘那茶涼了。等換換罷。說着走上來換茶。舅太太道。姑太太派你跟姑娘呢。你可好好兒的服侍。戴勤家的笑道。奴才不敢錯呀。奴才本是姑娘宅裡的人。姑娘就是奴才奶大了的。舅太太道。哦。原來你還是嬤嬤呢。這麽說連你都比我命强了。你到底還合姑娘有這个緣法兒呀。姑娘一聽這話。又正鑽到心眼裡來了。暗道他既這樣。我何不認他作个乾娘。就叫他娘。豈不借此把舅母兩字躲開了嗎。不由的開口道。舅母這話他那裡當得起。舅母若果然不嫌我。我就算舅母的女孩兒。把个舅太太樂得到把臉一整。說姑娘你這話是真話。是頑兒話。姑娘這是什麽事。也有合娘說頑話的。說着就在太太跟前拜了下去。太太把他拉起。抱在懷裡。一時兩道啼痕一張笑臉。悲喜交集的。說道姑太太。今日這件事。我可夢想不到。我也不想別的。你我那幾个姪兒。寔在不知好歹。新近他二房裡。還要把那个小的兒叫我養活。妹妹知道那个孩子兒更沒出息。我說着什麽呢。什麽續香烟咧。又是清明添把土咧。我心裡早沒了這些事情了。我只要我活着有个知心貼己的人。我死後他掉兩把真眼淚。痛痛的哭我一場。那就算我得了濟了。說着把自已

胸次兒上帶的一个玉連環拴了一个懷鏡兒解下來給姑娘帶上還說不算个什麽等你脫了孝我好好的自己作兩隻鞋子你穿姑娘又站起來謝了一謝安太太道你站着我們費了不容易的事把姑娘請來算叫你搶了去了舅太太道這可難說各自娘兒們的緣法兒說着右手拉着姑娘的左手眼望着安太太婆媳說道今日可合你們落得起嘴了我也有了女兒咧安太太道也好你也可以給我分分勞因合玉鳳姑娘說道大姑娘你要合他處長了解悶兒着呢第一是描畫剪裁扎拉釘扣是个活計兒他沒有不會的你要想个什麽吃他還造的一都的好厨再沒了事兒你聽什麽古記兒笑話兒燈虎兒他一肚子呢你有本事坐一夜他可以合你說一夜那是我們有名兒的夜游子話拉拉兒姑娘聽了益發知這人不但是个熱人并且是个趣人書中再說安老爺隔船靜坐把這話聽了个逼清便過這船上來大家連忙站起舅太太道姑老爺來的正好就要把方才的話訴說一遍安老爺道我在那邊都聽見了你娘兒們姐妹們說的雖是頑說我卻有句正經話大姐你這个女兒可不能白認他這一到京在我家坟上總有幾天耽擱你們姑太太到家自然得家裡歸着歸着婦媳又過門不久也是个小人兒呢雖說有我們親家太太在那裡也累了一道兒精神有个到不到的怎麽得舅太太在那裡伴他幾天就好了舅太太道這有什麽要緊我那家左右沒什麽可惦記的平白的沒事還在這裡成年間住呢何況來招呼姑娘呢安老爺道果然如此好極了說着就站起來說我這裡先給姐姐叩頭舅太太連忙站起來用手摸了摸頭把兒說這怎麽說都是自己家裡的事再合姑老爺姑太太說句笑話兒我自己疼我的女兒直不與你二位相干也不用你二位領情當下滿堂嬉笑一片寒暄玉鳳姑娘益發知此計甚妙此身有托喚古人的話再不錯暗中竟有牽絲者舉步投東却走西要知那何玉鳳合塟雙親後怎的个行止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圓好夢嬌啼試玉郎

這回書表的是安老爺攜了家眷同張老夫妻護着玉鳳姑娘扶他母親何太太的柩由水路入京重回故土船泊通州指日就要到家了這部兒女英雄傳的書演到這个場中後文便是弓硯雙圓的張本是書中一个大節目俗說就叫作書心兒從來說的好說話不明猶如昏鏡說書的一張口本難交代兩家話何況還要供給聽書的許多耳朵聽

呢。再加聽書的有个先來後到。便讓先來的諸位聽个從頭至尾。各人有各人的穿衣吃飯。正經營生。難道也照燕北閑人。這等睡裡夢話。吃着自己的清水老米飯。去管安家這些有要沒緊的閒事不成。如今要不犯這段節目交代明白。這書可就沒什麼大意味了。再講這段書的節目。在安老爺當日原因為十三妹在黑風岡能仁古剎救了公子性命。全了張金鳳的貞節。走馬聯姻。立刻就把張金鳳許配公子。又解橐贈金借弓退寇。受他許多恩情。正在一心感恩圖報。卻被這姑娘一个十三妹的假姓名。一个雲端裡的假住處。一蟣急切裡再料不到這姑娘。便是自已逢人便問到處留心不知下落。無處找尋的那个累代世交賢姪女何玉鳳。及至聽了他這十三妹的名字。又看了公子抄下的那首詞兒。從這上頭摹擬出來。算定了這十三妹必是何玉鳳無疑。既得着了他的下落。便罷去了那領朝衫。辭官不作。前去尋訪。及至訪到青雲山。不是容易才因褚大娘子見着鄧九公。籠絡住了九公。又不是容易才因鄧九公見着十三妹。感化了十三妹。天道好還。也算保全了他一条身子。在安老爺初意。也只打算他伴回故鄉。替他葬了父母。給他找一个人家。也算報个他了。決不曾想到公公子的姻緣上。不想在褚家庄合褚父女兩个筆談的那一天話已說完。恰恰公子同褚一官出去走的這个當兒。褚大娘子忽然的心事上眉頭。悄悄的向安老爺合他父親說了。何不如此如此。那句話便是要把何玉鳳也照張金鳳的樣子。合安龍媒結成一床三好的一段良緣。當下鄧九公聽了。先就拍案叫絕。立刻便想拿說媒的那把蒲扇。到是安老爺不肯。這不肯的原故。一來為姑娘孝服在身。二來想着這番連環計。原是衛顧姑娘的一片公心。假如一朝計成。倒把人家誆來作了自己的兒子媳婦。這不全是一个私意了嗎。再說看那姑娘的見識心胸。大約也未必肯吃這注倘然因小失大。反為不妙。又不好卻鄧家父女的美意。所以關住鄧九公。說且從緩商。及至第二日見了十三妹。費盡了萬語千言。更不是容易。一件一件俱把他說答應了。他這才說出那田京塟親之後。便要身入空門的約法三章來。彼時安老爺生怕打攪了事。便合他滴水為誓。話雖如此。假如始終果然順着他性兒。說到那裡。應到那裡。那就只好由他當姑子去罷。豈不成了整本的孽海記玉簪記。是算叫他合趙色空湊對兒去。還是合陳妙常比个上下高低呢。那怎麼是安水心先生作出來的勾當。何況這位姑娘守身如玉。厲志如冰。便說身入空門。又那裡給他找櫳翠庵。由他作檻外人去呢。還是從此就撒手不管。由他作个山

上的姑子背土坏去罷因此安老爺定了一个主意無論拚了自己淘心血破唇皮總要把這姑娘成全到安富尊榮才不落虎頭蛇尾無奈想了想這相女配夫也不是件容易事就自己目下見過這班時派人之中不是紈袴公子即是軽薄少年更加姑娘那等天生的一冲性兒萬一倒个不知根底的人家誰又能如我老夫妻這等原諒他豈不悮了他的終身大事左思右想倒莫如依了褚大娘子的主意竟照了何玉鳳給張金鳳牽絲的那幅人間沒兩樣的新奇古本就借張金鳳給何玉鳳作稿子合成一段鼎足而三的美滿姻緣叫他姐妹二人學个娥皇女英的故事倒也於事兩全因此上在鄧家莊住的先幾天却背了衆人把這話告訴了安太太安太太聽了自是歡喜老夫妻兩个便密密的來了鄧家父女說等回京之後看了光景得个機會商量出个道理來如果事可望成再勞大媒完成這件好事這句話却因張金鳳還是个新媳婦兒又恐怕他合公子閨房私語一時洩漏了老夫妻兩个且都不合張金鳳提起那知張姑娘自遇了何玉鳳那日就早存了个好花須是並頭開的主意所以古寺談心才有向何玉鳳一問秋林送別才有催何玉鳳那一起及至見了褚大娘子又是一對玲瓏剔透的新媳婦到了一處才貌恰正相等心性自然相投褚大娘子便背了安老爺安太太並他父親把這話盡情的告訴了張金鳳在褚大娘子也不過是要作成何玉鳳的一片深心那知正合了張金鳳的主意所以他兩个才有借弓留硯的那番啞謎兒安老爺安太太到不曾留心到此及至上了路張金鳳因見公婆不曾提起自己也不敢先提通算起來這件事只有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合張金鳳五个人心裡明白其餘那些僕婦丫環以至張老兩口兒一槩不知影响至于安公子只知把何小姐敬的如南海龍女但有報德的心何小姐又把安公子看得似門外蕭郎略無惜玉的意其實這二位都算叫人家裝在鼓裡了及至何玉鳳見安老爺安太太令公子穿孝扶靈心中却有老大的過不去才把張冰冷的面孔放和了些安老爺看了到也暗放了心覺得這段姻緣到像有一二分拏手夢也夢不到到了德州姑娘因作了那一个夢這一提魂兒又把他那斬釘截鉄的心腸給提回來更打了鰾板子了安老夫妻看了只是納悶不解其所以然張姑娘雖是耳朶裡有隨緣兒媳婦的一段話又不好向公婆說起這个當兒離京是一天近似一天了安老爺一个人坐在船上心中暗暗的盤算說道看這光景此番到京一完了事請他到我那家裡他定不來送他入廟我又不肯只有合他遷延日子且

把他寄頓住也不算廟也不算家的宅裡。仍叫他守着父母的靈。也算依了他約法三章的話了。弄出那个工夫來再作理會。只是他長久住在那裡這其間隨時隨事。看風色趁機緣。却是件蟻穿九曲珠的勾當。那位張親家太太可了不了。安老爺正在為難將那船到馬船。不想恰巧這位湊趣的舅太太接出來了。一入艙門說完了話便問何姑娘見了何姑娘便認作毋女。彼時在這位舅太太是乍見了這等聰明俊秀的一个女孩兒無父無毋又憐他又愛他便想到自己又無兒無女。不禁動了个同病相憐的念頭。彼時安老爺却不曾來到他跟前。便是安太太向他耳邊說的那句話兒。也只因為姑娘有紀府提親。那件傷心的事不要人提起。生怕舅太太不知囑咐他見了姑娘千萬莫問他有人家没人家的這話。是个入門問諱的意思。誰知姑娘一見舅太太各人為各人的心事一陣穿插到正給安老爺安太太搭上橋了。安老爺便打倒金剛賴倒佛。双手把姑娘托付在舅太太身上。那舅太太這日便在何姑娘船上住下。接連的伴送他到了坟園。葬了父母這其間照料他的服食冷煖。料理他鞋脚梳裹。姑娘閑來還要聽他个笑話來古記兒一直管裝管卸。到姑娘抱了娃娃過了个親熱香甜。此是後話。這正是安老爺笑吟吟不動聲色一付作英雄的手段血淋淋出于肺腑一条養兒女的心腸。才作出天理人情中一件公案。却不是挐着水心先生那等一个脚色。由着燕北閑人的性兒怎麽撥弄怎麽轉怎麽叫怎麽答應。列公請想這件套頭裹腦的事。這段含着骨頭露着肉的話這番扯着耳朵腮頰動的節目。大約除了安老爺合燕北閑人。兩个心裡明鏡兒似的此外說得讓說書的還知道个影子了。至于列公聽這部書。也不過逢塲作戲。真个的還把有用精神。置之無用之地耗這心神去刨樹搜根不成如今說書的。從旁指點桃源路引得漁郎來問津交代明白了。言歸正傳却說安老爺把何姑娘托付了舅太太之後才匀出精神料理手下的事。便忙着商量分付家人清船價定車輛收箱籠發行李一面叫太太帶了公子合媳婦並僕婦了環人等先回庄子照料只留下舅太太張親家老爺太太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花鈴兒並跟舅太太的僕婦待婢合姑娘同外面留下幾个中用的家人。自己便打算送姑娘隨靈起身之後先自進了城到坟前料理一切事件又計算到靈槓從通州馬頭起身。一路到西山双鳳村。一天不能走到。早有張進寶等在德勝關一帶預備下下處安靈住宿。那槓房裡得了准信。早把行槓預備下來一切布置妥當到了那日姑娘穿了孝服行了告奠禮便合舅太太同

車隨靈到德勝關住下。只且不表。卻說安公子先一日跟了母親。同了媳婦到家拜過佛堂祠堂。看了看家中風景。依然只一个張進寶管了个內外嚴肅。一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華嬷嬷也見過他家大奶奶。閑話少敍。且說安老爺次日送姑娘上車。隨靈起身後。自己便穿城行走。先回莊園。一進二門。當院裡早預備下香燭吉祥紙馬。老爺率領合家謝過天地。自己又到佛堂祠堂叩過頭。然後入了正房。老夫妻一同坐下。兒媳侍立兩旁奉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大家各各的歸着東西伺候酒飯。來往奔忙。老爺便向太太道。太太你看人生天命安排自有一定。非分之榮萬不可求。你我受祖宗餘蔭。守着幾畝薄田。幾間房子。雖不寬餘。也不愁凍餒。無故的官興發作。弄出了這一篇離奇古怪的文章。所幸今日安穩到家。你我這幾个有限的骨肉。不曾短得一个。到多了一人。便是天神默佑。況又完了何家姪女這个心愿。我自今以往。縱然終老名山。也算榮逾台閣。我依然還課子讀書。合幾个古聖先賢時常聚首。只不敢輕舉妄動了。太太道。老爺這話說的狠是。那世上的看看寔在怕人。老夫妻合他兒子媳婦。說說笑笑一時吃完了飯。老爺即出去拜望程師爺。致謝他在家的照料。進來又把大家衆人看家的行路的。都叫到跟前慰勞了一番。又問了問城裏的房子。張進寶道。奴才進城常到宅查看。本家爺們住的狠安靜。家人守的也極謹慎。請老爺放心。當晚無話。次日老爺太太起來。便趕早吃了飯。帶同兒子媳婦先到他老太爺老太太墳上行禮。然後過這裡來。看了看擺得不豐不儉。一切合宜。老爺頗為歡喜。便派人跟了公子。叫他穿了孝服。向十里外迎接何太太的靈。這裡老爺也摘了纓兒。太太也除了首飾。張姑娘依然穿上孝服。外面穿孝的便是戴勤宋官兒隨緣兒。又派了兩个粗使的家人。內裡便是路上跟着姑娘的分撥已定。安太太便向媳婦道。在船上也圍了一道兒了。這墳上周圍都是偺們的地方。只帶人閑走走去。張姑娘答應了出來。這班了環僕婦等閑不得出來。又樂得跟了新大奶奶湊个趣兒。一時都跟了去。安老爺安太太這个當兒。到計議了許多緊要正事。他夫妻怎的計議。又是些什麽話什麽事。說書的不曾在旁。無從交代。列公慢慢聽下去。少不得有个水落石出。這且不表。再說何玉鳳姑娘同舅太太張太太在德勝關店內住了一夜。次日梳洗已畢。打了坐尖。即有張進寶全了梁材。帶了大槓接了下來。姑娘只當還似昨日一樣走法。及至同舅太太坐車出來一看。但見大槓鮮明。鼓樂俱備。心內說道。我那樣說安伯父還要這等過費。豈不叫我愈多受恩。愈難圖報。一時跟

了柩慢慢的前進。走到半路。舅太太分付拿車的告訴頂馬又招呼了張太太的車。都赶到頭裡一个小下處。略歇一歇。便一直奔雙鳳村而來。還不曾到得那裡。舅太太便在車中指點着。告訴姑娘道。你看那前面搭白棚的地方就是了。那東南上一片大房子。便是他家的庄園。西北上好些樹。那裡便是他的坟園地。我聽得說我們姑老爺就要在他坟地的東首。給你父母修坟呢。姑娘此時除了心中感激點頭嘆息之外。再無別說。說話時。車早到了安家陽宅後面的跟車。一兩兩搶到頭裡去。預備伏侍下車。一時把車拉進大門。早有安老爺迎着。問了問昨日住店的光景。舅太太道。好哇。姑娘真聽說叫吃就吃。敢則城裡頭的孩兒長這麼大。頭一回才唱着甜漿粥。炸糕油炸果倒狠愛吃。老爺道。這就叫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故鄉水了。一時張太太也下了車。一仝進來。安太太合媳婦兒接出來。姑娘正在見着。又見一羣的穿孝男女迎接。內中除了宋官兒一个。餘人多不認識。姑娘仝衆人進了棚。從月台西首繞上去。見迎門安着供桌。門上挂着孝幔。早有一口靈。偏東些停在那裡。姑娘此時一則乍到故土。所見的都合外省那个排場見兩樣。再也是拘于禮法。謹飭過去了。不免矜持。他一時朦住了。想不到父親的靈位。將要問說怎麼母親的靈倒先到了。不曾問得出口。安老爺站在一旁說道。姑娘你尊翁的靈在此。還不下拜。一句話提醒了姑娘。那裡還顧及行禮。撲上前去。便放聲大哭。大家從旁勸了良久。才得勸住。還是抽噎不止。隨即細看了看那口材。一重重添了十分嚴密。想起安老爺只等辦得周到。却又添了一層過意不去。大家息了沒多時。早見隨緣兒跑在前頭說道。快了。安老爺便接了出去。姑娘就在東間朗外望着。但見一對對儀從。一雙雙鼓手。進門都排列兩旁。少時鴉雀無聲。只聽得一聲响尺噹噹。打得道聪引了他母親那口柩進來。安公子穿了一身孝。緊靠在靈。雖然抵不得一个孝子。却像半个孝子。立刻安好了位。大家無非是祭奠行禮。姑娘無非是痛切含悲。不必再贅。諸事已畢。姑娘站起身來。便向安老爺安太太道。我何玉鳳不想我父母竟有今日。更不想我自已仍返故鄉。這都是伯父伯母的成全。姪女兒除叩頭之外。並無一字可說了。只是伯父母辦得未免過費。如今決不可過于耽遲。或三日或五日。便求伯父想着我青雲山庄的那三句話。將我父母早些入土。我也得早一日丟了我的事。免得伯父母再為我費神勞力。因又望了舅太太道。我這娘路上已許下在廟裡長伴我伯父母。更可放心。倘蒙伯父始終成全。我何玉鳳縱然今世不能報你的恩情。來世定來作你

的兒女說了。便拜下去。安老爺看了這光景。心內先說道。來了。我早已料着你有這把神沙。因合太太連忙把他扶起來。說道。姑娘你這个禮。這番話。都多餘。你我二家的情。前次已談過。這都是情理當然。此時不必煩瑣。只是依你說停三日五日。未免簡略。如今也照你在山裡的樣子。安放七天。請到安葬。亡者入土為安。自然早一日好一日。我向來卻從不信陰陽風水。但是為老人家的事。你作兒女的。卻不可不慎重一番。須得請个人看看。聽他說定那天就是那天。至你那三句話。我既合你靈前設誓。決不食言。但是要我這个廟。必須个近便所在。又得个清靜道場。非是十日八日可成。少也得一月兩月。或三月半年。都難預定。總之無論怎麼。我一定還你个香火不絕的地方就是了。姑娘以為何如。姑娘聽了這話。說的層層有理。再不想大遠的從德州彎了這麼一个乾脆的招兒來。才使出來就乏了。妙則有之神則焉能招兒則有之亦但見其乏而未可云乾脆也無法則好等那風水來看了再說。當下大家一連的勞碌了幾日。晚飯已罷。即便分頭安置。安老爺仍全了家眷回去。姑娘便全原來一行上下人等在此住下。從這日起。也作了好幾天好事。也燒了多少冥資。所喜的何家無多親友來往。便是安老爺的親友本家。也因不知安老爺挈眷回家的消息。所以都不曾來。倒落得少了許多應酬。可以安心作事。卻說次日安老爺夫妻正在裡面合姑娘閑談。只見人回說。風水端木二爺來了。原來這風水覆姓端木。名渙。表字仲輿。他家世代相傳。安老爺家這塊坟地。就是他乃翁在日看定的。他合安府上也算个世交。叫安老作世叔。因此安老爺請他來給何協戎夫婦點穴。就定安葬的日子。老爺有心叫姑娘聽个底細。便把那風水請到棚裡。依窗前一張桌兒坐下。姑娘聽見風水來了。也正要聽他定在幾時。只聽一時請了進來。那風水合安老爺行禮已畢。便問道。世叔幾時到京。竟不曉得。更不知府上有事。怎不見賜一信。安老爺道。並非舍間事。卻是位至契好友。因他家現無男子。所以就在荒塋代他料理。並見就在這塋地的東首擇地安葬。就請看一看。定个日期。愈早愈好。那風水先說道。無論怎樣。早今年是決不能的了。寶塋便是家君定的。記得這山向是子午兼壬丙正向。今年三煞在南。如何動得。安老道。世兄你是曉得我的。向來不解青烏之術。如果無大妨碍。我這个好友既然百歲歸居。還以早葬為是。那風水道。這卻不是好還就的。等小姪過去安了盤子。拉了中線。看了再定規罷。安老爺因為自己是个父輩相交。便叫公子陪過去。說道。恕不奉陪了。在棚裡坐候。姑娘這个當兒。聽了今年安不得葬。先就有些不愿意了。呆呆的

坐着良久良久才聽得那个風水過來進門就說道方才看了看東首這塊地東西辛甲分金上倒是上好上好的結穴此處安塟按那龍脉正自震方而來定主宗祧延綿只是一山無二向本年不但三煞有礙而且大將軍正在明堂安塟是決不可的明年正二三月木氣正旺于東這塊地正是主塋的青龍方更不好動四五六月月建都吉只巳午兩个字又正合太世叔嬸母的化命亥子一冲六月建未明年太歲在未和書云一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雖說月支與年支不礙究竟不可不避七八兩月恰恰的與現在的化命逢着穿害九月上半月不得安塟吉日下半月一交土王用事禁土了只有明年十月最好安塟吉期上下半月都容易選擇到那時聽憑世叔分付再定就是了安老爺一聽自己心裡先道這算得無巧不成書了要不這樣怎麽耗的過姑娘滿一年的服呢要不耗到他滿服我們家怎麽娶他呢當下心中大喜卻故意的儘了風水幾句風水道世叔是最高明不過的這塊地當日是家父效的勞小姪怎敢另生他議況且陰陽怕懵懂這句話不說破也就罷了小姪既看出來萬萬不敢相欺說着提起筆來便把這話寫了一篇又寒暄了幾句領茶而去這番話姑娘在屋裡聽了个逼清算省了安老爺的唇舌了安老爺送那風水去後便手裡拿了那篇東西一步步蹭了進來向姑娘道姑娘聽明白不曾偏又有許多講究這怎麽樣呢姑娘也無心看那篇子東西只望了舅太太發怔卻不知這舅太太寔在算得姑娘知疼着熱的一位乾娘無奈他又作了安府上傳遞消息的一个細作自從他合姑娘認了母女之後在船上那幾天安太太早把那事告訴了他个澈底澄清難道把他極愛的一个乾女兒給他最疼的一个外甥兒他還有什麽不愿意的不成嗎他見姑娘向着他發怔可就搭上岔兒了他說道我這裡倒有个主意姑老爺姑太太聽聽使得使不得你們方才講的那些什麽子午卯酉我可全不懂要說忙着安塟果然于太爺老太太坟上有什麽妨礙無論我們姑娘此時心裏這樣作急他也決不肯忙在一時講到他要住廟原不過為近着他父母的坟哪如今既安不得塟在這裡住着守着棺材不比坟近一層嗎再說這个地方兒內裡就是我們娘兒們上下幾个人外面就止張親家老爺合着坟的又合廟裡塋甚麽呢莫若我們只管在這裡住下姑老爺一面在外頭上緊的給我們找廟一天找不着我們在這裡住一天一年找不着我們在這裡住一年要廷到人家滿了孝姑老爺這廟還找不出來那个就對不起人家孩子了（此句看似極力撥逼安老極力衛顧姑娘寔則一年工夫已由此句騰挪出來）姑老

爺姑太太要怕我住長了。費了你家的老米。慢說我一个人兒。連我的姑娘合張親家。我那點子絕戶家產。供給十年八年。還巴結的起。他說着。便向姑娘道。是不是。姑娘回顧又向安老夫妻道。你們二位想着怎麼樣罷。安老爺忙說。如果有一年的工夫。縱然我不出廟來。我蓋也給他蓋了一座。（此句看似繳足上句極言有此工夫必能我成夏鼎正經主意已由此句從容奪定）至於姐姐在這裡住着。也是替我分心招呼姑娘。些須小費。何必挂齒。我自有道理。安太太也說。要能這樣。一動不如一靜。倒也罷了。可不知姑娘心裡怎樣。姑娘尚未及開言。張太太的話也來了。說這麼着好哇。可是我們親家太太說的一个什麼一秤不如一秤的。你看這地兒住下。等開了春兒滿地的高粮穀子。蟈蟈兒螞蚱。坐在那樹陰兒底下。看个青兒。才是怪好兒的呢。說的大家大笑。連張姑娘也忍不住。扶了桌子亂顫。玉鳳姑娘此時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的心內亂舞鶯花。笑也顧不及了。細想了一想。這事不但無法。而且有理。料是一不扭眾。只得點頭依允。說也只好如此。安老爺滿心歡喜。心裡暗道。天呀。可彀了我的。他這五个字。這事我便有五分的拿手。話休煩絮。轉眼之間。到了七日封靈。那何玉鳳合舅太太。便搬在西廂房裡間。張太太同了戴嬤嬤合兩个了環。便住在外間。隨緣兒媳婦舅太太的下人住了東廂房。安太太又在下房裡給姑娘安了个小厨房。外面自有張老同戴勤宋官兒合安家看墳的照料。內外住了个嚴密。又把安家陽宅暫作了个何姑禆陀。卻說七日之後。安老爺夫妻把那裡安頓妥貼。才得回家料理自己的家務。即有許多的親友本家都來拜望。老爺一一的款待。卻扶了个小僮。只推因腿疾告歸。暫且不及答拜。一面又遣公子進城持帖謝步。公子也有一班世交相好少年。請酒接風。接連不止。忙了一日。才得稍停。安老爺得些閒空。便打發了鄧九公的來人。又給他父女帶去些人事。把何姑娘那張彈弓。仍交給媳婦屋裡懸挂。又叫太太向何姑娘衣箱裡把公那塊硯台找出來。擦洗乾淨。嚴密收藏。就把姑娘合張太太的衣箱叫人送過去。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便交給華忠。叫他好生喂養。說只是我將來無事玩游山水的一个好脚力。那時不空和尚二千頭借款。早已歸清。老爺通盤算了一算。此行不曾要得地方一文。倒有公子帶去的八千金。烏克齋贈的萬金。連沿途在家門生故舊的義助。不下兩萬餘金。除了賠項盤纏。還有萬餘金在囊。辦何姑娘這件事。無論怎樣鋪排。也用不了。便合太太商議道。何姑娘這件事。你我費了無限精神。才得略有眉目。我算了將來辦起事來。也不過收拾房子。添補頭面衣服。辦理鼓樂彩轎。預備

酒席這幾件事房子我已有了辦法。太太道還房子作甚麼那邊儘夠開了。赶到過來難道不給他三口兒一處住嗎。老爺道豈有不叫他們一處之理。自然兩个人就在他那屋裡分東西住。你只想張姑娘過門的時候租个公館還要勻在兩處。成个一婚一姻。如今自然也得給他安起个家來。至于他說的那座廟我到底要我還給他。才圓得上那句話。這事須得如此如此辦法。才免得他夜長夢多。又生枝葉。太太聽了大喜說既這樣那衣服頭面更容易了。我本說到了京給張姑娘添補些簪環首飾。只算是給他弄的。再說還有老太太的許多顏色衣服。他舅母前日也提他。那裡還有頭面勻着使。所添也有限了。到了轎子一切臨期好說的。到是這句話得合咱們這个媳婦先說一聲才是。這是他們屋裡百年相處的事。老爺道。太太這話很是。說着便把那媳婦叫來。把這話從褚大娘子提親起。以至現在的計較日後的辦法告訴了他一遍。只見他聽完這話便跪下先給公婆叩了兩个頭。起來說道如果這樣不是公婆疼玉鳳姐姐。竟是公婆疼我。公婆請想玉鳳姐姐救我兩家性命。在公婆現在這番情義已就算報過他來了。只是媳婦合我父母今生怎的答報。至于他給媳婦聯姻這件事且莫說設着這樣的公婆。配着這樣的夫壻。就他當日那番用心也就寔在今人可感。所以媳婦時刻想着要打斷了他這段住廟的念頭。無論怎樣也要照他當日成全媳婦的那番用心給他作成這件好事。只是回家來不曾消停了一日。不好冒冒失失的告禀公婆。如今公婆商量的這等妥當嚴密。真是意想不到。便是玉鳳姐姐難得說話。俗語說的鐵打房梁磨綉針。功到自然成。眼前還有大半年的光景。再說還有舅母在那邊。大約也沒个磨不成的。這其間却有一關頗頗的難過。到要設个法子才好。老爺太太忙問這姑娘的難說話。還有甚麼難處呢。那張姑娘低笑道。媳婦所說難過的這關便是我家玉郎。公婆再想不到等着我玉鳳姐姐那樣一个窈窕淑女。玉郎他竟不肯君子好逑。老爺道只是為何。張姑娘回道。據媳婦看了。一來是感他恩義。見公婆尚且這等重他。自已便不敢有一毫簡褻。二則他合媳婦雖是還的天久。彼此相敬如賓。聽他的口氣大約今生別無苟且妄想。又是一番秉彝倫常的心。總之是个自愛的心。也搭着他實在有點子怕人家。有一天媳婦偶然框了他一句。就惹得他講了大道理一大篇。數落了媳婦一場。張姑娘這話還沒說完。老爺道你理他呢。等我分付他。太太道老爺看不得咱們那个孩子可有這種牢心的地方。只張姑娘便接口回道。媳婦也正為此。是說父母

之命。他不敢不從。設或他一時固執起來。也合公公背上一套聖經賢傳。倒不好處。莫若容媳婦設个法兒先滾底澄清。把他說个心肯意肯。不叫這件事有一絲牽強。也不枉了公婆這一片慈恩。媳婦這番報答。那時仗鄧九公的作合。成就玉鳳姑娘這段姻緣。豈不是好。安老爺夫妻聽了。心下大喜。同聲說好。安老爺便點頭贊道。難得難得。賢哉媳婦這要遇見个胡塗庸鄙的女流。只怕這番話說不來。我兩位老人家還要碰你个老大釘子呢。因合太太說道。既然如此。你我兩个便學个不聾不痴的阿姑阿翁。好讓他三人得親順親去為人為子。此事不必再提。當下爺兒三个計議已定。便分頭各人管各人的事。安老爺又明明白白。親自寫了一封請媒的信。預先通知鄧九公。話休煩瑣。却說張金鳳過了幾天。到了臨近。見公婆請事安排已有就緒。才打算把這件事告訴公子明白。又想到若就是這等老老寔寔的合他說。一定又招他一套四方話。思索良久。得了主意。不禁喜上眉梢。恰好這日安公子到他進學的老師莫士友先生那裡拜壽。原來這莫士友先生在南書房行走。現在海淀翰林花園住。因此這日公子回家尚早。至家見過父母。便回到自己屋裡來。張姑娘見他面帶春色。像飲了兩杯。站起身來。不則一聲。依然垂頭坐下。便有華嬤嬤領了僕婦了環上來服侍。公子忙忙的換了衣服。坐定一看。只見張姑娘兩隻眼睛揉得紅紅兒的滿面愁容坐在那裡。心裡詫異道。我往日歸來他總是悅色和容。有說有笑。從不像今日這般光景。却是為何。不禁搭赸着句話說我今日一天不在家。你在家裡作什麼的。他道。問我麼。我在家裡作夢。公子道。好端端清天白日。怎又作起夢來。夢見甚麼。可是夢見我。他道。到被你一句就猜着了。正是夢見你。我夢見你娶了何玉鳳姑娘。却瞞得我好。公子道。呀呀。這就無怪其然。你把个小臉兒氣的單皮鼓也似的了。原來為這件事。我勸你快快不必作此閒氣。這是夢。他道我從不曾什麼胡夢顛倒。想是你心裏有這个念頭。我夢中才有這件奇事。論這件事。我也曾合你說過。還不曾說了三句。到惹得你道學先生講四書似的。合我叨叨的那麼一大篇子。我這个傻心腸兒的就信以為真了。怎麼今日之下。你自己忽然起了這个念頭。到若苦的瞞起我來。說着似笑非笑。對了公子呆呆的瞅着。公子見他波臉如嬌花含笑。倩語如好鳥弄晴。不禁也笑嘻嘻的道。你又來寃枉人了。你我從患難中作合良緣。名分叫作夫妻。情分過于兄妹。毛詩有云。甘與子同夢。我就作个夢兒也要與你合意同心。無論何事情。豈有瞞你的道理。他說罷了罷了。我可不信你這假惺惺兒了。就是

說的好聽。只怕見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了。有了恩愛夫妻。也不顧患難夫妻了。公子道。你這話那裡說起。他道那裡說起。就從昨日夜裡說起。你如果沒這心事。昨夜怎麼好端端的說夢話。會叫起人來了。真个的這麼大人咧。還賴說是睡裡夢裡叫的不成。張姑娘怎麼還瞞我。到說我是無影無形的夢話兒。公子見他這樣子說的竟不像頑話。忙正色道。媒人是誰。我怎麼求的。張姑娘道。媒人是舅母。初一那一天舅母過來拜佛。你瞞的我求了舅母。有這事沒有。公子不禁哈哈大笑道。我說是夢話。果然是的。那日舅母過來。我閒話裡提起何姐姐。舅母說我這个乾女兒都好。就只打不落他那个進廟的念頭。我便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乃人生大事。那男子好好的棄了五倫。去作和尚。即非聖人的道理。何況女子拿他一个人。果然出了家。佛門中未必添一个護法大菩薩。人世上到短一个持家的好媳婦。舅母既這等疼他。何不勸他息了這个念頭。再合父母商量。給他說一个修德人家的讀書種子。到是一件大功德。張姑娘不容他說完。便道如何如何。我說我聽見的這話。決不是無因。我只請教他佛門中添个大菩薩。不添个大菩薩與你何干。人世上短了一个好媳婦。不短一个好媳婦。與你何干。你說的那修德之家。難道咱們家還算不是德門。豈不是暗指咱們家嗎。你說的那讀書種子。難道你還算不得个念書的。豈不是意在你自己嗎。況且好端端的舅母並不曾合你提起他來。你又去問他作什麼。替他求那些人情作什麼。你到說給我聽。公子被他問的張口結舌。面紅過耳。坐在那裡只會發怔。怔了半晌。忽然的省悟過來。說道。哦是了。這才明白了。一定是那天我合舅母說話的時候。不知那个丫頭女人們在跟前聽見。沒的在大奶奶跟前獻勤兒。了來搬弄這場是非。你我好家居。此風決不可長。等我明日查出來。一定回明母親。將那人重重責罰一頓板子。便是你此後也切切不可受這班小人的愚弄。張姑娘道。好沒意思。你我屋裡說頑話兒。怎麼驚動起老人家來了。你且莫着惱。也不用這等作急。咱們好商量。假如我此刻便求了父母。把他取過來。你要不要。公子只是腹內尋思。那傳話人是誰。默默不答。張姑娘又問到底要不要。說呀。公子道。你今日怎麼這等頑皮纏賴起來。我不要。張姑娘道。你為什麼不要。說个道理出來我聽聽。公子道。你問道理。就還你个道理。且無論我受了何玉鳳姐姐那等大恩。不可生此妄想。便是我家訓。非年過五十無子。尚且不得納妾。何況這停妻再娶的勾當。我安龍媒也還粗粗的讀幾行聖經賢傳。也還頗頗的受過幾句父母教訓。如何肯作。便算我年輕把持

不定。父母也決乎不肯。你不要看我與你作合的時節。父親那等寬容。事有經權。不可執一而論。惹老人家煩惱。就講道你我也難得浩刦之中。成就這段美滿姻緣。便是廝守百年。也不過電光石火。怎說道再添个人來。分了你我的恩愛。你知我說的可是天理人情的實話。張姑娘道。哎呀又招了你怎麼一車書。你不要就罷。等娶了來。我留下。公子冷笑道。你要他何用。張姑娘道。你莫管我。把他就當个活長生祿位牌兒供着。我天天合他一同侍奉公婆。同起同臥同說同笑。只不准你親近他。你瞞得我好。我也瞞得你好。那時候我看你生氣不生氣。公子聽了這話。越加可疑。便道究竟不知誰無端的造我這番黑白。其中還有些無根之談。這事却不是當耍的。張姑娘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有憑有據。怎麼說是無根之談呢。公子道不信。你有什麼憑據。拿來我看。張姑娘不則一聲。站起身來。走到外間。便向大櫃裏取出个大長的錦匣兒來。向他懷內一送。說請看。公子打開一看。却是簇新的一分龍鳳庚帖。從那粘套裡抽出來看了一遍。原來自己同何玉鳳的姓氏年庚。並那嫁娶的吉日。俱開在上面。不禁十分詫異。說道這這這是怎的一件事。我莫不是在此作夢。張姑娘道。我原說作夢。你這不信。如今似夢非夢。連我也不得明白了。等你夢中叫的那个有情有義的玉鳳姐姐來了。你問他一聲兒。看公子只急得抓耳撓腮。悶了半日。忽的跳下炕來。對了張金鳳深深打了一躬。說道。今日算被你把我帶入八卦陣九疑山去。我再轉轉不明白了。到是求你快說明白了罷。張姑娘不禁嫣然一笑。說道。也奈何你得夠了。你且坐下。聽我慢慢的講。這才把這件事自頭至尾。并其中的委宛周折。詳細告訴了他一遍。公子一想。既是父母之言。況又有舅母從中成全。(有此四字抵要自可不須拿刀動杖)賢妻這般作合。尚有什麼不肯的去處。便樂得他無話可說。只望着張姑娘呵呵的傻笑。張姑娘料他再無別說了。便問他道。如今我到要請教。到底是要他呢還是不要他呢。公子笑道。他果然既來之則安之。我也則得因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了。依然逃不出我這幾句聖經賢傳。張金鳳聽了。倒羞得滿面通紅。乃啐了他一口。便作了這回書的結束。這正是牽牛暗被天孫笑。別向銀河渡鵲橋。要知何玉鳳究竟是出家。却是出嫁。下回書中交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繡像繪圖兒女英雄傳卷五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傳月老

還我讀書室主人評

這書一路交代得清楚。離弓寶硯無端自分而合。又自合而分。無端的弓就硯來。又硯隨弓去。好容易物雖暫聚。尚在人未雙圓。偏偏一個坐懷不亂的安龍媒。若要從聖經賢傳作工夫。一個立志修行的何玉鳳。又要向古寺青燈尋活計。這也不是那燕北閒人無端弄筆。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上回書費了無限的周折。才把安龍媒一邊安頓安貼。卻說何玉鳳自從守着他母親的靈在安家坟園住下。有他的義娘佟舅太太合他乳母陪伴。一應粗重事兒又有張太太料理。更有婢子婆兒服侍。到也不冷落。又得安太太婆媳時常過來閒談。此外除了張老在外照料門戶只有安老爺偶然過來應酬一番。等閒也沒個外人到此。真到成了個禪關掩落葉。佛座穩寒燈的清淨門庭。姑娘見住下來。彼此相安。便不去問那找廟的消息。只是他那好動不好靜的性兒。起初何嘗不弄个香爐焚上爐香。坐在那裡想要坐成個十年面壁。怎禁得心裡並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此中怎的便如萬馬奔馳一般。早跳下炕來了。舅太太見他只個樣兒。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時手裡正給他做着那認乾女兒的那雙鞋。便叫他站在一旁。不是給燒燒烙鐵。便是替刮刮漿子。混着他都算一樁事。寔在沒法兒了。便放下活計同上張太太帶兩個妻子丫環和他從陽宅的角門出去走走。望望回來。又諄着樣兒弄兩樣家常菜他吃。也叫他跟着抓燒。到晚來便講老話兒說些古記兒。引得他困了好睡。睡不着一會給他抓抓。又給他拍拍。那麼大個兒了。有時還攬在懷裡罷卜着睡。那舅太太也沒一些兒不耐煩。那消幾日把姑娘的臉兒保養得有紅有白。心窩兒體貼得無憂無慮。人人都道是憐恤孤女的一片心腸。我只道這是上天報復孝女的一番因果。你只看他這點遭際。我覺得比入閣登壇。金閨紫誥。還勝幾分。你道這話怎麼講。人生在世有如電光石火。講到立德立言立功。豈不是件不朽的事業。但是也得你有那福命去消受那不朽。沒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定遭一番拂意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閒歷有得之言）便是有那福命計算起來。也吾生有限浩劫無涯。到莫如隨遇而安。不貪利不圖名。不為非不作孽。領些現在的機緣。到也是个神仙境界。曾聞有个人在生德行浩大功業無邊。一朝數盡。投到閻王殿前。閻王便叫判官查他的善惡簿。那判官稟道。此人善簿堆積如山。惡簿並無一字。閻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王只把他那善事的事由看一看說道這人功德非凡我這裡不敢發落只好報知值日功曹啟奏天庭請玉帝定奪少時值日功曹把他帶上天庭奏知玉帝玉帝天眼一看果然便向那人道似你這等的功行便是我這裡也無天條可引只好破格施恩憑你自願我叫你稱心如意便了那人謝了玉帝低頭一想說道不願為官不願修仙但願父作公卿子狀元給我萬頃莊田萬貫金錢買些秘書古畫奇珍雅玩合那佳肴美酒擺設名園同我的嬌妻美妾呼兒喚女笑燈前不談民生國計不談柴米油鹽只談無情無休何思何想的天外天直談到天老地荒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那時再逢開闢依然還我這座好家山玉帝遲疑道論你的善緣卻這不為妄想只恐世界上沒這樣人家他世界之大一定有的玉帝聽了大喜立刻下位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我一向打量沒這等人家你既知道一定有的好極了請問這人家在那裡就請你在天上作昊天上帝讓我下凡托生去據這笑話聽來照這樣遭際玉帝尚且求之不得那何玉鳳現在所處的豈不算個人生樂境那知天佑善人所成全他的還不止此且說那舅太太合只姑娘這等消磨歲月轉瞬之間度過殘歲又到新年舅太太在年前忙忙的回家去料理畢了年事便趕回來姑娘因在制中不過年節安老爺安太太也給他送了許多吃食東西舅太太同張太太帶了丫環僕婦哄他抹骨牌搶狀元籌再加上包煮餑餑作年菜也不曾得過閒空再說安公子已經成人又添一個張金鳳帶了兒婦度歲自有一番更新氣象過了元旦舅太太合張老夫妻分投拜年安老爺也來回拜并看姑娘過了正月春晝初長一日安太太無事合媳婦張姑娘過來坐談了一會只見外面家人抬進兩只箱子來舅太太便道這是作什麼呀又給我們娘兒們送禮來了安太太笑道倒不是送禮因指張金鳳說道我們親家太太是知道的我娶這房媳婦的時候正在淮安那時候將就完了事也不曾給他好生打幾件首飾做幾件衣裳如今到了家日天也長了我才打點出來大衣裳呢都交給裁縫作去了幾件裡衣兒合些腳鞋不好交出去我那裡是一天不斷的事我想着舅母合我們親家幫幫我又解了悶兒張太太見張羅他女兒忙說使得舅太太道姑太太你等着我們商量你們兩親家一個疼兒媳一個疼女孩兒我放着我的女孩兒不曾扎裹我你們白出的是什麼力叫你們給我多少工錢哪玉鳳此時承安老爺安太太這番相待心中自是不安巴不得借件事兒補報一分才好聽舅太太如此說便道娘不要這般說我們也是天天白閒着都是家裡

的事怎麽合人家要起工錢來了。你老人家要怕累的慌我幫着你老人家張羅横竪這會子縫個縫兒跷個帶子釘個鈕扣兒的。我也弄上來了。說着又向安太太道。大娘只會留下罷我娘不應。我替他老人家應了。安太太連說很好。張金鳳便過來給他道了一個萬福。說我的事情。到勞動起姐姐來了。我先給姐姐道謝。等完了事。再一總結舅母磕頭。王鳳姑娘笑道。我們兩個是誰。你還合我說這些。舅太太看了才笑着說道。也罷了。看着我們外甥媳婦分上。幫幫姑太太罷。便叫人把箱子打開收點。姑娘也幫着歸着。他只會一團高興。手目不停。也夢想不到就是忙自已的嫁妝。從第二日起。他便催着舅太太動手。舅太太便打點了一件件的分給那些僕婦了頭做起來。自已合張太太也親動手。姑娘看着這裡又幫了那裡。一日天陰。一時大雨。舅太太道。瞧這雨下得天黑。我們歇工弄點什麽罷。張太太道。你讓我把這底給他納完了罷。說着手裡那麻繩。把個針椗脫落下來了。穿了半日也沒穿上。便央花鈴兒道。好孩子你給我穿穿。你看我的眼鏡。目要不得了。姑娘看見。一把手接過來道。拿來波你一個針。也值得這麽累贅。說着果然兩手一逗就穿好了。丟給張太太就走。口中說我幫我娘做菜去了。將走得兩步。張太太就嚷起來了。說姑娘你回來。我那麽老長个大針。你一穿給咱剩了半截子了。姑娘聽了。也覺詫異。花鈴兒就灣腰向地下揀起來道。這不是半截兒嗎。原來姑娘着了忙。手指頭肚兒上些微使了點兒勁。就把个大針撅了兩截兒。姑娘自已看了。也不覺大笑。且說安老爺安頓下姑娘。得了工夫。便擇定日子。先給何老夫妻坟上栽樹。一面又暗中給姑娘佈置他要我的那廟宇。那時已接着鄧九公的信。說臨期准于某日動身。約在某日可以到京。張金鳳又把這事向公子說。明原由的話。回復了公婆。老夫妻聽了歡喜。向公子有一番的勉勵教導。公子此時是前度劉郎今又來。惟有恪遵親命靜候吉期而已。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重陽節近。安老爺見諸事有了頭緒。才略放心。便合太太商量要過去向何王鳳開談。列公此時自然要聽安老夫妻見了姑娘。這話究竟從何談起。這話非一時三言五語可盡。先把安家這所莊院交代一番。等何王鳳過來。方不至辨不清門庭。原來他家這所庄院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邐而來。儘西一所是個極大院落。只有幾處竹籬茅舍菜田稻田。從墻外引進水來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創的。一个閑話桑麻之所。往東一所是个亭園樣子。竹樹泉石之間。也有幾處座落。大勢就如廣渠門外的十里河。西直門外的白石山庄一般。這兩所自安太

翁去世安老爺因家中事落人口無多便典與一個捐班候選道員史觀察居住再往東一所便是安老爺現在的住宅。他這新住宅門前遠對着一座山峰。東南上有從滹沱桑乾下來的一股來源流向西北。灌入園中。有無數的杉榆槐柳映帶清溪。進了大門。順着一路群房。北面一帶粉牆。正中一座角兒隨牆門廈。四扇屏風。進去一个院落。因西邊園裡有个大花廳。當日這邊並不曾蓋廳房。只一溜七間腰房。左右兩間。各有便門。中間茅堂。東兩間安老爺靜坐之所。西兩間為安老爺合些學生講學的絳帳。院中西門裡。另有個客座。給公子作了書房。過了腰房穿堂。一座垂花二門進去。抄手遊廊。五間正房。便是安老爺夫妻內室。再從遊廊往東裡面。安公子合張姑娘住。舅太太來時。便在西院一樣的那一所居住。上房後層。正中佛堂。其餘房間作為閑房。以堆東西。合僕婦了環的下房。佛堂後面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土山。界了內外。另有一个小角門鎖着不開。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逕。山後一道長街。東首有个向東的大柵欄門。便是這庄的後門。對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太翁的祠堂。左右群房。都有成窩兒的家人住着。從後門順着東邊界牆。向南有个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馬圈廚房。再出了東首的隨牆門。便到大門了。這就是他家這所庄院的方向。再表安老爺當日在青雲山訪着了何玉鳳。便要護送他扶了他母親靈柩重回故里。與他父親合葬。不要姑娘一段心事。當下便合安老爺說了約法三章。講明到京葬了父母。許他找座廟宇廬墓終身。才肯一同上路。安老爺看透他的心事。只得且順着他的性兒合他覆水為誓。一路到京盤程。如果依他這句話。不但一个世族千金使他寄身空門。不成件事。我所謂報師門者安在。所謂報他者又安在呢。便說眼前有舅太太親家太太。以及他的乳母了環伴着。他日後終究如何了局。再言不依他這句話。罷慢講他那性兒不肯干休。又何以全他那一片孝心。圖我那句千金一諾。何況承鄧九公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還要把他合公子聯就姻緣。如今先失了這个信。任是鄧九公怎樣年高有德。褚大娘子怎樣能說會道。似這是益發無望了。安老爺日夜放在心裡尋思。一日才想了个兩全的辦法。密合太太議妥。便在緊靠他太翁祠堂兩旁。折去群房。照樣蓋起兩所小四合房來。東首一所便給何玉鳳作了家廟。西首一所作為張老夫妻住房。便算他兩个日後百歲歸居的樂土。不一日修蓋完工。鋪設齊全。老夫妻看過。見一切位置妥當。心中大喜。恰好這日舅太太那裡的活計。也做得了。叫戴媽將箱子送過來。太太便合老爺說明。要趁个機緣過去。因

叫戴媽回去致意。說少停我親自過來。打發戴媽走後便帶了張金鳳先行。到了那邊見了姑娘世故幾句。作為無事只合舅太太親家太太說些閑話。又提到姑娘滿服快了。得給他張羅衣飾舅太太道不勞費心。我女孩兒的事我早已弄妥當了。姑娘聽了。一想果然日子近了。我身甚麼孝衣裳都是小事。到是我這廟怎麼不聽的提起了。難道我父母下了葬我還在這裡住不成。才待合安太太說話。只見安老爺帶了一个小童進來。彼此見過老爺坐下。便望着姑娘道。姑娘大喜。何玉鳳一驚。說伯父我還有什麼喜事。老爺道。你說的那廟。我竟給你找到了。姑娘這才轉驚為喜忙問在什麼地方。離我父母的坟地有多遠。老爺道。我共找了三處。就中兩處我先有些不中意。特來合你商量一處離此地有一里來地。還不為遠。廟中只有一个老尼。閑房也有幾間。却是附近的那些作長短工的。及做小買賣的人包租的。你原為圖个清淨。這處要想清淨。却是不能。姑娘道。這處不妥。安老爺道。一處大約更不合式。第一離這裡過遠。座落在城裡。叫作什麼汪芝麻胡同。也不知是賀芝麻胡同。當日那庵裡的老姑子。原是个在嫁出家。他丈夫還時到廟裡來往。如今那老姑子死了。他這个徒弟交遊甚廣。認得的王孫公子極多。廟裡要請一位知客代書。並且說帶髮修心的都使得。他廟裡一年兩季善會。知客是要出來應酬施主的。姑娘你想這如何是你我這樣人家去得的。姑娘道。不必說了。還有一處呢。老爺道。那一處却更近了。又怕姑娘不肯。這廟就在我家。姑娘笑道。伯父家裡怎麼有起廟了。老爺道。姑娘你却不知。我家這座庄園後墻。却是一座土石相間的一個大山。山後隔着一道長街。方是圍墻。那山外墻內本有我家一座家廟。如今我就在靠着我家家廟。給你暫且收拾出一個清淨地方來。便是你伯母合你張家妹子。來着也近便。我們舅太太合親家太太。更可以保你常久同居。離你父母的坟更不遠。你看這處如何。姑娘聽了一想。還是到他家去了。正在猶疑。只聽他乾娘問道。姑老爺說的這是那裡呀。不是挨着戴媽媽他家住的那一小所兒啊。老爺道。可不就是那里。舅太太道。姑娘不用猶疑了。聽我告訴你。他家前後兩个大門。裡面不通。方才說的這地方兒。正在他家後門裡頭。那房子另有个外層門。還有二門。沒那麼个清淨地方兒了。除了正房供佛。其餘的屋子由着我們愛住那里住那里。離你父母的坟。比這里遠不多少。況且門外週圍成寓兒的家人。又緊近着你媽媽的住房。比這里還嚴謹呢。就這麼定了罷。姑娘見他乾娘說得這般合式。便道既這樣。就遵伯父的話罷。等我過去再謝伯父

伯母。安太太道。什麼謝不謝。要是這般定規了。好趂早兒收拾起來。老爺笑道。正是姑娘卻不可叫我白花錢鈔。姑娘笑道。你二位老人家見我那句話說定了。改過口。但是我得幾時搬過去。老爺道。這到不忙在一時。我算着姑娘是二十八滿服。恰好就是這天安葬。這个月小建。索性等過了初一圓墳。初二日正是个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你就這天過去。當下說定。安老夫妻回家。便在這裡暗暗的排兵佈陣。舅太太便在那邊密密的引綫穿針。（虛頭双控提挈有力）看看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事前做了兩日好事。那日姑娘便奉了父母合葬。一番悲痛。不必細表。姑娘脫孝回來。舅太太便催着他洗浴。姑娘道。我這頭天天覓衣裳。沒幾天才換了的。都不用了。舅太太道。姑娘說什麼話。這安佛可得潔淨。再說也去這一年的不吉祥。姑娘只得依着舅太太。又把給姑娘打的簪子。作的衣服。一一試妥當了。到了這日。安太太合媳婦也一早過來。幫着料理。一切完畢。正談明日的事。忽見晉升跑過來回道。舅太太家打發車接來了。說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滿臉驚慌道。什麼事呀。晉升回道。奴才也問過他。說不知道什麼事。只說的務必求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安太太也慌了。說到底是怎麼了。舅太太道。家裡沒個正經人。我倒得走盪。只是偏巧在今日。那裡這麼巧呢。姑娘先說道。娘有事只管去罷。這裡事都妥當了。況且還有伯母媽媽在這裡。難道還丟了的我不成。安太太道。說的也是。今晚留你妹子在這裡陪着你罷。舅太太覺得去在兩難。便道我且去。明早趕回來罷。說着忙忙的換了兩件衣服。催齊了車去了。這裡安太太走後。便留下張金鳳作伴。吃過飯後。點上燈來。二人因明日起早。便也就寢。一宿無話。卻說安太太次日。（次日者即前所稱十月初三日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也自此回第十四頁起歷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回至第二十八回第十九頁皆此一日事也可謂化國之日舒以長）纔交五鼓。（幼讀儀禮射燕等篇見其文繁節縟疑非一日晝六時所能卒事及讀此傳乃一合既奏而虞禮而吉禮以及婚禮中今之所謂下荼通聘奠雁送妝迎娶古之所謂納采問名納吉告期親迎號舉于一日之內然後知禮者讀之不足疑也十三妹之言曰敢則三禮彙通這部書是他們家所纂的晃哉）早坐了車。燈燭輝煌的來請姑娘進廟。恰好姑娘梳洗已畢。安太太便催他吃些東西。穿好衣服。一面叫跟的人先過那邊去伺候。又留人在這裡照應東西。自己便同姑娘上車。張太太母女隨後也上車。出了楊宅大門。一路奔那座庄院後門而來。姑娘在車裡看那座門時。原來乃是極寬大的車門。那車一直拉進去。門裡兩旁也有幾家人家。卻都關着門戶。便望見庄院那座大土山。對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廟。東首有一座是个小廟的樣子。車到門前站住。安太太說到了。姑娘隔着車玻璃一看。只見那座小廟約莫是五間。中間廟門卻不是山門

樣子。起着个鞍子脊的門樓兒。好个禪院光景。門前燈球照如白日。安太太合姑娘下了車。等張太太母女到了。便讓姑娘先走。姑娘笑道。到了這裡。可沒我先走的禮了。（能仁寺于尸山血海之旁行納采問名之禮吉凶不嫌同日還經作偏于前請入變將焉避之）正讓着。安老爺同張親家從二門裡迎出來。說姑娘不用讓了。隨我先到各處瞧瞧。等到屋裡再讓。說着便在前引路。前頭兩个小廝打了一對風燈。又有个女人拿着手燈照着。姑娘只得扶了人。隨老爺穿過那座大門。兩旁一看。都隔着一溜板院。那板院裡也透着燈光。都像有人在裡面。再向前走。對着大門便是一座小小的門樓。迎門曲尺板墻上四扇碧綠的屏風。上面貼四个鮮紅的斗方。上寫登歡喜地（未盡歡喜圖先登懽喜地玩此四字語意亦復双關）四个大字。正中屏風不開。西首隔着一道板墻。東首轉進去。便是正殿院落。上面三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順着正房兩山。兩个隨墻角門進去。一邊兩間耳房。正院裡墁前十字甬路。四角還有新種的四棵小松樹。姑娘看了這地方收拾乾淨。心下甚喜。安老爺指着道。姑娘你看這正面是个正房。東廂房是个客房。西廂房便是你的座落。其餘作个下房。這邊還有个夾道兒。通着後院。姑娘你看我給你安的這家。可還合宜。姑娘嘆道。還要怎樣。只是伯父太費心了。說着又向四圍一看。只見各屋裡都點着燈。只有那三間正殿的房門緊閉。因問道。這正殿上到不點个燈兒。老爺道。是卯時安位。此時佛像還在我家前廳上。等到吉時安位。再開這門。此時開着。防个不潔淨。姑娘聽了。覺得這位伯父想得到家。便請大家西廂房坐。老爺合太太也不謙讓。便先進去。姑娘隨後進來一看。只見那屋子南北兩間。都是靠窗火炕。北間隔成一个裡間。南間順炕安着一个矮排插兒。裡外間炕上擺着坐褥炕桌兒。地下也有油漆桌椅。那裡間條桌上放着茶盤茶盌。又擺着一架自鳴鐘。四壁糊飾簇新。只有堂屋正中八仙桌跟前。挂着一張條扇。一幅双紅碰箋的對聯。僕婦們端上茶來。姑娘忙道。給我自己接過來。一盞盞給大家送過茶。到了張姑娘面前。他道。姐姐怎合我也鬧起這个禮兒來了。姑娘道。這就算了我的家了。（可憐到此復授張姑娘一打）張姑娘道。就算姐姐的家。可也只好就只一遭兒罷。說着大家歸坐。安老爺合張老爺靠桌坐下。安太太便陪張太太在南間挨炕坐下。姑娘便拉了張姑娘坐在桌上相陪。看那挂的字畫。只見那幅對聯寫道。

果然因緣因結果　空由色幻色非空。

姑娘看了這兩句懂了。（姑娘懂了自呼為懂耳過目而不深思自來天分高者多犯此病與張太太說月食我懂固自不同）不由得一笑。我原為我這麼个地方耳。道着父母的坟塋清淨。誰到是信這些因哪果哪也呀空的壺蘆提吧。又看那張畫兒

只見上面畫一池清水周圍畫着金銀嵌寶闌干池裡出着三枝蓮花那兩枝却是並蒂的姑娘看了不解這畫的故事又見橫寫着四个篆字姑娘認不清楚便問道伯父這畫是什麼典故安老爺見問說道只可叫作菡萏双開並蒂花放此時先不告訴你呢又笑道姑娘你不見上面那四个字寫的是七寶蓮池這池裡的水就叫作八功德水這是西方救度眾生離苦惱的一个慈悲源頭（原來此老也會信口闊河）姑娘聽了也不求甚解但點點頭張老爺見這些話插不上嘴便站起來道我過那邊兒幫他們歸着東西去罷這兒弄完了好讓戴奶奶他們早些過來說着一逕去了東方就漸發白起來安老爺看鐘已交寅正二刻（寅正二刻）說叫个人來一時華忠戴勤兩個進來老爺分付道天已快亮了你們把那正房門開再打掃一遍二人領命出去安太太叫人到洗手水大家淨了水老爺出去回來道姑娘到正殿上去看罷說着大家出了西厢房天已黎明姑娘看出這座房子一切俱是簇新心裡益發過意不去便同大眾上了台堦進門一看見那屋通連三間正中靠北墻安着一張大供桌桌上先設着一座雕着細刻的大木龕龕裡安着一座佛床順着些供桌左右八字兒斜設兩張小桌因佛像還不曾請來那供桌在東西墻角放着正中設着八仙桌上面鋪着猩紅氈子東西山墻一順擺了八張椅子正中地下鋪設地毯拜墊姑娘自來也不曾見進廟安佛是怎樣一個規矩（這个連在下也見過難怪姑娘）況只說是找个廟我看守着父母的坟住着那知安老爺大鋪排起來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該是怎樣个儀注心裡早有些不得主意正在躊躇只見張進寶跑來稟道回老爺山東茌平縣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鄧九太爺到了還有褚大姑爺合姑奶奶也同着來了當下但見安老爺安太太笑逐顏開安老爺先問在那裡呢快請張寶進回道方才九太爺到了門口兒先問何大老爺何太太安了葬不曾奴才回說上月二十八就安葬了姑娘今日都請過這邊兒來了九太爺就說我可悞了因問奴才何大老爺的坟地在那邊奴才指引明白九太爺說等我先到坟上去磕過頭再過來安老爺聽了便要趕過去張進寶道老爺此時就過去也來不及了奴才已經叫人過去回明張親家老爺又請大爺過去了老爺道既如此叫人看着如到了先進來回我一句因向太太說道這老年兒去年臨別之時曾說等姑娘滿孝他一定進京來看姑娘我不想竟真來了太太道他老人家九十歲了寔在可難為人家大概他姑爺姑奶奶也是不放心跟了來的原來他前幾天就到了那褚大娘子帶着他那个孩兒依鄧九公定要在西

山找个下處住下。他借此要進寶珠洞。登魔崖。瞻禮天下大師搭。還要看紅葉。是安老爺不肯讓他在外住。便把褚大娘子留在遊廊西院兒住下。鄧九公褚一官便在公子書房下榻。他已經合安老爺逛了个不耐煩。姑娘是苦于不知。如今忽然聽見師傅來了。更覺驚喜。一時便有人回張親家老爺陪了九太爺過來了。老爺連忙迎了出去。安太太便也拉了姑娘同張家母女迎到當院。隔着二門就聽得鄧九公連說帶笑的嚷道。老弟你可想壞了我了。又是一句好戲可謂大忠君諱又聽老爺說。我算定了老哥必來。怎得來的這般早。九公道說也話長。說着已進二門。大家迎見。只見他不是前番的打扮了。腳登寬納轉底三衢的尖靴。米湯色的春綢袷襖。黑頭兒絳色庫綢羔兒皮缺衿袍子。草上霜弔混臁的。裡發外燒馬褂兒。胸前挂着一盤金綫菩提的念珠。又一个漢玉圈兒。拴着三寸來長的琺瑯翎管兒。殺種羊帽四兩重的紅纓子。上前帶着他那武秀才的金頂兒。褚一官也衣冠齊楚的。跟在後面。因到安老爺這局面地方來。也帶上个金頂兒。他卻是黃河開口子地方賑捐九公給上了二百銀子議敘的个八品頂戴。九公們進來見過安太太等。便走到何玉鳳跟前道。姑娘我爺兒兩別了整一年了。我時刻惦記着你。說着從腰裡扯出手巾擦了眼睛。又細一看姑娘說好。你臉兒也胖了。姑娘也謝他前番的費心。此番的來意。正說着褚大娘子已到。戴媽那裡完了事。也跟過來便搽了褚大娘子進來。後面還跟兩三个婆兒。且說褚大娘打扮的花枝招展。連他跟的人也都新衣新鞋的打扮着。安太太作了个久別乍會的樣子。褚大娘子見過眾人。便過來見姑娘。只見他頭帶了時粧的珠翠。身穿件淺桃紅碎花綾子棉襖兒。套一件深藕色的縐綢銀鼠披風。繫一條松綠洒綫灰鼠裙兒。西湖光綾挽袖大紅小泥兒巒領兒。出落得面如秋月。體似春風。配着他那柳葉眉兒。杏子眼兒。玉桂般鼻兒。櫻桃般口兒。再加上鬓角上那兩點硃砂紅痣。合頤頰上那兩點酒窩兒。益發顯的紅白鮮明。香甜美滿。褚大娘子一看。心裡說他那裡還是一年頭裡跑青雲山的十三妹呢。裝在罈子裡無憂無慮樂陶陶敢自好其養敢自容易胖二人相見。一時性情相感。不禁都落了幾點淚。姑娘道。我只道你臨別時。那一躲我今生再見不着你了呢。褚大娘子道。我今日遠來。可是大喜的日子。我們不許哭。安老爺道。請進屋裡坐下談罷。便往正房裡讓大家進了門。分个男東女西。鄧九公褚一官張老安老爺便在東邊一帶椅子上坐了。褚大娘子張媽媽何玉鳳安太太便在西邊一帶椅子上坐了。安太太也叫張金鳳搬了个座兒坐下。鄧九公先應酬了閑話。又贊會房子。

只聽安太太向九公道。你這大年紀。這遠路。還驚動姑爺姑奶奶同來。都是為大姑娘。九公道。二妹你別提了。我原想月裡頭就趕到的。不想道兒上遇了幾天雨。到了涿州。又合我們同行的鬧了一場子。不然昨日也就到了。誰知過蘆溝橋那稅局子磨了我个日頭平西。趕到南海淀。就上燈了。幸而那裡有个親戚在他家住了一夜。今日四更天就在這裡趕的。還好趕上今日的事。安老爺道。老哥來的甚巧。今日正有事奉求。說話時。聽得那鐘已打了卯初二刻。老爺道。我們且作正經的罷。便道。玉格呢。公子在東廂房聽得父親叫。連忙上來。安老爺分付他道。是時候了。論理該你姐姐恭請入廟才是。但他不便自己到外面去。況且他回來還得跪接。你替他去也是該的。又道。這樣吉祥事情。你可以借穿我的公服。親迎攝盛禮也非親迎而攝盛他們家裏的那部三禮彙通或有之我則未之前聞公子答應了一聲。便走。何玉鳳。來就覺得這事過于小題大做。如今見穿起公服來了。便問安老爺道。伯父回來。我該怎麽樣。安太太道。大姑娘都有我招呼你呢。你只依著我就是了。姑娘當下只望著請了佛來。只見從東邊先進來兩个家人。分左右站着。把定大門。便聽得外面腳步之聲。先進來了四个穿衣戴帽的家人。手執一炷大香。分隊前引。後面便是安公子。身穿公服。引了人抬着兩座彩亭進來。屋裡早有僕婦們捧着个金漆盤兒。搭着个大紅袱子。上面放了个小檀香爐。熏得香烟繚繞。安太太拉着姑娘左右首跪下。把那香爐盤兒遞給姑娘捧了。姑娘此時是怎麽教怎麽做。捧了香爐跪在那邊。不免偷眼一見。看那些抬的人。把彩亭安在檐前。把紅撤了出去。看那彩亭裡有兩座不多高的佛像。只是用紅綢空罩蒙着。却不看見裡面是什麽佛。後面那彩亭抬的。却似件扁扁的東西。又平放着。不像是佛。也蓋着紅綢子。那時安老爺也換了公服。同大家站在廊下。分付請公子便到彩亭跟前。將西邊那位請進門來。安在那張八仙桌兒上首。次後又將那位請來安在下首。安太太便叫人接過姑娘的香爐。說姑娘站起來罷。姑娘站起。仍向外看。又聽安老爺向九公道。老哥幫我。說着二人走到後面彩亭前。把紅綢揭起。原來是一長一方的兩个紅錦匣子。九公捧了長匣兒。安老爺捧了方匣兒。公子隨後進來。九公朝上把匣兒一舉。又把身子往旁一閃。向公子道。老賢侄接過去。公子便雙手接來。捧了安在東邊小桌上。然後安老爺過來也是如此。安太太便道。姑娘過去接着。姑娘便忙過去接了匣子。心裡一積伶。說這匣管保該放在西邊小桌上。果見安太太也是這樣招呼。安太太又道。姑娘先去行了禮。好閒光安位。姑娘便過去打着問訊。磕了六个

頭。只見安老爺上前去了那層紅綢空罩。現出裡面還有一層小龕。及至下了迎面龕門。才看見不是塑像。却是兩尊牌位。安老爺道。姑娘請來。瞻仰瞻仰你這兩尊佛。姑娘過來仔細一看。只見上首那座牌位。鐫的是皇清誥授振威大夫何府君神主。下首那位是皇清誥封夫人尚太君神主。姑娘這才恍然大悟。說道伯母。你只說是請佛。原來是給我父母立的神主。這却是我夢想不到的。安老爺道。自古道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人生在世須知父母是尊佛。那裡再尋佛去。此是至言。然而人可無佛。試問誰無父母。父母猶非佛可比。故復推極其至于天 孝順父母。不必求佛。上天自然默佑。不孝父母天且不容。求佛豈能仍悔。况佛天一理。他又不是座受賄賂的衙門。詢情面的上司。憑你怎的巴給他。他怎肯忍心害理的違天行事。况且你的意思我座廟。原為近着父母。我如今把你父母給請到你家廟來。豈不早晚廝守。且喜你青云山的約法三章。我都不曾失信。從前之神沙乾附拾兒一齊消燬 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無可再言。安老爺道。且待我點過主。再請你安位。姑娘不懂點主。是怎麼會事。只得入太廟每事問。安老爺道。你不見神牌上主字那點。還不曾點。神像便叫作開光。神牌便叫作點主。安太太便拉着姑娘道。你照舊跪在這裡。看着點一點。你就磕一个頭。姑娘跪好。安老爺便沐手焚香。請了鄧九公褚一官二人襄點。早有家人預備下硃藍筆雞冠血淨水。鄧家翁婿便從龕裡請出神主。老爺先填了藍後蓋了硃。姑娘跪在那里。只記着磕頭。也不及仔細去看。此時只好看見中間一行大字句中有眼 點完了照舊入龕。安老爺退下。姑娘站起來。安老爺便道。姑娘這安位可是你自己的事了。但是他二位老人家自然該雙雙升座。為是你一人斷分不過來。况且你令尊的神主。究竟你不好捧了入龕。這便是我從前所講的。女兒家父親尊母親親的話。如今叫玉格替你代勞。你便捧你母親的位。姑娘一聽心內道。敢則三禮彙通是他家纂的。怎麼越說越有理呢。只得答應。老爺向了公子一眼。公子便上前捧了何公的那位。姑娘捧了尚太君的位。繞過八仙桌子。分左右一齊捧到大龕的神床上。二人安了位。當下二人向上這一走。忽然從門外一陣風兒。吹的那窗紙長鳴。連那神幔上挂的流蘇。也都飄舞。好像真有个神靈進來一般。一時大禮告成。家人撤下那張八仙桌子。把供桌安好。隨即獻上了供品。點了香燭。便是公子捧飯。姑娘進湯。供完。安老爺肅敬的獻了兩爵酒。退下來便讓鄧九公行禮。九公道。我算是在我們姑娘這里。自然儘老弟。你合張老大你們兩親家先請。這件事也是你的一番心。你該先通誠告个祭。然後才是我們。句中有眼八面玲瓏 說着又回頭問着

姑娘道。姑娘你看這話是不是。姑娘連稱狠是。安老爺便不推讓。上前炷了香。行過禮。姑娘便在下首陪拜。衆人只見燈展長眉。双花欲笑。烟結寶篆。倒像含着一團的喜氣。隨後安太太行過了禮。便是張老夫婦到了。鄧九公便合他女兒女壻道。我爺兒三个一齊磕頭罷。（入開一例其中均有妙義問何以故曰為張姑娘預備材料）他父女翁壻拜過。鄧九公又向安公子道。老賢侄你夫妻也一同拜了罷。省得只管勞動你姐姐。安老爺道。他們是應該磕頭的。難道還要姑娘答拜不成。姑娘笑道。禮無不答。豈有不回拜之理。張姑娘早過去站了下首。鄧九公道。姑娘既這麽說。可得過上首去。假如你二位老人家在他們小兩口兒磕頭的時候。他二位還一揖答兩拜。也只好站在上首。斷無在下首的。說着褚大娘子早把姑娘拉到上首去。安公子一秉虔誠的上前炷了香。居中跪下磕頭。張姑娘在這邊隨叩。何姑娘在那邊還禮。方才姑娘若是照一年前那番斬釘截鐵海濶天空的行逕。你們既說不用還禮。我就算咧。豈不完了一天的大事。無奈他此時是凝心靜氣。聚精會神。生怕錯了過節兒。不想這一答拜。恰合成名花並蒂。儼然是金箔玉琢。鳳舞龍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个看了。彼此點頭會意。好不歡喜。只見那供桌上的燭花齊齊的爆了一聲。那燭焰起的足有五寸餘長。爐裡香烟一縷升空。被風吹得往裡一趕。又向外一轉。忽然向東吹去。從何玉鳳面前繞過身後。聯合了安公子。縮住了張金鳳。重復繞到他三人面前。連給成一个大圓圈兒。好一似把他三人團在祥雲彩霧之中一般。玉鳳姑娘此時只顧還禮。不曾留意。大家看了。無不納罕。安老爺在一旁默然含笑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子思子真不我欺。一時撤饌奠漿。獻茶禮畢。褚大娘子便走過來向玉鳳姑娘耳邊說了幾句話。姑娘點頭。只見他走到安老爺安太太跟前說道。伯父伯母。今日此舉。不但我父母感情不盡。便是我何玉鳳也受惠無窮。方才是替父母還禮。如今伯父母請上。再受侄女兒一拜。安老爺道。姑娘你我說不到。安太太把姑娘扶起。鄧九公道。姑娘你這一拜拜的真是。只是你看今日這番光景。你還要稱他什麽伯父母。竟叫他聲父母才是。姑娘嘆了聲道。師傅我豈無此心。正是大恩不輕言報。論我伯父這番恩義。豈是空口叫一聲父母報得來的。惟有叩天。叫我早點見了我的爹娘。或是今生。或是來世。轉生在我伯父伯母的膝下。作个兒女。那才是我何玉鳳報恩的日子。鄧九公大笑道。姑娘現鐘不打。倒去借鑼篩。怎的越說越遠闊到來生去了。依我的主意。他家合你既是三代香烟姻緣。今日趁師傅在這裡。再把你合他家聯成一雙恩愛配偶。你

也照你張家妹妹一般作他个兒女叫他聲父母豈不是一件大好事麽何玉鳳聽了這話只見他把眉一逗望着鄧九公說道師傅你這話從何說起今日想來不醉便是合我鬧了一年也不應得說至此怎生說出這等冒失話來要知鄧九公聽了這話怎的收場且待下回書交待。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官砂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

且說鄧家父女不遠千里而來要給安公子何小姐聯姻見安老爺給姑娘父母立了家廟教他接續香烟姑娘喜出望外一時感激鄧九公見他這番光景是發于至性自己正在急于成全他的終身大事更兼受了安老爺的重托便要趁今日這个機緣作個牽絲的月老料姑娘情隨性轉事無不成不想才開得口姑娘便說出此話休提要照姑娘平日大約還不是這等說法這還算安老爺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才陶鎔的姑娘這等幽閒貞靜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師徒分際褚大娘子有个姐妹之情才這樣而談其實按俗話這也就叫作番了這一番安老爺安太太為着自已的事自然不好說張太太又不會調停褚大娘子雖是善談看了今日這局面姑娘來頭不是連頑帶笑便過得去的只說句妹妹不要着急聽我夫妻慢慢的講此外就是張老合褚一官兩人早到廂房合公子談話去了安老爺見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來就輪圓裡碰了這等一个大釘子生怕卸了場悞了事只得說道姑娘論理話我都不好多言只是你也莫要錯怪了九公他的來意正為着你師生的義氣我夫妻的深心所以才提到這句話安老爺這一開口原想姑娘心高氣傲不耐煩去領會九公的意思所以把這三句作了个破題兒好往下講个所以然來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在青雲山合安老爺初次見面的姑娘了才聽安老爺說了這幾句便道伯父不必往下談了這話我都明白到聽我說人生在世合情負性豈同草木無知自從你我三家在青雲山庄初會到如今一年之久承伯父的深恩我師傅褚家姐姐的厚意那一時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成就我的終身我便是鐵石心腸也該知感諸事聽命無奈我心裡有難以告人的一段苦處想我自從一十六歲才有知識便遭了紀獻唐那賊為他賊子紀多文求婚我父持正拒婚觸惱那賊壞了性命我見父親負屈含寃都因我婚姻而起我從那日便打了个終身守志永不出閨門的主意好給我父爭這口怨氣誰知紀賊萬惡既逼死我父還放我母女不過我所以才設法送了我父靈柩回京

我便倸着母親逃到山東地面。聽說鄧九公是年高有德的誠寔君子。我方去投奔他。為的是靠他這年紀聲名。替我作一个證明師傅。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來歷不明。及得了青雲山棲身。我既不能靠十个指頭趲些銀錢。換些柴米。又不肯捨了這條身子作人奴婢。卻叫我把什麽奉養母親。論我所能的就是一把單刀。無法只得就這條路上。我母女苟且圖个生活。及至走了這條路。說不盡的風塵骯髒。龍蛇混雜。龍蛇混雜兩見一在姑娘所聞張羅薪水之道路一在公子所樂教育英才之術門已就大不是女孩兒家的身分了。縱說我心無可愧。見得天地鬼神。我這條身子身未分明。就難免世人議論。因此我一到青雲山莊。便稟明母親。焚香對天設誓。永不適人。請我母親在我右臂上點了一點守宮砂。好容我單人獨騎夜去明來。趁幾文沒主兒的銀錢。供給母親的薪水。這是我明心的寔據。並非空口推辭。此地並無外人。我師傅是九十歲的人。便是伯父待我的恩情。也抵得過生身父母。不妨請看。說着便把袖子捋起。請大家驗明。稟見他右胳膊上有指頂大旋圓的一點硃砂印記。透入皮肉腠理。當下九公父女合張太太。以及那些婢僕看了。都不解是怎生一个講究。只有安老夫妻心內明白。驚喜疼愛。原來他老夫妻看准姑娘性情純正。雖是埋沒風塵。到像形蹤詭秘。真有个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光景。只是要娶到安家來作媳婦。且感念他救了自已兒子。延了安家的宗祀。如今見姑娘有這段苦志深心。他老夫妻更覺出于意料之外。不禁點頭贊嘆。只這番贊嘆。把姑娘宛轉拒婚的心思。益發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親張本。志在璞完轉成玉術君子原其心焉可矣這便叫事由天定。豈在人為。卻說何玉鳳証明他那點守宮砂。褪進手去。對安老爺安太太道。我這番舉動。也就如古人的臥薪嘗膽。漆身吞炭一般。原想終了母親的天年。雪了父親的大恨。便算完了我這生的事。那時人知我冰清玉潔。不曾玷辱門庭。不想母親故後。正待去報父仇。也是天不絕人。便遇見你這義重恩深的伯父伯母。合我師傅父子。費了無限精神。成全得我轉禍為福。死裡求生。合葬雙親。重回故里。到那時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便是不識溫存。不如畜類。所以我才預備說明到京葬親之後。只求伯父給我尋座廟兒。近着我父母墳塋。完成素志。令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廟宇。特給我父母立了家廟。不但我身有所歸。便是我的父母也神有所托。這一片苦心。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點微勞。也足報過來了。至于姻緣兩字。久已與我無干。便是諭旨綸音。也當原諒。姑娘這一段話。說了个知甘苦近情理。並且說得心平氣和。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人作

的這件事。竟有些欠斟酌。從來問名納彩。也得循乎情理。豈有趁人家有事。宗廟這天大家在一處。當面鼓對面鑼。就合本人兒說起親來。也就無禮了。安老爺本意。只要保重姑娘。給他立住安身。好完他的終身大事。這段姻緣。並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因鄧九公父女一心向熱。定要給公子聯姻成就。這段佳話。再加張金鳳因當日給他作成這段良緣。飲水思源。一定要合他花開並蒂。蚌孕雙珠。才心滿意足。在安老夫妻。也非不知此刻事給他辦得完全。將他娶到自家。便是私心轉念一想。既要成全他到底。與其聘到別家。萬一有始無終。莫如娶到自家。可期永逸。所以大家意見相同。然則他四人之中。如安老爺的學問見識。安太太的精神操持。鄧九公的閱歷。褚大娘子的精伶。豈不深知姑娘的性兒。怎的就肯這等冒失的。這也有個原故。在鄧家父女一邊。是服定了安老爺。覺得我這把弟的本領。慢說一個十三妹。就是十個十三妹。也不怕弄他不轉。在安老夫妻這邊。見姑娘在青雲山庄。經了那番開導。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溫存。到京裡更經了一年作養。近來看他言談舉止。早把冷森森的一團秋氣。化成了和藹藹的滿面春風。認定他是個性情中人。所以也把性情來感動他。給他父母安葬立祠。都叫公子代勞。料想他性動情移。斷無不肯俯就之理。再經鄧九公年高有德。出來作這個大媒。姑娘縱然不一諾千金。一定是兩心相印。只要姑娘眼皮兒一低。含羞不語。這門親就算定規了。至于姑娘當日在青雲山庄。因他父親為他姻事。含冤負屈。發香告天。臂上點了守宮砂。設誓永不適人的。這個隱情。便是舅太太合他睡了將及一年。他的乳母丫環貼身服侍他的。尚且不知。這四位怎的曉得。所以鄧老頭兒才拿起那把冰斧來一斧子。就碰在釘子上。捲了刃了。那邊安老先生見風頭不順。正待破斧沈舟。講一篇澈底澄清道理。將作個破題兒。又早被姑娘接過話來。滔滔不斷的一套。把他四人湊在一處。商量了將及一年的一個透鮮的招兒。說了個隔腸如見。安老爺聽罷。心裡暗道。他雖然見解。是愚忠愚孝。其實可敬可憐。但事已如此。斷無中止的理。治病尋根。他這病源全在痛親而不知慰親。守志而不知繼志。所以才把個見識弄左了。（脉案親切老眼無花）且把鄧老的話撇開。先治他這病源。因而姑娘嘆了一聲道。姑娘。你這一片至誠。我卻全然不知。無怪你方才拒絕九公。今九公這話且作緩商。（似縱之寔非縱）但是你這番舉動雖不失孝心。卻不合倫常至理。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定而後天平。庶女嫁男婚。男女別而後夫義婦順。這是聖賢的大經大法。不同那愚忠愚孝。何況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又道女子從人者也你這永不適人的主見我以為斷斷不可你是个名門閨秀也曾讀過詩書你口口說史鑑上幾个有名的女子看去（安老固自以為鐵據可憑）講孝女如漢淳于意的女兒緹縈上書救父鄭義宗的妻子盧氏冒刃衛姑講賢女如晉陶侃的母親湛氏截髮留賓周顗的母親李氏具饌供客講烈女如朝重成的女兒九英保身投糞張叔明的妹子陳仲婦遇賊投崖講節女如五代時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斷臂季漢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講才女如漢班固的妻子曹大家續成漢史蔡邕的女兒文姬謄寫賜書講傑女如韓夫人的助夫破虜木蘭的代父從軍以至戴良之女練裳竹笥梁鴻之妻荊釵裙布也稱得个賢女這班人才德賢孝節烈智勇無般不有只不曾聽見有父兒含冤終身不嫁的（安老又自以為讀書得間）這是什麽原故也不過為着倫常所關三綱不絕九倫不斁假若永不適人豈不先干倫常有碍姑娘一聽也知安老爺是一團化解無如他的主意是拿定了的只笑道伯父說的這些話怎生不曾聽得這班人以前又有一班人作過這些事想也是從他作起這永不適人便從我作起又有何不可（父母歿而終身不嫁自十三妹始也檀弓兩卷言物始）（姑娘直欲自我作古顯補禮經之闕）卻說安老爺料着姑娘不受這等的話定有一番雄辯看他怎生說法再合他說到本地風光設法擒題不想姑娘鬧了个皮子到出乎意外一時抓不着話岔兒鄧九公在旁一看急了你道他因何着急他此來本是一片血心這邊要衛顧把弟那頭要成全徒弟再不料一開口先受了那麽幾句厭話鬧了个兩下對不住算是栽了个懸梁子的大觔斗這一栽他覺的比當日栽在海馬周三跟前還露着砢磣只羞得他那付老紫臉透了紅兩眼圓睁滿頭大汗兩只手不住掠汗及至聽安老爺接上話了料着他定有幾句吃緊的話問得住姑娘不想他鬧了會子之乎也者到背了大半本列女傳漸漸的釘不住姑娘這不是前番青雲山的樣子了再照這般文謅謅的大事不散了嗎因此他不容安老爺往下分說便向姑娘道姑娘你這話不是這樣講的俗語說的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是个娘兒們没說一輩子不嫁出的再說這件事也不是一天半天兒的話了我實告訴你罷便把自己合安老爺當日筆談的那天我女兒怎麽忽然提親怎的就要立刻作媒安老爺怎的料定姑娘不肯恐致悞事攔我且莫提起等你回京滿服之後再看機會的話一直說到今日怎的特來作媒向姑娘告訴了一遍重又對姑娘說你雖憑你怎麽樣你只依着我這話我比你晒的日頭也多經七十多年我的話再不會錯的無論你當日設的什麽重誓都應在我身上

罷了。你說好不好。你這依着我的話。就算給我圓上這个臉了。一番話說了个亂糟糟驪唇不對馬嘴。把个褚大娘子急的搓手忙攔他說。你老人家不要着急。這可是急不來的事。事緩則圓。饒是那等攔他。他還是把一肚子話都倒出來。姑娘聽了。心中一想。照這話說起來。這又不是青雲山假西賓的樣子。我索興被他們當面裝了去了。但看這局面連張家夫妻母女三个人。只怕也通同一氣。別人猶可。我只恨張金鳳這个小人兒沒良心。（且慢恨着你等着急）當日我在深山古廟。給他聯姻。我是何等待他。今日的事。怎的他連个信兒也不透給我。更可氣的是我乾娘同我將及一年。時刻不離。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剩了我一个人兒。叫我合他們怎生打這个交道。心中越想越氣。才待要着。又轉念一想使不得。便是他們都有心算計我。安伯父伯母他二位老人家。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護送回鄉。況且我父親的靈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墳上。守護了這幾年。難道他從那時候就算計我不成。何況人家為我父母立塋蓋祠是何等的恩情。豈可一筆抹倒。就是我師傅不辭年高路遠。挖男帶女而來。他也是為好。何況今日我既有了這座祠堂。便是我的家了。斷不可自我無禮。還是用好言合他們講禮。憑他萬語千言。只買不轉我一个不就給了。姑娘主意已定便把一臉怒容強變作一團冷笑。向鄧九公道。師傅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顧你的臉面。不知顧我的心迹。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即如安伯父方才的話。豈不是萬人駁不動的大道理。但是人存了這片心。豈可絲毫搖動。當日我在悅來店救這位公子的時候。也曾共坐長談。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深更獨坐。那時我便學了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自訂終身。又誰來管我。我為什麼送給萍水相逢的張金鳳。只便是我的親供。眾人有目。共睹的鏡子。師傅可不必再說了。鄧九公道。照姑娘這麼說起來。我爺兒們大遠的跑來幹什麼呢。這鄧九公雖是粗豪。卻是久經大敵的老手。原來他心裡還覷着一件事。他此來打算成了姑娘這件好事。還有一分潤帮箱放在心裡。密而不宣。要等親事說成。當面一送作个大大的好看兒。不想這話越說越遠。才急出他這句乏話來。姑娘聽了這話。到不見怪。（云不見怪寔深怪之筆意跳脫出人意表）只說道。你老人家今日看我。我也領情。為我父母的事。我更領情。要說方才這句話來的。我不但不領情。還要怪你老人家的大錯。鄧九公哈哈大笑道。你師父又錯了。姑娘道。我這話從何說起呢。你老人家合我相處到底。比我這伯父在先吃緊的地方兒。你就不肯帮我一句話兒罷了。怎的到拿我送起人情來了。這豈不是大錯。再說今日這局面。也不是說

這話的日子。怎麼你老人家就急得這樣。到像非立刻施行不可。你老人家也該想想。便是我不曾有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節事。這話先有五不可行。褚大娘子方要出口來答話。這安老爺是聽了半日好容易捉着姑娘一个縫子不可撒手了。（弱節安老爺還不算是為捉着只算替張姑娘捉着）連忙問道。姑娘你到是那五不可行。姑娘便道。第一無父母之命不可行。第二無媒妁之言不可行。第三無庚帖。四無紅定。到了第五。我伶仃一身。寄人籬下。沒有寸絲片紙的陪送。尤其不可行。縱（兜轉主意在姑娘口氣原不透節耳）說五件都有。這話向我一个立誓永不適人的說。正是合金剛讓坐。對石佛談禪。再也休想圓通了。安老爺道。姑娘你須知金剛也有不忍。石佛也時點頭。何況你所說五件皆有。因指着神龕道。你看這豈不是你父母之命。又指着鄧家翁壻合張親家太太道。這豈不是你媒妁之言。你要問你的庚帖。只問我老夫妻。你要問紅定。却只問你父母。至于賠送姑娘。你有的不多。却也不到得寸絲俱無。待我來說與你聽。安老爺就如對策一般。才不過作了个冒帽兒。還不曾一條條對起來呢。姑娘聽了。先就有些不耐煩。鄧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好哇好哇。我看姑娘這還說什麼。安太太恐姑娘着惱。便拉着他的手道。慢慢說着。就有个頭緒了。褚大娘子道。正是這話。好妹子你只記着我當日合你說的。老家兒說話再沒錯的那句話。還是老家兒怎麼說我們怎麼依着。姑娘一看這光景。你一言我一語是要齊下虎牢關的來派了。他到也不着惱。也不動氣。到笑了。（惱到十二分氣到十二分所以激而付之一笑也偏說不着惱不動氣與上到不見怪同一机軸文心矯變之至）說道伯父不必講了。你二位老人家從五更頭裡鬧到此時。也該乏了。我師傅合褚大姊姊大遠的跑到這裡。也着實辛苦了。就請伯父張親家爹陪我師傅合褚大姐夫那裡坐去。我同伯母合媽媽。也陪褚大姐姐到廂房說些閒話去。方才的話再也休提。如不見諒。我抄總兒說一句。泰山可撼。北斗可移。我這條心。這句話決不能改。我言盡于此。更不再談。憑大家萬語千言。却莫怪我一字不答。說着只見他退了兩步。果然如褚大娘子的話。把小眼皮兒一搭撒。小臉兒一括搭。小腮幫子兒一鼓。抄着兩只手兒在桌邊一靠。憑你是怎樣合他說。再也休想他開一開口。這事可糟了。糟很了糟的沒底兒了。（故拉雜趣以飄佳構）只因安老爺一愁姑娘難于說話。二愁姑娘夜長夢多。果然一言為定。那問名納采行聘送妝都在今日這一天。只在今日酉時。陰陽不將天月二德。便要迎娶過門了。此刻這裡雖是一个清淨壇場。前頭早已結彩懸燈。吹鼓手廚茶房。以致僱相伴娘家人僕婦一个个磨拳擦掌。提心吊胆的。只等姑娘一句話應了。立刻

就要鼓樂喧天。擺聲匝地。連頂八人猩紅喜轎亮在前面正房當院子了。安老爺雖不曾請得外客。也有好幾位門生以及近些的親友本家。都來冠裳齊楚的在前面等候賀喜。不想姑娘這个當兒拿出那老不言語的家本事來。請問這一唬嘈嘈兒叫安老爺一家怎生見人。鄧褚兩家怎的回去。便是張老夫妻那逢山朝頂見廟磕頭。合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齋那天才是个了愿。至于安公子空吧踏了幾个月的嘴。今日之下。把隻煮熟到的鴨子飛了。又叫張金鳳怎的對他的玉郎。又叫何玉鳳此後怎的往下再處。你道糟也不糟。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領。豈有想不到這裡不防這一着的呢。然則他何不就將在青雲山那派談鋒。也不愁那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怎的又合他皮鬆肉緊的談會子道學。又指東說西的打會子悶葫蘆呢。縱橫捭闔之術出于凋規折矩之人一之已甚若踵行之文字之犯複事小有傷于醞正之人品寔多豈可令為馮婦這便叫作逞遊談易。發莊論難。當日在青雲山是要連絡住姑娘。不得不用些權術。今日在此地是定要成全這姑娘。不能不純用正經。既講到舍權用經。凡一切詼諧譬喻話都用不着。欲讓姑娘張出一頭地自必先周旋安老一面凡易犯緊處作者均極經營完固立于不敗之地良工苦心如是如是再說安老爺本是个端方厚重的長者。少一時坐在堂前。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一片慈祥。雖望姑娘心迴意轉。卻絕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詞窮。他心理卻早有了个成算。及至見姑娘話完告退。不則一聲。老爺便望着太太道。太太你聽姑娘終改不了。這本來至性。你我到枉用了這番痴心妄想。這便怎樣才好。安太太似笑非笑。似嘆非嘆的應了一聲。老夫妻四隻眼睛。一齊望着張金鳳。金鳳見公婆遞過眼色來。便越出道。今日這事算我家大事。公婆父母都在前頭。鄧九公合褚大姐姐是客。又專為這事而來。都沒媳婦說話的份兒。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兒我知道。他但是肯不用人求。他果然不肯。求也無益。好人門訣公公不必往下再說了。竟依着我姐姐的話。真个陪九公到前頭去坐。讓媳婦問問我姐姐。或者我姐姐還有不得已的苦衷。說不出的話也未可知。我們女孩兒對女孩兒。沒个碍口難說的。只怕到說的到一處。便是我婆婆合媽媽。在這裡陪着褚大姐姐。正好談談一年不見的閑話兒。也不必勞神。竟是這全責成在媳婦身上。公婆想着如何。安太太先就說。你小人家兒可有多大能耐呢。要作這麼大事。你能呢。安老爺搖着頭道。媳婦你看我兩个老人家。處在這進退不可的去處。得你來接過我們担子去。我們豈不願意。但是這事任大責重。你卻比不得我同九公。我兩个作不成。大家不過說一句這事想的不仔細。作的不周全。你一个作不成。有等知道的。

道是你姐姐心性熱。有等不知的。還道你有心壞事。無意成功。倘被親友中傳說開去。你小小年紀。這個名兒怎生担得起。（十三妹聽者）他翁媳兩个假話真說。真話假說。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扣子哟。也不知是燕北閒人。雖是這回露面。總不曾作到他的正傳文章。寫得出色。（作者已自揚出本意矣妙在用蜻蜓點水之筆）如今且不去管他。再說十三妹先聽張姑娘說的兩句話。不覺暗喜道。到底還是他知我些甘苦。及至聽到他說不勞公婆父母褚大娘勞神。只把這事責成在他身上的些話。不禁轉喜為怒。暗道好个小金鳳兒。難道你也要奈何我不成。果然如此。我也顧不得那情義兩字了。我要不從在能仁寺見面起的情由。都給你當着人抖摟出來。我就白闖出个十三妹來了。想罷依然坐在那里。一聲兒不哼。張金鳳分明看見那番神情。只不在意。依然答應公婆道。媳婦豈不知公婆這層憐惜媳婦的心。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說。姐姐不容說。公婆合姐姐說。姐姐又不容說。我父母在此。更不能說。到有个能說會道的舅母呢。今又不在這裡。媳婦若再袖手旁觀。難道今日這樁事。就這等罷不成。慢說媳婦受些冤枉談論。便惱了姐姐。隨姐姐怎樣。媳婦也甘心情愿。公公只管安坐前廳。讓媳婦這里求姐姐。幸而說得成。不敢領賞。萬一說不成。再受責罰。安老爺聽得這裡。便道太太。我們也只好如此。拉了九公頭也不回而去。何小姐越想越氣。便梗着个小脖頸兒。撐着兩个小鼻翅兒。挺着腰板兒。双手扶定克膝蓋兒。只等張金鳳過來開口。便先給他个小馬威。只見張金鳳向那些婆兒了頭道。你們聽住熱鬧兒了。褚大奶奶合二位太太的茶烟也不管了。也該給姑娘倒碗熱茶來。眾人聽了。忙去倒茶來。他便先端了一杯。捧到姑娘跟前。說姐姐喝點茶。姑娘欲待不理。心想是在自家祠堂裡。臉上寫不過去。没奈何站起來道多禮。我不敢當。張金鳳也只作不理會。回身便給褚大娘子裝了台烟。褚大娘子道。妹子請坐罷。怎麼只是勞動起你來了。張金鳳笑道。我到你家。你怎麼待我來呢。（已為一般兒大的人句伏脈）說着又給安太太遞了袋烟。太太接着烟袋。只揚着臉皺着眉。望看他長出氣。張姑娘但低頭微笑。（成竹在胸自爾神清氣眼真乃名士風流）然後才給他媽裝烟。他裝好了烟。却用左手拿着烟袋。右手拿着香火。說你老人家自己點罷。安太太因合金鳳道。你有什麼話。只管坐在那里合姐姐說。他答應一聲去。俟着王鳳坐好。恰好華媽媽送上一杯茶來。張金鳳接過茶來。一壁廂喝茶。一面目不轉睛的。只看着那杯茶想主意。一時喝完了茶。柳條兒裝上烟來。因見太太坐在上面。他便隱了烟袋。遞給他家大奶奶。張金鳳接過來不敢當着婆婆公然吸

烟兒使順在身旁。回過頭去抽了兩口。又扭頭噴盡了口裡的烟。便把烟袋給了跟人。搖頭道不要了。從來這就人材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不懂北邨里一个怯閨女。怎的到了安太太手裡。才得一年就會把他調理得如此。郤說張姑娘正待說話。只聽太太那裡分付晋升女人道。你告訴院子裡聽差的。此時無事。先叫他們出去。等用着再叫他們。那裡是聽差。都貪看着聽熱鬧兒呢。連說他們也可以替換在此照應。那供桌上蠟燭盡了。先不用換呢。大家答應一聲。忙去傳話。張姑娘這才把身子向玉鳳斜籤坐了。未曾開口。先和容悅色低首下氣的叫了聲姐姐。只見姑娘把眼皮兒往上一閃。冰冷一副面孔問道。怎麽樣。只是第一句。這親就不像做成的樣子。金鳳道姐姐。我敢怎麽樣呢。我只勸姐姐先消消氣兒。我另有幾句肺腑之言。要合姐姐從長細講。這正是千紅萬紫作花來。先聽鶯聲作柳條。要知張金鳳合何玉鳳怎的閑談。這親事到底說得成也不成。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六回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燦舌如花立消俠氣

這回書講何玉鳳聽得張金鳳對他說另有幾句肺腑之言。待要合他從長細講。他便把一臉的怒氣略略放緩了三分。依舊搭撒着眼皮兒說道。你若果然有成全我的心。就請說。要是方才伯父合九公說的那套。我都聽見了。免開尊口。金鳳笑道。姐姐又來了。難道姐姐沒聽見公婆怎的分付我。我怎的回稟。我此時除了這話。還有什麽合姐姐說的。只是我雖是說的這套話。却合公公說的不同。姐姐永不出嫁。萬使不得的。我此時更不必向姐姐再問原故。合你再講道理。只知這事萬使不得。得遵着公公的話定了。至于我又曉得什麽。可不能像公公講的那樣宛轉圓和。這裡頭萬一有一句半句不知深淺的話。還求姐姐原諒我些。便是姐姐不原諒。不欵待我。那怕姐姐就打兩下子罵兩句。都使得。可不許裝胡塗不言語。就讓姐姐裝胡塗不言語。我也是打破沙鍋問到底。問明白了。好去回我公婆的話。這話得先講在頭裡。姑娘一聽他這話比自己還皮子。只得綳着个盤道。既如此請教。金鳳道。姐姐要我說這些煩文散話都收起來。我們可講寔在的。第一姐姐得看九公是九十歲的老人家了。不為你提親的事。大約不往京裡跑這盪。就是褚大姐姐夫妻二位自然也是為這老人家跑上千里的地不放心。所以才跟了他老人家來。姐姐替他兩个想想。一路服侍他老人家曉行夜宿。渴飲飢餐。人家得懸多少心。費多大神。算起來都是為姐姐一个人兒。再說姐姐就是

看我公婆。我公公去年遭了那等不順的事。無原無故只為不會巴結上司。丟了官。惹了氣。變了產。還在縣監裡坐了兩个月。出來依然是滿面精神。據婆婆說。臉兒比在外面倒胖了。自從心裡有了姐姐這件事。今年到清減了許多。腰帶是我新近縫的。比去年搏進一寸多去了。我婆婆去年這時候合姐姐初見面的時候。你還該記得。自從心裡有你這件事。這些日子鬓角兒上竟有白髮了。這也是為姐姐講到我父母。却不曾在你跟前有甚好處。只我媽從去年一口白齋吃到今日。近來半夜裡起來燒香。這个冷天直跪在風地裡燒香磕頭。一直等手裡香燒完了。才站起來。你在裡間屋裡跟舅太太睡。大約也未必知道。你只想我心裡疼不心疼。我父是每月初一。一盞前門關帝廟。十五一盞前門菩薩廟。要在內城住。出這前門可算什麼呢。你想從這里去。這是多遠的道兒。他老人家風雨無阻。步行去步行回。不吃一口東西。不喝一點兒水。嘴裡不住的念佛。也是為姐姐。我只想着你萬事都不必講。只看這五位老人家分上。無論有怎模樣為難。是怎麼樣的委屈。不必等我求姐姐。若沒的說。我往下千言萬語都不必提。只給你磕頭。回覆公婆就是了。金鳳這第一段話。就來得不弱。只因他一眼看定了姑娘是個性情中人。所以只把性情話打動他。只聽他道妹妹你就不講。我豈不知這幾位老人家。待我的光景同一恩深義重。須放着我何玉鳳不死。今生能報便是今生。來世能報便是來世。天地鬼神都聽見。我何玉鳳決不食言。要說你一定叫我把終身大事在人跟前去報恩。這可萬萬不能從命。至于你我雖說施恩不望報。你也切莫受恩便忘報。你可記得在能仁寺初會之時。我待你也有一點人情。今日之下。你不想个方兒幫我罷了。怎的倒拿這个擠起我來。你也略差了些兒。說着把那眉頭兒閑了。眼神一變。金鳳不等他發作。說話比先高了一調。安太太合褚大娘子只低言閑談。絕不來管。張太太忽然接上話了。說姑奶奶你好好兒合他說。別價合他着急反臉的啊。夾張太太一句提張姑娘此時說話比前還不止高一調金鳳回答他媽道。這事不與媽相干兒。不用你老人家管。又合姑娘說道。我這道你把從前的事忘了呢。原來還沒忘這話倒好說了。只是我萬想不到。你說我不幫你。倒稱你的這句話。姐姐既這等說。大概今日這親事。我在你跟前決說不進了。我也不必枉費唇舌。再求你了。真得似漫之寔非幾之宗學只是我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不得不交代明白了。此時假如我說了。你始終執意不從。日後不要從悔。我也無的抱怨。一个不說。倘日後你想過滋味兒。從悔起來。說哎喲原來如此。一定說當日別人不肯多

句話兒罷了。怎的張金鳳也不提我一聲兒。那時我可對不住你了。（凡進言者當知此 凡聽言者當知此）說着把座兒向前一挪身子向前一湊道。我先要請教姐姐。當初我同玉郎兩个人。在黑風崗能仁寺廟裡落難。他的一條命離見閻王就剩一層紙兒。我的身子雖掉在醬缸裡。也只差一根絲兒了。那時全虧姐姐你非親非故。橫身出來。弹打了和尚。刀劈了衆僧。救了我二人性命。便是救了兩家性命。我兩家生世也感激不盡。金鳳說到這裡。姑娘攔住他道。已往之事與今日何干。金鳳道。這從那麽鹹醋打那麽酸。不有當初。怎有今日。只是我想着當初你既救了我兩家性命。你的心是盡了。那時候我替姐姐計算。真就該塵土不沾。拍腿一走。那怕玉郎再撞見幾个騾夫。我再撞見幾个和尚。也是我兩个的定數難逃。姐姐于心無愧。我不懂你無端的把我兩个强扭着夫妻。這是个什麽意思。姑娘聽了這話。大是詫異。忙道你這話問得奇呀。那時我見你們末路窮途。彼此無靠。是我一片好心。難道我有什麽貪圖不成。金鳳笑道可又來。誰說你有什麽貪圖來着呢。但是我想我那時候雖說無靠。到底還有我父母。他雖說無靠。合我還算得上个彼此。你如今只剩了孤鬼似的一个人兒。連个彼此都講不到。是算有靠啊。是不算末路窮途啊。還你當日給我兩个作合是一片好心。我公婆今日給你兩个作合。是一片歹心呢。怎麽倒招出姐姐一無這个二無那个這許多累贅來了。請教玉鳳道。這个又當別論。金鳳道。一樣的人。一樣的事呀。你還是當日的你。他還是當日的他。怎麽又當別論呢。你方才說是一無父母之命。姐姐合我都算不得讀過書。父母之命這句話也該記得。這句書的下文是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原是比方作官的話。本與女子出嫁無干。講說俗了。也說的是一个女孩兒家有爹娘在上。不等着爹娘許人家兒。自己就在墻上挖个窟窿兒。合人家的男子偷着對相看。相看准了。跳過墻去就跟了人家走了。連他爹娘都把他看得輕賤了。這是孟子當日合周霄打了一个鶯鶯跳過粉皮墻的反西廂皮磕兒。不是說爹娘没了。沒有爹娘給說人家兒了。這一輩子就該永遠不嫁。要都依你這樣講起來。世界上何止萬萬人。没爹娘的女孩兒。只好都當姑子去罷。那里給他我這些廟兒呀。要講到姐姐身上。并且說不得無父母之命。這話怎講呢。假如我公婆在不曾給叔父嬸娘立這座祠堂以前。便合你提到親事。無怪你作難。如今既有了這座祠堂。可是你說的。便算你的家了。（蔟新把柄）這座龕可也算得是叔父嬸娘的住房了。我公婆親自到你家。在他二位老人家跟前。跪在地下求這門親。這怎能叫

無父母之命。姐姐要算一定得他二位老人家應了。才算是父母之命誠心。則靈許我公婆誠求就許定他二位老人家有个許應顯明。但萬事是假的。你只看方才王郎同你奉主安位的時候。那陣風兒豈不是個顯應麽。方才我公婆行禮的時候。那香燭一派的喜氣。不又是个顯應嗎。姑娘聽了這話。只是搖頭。金鳳道。你必是不信。請問到了你我三人下拜的時候。那一縷香烟忽然轉成一个大圓圈兒。凝結不散。把你我三人團團的圍住。還要神氣靈感到什麽分見上去。那个工夫兒就短了。兩位神主真个的說一句姑爺請起了。這是這屋裡上下三四十人親眼見的。難道是我無中生有的造謠言嗎。獨你没見。若是見了呢。你又要講到你那些英雄豪傑不信鬼神的話了。聖人尚且講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就讓你是个英雄也不能不信。姑娘道。你到底是那里來的這些没影兒的話。金鳳道。等我說句有影兒的話你聽。我曾聽見公婆說過。當日你家老杜太爺臨危的時候。嬸娘正懷着你。你家祖太爺把我公公合你父。叫到跟前親口囑付。說倘得生个男孩兒。便叫他叫我公公讀書。倘生了女兒長大也要給个書香人家子弟。這話我公公在青雲山庄也曾合姐姐說過。你也該記得。難道這也没影兒的。細想他老人家當日的意思。指的是今日的事。老輩子的心思見識決不得錯。便是叔父嬸娘現在。今日之下我公婆上門求親。他二位想起你祖太爺的話來。只怕還没不懽喜的應許呢。然則方才那些顯應。怎見得他二位神靈有知。來完成這件好事。不但父母之命。還多着一層祖父之命。這話我公公方才指點明白。你不耐煩往下聽。就算是無父母之命了。你可記得你在能仁寺給我同王郎聯姻的時候。人家辭婚開口第一句。就是無父母之命。人家可是父母現在。只因不在跟前。婚姻大事不奉父母之命不敢作主。人家話都比你說的在理。那是你不依。三句話不合。揚起刀來就要砍人家腦袋。請問一个人有不怕砍腦袋的嗎。及至人家没法兒了。跪下求姐姐開恩。姐姐這才喜懽了。就在那希髒窟真的和尚屋子裡。桌子上擱了盞燈說這就算你父母之命。叫我二个朝上磕頭。你的話敢不遵。我兩个連忙就朝那盞燈磕了頭。算領了父母之命。究竟他的父親。我的公公。還在山陽縣監裡。他的母親。我的婆婆。還在淮安城飯店裡呢。縱說那時候我的父母算在跟前。縱說句斡旋鍋納毫無滲漏直是呂相絕秦筆意得此一曲以下大放厥詞迎刃而解倒底那是他的父母之命啊。這樣看起來。人家不奉父母之命。姐姐就可以硬作主張。姐姐站在自家祠堂裡。守在父母神主跟前。又有這等如見如聞有憑有據的顯應。還道是無父母之命。一般

兒大的人怎的你的父母之命就該這等認真人家的父母之命就該那等將就這是个什麼道理你講給我聽姑娘還是平日那不輸服說道這个不想只說了這兩个字底下卻一時抓不住話頭兒金鳳便又道姐姐方才說二無媒妁之言我請教姐姐到底怎麼是媒怎麼是妁呀我知道的是男家媒人為媒女家為妁這是个大禮或者兩家兒本是至親相好請一位媒人的也儘有再講到我們旂人的老規矩我聽婆婆說起來甚至還有不用媒人親身拿柄如意說門求親的講到你今日這喜事不但有媒有妁并且還請得是成双成對的媒妁除外更多着一位月下老人只看今日這裡行禮的次序就知道了今日這个禮節講遠近年歲也該讓九公合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先行禮才是為什麼大家先儘我公婆行禮我公婆怎不謙讓就先行禮呢你明白不明白姑娘道這因伯父替我家立的祠堂所以先請他二位通誠告祭的你難道不知金鳳道我知道可不是告祭是求親第一起行禮是求親我父母第二起行禮是男家的大媒九公合褚大姐姐夫妻第三起行禮便是你女家的主婚大媒現放着媒的双双大禮全備怎叫無媒妁之言這話公公方才說明你不耐煩聽想你當日把我配給王郎的時候除了你合你那把刀那是他的媒那是我的妁呀人家作媒是拿把蒲扇你作媒是拿把刀一手托兩家不問男家要不要先問女家給不給及至把我家問得牙白口清千肯萬肯人家這才不要了（此十三妹前日第一藝心之事即張姑娘今日第一籍口之詞）姐姐一怒可就要起刀來了你可記得要刀的那个當兒可是已經當面把我許給人那時我只怕他那死心眼兒你這个天性一時兩下裡合不攏來你認真把他傷了你想我該怎麼好我焉得不急沒法兒也顧不得叫羞臊跟着他跪下求你分付你才沒得說了妥落了我們一陣說你兩媒都謝了這是我當日經過的大媒姐姐強煞是个黃花女兒呀今日我公婆恭敬給姐姐謀了媒人來也算一片誠心再加上九公多福多壽的一位老人家大家兒朝上八拜的磕頭求親你還不認是媒妁之言請教比我們叫人拿了刀逼着成親如何怎麼姐姐給我作媒就那樣霸道他衆位給姐姐作媒就這等煩難是什麼講究請說給我聽哇姑娘聽了這話低垂粉頸索興連那這个兩字也沒了只瞪了一眼金鳳道姐姐說呀瞧什麼我有話呢姐姐方才說三無庚帖你講究的自然是男女兩家八字了再講王郎的八字就讓公婆立刻請媒人送到你跟前請問交給誰呢若講到姐姐的八字從姐姐嗚位一聲公婆就知道了不用再向你家要庚帖去你不放心寧可告訴你我家

合了不算。連你家也早已合過了。姑娘道。今日你清醒白日。怎說的都是些夢話。金鳳道。我一點兒也不是夢話。我聽說叔父嬸娘從你小時給你算命。就說你這八字兒四个辰字。叫作地支一氣。主心重重。將來是个有錢使的命。要再配个屬馬的姑爺。合成天馬雲龍的格局。將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這話你大約不用問。也不是不知道。只講叔父嬸娘當日給你算命就說了。你可可兒的在悅來店遇着的是个屬馬的。你兩个只管南北分飛。到底回歸故里。你說這裡頭豈不是有个命定麼。你同鄧九公褚大姐姐扭得過去。同我公婆扭得過去。你難道還同你的命扭得過去不成。公公方才說你要問庚帖。只問他二位老人家。說的正是這句話。姐姐不求甚解。只說是無庚帖可憐我張金鳳說婆家的時候兒。我知道什麼叫庚鍊庚銅啊。那時我還承你問了問歲數兒。也沒管我是那月日時生人。到了王郎不是我才提他是个屬馬的。大約直至今日你還不知他是屬雞屬鷹屬駱駝呢。十三妹周到處者周到之不是十三妹疏漏處有流之溺不是然自張姑娘言之凡其周到處亦其疏漏處也益任事之難如此便沒庚帖。我們受你的好處。也作了夫妻。況且你的庚帖不是沒有。只是就請你看。略早些兒你如一定要看。少一時自然看得見。我只問你。給我說人家這庚帖。就可有可無。九公合褚大姐姐給你說。人家兩頭兒合婚。有了庚帖。還不依。這話怎講。你說給我聽。金鳳說話的這个當兒。他母親只愁眉苦眼的。一聲不言語。坐在了那里吸那老葉子烟。安太太合褚大娘子。雖在說些閒話。卻是留神細聽張姑娘的話。細看何姑娘的神情。只見何姑娘聽了這段話。低頭不語。原來他被這一席話。把一肚子事由兒給提起來。一時擺不開了。只在那里心口盤算道。要講算命圓夢這些事。我自來不信。只是父母給我算命的這幾句話。卻是有的。纔說不足為信。前番我在德州作那个夢。夢見那匹馬。及至遇見了他。那馬就不見了。並見我父母明白分付我的那天馬行空名花並蒂的四句偈言。可是真而且真的。我那時想到他的名字。所以才留心迴避。還不知他屬馬。要照張金鳳方才這話。再合父母見我托的那夢。算的那命。莫非萬事果然有个命定麼。天哪。我何玉鳳怎的這等命苦。要想尋條清淨路走。都不能夠。想到這里。不禁長嘆一聲。金鳳道。姐姐嘆氣。我的話還沒說完呢。你方才道四無紅定。講到這層。在姐姐想着這也照着外省那裡兒說定了親。婆婆家先給送定紅綢子褂紅。那叫紅定。在先我也知道是那麼着。及至我跟了婆婆來。聽婆婆說起。敢則我們旂人家不是那麼播事。說也有用如意的。也有用玉現手帚兒的。甚至隨身帶的一件活計。都使得。講究的是

一綵片紙百年為定。要論你定的禮。不但比這些東西貴重還吉羊。並且兩下裡早放定來。說不到無紅定。姑娘聽到這裡。心中道他今日只怕是瘋了。滿算我叫你們裝了去罷。我也是个有氣的活人。難道叫人定了我去。我會不知道。這不是新樣兒嗎。他只顧這等想。心裡要問又問不出口。說我的定禮在那裡呢。只急得兩隻小眼睛兒來回的乾轉。金鳳知道他心裡有些詫異。便笑道。這話你大概又是不信。方才公公說你要問紅定。只問你的父母。分明指定是神龕旁邊兩个紅匣子。你不耐煩不往下聽。可叫公公有什麼法兒呢。原來姑娘是從九公合他提親。一時事意外。只半日只顧撕擄這樁事。更顧不及別的閑事。如今聽了這話。猛然想起心中道啊。方才我見抬進那个匣子來。我還道是畫像。及至開了這一陣。始終全無沒得斟酌這句話。他說這兩个匣子就是紅定。莫非那長些的匣子裡裝的是尺頭短匣子放的是釵釧。他們竟硬放起插戴來。那可是益發作蠻來。不循禮法。我可也講不得他家的情義了。只得碰着我這條性命合他們大作一場了。喂。郤說張金鳳見何玉鳳雖是默坐不語。眉宇之間。郤露出一團怒氣。知他定為着兩个匣子說得含胡。有些不耐煩。這要擱在平日的。張金鳳見了他這个神情。那裡還敢合他抗衡。今日郤同往日大不相同。這是何故呢。一來他自已打定主意。定要趁今日這个机緣。背城一戰。作成他這段良緣。為的是好答報他當日的一番好處。便因此受他些委曲。也是甘心。二來這件事任大責重。方才許了公婆。成敗在此一舉。所以不敢放鬆。三年他那點聰明。本不在何玉鳳以下。況又受了公婆的妙計。此時轉比姑娘的胆壯。更加凡公婆不好合他說的話。自已都好說。便是惹他反了。今昔情形不同。也不怕他遠走高飛。拿刀動杖。這事便有幾分可操勝權。趁姑娘不得主意時。他反拉了他一把道。你且合我看你那紅定再講。不想這一拉郤正合了姑娘的式了。暗想道他既拉我去看。料想不是釵釧之類。這是還有展轉。他便跟着走到東邊桌上。那个長匣子跟前。金鳳也不合他說話。忙忙的揭開匣蓋。只見裡面還包了一層紅綢。繫着連環扣兒。及至解開一看。原來便是他自已的那張硏金鏤銀銅胎鉄背。打二百步開外的彈弓兒。全用大紅綠綢扎了个精致。此時他早悟到那一匣定是那塊硯台了。忙同金鳳過去一看。果然不錯。他此時待有千言萬語要發作出來。明一明自已的心。只是一時不知從那句說起。重新納下氣去。一盤算這事當日本是自已多事。然而我郤光明磊落事出無心。今日之下被他們這一弄到像我作得有意了。照這樣作起來我只合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他生癲便向張金鳳道。豈有此理。這可是蠻來生作得的。方說得一句。金鳳不容分說。早似爆炒豆兒似的接上話〔爆炒豆兒似的。又不知比前高幾調。想更無調數之可計〕說道。姐姐。便是算蠻來生作。卻不干我事。並且不干公婆諸大媒的事。你只問天罷。拿你這張彈弓兒說。本是你的東西。從那里說起。會到玉郎手裡。當日你同我們在柳林話別。何嘗不存一番深心。看我分上才把彈弓借給我們。及至交代。你可是親手給他的。交給他一件刻不離身的東西。不由的就背在人家身上了。再合他的硯台說。本是他的東西。曾會到你手裡。當日他失了這硯台的時候。原是無心。假是件別的東西。也就不犯着取來了。偏巧是這件東西。他自不能去。就不能不托附姐姐。托附了一件刻不離懷的東西。不由得就揣在你懷裡了。你想這豈不是个天意嗎。這个天意。可都是你自己惹出來的。〔奇險逼人。頗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道〕姑娘聽到這裡。陡然色變道。張姑娘你這話得分清楚些。這等說來。難道我兩个敢作傷風私相授贈不成。金鳳笑道。姐姐不用怪我。我為什麼說你自已惹出來的呢。公公方才怎麼講。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是人生一定的大道理。就讓你因老人家為自己的姻事含寃負屈。終身不嫁。不嫁就是了。可無端的告訴天去做什麼。〔辭氣瘋說譎怪極矣。道理仍自布帛菽粟〕再不想想怎麼樣的告訴天。天答應不答應可得由天。天天的意思。只因你至誠純孝。叫你來作這樁孝順翁姑。相夫教子。持家理紀的事業。好給叔父嬸娘爭那口不平之氣。慰那片負屈之心。怎能由着你的性兒。容你自在逍遙這下半。這話難道是天告訴我的不成。只因眼前這个理就是天。如果沒這層天理。你在悅來店也遇不着他。在能仁寺也遇不到我。在青云山也遇不見我公婆。弓也到不了他手。硯也到不了你手裡。今日就沒這件事了。造化弄人。就是這點巧妙。暗中支使个人兒就作成了。甚至不用另支使人。叫他自已就給他自已作成了。〔可謂善于言天〕從來當局者迷。你細想這寶硯刀弓。豈不是天生的兩件紅定。只可笑我定親的時候。我兩个都是兩个肩膀扛張嘴。只是姐姐卻也不曾向我們聞聲你們。彼此各有个什麼紅定。一般兒大的人。怎麼我的紅定絕不提起。你這樣天造地設的紅定。到說是生作蠻來。這話怎講。此時姑娘越聽越有理。早把一腔怒氣。抛在九霄雲外。心中只有暗暗的佩服。卻又一時改不過口來。沒奈何。到合人家鬧了个覺空瞇瞇着双小眼睛兒問道。你的話太絮也夠着萬言書罷。可還有什麼說的了。金鳳道。話呀多着呢。你方才道沒有妝奩陪送。且莫說你我這等人家。講不到財禮。便是爭財禮。你現有的妝奩。別的我不知道。內囊兒舅母都給你張羅

齊了。外粧公婆都給你辦妥了。你不肯用舅母的。他是你自己認的乾娘。你不肯用公婆的。公婆用的是你還是你幫的銀子。此外只怕還有个人兒幫箱。是誰幫箱。此時不用我告訴。你不到得無粧奩陪送。這要拿我比說。比說更是笑話了。當日你指那和尚堆銀子。合人家換了一百金子。給我添箱。是你不叫我空手進婆家門兒的。一悉細心究竟鬧起來。可是和尚的贜。到底算你聘的。算和尚聘的呢。一般大的人。怎麽我的陪送就該那等茍且。你有這些人給辦粧奩。還嫌長道短。這話怎麽講。這不是你方才說的五件事嗎。公公一一指點得明白。（喜則稱親）姐姐都不耐煩往下聽。如今我件件都替公公解說出來了。你卻不曾還出我一个字來。我那一句講的不是。姐姐不聽。今日總得說出个不肯就這門親的所以然來。我才依呢。可憐他此時那裡還得出什麽所以然。他自從鄧九公合他說了提親的話。始而還只道是老頭兒向來心直口快。想起什麽說什麽。安老夫妻大槩無此心。及至安老爺一開口。才知這話竟是大家要作起來了。無法只得自己表明心迹。說个倒斷。卻又被安老爺用四方話一排。他也知是大道理。一時駁不動。便說出个五不可來。心想挑个斜岔兒把大家遞出去就完了。再不想從旁來了个張金鳳。就本地風光一講。雖說話兒來得刁鑽。卻說不得是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無庚帖紅定。無陪送粧奩。至于他說的幫箱的話。也料定是鄧家父女了。細想起來。安伯父伯母這番深心。鄧九公父女這番義舉。便是張家二老素日在我跟前的辛勤。也就難得。到了今日我這金鳳妹子。這番傾心吐胆。更叫我無話可說了。統算起來。這事除便宜了這阿哥之外。這一羣人那一个不是真心為我的。我還合人家說什麽。話雖如此。我便依了他們的話。再向天仍悔一番。上天也定原諒我前番冒昧。只是這句話。我對他們怎好答應得出口來呢。一陣為難。心裡一酸。眼胞兒一熱。早點點滴滴落了一衣襟的眼淚。張姑娘連忙掏出小手巾來。一面給他擦着衣裳。一面說道。完了。新鵜合皮袄了。姐姐別哭。英雄可沒个哭的。哭也得說話。且說安太太坐在那裡看着。又是愛這過門的媳婦。又是疼那沒過門的媳婦。便向旁邊站的女人道。你們也給大姑娘合大奶奶倒杯茶。唻索性把那小杌子給他姐兒兩搬過去。有什麽話坐下說不好。說着向褚大娘子使个眼色。褚大娘子過來回頭向隨緣兒媳婦道。你也給我搬个坐兒來。三人坐下。褚大娘子笑向金鳳道。大妹子你可不許借這事。叫我們姑娘受委屈。金鳳此時看透姑娘大有轉机。暗道等我索性給他个連三緊板。這事可就擴掇成了。恰巧又遇着褚

大娘子湊了這個話靶兒便道怎麽倒說我委屈了你們姑娘了。你來得正好。等我把我的委屈說給你聽聽。（委屈二字從褚大娘口中說出突被張姑娘捉住）因合褚大娘子道。我這姐姐當日在廟裡苦苦的給我擇婿。你妹夫是苦苦的向他辭婚。他左問右問。問到其間又問他說你不是定下親了。便是定下親。像你們這樣世家。三妻四妾也儘有。這又何妨。回頭向姑娘道。姐姐是這麼說的不是。幸而人家沒定親。假如他竟有個三妻四妾。你叫我跟他走。我也只好跟了他走。我到他家可算個什麽。姐姐人的本事有高低。（本事高低句語則推重意則斡旋）女孩兒的身分可無貴賤。你我都是女孩兒。怎麽我張金鳳人家有了三妻四妾。你還要把我塞給人家。如今到了姐姐身上。便有許多的作難。姐姐不是多嫌我張金鳳麽。若果如此。我情愿稟明公婆來替你看祠堂。也一定要成全你這件事。這話金鳳可來的促狹。真委屈了人了。那何玉鳳此時感他疼他愛他。心裡還過不去。那有多嫌他的理。只見他拉着褚大娘子道。大姐姐你聽他說的這是什麽話。說着又眉稍微聞眼角含情是喜是怒的向金鳳道。我看你才不過作了一年的新娘子。怎就學得這樣皮賴呢。（別來三百日便當刮目相待何況一年之久姐姐與妹妹何遂不如吳下阿蒙）褚大娘子笑道。別着急他慪你呢。我是一盌水往平處端。論情理人家可也真委屈些兒。姑娘此時好容易盼得褚大姐姐過來。有了個伴兒。不想他也順着杆兒爬到那頭去了。因道你們這班人真不好說話。不啻人心裡怎樣為難。還這等嘻皮笑臉。金鳳道。你這就為難了。等我再把我那為過的難說說。（為難二字從十三妹口中說出又被張姑娘捉住張姑娘此時頭頭是道所向無前者也）便告訴褚大娘子道。我只句話只有你妹夫知道。便公婆跟前我也不曾提過。如今說到這裡大姐姐不是外人。也可談得。他當初給我提親的時候。不曾合我說。先私下問我愿意不愿意。論我姐姐這條心。可疼我疼時沒處疼了。我固然是不肯說。他就蘸着水在桌子上寫了兩行字。一行寫的是愿意。一行是不愿意。對我說你要愿意。就把不愿意三個字抹去。留愿意就算你說了話了。那時候要說愿意。怎說得出口來。要說不愿意。罷人也有個天良。是這樣門第不愿意喲。是這樣公婆我不愿意喲。就拿你妹夫說相貌品行心地學問。那一條兒叫我說的上不愿意來。（現身說法以歆之也十道龍媒良不易得舍斯人其誰與歸）不去抹那字罷。生拉活拽的鬧大姐姐。只說我為難不為難。我沒法只得用手胡擄。不想可可兒的把個不字兒胡擄去了。說着又向姑娘道。姐姐這不是妹子造謡言嗎。我如今也有幾個字請姐姐看看。姑娘聽了。嗐的一聲道。這件事依樣胡盧。還有什麽意味。金鳳道。你且莫管。只跟我來看。說着便把他拉到神

龕前對着兩座神主向姑娘道。你請看這幾个什麼字。姑娘道。這左一位的字是我父的官銜。右一位是我母姓氏。雖道你不認識。金鳳道。你再往旁邊看。姑娘閃過身子去一看。那神主的右旁邊果然刻着兩行字。因為被神龕的邊扇兒遮着。一時看不清楚。金鳳便恭恭敬敬向神主福了兩福。祝告道。叔父嬸母只得驚動你二位老人家了。請向前升一升兒。自己分付我姐姐一句。想他就沒的說了。說着便把兩座神主往龕外請了。姑娘一看。原來兩座神主下首各鐫了兩行小字。歸總又是一行三个大字。通共是十一个字。刻的是子壻安驥。孝女玉鳳仝奉祀。姑娘大驚道。這是誰幹的。金鳳道。是刻字匠刻的。玉郎寫的。是我張金鳳的作成。卻是我公婆的主意。請問你此時還是抹了這幾个字去。你一人去作何府的祠堂掃地焚香的侍兒。還是存着這幾字我兩个同在安家門裡作侍饍問安的媳婦。姑娘此時心慌意亂。如芒刺在背。金鳳臨了問他的兩句話。並不曾聽見。望着神主兩行字半晌。咳了一聲道。怎的我伯父伯母也出作這樣孟浪的事來。金鳳道。這事一些也不孟浪。這正是我公婆今日給叔父嬸母立這祠堂的本意。所以立這祠堂也為的是你家祖太爺的師恩。你家父母的世誼。這還不是正文。正文正因為你在能仁寺救了他兒子的性命。保了他安家一脈。因此我公婆以德報德。也想續你家一脈香烟。（意美法良無微不至豈小心眼兒夢想所能到張姑娘纔言及此鼓宮宮動鼓商商動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方給叔父嬸母立這祠堂。叫你家永奉祭祀。講到永奉祭祀。無論你怎樣的本領。怎樣的孝心。這事可不是一个女孩兒作的來的。所以才不許你守志終身。一定要你出閣成禮。圖个安身立命。講到北京城里多少公子王孫。又何必一定叫你嫁到安家呢。又應把了个不關痛痒的人家兒。丈人絕後不絕後。與女壻何干。所以叫王郎扶柩穿孝。今日又叫他奉主入祠。使你二位老人家。無後如同有後。寔指望要你過去。將來抱个娃娃。生子生孫。綿綿瓜瓞。世代相傳。奉祀這坐祠堂。才是我公婆的心意。才算姐姐的孝順。成全你作个兒女英雄。便是我的爹媽。也蒙公婆在這西邊一樣的蓋了一所房子。作為我爹媽現在的住房。將來的家廟。只是我除了受公婆的養育深恩外。我有何好處。也同姐姐一樣。（令舅稱呼曰詹光兒令甥自謙亦當曰沾點光兒）這可就是作父母帶兒女的心腸。叫作乖的也疼。獃的也疼。這都是公婆說不出口的話。我如今都一一告訴你明白了。你只想公婆這番用心深厚到什麼地位。你此時縱有千言萬語。不必合我再講。我索性澈底澄清的合你說了罷。如今你打錯了的那永不出嫁的主意。是無庸議了。那五不可行是都有了。

他二位老人家是安葬了。你一年的服是滿了。你家萬代香烟永久不缺了。我公婆的心也使碎了。這事也沒有十天八天的耽悮。一切下茶通聘奠雁送粧。都在今日酉時。陰陽不將。天月二德。便迎娶你過門。你此時依與不依。都是這様辦。酷肖第九回你以為可也是這樣定了你以為不可也是這樣定了語意即以其人之言還制其人之身姑娘聽了這話。覺得沒一字不是從肺腑裡掏出來的。他登時好似從頂門上澆了一桶冷水。從脚底下起了一个焦雷。只痛得他欲待放聲大哭。却又哭不出來。只有聲嘶氣咽的靠定神案。如帶雨嬌花。因風亂顫。想到安老夫妻的這番好處。立刻粉骨碎身。也都情愿。莫講是娶了他去作媳婦了。好个張金鳳。料定姑娘死心塌地的依從了。還愁他作女孩兒家不好自己出口。因勸道。姐姐且莫傷心。我還有一言奉告。這話并且要背了褚大姐姐說。便把姑娘拉到東北墻角。那時許多僕婦丫環在東邊挨窗一帶伺候。聽着他大奶奶這番話。也有點頭讚嘆的。也有傷心落淚的。張金鳳便向他們道。你們躲開讓我們說話。便向姑娘耳邊低低的說道。我知你此時是千肯萬肯。不用我再絮煩。你可還得明白。這不是我的公婆與我的爹媽合九公褚大姐姐。齊心要盼你同玉郎完成這段美滿姻緣。便是我替你打算。四海之大。你除玉郎一人之外。也决合第二人結不得連理。這話怎講。你我作女孩兒的。男子跟前錯走不得一步。到了自己貼身的東西。莫說男子。連親娘都有見不得的時候。你只想當日救他的時候。正是他敞胸露懷綁在那裡。此都麻了大師傅可稱龍媒氏之孫飛虎你上前給他解綁。怎保得不氣息相通。肌膚相近。到後來索性連你的開防兜兒。都叫人家汕了爪兒子。纔說你冰清玉潔。于心無愧。到底要算一塊白玉多了一點青黑。只有合他成了百年良眷。才能如浮雲盡散。你道我這話說的是也不是。這話若說在他一頭驢兒一把刀的時候。必道心正。不怕影兒邪。不過一笑而已。絕不關心。如今聽了這話。竟同雷响電掣一般。如夢方醒。只羞的兩耳通紅。叔手扯住金鳳的袖子道。阿呀妹子這怎麽處。我此時方寸已亂。你怎生救救我才好。金鳳道。姐姐沒了主意了。聽我告訴你。你我作女孩兒的。沒一件事不站住地步。也沒有一句話該讓人。却也是个英雄豪傑的身分。獨有到了自己的婚姻。什麽英雄豪傑呀。只有聽天由命。一跤跌在娘懷裡。由娘去怎麽好怎麽好。姑娘道。你又來了。我要有个親娘。今日之下。也不到如此。金鳳道。姐姐。怎麽拿你一个聰明人。一時懵懂起來。你的意思不過說孀娘去世。沒人來體貼你的心腸。我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便是有孀娘在。他老人家也老寔性兒病痛身子。連自己的起居衣食。還要

你來照管。那能還體貼得你這些苦楚。你只看我這位婆婆從見你那日起。以至今日是怎生般待你。難道還抵不得一位親娘。你此時不趁早兒一跤跌倒他老人家懷裡去。還等什麼。說着拉着姑娘的袖子。只往那邊兒一甩。何玉鳳本是个性情中人。只因他天性過重。後天的那个情字。扭不過先天的那个性字去。如今聽了張金鳳這話。正如水月鏡花。心心相印。玉匙金鎖。息息相通。竟不回答。也沒商量。趁金鳳拉着他的袖子那一甩。就勢兒把身子一扭。蓮步細碎的赶到安太太跟前。双膝跪倒。兩手把太太的腰胯抱住。果然一頭抬在懷裡。叫了聲我的嫡嫡親親的娘啊。得了。躊躇滿志這正事一个團兒跳不出人間。甚處着虛空。要知安公子合何小姐成親怎的熱鬧。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奩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痴

上回書表的是張金鳳現身說法。十層妙解。講得个何玉鳳俠氣全消。立地回心。一點靈犀悟徹。那安龍媒良緣有定。怎聽去祇幾句閨閣閒話。無非兒女喁喁。細按來卻一片肝胆照人。不讓英雄豪。凡為女子。必須德言容工四者兼備。才算得个全人。又得知道那婦工。須知整理門庭。親操井臼。總說一句。便是勤儉兩個字。指迷辨似循名責實言簡意該可擲壺儀揭要蔡伯喈之女訓曹大家之女誡似尚訓其精囊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慎勿弁髦視之婦容。須要坐如鐘。立如松。臥如弓。動不輕狂。笑不露齒。總說一句。便是端莊兩字。婦言。須不苟言。苟笑。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總說一句。便是貞靜兩字。講到婦德最難。須孝敬翁姑。相夫教子。調理媳婦。作養女兒。以至和睦親戚。約束僕婢。都是天性人情的勾當。果然有了婦德。那言容工三件。自然會循規蹈矩。便是生來的心思笨些。也不失為本色婦女。卻又有第一不可犯。便最容易犯的一樁事。切切莫被那責甜醬高醋的過逾賺了你的錢去。你愛一个妬嫉的病兒。傳一个醋娘子的美號。禹鼎神姦楚書捉杌的窮形盡相咄咄逼人從古至今的夫己氏瀏目傷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婦人孝順節烈的儘有。我不不吃醋的竟少少兒的。但是同樣一口醋。卻分个會吃不會吃。先講那會吃醋的。如文王的后妃。自然算千古天一人了。其餘大約有三種。一種是仗心地吃醋。不是自己久不生育。便是生育不存。把宗祧家業兩事看得着緊。給丈夫置婢妾。自己調理管教。疼起來比丈夫疼的甚。管起來比丈夫管的嚴。不怕那侍妾敬我如天神。丈夫感我如菩薩。無論那房生子。比他生母還知疼癢。人道妾側得于妻。齋我道嫡母大似生母。親族交贊。名利双收。這種吃醋要算神品。再一種仗本領吃醋。自己生得一副花容月貌。一段靈心慧性。那怕丈夫千金買笑。自料斷

不及我一顧傾城。不怕你有喜新厭舊的心腸。我自有換斗移心的手段。久而久之。自己依然不失專房擅寵。那侍妾倒作了个挂號虛名。卻道不出他一个不字。這種吃醋那叫能品。再一種是顧臉面的吃醋。或者本家兄弟眾多。親戚宴會。姐妹妯娌談起來你誇我耀。彼此家裡都有兩房姬妾。自己一想。又無兒女。又有錢鈔。不給丈夫買个姬妾。覺得在人面上挂不住。沒奈何一狠二狠給他作成了。卻是三面說不到家。一生不得合式。這毛病人人易犯。這種吃醋便是常品。這都是會吃醋的。再說那不會吃醋的也有三種。一種是沒來由的吃醋。自己也有幾分姿容。丈夫又有些兒淘氣。既沒那見解規諫。又沒才情籠絡。房裡只用幾个老婆兒。只見丈夫合外人說句話。便要用心稽查。望一眼也要防範。甚至前腳出門。後腳便差探子打探。再不想丈夫也是个帶腿兒的。把他逼得生趣毫無。就不免在外眠花宿柳。丈夫的品行也丟了。他還在那裡賊去關門。這種醋吃得可笑。一種是不自量的吃醋。自己不但不能料理薪水。連丈夫身上一針一綫也照顧不來。弄的丈夫沒奈何弄个供應櫛沐衾裯的人。他不是左去一鼻子。便是右扯一眼。甚至指桑罵槐。尋端覓釁。始而那丈夫還顧名分。及至鬧到蠻纏不清。只好儘他鬧。人家過人家的。他可竟剩了犯水飲害肝氣疼了。這種吃醋可憐。一種是渾頭沒腦的吃醋。自己只管其醜如鬼。那怕丈夫弄个比鬼醜的也不容。批總一句話。愛我的心頭血。用尖刀剌都可得。要給丈夫納妾是不能。這種吃醋卻是怕。世上偏有那等不爭氣的男子。越是遇見這等賢內助。越不安本分。竊玉偷香的。弄得茫茫孽海。醋浪滔天。豈不是可憐。這話正因這書裡的張金鳳合何玉鳳而起。如今把他兩个相提並論起來。正是豔麗爭妍。聰明相等。論才藝何玉鳳比他有無限本領。論家世何玉鳳是何等根基。況且公婆合他是累代淵源。丈夫待他自然益加親厚。這等一个人便是宦途世路上遇見了。還不免弄成个避面尹邢。怎肯引他作管鮑同心。不想張金鳳小小一个女子。竟能認定性情。作得這樣到地。不知安老夫妻何修得此佳婦。安公子何修得此賢妻。何小姐何修得此膩友。想到這裡。就令人不能不信不善餘殃。積善餘慶。乖氣致戾。和氣致祥的幾句話了。剪斷殘言。言歸正傳。卻說安太太見何玉鳳經張金鳳一片良言。當下大悟。奔到自己跟前。跪倒塵埃。低首含羞的叫了聲親娘。知他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太太便先作了个婆婆身分。不像先前謙讓。端坐不動。一手把他攬在懷裡道。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不許傷心。你這在是你父母孝順的兒。才是我安家孝順的媳婦。你

方才要没那番推托。也不是也孩兒身分。如今要没這番悔悟。也不是女孩兒心腸。也難為你妹妹真會說話。也難為你真會聽話。（娘曰親娘當之者何以報稱觀安太太下獎慰之辭真覺層層俱到面面俱圓呼曰親娘吾無間然）我合你公公一年的提心吊胆。到今日且喜遂心如意了。說着便用手拉他起來。又叫了頭給瀅个手巾來把粉勻勻。褚大娘子忙一把搀了他過來道。先歇歇兒罷。站了這半天了。讓他坐。他只搖頭不肯坐。褚大娘子此時直樂得眉開眼笑。要路出个娘家的過節兒來。只管讓把姑娘讓急了。低聲道。你怎麽這胡塗。你瞧這如何比得方才。也有來不來的。我就先坐下的。噯雖說姑娘没些眼兒呀。張金鳳倒先認着親了。整衣理髮。過來給安太太道喜。太太自然更有一番喜獎。他見過太太。便到姑娘跟前深深的道了个萬福說道。姐姐大喜。隨又跪下道。妹子今日說話莽撞。冒犯姐姐。可寔在出于萬不得已。妹子不這樣莽撞。料姐姐也不得回心轉意。我這裡給你陪不是。姑娘是一感一愧。也顧不得大家在坐。連忙跪下。雙手把他抱住。叫聲我的嫡親妹子。往下只有哽咽的分兒。却說不出第二句話來。誰想好事多麽。（聽者正耳聽心偏者忽然作要好事多磨四字一問能不駭人心目）這个當兒。張太太又喧吵起來了。說姑奶奶叫你好好兒的合他說。别逼扣他說給了。咱好給他張羅事情。這時候天也是時候了。是作什麽呢。張金鳳站起來笑道。人家婆婆都認過了。你老人家叫我合他說什麽呀。他道咱兒着他依了真的嗎。褚大娘子道。你老在那兒來着。他聽了口中念了聲佛。往外就跑。只聽他兩隻脚踹得地蹬蹬的山响。掀開簾子就出去了。安太太忙問道。親家你那里去。他也不理。張姑娘隨後赶到簾子跟前往外一看。原來他跪在當院子裡碰頭。只聽他咕咚道。天神菩薩。這可好了。說着站起來。蹺足又進了屋子。對着那神主打着問訊。磕頭說。哎這都是你公母兩有靈有聖啊。大家看了無不要笑。姑娘心裡却是不安。安太太便道。快請你公公合九公去罷。這老弟兄兩个不知怎麽惦着呢。只聽窗外大笑。正是鄧九公的聲音。說道。不用請。我們在此聽多時了。好一个能說的張姑娘。好一个聽說的何姑娘。這都是我們老弟合二妹子的德行。我這次没白來了。我們姑娘呢。這還不當見你這位舊伯伯新公公麽。原來此時姑娘見張老合褚一官都跟進來。有些害羞。躲在人背後。褚大娘子忙拉他出來。他便同了過去。低頭不語。在公公跟前拜了下去。安老爺道。媳婦起來。你看這才是天地無私。姻緣有定。我今日才對得住我的恩師世弟。因合太太道。我家有何修持。王格有多大造化。上天賜我這一雙賢孝媳婦。太太道。這也都是一定。老爺可記得當日出京的時候

說的話。說將來娶个媳婦不在乎富室豪門。只要得个品貌端莊性情賢惠的。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不想今日竟得了一雙。你看這个孩子還愁什麼不能。老爺道是呀。我倒不曾想到這里。因把當日卜三爺給公子提親不得成的話告訴九公。九公道姑娘你聽萬事由不得人哪。只看頭上那位穿藍袍子的。他是管作什麼兒的呢。你瞧如今師傅是托你的終身大事說成了。我同你大姐姐還有那牒臉禮兒給姑娘墊个箱底兒。不值得送到你跟前來我才托了我們張老大都給上抬了。我爺兒兩有句話。講到頭里。你可不許不收。自從我爺兒認識以後。算是你投奔我來了。你沒受我一絲一毫好處。我受你的好處都擱在一邊子。只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替我打倒海馬周三那回事。就算你在世街路上留了朋友。後了師傅了。講到那一萬銀子原是我賭一口氣同海馬周三賭賽的。你既贏了他我把這銀子轉來送你。你受之當然。你不要我的。及至你偶然短住了。我爺兒兩的交情。就說不到借還兒通共一半點子。才使了我三百金子。這算得个什麼兒。歸齊不到一个月。你還轉着灣兒照市價還了我。姑娘在你真算夠瞧的了。你想我九十歲的人。我這臉上如何下得來。今日之下。好容易碰着你這椿事了。多了我也舉不起。一千金子你添補个首飾。一萬銀子你買些胭脂粉兒餘外些綉縫呢羽紗羅綢緞紗布等一共四百件這也不是我花錢買來的。都是這些年字號行裡見我保得金標無事送我的。可到是道地貨兒。你留着作件衣裳。姑娘你就照我的話。這麼一點頭就算瞧得起師傅了。不然你又講究到什麼施恩不望報的話。不受我的。師傅先合你嚐下个顆兒我這回京叫我出不去。安老爺連忙道。老哥你怎麼這麼說。鄧九公滿面發燒。兩眼含淚道老弟。你不知愚兒的心高。我真對不住他。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這句話說可不是一朝了。提起來就急的眼淚婆娑的。這是他心裡一塊病。大妹子如今好歹不許辭了。何小姐原是个性情中人。他怎肯矯同立異。只因他一生不得意。逼成一个激切行逕。所以甯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今非昔比。冤仇是報了。父母是葬了。香火姻緣是不絕了。終身大事是妥當了。人生到此還有什麼不得意處。再兼鄧九公合他有个遺財之誼。褙子上送了這一分厚禮來。豈有个大儀全璧的理。只為的是幫襯的東西不好謝出口來。安太太怕羞了他。便接口道。九太爺合大姐姐大遠的來了。還這麼費心。明日叫媳婦一總磕頭罷。鄧九公這才撒手大笑。說着只聽廂房裡鐘打十一下了。（鐘打十一下了此時才午初）安太太道。老爺可得請九哥合大姑爺吃飯了。鄧九公道

實不相瞞方才你們說話這个當兒我兩个同張老夫女婿大侄兒都在這廂房裡鴉默鵲靜兒的把飯吃在大肚子裡了。我們老弟怕我悞事。他一口酒也不許我喝說罷又大笑道。姑娘你這頭兒的事。我算張羅完了。我可替我老弟張羅去了。安老爺便陪了他同張褚二人往前。安太太也要到前面去張羅事情便約褚大娘子過去吃飯。褚大娘子因要合姑娘盤桓。就等着送親。因道我就在這裡合他吃了。太太道。要姑奶奶在這里帮着我更放心了。因合張太太道。親家這裡小廚房裡預備着飯呢。我那里有給媳婦的菜。回來叫人送過來。親家可叫他多吃點兒。張太太答應。安太太便别了褚大娘子。把張姑娘留下。又分付何姑娘道。外邊有人不用出。方帶着一羣了環僕婦往那邊去。大家送到院子裡。媳婦提補婆婆這件。婆婆又囑付媳婦那件。只剩姑娘一个人兒在屋裡。心中想道。我自從小時。就跟父母在任上。關在衙門裡也走不着个親友。凡這些婚嫁的喜事我從沒經過。我在能仁寺給人家當了媒人。共總這出嫁是怎麽椿事自從去年見了他們。就把我裝在罈子裡。罈子胡同直到今日才掏出來。今日輪到我出嫁了。我到了人家該怎麽着。這都是褚大姐姐合小金鳳兩个鬧的。再說我這不出嫁的話。我合我乾娘說了个老滿兒他老人家方才要在跟前。到底也知道。我是叫人逼的沒法兒了。單擠在今日家裡有事。叫我怎麽見人家呢。越想心上越煩悶可煞作怪。不知往日這兩道眉毛一搐。就鎖在一塊了。此刻只管要往中間搐。那兩个眉梢兒他自己會往兩邊兒展。往日那臉一沉就繃住了。此刻只管往下瓜搭。那兩个孤拐他自己會往上逗。不禁不由就是滿臉的笑容兒。益發不得主意。想了半日。忽然計上心來說有了。等我合他們磨它子。磨到那兒是那兒。却說褚大娘子合張太太送了安太太回來見姑娘一个人坐在那里把脊梁靠在墻上。低頭無語。手裡只弄手巾。便說道我們到廂房裡歇歇兒去罷。回來吃點東西妝扮起來也就是時候了。姑娘頭也不抬。口也不開。只是不動。張姑娘又催道走哇。他道我走不動了。張太太問道。你又走不動咧。還是脚疼嗎。他道我的腿兒折了。閨女臨出閣時一切瑣碎從未如此細寫者豈燕北閒人有意詳人有畧乎凡載搭題必須體截而神貫深山㸑野單人獨騎之十三妹與雀屏鴛帳添香着書之何姑娘判然兩截細寫一切蓋用急脈緩授法徐過沒也然而詳人所畧在其中矣這書裡自末路窮逢俠女一回姑娘露面起從沒聽見姑娘說過這等一句不着要的話。這句話大槩是心中痛快了。要按俗語說。這就叫作沒溜兒捉一个白字便叫作沒路兒。張太太道。大好日子的什麽話呀。走罷。姑娘道。我走不動。你們大夥兒指了我去罷。褚大娘子道。這話早些兒

回來少不得有人抬姑娘姑娘方才一个不得主意此時是風聲鶴淚草木皆兵忙問誰抬我褚大娘子道等到了吉時人家就拿花紅轎兒八个人兒來抬你去了我不怕你笑話我怯我長這麽大還是頭一遭兒看見大紅猩猩氊的轎子敢是比我們家鄉那怯轎子好看多了姑娘這才想過來了瞅了他一眼嘴裡又嘖嘖了兩聲說誰合你們說這些呢張金鳳又催道姐姐別攪快走罷姑娘道你拉的動我我就跟了你去張金鳳道真的呀說着當真用手攥住他的腕子才一拉只聽他噯呀一聲說小金鳳女孩兒家怎麽這麽蠢哪拉的人胳膊生疼口裡說着不由的身子隨了張姑娘站起來了跟着就走噫嘻這是那里說起他要些微的動一動勁兒大約捆上二十个張金鳳也未必拉得動一个指頭這麽一拉就會把姑娘的胳膊拉疼了吾誰欺欺燕北閒人乎但是一个打定主意磨它子的人不這樣一搭赸叫他怎麽下場又叫燕北閒人怎生收這一筆却說張金鳳聽了笑道我的不是走罷褚大娘子便在後頭推着他張太太也跟在後面才往廂房裡去一進門兒姑娘一抬頭看見方才那付對聯又叨叨起來了說這還鬧的是什麽果是姻緣因結果呢及至念出口來自己耳中一聽心中忽然悟過來暗說且住這上頭一開口四个字豈不明明白白說果是姻緣麽到了果是因緣了還怕不因這个緣故就結那个果麽隨即又看下聯空由色幻色非空七个字心裡又道只說出家如今鬧到出嫁了自然是色不是空了還用講嗎可不是空由色幻色非空是什麽呢那裡的什麽禪語呢這等看起來這張畫兒一定還有个啞迷兒在裡頭隨又仔細一看心裡說道我明白了張姑娘見他那里發獃只望着他笑又聽他忽然問道這都是誰幹的金鳳道這是婆婆說姐姐新搬家牆上怪素的叫我弄張畫兒我付對子掛上我想這是姐姐坐静的地方兒我就出了个主意告訴外頭畫了這麽一張可不知我什麽人畫的那對子說是才說的那个扁馬的寫的姑娘一看心中說道什麽七寶蓮池八寶蓮池的這可不是我夢裡的那个名花並蒂麽還怕我同張姑娘不跟着那个天馬行空同來同去呀（不求甚解至是乃得真解）他們要早告訴我了何苦叫我打這半天的悶胡蘆呢一面想一面扭着頭看一面掀開裡間那个軟簾兒往裡走進門一抬頭兒不防屋裡床邊端正坐一人一時意想不到倒唬了一跳一看那人正是他乾娘佟舅太太姑娘見了他乾娘臉上一陣大磨不開要告訴這事竟不知從那裡告訴起忙上前拉住舅太太說道娘你怎麽這時候才來只瞧這裡叫他們鬧的這个姑娘這句話不但不接

氣并不成句。妙在說了半句往下也沒話了。只有素面起紅雲。低着个頭撚着嘴兒。舅太太早明白他的意思。連忙站起來拉着他的手。笑道姑娘可大喜了。不但是今日這時候才來我昨日本就沒到那里去。我就在前頭帮你公婆料理你的事來着。到合褚大姑娘談了半天。這事情你不用說了。我從船上見着你那天。你可就全知了。今日寔告訴你。這你公婆為難的那个樣兒。這裡頭還有我給他們出的一半主意呢。今日這件大的喜事作成了。你這个乾女孩兒。我可算認着了。這邊是我的女孩兒。那邊是我的外孫媳婦。還怕你不孝順我麼。舅太太這話是要叫姑娘心裡過得去。無奈姑娘自已覺得臉上麼不朗。只得說道好。連你老人家也聯起我來了。說着上了炕。從鋪蓋垛裡抽出个枕頭來。面向窗户躺到就睡。張太太道。別價睡了。完了那墓咧。舅太太道。親家太太你叫他歇歇兒罷。他整鬧了這一早了。天也早呢。張姑娘便叫人張羅擺飯。便有安太太給姑娘送過喜字饅頭來。栗粉糕。棗兒粥。又是兩盌百合鷺鷥鴨子。如意山雞捲兒。還有包過來的餛飩。都是姑娘平素愛吃的。一時都排在外間炕桌上。舅太太便叫姑娘起來。我們陪褚大姐姐吃飯去。姑娘只在那裡妝睡不理。張姑娘道。姐姐起來罷。不要打主意起磨呀。姑娘仍不言語。舅太太便向張姑娘打了个手勢。張姑娘道。姐姐再不起來。我上來膈肢了。原來姑娘天不怕地不怕。單怕膈肢。他才聽得這一句。便笑着說道你敢。張姑娘真个上了炕。呵了呵手要去膈肢他。他已經笑得咯咯亂顫。張姑娘便向他兩腋抓了兩把。他不由的兩隻小脚兒亂登。連忙爬起來。這才去外間去吃飯。舅太太便叫把桌子橫過來。讓褚大娘子坐了上首。自已下首相陪。玉鳳金鳳兩个坐在炕兩邊。姑娘才坐下。話又來了。說媽怎麼不一塊兒吃呀。張姑娘道。姐姐是樂胡塗了。你又不知他老人家吃長齋呀。姑娘道。這還吃的是那門子的長齋。難道今日个還不開麼。張姑娘道。不當家花拉的。也有个白眉赤眼兒的。就這麼開齋的。舅太太說你別忙。等着你過了門。看个好日子。你們三个人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再給親家太太順齋。那才是呢。姑娘道。我不懂娘這會子。又拉扯上人家褚大姐姐作什麼。褚大娘子笑道。嗳喲姑太太不是我喲。我沒那个大造化喲。姑娘睜着眼問道那麼。那一个是誰。舅太太只是笑答應不出來。張姑娘道。還是那个屬馬的。（姑娘這時零零碎碎畫砸釘子可稱喜釘）姐姐吃飯罷。姑娘這才不言語了。低着頭吃了三个饅頭。六塊栗粉糕。還要添一盌飯。張太太道。今兒可不與吃飯哪。姑娘道。怎麼索性連飯也不叫吃了呢。說着又吃了一个饅頭兩塊栗粉糕。我補

了兩盌棗兒粥。吃了个成對成雙四平八滿飯罷大家洗手。仍到裡間來坐。早有安老爺安太太那邊差了四个女人來見舅太太。內中晉升女人回道。奴才老爺太太打發奴才們來回親家太太。給姑娘送過點兒糙東西來算補着下个茶。請親家太太給姑娘穿戴。舅太太道很好。這些東西我都替我們姑娘領了。你們也不用往下搬運。等我們各自回來把上轎的穿戴拿下來。別的不用動。省得又費一番事。你們回去說姑娘磕頭。我給你們老爺太太道謝。你說我樂了。我不樂別的。我沒想到我這輩子也熬到作了親家太太了。便有戴媽媽一班人讓大家去喝茶舅太太自己備了賞。到像新親一般。辦了个熱鬧。張親家老爺合褚大姑爺已經叫人開了正門。外面家人早將聘禮一桌桌的抬進來。排在東邊。褚一官也叫人把他家的嫁箱排在西邊。舅太太合褚大娘子諸人。到院子裡看了回來便拉着姑娘道我們從這窗戶眼裡瞧瞧。別叫九公褚姑奶奶合你公婆白費了心。姑娘此時自是害羞。不肯去看。無奈他是天生的一个好事的人。又兼着素來最聽娘說。借這一拉便挨在玻璃窗前往外看。舅太太指點着道。你看東首兒這八桌。便是九公合褚姑奶奶給你辦的妝奩。你瞧把个小院子給排滿了。張姑娘合褚大娘子早把應穿戴的衣裳首飾拿進來。舅太太便叫人鋪放梳頭匣兒催娘子上妝。舅太太在旁調停指點。勻粉調脂。修眉理鬢妝點齊整。自己照照鏡子果然淡白輕紅。而且香甜滿頰。舅太太道好看了。可叫妹子幫你梳頭罷。姑娘道。我不叫他梳。還是給娘梳罷。舅太太道你今日的頭。娘可上不得手了。說着又哎了一聲。便回向褚大娘子道。我只恨好好的个人。怎麼到了這些事上。就得算个沒用的了呢。且說張姑娘給姑娘梳了个蟠龍髻。頂上帶上朵雲寶蓋。髻後安上纓絡蓮池。髻面上着蓋鑲珠嵌寶過梁兒。兩旁插上七星流蘇。關上珍珠對挑。後是同心如意。前是富貴榮花。耳上兩个硬紅寶石墜子。一時姑娘便覺頭上多了好些累贅。張姑娘曉得姑娘是个不會靜坐一刻的。恐他把首飾晃掉了。先用个大紅頭罩兒給他攏好了。姑娘對鏡忽然笑了一聲。張金鳳在背後從鏡子看見說道。姐姐這一笑我猜着了。我猜准你想了在能仁寺從房上跳下來打扮的那个樣兒來。姑娘也從鏡裡合他說道。你怎麼這樣討人嫌。哪梳妝已罷。舅太太便從那外間箱子裡。拿出一个紅包袱來。姑娘把裡衣兒換上。說着自己打開放在炕裡邊。姑娘一看。原來裡面小襖中衣汗衫兒汗巾兒以至抹胸膝褲裹腳綵帶。分分都有。連舅太太給他親自作的那双鳳頭鞋也在裡頭。姑娘道。我怎麼日前換了

衣裳。又要換什麼衣裳。舅太太道。哼呀。你給我換上罷。喝着又給他放下玻璃簾兒來。姑娘無法。只得撇着嘴背了臉解扣鬆裙換上。一面低頭繫着汗巾兒。不覺口裡又說出一句話來。說我呢。好好兒的洗了沒兩天兒的脚。前日又叫人洗脚作什麼呢。寔是燕北閑人不肯漏此一節事耳轉借此形容出姑娘慈悲如此補筆真媧皇補天手也何能覓其痕迹乎惹得大家掘嘴而笑。舅太太笑道。我們這姑娘說他沒心眼兒。什麼事都留心。說他有心眼兒。說的話真像个小娃兒。姑娘這半日這等亂糟糟的。是還冒失無知呢。還是遇事輕喜呢。難道他天生便是那等專講究拳脚飛彈單刀。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的不成。何況如今事靜身安。心怡氣暢。再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怎教他不露些兒女嬌痴情態。若果然當時一毫馬脚不露。那人便是元奸巨惡。還合他講什麼性情來。再張姑娘見他穿好衣服。便上去給他穿大衣服。因換汗巾兒。又看見他那點守宮砂。叫舅太太說。舅母請過來看他胳膊上這塊真紅的好看。舅太太看了。點頭贊嘆不絕道。快給人家穿上罷。張姑娘便把他一件件的穿好。因是上妝不穿皮衣。外面罩件大紅綉並蒂百花披風。沙綠綉的喜相逢百蝶裙兒。套上四合如意雲肩。然後才戴上瓔珞項圈金鐲玉釧。舅太太便叫人在下首給他鋪了个大紅坐褥坐下。說這可不許動了。卻說姑娘梳洗的這个當兒。外面張老同褚一官。早帶同這邊派定的家人。把十六擡妝奩送過去。就只送妝的新親。只得褚張二位人略少些。那邊另有一番款待。這邊才收拾完了。早聽得那邊噹一聲鑼響。喇叭號筒鼓樂齊奏。響起房來。不想閣了个沒對兒的姑娘。方才聽得一聲鑼響。唬了个兩手冰冷。只叫娘。拉着褚大娘子道。可完了我們的創咧。舅太太是要過祠堂去。等着公子來謝妝。姑娘是苦苦的不放。褚大娘子道。我同張家妹子跟了你。難道還怕嗎。舅太太才得脫身。過去看了香爐一切。早已預備停當。那鼓聲也就漸近。一時到了門首。早見馬蹄兒音聲進了大門。便有贊禮的儐相高聲朗誦念道。伏以　滿路祥雲彩霧開　紫袍玉帶步金階　這回好个風流壻　馬前喝道狀元來　攔門第一請請新貴人離鞍下馬。升堂奠鴈。請屏門開處。預先有兩個十字披紅的家人。一個手裡棒着一彩罈酒。一个手裡抱着一隻鵝。用紅絨紮着腿。捆得他嘎嘎的山叫。那後面便是新郎。蟒袍補服。緩步安詳。進來上了台揩。親自接過那鵝酒。安在供桌的左右廂。退下去端肅恭敬的。朝上行了兩跪六叩禮。行着禮。舅太太在旁道。我替他二位說罷。吉期過近。也沒得叫姑娘好好兒的作點兒針線。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就待姑爺包含罷。公子答應着。站起來又

回舅太太道。我父親母親分付我叫給舅母行禮。請舅母到廂房裡坐下受頭。把個舅太太樂得笑逐顏開。說道還給我磕頭呢。你就這裡磕罷。公子轉過身來。便向舅太太磕頭。舅太太一面拉他口裡說道。你又是我的外甥兒又是我的女壻。我不說客套話。姐姐只得比你大兩歲。他戇性些兒。你可讓着些。你要欺負我孩子我不依的。公子只得帶笑答應不敢。舅太太又道。回去先替我道喜罷。今日不留你吃茶。公子退了出來。依然鼓樂前導回去。那何玉鳳姑娘卻是不曾經過。聽了半日。怎麽纔來就走。也不給人碗茶喝呢。再說弄隻鵝嘎嘎嘎的。又是個什么講究兒呢。那裡曉得這奠雁卻是个古禮。怎麽叫着奠。奠安也。怎麽叫着雁。鵝的別名叫家雁。又叫舒雁。取其家室安舒之義。怎麽叫新郎自己拿來。這是卑見尊的贄禮。且說公子走不多時。只聽那邊二次响房。舅太太道快了。因叫張姑娘把鞋給姐姐換上。姑娘說道。這雙好穿。又合式又舒服。怎麽還換那。說着張姑娘拿過小紅包兒來。姑娘打開一看。原來是雙綠布的上面釘着單股兒帶子的兩朵紅梅花兒。姑娘說穿不了。舅太太千哄萬哄。好容易給他穿上。張姑娘便把這雙包了個包兒。交給戴媽帶在身上。預備過去好換。纔換妥當。早有人報太太過來了。便聽得太太車聲隆隆從後門而來。一時下車。舅太太同張太太張姑娘都接出去。舅太太笑道。多遠兒呵。親家太太還坐了車來。安太太道甚麽話呢。這是個大禮嗎。回來我可就從角門兒溜回去了。好把車讓給你們送親太太坐。一路說笑進門。姑娘見了婆婆要站起身來。太太連忙按住。說不許動。因問吃了點兒東西沒有。張姑娘代答說。吃了一個喜字饅頭兩塊栗粉糕。喝了點兒茶。到替姑娘瞞了八成兒脉心食。太太還說吃少了。說着便在對面看姑娘妝扮起來。益發面如滿月。皓齒修眉。不禁越看越愛。舅太太以新親禮相待。照例烟而不茶。彼此無非談些天氣春和諸事吉利的熱鬧話。看看交了酉初二刻。恰好轎子也將近到門。安太太便給姑娘蓋上蓋頭。起身回去。舅太太倒迴避了。即躲在外間排插後面。借着不捨姑娘即在那裡落淚。安太太走後。只聽得鼓樂喧天。花轎已到門首。擡進院子裡來。抽去老桿。轎門安向東南。只聽戴媽合隨緣兒媳婦往屋裡要了紅氈子。地下鋪得平穩的。褚大娘子便遞給姑娘一个小金如意。一个銀錠。兩手攥着。取左金右銀。必定如意之兆。張姑娘又把个平果送在他嘴邊。姑娘已被蓋頭悶得一腔的躁火。正用得着。便大大的咬了一口。還要再吃。卻早拿開了。便聽得院子裡。還是先前那个咬文嚼字的高聲念道。伏以

天街夾道奏笙歌　兩地懽聲笑語和　吩咐雲端靈鵲鳥　今夜織女渡銀河

攔門第二請請新人緩步抬身扶鸞上轎請褚大娘子張姑娘扶着姑娘上了轎安上扶手板兒放下轎簾扣上恕管搭出轎去這个當兒便有許多僕婦伺候褚大娘子上車先往頭裡走這裡才叫轎夫上轎桿打杵穩轎只聽前後招呼一聲請前面十三棒鑼開道彩燈双照簫鼓齊鳴姑娘到底被人家抬去了姑娘上了轎子只覺四圍屋盖了个嚴密裡面靜悄悄的黑暗暗的只聽得咕咚咚的鼓樂振耳覺得比那單人獨騎跨上驢兒深山曠野黑夜獨行大是兩般風味只把不定風頭的小鹿兒騰騰的亂跳又好像是落下了許多事一般走了半日忽然想起說噯呀我怎的臨走時節也不曾見着娘我正有一句要緊的話要問他老人家一時匆匆不曾問得此時料想沒法回去這便如何是好忽然說道有了便是這等那知姑娘心裡打的却又是個斷行不去的主意這正是既為蝴蝶甘同夢怎學鴛鴦共羨仙要知何玉鳳還門後又有些甚情節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

話表送親太太褚大娘子扶着何玉鳳姑娘上了轎他便出來忙上車從庄園東墻一帶遶向前門而來到了那座大門只見門外結彩掛燈迎門設六曲圍屏垂幾重繡幙屏開孔雀幙展東風桌兒上擺列名花安排寶鼎當門擺着迎盞兒說不盡那酥酒頻斟琥珀光搖金燦爛瓊卮高擧蒲萄香出碧琉璃褚大娘子才下了車進了門來早見公子迎門跪着手擎台盞在那裡進酒他滿臉堆歡兩手接過酒來說道大爺請起來公子道大姐姐這个稱呼我越發不敢起來了他笑道我只好叫你妹夫了說罷即連飲了三盃迎門喜酒又向公子道了一个萬福兩旁許多穿衣戴帽的家人看了只望着華忠笑笑得華忠倒有些不好意思他却坦然無事的扶了个婆兒進來早見了安老爺迎過前堂相見那邊遠遠的站着一羣華冠鮮服的少年在那裡低言悄語的指點說笑他益發慢條條的斯理得意洋洋俏擺春風談笑自若不一時穿過廳堂到了二門安太太合幾家晚輩親戚本家都迎出來那時舅太太合張親家太太在那邊送了姑娘也便從角門過前面來大家把新親讓進上房歸坐献茶從此閒話等候花轎到門芝回來再講新人坐在花轎裡但聽得大吹大擂絃管喧雜悶在轎子裡因為是娘分付的不許揭那蓋動也不敢動正在盼到只聽得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嗚啦一片响聲。兩挂千頭百子旺鞭。放他振地價响。鼓手便像是一對對站住。想是到了門了。接着便聽得許多人吽道開門。裡面卻靜悄悄的。不聽得有人答應。姑娘納悶道。怎麼使心用計。勞神費力的。抬了來又關上門。不准進去呢。吽了一會。那門仍然不開。又是先前那个人高聲說道。伏以　吉地上起　旺地上行　喜地上來　福地上住　時辰到了。開門開門。把喜轎請上來。只見大門開放。前面花燈鼓樂一隊隊進來。轎子才進門。只聽那滿天星金錢嘈啰嗆啷撒得來連聲不絕。也不知過了幾重門。轎夫前後招呼了一聲落平。好像不曾進屋子。便把轎子放下了。姑娘聽了鼓樂齊住。又聽不見个人聲兒了。心裡又跳起來。你道這轎子為何在當院子裡就放下了。原來先要拜過天地祖先。然後才入洞房。姑娘那裡曉得這个原故。忽然靜悄悄半天。只聽得一聲弓絃响。哧的就是一箭。從轎子左邊射了過去。接着又是第二箭。從轎子右邊射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又是第三箭。卻正正的射在轎桓上。登的一聲。把枝箭碰回去了。這時姑娘暗想。這可不是件事。怎麼拿着活人好好兒當鵠子辦起來了。大約再一箭。姑娘便要施展他那接標的手段了。又早聽得轎旁那人高聲念還。伏以　彩輿安穩護流蘇　雲淡風和月上初　寶燭双輝前引道　一枝花影倩人扶　攔門第三請。請新人降輿舉步步步登雲。請一時兩旁鼓樂齊奏。便聽得有許多婦女聲音圍近轎前。拔了葱管。掀開轎簾。去了扶手板兒。卻是褚大娘子張姑娘帶着一對喜娘兒。請新人下轎。姑娘左右扶定了兩个喜娘下了轎。只覺腳底下踹得軟囊囊的。想是鋪的紅氈子。又聽那人贊道。請新人新娘面向吉方。齊眉就位。恭拜天地。拈香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興。姑娘初起也不留心。及至聞得个跪字。只覺自己上首有个人已經跪下了。自己不由的也就隨着他跪下。贊道叩首。也就隨着他磕頭。一時拜罷平身。又聽那人贊道。上堂遥拜祖先。那張褚兩个引着喜娘扶定新人。上了三層台堦兒。過了一道門檻兒。走了幾步。又聽旁邊仍然照前的一般贊唱法。兩跪六叩起來。又聽得贊道。請翁姑上堂。高升上坐。兒媳拜見。緊接着又贊了一句道。揭去紅巾。便聽安太太那裡囑咐公子。你可慢慢兒的。姑娘在蓋頭裡低着頭看着地下。只見跟前來了一双靴子腳。又見張姑娘一手拈起个蓋頭兒來。一手把着新郎的手。用一根紅紙裹的新秤桿子。把那塊蓋頭即往下只一挑挑下來。姑娘好眼亮啊。那時正是十月天氣。夜長日短。酉末戌初。正是上燈時候。姑娘微抬眼皮兒一看。只見滿屋裡香氣氤氳。燈光燿爍。那屋子卻不是照擺玉器攤

子洋貨鋪子似的那樣擺法。只有些名書古跡。周鼎商彝。一一的位置不俗。幾家女眷都在東間。兩旁站立幾名花枝招展的丫環。幾个衣服鮮明的僕婦。早見公婆在堂中安了兩張羅漢椅子。端正坐在那裡。旁邊卻站着一个方巾藍衫。十字披紅。金花插帽。滿臉酸文。一嘴尖團字兒的一个人。原來那人是宛平縣學。從南省冒考落第的一个秀才。只因北京城地廣人稠。館地難找。便學了這件儐相禮生的生意糊口。原因方才前後裡外嚷了這半天的。就是他。姑娘才得去了蓋頭。又聽贊道。新郎新婦叩見父母翁姑。那老爺太太坐在那裡受禮。便有陪客女眷把褚大娘子讓到東間上下。這裡地下鋪了紅毯。安龍媒居中。何玉鳳在左。隨着。張金鳳在右。陪着。三個人聽着那裡生贊唱跪拜儀節行禮。安老爺安太太他也左顧右盼。真个是好个佳兒好个佳婦。只樂得眉飛色舞。笑逐顏開的點頭。只說起來三个人平身站起。禮生又贊道。跪。三个人又齊齊跪下。聽他贊道。請堂上致詞賜答。只聽安老爺說道。你三個人。這段姻緣。真是天作之合。玉格。從此更該奮志讀書上進。兩个媳婦。便要同心理紀持家。一家和睦親順。吉事喜祥。才不負上天這段慈恩。我兩老人這番期望。安太太道。你父親你公公這話說的很是。從來說功名出于閨閣。只要你們兩个一心勸着他讀書上進。只怕比个嚴些的師得還中用呢。等他中了舉人中了進士點了翰林。你兩个人。再一个人給我們抱上兩个孫孫。那時候不但你兩人對得住你各人的父母。你三口兒可就都算安家的萬代功臣了。因回頭合安老爺說道。老爺還有一說。今日這何姑娘佔了个上首。一則是他第一天進門。二則也是張姑娘的意思。我想此後叫他們不分彼此。都是一樣。安老爺道。正該如此。當日娥皇女英。又何曾聽得他分過彼此。講到家庭。自然以玉鳳媳婦為長。講到封贈。自然以金鳳媳婦為先。至于他房幃以內。在他夫妻姊妹三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兩个老人家可以不復過問矣。却說安老爺安太太說完。禮生又贊道。叩首謝過父母翁姑。興。三个人起來了。又聽他贊道。夫妻相見。褚大娘子早過來同喜娘兒扶了何姑娘。張姑娘便同那个喜娘兒招呼了公子。男東女西。對面站着。兩个人都不由得要對對兒光。只是圍着一屋子的人。只得一齊低下頭去。禮生贊道。新人萬福。新貴答揖。成双揖成双萬福。跪。夫妻交拜。成雙拜。兩个人如儀的行了禮。又贊道。姊妹相見。双双萬福。褚大娘子見張姑娘沒人兒招呼。忙着過來悄悄合張姑娘道。我來給你當个喜娘兒罷。張姑娘倒臊了个小臉通紅。便轉到下首。向何玉鳳道了个萬福。尊聲姐姐。何玉鳳

也須禮相還。低低的叫聲妹妹。禮生又贊道。夫妻姊妹連環相見。他姊妹兩个又同向公子福了一福。公子也鞠躬答禮。安老夫妻看了。只歡喜得連說有趣。禮生贊道。新人新貴。行綰結同心禮。早見華嬤嬤戴嬤嬤兩个手裡捧着丈許長兩疋結在一處的紅綠綵紬。兩頭兒各綰着个同心彩結。遞結兩个喜娘兒。東邊這人便把這頭兒綰在安公子左手。西邊那人便把那頭兒綰在何小姐右手。褚大娘子便從桌上抱着一个用紅絹五色絨線扎着口的赤金寶瓶。交何小姐左手抱着。張姑娘又送過一个栓彩紬的青銅圓鏡子來交公子右手。向新娘照着。交代停當。只聽那禮生念道。伏以

一堂喜氣溢門闌　美玉金精信有緣　三十三天天上客　龍飛鳳舞到人間

聯成並蒂良緣。定是百年佳偶。綿綿瓜瓞。代代簪纓。紅絲彩帛。掌燈送入洞房。禮成。禮生告退。安老爺一面犒賞禮生。簷下紅燈引路。張姑娘帶着　喜娘兒扶了新　肈着那面鏡子。手綰綵帛。引着新娘。新娘把着那个寶瓶。隨行。庭前止了大樂。那些樂工止吹着笙簫管笛。彈了三絃。敲了鼓板。口裡高唱畫簷開處風光好的一套喜詞兒。直送到遊廊東院。那所新洞房去。姑娘　一進洞房。早看見排滿一分粧奩。凡是應有的。公婆都給辦得整齊。進了東間。但見燭輝寶炬。香爇沉檀。翡翠衾溫。鴛鴦帳暖。粧台邊倚着那桿稱心如意的新秤。擺着龍鳳蓋頭。兩旁便是那和合雕弓。團圞寶硯。安太太因舅太太不便進新房。張太太又屬相不對忌他。就留在上房。張羅自己也趕到新房。來幫着褚大娘子合張姑娘料理。進門便放下金盞銀台。行交盃合巹禮。接着和銅盆吃子孫餑餑。放捧盒。挑長壽麵。吃完了。便搭衣襟倒寶瓶。對坐成双。金錢撒帳。但覺洞房中歡聲滿耳。喜氣揚眉。莫講把何玉鳳支取得眼花撩亂。連張金鳳在淮安過門時。正值有事之時。也沒看着番熱鬧。褚大娘子本是淘氣的人。遇見這等有興的事。一發一團精神。有說有笑。一時大禮告成。他便合安公子道。你的差使算當完了。請罷。外邊吃茶。公子笑着才出得屋門。只見從外進來了一羣人。都是今日在此賀喜的。梅公子管子金何麥舟烏大爺不得來。打發他兄弟托明阿托二爺來。此外是莫友士先生的少君吳侍郎的令姪。還有安公子兩三个同案的秀才。連老少二位程師爺。張樂世。褚一官。除了鄧九公。安老爺不曾進來。一共到有十幾个人。還來鬧房。玉鳳姑娘卻是不曾經過這鬧房的舊風氣。心裡想道。怎麼這班人如此尖酸可惡。又不好問得。還是老師爺說。諸位兄台。不差倚點。罷龍嫫大禮告成。也讓他出去見見老翁。衆人那裡肯依。張老便向這位

一個揖向那位一個揖只是討情還虧褚一官力大把个公子生奪硬搶的拉了下來出了房門一溜烟跑了眾人道新郎跑了我們正好看新娘子去那時安太太張姑娘早躲在西間眾人向洞房裡一擁而進屋裡只有褚大娘子在牀子伴着新人地下便是兩个媽媽兩个喜娘兒在那里伺候兩个喜娘兒是久慣在行的見眾人進來便一齊向前攔住道各位老爺新人辛苦了兒鬧房罷眾人也不聽他一窩蜂向牀跟前奔了去且內中一个喜娘兒是个揚州人才得二十來歲到也是一點點一双小脚兒他只顧上頭扎撒着兩隻手擋眾人不防下面不被知那个一靴子脚踹在他小脚兒上只見他皺着眉裂着嘴抱着脚嚷道哎喲喂痛煞哉我的菩薩怎的這等蠢儈褚大娘子見眾人圍在牀前忙的橫着兩隻胳膊護住姑娘他一眼看見了褚一官便拿他扎了个筏子說道你也來了好哇你們要看新人只顧看也是兩道眉毛兩隻眼睛兩个耳朵一个鼻子一張嘴瞧手不能我告訴你們也是十个指頭可不能一般兒齊瞧脚更不能我也告訴你們拿營造尺量不夠三寸你眾位一定要看也容易可得齊着挨過三拳兩脚的再去我這一撒手兒姑娘可就來了眾人一聽說那可來不得大家才嘻哈一哄而散跑出去了安太太這里賞了兩个喜娘兒派人去款待他酒飯一面叫人要了點心湯來讓新人吃又有舅太太給他弄下可吃的東西一併進了去安太太便讓了褚大娘子過去赴席新房只留下兩个媽媽同晉升媳婦因隨緣兒媳婦是三个月的双身子又叫了跟舅太太的婆兒老藍四个人伺候新房裡頭這陣忙鄧九公合安老爺在外面早已吃了一鐘兒半的紹興酒過了手了老程師爺是喝得當面還席合衣而臥一班少年另有兩席還不曾散只有張親家老爺只管在席上坐着那一會兒這裡看火燭那裡看門戶但有家人們沒空兒吃飯的他便在那裡替他們照料因此那些家人無不感激他益加敬愛他不敢一毫輕慢一時內外飯罷更鼓初定那些親友也有預先在附近廟裡找下住處的也有在此下榻的鄧九公是吃完了飯有他那道步行的工課遶着灣兒走了會子便到東書房睡了安老爺就托張親家老爺叫了公子進去張老把他送到上房這日舅太太合張太太商量也都在新房的對面住下為是多个人照料安太太見公子進來叫張金鳳先去招呼姑娘卻說姑娘因是拜个堂的安太太便不叫他一定在床裡坐也搭着姑娘不會盤腿兒牀裡邊兒坐不慣只在床沿上坐着大家去吃飯屋裡只有幾个婆兒再連及媽媽姑娘無可多談曉得乾娘過來了心下才

十分歡喜。便叫戴媽媽你快把娘請來說我想他老人家了。戴媽媽道。姑娘今日舅太太可進不來呀。明日早起就見着了。姑娘一聽。心裡想道是呀。只是我此刻急等見了娘。要商量一句要緊的話。這句話又不好叫人去傳說。如今娘既不好進來。我又不好出去。我只得還是拿定方才在轎子裡想的那个老主意罷。你道這姑娘有甚的飛簷火票要緊話。從轎子裡鬧到此時。他在轎子裡想的又有什么主意。原來他正為是臂上那點守宮砂起見。論起那這點守宮砂。真是姑娘的一片孝心苦節。玉潔冰清。想着這世是無意姻緣定了。這話除了他自己明白。平日從不曾給人看。我直到今早冷不防大家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提親事。姑娘急了。才向大家證明這點東西。以明素志。不想事由天定。人力不能勝天。就被人家抬來了。此時事過一想。十分後悔。不合教大家看這點印記。假如我不說明。大家還不知。如今大家都看見了。倘然女眷們不論那一時。提起來都扯住手要看。那時叫我把何物為證。姑娘正在心裡盤算。恰好張金鳳從上房過來。說半日在那邊張羅打發飯。沒陪姐姐。姐姐還吃點兒甚麼不吃。姑娘此時肚子裡不差甚麼是分兒了。便說不吃了。張姑娘又告訴他今日公婆怎的忻喜。大家怎的高興。鄧九太爺喝了多少酒。褚大姐姐也喝的臉紅紅的。姑娘到也合他歡天喜地的閒談。正談的熱鬧。人回說太太過來了。只見太太扶着公子進來。玉鳳姑娘忙恭敬合婆婆說了幾句話。又到了一碗茶。裝了一袋烟。太太坐了片刻。便合三人說道。我們今日都忙了正一天了。大家都早些安歇罷。張金鳳答應一聲。太太便站起來說。我過南屋裡。我你舅母合親家太太去。你三口兒都不許出來了。又合張姑娘說。你招呼姐姐罷。也不用過去了。我回來也就安歇了。說着到南屋轉了一轉。便過上房去。這裡張姑娘便讓公子在靠妝台一張桌兒上首坐了。他姊妹兩个對面相陪。一對新人。伺候的人送上三盞茶。公子此時是春來天上。喜上眉梢。樂不可支。到覺滿臉通身有些大不合折兒。無奈是宜室宜家第一齣戲。自然得說幾句門面話兒。便合何玉鳳道。再不想我合姐姐從來店一面之緣。會成了你我三人的百年美眷。這都是天地的厚德。父母的慈恩。岳父岳母的默佑。也虧你妹子從中周旋。從此你我三个人須要唱隨和睦。同心合力。侍奉双親。答報天恩。也好慰岳父岳母於地下。公子這幾句開門歡兒。自覺來的冠冕堂皇。姑娘沒有不應酬兩句的。不想姑娘只繃着臉兒一聲不言語。張金鳳道。姐姐合人家說話耶。姑娘到轉過臉來合他笑了一笑。公子一看。這沒落兒呀。只得又說道。便是你兩个

當日無心相遇，也想不到今日璧合珠聯，作了同牀姊妹，豈不是造化無心，姻緣有定。張姑娘道，姐姐，人家又說了這些句了，開談哪，怎麼發起起來了呢。姑娘仍是着他笑笑不合。公子答話。張金鳳怕羞了新郎，只得說道，姐姐今日想是乏了，大家早些安息罷。說着便叫兩個媽媽燭燃雙檠，香添百合。又叫花鈴兒柳條兒兩个侍兒在西間屋裡伺候大爺換衣裳。公子起身過去。那柳條兒是服侍慣了的，花鈴兒是今日初次服侍大爺，未免有些羞愧，不甚得勁兒。細察秋毫無纖不至。蓋柳條兒即張姑娘之影，花鈴兒即何姑娘之影，寫花鈴兒意固不在花鈴兒。這邊張姑娘便讓新人方便，自己服侍他卸了粧。同他坐在牀沿上合他談心，談了幾句，又在他耳邊不知說些甚麼。那玉鳳姑娘點頭答應。及至聽到這番悄悄兒的話，立刻把臉一正，便嚷起來道，是可嚷也，孰不可嚷也。噯，你那可是白說了。張姑娘聽了，兩隻小眼睛兒一擺，心裡說，這正是甚麼話，擠到這會子了，怎麼說白說了呢。正待合他再講，公子早從屋裡換完衣裳，穿着件一裹圓兒，戴着頂小帽兒，趿着雙鞋過來。張姑娘只得把話掩住。一時兩个媽媽進合和湯，備盥漱水。張姑娘便催新郎給新娘摘了同心如意，富貴榮華，都插在東南墻角上。因又囑咐說道，姐姐方才聽見婆婆分付了，叫早些睡呢，我也睡去了，明早過來給姐姐道喜。說着才待發步，姑娘一把拉住他道，你不准走。張姑娘生怕惹出他的累贅來，一面擺脫了袖子就走，一面回頭笑向新娘道，屈尊成禮。又笑向新郎道，勉力報恩。又拱一拱手向他二人回道，暫且失陪，明日再會。分致詞兩人各四字，合致詞三人共八字，可稱安家新房十六字，無一冗字，無一泛字，無一贅字，可謂懸之國門不能增減一字耳。說着便笑嘻嘻的把門帶上去了。張金鳳這一走，姑娘這才離開那張粧臺，索性挨過桌子那邊坐下了。公子道，姐姐二更，我們睡罷。說了兩遍，照例的不理。公子只得閙大題目來，正言相勸說道，姐姐你只管不肯睡，却不想二位老人家為你我兩个費了一年的精神，又勞乏了這幾日，豈有此時還勞老人家懸念之理。說了半日，姑娘却也不惱，也不嫌煩，只是給你个老不開口。公子被他磨得乾轉，只得自己勸自己說，這自然也是新娘娘嬌羞故態，我不攙他過來，他怎好自己走上牀去。一面想着，却便走到姑娘跟前，攙着姑娘的手腕兒，口裡才說得个姐姐請睡，不要作難，一句沒說完，姑娘只把腕子輕輕兒的往懷裏一帶。公子早立腳不住，一个撲虎兒往前一撲，險些就要磕在那銅盆架上咧。只見姑娘抬起一隻小腳兒來，把那腳面一綳，平伸腿往上一挑，早把个新郎抓住了，不曾跌下去。新郎盤槓子似的盤了半日才站起來，笑道，怎麼又拿出看家的本事來了。姑娘到底不作一聲兒，索性躲到

挨門兒一張杌子上靠門坐着。這邊兩个新人在新房裡乍來乍去。如蛺蝶穿花。欲即欲離。似蜻蜓點水。只苦了張金鳳。自聽了姑娘那可是白說了的一句話。捏着兩把汗。只恐把一番好事。變作一片戲場。打將起來。坐在西屋裡只放心不下。待要私下走過去聽聽。又恐這班僕婦丫環不知其中的底裡。深情轉覺外看不雅。沒奈何帶了兩个媽媽悄地裡站在前邊。聽了半日不聞聲息。忽然聽得新郎嗤的一聲笑將起來。你道他因甚的笑將起來。原來他因被這位新娘磨得沒法兒了。心想這要不作一篇偏峰文章。大約決入不了這位大宗師的眼。便站在當地向姑娘說道。你只把身子賴在這兩扇門上。大約今日是不放心這兩扇門。果然如此。我倒給你出个主意。你索性開門出去。不想這句話才把新姑娘的話逼出來了。他把頭一抬眉一挑眼一瞬說。啊。你叫我出了這門到那裡去。公子道。你出了這屋裡便出房門。出了房門便出院門。出了院門便出大門。姑娘益發着惱說道。你吭待轟我出大門去。我是公婆取來的。我妹子請來的。只怕你轟我不動。公子道。非轟也。你出了大門。便向正東青龍方奔東南巽地。那裡有我家一个大場院。場院裡有一座土台兒。土台兒上有一眼井。姑娘不覺大怒說道。唗。安龍媒。我平日何等厚待你。到虧了你那些兒。今日方才進得門。壞了你家那件事。你叫我去跳井。公子道。少安無躁。往日再聽那井口邊也埋着一个碌碡。上也有个關眼兒。你還用你那兩个小指頭兒扣住那關眼兒。把他提來。頂上這兩扇門。保管你就可放心睡覺了。姑娘聽了這話。追想前情。回思舊景。眉頭兒往上一逗。腮頰兒一紅。不覺變嗔為喜。嫣然一笑。只就這一笑裡。二人便同入羅幃。成就了百年大禮。張金鳳聽到這麽。先黙黙的念了一聲我那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碌碡哇。可夠了我的了。卻說張金鳳聽得一双新人双双就寢。才覺出兩隻小脚兒站了个生疼。連忙扶了个人去上房去見公婆。那時褚大娘子也合幾家親族女眷都已分頭安睡。只有那為兒孫作馬牛的一双老人家。還在那裡閑談靜候。張姑娘悄悄的回了婆婆。他兩老才得放心。張姑娘也就回房。還招呼了母親舅母。洑後就寢。一宿晚景不提。次日便是筵席。才交五鼓。此上皆十月初二日事此次方始為初三日兩日皆以才交五鼓四字為眼目張姑娘便起來梳洗妝飾。已打扮得花枝招展。繡帶飄飄。一切完畢。正要趕去請新郎起來。早見公子笑吟吟過這屋裡來。張姑娘連忙起身道喜。公子道。與卿同之。又道。閑話休題。你且給我梳了辮子。好讓我洗臉穿衣。去禀知父母。請二位老人家欣喜放心。張姑娘道。正該如此。只是我得張羅姐姐去了。

你叫媽媽給你梳罷。公子道無論誰梳都使得我見過父母還要去照料外面的事。難道我還好照耍你的時候口作新姑爺諸事驚動老人家不成。說着忙忙梳洗。張姑娘便過新房去請新娘起來。才一揭帳子。看見新娘早已端正坐在那裡。張姑娘先斂袵萬福。說道姐姐可大喜了。只見玉鳳姑娘一把拉住他道好妹妹。今日你可不許嘔我了。呢（千萬莫回他那可是白說了）回來你還得囑咐褚大姐姐。你們鬧的這可真不是件事。再要嘔我可就急了。張金鳳道。不是嘔姐姐這叫个牀第之間。不失夫妻姊妹之禮。便是褚大姐姐見了。也要道喜的。他如何肯嘔你。說着讓他下了牀伺候的人叠起被褥。姑娘正在梳洗。人回褚大姑奶奶吃酒梳頭來了。舅太太他那時早已起來。急于要進房看乾女兒。因等个齊全蹓過門。自已方才好進去。見褚大娘子來了。便也同張太太隨後進來。姑娘此時見了娘到也沒甚麼可商量的了。只聽滿耳朵裡一片叫姑奶奶的聲音。也聽不出誰是誰來。一時看着這些人。雖這等親熱相關。想起自已父母不在跟前。不覺悽動于中。情發于外。一陣傷心落淚。再一轉念。若果然父母都在。今日看了我嫁了這等人家。奉着這等公婆。隨着這樣夫婿。又多着這樣一个有情有義合意同心的張家妹子。不知何等欣喜。不由越想越痛。抽抽噎噎的起來。舅太太忙勸道姑奶奶今日哭不得。回來眼睛哭得桃兒似的。人家笑話。姑娘聽了才止悲不語。大家應了幾句吉祥話。張太太道我看着姑奶奶放心了。我可走了。你道他又往那裡去。原來這件喜事安太太算來算去。只得請出褚大姑奶奶佟舅太太張親家太太。這麼三位新親來女家。倒佔了三位。男家止剩了安太太一位了。怎麼算兩下裡都是單忽然。只安老爺這樣一个舊家。還請不出十位八位新親不成。只因其中有三層原故。第一層這件事。安老爺恐姑娘性兒拿不定。不知這日究竟辦得成辦不成。並不曾通知親友。連日在此住下的。便是自己的內姪媳。並本家晚輩。都合舅太太不好同席。第二層這位張太太。論遠近本就該請他作男家新親。才是正禮。並見還處到他作了女家新親。直要鬧到送親演禮打起牙把骨來。可就不成事了。何況他還是喫白飯呢。第三層。從着書的道理。那怕稗官說部。借題目作文章。便燥然可觀。填人數湊熱鬧。便索然無味。所以燕北閒人這部兒女英雄傳。自始至終。止這一個題目。止這幾個人物。這便是安老爺安太太。再請上幾个旁不相干的人來湊熱鬧。那燕北閒人着起書來。也一定是照孔夫子刪詩書修春秋的例。給他刪除了去。（涑水通鑑翦裁前代之書其人之無關勸懲者削之紫陽綱目翦裁涑水之書二人之無足重輕者又削之蓋古今史法類然也在乎刑房先生且）

用此法以結能仁寺之案　主說着書者之為燕北閒人　此張親家太太見着姑奶奶。所以就走的原委也。卻說褚大娘子把姑娘的眉稍鬓角略略給他繳了幾線。修整妝飾起來。大家看了。真个是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昨日今朝大不相同。舅太太看他吃了東西上上下下。花團錦簇圍隨了出來。出門邁鞍子。過火盆。迎喜神。避太歲。便出了那座遊廊屏門。俗語講的再不錯是親的割不掉。是假的安不牢。姑娘此時便一心惦記公婆。想去請安。不想出得那座門。前面引路的兩个僕婦。便引了順着遊廊一直往後去。走了一會。進了一个小院門。才進院門便聞得有一陣烟火油醬氣。姑娘心想怎麼才出門兒就把我引到這麼个地方兒來了。一進房門。只見一个連二灶上弄着大旺的火。上面坐着這番開的鉄鍋。地下站着好幾个衣飾齊整的僕婦。又有个四十餘歲鮎魚脚的胖老婆子。也穿件新藍布衫兒。帶朵紅石榴花兒。鼓着倆大奶膀子。腆着个大肚子。又着八字脚兒。笑呵呵的跪下。說請大奶奶安哪。姑娘這才明白原來是公婆的內厨房。只見伺候的僕婦在灶前點燭上香。地下鋪好了紅氊子。便請拜灶君。二位新人行禮起來。那个胖女人就拿過一把柴火來。請奶奶添火。又拿過半瓢清水來。說請奶奶添湯。隨有衆僕婦給他拉着衣服。摟着袖子。一一的添好了。姑娘暗想往後要把這件事全靠了我。我可了不了哇。那知這是安永心先生的意思。他道古者婦人主中饋者也。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連那平釘堆綉扎拉扣。這都是第二件事。所以定要把這三日入厨下。洗手着羹湯的兩句文章作足了。這裡添過水火。張姑娘便請姑娘出來。跟着前引那兩个僕婦。也不知怎的轉灣抹角走了會了。又出了正北的一座角門兒。姑娘一看。對面便是昨日在那里上轎的那个所在。想道怎麼我不曾見公婆。倒又先引到此地來呢。只見前面那兩个僕婦不進這座門。卻引了往東走。進了那座大祠堂門。原來昨日是遥拜祖先。還不曾行廟見禮。一進門早見安老爺安太太在院子裡。肅恭將事的伺候。教見婦兩个在院子望空先拜過宗祖。然後老夫妻倆領了他們進祠堂。叩見老太爺老太太的神位。算自己帶見之意。行過了禮。姑娘上前問了公婆的起居。安老爺道。論今日卻不是你回門的日期。既到了這裏。自然該同你女壻過那邊。到親家老爺親家太太神主前。磕个頭去才是。姑娘答應一聲隨了大家過去。安老夫妻便先回家。姑娘到父母神主前同公子磕个頭。自然不免傷感。只得以禮制情。便忙忙的回來。才到上房。便有兩名女人。捧着兩副新紅鞾盒在廊下伺候。姑娘進門見過翁姑。那兩个個人便端進盒子來。張姑

娘帮他打開姑娘一看。只見一个盒子裡面。放着五个碟子。一碟火腿。一碟黄悶肉。一碟榛子一碟棗兒一碟栗子那一个裡面是熱騰騰的兩碗湯麪。新婦之獻先以古禮代新婦之獻饌以時禮姑之賜以時禮舅之賜以古禮序次嶔崟歷落可玩自不必以瑣細為嫌中間嵌入長姐兒尤覺化板為活姑娘悶沉道。大清早起這可怎麽吃得到一塊兒喚。原來這又是安水心先生的制度。就把這點兒吃食作了姑娘的開箱禮。因是姑娘娘家無人。不曾給公婆預備開箱的東西。止把鄧九公帮箱的金銀紬緞用些。也充得數了。這水心先生却意不在此。他講得是禮記上。古者婦人之贄。惟榛脯脩棗栗。脯鮮肉也。脩乾肉也。所以命公子給媳婦裝了三碟乾果子。又配上這兩碟肉脯。就算了玉鳳姑娘見公婆的贄見。以為必該如此而行。才合古禮。這同前回叫公子抱鵝去謝妝。是一副板印下來了。那兩盌熱湯兒麪。便是玉鳳姑娘方才添的那一爐子火。那一鍋水。煮的。但是熱湯兒麪。又怎麽算得羹湯呢。要作碗三鮮湯十錦羹。吃着。豈不比麪爽口入腸些。他講得的羹湯者。有湯餅之遺意存焉。古無麪字凡是麪食一槩都叫作餅。今之湯麪即古之湯餅也。所以如今小兒洗三下麪。古謂之湯餅會。今日這兩盌麪保不定早有个我家的媳婦兒會赶麪。赶到鍋裡。團團轉的秘典在裡頭呢。這是安老爺一番考据工夫。却說姑娘見公婆家的規矩如此。便那兩下筷子。把那兩葷三素的五碟吃食。獻上去。擺成一个梅花式。然後捧着麪。先進公公。後進婆婆老爺十分得意。便向安太太道。太太我們倒要享用他這點敬意。安太太只不挑了兩三筯麪。夾了一片火腿。安老爺却就着那五樣佳肴。把一盌麪忒兒嘍吃了个乾淨。還滿臉堆歡。向玉鳳姑娘說了一句。媳婦生受你。舅太太在旁看了半日。說姑老爺你可慪死我了。也没說你們二位為這媳婦兒費了多少心。多少事。連个活計也不叫他遞。棗兒栗子的鬧起。請姑娘拜姐姐來的。我這裡給我們姑娘備了點兒東西。說着便叫人搭過兩个小方盤兒來。一个裡頭是一頂帽頭兒。一匣家作活計。一雙男靴。一雙靸脚鞋兒。兩雙襪子。一個裡頭放作兩個小匣子。一匣是一枝彷着聖手摘藍的金簪子。那手裡却拈着一个小小金九連環。一匣是一雙汗浸子玉蒲鐲。其餘也是一匣家作活計。一雙女靴一雙鞋兩雙襪子。便叫姑娘分遞了公婆。安太太見舅母這等用心精細。十分歡喜。說這可是个會疼女孩兒的舅太太也。笑道。姐姐手兒拙。也不會作个好活計。親家太太慢慢兒的調理他罷。說得大合姑太太的意。安老爺却是碍于親情。不得不受。心裡還以為事不師古。終非經道。安太太便把那枝九連環從匣屜兒上抽下來。就帶在頭上。因叫了

聲長姐兒呢。只見走過一个了環來。長得細條條兒的。一个高挑兒身子。生得黑𪏭𪏭兒的。一个圓臉盤兒。兩个重眼皮兒。頗得人意。太太分付他說。你把我那个匣兒拿來。那了環答應一聲去。不多時。拿了一个錦匣子來。打開裡面。却是一枝雁釵。一雙金鐲子。太太便點着頭兒叫姑娘。姑娘走到跟前。太太說道。我這枝簪子是一對兒。你妹妹磕頭那天給了他一枝。也有這樣一對鐲子。我照樣又打了一對。如今給你。因說你低下頭。我給你戴上。姑娘便鞠着腰低下頭去。請婆婆給帶好了。太太又給他換上那付鐲子。便拉着他才瞧了瞧手。搭趄着又看了看他胳膊上那點守宮砂。可煞可怪。連些影子也沒了。太太十分歡喜。望着兩个媳婦兒看看這个看看那个。說道嘖嘖。真是一對好孩子。姑娘謝過婆婆。安老爺見太太賞了媳婦拜禮。滿面正氣。便拈着小鬍兒叫道。來。把我給大奶奶那東西拿來。只聽伺候的人大家答應了一聲。抬過一个大方盒來。上面蓋着塊大紅挖單。老爺便道。媳婦過來。以你這樣好媳婦。我豈不知賞你幾件奇珍寶玩。但今日是你為婦之始。用這些俗物非禮也。我這裡另有幾件東西。你看看。（安老在自已家中由得他引經據典目空一切所以過談爾音勢必不行）張姑娘便撤去那个紅挖單。姑娘一看。只見方盤裡擺的是一條堂布手巾。一條粗布手巾。一把大錐子。一把小錐子。一分火石火鐮片兒。一把手取燈兒。一塊磨刀石。又有一个小紅布口袋。裡面不知裝着甚麼。張姑娘從口袋裡拿出來。却是一个針扎兒。妝着針。一个線板兒。繞着線。姑娘一看。心裡說。這可糊塗死我了。在此納悶。又不好問。安老爺便說道。你不解這幾件東西的用意。那禮記上內則有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身。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這方粗布便叫作帨。濕了用。洗傢伙的。這塊堂布叫作紛。乾着用。擦傢伙的。這大小兩把錐子叫作大觿小觿。是開个瓶口兒匣蓋兒用的。那个磨刀石便叫作刀礪。伺候公婆吃飯。磨刀片肉用的。那火鐮片兒代金燧用。取燧兒代木燧用。為生火用的。這兩件東西。還是從權論理。那金燧一定要用火鏡兒。也着實不便。所以我才給你備了這火鐮取燈兒兩樁東西。那火鏡兒向日光取火。木燧一定要鑽向樹上取火。所以古人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如今我這莊園樹木也不全。再說遇着个陰天。他那這火鏡也不便。（此老猶自以為參酌時宜不盡師古）那口袋叫作縏袠。裡面裝針的便是箴管。繞線的線纊。為是給公婆縫縫聯聯用的。一共九件東西。這是作媳婦的事奉翁姑必需之物。想你父母在日斷斷給你

備不到。此我所以想遵古制。備這一分賞你。按着古禮媳婦每日謁見翁姑。這些東西還該隨身佩帶的。衹是如今人心不古。你若帶在身上。大家必譁以為怪。只好通權達變。放在手下隨用罷。此老猶自以為未令佩帶不免趨時然。而此等大禮卻不可不知。姑娘只得一一答應叩謝。當下滿屋裡的人。只有太太支應着回答。其餘親族女眷無不掩口而笑。老爺依然一副正經面孔。再不想這套話。倒把位見過世面的舅太太聽了去。說哦。照姑老爺這麼說起來。這不就是我們如今帶的那個密鴉密空豐庫叫白了。叫他媽媽兒手巾上的那分東西嗎。原來這件東西是有出典的。老爺再想不到。談了半天。談出這麼一個知己來。樂得一手拍膝說道。然可見我講的不是無本之談。那密鴉密空豐庫的漢話便叫着縧帨。帨即手巾也。只是如今弄到用起縪綉綢緞手巾來。連那些東西他都用金銀珠寶作成着。便是數典而忘其祖。大失命題本意了。新娘聽公公講完了這篇考據。才一一的接見親族。俗叫作分大小兒。第一位便是鄧九公。安老爺親自出去請進來。只見老頭兒腆着胸脯兒。懷裡揣得鼓鼓堂堂的。站在當地。說免了罷。安老爺道如何使得。還得請老兒台坐下受禮。說着便讓他坐下。兩個新人過來行禮。磕到第二個頭。他早起身過來拉起公子說。老賢姪姑爺姑奶奶都請起。夫榮妻貴。子孝孫賢。說着便回手在懷裡掏了半日。掏出一個大錦袱子來。打開裡面是個青玉蓮花寶月瓶。四角有四個孩子單腿跪着。抱着那瓶算作足兒。還有個檀木座子放在桌子上。他向公子道。你瞧這個瓶。願你們家平平安安的。上頭這幾朵蓮花。願他姊妹倆和和氣氣的。還照這四個娃娃的數兒。每人給你父母抱兩孫孫。這件東西有個名兒。叫四海昇平。老賢姪你將來作了大官。南征北討。給萬歲爺家出點子力。戴個紅頂子。給你老爺子老太太揚揚名。風光風光好不好。你可別瞧着這玉清兒不怎麼樣。年代兒有了。這還是我抓週兒那天。我老老家給的。願你們三口兒活的比我歲數兒還大。你說這還要怎麼吉祥。安老爺連忙叫公子合兩個媳婦謝過。安太太也道。能勾都照九太爺的話兒就好了。他道一定能一定能。說着出外去了。這裡舅太太張老夫妻褚大娘子都受了禮。舅太太給的是現作的幾件家常衣服。張老夫妻是女兒給備的四半個尺頭。褚大娘子是縪綉領面兒。挽袖腿袖兒膝褲之類。都送了見面禮。其餘都是平輩不肯受禮。止彼此一見而已。外面鄧張褚三位是昨日赴過男席的。今日裡面便擺起女筵席來。褚大娘子首席。舅太太二席。張太太三席。安太太末席相陪。公子一一遞過酒。彼此都是熟人。也不用

酒過三巡。湯添二道。大家便認真吃起飯來。張太太被大家勸了半日。依然不肯開齋。想他必有所待。吃過了飯。舅太太站起來道。親家太太可恕我不能拘那俗禮兒。等罷葷了了。我可得張羅我們姑爺姑奶奶的圓飯去了。說着便過新房去。那裡炕上早齊齊整整擺了一桌筵席。舅太太讓安公子何小姐上面並肩坐了。自己合張姑娘東西面相陪。安公子是前度劉郎今又來。何小姐是司空見慣。倒也用不着十分羞澀。舉案齊眉。同吃了一頓飯。此吉禮告成。他三人從此問安視膳。弋雁聽雞。卿繡儂吟。婦隨夫唱。天下那裡有這樣人家。這般的樂事。豈還算不得个歡喜團圓。不道那燕北閒人。還有大半部文章。這兒女英雄傳才演到第三番結束。這正是硯待磨穿雙管下。弓須開到十分圓。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

這部書前半部演到龍鳳合配已硯雙圓看事跡已是筆酣墨飽論文章畢竟不曾寫到安龍媒正傳（序事之中夾以議論序事之首冠以議論醒世因緣等書往往有之然彼則論事此兼論文現身說法似因實創亦莊亦諧非甘食人牙慧者）不為安龍媒立傳則自第一回隱西山閉門課讀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寶硯雕弓完成大禮皆為無謂陳言便算不曾為安水心立傳如許一部大書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為立傳非龍門世家體例矣然非閒人知其故故前回書既將何金鳳張玉鳳正傳結束清楚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入安龍媒正傳若撇開雙鳳重煩筆墨另起樓臺通部便有失之兩橛不成一貫之病所以這回書緊接上文先表何玉鳳卻說何玉鳳本是個世家千金閨秀只因含冤被難弄得孤苦零丁連自己一條性命尚在未卜存亡那裡還講得到婚姻二字不想忽然大仇已報身命得安姻緣底就這段姻緣又正是安家這等一分詩禮人家安老爺佟孺人這等一雙慈厚翁姑安公子這等一位儒雅溫文夫婿又得張姑娘這等一個同心合意的作了姊妹共事一人再加舅太太這等一个玲瓏剔透兩地知根兒的人作了乾娘從中調停提補就是今生絕絕不想再見的乳母丫環也一時同相聚首此時何玉鳳的遭際真算得千古第一個樂人也不過如此還不專在乎新婚宴爾如魚似水你道就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又能有多大神通就把他成全到這个地步這是个天難道天又合他有什麼年誼世好有心照應他不成無非他那一片孝心一團至性作成兒女英雄合了天情人理自然就轉禍為福遇危而安這是人人作得來的只苦於人人不肯照他那樣作了去即或偶然作到這个地步又向老天算起賬來說這是我苦盡甘來應該食報的享用的就未免氣驕志滿放蕩恣橫起來尋些房幃快樂揮些無益銀錢長些拒人氣燄豈知天道無親惟佑善人這樣斷喪起來便是天果然合你有个年誼世好他也沒法了縱有旺騰騰的好時運也不怕不重新敗壞下來齊整整的好家園也不怕不重新蕭條下來及至自己尋到苦惱場中卻要報怨說老天怎的不睜眼嗚呼老天豈不寃乎何玉鳳是何等一副兒女心腸英雄見識況且他自幼兒就自己為難慣了如今從網眼裡掙出來好容易遇着月滿花香的這等一个時光他如何肯輕易放過因此一進安家門便自己出了一個燒手的大難題

且想到上天這番厚恩眾人這番美意我如今既做了他家的媳婦要不給公婆爭着幾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个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業來怎報得這天恩副得這人望明挈第三十回第三十三回五六等回事妙用反振之筆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之勢他如此一想早把前日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却事事克己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小家氣象再看看安家的上下那一個也不是慈悲人因此該說的就說該問的就問該是公子作主的定有个儘讓該合張姑娘商量的定儘他一數到了公婆跟前便同張姑娘叙姊妹禮數自己居先到了夫妻之間便合他論房幃資格自己居右處得來天然合拍不即不離把安老夫妻兩个樂得大稱心懷他當下在上房周旋了褚大娘子合諸位女眷一番見舅太太不在跟前便要到乾娘屋裡盡个禮數安太太吩咐他就便脫了禮服也合妹妹說說話兒去他答應着又等給婆婆裝了袋烟纔同張姑娘拉着手兒過着院裡來一進院門正要到舅太太屋裡來早見舅太太在廊下站着說姑奶奶必是要到我屋裡來你先不用來呢今日是頭一天出門除了見公婆這算進頭一道門檻兒得取一个吉祥你先到你妹妹屋裡看看去我這裡張羅給你們弄响餑餑呢等我告訴明白了他們我也找了你們去何小姐見如此說只得笑着回到自己新房換了衣服便到西屋裡來却說安公子住的那房子雖是三開間却是前後兩捲通共要算六間金玉姊妹在東西間分住屋裡的裝修隔斷都是一樣只東屋裡因作新房那張合歡床規矩設在靠南窗便把兩捲打作通連勻出北面來擺粧奩安座落張姑娘這屋裡却是齊着前後兩捲的中縫安着一溜碧紗櫥隔作裡外兩間南一間算个燕居北一間作為臥室何小姐到了這屋裡便合張姑娘在外間靠窗南床上坐下早有華嬤嬤送上茶來何小姐一面喝茶留神看那屋子裡見床上當中擺着一般的炕桌引枕坐褥桌上一個陽羨砂盆兒種着幾苗水仙左右靠墻分列兩張小條案兒這邊案上隨意擺兩件陳設案前一張大理石面小方桌桌上面擺得筆硯精良左右兩張杌子北一面靠碧紗櫥東西兩架書閣兒當中便是臥房門門上挑着葱綠軟簾兒門裡安着個曲折槅子上嵌着塊大玻璃放着綢襆兒那望不見臥房裡的床帳又見那外間滿屋裡貼落的圖書四壁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經讀過幾年書自從奔走風塵沒那心與理會見了許多字畫不免賞鑑起來一抬頭先見正南上牕戶上檻懸着一面大長的匾額古宣托裱界畫硃絲寫着徑寸來大的四角方顏字何小姐要看看是何人的筆墨先看了看下欵却

只得一行年月並無名號重復張那上款寫着老人書付驥兒誦之纔曉得是公公的親筆因讀那匾上的字兒寫道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何小姐看了一遍粗枝大葉也還講得明白卻不知這是那書上的格言還是公公的庭訓只覺說得句句有理暗說原來老人家弄个筆墨也是這等絲毫不苟的因又看東隔斷方牕上頭也貼小橫額子卻是碗口大的八分書寫的戒旦聽雞上款是龍媒老弟屬下款是克齋學隸這兩句詩經姑娘也還記得又看方牕兩旁那副小對聯寫得款款兒一筆趙字寫的是

屋小於舟　春深似海

卻是新郎自己的手筆何小姐心裡道這屋小於舟不過道其寬耳下聯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老成不是老人家教訓他這格言本意了一面回頭又看那身後匠案邊掛的四扇屏寫得都是一方方的集錦小楷卻是諸同人送的催妝曲大畧看了一看也有幾句莊重的也有幾句輕挑的也有看看不大懂得的合張姑娘一面說笑着便站起來到大案前看西墻掛的那幅堂軸見書的是仿元人三多圖落款是友生聲盦莫友士寫意（友士之名書中兩見均未正寫莫友士者沒有事也）姑娘都不知這些人為誰又看那兩旁掛金硃箋對聯寫道是

金門待奏賢良策　玉署新藏博議書

上款是奉賀龍媒仁兄大人合巹重喜下款是閑羹愚弟梅鼎拜題并書何小姐看了一笑因問道這梅鼎是誰呀是个什麼人兒呀張姑娘道他也是俗們個旗人他們太爺稱呼同大人現任河南河道總督這梅少爺是公公的門生又合玉郎換帖所以去年來了公婆還叫我見過昨日他也在這里來着姊姊沒聽見進來鬧房的那一群裡頭第一个討人嫌就是他公公可疼他呀常說那孩子有出息兒何小姐說這孩子兒呀我只說他沒出息兒張姑娘道姊姊怎麼倒知道他麼何小姐道我何曾知道他你只看他送人副對子也有這麼淘氣的麼張姑娘聽了這話又把那對子念了一遍纔笑起來道果然姊姊這一說破了再看那待字新字尤其下得可惡並且還不能原諒他無心昨日姊

姊只管在屋裡坐着。橫豎也聽見他那嘴裂了。二人說着。轉到那臥房門口。何小姐抬頭看門上一塊小匾。是　瓣香室。心裡想道。這瓣香兩个字倒還容易明白。只是題在臥房門上不對阿。這臥房裡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誰呢。一面想着。看那匾上的字。只見那縱橫波磔。一筆筆儼如鐵畫銀鉤。連那墨氣都像堆起一層來似的。配着那粉白雪亮的光綾地兒。越顯得好看。及至細看。纔知不是寫。原來照着花兒一樣。用青絨綉出來的。那下款還綉着桐卿學綉一行行楷小字。還綉着兩方硃紅圖書。何小姐道。這到別緻。那桐卿又是誰呀。手兒怎麼這麼巧哇。這个人兒在那裡。我見得着他見不着。張姑娘道。姊姊豈但見得着。只怕見着。他呼他綉個什麼。他還不敢不綉呢。但是這個人兒他可只會綉不會寫。這塊匾的藍本。是他求人家寫的。何小姐只顧貪看那屋子。也不往下再問。說着。將要進門。張姑娘道。柳條兒你先進去。把玻璃上那個擋兒拉開得亮兒。柳條兒答應一聲。先側着身子過去。何小姐也隨着進了屋門。見那曲折槅子是向西轉過去的。等柳條兒撤玻璃擋兒的這個當兒。回頭一看。見那槅子東一面。長長短短。橫的豎的。貼着無數詩箋。都是公子的近作。看了看也有幾句寄懷言志的。大抵吟風弄月居多。一時也看不完。只見內中有一幅雙紅箋紙。題着一首七言截句。那題目倒寫了有兩三行。寫道是　庭前偶植梧桐二本。纔似人長。日携清泉洗之。殊欣向榮。越益繁茂。樹猶如此。我見應憐。口占二十八字。即博　桐卿一粲。並待　蕭史就正。

亭亭恰合稱齊眉。單怪人間鳳字題。好待千雲垂蔭日。護他比翼鼓雙栖。

後面另有一行。寫着龍媒戲草。何小姐看了這首詩。臉上登時就有个頗頗不然的樣子。倒像兒的添了一樁什麼心事一般。纔得開口。立刻就用着他那番虛心克己的工夫了。忙就念道。且慢。這話不是今日說的。且等閑來合我妹妹仔細計較一番。再作道理。且住。說書的這位姑娘。好容易纔要顯了。他心裡又神謨魔道的想起什麼來了。列位這句話。說書的可不得知道。何也呢。他在那裡把個臉兒望着槅子看詩。他那臉上的神氣。連張金鳳還看不見心裡的事情。我說書的怎麼猜得着。你我左右閑在此。大家閑口弄閑舌。何不猜他一番。按這書的上文猜了去。何小姐同張姑娘正在談笑。看到安公子這首詩。忽然的心下不然起來。（昨晚那篇偏鋒文章。業經中式。今日這首好詩。連燕北閒人也說不醜。不知何以這位大宗師又頗頗不然起來。真是出人意外。）大概是位聽書的都聽得起來。這首詩是為何玉鳳張金鳳而作。那桐卿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鳳鳴桐生兩句

又暗借一個金井梧桐的典。含着一個金字在裡頭。這自然是贈張金鳳的別號。那簫史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吹簫引鳳的故事。又暗借一個秦弄玉的名號。含着一个玉字在裡頭。一定是贈何玉鳳的別號。因此上這位姑娘看了。就有些不然起來。也未可知。只是這首詩的命意選詞格調體裁。也還不醜。便是他三个的性情才貌。彼此題个號兒也還不至肉麻。況且字緣名起。伊古已然。千古首屈一指的孔聖人。便是一位有號的。仲尼曰君子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仲尼日月也。一部四書。舉聖號者不知凡幾。稱號亦通例也。似不足怪。何致就把這位姑娘惹的不然起來呢。然而聽見旗籍諸老輩的。彼此稱謂。如稱台閣大老。張則張中堂。李則李大人。遇着旗人則稱他上一個字。也有稱姓氏的。如章佳相國。富察中丞之類。但是個大父行輩。則稱為某幾太爺。父執則稱為某幾老爺。平輩相交。則稱為某幾爺。至於宗族中。止有大爺叔叔哥哥兄弟的稱呼。即使房分稍遠。也必稱某幾大爺叔叔家的幾哥哥幾兄弟。從不曾聽見動輒稱別號的。舊風之淳樸如此。到了如今。從國初進關的時節。曾不百年。風氣為之一變。旗人彼此相見。不問姓氏。見問台甫。怪及問了是个人。他先有个號。但問過他。就會記得。更怪一記得了。久而久之。不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疏。一襬股腦子把稱謂擱起來。都叫別號。尤其怪。照這樣從流忘返。流到我大清二百年後。只怕就會有甲齋父親乙亭兒子的通稱了。且將奈何。何小姐或者有見於此。覺得安公子以世家公子。無端的從自己閨閣中。先鬧起別號來。怪他沾染時派過重。所以看了那桐卿簫史的稱呼。有這番心下不然。也未可知。若果如此。這位姑娘就未免有些積慮過遠。要知如安公子的好稱別號。是他為了難了。怎見得呢。一个人三間屋子裡住着兩个媳婦兒。風趣些。卿長卿短罷竟孰為大卿。孰為小卿。佳懷些。若姊若妹罷。又未免名不正則言不順。狥俗些。稱作奶奶罷。難道說好分出个東屋裡奶奶。西屋裡奶奶。何家奶奶。張家奶奶不成。這是安公子不得已之苦衷。却不是他好趣時的陋習。便是被他稱號的人。也該加些體諒。照這等說來。何小姐的不悅。還不為此。既不為此。為着何來。想來其中定有个道理。他既說了要與張姑娘商量。只好等他們商量的時候。你我再講罷。却說何玉鳳當下不把這話說破。便先擱起不提。因搭趔回頭望着張姑娘道。好哇。我老老實實兒的一個妹妹。怎麼一年來工夫就學壞了。這桐卿分明是人贈你的號。那簫史自然要算贈我的號了。然若這門上辦香室三個字。竟是你編的。你怎麼方纔還合我支支吾吾的鬧起鬼來呢。問得個張

姑娘無言可答。只是格格的笑。說着。何玉鳳遠遠過槅子。進了那間卧房。只見靠西牆。分南北兩座墩箱。上面。硌着兩个衣箱。當中放着連三抽屜桌。被格上面。安着鏡台妝奩。以至茶瓮漱盂許多零星器具。北面靠窗。儘東頭安着一張架子床。懸着頂藕色帳子。那曲折槅子東裁夾窒地方。竪着架衣裳槅子。上面還安放着些大大小小零星匣子之類。那桌子上。不擺陳設。當中供一分爐瓶三事。兩旁一邊是個青綠花觚。應時對景的養着一枝血點般紅的山茶花。一邊是个有架兒的粉定盤子。裡面擺着幾个嬌黃的玲瓏佛手。那上面却供着小小的一座牌位。牌位後面。又懸一幅堂軸。橫披却用銀紅蟬翼絹罩着。看不清楚。是什麽佛像。何小姐心下暗道原來這裡果然供養香火。只就無怪題着瓣香室了。只是怎的佛像供在卧房裡。這前面又是誰的牌位呢。一面想。一面走上前一看。見上面是十三妹姊姊福德長生祿位一行字。把他詫異得咻的一聲。問出一句傻話來。問道。怎供的是誰。是誰供的。張姑娘笑道。我的十三妹姐姐。情知。可是誰呢。難道還有第二位不成。何小姐正色道。妹妹。你忒也胡鬧。這如何使得。你這等鬧法。豈不要折盡我平生的福分。還不快去開他。說着伸手就要把長生牌兒提起來撂開。慌的个張姑娘。連忙雙手護住。說道。姊姊動不得。這是我奉着公婆吩咐的。何小姐聽了。更加着起急來。說越發不成事了。你快告訴我。公婆怎的說。張姑娘道。姊姊別忙。咱們就在這桌兒兩旁坐下。聽我告訴你。二人歸坐。柳條兒給他姑娘裝過烟袋來。張姑娘一面吃着烟。便把他去年到了淮城店裡。見着公婆。怎的說起何小姐途中相救。兩下聯姻。許多好處。怎的說一時有恩可感。無報可圖。便要供這長生祿位。朝夕焚香頂禮。安老夫妻聽了。怎的歡喜。依允。後來供的這日。安太太怎的要親自行禮。他怎的以為不可。攔住。後來又要公子行禮。却是安老爺說他不是一禮可以了事的。這纔自己掛冠帶。他尋訪到青雲山莊的話。說了一遍。何小姐聽了。心中纔得稍安。一時兩意相感。未免難過。只不好無故傷心。想了一想。轉勉強笑道。我想起來了。記得公公在青雲山合我初見的這天。曾經提過這麽一句。那時我也不曾往下斟酌。不想妹妹你就鬧出這些故事兒來。如今你既把我鬧了來了。你有什麽好花兒呀。好吃的呀。就剪直的給我帶給我吃。不爽快些兒嗎。還要這塊木頭墩子作甚麽。你不許我拿開他。你的意思。不過又是什麽搭救性命咧。完配終身咧。感恩咧。報德咧。這些沒要緊的話。你只想你昨日在祠堂那一番肺腑之談。還不抵救我一命嗎。還不是完我終身麽。我又該怎麽樣呢。你心定

苦苦的不許我貿開這長生牌兒我從明日起每日清晨起來給公婆請了安就先朝你看着燒一炷香磕一陣頭我看你怎麼樣張姑娘道姊姊不用着急難道放着現佛不朝還去面壁不成只這長生牌兒却動不得姊姊聽我說個道理出來何小姐道這還有個什麼道理呀你到說說我聽張姑娘指了壁上那罩着的畫兒說姐姐要知這個道理先看這个頑意兒就明白了說着就叫過花鈴兒來要扶了他自己上杌櫈兒去揭起那層絹來這个當兒何小姐早一抬腿上去揭起那絹兒來看那里是什麼佛像原來是一幅極艷麗的士女圖只見正面畫着一个少年穿着个魚白春衣靠着一張書案案上堆着一卷書在那里拈筆構思上首橫頭坐了个美人穿着大紅衫兒湖色裙兒面前安着个博山爐在那里添香下首也坐着个美人穿着藕色衫兒松綠裙兒面前支着个繡花綳子在那里挑繡旁邊還有兩个小鬟拂塵煮茗有那士女的臉手是畫工其餘衣飾都是配着顏色半扎半繡連那頭上鬟髮珠翠衣上的花樣搊文都繡出來繡得十分工緻何小姐不由得先贊了一句道好漂亮的針線這斷不是男工一定是那桐卿先生的手筆了說着下來轉正了細細的一看畫的那三副臉兒那少年竟是安公子那穿藕色的却酷似張姑娘那穿紅的竟是給自己脫了个影兒把他樂得連連說難為你好心思怎麼想來着你我相處了年餘我竟不知道你這麼手兒巧還會畫呢張姑娘道姊姊打量真个我有這麼大本事麼除了這幾針活計是我作的這稿子是人家的主意那臉先是一位姓陶的畫的連那地步身段首飾衣紋都是他拘出來的我照着作起來的何小姐道這个姓陶的又是誰呢張姑娘道咱們這裡有位陳師爺江蘇常州人他有个怪兒叫作程詮不知在那個修書館上當供事這姓陶的就是那姓程的侄子這个人叫作陶桂冰號叫樨禪我看見這名字還念了个白字叫他陶桂水被人家笑話了去了纔告訴我說這是冰字讀作凝姊姊屋裡掛的那張玉堂春富貴就是他畫的筆工人物他也會畫最擅長是傳真今年夏天程師爺叫他來給公婆請安叫公公自己出個稿子叫他畫幅行樂公公說我出个怎麼稿子呢古人第一个畫小照的是商朝的傅說他那幅稿子却不是自己出的及至漢朝裡馬伏波將軍功標銅柱却是極好的一幅稿子只是雲臺二十八將裡頭又獨獨的不曾畫着他我這樣年紀一个被參開復的候補知縣還鬧這些做什麼況這程世兄的令政又是个女史倒是叫他們小孩兒們畫着頑兒罷我們就把他請進這屋裡來不是容易纔商量定了這

個稿子。畫成你我三个人這幅小照。何小姐道。我且不管。我只問你。我是個管作甚麽兒的。怎麽會叫你們把我的模樣兒畫了來了。一年之久。我直到今日。纔知道啊。張姑娘道。豈但姊姊的模樣兒。連姊姊都叫人家娶了來了。姊姊也是一年之久。直到今日纔知道哇。姊姊要問怎麽就姊姊的模樣兒畫了來了。請問這裡現放着姊姊這麽個模樣兒。妹妹還怕畫不出妹妹這麽個模樣兒的姊姊來麽。話雖這樣說。只你這眉稍眼角的神情。合那點硃砂痣。兩酒窩兒。也不知費了我多少話。纔畫成的呢。何小姐道。我是急於要聽聽你方纔說的那不許我扔開這長生祿位的牌兒的道理。這話。那又與長生牌兒何干呢。張姑娘道。姊姊別忙啊。要留那長生牌兒的道理。正在這一幅行樂圖兒上頭說起來。這話長着的啊。自從去年。我姊妹兩個在能仁寺草草相逢。匆匆分手。以後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零兩个月。這其間無限的離合悲歡。今日之下。我才盼到合姊姊一室同居。長相聚首。姊姊雖是此時纔來。我這盼着姊姊來的心。可不是此時纔有的。這話大約姊姊也該信得及。何小姐連連點頭答應說。豈但信的及。這話大約除了我。還沒第二個人明白。張姑娘道。這就見得姊知道我的心了。只是我雖有這条心。我到了淮安。見着公婆是個纔進門的新媳婦兒。不知公婆心裡怎樣。這句話。我可不好向公婆說。不想公公到了青雲堡。訪着九公。見着褚大娘子。褚大姊姊也想到你我合他三個人這段姻緣上。及至婆婆到了。他們早合公婆商量到這段話。這段話他三位老人家自然也因為我是个纔進門的新媳婦兒。又不曾告訴我。落後還是褚大姊姊。私下告訴了我。他還囑咐我先不要提起。我只管知道公婆的心裡。是怎麽樣了。我又不敢冒冒失失問的。那時候更摸不着你老人家的主意。我更不敢合你我這位玉郎商量。這天閒中。我要探探他的口氣。誰知纔說了一句話。他講起他那番感激姊姊。敬重姊姊的意思來。倒合我背了一大套四書。把我排揎了一陣。這話也長。等我閒了再告訴姊姊。何小姐道。這話也不用你告訴我。我也深知你的甘苦。併且連你們背的那幾句四書我都聽見了。張姑娘聽了一怔。便恠他道。姐姐站住。姊姊通共昨日酉正纔進門。還不夠一周時。姊姊這是從那裡打聽了去的。我到要問問。何小姐一時說得高興。說得忘了情。被張姑娘一恠。不覺羞得小臉兒通紅。本是一對嘔嘔兒女促膝談心。他只得老着臉兒笑道。討人嫌哪。你給我說底下怎麽着罷。張姑娘道。底下一直到公婆到了家。把一應的事大都料理了。這天纔叫我上去。從頭至尾告訴了我。我纔委曲宛轉的告訴

了你我這個玉郎。公公纔擇吉親自寫的通書。今請媒的全帖。這就算定規了。給姊姊作合的這椿大事。這幅行樂圖兒。可正是定規了這椿事的第三天畫的。不然姊姊只想。那有個八字兒沒見一撇。我就敢冒冒失失把姊姊合他畫在一幅畫兒上的理嗎。何小姐聽了。益發覺得他情真。心細。句是暗合。心意。因望着那幅小照。說道。是便是了。只是人家在那里讀書。你我一個弄一個香爐。一个弄一堆針線在那里攪人家。那心還肯擱在書上去嗎。張姑娘嘆一口氣道。姊姊的心。怎麼就合我的心一个樣呢。姊姊那里知道。現在的玉郎。早已不是你我在能仁寺初見的那個少年老誠的玉郎了。（何姑娘意中之言。轉由張姑娘口中說出來。屬得二人同心。真覺水乳交融。沆瀣一氣。安龍媒何修而得此。擁閨羨所言。猶皮相也。）自從回到京這一年工夫。家裡本也接連不斷的事。他是一己兒也不拉。書兒也不讀。說話也學的尖酸了。舉動也學的輕佻了。妹子是臉軟。勸着他總不大聽。即如這幅小照。依他的意思。定要畫上你與我兩人這麼對着臉笑。我說這影啊似的算个什麼呢。他說這叫作歡喜圖。我說怎麼叫作歡喜圖。他就背了一大篇子給我聽。我好容易纔記住了。等我說給姐姐聽聽。他說當日趙松雪學士。有體他夫人管夫人的一首詞。那詞說道。 我儂兩个。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揑一个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啊。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揑一个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我身子裡也有了你。你身子裡也有了我。姊姊只說這話有溜兒沒溜兒。我就說趙學士這首詞兒也太輕薄。你這意思也欠莊重。你要畫可別畫上我。我怕人家笑話。他儘着鬧着不依我。我就想了個主意。我說你要畫我。這不是姐姐的事也定了麼。索與連姐姐把咱們三个都畫上。你可得想一个正正經經的題目。還得把你我三个人的這場恩義姻緣聯合到一氣。我可要請公婆過目。再且留着給姐姐看的。我拿姊姊這一鎮。纔把他的淘氣鎮回去了。也虧他的聰明兒真快。就想了這一幅稿子。他說他那面兒叫作天下無如讀書樂。姊姊這面兒叫作紅袖添香伴讀書。我這面兒就算給姊姊繡這幅小照呢。叫作貫絲繡作平原君。我聽了聽。這還有些正經。纔請那閻樨禪畫史畫了。手臉。我補的針線。這便是這副行樂的來歷。這如今姊姊是來了。公婆又費了一番心。把你我的兩間屋子給收拾的一模一樣。我想等姊姊過了新滿月。把那架碧紗櫥照舊安好了。把姐姐這个長生牌兒還留在我屋裡。把我這个小像。姐姐帶到姊姊屋裡去。這一來不但你我姊妹兩个時時刻刻的寸步不離。便是他到那屋裡有個我的小像陪着姐姐。到這屋裡又有个姊姊的長生牌兒護着我。他着

着眼前的這番和合歡慶自然該想起從前那番顛險艱難你我兩个再時常的勸勉他叫他一心奮志讀書力圖上進。豈不是好。這便是我不許姊姊去開這長生牌兒的道理。姊姊道。妹子說的是也不是。何小姐聽了這話。不由得趕着張姑娘叫了一聲好妹妹。怎的你這見識。就合我的意思一樣。可見我這雙眼珠兒不曾錯認你了。我正有段話要合你說。纔說到這句。戴嬤嬤回道。舅太太過來了。二人便把這話擱住。連忙迎出來讓坐。舅太太道。我不坐了。我那裡給你們烙的滾熱的盒子。（讀者原聽下文不願吃這滾熱盒子）我纔叫人給褚大姑奶奶合那兩位少奶奶送過去了。咱們娘兒們一塊兒吃。我給你們作個和合會。說着拉了二人過南屋去了。不提他姐妹兩个。一同在舅太太屋裡吃了餑餑。便同到公婆跟前。安老爺正在外面陪鄧褚幾个人暢飲。安太太正合褚大娘子張太太并兩个侄兒媳婦閒話。又引逗着褚家那个孩子頑耍了會子。那天早已晚飯時候。二人伺候太太晚飯。安太太因他們還不曾過得十二日。仍叫張姑娘伴了何小姐回到新房。同公子夫妻并肩而食。飯罷。晚間安公子隨了父親進來。闔家團聚。提了些往日世事之艱。敘些現在天倫之樂。安老爺便合太太說道。如今咱們的喜事是完了。大後日可就是烏老大家的喜事。他臨走再三求下太太給他送送親。他也為家裡沒一个長輩兒。我們自然要去幫幫他纔是。安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裡算計着呢。這天一定是得在城裡頭住下的了。說着這一溫兒各處看看親戚。道道乏去。安老爺道。豈止太太要去。我也正打算趁着機會出去走走。咱們娶這兩个媳婦兒都不曾驚動人。事情過了。到得見着了。都當面提一句。底下該帶去磕頭的地方。太太還得走一溫。不要惹人怪。只得你我兩个人都出了門。褚大姑奶奶沒个人陪。不是禮呀。褚大娘子道。這又從那裡說起。二叔真个的還拿外人待我。瞧你二位老人家只管走。這天我正有事。我要赴席去呢。舅太太道。姑奶奶那里去呀。褚大娘子道。我們大哥大嫂子。要請我去坐坐兒。又不敢回二叔二嬸兒。要弄了吃的給我送進來。我說我是借着我們老爺子分兒上。二叔二嬸纔把我當个兒女待。咱們各親兒各論兒。你們要這們鬧起來。那可就是作踐我了。如今我就定下那天吃他們去。安太太道。很好麼。這他們又有什麼不好說的呢。安老爺道。既如此。就求舅太太合親家給我們看家罷。安太太道。果然的早上先在佛堂燒了香。前通个誠。算了了愿。把他二位請到你們屋裡吃去。這就算你們給他二位順了齋了。豈不好。張太太聽了。先說作嗎呀。你家那頓飯不吃肉哏。我吃上齋了。就算開了齋了。還

用呌姑爺姑奶奶這麽花錢費事。安老爺道事雖如此。也得呌他們小孩子們心裏過得去。舅太太聽着說完了。便笑道你們站着。咱們商量商量怎麽一對。挪你們行人情的行人情。認親戚的認親戚。女兒女壻給開齋的開齋。這天都有了吃兒了。我呢。鬧的大家。連安老爺也不禁大笑起来。安太太道。你無論他們誰家有剩湯剩水的撿點兒就吃了。要不我給你留倆餑餑。舅太太道可不是呢。我有辦法兒。因合張太太道親家母到了那天你早上同親家老爺赴了女兒女壻的席。晚飯等我弄點兒吃的。請你我可不管親家公。張太太道他還敢驚動舅太太咧。他在外頭那不吃了飯哪。大家又談了一刻。纔各各回房。安置金玉姊妹。這裡候公公進了屋子。服侍婆婆摘了簪兒兩个攙扶了。丫環前面。僕婦打着一對手把燈。引着回房。又到舅太太屋裡閒談了片刻。舅太太便催着他二個進房。何小姐這日是善飲的朋友。入席。第三杯有名色的呌作新娘第二晚。一宿晚景提過。却說安老爺安太太。一家伺来睡得早。起得早。次日清晨。兒女早来問安。大家正在閒談。人回鄧九太爺過来了。安老爺迎出去。一路說笑進来到上房。生下。鄧九公一一的酬應了一陣。便道老弟婦。我今日特来道謝。道之。咱們的正事也完了。過了明日後日是个好日子。收拾收拾我可要告辭了。這話褚大娘子聽了。先有些不愿意。他本是個活動熱鬧人。在這裡住了幾日。庶得上上下下沒有一个不合式的。內中金玉姊妹。尤其打得火熱。更且正要去赴華嬤嬤家的請。如今忽然熱剌剌的說聲要走。他如何肯依。只是自己不好開口。早聽安老爺說道。九哥你忙甚麽。雖說你在這里幾天。正趕着舍間有事。你我究竟不曾好好兒的喝兩場。安老太太也是在旁欵留。褚大娘子便道人家二叔二嬸。既這麽留。咱們就多住兩天。不好。你老人家家裡又有些什麽惦着的呀。九公道倒不是惦着家。在這裡。你二叔二嬸兒過於為我操心。忙了這一程子了。也該讓他老人家倆歇歇兒。安老爺聽了。那里肯放。便道老哥哥。來不來由你。放不放可就由得我了。鄧九公聽了呵呵大笑說那麽着。咱們說開了。我也難得到京一盪。往回來了。身上又有事。不得自在。如今老弟你要留下我。你可别管我。我要到前三門外頭。熱熱鬧鬧聽那兩天戲。這西山我也沒逛夠。還有海淀萬壽山昆明湖我都要去見識見識。一直逛到香山再看看燕台八景。從盤山一路繞回來。撒和撒和。也不用老弟你陪我。我瞧你們那位老程師爺有說有笑的。我們倒合得來。還有那寳珠洞。不空和尚。這東西。敢是酒肉全来。他好大量。問了問他。這些地方他都到過。再帶上女壻。我們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就走下去了。我回家。咱就喝我出走。我們就逛是這麼着。我就住些日子。不我可就不敢從命了。安老爺連說就是這樣。當下他父女各各歡喜。鄧九公談了幾句。又到公子新屋望了一望。纔高高興興的出去。按下不提。安老夫妻連日在家。便把鄧九公幫的那分盛奩。歸着起來。接着就找補開箱。清結賬目。收拾傢伙。打掃屋子。安太太先張羅着打發兩个侄兒媳婦進城。安老爺又張羅着把張老的那座屋子。吩咐人打掃糊裱起來。好預備搬家。諸事粗定。他老夫婦纔各各出門進城謝客。安公子便預先吩咐了廚房。預備了一棹盛饌。又吽備了一席午酒。這日先在天地佛堂擺了供。燒了香。請張老夫婦磕過頭。然後請到新房。給他二位順齋。兩个老兒倍常歡喜。這日打扮得衣飾鮮明。一同過來張老是足登緞靴。跴着羊皮帽子。帶着个金頂兒。原來安老爺因家中辦喜事。親家老爺沒个頂戴。不好着石青褂子。處到衆親友錯敬了。非待親戚之道。適逢其會。順天府開着捐輸例。他給他捐了个七缺後的候選未入流。頭上便有了个朝廷名器。他自己却以為身家雖是清白。究竟世業農桑。不圖這虛好看。因此遇着有事便頂帶榮身。沒事的日子。便把頂子拔下來。擱在錢給兒裡。這日也因是叩謝佛天。所以纔戴上的。張太太又是一番氣象了。除了綢裙兒緞衫兒不算外。頭上是金烘烘黃塊塊。莫講別的。只那根烟袋。比舊日長了。足有一尺多。烟荷包用了絳色氈子的。裡頭裝的是六百四一觔的湖廣葉子。還是成觔的買了來。家裡存着。隨吃隨裝。這兩个老兒。也吽作孤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了。閑話休提。却說他夫妻兩个到了女壻房裡。安公子金玉姊妹。先讓到西間客座坐下。安公子同何小姐親自捧茶。張姑娘裝過一袋烟來。仍是照前那等裝法。這個當兒。張太太已經念過七八聲佛了。不一時。戴嬷嬷回飯擺齊了。三個人讓他二老出來了。分東西席坐好。何小姐送了酒。退下去。向着二人便拜。慌得个張老說道。姑奶奶你這是怎麼說。連忙出席還揖不迭。張太太說聲了不得了。站起來。赶着過來就要攙起來。不想袖子一帶。把雙筷子拐在地下。把盅酒也拐倒了。酒了一桌子。幸而那盅酒不曾掉在地下。僕婦們連忙上前揀筷子。擦桌子。重新斟酒。鬧成一團。他那里還拉着何小姐說。姑奶奶你這是咱兒說。你留我多吃幾年大米飯罷。別儘着價折受我咧。何小姐道。慢講。爹媽為我吃着一年的齋。我該磕個頭的。我自從在能仁寺。受了你二位老人家那个頭。到今日想起來。便覺得罪過。何況今日之下。妹妹是誰。我是誰呢。他老兩口。也謙不出個甚麼兒來。公子便讓着歸了坐。那老頭兒到依寔吃了

兩三個餑餑一盌兒不言語的就着菜吃了三盌半飯。張太太先前還是喫白餑餑。何小姐說媽倒是吃點兒菜呀。他見那桌子上擺着也有前日筵席上的那小雞蛋兒熬乾粉。又是清蒸刺蝟皮似的一盌合那一盌黑漆漆的一條子一條子。上面有許多小肉錐兒的不知甚麽東西。若論張太太到了安家也一年之久了。難道連燕窩魚翅海參還沒見過不成。只因安老爺家雖是個世族大家。却守定了那老輩的勤儉家風。不比小人乍富枉花那些無用的錢。混作那等不着要的濶。家中除了有个喜事。以至請个遠客之外。等閒不用海菜這一類的東西。因此張太太雖然也見過幾次。知道名兒。只不知那个名兒是那件上的。所以不敢輕易上筷子。如今經何小姐揀樣的讓着給夾過來。他便忒兒嘍的吃了些。不想那肚子有冒冒的一年不曾見過油水兒了。這个東西下去再搭上方纔那口黃酒。敢是肚子裡就不依了。竟咕嘟嘟的叫喚起來。險些兒弄到老廉頗一飯三遺矢。幸虧他是个羊臟。咕嘟了一會竟不曾响動。一時大家吃完了飯。兩个丫環用長茶盤兒送上漱口水來。張老擺了擺手說不要。因叫這女孩兒你倒是揭起炕氊子來把那席篾兒給我撅一根來罷。柳條兒一時摸不着頭。公子說拿牙籤兒來。柳條兒纔連忙拿過兩張雙摺兒手紙。上面托着根柳木牙籤兒。張老剔了一會子牙。又從腰裡拉下一條沒撬邊兒大長的白布手巾來擦了擦嘴。又喝了兩口茶。便站起來道。姑爺兩位姑奶奶費心。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可得到前頭招護招護去了。公子道晌午還預備着菓子呢。張老道姑爺你知道的。我不會喝酒。又不吃那些零碎東西。再說今日親家老爺太太都不在家。他們伴兒們倒跟了幾個去。在家裡的呢也熬了這麽幾天了。誰不偷空兒歇歇兒。我幫他們前頭照應着去。說着便出去了。公子一直送出二門方回。這裡張太太吃了袋烟。也忙着要走。何小姐道媽可忙甚麽呢。沒事就在這裡坐一天。說說話兒不好。他道咻。姑奶奶你婆婆托付了我會子。咱把人家舅太太一个人兒丟下。不是話。再說他晚上還給我弄下吃的了。我更不會吃那些菓子呀酒的咧。你們自家吃罷。說着自己攥上荷包絹子。拿着烟袋也去了。他三个跟到上屋。只見舅太太吃完了飯。正看着老婆子們那裡拌鋸末子掃地。見了張太太站起來道。偏了我們了。赴了女兒的席來了。張太太道可吃飽咧。齋也開咧。我們姑奶奶可就不可惦着咧。舅太太便讓他姊妹兩个也坐下。因合公子道這裡不要你。你去罷。公子正一心的事由兒想着回家。便答應了一聲笑着先走了。這裡姊妹兩个便在旁邊的小杌子上坐

下。那个大丫頭長姐兒便從掷條兒手裡接過烟袋荷包兒來。給張姑娘裝了袋烟。回身又給何小姐倒過碗茶來。何小姐連日。見這個了頭在婆婆跟前十分得用。便欠了欠身說。長姐姐你叫他們倒罷。隨即站起來同張姑娘走到排插兒背後。一長一短的。和他說話兒。因見他是個旗裝。卻又有些外路口音。問了問。纔知他爹娘是貴州神苗的叛黨。老祖太爺手裡得的分賞功臣為奴的罪人。他爹娘到了這裡。纔養得他。他從小兒便陪着公子一處頑耍。到了十二歲太太纔把他叫上來的。何小姐見他說話兒又干淨。性情兒又柔和。從此便待他十分親近。這且不提。他姊妹兩个坐了片刻。舅太太便道。今日婆婆不在家。你們姐兒倆也歇歇兒去。我要和親家太太湊上人鬭牌兒呢。因合何小姐道。你這位公公啊。我告訴你。討人嫌着的呢。他最恨人鬭牌。偏偏兒姑太太合我。又都愛鬭个牌兒。得等他不在家偷着鬭。今日我可要贏我們親家太太倆錢兒了。何小姐道。娘就鬭牌。我們也該在這裡伺候。你口聽可再沒舅太太那麼會疼人的了。說不用你們兩家去屋裡。莫說且不動呢。零零碎碎也偷空兒歸着歸着。以至公婆喜歡的是甚麼呀。家裡的事兒啊。你們爺的脾氣性格兒啊。隨身的活計啊。姐姐也該問問妹妹。妹妹也該說說。今日不是個空兒嗎。去罷。何小姐本是不肯走。被舅舅太這一提倒提起他心裡一樁事來。正待要走。張姑娘道。姐姐。舅母既這麼吩咐。不偺們就走罷。家裡生生兒再來。二人便攜手同行而去。且住。說書的這一回書。一開場。你就交代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如今一回書說完了。請教那一句是安龍媒的正傳咧。況且何玉鳳到了安家。纔得兩三天。合張金鳳姊妹初聚。這一遍自然該入門問諱。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問。那一邊自然也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有許多正經話要說。纔是情理怎的便談到這些閨閣閒情合瑣屑筆墨。作這等一篇沒氣力的文章。莫非那燕北閒人寫到寶硯雕弓完成大禮且有些江海才盡起來了。列公待浮海而後知水。非善觀水者也。待登山而後見雲。非善觀雲者也。畢竟那金玉姊妹兩个回家。又有些甚麼枝節。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這回書緊接上回。卻說安公子本是個聰明心性。倜儻人才。也虧父母的教養。詩禮的陶鎔。纔不走入紈袴輕佻一路。自從上年受了那場顛險。幸得返逆為順。化危而安。安老夫妻暮年守着个獨子。未免舐犢情深。加了幾分憐愛。偏偏

的他又一時紅鸞双照。得了何玉鳳張金鳳。這等一雙才貌、心性、色色出衆的佳人。心是肥了。氣是大飛了。主意也漸漸的多了。外務也漸漸的來了。一个人到了成了授室。離開父母左右。便是安老夫妻怎般嚴慈。那里還能時刻照管的到。他有時到了興會淋漓的時節。就難免有些小德出入。這日安太太分付他給岳父母順齋。原不過說了句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他就這等山珍海錯的小題大做起來。還可以說畫龍點睛。至於又敘端的弄樣果子。便覺畫蛇添足可以不必了。果然那一雙村老兒作不來這些新花樣。力辭而去。他便就這桌酒席上生出篇文章來（這篇新花樣文章依在下評來不獨比那篇破題文章。大是柔和。并且比那篇偏鋒文章。也還正脈。）因此在上房時。舅太太讓了他一句。他便忙忙的回到房中。催着打掃淨了屋子。又有知趣兒的小髮兒。點了兩枝蘭花香。薰了薰張太太的葉子烟氣味。那時節正是十月上旬。天氣北地菊花盛開。他早購了些名種。院子裡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來。屋裡甆瓶列盎。也擺得無處不是菊花。回到家裡。便脫了脫褂。換上華靡不衷的服飾。都是安老爺平日不准穿戴的。這日父親不在家。便要穿戴起來。擺搭擺搭。打扮好了。又親自提着個宜興花澆。澆了回菊花。見那菊花山上有一枝金如意。一枝玉連環。開得十分玲瓏婀娜。便自己取了把剪花的小竹剪子。剪下來養在書槕上那個霽紅花囊裡。等了半日。不見金玉姊妹兩個回來。他就隨手拿了一本李義山的詩。翻閱。時當正午。日影在牕。恰好屋裡關住一个蜂兒。急切不得出去。碰得那窗櫺兒鼕鼕作响。他手裡指着那詩本。正翻着昨夜星辰昨日風那首無題。看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兩句。益發覺得滿室中古香穠豔。此情此節。世人無此風雅了。正看得高興。只聽窗外銅聲格格。他姊妹兩個携手同歸。忙丟下書笑道。你姊妹兩个來的大妙。我這裡正有樁事要相商。居吾與汝。便讓他兩个牀上坐下了。自己就靠着那張書桌說道。今日給岳父母備了絕好的一桌菓子。不想他二位老人家無此雅興。父母既不在家。何不要進來。再開罇好酒。你我三个人作个賞菊小宴呢。張姑娘聽了。先說道。把菓子要進來偺們吃了使得。依我說酒可以罷了。罷倒比不得公婆在家裡。況且婆婆出門去了。舅母雖是那樣說。我同姐姐一會兒還得在上屋照料照料去。總是公子正在高興頭上。吃這一擋。便有些不豫色。然何小姐便連忙向張姑娘丟了個眼色。說道。舅母不是外人。既那樣說。偺們等會子再過去也使得。就是偺們屋裡偶然偷空兒聚這麼一遭兒。倒也沒甚麼的。公子聽了。纔鼓起興來。便向着張姑娘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欠雅。對着

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這良辰美景等我親自叫他們閑酒去說着興匆匆的跑出去了這里張姑娘攢着眉帶着笑向何小姐道我的姐姐你老人家是怎麼了前日合我說什麼來着怎麼今日又這等高興起來呢姐姐不知道是說公公准他喝酒他喝開了可沒把門兒人攔不住何小姐先嘆了口氣說道妹子你方纔說的實在是正經話我豈不知咱們前日話沒談完舅母來叫吃餑餑就把這話打斷了你看你我眼前還愁的不專在他喝酒上自從我來的第二天看見他寫明春深似海的那副對聯合那首種梧桐的七絕詩我就添了椿心事正要合你說你比我早有先見之明又說了那套語我這兩日留上心一看妹妹你的話果然說得不錯這大約總由於他心性過高境遇過順興會所到就不免把這輕佻一路誤認作風雅果然性情持得住風雅也不過成個墨客騷人倘被風雅移動了性情竟會弄成个輕薄子弟前賢那人無風趣官多貴案有琴書家必貧的只兩句話雖是那過激之談卻也確有此理你只看古往今來那些風雅先生們那一個是置身通顯的講到王郎現在的處境上有兩位老人家兒栽培下有你我兩人侍奉豐衣足食無慮無愁可是你說的正是奮志成名力圖上進的時候我看他一切丟開只把這些閨閣閒情筆墨瑣屑作了个正經已經錯認了路頭了再說一句不是你我不害燥的話若果然是照行樂圖兒上的那等一个不言不語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長生牌兒似的那等一个無知無識推不動搡不動的我正所謂影裡情郎畫中愛寵他見這屋裡沒什麼可風雅的去處少不得也得一心撲到書本兒上去偏偏的守着這麼個模樣兒的你又來了个照你這麼個模樣的我一個人能有多大的精神要都用在這三間屋子裡還怕他不合脂粉花香日親日近離經濟學問日遠日疎麼所以從來說三日不與士大夫談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又道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何必無端的作這等危言未必不有見於此中（此等吐屬絕肖阿翁口吻不圖出於姑娘口中然較魯翰林女公子專講八股固自不同）你我若不早為之計及至他久假不歸有個一差二錯那時就難保不被公婆道出个不字來責備你我幾句便說公婆因愛惜他原諒你我不肯責備要知一樣的給人作兒子他這給人作兒子可與衆不同一樣的給人作媳婦你我這給人作媳婦可與衆不同他給人作兒子這條身子所關甚重你我給人作媳婦這兩副擔兒可就不輕今日之下你我合他三个人費了公婆無限的精神氣力千難萬難聚在一處既然彼此一心要不看破此枕席私情（要不二字已見上第二十九回蓋蕭史先生習用之調然）

前則心口相商蓋獨自籌之詞此則彼此相對要約同心之語口氣又自不同認定了人倫常至性把他激成一個當代人物豈不可惜他這副人才可不辜負公婆這番甘苦可不枉結了你我這段姻緣何小姐說到這裡張姑娘先舉手加額的念了一聲佛說姐姐這話比我見的更遠我雖說臉軟碰着了也勸了他幾句說的那會兒好笑嘻嘻的答應着過兩天還是沒事一大堆何小姐道他如今正在興頭上這樣合他輕描淡寫大約也未必中用你不見你方纔攔了他一句酒倒罷了他就有些不耐煩起來麼所以我合你使了個眼色我的意思正要借今日這席酒你我着事作事索性破釜沉舟痛下一番針砭你道如何張姑娘道好是好極了我在姐姐跟前可不存一點心眼兒姐姐說話可一會價的性急他的脾氣可一會兒價的性左偺們可試着步兒來萬一有個一時說不對路倒不被人聽見一下子吹到公婆耳朵裡顯見得姐姐纔來了幾天兒兩個人就不和氣似的何小姐道你這話慮的很是正是衛顧我的話你只放心我自然有個叫他左不到那裡去的說法張姑娘道姐姐打算怎的個說法給我聽聽何小姐纔要開口兩個酒窩兒一動把臉一紅湊到張姑娘耳畔說了幾句把個張姑娘樂的連連點頭笑道姐姐這叫作兵法攻心為上又叫作彭更有一焉何小姐似嗔似喜的瞅了他一眼道人家合你說正經話你又來了又說道果然他聽進這話去便是你我受他兩句甚麼話也不為可媿不算受屈正要把他逼到正路上去不但如了公婆願成了他個人也不枉我拿着把刀把你兩個撮合在一塊子也不枉你說破了嘴把我撮合到一塊子閑話休提再說何玉鳳張金鳳兩個計議停當倒歡歡喜喜的先張羅着叫那些僕婦丫鬟放桌椅安匙筯洗盞滌器便傳給廚房把菓子打發上來將擺得齊整公子早忙忙的進來見戴嬤嬤在那裡汕哆嘆壺便叫道嬤嬤你先擱下那個快給我找個干淨盆來掣酒原來安老爺的酒是交給葉通管着便見葉通帶着兩個更夫抬進一大罈酒來放在廊下公子忙問葉通道滑稽呢葉通只愣愣的站着不言語公子道你沒帶來麼葉通這纔回說請示爺什麼是個吥嗒呀公子哈哈大笑道難為你還告訴我你念個古文觀止呢難道連滑稽列傳那篇漢文也沒念過麼葉通道念過奴才只知那滑稽兩個字作口角詼諧利辨講這是個什麼奴才可怎麼帶得進來呢公子道怕不是這等講法然則何不名曰口角詼諧利辨列傳而名曰滑稽列傳呢這滑稽是件東西就是掣酒的那個酒掣子俗名叫作過山龍又叫倒流兒因這件東西從那頭兒把酒掣出來繞個彎兒注到這頭兒去

如同人的滑稽流口雖是無稽之談可以從他口裡繞着灣兒說到人心裡去所以叫作滑稽又有个乖滑稽留的意思所以謂之滑稽列傳明白了哇取去罷喲葉通百忙裡無意中倒明白了個典笑道爺要叫奴才取倒流兒去此時奴才早取來了公子這陣不要着大約也由高興而起論斷一句語有歸宿不一時葉通拿了酒瓢子進來公子看着瓢子裝來汪好了纔進屋子早見筵開綠綺人倚紅妝已預備得齊齊整整心下十分歡喜又見正面設有張大椅子東西對面兩張杌子因說道這首座自然因我而設了佔了佔了一抬腿便從椅子傍邊拐欄上邁過去站在椅子上盤膝大坐下來纔得坐下便叫酒來不妨這個當兒張姑娘捧壺何小姐擎杯滿滿的斟了一盃送到跟前他連忙道阿呀怎麼鬧起外官儀注來了何小姐道這是咱們屋裡第一次開宴麼他聽了便騰的一般就跳下座來在座傍打了一躬慌得他姊妹兩个笑而避之又聽張姑娘道人家姐姐這盃酒可得乾了哇公子就接過來站着一飲而盡張姑娘接過杯來便把壺遞給何小姐照樣斟了一盃送過去公子道這是有例在先的不消再讓他一口氣飲乾便要接壺來回敬他姊妹兩个二人一齊正色道這可使不得看人家笑話叫了頭們倒罷公子只得歸坐金玉姊妹便分左右坐了侍婢們按坐送上酒來公子擎杯在手左顧右盼望着他姊妹兩个說請阿自己便先飲了一口又撫掌道此人生第一樂也何小姐笑道這个典用得好咱們這堂屋裡正少一塊匾等喝完了酒何不趁興就寫起來公子道用什麼字呢何小姐道四樂堂公子道怎的叫四樂堂何小姐道你把這席酒算作第一樂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只好算第二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只好算第三樂了還敷餘着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湊起來可不是四樂堂公子聽了這話有些扎耳朶便端起盃來又飲了一口道且食蛤蜊隨即唱乾了那盃向他姊妹照盃何小姐道這等來法濫飲而易醉咱們莫如行過令罷這句話更打進公子心眼兒裡去了連說有理我們行什麼令呢屋裡書桌上有我養着的絕好一枝玉連環一枝玉如意把他拿下來大家擊鼓傳花何如他兩个分明曉得他把他兩个芳名兒作戲只作不解張姑娘道這个令行不成第一公公的家教咱們家從沒樂器這一類東西便是此刻叫人在外頭現找去只聽人說掯着鼓尋鏈的沒聽見拿着鏈尋鼓的縱讓找了來我們雖沒行過這个令想理去自然也得過會打鼓的打出个遲急緊慢來花落在誰手裡纔有趣要就交給咱們這些丫頭老婆子一打豈不把你這麼個好令弄得風雅掃地了嗎如

今夜倒有个主意莫若就把你方纔所說的名花美人旨酒作个令牌子想個方兒行起來豈不風雅些呢何小姐先說有理便說如今要每人說賞名花酌旨酒對美人三句便彷作東坡令每句底下要合着本韻綴上一句七言詩不准用花酒美人的成句都要切着你我三個今日的本地風光你道好不好公子聽了只樂得眼花兒撩亂心花兒怒發不差什麼連他自己出過花兒沒出過花兒都樂忘了手裡拿着一雙筷子敲打着桌子道鳳兮鳳兮可兒可兒定是護我心依卿所奏張姑娘見公子狂得章法大亂只低了頭抽了口烟從兩个小鼻子眼兒裡慢慢的噴出來笑而不語何小姐却生來的言語爽利氣趾飛揚今日又故作出一團高興來但見他在座上笑覆花亂顫手劃盤鑼公子這些趣談他只像不曾留意只聽他向公子說道這个令可是我合妹妹出的主意我們兩个可不存其位況且女子從人者也這屋裡斷沒我兩个出令的理自然從首座行起公子酒入歡場巴不得先要行這個新令不用人讓自己先唱了一盃令酒想了想說道　賞名花　穩擎金盞護鮮葩　着旨酒　玉液金波香滿口　對美人　雪樣肌膚玉樣神金玉二人相視一笑都讚道好各飲了一口門盃公子順着領兒向張姑娘把手一拱道過令該桐卿了張姑娘道我不僭姊姊何小姐聽了更不推讓便合公子說道我們兩个可不能說的像你那樣風雅只要押韻就是了公子道慢來慢來也得調个平仄合着道理纔算得呢何小姐道自然這平仄幸而還弄得明白道理還些微的有一點在裡頭因說道　賞名花　名花可及那金花　纔說得這一句公子便攢着眉搖着頭道俗何小姐也不合他辯又往下說第二句道　酌旨酒　旨酒可是瓊林酒　公子撇着嘴道腐何小姐便說第三句道　對美人　美人可得作夫人公子連說醜醜醜醜你這个令收起來罷把我麻花的一身雞皮疙瘩了你快把那盅酒喝了完事何小姐道怎的這樣的好令不入爺的眼呀要調平仄平仄不錯要合道理道理儘有怎麼倒罰我酒呢公子哈哈大笑道我倒要請教請教這番道理安在何小姐道既教我說偺們先講下說的沒些道理我認罰有些道理你認罰何如公子道說得有理我吃一大盃沒道理要依金谷酒數受罰諒你也喝不起極少也得罰三杯還不准先儒以為瀨也張姑娘道就是這樣我保着姐姐姐姐要賴不但姐姐喝三杯我也陪三杯公子道既如此姑妄言之何小姐見公子定要他說出个道理來趁這機會便把坐兒挪了一挪側過身子來斜籤着坐好了望着公子說道既承清問這話都也有個小小的道

理在裡頭。你若不嫌絮煩，容我合你細講。你方纔合妹子說的，對着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了良辰美景。自然看得美人名花旨酒不容易得，良辰美景尤其不容易得。這話要不是你胸襟眼界裡有此真見解，絕說不出來。只是替那美人名花旨酒設想，他該何等容易作了个美人，開成朵名花，釀得杯旨酒，也要那對美人賞名花飲旨酒的消受得那旨酒名花美人，纔算得美人名花旨酒的知音。便是那花酒美人，也覺得增色。不然，你只管去對他賞他飲他，你幹你的，他幹他的，那良辰美景過去，算幹那良辰美景的了。其中毫無樂趣，各不相干。這怎生道得个風雅。何況這幾件件件都是天不輕容易給人的。幸而有杯旨酒，又愁沒朵名花；可賞有朵名花，又愁沒個美人相對。便算三件都有了，更難的是良辰美景。一時間都合在一處。講到今日之下，大爺你生在這太平盛世，又正當有為之年，玉食錦衣，高堂大廈，我合妹妹兩个雖道不算美人，且幸不為嫫毋。就眼前這花兒朶兒，也還不同野草村醪。再逢着今日這美景良辰，真是一刻千金。你所算所望，會全無意不滿了。要知天道忌全，人情忌滿。美景不長，良辰不再。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保不住杯中酒不空，又怎保得住座上客長滿。你怎生想个方兒，把這幾樁事撙節得長遠些，享用着要穩些便好。公子道：正好喝酒取樂，怎的忽然動起這點感慨牢騷來了。何小姐搖頭道：不是這等講。我同妹妹兩个一個村姑兒，一個孫女兒，受上天的厚恩，成全到這步田地，再要感慨牢騷，那便叫無病呻吟，無福消受了。只是我兩个作了一个婦女，可立得起什麼事業來，不過是侍奉翁姑，幫助丈夫，教養子女，支持門庭，料量薪水，這幾件事件件作的到家，纔對得過天去。我過來看了這幾日，現在的門庭不用我兩个支持，薪水不用我兩个料量，眼下且無子女，不用我兩個教養。第一件是侍奉翁姑，這樁事我同妹妹儘作得到家，就只愁你身上，我兩个有些幫助不來。我姐妹倒添了樁心事。那公子笑道：這話那裡說起。此之謂蘧伯玉帶籠頭牽君子。放着這等一位恢宏大度的蕭史，一位細膩風光的張桐卿，還怕幫助不了。一个安龍媒，我倒請教你二一位，待要怎的个幫助我，又要幫助我到怎的个地方纔得心滿意足呢。何小姐道：不是讓你我三个人，也用不着這个謙字。我想人生夢幻泡影，石火電光，不必往遠裡講，就在坐的你我三個人，自上年能仁寺初逢，青雲山再聚，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這一年之中，你我各各的經了多少滄桑。這日月便如流水落花一般的過去了。如今天假良緣，我兩个侍奉你一个頭，一件得幫助你中个舉人，會上個進

士點了個翰林先交代了讀書這個場面至於此以後富貴利達雖說有命存焉難以預定只要先上船自然先上岸你只是個讀書明理的人豈不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那時博得个大壽高昇位尊祿厚你我也好作養親榮親之計這等講起來我那插金花飲瓊林酒想封贈個夫人的令那一句沒道理你先道是俗腐醜我倒請教怎生纔是個不俗不腐不醜你這見解一定加人一等這等元妙高超法我兩个怎生幫助得你來公子聽了揚起頭來啞然大笑說道迂哉迂哉我只道你兩个有什麼石破天驚的大大事這等為難原來為着這兩椿事論取功名不敢欺安龍媒從考秀才起就不曾科考過第二次想那中舉人中進士也還不到得如登天之難據父親授我的這點學業我看着那入金馬步玉堂如同拾芥論養父母我家本不是那等的等着錢糧米養活父母的人家兒只這圍着的庄園的幾畝薄田儘可敷衍吃飯何況父親還有從淮上一路回京承諸相好義贈的不下萬金再加上鄧翁前日這一項足有四萬金的光景難道還不够父母的安享不成何必遠慮到此何小姐道你把金馬玉堂這番事業就看得這等容易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未必強似公公你只看公公便是個榜樣至於家計我在那邊住的時候也聽見婆婆同舅母說過圍着庄園的這片地原是我家的老園子當日多得很呢年久日深失迷的也有隱瞞的也有聽說公公不慣經紀這些事情家人又不在行甚至被莊頭盜典盜賣的都有如今剩的只怕還不及十分之一果然如此這點兒進項本就所入不抵所出及至我過來問一問自從公公回京時家中不曾減得一分用度如今倒添了我合妹妹倆个人親家爹媽二位再加我家的宋官兒合我奶娘家的三口兒就眼前算算無端的就添了七八口人了俗語說的好但添一斗莫添一口日子不可長算此後只有再添人的怎生得够至於你說的這項銀子公公回京一路盤纏到家安置再加上妹妹合我這兩件喜事所費也就可想而知便有个三四萬銀子又支持得幾年若不早為籌畫到了那展轉不開的時候還是請公公重作出山之計再去奔波來養活你我呢還是請婆婆撙擋新水受老來的艱窘呢（月之暈礎之潤久矣至是風馳雨驟越來越緊愈唱愈高）張姑娘從旁道姐姐這話實在想的深說的透大小人家都是一理大概受這个病的居多說話間公子一面聽着又三杯過手了且住安家的家事怎的安公子不知底細何小姐尚知打算安公子倒不知打算何小姐精明也精明不到此安公子蒙懂也懞懂不到此這个理怎麼講列公其理

甚明、人所易曉。何小姐是從苦境裡過來的。如今得地身安、安不忘危。立志要成全起這家人家。立番事業。安公子是自幼嬌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人。何曾理會過怎生的呌生計艱難。忽然從書房裡掏出來。淮上一來一往走了一遭。也不過領略些衢途市井的土風人情。長得了甚的心胸見識。落後回到家。又機緣湊巧。一步一步境界一天從容似一天。他看着那烏克齋鄧九公這般人。一幫動輒就是成千累萬。未免就把世路人情。看得容易了。然則他當日那一番輕身救父。守義拒婚。以至在淮上店裡監裡。見着安老夫婦的那一番神情。在自家閨房裡訓飭張姑娘的那一篇議論、豈不是个天真至性謹防一邊的佳子弟。如今怎的忽然這等輕狂放縱起來呢。這也容易明白。他從前那些行逕是天真至性裡裹住了點兒書毒。現在的這番行逕是知識開了習俗所染。這就呌學油滑了。也還仗他那點書毒、經不學那吃喝嫖賭成一个花花公子。所以就近於狂環一路。大凡一个子弟。都有四重關。開了知識是第一重關。出了書房是第二重關。成了家是第三重關。入了宦途是第四重關。一關一變、變則化。化則休矣。果能始終不變定然成个人物。然而不變的也少。要變後還能守父兄的教訓。師友的勸勉。閨閣的箴規。慢慢的再往回來變。指望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就罷了。然而也少。且莫只顧閑談。打斷了人家小夫妻三个的話柄。且說安公子此時是一團的高興。那裡聽的進這路話去。無如他在何小姐跟前又與張姑娘有些不同。自從上年見面那一日一个暨心兒窩在那裡、直至如今雖不曾在那邊加上个字兒。究竟有些愛中生敬。敬中生畏。況且人家的話正正堂堂。料着一時駁不倒、便說道。這之有理。偏現在又得出去謝幾天客。這一向忙完了。度過殘冬。就是年下。等明年開了春可要認認正正的用起功來了。何小姐道。你這話倒暗合了那个笑話了。一个人懶於讀書。就詩言志作了一首七言絕句。詩道。春來不是讀書天。夏日初長正好眠。秋又淒涼冬又冷。不如收拾過新年。豈不聞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怎的只顧把話兒說遠了。據我的意思。等公婆回來。家人牲口都勻出來了。你便拜兩天客回來。且把飲酒賞名花對美人的這些風雅事兒。以致那些言情遣志的詩詞。吟風弄月的勾當。一切無益身心的事情。一齊丟開。甚至連你的那篇史桐卿。暫且莫把他擱在心上。一心幹正經的。埋首用起功來。轉眼就是明年的秋闈。再轉眼又是明年春榜。果然高捷連登。再點上庶常。進了那座清秘堂。別的慢講。你只看公公正在精神強健的時候。忽然的急流湧退。安知不

是一心指望你來翻梢。果然有這天。也好慰一慰老人家半世期望之心。平一平老人家一生抑鬱之氣。你豈不作成了一个養志的孝子。俗語說的好。下來先吃飯。果然有命。水到渠成。十年之間。不愁到不了開府封疆的地方。那時榮養双親。俯仰無愧。到了這个分兒上了。還怕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成。這三件樂事。你算都作到家了。我覺得便是那金谷園內屏風。也不是什麼難事。算起來十年過後。你不過纔三十歲。依然還是一个白面書生。也還不辜負了這良辰美景。那時候。咱們可對了美人。飲着旨酒。賞那名花。由着性兒樂麼。這屋裡那塊四樂堂的匾。可算掛定了。不然。這春深似海的屋子。也就難免深愁。不但我們這兩个鳳兮鳳兮已而已而了。只怕連你這今之所謂風雅。也就殆而殆而了。那時你自己顧自己。也顧不來。還想好待千雲垂蔭。日護他光翼双棲嗎。這話卻不為這席酒而起。自從我過來第二天見了你這些筆墨。就深以為不然。連日更見你一天一天的近於口角尖酸。塞上輕佻一路。迥不是從前的溫文謹厚樣子。這卻大不是公婆教養成全的本意。我兩个深以為愁。幾次要勸勉你一番。這幾日偏忙忙碌碌不得個機會。今日適逢其會。遇着你置席酒。方纔妹妹止說得个酒倒罷了。你便有些不耐煩。照這等流連忘返。優柔不斷起來。我姊妹竊以為不可。所以方纔我兩个商量定了。就你口中言道。我心腹事下這篇規諫。只不知這話大爺聽得進去聽不進去。公子聽了這話。便有些受不住。不似先前那等柔和了。只見他沉着臉。垂着眼皮兒。閉着嘴。從鼻子裡哼了一聲。把身子挪了一挪。不看着頭。向何小姐道。聽得進去便怎麼樣。聽不進去便怎麼樣。我倒請問其目。他那意思想着要把乾綱振起來。董他一董。料想今日之下的十三妹也不好怎樣。再不想這位十三妹可是董得動的。他卻也不怎樣。只把嗓子提高了一調。說道。聽得進去。莫講咱們這屋裡這點兒小事兒。便是侍奉公婆。應酬親友。支持門戶。約束家人。以至屢壽書畫展錢料量薪水米鹽這些事。都交給我姊妹兩个。侍奉公婆。是我兩個第一件事。但有不周許你責備。支持外面。是我的事。料理裡面。是他的事。公婆合。樂得安養。你只一意讀書。但能如此。我姊妹縱然給你煖足搔背。掃地拂塵。也甘心情愿。還一定體貼得你周到。侍奉的你殷勤。聽不進去。我兩个又有甚麼法兒呢。左是這个院子。我兩个便退避三舍。搬到那三間南倒座去同住。儘着你在這屋裡。嘲風弄月。詩酒風流。我兩人不敢來過問。白日裡便在上屋去侍奉公婆。晚間回房作些針黹。樂得消磨歲月。免得到頭來既誤了你。還對不住公婆。落了褒貶列

公請聽何小姐這段交代。照市井上外話說。這就叫把朋友殤在那兒了。安公子高高興興的一個酒場。再不想弄到這等一個大煞風景。況他又正在年輕。心是高的。氣是傲的。臉皮兒是薄的。站着一地的僕婦丫鬟。被人家排大侄兒似的排了一場。一時臉上就有些大大的磨不開。不由得一把肝火直攻到顖門子上來。扯額子帶顋頰漲了個通紅。纔待開口張姑娘的話來了。說道大爺。人家姐姐說的。可是字字肺腑。句句藥石。你可先別鬧左性。且況着心。捺着氣。細細兒的想想。再說話。安公子便扭過頭來向他道。噯。想來你還有兩句話白兒。張姑娘道。姐姐口裡說的話。就是我心裡要說的話。不過這話。不是這个一言。那个一語的。說得來的。再說讓我說。我也沒姐姐說得這等透澈。如今你聽得進去。便是如此如此。聽不進去。是如彼如彼。這層話姐姐已經交代的明明白白了。還用我說什麼。必要我說。我只有一句。君請擇於斯二者。何之言詳以周則張之言自宜約而要文章避複之法應爾非作者左何右張以少許勝多許也。安公子先前聽何小姐說話的時節。還只認作他又動了往日那獨往獨來的性情。想到那裡說到那裡。不過句句帶定張姑娘。說着得趣些。還不曾怪着張姑娘。及至見他兩次三番的從旁贊襄。如今又加上這等幾句話。把自己相處了一年多的一个同衾共枕的人。也不知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怎麼兩天兒工夫。會偷兒的爬到人家那頭兒去了。他又是着惱。把小臉兒都氣黃了。第一个主意。便想發作一場。一想不妨。論今日的局面。講不到雙峯敵不過四手來。那正是三人抬不過理字去。人家的話。真說的有理。這一發作。父母回來。一定曉得。母親本就把這兩个媳婦兒疼的寶貝似的。他兩个這番話。再請父親一聽。那一个字兒。那一句不入老人家的耳。合老人家的意。管取倒當着他兩个教訓我一番。那我可算輸到家栽到地兒了。不是主意。欲待隱忍下去。只答應着。天長日久。這等幾間小屋。弄一對大獅頭獅子。不時的對吼起來。更不成事。到莫如給他个不說長短。不辨是非。從今日起。且乾擱着他。不理他。他兩个自然該有些着慌。我卻暗裡依着他兩个的話。慢慢的把這些不要緊的營生丟開。我卻幹起正經的來。豈不是个兩全之道。轉念一想。也不妥當。這个招兒要合桐卿。使他或者還有个心裡過不去。臉上磨不開。那位蕭史先生。可是說的出來。幹的出來。萬一他認真的搬開了。看這光景。兩个人只是一條藤兒。這一個搬開了。那一个有个不跟着走的嗎。這屋裡又剩着我跟着嬤嬤了。我這不是自己作冤嗎。再說這等花朵兒般姣豔。水波兒般靈動的人。忍心害理的說乾着他。不理他。天良何在。想了半日。

右歸不是左歸不是。忽然眉頭一縐計上心來。真正俗語說的不錯。強將手下無弱兵。安水心先生的世兄既有乃翁的那等酒量。豈沒有乃翁那等胸襟。只見他立刻收了怒容。滿臉生春的向金玉姊妹笑道。領教。這等講起來。這个令郎有道理。算我輸了。我方纔原說我輸了。喝一大杯。如今喝還你兩个一大杯。也該沒得說了。說着回頭便叫花鈴兒你把書格兒上那个紅瑪瑙大盃拿來。一時取到。他便要過壺去自己滿滿的斟了一盃。金玉兩个見他認真要喝那大杯酒。心裡早不安起來。何小姐忙道自己屋裡說句頑話兒。怎的認起真來。好沒意思。這些酒吃下去看不受用。他那裡肯依。張姑娘也道我罷了。姐姐來了幾天兒。既這等說。你認真喝那些酒。可不怕羞了他。公子更不答言。雙手端起酒來。咕都都一飲而盡。向他兩个照杯。告乾。只羞得他兩个兩張粉臉泛了四朵桃花。一齊說道。這是我兩个的不是。話過於說得急了。一句沒說完。只見公子飲乾了那杯酒。一隻手按住那個酒杯道。酒是喝了。我安龍媒一定謹遵大教。明年秋榜。掙了金花。還你个舉人。後年春闈。赴瓊林宴。還你个進士。待進了那座清秘堂。大約不難請兩副紫泥誥封。雙手奉送。我却洗淨這双眼睛。看你二位怎生的替我整理家園。孝順父母。你我三个人之中。倘有一个作不到這个場中的。便拿這杯子作个榜樣。說着。拿起那瑪瑙酒杯來。唰往着門外石頭台堦子上。就摔了去。這一摔果然摔在石頭台堦子上。不用講這件東西一定是鏘琅琅一聲。星飛石碎。不想說時遲。纔從公子手裡摔出去。那時快早見從台階兒底下搶上一个人來。兩手當胸。把那紅瑪瑙酒杯。緊緊的雙關抱住。這正是劇憐脂粉香娃口。抵得十思一諫疏。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竊賊魂　戇老翁醉索魚鱗瓦

這回書一開場。這位聽書的都要聽聽接住酒杯的這个人。究竟是个什麼人。列公且慢。方纔要公子摔那酒杯的時候。旁邊還坐着一個活跳跳的何玉鳳。一個張金鳳。呢他兩个你一言。我一語。激出這等一場大沒意思來。要坐在那裡一聲兒不言語。只瞧熱鬧兒。那就不是情理了。讓說書的把這話補出來再講那个人是誰不遲。却說他兩个見安公子喝乾了那杯酒。說完了那段話。負着氣。賭着氣。拿起那杯酒來向門外便摔。心裡好不老大的慚惶後悔。慌得一齊站起身來。只說得一句。這是怎麼說。四隻眼睛。便一直的望了那件東西。向門外望着。只見一个人。從外面進來。三

步兩步。搶上台階兒。慌忙把那件東西。抱得緊緊的。竟不曾掉在地下。何小姐先說道。阿彌陀佛。够了我的了。這可是在難為你。張姑娘也道。真虧了你。怎麼巧。等我好好兒的給你道个乏罷。且住。這個人到底是誰。原來是隨緣兒的媳婦。這隨緣兒媳婦。正是戴嬤嬤的女兒。華嬤嬤的兒婦。又派在這屋裡當差。算一个外手裡的內邊人兒。今日爺奶奶正是家庭小宴。他早該就在此伺候。怎的此時倒從外來。只因這天正是他家接續姑奶奶。正是褚大娘子。他婆婆兩個告假在家待客。華嬤嬤又請了兩个親戚來陪客。大家吃了早飯。拿了副骨牌。四家子頂牛兒。晌午無事。華嬤嬤呼他道。老爺太太不在家。二位奶奶。一定都回房兒歇歇。你可進去看看。燕非閑人。借此便請他作了个無巧不成書。原來那隨緣兒媳婦雖是自幼兒跟隨何小姐作了丫鬟。他却是个旗裝。旗裝打扮的婦女。走道兒却合那漢裝的探雁脖兒擺柳腰兒。依眼皮兒瞧脚尖兒走的走法不同。走起來大半是揚着個臉兒。拔着個胸脯兒。挺着個腰板兒走。况且他那時候正懷着三个來月的胎。漸漸兒的顯了懷了。更兼他身子輕俏。手脚靈便。聽得婆子說了。答應一聲。便興興頭頭把个肚子腆得高高兒的。兩隻三寸半的木頭底兒。咭噔咯噔走了个飛快。從外頭進了二門。便遠看游廊往這院裡來。將進院門。只聽見大爺說話的聲氣。似是生氣的樣子。赶緊的對當院裡對着屋門往裡一看。果見公子一臉怒容。他便三步兩步搶上了台階。要想進屋裡看看怎生一椿事。不想將上了台堦兒。只見一件東西映着日光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從門裡就冲着他懷裡飛了來。他一時躲不及。兩隻手裡赶緊往懷裡一握。却是怕碰了他的肚子。傷了胎氣。誰知兩手一握的這个當兒。那件東西不偏不歪。合在他肚子上。無心中把件東西握住了。自己倒嚇了一跳。連忙把在手裡一看。敢到是書閣兒上擺的那个大瑪瑙杯。裡面還有些殘酒。他窩裡不知卯裡。只道大爺吃醉了。向他飛過一觴來叫他斟酒。只得舉着那个酒杯。送進屋裡來。及至走到屋裡。又見二位奶奶見他一齊站起來。說了那套話。他一時更摸不着頭腦。便笑嘻嘻的道。請示二位奶奶。更給爺滿滿的斟上這麼一盞罷。一句話。倒把金玉姊妹閙的又笑將起來。却說安公子原是一个器宇不凡的佳公子。方纔聽了金玉那番話。一點便醒。心中深以為然。只因話擠話。一時面上轉不開。纔賭氣摔那盃子。及至摔去了。早已自悔孟浪。見隨緣兒媳婦接住了。正在出其不意。又見他姊妹只一笑。他便也借此隨着哈哈笑道。那可來不得了。擱不住你再幫着他二位奶奶灌我了。快把他拿開罷。因合他姊妹

說道你們的新令是行了我輸酒是喝了口差這令不曾行到桐卿跟前大約就行不過申明前令咱們再喝兩盃到底得去上屋裡招呼金玉姊妹也見他把方纔的話如雲過天空更不提起一字臉上依舊一團和氣悅色二人心裡越發過意不去倒提起精神來般般勤勤陪他笑了一陣吸完了酒那三个人便到了上房恰值舅太太纔散牌在那裡洗手金玉姊妹便在上屋坐談呼人張羅伺候晚飯舅太太道今日是我的東兒不用你們張羅你們三个人沒過十二天呢還家裡吃你們的去罷我這裡有吃的回來給你們送去說話間舅太太親家太太洗完了手擺上飯來他姊妹替舅太太張羅了一番纔同公子回房吃飯一時飯罷仍到上房看着點燈褚大奶奶早赴了席回來一應女眷都迎着說笑公子見這裡沒他的事便出去應酬應酬泰山坐到起更又照料了各處門戶囑咐家人一番進來舅太太道你怎麼又進來了倆外外姐纔叫他們招呼招呼褚大姑奶奶都家去了姑老爺姑太太不在家我今日就在上屋照應你們那邊我請親家太太先家去了還有跟我的在那里老華老戴我總也叫過來囑咐過了你們早些關門睡覺公子答應着纔回房來見他姊妹兩个也是纔回來都在堂屋裡那張八仙桌子跟前坐着等了頭舀水洗手公子便湊到一處坐下一時梛條兒端了水來洗手慌慌張張的問張姑娘道奶奶有什麼止痛的藥沒有咱們內廚房的老尤搽刀來着手上摘了个大口子跐牙裂嘴的嚷疼叫奴才合奶奶討點什麼藥兒上上何小姐便問拉的重嗎他道挺長挺深的一个大口子鮮血直流的呢何小姐便叫戴嬤嬤你叫人把我那个零星箱子舁來把那个藥匣子舁出來一時抬來舁箱起便開尸見箱子裡面都是些大小匣子以及零碎包囊兒都有（龍亶石出其中酒沖之藥醋調之藥亦均出其中不獨一袖箭也）何小姐從一个匣子拿出个瓶兒來到了些紅面子藥交給戴嬤嬤道給他撒在傷口上裏好了立刻止了疼明日就好了隨即收了那藥便向花鈴兒說道你把這些匣子留在外頭罷花鈴兒答應着一面往外拿公子一眼看見裡面有一口黑皮子圓筒兒因道那是个什麼何小姐便拿過來遞給他看公子打開一瞧只見裡面是五寸來長一个鐵筒兒一頭兒鑄得嚴嚴的那頭兒却是五个眼兒都有黃豆來大小外面靠下半段有个鐵機子合張姑娘看了半日認不出是个什麼用處來何小姐道這件東西叫作袖箭公子道這怎麼个射法呢他又從一个匣子裡拿出个包兒來打開裡面包着三寸來長的一捆小箭兒那箭頭兒上都是純鋼打成的就如一个四稜子錐子一般溜尖

雪亮。公子方要用手去摸。何小姐忙攔道。別着手。那箭頭上有毒。便指着箭桿下了五枝在那筒兒裡。因說那箭的用法。原來那袖箭一筒。可裝五枝。先搬好機子。下上箭。一按那機子中間。那枝先出去了。那周圍四枝箭兒的夾空裡。還有四個漏子。再搬好機子。只一提。那四枝自然而然的。一枝跟一枝。漏到中間。那個筒兒來。可以接連不斷的射出去。因此又叫連珠箭。當下何小姐。說明這個緣故。又道。這箭。射得到七八十步遠。合我那張彈弓。那把刀。都是我自幼兒跟着父親學會的。那兩件東西。我算都用着了。只這袖箭。我因他是個暗器傷人。不曾用過。如今也算無用之物了。（夜來便用反挑一筆醒豁之至）說着。纔要收起來。公子道。你把這個也留在外面。等閑了。我用幾枝沒頭兒的箭。試試看。何小姐叫人關好箱子。把那袖箭。隨手放在一個匣子裡。都搬了東間去。他三個人這裡因這一副袖箭便話裡引話。把舊事重提。張姑娘便提起能仁寺的事。怎的無限驚心。何小姐便提起青雲山的事。怎的不堪回首。安公子便提起黑風崗的事。怎的絕處逢生。（追維往事。感慨淋漓。遂使埋伏袖箭痕跡。化為烟雲。情文相生。如環斯轉。）因說道。彼時斷不想到今日之下。你我三個人在這裡無事消閑。挑燈夜話。何小姐道。我前在路上。怎的夢見父母。張姑娘又提起他前番。怎的叩見公公的舊事。一時三個人。到像是堂頭大和尚。重提作行腳時的風塵。翰林學士。回想作秀才的況味。真是一番清話。天上人間。自來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那天早交二更。鐘已打過亥正。華嬤嬤過來說不早了。交了二更半天了。南屋裡親家太太早睡下了。舅太太纔打發人來。問着要不爺奶奶也早些歇着罷。公子正談得高興。便叫早呢。我們再坐坐呢。華嬤嬤看了看他姊妹也像不肯就睡的樣子。無法。且由他們談去。然則公子這日究竟吾誰適從。這是人家閨房瑣事。閨房之中。甚於畫眉。那著書的既不曾秉筆直書。我說書的便無從懸空武斷。好作為千古疑案。就他夫妻三個外面這番情形講。此後自然該益發合成一片。性情加上幾分伉儷。把午間那番益王孟相學化得水乳無痕。（筆意亦如行雲流水。雨過天空。寬則已為將來發揮一宿無話四字留出地步）這纔成就得安老爺家庭之慶。安公子閨房之福。這是天理人情上信得及的。當晚無話。卻說次日午後。安太太便先回來。大家接着寒溫起居了一番。安太太也謝了舅太太親家太太的在家照料。又向褚大娘子道了不安。少停安老爺也就回來歇息了。片刻便問鄧九太爺回來不曾。（逗鄧九公一筆）說着看看回來了。請進來坐。褚大娘子忙道。二叔。罷了罷。他老人家回來。卻有會子來。我看着那個樣子又有點唱過去了。還說等二叔回來再唱呢。此時大約也好睡了。再要一

請。今日還想敬嗎。再者女壻今日也沒回來。倒讓他老人家早些睡罷。安老爺聽了。也便中止。不一時。大家便分頭安置不提。卻說這日何小姐。因公子不在這裡房裡。便換了換衣裳。煽燈就寢。原來一向因那新房。是一通連的。戴嬤嬤同花鈴兒都在堂屋裡後一捲。睡姑娘是省事慣的。這晚也不用人陪伴。一人便上床一覺好睡。直睡到三更醒來。因要下地小解。便披上斗蓬。就睡鞋上套了雙鞋。下來。將完了事。只聽院子裡吧嗒一聲。像從高處落下一塊瓦來。那聲音不像從房簷脫落下來的。竟像特特的扔在當院裡。試個動靜的一般。他心下想道。作怪。這聲响定有甚原故。便躡足潛蹤的閃在屋門槅扇後面。靜靜兒的聽着。隔了半盞茶時。只見靠東這扇窗戶上。有豆兒大的一點火光兒一晃。早燒着了個小窟窿。插進枝香來。一時便覺着些香氣味。有些鑽鼻刺腦。請教一個曾經滄海的十三妹。這些個頑意兒可有些不在行的。他早暗暗的說了句不好。先奔到桌邊。摸着昨日那個匣子。（細想這藥匣子。今夜何以一到桌邊兒便能摸着。燕北閒人借昨日借重內廚房老尤替他手上拉個大口子。叫他齜牙裂嘴的嚷疼。因而尋出那個藥匣子。留在外頭。今夜安得如此順便。）取出一件東西。便含在口裡。你道他含的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件龍亶石。怎的叫龍亶石呢。大凡是個虎胸前。便有一塊骨頭。形如乙字。叫作虎威。佩在身上。專能避一切邪物。是個龍胸前也有一塊骨頭。形如石卵。叫作龍亶。含在口裡。專能避一切邪氣。不必講。方纔插進窗戶來的這枝香是枝薰香。凡要使薰香。自己先得備下這件東西。不然。那不自己先把自己薰背了氣了嗎。這是姑娘當日隨身的一件法寶。沒想到作新婦。會用着了。話休煩瑣。卻說何小姐。含了那塊龍亶石。聽了聽。窗外沒些聲息。便輕輕的上了床。先把把那香頭捻滅了。想道這毛賊。要這等作起來。倒不可不防。只是我這一叫喚。外面走更的。一時也聽不見。倒反驚了公婆。且被這廝笑我膽怯。偏我的那把刀。公公道是新房。不好懸掛。不在跟前。那彈弓。雖在手下。卻又一時摸不出彈子。這便怎樣。正在為難。忽然想起昨日看的那副袖箭。正下了五枝箭。在裡面。便暗地裡摸在手裡。依然隱在屋門槅窗邊。暗看。一時早見堂屋裡靠西邊那扇大槅窗上。水濕了一大片。他便輕輕的拔了東間屋門。躲在堂屋裡東邊這扇槅扇邊。看那个賊待要怎的。纔隱住身子。只見那水濕的地方。從窗欞兒裡伸進一隻手來。先摸了摸那橫閂。又摸了摸那上門的鐵環子。便把手掣回去。送進一根帶着鉤兒的雙股兒繩子來。只見他用鉤子。先把那門閂搭住。又把繩子的那頭兒拴在窗欞兒上。然後纔用手由那鐵環子裡褪那橫閂。褪了半日。竟被他把那頭兒從環子裡退出來。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那門只在那繩子的鈎兒上鈎着。何小姐看了。暗說有理。他退下那裡兒來。一定還要退這頭兒。好用兩根繩子。輕輕兒的繫下來。放在平地。免得响動。好笨賊。你這个主意打拙了。說着。果聽得槅扇外邊躡步斂音。慢慢的溜過東邊來。他便順着槅扇裡邊。也慢慢的溜到西邊而去。隨即閃着身子。從那洞兒裡往外一看。見那天一天雲意陰陰的雲濃霧鎖。月暗星迷。且喜是月半天氣。還辨得出影响來。望了半日。只望不見撥門的那个。倒看見那个屏門那裡蹲着一個往後夾道去的角門。跟前蹲着一个。在那把風。對面南房上。又站着一个。壯大黑粗的大漢。腰裡掖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已經把房上的瓦揭起一路來。放在身旁。手裡還捏着兩三片瓦。在那裡瞭望。靠東牆。却早撤了一扇門。立在墻跟前。何小姐暗道。要不先把房上的這个東西拿住。他怎得敢手。隨又想道。且慢。只要驚走他也就罷了。說着。又早見靠東槅扇上。也陰濕了照前一樣的。送進一跟帶鈎子的繩兒來。想要鈎住東頭兒的門。何小姐趁他入繩子的時節。暗暗的早把這頭兒橫閂。依然套在那鎖子去。把那搭鈎的鈎子。給他脫落下來。却隱身進了西間。聽了聽。安公子合張姑娘在卧房裡。正睡得安穩。南床上的華嬤嬤。合柳條兒。已是受了那屋裡些薰香。氣息酣睡沉沉。他便假裝打了個呵欠。門外那个賊一聽。倒是一驚。暗道。怎的薰香熏了這半日。還有人醒着。忙的他把個頭繩兒不曾拴好。一失手連鈎子掉在堂屋裡地下了。他便赶緊跑開。躲着暗聽裡面的動靜。你看這群賊。要果然得着這位姑娘的底細。就此時認些晦氣走了。到也未嘗不是知難而退。不想他聽了屋裡一个呵欠之後。鴉雀無聲。只道又睡着了。他從貪心裡又起个飛智。便想用西邊這根繩兒。先把這頭兒的門繫地騰出繩兒來。再繫東邊的那頭兒。早又鶴行鴨步的奔到西邊兒去。這个當兒。何小姐早到了堂屋裡。把他失手扔的那根繩子。拿在手裡。却貼着西邊第二扇槅子蹲着。看他怎的般鼓搗。却說那賊轉過來。從窗櫺上解下那根繩。待要往下繫那橫閂。早覺得那繩子輕輕的脫了空。他便悄悄的吼了一聲。似乎覺得詫異。想道。莫不是方纔我匆忙裡。不曾把那閂退下來麼。重新探進手來摸。較施耐庵之寫時遷如何。一則寫賊之靈極其靈。一則寫賊之笨極其笨。燕北閒人又復獨闢生面。何小姐見這賊渾到如此。却慪上他點氣兒來了。便把那副袖箭。放在地下。把手裡那根繩子雙過來。等賊的手摸到鐵鎖子跟前。猛可的從底下往他腕子上一套。即以其人之繩還繫其人之手。亦是以人治人之一道。或曰。此賊亦何嘗不靈。特遇曾經滄海之十三妹。則靈者皆笨。雖有時遷。亦奚以爲。搕住了往下一扨。又往後一掣。乘勢就搭在那根橫閂上。左三扣右三扣的。把這手反捆

在門上。遠怕他掙開了繩頭兒。又把西邊窗櫺上那根空繩子解下來。十字八道的背了幾个死扣兒。自己卻又拿起袖箭來。躲在東首去。望着那賊的這隻手。本是從靠西槅扇儘西的這個窗櫺裡探進來。纔一殺得着那鐵鐐子。經這往下一招。往後一瞥。一隻胳膊。是滿寄在屋裡。胸膛子是靠了西間金柱了。待要伸左手來救那隻右手。急切裡轉不過身來。作賊的可沒个嚷救人的。他掙了兩掙。不曾掙得動分毫。便嘴裡打了个哨子。哨那兩个把風的賊。那兩个聽得哨子响。知道是撥開了門就可以下手偷了。哈着腰兒。就往這裡來。何小姐從東邊的窗洞兒裡。見這兩个也過來了。他心裡倒有些忐忑。暗想照這等狗一般的賊。就再多來幾个也不妨。只是如今我非從前可比。斷不可合他交手。只管拴住了這個。怕他一時急了。豁一个跑三个。傷了這个老實的。那時倒是大未完。這要不用个敲山振虎的主意。怎的是个了當。想罷。隔着那窗洞兒往外望了一望。只見房上那个。正斜籤着蹲在房簷邊。目不轉睛的盼那三个開門呢。他便把那袖箭從窗櫺洞兒裡。對了房上那賊。看得較準。把那跳機子只一按。但聽喀吧一聲响。一箭早釘在那賊的左胯上。那賊冷不防着這一箭。只疼得他咬着牙。不敢則聲。饒是那等不敢則聲。也由不得噯呀出來。腳底下一个蹲不穩。便咕碌碌從房上直滾下來。咕咚跌在地下。手裡的瓦。一片聲响。摔了一地。這邊三个賊聽得。齊回頭看時。見房上那个跌了下來。一則怕跌壞了他。二則怕驚醒了事主。忙着顧不及合那個拴着的答話。便奔過去看那個。只這一陣早驚醒了南屋裡的張太太。問道。儐兒啊。那藍嫂你聽聽。不是猫把瓦登下來咧。這邊拴着的聽了。只乾着急。苦掙不脫。那兩个跑過去。見跌下來的。才把得起來。卻只坐在地下發怔。他兩个也就顧不得南屋裡事主說話。便把他揪起來。攙着想要逃避。不想那个的腿。已經木不知痛癢了。只覺箭眼裡如刀割一般疼痛。那兩个還只道他是跌了腿。悄悄的說道。你扎掙些。溜到背靜地方躲一躲要緊。這一陣喊喳。早被何小姐聽見。大殺的說道。糊塗東西。他腿上看着一枝梅針藥箭呢。你叫他怎的扎掙法。一句話嚇的那兩个顧不及那個帶傷沒命的。奔了墻邊立的那扇門邊去。慌張張爬到墻上。踹的那瓦一片聲响。纔上房。後腳一帶。又把一溜簷瓦帶下來。唏溜嘩啦鬧了半院子。鬧的太不成樣上君子的局面。兩个上了房。又怕自己着了一箭。爬過房脊上。纔縱身要往下跳。早見一个燈亮兒一閃。有人喊道不好了。房上有了人了。你道其人是誰。原來是張親家老爺。他那晚睡到了半夜。忽然要出大恭。開了門。提了个百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步燈出來纔繞得後邊聽得房上瓦響他把燈光兒一閃見兩个人爬過房來他嚷起來他屎也嚇上去了這一嚷早驚動了外邊的人房上那兩个賊見不是路重新又爬過房脊來下了房發足就往遊廊門外就跑第一个先跑出來便藏在上房東鑽山門兒裡及至第二个跑出來二門上早燈籠火把進來了一群人一个个手舒鈎桿子指水的攢子園上來這賊腰裡解下鋼鞭就要動手不防身後一鈎桿子早被人胡擄住了按在那里捆了起來這个當兒張進寶早提着根棒槌般粗細的馬鞭子吆喝進來先說道拿這管拿別傷他也別大面兒上背靜地方兒要緊一句話那一个藏不住了巴了巴頭兒見一院子的人他一扎頭順着廊簷就往西走誰知西次間有个爐坑因天涼起來了趁老爺太太不在家燒了燒那地炕怕圍住炕氣嚴着爐坑板兒呢那賊不知就裡一腳踏空了咕咚的一聲掉下去了大家撓鈎繩索的揪上來又得了一個這一番吵嚷安老夫妻早驚醒了安老爺隔牕問道這光景是有了賊了聽見不止一个賊又手持器械也覺詫異只管詫異卻依然守定了不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只問了一聲可曾傷着人絕口不問到失落東西不曾這一句大家回道沒傷人兩賊都捆上了安老爺便一面起來披衣下床只聽張進寶說道留兩人這院裡招護侍們分開從耳房內兩路繞到後面去小心有背脊子的安老爺又道你們只把他們驚走也罷了何必定要拿住他張進寶答道回老爺這賊鬧的不像一个个手裡都有家伙只這院子裡已經得着兩个敢怕還有呢當下張老同了晉升戴勤一班人帶着人去查西路張進寶便同了華忠梁材帶着人進了東游廊門他一進門便問驚了爺奶奶沒有一句話不曾說完燈光下只見當院裡躺着一个人在那裡哼又一個正在掏窗戶呢張進寶大喝道你這野雜種好大胆子見了人竟不跑還敢在這裡掏窗戶說着四路的人也轉到這院子裡來了繩子也來了大家一窩蜂上前有幾个早把當地那个細工有幾个便奔到槅扇邊這個來拉住往台堦下就拉可耐拉了半日絲毫拉他不動張進寶怕驚了爺奶奶便叫華奶奶你回爺奶奶家人們都在這裡呢不用害怕華奶奶這一個當兒醒雖醒了只答應不出來早聽何小姐在屋裡笑道我是有些害怕我怕你們拉不動這个賊他這隻胳膊在槅門上捆着呢等開了門你們進來解罷鬧了半日衆人此刻纔得明白大家便先把那賊的左手左腳綑在一處那賊只剩得一條腿在那里跳咯噔兒了按下門外的衆人不提話分兩頭卻說屋裡的何小姐方纔見四个賊擒住了兩个那兩

個絕好條逃路。又被外面一聲吶喊回來。早料這一驚動了外面。大略那兩个也走不了。他便安安詳詳的穿好衣裳。就先把嬤嬤丫鬟們叫起來。虧那香熏得工夫少。人隔的地方遠。一叫便都醒了。只是慌作一團。他又慮到怕公婆過來。一面忙忙的漱口攏頭。一面便叫華嬤嬤請公子合張姑娘起來。幸喜那卧房更是嚴密。又放着帳子。兩個都不曾受着那薰香氣息。也因這個上頭。悞了點兒事。人家鬧了半夜。他二位纔連影兒也不知。直等華嬤嬤隔着帳子把張姑娘叫醒了。他聽說。只嚇得渾身一个整顫兒。連忙推醒了公子。公子畢竟是个丈夫。有些胆氣。翻身起來在帳子裡穿好衣服。下了床。登上鞋子。手裡提着那嵌寶鑽花提着七寸來長大紅穗子的。一把玲瓏寶劍。從卧房裡就奔出來恰好何小姐完了事。將進西間門。看見笑道。賊都捆上了。你這時候拿着這把寶劍。劉金定不像劉金定。穆桂英不像穆桂英的。要作什麼呀。這樣冷天。依我說你莫如擱下那把劍。倒帶上條領子兒。也省得風吹了脖項兒。公子聽了摸了摸。纔知裝扮了半日。不曾帶得領子。還光着頦兒呢。又忙着去帶領子。一時張姑娘也收拾完畢。嬤嬤丫鬟們一面疊起鋪蓋。藏過閨器。公子便要出去。何小姐道。莫忙。讓他們歸着完了。開了門。纔出得去呢。公子聽說。提上那把劍。自家己便要開門。纔到堂屋裡。但見一隻漆黑大粗的胳膊。掏進窗戶來。却綑在那門上。忙忙的問道。這是誰。何小姐笑說道。這是賊。從半夜裡就捆在這裡了。如今外頭也捆好了。我却不耐煩去解他。勞你施展施展你那件兵器給他把那繩子割斷了罷。公子道。交給我。這又何難。擄了擄袖子。上前就去割那繩子。顫兒哆嗦的鼓搗了半日。連鋸帶挑的方纔得割開。那賊好容易透出那隻手來。却又受了兩處傷。被那劍劃了兩道口子。報耳低頭也吃綁了。屋裡開了槅門。那時天已閃亮。何小姐往外一看。只見兩个賊都綑在這裡。他便先讓張親家老爺進來歇息。隨向張進寶道。張老爹你叫他們。把這四个東西都擱在旁邊小院兒裡去。好讓我們過去請安。再也怕老爺太太要過來。又叫花翎兒金兒。向桌子上取出兩个藥兒包來。（袖箭用明伏。龍疍石用暗伏。至此兩包酒冲之藥。醋調之藥。尤暗之暗者。更不必提昨日那个藥匣子。）便指着那受傷的賊向張進寶寶道。別的都不要緊。這一個可着了我一藥箭。只要過了午時。他這條命就交代了。你作件好事。把這一包藥用酒冲了。給他喝下去。那一包藥醋調了給他上在箭眼上。留他這條命。好問他話。張進寶一一的答應。那賊聽了這話。纔如夢方醒。不提。且說大家依言去料理。却說安太太初時也吃一驚。及至聽得沒事。纔放心。也只略梳頭。罩上塊藍手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巾。先叫人去看兒子媳婦。恰恰的他三個前來問安。安老爺依然安詳鎮靜。在那裡漱口。淨了淨面。方纔得完事。老夫妻問了詳細。何小姐前前後後。回了一遍。安老爺便向公子說道。幸虧這个媳婦。不然竟開了門。失些東西。倒是小事。尚復成何事體。大約總由於這一向。因我家事機過順。自我起。不免有些大不經意。或者享用過度。否則心存自滿。總有這無平不陂的。那番警戒大家不可不知修省。說着便站起來道。我過去看看。安太太道。你可招護着些兒。安老爺道。賊都捆上。還怕他怎的。索性連你也過去看看。正說着。舅太太親家太太褚大娘子都過來道。受驚。大家說了沒三兩句話。只聽二門外大叫道。好囚囊的在那兒呢。讓我瞧瞧他幾顆腦袋。（此老好勝。自是其天性。然其引咎之誠。任怨之初。正復幾人能及。）一聽。却是鄧九公的聲音。老爺同公子。連忙迎接出來。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來。只見九公皮襖也不曾穿。只穿件套衣裳的大袷襖。被着件皮卧龍袋。敞着懷。光着腦袋。手裡提着他那根壓裹的虎尾鋼鞭。進了二門。怒吽吽的。一直奔到東耳房去。安老爺忙着趕上拉說。九哥。待要怎的。他說老弟別管。你不知道。這東西糟塌苦了我了。且叫他一个人吃我一鞭再講。安老爺道。不可。擅傷罪人。你我是要担不是的。有王法呢。他又道。有王法。也不鬧賊了。（不知有忌憚之當。寫出憤懣已極之神。）安老爺道。就說如此。你我也得問个明白。再作道理。他又道。那裡有那麼大粗的工夫。說着。扭身只要趕過去打。安老爺看了看那樣子。一腦門子酒。大約昨日果真喝過去了。睡了一夜。竟沒醒得清楚。好說歹說。死拉活拉的。纔把他拉進屋子。安太太大家也過來了。褚大娘子一見。先說道。這麼冷天。怎麼衣裳也不穿。就跑出來了。一句話提醒。安老爺纔叫人出去。取了衣裳來。他一面穿着。一面問何小姐那賊的行逕。何小姐又說了一遍。只氣得他巨眼圓睜。銀鬚亂乍。安老爺道。老哥。這事不必動這等大氣。他也不往下聽。便道。老弟。你莫怪我動粗。你只管把這起狗娘養的叫過來問個明白。我再合他說話。我有我的理。等我把這个理兒說了。你就知道不是愚兄不聽勸了。安老爺是透知他那吃軟不吃硬的脾氣。便道。就這樣。你我且問問這班人。是怎的个來由。因叫人在廊下。放了三張杌子。連張老爺也出去坐下。安太太大家都躲了風門子。在破窗戶洞兒跟前望外看。只見眾家人把那班賊連提擄帶拉的拉過來。安老爺一看。一个个都綑得手腳朝天的合伏着。把臉貼在地下。已就老大的不忍。先嘆了一聲道。一樣的父母遺體。怎生作踐到如此。便吩咐道。把他們鬆開。大約也跑不到那裡去。鄧九公嚷道。跑那就算他交了運了。眾人一面答應着。便把那人

腿上綁的繩鬆了。依然背剪着手提起來都跪在地下。安老爺一看。只見一个腰粗項短。一个膀濶身長。一个濃眉濁目。一個鬼頭鬼腦。安老爺往下問道。你們這一班人。我也不問你們姓名住處。只是我在此住了多年。從不曾薅惱鄉隣。欺壓良賤。你們無端的來擾害我家。是何原故。只管冥說那班人又是着慌又是害燥。一時無言可對。只低了頭。一聲不則。早把鄧九公慪上火來了。一伸手向懷裡把他那副大鐵球掏出來。攥在手裡。睜了圓彪彪的眼睛。向那班人道。說話呀。小子莫粧雜種。慌的鬼頭鬼腦的那个。連忙叫道。老爺子。你老別打。讓我說。因望着鄧九公道。大凡是个北京城的人。誰不知道。你老這裡是个安善人家。有什麼得罪我們的。九公又嚷道。我不姓安。我是尋宿兒的人家。本主兒在那邊兒呢。你朝上邊說。那人纔知他鬧了半日。敢則全不與他相干。扭過來便向着安老爺道。聽我告訴你老。一句話沒說完。華忠便從後蹬頭就是一脚。說道。你連个老爺也不會稱嗎。你要上了法堂呢。那賊連忙改口道。小的小的回稟老爺。今日這回事。都是小的帶累了他們三个了。因努着嘴指着旁邊兩个人道。他們是親哥兒。一个叫吳良。一个叫吳發。那个姓謝。叫謝袛人。都稱他謝三哥。小的姓霍叫霍士道。小的四个人都沒藝業。就仗偷點兒摸點兒活着。小的有个親哥兒。名叫霍士端。在外頭當長隨。新近落了。趂回來了。小的合他說起窮苦難度。他說這座北京城。遍地是錢。就只沒人揀。小的問起來。他就提起老爺從南省來。人封幫的上千上萬的銀子。聽說又娶了位少奶奶。淨嫁妝就是十萬黃金。十萬白銀。他還說指了小的這條明路。得了手。他要分半成賬。小的聽了這話。就邀了他三个來的。安老爺聽到這裡。笑了一笑。便問道。來了便怎麼樣呢。那賊道。小的們來是從西邊史家房過來。纔到這裡來的。及至到了房上。一看下來不得了。安老爺道。怎麼又下來不得呢。那賊道。小的們作賊。有个試驗。不怕星光月下。看着那人家。是黑洞洞的下去。必得手。不怕夜黑天陰。看着那人家是明亮亮的下去。不但不得手。巧了就會遭事。昨夜來到這房上。往下一看。院子裡倒像一片紅光照着。依謝三就要回頭。是小的貪心過重。好在他三个貪心也不算輕。可就下來了。不想這一下來。通共來了四个。倒被老爺這裡綑了兩双。做賊的落到這个場中。現眼也算現到家了。如今要把小的們送官。也是小的們自尋的。無的可怨。到官也是這个話。老爺要着小的們可憐兒的。只當這宅裡那見岔兒子裡下了一窩小狗兒。叫人提着耳朵往車轍裡一扔。算老爺積德。超生了小的們了。安老爺還要往下再問鄧九公

那邊早開了談了。說照這說人家合你沒甚麼岔兒呀。該僧老爺兒們稿一稿咧。我且問你們還認得我不認得。四個人齊聲道。不認得。登時把那老頭子氣的紫漲了臉。嚷成一片道。好哇。你們竟敢說不認得我。告訴你。我姓鄧。我可不是天子腳底下的人。生長在江北淮安。住家在山東茌平。也有个小小的名聲兒。人稱我一聲鄧九公。大凡是綠林中的字號人兒。聽見我鄧九公。在那里歇馬。就連那方邊左右的草茨兒也未必好意思的動一根。怎麼着我今日之下。住在我好朋友家裡。你們就怎麼一起子毛蛋蛋子。不說夾着你娘的腦袋滚的遠遠兒的。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蹋了個土平。你們這不是誠心好看我來了嗎。還敢公然說不認得我。先一個碰瞎你一隻眼睛。大概往後你就認得我了。說着就挽袖子要打。安老爺聽了半日。纔明白他氣到如此的原故。上前一把扯住了。大笑道。老哥哥。你氣了這半日。原來為此。你怎的合畜生講起人話來了。他便焦燥道。老弟。你不知道。我真不夠瞧的了嗎。安老爺道。尤其笑話兒了。我一句話。老哥哥你管保沒得說。你縱然名鎮江湖。濫不濟也得金剛都武海馬周三那班人纔巴結得上。曉得你的大名。這班人你叫他從那裡知道你。又怎的配他知道呢。安老爺這夕話。纔叫作藍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早見他肉飛眉舞的點頭說道。老弟你這話。我到依了。話雖如此。他既沒那雁過拔毛的本事。就該悄悄兒走。怎麼好好兒的把人家折了个稀爛。這个情理。可也恕不過去。安老爺道。閙賊天下通行。挖扇窓戶踹兩片瓦。也事所常有。依我說。這班人也不過為饑寒二字。纔落到這等無耻。如今既不曾傷人。又不曾失落東西。莫如把他們放了。叫他去改過自新。也就完了。張進寶在傍聽得安老爺要放這四个賊。便越眾出班跪下。回道。這四个人。老爺放不得的。別的都是小事。這裡頭關乎霍士端呢。霍士端他也曾受老爺的恩典。吃過老爺的錢粮米兒。行出這樣沒天良的事兒來。這不是反了嗎。往後奴才們。這些當家人的。還怎麼抬頭見人。依奴才糊塗主意。求老爺把他們送了官。小的出去作个抱告。合他對質去。這場官司。總得打出霍士端來。纔得完呢。安老爺道。阿阿。一位鄧九太爺。我好容易勸住了。你又來了。便果真是霍士端的主意。於你何傷。於我又何傷。不必這等尚氣。鄧九公道。你爺兒兩不用抬我。有个道理。論送官。不必什麼原故。滿讓他辦發了。走不上三站兩名。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塊錢。依舊放回來了。還是个他。就說這麼教了。也來不得這裡頭。可得讓我。比你爺兒們通精兒了。這不當着他們說。照咱們亮匣子話。老弟你要知道。是

了賊上了道沒個不想得手的不得手他不甘心吃了虧不個不想報復的不報復他不甘心就這等放了他可得防他再過來就講他再來莫講這個嘴臉就比他再有些能為來這麼一百八十也滿不要緊只是你我那有那麼大工夫等着合他慪氣去縱講他知些進退不敢再來了狗可改不了吃屎一個犯事到官說曾在咱們這裡放過他老弟你也躭點兒老成安老爺一聽他這番倒然是有有理便問你九哥你怎麼樣呢鄧九公說道依我這不算老弟你開了恩了嗎這件事於你無干把這班人都交給了我的好意思我絕不通他一指頭傷他一根汗毛可得把他揉搓倒了家業我絕不放他呢他說完了這話更沒商量便向那班賊發話道這話你們可聽出來了人家本主兒是放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如今就是鄧九太爺朝你們說咧你方絕不說聽得他家娶了一位少奶奶淨嫁妝就有十萬黃金十萬白金嗎這話有的只怕他這金銀你們動不了他的我先遞給你個信兒昨日聽出你們那塊兒來的就是他滅了你們那知董香兒也是他綁上你們一個臉膊的也是他射了你們一个胯骨的也是他他從十二歲作姑娘闖江湖起長槍短棒十八般武藝無所不能講力量考武舉的頭號石頭不夠他一個溜的講蹲緞三層樓不夠他一伸腰兒的他可就是我的徒弟這話可不知你們信不信現在人家不過是作了奶奶太太了不肯合你們狗一般的人交手所以昨日纔不曾開門出來止輕輕兒的射那一枝箭給你們報過信兒他那箭叫作袖箭又叫作連珠箭連發五枝當射你們四個還數餘作一枝呢再他有張銅胎的鐵背彈弓打一兩八錢重鐵彈子了二伯步外取人要指出地方兒來這是人家的傳家至寶不犯着給你們拿出來看此外還有一坐雁翎倭刀說着他便扭頭向安公子道老賢侄那把刀呢安老爺早已明白他的用意便道在我那裡隨叫公子取來鄧九公接在手裡拔出來先向那班人面前一閃那四個的八隻手都在身背後倒剪着招架也無從招架只倒抽了一口氣呢扭着頭往後躲鄧九公看了呵呵大笑說道諒你們這个个腦袋也擱不住這一刀但這一件你九太爺使傢伙可講究刀無空過講不得只好拿你們的兵器搪灾了說着就把他四个用的那些順刀鋼鞭斧子鐵尺之類拿起來用手裡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陣亂砍霎時削作了一堆碎銅爛鐵堆作地下說道小子拿了去給你媽媽換涼涼的簪兒去唬四個賊直驚得目瞪口呆又聽他放下刀嚷道話我是說結了你們要不愿信不甘心今日走了改日只管來你們還得知道我毀壞你們

這幾件傢伙不是奚落你是衛顧你不然的時候少停你們一出這個門兒代有這幾件不對眼的東西不怕不吃地方拿了你們可得領我們個大情這不我衛顧了你們了嗎你們你弟兄們也得衛顧衛顧我你瞧我江南江北關裡關外好容易創到這個分兒了今日之下你們過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好朋友家增損了个土平我不答應你瞧我這不是變方法兒把你們這幾件囫圇囫圇的兵器給你們弄碎了嗎你們就口想方法兒把我這一步破破爛爛的瓦給我弄正了這正是補天縱可弥天隙毀瓦焉能望瓦全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上回書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鳳過門只因這日鄧九公幫的那分妝奩過於豐厚外来的如吹鼓手廚房茶房以至抬夫轎夫這些閑雜人等過多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人的眼皮子越薄金子是黃的銀子是白的綾羅紬緞是紅的綠的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一時看在眼裡議論紛紛再添上些枝叶兒就傳到那一班小人耳朶裡料着安老爺家辦過喜事一定人人歇乏不加防範便成行結夥而来想要上手不想被這位新娘子小小的游戲了一陣来了幾个留下幾个不曾跑脫一个這班賊好不掃興好容易遇見了一位寬宏量大的事主安老爺不要合小人為難待要把他們放了這班人到也天良發現知感知愧忽然不知從那裡櫓搖船兒跑出這麼一个鄧九公大宗家起先還只認他也是个事主及至聽他自己道出字號兒来方知他是个出来打抱不平兒的這樁事通共與他無干又見他那陣吹鎊懵詐来得過冲像是有點兒来頭不敢合他較正如今鬧了鬧是个烏烟瘴氣罵是罵了个破米糟糠也不私休却叫他們把摔碎了的那院子的瓦給一塊塊壘上這明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四个賊可急了就抓耳撓腮望着他道老爺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兒方纔听你老那套交代了這位老行家你老瞧作賊的落到這个場中算撤臉窩心到那頭兒了不怕分幾股子的臟擰住了都許倒的出来這摔了个紛碎的瓦可麼怎个整法兒呢真个的作賊的還會變戲法兒嗎這不是人家本主兒都鬧了恩了你老抬抬腿兒我們小哥兒們就過去了出去也念你老的好處沒別的祝贊你老壽活八十好不好這班賊大約也看出老頭子是个喜歡上順的来了那知恭維人也是世上一樁難事於世故之談言之可笑亦復可開口這一句纔把他得罪透了他不閻長短先向那班人惡狠狠的啐了一口說道沒你娘的興你老太

爺今年小呢纔八十八呢你叫我壽活八十那不是活回來了嗎那算你兒我呢你先不用合我油料着你們也甚不本上這瓦我給你條明路這東西磚瓦鋪裡有賣的人家本主兒蓋房的時候也是拿錢兒買了來的你們揉了人家多少塊就是照樣兒買多少塊來給人家賠上索性勞你的駕連灰帶麻刀一就手兒給買了來再叫上他幾个泥水匠人多了好作活趁天氣早些兒收拾好了夜裡騰出工夫來你們好再幹你們的正經營生去論到這幾片子瓦也不值得打很也是價的去這麼一大犀勾出你們歡蹦亂跳這倆去買瓦留下房上滾下來的合爐坑裡掏出來的那倆先把這院子破瓦揀開院子給家人打掃乾盡了也省得人家怨恨那霍士道聽了這話心裡先誇道好作賊的算計我們四个出了樣子咧有這麼着的還不及飽飽的作蹧打遠遠的作瘟發乾落呢待要怎樣又不敢合他怎樣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討饒他更不答言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筆蘸得飽了向那四个臉上塗抹了一陣內中只有霍士道認得幾个字又苦於自己看不見自己的臉也不知他給畫拉了些甚麼望了望那三个臉上原來都寫了核桃大小笨賊兩个字好像掛了一面不悮主顧的招牌待要上手去擦兩隻手都倒剪着正存着急見他擱下筆便合方纔要把他們送官的那老頭子說張夥計你撥兩个硬掙些的人給我代上他倆就這麼个模樣兒買瓦去手裡可帶住他拉腿的那把繩不怕他跑也由不得他不走有個鬧累贅的先叫他吃我五七拳頭再去那倆个聽了這話只急得嘴裡把老爺了叫得如流水說情願賬數賠瓦只求免得這場出醜怎奈他不來理論這話倒瞪着兩隻大眼睛搖頭愰腦指手畫腳的向那班賊交代道這話你們可得聽明白了人家本主兒寬赦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這全是我姓鄧的主意你們要不要過了是兒只管到山東茌平縣岔道口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庄兒找我那裡个坐北朝南的廣梁大門門上掛一面黑漆金字匾匾上有名鎮江湖四个大字那就是我舍下我在舍下候着安老爺看他鬧了這半日早覺得君子不為已甚這事儘可不必如此小題大着只是他正在得意場中迎頭一勸管取越勸越硬倒從旁邊讚道九哥你這辦法果然爽快只是家人們也鬧了半夜了也讓他們歇歇吃這東西再理會這是不遲因合張進寶使了過眼色吩咐道且把他們帶到外頭听着去張進寶會意便帶着眾家人七手八腳一个个拉住一把繩子轟豬一般帶出二門去了不提他這裡纔一甩手起身上了台階兒進了屋子還讓道我就不信咧北京城裡的賊這

麽大字號他會不認得鄧九公褚大娘子道得了夠了。偺們到那院裡坐去好讓人家拾掇子。安老爺安太太也一面道之往那邊讓那裡上房裡早已預備下點心無非素包子炸糕油炸果甜漿粥麵茶之類。衆女眷隨意吃了些纔去重新梳洗鄧九公道這裡便合安老爺坐下。又要了壺茅薔棗兒酒說昨日唱多了必得投一投。安老爺一面合他吃酒只我此閑說兒來。他因說道老哥哥我昨日一回家就問你說睡了。應前大約好睡了一筆旋即趁手生波。怎麽那麽早就睡下了呢鄧九公道老弟告訴不得你這兩天在南城外頭只差了沒把我的腸子給嘔斷了肺給氣炸了。我越想越不耐煩加還着越想越糊塗沒法兒回來悶了會子倒頭就睡了。安老爺道這話怎講我只說你城外聽這幾天戲一定聽得大樂。我正要想問問老哥哥也要聽个熱鬧兒怎麽倒如此說。他連連擺手說道再休提起我這肚子悶氣正因聽戲而起。我說話再不會藏性。我平日見老弟你那不愛聽戲等閑連个戲館子也不敢下。我只說你過於獃氣。誰知敢則這庄事真氣的壞人。安老爺道想是戲唱得不好。鄧九公道倒不在這上頭。愚兄聽戲也就只瞧熱鬧兒那戲兒一齣是怎麽件或者還許有些知道的曲子就一齣兒不通了。到了崑腔啍啍唧唧的我更不懂要請那排場行頭把子奇都比外省強便是不好大不過是个頑意兒也沒什麽可氣的。我是被一起子聽戲的爺們把我氣着了。可氣可詫者。懷疑幾四十十年。不圖於此老口中一洩之是時意在遊行正實誤料着此等語可謂位置得宜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東兒。他請我到了前門東裡一個窄衚衕子裡一間門面的一个小樓兒上去吃飯飯吃過就去看戲那不空和尚這禿驢這些事又在行。進去定要佔下場門兒的兩間官座兒樓一間說都有人佔下了。只得在順着戲台那間倒座兒樓下窩彎下。及至坐下要想看戲得看脊梁一開場唱的是俞伯牙扶琴說這是紅脚色兒我聽他連哭帶嚷的鬧了那半天。我已經煩的受不得了。瞧了瞧那些听戲的也有咂嘴的兒也有點頭兒的還有從丹田裡運着氣往外叫好兒的。還有幾个側着耳朵不錯眼珠子的。當一樁正經事在那裡听的看他們這些樣子。比那書上說的聞詩聞禮還听得有神兒。那佔第二間樓的聽戲的可就來了一個是个高身量兒的胖子。白淨臉兒小胡子兒嘴唇外頭露着半拉包牙。又一个近覷眼兒挾着肩兒是个瘦子。這兩人七長八短毬毬蛋蛋的帶了倒有他娘子的一大羣小旦。這件東西更不對老弟你的胃院子愚兄是老顛狂卻不嫌他為甚麽呢他見了人請安磕頭低心小胆的偺們高了興打過來罵過去。他還得沒說強說沒笑強笑的哄着偺們

在他只不過為那摇幾兩銀子怪可憐不及見兒的及至我看了那个胖子的頑小旦纔知北京城小旦另有一个頑法兒只見他一上樓就揀了上兩張桌子當中一坐那羣小旦前後左右的也上了棹子擺成這麼一个大兔兒爺攤子那个瘦子可倒躲在一邊兒坐着他們當着這班人敢則不敢提小旦兩个字都稱相公偶然叫一聲一樣的一名不偏諱不肯提名道姓只稱他的號我正在那裡詫異又上来了那麼个水蛇要裡的小旦望着那胖子也沒个臉兒表兒只聽見冲着他說了倆字這倆字我倒听明白了說是肚香說了這兩字也上了桌子就儘靠那那胖子坐下兩人酸文假醋的滿口裡嘖了會子四個字兒的匾這个當兒那位近視眼的可呆呆的望着台上台上正是唱的蝴蝶夢裡的說親回話一个濃眉大眼黑不溜啾的小旦唧溜了半天下去了不大的工夫卸妝了也上了那閣樓那胖子先就嚷道狀元夫人來矣那近視眼臉上那番得意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兒來了我只納悶兒怎麼狀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戲館子串座兒呢問了問不空和尚纔知那个胖子姓徐號叫作度香內城還有一個在旗姓華的這要算北京城城裡城外屬一屬二的兩位濶公子水蛇腰的那个叫作袁寶珠我睄他个大羅鍋子哼哼哼哼真也像他媽的元寶豬原來他方纔說那肚香就是叫那个胖子呢我纔知道小旦叫老爺也興叫號說這纔是雅我問不空那个狀元夫人又是怎麼併是呢他說拱肩縮背的那个姓史叫作史蓮峰是位狀元公是史蝦米的親姪兒我也不知道這位史蝦米是誰又說那个黑小旦這位狀元公最賞鑑的所以稱作狀元夫人我只愁他這位夫人倘然有別人愁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安老爺微微一笑說豈有此理鄧九公道你打量這就完了嗎還有呢緊急着第一閒樓上的听戲的来了一共四個人嘻嘻哈哈的頑笑成一个團兒看那光景雖是一把子紫角嘴子孩子卻都像過世家子弟一坐下就講究的是叫小旦亂吵吵了一陣你叫誰櫃上借了枝筆他自己花了到有十來張手紙開條子可憐我見他那幾个跟班兒跑了倒有五七盪一个兒也沒叫了来落後從下場門兒裡鑽出个歪不楞的大腦袋小旦来一手純泥的猴兒指甲到那个樓上来望着他四个不是勾頭兒不像哈腰兒橫豎雖請安遠着呢就栖在那个長臉兒的瘦子身旁坐下這一坐下可就五个人頑笑起来了那个瘦子叫了那小旦一聲椰子頭他就倚一聲的道吾叫椰子頭難道你倒不叫嘖嘖嗎還有那麼个肉眼凡胎溜兵的條膿子的不知又說了他一句甚麼他把那

個的帽子往前推腦杓子上把就是一巴掌我只說這个小蛋蛋子可是要作窩心腳那知這屢爺們被他這一頓打這一罵這才樂了我就可再猜不出他們打底是誰給誰錢来了安老爺道這話大約是九兄你嫉惡太嚴何至說得如此鄧九公急了說老弟你只不信我此時說着還在這裡冒火你再聽罷可就越出越奇了第二間樓坐着五人正面兒倆都代着那囲秋兒穿着馬掛兒一个安慶口音一个湖北口音一時看不出是什麽人来那三个不大的戲數兒都是白氈帽綠雲子挖鑲的抓地虎兒的靴子半截兒皮袄掩着懷拴包倒繫在裡頭不但打扮得一樣連長相兒也一樣那光景像是親兄弟這班人倒不頑笑只見他把兩个戴囲秋的讓在正面他三个倒左右相陪你兄弟講交情交了个親熱我看這五个人不像一路喹怎麽坐的一處呢不空和尚這東西他也知道他說那兩个代囲秋的裡頭戲數大些那个赤紅臉的姓虞叫虞太白那一个鼻上紅盾瘡的要長楊梅瘡的姓鹿名字叫鹿亞元連上方纔唱捧琴的那个此外還有一个叫四大名班裡的四个二簧硬腳兒我纔知道他兩个也是戲子我問他既唱戲怎的又合那三个小車谿子兒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頭他又擺了擺手兒吐了吐舌頭問着他他便不肯往下說了老弟你知道這起子人倒底都是誰呀安老爺道不惟不知知之也不消提起大不外父兄失教子弟不堪八个大字但是養到這種兒子此中自然就該有个天道存焉了我倒怪九兄你既這等氣不過何不那日就回来昨日怎麽又在城外躭擱一天呢鄧九公道何嘗不要回来也是不空和尚鬧的他說明日有好戲果然昨日換了一个和什麽班唱的正本施公案倒對我的心勁了我第一愛听他那張桂蘭盜去施公的御賜代天巡狩如朕親臨那面金牌施公訪到鳳凰張七家裡不但不罪到叫副將黃天霸合他成其好事真正寬宏大量說的起宰相肚子裡撑的下船安老爺便道我的哥那是戲他道老弟這戲可是大清國的寔在事兒呀慢說施公的盡忠報國無人不知就連那黃天塤的老兒飛標黃三太我都赶上見過的那纔稱得起綠林中一條好漢呢安老爺笑道然則這事情是真的施公是好的都是老兄你說着鄧九公綽着胡子瞪着眼睛說道怎的不真真而又真難道像是施公那樣的人老弟你還不看上眼不成安老爺道既如此說怎麽戲上張桂蘭盜去施公金牌施公不罪老哥哥你既道他是好我家只等四个毛賊端碎了我幾片瓦子我要放他你又苦苦的不准是叫他賠了瓦子這是怎麽个講究呢鄧九公听了不

覺哈哈大笑直笑得眼淚都出來了說老弟我敢是又叫你餓了去了方纔我原因他說不認的鄧九公這句話其實是叫人有些不平如今你要救他正是君子不見小人過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且饒人倘們就把放了罷安老爺這纔叫進張進寶來放那班人那班人還算良心不死後来三个改過作了好人趁个小買賣兒只有霍士道因他哥哥不信作賊不曾得手兩个打起來他一去咬下他哥哥一隻耳朵來到底告了當官問了罪刺配到滄州惡郡去了那安老爺家的房子自有人照料修理不提此句不補原不為漏特着此句蓋醉索魚鰍文之笑聲方家作者要重為鈎是於是有此回眸一瞥也又恐讀者領會不到其筆贅因以提為不提也自此鄧九公又把圍着京門子的名勝逛了幾處也就有些倦遊便擇定日子要趁着天氣回山東去安老爺再三留他不住只得給他料理行裝想了想受他那等一分厚情此時要一定請到一酌一酬不惟力有不能況且他又是个便家轉覺愧出無辭義有未當便把他素日的愛家做活計內器器皿以及內造精細糕點路菜之類備辦了些又見天氣冷了給他作了幾件輕暖細毛行衣甚至如斗蓬臥龍袋一切衣服都備得齊整安太太合金玉姊妹另有送褚大娘子并給他那个孩子的東西又有給他那位姨奶奶代去的人事老頭兒看了十分歡喜這日正是安老爺同了張親家老爺代同公子在上房給他餞行安太太便在西間合褚大娘子話別就請了舅太太張親家太太作陪兩个媳婦也叫入坐老頭兒在席上看着安老夫婦的這个佳兒這双佳婦鼎足而三未免因羨生感因感生嘆便在坐上擎着杯酒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愚兄自從八十四歲来京那遭臨走就合親友們說過我鄧老九此番出京大約往後沒有再来的日子了誰想說不来如今八十八了又走了這一遭把往日沒見過的世面也見着了沒吃過的東西也吃着了這都是小事還有了我們何姑奶奶這麼一个大心願又合你老弟多給了一重緣法真是萬般都有个定數如今我們兒爺們在這裡吵擾了這一程子臨走還承老弟弟夫人這樣費心費事你我的交情我也不鬧那些虛套套了照單全收不算外我竟還有个貪心不足要指名合你要宗東西還有托付你的一樁事安老爺連忙道老哥哥肯如此好極了但是我辦得来的丟得来的必能報命他笑呵呵的乾了那杯酒道這話不用我托你大約你也一定辦得到除了你大約別人也未必丟得来只是話到礼到我得說在根前因又斟上酒端起来唱了一口道老弟你瞧愚兄可閏年閏月冒冒的九十歲的人了你我此一別可不知那年再見講到我鄧老九一个無名白出身兩

肩膀扛張嘴仗老天的可憐眾親友們的台愛要得家成業就名利双收我還那些兒不足只見一會兒價回過頭来往後看看餅我這麼一个人竟缺少條坟前拜孝的根我這心理可有點子怪不平的說道這裡安老爺便說九哥你這話我不以為然洪範五福只講得个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不曾講到兒子合作官兩樁事上可見人生有子有子作官或達或顯這是造化積有餘補不足的一點微權不在本人的身性命上說話再我還有句話不是慪老哥哥要看你這老精神兒只怕還赶的上見个侄兒也不可知呢鄧九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說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撑拳新樣兒的沒了對兒呢張老也說了一句道合該命裡有兒那可保不齊的不想坐中中坐着个褚一官正是个六枝子說落了典了他听了只搭着嘴低着頭喝酒又不好搭岔兒這席上在這裡頭高談閻論安太太那席上卻都在那裡靜听听到這裡舅太太便道九公這話我就有點子不服也我是个沒兒子的難道我這个乾兒子合你們這个大姑奶奶還不抵得人家的兒子麼安太太也道這話正是鄧九公那邊早接口道聲叫道好話呀舅太太弟夫人我正為這話要說因向安老爺說道不但我這女兒就是女壻也抵得一个兒子第一心地兒使得本領也不弱只不過老實些兒沒什麼大嘴末子為什麼從前我在道上的時候走一天扯住他一天到了我歇了業了我也不叫他出去了原故走驃的這一行雖說仗藝業吃飯是樁合小人作對頭的勾當不是條平穩路老弟你只看餅是愚兒這麼个老坯兒還吃海馬周三那一合兒所以我想着將来另給他找條道兒圖个前程論愚兒的家計不是給他捐不起个白頂子藍頂子那花錢買来的官兒到底銅臭氣不能長久以後他離了我了設或遇見有个邊疆上的機會可得求下二叔想个方法兒叫他一刀一槍兒巴結个出身一樣的合賊打交道可就比保驃硬氣多了這是一安老爺道這話也算九哥多交代老兄二百歲以後果然我作个後死者這事還怕不是我的責任再說只要有機會也不必專在你老人家二百歲後交給我罷請問要的那宗東西是甚麼呢鄧九公道這宗東西比那个又關乎要緊了老弟不日我合你說過的嗎我自從十八歲闖一口氣上離了淮安本家搬到山東茌平落了籍算到今日之下正正兒的七十年了不但我的房屋地土都在這邊兒連坟地都立在這裡了二位老人家我也請過来了我也不想再回老家咧到了我慶八十的這年又有一位四川木商的朋友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我那一頭兒的

房子也置下了內囊兒的東西呢你侄女是給我預備妥當了什麼時候說聲去我跋腿就走跟着老人家樂去了我就只短這麼一件東西這些年總沒張羅下愚兄還代个怯殼兒還不知這東西我使的着使不着得先討老弟你个教安老爺道既如此老哥哥你倒直說了罷只見他未曾開口臉上也代三分愧色純笑容可掬的說道我見他們那此有听頭兒的人過去之後他的子孫往往的來那班名公老先生們把平日的好處怎長怎短的給他寫那麼一大篇子也有說行述的行畧的行狀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甚麼是說這些事也不過是个紙上空談呢可不知怎麼个原故兒稀不要緊的平常事到了你們文墨人兒嘴裡一說就活眼活現的那麼怪有个听頭兒的到了劣兄可又有个甚麼可寫的只是我一輩子功名富貴都看得破只苦苦的願意听人說一句鄧老九是个朋友所以我心裡想着將來也要弄這麼一篇子東西這話要不是我從去年結識的老朋友你這麼个人我也沒這妄想原故我往往見的那些戴高帽子爺們只要人給他們上上兩句順他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誰了的着那人說的都是寔話這話除了我別人還代是全不配再不想那神童詩上說的好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那文家子弟那管筆的利害比我們武家子的傢伙還可怕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寫的是好話暗裡魂消罵苦了他他還作春夢呢老弟你知道愚兄這个學問高兒本就有限萬一求人求得不當的他再指東殺西之乎也者的奚落我一陣我又看不激那个不是我自尋的麼講到老弟你了不但我信得及你是个學問高不過心地厚不過的人我是怎麼个人兒你也深知愚兄別的書是都就了紹興酒喝了還記得那古文觀止上也不知那篇子裡頭有這麼的兩句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兩句話可就應在你我今日了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筆把我的來踪去路寔打寔有一句說一句給我說一遍將來我撒手一走之後叫我們姑爺在我墳頭裡給我立起一个小小石頭子碣子來把老弟這篇文章鐫在前面兒那背面兒上可就鐫上衆朋友好看我的名鎮江湖的四个大字我也鬧了一輩子人過留名雁去留聲算是這麼件事老弟你瞧看行得行不得却說却說安老爺听鄧九公講了半日再不想他益發有這等見解恰好這句話又正撥着自己癢處先端起酒來一飲而盡說道這便是我的事了九哥你既專誠問我我便直言不諱你要這宗東西也不必到等你二百歲後古人朋友相交忘形有生爲立傳的還有生吊生祭的如今你我也不必這駭人听聞的是待我把

老兄的平生事寔作起一篇生傳來。索性請老兄看過來。將来再鐫上那通碑的。但是那塊匾上的名鎮江湖四个字。只好留作个光耀門楣的用處。鐫在碑上。卻不合款。老哥哥你必要用。也不妨入在這篇文章裡。一併鐫在碑陰上。安老爺纔說到這句。早不是他的意思了。嚷道。咳老弟你給我的大筆。倒要眞到後面去。那正面可還配用甚麼呢。安老爺拈着那小鬍子想了想。說道。你我的主意。那正面要從頭到底居中鐫上清故義士鄧某之墓的一行大字。老哥哥你道如何。他纔聽完這話。早得那把大把掌一掄。拍得棹子上的碟兒碗兒山响。說道。着着着着。是這麼的。只話我心裡可有。就這變不過這个彎兒來。真小不起你們這文字班兒的。就結了。說着。一疊連聲兒的。叫快燉熱酒來。換大盃兒來。公子連忙站起。用大盃親自給他斟了一盃。親自送過去。他也不管那酒的冷熱。双手端起來。咕嘟嘟一氣飲盡。向安老爺照着杯。告了乾淨。說道。老弟呀。我鄧振標這是足咧。當下兩席間見他這等豪飲。一个个都替他高興。只有褚大娘子。听見他父親提到身後事。心中有些難過。勉強笑道。人家二叔今日結送行。你老人家不說我个開心的與頭話兒說說。且提八百年後這些沒要緊的。是作什麼。這叫作清晨吃响飯早呢。他只管滿面笑容。嘴裡這樣說。卻不禁不由的鼻子一酸。那說話的聲音早已岔了。鄧九公這邊說道。姑奶奶這句話。你不懂。你過來我說你听。褚大娘子只得過這邊来。安公子見了。忙離席讓坐。連褚一官也站起來。張老纔要謙讓。被鄧九公一把接住。說張老夫你別動。因合他安兒女壻說道。你两个可别把這話看作沒要緊。不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不合到這裡。是這交情。不是你二叔這个人。也說不到這裡。這纔是八百年難遇的第一件與頭事。方纔的話你倆都听明白了。沒別的。你两口兒就至至誠誠的給你二叔磕个頭。算替我謝謝他。安兒女壻果然轉過身來。望着安老爺便拜了下来。慌的安老爺離坐出席。忙拉起褚一官。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礼。說道。這礼從何來。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便回頭向安太太道。太太快讓大姑奶奶歸坐去。這个當兒。金玉姊妹早已陪着過來。就把他讓了過去。安太太也出席相迎。不想他將走到席前。望着安太太。又磕下頭去。（天然飛渡跳脫已極幾於無從捉摸）安太太連忙纔起來。道姑奶奶這是怎麼說。就請你二叔為你老人家也是該的。可與我甚麼相干兒。你行起這个大礼來。褚大娘子站起來道。我給你老人家磕這个頭。可另是一件事。我從在我們青雲堡庄兒上。見着你老人家那一天。也不知怎的我心裡。這合你老人家怪親熱的。就相認你老人家作个

乾娘因為關着我妹夫子這層縉嬷嬷親戚我總覺我不配到了這回來了我還沒打回這個妄想去誰知那天我們老爺子在我何親家爹祠堂裡纔說得句叫我們這小姑奶奶叫一叔二嬸敬父母就把他急翻了把我也嚇住了今日之下他到作了你老人家的嫡親女兒我這乾女兒可倒漂了我越想越有點子眼兒熱此刻我父母合二叔又到這個分兒上借着我們這小姑奶奶的光兒我總得叫我們老王穀妹夫子我也不怕人笑話我奴才親戚混巴高枝兒我今日可算認定了乾娘咧把安太太喜懽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姑奶奶你那裡知道我這心裡也合你一樣的想頭呢只是我通共你纔大上十幾歲呀我怎麼說的出口來呢你既這麼說我正少個女兒你算了我的女兒他听安太太這樣說更加懽喜纔待歸坐鄧九公那邊早又嚷起來了口听他向安老爺道了不得了不得我又落在後頭了我從那天听見這姑奶奶那番話我就恨不得立刻叫聲小孩子想要認他作個乾女兒不想我的乾女兒沒得認成倒把個親女兒叫弟夫人拐了去了我有沒的那麼個女兒一般的徒弟又被你們抬了來了張老大你想想這事真非欠些公道張老是個老寔人只望着安老爺笑安老爺還沒及答言褚大娘子那邊早望着張金鳳說道听見了嗐我何不管你本人肯不肯我先肯你們姐兒兩頭裡我總覺得你比他合我遠一層兒似的我這心裡可就有些絲絲拉拉的這一來好極了就只得問張親媽媽答應不答應了因說道親家媽怎麼樣兒張親家太太把嘴向安太太一努說道那是他家的人我當不了他的家我可有倚兒說的那多个人兒疼不好哏安太太便道這便有趣兒了褚大娘子听說早一把把張姑娘拉住要過那席去張過那席去張姑娘笑着只看婆婆的眼色安老夫人便叫他快給乾爹行禮鄧九公樂得前仰後合說了許多興頭話說我這纔氣平些兒因又合安張兩親家又乾了一盃說道再不想一句話合我們張老大又結了一重緣這個當兒那邊舅太太早把何小姐攬在懷裡笑道我的孩兒快來罷幸虧我在船上先把你認下了不然你瞧他們爺兒們娘兒們這陣搶搶硬奪的還了得了何玉鳳也握着嘴笑个不住說道娘放心我是再沒人搶的了這屋裡的幾位老家兒不差甚麼八面兒我都佔下了一時安老夫妻便叫公子給鄧九公行禮鄧九公也叫公子伐褚一官過來給安人磕頭將磕完了起來褚大娘子大馬金刀兒的坐在那裡合他女婿說道還有舅母合親家媽得認親呢勞動你再磕倆罷褚一官倒也會湊趣兒爬下就磕舅太太是坐在那

邊有个張太太擋着不出去只說姑奶奶這个閙法兒連忙摸着頭把兒還了个礼張太太他也拜了一拜說道俗們就有骨血兒管着倒算一家子咧說得大家閧堂大笑那褚一官過那邊去又拜了張老只這一陣乱拜何小姐早暗暗的拉了張姑娘一把又向公子接了个眼色三个人便走到褚大娘子跟前何小姐先說道我們承姐姐這樣親熱今日也該服侍服侍姑奶奶了說着便滿斟了一盃送過去褚大娘子樂得一飲而盡纔得喝完張姑娘又奉過一盃來他便笑道你們就這樣輪流着灌我也願意我倒底姑奶奶也喹說着又是一盅他姊妹兩个纔閃開早見公子斟過一大盃來他便說道這一个大下子可不是頑兒的還是那个小些兒的罷張姑娘一旁低聲說道好意思的這麼大個兒弟敬老姐姐一盃酒乾囬他去這位娘子是好勝的脾氣兒也有些合乃翁相似便也接過來一氣飲乾登時吃得杏眼微餳桃腮添暈一手擎着空盃一手指着公子咬着牙繳着鼻兒笑容可掬的答道小舅爺子攔着你就是了公子因為父親在那邊只笑着不敢多說心裡却想着了一句聖經賢傳暗說怪道說是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只他四个這陣乱舞鶯花慢講安張二家兩对老夫妻看着十分歡喜一个鄧老頭兒直樂得話都沒了只張着大嘴呵呵的傻笑不由得手榖酒酒榖口酒到杯乾一時主客幾个眼界裡無非樂境耳輪中都是歡聲便是那些服侍的人無不一个个接耳交頭頌揚嘖嘖甚至那樓頭的更鼓都覺着添短漏座上的鐙花也知笑展長眉只這席離別小宴直把幾个天理人情的人彼此連絡了个合意同心連這部兒女英雄傳的書也給穿插了个套頭裡脎醋足得意二字美滿文不負題那鄧九公直喝的眼睛有些粘糊糊的舌頭有些硬橛橛的了還在那裡左一杯右一盃的連吁斟酒褚大娘子恐怕他的父親明日起不來悞了上路的吉時好勸歹勸的攔了兩遍他還吃了个封頂大盃纔撤而散一宿晚景提過到了次日那些行李車馱都是前兩天裝載妥當自有他的伴當押着起五更先行纔得天亮他父女翁婿合那个孩子以及下人早已收拾了當吃了些東西便要告辭這等一般熱腸人彼此廝混了許多天怎得捨得不必說那褚大娘子拉拉這个看看那个已經哭得淚人兒一般只那鄧九公一一的辭過衆人到了何小姐跟前他也就忍淚不住勉强說道姑奶奶師傅把你送到這等个人家兒來師傅沒有甚麼惦着你的咧你倒也不必掛念師傅交代了這句話他便一回身拉住安老爺說道老弟呼我合你此一别不知今生可得再見說着這話便早

已滿面淚痕往下說不出來了安老爺是個濶達人說道老哥哥不消如此你我今日暫別不久便當歡聚他一手揩着眼淚搖着頭道老弟你這句話愚兄可有點兒不信及了安老爺道九哥你莫講人生聚散無常只你此番來京可是算得到拿得穩的況且轉眼就是你九十歲慶小弟定要親到府上登堂奉祝就便把昨日說給你作的那篇生傳帶去當面請教他听了這話揩乾了眼淚望着安老爺道老弟你這話當真安老爺道小弟平生不敢輕諾況在老哥哥跟前豈肯失信他便一手拉着安老爺的手一手指着天說道老弟只你這一句話呀老天准留哥哥多活幾年等着你就是這樣哥哥走了（請哥哥走了四字黯然銷魂抵讀江文通別賦）說着他鬆了安老爺的手頭也不回代了褚一官往外就走這裡褚大娘子見他父親走了也不好流連只得辭了安太太一行女眷起身安太太大家一直送出腰廳纔回鄧九公站在大門外催着他女兒上了車也隨後上車纔走安老爺頭一天就差人在彰義門外三魏菴備下茶尖便也合公子送下去走了約莫三五里路程旁有坐小廟旦見褚一官圈馬出來說他老人家要到廟裡磕個頭也請二叔下來歇歇安老爺只得跟了他至廟前下車看了看那廟門寫着三義廟三个大字進去裡面只一層殿原來是漢照烈帝合關聖張桓侯的香火安老爺向來是位董儒不佞佛的等閑不肯燒香拜廟只有見了關聖帝君定要行礼等鄧九公磕過頭自己帶了公子也拜過神像那鄧九公便在神座前向安老爺說道老弟我曉得你定要遠遠的送我一程總肯回去但是此去前途遙遠有張老夫合老程師傅諸位候着你大概我們各行礼的親友也在那裡老弟你就送到那裡也不得久談常言道得好送君千里終須別到了你我的交情大概還見過這三位尊神咱們就在這神聖面前一別安老爺固是不肯他道你我的心關聖帝君看得明白何必如此安老爺見他這樣說法倒也不好相強（送別一事交愈深者送愈遠恒情也此前則交深而不必遠送非固求別致實是乃致理）當下這邊父子兩个那邊翁婿兩个只得各各作別一路出了廟門大家道聲珍重望着他車騎蕭蕭竟自長行去了書裡按下鄧九公這裡不提卻說安老爺自從他走後便張羅張親家的搬家他兩口兒擇吉搬過祠堂西邊那所新房去一應家具安置得妥當看了看頭上頂的是瓦房脚下踹的是磚地嘴裡吃的是香片茶大米飯渾身穿戴是的鍍金簪兒綢面兒袄老頭兒老婆兒已是萬分知足依安老爺安太太還要供茶供飯他兩口兒再三苦辭安老爺因有當日他交付的何小姐在能仁寺送張金鳳一百兩金子並不曾動用

便叫女兒送他作了養老之資。張老又是个善於經營居積的，弄得月間竟有數十串錢進門。他兩口兒卻仍安、居卿一般辛苦撙節着過度，便覺着那日月從容之至。只是他兩个時常要過前面來看看望望家裡，卻短一个支使看家的人。就用安老爺的家人，固是不便，便是外面雇个不知根底的人來，也不大放心。又兼他守分安常的慣了，不肯才有幾文錢便學那小人乍富行徑，立刻就添些新花樣，鬧个根班兒的，卻也正在為難。誰想事有湊巧，那燕北閑人又給他湊了兩个人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第七回書講的他當日代着女兒要到京東投奔的那个親戚，正是那張太太娘家一个本家哥哥。這人姓磨名典，他有个小名兒叫作光兒。他本是帶着家眷在京東一个糧行裡給人家管賬，就那裡養了个兒子，因是七夕生的，叫作阿巧。那阿巧纔得十一二歲，且是乖覺。磨典在京東一住十餘年，卻也賺得幾十兩銀子在腰裡，落後來因行裡換了東家，他就辭了出來，要想帶了老婆孩兒回家，把這項銀子合張老置幾畝地，夥種。他那裡起身，要回河南來，正是張老夫妻這裡帶了女兒要投京東去了。上彼此岔過去了，不曾遇着。及至到了家，正碰見荒旱之象，瘟疫流行，那磨典因在路上就受了些風霜，到家又傳染了時症，一病不起，嗚呼哀哉死了。他妻子發送丈夫，也花了許多錢，再除了路上的盤纏，那幾兩銀子也就所剩無幾，只得權且代了个十來歲的兒子勉當。日這个當兒，見了從京裡回來的鄉親們，十个到有八个講究說的僭們裡這的張老寔，前去上京東投親，不想在半路招了个北京官宦人家女婿，現在跟了女婿到京城享福去了。磨典的妻子聽得這話，想了想，自己正在無依孩子，又趁便搭着何南小米子糧船上京，倒來投奔張老，想要找碗現成茶飯吃。從通州下船，一路問問到這裡，恰好正在張老搬家的前兩天。安老爺安太太是第一肯作方便事的，便作主給他留下。一舉兩得，又成全了一家人家。正叫作勿以善小而不為。你看他家總是這般的作事法，那上天怎得不暗中加護？閑話休提。卻說安老爺纔把親家安頓的停妥，不兩日便是何小姐新月滿，因他沒个娘家，沒處住對月，這天便命他夫妻双双的對何公祠堂去行个礼。張老夫妻如今住得正近，況且又有了家了，清早起來便到東邊祠堂來預備代東，候安公子何小姐行過了礼，就請他到他家早飯，把女兒張姑娘也請過來，也買了些肉，宰了只雞。只他那磨嫂同阿巧一个買一个作，倒也算得有些老老寔寔的田舍家風。三个人吃得一飽，回來晚間便是舅太太請過去，那

時因褚大娘子起了身騰出西耳房來舅太太仍然搬過去。公子合金玉姊妹便在那邊吃過晚飯直到起更纔過這邊來先到上房伺候父母公婆安置纔一同回房。過了兩日安太太便吩咐人把的新房裡無用的錫器磁器衣架盆架等件歸着起來依然把那槽碧紗橱安好分出裡外間張姑娘晉着精神要張羅這个姐姐兩隻小脚兒哆哆哆的帶了一班嬤嬤僕婦使婢把鋪設貼落收拾得都合自己屋裡一樣果然把他三人那幅小照挪過這邊卧房來就把那个張彈弓那口寶刀掛在左右把那个圓端硯擺在小照面前樽上歸結了他三个一段美滿良緣的新奇佳話何小姐也幫了他登桌子上板櫈兒忙个不了他兩个彼此說一陣慪一陣笑一陣一時真算得占盡兒女閨房之樂可憐安公子經他兩个那日一激早立了个一飛冲天一鳴驚人的志氣要叫他姊妹看看我這安龍媒可能到封侯夫壻那个的地步因此節九公走後忙忙的便把書房收拾出來一个人冷清清的下帷埋首合那班三代以上的聖賢苦磨這日直磨到二鼓纔回房來金玉姊妹連忙站起迎着讓坐張姑娘問道你瞧我給姐姐收拾的這屋子好不好公子裡外看了一遍說好極好極偏勞之至張姑娘道我們爬高下低的鬧了一天虧你也不來幫个忙兒本來姐姐的事情罷咧可怎麼敢勞動你呢公子道你這人怎麼這等不會說好話非是我不來幫忙兒要說這些掛畫焚香風雅事我不喜作也是我欺你兩个我自承你兩个那番清誨之後深悟出這些事最於用功有碍所以古人說註虫魚者必非磊落之士也正是這个用意你且讓我一納頭扎在子曰詩云裡頭等我果然把那个舉人進士騙到手就鑄兩間金屋貯起你二位來亦無不可不强似今日的幫忙金玉姊妹兩个再不想那日一席話一激把把他激成功了也暗自歡喜何小姐便說道妹妹說的是碩話兒真還不是他們了頭女人們拾掇的我們兩个也跟着攪了一陣倒是他纔說也要給我綉那麼一塊匾掛在這卧房門上你給想三个字呢公子略想道那一想說就用那屋的三个字就很好何小姐道這你可是塞責兒了公子道非一瓣心香的瓣字卻就是小照上那紅袖添香伴著書的伴字你兩个人從此一位便可稱作拌香女史一位便可稱作瓣香女史我便可稱作拌瓣主人只是我又恐防你們嫌我這風雅這三方圖章也只好等後年春闈之後再講罷那金玉姊妹兩个听了也深服他這心思敏捷各各道妙過了幾日張姑娘閑中果然照樣給何小姐綉了伴香室三个字裝潢好了掛在他卧房門上此是

後話却說這晚他三个在何小姐這邊談了這一番那天也將就近三鼓張姑娘站起來道不早了我要回家睡覺了何小姐一把拉住他道今日不許你空身兒走我要煩你順帶公文一角張姑娘早已明白只得捧着手要走怎奈被何小姐揪住手再掙不脫只得向何小姐耳邊說了句話何小姐這邊放手說滑再滑不過你了也不知真話哟也不知賺人呢張姑娘正色道豈有此理我要這樣賺姐姐說頑話的事小那不是在姐姐跟前另存一个心了麼他說完這話纔待要走忽又想起回來說等我索性把今日的事情張羅完了再走因把桌子上的那盞燈舒起來剪了剪燭花向安公子何小姐說道上月今日就是我送二位入的洞房今日還是我送你二位入新居說着便拿了燈前面照着往卧房裡引他兩个也只得笑吟吟的隨他進去只見他把燈放在卧房裡桌兒上又悄悄的向何小姐道你老人家今日可好歹的不許再鬧到搬碌碡那兒咧何小姐聽了忍不住笑的前仰後合只趕着要搯他的嘴他早一溜烟過西間去了安公子看了這番光景心暗說我依他兩个的話纔用了幾日的功他兩个果然就這等歡天喜地起來然則他兩个那天請的只要我一意讀書無論怎樣都是甘心情願的這句話真真是出於肺腑了幸是我那天不曾莽撞不然今日之下弄得一个扭頭彆項一个淚眼愁眉人生到此還有何意味只見這等一想那發奮用功的心越發加了一倍却又着了點兒書魔因指手合何小姐笑着道我安龍媒經師傅合我講了半世的論語直到今日看了你姊妹兩个纔得明白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句書是怎的个講法這正是春風時雨同沾化絳帳應輸錦帳多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話農功請同操家政

這書雖說是種消閒筆墨無當於文也要小小有些章法譬如畫家畫樹本幹枝節次第穿插佈置了當仍須絢染烘托一番纔有生趣如書中的安水心佟儒人其本也安龍媒金玉姊妹其幹也皆正文也鄧家父女張老夫妻佟舅太太諸人其枝節也皆旁文也這班人自開卷第一回直寫到上回纔一一的穿插佈置妥當自然還須加一番烘托絢染（此回開卷提綱於枝節中逸去褚一官并逸去張姐兒留為烘托絢染之用作者胸中原自分曉至烏克齋則為龍媒功名事業所關未便以枝節旁文褒之意指又自不同）纔還得這一篇造因結果的文章這个原從安水心先生身上造來這个果一定還向安水心先生身上結去這回書便要表到安老爺却說安老

爺自從那年中了進士用了個榜下知縣這其間過了三個年頭經了無限滄海費了無限周折直到今日纔把那些離離奇奇的撥撥弄弄清楚得個心靜神閑理會到自己身上的正務理會到此第一件關心的便是公子的功名這日正遇無事便當面囑附一番再給他定出個功課來好叫他依課程功準備來年鄉試當下叫了一般王格兒見公子不在跟前便合太太道太太你觀王格兒這孩子近来竟慌得有些外務了只幾日只一叫他總不見他在這裡難道一個成人的人了還只管終日猥催在自己屋裡不成列公你看安水心先生這句話听去未免覺得在兒子跟前有此督責過嚴為人子者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出入扶持請席請衽也有個一定的儀節難道拉屎拉尿的工夫也不容他叫他沒日夜的寸步不離左右不成却不知這安老爺另有一段說不出来的心事原来他因為自己辛苦一生邅際不遇此番回家早打了一旦不得出山的主意看了看這個兒子還可以造就便想要指着這個兒子身上出一出自己一肚皮的骯髒氣也深愁他天分過高未免聰明有餘沉着不足又恰恰的在個有妻子則慕妻子的時候一時兩美並收難保不為着翠帷錦帳兩佳人悮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老爺此時正在滿腔的詩礼庭訓待教導兒子一番不想叫了一聲偏偏的不見公子趨而過庭便覺得有些拂意太太見老爺提着公子不大歡喜纔待叫人去叫他又慮到倘他果然猥催在自己屋裡一時找了来正觸在老爺氣頭兒上難免受場申飭只說了句他方纔還在這裡来着此時想是作甚麽去了他老夫妻一邊教一邊養却都是疼兒子的一般苦心不想他老夫妻這番苦心偶然閒中一問一答恰恰的被一個旁不相干的有心人听見了倒看寔的在那裡關切正暗合了朝中有人好作官那句俗話（家國一體已為第四十回感激涕零句伏綫）朝中有人好作官這句話列公切莫把他誤認作植黨營私一邊去你只看朝廷上那班大小臣工若果然人人心理都是一團人情天理凡是國家利弊所在彼此痛癢相關大臣有個聞見便訓誡屬官未便有個知識便規諫上憲一堂和氣大法小廉不但省了深宮無限宵旰之勞暗中還成全了多少人才培植了多少元氣你道這話與這段書甚麽相干從来說家國一體地雖不同理則一也不信你只看安家那個得用的大頭長姐姐兒（此鏡子中之六七分姿色青衣侍婢也故於此用特筆且此回提綱既逸其名而烘托絢染將漸次放筆寫之其用特寫於此也固宜）却說這日當安老爺安太太說話的時節那長姐兒正在一旁伺候他听得老爺太太這番一時便想到生怕老爺為着大爺動氣太太看着大爺心疼大爺

受了老爺的教道。臉上下不來。看着太太的憐惜。心裡過不去。兩位奶奶。既不敢勸老爺。又不好求太太。更不便着人周旋。大爺這个當兒。像我這樣的受恩深重。要不舒出天良來。多句話兒。人家的主兒不是花了錢粮。米白養活奴才嗎。好長姐兒。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必疑其忠為希榮計。為孝溺愛計。未免持論太苛。想到這裡。他搭訕趟過來。看了看唾沫盒兒得油了。便拿上唾沫盒兒一溜烟出了上屋。後門繞到大爺的後窗戶跟前。悄悄的叫了一聲大奶奶。又問道。大爺在屋裡沒有。張金鳳正在那裡給公公做年下戴的帽兒片兒。何小姐這些細針線。雖來不及近來也頗動个針線。在那裡學着給婆婆作竪兒領。這个當兒。針是弄端了一枚了。線是撇折了兩條了。他姊妹正在一頭說笑。一頭作活。听得是長姐兒的聲音。便問說道。是姐姐嗎。大爺沒在屋裡。你進來坐坐兒。不則他道。奴才不進去了。老爺那裡嗔着大爺。總不在跟前兒呢。得虧太太給遮掩過去了。太太上那兒去了。二位奶奶打發人兒告訴一聲兒去罷。不然二位奶奶就上去答應了一聲兒。他說完了。就趕身去油了那个唾沫盒兒。照舊回到上房來伺候。金玉姊妹兩个便也放下活計。到公婆跟前。太太見了他兩个。便問玉格兒竟在家裡作甚麼呢。何小姐答道。沒在屋裡。安老爺便趨眉戲眼的問道。那裡去了。何小姐答道。只怕在書房裡呢罷。安老爺道。那書房自從膝給鄧九公住了。這一向那些書還不曾歸着清楚。亂騰騰的。他一个人扎在那裡作甚麼。何小姐道。早收拾出來了。從鄧九公沒走的時候。他就說等這位老人家走後騰出地方兒來。我可得靜一靜兒了。及至送了九公回來。連第二天也等不得。換上衣服。就從着小子們收拾了半夜。安老爺聽了這句。便有些色霽。何小姐又搭訕着往下說道。媳婦們還笑他說。何必忙在這一刻。他說你們不懂。自從父親出去這一盪。不曾成得名。不曾立得業。倒吃了許多辛苦。賠了若干銀錢。通共算起來。這一盪不是去作官。竟是為了你我三个人。如今不是容易繞完了你我的事。難道你我作兒女的。還忍着着老人家再去苦掙了來養你我不成。金玉露沁入心脾。所以我忙着收拾出書房來。明日起便要先合你倆个。告一年半的假。安太太道。怎麼呀。又怎麼不零不搭的單告一年半的假呢。張姑娘接口道。媳婦們也是這等問他。他說這一年半裡頭。除了父母安膳之外。你兩个的事甚麼也不用來攪我。外面的一切酒食應酬。我打算辭就辭。可躲就躲。便是在家。我也一口酒不喝。且儘這一年半的工夫。只打疊精神。認真用用功。先把那舉人進士弄到手裡。請二位老人家歡喜歡喜。再講。安老爺冷笑道。他有多大的學力

福命。敢說這等狂妄的滿話。安太太道。這可就叫作小馬兒怎行嫌路窄了。何小姐又接着陪笑道。婆婆這等說還不見他說這話的時候。大媽媽似的。那个樣兒呢。盤着腿兒。綳着臉兒。下巴頦兒底下又沒甚麼可儘着伸着三个指頭在那兒繼鬍子似的。不住手的繼。繪水繪聲繪月繪影二老聞此。能勿解頤。媳婦兩个。口說了句功也得用。公婆跟前。可也得向常着來伺候伺候。只這句。就教導起來了。問着媳婦們說要你兩个作甚麼的。此後我在書房裡。父母跟前正要你兩个隨時替我留心。便是你兩个。也難得患難裡結成因緣。彼此一同侍奉你二位老人家。凡家裡的大小事兒。正該趁這年紀學作着起來。也好省一省母親的精神心力。倘然父母有甚麼要使喚我的去處。你們却不可拘泥我這話。只可着人告訴我去。說的。媳婦倆像倆傻子。又像兩三歲的孩子。又不好笑他。只好听一句。答應一聲。此時公公要有甚麼話分咐他媳婦。叫人書房裡叫去。安老爺方纔聞這話的時節。本是一臉的怒容。及至听了兩个媳婦這段話。知道這个兒子。不但能彀不為情慾所牽。并且還能體貼出自己的這番苦心來。不禁喜出望外。說道。不信我們這个傻哥兒。竟有這股子橫勁。張姑娘也陪笑道。自那天說了這話。天天兒比个走遠道兒的還忙呢。等不到天大亮就起來忙着忙着漱漱口。洗洗臉。就走。連个辮子也不及梳了。公公不見他這些早日子早上請安。總是從外頭進來。安老爺只喜得不住點頭。因向太太道。這小子果能如此。其實叫人可疼。列公請看普天下的婦道。第一件關心的事。無過丈夫當着他的面讚他自己養的兒子。安太太方纔見老爺說公子慌的有些外務。正捏一把汗。怕丈夫動氣。兒子吃虧。不想兩个媳婦這一團和老爺向日的方正脾氣。從不听得他輕易誇一句兒子的。今日忽然這樣談起來。歡喜得老夫妻之間太太也合老爺鬧了个礼行科。說道。這還不是老爺平日教導的好處。因又望媳婦說道。他這股橫勁也不知是他自己彆出來的。還是你們逼得懶驢子上了磨。安太太口裡是只管這等誇。其實心裡是因兒子疼媳婦的話。那知這一句話。倒說着了那位打算詩酒風流的公子。何嘗不是被他姊妹兩个一席話。生生的把个懶騾子逼上了磨了呢。然雖如此。却也不可小看了這个懶驢子。假如你無論怎麼樣想着方法兒逼他上磨。他是一个勁兒的屎溺多坐着。披不上。定了磨了。你又有什麼法兒。無法處驢方自以為得計也可若何只是安老爺那樣厚德載福的人。作的會有德般的兒子。閑話少說。安公子這日正在書房裡溫習舊業。坐到晌午。兩位大奶奶給送到來滾熱的燒餅。又是一大

碟子炒肉炖疙瘩片兒一碟兒風肉一小銚兒的粳米粥恰好他讀文章得有些心裡發空正用得着便舒起快子來揀了幾片風肉夾上饅頭咬了一口聽得父親叫他登時想起父召無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的這幾句礼記來便連忙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呢扔下筷子把嘴裡嚼的那口餑餑吐出桌子上口也不及漱站起來就不慌不忙斯斯文文行不由徑的走到房來老爺一見先就笑容可掬的道罷了不必了我叫你原為今日消閑想到明年鄉試要催你用的功來方纔聽得兩个媳婦說你自己已經會到此這便好了只是你現在的功課打算怎的个作法公子回道打算先讀幾天文章再作一兩篇文章且斂斂心思熟熟筆路安老爺道是便是了只這功課不是從這裡作起制藝這一道雖說是个騙功名的學業若經義不精文章不熟縱然文章作的錦簇花團終為無本之學你的書雖說不生荒了也待好一年了只怕那程老夫子見你是个成人之學也就不肯照小學生一般教你背誦將來用着他時就未免自己信不及古人三餘讀書趁眼前這殘冬長夜正好把書理一理再動手作文章不遲讀的文章有我給你選的三十篇啟禎二十篇近科闈墨簡鍊揣摩足夠了不必貪多到是這理書的工夫切忌自欺不可涉獵一過從明日起給你二十天限期把你讀過的十三部經書以至論孟都給我理出來論不定我要叫你當着兩个媳婦背的小心當場出醜公子自然是聽一句應一句太太合二位奶奶一邊是期望兒子關切夫婿覺得有老爺這幾句溫詞嚴諭更可勉勵他一番不想這話那个長姐兒聽見心裡倒不甚許可他暗暗的就納悶道喲這麼這些書也不知有多少本兒二十天的工夫一个人兒那兒念的過來嘆這要緊着呢你道好笑不好笑人家自有天樣高明的嚴父地樣厚博的慈母再加上花朵兒般水晶也似的一對佳人守着還怕體貼不出這个賢郎這位快婿的念的過來累的着累不着干卿何事卻要懸着心來說句當豈不大怪不怪揆度情理想了去想過來嗎此中也小小有些天理人情閑話休提卻說安老爺吩咐完了公子這話便合太太說道玉格兒的功名是我心裡第一樁事第二樁便是我家的家計我家雖不寬裕也還可以勉強溫飽都因我無端的官興發作幾乎弄得家破人亡還仗天祖之靈纔幸而作了个失馬塞翁如今再要去學那下馬馮婦也就似乎太可不必了只是我既不再作出山之計此後衣食兩个字卻不可不早為之計這樁事又苦於正是我的尺有所短這些年就全仗太太話雖如此難道巧婦還

作得出沒米的粥來不成。我想理財之道。大約總不外乎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這番道理。為今之計。必須反早把我的這些無用的冗人去一去。無益的繁費省一省。此後自你我起。都是粗茶淡飯。絮袄布衣。這總是个久遠之計。趁今日清閒。你我兒媳婦又齊集在此。何不大家計議起來。太太道。老爺這話。慮得很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就只這話說着容易。作起來只怕也有些行不去的。（非身親其事。不解道其語。治家之道。通於治國。如安老之言。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閡。千古所同慨也）就拿去人說。我家這幾个中用些的家人們。都是老輩子手裡留下的。去了一時又叫他們到那兒去。就是這幾个雇工兒人。這麼个大地方兒。也得這些人纔照應的過來。講到煩費。第一老爺是不枉花費錢的。就是玉格這麼大了。連出去逛个廟。听个戲都不會。此外老爺想。僧們家除了過日子之外。還有甚麼煩費的地方兒嗎。就勉勉強強的摳搜些出來。這个局面可就不成樣兒了。至於大家穿的戴的東西。都是現成兒的。並不是眼下得用錢現置。難道此時倒穿了這个另去置絮袄布衣不成。老爺自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安老爺雖是念經鑄史的道品。卻是个秤薪量水的外行。聽了這話。不惟是个至理。並且是个實情。早低下頭去。發起悶來。為難起來。半日說道。這等講。難道就坐以待斃不成。安太太道。老爺別着急。我心裡慮了也不是一天了。但是這話要合我們玉格兒商量。可是白商量。商量不成。他且合你背上一大套書。倒把人攪糊塗了。（正是恪遵庭訓。安老聞此能勿刺心。蔡伯喈云云。分明道着下官。安太太指桑說槐之意。隱約可思）倒是我娘兒三个前日說閒話兒。倆夫婦說了个主意。我听着竟很有點理。左右閒着沒事。老爺為甚麼不叫他們說說。老爺听着可行不可行。萬一可行。或者他們說的有甚麼不是的地方。老爺再給他們駁正駁正。我覺着个个倒是正經主意。安老爺道。既如此。叫他們都坐下慢慢的講。安老爺是有就規矩的。但是賜兒媳坐。那些丫環們便搬過三張小矮櫈兒來。也分个上下手。他三个便斜着籤伺候。父母公婆坐下。這个禮節我說書的先以為然。何也呢。往往見那些巨族大家。都半礼重於情。久之情為礼制。父子便難於有个不違之處。姑媳也就難免有个難伸之隱。也是居家一个大病。何如他家這等婦子家人。聯為一体。豈不得些天倫樂趣。至於那燕北閒人。着這段書。大雅醉翁之意。未必在酒。他想是記到那何玉鳳張金鳳兩个人四隻小脚兒。通共湊起來不夠營造尺一尺零。要叫他站着商量完了這件事。那脚後根就有些不行了。當下安老爺見兒媳兩旁侍坐。便問道。你們是怎麼个見識。盍各言爾志呢。何小姐先說道。媳婦們也是那

天伺候婆婆閑話。提到我家家計。偶然說到這句話。其實實情。果然行得去行不去。媳婦們兩个。究竟弄得成弄不成。此時也不敢說滿了。還得請示公婆。媳婦在那邊跟着舅母住着的時候。便听得圍座這座庄園。都是我家的。那時候听着。覺得離己的。遠止當閑話兒听過去了。及至過來請示婆婆。纔知道這地年終。只進二百幾十兩銀子的祖子。問這個根底。婆婆也不大清楚。請示公公。果然的這等一大塊地。怎的只進這些須祖子。我家這地到底有多少頃畝。安老爺見問。先就呵嗳了一聲。說這句話。竟被你兩个把我問倒了。（雅不喜問錢穀不知問兵刑不答於職有關徙作大言。又顏怪張釋之斥上林嗇夫能對之所問為喋喋利口。安老不渠此。及家道所以復興）這項地原是我祖上從龍關時候佔的一塊老圈地。當日大的很呢。南北下裡。南邊對着我家莊門那座山的山陽裡。有一片楓林樹子。那地方兒叫作紅樹村。從那裡起。直到庄後合我說過的那个元武廟上。東西下裡。儘西頭兒有个大葦塘。那个地方兒叫作葦灘。又叫作尾灘。從那裡起。直到東邊兒亢家莊。我那坐青龍橋。這方圓一片大地方。當日都是我家的。自從到我手裡。便憑這庄頭年終交這幾兩祖銀。听說當年再多二十倍餘地還不止。大概從佔過來的時候。便有隱瞞下的。失迷掉的。甚至從前家人庄頭的詭弊。暗中盜典的。都有。這話連我也只听得說。何小姐道。只不知老圈地。我家可有个甚麼執照兒沒有。安老爺說。怎的沒有。凡是老圈地。都有部領龍票。那上面東西南北四至。都開得明白。只是老年的地。不論頃畝。只在一夫之力。一夫能種這塊地的多少上計算。叫作一項。所以那項數。至今我也算不清了。何小姐道。果然如此。那就好說了。有了執照。不愁我不出四址的。（句句鑿實。定有用無一字模胡影响。謀定而行。百戰百勝。彼帝上談兵者。讀此能無顏汗。）按着四至。不愁核不出項數來。憑着項數。不愁查不出個戶來。個戶一清。那戶現在我家交租。那戶不在我家交祖。先得明白了。便可查那不在家交租的祖佃戶名下。地租年年都交到甚麼人的手裡。查出下落來。如果是失迷的。隱瞞的。怎能便由他隱瞞失迷。只要不追究他的以往。便是我家從寬了。即或其中有莊頭盜典出去的。我們既有印契在手裡。無論他典到甚的人家。可以取得回來的。如果典價無多。舒着銀子照價取回來。不合他計較長短。也就是我家從寬了。這等一辦。又加增了進項。又恢復了舊產。豈不是好。況且這地又不隔着三五百里。都圍着家門口兒。也容易查。只要查得清清楚楚。敢是那祖子比原數會多出來。還是不得了。張姑娘道。我姐姐這話的可真不錯。我到了偺們家這一年多。听了听京裡置地。敢則合外省不同。止知合着地價計算祖子。再不想這

一畝地有多大的出息兒就合高粱一項議除了高粱粒兒賣去不算高粱兒就是秫稭剝下皮兒來就織席作圍剩下秸稭兒來捆燈掃匣子看不得那種笤帚子只作柴火燒可是家家兒用得着的到了十一二月連那葉子也不白扔那一庄不是剝的息兒合在一處便是一畝地的祖子要兒就讓剝除那個戶的人工飯食牲口口粮去只怕也不止這幾兩銀子安老爺靜聽了半日向太太說道太太你聽他兩个這段話兒你我竟聞所未聞安太太道不然我為甚麼說他們說的有點理兒呢安老爺道我口只不解算你兩个都認真讀書過到幾年應該粗知文義罷了怎的便會通到此這却出意外何小姐笑說道公公只想我妹妹呢他家本就是个務農人家到了媳婦深山一住三年眼睛看的是這个耳朵聽的是這个便合那些村婆兒村姑兒講的閑話兒無非這个媳婦們兩个本是公婆特地娶來的一个南山裡的一个北部裡的燦花妙舌怎的會不懂的呢安老夫人聽了這話益加歡喜安老爺便說道話雖如此也虧你兩个富事留心只是要清這項地也須費我無限精神便就弄清了果然莊頭有些私下典出去的此時又那裡打算這許多地價公子聽到這裡便站起身來要道現放着鄧九太爺給玉鳳媳婦幫箱的那分東西呢老爺道咧那原是他師傅因他娘家沒人疼他的一番深心自然該留着他自己添補使用纔不負人家這番美意怎的作這項用起來公子又回道他兩个現在的服食器用都緣父母操心賞得齊全既可添補的地方月間又有照例的月費及至有个額外用錢的去處還是合父母討他自己還用添補些甚麼自然該把這項進奉了父母作這件正務總是說着便跪了一跪說務必請父母賞收安太太道不害燥人家媳婦兒的東西怎麼用你來這麼獻勤兒呀安太太這句話可招出他先天的一點兒書毒來了笑道回母親那是他的他還是我的是我的便是父母的禮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這等講起來那又是他的何況此舉本出於媳婦玉鳳自己的意思並且不但他一人的意思便是鳳兒媳婦所見略同不過這話理應兒子代他們稟白纔合着倡隨的道理安太太道阿哥你別慪我你只合我簡簡捷捷的說話這也宜得說了沒三句話又背上這麼大車書誰知他這車書到正合了乃翁之意早點頭道這話太太自然該听不明白然而却正是婦道應曉得的那內則有云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這篇書正所以補曲禮之不足玉格這話却是讀書見道的地方

金玉姊妹見公公有此首肯便一齊說道這項金銀現在既白放着況且公公眼下不是不打算出去的了便讓玉郎明年就中舉人後年就中進士離奉養父母的養活這一家還遠着的呢這個當兒正是我家一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兒何況我家兒又不是個入不敷出的底子此後日用有個不足自然還從這項裡添補着使與其等到幾年而之後零星添補完了另打主意何如此時就這項上定個望長久遠的主意免得日後打算如果辦得有個局面不惟現在的日用夠了便是將來的子孫也進則可仕退則亦可農這話不知公婆想着怎麼樣安老爺聽了連連點首說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更說了這句又低着頭尋思了半晌道還有一節難處果然照這話辦來了自然照辦個澈底澄清那算方田核堆垛卻得個專門行家我是遜謝不敏王格又不能便是我家這幾個家人也沒個能的豈不是依然由着那班莊頭撥弄公子道這樁事兒子倒又准了一個人就是我家這葉通便弄得來安老爺道他我平日只看他認得兩個字使着比個平常小廝清楚此事他竟弄得來嗎公子道不但會並且精兒子又怎的曉得因見我丈人常合他一處講究我丈人拿着本子九章算法問他幾塊怎麼畸零的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幾畝若干長短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他拿着面算盤空手算着竟絲毫不錯及至他問我丈人多少地應收多少高粱麥子穀子我丈人不用打算盤說的數目卻又合那算法本子上不差上下又是怎麼的一穀二米怎的一熟兩熟怎的分少聚多連那堆垛平尖都說的出來據我看起來大約一邊兒是後核出來的一邊是從閱歷來的安太太只剩了笑說道是的了是的了無論怎麼着罷算我們明白了就完了老爺此時只細想兩媳婦這話是不是這個主意可行不可行或是老爺還有個甚麼敗正指示的索性就把這話商量定規了安老爺道自古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他兩個既有這番志向又說的這等明白你我如今竟把這件事責他他兩個辦起來纔是絜矩之道此時既可悟會了那言前定事前定的兩句話轉云三思而後行太太道不是喲我是猶疑這兩個小人兒担不起這麼大事來喲反激之以堅其意安太太無是誰能老爺道咧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不必猶疑說完便吩咐公子道至於請的那項金銀可以不必一定送到我同你娘跟前來你只曉得那子婦無私貨為通論可知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尤為論之至通者只此一言可決不須再議因又回頭向太太說道我們倒還有那一說我往往見人到老來把這分家自己牢牢的把在手裡不肯交給兒

孫我願笑他不達細想起來大約他那不達也有兩般苦楚一般苦的是養着个不肖的子孫先慮到把我一生艱難創造而來的由他任意揮霍而去及至我受了貧苦還得重新瞻顧他的穿吃（顧普天下孝子賢孫一齊細耳靜听）一邊苦的是養着个好兒子又慮到他雖有養子孝心我卻無自立的恒產便算我假作癡聾也得我憐憫他的心力不足如今我家業漸要把這基業恢復起來大約足夠一年穿吃用度便不愁他們有个心力不足了再看這三个孩子的居心行事均是循規蹈矩還會胡亂揮霍不成你我就索性把這分家交給他兩个人之中玉鳳媳婦是个明決氣象便叫他們支應門庭金鳳媳婦是个細膩風光便叫他料量鹽米我老夫妻只替他們出个主意兒支个嘴兒騰出我來也好趁着未錮的聰明再補讀幾行未讀之書果有餘暇便任我流覽林泉寄情詩酒太太無事也好帶上個眼鏡兒刀袋烟兒看看牌兒充个老太太兒償一償這許多年的操持辛苦玉格卻叫他一意用功圖上進豈非我家不幸中之一大幸乎太太見老爺說得高興更加歡喜便道我想了也是這樣老爺既這樣說好極了因望着兩个媳婦笑道我再沒想到我熬了半輩子直熬到你們兩个進了門我這鬬牌總算奉了明文這話暫且按下不表卻說安太太自從攛出去之後每日家裡吃過早飯便進來照照料料遇着安老爺不在裡頭便同舅太太合安太太閒話有个活計也幫着作作這日進來正值安老爺在家他坐了一刻便去找舅太太見舅太太正在那裡代了兩个嬤嬤張羅他姊妹過冬裡的衣兒他也就幫着作起來了舅太太是个好熱鬧沒脾氣的人他樂得借他醒醒氣兒解解悶兒便合他一面料理針綫一面高談濶論起來兩个人雖不同道大約一樣的是不肯白吃親戚的茶飯的意思作了會子見天不早便收拾活過這邊來二人一同出了西遊廊門口順着遊廊過了鑽山門兒將走到窗跟的恰好听的安太太說到鬬牌算奉了明文的那句話舅太太便接觀道怎麼着鬪牌曾奉了明文呢好哇這可是日頭打西出來了姑太太快告訴我听听一面說着進了上房安老夫妻二位連忙起身讓坐便把合兩个媳婦方纔說的話大約說了一遍舅太太道我們不管你們的家務我只鬪鬪牌你們要談家務別躭擱你們我們要到姆姆屋裡去安老爺是任不苟言的便道這話何來我家的家務又幾時避過舅太太安太太道老爺理他呢他自來是這麼安生外向安老爺道啊你姑嫂兩个也算得二位老老太了當着兩个媳婦還是這等還皮舅太太道姑老爺不用管我們的事我們不能像你那

閑口就是詩云閑口就是子曰安太太道老爺听人家自已願意不是舅太太道你別仗着你們家的人多呀叫我們親家評一評咱們兩到底是誰比誰大真个的十七的養了十八的了從来八行三日無劣把這位親家太太成日價合舅太太一處盤桓也鍊出嘴皮子来了便呵呵的笑道可是人家說的咧舅太太生怕說出燒火的養了當家的這句下文可就太不養馴了幸而不是這句只听他說道這可成了人家說的甚麽行子搖車兒裡的爺爺拄拐棍的兒孫子舅太太就急的嚷道算了太太你老歇着罷他長我一輩兒你還不依一定要長我兩輩兒纔算便宜呢安老爺只說得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若得上上下下都笑个不住這裡頭金玉姊妹兩个人是憋着一肚子的正經話不曾說完被這一岔又怕將来作書的燕北閒人寫到這裡逗不上的个卯筍兒良久忍住笑摟着回公婆道方纔的話公婆既都以爲可行交給媳婦們商量去這事竟靠着媳婦倆个也不弄成第一這踏勘丈量的事不是媳婦們能親自作的得合公婆討幾个人第二有了這班人要每日每事的都叫他們上来煩瑣那不依然得公婆操心嗎要說盡在媳婦屋裡辦也不合體統况且寫寫算算以至那些冊簿帳票也歸得着在一處得對的个公所地方第三事情辦得有些眉目銀錢可就有了出入人也就有了功過了得立下个一定章程這些事都得請示公公討个教導只這句話又把他尊翁的史學招出来了便向两个媳婦說道你两个須听我說凡事決大計議大事不可不師古不可過呢古你两个切不拘定了左傳上的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這两句話那晉太子申生原是處作一个家庭多故的時候所以他那班臣子纔有這番的議論如今我家是一个天理人情何須顧慮及此稟命是你們的禮便專命也是省我們的心我合你們說句要言不煩的話閫以外將軍制之你還有甚麽爲難的不成他姊妹两个纔笑着答應下来舅太太听了半日問着他姊妹道這个話你們姊兒倆竟會明白了難道這个甚麽左傳右傳的你們也會轉轉清楚了嗎他姊妹道書上的話却不懂的公公的意思是听出来了舅太太綳着臉兒說道這麽說起来我這两个外外姐姐要合人下象棋去算贏定了大家听了這話不但安太太合公子小夫妻不懂連安老爺听了也覺詫異便問道這話怎的个講法舅太太道姑老爺不懂啊等我講給你听有這麽一个人此段合神品能品逸品爲一手當於東方洁于閒求之孔北海之發辞偏宕張史之筱謂流連莫請猶在其下乎下得一盤稀臭的臭象棋見棋就下每下必輸沒奈何請了一位下高棋的跟着

他在旁邊支着兒那下高棋的先囑咐他說支着兒容易只不好當着人直說出來等你下到要緊的地方兒我只說句啞謎兒你依了我的話走再不得輸了這下臭棋的大樂兩个人一同到了棋局合人下了一盤他這邊纔支上左邊的士那家兒就安了當頭炮他又把左邊的相墊上那家又在他右士角裡安了个車下來下去人家的馬也過了河了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掛角將了看了他看士是支不起來老將兒是躲不出去一時沒了主意只望着那支着兒的那人道一桿長鎗一連說了幾遍他不懂又輸了一回就埋怨那支着兒的那人道我支了那樣高着兒你不听我的話怎的倒怨我他說你何曾支着兒來着那人道難道方纔我沒呌你走那步馬嗎他道何曾有這話那人急了說道你豈不聞一桿長槍通天徹地地下無人事不成城裡大姐去燒香鄉裡娘娘長命短短長捷徑敬德打朝朝天鐙鐙裡藏身身清白白面潘安安送來來麵油盞閣洞賓賓鴻稍書雁南飛飛虎劉慶慶八十十个蔴子九个瞎俏冤家家觀世音因風吹火火燒戰船船頭借箭箭對狼牙牙床上睡着小妖精精靈古怪怪頭怪腦惱恨仇人太不良梁山上的眾弟兄兄寬弟忍忍心害理理應如此此房出祖出祖的那所房子後院兒裡種的棵枇杷樹枇杷樹的葉子像个驢子耳朵是个驢子就此下馬你要早听了我的話把左手閑着的那个馬墊在像眼墊上他那个掛角將到底對那子一步棋怎得會就輸呢你明白了沒有那下臭棋的低頭想了半天說明白可明白了我寧可輸了都使得寔在不能跟着你一疊子吃螺螄繞這麼大灣兒再不想姑老爺你甚麼个大灣兒你家兩个孩子竟會繞這來了這要下起象棋來有个不贏的嗎大家听了數了這一套已就忍不住笑及至說完了安公子先憋不住噴嗤一聲跑出去了張姑娘笑得是跕不住躲到裡間屋裡伏在坑桌上笑去何小姐閃在一架穿衣鏡旁邊笑得肚腸子疼只把一隻手扶着鏡子一隻手按着肋條安老爺此時也不禁大笑不止嘴裡只說豈有此理笑到極處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卻拍在一个茶盤上拍番了猛潑了一桌子茶順着桌兒流下來他怕了濕衣裳連忙跕起來一躲不防他愛的一个小哈把狗兒正在脚踏底下爬着一脚正端在狗爪子上把个狗端得藏嚏藏嚏成一團兒這个當兒那舅太太只管背了這麼一大套張親家太太是一个字兒不曾听明白也不知大家笑的是甚麼他只望着發怔及至听見那个狗藏嚏又見長姐兒抱在懷裡給他揉爪子張太太纔閙道咱兒咧不是轉了腰子咧恰巧張姑娘忍着笑過來要合

何小姐說話。見他把隻手拄着肋叉窩。便問姐姐。本是岔出了氣了。忽然聽見他母親沒頭沒腦的問了這句。便笑道。媽這是怎麼了。人家姐姐一个人麼也會有轉了腰子的。這个岔一打。大家又重新笑起來。好容易大家住了笑。安太太那裡還笑得喘不過氣兒來。只舒着條小手巾兒。不住的擦眼淚。舅太太只沒事人兒似的說道。也沒見我們這位姑太太一句話也值得笑着這麼的。張太太道。他鐵是又笑我呢。安太太聽了。忍不住又笑起來。直笑得縐着个眉又握着胸口連連擺着。一隻手。說我笑的不是這个。我笑的自己心裡的事。兒子媳婦見這樣子。只圍着。打聽得母親婆婆笑的甚麼。太太是笑着說不出來。安老爺一旁坐着斷警不住了。自己說道。你們三个不用問了。等我告訴你們罷。我上頭還有你一位大太爺。他從小兒此就死了。我行二。我小時候的小名兒就叫作二雛子。你舅母這个笑話兒說對了景了。這个老故事兒眼前除了你母親合你舅母。大約沒第三个人知道了。安公子小夫妻以至那些媳婦子了頭們聽了。只管不敢笑。也由不得轟堂大笑起來。虧得這陣轟堂大笑。纔把這位老爺這位老爺的岔黨回去了。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留親家太太吃過晚飯。纔去諸休絮煩。却說安公子自此一意溫習舊業。金玉姊妹兩个閒中清理田畝。這樁事商量停妥。便請示明白。公婆先派个張進寶作了个坐莊總理。派了晉升梁材華忠戴勤四个分投丈量地段。派了葉通合貫真。須畝造具冊檔。又請安老爺親自過去請定張老爺親家照料稽查。凡是這班家人不在行的。都由他指點。張老起初也世故着辭了一辭。怎奈安老爺再三懇求。他又是个成宜之人。算了算也樂得作庄事兒。既幫助了親戚。又不拋荒歲月。便一口應承。他姊妹見人安揷妥了。便把東院倒坐的東間收拾出來。作了个公所窗戶上安了个扇玻璃硼子。凡有家人們回話。都到窗前伺候。他兩个便在臨窗居中安了一張桌子。對面坐下。隔窗聞話。但有不得明白的。便請張親家老爺進來商辦。一切安置齊備。然後又請了張親家老爺來。並把那班人傳到公婆跟前。三面交代了一番。先是安老爺頭兩天已經把這話吩咐了衆人。到這日上冠冕堂皇曉諭了幾句。便說道。這話我前日都告訴明白你們了。至於這樁事辦法。我都責成了你兩位大奶奶了。隨又向金玉姊妹說。你們再詳詳細細的吩咐他們衆人一遍。兩个人得了公公的話。答應了一聲。何小姐便先開口道。其實公公既吩咐過了他們可以不須媳婦們再說。但是既承公婆把家裡這麼一件要緊點兒事。放心交給媳婦們倆。小孩子代着他們辦。有錢

句話。自然得交代在頭裡好。說着一扭臉便望着眾人說道。你們可把我這个話聽明白了。張進保先沉着嗓子答應了一聲喳。何小姐便吩咐道。張爹你是第一个平日的不辭辛苦的不用我們吩咐我到要囑咐你。不必過於辛苦。為甚麼呢。老爺既派你作个總辦。這个歲數兒。不必天天跟着他們跑。只聽總人撥弄不開的地方。親自到一到再嘴碎一點兒精神周到一點兒就有在裡頭了。規畫井井語語諄諄賞罰分明勉慰交至蕭吏宛然大將役銭誓師氣象也到了華忠戴勤兩个奶公老爺所以派你們的意思。卻為平日看着你兩个。一个欵宜。一个勤謹起見。並不是因為一个是大爺的嬷嬷爹。一个是我的嬷嬷爹。必派來的呢。就算為這个。你兩个可比別人要得多加一番小心。講到晉升榮枯也是家裡兩三輩子的家人。就是那葉通。受老爺太太的恩典。日子淺。主兒的性情。家裡的規矩。想來也該知道。此時你們該是怎麼盡心怎麼竭力。怎麼別偷懶。怎麼別撒荒。這些話。我不合你絮叨。如今得先把這樁事的從那裡下手。從那裡收功。說給你們。第一樁事。你大家不可存下一个畏難的心。這个樣兒的冷天。主兒地炕手爐的圍着。還嫌冷。卻叫你們在這沒野地丈量地去。豈不顯得不体下情。此款而沒法兒。要不趁這地閑着的時候丈量。轉眼春暖農忙。緊急着青苗地地就沒了丈量的日子了。限你們明日後日兩天停齊了那些莊頭。把這話告訴明白了。他們接着就查起來。第二不可先存了一个省事的心。查起來。你們四个人。切不許分開。豈不知把你們四个分作四路查着省事的無如丈量的事斷不是一个一个照料得過來的。及至弄不清楚。依然是由着庄頭怎麼說怎麼好。不如不查了。你們查的个時候。那怕三五畝地。一兩家佃戶也罷。總是你們四个同着莊頭。同着管的莊頭眼同查着。從莊頭手裡起佃戶花名。從佃戶名下查畝數。從畝數查租價。歸進來核總。第三不可存一个含混心。查的時候。人不許分。查過之後。地可得分。如莊稼地是一項。菜園子是一項。泉水庄子是一項。棉花地是一項。某項各若干。共查若干。清楚了。這裡頭還得分出个那是良田。那是薄地。那是高岸。那是低窪。將來纔分得出收成分數。還得他們指示明白了。那是額租地。那是養贍地那是盡利地。這又為甚麼呢。假如把好地都盡莊頭地戶佔了。是壞地都算了主人家的額地。這卻使不得。一總查明白了。聽上頭分派。此外查到盜典出去的地。莊頭佃戶。即不屬我家管。可得防他个不服你們查。這事便得責成給張爹了。先告訴明白他說。這地我們眼下就要贖的。此時查明白了。日後莊佃一概不動。不然等贖回來我家卻要另自

派人招個這話講在頭裡。他大約也沒个不服查的理。如果裡頭有个嚼舌呢的。他不過是个人罷咧。我又有甚麼見不得他的呢。只管代来見我。你們畢直跟我這話辦出个眉目来。現在的地方清了底了。出去的是落了貫了。兩下裡一擠。那失迷的失迷不了。那隱瞞的也就隱瞞的不住了。這件是可就算大功告成了。此後再要查出遺漏。就是你們幾个人事了。此時你們且打地去。至於將来怎的个奬懲的分段。怎的个格個。怎的个議祖。此時的定法不是法。你們再听老爺合太太的吩咐。方纔這番話有你們所不明白只管問。有我說的不是的。只管駁。總以家裡的事為重。辦得妥妥當當。算說老爺太太還要施恩。奬賞是个臉面。即不然你們作家人的。也同我們作兒女一樣替老家兒省心。給主兒出力。都是該的。設或辦得不妥當。那一面兒的話。還用我說嗎。你們自然想的出来。到那時候。大家可得原諒我个沒法兒。衆人同聲答應。都說奴才們各盡天良儘力巴結。何小姐說了這話。老爺太太已經十分歡喜痛快。又見張姑娘從袖裡取出一个摺兒来。送到安老爺跟前。說道。媳婦兩个還商量的這話。怕家人們一時未必听得清記得住。所以接着這个辦法。給他們開出一个章程来。請公公看看。說了臉又一紅。笑道。公公可別笑。這可就是媳婦胡畫拉的。實在不像个字。安老爺只知他識得幾个字。却不知他會寫。接過来不看那章程。先看那字。雖說不得衛夫人美女簪花格。却居然寫的規正勻清。再看了看。那章程雖沒甚大文法。粗粗兒也還說明白了。並且不會寫一个鼓兒詞上的字。安老爺不禁大樂。却說安太太見老爺不住的讚那字。生怕又招了一段酸文来打攪了話岔兒。便說道。老爺要看着沒甚麼改動的。就給交他們細細的看看去罷。安老爺且不往下交。倒遞給張老爺看。說。親家你看。真難為這兩个小孩子。張老此時是一肚子的耕種刨鋤壓壟篩簸。切不想到叫他看文法字理。接到手裡篇兒也沒翻。仍就遞接安老爺說道。親家我不用瞧。我們兩姑奶奶合我講究了幾天咧。這麼着好啊。早就該打算主意。一来親家咱倆坐下。輕易也講不到這上頭。二来我的嘴又笨。不大愛說話。自從我到你家裡。這麼看着。什麼都講錢買去。世界上可那的這些錢呢。安太太笑道。親家老爺這些東西要不舒錢買去。可從那裡来呢。張老道。喚親家太太。怪不得你說這話。你們都是金枝玉葉。天子脚底長大了的。可到那兒听這些去呢。等我說給你老公母听。你只要把這他其行了。不差甚麼。你家裡就有大半不用買的東西了。安老爺听了。深為說異。只听他說道。將總我們這姑奶奶不說要把這地

分出幾項來嗎。就拿了口外莊稼地說。認真的種上幾塊的稻子。你家的大米先省多了。安老爺笑道。親家你這一句話。就不知京城吃飯之難了。京裏仗的是南糧。張老道。仗南糧。我這問你。你上回代我運的那稻田場那麼一大片。人家怎麼種的。咱們這裏又四面八方守着河。安上兩盤水車子。還愁車不上水來呀。要不用車挖了水道。喚上四个長工戽水也夠使的了。趕到收了稻子。一年喝不了的香稻米粥。還剩若干的稻草喂牲口呢。麥子一熟。吃新鮮麵不算外。還代管不換假要揀个碾轉子吃。也不用買。趕到磨出麵來。喂牲口的麩子也有了。那豆子高粱穀子還用說嗎。再說菜有的是那麼兩三塊大園子。人要種个嗎兒菜地就會長个嗎兒菜。除了天天的水菜。到了醃菜過冬的時候。咱還用整車的買疙疸白菜。大捆的買王瓜韭菜去作甚麼。安老夫妻兩个人听了他的這段寔話。大合心意。一時覺得這个鄉裏親家。比那上於年節八盒兒的城裏親家大有用處。便說好極了。這也不是一時的事。我們第一要求下親家了。安老爺說着。站起來又給他打了一躬。不想這話張進保在旁邊不但不幫襯他。比主人還快活。說道。奴才還有句糊塗話。咱們家如今既難得娶了這麼兩位大奶奶。又遇着奴才親家老爺肯幫着老爺太太。可別猶疑覺得舒着咱們這麼个門子。怎的學着打起這个小算盤來了。那這話別听他。這寔是个根本。該這樣。安老爺道。好極了。我正為親家老爺面上有句話。交代你們。你先見到這裏更好。纔待要話。他早听出老爺的話來了。回道。老爺太太請放心。奴才沒回過嗎。都是主兒。別講親家老爺。這是為咱們的事。再向來親家老爺待奴才們也最是寬厚。家人有一點兒差錯。老爺惟奴才是問。安老爺又說了句很好。便把那个經摺兒交下去。代總帶了大家退下。却說張進保領了衆人下去。又合他們嘮叨了一番。張親家老爺坐了會子。也就告辭。閒中周旋了大家幾句。過了兩日。便次第的勘丈量起來了。這話不但不是三五句可了。也不是三兩月可完。他家只覺得忙過幾天。早到新春。開春之後。纔交穀雨。便是麥秋之時。纔過芒種。便是大秋。漸漸是槐花黃起来了。舉子是忙起来了。〔從時令着書天然過渡毫不費力〕這大半年的工夫。公子是除了誦讀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課。每日一首試帖詩。都是安老爺親自命題批閱。那公子卻也真个足不出戶。目不窺園。日就月將。功夫大進。轉眼間已是八月初旬。場期近矣。這正是利用始知耕織好。名成須仗父兄賢。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改良大字小說目錄廣告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第三十四回　屏紈袴穩步試雲　破寂寥閒心談夜月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這回書話表安公子從去冬裡首用功光陰荏苒早又今秋歲考也考過了馬步箭也看過了看看場期將近這日正是正月二十六日便是他文課日期晚飯已過便在他父親前請明日的題目安老爺吩咐道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進境只你這番是頭次進場雖說有三天限除了進場出場再除去吃睡不過一天半工夫這其間三篇文章一首詩再加上添錄草稿斟酌一番筆下慢的不得從容你向來作文筆下雖不遲鈍不曾照場規錄過明日這課我要一試一交寅初你就起來等到寅正發給你題目作起來不准繼燭把三文一詩作完吃過晚飯再謄正交卷却不可潦草塞責我就作個監試官這樣作一番不但我放心自己也有把握便合太太說太太給我們弄些吃的太太自是高興便道老爺何必還起那麼早啊有他師傅呢還是叫他拿到書房裡弄去罷當作老爺別再嚇的作不上來老爺又該生氣了一位少奶奶覺得是怎樣好安老爺早沉着個臉答道然則進場在那萬餘人面前作不作呢何況還有主考房官要等把這文章一首詩合那萬餘人比試又當如何太太聽了無法因吩咐公子道快睡去罷公子下來再不道老人家還要面試進了房子便忙脫衣睡覺金玉姊妹兩個生怕他明日起在老爺後頭兩個人替換着熬了一夜不曾打寅初把公子叫醒梳洗穿衣上去幸喜老爺還不曾出堂少刻老爺出來連太太也起來了便道你們倆送場來了當下公子跟着老爺飽餐一頓到了外面筆硯燈燭早已備得齊整安老爺坐下取出一個封着口的紅紙包兒來交給公子道就在這屋裡作起來罷自己却在對面坐去公子領下題目折開一看見頭題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題是達巷黨人曰一章三題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句詩題是賦得講易見天心下面旁寫着得心字五言六韻但是也曾見那刻本兒上都刻是五言八韻怎的安老爺限了六韻呢便疑這個字是筆悞提起筆來就給他改了個八字却說安公子看了那詩文題目心中暗道老人家這三個題目是怎的個命意呢摹了半日才一時明白過來道這頭題是教孝教忠的本旨三題是要我認性情作人第二個題目大的是老人家的自況了那詩題是老人家邃於周易的不消講得想罷便把那題目的條兒高高的粘起來望着他謀

篇立意選詞琢句。一面研得濃墨蘸得筆飽。落起草來及至安老爺那邊纔要草飯他一個頭篇一首詩早得了。二篇的大意也有了那時安爺早把程師爺請來。一同早飯公子跟着吃飯的老爺也不問他作到那裡一時吃罷了飯他出來一走。便動身作那二三篇那消繼燭。只在申正的光景三文一詩早已脫稿又仔細斟酌一番却也累得周身是汗。因要過去先見父親回一句稿子有了覺得累的紅頭漲臉的不好過去。便叫華忠進去取了小銅鏇了來濕個手巾擦臉。華忠到裡頭正遇着舅太太在那裡合兩奶奶閒話那個長姐兒也在跟前。大家還不曾開口。那長姐兒見了他便先問道華大爺大爺那文章作上幾篇兒來了。華忠道幾篇兒這全得了。這會子臊了臉就要送給老爺瞧去了。舅太太便合長姐兒道你這孩子。纔叫他娘的狗拿耗子呢你又懂得幾篇兒是幾篇兒他自已一想果然這話問得多點兒是一時不好意思便道奴才可那兒懂得這些事呢奴才是怕奴才太太惦着等奴才先回奴才太太一句去說着梗着個兩把兒頭如飛而去。却說公子過來見程爺正在那裡合老爺議論今年還不曉得是一班傍脚色進去呢那莫吳兩公也不知有分無分。正說着老爺見公子拿着稿子過來問道你道作完了嗎我們早些吃飯讓你吃了飯好謄出來。公子此時飯也顧不得吃了。回道方才舅母送了些吃的出來可以不吃飯了。莫如早些謄出來省得父親合師傅等着。安老爺道既這樣發憤忘食也好就由你去。一時要了飯老爺便合程師爺飲了兩杯飯後又合程師爺下了盤棋。程師爺讓九個子兒老爺還輸九十着他撇着京腔笑道老翁的本領我都諸佩服只有些盤棋是合我下不來的莫如合他下一盤罷老爺道誰抬頭一看纔見葉通站在那裡。老爺因他這次算那地册弄得極其精細考他肚子裡竟零碎有些個頗覺得有點出息兒一時高興便喚過白子兒來同他下了一盤程師爺給老爺先擺上五個子兒葉通還是儘力的讓着下下來下下去打起劫來老爺依然大敗虧輸盤上的白子兒不差什麼沒了說道不想溝裡也會翻船。程師爺便笑道老翁這盤棋雖在溝裡船也竟會翻的呢老爺不覺大笑道正不可解這事我總合他不大相近。這大約也關乎性情。還記得小時長夏完了功課先生也曾教過只不肯學先生還道你怎的連博奕猶賢這句書也記不得。你不肯學便作一首無所用心的詩。我看先生是個我村的意思這首詩怎的好作你看我小時渾不渾。便口占一首七絕對先生道。平生事物總關情。雅謝紛紛一局爭。不是畏難甘袖手。嫌他黑白太分明。這話將

四十年了如今年過知非想起幼年這些不知天原地厚的話來真覺愧悔（頗有具辭若憾其寔深喜之意）說話間公子早謄清詩文交卷來了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便把二篇习給程師爺看老爺這裡纔看了前八行便道這個小講倒難為你程師爺聽了便丟下那篇過來看這篇只見那起講寫正是

且孝經一書孝士章僅十二言不別言忠非略也蓋資事父即為事君之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晚近空談拜獻喜競事功視子臣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國為兩事究之令聞未集內視已慙而後嘆孝經一書所包者為約而廣也

程師爺看完了道妙又說這個前八行已經拉倒閱者那枝筆不容他不圖了說着便歸坐看那一篇一時各各的看完了彼此換過來看因合老爺道老翁你看那二篇的尾收一轉何如安老爺接過來一面看着一面點頭及至看到結尾的一段見寫道是

此殆夫子達巷黨人之言所以謂門弟子之意歟不然達巷黨人果知夫子夫子如聞曾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況君車則御御卿車則大夫御御寔特重於周官適衛則冉有僕在魯則樊遲御御亦習聞於吾黨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况愈下以所執尤卑者為之諷哉噫此學者所當廢書三嘆歟

老爺看罷點頭不覺拈着鬍子瞽着白望空長嘆了一聲道這句話却未經人道陳師爺便道他這段文字全得力於他那破題的為大聖以學御世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的兩句所以小講纔有那聖人達而在上執所學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窮而在下執所學以師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幾句名貴句子早作了後股裡面出股的執以居魯適周之齊楚之宋衛之陳蔡合那對股的執以訂禮正樂刪詩書贊周易修春秋的兩個大主意的本張直從博學成名把個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好的文字來一時程師爺把那三篇看完大叫恭喜中了中了這只三篇的結句便是個佳讖老爺笑問怎的他便高聲朗誦道

此中庸之極詣性情之大同人所難能亦人所盡能也故曰其動也中

說着又看了那首詩安老爺便讓程師爺加墨程師爺道今日這課是老翁特地要看看他的真面目兄弟圈點起來

誘掖奬勸之下未免總要看得寬些竟是老翁自己來安老爺便看頭二篇把三篇合詩請程師爺圈點一時都圈點出來老爺見那詩裡的一輪穿月窟數點透梅岑兩句程師爺只圈了兩個單圈便問道大哥這句好詩怎麼你倒沒看出來程師爺道我總覺這等題目用這些花月字面離題遠些安老爺道不然你看他這月窟梅岑却用得是月到天心處合數點梅花天地心兩句的典那探字透字又不脫那個講字竟把講易見天心這个題目扣得工穩的狠呢程師爺怕寔道啊喲老翁你這雙眼睛真了不得說着便拿起筆來便加了幾个密圈又在詩文後加了一个批那師爺的批語不過照例幾句通套讚語安老爺看了便在他那批語後頭提筆寫了兩行批道是

三藝亦無他長祇讀書有得便說理無障動中肯綮詩亦熨貼工穩持此與多士爭衡庶不為持衡者齒冷秋風日勁企予望之

公子見這幾句奬勉交至的庭訓竟大有个可許之意自己也覺得意一時程師爺便讓老爺帶了公子進去歇息又笑道今日老翁自然要些奬賞纔好教學生益知勉學老爺道這个自然程師爺拿了他的毛竹烟管藍布烟口袋去了（倒插程師爺毛竹烟管於老翁荊條老藍之前已為第三十七回長姐兒漂亮差使地也）却說公子隨安老爺進來了太太迎着門兒便問道沒鑽狗洞呵安老爺道豈但今日竟算難他為的了太太見老爺露着喜歡坐下便笑問道老爺瞧我們玉格這回放去到底有點邊兒沒有哇老爺未曾開口先動了點兒牢騷說道這話寔在難講這科名一路兩句千古顛撲不破的話叫作總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照上句講自然文章是个憑據講到下句依然還得聽命祇就他的文章論近來却頗靠得住了所不可知者命耳況且纔第一次觀光那裡就敢望僥倖只要出場後文章見得人便再遲些發達也未為不可只不可乃翁的後塵就是了便回頭吩咐公子道你今日作這課從明日起便不必作文章了場前的工夫第一要愼起居節飲食再則清晨起來把摹本流覽一番斂神晚上再靜坐一刻養氣白日倒走走散散找人談談否則閒中望望行雲聽聽流水都可活潑天機到場屋裡才得氣沛詞充文思不滯我這裡還給你留着件東西待我親自取來給你說着便立起身來叫人拿了燈西屋裡去公子見老爺親身去取這件東西一定因師傅方纔的話有件什麼珍重器皿奬賞不一刻只見老爺從西屋裡把自己當年下場那个考籃用一隻手跨出來看那个荊條考籃經了三十餘年雨打

風吹烟燻火燎都黑黃黯淡的看不出他兒來了。幸是那老年的東西還是在那布帶子。還是當日太太親自纏的縫的依然完好。你道安老夫妻既指望兒子讀書下場。怎連考具都不給他一分。原來依安太太意思。從老早就張羅要給兒子從置分考具無奈老爺執意不許必得用分。纔合弓治宜裘逼着太太收拾出來還要親自一番交代。滿臉堆歡向公子道。此我三十年前故態也。便是裡頭幾件東西。雖非世間所罕有之珍寶。也都是我家青氈故物。如今就把這鉢親傳給你也算我家一个十六字心傳了。那公子見父親賞這分東西說了這段話。真个比得件珍寶也還心喜。連忙雙手接過來。放在桌上。（看官莫笑究竟比金圓頭桿兒名器較重些比金圓頭交代桿兒禮節較省）安太太合老爺。向來相敬如賓的。方纔見老爺站起來太太早不肯坐下。及至拿了這个籃子來。便跕在桌兒跟前揭開那个籃蓋兒把裡頭裝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交與公子。金玉姊妹兩个。也過來幫着檢點。只見裡頭放着的。號頂號圍號帘。合裝米麵餑餑的口袋。都洗得干淨。卷袋筆袋。以至包菜包蠟的油紙都收拾妥貼。底下放着便是茶盅飯碗。又是一分匙筋筒兒合銅鍋銚子燭簽兒燭剪兒風爐兒。板凳兒。釘子錘子之類都經太太預先打點了个妥當。因公子說道。此外還有你自已使的紙筆墨硯以至擦臉漱口的這分東西。我都告訴倆媳婦了。帶的餑餑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給你張羅呢。米呀。茶葉呀。燭呀。以至再帶上點兒香絹啊。臨近了都到上屋裡來取。何小姐最是心熱的人。聽了婆婆這話。一面歸看看東西。合張姑娘道。寔在虧婆婆想的這等週到。安太太道。姐姐不是我想的週到。我那天打點這分東西。自已算了連恩科算上再連這次我這是打點到十九回了。安老爺在旁邊自已又屈指一算。從自已鄉試起至今又看着兒子鄉試轉眼三十餘年。可不是十九回了麽。自已也不免一聲浩嘆。纔收拾完畢。太太叫長姐兒把那新絮的小馬褥子包袱褟雨傘這些東西。都拿來交給你的大奶奶。又聽安老爺說道。正是吩咐公子說道。你進場這天不必過於打扮。看天氣就穿家常的那那兩件棉袷襖兒。上頭套上那件舊石青卧龍袋。第一戴上頂大帽子。你只想朝廷開科取士為國求賢還是何等大典。赴考士子倒隨便戴个小帽子兒去應試如何使得。公子聽一句應一句。他只恪遵父命。纔得二十歲的孩子怎得能像安老爺老道。更加母親給了件簇新洋藍縐綢薄棉襖兒。又是一件泥金摹本緞子半袖閃胡盧兒。舅母又給了个絳色平金帽頭兒。倆媳婦兒是給打點了一分絕好的針線活計。想進場這天打扮花花的。如今聽父親吩咐。心裡卻

也不能一時丟下這分東西太太是怕兒子委曲便說道一个小孩子家愛穿甚麼戴甚麼由他去罷老爺還操這个心安老爺道不然太太只問玉格我上次出場進場他都看見的是怎个樣子回頭又問着公子道便是那年場門首的那班世家惡少我也都指給你看了（隨時指點隨時教誨安得不成有數人物）一個個不管自已肚子裡一團草只顧外面打得美服華冠可不像金漆馬桶你再看他滿口裡那等狂妄舉步間那等輕佻可是个有家教的太太同金姊妹聽了這話纔覺得老爺有深意存焉公子益發覺得這番嚴訓正說中了他一年前的病不敢再萌此想當下便把那攷籃領下去倆媳婦又張羅着把包袱等件送過去過了兩天便有各親友來送場又送來狀元糕太史餅棗兒桂元等物無非預取高中占元之兆這年安老爺的門生除了已經發科甲之外其餘都是這天鄉試安老爺也差人送禮看望苦些的還帮幾兩元卷銀子公子合這班少年都在歇場的時候大家也彼此往來談談文講講風氣轉眼之間便到八月那時烏大爺早從通州查完了南糧回來安老爺預先托下他一聽下宣來即忙給个主考房官單子打算聽了這個信纔打發公子進城說定了依然不找小寓只在步量橋宅裡住外面派了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四个人跟去張親家老爺也要同去以便就近接迎照料安老爺安太太更是放心頭兩天便忙着叫人先去打掃屋子搬運行李安置廚房一直忙到初六日纔吃早飯早有烏大爺差人送了聽宣的單子來用个紅封套裝着安老爺打開一看見那單子上竟沒甚麼熟人正主考是个姓方的副主考一个也姓方那个雖是旗員素無交誼老爺當下便有些悶悶不樂只因這兩位方公雖是本朝名家刻的有文集行世祇是向來看來二位的文章都是清矯艱澀島瘦寒郊一路合公子那高華富麗的筆下迥乎兩个家數那个滿副主考自然倒應迴避旗卷正合着不願文章高天下祇要文章中試官的兩句話便慮到公子此番進場那个中字有些拿不穩所以心裡添了樁心事却只不好露出來公子此時是一肚子的取青紫如拾芥那裡還計及主司的方圓太太又拉着他儘着囑咐場裡沒人跟着夜裡睡着了可想着蓋嚴着些兒舅太太也說有菜沒菜的那包子合飯可千萬叫他們弄熱了再吃張太太又說不咧熬上鍋子米子粥洹上幾呀雞子兒那倒也飽了肚子咧金玉姊妹倆是第一次經着這番灞橋風味雖别日無多一時心裡只像是遠落下了件甚麼東西又像是少交了句甚麼話只不好照婆婆一般當着人一樣的囑咐正在大家說着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

四个家人上來回張家親老爺叫回老爺太太不進來了程師老爺頭裡先去了又回道大爺車馬也伺候齊了隨着
便領隨身的包袱馬褥子一時僕婦們往外交東西公子便給父母跪了安又見了舅母岳母舅太太先給他道了个
喜說下月的只幾天兒裡再聽着你的喜信兒我們家的老少兩位姑爺可都算我眼瞧着成的人了我也算得个老
古董兒了張親家太太便接口道姑爺你這搶个頭名狀元回來借就得了安老夫妻聽了各各點頭而笑安太太又
說才囑咐的話可別忘了又吩咐你一出場家裡自然打發人去看你把頭場的草稿帶來我看不必另謄不請師傅
改一字的說着又點頭說就去罷公子滿臉笑容答應着纔就往太太道到底也見倆媳婦兒再走哇公子連忙回身
向着他兩个規矩的一跕兩人也繃着盤兒還了一跕彼此對站了會子卻都不大得話還是公子想起一句第一義
的話來說道我昨兒晚上囑咐你們的節下給父親母親拌的那月餅餡可想着多擱點兒糖他說了這句便一臉兒
的飛黃騰達興匆匆回身就走金玉姊妹兩個借着答應那聲也搭赸着送出屋門來公子下了台階早有家人跟着走
了安老夫妻扭着身子直看他出了二門還在那裡望不提防這个當兒身背後猛噹啷一聲响老夫倒一跳一齊回
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長姐兒腕上帶着一副包金鐲子從手上脫落下來了掉在地下噹啷的一响又咕嚕的一
聲直滾到屋門檻兒跟前纔跕住老爺忙問這怎麼講太太最疼這个了環便道都是老爺給人家打了那麼大圈口
怎麼不落下來呢何小姐道別逼他等我給你圈弄上就了說着接過來把圈口給他掐緊了又把式樣端正了親自
給他帶在手上向他笑道你瞧圈上就好了不是（好語道同皆道來啞謎乎吉語讖乎稱心滿意比鏡聽還靈）等要放他時候咱們再放為什麼毀他
呢在大奶奶說的平靜的話他不知聽了不由把个紫膛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包兒似的便給何小姐請了個安又
低着雙眼皮兒笑道這要不虧奶奶誰有這麼大勁兒呵當下安太太以至大家看了他這舉動都說他數歲大些了
懂得規矩話在當日沒人留心今日之下不禁叫人想到王寔甫的猛的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
玉肌這兩句不僅是个妙句奇文竟也說得是个人情天理還有个佐証就拿這兒女英雄傳裡的安龍媒講比起那
紅樓夢裡賈寶玉（書中之人立身行事高一籌作者之文命意結題高一籌）雖說一樣的兩个翩翩公子論閥閱勳華安龍媒是个琴堂弱息賈寶
玉是个國公文孫天之所賦自然該于賈寶玉獨厚纔是何以賈寶玉累番鄉試那等難堪直弄得死別生離安龍媒

這番鄉試這等有興從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稱物平施豈此中有他謬巧乎不過安公子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一邊是在有些窮理盡性的功夫不肯去鬧正經一邊丟開正經只知合那班善於騙人的單聘仁乘勢而行的程日興每日裡在那夢坡齋作些春夢自己先弄個文不文正不正的賈政還叫把甚的去教訓兒子安公子的母親合賈公子母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慈祥一邊認定是孩提之童一片天良不肯去作囮人一邊是一味向家庭植黨營私去作那囮人勾當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兒攏來作媳婦絕不計夫妻家甥女兒的性命難堪只知把娘家的姪女兒攏來絕不問夫兄家的父子姑息因之離間自己先弄成个囮之生也幸而免得王夫人又叫他把甚的去撫養兒子講到安公子眷屬何玉鳳張金鳳看去雖合賈公子那个幃中人薛寶釵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艷麗聰明却又是這邊道愛惜他那點精金美玉同心合意媚茲一人那邊是一个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緣還暗裏有些陰險一个是妒着人家的金玉姻緣一味肆其尖酸以至到頭來弄得瀟湘妃子連一座血泪成斑的瀟湘館立腳不牢慘美人魂歸地下畢竟玉帶林中掛衡蕪君運一所荒蕪不治的衡蕪院安身不穩替和尚獨守空閨如同金釵雪裡埋還叫他從那裡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便是安家這个長姐兒比起賈府上那个花襲人來也一樣的從幼服侍公子一樣的比公子大得兩歲却不曾聽得他照那襲而取之的花襲人一般同安龍媒初試過甚麼雲雨情然則他見安公子往外一走偶然學那雙文長亭哭宴的減了玉肌鬆了金釧雖說不免一時好樂有些不得其正也還算發乎情止乎禮怎的笑不得个天理人情（辯才無礙怎麽說甚麽好）何況安公子比起那个賈公子來本就獨得性情之正再講安公子回到住宅早有張親家老爺同着家人等把屋子安置妥置程師爺已經到場門口看牌去了一時回來看得公子的名字排在頭排之末說看些光景明日得早些去聽點了歇息吃些東西靜一靜罷他說着便帶了葉通親自替學生檢點考具公子見諸事用不着自己照料想起從前父親赴考的時候景象越覺冷暖不同（藹然作者照應之筆肫然孝子孺慕之心）接着便有幾个親友本家看過去了到了次日五鼓家人們便先起來張羅飯食服侍公子盥漱飲食裝束已畢程師爺張老又親自把考具行李替他檢點一過門戶自有看房子的家人照料大家催齊了車馬便都跟着公子逕奔舉場東門而來公子纔進得外磚門早見梅公子跕在个高地方手裡拏兩枝照入簽得意洋洋的高聲叫道龍媒這裡來公子走到跟前

只聽他道你來的正好。咱們不用候點名了。我方纔見點名的那個都老爺是个熟人。我先合他要了兩條簽。你我先進去罷。省得回來人多了擠不動。又免得內磚門多一次搜查。公子是謹記安老爺的幾句家訓。又因這番是自己進步之初。從進門起。就了打个循規蹈矩。一步不亂的主意。便回覆他說。我的名字在頭牌後半路呢。此時進去也領不着卷子。莫如遂等着點進去罷。說話間。早聽見點名台上。點起名來。梅公子道我可不等你了。說着把那枝簽丟給公子。先自去了。公子依然候着點了名。隨着眾人魚貫而走。來到內磚門頭道搜檢所在。原來這處搜檢不過虛應故事。那視搜檢的只有幾位散秩大臣副都統還有幾位大門行走的侍衞。公卻不是欽派。每到鄉會試。不過侍衞處照例派出幾个人來在此當差。卻一班的在那裡坐着。公子接着前回搜檢的。見那班侍衞。公彼此正談得閙熱。只聽這个那个叫道。喂老塔呀。明兒沒咱們的事。是个便宜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个羊肉館。內好齊整餡兒餅。明兒早起咱們在那裡鬥一壺罷。那嘴裏正牙斜叨着根短烟袋兒。兩隻手卻不住的搓那個醬瓜烟荷包裡的烟。騰不出句來答應話。只吭了一聲。搖了搖頭。這个又說放心哪。不吃你哟。纔見他拿下烟袋來。從牙縫兒內激出一口唾沫來。然後說道。不在那個。（會而自表其非貪第四回倒不在乎錢與不錢的句是也吝而自明其非吝此回不在那个句是也兩不在字鼻孔出氣真說盡世情）我明兒有差。這个又問說不是三四該着呢嗎。他又道我們郝其寔不去這回差使倒悞不了我們那个新章京來的嚐你有本事給他擱下他在上頭就把你幹下來了。公子聽了這話。一个字不懂。往前搶了幾步。又見還有二位在那裡敬鼻烟兒。一个接在手裡且不聞只怕那个爆竹筒兒磁鼻烟壺。拿着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說這是獨釣寒江啊。可惜是个右釣的。沒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的。說着。那鼻烟兒磕了一手心。用兩个指頭撚着抹了兩鼻翅兒。不防一个不留神。誤打誤撞真个吃進鼻子。一點兒去。他就接連不斷。打了無數的噎噴。鬧得涕泪雙流。那个看了大笑道。說算了罷。這東西要搶了肺。沒地方貼膏葯。他才連忙把鼻烟壺兒還了那个。還道嘎。好霸道傢伙。這營一百一包的。公子聽了這套。便茫然不解。看了着前面的人。一个搜過去。輪到自已。恰好走到乾瘦黃面的老頭兒面前。公子一看。只見他一張迂緩的面孔。一副孱弱形軀。身上穿兩件邊幅不正的衣服。頭上帶一个點淡無光的亮藍頂兒。那枝俏攏春風的孔雀翎。已經蟲蛀的剩了光桿兒了。一个人垂首低眉坐在那裡。也沒人理他。公子因見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才待放下考籃。忽聽那老頭兒

說道罷了不必解衣裳了這道門的搜檢不過是奉行公令的一樁事到了貢院門還得搜檢一次呢一定是這等苛求起來殊非朝廷養士求賢之意趁着人鬆動順着走罷公子應了一聲連忙就走心下道怎的這位侍衛公的話我聽着又展然會懂呢這人莫非是个楚才晋用從那裡換了盪班回來的罷我只愁他這个樣子怎生合方那班鳶肩火色的矯矯虎臣會弄得到一處他要竟到一處這人也就算過遭劫在數的了此不圖裙屐少年有忠厚長者之意一路想着看進了那座磚門不曾到得貢院門跟前便見罩了底下那班伺候搜檢的提督衙門番役順天府五成青衣都揎拳擄袖的在那袖搜檢被搜檢的那些士子也有解開衣裳敞露胸懷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滿身上混掏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當他就高喊一聲搜過便催快走那班士子一个个掩着衣襟背上行李跨上攷監那隻手還得攥上那根照入簽這繞邁着那大高門檻兒進去看着寔在受累之至公子有些心怯不一時却搜到前面那個人却又是七十餘歲老不歇心的老者纔走上去便有旁邊一个戴白頂兒藍翎兒生得凹樞眼蒜頭鼻白臉黃鬚先唱一聲跕住擱下筐子把衣裳解開早聽得東邊坐上那位大人說道你當差只顧當差何用這等大呼小叫的太不懂事了唬得不敢則聲那老者便受了無限功德公子探頭向上一望正是烏克齋不好招呼只低了頭烏克齋看見了他倒欠身讓道就隨着進去罷公子進了貢院門見對面便是領卷子的所在他此時纔進門來已經滿頭大汗正想个地方歇息再上領卷子看了梅問羹還在那裡候着又有烏大爺的兄弟托誠村並兩三个少年都在牆腳下把考籃聚在一處坐在上面閑談他也湊了大家去把考籃放下梅公子先合他說道我方纔梅不聽的話只管進來這半天卷子依然不到手竟沒奈他何不信你跟我去看說着拉了安公子齊到放卷子的那个圈子跟前只見一班八旗子弟這个要先領那个要先領吵成一片上面坐的那位鬚髮蒼然老都爺却只帶着個眼鏡兒拿着枝紅筆按着那冊子點一名叫人放一本任你吵得天暗地昏他只我行我法正在吵不清內中有个十八九歲小爺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套一件青綢馬褂子褡包繫在馬褂子頭挽着大壯的辮子騎在个探稿上拿手裡那个照入簽把那御史的帽子敲的响嘴裡還叫道老喂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耐不住了只見他放下筆摘下眼鏡來問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麼他道我不是秀才我們太爺今年纔給我捐的監我叫綳僧額我們太爺

是世襲呵達哈哈番九王爺保的梅楞京章我是官卷你瞧罷管保那卷上面都有那御史果然覷着雙近視眼給查出來看他便拿在手裡合他道你的卷子却有了國家取士是何等大典況且士先器識怎的這等不循禮法不守卧碑難道你家裡竟沒這家教的不成你這本卷子不必領了我要扣下指名叅辦的眞吵到都老爺把个本事拿出來了大家纔得安靜那御史依然是安名散卷叫到那个綳僧額大家又替他說都老爺纔把卷子給他我這却是看諸位年兄分上只是看你這等惡少年領這本卷子去也未必作得出好文字那位少爺接過卷子來倒給人家斯文掃地的請了個安公子在旁看了个嘆息一聲便合托二爺說道誠村看這光景你我益發談三復古人樂有賢父兄也的這句書了一時他幾个也領了卷彼此看來竟沒有一個同號的各收在卷袋裡拿上攷籃進了二層貢院門交了𧶽只見兩旁公案邊坐着許多欽派稽查接談換卷的大臣恰好安公子那位拜從看文章的老師吳侍郎也派了這差使見公子進來便問道進來了是那个字號那時候正值順天府派來那一群左雜官兒要當好差使不住的來往的喊道老爺們東邊歸東邊西邊歸西邊喊得个公子急切裡聽不出老爺問的這句話來那大人便點首把他叫到公案前問了一遍他纔答道成字六號吳大人回頭指道這號在東邊極北呢只這一回頭適逢其會看見他的跟班筆政在身後站着原來貢院以內帶不進跟班的家人去都是跟老爺跟着這位老爺的官名叫作荅哈蘇吳大人便向他道荅老爺奉托你罷把我這學生送到柵欄去却說那位荅老爺見本大人在人輪子裡派了他這樣一件切近差使一想看這機會今年京察大有可望又見安公子是个旗人一時氣誼相感便動了衛顧同鄉的意思欣然答應了一聲便接過公子的考具送出大欄柵又說道大兄弟你起瞧脚底下到北邊兒不差甚麼一里多地呢我瞧你不了這兒現成的水火夫咱們破兩錢兒僱个人就行了一面說着招手從那邊叼了个人夫來一面就把腿一抬又把手往衣襟底下一綽摸着褲帶上那个錢褡褳兒掏出一把錢來要給那人了公子忙攔道不勞盤費這攷籃裡有錢等我取出來他便一手攔着公子的胳膊說道好兄弟咧咱們八旗那不是骨肉沒講究說着早把他手裡那把錢遞給那人公子沒法只得謝過了他他便把考具都一切交那个人拿上安公子此時卸下那身累來覺得週身好不鬆快便同了那人向北而來一路上留心看那座貢院時那見龍門綽楔棘院深沉東西號舍萬瓦毘連夜靜時兩道文光

冲北斗中央的危樓千群高聳曉來時一輪羲馭湧東隅正面便是那坐氣象森嚴無偏無倚的至公堂這个所在自選舉變爲以來制藝以來也不知牢籠了幾許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千人物那時正是秋風初動耳輪中只聽得明遠樓上四角高佻的那四面硃紅月藍旗兒被風吹得旗角招搖向半天拍喇作響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一般呵護無怪世上那些有文無行間心不過的不得進來便是功名念熱勉強進來也是空負八斗才名枉吃一場辛苦却說安公子正在無數的號舍只見一所號舍門外大書成字號早有本號的號軍從那个矮柵欄上頭伸手把那接過去那人去了公子還等着給他開柵欄兒進號呢那知那柵欄是釘打牆上的不曾封號以前出入的人只准抽開當中那根木頭趲出趲入公子也只得低頭彎腰趲進號筒子去看了南是牆面北作栖身那个院落南北相去外也不過三尺東西下裡排列得蜂房一般倒有百十間號舍那號立起來直不腰臥下去伸不開腿吃喝拉撒睡紙筆墨硯燈都在這塊地方假如不是這地方出産舉人進士兩樁寶貨大約天下讀書人那个也不肯無端的萬水千山跑來嘗這般的滋味公子當時歇息片刻也把那號帘號帷訂起來號板支起來衣帽鋪盖盤盞傢具與柴炭一切歸着起來這事本不是一个人幹得來的事更加他又事奶娘了環服侍慣弄不妥當且這將將就就幸喜伺候那幾間號的一个老號軍是久慣當个這差使的見公子是个大家勢派一進來把倒賞號軍的飯錢米就當了不算外餘外又給了個五錢重的小銀錁兒樂的他不住問茶問水的般勤這个當兒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也有搶號板的也有亂坐次還有諸事不作找人去的人來找的甚至聚在一處亂吃酣飲便是那極安靜的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公子看了般人心中納悶只說我倒不解他們是幹功名來是頑兒來他只个人靜坐那小窩兒凝神養氣午後堂上的監臨大人見近堂這幾路旗號爺們出來進去登明越樓閑的實在不像了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封了號口柵欄這一封號雖是幾根柳木片兒的門戶一張木紅紙的封条法令所在也同畫地爲牢再沒人任意行動公子見眼前來往的人都已靜了些纔把他腔下的揣摩本心裡默誦一遍叫號軍弄熱飯就熱菜吃了纔點燈便放下號帘靠了包袱待睡那可奈牆外是梆鑼聒噪堂上是人語喧嘩再也莫想睡得穩良久纔睡熟一時各號的人也都睡也準備明日慶戰號軍也就偷空兒栖在那个麻號跟前坐着打盹兒却說內中那个老號軍睡到三更過後鑽出來去出小恭完了事

纔回頭只見遠遠的像那第六號房簷上掛着盞紅燈那老號軍吃了一驚說道這裡一位老爺是不曾進過場的守着那油紙號簾點上盞燈一時睡着了刮起風來可是頑得的連忙跑過來想要叫醒了他不想走跟前却早不見那盞燈他揉了揉眼睛道莫不是睡得楞怔眼離了恰好公子一覺睡醒一睜眼見屋裡漆黑模模糊糊的叫了聲花鈴兒你看燈都滅了也不起來潑潑那老號軍說老爺你放心罷沒燈啊是我眼離了的公子又不留心他說的所以然只想模呼着小婢倒來个老軍不覺自笑不再好提便合要个火點上燈看了掛的那個表已經正了便要水擦臉又叫那號軍熬了粥纔收拾完畢號口邊值號的委員早已喊接題紙少時那號軍便給他送了一張來連忙燈下一看只見出的是三个富麗堂皇的題目想着自然要取幾筆歌墨舞的文章且喜便合自己的筆路再看那詩題又是總下作過的便是第一第三文題也像作个靜想大勢也都還記得起暗喜這可就省事多了忽又一轉念道不是這等古人師友之間還要請試他題豈有欽命題目我自己纔識雲程便這等欺心把窗課來塞責的理父親看了先要不喜不如把他丟開另作纔是（請試他題尚是大廷顯自丟開窗稿真乃暗室不欺）隨把題目折起便伸手提筆起起草來纔得辰刻頭篇文章合那首詩早已告成便催着號軍給煮了飯吃了一盌又吃了些杏仁乾糧油糕之類飽了便把第二三篇作起來只在日偏西些都得了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天氣尚早便吃過晚飯上起卷子來他的那筆小楷又寫的飛快不曾繼燭添註改塗點句勾股都已完畢連草都補齊了點起燈來早已又吟哦了一遍隨即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卷袋裡閑暇無事取出白棗兒桂元肉炒糖果脯大嚼一陣剩下的吃食都給了號軍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那個老號軍便帮他來把東西歸着清楚交卷領簽趕早排便出了場纔到貢院頭門早見他岳丈張老先生程師爺以至華忠諸人直擠到門檻邊等他一時恁早出來都不勝歡喜程師爺先問了得意嗎忙回道還寔妥當張老早把考籃包袱接過去遞給衆家丁一行人簇擁出了外磚門程師爺便合他同車要文稿看因說道頭二三个題目你都作過的他道便是詩也作過却都不曾用那總稿因從卷袋裡把草稿取出來程師爺一面看一面用腦袋圈圈圈圈兒便道只這前八行便有个氣才發皇氣象恭喜恭喜一時看完說道詩也不脫不粘大有可望一時回到宅裡公子不及別事便叫葉通取了个小紅封套把文稿好折又親自寫了個給父母請安的安帖封起來打發戴勤飛

馬立刻給父親送去。恰巧戴勤走後。安老夫妻早叫晋升來接場。舅太太又叫赶路兒送來的吃食。二位奶奶給包了添換的衣服。公子也問了父母的起居。晋升一一回答。又說老爺吩咐奴才。天晚了。索性等明日。送少爺進場。早把文章稿子帶回去。公子道。戴勤大約今日不得回來。你依然遵着老爺的話。明日回去罷。公子吃得一飽。便倒頭大睡。養精蓄銳。准備進二三場。却說安老爺急於要看看兒子頭場的文章。有望無望。又愁他出來得晚。晋升今日斷赶不回來。見戴勤來了。忙問道。你回來作甚麼。戴勤請了安。又替公子請了安。忙回明原由。安老爺一面進屋子。一面折那封套。便坐下伏案。細看那詩文草稿。安太太只儘着問戴勤。說你瞧大爺那光景還沒受累呀。沒着涼啊。戴勤回道。奴才着很好。出來是紅光滿面的。程師爺說準中。金玉姊妹聽了。也自放心。太太見老爺看了文章。只默默不語。不禁問道老爺看着怎麼樣。原來安老爺看得公子的文章。作得精湛飽滿。詩亦清新。却也歡喜。只愁他才氣過於發皇。不合那兩位方公的式。所以心中猶疑。見太太一問。正待說明原由。一想他娘兒們自然同我一般的期望。此時說出這話。倒添他們心事。便道難為他中竟是中得去了。只看命罷。太太同兩个媳婦聽了。便歡喜起來。戴勤退出房門去。兩个嬤嬤又在廊簷底下。截住他問長問短。那個長姐兒赶出趕進的聽个了夠。他倒說道。人家老爺合師老爺都說大爺中定了。還用你們老姐兒倆絮叨。却說那日已是八月初十日。中秋節近。忙了幾天節事。到了十五晚上。老夫妻正喜多了兩个媳婦。慶賞團圓。偏兒子又不在膝下。待月上時。安太太偏高興。領着媳婦賞了月。把月餅類分賞大家。又隨意給你家備了些果酒。因舅太太張家太太沒處可過團圓。另備一席。罷請過來。要自已陪着。舅太太是再三不肯。今日團圓節。沒說你二位不一席坐的。我陪着親家太太。叫他們小姐兒倆兩席張羅。豈不好。安太太見說得有理。便也依了。只是安老爺赴了這等酒場。坐下。寔在無可與談。恰好那夜後半夜月食。舅太太問起這个月食的道理來。纔待講起。張太太說又我懂的。那是天狗咬了。我們那地方。只要廟裡打一陣鐘。他唬的吐出來了。安老爺不禁大笑。說道豈其然哉。這日月食的道理。由於日躔最高。居九天第三重。月躔最低。居九天第八重。日行得疾。每日行程。只見週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的一度。月行得遲。不及日行十三度有餘度。日月行得不能盡一。此所以朝日東昇。新月西見之原由也。日無光。月無光。月恒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所以合朔則哉生明。既望則哉生魄。此去上弦下弦之明驗也

日月行走既互有遲疾，躔度又各有高低，行到遲疾高低上下相值，日光在天為月魄所掩，便有日蝕之象；日光返地為地所隔，便有月蝕之象。但掩者隔則食少，掩半隔則食既，全掩全隔則食甚。彼此相錯生光，則而復圓，非天狗之為也。」舅太太說：「欽天監那有西洋人，怎麼西洋人就會算得來呢？」安老爺道：「何必古之人，然苟得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說着便要講那分至差歲積閏的道理。舅太太萬想不到問了一句話，就招了姑老爺這許多考據，總着不禁要笑，便道：「我不聽那些了，我只問姑老爺一件，萬儞們只哄月兒，那月光兒旁邊兒怎麼供着對雞冠子花兒，又供兩枝藕呢？」安老爺竟不曾考據到此，一時答不出來。（[illegible]）舅太太道：「姑老爺敢則有所不知道的，聽我告訴你：那對雞冠花兒，是月亮兒裏的娑羅樹呢；那兩枝白花藕，是兔兒爺的剔牙杖兒。」恰好安老爺吃了一个嘎嘎棗兒，被那个棗兒皮子塞住了牙縫兒，拿了牙籤兒在那裏剔來剔去，正剔不出來，一時把安太太還只管閙道：「姑老爺知道這是閙的个安老爺沒好意思，只得笑道：「此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了。」大家談到將近二更散席，金玉姊妹兩個定要請舅太太、張太太到東院裏等看月蝕。舅太太道：「不早了，大家歇息兒，明日還得早些起來預備接場呢。」大家散後，他二人也就回房，到那輪皓月復了圓，又攜手並肩倚着門兒望了回月兒。那素彩清輝，益發皓潔圓滿。（卷已擯而復錄，猶月既食而重光也，乃食者之精神益煥，擯者之名次轉高。先號倂而復笑，夫上又聞有同情矣，來生復于闈中閱卷，詳寫月華，直則月食于月華之說，燕北閨人之用舊總必綴新，此真一也。）須臾一層層現出五色月華來。他二人賞夠多時，纔得就寢，準備明日給公子接場補慶中秋。這正是：來向風雲占驟會，先看八月慶雙圓。要知安公子出場後又有个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兒先聲

且接金玉姊妹在家忙的個準備接場，再整安公子進過二場，到了三場，節屆中秋，便有家裏送來的月餅果品之類，預備他帶進場過節。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師爺、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菜，都講場裏到第三場，場規也就漸漸鬆下來。鄉試功令尚寬，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士子出號賞月之例。那夜安公子早已完卷，那班合他有這世誼的，如梅問羹、託誠村這幾个人，都已寫作妥當，準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又有莫聲安先生的世兄同着兩人，一個是同鄉姓鯤名同聲，字應問，合莫世兄是表兄弟；一个是旗人，名恩來，號遠山，也是莫聲安手裡中的秀才，因莫世兄談起安

公子的品學弟兄兩个想要會他。莫世兄便順道拉了梅公子。托二爺。一同我到公子號裡來。那時號裡士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號裡甚覺清靜。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自然意氣相投。當下幾个人坐下。各道傾慕。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先是彼此背誦頭場文章。這个推許那个。那个又向這个謙遜。梅公子道。你們各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讓。等出了場。我指引你們一个地方領教。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那个鮑應珂道。吾兄莫不是玻璃廠觀音閣新來的那个風鑑先生。梅公子道。這个人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相得出來的。莫世兄道。你府上設的呂祖壇最靈驗的。他又道。我家設的那座壇。不談休咎。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把握些。安公子道。這个品學心地十句話。只好聽他三句。梅公子道。不信由你。出場後我幾个人。訂个日子同去。你卻莫要耐不住。着个人來窺探。莫鮑惠三个人。早已在那裡問他可好攜帶我們同去。他道都是功名中有分的。這又何妨。托二爺說既那樣。偺們十六出場。十七就去。他道你就熱到如此。一出場。誰不要歇歇。怎麼來得及。安公子也被他說得躍躍欲動。便說既如此。你訂日子罷。他低着頭算了半日。口裡念道。這日不妥。那日又佳。忽然抬頭向大家道。這樣罷。這今日我們定出榜文這天罷。大家聽了。不禁大笑。梅公子道。我說的不是夢話。你們說的纔是夢話呢。科甲這一途。除了不會作文章。會作文章而不成作文章不算外。餘者那中得雖靠文章。未必中用。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何況三項都有了。還要分个運會機緣的遲早。難道不等出榜。你們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就算中得了不成。莫世兄道。這話倒是名言。只看今年頭場除那个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个一齊了瘋的。直算个顯應了。此外還有個人呢。說來最是怕人。並且這个我還曉得他。要算八股裡的一个作家。他頭場好好詩文都錄了正。補了草了。忽然自已在卷面上畫了个人頭。那人頭的筆畫一層直透過卷背後。可不大奇。托二爺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懸貼出去。人也不少。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有的註詩文後。自書陰事。有的註的卷面繪畫婦人雙足的。就連偺們那日看見的那个綳僧額也貼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樣鬧法。焉得不貼。他名下是怎樣註。托二爺道。那一行看不清楚。想是他自抹了。梅公子道。此公我早已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貼他也在官號。我合他同號。見他一進去。就要折那屎號後牆。號軍好不攔住他。緊接着就叫號軍打漿子。自已帶着鋸把號板鋸了一塊。可着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牕户似的。糊上紙。鑽在裡頭。一个人戲了會子。莫世

兒便問道。呼甚的那鮑應珂道。他們是繙清話。咕嚕咕嚕我們不懂。托二爺到底少年盛氣。便告訴他道。這是壇廟大祀贊禮的。贊那執事者各司其事。一開口的前三個字。祭文廟也用得着。吾兄將來高發了。陞到祭酒司業。却用懂的。梅公子又道。否則等點了清書翰林。也就得懂了。安公子覺道。都是一時無心閑談。大不必如此。那梅公子道。到了第二日。我正場卷子纔曉得前八行。他從面前過去。望了一眼。便道。你的文章怎麼也從這邊兒寫起呀。我到吃了一驚。忙問道。依足下要從那邊寫呢。他道。你瞧我的。就知道了。說着。把他的卷子取了來。我一看。三道文題合詩題。都接連着寫在鋪草的地方。却把文章從卷子後尾的一行。一行行往前倒寫。我只說得個只怕不是這樣寫法罷。他說不錯的。他們太爺考繙繹的時候。就是怎麼的。我可再不往下說了。安公子托二爺兩個。聽了也不禁要笑。安公子便說道。那位繃公是若於不解事。不虛心。以致違式貼也罷了。我這不懂。這班人既是問心不過。不來此地。自然也還有路可走。何苦定要拿性命來嘗試。逃得性命的。還要把曖昧親供出來。萬目指摘。只是為甚麼。梅公子道。這又是獃話了。他果然有個問心不過也不作這些事了。作了這些事。弄到如此。大概也依然還不知叫作問心不過。莫世兄道。吾兄這幾句說話。真是一鞭一條痕的幾句好文章。安公子道。我在家裡悶了大半年了。這一出場。大家必聚聚纔好。大家商量。怎的個聚法。只聽至公堂月台上。早喊了一聲。下場的老爺們歸號。快收卷了。大家便歸號。這號裡人也紛紛的回來。却說安公子交了卷出場。早有人接着回到住宅歇了。吃過飯。因程師爺要出城望出場的同鄉張老。又一定要等着同華忠隨緣兒歸着妥了行李。纔走。自己便帶了戴勤葉通。先回莊園。却說安太太到了出場這日。從早飯後。盼兒子回來。舅太太張太太也在上房等着。正說他頭兩場出來的早。這場想來也該出來了。只見茶房兒跟前一個七八歲孩子。叫作麻花兒。從外跑進來。向華嬤嬤道。華奶奶。大爺回來了。一時果聽的公子到家了。安太太便合兩個媳婦道。你們出院子接去。這是個大禮兒。兩個連往外走。恰好花鈴兒柳條兒都不在跟前。長姐兒便趕上道。奶奶別忙。大高的台堦子。等奴才招呼着點兒罷。說着。便跟金玉姊妹。迎到當院裡。公子已進了二門。他兩個今日却得了話。迎着夫壻問了三個字。說回來了。公子看見父母。也不及回答。只略一招呼。便忙着上台堦兒。這一忙把長姐兒的一個安。也給就擱了。燕北閒人於長姐兒向來關切不知何以一日比一日關切愈甚 他進了屋子。見過父母。又見舅母岳母。安太太雖合兒子不過十日之別

便像有許多話要說自然讓老爺閒談便聽老爺說道回來了三場居然平穩公子口答應老爺道你的頭場稿子我看過了倒難為你二場便宜你了本是習禮記專經的五个題目都還容易作因問三場呢公子連忙從懷裡掏出稿子來送過去老爺看着稿子太太舅太太張太太纔問長問短太太幾乎要把兒子這幾天吃喝拉撒睡都問到了公子一一答應又笑道都好將就就只水喝不得沒地方見太太纖太太道那可這麼好呢親家太太又問難道連个糞缸也沒有公子道倒不是沒有第一場到了第三天就難了再到了第三場的第三天連那號筒子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兒了沒法兒我憋出了場纔走動時太太嘖了兩聲縐着眉道你聽這麼苦呢安老爺便道然則帶兵呢成日裡卧不安枕食不甘味又將如何舅太太說不是姑老爺一說話我就要班文兒難道出兵就忙的連个毛廁也顧不得上嗎老爺只說一个人不讀書再合他講不清的因又問公子看見幾篇文章公子一一答應了老爺點點頭你的頭場文章幾个相好的也必要看的一閧抄出來那文章卻還見得人太太聽了兒子在場裡摸不着好水喝便問了頭門怎麼也不曾給你大爺倒盌茶兒來呀說着便叫長姐兒你看這位老孺人可謂父母之心無所不至那知有這位慣疼兒子的慈母就有那个善體主人的了孩太太纔叫了聲長姐兒早聽得長姐兒在外間答應了聲喳說奴才來了便見他一雙手高高兒的舉了一盌熬得透滾得到不冷不熱溫涼適中可口兒的普洱茶來口這盌茶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其理卻不可解（皮裡陽秋只好以不解解之）口只見他舉進門來又用小手巾兒抹了抹盌邊兒走到大爺跟前用雙手捧着茶盤翅兒倒把兩腮膊往兩旁一撬纔遞過去原過為得是防主人一時伸手一接有个不留神手碰手這大約也是安太太平日排出來的規矩大爺接過茶去他又退了兩步這纔我補着請了方纔沒得請的那个安大爺是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遠遠的兒合着腰兒虛伸了一伸手說起來這纔回頭過去喝了那盌茶那長姐兒一旁等接過來纔退出去這段神情兒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家生女兒的排場今則不然又是怎的情形呢不消提起卻說公子此時纔得騰出把程師爺並他丈人不同來的原故回明又問了問父親近日的起居周旋一陣舅母岳母安老爺道你也鬧了這幾天了歇歇兒去罷公子纔得出來金玉姊妹兩个正在那裡給婆婆舅母裝烟那位親家太太總是自已揉了烟袋了頭點去安太太接過烟袋去看他姊妹一時還有些不好意思口笑着答應太太道

告訴你們作了婦道夫婦之間這个大禮兒斷錯不得錯了人家倒說話二人纔答應去了及至到了自己屋裡小夫婦三个自然也有一番儀節情致張親家老爺也回來安老夫妻坐談了一刻便過女房中去安老爺因他也須到家歇息便說過日再備着奉請隨又帶着公子親自過去道安張太太也殺雞為黍的給他那老爺備了頓飯這日裡邊正是舅太太給外甥接塲他合家借此補慶中秋接着連日人來人往安公子也出去拜了兩天客那時離出榜還有半月光景這半月之中凡是下塲的最好過也不好過塲後榜前千端萬緒一部廿四史從何說起最好過也最不好過八字可以括之好過的是磨盾三年算完了一大事且得消閑幾日不好過的是出得塲來看看臉上都像个中的只疑自己不像回來再把自己的詩文摩擬却也不作孫山外想及至看了人家的覺自己塲作不及他人出色方寸中是頃刻樓台頃刻灰燼寸心得失起伏迴環千言難盡頃刻樓台頃刻灰燼八字可以括之轉消閑不耐煩安公子更是个要好的人何況他心裡還比人多着幾層心事覺得望着放榜那个日子更有个挨一刻似一夏的光景只這風雨催人也就重陽節近再整貢院裡衡鑑堂那三位主考却說他三位自八月初六日在午門聽宣見欽點入闈一面吩咐照例封門迴避自己立刻從那午門進了貢院那些十八房同考官以至內簾各官也隨着進去關防起來便有順天府尹捧到欽命題目三位主考折了封十八位房官一齊上前打躬恭見就請示主考的意旨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以憑遵奉去取那位大主考方老先生便先開口說道方今朝廷正在整飭文風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若止靠着才氣遮飾陳言便不好濫竽充數那一位方公也附會道此論是極近科的文章本也華靡過甚我們奉命來此若不趁此着實洗伐一番伊於胡底諸公把這話奉為準繩罷那位頡頏主考也隨着人云亦云眾房考都曉得二方的文章向來是專講枯淡艱澀一路的便是文章是件有定評的公器所謂羽檄飛書用枚皋高文典冊用相如怎好拿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圍範大家心裡都竊以為不然又不好爭得只得應着下來依然各就所長憑文取士不想內中有个第十房的同考官這人姓婁名養正號蒙齋是陝西拔貢出身游刑部主事乃偽周天冊萬歲武則天時候宰相婁施德之後他年輕得了選拔究欠些瘟氣因此一登仕途久之弄成一个執性矯情的謬品因此等閑人輕易不去傍他他却又是專摹二方的文章發的科甲因此聽了那二位方老先生的議論大是佩服便高談潤論贊襄一番眾人也不去撥駁默然而退安公子的功名已是早

被安老爺料道有些拿不穩了。那知天下事陽差之中。更有陰錯。偏偏公子的那本硃卷恰恰分到這位婁公手裡那日正逢脫簧已過酒醉飯飽有些顛然他點上盞燈了壺茶批那些卷子披閱起來請問他那等一个穿刻刻覺的人閱起文來豈有不寧遺漏濫的理當下連閱了幾本都覺少所許可點了幾个藍點丟過一邊隨又取過一本來看了成字六號却是本旗卷見那三篇文章作得來堂堂富麗真个是玉磬聲聲响金鈴个个圓雖是不合他的路數可奈文有定評他看了也知道愛不釋手不曾加得圈點便粘了批語纔想印上薦條加上點圈薦上堂忽然轉念一想道不可。一則大主考既是那等交在先況且這卷子又是本旗卷知是个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儻薦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認作我有意要收這个瀾門生我的清操何在（大人理欲之界其辨甚微因物付物而已無與焉斯已矣乃因我之清操而計及門生之瀾主考之疑不疑以此為君子之為己則聖人之毋我其謂之何）便把批語條子揭下來就燒了在卷子隨意點了幾个藍點子也丟在一邊又另取了一本放了面前閱看只在看着只聽得窗欞之外一陣風兒掃得窗欞紙簌落落的响吹得那盞燈青焰焰的光搖不定他不覺一陣寒噤連打了兩个呵欠一時困倦起來支不住便伏在手下在那本卷子上待睡纔合上眼恍惚間見簾櫳動處進來了一位清癯老者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仙骨姍姍手中拖根過頭拐杖進門先向他打了一躬他以夢中見那人來的詫異禮也不還便問道汝何人也無故到我這關防重地來何幹只見那老者藹然和氣的答道正是子何人也因把那枝拐扶指定方纔他丟開的那本卷子說道此來特為着這本成字六號的卷子報知足下此人當中他只一聽話覺得是說人情來了便一臉秋氣說道怎的我問你是何人你也自道你是何人況我奉命在此衡文便是此人當中文衡雖掌我不中他其奈我何要你來干這閒事又聽那老者說道郎官不可這等執性士先器識果人不足取文於何有何況這人的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你不中他又其奈天何他那裡信他這話便說道我婁某自來破除情面不受請托那老者嘆了一聲道不想這人果的這等不明理此事還須大費周折他聽得當面給他出了這等兩句考語就待站起來奪了那老者去不想纔待起身便跌了一交爬起來眼前不見那个老者看了那盞燈有寸許長結了兩个鬼燈花向着他亂動他才悟道方纔經是者夢呆了一刻說道然則夢中所見的鬼也非人也可見我這圖浩然之氣也唬得退的不要理他說着剪了燈花仍待批閱他手下那本卷子及至一看可然作怪那一卷倒丟過一邊

手下放的依然是成字六號那卷他正在詫異聽外又起了一陣風只聽那陣風頭過處把房門上那个門帘刮得臉了進來又閃了出去高高撳起從門外進來了一位金冠紅袍的長官他見那位長官不是尋常裝束不道那浩然之氣也就有些害慌連跕起來避在一旁問道尊神何來有甚指教只聽那神道說道你既知吾神何來還悟不到吾神來意也是為着成字六號這人當中卻講那个婁主政見那神說也為着那本卷子而來便他立刻反揮了兩隻眼睛說道這事又與神道何涉要來攙越從來說聰明正直為神謂神聰明我婁某也不懞懂謂神正直我婁某也不偏邪便是神道一句話不曾說完只聽那神道大喝了一聲道咗住口他底下這句話大約要說便是神道來說這个人情我也不答應誰知那神道的性兒也是位不讓話的不容他往下說便兜頭一喝說道狂徒看你讀聖賢書司舉錯權雖是平日性情失之過剛心術還不離乎正所以那位老人家纔肯把天人響應的道理來教誨你你怎的讀書變化氣質倒變成這等一副氣質來可不是不知教誨麼說罷聲色俱厲二目神光炯炯直射到臉上來直唬的一身冷汗他戰兢道尊神宥我愚蒙留此體面待婁養正速把這本卷子薦上堂去勉贖前愆何如便連拜个不往那神道才有些顏霽了說道既知悔悟姑免深求他只道那神道說完這句便好走了不想那神道不往外走卻轉向裡來他爬起來回頭一看只見方才夢中的那位老者老者正不知甚麼時候進來早端正坐在那裡又見那位神走到那老者跟前控背躬身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那老者笑了一聲道不想這樣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也要等你們戴紗帽的來說纔說得成便站起來一同出門而去便聽得外間的門風吹亂响唬得个婁主政骨軟筋酥半晌彈不得良久聽得沒些聲息了纔把着帘子向外一望那門依舊虛掩他那个跟班的卻睡倒在一張板橙上他纔叫醒了人剪亮了燈重新把安公子那本卷子加起圈來加了批語打了薦條聽了更樓上的鐘鼓還不曾交打三更打聽得堂上主司正在那裡閱卷他便整了衣冠拿了那本卷子薦上堂來主考接過來不看文章先看了是本漢軍旗卷便道漢卷子已經取中得滿了額那婁主政見不中他那本卷子那裡肯依便再三不肯下堂把二位主考磨得沒法了大主考方公說道既如此這本只得算个備卷罷說着提起筆來在卷面上寫了備中兩个字你道這備卷是怎的一意思凡遇科場考試定要在取中定額之外多取幾本備中的卷子一來預備那取中的卷子裡臨發榜之前忽然看出个不合規式便

在那備卷中選擇一本補中。二則叫些讀書人看了。曉得榜有定數。網無遺才。也是鼓勵人才之意。其三也為給眾房官多種幾株門外虛花桃李。他把房官薦卷比作結胎。主考取中比作弄璋。中了副榜比作弄瓦。到了備卷。依然不中。比作个半產。是一樣落了地。還得備手本送贄見去拜見薦卷老師。便同那結了胎纔歡喜幾日。依然化為烏有。作了榜外舉人落了第。然則此刻的安公子。已就是了。可憐他闔家還在那裡沒日夜的盼望出榜高中。這便是俗說的世間沒个早知道。也卻說這年出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這天前兩天內外簾的主考監臨。便隔簾商量因本科赴試的士子。較往年既多。中額自然比往年也多。填榜的時候。便須較往年寬展些。纔趕得及。因此到了九月初九這日。纔得辰刻便封了貢院頭門。內外簾撤了關防。預先在至公堂正中設了三位主考的公案。左右設了二位監臨的公案。東西對面排列着內外監試。合十八房的坐次。又另設了一張桌兒。預備作彌封後標寫中簽。照發填榜。當地設着一張丈許的填榜長案。大堂兩旁。堆着無數的墨卷箱。承值書吏各司其事。還有一應委員房吏差役以至跟隨人等。擁擠了一堂。連那堂下丹墀裡。也站着無數的人。等看這場鬧熱。那貢院門外。早屯着無數的報喜的報子。這班人是老早花了重價。買轉裡面的書辦。到填榜時候。折出一名來。就退出一个信去。他接着便如飛去報。圖的是本家先一天得信。他多得幾貫賞錢。不一時。預備齊集。點鼓升堂。主考離了衡鑑堂。來到至公堂。合臨相見。各官三揖。恭謁已畢。便有內簾監視。領了內簾承值官吏。把取中的硃卷。送公案上。先把五魁的魁卷。放在當中。又把第六名以下的中卷。一束挨次排得齊整。然後纔把那束備中的卷子。另放一處。向例填榜。是先從第六名填起。全榜完了。然後倒填第五名。這个原故。只在這兒女英雄傳。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已經交代過了。當下只見那位大主考歸坐。後把前五魁魁卷。挪了一挪。伸手先把那中卷裡頭一本第六名拿起來。照號另了墨卷。折出來。大家一看。只見那卷上的名字。叫作馬代功。漢軍正白旗人。原來這人的乃翁作過南監。學他本身捐了个候選同知。其人小有別才。未聞大道。論他的人情。填詞覓句。無所不能。便是弄个調弦。也無不會。是个第一等輕薄浮浪子弟。卻正是那位漢臨大人當日未發以前。來京就館時候。教過一个最得意瀾學生。如今見第一卷取中的。便是他。不禁的大叫道。易之中了。這人正是我的學生。聰明無比。他家要算个大族。他的表字易之。別號叫作竇山。不惟算得他們旗人中第一个名家。竟要算北京第一才子。三

位老前輩今日取了這門生纔叫作名下無虛主司有眼（不讀別樣單讀有眼讀至下下文乃至讚若從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無有眼之人得來可稱雙絕）不信等他晉謁的時候把他那刻的詩集要來看是杜李復生恰好這卷正那位婁主政薦的那位大主考方公取中的總得這話也十分得意便道這所謂文有定評可見我這雙老眼竟還不盲（不得意別樣單得意不盲）那位監臨大人便把他硃卷捧在手裡吟哦那邊承書中簽的兩个外簾官早已研得墨濃蘸得筆飽等着對過硃墨卷便標寫中簽不想得那位監臨大人看着那本卷子忽然地嚷起來道慢來為他這首詩不曾押作官韻呀方老先生聽了也不說異說不信這等的事想是謄錄謄錯了對讀官不曾對得出也不可知急把墨卷取過來親自又細對了一番可不是忘了押官韻了是甚麼呢（有眼有眼不盲不盲）怔了半日望着大家道這便怎樣偏偏是个開榜第一人不但不好將就而且不便斡旋此時再要把通榜的名字一个个推上去那卷面上的名字都要改動更不成句說話了我們就向這備卷子對天暗卜一卷補中了罷以為怎樣眾人連說言之有理說着大家都站起來那大主考便打開那一束備中的卷子挑出幾本合字號的來擱在一處立刻秉了一片為國求賢的心必誠必敬望空默祝了一遍先用右手把那挑出來擱在一處的幾本備卷抖散了（漢軍既有漢軍之額勢不從漢軍備卷內挑取補中故斗胆增易數字）他的左手還有些信不過他的右手又用左手掀騰了一陣暗中摸索出一本來一看正是那位婁主政力爭不退的成字六號那一卷連忙叫了坐號吊墨卷來拆開彌封一對只見那卷面之上正是安驥兩个字大家看了那个驥字纔悟到个表字易之別號會山的馬代功竟是替這位不稱其力稱其德的良馬人代天功預備着換安驥來的只可憐那个馬生中得絕高變在頃刻大約也因他那浮浪輕薄上就把个榜上初填第一名斷送个無踪無影此時真落得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了這等看起來功名一道豈惟科甲便是一命之榮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難望以立德事業起不然只看世上那班分明造極登峰的會變生不測任也爭強好勝偏逢用違所長甚至眼前纔有个轉機會被他有力者奪了去頭上非沒个名器會教你自問作不成九事固是天公的遊戲弄人也未必不是自巳的暗中自悞然則只吾夫子這薄薄兩本論語中為山九仞一章便就有了無限的救世婆心教人苦口兒如人廢而不讀讀而不解解而不悟悟而不信何郤說至公堂上把安驥安公取中了第六名舉人占了先聲當下那班折封的書吏便送到承書中簽的外簾官跟前標寫中簽郤用尺許長寸寬的

紙酣墨飽的寫了他的姓名旗籍又有承值宣名的書吏雙手高擎站在中堂高聲朗誦的唱道第六名安驥正黃旗漢軍旗籍庠生唱了名又從正主考坐前起一直纔到十八位房官坐前轉着請看了一遍然後纔交到監試的外簾官填榜外簾官手裡就有承值填榜的書吏用盌口來大的字照樣謄寫在那張榜上此時那位婁主政只樂的不住口念誦有天理想起那日夢中那位老者說的他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覺得幽暗之所沒一處不是鬼神鬼神有靈沒一事不上通天地然是令人起敬起畏卻說場外那一起報喜的一個個擦拳摸掌的都在那裡盼裡頭的信早聽得他們買下的那班線索隔着門在裡面打了个暗號便從門縫中遞出一个報條來打開看了看是第六名安驥五个字內有个報子正是當日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去報个喜的（只緣作者要提往事何妨報子仍是舊人）他得了這个名條連忙把公子的姓名寫在報單上一路上一个接一个的傳着飛跑那消个時辰早出了西直門過了藍靛廠奔西山雙鳳村而來再說安老爺自從得了初十揭曉的消息便慮到這日公子儻然一个不中在家裡面面相覷未免難過又有自已關切的幾个學生也盼中不中的確信只是住在離城窵遠既不好四處遣人打聽便是自已進城候信又想起太太媳婦在家也是懸望他們正在為難恰好這一班少年從出場起便熱鍋上螞蟻的一般到了這日那裡還在家裡坐得住因初十日出榜先一日准可得信便大家預先商量着在內城西山兩下相距的一个適中之所找了座大廟那廟正是坐梓童廟廟裡也有幾處點綴坐落又在着許多善書的板片是个文家聚會的地方是日也約了安公子一同在那裡疎散一天作个題糕雅集便借此等榜公子回知了父親安老爺也以為可他到了重陽這日早起便換了衣裳催齊車馬見過堂上回明要去安老吩咐他道你只顧去大家談談到好消遣家裡得了信自然給你送信去儻然你那裡得了信就即刻回來如果兩地無信像你這樣年紀再多讀兩年書晚成兩年名也未始非福公子也領會得是父親慮到自已不中先慰藉一番苦心只聚精會神答應不遑他顧倒是安老爺只管說着話耳輪中只聽得二門外人語嘈雜纔回到要問只見張進寶從二門跑進來華忠隨緣兒父子兩个左右架着他的膀子他跑得吁吁帶喘晉升等也跟在後面安老爺正不知甚麼事只見張進寶等便高聲叫道老爺太太大喜奴才大爺高中了安老爺算定了兒子這科定不得中不想這時候便有喜信聽了這話呵了一聲站起來發腳就往院子裡跑直迎到張進寶

跟前問道中在第幾名。便從他手裡搶過那幅大報單來。打開一看。見上面寫着捷報貴府安老爺榜名驥。取中順天鄉試第六名舉人。下面還寫着報喜人的名字。叫作連中三元。安老爺看了。樂得先說了一句謝天地。不料我安學海今日竟會盼到我的兒子中了。手裡拿着那張報單。回頭就屋裡跑。只个當兒太太早同着兩个媳婦也赶出當院子來了。太太手裡還拿着根烟袋。老爺見太太赶出來。便湊到面前道。太太你看他這小子。他中也罷了。虧他怎麼會中的這樣高。太太你看這个報單。太太樂得來接。去了。雙手卻捧着根烟袋。一个忘了神。便遞給老爺。妙在老爺也樂得忘了。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報單上的字。一長一短。念給太太聽。因喜生忙。因忙生錯。寫得淋漓盡數。還是張姑娘看見說。喲。怎麼公公樂的把个烟袋遞給婆婆了。只這一句。他纔把公婆說倒了過兒了。何小姐聽見。連忙拉了他一把。笑道。你怎麼也會樂的連公婆都認不清楚了。張姑娘纔覺得這句話是說掉了。忍着笑扭過頭去。用小手巾握着嘴笑。也顧不得來接烟袋。何小姐早連忙上去。把公公手裡的烟袋接過來。重新給婆婆裝了烟袋。安老爺大笑。一時大家也笑。老爺還在那裡講究說。怎的十名以前。難得有一兩个旗人。而且這第六名。便算个填榜的頭名。太太同兩个媳婦聽着。只是滿臉堆歡。不住口的答應。這个當兒。只不見安公子。你道他那裡去了。原來他自從聽得大爺高中了一句話。怔了半天。一个人跕在屋裡。臉是漆青。手是冰涼。心是亂跳。兩淚直流。在那裡哭兒的上心來。都有這番感情。及至問他。也說不出來。何況安公子倫常處得與眾人不同。境遇歷得與人不同。功名來得與人不同。他的情與人不同。此時自然應該有這副眼淚。卻說他一時恐怕滿面淚痕。惹得二位老人家傷感。忙叫柳條兒搵了个熱手巾來。擦了臉。便出去。讓父母進屋子歇息。安老爺安太太這纔覺出太陽地裡有些曬得慌。來大家纔進了屋。便見晉升手裡拿着兩副全帖進來回說。程師爺給老爺太太道喜。說了。且不驚動。老程師爺神情留於第三十七回發少程師爺學問留於第三十八回發揮此處道喜遂以且不驚動四字揭過。等老爺一閑再請見。奴才都道答過了。說完。又回說。張親家老爺聽見信。回家換衣裳去了。大約少刻就進來。安老爺聽見。便叫把帽子拿出來。預備着。原來安老爺雖止一个七品頭銜的金角大王。看着這頂丈夫之冠。卻鄭重。平日都是太太親自經理。到了太太分不開身。只那个長姐兒。偶然還許伺候。戴一次帽子。等閑不准上手。到了那个長姐兒伺候老爺戴帽子。欵式大有講究。不搦頂子。不搦帽沿兒。只把左手架着帽子。右手還預着小鏡兒。先把左手帽子遞過去。請老

爺自已搦着頂托兒戴上。把鏡子向後一閃。對准了老爺臉盤兒。等老爺把帽帶正了。還自已用手指頭。在帽沿兒彈
一小兒。作足了彈冠之慶。他纔伸手遠步。撤了鏡子退下去。誰知那日正值老爺叫預備帽子。偏不在跟前。原來他從
安老爺會試那年。便聽得第二日出榜。果然中了頭一日就可得信。算計着大爺這次鄉試。明日出榜。今日總該有个
喜信兒。從半夜裡就惦着這件事。纔打寅正。他就起來。記得老爺中進士的時候。是天將亮。報喜的就來了。又記不真
是頭一天是頭天是當一天。因此從半夜裡盼到天亮。還不見着个信兒。就把他急了个紅頭漲臉。及至服侍太太梳
頭。太太見他這个樣子。問道。你只是怎樣了。他只得說。奴才有點頭裡痛。想是吃多了。太太最疼只了頭如兒女一般。
忙伸手摸了他的腦袋。說真个熱的。你給我梳了頭。回來到下屋裡靜靜兒的躺一躺去罷。一想。儻然果的沒信了。今
日這一天的悶葫蘆。可叫人怎麼打呀。倒莫如遵太太的話。睡他一天。因此扎在他那間屋裡。卻坐又坐不安。睡又睡
不穩。沒法兒。只拿了骨牌。過五關兒。心裡要就那拿的開。拿不開上。算上占卜卦。不想一連三回兒。都沒拿開。他正在頭
悶不想這个當兒。一个小了頭從老遠的跑了來。叫道長姑娘。不會出來。他便說道。一个女孩兒家。總是這樣慌張。忙
的是甚麼。把个小了頭子不敢多言。他纔問道作甚麼來了。那喜兒纔說道。張爺爺纔進來。說大爺中了這一句。他在
屋裡圈不住了。忙勻了粉面油頭。又帶了簪了。換了衫兒襖兒。來到上房。恰好正是安老爺叫他拿帽子。太太見他來
了。說你這小孩子。又跑出來了。他笑回道。家裡這个樣兒大喜事。奴才就怎麼疼。也該掙扎着出來。安太太覺得這个
了環心腸兒熱。知機董事。便道好。老爺要帽子呢。他答應一聲。進了屋子。舉着帽子鏡子出來。就奔了大爺跟前。大爺
只道他要叫自已轉遞給老爺。纔接到手裡。早見屈着身子。往下一就。雙手捧着帽鏡兒。對准了公子那副潘安宋玉
一般。有紅似白的臉兒。就像伺候着大爺往腦袋上戴。及至着見大爺戴着帽子呢。他纔悟出失了點兒神了。幸而公
子是个老誠少年。更加老爺是位方正長者。一邊不着意。一面不曾留心。事有湊巧。這个當兒。張親家爺進來了。老爺
道。你就給我罷。又何必轉大爺一个手。公子趁這句話。便替他把帽子遞過去。老爺忙的也不及閒那套戴帽子的款
兒。急急戴上。便出迎張親家老爺。去那長姐兒只就這陣忙亂之中。拿着鏡躲進屋裡去了。卻說張親家老爺進來。一
面作揖。道喜說道。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大喜。你是你二位的德行。我們姑爺的學問。我們這位何奶奶的福氣。連我閨

女也沾了光安太太道這是他們造化親家老爺也該喜歡安老爺道。都是我兒女彼此共之却說公子這日要上梓童廟原穿了便衣見泰山都換了袍褂進來了。自己也忙着回家換衣裳張姑娘便趕過去打發他穿張親家老爺見過何小姐纔要找女兒女婿道喜不曾說出口。只聽舅太太從西耳房一路嘮叨來了。口裡只嚷道怎麽件大喜的喜信兒來了。偏偏兒的我要上茅廁完了汕手就跑了來。我快見我們姑太太安太太聽見笑道。這事怎麽了樂大發了說着早見他拿着條布手巾。一頭說。一擦手。一頭進門纔想姑老爺在家裡。還有個張親家老爺在這裡那樣廠快爽爽利人也就會把那個半老秋娘的臉兒臊了個通紅也虧他那廠快爽利便把手裡的手巾。撂給跟的人綳着個臉兒給安老爺道了喜。便着拉他們姑太太道妹妹這可是你一輩子弟。一件可樂可喜的事。你只說我樂大發了。你再不想你們却是一重喜。或是三重喜也。算得我中了。也算得我女婿中了。你們想我這个女婿。還不抵我一个兒子嗎可不是三重喜。你們怎麽怪得我樂糊塗了呢。安老夫妻聽了大樂。安老爺一个不苟言不苟笑的人。今日也樂得說句趣話兒。便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聖門絕無狂語。大姐姐你可記得。我說那出起兵來卧不安枕食不甘味的話。你只道不信出兵忙的連茅廁都顧不得上來。可見性情之地是一絲假借不來的大笑他自己也笑合這陣大樂。纔給張親家老爺道喜。正要找張太太道過喜。好招呼他小夫妻三个。滿屋裡一找只不見這位張太太因為張親家呢。我洗手的个工夫兒他都等不得呢這會子又那裡去了。安太太道沒見過來。必是到小屋裡去了。說着公子換了衣裳同張姑娘一齊過來問了。說不曾過去。張姑娘說。一定家去了。張親家老爺說我方纔從家裡來。沒碰見他這一陣查親家太太鬧得舅太太也沒得給他們小夫妻三个道喜。張姑娘忙着叫人出了二門纔到他家裡問了一回說沒家來。舅太太道別是他也上去廁去罷。張姑娘說我也想到這裡纔叫柳條兒去了。回來說三四个茅廁找到了也沒有親家太太當時大家都納悶詫異張姑娘急得綳着个眉頭兒乾轉。說媽這可那兒去了呢。他父說道姑娘。你別着急呀張姑娘咏了一聲說。爺你老人家這是什麽話呢。說罷扶了柳條兒親自又到後頭去找。何小姐的腿快。早一个人先跑了裡頭去了。安太太舅太太也叫人跟着找張老同公子只不信他不曾回家。又一同出去。找了一回。順着連何公祠兩个嬤嬤家都問到了。影向全無。兩位少奶奶帶着一群僕婦了環上下各屋裡甚

至茶房食房都找遍了。不見了張親家太太。一个花鈴兒。一个柳條兒。一直跑到後院西北角上一座小樓兒跟前。張姑娘還在後面跟着柳條兒嚷道。好了。有了。太太的烟袋荷包在這地下扔着呢。原來這樓。還在安老爺的太爺手裡經那位風水司馬二爺的老人家看過。說遠遠的有个山峰。射着這邊主房。正在白虎尾上。嫌那股金氣太重。呌在這主房的乾位上。建起一座樓來鎮住。安太翁便供了魁星。至今安太太初一十五。拜佛。總在這裡燒香。張太太來的時候。也上過去。他見那魁星塑的赤髮藍面。鋸齒鐐牙。拏着一身筋疙疸。蹺着赤腿。兩隻圓睛直瞪着他。他有些害怕。輕易不敢上去。後來聽得人講究魁星是管念書的人中不中的。他為女婿初一十五必來樓磕个頭。却不敢進那个樓樓。今日聽得姑爺果然中了。便如飛直奔到這裡來。大着胆子上去。要當面叩謝魁星保佑。便把烟袋扔下。一个人爬上樓去了。及至柳條兒看烟袋荷包這一嚷。何小姐道。放心罷。有了東西。就不愁沒人了。他那雙小脚兒飛快跑在樓跟前。摟起裙子來。三步兩步。跑上樓去。一看。張太太正閉着兩隻睛。冲着魁星把腦袋在那樓板上碰的山响。嘴裡可念得是阿彌陀佛。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真是驢唇不對馬觜）何小姐不容分說。上前連拉帶拽。纔把他架下樓來。恰好正遇張姑娘帶着一群人趕了來。張姑娘一見。便說媽這是怎麼說呢。可跑到這兒作甚麼來呢。他道。姑奶奶。你看姑爺中了。這不虧魁星老爺呀。要不給他磕个頭嗎。何小姐道。好老太太。你別攪了我。沒把个妹妹急瘋了。公婆也是急得了不得。快走罷。安老夫妻也得了信。安太太合舅太太說。這我這位老姐姐。這麼个寔心眼兒。安老爺道。所此謂其愚不可及也。（可作張太太傳總評）一時大家簇擁了他來。安老夫妻不好再問他。只說親家。你寔在是疼女婿心盛了。他也樂得不分南北西東。進了門兒。兩隻手先拉着兩个媳婦道了喜。（安老夫婦。金玉姊妹。此時此際尚不能無誤。張太太之誤。更又足筭）然後又亂了一陣。外邊後來的報喜的。都赶到。眾人擁進大門來。嚷得是秀才宰相之苗。老爺今年中了舉。過年再中了進士。將來要封公封相。轉年四月裡報喜的還來的。求老爺多賞幾百吊罷。嚷得裡面聽得遍清閤家大樂。公子只纔恭敬放下袍袖兒來。待要給父母行禮。安老爺道。且你聽我說。這喜斷不得差。但是恰遵功令。自然仍以明日發榜為准。何况我同你都不叩謝過天君佛祠。我兩老怎好便受你的頭。你只給我同你娘道了喜。好見過你舅母岳父母。公子便雙腿跪下。給父母道了喜一樣給舅太太張老夫妻道了喜。安老爺安太太。又呌他夫妻交賀。一時裡外男女家人齊叩賀完了。又給爺奶奶道

喜。公子連忙出了屋子。把張進寶拉起來。二位奶奶這裡便招呼兩个嬤嬤周旋長姐兒。一時舅太太望着公子道。這你父親可樂了。張太太又問他說。我們姑爺。令兒這个就筭八府巡按了不是呀。舅太太道。將來或者也作得到。令兒個還略些早兒。安老爺聽了這話。便長吁一聲道。太太。這不當着二位親家舅太太在這裡。我一向有句話。却從不曾說起。玉格這个孩子。一定說望到他台閣封疆的地兒也不敢作此妄想。只我自已讀書不曾給國家出得一分力。不曾給祖宗增一分光。今日之下。退守山林。却探望這个兒子。完我未竟之志。又愁他沒那福。克繼書香。不想今日幸天之幸。也竟中了。且無論他此後的功名富貴何如。只占了這个桂苑先聲。已經不負十年我課子的這番苦心。出了我半載作官的那場惡氣。這正是不須伯道傷無子。生子當生寗馨兒。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釃酒酬師

話表安老爺家一聲報道。公子中了。並且高標第六。闔家歡喜非常。道賀已畢。要打點公子進城。預備明日揭曉後拜老師。會同年。再去梓童廟。赴那題糕雅集。正要着人去辭謝。不好措詞。恰好梅公子聽說公子中了。因遣人來打聽果然。恭喜了。便請公子即不必赴約。安老爺又專人前去道答。一時諸事停當。纔打發公子進城。公子辭謝父母出來。又到書房見過先生。然後纔動身。再講場中那天填完了榜。次日五鼓。送了順天府懸掛起來。安公子同下的那班少年。只莫世兄中了。托二爺中了个副榜。餘皆未中。那場裡的三位主考。拜榜後也便隨着出場覆命。那些內外簾官。各歸寓所了。單講安公子那位房師。婁主政這个人。雖生長風高土厚地方。性情偏於剛介。竟面目不失其真。因他天理中雜了人欲。就不免弄成一个乖僻性情了。自在場裡經了那番。雖方剛正直。要認定情理。不是鬧得脾氣的。早力改前非。漸歸平易。因此出場後便急於盼望這个第六名門生安驥來見。要看他究竟是怎的个人。好細問他。恰好這日。安公子第一个到門拜見。投進手本去。他看了。連忙道。請。安公子早已裼襲而來。他一看。見是个風華濁世的佳公子。先覺得人如其文。當下安公子鋪下拜氈。遞過贄儀。拜下。他也半禮相還。安公子站起來說道。門生年輕學淺。蒙老師栽植。知感知勉。只是閱歷未深。躰用未備。此後全仗老師教誨。他便一把拉住公子的手說道。年兄。你我諸話莫談。我且問你。你平日作過一樁甚的大事。大陰德事。先講來我聽。公子被他這一問。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答道。門生在家閑

户讀書。凛遵庭訓。不過守着幾句入孝出弟的常經。那裡有甚陰德。便是有。既曰陰德。門生又怎的自己會曉。婁主政
一聽這話。心裡說道。這个門生。且莫合他講文章。只聽說話。就此我適此。便又問道。然則一定是尊翁大人。平日有个
甚麼大功德行了。公子忙道。門生父親。平日却是認定一片性情。一團忠恕。身體力行。便是教訓門生。也只這个道理。
要定說那一椿。是功行。門生却一時指不出來。他聽了。早大聲急呼的說了一聲。如何。安公子此時。如何想得到他聽
他說的這等離奇。倒覺駭異。不禁問道。請示老師。這話因何說起。他纔恭肅其貌。鄭重其詞。說道。年兄。你今日來修來
見我。其寔慚愧。你這舉人。不是我薦中的。並且不是主司取中的。說着。便把他在場裡閱卷。到填榜。目擊安公子那本
卷子。怎的先棄後取的情形。從頭至尾。不曾瞞得一字。向這个門生。盡情據寔告訴了一遍。還道。賢契。你看這段姻緣。
得不謂之天平。儻然不是那个老人。那位尊神。鬧我悪夢。祇我婁蒙齋家一世罷了。豈不被我斷送了一个真功名。理
沒了你三篇好文字。莫講我今日之下。沒福合你作个通家。呢。我婁蒙齋這場任性違天的罪過。可也不小。你回去務
必要替我請教尊翁。這老人合那尊神。端的是怎生一个原由。我是要把這節事。刻在科場果報裡邊。佈告多士的安
公子聽他講了半日。早已悟到講的那老人。所說的子何人也那句話。自然該是自己祖岳老孝廉何煌。那位尊神所
說的吾神何來那句話。一定便是自己的岳父新城隍何祀了。但是想了今日初謁師門。怎得有工夫細說。只得說道
雖說如此。究竟仗着老師薦力的成全。纔得僥中。那房師聽了大喜。茶添二道。論了安公子的詩文。又細問安老爺的
官階年紀。纔知是位先達。益加起敬。安公子也便告辭。拜見座師城裡許多應酬。因此拜過座師。便一逕出城回家。在
天地佛祠父母前磕个頭。便在屋裡拜見舅母和岳父母。又去在何家岳父母祠堂先生舘。行了禮。重新回到上房。纔
把他見各位老師的光景。以至他那位房師講的話。細回了一遍。父母閤家聽了。無不驚異贊嘆。何小姐此時想起他
父親來。未免一陣心酸。眼圈兒一紅。只是在公婆跟前。不好悲泣。不想安老爺那邊早已淚流滿面。一面擦着眼淚向
太太說道。我這位恩師再生之意。我不知受了多少栽成。不想他老人家久歸道山。還是默佑這个小子。叫人怎的不
感極而悲。因又吩咐公子道。至于你受你祖岳岳父栽培。從此更加感奮勉圖上進。却不可仗着這番鬼神之德。稍存
一分懈怠。須知天道至近。善悪禍福。其應如响。你可曉得一念不違天理人情。天地鬼神。會暗中呵護。一念背了天理

人情天地鬼神也就立刻不容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你只看他這積字餘字必字何等有觔兩有把握只可豁世人都把他作老生常談讀過去了這玉撿金科靠些才智用事以至骨肉倫常功名富貴轉眼閒弄到湯析淪亡困窮株守豈不可惜當下公子敬聽父親教訓便也越對天地鬼神一般却說安公子見過父母纔回到自己屋裡金玉姊妹今日之下盼得夫婿中了兩个是一團精神張羅換衣裳換帽子這个叫了頭伺候茶水那个又叫嬤嬤預備吃食這个問了番連朝的鞍馬勞頓那个又提了些那日的晴雨寒暄看了他三个這番眤眤女兒喁喁不禁令人要笑不知愁的那个閨中少婦當春日凝妝上那座翠樓的時候忽然看見陌頭一片楊柳春色就後悔不該叫他夫婿遠覓封侯起來那一腔眞眞臨得丟人兒沒味兒却說安公子次日起來依然回明父母進城拜着去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序齒錄送硃卷這些事直等赴過鹿鳴宴拜完了客也就躭延了十餘天早又交了十月纔待回莊園而來到了家只見門前冷清衆家人都不在跟前只有个劉住兒在那裡看門便問他道老爺是在上房裡是在書房裡呢他回道老爺飯後同程師爺往近山一帶閒走去了公子便一路進了二門早聽得太太歡喜之聲隔着玻璃一望原來同舅太太張親家太太帶了長姐兒在那裡鬭牌呢公子進了房子見過母親也說了連日城裡應酬匆忙的些話便問道我父親不在家母親今日到沒事安太太道可不是自從你倆媳婦兒這个家去弄得狠妥當想起也週到我同你父親可就省大了心了這幾天你父親沒事吃完了飯這座在那裡拿着本子瞧書我說這麼好天氣為什麼不學鄧九公也出去閒走走活動活動呢今日纔同你師傅到晚香寺看菊花去了我閒着也是白坐着我們就打起骨牌湖來了你瞧那杌櫈上的錢都是我贏的回來偺們娘兒們商量着弄的兒甚麼吃也難得贏你舅母倆錢兒舅太太笑道輸倆兒罷好容易盼得不到那个揪心牌兒公子也笑了因回頭不見金玉二位便問了頭道兩位大奶奶呢怎麼一个兒也不在這裡張太太道他倆不得閒兒要呀忙了這幾日了太太道眞个的你也家去瞧瞧罷他們今日忙呢公子便出了上屋回到自己院來將進院門只見華忠張進寶戴勤晉林梁材等一干人都站在倒座東邊那間廳前聽着兩位大奶奶屋裡吩咐甚麼話呢他進了院門再奔了那屋裡來聽得屋裡回得一句說爺過來了他姊妹早已臨到堂屋裡便要跟過往房來公子道就在這裡罷坐說着公子先走到裡間只

見靠北牕八仙桌子上。擺着大高的兩格冊子。旁邊又擱着筆硯算盤。公子道。請治公何小姐便笑道。既如此索興讓我們把這點兒事料理完了。偺們好說閒話兒。公子便在靠南一小桌兒坐下。只聽何小姐向窗外叫道。張爺你把他帶進屋裡來。張進寶答應一聲。帶進一个人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戴勤。一見戴勤進來。忽然把臉一沉。問道。我當日派你們幾个人。分管這幾項地的時候。話是怎麼交代的。照數催齊了。獨你拖下尾欠來。是甚麼原故。戴勤忙回道。奴才管的那地裡本有幾塊低窪地。再着今年的雨水大。那棉都受傷了。下欠的。奴才也催過他們。赶明年麥秋准交。何小姐道。這就是你拖欠的原故。難道你們四个人管的地。不是我責承你們。公同均勻搭配齊了。嗎。是獨你管的這項地裡有低窪地嗍。是別人管的地沒種棉花嗍。還是今年雨水大。單在你管的那幾塊地裡了呢。這是莊頭佃戶搪塞你的話。你怎麼也照着樣兒搪塞我來。不如照舊由着莊頭混去。老爺太太。派管租的家人作甚麼。把个戴勤鬧的無言。只低了頭。又聽何小姐發作道。我是怎麼囑咐你的。你經得幾句好話兒。只可是主家的事情。上下的吃氣。竟作臨期自悞。還是我這話囑咐多餘了。衆人只管交齊了。你交齊的不齊。就下的去呢。你把這个道理講給我聽。戴勤聽了這話。連忙跪下說。奴下去赶緊催去。何小姐冷笑說道。你此總催的這差使。第一天。當着老爺太太面前。告訴過你們大家辦好了。老爺太太自有恩典。是大家的臉面。償然悞了。老爺太太的事。那一面兒的話。我就不說了。臨期你們太家原諒我。倒是從你第一个先不原諒我起。說着。把眉毛一抬。眼睛一瞪。望着張進寶叫了聲張爹。你把他帶到老爺書房裡頭。請出老爺的家法。結實打他二十板子。再帶進來見我。戴勤唬得只是磕頭。求奶奶開恩。家人个个屏氣息聲。把个隨緣兒媳婦。只是怪哭悄悄的兒磨着他嗎。急進求戴媽媽。也是着急。不敢進去。聽姑娘勸了一句。說姐姐看着我饒他个初次罷。便聽何小姐高聲說道。妹妹不是怎麼着你我兩个一般兒。況且我正為這是个初次所以纔饒不得他這次。正是个立法之初。饒了這次。衆人都有得說的了。要依然等到公婆操起心來。你我怎麼對公婆。又怎麼對衆人。慢講是他饒不得。假如華奶公有个拖欠。你我講不得。也該是一例的照辦。纔公道。却說安公子。自從去年埋首書齋。偶然在家閒一刻。便見他姊妹兩个三下五除二的不離手。五畝七分半的不離口。因自己一向。正在用功。正不曾留心這事。到弄怎麼个分兒上了。不想今日酬應完了。跑回家來。正上這場熱鬧。一時坐在一旁。既不好伸手。又

無從開口因覺得有些餓了纔叫人揀了幾个甜餑餑來拿起來咬了聽得張姑娘纔說了一句索性連他嬤嬤華忠爹也刮搭上了他也防一說吃个釘子只見張進寶聽得大奶奶吩咐先答應了一聲便跪下去回道奴才有个下情求奶奶恩典廳外的家人都跪下了兩个嬤嬤便也帶了隨緣兒媳婦跟着張進寶跪在屋門外頭何小姐連忙站起來說張爹你快起來有話起來說便叫花鈴兒快把你張爺攙起來又說這事不與嬤嬤相干你倆也只管起來又叫大家也起來張進寶站起來說道這件事戴勤寔在辜負主兒的恩典就是奴才平日也有不是求奶奶開恩可憐他糊塗聽不出主兒的吩咐來再者看他平日差使也還勤謹奶奶賞奴才个臉饒他這次奴才下去催他催去也不用講甚麼秋那天催齊趕緊就交上來要悞了事請奶奶連奴才一併責罰戴勤只在這裡磕頭只聽何小姐坐在上面說道張爹你是个有歲數兒最明白的人我方纔的話却不為他短交這百十吊錢起見你知道的帳上現在也不至于立等這項錢使用也不是不顧家人含怨便是看着我嬤嬤從小兒奶到我這麼大到在跟前也該從寬些但是嬤嬤爹嬤嬤嬤怎麼重也重不過老爺太太去也重不過家裡這个大局去說着又問着公子合張姑娘爺合妹妹可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這二人齊聲答道說的狠是可是張爹方說的只可怜他个糊塗罷說着何小姐早又回頭望着張進寶說道張爹你既怎麼替他說着我看這个老臉兒你還是看着老爺太太待你恩典重的上頭（法行之自近恩歸於所尊）（以之之政則為賢相以之賢師則為良將視威福自擅操西府權者何如）今日權且饒他這等板子也不用你帮他催大約叫他十天八天催齊也不能限他到年底給我交齊說着又從桌兒上拿起一个單子來交給張進寶說你瞧這是我們商量着給你衆人擬出來的獎賞單子打算請老爺太太看了好施恩他是一樣不想不愛這个好看兒叫我可有甚麼法兒呢他這賞只好撤下來罷至于莊頭寬不得你下去就照着我定章程辦法張進寶連答應那戴勤忙摘了帽子碰了陣頭隨張進寶出去兩个嬤嬤合隨緣兒媳婦又進來要磕頭何小姐連忙一把拉住又安慰戴嬤嬤道你可抱怨我我可是沒法兒戴嬤嬤此時感畏不遑當下他姊妹兩个歸着清楚纔同公子過住房來却說安公子見金玉姊妹已經把家裡整理得大有眉目自己的功名纔走得一半途程歇了兩日想到明年會試不得不急着用功恰好一日安老爺偶然走到書房見他擬了幾个題目請老爺看定依課作起文來安老爺看了那題目到都擬的是只是會試工夫却比鄉試難似一

步了。鄉試中後，便算交過排場。明年連捷，固好；不然，還有下科可待。到了會試中後，緊接着便朝考。朝考不取，殿試再寫作差些，便拿不穩點翰林。不走翰林這途，同一科甲，就有天壤之別了。〔可憐在下至今讀之不免心酸〕所以凡有志科甲者，既中了舉，那進士中與不中，雖不可預知，卻不可不預存個必中之心，早盡些中後的人事。這要怎的個盡法呢？只對策，寫殿試卷子這兩層功夫。我的意思，每月九課，只要你作六課的文章，其餘三課，待我按課給你擬出策題來，依題條對。凡是敷衍策題，抄襲策料，以至用些架空排句塞責，卻不一定要認真說出幾句史液經腴，將來纔好去對。你的字雖然不醜，那點畫偏旁，也還欠些講究。此後作文，便用朝考卷子謄正，待我給你閱改。非我見你中了個舉，轉這等苦口求全責備也，慮着你讀書一場，進不了那坐清秘堂，用個部屬中書，已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咳說誰毫釐不千里來咱可憐可憐〕再要遭際不偶，去作個榜下知縣，我便是你的前車之鑒，不可不知。安公子遵守嚴訓，依閉門用功，准備來年會試。早又到了次年禮闈臨近了。安老爺正想着這次不知是那幾位主司進去，不想得了信，這次的大總裁又熟人過多了。原來那時烏克齋已陞了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內務府大臣，莫學士也陞了侍郎，吳侍郎又陞了總憲，三個一齊點進去，正是安公子的兩位先生，一位世兄。不消關節，只看他的路數筆氣，那卷子就亮的了。何況他還是個門裡出身的真實藝業，此番焉有不中之理。看看到了場期，那公子怎的進場出場，〔寫鄉試既詳則會試自當從畧此文家避複法也否則鄉試細寫一套會試細復寫一套直日記賬簿矣朝考用畧殿用詳亦是此意人知細寫處然費苦心須知不細寫處亦從苦心計算起來寫〕等到出榜，又高中在十八魁以內。安老爺一家歡喜熱鬧，緊接着朝考入選，便去殿試。到那殿試策題，問的是經史學漕政轉政四道。安公子經安老爺這幾個月的造就工夫，那本殿試卷子，真作得來經史緯史，寫得來虎卧龍跳。欽派閱卷大臣把他擬定在前十以內。城裡有烏吳莫三位這等一班最關切的人，還恐安老爺得不着信不成，當日就得個密信，暗暗放心。說只要在前十本，無論第幾，這二甲是拿得穩的，綸傳便可望了。卻說到升殿傳臚的頭一天，閱卷大臣先進上前十本去，恭候御筆欽點。那鼎甲一二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的傳臚，以後至六名，甲乙上去之後，那班新進士都在保和殿後左門外候旨，預備欽定下來那個占了前十名，立刻就要預備帶領引見。但是有志之士，人人股足昂頭，在那裡望信。想那前十名鼎甲的三名內中，只有個安公子。此時不但自知旗人，格於成例，向來沒個點鼎甲的，便是他在前十名，也早得了信兒了。心裡暗想

便是取在第十名也在二甲裡但此番回家上慰父母連我那蕭史桐卿那个揷金花飲瓊林酒作夫人的二个難題目我也算交過兩篇卷子因此他只管在那裡一樣的聽信却比衆人心裡落得安置自在只靠在後左門旁邊望着大院裡看熱鬧只見那座宮門的台階兒倒有一人多高正在左門掩着只西邊門開着一扇豹尾森排雀翎拱衛只不听有个高聲說話的看院子裡那些預備帶引見的官員都在乾清門階下伺候聽旨又有這班新進士同鄉同年至親本家都各借公事來關切探聽又有那些跟班的筆政爺們等更要竊聽个消息預備在大人跟前當个鮮明差使大家正盼望見一个奏事黃門官從門裡出來宣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的名字人多一時有聽真的有聽不真的還有站在遠些擠在後面的許多人一个个矮身欠脚長身延頸半日還不曾打聽明白狀元是誰又彼此探問傳說了會子纔知那一甲一名狀元姓奚江蘇人名叫奚振鐘一甲二名榜眼姓董名叫董海宴一甲三名探花便是正黃旗漢軍人安驥二甲一名傳臚却是个姓馬的叫作馬行顯那狀元榜眼傳臚的一班親友聽得歡喜只忽然聽得本科探花點了个旗人人人驚異都說這是在要算本朝破天荒第一人了的紛紛納罕真沒開个眼兒等一會兒聽在下說那知我大清兵民畏法官吏知法大臣執法聖天子神明乎法原來那日進士前十本殿試卷去聖人見那第三本雖然寫作俱佳祇是策文靡麗而欠寔義字體姿媚而欠精神料不是个遠大之氣及至看到第八名安驥這本不但黑圓光潤那策文的經學史學兩條對得本源漕政轉政兩條對得來條條切中利弊天顏大喜便從第八名提向前來定了第三名改作第八名因此安公子便占了一甲三名的探花郎却說後左門的那班從進士見宮門一陣響纓亂動知是卷子下來時候離得越近心裡望得越緊緊接着便是那班帶引見的官如飛而來忽然見一胖子分開了衆人兩隻手捧着大胖子兩條腿蹻落蹻落的跑得滿身是汗張着大嘴一上踥蹀便叫龍媒衆人不知龍媒為誰他一眼看見安公子便跑到他跟前只說了兩个恭喜兩个字便扶安公子的肩膊喘个不住安公子出其不意倒被他唬了一跳定睛一看纔認出是何麥舟但這何麥舟便是安公子當日上淮安的時候同管子金兩个來帮盤川的那人安公子見他這个樣了只問說怎麼了他纔伸了三个指頭說龍媒恭喜你點了一甲三名探花了安公子不信早聽那班帶引見的官兒一名一名叫到他的名字果然一甲三名叫得是安驥安公子此時驚喜交集早同了那九个人一个个跟着

來到乾清門排班大家圍着一看只見狀元清華丰來榜眼凝重安詳到了那个探花氣軒昂溫文儒雅真是冀鼎圭璋熙朝人瑞就連个傳臚也生得方面大耳像是个幹濟之才衆人不勝歎賞那知這草茅新進初來到這禁衛森嚴地方一个个只管是志等雲飛却都是面無人色十个人一班排在那裡只口中念念有詞低着頭悄默聲兒的演習着背履歷不一刻見黃門官站在高台階上說了句引見便魚貫而入帶上引見下來名次不動靜候次日升殿傳臚却說安公子回到宅裡想到這番意外恩榮諸事不顧一心只想飛回去見着父母無如明日便是傳臚大典緊接着還有歸大班引見起宴謝恩登瀛釋褐許多事授了職便要進那座翰林院到任事不由已無法只得先差人回園代躬給父叩喜就稟知所以改點一甲三名的原故却說安老爺到了公子引見這日分明曉得兒子已就取在前十名大可放心了無如望子成名比自已功名念切還加幾倍一時又想到相公的滿州話兒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歷來一時又慮起孩子腼腆怕他跪失了儀從天不亮起來坐在那裡看兩行書擱下又滿屋裡轉一陣寫幾个字閣下又走到院子裡望望等到日已東昇這个心可按捺不住了忙洗了手換上大帽子到了自已講學那間屋子去親自上書架子上把周易蓍草拿下來桌子擦得干淨佈起位來必誠必敬揲了回蓍草卜卜公子究竟名列第幾揲完却卜着火地晉卦一看那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三句便有些猶疑心裡暗道四大聖人這兩卷周易誠然是萬變無窮我點這點易學却也有幾分自信的今日卜得這一卦我竟有些講解不來按這个晉卦的卦象火在地上自然是个文明之兆康字豈不正合安字的字義馬字又是个驥字的左畔分明是王格的名字了這日三接不消說是个承恩之意我心裡却卜得是他的名字難道會名列第不成麼那有个旗人會點了探花之理你老不知道辭讀卷大臣大臣時旗人還會點狀元哩不是這等解法又參詳了半日說呀不妙了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罷說着又自已搖頭說益發不是從沒个前十名會改三甲的況且他那菜底子我看過的若說有甚麼毛病那班讀卷的老前輩都是何等眼力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名呢越想心裡越不解便收拾起家回到上房把這段話告訴太太合舅太太舅太太說姑老爺你不用儘着猶疑了因指着金玉姊妹兩个道前兒个我們娘兒三个說閒話兒還提來着說你們一家子只管在外頭受了一場顛險回到家裡倒一天比一天順當起來了你姐兒倆提起張親家母去年的話來還笑說這底下還要搶頭名狀元作八

府巡按呢我說你們倆不用笑瞧你們老爺太太居心行事再碰上你們家的家運只怕我們這个少姑爺子竟會點个鼎甲放了巡按瞧瞧是應了我的話了不是安老爺笑道這个怎的合那先天圖易講得到一處只見晉升忙跑進來說有位老爺拜會老爺老爺道到底是誰要拜會我晉升道這位老爺沒來過奴才不認得奴才方纔正在大門板橙上坐着見這位老爺騎着匹馬老遠的就飛跑了來到門口下了馬便問奴才說這裡是安宅不是奴才回說是奴才見他戴着个金頂子便問老爺找誰他說快你請你們老太爺出來我有話說奴才問老爺怎麼稱呼要見主人有甚麼事說明了家人好回上去他說你只管回去罷說着自己把馬拴在樹上就一直跑進門來了奴才只得讓到西書房去坐他還說請你們老太爺快出來我還要趕進城去呢安老爺聽了也心中詫異不及換衣服便忙出去見那位老爺安太太舅太太張太太一時聽了更不放心忙叫了小子跟着老爺出去打聽却說那位老爺正坐在西書房炕上搭着條腿兒刁着根小烟袋兒腰裡拿下火鐮來纔要打火吃烟見一掀簾子進來了个清瘦老頭兒穿着身齣舊衣裳便道一塊坐着不測貴姓呵安老爺答道我便姓安恕我家居輕易不到官場在場的諸位都不大認識了足下到舍有何見教他只纔知是安老爺連忙扔下烟袋請了个安說原來就是老太爺安老爺躬身拉起說素昧平生請問外頭怎麼稱呼他纔說道筆帖式姓賀名字叫喜升不敢回老太爺外頭人都稱筆帖式是我們大人打發來了說宅裡的大爺中了探花安老爺聽得這話說得離奇疑信參半忙問貴堂官是那位他纔說班烏大人筆帖式今日是堂上聽事班兒我們大人把我叫到右門兒親口吩咐說纔在案兒上見前十本的卷子下來看見大爺的卷子本定的是第八名主子的恩典把名次升到第三點了探花差派筆帖式飛馬來給老太爺送這个喜信還說因為老太爺是我們大人的老師煩筆帖式辛苦一盪筆帖式抓了匹馬就來方纔筆帖式眼拙沒瞧出老太爺來老太爺見着我們大人還是美言兩句說着又請了个安安老爺此時心裡的樂那裡還計較這些小節看了那位喜賀大爺的年紀纔不過二十來歲便道老弟說那裡話着實受乏了改日我再親去奉拜先叫我小子登門道乏去說着讓他喝茶吃烟那位喜賀大爺坐了一刻便起身告辭說筆帖式還得趕到宅裡銷差去呢安老爺送到大門看他坐了馬加上一鞭如飛而去纔笑吟吟的進來安太太同金玉姊妹以至舅太太張太太早得了信彼此相見闔家登時樂得喜上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眉梢泥金捷報也早趕到了比公子中舉的時候更加熱鬧安老爺道大家且一靜我這半日只像在夢裏境呢說定定了神纔道這个信斷不會荒唐我不能不信卻不敢自信我此時要親自進城走一遍一見了王格到底問个明白二則地乍經這等一件意外恩榮的自然也有許多不得主義我就當面指定明白免得打法个人去傳說不清安太太聽了忙說老爺這話想的是說着一面就叫人預備車馬打點衣裳正上下裡外忙成一處公子差來的人也到了安老爺接着問了依然不得詳盡便穿好衣裳催齊車馬進城家中自有太太合二位少奶奶并家人們料理卻說安老爺從莊園來到住宅公子見自已不能分身回園叩謁父母到勞父親遠來慌忙出來跪迎問安此時父子相見那番歡喜一時張老也迎出來彼此稱賀安老爺進來不及閒談坐下便問公子究竟怎的便得高點鼎甲的原由公子隨把今日引見并見烏大爺怎的告知的詳細從頭回了一遍老爺方得明白因也把今日早起卜易怎的卜着晉卦恰好烏大爺着那位喜賀大爺到園送信的情節告訴公子因說道從來說聖心即天心然則前人那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的兩句詩直是從經義出來名言便是我那日給你出那个詩題也莫非預兆了不想親家老爺早在那裡替女婿張羅老爺的酒飯當下他父子翁婿飯罷安老爺因公子中後城內各親友都曾遠到莊園賀喜如烏吳莫諸人以及諸門子弟也都過去還有那个婁蒙齋自從合老爺作通家後見了安老爺佩服得五體投地時常要來親自領教安老爺是有教無類的竟薰陶得他另變了个氣味兒那烏克齋原是安老爺的學生又作了公子座主早行了个先施的禮彼此各行各道公子尊他為師他卻仍尊重安老爺為師此科甲中常例也安老爺便趁進城一一拜過又到了那位喜賀大爺門首道了過乏倒累他次日連忙到園來請安繳帖過了兩日又送了八盒兒關防衙門內的造餑餑來卻說安老爺連日在城內拜完了客又把公子的事佈置指示明白便吩咐索性等他諸事應酬完畢再回莊園又給他看了个歸第的吉日公子一時得了主意安老爺便先回雙鳳村閒中商量起兒子歸第的事來一天老夫妻兩个同着媳婦正計議家事只見舅太太合張太太過來舅太太坐下便道姑老爺我有句話要合姑老爺商量親家公是伏着碰你个釘子不肯說親家母呢他說他的是个鋸子嘴的葫蘆還說你說的話他聽着摸不着叫我瞧着咱兒說咱兒好還帶管說務必替他說成纔成（軒然起波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前見个我合姑太太商量會子姑太太也拿不穩你

老的主意我這裡頭可受着窄呢你可不許合我鬧你就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這件事總得給人家弄成了揮洒頓挫揮灑流轉而不輕點題燕北閒人慣技也此段說話燕北閒人述舅太太語耶舅太太學燕北閒人語耶我又疑燕北閒人為舅太太復身這位老爺正是身靜心閑神怡心會聽舅太太說了這陣便笑道夫商量者商其事之可否互相商酌而行之謂也你如今話不曾說先說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然則還商量出些甚麼來舅太太道我不管只些你只說應不應罷安老爺道益發奇你就叫我看篇文章也得先有个題目如今文章倒作了大半篇始終不曾點出題來却叫我從那裡應起舅太太又道姑老爺常說的呀孔夫子的徒弟誰怎麼聽見一樣兒就會知道兩樣兒又是誰還知道十樣兒呢姑老爺怎麼大學問難道我說了怎麼些句話你還不聽出个四五六兒來嗎以矛刺盾攻堅得瑕趙忠獻生平得力論語安之得力論語以之獨遇舅太太安太太安老轉受論語之累非論語累之時時稱說論語累之也何邵公云康成入吾室操吾戈而伐我乎兩位太太有焉安老爺道論語要這等講法亦吾夫子之厄運也安太太道你們可慪壞了人了這到那一年是个說得清楚啊等我說罷因說道張親家的意思是因為玉格中了要給他熱鬧纔說了一句安老爺早一副正色道要是打算唱戲作賀可斷使不得這却不敢奉命舅太太道不是不用唬得那麼个樣兒等我告訴姑老爺張親家說的是他們外孫女婿中了狀元都與丈人家請遊街就是偺們城裡頭我也還趕上過老年還與這个鬧熱兒姑老爺想來也趕上了講到你中舉的時候我們家可沒請過我先說了省得你回來又比出例兒來如今張親家想着等女婿回來這天遠遠兒出去給他弄分執事也給他插上金花披上紅把他接了家來一則是个鬧熱兒再者一个小孩子中了會子也叫他與頭姑老爺說使得不惟安太太金玉姊妹望着老爺慶賀連長姐兒都不錯耳輪兒的只見老爺聽罷啞然大笑道我只道是怎麼個難題目原來為此何須辭費到如今此亦不讀書之故也聽我講那花紅有朝廷恩賜赴瓊林宴這日一榜新進士都要領的却只有榜眼探花傳臚一定要披戴起來纔成得這个盛典至於執事國初的時候官員都有例用的執事只翻出會典來看上面載明白如今玉格點了探花自然該有應用的儀仗這事便是真个請教孔夫子也沒個不許可的理有甚麼使不得的安太太見老爺難得有這等俯順群情的事也是高興便鬧談道真个的既是例上有的安老爺道是不能也非不許也你們既不博古焉得通今這可就要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道理了如今既是親家這等疼孩子我也不好故却待我着个人替他照那會點上開載的不奢不儉置辦一分

起來何如張太太聽了半日聽這句話頭兒彷彿是應了便合舅太太說道我合你說脩話來着人家親家老爺憑脩事兒你給他說在理上他沒个不答應不是舅太太道說了半日敢則孔聖人就在這兒呢大家一笑而罷卻說公子同傳臚下來授職閑了編修接着領宴謝恩登瀛釋褐一切公私事宜應酬已畢便打算遵安老爺命給他定的那个歸第吉期收拾回園叩見父母他未回之前那恩賞的旗匾銀兩早已領到安老爺先在莊園門外立起一對高大硃紅旗桿那莊門外本有大樹無數時正是濃陰滿地綠葉團雲的時候遠遠望着那萬綠叢中一點紅便有个更新氣象莊門高懸一面粉油大字探花及第的豎匾迎門牆上滿貼着泥金捷報的報條出入往來的那班家丁倍常有興裡邊兩位當家少奶奶早吩咐人在當院裡設下天地紙馬香燭香案又掃除佛堂上着滿堂香供家祠裡也預備祭筵安老夫妻又叫在何公祠也照樣備辦一分供獻是日安老爺因是个喜慶日期兼要叩謝天恩祖德便穿了件縱線打邊兒加紅配綠的打子兒七品補子的公服安太太舅太太都是鈿子氅衣兒張親家老爺早兩日先回了莊園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親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絳色狀元羅亘月白永春裡子爽紗衫子穿的紗架也是的金王姊妹此刻是欽點翰林院編修的探花郎的孺人了按品漢裝也掛上朝珠穿着補服兩个人要討婆婆的歡喜特特的把安太太當日分賞的那兩隻雁塔題名的雁釵戴在頭上事有湊巧恰值何小姐前幾天收拾箱子找出何太太當日戴的一隻小翠雁兒來嘴裡也含着一掛飯珠流蘇便無心中給了那个長姐兒（何小姐之有此一給原不必有心燕北閒人之有此一記卻難說無心）他這日見倆奶奶都戴着隻翠雁兒也把他那隻戴在頭上婢學夫人了十分得意這日天不亮張老便合親家借了兩个家人帶了那分執事迎到離雙鳳村二十里外便是那座梓童廟等候那執事是一對開道金鑼兩對賜進出身欽點探花及第的硃紅描金銜牌一對清道旗一對硃花旗一對金瓜一把重沿藍傘公子那邊從頭一日收拾妥當次日起早帶了家丁便回莊園而來半路到梓潼廟吃些東西換了衣服一路鑼聲開道旗影搖風公子珠掛沉檀章輝鸂鶒頭插兩朵金花身披十字彩紅騎一匹鵰鞍金勒的白馬迤邐向雙鳳村緩緩而來一路也過了四五處烟村也過了兩三條鎮市那兩面鑼接進十三棒敲的不斷惹得那些路上行人深閨兒女都彼此閑談說這讀書得作官的果是誰家子一程來臨近公子在馬上望着那太空數點白雲匝地幾痕芳草恰遇那年下半年有个閏月北地節

候又遲滿山杏花遥聞得如水如錦四圍杏花風裡簇擁白面書生的一个探花郎好不興致近山一帶那些人家早就曉得公子今日回第的信息一个扶老携幼抱女携男都是夾道歡呼的站在兩旁看這熱鬧内中也有幾个讀書的龐眉皓髮老者扶了根拐杖在那裡指點的說道不知這位安水心先生怎樣自修纔生得這一位公子又不知這位公子怎樣自愛纔成德的一般人物須臾公子馬到門首一片鑼聲振耳裡頭早曉得公子到了公子離鞍下馬整頓衣冠抬頭一望先望見門上高懸探花及第那四个大字進了大門便是衆家丁迎着叩喜走到穿堂又有業師程老夫子那裡候着道賀他匆匆一揖便催公子道我們少刻再談老翁候久了公子讓先生進了屋子纔轉進入二門早見當院裡擺着香案供桌金玉姊妹在東邊迎接一群僕婦丫環在西邊叩見公子便恭肅趨鏘上堂給父母請了安見過舅母岳母安老爺已經滿面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公子纔得請過安安老爺便站起來望着公子道隨我來便把公子帶到當庭香案跟前早有晉升葉通兩个人在那裡伺候點燭拈香安老爺端供焚香炷在香斗裡帶領公子三跪九叩叩謝天地退下來前面兩个家人引着從東穿堂過到了佛堂佛堂早已點得燈燭輝煌香烟繚繞安老爺回到佛堂家人敲了磬老爺帶領公子拜了佛出來仍由原路出二門繞到家祠因公子在城裡早在宗祠裡磕過頭了便一直進了祠堂在他家老太爺老太太神主前祭奠行禮已畢出了祠堂門安老爺行不由徑便不走那座角門仍從外面進了二門來到上房公子待父親進房歸坐便要給父母行禮了只見安老爺上了台階兒回頭問着晉升葉通道我吩咐的話都預備齊了兩个答應了一聲齊便飛跑出了二門同了許多家人抬進一張虎皮椅又是一張書案來原來那漢宋講學大儒講起學來都要設絳帳擁臯比安老師古因此自己的講學的那位所在也是這等制度不想今日正要着他抬進來老爺親自帶了家人把那椅子安在中堂北面椅子前頭便設下那張書案張老夫妻是在家等着接姑爺呢只有舅太太安太太金玉姊妹并一班丫環在那裡見安老爺回到上房且不坐下受兒子的頭先這陣布席設位諸女眷只得閃在一旁舅太太先納悶兒道悶了獨坐兒呢回來叫我們舅太太坐在那兒呀安太太見安老爺臉上那番屏氣不息勃如戰色的光景早想到定是在那位神佛跟前許的甚麼願心便在旁問道老爺不用个香爐燭台麼好到佛堂請去只見老爺搖頭道今日這儀節豈是焚香燒燭褻瀆得的當下不但諸女眷

聽了不得明白這公子也無從仰窺老人家的深意只得跟着來往奔走一時設畢安老爺又吩咐就上祭罷只見衆家人從二門外端進四个方盤來老爺便帶了公子一件件捧進來擺在案上大家一看右手裡擺着錫鑄的硃墨硯又是兩枝硃墨筆擺在一檀木棒兒一塊竹板兒左手裡拿着卻是安老爺家藏的古器一件是个鉄打的沙鍋模樣兒底下又有兩條腿兒據安老爺平日講說是上古燧人氏教民火食烹飪始興時的鍋名曰燧釜一件像个黃沙大盌說是帝舜當日盛羹用的名曰土鉶一件是个竹筐兒便是顏子當日簞食瓢飲的那个簞那个黃沙盌裡裝着一盌清水那兩件裡一个裝着幾塊山澗裡長的綠豎青苔俗叫作頭髮菜一件裝着幾根海島邊生的烏皮海藻便是藥舖賣的那个鹹海藻把這分東西供得端正然後安老爺親自捧了一个圓底兒方口兒的鉄酒盃說那便是聖人講的觚不觚觚哉觚哉的那个觚盃裡盛着滿滿一盃清酒老爺兢兢業業擎得升空過頂從東邊獻到坐前供好了座旁三揖而退繞過到正中帶領公子行了个四拜的禮立起身來又從西邊上去撤下那酒盃捧着作了个揖出了院子早見葉通捧過一束白茅根來單腿跪着放在階下安老爺纔望空一舉把那盃酒奠在那白茅上進來又站在書案的旁邊問公子道你可知我今日這个用意你看安公子真算得了他老人家點兒衣鉢真傳他會明白了只聽他控背答道西邊這幾件自然是丹鉛設教夏楚收威的意思東邊這幾件想是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黃汙行潦之水那簞食瓢飲正是至聖大賢的手澤口澤正不知奠酒為何要用着白茅根安老爺道這个典你只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的幾句註疏就曉得了公子道祭的是那位古聖先賢安老爺道古聖先賢怎的好請到我內室來因指着何小姐道只便是他的祖父我那位恩師當年我不受他老人家這點淵源卻把甚的來教你你不經我這番教訓又靠甚的去成名這便叫作飲水思源敢忘所自（鷹祭鳥豺祭獸獺祭魚飛走猶不忘所自安老此舉豈得以迂腐目之）你要曉得這等師生卻合那托足權門妄認外任的師生是兩種情性兩般氣味安老爺將說這話舅太太便叫得了收拾兩位快坐下讓人家孩子快磕頭罷我也家去等陪姑爺去姑老爺安太太便向正面歸坐公子纔肅整威儀上前給父母行禮你從他那頭上兩朶金花扁上十字披紅朝珠補服肅整威儀情的形裡廻想他三年前未曾見過生眼兒的人先臉紅未曾着點窩心事兒可不是大姐姐似的一个公子哥兒來着嗎纔得幾天兒居然金榜題名玉堂

學步成人了這膝前一拜你叫他那雙父母看着怎的不樂只見他夫妻一个拈鬚含笑一个點首推歡兩邊站着那班僕婦丫鬟望着老少主人也都是展眼舒眉一團喜氣就把姐兒忙的又要伺候老爺太太又要張羅兩位奶奶已經手脚不得閑兒了他還得耳輪聒噪着探花眼皮兒供養着探花嘴唇兒還念着探花心坎裡溫存着探花難爲他只管這等忙竟不曾短一點過節兒落一點精神兒長短兒尚且如此此時的金玉姊妹是難得三千選佛輸他玉貌郎君況又二十成名是妾金閨夫壻他二人那一種臉上分明是露出來口裡轉倒說不出來的歡喜就連描畫不成了一時公子拜罷起來只聽安老爺合太太說道太太我家這番意外恩榮莫非天貺君恩祖德神佑不想你我這个孩子不及兩年的功夫竟作了个華國詞臣榮親孝子且喜你我二十年教辛勤今日功成圓滿此後這副承先啟後的千金擔兒好不輕鬆快太太道是雖說是老爺合我的操心也虧他自己的立志也虧這倆媳婦兒幫他老爺道正是這話當我家取這倆房媳婦的時候大家只說他門户單寒當我用了那个知縣的時候大家只說我前程蹭蹬你看今日之下相夫成名正是這兩个單寒人家的佳婦兒家眷志的正是我這个蹭蹬縣令的佳兒你我兩个老人家往後再要看着他們夫榮妻貴子孝孫賢那纔是好一段千秋佳話呢這正是如花眷作探花眷小登科後大登科這回書交代到這代到這裡便是兒女英雄傳第四番的結束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却說他這拜過父便去見過舅母金玉姊妹也一同過去三个將進院門早見舅太太在屋門口等着見他們來了笑道只可說得是新貴了連跟班兒的都換了新的說着公子進門便讓舅母坐下受賀舅太太說我不叫你磕頭公子一面跪下他一面拉住公子的說道快的升早些換紅頂兒不但你們老爺太太越發喜歡了連我這乾丈母娘可也就更樂了公子被舅母竟揑住一隻手只得一手着地答應着行了禮起來舅太太便讓他摘帽子脫褂子又叫人給倒茶舅太太道有我這裡有給你煮下的菉豆我自己包了幾個粽子正要給你送過去呢便叫老藍就端來太爺口裡吃罷老藍答應一聲便端了一盌涼菉豆一碟粽子又見那个丫頭原名素馨改名綠香從屋裡端出一盌玫瑰滷子一碟兒冰花糖來都放在公子面前公子一面吃着舅太太又說吃完了再把臉擦擦就涼快了公子一時吃完擦

了臉重新打扮起來。舅太太道。我這裡還給你留着頎意兒呢。不值得給你送去。你帶了去罷。便叫從屋裡一件件的拿出來。一件是个提匣兒。套着个玻璃罩兒。又套着个錦囊。打開一看。裡頭原來是一座娃娃臉兒一盤整珊瑚頂子。配着个碧綠的翡翠翎管兒。舅太太道。噯。你那舅舅何曾戴得个紅頂兒喲。好容易升了个等兒。說這可就離得梅楞章京快了。誰知他從那麼一升。就升到那頭去了。這還是四年上纔有旨意定出官員的頂戴。那年我們太爺在廣東時候得的。張姑娘道。敢則老年官員都沒頂兒嗎。這我可又知道了个古計兒。何小姐道。不然為甚麼帽子要分个紅裡兒藍裡兒呢。說着。公子又看那匣兒是盤百八羅漢的核桃兒數珠兒。鵰的十分精巧。那背像佛頭記念也配得鮮明。公子倒覺狠愛。便道這般輕巧。我就換上他罷。舅太太越發喜歡。就盤腿坐在那裡。叫過他去。又叫他低了頭。親自給你換上。何小姐早把那个匣子打開。却是一分絶好看的飄帶荷包手巾。舅太太道。你們倆瞧瞧。這還是我二十年頭裡頭活計。如今再叫我照這个模樣兒做一分。我可做不上了。何小姐道。是不用講了。難為你這麼收來着。竟還好好兒的呢。因合公子說道。也換上罷。說着。不由分說。便給他換上。公子這纔戴上帽子。謝了舅母。親自拿着那个匣兒去回父母。舅太太又合他說道。回來同我你丈母娘請姑老爺姑太太。還請你作陪呢。公子一面答應。便去把方纔得的東西都請父母看過。安老夫妻自是歡喜。便催着他過後邊去。安太太道。我叫人把那个角門兒暫給你們開了。倆媳婦兒都跟我去。一个也該到自已祠堂裡磕个頭。一个也該見自家的父母。自顧偺們家裡熱鬧。叫人家養女孩兒的看着寒心。二人答應。跟了去。到了一班家人早在裡伺候。公子告過祭。何小姐才上前磕頭。張姑娘隨着磕頭。二人一同拜罷起來。撤去祭筵。便當何小姐當日住過半天兒的那个禪堂去坐。只見華嬤嬤從他家裡提了一壺開水。那着手還掐着一碌茶盌茶盤兒進來。公子道。為甚麼要累得這麼阿哥的嬤嬤兒呢。他道。可不是叫媳婦兒張羅來着麼。芒種兒又醒了。賴在他媽身上。說着。便把着給爺奶奶倒茶。你道你這芒種兒又是誰。何小姐過門的時節。那隨緣兒媳婦正是將近三个月的雙身子。所以不曾進得新房。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種前後。正該養了。轉眼今年又是芒種。那那孩子恰好週歲。敢是也懂得賴在媽身上不下來了。一時倒上茶來。張姑娘道。你們誰快給我裝烟吃罷。說着。早見柳條兒裝過烟來。何小姐道。喝他們口茶。給你參媽磕頭去罷。這一袋烟又得半天。說着。站起便去接他的烟袋。張姑

娘笑道好姐姐等我再吃兩口一面把烟袋遞給柳條兒一面還回過頭來就他手裡抽了兩口三个人纔一同過張老那邊去到了門首他老兩口早迎出來原來張老因房少人多只佔了三間正房六間廂房那房裡當中供佛一間住人一間座客當下公子夫妻進去見堂屋裡佛爺桌兒上換了簇新的黃布桌圍桌兒上的五供兒擦得鏡亮佛前點着日夜不斷萬年海燈佛龕兩旁一邊還立根乾稻草這是怕屋裡有个不潔淨遮佛爺的眼目佛桌兒前早鋪下了个蒲墊兒老兩口兒走到那蒲墊跟前就等着姑爺行禮你道這是甚麼儀注原來小戶人家凡遇着大典禮不肯坐下受頭總是叫他朝着家堂佛磕更兼安公子中舉的時候是在上屋給岳父母行的禮及至聽他岳丈說了句姑爺來到就是別行禮罷他纔知是該朝佛爺磕的便在那蒲墊兒上先給泰山磕了三个頭張老也說了幾句老實吉利話兒又說這也不枉你爺兒倆姐兒倆受那場苦哇這都是佛天菩薩的保佑啊公子起來又給泰水磕頭只聽他說道姑爺多禮姑爺請起這可實在的難為你也不枉你家一場辛苦吃到底也不枉你家行下的秋風望下的雨也不枉偺兩家了一嫁一娶往後來我兩口兒還愁甚麼年少柴來月少米可是人家說的老天隔不了一層紙等明兒他姐兒倆再生上一男半女那纔是重重見喜誰也說不的這都是人情天理不想他一朝作了官親福至心靈這幾句官話倒誤打誤撞的說了个合折押韻部說張老讓他三个坐下便高聲叫道大寓舅媽拿開壺來那个詹嫂聽得子來了不敢出那个廂房門（那詹嫂母子逼真鄉村婦孺所以反襯張老夫婦番野蠢愚之已漸化也蓋用畫家烘雲托月之法）答應一聲只叫他那孩子送了水壺來那个孩子也是不肯進屋子只在屋門外叫姑爺你接進開壺去呀原來那孩子極怕張姑娘姑娘便叫道阿巧進來他這才進來一手提擄着水壺來那隻手還把个二拇指頭擱在嘴裡刁着嘻嘻的赸笑遞過壺去張太太又叫他給公子請安自說了這他扭股兒糖似的可再也不敢上前兒咧何小姐道不用請安了因指着問公子道你只說只是誰罷那孩子又搖搖頭何小姐道他倒認得說你你也是姐張姑娘道那麼問着你那是誰只搖頭兒不言語偏叫你說他這才嗚納的答道他是个老爺說着沏了茶他接水壺去就發脚跑了張老端過茶來公子連忙站起來要接見沒茶盤兒摸了茶盌又滾燙又說你老人家叫你們倒罷及至涼了端起來要喝無奈那茶盌是个斗口兒的蓋着兒再也喝不倒嘴裡也無法揭開盖兒見那茶葉泡的崗尖的倖好沒騰到盌外頭來了這一喝一嘴茶葉噎在嘴裡比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黃連汁子苦着攢眉咽下去便放下盌倒辜負了主人一番敬客之意張老又給他姊妹送了茶便從佛桌兒底下掏出一枝香根兒自已到廚房掏了个火來讓姑奶奶抽烟柳條兒這裡給張姑娘裝烟兒戴嬤便張羅親家太太裝烟親家抽着烟兒何小姐就問道媽你老人家今兒个吃這个烟怎麼不像那老葉子的烟味兒了張太太道可說呢都是那舅太太呀我到了那屋裡他就鬧着不興我吃我的烟只叫吃他的昨日个他又買了十斤渣頭送我我吃着倒怪香兒了就只不禁吃一會子又怪燎嘴的大槩吃慣了也就好了當下賓酬禮成公子才致謝了岳父母的迎接誇官的盛意他老兩口兒又也謙了兩句公子便要告辭過前頭去何小姐因問張太太說媽不是回來還同舅母請公婆吃飯的麼為甚麼不趁早角門兒開着一块走着省得回來又遶了遠呢張太太便道使得又叫道大舅媽我不來家吃飯了便一同過這边來到了上房安老爺是正合安太太舅太太在那裡長篇大論談得高興見公子來了便要帽子褂子待要穿戴好了親自帶他出去拜謝他的業師程老夫子正說着人回程師老爺穿了公服過來登堂給老爺太太賀喜你道只位程老夫子原來他當日是个出了貢的候選教官因選補無期便帶了兒子來京想找个館地恰那年安老爺閑了榜下知縣要上淮安又打算叫公子留京鄉試正愁他沒个人照料課讀見程師爺來了是自幼年同窗便請他在家下榻那程師爺見修饌不菲人地相宜竟强似作个老教因此一住四个年賓主處得十分合式安老爺又是位崇師重道的因此師老爺也就居移氣養移體起來置了一頂鴨青八絲羅胎平鼓時樣緯帽買了一幅八品鵪鶉補子一雙膙滿頭肥的轉底朝靴這日欣逢學生點了探花正是空前絕後的第一事所以才紗其帽而圓其領者過來定要登堂道賀安老爺因自已遂沒帶兒子過去叩謝先生先生倒過來了一時心裡老大的不安說道這个怎麼敢當便向太太說道這樣罷既是先生這等多禮倒不可不讓進來莫如太太也見他我夫妻就當叫玉格在上屋給他行个禮倒顯得是一番親近恭敬之心太太也以為是郤說安老爺家向來最是內外嚴肅外面人家非奉傳喚等閑不入中堂在上屋伺候的都是一班僕婦丫環當下衆人聽得師老爺要進來一个个忙着整坐位預備撤簾子安太太一班內眷帶了衆丫環都到房裡間暫避其餘的老婆兒小媳婦子們都在靠西一帶伺候着此時替那个長姐兒計算燕北閒人於長姐兒最為關切不亞長姐兒之於龍媒他自然也該跟了太太進裡間去才是無如他心裡另有他一心事

原來他自從去年公子鄉試頭場出來打發戴回家請安的那天他聽戴勤回老爺話說了句師老爺大爺準中落後見大爺是果然中了不算外並且一直中到探花了他心裡便着實佩服這位師老爺難得今日這个機會他便不進屋子合那班僕婦站在外間想瞻仰這位師老爺是怎的老神仙樣子只聽老爺先吩咐人預備了開正門又道就請師老爺罷家人答應出去老爺早帶了公子迎到二門台階下候着此時長姐兒心裡打着這位師老爺連我們大爺都教得起只不錯眼珠兒從玻璃裡向二門望着正盼望着但見外面家人從二門旁邊跑進來回了一聲說師老爺接着屏門大開就請進那位師老爺來他一瞧先有幾分不滿意（寫程大哥吾行吾素旁若無人語近姍笑意寔尊礼其姍笑照舊太太長姐兒諸人落筆其尊礼照安老夫子落筆西面俱圓蓋用周官調人之法）原來那位老師爺生得雖不必子告之曰某在斯那雙眼睛也就幾乎視而不見雖不道得鞠躬如也那具腰也就帶着屈而不伸半截直撅假的小辮兒搭在肩上好一似風裡垂楊飄細細一片銀鍍金的濃鬍子繞來滿口不亞如溪邊茅草亂蓬蓬穿一件本色程香繭單袍子套一件加合色羽紗單褂子他自己趕着這件東西卻教作羽毛外套那件外套上便釘着那副自來舊的補子又因省了兩文手工錢不曾交給裁縫只叫那个管僮給釘的以致釘得一片齊着三道褂鈕兒便是朱夫子見了也得給他註明說其錯簡當在第三道褂鈕兒之上他看了春似乎合裂裘長短右袂的本義也還說得通就那麼言其上下察也的套在身上頭上只管是明明晃晃一頂金角大王般的緯帽那帽花兒從帶上便放之則彌六合的來了腳下那雙皂靴底兒上的泥只管賸抹了个膝黑帮兒上倒是白臉扯光的一塵層土雖然放較不出他是那年買的大約從上腳那天直到今日自來也不曾撢刷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長姐兒仔細一看回頭隨緣兒媳婦說道這是怎麼話說呢一个人就砢磣出个樣兒來呀雖為了偺們大爺怎麼合他一个屋裡混混來着這个當兒裡閒兒的內眷也在那裡從玻璃裡望外看舅太太看見就先說道這是姑老爺天天兒叫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這還用滿到是處找着瞧海裡奔去罷張太太只問咱兒了金玉姊妹合了頭們已經笑不可仰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忍不住要笑只合舅太太擺手說你悄悄兒的看人家聽見說着又往外看只見從他二門屏風台階兒上一步一步用腳試着擦拉下來到了平地一副精神早已貫注到上屋跟前卻不曾留心旁邊兒還有主人在那裡迎接呢安老爺只得近前兩步把手一拱叫道大哥我這裡只要帶小兒到館

謅誠叩謝倒勞吾兄枉道先施請屋裡坐他聽了纔連點頭兒帶哈腰兒嘴裡一有聲無詞不甚可辨大約說的是豈敢豈敢却又沒个裡兒表兒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原來漢禮到了人家裡無論親友長幼從近處遠方來或久違或長見至無論慶賀弔慰見了主人從不開口說話慢講請安拉手兒了當下只喊測了那一陣便奔了上房來兩旁伺候的兩个女人廉子高捲起來伺候師老爺進屋子裡間兒的女眷都過隔扇跟前來隔着那層隔扇綃望外瞧只見他一進門便舉手擎天腰拖拖的朝上一躬這一躬打下去且不直起腰來却把那兩隻手湊在一處遙道恭喜恭喜大家一看這可是个希罕兒都在那裡納悶兒安老爺懂得這个說了句豈敢連忙趕過去口裡却說的是遙叩遙叩只吽㕘請拜主人辭㕘再請拜主人再辭三讓三辭然後相揖而退纔是个大禮安老爺合他彼此作个揖便說道驥兒承老夫子春風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頂感終身即愚夫婦也銘佩無旣只聽得打着一口的常州鄉談道底樣卧底樣卧論這位師老爺平日不是不會撇着京腔說幾句官話不然怎麼連鄧九公那麼个粗豪不過老頭兒都會說道他有說有笑的合他說得來的此時他大約是一來兢持過當二來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鄉談就出來了只是他這兩句話除了安老爺滿屋裡竟沒有第二个人懂原來他說的這底樣卧底樣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講底樣何樣也猶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話个如同官話說甚麼話甚麼話的个謙詞連說兩句謙而又謙之詞也他說了這兩句便撇着京腔說道顧這吽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鶴學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學為裘顧這都是四老先桑生格的頂庭訓雍兄弟呀何公滋之有傘慚快愧傘慚快愧嫂夫吶銀二字切音合請蓋人字也面前雅也寢請互互賀賀老爺吽公子請你母親出來幸虧是安太太素來那等大方纔能見怪不怪出來合他相見便忍了笑扶了兒子出來從靠南一帶繞到下首才待說話只聽他那裡問着老爺道顧這个秀就四是嫂夫吶銀人原來大九大江以南的朋友見了人是个見過的必先叫一聲沒見過的必先問問這个可是某人不是安老爺見問忙答道正是山荊求見他這一肅盤威儀鄉談又來說道顧這是四要頂庭贊參格的庭參者行大禮也說着只見他過臉兒去倒把脊梁朝着安太太向北又是一躬慌得安老爺還揖不迭連說代還礼安太太此時要還他个萬福罷行裝漢礼既不兩對賬待摸着頭把兒還他个旂禮又怕他不懂更弄糟了想了想左右他在那裡望影壁作揖索性不還他禮等他轉過臉來才說道

師老爺多禮我們玉格這麼个糊塗孩子多虧師老爺費心成全了他一總再給老師師老爺道謝罷他只低了頭紅了臉一時無話安老爺便讓道大哥請坐待愚夫婦教小兒登堂叩謝他又道底樣臣底樣臣公子早過來站端正了向他拜了四拜又答了兩揖等公子起來他笑呵呵的笑道四世雍兒恭喜恭喜哉哈合你穢外涅日泥叫胙作日石吶恩二字切音合猶能也攻虐至今涅日直頭叫胙作親青測出於鑿義阿拉阿拉者可是如此之詞轉問之意也老爺又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此夫子自道也改日還當過承奉請你看這位安老先生也算得待先生真如此恭且敬也誰想他自己心裡猶以為未足還要叫太太帶兩个媳婦來拜見老夫子太太却有些不願意了只得說道我才打發他們倆到佛堂裡撤供焚錢糧去了得會子過來呢怎麼好倒勞師老爺儘着等他們呢先請坐下改日再叫媳婦兒拜罷安老爺見如此說這才罷了太太一面叫人倒茶一面自已也就進了裡間兒舅太太迎着笑說姑太太真是个好人真算救了倆媳婦兒一場大難却說安老見一切禮成才讓師老爺歸坐請升了冠一時倒上茶來老爺見給他倒的也是盌普洱茶師老爺一定是某未達不敢嘗忙說師老爺向來不喝茶你們快換盌薑湯來罷僕婦們連忙換上薑湯來那等熱天他會把盌滾開的薑湯唏嚠下去喝完了還把那塊薑撈起來擱在嘴裡嚼了才吐在地下旁邊一个婆兒連忙來撿着了便從袖裡掏了張紙疊了四摺兒把那塊薑裡出去安老爺這才合他彼此暢談師老爺一陣大說大笑長姐兒又留神瞧見他那一嘴零落不全的牙子敢則是一層黃牙板子接着牙縫兒還漬着許多深藍淺綠的東西長姐兒合梁材家的繃着眉道梁嬸兒你回來可好歹把那个茶盌拿開罷這可不是件事只惡心得他回過頭去向裡吐了一口清水淨沫又聽了老爺叫取師老爺的荷包去當下兩三个僕婦答應一聲便叫那个小子兒麻花兒去取大家都在廊下等着一時麻花兒取進來眾人一看那个藍布口袋先惡心了一陣且不必問他是怎的个樣式就講那上頭的油泥假如給了剃頭的便是使熟了的絕好一條擯刀布却又合他那根安着猴兒頭烟袋鍋兒黃白黑永裂紋兒的象牙烟袋嘴兒顫巍巍的毛竹烟管當下眾人看了這兩件東西一个个跐牙裂嘴掩鼻攢眉誰也不肯給他裝那袋烟便叫麻花兒裝好了拿進香火去請他自己點師老爺吃上這袋烟越發談得高興了道是今年的會墨那篇真大家那篇當行出色他的同鄉怎的中了兩个一个正是他的全案一个又是他的表兄只顧這陣談可把袋烟擱滅

了滅了。他竟自不知還在閉着嘴。只管從嗓子裡使着勁兒緊抽。這个當兒呼嚕呼嚕早灌了一筒子唾沫了。老爺見師老爺烟滅了。將要叫人拿香火恰巧那个麻花兒一時不在跟前。一回頭正看見那个長姐兒站在那邊。安老爺是一生忠厚待人。從不曉得甚麼叫作閙脾氣嫌人髒笑人怯。便叫長姐兒道。你過來把師老爺的烟點點。這一下子可要了他的小命兒了。登時急得他臉兒火熱手尖兒冰涼。料想沒地縫兒可鑽。只得拿過香盤兒來還想閃展騰挪閙過握着耳朵放砲仗單撒手兒去點。怎當得師老爺手裡的烟袋也顫他手裡盤香也顫。兩下裡顫兒哆嗦再也弄不到一块兒老爺看了說道。我不會吃烟也罷了。怎的你給人點烟都不在行呢。你那隻手拿住烟袋就好點了。哇老爺如此一指點他。這才更鬪裏擲骰子沒跑兒了。萬分無奈。只得鼻子裡閉着氣嘴裡吹着氣。只用兩个指頭捏着那烟袋桿兒去點。偏生那油絲子烟又潮。這个當兒師老爺還騰出嘴來。向地下呸咭了一口唾沫良久方點着了。此時便像放了效天大赦一般。忙鬆了那根烟袋把身子一扭。一掀簾子出了門兒扔下香盤子。一溜烟往後就跑舅太太只從玻璃裡指着他暗笑。他也不曾留心。梗着个脖子。如飛而去。這裡師老爺吃完了那烟袋。才戴上帽子要走。安老爺主人情重。見師老爺那根帽襻寔在不落得不像。想着衣冠不正。也是朋友之道。便說大哥莫忙。把帽襻兒扣好了。他從諫如流。連忙伸了一把漬滿了泥的長指甲。也想把那扣兒擄上去。這是汗漚透了的東西。又輕易不活動。他那來回叩兒怎能還得上下自如。些微使了點勁兒。吧兩截兒了。安老爺着寔不安。他倒坦然無事的。一隻手扶了帽子一隻手揪了那根折帽襻兒。嘴裡還說道寢寢也寢請纔告辭而去。這麼當兒偏偏兒的安老爺養活的那个小哈吧狗兒從後院兒的跑過來。見了師老爺是前蹿後跳。挑着地咬。當下安老爺叫人依然開了屏風親自送腰房才回。又叫公子跟到書房給師傅謝步。裡頭的女人們便趕緊拿鍋抹了掃地。了頭們又拿了个手爐燒了塊炭抓了一把唵吧香燒着。梁材家的早把拿个茶碗拿去洗了又洗。叩在後院兒裡花棵兒底下。正忙着安老爺進來問道怎麼客走了。忽然倒掃地焚起香來。安太太只得含糊道。親家合大姐姐回來借咱們的地方兒作主人。難道也不給人家打掃打掃地。向麼安老爺倒也信以為寔。舅太太憋不住早嚷起來了。說道姑老爺要說你真瞧不出你那位程大哥那个腦袋。合他那身打上扮兒的惡心來。我就再不信了。安老爺道。呵。怎的這等娃娃氣。陶西瓜削尹軀直鰭姬手反掌孔頂

若孟究竟何傷盛德舅太太道喲難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補子也該那麼跳着格磴兒釘的嗎安老爺道我請教怎的叫作个士志於道你們那裡曉得他那个人誠篤長厚的可敬一面摘帽子脫褂子安太太便叫長姐兒來收衣裳那知長姐兒此時的忙如何顧得到此你道在那裡作甚麼原來他從方纔從了那烟袋跑到後裡去屋子也不曾進就蹲在那台階兒上扎煞着兩隻手叫小丫頭子舀了盆涼水來先給他左一和右一和的往手上澆澆了半日纔換了熱水來自已洗了又洗搓了陣肥皂兒香豆麵子又使這个桂花胰子玫瑰胰子心病難醫自已洗一回又叫人聞一回總疑心手上還有那股子氣息他自已却又不肯聞直洗得太太打發人叫他纔擦乾了手上來綳着个臉兒只道這件事屋裡不曾留神不想纔一進門兒舅太太便慪他道長姐兒喲好漂亮差使喲太太也不禁笑道該那都是他素日乾淨捞抓出來的舅太太又道只恨方纔我出不去我要在跟前必攛掇你道老爺叫你把那烟袋抽着了都遞給他這一慪把个長姐兒羞的幾乎不曾掉下眼淚來何小姐笑道娘何苦呢便催着他給老爺收衣裳帽子去了安老爺道你大家此等見解尤其可笑夫所為西子蒙不潔者非以其蓬垢面也是責備也既受越王重托便該終身報越既受吳深恩何等匿怨事吳到頭來既為惡已甚為善不終却又辜負了兩家轉暗地裡隨了他苧蘿初會的那个大夫范蠡閒泛五湖去了這等的穢德彰聞焉得不人皆掩鼻所以下文便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合起來講這書的大旨講得是凡人外貌可美內視自慚終不免於惡务端作惡一念自修便可與為善那程老夫子便算欠些修飾何至就惹得你大家掩鼻而過之起來舅太太聽了這話直耐不得了站起來問着安老爺道姑老爺你這麼着你這會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進來你就當着我們大家夥兒拿起他那根烟袋來親自給他裝袋烟我服了你了安老爺聽了沒得說只搖着頭笑向公子道是故惡夫佞者這是只位程師老爺看他從前到吏部給安老爺打聽公事以至近日公子鍊場那天他作書房陪安老爺下棋一切舉動言談也也還不到得這等麼臭何以今日一朝動則變變則化就變化到如此語不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又云砧刀各閑蓋上房為燕居之所師爺乃函丈之尊師爺在二門以外自安老爺以至公子是臭味與之俱化師爺到了二門以內自安太太以至媼婢是耳目為之一新何況師爺們為師爺又未免有此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怎的會不弄到如此這是个至理不足為怪不然七十二候

縱說萬類不齊那禮家記者何以就敢毅然斷為爵入大水為蛤哉此格物之所以難也却說安公子自進門起不曾得說直到此時諸事完畢纔得回到自巳房中歇息了片刻因旋着晚飯是舅母岳母移樽就教給他父母賀他夫妻三个也不及長談便各各脫去禮服換上常服仍到上岸來伺候舅太太見他姊妹兩个過來笑道二位姑奶奶來得正好今日請客偺們娘兒們是借人家的地方兒就趁早張羅起來罷安老爺早攔道怎的認真遞客為主起來舅太太道咻今日个偺們得分清楚了你們爺兒三个是客我們娘兒四个是東家你們管着你們的兒子等着吃我們各人的孩兒張羅我們的不用姑老爺管回來還常是讓你們爺兒三个上坐我們娘兒四个陪着我們就是這麽个糙禮兒姑老爺愛依不依不依就別吃還跟了你那块大哥吃去安老爺那裡肯依還只管謙讓安太太說道老爺我看偺們竟由着大姐姐合親家怎麽說怎麽好罷你合他讓會子也是攪不過他安老爺道我倒不曾見賓之初筵是這等溫溫其恭法竟浸祭他何舅太太也不來再讓早同張太太帶着金玉姊妹調停起坐位來便在那上房堂屋裡對面放了兩張桌子中間止留一个放菜的地方把安老爺夫妻的坐位安在東席面西他同張太太在西席面東相陪公子合金玉姊妹兩个分兩席打橫待坐當下擺菓子大家讓坐張太太合舅太太道偺倆到底也得給他老公母倆斟个盅兒哪舅太太道你老那小醬王瓜兒似的兩把指頭真个的還要鬧个雙雙手兒捧玉盃嗎依我說這个禮兒倒脫了俗罷安太太道也攔道那可使不得依我說今日這酒席你二位都是為玉格費心竟許他斟罷舅太太也道有理當下公子擎盃金玉姊妹執壺挨坐送了酒他三个纔告坐入席安老夫妻此刻看了兒子是已經登第成名媳婦又善於持家理紀家裡更有這等樂親戚情話的一位舅太太講耕織農桑一雙親家時常破悶幫忙好不暢快一面喝着酒大家提了些已往論了些將來安老爺這裡只管酒到盃乾却見公子只端了一盃酒在那裏虛作陪飲彈嘖老爺便吩咐道家庭歡聚不必這等覥持你只管照常喝公子答應着拿起酒來唇邊抿了一抿却又放下了安老爺問道想是酒涼了只見公子欠身回說酒到不涼近來總沒大喝酒了老爺道為甚麽你的酒量也還喝得再者我向來又准你喝酒為甚麽忽然不喝了公子見問無法只得推說因一向在書房讀書怕耽擱了工夫所以戒了除了赴宴那天領了三盃瓊林酒其餘各處宴會也不曾喝老爺大笑道我只曉得發憤忘食倒不曾見你只發憤忘飲並

不是我自已愛吃兩盃酒。一定也要捉住兒子吃酒。豈不見鄉黨一章。我夫子講到食品。便有許多不食的道理。逢着酒則曰惟酒無量。夫無量者。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之謂也。祇不過不及亂耳。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學不厭教不倦的工夫。比你這區區取科第何如。又何曾聽得他幾時戒過酒。況且今日舅母。合你岳母這一席。正為我二老的教子成名。你的顯親繼志而設。正是菽水承歡之日。非傴僂聽命之日也。因回道。太太叫人取个大盃來。你我今日就借二位親家這席。給他開酒。卻說金玉姊妹兩个。自從前年賞菊小宴。那天為了閨房一席閒話。惹得公子賭了个中舉中進士的誓。要捧那玻璃盃。幸喜那盃不曾捧得。他卻從那年竟遇酒不聞。兩个心裡正有些過意不去。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說到那裡應道那裡。一年半的工夫。果然鄉會連捷。並且探花及第。衣錦榮歸了。兩个十分過意不去之中。又加了一層喜出望外。此時覺得盼人家開酒的心。還加幾倍。因此從前幾日。姊妹兩个便私下商量定了。要他回家第一晚。便在自屋裡備个小酌。給這位新探花郎賀喜開酒。卻也未嘗不曾慮到人家氣長自己的嘴短。得受人家幾句俏皮話兒。一番討人嫌的神情兒。恰巧今日舅太太先湊了這等一席慶成宴。料着他一定興會淋漓的快飲幾杯。這場酒官司。可算就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打過去了。晚間洗盞更酌。便省卻無窮的宛轉。不想公子從此時起。便推托不飲。倒惹得老人家追問起來。正愁他不好對答。忽然聽得公婆要給他開酒。兩个大喜。答應一聲。便連忙站起來過去見盞尋卮。想要湊這个趣兒。只見公子向他姊妹說道。你兩个叫人把我書擱兒上那个瑪瑙盃取來。他兩个一聽公子指名要那个瑪瑙盃。心裡早料他着必有些作用。便想他到當日開菊宴那天的情節。雖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只是自己詞氣之間。也免不覺得欠些圓通。失之孟浪。儻然他一時高興。在公婆面前說出來。倒不當穩。卻又不好攔他。只得叫人去取那个盃子。兩个人四隻眼睛。卻不住瞧瞧夫壻。又瞧瞧公婆。那知安公子毫無成見。卻說一時取了那个玻璃盃來。安太太看見。先說道。你瞧瞧。不唱就不唱。唱起來就得使這麼个大盅子。我只說還是愛唱酒。公子陪笑道。今日使這个盅子。卻不為喝酒。有个原故在裡頭。且回明白了父母這个原故。再領着盅酒。他這个話不但張太太摸不着。舅太太猜不透。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个甚麼原故。大家只猷着頰兒聽他說。只見安老爺側着頭捻着鬚的。向他問道。卻是个怎的原故。便聽公子回道。今日所以要用這个大盃。一因是父母吩咐開酒。二因當

日戒酒是向這个盃上戒的所以今日開酒還向這个盃上開三則當日戒酒的原故也不專為着用功而起老爺道又為着何來呢公子道說起來原是兒子媳婦們三个人一時的孩子氣不想湊到今日這个幾會覺得這樁事暗中竟有个道理在裡頭安老爺此時喝得十分高興聽了這話便合太太說道太太你聽原來他們作探花的喝盃酒都有如許大的講究（昔之孚驗合之喜樂絞成一處釀作詼諧）太太聽老爺這等說更是歡喜便笑道你快說罷不用文謅謅的儘着慪人公子只這纔把他前年給他岳父母開齋那天怎的除備飯之外又備了酒席怎的見岳父母不用自已一時高興要同了兩个媳婦賞菊小飲始而金鳳媳婦怎的攔他吃了酒席後來玉鳳媳婦怎的釀成他吃酒却又借着行那名花旨酒美人的酒令各下了規勸他怎的一時性起便合兩個媳婦賭誓要摔這个玻璃酒盃落後怎的不曾摔得便從那日戒了酒一直到今日不曾喝一層層不瞞一字回了父母一遍安太太聽了我的話再不錯不是老哥可記得老爺給他定功課的那天我說這也不知是他自已嚮出只股子橫勁來了也不知是倆媳婦兒把个懶驢子逼的上了磨子聽聽果然應了我的話不是老爺道且慢他這話還不曾講得明白因問着公子道就便如此如今你舉人也中了翰林也點了清秘堂也進了並且玉堂金馬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也就儘是了何以方纔還不肯喝那盃酒然則你這盃酒要直戒到幾時方開公子將要回答臉上却又有些赸赸兒的說這句話却不敢說老爺道怎的忽然又有个不敢起來公子原却他要說的那句話有些不好開口無如他此時是滿懷的遂心快意滿臉的吐氣揚眉話擠話不由得衝口而出說道意思要兩个媳婦作了夫人那時方叫他兩個雙手接過那軸五花官誥去纔算行完了他兩个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那時請教他兩个我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再開這杯酒安太太不等老爺說話便啐了一口道呸不害臊這還不虧了人家兩媳婦呀還有那德呼合人家賭氣呢就狂狂的這麼着別扯他娘的臊了安太太這話纔叫作打是疼罵是愛早見老爺一副正經面孔說道住着太太這話也欠些平允這不是舅太太親家太太兒子媳婦以至了頭女人們都在此聽我從公平斷斷他夫妻三个這段情節就面子上聽去小子自然算性上欠些把持媳婦自然算用情上欠些宛轉似乎都有些不是然而不然說到這裡便舉起右手來伸着兩个指頭望空畫着圈兒說道我以為皆是也但人生在世第一樁事便是倫常倫常之間沒兩件事只問性情這其間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都好處惟有夫婦一倫最不好處若止就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以至朋友先施大道理講起來凡有血氣者就該曉得的又何以見得夫婦一倫的難處呢殊不知君臣以義合君有過不可無廷諍之臣諍而不聽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吾夫子所以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也父子為天親有過不可無婉諫之子諫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大舜之所以祗載瞽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兄弟誼在交勉本於同氣所以說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朋友道在責善可以擇交所以說朋友數斯疏矣至於夫妻之間以情合不以義合係人道不係天親嫁娶多在二十年後不比兄弟相聚一生起居同在咫尺間不比朋友相違兩地性情過深期望未免過切偶見婿有些差處就不免一番箴規勸勉而又得自己講得出來又得夫子聽得進去這是件性情相感的勾當只此時就大大不容易處了不料我家兩个媳婦竟認得准玉格的性情預存沉潛剛克一片深心果然激成个夫榮妻貴玉格又解得出他兩个的性情不失高明柔克一番定力果然作得个水到渠成（五雀六燕輕重平）這纔不愧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兒佳婦至於玉格方纔說因兩个媳婦說了那句美人可得作夫人的令便一定要等他作成一个夫人然後再開這杯酒那便叫作意氣用事不是性情相關其中便有些嫌隙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過猶不及非孔門心法也切切不可來來來兩个媳婦你兩个个便在我二老面前親執壺盞敬你夫壻一盃算下這氣然後再恭酬兩个媳婦一盃算取个和不但算你三个人閨閣中一段快談還算我家庭間一樁盛事語有云清官難斷家務事你大家看這場酒公案只我這等一个被參開復的後補老縣令判得何如說罷哈哈大笑當下安太太聽了先樂得个連聲贊好說到底是老爺說的明白舅太太那邊也接口道要都像後半截這幾句話誰還敢不服可見不用孔夫子來事兒弄清楚了（該員判事允協輿情如改地方必能稱職誰為出放舅太太也）張太太也道說的是僧呢這邊金玉姊妹聽了公婆這番吩咐好不歡欣鼓舞當下他姊妹便隨着公子先奉了父母的酒又酎了舅太太張太太的酒然後纔二人一个擎着那个大瑪瑙盃一个執壺滿滿酎了一杯送到公子跟前公子大馬金刀兒坐着受了那盃然後纔站起來陪着父母一飲而盡那个長姐兒上來早接過盃去用温水過了拿來放在二位奶奶面前公子便遵着父親的話執壺過去給他姊妹酎了一杯他兩个到恭敬的也學婆婆那个樣兒站在一旁摸着燕尾兒行了个旗礼你道怪只這麼个兩不對

賬的禮兒竟會被他兩个行了个滿得樣兒把个舅太太樂得笑說叫人瞧着好舒服你們來給我換盅熱的今晚就醉了也是受用的公子聽了扯親自過去給舅母岳母又斟了一巡自已又用小盃陪了一盃重新歸正便讓金玉姊妹乾那杯酒二人只在那裡笑容滿面的對慼着為難太太探頭瞧了瞧纔看見公子給他兩个斟的那盃酒原來斟了个流天澈地只差不曾淋出个尖兒扎出个圈兒來便望着公子道瞧瞧你這孩子兒他們倆那兒喝的了這些呀你替他們換一半杯兒罷公子笑嘻嘻的道母親吩咐不敢不遵這是他兩个這盅酒似乎不好求人代飲安太太是天生疼媳婦兒的便道惹氣這就算人求着你了不用你我有了主意了我們這裡兒有个紹興鐔子呢說着便叫我的長姐兒呢你來拿我大些兒的盅子來替你兩位奶奶喝一半兒去却說那長姐兒看着兩位奶奶合老爺這番觥籌交錯心裡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却又不能沒个夢到神仙夢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豔羨忽聽太太這一吩咐樂得他從丹田裡提着小宮提的嗓子答應了一聲嗻連取我盅子太太道不用我去了你就等着揀你二位大奶奶个福底兒罷當下金玉姊妹每人喝了約莫也有一小盅酒那盃裡還有大半杯在裡頭便遞給長姐兒他拿起來一聲氣喝了个酒乾無滴還向着太太照了照杯樂得給太太磕了个頭又給二奶奶請了个安太太合公子道我們也乾了也值得你那麼拿糖作醋的公子此時倒那長姐兒臉上那番得意他直覺得不但月裡嫦娥海上的麻姑沒夢見个怎麼个樂兒就連个虞姬跟着黑鍋底似霸王貂蟬跟着个一簍油似的董卓以至小蠻樊素兩个空風雅了會子也不過梨花壓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呢那麼个老頭子那都算他們作冤呢却說公子合金玉姊妹都歸了坐叙了頭換上門面盃來正要澈那个瑪瑙老爺道拿來因接在手裡合公子道這件東西竟成了一段佳話不可無幾句題拔以誌其盛公子聽了樂得手舞足蹈便道兒子空歡喜了會子竟不曾想到父親吩咐必應如此老爺說既這樣你就作幾句銘來章不限句句不限字却限你即席立成我要見識見識你們這班翰林是怎的个通法（亦係牢騷喜樂兼有之語）公子此時一團興致覺只事倚馬可待那知一想纔覺見那長篇累牘不合體裁三言五語包括不住一時竟大為難起來老爺道七步八叉具有成例古人擊鉢催詩我要擊鉢了說着便把筷子向燈盤兒上噹的敲了一下公子心裡益發忙起來好容易得了幾句默誦了默誦覺得又像時文又像試帖無法只得從實說道從來不曾弄過這個敢

是竟不容易。老爺擎杯大笑道：原來鼎甲的本領也只如此，還是我這个殿試在三甲的榜下知縣來替你獻醜罷。呵呵　偶讓一句，老翁遂自鳴得意，細味之，不免牢騷。蓋此老之牢騷在下如之最深。因笑道：這一路筆墨，只眼前幾句經書，便取之不盡，還用這等搜索枯腸去想？因口誦道：

涅而不緇　磨而不磷　以至吾過　且旌善人

公子連忙取了紙筆，恭楷寫出來，請老爺看過，又講給老太太聽。他又從新捧在手裡讀了兩遍，見只寥寥十六个字的成句，人也有了，物也有了，人將終而終底成功也有了，物未毀而且臻圓滿也有了。他此時心裡早想到等消停了，必得找個好鐫工把這四句銘詞鐫在杯上，再鐫上那個伴瓣主人的雅號。想到這裡，正在得意，又聽他母親說道：你爺兒倆今日這幾句文兒，連我聽着都懂得了。依我說，這個盃的名兒還不大好。瑪瑙瑪瑙的，怎麼怪得把我們這個沒籠頭的養馬給惹惱了呢。讀瑪瑙為馬惱，彷彿竇建德豆入牛口之謠，較漢高之解柏人為迫人，尤為熨貼。視孤向穴嗒之為胡，錦衾爛分之為奚，不可同日而語矣。至本地風光，留住兒、白趕路兒之外，如程相公之以代筆而名代弼，陸章京之以露風號露峯，亦其類也。莫如給他起个名兒，叫他合歡杯。我還有個主意，老爺合大姐姐、親家，白聽聽好不好？可不是我竟偏着我的媳婦兒，如今把這件東西竟賞了金鳳媳婦兒。這倆人一個有圓硯台，一個有張弓，他再有了這個合歡杯，可不三個人都有點故事兒了嗎？大家聽了，却說想得好。老爺也連叫通極通極。他小夫妻的歡喜更不消說。當下三個一齊謝過父母，再不想安太太一句閒話，又把這兒女英雄傳給穿插了个五花八門，面面都到。列公，你道這個因由從那裡來？却從張太太吃白齋而來。在下說過在下記得纔得圓成了這个合歡杯，聯合上那兩件雕弓寶硯，演出這過半天的人情天理文章，未完的兒女英雄的公案。列公不信，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這十七卷評話逐層想去，始信佛說寄語眾生，慎勿造因，那兩句話畢竟不是空談。這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果然不着閒筆。却說那日雖個家庭小宴，安老爺唱得一片精神，十分興會，題了那四句銘詞之後，又捉住公子侍飲了幾杯，纔說道：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我們大家吃飯罷。一時徹酒添羹，閤席飯罷散坐了，談了幾句，張太太告辭回家，安老夫妻又向他二位道了奉擾，舅太太也回了西院。他小夫妻二個伺候父母安置，纔一同歸房。公子一進門來，便已瞧見了堂屋裡那張八仙桌上設着絕精緻的一席菜子，說道：原來你姊妹今日還有這番盛設，只是酒多了，怎便怎樣。金玉姊妹纔把他兩个今晚所以設這酒席的意思說出來。公子道：既如此，倒不可

辜負雅意說道便各各寬衣卸妝洗盞更酌先是何小姐說道我來了不差甚麼兩年了從沒見過老爺子像今兒過這等高興張姑娘道別說姐姐呀妹妹比姐姐多來着一年今日也是頭一遭見哪公子道別說妹妹呀連哥哥比你兩個多來着不着甚麼二十年今日還是頭一遭兒見呢張姑娘道這句話合我說的起合人家姐姐可說不起呀沒聽見說過嗎姐姐從抓週兒那天說見過公公了人家還比你大着一歲呢（我曾聽見第十回中說過我自然也說稱作姐姐纔是）何小姐道誰叫人家探花了呢哥哥就哥哥罷（原來探花不作年少居長之律律例統纂我此條）如今這講只席酒原是為給爺賀喜接風我們負荊請罪請爺開酒而設的不想二位老人家今日這等高興把我們倆這麼夠好戲給先點了如今酒是開了可還用我們倆一个人背上根荊條棍兒贖个不是不用的他兩个這話不是閒話不是頑話直是樂從心窩兒掏出來的那幾句老實話公子聽了到有些二不安還道惶恐惶恐我安龍媒不有二卿焉有今日你不聽見方纔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歡杯上兩句銘詞道是以誌吾過且旌善人這話今後快休提起何小姐道既如此把妹妹那个合歡杯拿來你再麼那麼一盅就算領了我們的情了公子大喜便說道既曰合歡這酒沒一個人喝的理我三个人喝个傳杯遞盞何如說着便用那合歡杯斟了滿滿的一盃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飲乾便把那桌果子公給兩个嬤嬤以至本屋裡丫頭女人吃去可揀了幾樣可吃的叫人給長姐兒送去他小夫妻三个烟茶漱盥一切事畢便吩咐了頭鉤懸翠帳屏掩華燈各各安寢一宿無話（習見之語一經洗發生新）且住可知這一宿無話四個字怎的个講法這四个字千人一面的流口常談請教這伴香辦香二位女史合那位伴辦主人的這一宿一邊正當王事賢勞馳驅偃仰之餘一边正在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之後所謂今夕何夕安得無話然而難言也從來作史法貴誅心筆能鑄鐵所以彰癉予奪一字在所必爭試設身處地替這一宿的安龍媒作想果能作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的慎獨君子乎將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乎（三閭大夫卜居若詞用此歡樂場中別饒風味）仰或且學個先進於禮樂的野人再學那後進於禮樂的君子乎否則竟公然照圖好事嬌嗔試玉郎那日夫子自道的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乎皆非天理人情也然則除了一宿無話這四個字之外還叫那燕北閒人替他怎的个斡旋所以只有老氣橫秋大書而特書曰一宿無話非他講得口滑爲得手留比龍門法也這正是深院好栽連理樹重幃雙護比肩人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繡像繪圖兒女英雄傳卷八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為天下師　　老封翁蕭遇窮途客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榮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房就寢。一宿無話。不用一正筆不用一寔筆是為無話渲染既事之後隱躍於旁觀之自是為無話之話按小說的文法。一宿無話之下。次日卻說清晨。他夫妻三個。還不曾出臥房。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奶昨晚賞的吃食。他進門不曾站住腳。便匆匆的到了東裡間兒。見花鈴兒柳條兒纔在南牀上。放梳妝匣兒。他便問二奶奶都沒起來麼。兩個丫鬟這個合他點點頭兒。那個卻又合他搖搖手兒。他正不解。未必不解便聽何小姐在屋裡咳嗽。叫了聲來個人兒啊。花鈴兒答應一聲。忙去打起臥房簾子來。只見何小姐穿著件湖色短綢衫兒。一手扣著胸坎鈕子。一手理著鬢角兒。兩個皮兒。還睡得撈撈兒的。從臥房裡出來。見了他。便低聲兒合他笑道。敢則你都打扮得這麼光梳頭淨洗面兒的了。我們今兒可起晚了。他見大奶奶低言悄語的說話。便知爺還不曾睡醒。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吃食。一面也悄說道。奶奶別忙。早呢。老爺太太都沒起來呢。太太昨兒晚上就說了。說爺合二奶奶家裡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昨兒又整整的忙了一天。太太還說自己也乏了。今兒要晚些兒起來。為的是省了爺奶奶趕碌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刻再請呢。何小姐一面嗽口。便人搬了張小杌子來。叫他坐下。他且不坐下。只在那裡幫著他拎兒放漱口水。揭刷牙撒盒兒。遞手絹。恰好華媽媽從外頭托進一蒲包兒玫瑰花兒來。他見了。從摘花盤兒裡拈起花骨兒來。就蹲在炕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把你奶奶的烟袋拿一根來。給你姑娘裝袋烟。他忙道。你等等兒。讓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說著。站起就往那屋裡跑。何小姐忙道。你回來罷。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來。你在這等著見罷。他一聽。料是大爺在屋裡。歇辭到偏是便不好過去。一時柳條兒裝烟來。他穿好了花兒。便坐在那小杌子上。呼着烟灰兒。說起昨日老爺太太怎麼喜歡。又說這都是爺奶奶的孝心。奴才們的造化。何小姐一面通着頭。也合他一答一合的談。他談着看了看鐘。便合柳條兒說。你也請起奶奶來梳頭了。纔說着。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人。他聽了。聽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臥房裡。正待要問。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槅子跟前。隔着簾兒說。奶奶叫奴才呀。只聽張姑娘問道。我這副腿兒帶怎麼兩根兩樣兒呀。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裡糊塗的。是怎麼給拉岔了。柳

條兒道。昨兒晚上是奶奶自己歸着的。洩漏春光有柳條柳條昨兒晚上之屏退不使歸着防洩漏也覓竟尋光洩漏仍是柳條奴才沒動啊。怎麽會拉空了呢。不然奴才先時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張奶娘還沒及答應。何小姐這裡聽了。自己伸出小腳兒來看了一眼。不禁笑道。柳條兒呀。叫你們奶奶。先這麽將就著紮上。回來再說罷。我腳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便聽張姑娘在屋裡噗的笑一聲。不大的工夫。揉著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裡出來。見了長姐兒說道。喲。敢是你在這兒呢。虧得是你。你瞧。纔說得你瞧兩個字。他早明白了。一面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的賞吃食。一面說道。本來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上頭應酬著幾位老家兒。又得張羅爺們兒。還能照應到這些碎零事兒呢。二位大奶奶。不覺被他恭維的大樂。何小姐一時通完了頭。轉過身來要洗臉。他怕著上去。又替挽袖子。恰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塌兒袖子上頭蹭了塊胭脂。便笑問道。喲。奶奶這袖子上怎麽了。回來換一件罷。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頭看了看說。可不是。這又是花鈴兒幹的。我也不懂。疊衣裳總愛叼在嘴裡。疊怎麽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瞧瞧我昨兒早起。纔換上的。這是甚麽工夫。給弄上的。花鈴兒這不敢言語。張姑娘道。姐姐別竟說他一個兒。我們柳條兒也是這麽個毛病兒。不信瞧我袖這子。也給弄了那麽一塊。說著揪著隻汗塌兒袖子。翻來覆去找了半天。只找不着。自己吼了一聲。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縧子。不禁笑著問何小姐說。姊姊。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拆了去穿上了罷。何姐小道。這都是新樣兒的。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我怎麽會拆了來穿上呢。說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看了看。可不是人家那件嗎。不由的也噗的一聲道。我說只覺着這領子怪搯的慌的呢。真個的今兒也不知是怎麽了。鬧的這麽亂糟糟的。說完兩個人只對瞅着笑。長姊兒聽了這話。就排揎起花鈴兒柳條兒來了。說你們倆瞧。說罷你們又該着抱怨姑娘的咀碎了。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全靠偺們當了的經心。要都像你們倆這麽當差使。不用說了。明兒各人的主子認空了。還不知道呢。一陣數落。倆傻了頭只撅着個嘴。正說公子也瞥着一腦門子的困。趿着雙鞋兒。從臥房裡出來。看見姊兒在這裡。笑道。喳。這麽早就有客來了。長姐兒大爺出來。連忙站起來。把烟袋順在身旁。只規規矩矩的說了句。爺起來了。此外再沒別的散碎話。還帶管低着雙眼皮兒。把個臉兒繃得這些裂紋也沒有。此等矜心作意正與二姑娘相反這個當兒。張姑娘又讓他說。你只管坐下。偺們說話兒。不則便說道。請二位奶奶梳頭罷。鐘也待好打辰初了。奴才得過去了。說着把手裡的烟

袋遞給抓條兒遂說你可給奶奶吹乾淨得再收。說罷這纔叉着雙寬袖口兒咯噔着兩隻小底托兒。得意洋洋的去了。書中按下閒話再講正文。却說安公子。自從點了翰林去下書本兒出了書房。只這等撒和了一向早有他那班世誼同年。見他翩翩手度。藹然可親都願意合他親近往了。今日這家請讌會。明日那個請閒遊把個公子應酬得沒個空閒。他看了看所謂外間這衣服車馬亭台宴飲繁盛。其風味也不過如此。便想到自己眼下。雖然交過這個排場說不得士不通經不能致用。但是通經而不通史。也不過作一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便是通經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於時無補。只要這等合他雲遊下去。將來自己到了吃緊關頭。難道就靠寫兩副單條對聯。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想到這裡自已便把家藏的那些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開國方略。大清會典。律例統纂。三禮彙通。甚至漕運治河諸書。凡事眼睛裡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都搬出來放在手下。當作閒書。隨時流覽。偶然遇着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他家又現供養着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修餼的老先生。可以請教。便兼這位老先生又是天生。無論甚的疑難。每問必知。無答不詳。并且樂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叙天倫的日行工夫到也頗不寂寞。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益發留心庶務。這且不在話下。一日他闔家正在無事閒談。舅太太張太太也在坐。只見家人晋升拿着一封信。合一個手版進來。回說鄧九太爺。從山東特專人來。給老爺太太賀喜。說送有點土物兒。後頭走着呢。來人先來請安投信。說着便把那信合手版遞給公子送上去。老爺一看。只見手版上寫着武生陸葆安。便說道他家幾個人。我却都見過。只不記得他們的姓名。這是那一個。怎的又是個武生呢。公子道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綽號叫作大鐵鎚的。老爺也一時想起來說。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着。九公把他找來演鎚給我們看。看他一鎚打碎了那大石頭那個人。公子道。正是。他老爺道。這人到也好個身材像貌。公子道。聽講究起來這人的本領。大的很呢。除了他那把大鎚之外。躥山入水。無所不能。遇着事件。並且着實還有點把握。還不止專靠血氣之勇。老爺點了點頭。這個當兒。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拆開。老爺接過來細看了看。一那籤子上寫的水心公祖老弟夫人台啟。一行字說太奇。這封信竟是老頭兒親筆寫的。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因拆開信看。只見裡面寫道是

愚兄鄧振彪頓首。

老弟大人安好并問　弟婦大人安好　大賢侄好　二位姑奶奶好　舅太太合二位張親家都替問好　敬啟者。彼此至好。套言不敘。恭惟　老弟大人。貴體納福　閤府吉祥。如意是荷。愚兄本當親身造　府賀喜。因但有小事。難以分身。望其　原諒。今特遣小徒陸葆安進京代賀一切。不盡之言一問可知。再帶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鵝毛。笑納可也。小婿小女二姑娘都給閤府請安。外有他等給　二妹子并眾位稍去的東西。都有清單可憑。再問二妹子。要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求見　賜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萬千萬。務必務必。都交小徒帶回。順請安好不一（雕摹詩倒平仄武經落字入手筆雅妙惟肖正似不工為工林西仲批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首段云故意撰出此等文字為舉子場中落卷寫照真知言也）　愚兄鄧振彪再拜

吉日冲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念念。又筆

後頭還打着虎臣兩個字的圖書。合他那名鎮江湖的本頭戳子。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兒八行書。前後錯落添改。倒有十來處。依然還是白字連篇。只點頭嘆賞。公子在一旁看了。却忍不住要笑。老爺道。你不可笑他。你只想他那個脾氣性格兒。竟能低下頭靜着心寫這是甚麼樣的至誠（相賞在牝牡真知己體貼入微古人言驪黃之外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以此）說着又看禮單。見開頭第一筆。寫着是鶴鹿同春。老爺就不明白說甚麼是鶴鹿同春。老爺又往下看去。見是孔陵蓍草。尼山石硯。聖蹟圖。萊石文玩。蒙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餘便是山東綿綢大布恩縣白麵掛麪耿餅焦棗兒巴魚子盐磚看光景他大約是照着縉紳。把山東土產揀用得著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了來了。却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老爺因命公子把那封信書念給太太聽。公子將念完。止剩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曾念這個當兒。金玉姊妹也急於要看看那封信。公子見他兩個要看。把信便遞給他兩個。說。九公惦着你們兩個很呢。快看去罷。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過去。公子說。你先瞧這篇兒。他一瞧兒。見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一時好不勁呢。虧他積伶。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說妹妹你瞧這是倆甚麼字。說着遞過去。回身就走。張姑娘不知是計。接過去纔瞧得一眼。便擲在桌子上。說瞧這姐姐也躁了。合同小姐湊在一處。兩人却只羞得緋紅了臉。低頭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拾起那信來看了看。說這也值得這麼個樣兒。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話。告訴了舅太太又合他姊妹說道。這可真叫人悶得怪躁的。也有兩過人來。這二三年了。還給我抱個孫子的瞧瞧。人家尋胎產金丹。想來必是褚大娘子有了喜信兒了。舅太太也

說眞個的呢。一句話不曾說完。張太太發了議論了。說親家那可說不的呀。這是有個神兒在神兒不在的事兒。誰有砑手哇。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大太一下注解。他姊妹聽了。益發不好意思。說話間。安老爺便要帽子出去見那個陸葆安。一時進來。只見他頂帽官靴。也穿著件短襟紗袍兒。石青馬褂兒。雖說是個武生舉動。頗不粗鄙。外省的禮兒沒別的。見面就只磕頭。那陸葆安見了安老爺。就拜下去。安老爺只以一揖相還。便讓他上坐。他那裡肯。說武生的師傅囑咐。說武生到了老太爺這裡。就同自己女兒一樣。不敢坐。安老爺此時讓再讓三。他纔一旁坐下。安老爺先問了問鄧九公的身子眷口。陸葆安答說。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打發武生來一來給老太爺少老爺道喜請安。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還叫武生來請呢。還說他老人家如今不到南省去了。輕易得不着好陳酒。求太老爺這裡找幾罈。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回去。不是他叫武生買幾罈帶去了。說那東西的好歹外人摸不著。安老爺連說這事容易。因又問起褚一官。并褚大娘子可有個得的信息。陸葆安回說這倒不知。正說著。那拉東西的車輛以至挑的抬的都來了。眾家人帶著更夫往裡搬運。安老爺纔知那禮單上的鶴鹿同春。是他專為賀喜特給找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泰山上一對梅花小鹿。都用木籠抬了來。一時張老也過來招呼。便同了那陸葆安到程師爺那邊去坐。安老爺這裡一面吩咐給他備飯款留。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進得二門。見公子正隨着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著看那對鹿鶴。老爺於這些東西上雖雅馴如鶴鹿也不甚在意。忙忙的進了屋子。只檢出那冊聖蹟圖正襟危坐的看。一時內眷們也進屋裡來。一旁看着。問長問短。老爺便從麟現闕里起。一直講到西狩獲麟。會把聖人七十三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曾漏得一件事跡。差得一個年月。單太太聽完了說道。我瞧我們這位姑老爺呀。眞算得甚麽事兒都懂得。可惜就只不懂得甚麽叫鶴鹿同春。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把其餘的東西該歸著的歸著。該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旋那個陸秀才。那陸秀才當日住下。次日便告辭去料理他的勾當。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安老爺閒中便給鄧九公寫了回信。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禮。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臨期都交那陸葆安帶回山東而去。不提。卻說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雖說是個閒曹。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也得進城幾次。那時又正遇烏克齋放了掌院。有心報答師門。提拔門生。便派了個撰文的差使。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私緊接。又有了大考的旨

意。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叫作金頂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造退神仙也不饒安公子已是一甲三名授過職的。倒應預頂便早晚用起功來正在不曾考試之前恰好出了個講官缺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題下。本來便授了講官雖說一樣的七品官兒卻倒得自己專摺謝恩謝恩這日便蒙召見臨上去時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及至叫上起兒去聖人見他品格凝重氣度舂容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本裡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探花問他的家世學業又見他奏對稱旨天顏大悅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連陞五級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也不過是個四品京堂卻是個侍至聖香案。為天下師尊的卻也。你道公子纔幾日的新進士讓心怎的個品學兼優也不應快到如此這不真個是官場如戲了麼。豈不聞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便是個披甲出身的往往也會不數年出將入相。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他還多着兩層。四積陰功五讀書呢。話休煩絮。卻說那時恰遇覃恩大典舉行恩科會試。傳臚之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祭酒。這釋褐禮自來要算個朝廷莫大盛典。讀書人難遇的機緣。這日狀元榜眼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便到明論堂參拜祭酒。那明倫堂預先要用桌子。搭起個高台來。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狀元率領眾人。行禮的時候。先請祭酒升台上座。然後恭肅展拜。從來禮無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長者先生。也必有兩句慰勞。獨到了狀元拜祭酒。那祭酒卻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你道為何相傳以為但是祭酒存些謙和。一開口一抬手便於狀元不利。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安公子便照這儀注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台正中交椅上端然正坐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偏偏那科的狀元又龍頭屬老成點的是個年近五旬的蒼髯老者。安公子纔得二十歲上下的一個美少年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大家看了。好不替他得意。一時釋褐禮成。安公子公事已畢算了算已經在城裡耽擱了好幾日了。看那天氣尚早。便由甯門還回莊園。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這典禮之隆聖恩之重人生在世讀書一場得有今日。庶乎無愧。自言自語道。且住記得那年我們蕭史桐鄉兩位恭人因我說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樂就拈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叫我為個四樂堂的匾掛上這話其實尖酸可惡我一向雖說幸而成名上慰

二老這是不曾得過個學差試差。卻說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着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說不得英才的數兒裡。罷難道我收了只個狀元門生。合一榜的新進士。還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占全了君子有三樂不成。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便一番。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杯酒。掛那個四樂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話。一路盤算。早到家門。進門見過父母。安老爺第一句便道。好了。居然為天下師了。此時也十分得意。待談了一刻。便過東院來。進了院門。早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裡迎出來。說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話要請教他姊妹。也道且慢。我兩個先有件事要奉求。公子道。我悃了這幾日。纔得到家。你兩個又有甚麼差遣。他兩個道。且到屋裡再說。公子進得屋子。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卻研得墨濃。洗得筆淨。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桌兒上又鋪着一副絹牋。兩邊用鎮紙壓着。當中卻又放着一大杯酒。公子一時不解。問道。這是甚麼儀注。他姊妹兩個笑吟吟的一聲說道。奉求大筆。見賜四樂堂三個字。大公子斷沒想到從城裡瞥了這麼個好燈虎兒來。一進門就叫人家給揭了。不禁樂得仰天大笑。說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因又點頭道。這正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張姑娘道。真個的。換了衣裳。為甚麼不趁着墨寫起來呢。公子道。這卻使不得。且無論天道忌滿。人事忌全。不可如此放縱。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倘然被老人家看見。問我何謂四樂。你叫我怎麼回答。快收拾起來罷。他姊妹兩人。也就一笑而罷。不想這他家這陣閨房游戲。又便宜了燕北閒人歸結了他四樂堂那筆前文。這話且按下不表。卻說安老爺見兒子廁名清華。置身通顯。書香是接下去了。門庭是撐起來了。家中無可顧慮。自己又極清閒。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大慶將近。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去奉祝。此時不肯失信。這個便打算借此個作遠遊。訪一訪一路的名勝。到他那裡。并要多盤桓幾日。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了個山東就醫的假。約在三月上旬起身。太太便帶同兩個媳婦。忙着收拾行裝。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壽的禮。無非如意。緞疋。皮張。玩器。活計等件。預備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老爺一看。便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早已辦得停當了。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壽酒。我已經叫人到天津酒行裡。找了一百二十罈上好的陳紹。賸兒酒便算祝他的花甲。重過已過。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那一色是我送他壽文。便是許他的那篇生傳。只這兩色。薄禮他足

可一醉消愁千秋不死何須再備壽禮太太一聽這話知道是又左了去了不好搬駁只得說老爺見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總成這麼個俗禮兒呀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自己就作主意配定又數餘帶上了幾百銀子防著老爺路上要使隨叫進家人們來裝箱子捆行囊一切停當老爺又托了張親家老爺程師爺在家照料并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們只帶了梁材葉通華忠劉住兒小小子麻花兒幾個人并兩個打雜兒的廚子剃頭的去又吩咐帶上那個烏雲蓋雪的驢兒作了代步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一概管泛到起身這日止不過囑咐公子幾句話兒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太平車兒不坐只騎著那頭驢兒遇處名勝也要下來瞻仰見過古蹟也要站住考訂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個住處便隨寓而安只這等磨去離家三四天纔磨到良鄉華忠有些急了晚間趁空兒回老爺這走長道兒可得趁天氣呀要不請示老爺明日趕一個整站罷老爺以為可不可次日便起了個早約莫辰牌時分早來到涿州關外打早尖卻說這座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煩難第一州安老爺到得關相坐在車裡一看只見那條街上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馱絡繹不絕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女老少都穿梭一般擁擠不動正在看著一行車馬早進了一座客店眾家人服侍老爺下了車進店房坐下大家便忙著鋪馬褥解怨包研銅鏇子預備老爺擦面喝茶那個跑堂的兒見這光景見個官派便不敢進屋子只提了壺開水在門外候著老爺這邊出來是閒情逸到正要問問沿途的景物因叫跑堂的兒說你只管進來便問他道你這裡今日怎等熱鬧跑堂兒的見問答說州城裡鼓樓有座天齊廟今兒十五是開廟的日子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爺老爺聽得燒香拜這些事便丟開不往下談又問他說此地可遊有甚麼名勝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等字斟句酌再想不到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甚麼名勝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嚇人不刺的一個天齊爺也沒有靈聖的兒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那廟裡頭遛白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那廟裡頭中間兒是高大的五間天齊殿接著寢宮兩邊兒財神殿娘娘殿後層兒是文昌閣週圍七十二司到了那個地方兒吃喝穿戴甚麼都買不短廟後頭擺著十錦要雜兒前日還到了個熊希希罕兒的為甚麼今兒進廟的人更多了呢老爺更覺他所答非所問程相公那裡就打聽說甚麼叫作希希哈兒跑堂兒

的道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希希罕兒的是碌大的一對大鳳凰老爺聽了不禁納罕忽然又低下頭去默默如有所思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道老爺不麼我們今日此地歇下也去望望鳳凰罷華忠這擬老頭子是好容是盼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便說師爺他信們那些謠言那兒那麼件事兒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思何為你道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才聽得跑堂兒的說了句此地有鳳凰便想到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鳳巢阿閣之後止於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漢以後雖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影响附會到了我大清從前慶雲現黃河清瑞麥兩岐靈芝三秀這些嘉祥算都見過甚至麒麟也過來了就只不曾見過鳳凰如今鳳凰竟見在直隸地方只豈不是聖朝一椿非常盛事況且孔夫子遂不免有個鳳凰不至吾已矣夫之嘆如今我安某生在聖廟躬逢盛事豈可當面錯過心裡正要去看看只是不好出口正在躊躇忽聽程相公要去華忠卻又從旁攔他便道程師爺也是終年悶在書房裡我又左右閒在此今日竟依然住下我也陪他走走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連那蘇花兒聽見逛廟也樂得跳跳鑽鑽只有華忠口裡不言心裡暗想說我瞧今兒個這溢八成兒要作冤當下上下一行人吃完飯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裡自己便同了程相公帶了華忠劉住兒合小小子蘇花兒又帶上了一個打雜兒的背着馬褥子背壺碗包遂分付帶了兩串零錢慢慢的出了店門步進州城往天齊廟而來於路無話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城活了五十來歲凡是京城的東嶽廟城隍廟曹公觀白雲觀以至隆福寺護國寺這些地方從沒逛過此刻纔到這座廟門外見那些賣食吃物吆吆喝喝那逛廟的人是沒男沒女出入不斷亂擠老爺見一個讓一個只覺自己擠不上去華忠道奴才頭裡走著罷說著進山門那山門裡就有些賣通草花兒的磁器傢伙的耍貨兒的以至賣酸梅湯的羊肉熱麪的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圍著在那裡吃喝程相公此時兩隻眼睛不夠使的正在東盼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大家就一路來到天王殿一進去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腳下各各造着兩個怪精便覺得不然說何必神道設教如此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個這就是風調雨順四大天王老爺因問何以見得是風調雨順程相公道哪那手舒一把鋼鋒寶劍的正是個風那個抱着面琵琶琵琶是要調和了絃纔好彈的可不是個調那舒雨傘的便是個雨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向來一知半解無

不虛心。聽如此說。不等他說完便連連點頭說。講的有些道理。因又問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程相公見問。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說正是他手裡只拿了一條滿長的大蛇。倒不曉得他怎的叫作順天王。劉住兒說那不是長蟲。人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老爺亂說道。因捻着鬍子望了會子說道。噯據我看來這據東西。不大非花老虎亦非蛇也。只怕就是雉入大水為蜃的那個蜃。總暗合着只個順天王的順字。程相公道。老伯又來了。我們南邊那個蜃字讀作上聲。順字讀作去聲。怎合得到一處呢。老爺道。噯呀世兄你既曉得蜃字讀上聲。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十一軫十二震兩韻雙收同義的麼。老爺只顧合世兄這一陣考据風調雨順。家人們只好跟在後頭站住。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聽熱鬧兒子把個天王殿穿堂門兒的要路口兒給堵住了。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走着逛拉要講究這個自己家園兒裡我閒學房講去。這廟裡是個大家的馬兒大家騎的地方兒。讓大夥兒熱鬧熱鬧。眼睛別招含怨。老爺連忙就走。程相公還在那裡打聽說甚麼叫作熱鬧眼睛。華忠拉了他一把說。走罷。我的大叔。說着出了天王殿的後門兒。便望見那座正殿。只見正中一條甬路直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甬路兩旁便是賣估衣的零剪裁料兒的包銀首飾的燒料貨的台堦兒上。也擺着些碎貨攤子。安老爺無心細看。順着那條甬路上了月台。只見殿前放着個大鐵香爐。又砌着個大香池子。殿門子卻攔着柵欄。不許人進去。那些燒的香只在當院子裡點着香舉着磕頭。磕完了頭便把那香撂在池子裡。卻把那包香的字紙仍在滿地。大家踹來踹去。只不在意。老爺一見登時老大的不安。嚷道啊啊這班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卻又來燒甚麼香。說着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裡焚化了。華忠一聽心裡說道。好我們爺兒們今兒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但是主人吩咐沒法兒。只得大家胡擄起來送到爐去焚化。老爺還恐怕大家揀得不乾淨。自己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麻花兒也毛着腰兒一張張揀得不了。又望着那些燒香的說道。你眾位剩下這字紙來就隨手撂在爐裡焚了。也好。眾人也有聽信這話的。也有佯佯不理倒笑他是個書獃子。那知他這書獃子這陣獃到正是在場勝念千聲佛。强燒萬炷香的功德。卻說安老爺揀完字紙自己也累了一腦門子汗。正在掏出小手巾兒來擦着。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去。老爺說是。道那位黃老爺華忠道。這師爺說的就是天齊爺。安老爺道。東嶽大帝是位發育萬物的震旦尊神。你卻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這話

又何所本。程相公道。這也是那部封神演義上的。老爺愣了一愣。說然則你方才講的那風調雨順。也是封神演義上的考據。下來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這卻怎講。說著不到殿便走回來。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娘娘殿。只見這座殿裡打金錢眼的。又有捨了一吊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財氣的。那殿裡拴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窩泥兒孩的豬狗來說是還願心的。沒男沒女挨肩擦背擁擠在一處。老爺看了。便說我們似乎不必同這班人亂擠去了罷。怎禁得那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逛逛財神殿娘娘殿。并且還要看看七十二司。只望著老爺一個勁兒笑嘻嘻的唏噌。老爺看這光景。便叫華忠你同師爺走走去。我竟不能奉陪了。讓我在這裡靜一靜兒罷。因指著廟花兒道把他也帶去。華忠聽了。把馬褥子給老爺舖在樹陰涼兒裡一座石牌後頭。又叫劉住兒跨上氈包背壺到那邊茶灶壺上到盆茶來。老爺說不必。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興都交給我。你們去逛你們的。大家見老爺吩咐。只得都去。這裡剩了老爺一個人兒悶坐無聊。忽然想起何不轉到碑前頭讀讀這統碑文。也考訂考訂這座廟兒究竟建何朝自朝代。想到這裡。便站起。倒背著手踱過去。揚著臉兒去看那碑文。纔看了一行。只聽得身背後猛可裡噲的一聲。只覺一個人往脊梁上一撲。緊接著就雙手摟住脖子。叫了聲噯喲我乖喲。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險些兒不曾衝個觔斗。當下吃一大驚。暗想我自來不曾合人玩笑。這卻是誰。纔待要問。幸而那人一抱就鬆開了。老爺連忙回過身來。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一倒腳又正造在老爺腳上那個踩指兒雞眼上。老爺疼的握著腳噯喲了一聲。疼過那陣。神定一看。原來正是方才在娘娘殿拴娃娃的那班婦女。只見為頭的是個四十來歲的一個矮胖婦人。穿著件短布衫兒。拖着雙薄底鞋兒。老爺轉過身來纔合他對了兒。見便覺那陣酒蒜味兒往鼻子裡直灌。不算外邊夾雜著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又看了看他後頭還跟著一群年輕婦人。一個個粉面油頭。妖聲浪氣。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兒。只看那派打扮兒就沒一個安靜的了。如何見這過陣仗。登時唬得呆了。只說了句這怎麼講。那個胖女人卻也覺得臉上有些下不來。只聽他口兒嘈嘈道。那兒呀。剛才不是我們打影兒。從娘娘殿裡出來。嗎瞧見你一個人兒仰著個頭兒一頭兒往上瞧。一頭往前走。誰知腳底下橫不楞子爬着條浪狗。叫我一腳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虧我躲的溜掃。一把抓住你。不是叫我敬他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鬧個嘴吃屎。你還說呢。老爺此時肚子裡就讓有天大的道理海樣的學問。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咀裡要想講一個字兒也不能了。只氣得渾身亂顫。𠫊著双眼待要發作一場。忽然旁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嘈湊到跟前。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一把。推開那個女人。便笑嘻嘻的望著安老爺說道。老爺子你別計較他。他喝兩盅子貓溺。就是這麼著。也有造了人家的脚倒合人家扯禮的。瞧瞧人家新新兒的靴子。給踹了個泥脚印子。這是這麼說呢。你老給我餅著這把子花兒。等我給你老撣撣。說著就把手裡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子上一擱。老爺待要不接。又怕給他掉在地下。惹出事來。心裡一陣忙亂。就接過來了。這個當兒他蹲身下去。就餅他那條手巾。給老爺撣靴子上的那塊泥。只他往下這一蹲。安老爺却覺得一股子異香異氣。又像生麝香味兒。又像松子兒味兒。一時也不辨出是香是臊。是甜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才待要往後退。早被他一隻手搬住脚後跟。咀裡還斜叨著根長烟袋。揚著臉兒說。你倒底撓點腿兒來呀。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尖兒冰涼。心窩裡亂跳。萬不得話。只說豈敢豈敢。他道這又算個甚麼兒呢。大夥兒都是出來取樂兒。沒講究。老爺好容易等他撣完了那隻靴子。縮開手站起來。自已是急於要把手裡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他且不接那花兒。說道你老別忙。我來你老點事兒。說著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從上頭褪下個黃紙帖兒來。口裡一面說道。老爺子你老將才不是在月台上揀那字紙的時候兒嗎。我這麼冷眼兒瞧著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我才在老娘娘跟前來求了一籤。是求小人們的。說著又栖在安老爺耳朵底下。悄悄兒的說道。你老瞧我到有兩月來的沒見了。也摸不著是病啊是喜。你老瞧瞧老娘娘這籤上怎麼說的。給破說破說呢。你看這位老爺在他這抱定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兩句書。直到這個場中還絕絕不肯撒個謊。說我不識文。我斷字。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不由得這手舉著花兒那手就把個籤帖兒接過來。可耐此時是意亂心忙。眼光不定。看了半日。這也看不明白。好容易才找著了病立痊。孕生男六個字。忙說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婦子又不懂這句文話兒。說你老說叫我弄甚麼行子。這才急出老爺的老實話來了。說一定恭喜的。他這才喜歡。連籤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又把那籤帖兒遞過來說。你老索性再用點心兒給瞧瞧。到底是個了頭。是個小子。安老爺真真被他磨得沒法兒。只得嚷道。准養小子。那班婦女見老爺斷的這等准。轟一聲都圍上來了。有的拉著那媳婦子道喜。他也點著頭兒說。喜呢。只是娘娘的慈悲。也虧人家這位

老大爺子解得開呢說話間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脚各人找各人籤帖兒都要求老爺破說老爺可真稍兒不開了連說不必看了我曉得這廟裡娘娘的簽靈的狠呢凡事你們一起來求籤的都要養小子的不想這班人裡頭夾着個壼官廟裡姑子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縐僧衣脚登一雙三色挖讓僧鞋頭戴一頂月白紗胎沿倭緞盤金線的草帽兒太陽上邊貼着兩貼青緞子膏葯他也正求了個籤帖兒拴在帽頂兒上聽安老爺這等說便道喂你悠着點兒老頭子我一個出家人不當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兒養小子去咊那小媳婦同大家子都連忙攔說道師傅你別人家可怎麽知道咱們是一起兒來的呢那矮胖子女人便同那姑子嘈嘈道你罷呀你們那廟裡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怎麽說呢那姑子丟下安老爺趕去就要搲那矮胖婦人的咀說你要這麽給我洒我是撕你這張肥絕說到這裡又一個過去握住他的咀說道當着人家識文斷字的人兒呢別掄葷着人家笑話說着總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老爺受這場熱窩心裡下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老爺點那袋烟的窩心這大約也算要小小一個果報（愚謂家有兩鳳猶必欲看真鳳豈懲葉公好龍之失乎觀此可為貪不知止者戒）却說老爺見衆人散了趁這機會頭也不敢回趁身就走一溜烟走到將才原坐的那個地方兒只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群人轉了大灣兒回來了華忠一見老爺就問老爺把馬褥子交給誰了老爺一看才知那馬褥背壺盒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不知甚麽時候早已丟了個踪影全無想了想方才自已受的那一通兒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愣了半天只得說道我方才將到碑頭裡看了看那碑文怎知這東西些就會不見了呢華忠急了說道這不是丟了嗎等奴才趕下去老爺連忙攔住說這又甚麽要緊你曉得是甚麽人呀去又那裡去找他華忠是一肚皮的氣沒好說道老爺只管這麽寬恩奴才們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麽的呢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去了老爺道這話糊塗好你就講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方才是我自己在這裡看看究竟是誰之過與不必說了我們幹正經的看鳳凰去罷說着大家就從那個四隨牆門兒過後殿來見那裡又有許多撬牙蟲的賣耗子葯的賣金剛大叻丸的賣烟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燈下數的起六壬課的又見一群女人蹲在一個賣鴉片烟籤子的攤子上講價兒的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後走這才把必應瞻禮的個文昌擱抹門兒過去了才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便見那空院子裡圈着個破藍布帳子裡面鑼鼓喧天帳子外頭一個

人站在那裡嚷道撒官板兒一位瞧瞧這個鳳凰單展翅老爺聽了心中暗喜連忙進去原來却是起子跑旱船的只見一個三十來歲黑漆的大漢子一咀巴子的鬍子渣兒也包了頭穿了彩衣歪在那個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頭懶腰臉上還作出許多百媚千姣的醜態來鬧了一陣又聽那個打鑼的讓道看完了鳳凰單展翅只就該就著請太爺們瞧飛蝴蝶兒了安老爺這明白兒原來這就叫作鳳凰單展翅連忙回身就走華忠喚了一聲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寬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爺從文昌閣後身兒遶到東邊兒老爺一看就比那西邊兒安靜多了有的墻上掛了個燈虎兒壁子猜燈虎兒的有的三個一群兩個一影兒踢球的只見南邊兒靠着東墻圍着個帳子約莫裡頭是個書場兒北邊却圍著個簇新的大藍布帳子門兒外頭也站着兩人還都帶着纓帽兒聽他說話的口音倒像四川雲貴一路的人只聽他文謅謅的說道人品有低高個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這對飛禽是不輕容易得見的請看看程相公聽見便說老伯這一定是鳳凰了老爺也點點頭搖搖擺擺的進去見那帳子裡頭還有一道綱城綱城裡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老爺還不曾開口劉住兒就說這不是咱們城裡頭趕廟的那對孔雀嗎那兒的鳳凰啊安老爺這才後悔心裡的篤信好學終始還不信這就叫上了當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鳳凰不至也不可知因說我們回店去罷華忠說得老爺略等一等兒這麼個當兒麻花兒又拉屎去了老爺正不耐煩便說這就是方才那碗酪喫的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裡悄悄兒問的劉住兒那說裡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爺聽說便說索性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我借此歇歇兒也好華忠滿院子裡看了一遍只找不出個坐兒來說不然請老爺到南邊那書場兒的板櫈上坐坐去罷老爺此時是不曾看得鳳凰興致索然一毅兒不言語只跟了他走及至走進那書場兒去才見不是個說書的原來是個道士坐緊靠東墻根兒面前放著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櫈那板櫈上坐著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看場兒的正㪺著個升給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二三百零錢老爺看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棲道笠兒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那把笠兒戴得齊眉遮了太陽臉上却又照戲上小丑一般抹着個三花臉兒還帶著一圈兒狗蠅胡子左胳膊上攬著個漁鼓手裡搯着副簡板却把右手拍着鼓只聽他扎嘣嘣扎嘣嘣扎嘣扎嘣扎嘣打著在那裡等着攢錢忽見安老

爺進來坐下他又把頭上那個道笠兒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發科道
錦樣年華水樣過輪蹄風雨暗消磨倉皇一枕黃粱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
懞懂痴人醒來一場繁華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無非喚醒癡聾破除煩惱這也叫作只得
如此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聊當一笑
他說完了這段科白又撥著板眼拍那個鼓安老爺向來於戲文彈詞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兩門更不對路
何況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老爺看了早有些不耐煩只管坐在那裡卻掉轉頭來望著別處忽然聽他
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由得又着了點兒文字魔便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甚麼些只
聽他唱道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游絲萬丈飄無定謅幾句首
詞聒聒當他暮鼓晨鐘
安老爺聽了點點頭心裡暗說他這一段自然要算個總起的引子了因又聽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糊塗帳六朝金粉空塵跡五代干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抵多少
寺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最難逃名利關攤銅山鐵卷傳豐碑見早磨刀慘駭來意外冤難雪聲碎珊瑚酒未
寒千秋最苦英雄漢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安老爺聽了想道這兩段自然要算歷代帝王將相了底下要只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沒多的話說便聽他按住
鼓板提高了一調又唱道怎如他耕織圖安老爺才聽得這句不覺稍道這一轉轉得大妙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道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般便是擎天柱春秋祈報香三炷飲蜡吹豳酒半壺兒童閙學擊迎年鼓一家
兒呵呵大笑都說道完了官租儘逍遙漁半樵靠青山傍水拗手竿肩擔月殘照網來把鱖擂蘆煮砍得青松帶
葉燒御杯敢把王侯笑醉來時狂歌一曲猛抬頭月小天高牧童兒自在身走横橋卧樹陰短簑斜笠相廝趁夕
陽影鞭垂楊外春雨笛殺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穩日西趲歸家晚飯稻粥香撲鼻噴噴

正聽着程相公出恭回來說老伯候了半日我們去罷老爺此時倒有點兒聽進去不肯走了點點頭又聽那道士敲了陣鼓板唱道

羨高風隱逸流住深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閒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傲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澤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裡春秋破愁城酒一杯覓當鑪酤舊醅酒徒奪盡人間萃卦中奇偶閒休問葉底枯榮任幾回傾囊拚作千場醉不怕你天驚石破怎當他醉睡如雷老頭陀好怪哉鬓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鬚眉在菩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台蛤蜊到口心無礙俺只管嫣鋤煩惱沒來由見甚如來學神仙作道家踹芒鞋官髮剪葫蘆一個斜肩掛丹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頃刻花隨緣便是長生法聽說他結茅雲外却叫人何處尋他鼓數敲敲漸低曲將盡鼓殘希西風緊吹啼猿起陽關三疊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英雄淚收拾起浮生閒話交還他鼓板新詞

安老爺一直聽完又聽他唱那尾聲道

這番閒話君聽者不是閒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呑明滅俺則待唱着只道情兒歸山去也

唱完了只見他把漁鼓簡板横在桌子上站起來望着衆人轉着圈兒拱了拱手道獻醜獻醜列官不拘多少隨心樂助總成總成衆人各各隨意給了他幾文而散華忠也打串兒上擄下幾十錢來給個打錢兒的老爺正在那裡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並且算了算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增出灰韻一韻合着十三折譜成的早覺這斷斷不是這個花咀臉花的道士所能解待要問問他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道打交道却又着實賞鑑他這幾句道情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十文就說道你怎生這等小器就多給他些何妨回頭看着了那串兒上却只剩了沒多的錢因問你大家誰邊帶着錢呢不想問了問連那打雜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這裡有銀子可好老爺大喜說更好及至他從順袋中取出來却是個五兩的錠兒一時又沒處夾老爺便叫小小子麻花兒送給那個道士道士接過來不曾作謝先望銀子嘆了口氣道噯路盡方知蜀道平恩深便覺秋雲厚忽然兩淚直流把那個粉臉兒冲得一行一道的益發不成個模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樣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往前走了兩步向安老爺深深打了一躬說恩官厚賜貧道在這裡稽首了安老爺聽了這蜀道秋雲兩句覺道這道士不是個蠢人或者這道情竟是他自己一片哀怨也不可知便覺他雖是個道士也不甚討厭連忙遞他個揖華忠一旁看見口裡咕囔道得了我們老爺索性越腳高了便走越交上去直撅撅的說道回老爺這天西北陰上來了咱們可沒帶雨傘哪老爺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陰過來便不及合那道士細談同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齊廟的後門兒一路回店裡來梁材店裡已經吩廚子把老爺的晚飯備妥又給老爺煮下羊肉打點兒幾樣兒路菜照舊有他店裡頡飯餅麵老爺此時吃飯是第二件事究了一天渴了半日急於要先擦擦臉喝碗茶無如此時茶盅背壺銅鏇了是被老爺一統碑文讀成了個鋼裡的醬蘿蔔沒了纓兒了馬褥子也是從碑道理走了幸而茶碗還有數餘帶著的梁材倒上茶來劉住兒又忙着侍銅盆舀了盆水伺候老爺洗了臉葉通便把程相公的馬褥子給老爺鋪上又把自己那個借給他一時上菜來老爺同程相公便叫住一面吃著酒心裡還是念念不忘那個鳳凰恰好跑堂兒的端上羊肉來程相公便叫住他問道店家店家你忙些這裡來你早上說的天齊廟有得鳳凰看怎的咱們看不着跑堂兒的一楞說看不着沒有的話說這店裡有好幾個都瞧了回來了我們打雜兒的燒香去回來也說瞧見你老同老爺在那兒瞧鳳凰來著怎麽說看不着呢老爺說果然沒有看見只有一對孔雀在那裡跑堂兒的聽見想了想才笑呵呵的道是啊孔雀啊他那毛兒像就戴的翎子似的我是把兩樣東西的名兒記擾了老爺一聽這才悟過今兒這一遍算冤足了（安公竟一日之冤誤於跑堂兒的口中心無之一擾擾之為患深矣我讀至此傍徨不不念自少時東塗西抹晚年又復灾梨禍棗其為擾也不知凡幾其足以誤天下之安公也不知凡幾也噫高德儒嘗指孔雀為鸞矣念指為鳳非進而益上耶然而一故一誤正是有辨鳳之誤矣猶可說也鸞之故兮不可說也）一時吃完了飯家人們也有買東西去的也有打雜子去的一時只剩了華忠劉住兒兩個華忠又去走動這個當兒忽見劉住兒跑進來說外邊有個人要見老爺老爺說難道又是位喜賀大爺不成劉住兒又不懂老爺這句反言以申明之的話回道不是喜賀大爺那位奴才見個人這奴才不認得他奴才問他他說老爺見了他認得他老爺道算了罷你弄不清楚這些事快把華忠找來罷半日找了華忠來老爺正叫他去看看這人到底是誰華忠道不用看奴才將進來就瞧見他了就是方才在廟上唱道情那個道士老爺一聽先就急了說我說這些人斷招惹不得所以叫作唯女子與小人為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難養也因問劉住兒道既如此你在廟上也聽他唱那半日怎的又說不認得呢華忠道請老爺別怪劉住兒他這時候不是方才那個打扮兒了臉兒也洗乾淨了穿着件舊短襟兒袍石青馬褂兒穿靴戴帽并且是個高提梁兒他見了奴才還裝糊塗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兒就認出來了問他來做甚麼他說來謝謝老爺見了老爺還有話說奴才想着老爺可見這些人作甚麼呢就告訴他說回來替你回罷安老爺連道狠是狠是華忠誰知他竟不肯走說務必求見老爺還說他在淮上常見老爺回明了老爺一定見他的奴才問他姓名他又不肯說只說老爺一見自然認得老爺沒好氣道怎麼你也合劉住兒一般大的糊塗難道我在淮上常見的人你會不認得的嗎華忠不敢強咀等老爺發作完了才回道老爺聖明奴才提到青雲堡就迎見老爺回了京了奴才合劉住兒一樣也是沒到過淮上的老爺一時無話只說偏偏兒這麼一刻兒上過淮上的人又都不在跟前因賭氣說你叫他進來我見他罷華忠只得去叫那人及至那人進來老爺才要欠身他已經站在當地望着老爺拖地一躬起來說道水心先生別來無恙可還認識當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這個道人麼這正是柳絮萍蹤澤一夢相逢何必定來生要知說話這人是誰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矍鑠翁九秩雙生子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叫華忠把那個改裝的道士帶進來正要認認這人是誰問問他的來意不想他進門就是一躬起來開口就叫了聲水心先生接着便說可還認得我這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道人麼老爺聽了不勝詫異這才站起身來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從前在河南作知縣時受過知遇的那位老恩憲前任河台談爾音鳳鳥不至鴉鴉及來老爺斷想不到此刻忽然合他這地相逢倉卒間倒覺舉措不安忙着先讓程相公迴避過了自已一時料是換不及衣服只換了頂帽了轉說卑職安學海斷想不到此地得見台憲方才驀遇既昧於瞻拜今蒙降臨又不及迎接且惶且愧但是草莽之間不可廢禮請憲台上座容卑職叅謁把個談爾音慌得上前扶住說道水心先生我談爾音且有人心苟非事到萬難萬不敢靦顏來見我先生要一定這樣稱謂這等儀節便我益發無地自容却叫我這一肚皮的話怎得說出口安老爺看了他那愧汗不堪的人情到覺不好過拘禮還朝打了三躬纔合分他賓主坐下此時上街去的家人們也都回來了倒上茶來安老爺又親自送茶依然是憲台長大人短華忠站在旁邊

聽了半日。纔知這東西原來就是把我們老爺坑苦了的那個談爾音。待要得罪他兩句。又礙著主人。只氣了個他磨掌擦拳。直眉瞪眼。安老爺卻只藹然和氣的問他道。憲台是幾時蒙恩賜環的。竟自不知。怎的既不進京。又不回籍。卻只逗遛在此。更不敢動問。方才在天齊廟相遇。怎的又裝扮成那等行藏。卻是為何。那談爾音見問。未曾開口。眼中落淚。一面擺手。一面搖頭。說道先生這話。一言難盡。我自從那年獲罪。發往軍台。原想著硯則金漆田亦書致花既添於錦上炭豈送于雪中哀哉此老何見事之晚而作此想乎河工上。還有幾個著實受過我些好處的舊日屬員。打算叫他們幫助幾千金。交了台費。便好還鄉。不想這班人不肯也罷了。連回話都沒得一句。難得接到他一封信回。又無非苦苦說窮。那語言文字之間。還帶些冷罵。因此沒法。在台站上一住三年。才得效力年滿回來。便想一想不已至於再想可謂下愚不移在京官同鄉道理。打個把式。那知我們班同鄉更狠。那算起來。這些人平日。也不知用過我多少別敬節儀。如今見我這等回來。他們竟自閉門不納。還道不是安分之徒。竟大家鳴鼓而攻起來。沒奈何。只得奔到此。投奔一個州吏目。正是我的妻舅。叫作蔡錫江。不想他這個小小官兒。也竟會被上司訪著他帷薄不修。憲台令親既係九江納錫叫他帷薄怎樣偷法以此被參能無叫屈又參回去了。把我閃得來進退兩難。幸得我們紹興府山陰道上。又有些會唱道情的。我記得那腔調。也隨口編了幾句。就弄了副漁鼓簡板。每日胡亂唱來餬口。又怕被人看破我的行藏。所以才把些粉墨。遮了我這張羞臉。作夢也想不到。今日在此遇你。見這水心先生。竟慨然助了我五兩銀子。所以特地到門叩謝。說罷。站起來。又打了一躬。安老爺此時。正在後悔自己。方才在廟上不合一時粗心。不曾認出他那個假面目來。無端的給了他幾兩銀子。倒像特地去簡褻他一般。如今聽他這等說法。果然是把自己的無心犒賞。認作了有意酬恩。一時越發不安。連忙說道。大人你怎的倒這等說。說著正要往下辯白這個原故。那談爾音不等老爺說完。接過來也說道。先生你總叫怎的倒這等說。你可記得你我同在河南。我作壽的時節。你送我那五十金的公分。那時只因我看見各官。除了公分之外。都另有厚禮。獨你只單單的送了那公分五十金。我不合一時動了個小人之見。就幾乎弄得你家破人亡。今日狹路相逢。我正愁你要在眾人面前。大大的出我一場醜。不料你不念舊惡也罷了。又慨然贈我五兩銀子。你可曉得我談爾音當年看了那五十兩輕如草芥。今日看得這五兩便重似泰山了。你叫的怎的不要感激。不要這樣說法。是方才那番賣唱乞食的行逕。真真叫作無可奈何。只得如

此遂求老先生函蓋包荒此後見了我們河工上那班舊日的朋友切切不要提起才好。安老爺原是揣着一肚子話極力要辯白我方才如果認出是你來斷不肯那樣褻瀆他。你是算認定了。難得老爺認得出是他來。遂肯這等憐惜他等兩下裡越說越不得明白燕北人閒只五十七字耳早已說得明明白白說着說着。他越發提前情言直不諱一味自怨自悔老爺是位仁厚不過的便覺這人尚有三分夜氣早動了一片不忍之心。一時又替他臉上下不來又覺自己過不去心上待要寬慰勸勉他一番。便道大人休如此說貧乃士之常不足為累。便是市上吹簫街頭鼓板這些是古人中如洴國公蘆中人等輩也都作過。不過方今聖明在上。非其時耳。依學海鄙見這其草辦一條歸路回到家鄉。先圖個骨肉團聚。一面藏器待時。或者聖恩高厚想起來還東上再起之日。也未可知。他又擺手說道。先生這話說得遠了。寔不相瞞我談爾音此時只住在對門一個小車子店裡一日兩餐還沒處打算喇。只這兩件衣裳還是托店主人賃來。就方才穿戴的那道衣道笠兒也是合天齊廟內的一個道人借的他還定要用我五十大錢的酒錢。你看人情這等艱難叫我一向從那裡辦條歸路起如今是好了有了水心先生。你這五兩頭已經有得一半淘咸。怎的再有這等五兩頭。我便打算搭了我們紹興回空的糧船回去。只是那裡還想作的這樣第二個春夢。老爺這才明白。他是還短幾兩銀子。說不出口。不禁點頭嘆息一聲。半晌不語。便讓他吃茶。要論安老爺素日的為人此刻的光景既不是稱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捨不得這幾兩銀子。要講濟人之急正該或多或少。叫家人立刻稱出銀子來。當面給了他打發他走何等爽快。怎的又默然不語呢。原來老爺正為此時自己合他是一窮一通一貴一賤翻了個局面。待說斟酌個可以無與可以與罷。倒像為了淮安被參的前情近於使驕且吝。待說博施濟眾罷。只這等隨便稱出幾兩銀子來給他。不但不是個富而好禮的道理。越發顯得方才廟上給他那幾兩銀子是有意打趣他了。一時心裡怎麼想怎麼覺得不合天理人情。只端了碗茶一面陪着那個談爾音一面三迴九轉的心裡盤算。一直等到客都把茶碗放下了。老爺還捧着個茶在那裡盤算呢。談爾音看那情神料是沒指望了。不好久坐。談了兩句散話也就告辭。老爺便放下茶碗一直送到他出了店門。還等走了幾步。然後才回身進來坐下。又思索了半日。便叫梁材華忠兩個來分附道。你們看着有太太給我帶上的幾兩銀子。在那一個箱子裡給我稱出來。此刻程相公並沒在[illegible]我那五兩頭[illegible]

忙。那是老人家要買阿膠用的。等到了山東再把不遲。老爺搖搖頭道。梁材也回說老爺要使銀子外頭有留出來的五十兩沒用完呢。老爺道。你只給我拿來就是了。兩個聽了。便叫了打雜兒的幫着到行李車上鬆繩解扣把箱子抬進來。忙着解夾板折包皮。找鎖匙。開鎖頭。老爺看了看那箱子裡裝着是五兩銀子便吩咐梁材同居家借個天平要平出二百四十兩來。分作三包。又叫葉通寫三個餽贐的籤子。挨包貼上。再現買個黑皮子手版來。要恭楷寫舊屬安學海一行字。又叫騰個拜匣預備裝銀子。又叫打開包袱把行裝袍褂尋出來換上。華忠見老爺這光景像是要去拜客。便請示老爺到那裡去。還是車去馬去。派誰跟了去。老爺見他那臉上大不平靜。（不先通達於胸中安能平靜於臉上水心先生所以含華而去葉也）恐怕誤事。便不要招惹他。只說一概不用你。只叫個打雜兒的跟着。我要親身送去。只氣得他也顧不得甚麼叫作規矩。便直言奉上說道。不是奴才找著挨老爺一頓窩心腳的話。老爺的銀子可是沒處兒花了。一時梁材大家也覺老爺此舉大可不必。程相公也道。老翁你平日常講的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怎的此時自己又以德報怨起來。老爺正為這樁事。一個人難了半天。那一肚子墨水兒不差甚麼嘗得要漾上來了。那裡還禁得起旁邊兒再有人去攪蕩他。連忙說道。世兄你怎的倒說我以德報怨。程相公道。別樣事小姪不曉得。談爾音這樁事。是我天天跟老伯在那裡眼見的。難道那還叫作個德。老爺道。你們的意思自然為他參掉了我的官。罰了賠我的銀子。因我參官賠銀子。才累我兒子的趕出來。以至幾乎半途丟了性命。大不過講的是這三樁事要算個怨了。你們可曉得那河工上的官兒。自總河以至河兵。那個不是要靠那條河發財的。單單的放我這樣一個不會弄錢的官在裡頭。便不過著那位談大人。別個也自容我不得長遠下去。讓講到官。只怕連我這條性命。都有些可慮。今日之下。怎的還能夠這等自在逍遙。便是幸而不參。我那個知縣作到今日。說句老實話。是還想我能去鑽營升官呢。是還想我能去謀幹發財呢。只怕我只點薄薄家私。也就被我一任知縣報效在裡頭了。所賠的又豈止那五千餘兩。再講我的兒子不出來。又怎的遇着我這兩房媳婦來。立起家我這番事業。我若不回去。又怎的教成我那個兒子來。撐起我家這個門庭。你大家想去。那一樁不是談大人的厚德。怎的還要去怨他。（藹然仁厚之言其中實有至理果能透徹至此何從更著怨尤）固然說是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要知他被上天提了一根線兒。照傀儡一般。替我家出這許多苦力。也些須有點功勞。我此舉又怎的不叫作以德報德。華忠聽了。安

老爺這段話。才把他那渾股氣消下去了。只聽他先念了聲佛。說道真哪。奴才說句不當的話。照老爺這麼存心。怎麼怪得養兒養女望上長。奴才大爺有這段造化呢。那麼說這兩錢兒。敢則花的不冤。到底是奴才糊塗。只是奴才到底糊塗。老爺就給他個一二百也不少。就前兒直的給他三百。也不算多。怎麼又不零不落的要現給他平出二百四十兩來。這又是個甚麼原故呢。老爺道。蠢。蠢才蠢才。你怎的會明白。這個大道理。我竟沒許多精神合你閒講。你只問問程師爺就曉得了。程師爺聽了一楞。想了半天。說道今日我竟不得明白。果然的老伯為甚麼了要把他二百四十兩銀子。老爺只笑而不答。不想葉通這小廝。跟老爺在書本兒上。磨磨了這幾年。倒摸着老爺胸中些深微奧妙了。他正在那裡貼銀包的籤子。聽了這話。便笑着合程相公說道。老爺給他這銀子。正合着三百兩的數兒。程相公道。阿說拋話。方才通共餘出三百頭來。老爺還我五兩。這裡還剩五十五兩。你那裡怎得還會有三百兩。（此等瑣事漏序則疏着迹則拳玩其用意用筆真覺造化從心）我就更不得明白了。葉通道。師爺要明白這個。只把子華使於齊那章書背一遍。就明白了。（奇峯突起駭人聽聞）他聽了。從子華使於齊。一直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背一遍。又尋思半天。搖頭道。我不曉得。葉通道。當日孔夫子送人東西。都是打八折。不信師爺算。那個與之釜的釜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斛。又是二八一六個。所以老爺送這位前任河台的禮。也平了個三八二百四十兩。正是八折的三百兩。老爺聽了。連連點頭讚道。使乎使乎。程相公按他這話。算了算數目。果然不錯。又問他道。葉二爺。我倒請教。然則與之粟九百。怎的又不打八折呢。葉通道。那是還八折。（愈出愈奇）孔夫子給子華他們老太太的。那是得人情。自然給的是串過的細米。那得滿打滿算。給原思的米。是他應關的俸祿。自然給的是沒串過的糙米。串細米糙米。有一得一准的得折耗二成糠粃。刨除二九一八。核算起來。下餘的正是八九七十二的八折。（精能之至得未曾有）這筆賬。大概連朱子當日也沒算清。不然為甚麼前頭小註註的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都註得那麼清楚。到了與之粟九百的小註兒裡。就含糊着說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呢。這話程相公始終不曾了。安老爺聽了。只樂得拍案叫絕。說道。孺子可教也。這講法雖不足窺聖道之大。大可補朱註之闕。說話間諸事打點齊備。老爺見葉通竟能這樣通法。料他事理通達。斷不到開罪於那位談大人。（一筆轉入正文真乃牟尼一串不同游騎無歸論事侃侃華則忠矣說經鏗鏗則通矣）便叫他持了帖。又叫了一個打雜兒的。捧着那個裝銀子拜匣。跟着出了店門。往對過那座小車子店去。到了店門口。

葉通忙走了兩步先進了店門只見滿院子歇着許多二把手小車子又有些倒站驢子還晾着半院子的驢馬糞却不知這位談大人在那裡看了看見那邊墻根底下蹲着一群苦漢在那裡吃飯葉通因在主人面前不敢公然問說有個姓談的只得問那班人道有位談大人在那間住房一個人答道這店裡是驢住的那兒摸大人去呀葉通又說明那談大人的年貌那人才說道你問的是談花臉兒啊在那角上堆草的那間屋子隔壁就是葉通走到跟前不好直進去便進去隔窗問了句這是談大人的屋子麽他聽門外有人說話穿着件破兩截布衫兒趿拉着双皂靴頭兒出來葉通見了不敢輕慢連忙把手本呈上去說家主請見那談爾音看了看就讓道這邊了得這個大柬斷不敢當奉璧奉璧（同一黑皮子手本不知讀者何者看見受業烏明阿五字替安老得意看見舊屬安學海五字替談老赧顏）說着進屋裡就那麽個樣兒戴上了頂帽子出來這個當兒安老爺已經走進房門朝上打躬說道安學海特來謝步見過了禮就在那鋪土坑上合他分賓主坐下老爺見他那屋裡上下通共一個人看光景不必再等獻茶便向葉通使了個眼色要過那個拜匣來放在桌子上此時老爺那番仁厚存心的精神真真覺得個見於面盎於背他會大把的給人銀子他自己倒不得話好容易宛轉其詞把這番意思道達出來那談爾音耳朵裡一邊聽着話眼睛裡一邊瞧着銀子老爺這裡話也不曾說完他便望着那銀子大哭起來這一哭倒把安老爺哭的沒了主意再三相勸才得把他勸住他早拜倒在地謝過不了口裡說道水心先生我當是那等的陷你你今日是這等的救我這等看起來你直頭是個聖賢我直脚是禽獸了安老爺忙道大人此話再休提起假如當日安學海不作河工知縣怎的有那場事作河工知縣而河工不開口子的怎有那場事河工開口子而不開在該管工段上又怎的有那場事這叫作天實為之與我憲屬甚麽相干大人且把這話擱起是必莫忘方才那幾句蒭蕘之言作速回鄉切切不可流落在此這倒是舊屬一番誠意安老爺這話真厚道到那頭兒了他聽了連連點頭答應一面收拾銀子把匣子交給葉通安老爺便起身告辭他道明早再竭誠趨叩安老爺也唯唯答應着一路回來店裡才得上燈老爺這件事作的來好不心曠神怡一覺安穩好睡醒來才得五鼓還慮到那談爾音天明過來臉上不好意思便催眾人收拾行李車輛不曾天亮就起身上路臨起身又留下一個辭行的名帖托了店家送給他他正要來拜謝聽得安老爺走了一時感愧之中不無依戀沒奈何把那名帖供在桌上拜了兩拜只當日

收拾收拾就坐在店裡的一個二把手小車子趕到運河小馬頭上趁着紹興回空糧船回往浙江而去及至他到了家感激安老爺這番週濟無可答報每日起來不言不笑不飲不食望空先燒一爐香默祝安老爺的富貴壽考然後才敢開口這是後話不提卻說安老爺辭了涿州一路無話這日早到茌平因天色尚早便想不打早尖趕到鄧家莊早飯恰巧從那里恍來店過見馱着許多車子滿載着一色的花雕大罈酒問了問原來就正是自己送鄧九公的壽禮也從水路運到了老爺大喜就便下來打了尖分咐一應人馬車輛後行自己卻換了頂草帽兒騎上那頭驢兒只叫隨緣兒餘着帽盒跟隨要出其不意的先去合鄧九公作個不期而會將進了岔口道此華公所告安公子往二十八棵紅柳樹之道也安太太嘗一經此安老爺才一一經經此安公子則始終未此但見那條路上的車馬行人往來不斷還有些抬着食盒送禮去的挑着空擔子送了禮回來的老爺在驢子背上想道鄧翁的生日還有幾日呢怎的從今日起就這等熱鬧一面想着遠遠的早望見鄧家莊的那座莊門老爺一看這一次與前番來的光景大不相同了只見莊門大開門外歇得車馬成群門裡也是不斷的人來人往那兩邊樹底下還歇着許多趕趁賣吃食的一時老爺到了莊門首下了驢兒只見一個穿靴戴草帽的莊客過來把老爺上下一打量見老爺戴着頂草帽兒騎着驢兒卻又穿著身行衣不像個來作賀的樣子便上前問道咱們是那兒來的呀老爺見不是前番來見過的那人正待合他說明來歷只見褚一官從裡面說笑着送出一起客來他一眼望見了老爺也不及招呼客便連忙趕出門來說這不是二叔來了麼怎麼一個人來了忽忽的見了個禮起來便合那個客莊嚷道你這不進去快告訴說北京的二老爺從京裡下來了已經到門那人聽了往裡跑那幾位客都站在一旁等着告辭老爺便合褚官說你且送先客他才忙着送了那班人走這個當兒隨緣兒一手拉着驢兒一手擧着帽盒安老爺一面換了帽子一面問褚官道你令岳怎的這等興從今日就作起壽來褚官道好叫二叔得知今日不是作壽才說得這句早聽得鄧九公一路從裡頭就嚷出來了只聽他叫道我的老弟呀你今兒個可是從天上掉下來了我正說惦記今日個明兒個就打發人迎上你誰想你倒先來了可喜可喜說着上前合老爺抱了抱一面拉着手先道了公子前番得中進連次高升的喜接着問了這個又問那個然後才問安老爺是那天起道的走了幾天一路行走的光景安老爺一面隨問隨答一面看他那打扮兒只見他光着個腦袋穿拉着雙山底兒青

緞子山東皂靴穿着一件舊月白短袷襖兒敞着腰兒套着件羽緞夾臥龍袋從脖頸起兒一直到襟沒一個扣着的臉是喝了個膝紫連樂帶忙一頭說着只張着咀氣喘如牛的掏了條大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老爺此時不及問他別的只惦着一官方才不曾說完的那句話先問道九兄你府上今日一定有件甚麼大喜的事他早拉了安老爺一隻手說偺們到裡頭坐下說說着他有他家的幾個門館先生合他徒弟們迎出來內中也有幾個戴頂戴的一個個都望着老爺打躬迎接老爺也一一還禮安老爺前番雖到過他家一次却不曾進門一路進來見那大門裡也是路東一個屏門進去便是個大院落那院子裡有合抱不交的幾棵大樹正面却沒大廳只一路腰房東西群墻各有隨墻屏墻只見那西邊屏門裡有一群人在門裡望外看裡頭又夾襍個茶房嚷道西花廳再擺兩桌子東邊門裡便有人答應着那光景像是往厨房去的路那腰房當中是個穿堂二門門外樹陰裡還安着兩塊大馬台石進了這座門裡面還有層三門兒老爺才走到甬道上早望見褚大娘子也打扮着拉着他那個五六歲的孩子後面還跟着一群老婆兒小媳婦子了頭都從那個門兒迎出來那大娘褚子此時見了安老爺比前番更加親熱闊只是他自己想了想既不好按着官話尊敬義父又不肯依着鄉風叫聲乾父也不好通套些兒稱作老人家那麼大個個兒了再要爸爸長爸爸短那可就合唱曲兒的改字兒沒甚麼大分別了他便索性親熱起來照稱他父親一樣也叫作老爺子只見他上前拜了兩拜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怎麼也不賞個信兒悄默聲兒就來了也沒得叫你女壻接接去說着問了乾娘安又問妹夫子安兩妹子好以至舅太太張老夫妻都問到了安老爺一時竟有些應酬不及只說了一句都好都說請安問好他又拉了他那個孩子過來請安說這也是老爺呢安老爺見是他前番到京去的那個孩子也招呼了招呼說長這樣高了說着便一路進了那個三門兒進去見裡頭是正面五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約莫那後面却還有些房子一時鄧九公讓安老爺進了屋子二人重新施禮老爺見屋裡也擺些鐘鼎屏鏡之類一時都不及細看只見西次間炕上地下都擺着席有幾個女眷正在那裡吃麵見安老爺進來藏躲不迭鄧九公道你們不用跑因指着安老爺的肩膀兒向大家說道你大家瞧瞧今兒個來的這就是我常說的我常說的我那個頂天立地的好朋友安老爺正不知是誰無從見禮褚大娘子道這是我們一輩兒的幾個當家子合至親相好家的娘娘們沒外人

他們比我還怯官。你老人家大遠的來。先歇歇兒罷。不用合他們見禮了。說着鄧九公就往東裡間讓老爺看了一週。只不曾見着他家那位姨奶奶。才要問起。還要問問他家。今日到底是有件甚麼事。只見鄧九公坐也沒坐好。先哈哈了一聲。才開口說話道。老弟我先問你。你給我作的那篇東西帶了來沒有。安老爺拍着肚子道。說現成在這裡。少停。當面寫出來。請老兄看。鄧九公笑道。好極了。你先別忙。索興求老弟你費點事兒。這裡頭還得繞繞筆頭兒。我要告訴你這個原故。你管保替愚兄一樂。今兒個得喝一鐘。告訴你。哥哥得了兒子了。安老爺聽了。又驚又喜。喜得是這老頭兒一生任俠好義。頗以無子為憾。如今一朝有後。真是大快平生。驚得是他一個九旬老翁。居然還能生育。益信他至誠感天。連忙起身。給他道喜。說道。這實在要算個非常喜事。只是我要挑老哥這樣一樁喜事。你怎的不早給我個信兒。褚大娘子道。我說是不是。才有信兒。我就催你老人家快寫封信子去罷。你只嚷靠不住。瞧到底惹人家挑了我看這可就甚麼。鄧九公才要說話。安老爺道。是了。這也是我大意。大約前番寫信合我要那胎產金丹九合香。就是有了佳兆了。九公道。不是麼。那是為你乾女兒去要的麼。誰知他才來的兩月就掉了。呢。倒叫我空喜歡了一場。這個當兒褚大娘子捧過茶來。說這是雨前。你老人家未必喝我那兒趕着叫他們熬普洱茶呢。安老爺一面讓坐。便料到他家今日是辦三朝。那位姨奶奶一定在那產房裡不得出來。便告訴褚大娘子。叫個人進去道喜。鄧九公笑呵呵的說道。老弟。你只別忙。聽我從頭兒把這件事說給你。不用講愚兄九十歲的人盼兒子的這條癡心早早沒了。誰知道了上年。忽然二姑娘他會有了信兒了。我可也就沒留心。好在他自己不會言語。遲到兩个多月上。只見他吃動飯兒就是吐。天兒哇地的鬧。我說這是個甚麼原故呢。准是他娘的得了翻胃了。還是你乾女兒說。別是胎氣罷。這麼着他就給他找了個姥姥來瞧了瞧。說是喜。我說直算得個新樣兒的了。就那麼糊裡糊塗的過了有四五個月。一天他忽然跳着個板櫈子上櫃子去。不知待甚麼。不想一不留神。把個板櫈子登翻了。咕咚一交跌下來。就跌了個大仰爬腳子。你說怪不怪。把跨骨栽青了巴掌大的一大片。他這胎氣竟會任怎麼個兒沒怎麼個兒。趕到。該着月分兒了。大家都在那裡掐着指頭算着盼他養白說他可再也不養了。大是過了不差甚麼有一個多月呢。這天他正跟着我吃包。只見他才打了個挺大的包。握在咀吃着。忽然吭了一聲。就把個孩子養在褲檔裡了。還是挺大的個胖小子。幸而我們姑

奶奶在兒叫人給他收拾好了。這才找了姥姥來。我說叫他把老弟給你的那胎產金丹吃一丸子。那是好的呀。他且不吃。只嚷餓的慌。要先生吃點甚麼。只這一頓就撮了三大碗兒小米粥。遂點補了二十來個雞子兒。也沒聽見他嚷個頭暈肚子疼的。坐了半天。說我只肚子裡。遂像有個呢。將說着爬起來。又着了一個。又是小子。你看我們這個二姑娘。跟着我也有這麼好幾年了。不養就不養。養起來是孫窩兒的。這卻實在是老天可憐。也是老弟你前年那句話說的吉利。今日正是兩小子的滿月。可巧老弟你今日進門。這是你侄兒的造化。今兒個屋裡也不算暗房。咧他娘是在那兒撥弄孩子呢。就請老弟你到屋裡瞧瞧。管保你這一瞧。就抵得個福星高照。這兩小子將來就許有點出息兒。安老爺聽了大喜。站起身來。就同他進了那個東邊間的屋門。安老爺一看。他家那位姨奶奶正在那裡奶孩子呢。慌得老爺回身就跑。往外。你道安老爺也是五十多歲生兒養女的人。難道連個奶孩子的也沒見過不成。何況到了小戶人家。再要房屋窄小些。遇着有個親友來。偏是這個當兒孩子要吃奶。往往的就彼此迴避不來。何至於就把位老先生唬跑了呢。原來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與眾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個。他得奶兩個。人家養双伴兒的也有。自然是奶了一個再奶了一個。他卻要是兩一塊兒奶。到了要兩塊兒一奶了。只解開一個脖鈕兒一個二鈕兒。這可就不行了。所以他奶起孩子來。是要把裡外衣裳上的鈕子。一件件都解開。大厰轉門的撩在兩邊兒去。然後才用兩隻胳膊攏着兩個孩子。叫個兩孩子分着吃他兩個咂兒。他卻把兩孩子的四條腿兒搭成個十字架兒。兩隻手緊緊抱着。給他吃。又苦於外路人兒。輕易不會上坑盤腿兒。只又着兩條腿兒坐在炕沿兒上。在那裡奶。老爺安的進門兒一瞧。就着見他那對鼓逢逢的大咂兒。他那對咂兒往小裡說也有斤半來重的饅頭大小圓嫖兒。也不曾穿中間兒遂露着個雪回的大肚子。老爺等不曾關從這個眼。只慌得踢踏不安。才待迴避。鄧九公一把拉住說。老弟你這又嫩綽綽了。這甚麼的呢。他那位姨奶奶。見安老爺進來。便笑嘻嘻的說了句。欻了不的了。他二叔進來了。待要站起來懷裡是摟着兩孩子。才一欠身兒。在這邊兒那個孩兒早把個咂兒從嘴裡脫落出來。不想正在個灑精兒的時候。他那奶頭兒裡的奶就像激筩一般往外直冒。冒了那孩子一鼻子一嘴。嗆得那孩子又是咳嗽。又是嘈嚷。鄧九公只急得合他嚷道。二老爺又不是外人。你正經老老實實兒的坐在那裡給孩子就吃完了。又鬧這些累贅。安老爺忙說道。老哥

哥這也你過於省事。兩過孩子叫他一個人奶着。如何來得及。再那奶也不夠。小人兒呢。虧了奶倒是搖要緊的事。褚大娘子此時已經笑得咯咯咯咯的。一面接過那孩子去。一面說道。老爺子那兒知道我們這姨奶奶呢。兩孩子吃着也還不住手兒的揉那膀子。裏怪漲得慌的呢。說着。炕上一個婆子。忙着把右手裡那個孩子。也接過去。那位姨奶奶才掩上懷。依然照前番的禮兒。給安老爺請了個安。安老爺連忙還了個揖。說道。有了姪兒了。以後不可行這樣大禮。他說道。有他兩怎麽着呢。我還敢合老爺論個嫂子小叔兒。小嬸兒大大伯兒呀。鄧九公忙說。夠了夠了。這個當兒再也攔不回他去。不算外。他緊接着也照褚大娘子那麽。這個好。這個好。把安老爺家的人。問了個到。老爺只支吾着答應了兩聲。才待去看那兩個子。他又問道。可是我大妹子好哇。我給他捎的東西捎到了沒有。他到底趕多偺才來看我來呀。這一問。老爺可糊塗了。只望着褚大娘子。褚大娘子說。噯喲媽呀。你怎麽這宗樣心眼兒呀。因合安老爺說道。他問就是跟我乾娘的那個長姐兒姑娘。論那個人兒呀。本來可真也說話兒甜甘。待人兒清香。招恒人兒疼的。不是前番我乾娘在我們那莊兒上住了那幾天嗎。他就合人家好了個蜜裡調油。臨走合那個怪哭的。只問人家多早晚還瞧他來。那一個就賺他說。得了空兒就來。他就從那天盼起。一直盼到今兒個了。只是這些事。安老爺怎的弄得清楚。無奈那位姨奶奶。還口聲在那裡嘮叨着問。老爺只得隨口說。等我回去。大約他就該來着你來了。說着。才細看那兩個孩子。只見他一個漆黑。一個雪白。那漆黑的是個寬盤門子。大下巴。這真的一個鄧九公。那雪白的是個肉眼包胞兒。就是他們姨奶奶。安老爺看了看。倒底還本客自製。貨眞價實。原數初印。一絲不走的兩個孩子。心中十分歡喜。說道。好兩個孩子。宜富當貴。既壽且昌。將來一定大有造化。把個鄧九公樂的說。借二叔的吉言。這兩孩子還沒個名字呢。老弟索性借你這管文筆兒。合這點福緣兒。給他兩起兩名字。替我壓一壓。好養活。安老爺說。這倒用不著文法。因想了想道。九哥你這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大的莫如東海。就本地風光上。給他取兩個乳名。就叫他山兒海兒。那大名字竟排着我家玉格那個馬字旁邊臚字。一個叫他鄧世駿。一個叫鄧世駠。駿馬之健者也。駠馬之順者也。（仍照鄧九公姨奶奶着筆是謂名實相稱）你道好不好。鄧九公拍手好極了。就是這麽着。老弟你瞧愚兄是個粗人。也不懂得。如今那些拜老師收門生的規矩。率直了說罷。簡直的我就叫兩孩子。認個你。叫作個乾老兒。他兩就算你的乾兒。你將來多疼顧他

們點兒你說這此老師門生痛快不痛快安老爺見他這樣至誠倒也無法也只得收在門下這才合老頭兒出了那間屋子彼此坐談敘了些離情閒了些近況這話暫且按下不表却說鄧家來的那班男客因鄧九公年高大家都不敢勞動他相陪自有褚一官同鄧九公的幾個徒弟合他們館先生們款待內裡的女眷也有鄧家從淮安跟了九公來的幾個遠房本家女眷們張羅只鄧九公合安老爺這陣演說着孩子大家早已吃了飯告辭而去褚一官是裡外應酬忙的不住腳才得進來褚大娘子便迎頭嘈嘈他道喂你竟忙的罷老爺了來了這麽瞻仰仍孩子半天你也不知張羅張羅他老人家的飯褚一官道這會子呢我才就問了華相公了他說二叔在悅來店早吃了飯來了鄧九公聽了便嚷起來道可是只顧一陣鬧孩子我怎的也不曾問老弟你吃飯不曾你也來到了却怎的在上鎮打尖老爺才把此來從水路載得一百二十罈好酒給他祝壽恰好今日也到鎮上方才在那裡遇見照料了一番就便打了尖以及把行李車輛都留在後面自己騎了驢兒先來的說了一遍鄧九公聽了樂得連道有趣有趣多謝多謝這夠愚兄喝幾年的了喝完了還要耐着頰兒活着再給你要去正說着後面的酒車行李車也來到了鄧九公便叫褚一官着落兩個明白莊客招呼跟來的人又把他家的門館先生管待程相公又吩咐把酒先給收在倉裡閒來自己去收褚大娘子便叫他帶人把老爺的行李都搬進來安老爺道行李不必搬進來了我在甚麽地方住就搬到那裡去豈不省事鄧九公道就請你先去看看我給預備的這個住的地方說着拉了老爺就走安老爺正不知是那裡只得跟了他只見他出了正房就奔了那三間東廂房去安老爺同他進去一看只見那三間屋子糊飾得乾淨擺設得齊整鋪陳得簇新裡間兒邊安着一分極精潔的床帳臨窗也擺了一張書案上面也擺了些筆硯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裡竟會有書案頭邊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一部綠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便知程相公得　知定要借看）其餘東西弄了個齊全甚至如新買的馬桶新打的夜壺都給預備在床底下安老爺看了這兩件傢伙自己覺得先有些用不慣便說道老兄你這實在過於費事了但是我在裡頭住着究竟不便正說着褚大娘子合那位姨奶奶也過來褚大娘子聽見說道不便你老人家只好將就點兒罷你我們老爺子的主意還要請你老人家在正房裡一塊兒住着呢還是我說的我說那位老爺子脾氣管保斷不肯我費了這麽幾天大事才給

你老人家撥出這地方個兒來那邊廂房裡就是我合安女婿住着這甚麼又有不方便的呢說著不由老爺作主便合安女婿說你把華相公叫過來我告訴他我就叫他們大夥兒把行李搬進來我這兒就瞧著歸著了安老爺處在這鑿不來方孔的地方也無可如何只得聽他調度一時搬進行李來凡是老爺的壽禮以及合家帶寄各人的東西老爺自己却不甚了了幸得太太在家交代得清楚跟的那班小廝們早一分分的打點了送上了大家謝了又謝老爺覺得只要有了他那壽酒壽文二色其餘也不過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而已一時交代完畢鄧九公又請安老爺到他那莊子前前後後走了一遍見外面也有個小小的園子也有兩處坐落那地勢局面就比褚一官住的那個東莊兒寬敞多了到了西邊他那個演武廳便是他說的合海馬周三賭賽的那個地方安老爺看了看見當中五間大廳搭着抱廈果然好一個寬闊所在見院子裡正在那裡搭天棚安戲台預備他壽期祝壽鬧鬧吵吵忙成一處鄧九公又去應酬了一番程相公便照舊讓安老爺來到正房褚大娘子已經齊齊整整擺了一桌果子在那裡那些酒過三巡羹湯二道的煩文都不必瑣述却講安老爺坐下便叫把手下的酒果挪開了幾樣要了分紙筆墨硯過來放在手下一面喝酒一面筆不加點就把他給鄧九公作的那篇生傳寫出來寫完先把那大意合老頭兒細講了一遍然後才一手拏著杯高聲朗誦的念給大家聽道

義士鄧翁傳

學海八年出就外傳五十癡名其閒讀書四十餘年見遇古人豪俠好義事輒心響往之而竊以生今之世聞其語而未嘗一見其人為憾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若照應第二回安公臨之官時言玉格今年纔十七歲句則此傳中當改四年為八年改丙午為庚戌而改歲甲寅文獻無徵闕疑可也歲在丙午學海官淮上旋去將官之山左訪故人女十三妹於齊魯之青雲山十三妹者蓋曙後孤星昔為吾師故孝廉子何子明若先生女孫今歸吾子驥為吾家子媳者也先是女隨其先人副總戎河工杞之官甘肅何公為強有力者所挫下於理鬱鬱以死女義有所避飾媼婢以衰絰偽為母若女者致其先人櫬於京邸已則竊母而逃埋頭項於青雲山間今義鄧翁者能急人之急往依而庇門户焉予既至山左甫得其顛末然予與翁初無杯酒交而計非翁莫由梯以見女乃因翁之子婿褚吉亦以見翁既見翁款予以酒言笑甚歡縱談其生平事鬚眉躍躍欲

動。始知古所謂豪俠好義之士者。今非無其人也。會女母氏又見背。有岌岌焉可不終日勢。凡貲財筋力之禮。翁悉銳身任之。已乃為女執柯。以之妃吾子驥。而使歸吾家。計女得翁以獲安全者。凡三年八月有奇。以道路之人。躬料卹之事。而卒措孀嫠子於磐石之安。使學海亦得因之報師門而來佳婦。皆翁力也。吾媳既外除。來歸合巹之夕。翁年且八十七。不遠千里來。遺甚厚。與予歡於堂上。以酒屬予曰。某浪迹江湖。交游滿天下。求其真知某者。無如吾子。吾九十近矣。縱百歲歸居。亦來日苦少。子盍為我撰墓志以須乎。予聞命皇皇。疑從翁之言。則豫凶非禮。以不敏辭。又非翁所以屬予之意。而没翁可傳之賢。考古人為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為之。如司馬君實之與范蜀公是也。翁平生出處。皆不類范蜀公。而學海視君實且弗如遠甚。然其例可援也。請得援此例以質翁。謹按翁名振彪。字虎臣。以九行。人稱曰九公。淮之桃源人。其大父某公。官明崇禎按察副使。從永明王入滇。與鄭士康李定國諸人同日殉難。父某公時以歲貢生任訓導。聞之。棄官徒步萬里。冒鋒鏑。負骸骨以歸。竟以身殉。嗚呼。以知翁之得天獨厚者。端有自來矣。追翁入本朝。以康熙第一壬寅應童子試。不售。覺佔嗶非丈夫事。望望然去之。便從事於長槍大戟。馳馬試劍。改試武科。試之日。弓刀石皆膺上菩考。而以默寫武經違式。應見黜。黜試者將先有要求。而後斡旋。且許以冠軍。翁怒曰。丈夫以血氣取功名。誰復能持白鏹乞憐昏夜哉。然猶得綴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絕意進取。乃載先人柩去鄉里。走山東。擇茌平桐口之二十八棵紅榔樹地。卜葬家焉。至今地以人重。道公者輒道二十八棵紅榔鄧九公云。性誠篤而毅。閭俠氣出也。恒為里閈排難解紛。鋤強扶弱。有不順者。則奮老拳撻楚之。人恒樂得其一言以為曲直。久之。聲益豪。名益重。時承平久。萑苻竊起。南北俠巨資通有無者。多有戒心。聞翁名。咸挾重幣來聘。翁偕護行篋。翁因之得以馬足徧天下。業此垂六十年。未嘗失一事。亦未嘗傷一人。卒業之日。諸大賈榜其門曰。名鎮江湖。此誠不足為翁榮。然亦可想見其氣概之軼倫矣。翁身中周尺九尺。廣顙豐下。目光炯炯射入。頦下鬚如銀。長可過臍。卧則理而束之。嘗謂不惜日擲千金。此鬚不得頂吾毫末也。晚無他嗜好。惟縱酒自適。酣則擊劍跳擲以為樂。翁康強富壽。特有伯道之戚。居輒怏怏。日使鄭某終無子。非天道也。予以洪範五福。子與官不與焉解之。而翁終不懌。歲庚戌為翁九十初度。予自京師載酒來為翁壽。入翁門。適作湯餅會。問之。則翁簉室已先一月協熊占。而又變

生也噫嘻學海聞男子八八而不生女子七七而不長此理數之常也九十生子曾未前聞乃翁之所以格天與天所以報翁一若有非理數所能限者翁亦人傑也哉然則翁之享期頤宜孫子餘慶方長此後之可傳者正未有艾學海幸旦暮勿死終將濡筆以待焉

安老爺念完了自己十分得意料着鄧九公聽了不知樂到個怎的神情那知他聽還沒點了點頭只不語言却不住的抓着大長的那扎把鬍子在那裡發楞像是想著一件甚麼為難的事情一般（作者落筆迴出尋常意表寔則仍在意中蓋前已有求老弟只裡頭還得遠遠筆頭兜句也）老爺看了大是不解不禁問道九兄你聽我這篇拙作還可配得來你這個人只見他正色道甚麼話老弟你這個樣兒的大筆可還有甚麼說的你只我這聽着裡頭還短一點過節兒你還得給我添上老爺忙問還添甚麼他道你這裡頭完了提上我這姑奶奶我往往看見人家那碑上把一家子都寫在後頭再你還得把你方才給兩小子起的那個名字也給寫上老爺道啊不是這辦法文章各有個體裁碑文是碑文生傳是生傳這怎好攙在一處如煞那等體裁豈但老兄的子女連嫂夫人的姓氏以至你生於何年月日將來沒於何年月日葬於某處都要入在後面這是你一百二十歲以後的事此時如何忙得鄧九公道我不管那些我好容易見著你老弟了你當面兒給弄齊全了我就放心老爺被他磨得沒法只得另要了張紙給他道公生於明崇禎癸酉某年月日以大清某年月日考終合葬某處元配某氏先翁若干年卒女一巾幗而丈夫者也適山東褚生子二世駿世馴他看了這才歡喜又笑嘻嘻的遞給安老爺說好兄弟你索興把後頭那幾句四六句兒也給弄出來安老爺道老哥哥你這可是攪了那叫作墓志銘豈有你一個好端端的人在這裡我給你銘起墓來的呢鄧九公道啊老弟拿著你這麼個人怎麼也這麼不通一個人活到九十歲了要還有這些忌諱那就叫貪心不足不知好歹了老爺在書裡苦磨了半世不想此時落得被這老頭兒道得個不通想了想他這句話竟有有理便思索了一刻又在後頭寫了一行寫道是

銘曰不讀書而能賢不立言而足傳一德無慚五福兼全宜其克昌厥後也而區區者若不予畀焉乃亦終協熊占其生也孿且在九十之年嗚呼此其所以為天後之來者視此阡

老爺念了一遍又細細的講給他聽他聽了跳起來就爬下給安老爺磕了個頭老爺忙得還禮不迭又聽他說道老

弟呀。這是我那句話。我這條身子。是父母給的。我這個名是你留的。我有了這件東西。說到得了天塌地陷。也是瞎話。橫豎咱們大清國萬萬年。我鄧振彪也萬萬年了。說著又親自給安老爺斟了一杯兒。他自己大杯相陪。安老爺此時事已完了。禮是送了。合他放量喝了一回。吃過飯。便過廂房去守歇。此時那個麻花兒是合鄧九公的那班小小子混熟了。褚一官自己搬過來陪著安老爺。又叫了隨緣兒進來伺候。過了兩日。便是鄧九公的壽辰。早有褚一官。同他那班徒弟們。客大家張羅著。在府城裏。叫了兩班小戲子。這日廳上。也掛了些壽畫壽聯。大家也送了些壽桃壽麵。席上擺著壽酒。台上唱著壽戲。男客是士農工商。俱有。女眷是老少村俏。紛來。有的獻過壽意的。有的道個壽詞的。無非拜祝壽。把個鄧九公樂的張羅了這個。又應酬那個。當下把眾男客。讓在廳上。正中三間。眾女眷讓在那個西稍間。因恐安老爺合那班俗人。坐不到一處。便在東稍間另設了一席。讓到那裏去坐。又特請本地四位鄉紳來作陪客。這四位鄉紳。一位姓曾名異撰。號瑟庵。因無心進取。便作了個裝點山林的名士。一位覆姓公西。名相。號小端。因家道殷實。捐了個鴻臚寺序班。一個姓冉名足民。號望華。是個教官。截取的候選知縣。一個姓仲名知方。號笑岩。是個團練鄉勇出力議敘的六品職銜。安老爺見這班人。都是聖門賢裔。心中十分敬重。當下彼此見過禮。早見鄧九公笑呵呵的先過這席來。把盞安席。斟了一巡酒。將坐下。便指著安老爺向那四位陪客道。說我這把弟。他有個不醉的量。今兒個屈尊你四位陪客。讓他多喝幾杯。再我還有句話。先告個罪。在你四位跟前。交代在頭裏。你四位可別覺著說你們都算孔聖人的徒孫兒了。照著素來憎我也似的那麼憎他。合他混抖摟酸的。人家那肚子裏比你們透亮透著的呢。我可白告訴你們說罷。又哈哈大笑。隨各各的陪飲了一盃。便到別席張羅去了。這四位裏陪客。見安老爺是個旗人。本就不甚在意。再加上鄧九公這套。只顧一面兒的話。一交代。在頭裏。姓曾的聽了。心裏來就有些大不受用。便益發不來周旋這位遠客。只他四個高談闊論起來。安老爺此時倒得落一個人獃坐在那裏看戲。無如老爺的天性又生來的合看戲這樁事。不甚相近。甚麼叫作賓白合套。切末排場。平日一概不曾留過這番心。便講到不梆子二簧了。因此管只看著却是一絲不懂。但見滿台刀鎗並舉。鑼鼓齊喧。一時又見從上場門跳出個黑盔黑甲的黑臉人來。也不聽得他唱只舒了程搶。哇呀呀哇呀呀喊了個地動山搖。咕咚咚、咕咚咚、跳了個塵飛烟起。鬧了半日。忽然聽他道了四句白。第

一句却道得是力拔山兮氣蓋世這句老爺聽懂了接著留神聽下去他果然道得是那首垓下歌絕知這人扮得是西楚霸王原來台上這半日演的正是楚漢爭鋒的故事這段涑水通鑑老爺是爛熟的因而便要往下聽聽他唱的是些甚麼一霎時前場笙笛合奏鼓板輕敲老爺側著耳朶一字字跟著聽明白了兩句唱的是貫蓋英雄始知短知春夢（垓下楚歌於孔門言志何與乃闌發侍坐張書義恰從楚漢爭鋒筆端解此聯絡貫串更無截搭難題）正在聽得有些入神兒忽聽在手坐的那個曾瑟庵望那三個說道人生在世既作了個蓋世英雄焉得不知如春夢這位霸王果然能照我家子皙公一般領略些沂水春風樂趣自然上下與天下同流了哇又怎的會短如春夢他一時話没講究猛可的又聽得那個仲笑岩說道到底這是個莫不得蓋世英雄這場事當然要遇著我家子路公那等本領敢怕那八千子弟兵早一個個急公向義親其上死其長的先到了關中了又何愁有十個韓信一百面埋伏曾瑟庵聽了道罷了罷了笑岩你莫來替你家那位子路公撐門面他要果然有些真本領也不到得夫子哂之受那番駁斥了仲笑岩見曾瑟庵奪弄先賢他家的高風揭挑自家先賢的短處早有些不悅也回口道須比你家那位子皙公只合些若大若小的孩子廝混的有幹頭些那瑟庵便翻著双白眼說道不敢欺你可知夫子喟然而歎道那句與點也正賞識得是他那些兒没幹頭處坐中那個冉望華是個退讓不追的人見他兩個爭競起來了慌得把身子望後偎了一偎望著那敢覆姪公西的說道小端你看今日這等個禮樂雍容之地他二位竟一言不合鬭起來區區止不過志在温飽自問是斷斷周旋不來的這事只得要借重你這位大君子了公西小端見冉望華把場是非磨兒到他身上來了忙道惶恐惶恐這事小弟也遜謝不敏所以不敢固辭者誠以今日承主人的盛意原為請我們來作個小小賓价奉陪這位水心先生我們倒不可在遠客前有失家風致傷雅道說著便離位出席向曾仲兩家各打一躬勸他們兩個和息這場口角安老爺坐在上面看他四個鬧了這半日通共穿插的是他各人各人的先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的那章論語這檔事不比聽戲可正彈在安老爺的癢癢筋兒上了當下見公西小端只管那等揖讓周旋的贊襄了一陣曾仲兩家依然是一邊盛氣相同一邊狂態逼人把個冉望華直嚇得退避三舍安老爺倒有些看不過不禁欠了欠身勸道四位先生方才我看你大家這番舉動固是不媿家學淵源只可惜未免有些為宋儒所誤依我鄙見此刻望華不須退讓小端暫省繁文瑟庵且

自休縱高談笑岩也莫過爭鬧氣你四位先得明白明白這章書不是這等講法他四個一聽這話各各詫異暗說不信我們門裡出身的倒不會不及外漢子再說這章書我們只看高頭講章也不知着過了多少次怎的說不是這等講法呢四個人便不約而同的問着安老爺說先生你這話怎講到要領教安老爺道大凡我輩讀書誠不得不詳看朱註却不可過信朱註如不看朱註生在千百年後且不知書裡這人為何等人又焉知他行這樁事過信朱註則入腐障日深就未免離情理日遠須要自己從出些見識來讀他才叫作不枉讀書揆情度理我以為你家四位先生在夫子面前侍坐言志時節夫子正是賞識三子並未嘗駁斥子路不但未嘗駁斥子路轉有些駁斥曾皙讀者正不得因吾與點也一句抬高曾皙因夫子哂之一句看低子路何也呢三子中如子路的可使有勇之方冉子公西兩個的可使足民願為小相不待今日早在夫子賞識之中這句話只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那章書便是夫子給個三他出的切實考語然則此語夫子又何明知故問呢自是這日燕居無事偶見他三個都在坐中一時想到平日所賞識他三個的如此只不知他三個的自信何如果能自信則明王復作縱使轍環終老吾道不行只二三門子弟為世所知亦未嘗不可各行其志也這正是大聖人一片憐才救世的苦心及至聽他三個各人說了各人的志向正與自己平日所見略同所以更不再贊一辭正所謂得意忘言默然相賞這便是夫子賞識三子的明證既云默然相賞何以三子之中夫子又獨哂子路呢要知這一哂不是哂他不能可便有勇知方言大而夸只後文為國以禮其言不讓的朱註中也道是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只不是既許其能又怎的哂他不遜所謂不遜的去處又安在呢正是哂他率尔而對至於怎的就逼得他率而尔對因之帶累冉子公西兩個作許多難以致會把位大聖人傷到喟然而嘆這場是非可都是曾子皙那張瑟鼓出來的安老爺講到這裡不但仲冉公西三個聽不出這句話頭便是那位名士曾瑟庵也認不清這條理路便道水心先生你這話就叫人無從索解了安老道固也待我言之你不見朱註中明明道著句四子侍坐以齒為序歷接子路在聖門最為年長曾皙次之冉有又次之公西華最幼這章書記者開首第一句記他四個的名次便是他四個名次挨著坐次講話夫子自應先問子路只是先生之於弟子正不必逐位逐位的去向他應酬想來當日如或知尔則何以哉這句話自然是望著大家籠統問的不然何以不見夫子開首先問一句由

爾何如呢。只這等望著大家籠統一問恰好。又見坐中除了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之外。多著一個曾皙。都是終二十篇論語不曾見提起的一個人。可想而知。夫子問話時節。一片心神眼光都照在他身上。是想先聽他講講。他究竟又是怎的個志向。無如那時節。他正在那裡鼓瑟。茫然不曾理會到夫子這番神理。何以見得。禮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那曾皙正當夫子問話時節。不曾留心到此。已經算到個疎略了。豈有夫子既然問話之後。有意置之不答。轉去取瑟而歌之理。然則其為那時節他便在那裡鼓瑟可知。子路那副勇往直前的性兒。却又不能體會到此。見夫子問下這等一句話來。一時沒人答答。我既年長。我又首座。我便說了。彼時夫子正望著曾皙應聲而談。忽的被子路憑空一岔。既不便告訴他說。我是想叫曾皙先講。又不好責備他說。你不應先曾皙作答。只有付之一笑了。這正叫作事屬偶然。無關大體。然則後文經曾皙一問。怎的又道出為國以禮。其言不讓。那等個大題目來呢。夫子正是曉喻曾皙說。我問的正是何以酧知。酧知不外為國。為國必先以禮。以禮無如克讓。我因他只一句話。便不肯讓人先讓。所以笑他這句話。要文言道以俗情。按如今的世俗話講起來。只不過叫作笑他沒眼色。所以說夫子未嘗斥駁子路。然則夫子明明道得句吾與點也。又何以見得是斥駁曾皙呢。原情而論。先生只管整襟而談。弟子只管鼓瑟不理。此時待夫子設想。已經就不能沒些不然。曾皙之意及至子路率爾過了。夫子哂之過了。便依著坐次也該這二第座的曾皙開談了。不道他依然還在那裡鼓瑟。又何以知之。看夫子合冉子公西兩番問答過後。他還不曾到鼓瑟希。其為那時節他依然還在裡瑟鼓。又何知夫子心裡自然益發覺得不然了。沒法。只得越過此去。聽冉有講。恰巧那個冉有子又是有進無退的。見子路被哂。又見曾皙不答。他便不敢越席而對。夫子見他沒話。就不得不問那句求爾何如。以至他一為難。未曾話說。總講了句方六七十。又退縮成個如五六十。才講了句可使足民。又周旋了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這句話在冉子雖未嘗一定推尊公西華為君子。在公西華自問。却正是個素嫻禮樂的人。因之一時也難於闢口。夫子見他也沒話。又不得不再問那句赤爾何如。以至他一為難。未曾說話。先謙了句非曰能之。願學焉。才說了句宗廟之事。又謙個作如會同。完來願為相焉之上。還特特的加了個小子。直到此時。曾皙始終還在那裡鼓瑟。夫子却有些不耐煩。候他曲終了。便問他句點爾何如。他這才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未曾言志。又先說了句異乎三子者之撰。夫

子道何傷乎。也只道他無論怎的個異乎三子。總不出夫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那一問。那知他竟會講出合夫子所問。全不相干的沂水春風一段話來。他的話講完了。夫子的心便傷透了。你道夫子又傷著何來。彼時夫子一片怜才救世的心。正望著諸弟子各行其志。不沒斯文。忽然聽得這番話。覺道如曾晳者也作此想。豈不是正平日浮海居夷那番感慨。其為時衰運替可知。然則吾道終窮矣。於是乎就喟然曰。吾與點也。這句話。正是個傷心蒿目之詞。不是個志合道同之語。果然志同道合。夫子自應莞尔而笑。不應喟然而嘆了。噫。再不料那曾晳又不曾理會夫子這番神理。還只管留後。只管問夫子三者之言何如。只管問夫子何哂由也。只管問唯求則非邦也歟。以至夫子煩惱不過。逐層駁到底。一直駁斥。你大家不信這語。只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點誦則孰能為之大摹想夫子那幾句話的神理。那一句。不是駁斥他的。只此便是子路因他遺笑。冉子公西因他作難。夫子因他喟然而嘆。所以駁斥他的原由。這樁公案。據理而斷。子路的直率。直率得可原。曾晳的狂簡。得無禮。宋儒中如考亭伊川明道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問性靈的。見了夫子哂之一句。只道著個哂其不遜。却又解不出其不遜的所以然。又震與吾於點也一句。反覆推求不得其故。便鬧到甚麽胸次悠然。了堯舜氣象了。上下與天地同流了。替曾晳敷衍了一陣。以致從南宋到今。誤了天下後世無限讀者。今日之下。你四位還要合台上這位個優孟衣冠的西楚霸王。接演這本侍坐言志的續編。我以為也就大可不必了。當下曾瑟庵仲笑岩冉望華公西小端。聽安老爺講了這章書。四個人閉口無言。面面廝視。想道從入學以至通籍。不但不曾聽得塾師講過這等一章清楚書。大約連塾師也未必作得這等一個明白。當下便是第一個不服的。那個曾瑟庵第一個首肯。趕著安老爺滿臉堆歡的。叫了聲老前輩。將要說話。那仲笑岩早振臂直前的搶過來說道。你真了罷。這還鬧甚麽老前輩呢。碰見這個樣兒的手。還不值得爬下磕個頭拜老師嗎。四賢尊孔四賢之裔以尊朱者尊孔何物安老竟奪考亭之席說著他早五體投地的拜下去。那三個見他拜下去。各各連道有理。也隨他拜下去。安老爺向來諸處謙光。只有遇著人拜他作老師。從不推讓。他不道是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只道是有教無類。見這四個拜倒在地。只出位還了個半禮。正在拜著。不防鄧九公唱道紅樸樸兒的一張臉。一腳踏進來。見了詫異道。你們五位這是個甚麽禮兒。那四個拜罷起來。便粗枝大葉。把前項話告訴了一遍。只樂得他掀著長鬚哈哈大笑。說道我說如何。因又拍著胸

躺子說道告訴你們鄧老九的好朋友沒有孔空鎗賣瘡藥的不信打聽打聽人家到了偺們山東這麼幾天兒倒收了六個門生了說著便坐在這席合安老爺大杯價暢飲起來飲了一巡安老爺看了看台上的楚漢爭鋒是唱得完上來了廳上的男女客眷也撒得淨了便大家忙著吃過早飯一時酒闌人散樂止禮成送了四位陪客走後安老爺合鄧九公便進安置外間自有褚一官一班人料理接著第二三日又熱鬧了兩天到了第四日老爺便要告辭褚大娘子先就苦苦的不放說等消停我們還要單唱台戲請你老人樂一天呢鄧九公道姑奶奶你不用合他提那個看戲這檔個事管不動他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難得到我們這邊可別白走這盪你前日不說我們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寬的莫如東海嗎等過一天愚兄陪你去登回泰山望回東海何如安老爺聽得這話先就有些高興又聽鄧九公說道你先別樂這還不足為奇等偺們登罷了泰山望過了東海回來我還帶你到一個地方兒去見一個人管保這個人准投你的緣這個地方兒也對你的勁要知鄧九公合安老爺登泰山望東海之後還要去到個甚的地方見甚等樣人下回書交代

第四十回

虛吃驚遠奏陽關曲　真幸事穩抱小星裯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在鄧家庄給鄧九公祝壽事便要告辭他父女兩個是苦留不放鄧九公併說要請老爺去登泰山望東海之後這還要帶老爺到一個地方去見一個人安老爺見他說到恁般鄭重不禁要問因問道九兄你我只望望泰山東海也就算個得大觀了你還要我到甚的地方見一個甚的人去鄧九公道你別忙等我先告訴你這個來歷我這庄兒上有個寫字兒的姓孔的叫作孔繼遙我們庄兒上大夥兒都叫他老遙自己說他是孔聖人的嫡派子孫合現在這個衍聖公還得算個近支兒的當家子聽他講究起孔聖人墳上那些古跡兒廟裡那些古董兒來那真比聽台戲還熱鬧他這說些地方兒他都到的了就連衍聖公他也見得着他兩次三番的邀我去逛逛我想我這肚子裡斗大的字通共認不上兩石可瞎鬧這些作甚麼如今難得老弟你來了你也是個閒身子莫如多住些日子等我消停兩天偺們就帶上那個老遙先生逛了東海泰山回來再到孔陵聖廟去瞧瞧就拜拜那個衍聖公你合他講說講說你想這對你的胃脘不對安老爺聽了當下只樂得手舞足蹈說道你這話何不早說這等地方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如何不去既如此等我寫封家信回去通知家裡我就就擱幾天何妨他父女兩個見留得安老爺不走了自是歡喜當下便商量怎的上路怎的登山怎的携酒怎的帶菜正在講得高興只見褚一官忙碌碌從外面跑進來一直跑到安老爺跟前請了個安說道二叔大喜老爺忙問甚麼事他道家裡打發戴勤戴爺來了說大少爺高陞了換上紅頂兒得了大花翎子了老爺聽了先就有些詫異忙問他陞了什麼官了褚一官道這個官名兒我學說不上來戴爺在外頭說包袱裡家信呢就進來說着早見華忠等一干人跟了戴勤進來戴勤進了屋子另身的先見過鄧九公轉便給老爺請安叩喜老爺此刻忙的不及問他別的只問大爺到底放了甚麼了他先把手裡那封信遞上去這才呑呑吐吐的回道奴才大爺當了頭等轄加了個副都統銜放了烏裡雅蘇台的叅贊大臣了安老爺聽了這句話只阿呀一聲登時滿臉煞白兩手冰冷渾身一個整顫兒手裡那封信早顫的忒楞楞掉在地下緊接着就双手把腿一拍說完了鄧九公忙問老弟你這是怎麼說安老爺只搖搖頭望空長嘆了口氣說道九兄這話一言難盡你我慢談這個當兒葉通早把公子的那封稟帖拾起來遞給老爺老爺拆開一看見上面無非稟知這件事原由卻聲明其餘不盡的話都等老爺回家面稟老爺看完把信交給葉通便問戴勤道你是那天起身的戴勤回道奴才是大爺放下來的第二天起身的奴才來大爺還在海淀住着大不曾回家大爺叫奴才就便示老爺幾時才可以回家奴才太太卻叫奴才回老爺請老爺務必早些回家才好正有許多事都等老爺請示定奪呢安老爺點了點頭說道這個自然因回頭向鄧九公道九兄承你爺兒們兩個一番厚意非我苦苦要行如今空出這樁意外的事來其實不好就擱了我就此告辭明日五鼓便走說着便吩咐家人們去歸着行李鄧家婦女見這光景知是不好强留只得一面收拾今晚的送行酒一面預備明早的上馬飯給老爺送行一面擺上酒來老爺勉强坐下此時叫作登泰山望東海拜孔陵謁聖廟以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怎的侍個坐言九老爺全顧不來了只擎着杯酒愁眉苦眼一言不發的在坐上發楞那鄧九公是個熱腸子人見安老爺這等樣子此時測不透其中的所以然又是心裡着急又是替他難過便不問長短只就他那個見識講了一大篇不入耳之談從旁勸道老弟你不是怎麼着人生在世做官一場也不過是巴結戴上個紅頂子養兒一場也不過是指望兒子戴上個紅頂子如今我們老賢姪這麼個歲數兒紅頂子是戴上了大花翎

子是扛上了。可是人家說的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從這裏起幾天的工夫。封侯拜相。你就剩了作老封君享福了麽。這還不樂。怎麽倒愁的這麽樣兒。眞個的爲着你這麽個人。不信會連這點理兒看不破。嗎他這套話一講。才正講得安老爺心裏那個皮面兒老爺待要不答想了想自己正在憂患場中有這等個向熟的人殷勤相勸也自難得待要合他談談自己這段心事。一時合他怎生談得明白。沒法只就他嘴裏的話鍊字鍊的鍊成一句。合他說道。看的破。忍不過。九兄你細細的體會我這六個字去。便曉得我心裏的苦楚了。鄧九公那個粗豪性兒。如何打得來這個悶葫蘆。他聽了這話。只擠着個眉扎巴着兩隻大眼睛。聽着安老爺看那光景。一時比安老爺本人兒煩的還煩。只這等獃獃的聽了半日。忽然見他把胸脯子一挺。說道。老弟你這話我聽出來咧。放心。這檔事滿交給愚兄咧。世界上要朋友作甚麽的呢。安老爺此時才叫個不甚詫異之至。忙問說。九哥。這事你有甚麽法子呢。我道你聽呵。我這半日細咂你這句話的滋味兒。大是似叫我們老賢姪前回。黑風崗能仁寺。那檔事情。把你的膽兒嚇細了。如今他走這盪遠道兒。你一定有個不放心。怕有個失閃兒。我有主意。說着。揎拳擄袖的。才要說的那個主意。忽然又道。你等等兒。等我們家裏先商量商量着。說着便大讓着叫道。姑爺姑奶奶。呢褚大娘子。正在套間裏忙着打點東西。褚一官是在廂房裏帮著捆箱子。聽得他家老爺子這報讓忙的都跑了來了。鄧老頭兒見他兩個都來了。便道你們坐下。我有話說。當下便對他女兒說道。你乾老兒現在他因家老夫出口。有點子不放心。他心裏在這兒受着窄呢。照咱們這個樣兒的交情。他既受了窄。咱們要不給他膏股子勁。那還算交情了嗎。如今我的意思。想要叫姑爺你合他去。走這盪。倘或道兒上有個事。到底有個事兒。到底有个仗胆兒的。也叫你乾兒老放點心兒。姑奶奶想這個主意。安老爺一聽這話心裏暗笑。說道。老頭兒這才叫個閉官答花驢唇不對馬嘴。只與我心事甚麽相干。忙說。老兄。豈有你這樣年紀倒叫大姑爺遠行之理。這事斷斷不可。道別管我們姑爺在家裏也是白獃着。趁着我還硬朗。叫他出去到官場中巴結巴結萬一遇着機會。謀幹個一官半職。也是件兩全其美的事。老弟你到別爲難。只邊褚大娘子還沒開口。褚一官到底是老實人。聽了便說。罷了。老爺子。可是這話。有也你老人家養活了我半輩子。這會子瞧着你老這麽大年紀。我到扔下跑這麽遠去。自已我官兒作的眞個的。我也忒認得官兒了。知道我有那造化沒有。呢褚大娘子性情卻又合他丈夫不

同方才聽他父親一說就早合了他的意思你道為何難道他果的看得他那個老王那般重看得他這個一官這般輕無端的就肯叫他到烏裏雅蘇台給老王保標去不成非也他是這兩年合安府上這陣走動見安太太那等尊貴金玉姊妹那等富麗他把個腳步眼界闊高了熱廝吔喇的一心只想給他家一官大小也鬧個前程兒他好借此作個官兒娘子（褚一官與名鎮江湖家作女婿也算是妻榮夫貴乃褚大娘不但欲翻變交舊案且深笑夫婿之懶覓封侯也算不愧兒女英雄）聽褚一官等說他便說道不是這麼著你聽我說這件事不值甚麼家裏有我呢偺們索性兒把東庄房子交給莊客們看著我還搬回來跟老爺子住早晚兒也好照應你只管幹你去的就留你在家裏也是六枝兒封癢癢兒敷餘著一個說著他倒站起來向安老爺拜了一拜說道就是這麼著了只求你老人家把這話好好兒的替我托付托付我們老王罷我也不會花說柳說的一句話我就係他不撒謊出苦力這兩條兒要講本事呵不是我過於奬他可掛拉櫜兒有線限（考語切當恰如其分綜覈名實至公無私）鄧九公在旁呵呵的笑道姑奶奶你這是何苦來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這一來放了心了罷咧再要不放心我還有個人我個那們大鐵鏈陸老大老弟你不也見過他嗎你來的頭裏我原說叫他同女婿兩人接你去沒得去你就來了如今我還打發他們送你回京就叫他們去替我給我們老賢姪道喜這事也得合我們老賢姪商量商量說罷就回頭忙吩咐他女婿道姑爺這話你明白了你別為我躭誤了事你瞧不得老兒頭廢了九十了靠得住老天還賞幾年子老米飯吃呢你只管安心去你的你出去就把這話告訴陸老大你們也別累贅連夜趕著收拾收拾馬上捎上個小包袱子明日就跟了走了到京裏瞧光景是用得著你們用不著你們果然用得著你們再回來取行李多遠兒呢大槪也還有工夫就這麼辦咧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還有個東閃西挪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卻是從來說一不二如今兩下裏一擠他响也不响敢只有一句一答應的儀著答應（此蔡伯喈之贅牛府景況何如）便出去找陸保安收拾行李馬匹去了不提這裏安老爺見他一家這等個至誠向熱心下十分不安覺得有褚陸這等兩個人跟去也像略為放心一時倒覺不好卻只得應允轉向他父女稱謝了一番當下合鄧九公吃了幾盃因明日起早飯罷便各各安置褚大娘子去照料了褚一官一番又屬咐他許多話回到上房合他家那位姨奶奶兩個張羅了這宗又打點那項整忙了一夜不曾得睡至次早才交五鼓安老爺忙忙的一面吃些東西一面催齊車馬便辭了大家帶同小程師爺褚陸兩個並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一衆家丁上路。鄧九公一直送至岔道道口。才合安老爺洒淚而別。按下這話不表。如今話分兩頭。單表安老公子。却從安公子自從他家老爺前往山東去後。那一向適值國子監衙門有幾件應奏的事。他連次赴園。都蒙召見。接著吏兵等部有兩次奏派驗看揀選的差使。也都派得著他。因此就把這位小爺鬧熱得十分高興。恰巧這個當兒正出了個內閣學士缺。祭酒名士。題本裡應得開列在前。他自己心裡的紅算計。下次御門。這個缺八成兒可望。過了幾日。恰好衙門裡封送了一件某日御門辦事的抄來。他算了又算。這日正是國子監值日。因是御門的時刻。比尋常較早。他先一日便到海淀住下。次日上去伺候御門。事畢一時。一班卿相各歸朝門。早聽得大家在那裡紛紛議論。說某缺放了某人。只這回明的閣學缺。放了乾清門翰詹班。又過了一個缺了。他這才知這個缺不曾放著他。得失之常。一時心裡倒也不覺怎的。候了一刻。奏事的也不來了。叫起見的單子也下來了。他見不曾叫著。便同了一衆同寅。散值回到外朝房吃飯。將吃完飯。只見一個軍機蘇拉進來。向他說烏大人。打發蘇拉出來。叫回大人吃完了飯別散。請到烏大人園子裡去。有話說。原來那時烏克齋已經進了軍機。安公子聽得老師叫。便忙忙的催著家人吃了飯。辭了諸同寅。到老師園子而來。將進門。恰好烏大人也散朝回來。一見他。便滿臉是笑。却又䌷著雙眉說了句恭喜。放了這等一個美缺。安公子還只當是今日這個閣學缺到底放的是他。先笑盈盈的答了一聲是。烏大人見他沒事人兒似的。便問說難道你沒得信麼。他只才問老師說。門生沒得甚麼信。烏大人道。我的爺。你賞了頭等轄。放了烏里雅蘇台的參贊了。只這一句。安公子但覺頂門上轟的一聲。那個心不住的往上亂迸。要不是氣膆當住。險些兒不曾迸出口來。登時臉上的氣色大變。烏大人見他如此。說道。你先別說。咱們到裡頭去說說。著一把拉住他。進了兩重門。一路過假山度小橋。繞竹林。穿花逕。來到一處三間小小的精緻書房坐下。早有家人送上茶來。這位爺此時莫講想升閣學。連生日都嚇忘了。但聽他老師向他說道。龍媒。昔人有云。讀萬卷書。不可不行萬里路。如你這等英年。正是為國宣力的時候。從這邊壯遊也可。只是這條路。你走著不大相宜。便怎麼好。雖然如此。聖人定有一番深意。存焉老賢弟你倒不可亂了方寸。努力為之。安公子這才定了定神。問道。只不知門生怎的忽然有這番意外的更調。不敢請示老師。上頭提到放門生這個缺。彼時是怎樣個精神。烏大人道。彼要在跟前也好了。向來放個要些的缺。軍機見面時候。上頭總有的

斟酌。今日烏里雅蘇台這件四百里報缺的摺子。是軍機見面下來刻的也不曾叫第二面。不想摺子下來就夾下個硃筆條子來放了你了。安公子聽了。便站起來說道這寔道格外天恩。門生的家事老師盡知。這個缺門生怎的個去法。怎生還得求老師栽培門生想個方法挽回這事才好。說着便淚如雨下。烏大人也太息一聲。龍媒這個何消你說但是此時已有成命。如何挽回得來。只好看機會罷。如今且自預備明日謝恩要緊。你的謝恩摺子我已經叫我們軍機處的朋友們。給你辦妥當了。明早并且就是他們替你遞。你可想着給他們道乏。說着便叫來個人兒呀。當下見個小厮答應着進來。烏大人道。你把太爺的帽子替進去告訴太太。我我我從前戴過的亮藍頂兒大約還有就把我那個白玉喜字翎管兒解下來。再替枝翎子。你就回太太。無論叫那個姨奶奶給拴好了。替出來罷。那個小厮去了一刻。一時拴得停當托出來。烏大人托過去又給收拾了收拾。便叫安公子戴上他謝了一謝。這才想起見師母來。只見烏大人扭了扭頭。臉上帶着些煩煩兒的說道。師母又犯了肝氣疼了。當下安公子只覺心裡還有許多要話說。無奈只他坐下這一刻的工夫。便見他老師那裡住了這部裡畫稿。便是那衙門請着摺子。才得某營請示挑缺。又是某旗來文。打到接着。便是造辦處請着文辦的活計樣子。翰林院來請閱撰文。還有某老師交題的手卷。某同年求寫的對聯。此外併說有三五起門生故舊。從清早就來了。却在外書房等着求見。安公子見老師寔在公忙的狠。不好再往下絮煩。只得告辭。一路回到下處。便忙着打發小厮回家回明了太太。併教戴勤來打發他回山東稟知老爺。忙了半日。一宿無話。次日起早謝恩去。上頭起兒就叫的是他。及至進去碰頭謝了恩。聖人開口第一句便提的是記得你是某科從第八名提的第三名點了探花。跟着降了幾句溫諭。仍叫第二日遞牌子。一時軍機大人下來。他迎上去見大家。又給他道喜。說你見面甚妥。有旨意賞加了副統銜了。等述下旨來。換上頂子。明日還得預備謝恩。這位爺經這等一提又提的有些熱起來。再講安太太。講到安太太這裡。這件事真好比風中攪雪。這回書又不免節外生枝。列位便好留心看那燕北閒人。怎生替他安家止風掃雪。這節成枝。出那身臭汗了。却說安公子起園這日。太太見老爺公子都不在家。恰好那兩日張親家太太又在家裡害暴發火眼。那個長姐兒又犯了他月日肚子疼的那個病。太太吃完了早飯無事。便合舅太太帶了兩個媳婦。四家鬭牌。看看鬭牌到晌午以後。忽見張進寶帶了公子一個跟班小厮叫四喜

兒進來回說奴才。大爺從園子裡打發人來回太太說。奴才。大爺賞了頭等轄放了烏雅里蘇台的參贊大臣了。安太太聽了。只唬得扔下牌。阿了一聲。舅太太接著也道噯呀這是怎麼說。金玉姊妹兩個裡頭那個何玉鳳聽烏里雅蘇台五個字耳朵裡還許有個影子。只在那裡楞楞兒的聽。到了張金鳳更不知那是山南海北還道怎麼也沒個報喜的來呀。安太太此時。是已經唬得憤住了。只問著舅太太說。這烏里雅蘇台。可是那兒呀。舅太太道。咱姑太太你怎麼忘了呢。家裡四大爺當日。不是到過這個地方兒嗎。安太太此時只。才想起來。說道噯呀天爺。怎麼把我兒的弄到這個地方兒去了呢。再說他好好兒的作個文官兒。怎麼又給個轄呢。這不知預發了他了嗎。這可坑死我了。說著便眼淚婆娑。抽搭起來。金玉姊妹見婆婆這個樣子。也由不得跟著要哭。舅太太在旁勸道。你們娘兒三個且別儘著哭哇。到底問問那個小子。怎麼會出了這麼個岔兒。再外甥打發他來。還有甚麼說的呀。他只管是這等勸著。他却也在那裡鉧著小手巾兒擦眼淚。安太太這才詳細問了問那個小廝。他便把公子叫他回太太今日怎的在海淀去的話。回了一遍。太太一面吩咐去傳戴勤。一面便叫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去。打點衣裳。一時戴勤來了。四喜兒取的衣裳包袱也領下來了。太太便吩咐他兩個快去。罷併說告訴大爺。明日謝下恩來。沒事務必就回來家。見見我二人。領命去後。金玉姊妹兩個依就過上房來。安太太見他姊妹一個哭的眼睛紅紅的兒。一個還不住的擦眼淚。自己不禁又傷起心來。舅太太又說道。姑太太別儘着這麼着。外甥是說是出口。到底算升了一步。兩三年的工夫也就回來了。再說大喜的事。這麼哭眼抹淚的。安太太未曾說話。先長嘆一口氣。說道噯大姐姐。你那裡知道我這心裡的苦楚。你沒見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兒。把個心傷透了。平日我們說起閒話兒來。我只說了句。俗們這就等跟著小子到外頭享福去罷。你聽他這話麼頭一句。就是那可斷斷使不得。他說一個人教子成名。是自己的事。到了教得兒子成了名了。出力報國是兒子的事。這不是老子跟在裡頭攪得的。一跟出去到了外頭。憑是自己怎麼謹慎。只衙門多著個老太爺。便帶累的了兒子的官聲。大姊姊你只聽這話。別說是烏里雅蘇台。無論甚麼地方。還想他肯跟小子出去嗎。他一個不出去。我自然不好出去。這個玉格。我倒捨得甚麼原故呢。小子也這麼大了。再說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說不給皇上出苦力嗎。就只我這兩媳婦兒。熱廝忽喇的。一時的都離開我。我倒有點兒怪捨不得的。說著又哭了。招的

兩個媳婦益發哭個不住舅太太是個爽快人看了這樣子便道你們娘兒卻倒是這鬧個麽法兒你們家這不現放著兩媳婦兒呢嗎留一個去一個一樁事不就結了也有娘兒三個儘著這麽圍著哭的難道哭會子就算不上烏里雅蘇台了罷安太太那一片兒女的心疼腸是旣不願意自己離開兩個媳婦兒又不願意兩媳婦之中有一個離開兒子聽了這話只是搖頭不想這話倒正合了金玉姊妹兩個的意思你道為何原來他兩個這陣為難一層為着不忍看着夫壻遠行一層也正為着不忍離開婆婆在右並且兩個人肚子裏邊各各的有一樁說不出口來的事一時聽了舅太太這話那何小姐性急口快便道娘這話也話得是那麽着我就在家裡服侍婆婆叫我妹子跟了他去張姑娘道自然還是姐姐跟了他去好姐姐到底比我有點本事兒道兒上走着還便利些兒這麽個大遠的個兒道兒再帶上這麽個我越發叫他受了累何小姐聽他這話說得近理一時找不出句話來駁他急的肚子裡的那句話可就裝不住了只見他把臉一紅低著頭說道瞧這妹妹你難道不知道我坐不得車嗎安太太聽了這話明白是小何姐有了喜了自己有信兒抱孫子了這才有些歡喜將要問他張姑娘肚子裡的那句話也裝不住了說姐姐這話姐姐坐不得車難道我又坐得車嗎安老太太聽了兩媳婦一時都過了喜滿心歡喜只悔知道得晚了便說道你瞧瞧你你們這兩人也有這麽個大喜的信兒會瞞著不早告訴我一聲兒直到這儘憋得十分十沿兒了才說出來的說著這才問多少日子了一面又抱怨兩媽媽說這個老東西怎麽也不先遞給我個信兒呢當下便要叫來發作他兩個幾句何小姐是怕他兩得不是忙說他們上月就要上來回婆婆的我合妹妹商量想著知道是不是呢就吵吵索興等過些日子再說罷誰知這個月兩人都說到這裡臉一紅只瞅著張姑娘笑張姑娘也只剩了羞的扭過臉去暗笑安太太此時樂得只不錯眼珠兒的望著他兩個又囑咐說這可得小心點兒第一不許熱的冷的重的輕的胡吃混動走道兒總叫個人招呼點倒得常活動活動正囑咐著只聽舅太太合他兩個說道怪事你們兩個有甚麽事兒從沒瞞過我怎麽這件事兩人又都說到這裡的這個分兒上呢安太太也說道兩媳婦呢還罷了還說臉上下不來我這可笑我們玉格這個傻哥兒眼看著這就要作哥兒的爹了也這麽傻頭傻腦的不言語一聲兒正在一頭笑著忽然又把眉一扢就說站住先別樂大發了這一來咱們娘兒們不是都去不成了嗎把我們這個傻哥兒一個人

兒却扔在口外去可交給誰呀。這件可不是又累贅了麼。說罷。只縐了眉歪著頭兒在那裡獃想。忽然說道。這可也就不講得了。只好我跟了他去罷。只求大姐姐合張親家母在家裡好好的給我招呼著我這兩媳婦兒金玉姊妹兩個聽得依然得離開婆婆。更是不願意。万要說話。早見舅太太嚷起來了。說道。咧。姑太太你這是甚麼話呀。你把我留在你家招呼著外姐姐使得你叫我合你們那個老爺怎麼過得到一塊子呀。婆媳一想這話果然行不去。一為難重新又哭起來這一哭可把舅太太哭急了。說姑太太你們娘兒三個。這哭的可真是在揉人的腸子。這麼著我合姑太太倒個過兒。姑太太在家裡招呼媳婦。我跟了外甥去。安太太道。這地方兒叫大姐姐跟了他去受罪。我們倒在家裡舒服的。舅太太道。也這叫作沒法兒了。哇。安太太見他一副正經面孔。便問大姐姐。你這說的是真話呀。舅太太道。可不是真話。姑太太只想你我這個樣兒的骨肉至親。誰沒用著誰的地方兒。再說這個孩子。我也疼他。講到我了。又是個一身無罣礙的人。別說烏里雅蘇合呀。就叫我照唐僧那麼樣摸兒到西天五印度去求取大藏真經。我也去了。這又有甚麼要緊的。安太太見他這等關切說真要這麼著。我就先給姐姐磕頭。這不但是疼孩子。真是疼我了。說著站起來跪下。就要行禮。兩媳婦一見。連忙也跟著婆婆跪下。慌得個舅太太連忙也跪下。攙住安太太說。妹妹你這是怎麼說說著他也哭了。忙著拉起金玉姊妹來他姑嫂兩個。一齊歸坐。安太太心裡這才略略的放寬了些。叫了頭裝烟來吃吃著烟忽然的又自言自語的道。這還不妥當。因合舅太太道。這一來玉格他這個外甥兒我算放了心了。講那貼身兒的事情可叫我怎麼好哇。舅太太問道。姑太太說的怎麼叫個外場兒又怎麼叫個貼身兒呀。安太太道。類如此到了衙門裡過起日子來。凡事出入的銀錢。嚴緊個裡外。甚至穿件衣裳的厚薄。吃個東西的冷熱。這些事情都算個外場兒。如今我們娘兒們既不能去。有大姐姐你替我辛苦這一場。極好了。我也不算甚麼了。講到他貼身兒的事。兩媳婦此刻既不能去。就說等分娩了。隨後再打發一個去。這也不是甚麼一個半月個的事。玉格到了那裡。就得每月早起給他梳梳辮子。以至他夏天擦擦洗洗。夜裡掖掖蓋蓋。這些事。無論大姐姐你怎麼疼他。這也不是驚動得舅母的難道說一個娶了媳婦兒的人了。還叫他那個嬷嬷媽媽跟在屋裡服侍他不成。你說這可不是叫人沒法兒的事嗎。這話舅太太倒不好出主意了。只說了句有日子呢。罷咧。也只好慢慢的商量。這個當兒這老姑嫂兩個只顧在這邊兒

悄悄兒的說那小妹妹兩個卻在那邊兒靜靜兒的聽聽來聽去也不知那話碰在他兩個心坎兒上了只見何小姐兩眼睛一精伶便笑著在張姑娘耳邊嘁喳了兩句不聽得張姑娘說些甚麽却只見他不住的笑著點頭兒恰好安太太合舅太太說完了這話又回過頭來問著他兩個說你們兩個想想我這話慮的是不是承望這一回頭一眼正看見兩人在那裡打探己的神情兒因說道你們有甚麽主意也管說出來偺們娘兒們大家商量商量不好嗎何小姐聽婆婆如此說將要說話又望著張姑娘向外間努了個咀兒那光景像是叫他瞧瞧外間兒有人沒人緊接著張姑娘走到屋門旁邊兒探著身子望外瞧了瞧回頭只笑著合何小姐擺手那情神像是告訴他外間兒沒人你道安太太家許多了環僕婦外間兒怎得會一時沒人原來他家的規矩凡是婆娘婦們無事都在廊下兒聽差其餘的了頭們一個長姑娘不在上屋裡早一邊兒說笑的說笑淘的氣淘氣去了因此一時無人金玉姊妹見沒人在外間他兩個這才走到婆婆跟前悄悄的兒回道媳婦們却有個主意這話倒不好着玉郎今日要出外去才說起自從今年來見他的差使漸漸兒的多起來了往往一進城去就得十日半月的住著媳婦兩個又不好怪厭氣的只是跟著來回的跑原想回回婆婆給他弄個服侍的人總沒得這個機會今他既出外媳婦兩個們又一時不能同去請示婆婆趁這個當兒給他弄個人跟去外頭又有舅母調理管教這麽着使不得使不得（所以又搖搖頭兒）這個安太太聽了先點了點頭兒又搖了搖頭兒沉吟了一刻才說道你們這麽年輕輕兒的心裡就肯送到這件事上頭難為你們的（所以點點頭兒）但是你們只知道弄個人了却不知道這弄人的難講究外頭叫媒人帶去不知道個根底只圖一時有個人使弄到家來那時候調理是別想調理的出來是不好打發出去不得你來再得跟著糟心連玉格可也就受了大累了那可斷乎使不得這個樣兒的我看得多了要說就偺們家裡這幾個女孩子裡頭給他挑一個罷你們屋裡那兩邊是兩個糊塗小孩子呢我這兒的幾個裡頭不成個才料兒的像個人兒的呢又不合式（試猜是誰怎的又不式合）你們兩說這會子可叫我忙忙叨叨的那兒給他現抓人去何小姐道媳婦們兩個心裡可到瞧准了一個只沒敢合婆婆提到這裡太太想了想說道哦我猜著了你們准是瞧上跟舅母那個了頭的模樣兒了敢是好只是人家早有了婆婆家了兩人還沒及答言舅太太先搖搖頭兒說不是兩外外姐姐知道他有人家兒了安太太納悶兒道這可罷了我了你們瞧准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了這個可是誰呢何小姐見問又往外看了一眼才到婆婆耳邊悄悄兒的回道媳婦們兩個才說相准了的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伺候婆婆長姐兒姑娘這個人要講他那點兒本是兒活計兒眼睛裡的那點積伶兒心裡的那點邊急兒以至他那個隱重那個乾淨都是婆婆這些年調理出來的不用講了最難得的是那個性情兒只婆婆止這麼一個得力的人別的都是小事第一個伺候婆婆梳這個頭是個要緊的再也又在上屋當了這些年差了可不知媳婦們合婆婆討得討不得因此心裡只管想准了咀裡總沒敢提太太才聽完這話就笑道敢是你們兩想的也是他呀這件事在我心裡也不知過過多少過兒了你們兩才慮的那兩層倒都不要緊打頭今如我這兒鬆鬆放放的都是你們兩真要到了沒人兒了就叫你們兩打發我梳梳頭又有甚麼使不得呢再者還有張進寶的那個孫女兒招兒合進升的了頭老兒這兩如今也學着幹上來了到了別的事我綽總兒合你們說這麼句話罷這了頭自從十二歲上要到上屋裡來只那年你公公碰着還支使支使他到了第二年他留了頭了連個溺盆了都不肯叫他碰甚至洗個腳都不叫他在跟前說他究竟是從小兒跟過孩子的了頭你就知道你這位公公拘泥到甚麼分兒上（別嫌明微具有深心可以正綱常可以整風俗）別的話更不用深分講了至於你們方才說的他那幾宗兒好處倒也不是假話這件事照這麼辦我心裡還有好些為難這個人得這麼個歸着也算我不委屈他只是我這位梅香他還有他娘的多少累贅不然我方才為甚麼說家裡挑不出個合式的來呢這話偺們娘兒們還得從長商量頭一件我覺著他只管說還大大方方兒的不貧不下流只是倒底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第二件他空有那麼個模樣兒身段兒我只說他那皮肉兒太黑翠兒似的可怎麼配得上我那個白小子呢第三件他比王格兒大着好兩歲呢要開了臉顯著像個嬷麽媳子似的這是我心裡三宗不足處就讓都合式沒這三宗不足你們只說這件事要合你公公這言一商量能行不能行舅太太接口就說姑太太你才說的那三層呀依我說都沒甚麼的眼下只要外甥兒出去有個得力個人扶持他就大點兒那都不打緊說一定要等着合你們老爺商量他那個脾氣兒只怕吃個雞蛋還得挑四楞兒的呢那知可怎麼想行得去呀安太太道這句說究竟還說可以想方法兒商量着碰去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個長姐兒是在我跟前告老了永遠不出嫁的了他說他等着服侍我歸了西他還給我當女童兒去呢你說這時候要合他說這個怎麼說得清

楚啊舅太太道這早多晚的事我怎麼不知這個影兒啊張姑娘道這就是我過來那年舅母跟我過姐姐在園裡住的那一程子的事麼那時候還有他媽呢我婆婆一進城就說他大了叫他媽上緊給他找個人家兒後來說了一家子他媽不是還帶了那個小子來請我婆婆相看來着嗎張姑娘將說到這裡安太太說虧是有個對証在跟前兒不然叫你這一掰文兒倒像我這裡照着說評書也似的現抓了這麼句話造謠言呢因接著張姑娘方才的話說道我還記得他媽說那個小子是給那一個鹽政鈔官坐京的一個家人我瞧了瞧那小子倒也長得渾頭渾腦的就只臉上有點子麻子我想著一個小子罷咧怕甚麼呢就告訴他媽等定個日子罷叫他們相看子頭來罷誰知他媽給他說這個人家兒沒合他提過了他這天知道了合他媽叨叨了倒有幾車話只說他媽怎麼沒良心了又似怎麼主兒打毛團子似的撥弄到這麼大也不管主兒跟前有人使沒人使這會子們你只圖我財主親戚就硬把我塞出去了連數落帶發作的就哭鬧成一處把他媽鬧得沒法兒了說你就不肯出去也讓我回太太一句去呀他也不理他媽就跑來了跪在我跟前一行鼻涕兩行淚的哭個不了我就說方才我講的他那套糊塗話還說這一輩子刀擱在脖子上都使得也別想他離開我咧大姐姐你說這是他娘的苗子不是舅太太聽了只抿着咀兒笑說道姑太太你可多不得這件事呀我只說句公道話這固然是這了頭的良心也是你素來帶他的恩典你可得知道你們那個了環可心高志大呀素來就講究個跨身分好體面愛鬧個酸款兒你也安知他不是跟著你這麼女孩兒似的養活慣了不肯低三下四的跟了那個蠢頭笨腦的奴才小子去呢（安太太佟舅太太可謂女中瑜亮至論長姐兒似佟優於安蓋一則溺愛者惑一則旁觀者清也）金玉姊妹聽了這話齊報說舅母這話說的是極了再還有一說人第一難得是彼此知道個性情兒他又正是從小兒合玉郎一塊兒混混大了的舅太太說好哇就是這話了主意還得姑太太自己跨定這位老太太心裡本正在又是疼兒子怕他沒人又是疼了頭怕他失所一時聽了這套有成無破的話想着這件一舉三得的事就把他們那位老爺是怎麼個難說話也忘了不由得說道你們娘兒三個這話也說得是就是這麼着才說了這句下文還沒說出來金玉姊妹兩個見婆婆應了樂得忙著跪下磕頭安太太笑道咧你們倆先別磕頭啊知道我這個媒人作得成作不成呢這裡正說得熱鬧何小姐猜令一閃身子早從玻璃裡看見那個長姐兒一步挪不了三指出了東遊廊門從台階底下慢

慢兒的往上屋走了來何小姐便合太太擺手兒太太看着悄悄兒道別提了看他聽見又合金玉姊妹道這話說只偺們娘兒四個知道別人跟前一字兒別露就是玉格兒回來也先不用告訴他當下大家便將這話掩住不提長姐兒既是犯了肚子疼在屋裡養病怎的又得出來既得出來大爺這個驚天動地的人出了這麼個驚天動地的岔兒遍地又都是他的耳報神他豈有不知道之理怎的又直到此時才出來呢其中有個原故原來地方才正合着桃仁紅花引子服了一丸烏金丸躺在他屋裡就滲着那班小丫頭子誰也不敢驚動他直等着一覺睡醒了還是那個小喜兒跑了去告訴他說長姑娘大爺要出外了只這一句他也不及問究竟是上那兒去立刻就唬了一身冷汗緊接着肚子着汗一陣疼不想氣隨關防一關化血隨着氣一流通行動了行動肚疼子到好了些轉念想到大爺這一出去老爺太太自然斷沒不同出去的果然太太出去走到那兒還怕我不跟到那兒嗎心裡又一鬆快便想起多少事由兒扎掙着起來將進門安太太還生恐他聽見些甚麼跑了來了便先問你好了嗎怎麼又跑出來了他道奴才聽說大爺要出外了奴才想起來太太從前走長道兒的那些薄底兒鞋呀風領兒斗蓬啊還都得早些兒尋出來瞧瞧呢再還有小煙袋兒咧吃食盒兒咧以至那個關防盒兒這些東西也還不記得在那兒擱着呢趁着老爺沒回來明兒個趁早兒慢慢兒的找找也得省臨期忙安太太道那兒呢咱們走的早呢你先裝袋烟我吃罷他便去裝烟不提

到了次日安太太從吃早飯起就盼公子不見回來忽然聽得門上一陣吵嚷便有家人來回說大爺賞加了副都統銜了安太太聽得兒子換上紅頂兒了略有喜色口裡想着他明日還得謝恩今日自然又不回來了那知安公子豈止次日不得回來只從那日起便一連召見了八九次這才有意旨賞了假叫他回家收拾他當日歸着了歸着次日起了個大早才回到莊園合太太一見面兒娘兒兩先哭了個事不有餘大家勸住道他便忙着到祠堂行禮才把家庭這點兒禮節完了外頭便回吳侍郎來拜又是位老師不好不見接着就是三四起人來了安公子一一送走了才回到自己房裡換了換衣裳一切沒得閒談只見上屋裡一個小丫頭跑來說太太叫大爺戴勤回來了公子合玉姊妹連忙過去見戴勤正在那裡回太太話說老爺昨日住常新店叫奴才連夜趕回來告訴大爺不必遠接只在家候着老爺今日走得早大約晌午前後就可到家公子聽了重新去冠帶好了去到外面伺候（安老祇家從家中一面著筆省卻於路無話四字可省則）

省得文家過熟法書必須如此看

遲了一刻便見隨緣兒先趕回來回說老爺快到了。少時老爺來到家門公子迎了幾步便在車旁跪接。老爺在車上見他頭上頂戴珊瑚冠飄翡翠面上卻也歡喜心裡卻不免十分難過。你看這老頭兒好扎掙勁先在車裡點頭說了句起來。下了車便說道。不想你竟也巴結到得個二品大員趕上爺爺了。比我強這才不枉我教養你一場有話到裡頭說去罷。公子也明知這是父親安慰他的話。只得陪笑答應這種笑那臉上神氣的卻比哭還疼。這個當兒。便見褚一官陸葆安兩個過來謁見他兩個果然就叫照著鄧九公說的。立刻跪倒請安口稱大人。安公子雖說一時不好直受不辭。但是一個欽命二品大員趕上爺爺了。正合著三命而不齒。體制所在也不便過於合他兩個紆尊降貴。只含笑拱了拱手。說了句路上辛苦。便隨了老爺一路進來。一時在家的家人叩見老爺。跟去的家人又叩見公子。正亂著張親家老爺合老程師爺也迎出來。老爺應酧了兩句就托他二位待褚陸兩個自己進了二門便見太太帶了兩個媳婦接著當院子裡來。兩媳婦迎著請過安。安太太老夫妻兩個。遞接著那老年的舊僕子兒彼此拉了個手兒。那班僕婦丫鬟。卻遠遠排在那邊跑安老爺都不及招呼。見舅太太在廊下候著。便忙著上前彼此問過好。談了兩句一路風塵的話。又問親家太太怎的不見。張姑娘代說明了原故。老爺一路進房坐下。當下公子過禮媳婦便倒上茶來。此時自安太太以下。都道老爺這一到家。為著公子出口。定有一番傷感。大家都提著全副精神應酧老爺。看了看老爺依就是平日那個安詳樣子。只不過問了問公子奏對的光景。毫不露些張皇煩惱。公子此時卻是有些耐不得了。原來他自放下來那日起。凡是此番該是從家裡怎的起身。到那裡怎的辦事。這些事一時且不能打算到此。只他那點些事。幾個親丁心裡盤算了。這有萬轉千迴。總盤不出個定見來。第一件萬難的。這等遠路。不好請著父母同行。待說把他兩個夫人留在合金裡替自己奉養。又慮到任上內裡無人。不成個局面。否則兩個之中。酌量留下一個。偏又兩個一齊有了喜了。不便遠行。便是他兩個有喜的這節。也還不曾稟過父母。他好易盼到今日回家。正想把這話合金玉姊妹私下計議一番。先討太太個示下。然後等老爺回家再定。不想一進門不曾消停一刻。才得消停。恰好老爺又回來了。他此時見了老爺。只覺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想了想。只得回道。兒子受父母的教養。正想巴結個升遷。奉了父母出去安享幾年。不想忽然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實在得不主意。說著又行了個家庭禮兒

屈了一膝說請父親教導他那眼淚却是掌不住的了只聽安老爺吭了一聲說道怎的叫個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我以爲正是意中之事你所爲意外者只不過覺道你從祭酒得了個侍衛不曾放得試差學政耳却不道這等地方不用世家旗人去却用甚麼人去用世家旗人不用你這等輕年新進又用甚麼人去且無論文章華國戎馬防邊其爲報效一也便說不然大君代天司命君命即是天命順天聽命安知非福你說討我的教導我平日合你講起話來言必稱周孔不知者鮮不以我立論過迂課子過嚴可知爲子爲臣立身植品的大經都不外此那烏里雅蘇台雖是個邊地參贊大臣雖是個遠臣大約也出不了周孔的道理至於你此行我家現有的是錢用多少儘你用只不可看得銀錢如土有的是人帶那個儘你帶只不必鬧得僕從如雲講到眷口兩個媳婦不消說是合你同行了太太要果然母子姑媳一時難離也不妨同去只留我在家替你作個守門的老叟料想還不悮事安老爺只管講了這半日話這段話却是拈着幾根鬍子閉着一双眼睛兒講的何以故呢他要一掙眼那副眼淚也就掌不住了舅太太見安老爺這樣子便點點頭悄合安太太安老爺道說你們這個家可就當成個模樣兒了便聽安太太合老爺說道依我想這件事不必定在這一時玉格起身儘有日子呢才到家且歇歇兒索性等消停了斟酌斟酌究竟是誰該去呀誰不能去呀且定規不遲要說請老爺一個人兒在家裡我就跟他們出去也斷沒那麼道理我出去又怕這兩個媳婦萬一在外頭一時有個甚麼喜信兒呢沒個正經人兒招呼他們我的意思還是請大姐姐替我們辛苦這盪老爺還沒聽完這話便道呵一個何家媳婦已經勞舅太太辛苦那場此時這等遠行却怎的好又去起動舅太太說噯呀不用姑老爺這麼操心了姑太太早合我說明白了我左右是個沒事的人樂得跟他們出去逛逛呢老爺見舅太太這等爽快向熱心下大喜連忙打了一躬說這個全仗舅母格外費心舅太太被安老爺累贅的不耐煩他便站起身來也學安老爺那至誠樣子還了他一躬口裡說道這個愚嫂當得效力的他打完了這躬又望著大家道你們瞧這那兒犯得上鬧到這步田地惹得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却說安公子方才聽老爺那等吩咐正想把金玉姊妹現在有喜并自己打算不帶家眷留他兩個在家侍奉的話回明聽太太說了句老爺才得到家先請歇歇兒便不好只管煩瑣如今却又他見母親給請了舅母同去登時方才的章法大亂他却那裡曉得人家娘兒三個早已計議得妥妥當當

的了呢偏是這個當兒老爺又吩咐他鄧九公差褚陸兩個來意思要跟他出去的那段話就叫他出去奪定行止他無法只得且去作這件事安老爺這裡便合大家說了說路上的光景講了講鄧九公那裡的情由歐接著行李車也到了眾小廝忙著往裡交東西有的點交帶去的衣箱的有的點交路上的用帳的都在那裡等著見長姐兒姑娘你道他此刻又往那裡去了（支開這一箇頭難著筆妙在以不待支開之法支之）書裡交代過的他原想著大爺這番出外大爺走到那兒太太跟到那兒太太走到那兒他跟到那兒定了不想方才聽老爺一個不去連累太太也不去了眼下太太合公子竟要母親分飛他也謝三兒的窩窩剩下了登時心火上攻急了個紅頭漲臉又犯了那年公子鄉試等榜他等不著喜信兒頭暈的那個病了連忙三步兩步跑到院子裡扶著柱子定了會神兒立等覺得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衣裳的腰褙肥了就有四指那個領襯兒大了就有一圈兒都要不差甚麼連圈兒都要脫落下來他便合別的了頭說道我怪不舒服的家裡躺躺兒去太太要問我就答應我作甚麼去了說著一路低著腦袋來到他屋裡拆了個小枕頭兒支著耳跟台子躺下只把條小手巾兒著了臉暗暗的垂淚他偏又頭兩天一時高興作了個抽繫兒的大紅擅了小烟荷包兒這日早起又托隨緣兒媳婦兒找人給安一根玉嘴兒湘妃竹桿的小烟袋兒為的是上了路隨身帶著上車下店使著方便事有湊巧恰恰的這麼個當兒隨緣兒媳婦給他送了來一進門兒見靜悄悄的沒個人聲兒便叫了一聲大姐姐他聽見有人叫他這才掙扎著起來問是誰呀隨緣兒媳婦一見他這個樣兒便問說大姐姐你好好的兒這是怎麼了哭的這麼著他嘆了口氣說道妹妹妹妹你那兒知道我心裡的難受你坐下等告訴你你瞧自從大爺這麼一放下來我就念佛說這可好了我們太太要跟了大爺大奶奶享福去了誰知叫這位老爺子這麼一折給折了個稀呼腦子爛你說這娘兒四位這一分手大爺分手大奶奶心裡該怎麼難受太太心裡該怎麼難受叫咱們這作奴才的旁邊瞧著肉燎不肉燎再者二位大奶奶素來待我的恩典我們娘兒們怎麼離得開說著又把撒嘴的纂兒似的隨緣兒媳婦明鏡兒也似的知道他姑娘合張姑娘有喜不能出去只因何小姐吩咐的嚴叫且不許聲張此時是不敢合他露一個字只說了句那兒呢還有些日呢知道誰去誰不去呢就先把你哭的這個樣兒說完了放下烟袋去了他把那根烟袋仍在一邊兒躺下又睡不著只一個人兒在他屋裡坐著發愣（支開兩個）上屋這只管一群人等著

他交代東西那班了頭聽他方才說了那句話又不敢去叫他恰好二位大奶奶都在上屋裡便著人一件件往裡收
三個舅太太見這個亂烘烘的他回西耳房去五個安老爺見舅太太走了這才要脫去行裝換上便服安老爺一面
四個換著衣裳一面合太太提起閒話兒來說難得舅太太這等向熱不辭辛苦他小夫妻三個得這個人同去照應你我
也就大可放心了安太太撇着一肚子裡的話此時原不要忙著就說因見老爺這句話是個機會再看了看左右無
人只得兩個小了頭子他把那兩個小了頭子也支使開辭法著一也字五個愈醒先給老爺一個高帽兒戴上說道可不是他
自然也是看著老爺平日待的好處只是如今他只管肯去了兩個媳婦究竟好去不好去倒得斟酌斟酌為甚麼我
方才說著慢慢兒商量呢老爺忙問道他兩個怎的不好去太太滿臉含春說道好叫老爺得知兩個媳婦都有了喜
了老爺說可樂不可樂老爺聽了大喜說道這等說你我眼前就要弄孫了有趣有趣我安水心再要教得出兩個孫
兒來看他成人益可上對祖父矣太太道老爺只這說世間的事可就難得兩全老爺只想兩媳婦這有喜了自然暫
且不能跟了小子出去叫他一個人兒在衙門裡怎麼是個着落兒呀老爺道然則有舅太太去正好了太太道這話
又來了他舅母去也只好照管個大面皮兒呀到了小子自己身上的零碎事兒怎麼好驚動長輩兒去呢所以我同
兩媳婦兒為這件事為了這幾天難依兩媳婦的主意是想求我給他買個人帶去老爺聽到這句話才要繃臉太太
便忙著說道老爺想玉格這麼年輕輕的哥兒屋裡現放著兩媳婦兒如今又買上個人這不顯著太早些兒嗎我就
說這斷乎使不得就打著我這時候依你們這話你公公也不必准老爺說這話是不是老爺道通呵太太這話是極
所以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太太其深知我也我常講的夫妻一倫恩義至重非五十無子斷斷不可無端置妾何
況玉格正在年輕媳婦又都有了生子的信息此刻怎的講得到買人這句話上太太見老爺的話沒一點活動氣兒
便說道老爺不是說我說的是嗎我說只可管這麼說了想了想真沒法兒老爺想一個人家兒過日子在京在外是
一理第一件裡外的這道門檻兒得分得清楚玉格兒這一出去衙門裡自然得有幾個了頭女人就是他舅母他得
帶兩個人去兩媳婦呢少說也得一年的光景才能去呢這一年光景他就這麼師爺也似的一個人住著那班大些
兒的女孩子年輕的小媳婦子們類如拾掇屋子以至鋪鋪放放出來進去的可不覺得怪不方便的麼老爺最是講

究這些的太太說到這裡。只見老爺臉上擺著五官都擠了一團正氣。呵噯。太太你只一會慮的尤其深遠。這倒不可不給他籌畫出個道理來。卻是怎樣纔好。太太聽這話有些意了。又接著說道。兩媳婦兒不放心也是這個。見我不准他買人。就請示我。說要不就在家裡的女孩子們裡頭挑一個服侍他罷。我說你們兩瞧家裡這幾個丫頭。那兒還挑得出個像樣兒的來。誰知他們兩說這句話。敢則心裡早有人了。老爺道。他兩個心裡這人是誰。太太笑道。照這麼看起來。兩人倒底還是兩小孩子。只見得到一面兒。兩人只一個覓勁的磨著我。求我替們合老爺說說。要咱們上屋裡的這個長姐兒。老爺想這個長姐兒怎麼能給他們。我只說這一個不能給他們哪。你公公跟前沒人兒啊。老爺一聽這句話。只急得局促不安。說道。呵太太你這句話卻講得大謬不然了。太太道。我想著打頭呢。那丫頭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又那麼漆黑的個臉蛋子。比小姐倒大著幾歲。可怎麼給他呢。再者。咱們這上屋裡也真離不開。就得老爺的衣裳帽子講向來是不准女人們合那一起子小丫頭子們著手的。如今有他經管著。就省著我一半子心呢。所以我就那麼回覆了兩媳婦兒了。老爺道。嗨。此皆太太不讀書之過也。要講他的歲數兒。豈不聞妻者齊也。明其齊於夫也。妾者接也。側也。雖接於夫而實側於妻也。太太你怎的把他同夫妻一倫講起嫁娶的庚申來。如今你不要給兒子納妾倒也罷了的。既要作這樁事。自然要個年給長些的才好。責成他抱衾與裯。聽雞視夜。況且我看長姐兒那個妮子雖說相貌差些。還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賞罪人之子何傷。又豈不聞罪人不孥乎。這話還都是末節。太太你方才這話講的還有一層大不通處。你卻不想長姐兒這原是自幼伺候玉格的。從十二歲就在上房當差。現在摽梅已過。如今兩個媳婦既這等求你向我說。我要苦苦的不給他。卻叫他兩個心裡把我這個公公怎生發放。此中關係甚大。太太你怎的倒合他們說我跟前沒人起來。豈不大謬。安太太未曾合老爺提這件事。本就捏著一把汗兒。心裡卻也把老爺甚麼樣兒的左縫眼兒的話都想到了。安老之表白安老之一派正經也太太乃命之日左卻沒斷想到老爺會往這麼一左。這一左倒誤打誤撞的把件事左成了。一時喜出望外。雖然那個老爺迂腐的可憐。卻也深服老爺正派的可敬。再想想又怕夜長夢多。遍一刻兒不定。老爺想起孔夫子的那句話。合這件事不對岔口兒來。又是塊糟。連忙說道。老爺說的關係不關係這些話。別說老爺的為人講不到這裡。就是兩媳婦兒也斷不那麼想。總是老爺疼他們。既是老爺這麼說著閒了。

我告訴你他們就是老爺道太太你怎的這等不知緩急這句話說定了那長姐兒怎的還好叫他在房上待得一刻太太笑道老爺這又來了那兒就至於忙得這麼著呢再者玉格兒那孩子那個噶牛脾氣這句話還得我告訴明白了他就是那個那了頭也是他娘的個拐棒子太太這裡話還不曾說完老爺就擱頭說道阿太太說那裡話這事怎由得他兩個待我此刻就出去幫太太辦起來說著出了屋子就叫人即去叫大爺大奶奶且住却說安太太見老爺立刻就要叫了兒子媳婦來吩咐方才的話一時慮到兒子已經算個死心眼兒的了他那個了掾又是個一冲的性兒倘然老爺合他一說他依然說出刀擱在脖子上也不離開太太那句話來却怎麼好便暗地裡叫人去請舅太太來預備作個和事人恰好舅太太正在東院裡合金玉姊妹說聽得來請便合他姊妹說道莫不是那事兒發作了他娘兒三個便一同過來安太太一見便合舅太太說大姐姐來得正好那句話我合你妹夫說明白了回頭便告訴兩媳婦說你公公竟把他賞了你們了恰給你公公磕頭罷金玉姊妹兩個連忙給老爺太太磕了頭站起來只說得句這實在是公公婆婆疼我們便見公子從二門進外來安老爺見了公子先露著儼然的一臉嚴霜溜溜不提別話第一句便問他道你可知子事父母合婦事舅姑這椿事是不相提並論的公子聽了一時摸不著這話你從那裡說起只得含糊答應了個是這才聽他父親說道兩個媳婦遇了喜他自己自然不好合我說怎的這等宗挑所關的一椿大事你也不曉得預先稟我一句這也罷了只是他兩個此刻既不便遠行你這番要出去倒得我到這句又頓住了安太太大家聽這話頭兒底下這一轉自然就要轉到長姐兒身上了都側靜的聽著要聽老爺怎麼個說法誰知老爺從這句話一岔就唔喇唔喇合他說了一套滿州話公子此時夢也夢不到老人家叫了來吩咐這麼一段話躊著了會子也背著滿州話回了一套一邊向著老爺說却又一邊望著太太臉上看那神情好像說的是這個人他母親使著得力如今自己不能在家侍奉怎的倒把母親一個得力的人帶去服侍自己呢彷彿是在那裡心裡不安口裡告辭的話却又聽不出他說的果是這麼段話不是只見老爺沉著臉說了句阿那他喇博公子聽了仍在絮叨老爺早有些怒意了只咻了一聲就把漢話急出來了說你這話好不糊塗我倒問法怎叫個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太太這才明白果然是他父子在那裡對鑿起四方眼兒來了便說道玉格這孩子直個的怎麼這麼益呵你父親

既這吩咐心裡自有個道理你就尊著你父親的話就是了。且先開這個累著公子見母親也這麼說只急得滿臉爲難說兒子怎麼敢搖其如兒子心裡過不去何妨老爺聽了。益發不懸起來便厲聲道這話更謬然則以父母之心爲心的這句朱註是怎的個講法不信你這叅贊大臣連心都比聖賢高一層公子一肯老人家這神情是著了。唬得一聲兒不敢言語這個當兒再沒兒舅太太那麼會湊趣兒的了說道我瞧著他也不是搖也不是這些個那些個的共總阿哥還是臉皮兒薄拉不下臉來磕個頭還是我來罷說著在那裡一探身子拉住公子的胳膊說不用說了快給你們老爺太太磕頭罷公子被舅母這一拉心裡暗想這要再苦苦的一打墜咕嚕兒可就不是話了。只得跪下謝了老爺老爺這才有了些笑容兒道這便才是公子站起來又給太太磕了頭老爺又道難道舅母跟前還不値得拜他一拜麼太太也說這可是該的底下仗着舅母的地方兒多著的呢公子此時見人還沒收成且先滿地這一路拜四方一直的拜到舅母家去了好不爲難只是迫於嚴命不敢不遵只得又給舅母磕了個頭便聽老爺叫著條況顛顛的正宮嗓子叫了聲長姐兒呢外間早有許多了頭女子們接聲答應說叫去搬下這裡不表再說長姐兒却說他在他那間屋裡坐著發會子楞只覺一陣陣面紅耳熱躺著不是坐著不是一時無聊之極忽得起方才要的那根小烟袋兒來抽了抽其通非常又把作的那個大紅鑲子抽縈兒的小烟荷包兒裝上烟狩小火鐮兒打了個火點著烟了著可烟袋兒靠著屋門兒一隻脚跐在門檻兒上只向半空裡閒望正望著忽見一個喜鵲飛了來落在房簷上直掛下來對著他撅了尾巴喳喳喳叫了三聲就往東南飛了去了。他此時一肚子沒好氣衝著那喜鵲啞的啐了一口說瞎叫的是你媽的甚麼呢正說著又個覺一東西從房簷上直掛下來搭在他額腦蓋兒上唬得他連忙一把抓下來一看却是個喜蛛兒正看著又是那個小喜兒跑來說道姑姑哇你瞧了不得了老爺那兒咳嚕哇喇的指著滿州話合大爺生氣大爺直撅撅的跪著給老爺磕頭陪不是呢他聽了這話心裡轟的一聲立刻連手脚都軟了連忙擱下烟袋侍起半碗兒冷茶來漱了漱口才待上去打聽打聽只見一個女人迎面跑來一疊連聲兒說老爺叫他此刻正因老爺就搡了他的事心裡有些不大耐煩聽得老爺叫他一面嘮叨說老爺好好兒的又叫我作甚麼呢一面便梗梗著個脖子往上屋裡來將走到上堂只見舅太太合老爺太太一處坐著大爺二位奶奶都在跟前侍立幾個大小

了頭也是一溜兒伺候著外間還有許多女人們在那裡聽差黑壓壓的擠了半屋子他將進屋門兒太太就告訴他說老爺這兒叫你有話吩咐你呢聽著他又往前走了兩步便聽老爺吩咐道你大爺現在出外你二位大奶奶同時過喜不便坐車遠行大爺身邊一時無人伺候你二位大奶奶在我跟前討你去接大爺作個身邊人我因平日重你也還穩重再又是自幼兒伺候過大爺的如今就給你開了臉叫你服侍他去此後你卻要知你二位奶奶的教訓刻刻知足自愛不然你可知道子妾合兒娘不同我是有家法的安太太一旁聽了這話又怕決撒了事情又怕委屈了了頭正要把老爺方才這話從頭兒款款兒說一遍給他聽只見他也不說長也不問短也不磕頭也不禮拜只把身子一扭搭靠在一扇隔扇跟前拿絹子握了臉就嗚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安太太怕老爺見怪忙道了頭不許這是怎麼說老爺這兒分附你話麼怎麼不知道好好答應呢卻無論你心裡怎麼委屈也是等老爺吩咐完了怕怕兒的再回呀這可不像兒樣了金玉姊妹素日本就待他最好此刻見是他們屋裡的人了越覺多番親熱兩人只圍著他悄悄兒的勸他哳咭說你瞧老爺太太這個樣兒的恩典又是這麼大喜的事你還有甚麼委屈的地方兒呢有甚麼話只好好的說快別哭了他娘兒三個當下就這等一遞一句的勸了個不耐煩一時越著急越沒話越沒話越要哭只是安老爺那個方正脾氣那裡弄得來這句當見他只樣登時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喝道唉你這呢子怎的這等不中抬舉我倒問你你這委屈安在他見老爺動了氣了當下從著急之中未免又上點害怕心下暗想說這一來倒不好了別的都是小事老爺那個性子倘然這一番臉要眼睜睜兒的把隻煮熟的鴨子給開飛了那個怎麼好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兒沒那個店兒我這一輩子可那兒照模照樣兒的再找這麼個雪白粉嫩的大河鴨子去他想罷便連忙跑到老爺跟前雙膝跪倒說求老爺先別生氣容奴才慢慢兒回聖明不過老爺老爺替奴才想想老爺施的這等甚麼樣兒天高地厚的恩奴才打那頭兒說的上委屈來就算是老爺委屈了奴才罷王兒就是一層天天捍壓地摁的事奴才就委屈又敢說甚麼要老爺還在那裡瞪著雙眼睛問他說然則你是著何來呢他被老爺這一問越發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偷眼瞧著太太撇了半日嘴這才抽抽搭搭的說道奴才想著是這一跟出去別的沒甚麼奴才怪捨不得奴才太太的此段蓋爲心口相違而名實兼收者說法最爲鼎也第窮形盡相懟怒不自當有識具廉恥厚者雖然間者只成直言之功固自不掩既你瞧人家原來是爲

上海□□書局印行

捨不得太太所以如此至於那會兒𠯈則是不勞老爺費心他心裡早打算到這一跟出去上頭了只是這句話人心隔肚皮旁人怎猜得透倒累老爺發了一塲大怒太太枉着了會子急好在他老夫妻二位的性情都吃這個老爺聽了這話立刻怒氣全消倒點了點頭望着太太說道照這等看起來他這副眼淚竟是從天性中來的倒也難得太太這個當兒是聽他說了句捨不得太太早已眼淚汪汪的從袖口兒裡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面又要手紙擤鼻子聽老爺這等說便免强笑道甚麼天性啊竟是他娘的在這兒糊塗纏騷攪呢因又望着他說這一來不是才如了你的願一輩子不離開了我嗎可還哭起是他娘的甚麼呢卻說長姐兒此時是好容易在老爺跟前把一肚子話倒出來了不哭了及至方才見太太這一哭又惹得他重新哭起來了你道他這一哭又爲甚麼原來他心裡正想到二位大奶奶只管是這麼討了老爺只管是這麼賞了我的話可也是這麼說了這可還不知我們這位老佛爺捨得放我捨不得放我呢及至見太太一哭他只是太太果然捨不得放他覺得這事還不大把穩又急得哭起來緊接着聽太太後來這兩句話他才知聽是太太也有這番意思與心裡一痛快不覺收了眼淚噹的一笑立刻頭就不暈了心寬體胖週身的衣裳也合了折兒了合金玉姊妹兩個見了滿心歡喜便叫他站起來帶他給老爺太太磕了頭他這一樂樂得忙中有錯爬起來慌慌張張的也給舅太太磕了頭舅太太說道咻你這孩子可是迷了頭了這又與我甚麼相干兒呀他一面磕着頭嘴裡還說都是一個樣兒的主子舅太太聽了好不歡喜那知他這個頭磕的一點兒不迷頭他心此時早想到此番跟了舅太太出去是個耳鬢廝磨兒打了個小大姐兒裁械子閒時擱下忙時用的主意呢話休饒舌卻說安太太見他給舅太太磕過頭便叫他給公子磕頭他答應一聲早花飛蝶舞一般過了朝着公子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公子此時一來心裡不安二有來些發趣三來也未免動了點兒賢賢易色滿面週身鬧了個難的神情兒其總沒得甚麼話那長姐兒早磕完了頭站起來他此時也不用着老爺太太再說了便忙過去給二位大奶奶磕頭他姊妹兩個受完了一個人拉着他一隻手說道這可是老爺太太的恩典你往後可好好兒的帮着我們孝順老爺太太這一出去再好好兒的服侍大爺老爺太太就更歡喜了當下安老爺便望着兩媳婦指着長姐兒說道這妮子從此便是你們屋裡的人了你兩個就此帶他去罷太太一聽老爺這話急了忙說老爺這是甚麼話呀倒底也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讓我給他刷洗刷洗孔裡孔裡。再者也得瞧個好日子。也有就這麼個樣子帶了去的。無奈老爺此時只說這個了環既然給了兒子。立刻就算有了名分了。在此不便。太太急得沒法兒。又不好無端的倒把他攆到下屋裡去。正在為難便聽兒舅太太笑道。這麼着罷。叫他先跟了我去罷。連沐浴帶更衣。連裝扮帶開臉。這些零碎事兒。索興都交給我。不用姑太太管了。你們那天要人。那天現成。因指着何小姐笑道。不信瞧我們那麼大的件事。走馬成親。一天也辦完了。這算了事了。說着就把烟袋遞給長姐兒。站起來望着道。他走哇。跟了我去。長姐兒一瞧這光景。心下大喜。暗說再不想方才我誤打誤撞的錯磕了一個頭。果然就行下了秋風。望下了雨。真是人家說的。有棗兒也得一竿子。沒棗兒也得一竿子。這話再不錯。他心裡只顧這等想着。也不曾聽得太太怎樣吩咐。只趁接烟袋這機會。搶趁着伸手攙着舅太太。就跟過西院去了。不提。卻說金玉姊妹。自從那日探明婆婆口氣之後。暗中早把他家那位新人。一應粧新的東西辦妥。如今見事成了。閒中便把這話回了婆婆。把個安太太樂的說道。你瞧你們兩這個急性法兒。這要我那天一說。萬一你公公有個不准。可怎麼好。閒話少說。卻說過了兩日。擇定了吉日。舅太太早把長姐兒粧扮好的了。叫金玉姊妹帶過來謁見老爺太太。只見他戴着滿簪子的鈿子。穿一件紗綠地錦襯子衣兒。套一件藕色縐絲氅衣兒。罩一件石青綉花大坎肩兒。上邊帶了些手串兒。懷鏡兒等等。掐褶裡又帶着對對兒荷包。髮釵寳索。手釧鏗鏘的。站在那裡。安太太看了半日。便合老爺說道。也還像樣兒呀。老爺只點點頭。金玉姊妹兩個心裡只要討公婆歡喜。又附和着太太問老爺道。公公白瞧他這一開臉。瞧着也不算黑。不是偏過着他這兒心眼兒的。公公素日說話。一字字都要拋磚落地的。便道黑怎說得不黑。不過在德不在色罷了。這黑白分明上。卻是含混不得。說話間舅太太也過來了。恰好這日張親家太太眼睛好了。也出來了。都給安老夫妻道過喜。大家歸坐。金玉姊妹便叫人鋪下紅氈子。帶新人給老爺太太行禮。太太先說孩兒啊。我今兒個可只好先受你個空頭兒了。我有些東西要給你。現在忙叨叨的。等有了起身的日子再說罷。如今先把這個活的兒給你。說着便叫喜兒呢。只見那小了頭子也擦了一臉怪粉。戴着一腦袋通草花兒。又換了件新紅布襖。笑嘻嘻的跑過來。太太便望着長姐兒道。我想着你這一過去。手下要個人兒撥弄着使。你招呼他一場。就叫他跟了你罷。長姐兒更不想到此時。水長船高。不曾吃盡苦中苦。早得修成人上人。一時好不興

致連忙又給太太磕了個頭太太因滿臉陪笑望著老爺說難道老爺就不賞人家點兒甚麼嗎老爺說有在這裡吾
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他一這跟出玉格去進了衙門須要存些體統卻不便只管這等長姐兒長
姐兒的叫他了我如今看他日素這穩重上賞他個名字就叫他作個爲珍爲珍者便是滿洲話的個重字因合他說
道你從此益發該處處曉得才是自重太太聽了更加歡喜便吩咐大家此後都稱他作珍姑娘這句話一傳下去那
些男女大小家人便都湊齊上來給老爺太太大爺奶奶叩喜叩完了喜並說請見見珍姑娘珍姑娘這一見除了那
幾個陳些的家人只嘴裡說聲姑娘大喜之外其餘如平日趕著他叫姑姑的那班小媳婦子老婆兒們一個個都立
刻上前跪倒請安內中便有幾個有點分兒不須如此的不禁不由的也有搭趁著蹲蹲腿兒大家沒見他以前只說
主人素日待他的那日分兒今個又是大爺姨奶奶了這一見不知他要大到甚麼分兒上去呢那知不然大家照舊
是嬸子長大姐短姐姐親妹了熱的不離口並且比向來倒格外加了些親熱和氣到了兩個嬤嬤跟前前兩天還不
過一例兒的叫聲戴嬸子華太太今日這一見甚至立刻自己就矬了一輩子改了字兒一口一個嬤嬤奶奶嬤嬤老
老了這裡禮節已畢金玉姊妹兩個便回明婆婆要帶他到舅太太那邊行了禮還要過張親家太太那裡去舅太太
先攔說使不得先把你們家這點禮完了著張太太也說二位奶奶姑罷呀他這望後來也會那紅紙二房也似價的
例再說咧你姐兒兩還這麼賢良呢安太太聽親家太太這套話可實在省解到了顏兒了生怕又惹出舅太太的頑笑
話兒來便說這話也說得是恭敬不如從命索性等過了今日再叫他過去磕頭倒是趁這個好時辰你們帶他家去
罷說著就派兩個齊全女人又叫了華戴兩個嬤嬤來招呼著他跟舅太太的人也都帶著照應他的隨身東西那個小
喜兒就張羅他們珍姑娘的烟袋荷包金玉姊妹又叫他見見老爺太太再走他這一見卻不由的一陣酸心早望著
太太含了兩胞眼淚卻真是捨不得太太了不可埋沒了人家的眼淚當下二位大婦前行一個小星隨後後面還圍
著一大群僕婦丫環簇擁著他望東院而去這一走不但那班有些知識的大丫頭看了他如成佛昇仙還有安太太
當日的兩個老陪房此時早已就白頭踩蹬的了也在那裡望著他點頭咂嘴兒說道嘖嘖嘖你瞧人家這才叫修了
來的嗎第三十六回公子歸房時那幾個讀過書的龐眉皓髮老者亦同此嘆者下古今同此嘆上何限大雄氏亦無如此何話休饒舌卻說一時到了東院安公子夫妻歸坐

受禮他三個自然各有一番教導勉勵的正經話都不須煩瑣一時珍姑娘磕完了頭起來見公子那頭摘帽子他便過去接帽子撣帽架子帽子蓋帽子又張羅給二位奶奶粧烟倒茶打發換衣裳服侍洗手一進門兒把眼前這點兒差事地陀羅兒似的當了個風雨不透二位奶奶此時看着已是心滿意足了那知人家還有過節兒的只見他來到外間兒在他那隨身包袱裡拿出個小紅包兒來打開鼓搗了又向花鈴兒柳條兒兩個叫了聲好姑娘你且給我找兩托盤兒來呢那兩個答應着就忙給他尋了兩匣屜兒來他便把那分東西擺好了兩手托著進來走到二位奶奶跟前跪下說這是奴才給二奶奶預備了點兒縫活計金玉姊妹接過來一看只見一盤兒裡托着是一雙大紅緞子平金釘花線兒萬字錦地扣百蝠流雲三寸半底兒的滿幫着旗裝双臉兒鞋合一雙魚白標布襪子併一個大紅氊子堆灰絨綿花樣的大底兒烟荷包那一盤兒裡是一雙大紅緞子搯金拉雙線鎖子如意錦地加四季長春過橋底兒的漢裝小鞋兒合一副月白緞子鑲沿褲腿兒併一個絡色滿塡帶子夔龍獻壽花樣天蓋地起牆兒的梹榔盒兒只這件活計大約是他特為東屋裡大奶奶不會吃烟想空了心才弩出來的個西洋法子此外還有一對挑胡搬眼兒上配喜相逢的扣花鷄心荷包卻又一對兒分在兩盤兒擺着當下就把他姊妹兩個樂得笑吟吟的說道你瞧你何必這麼費這個事呢因又一樣一樣的尋起來細看何小姐便合張姑娘笑道活計兒是不必說了我納悶兒他跟着婆婆一天到晚不得個閒空兒還有甚麼工夫給你我作些針線他聽了便笑嘻嘻的說道這點兒針活計寔在眞不得甚麼奴才想著二位奶奶待奴才這番恩典奴才有多大造化怎麼配所以才親手兒作了兩双鞋二位奶奶穿著就算踹著奴才呢也省得奴才自己折了福去卻說金玉姊妹當晚便在自己屋裡給公子備了一席小酌公子本在個染指點金金滴液投懷倚玉玉生香的溫柔鄉中忽然眼前又添了這麼一個俏丫鬟雖說不得白人之白也猶白馬之白恰是他個髫年伴侶也算閨房一段佳話這他是此時一心的怕上烏里雅蘇台那有閒情到此因此酒在肚裡事在心裡不肯多飲只吃了幾杯便叫收拾過了當下金玉姊妹便一個挾著敷粉郎君一個攜手推鵶俏婢送他二人雙雙就寢這段書交代在這裡要按小說部中正不知該有多少甚麼如膠如漆似水如魚的討厭說識出來只部兒女英雄傳卻從來不著這等汚穢筆墨只替他兩個點竄刪改了前人兩聯舊句安公子這邊是除卻金仙不

羨仙曾經玉液難為水。珍姑娘那邊便是但能容妾消魂日。便算天違郎未娶時。如斯而已。這話下接不表。却說安公子好端端的一個翰苑。忽然改換頭銜。要到邊疆遠戍。他這不得意且無論。頭上那個花紅頂兒。解不動他的牢騷。就眼前就這個璧玉人兒。也提不起他的興致。只是無論他怎的不得意。也卻不捨他那些老師同年。以致至戚相好的話別餞行這班人。自從他見面賞下假來。那日早已紛紛具帖來請。這其中也有在戲莊子上公餞的。也有在家裡單約的。安公子也只得强整精神。一一的應酬周到。偶然在家空閒兩日。又得分撥家事。整理行囊。再加上人來客往道之餞行。轉眼間早已假期將滿。安老爺便叫他看過吉日。先請安陛辭。陛辭的頭一天。公子因要赴園子去住。好預備第二天遞摺子。便換上行裝。上來謁見父母。老夫妻一向只那等忙忙碌碌的張羅兒子起身。心頭口頭時刻有刻樁事兒混着。倒也罷了。如今見他這一着行裝。就未免覺得離緒滿懷。安太太望着他。先自有些難過。老爺因他次日還要預備召見。便催說你就去罷。有甚麼話。都等陛辭下來再說不遲。公子也明白他老人家這番意思。只得答應一聲。無精打彩的告辭而去。這裡安太太隔着玻璃望着他後影兒。早不覺滴下淚來。安老爺浩歎一聲。勉强勸道。太太消長盈虛。天地之至理。離合聚散。人事之常情。世間那有個百年厮守的人家。一步不跌的道路。太太你怎的這等不達。太太聽了。只含淚點頭不語。此刻正用着媳婦說話解勸公婆了。無如金玉姊妹兩個心裡那種難過。也正合他公婆相同。再加見了公婆這等樣子。他兩個心裡更加難過。怎的還能相勸。畢竟太太只管是個善談的。只着着這個最合式的小姑兒合兩個最親熱。外甥媳婦眼前就要離別。也就夠難過的了。自然也不能相勸。此外張親家太太是不善辭令的。那珍姑娘雖然這一向有個正經事兒。也跟在裡頭唧噥兩句兒。又無加這樁事他一開口。總覺得像是抱着個不哭的大白鴨子。只說現成兒話。因此只管一屋子人。只大家對楞着。如不離泥塑。不則一聲兒。正在靜悄悄的。忽聽得珍姑娘噯了一聲。說大爺怎麼跑又回來了。大家聽了。連忙望外一看。果見公子忙兜兜的從二門跑進來。忙着跑的把衣翎子也甩掉了。快戴上他。便道不要了。安老爺見這樣子。隔着窗戶就高聲問道。怎麼了。忙到如此。落下甚麼了。他道沒落下甚麼。回父親。教不上烏里雅蘇台了。老爺便問說。不上烏里雅蘇台去。卻上那裡去。他又道上山東。老爺聞上山東作甚麼。公子早跑進屋裡來。一時忙得連話都不及回。只從懷裡掏出一封信來。呈給老爺說。請父親看這封信就

明白了。安老爺百忙裡也不及招呼張親家老爺。只一面伸手接信一面問道。又是甚麼信。安太太聽了。只顧著雙眼綿著眉笑。在裡頭說道。噯呀佛爺。怎麼又上山東呢。你瞧瞧這到底都是些甚麼事情呢。說著便站起來。跟著舅太太張太太也站起來。連金玉姊妹合珍姑娘。以至他家那班有些頭臉的婆兒媳婦合幾個大些的女孩子。一時上上下下亂亂烘烘。擠了一屋子人。裡三層外三層把老爺合公子圍了個風雨不透。都擠著要聽聽這到底是怎麼一椿事。這擠擠得張親家老爺沒地方站。沒法兒一個人兒溜出去了。你看此時可再沒比安太水心先生那麼安詳的了。他接過那封信去。且自不看。先尋眼鏡兒。又擦眼鏡兒。然後這才戴上眼鏡兒。好容易戴上眼鏡兒了。且不急急的抽出那封信來看。先自細看那封信面上的字。他見那信封是高麗紙裱得極嚴密的一個小小硬封套子。上寫道。是伴辦室主人密啟。下首是另有一行字。寫著靈鶼書屋手緘。轉背過面看了看。又見圖書密密花押重重。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從不見曾過這等鬼鬼祟祟藏頭露尾的頑意兒。只問道。這是甚麼人給你的信。怎麼這等個體裁。說著這才把那封信抽出來看。先見那信的蓋面一篇。只一個梅紅名帖。名帖上印著個名字。是陸學機三個字。老爺這才明白了。說這不是那個軍機章京陸露峰麼。公子答道。正是。他方才聽要上車。他專人送到的。老爺把那名帖揭過去。見底下那篇信是張虛白齋寸牋。上面寫著絕小的蠅頭小楷。老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便一手摘下眼鏡兒來。那隻手還拿著那篇子信。呆著個臉兒。問著公子道。這話又從何說。安太太在旁是急於要知道信上說些甚麼。見老爺這等安詳說法道。噯呀真真的我們這位老爺可怎麼好呢。老爺只瞧瞧這一地人圍著。都是要聽聽這個信兒的。老爺看明了。到底也這麼念出來叫大家知道是怎麼件事啊。怎麼一個人兒肚子裡明白了就算了呢。老爺只才又重新戴上眼鏡兒。一字一板的念道。

飛啟者。頃
閣下已蒙　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簡放山左督學使者。并特　旨欽加右副都御史銜。作為觀風整俗使。凡此皆不足為　公榮。所喜兒此萬里長征。洵為眼前一大快事。此中斡旋。皆　克翁力也。此刻　旨意尚未發
下。先祈　密之。此啟。餘不多及。閱後乞付丙丁。　兩渾即日

安老爺一時念完太太合大家聽了會子又不大懂得那信裡的文法兒急得說道這到底說都是些甚麼呀這麼之乎者也使呼使的呼何小姐插嘴道聽着便是放了山東學台了安太太道這麼着罷老爺有的詩白話說說是怎麼件事罷安老爺此時是一天愁早已撇在九霄雲外去了聽太太這等說便滿臉精神先拈着幾根鬍子望着太太說道太太世事如蒼狗白雲之變幻無定也這樁事才叫作天外飛來夢想不到他正待要往下說旁邊早又樞急了一位比安太太還性急便是那位舅太太他被安老爺這半日酸酸得不耐煩早不容分說一把手裡把那篇子信搶過去說算了罷我的叔叔你饒我罷要這麼樞會了人只怕明白不了那信上是怎麼使遠你叫把人的呆樞出來呢說着便把信遞給公子說好阿哥你說說罷你可千萬別像你們老人爺那麼樞人公子也不覺好笑便同他母親並望着他舅母岳母合金玉姊妹說道我受恩典升了閣學放了山東學台作為觀風整俗使的欽差又加了右副都御史銜如今是不上烏里雅蘇台了安太太又問他說那信裡還有句甚麼空啊空阿的那是甚麼話呀安公子再沒想他令堂百忙裡又把克齋兩個字給串到韻學裡的反切上去了因笑道那便提的是我那位烏克齋老師看這樁事我老師頗有點盡力的地方在裡頭大家聽了才一時都滿臉堆笑起來安太太念了一聲佛他此刻且顧不得別的立刻說叫金玉姊妹兩個答應了一聲忙着去淨了手便到佛堂去燒香許願許的是下月初一先在家堂佛前上滿堂香供等着了好日子還要在菩薩廟裡裝金掛袍懸旛獻供金玉姊妹兩個便到佛堂去燒香許願一回來回婆婆話并說媳婦們也隨着婆婆在佛前許了個願心願繡一軸觀音大士像寫一百部心經答應菩薩的慈悲並祝公婆的百年康健太太說很好這才是你們的孝順功德呢張太太便說道喲聽着你們娘兒們這才叫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各人修各人德呢阿彌陀佛安老爺本是不信佛的人被大家這一場虔誠虔誠的他搭不上話便說道太太王格這番更調正是出自天恩君命却與菩薩何干此時忙碌碌的你大家且自作這些不着緊的事安太太忙道老爺可不許這麼講了這要不仗着佛菩薩的慈悲小子怎麼脫的了這場大難啊安老爺只搖着頭道悲哉悲哉這樣弄法豈非誤會吾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兩句話的本意了舅太太道姑太太先不用合我們姑老爺拾猜依我說這會子算老天的保佑也罷算皇上的恩典也罷算菩薩的慈悲也罷連說是孔夫子的好處我都依只要不上烏里雅

蘇台了。就是大家的造化今日之下。我說的實話罷。烏里雅蘇台那個地方兒去得嗎。沒見我們四太爺講究只沿道兒這一走。就餓得死人。一出口。連個住處沒有。一天一二百地。好容易盼到站了。得住那個惡臭的蒙古包。到了。任就那麼破破爛爛的幾間房子。一交八月。就是屯門的大雪。到了冬天。唾口唾沫。到不了地就凍成冰疙瘩兒了。就我們娘兒三個。這一到那兒。怕不凍成青腿牙疳嗎。如今這一來。甚麼叫調任。哪着眞跳出命來了。可夠了我的了。安老爺向來是經舅太太一嘈嘈。就不得話的。何況舅太太這番嘈嘈嘈嘈得大是近理。便說道。如今且自把這些閑話擱起。我們先叫玉格。到園子要緊。說着。便吩咐公子。叫他趕緊到園子去張羅明日的謝恩摺子。并去叩謝他老師。這番斡旋的大力。就便好詳細問問他怎得便有這番調動。公子此時是樂得忘其所以。聽老爺這等吩咐。答應一聲。就待要走。老爺又叫他。你回來。你那枝翎子。只管不要了。那個翎兒管還不摘下來嗎。受當轄哩相公老爺只一句提。才把大家提醒。一時間積伶兒都來了。何小姐便忙着過去接公子的帽子。給他解那個翎管兒。翎繩兒。翎墊兒。一分東西。他手裡一面解着。嘴裡還在那裡自言自語的說道。都好。我就只怪捨不得這枝翎子的。說着忽然又回頭合公子道。你再請示請示公公。既說明日謝恩。不是還得換上長襟衣裳呢。老爺聽了才說了句是了。張姑娘就說那裡那麼說。還得換上長飄帶手巾呢。珍姑娘接着就說那麼說還得叫他們把數珠兒袱子帶上呢。說着他便過東院去打點這些東西。你看他眞積伶去了。沒一刻的工夫。早都打點齊了。一手托着衣裳。一手拎着數珠兒袱子。胳膊上還搭着兩條荷包手巾。一進門兒。便笑嘻嘻的向二位奶奶說道。奴才總還想起件事來。既穿長襟兒衣裳。這個月小建。明兒就是初一。還是個穿補子日子呢。這褂子上釘的可是獅子補。這不是武二品麼。爺這一轉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補子。別該是錦雞。舅太太聽到這裡。連忙就說是錦雞不錯的。好孩子。你可千萬的別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這等攔豎擋的說着他。一積伶到底。把底下那個字兒商量出來了。及至說出口來。他才喲了一聲。把小兒臉兒漲了個漆黑。登時連公子的臉都照得通紅的了。惹得滿屋子的人。無不大笑。只有安老爺合張親家太太繃的一絲兒笑容也沒有。在張親家太太的不笑。實在聽不出那是甚麼句話來。安老爺卻分明聽出來了。覺得自己又是公公。又是家主。這如何笑得。只眼觀鼻。鼻觀心的滿臉的一團正氣。大家看他那臉上。一陣陣紅的竟比公子臉上紅的還紅。紫的竟比珍

姑娘臉上紫的邊紫。這個當兒。幸得張親家太太問了珍姑娘一句說話。姑爺他明兒個這一上殿見皇上。只穿補褂、不用把那滾龍袍也給他帶上喂。又惹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這句玉兔金金絲哈的笑話兒。給裹抹過去了。當下老爺便合張家太太說道。我夫子當日的吉月必朝服而朝。此古禮也。我大清的度制。卻是朔望只穿補褂的。正亂着外、頭報喜的也來了。接着便是烏大人差人送那道恩言來。給安老爺安太太道喜。并說請太爺即刻到園子裡。這個當兒。太太還要忙着。叫人抬箱子。找二品文補子。說是有當日老太爺帶過的現成兒的。倒是公子看見不早了。說這件東西到了園子。總借得出來的。便在上屋外間。匆匆的換了長襟兒衣裳。赴園子去了。不提。且住。這回書只管交代到場中。請教安公子好端端一個國子監祭酒。究竟的會賞了頭等轄加副都統銜。再說邊紫右副都御史。正是各省巡撫的兼銜。又與學政何干。怎的放了他學政。又到放他觀風整俗使。這觀風俗使。說翻遍了縉紳也翻不著這個官銜。這些不經之談。端的都從何說起。難道偌大的官場。真個便同優孟衣冠。傀儡兒戲。還是著書的那個燕北閒人。在裡因心造。象信口胡謅。呢。皆非也。這場公案。真個說也話長。列公若不嫌煩絮。待說書的從頭慢慢說起。如今先講這位安驥安大人。他原是從金殿傳臚那日。便蒙帝心簡在。從前十本裡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特點了探花及第的個人。及至他得了講官大考。起來漸次升到國子監祭酒。便累蒙召對聖人。因見他器宇凝重。風度高華。見識深沉。心裡純正。早知他是個不凡之器。有用之才。便想大用起來。只因他年輕資淺。想要叫他到邊疆上磨礪幾年。閱歷些困苦艱難。然後再加恩重用。便好造他成個人物。這正是大聖人代天宣化。因材而篤的一番深意。話雖這等說。假使安公子果公的從此上了烏里雅蘇台。滿了北路。再調南路。滿了南路。再調西路。三年不回。便是六年。六年不回。便是九年。弄得他家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無論水心安先生。那等的德門。安龍媒那樣的天性。斷不得遭這些孽障。便算學幼無常。請教這部天性人情。這部兒女英雄傳。後首該怎的個歸着。因此天理人情上。早已暗中給他安排了一個烏克齋。在那裡。這個烏克齋。正是安老爺的受業門生。又正是安公子的會試老師。讀書人看得師生一門情義最重。況且又在當道。一時不忍看着位恩師日暮倚閭。這個高弟天涯涉岵。心裡早想從中為些力。把這樁事斡旋轉來。只是旨意已下。怎斡得旋轉。他也正在十分作難。不想正在這個分際。恰好就穿插出朝廷設立觀風整俗使的這等個好機

會來却說我大清聖祖康熙佛爺在位臨御六十一年厚澤深仁普被寰宇真個是萬民有福四海同春那些百姓如果要守分安常的鑿井耕田納有限太平租稅又何等不快活無如衆生賢愚不等也就如五穀良莠不齊見國家承平日久法令從寬人心就未免有些靜極思動其中有膀子膂力的不去靠弓馬幹功名偏喜作個山關子流為强盜會兩句酸文不去向詩書求道理偏喜弄個筆頭兒造些是非甚至書符念咒傳徒教習的有等養蚕種蠱惑衆人的這大約總由於人心不淳因之風俗不厚康熙佛爺在位之日也曾降了皇皇聖諭告天下兵民後來佛爺神馭賓天雍正皇帝龍飛在位這代聖主是唐虞再見聖聖相傳因此一登大寶便親製聖諭廣訓十六條頒各省學宮按着朔望傳集大衆明白講解無如積重難返不惟地方上不見些起色久而久之連那些地方官也就視為具文那時如湖南弄成彌天重犯那等大案浙江便弄成名教罪人那等大案山東便有搶糧的案朝廷也曾屢次差了康明公正大臣出去查辦曾奈法無三日嚴草是年年長當朝聖人早照見欲化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人望便在朝中那正有些經濟學問的儒臣中簡了幾員要差往各省責成他整綱飭紀易俗移風因此特命了這官一個銜名叫作觀風整俗使只是這班人出去雖有職任沒得衙門便有衙門還須爪牙凡如這些都不是一時趕辦得來的當下便又有旨交廷臣會議廷臣議得查各省學政本有個教士之責士習果端民風自立且有現成的衙門額設的吏役便請由各省學差上兼充了這個觀風整俗使的欽差責成他去整頓地方奏上時朝廷准奏有旨不但地方上的風俗整頓便那省的官員但有不守官箴不惜民瘼的一並他奏參這番事但凡記得些老年舊事兒的想都深知須不是燕北閒人扯謊那時自設立了這個觀風整俗使之後一向如浙江甘肅湖南幾省都放得有人止有山東這省因前任學政不曾滿任尚在不曾放人恰好一日山東巡撫奏報該省學政因病出缺聖意正因山東地方連年盜賊出沒騷擾地方想用一個輕年壯志的旗員振作一番却又一時不得其人因為大人是個掌院大臣便命他在翰詹班裡說幾個人來為大人只道這話奏的不合聖意倒着實有些害怕那知天下事無巧不成話只這個灣兒裡當下就奏出個灣兒來原來那個當兒正有一位內廷行走的熟舊近信大臣因合他家東床一持口角翁壻兩個竟弄得彼此上相子對參起來這位大員便是當日安老爺要到河南以前那位小德成卜三爺來給公子提親的那個隆府上他

家這個姑爺便是上次御門放了個閣學那個乾清門侍衛。彼時聖人見內廷侍臣這等不知大體。龍顏大怒。登時把他翁婿兩個逐出內廷。又開了許多款要。着項仍將兩個人交部嚴加議處。這事只在烏大人保奏公子的前兩天。隔了沒兩日。部議上去。朝廷便把那位大員降了個頭等轄。放了烏里雅蘇台的參贊。他家那位姑爺革去閣學。賞了個藍翎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又一道旨意。便把這閣學缺放了安驥。就放他山東學政。兼觀風整俗使。一體欽加了副都御史銜。如今剪斷殘言。言歸正傳。却說安公子這日離了莊園。早到海淀。一時到了烏大人園子門首。門上一時回進去。裡面連忙道請。烏大人見了公子。給他道了喜。便說我的爺。可夠了我的了。幸而天從人願。不然。叫我怎麼見老師師母。公子見說。寔在是老師栽培。說着一路進了書房。便拜下去。烏大人忙道使不得。你還沒謝恩呢。這豈不是叫作受爵公庭。拜恩私室了麼。因一面還了個半禮。一面拉起來說道。這究竟是出自天恩。也是老師的蔭庇。你的官運所謂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坐下便把上項事詳細合他說了一遍。不消說謝恩摺子。又是老爺給辦妥當了。安公子此時只是感激得一面答應。一面垂淚。這便叫作除感激涕零而外。不能再置一詞了。當下談了幾句。便要進去叩謝師母。烏大人陪他來到上房。原來烏大人那位太太相貌雖是不見怎的。本領却是極其來得。雖烏大人那樣精明強幹。也竟自有些懼心傍的。安公子見了師母。先請了安。跪倒便拜。他那位師母的架子本就來得比老師况些。只虛伸了伸手。說起來罷。公子拜罷起來。他才站起身來。問了老師師母的安。便又坐下。這才讓公子坐。問兩個門生媳婦好。因說道。你老師為你這件事。只急得幾夜沒睡。只一來可好了。就只你們這一走。我知道老師師母一定是不肯同你們出外的。難道兩奶奶都不去。留一個在家裡伺候老人家嗎。公子連忙站起來。把兩個媳婦現在都有喜不能上路的話說了。烏大人道。然則你一個出去不成。公子沒及回話。便聽師母道說一個人兒出去。又有甚麼使不得的。這可講不得啊。再說一個人兒在外頭。借此操練操練身子。才正好給萬歲爺出力呢。烏大人便不敢言語。公子是向來有甚麼事從不敢瞞老師師母的。見老師這等關切。便說門生父母也慮到門生此去無人。賞了個丫頭叫帶了去。烏大人合老爺是個通家。他家那班侍婢下個個一都見過的。便問是那一個。公子只得答說。就是那個名字叫長姐兒的。烏大人聽了。心中暗想。這一個白的白似雪。一個黑的黑鉄。却怎生鬧得到一家子。因是個師生。一時不好合他戲

言只說了句倒也罷了。爲大人太太道這個女孩兒我也見過。可到大大方方的只是你那個歲數兒兩奶奶都過了喜了。老師師母可又忙著給你放個人作甚麼呢。說著便把咀向爲大人一努。合公子道你諸事都跟你老師學使得。獨這條兒可別跟他學你瞧。只不是嗎新近又弄了兩小的兒了。前前後後這倒有了八個夠一桌了。是說是爲沒兒子起見也得他們有那個造化生長啊。我也不懂得怎麼叫個糟糠之妻不下堂。又怎麼叫個寡慾多男子。你們爺兒們的書。也不知都念到那兒去了。說完了這嘖嘖的在那裡咂嘴兒。一片話把公子唬得一聲兒不敢響。只望著老師老師此時也覺不是勁兒。只得皮著個臉兒向公子說道。我因爲今年是你師母個正壽。所以又弄了兩人合上個八仙慶壽的意思。你師母還只說我不寡慾。却不道九個人裡只有你師母遇了喜了。可不算得個雖有不存焉老寡矣。這裡只管說話。公子却見那一帶碧紗櫥後面有許多釵光鬟影。粉膩脂香的在那裡窺探。心裡暗想道看這光景我走後。管保你又有場吵鬧。便不敢多言。談了幾句。起身告辭。到了下處歇了一晚。次日上去謝恩。一連見了三面聽了許多教導的話旨。上意因是山東地方要緊。便催他即日陛辭下來。在海淀拜了兩天客。次日又由內城一帶辭了行。便趕回莊園家。安老爺此時。見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閃著眼睛的神氣了。便先問了問他這番調動的詳細。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見面的話。因是旨意交代的嚴密。便用滿州話說。安老爺色勃如也的聽完了。合他說道。額扐基孫䍦扐博布杭峨烏摩什鄂雜窩孫倫賽依扎喀䍦圖業木烏布棲鄂珠窩喇庫。公子也滿臉敬慎的答應一聲依孥。那時候的風氣。如安太太舅太太也還懂得眼面前幾句滿州話兒。都在那裡靜靜的聽著。老爺吩咐公子道。你這幾日不在家。一切的事情。我都給你計算在這裡了。你的盤費帶得自有。數餘人要不夠使。也還可以再帶兩個去。眷口不消說。自然仍是請你的舅母帶了烏珍先去。等個媳婦分娩了。隨後起身。那褚一官陸保保想是九公怕他兩個沒工夫回去。又打發兩個叫作趙飛腿鐵肩膀的來給他們送行李來。我見了這兩個。只怕此去正用得著。爲現在第一樁要緊事。你得請一位真有見識的幕友去才好。這事倒難。便是親友薦個人來。姑無論他人品學問如何。到了那裡。且自人地情形不熟。至於外省那班作幕的。無般不有。這都是我領教過的。公子便回道。這話正要回知父親。我克齋老師也替我慮得這裡。說了兩個人。一個姓顧名繁號肯堂。浙江紹興人。據說這人是從前紀大將軍的業師。他原要帮紀大將軍

作一番事業。因見他不可與圖。便隱在天台雁宕一帶。這大概未必肯出山了。老爺點了點頭。便問那一個呢。公子回道。便是那個顧肯堂的同學師兄弟。也在紀大將軍幕中待過。姓李名應龍。號素堂。別號子雲山人。是唐李鄴侯的派後人。據說這人天文地理。無所不通。遁甲奇門。無所不曉。以至醫卜星相。皆能。只是為人却高自位置的很。等閒的人。也入不得他的眼。其學問便可知了。聽新近山東撫台勉强請了他去相處了沒幾天。便辭館出來。出來說道。此非我居停也。并說這人無家無業。只在茌平一帶。不知一座甚麼山裡住着。學那嚴君平的垂簾賣卜。偶然也出來捨藥濟人。有時偶然到滕縣李家鎮來探望親戚。便在那裡住。一向作個市隱。我老師囑咐我沿路留心去訪這人。只不知訪的着訪不着。想著此去。正從鄧九公庄上經過。詳細問問九公。一定曉得。安老爺又點了點頭。說這人果是白衣山人之後。不消講。一定也是忠孝神仙一流人物。你倘得這等個人相助。為理吾無憂矣。或者有緣遇著也未可知。但是外省地方。照這等浪得虛名。慣說大話人也儘有。你此去訪他。却要自己訪個真切。切切不可以耳為目。請個不三不四的人來。那却受累不淺。如今且自擱下休提。却說安大人在家安排了幾日。便商定自己揀著驛站由旱路先行。家眷順著運河。由水路後去。跟安大人先走的。是晉升。葉通。隨緣兒。四喜兒。合褚陸。馮進。四個。後撥兒跟家眷去的。便是華忠戴勤。趕露兒。還有新置的兩個子家人。一名來升。一名進祿。又有舅太太家兩個人。一名馮祥。一名俞吉。因太安人升了外任。又聽見舅太太同去。也投奔來了。安老爺便在這四個裡頭。派了來升。跟公子去。俞吉跟家眷去。留下進祿。馮祥。兩個。同著張進寶。梁材等。在家照料。分派已定。看看行期將近。公子著實在父母膝前又親近了幾天。這其間不必講。安太太合兒子。自然有一番的絮話。金玉姊妹。合夫婿自然有無限離情。公子依依堂上。睠睠閨中。自然更有一番說不出來的別懷離緒。便是舅太太。珍姑娘。合安太太。并金玉姊妹。骨肉主僕之間。也有許多的難分難捨。但是他家前番經了那番要上烏里雅蘇台的那場離別。如今再經這場離別。彼此也就排遣了許多了。到了長行這日。公子便拜別家祠。叩謝父母。帶了一行人等。先行起程。過了兩日。催齊了船。便是家眷起行。欲知後事。下回分解

書目露佈

新編乾隆皇帝休妻鼓詞

新編夜宿花亭 全合鉢・繡汗巾 合刻鼓詞

新編五鼠鬧東京鼓詞

新編全德報鼓詞

新編桃三春刀劈三関 薛平貴五彩陂 合刻鼓詞

新編八虎闖幽州鼓詞

新編韓信十大奇功鼓詞

新編九里山十面埋伏鼓詞

新編八仙過海鼓詞

新編烏龍院 活捉張三郎 合刻鼓詞

新編景陽岡武松打虎鼓詞

新編楚漢王逼死烏江鼓詞

新編程咬金傲皇帝鼓詞

新編王婆罵雞鼓詞

新編劉備賣草鞋鼓詞

新編關雲長賣荳腐鼓詞

新編張飛賣肉鼓詞

新編卧龍岡三請諸葛亮鼓詞

新編孔明招親鼓詞

新編王伯党招親鼓詞

新編唐僧取經鼓詞

新編豬八戒招親鼓詞

新編五元哭坟鼓詞

新編岳飛槍挑小梁王鼓詞

上海新北门潘家弄口大成書局總發行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序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為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貲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藉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世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託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書故五十三回。回為一卷。蠹蝕之餘。僅有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緝。且筆墨亦弇陋。疑為夫已氏所續。故竟從刊削。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為尋繹可耳。

時　民國甲寅中秋節前一日新安唐在田偶述

弁言

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題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以為釋家言。而不謂稗史也。展而讀之。見為燕北閒人撰。為新安皋公同參。為我齋觀鑑序。均不知為何許人。其事則日下舊聞。其文則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度閣。閒亦同近出諸說部。側視之矣。久之。處逵果蟫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者。非無所為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次。爰不辭固陋。為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且弁數言於首卷云。

時

乾隆甲寅莫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

繡像繪圖續兒女英雄傳目錄

卷一第一回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第二回 訪隱逸巧遇有才士 接家眷喜遇亭中人
卷二第三回 安龍媒新授督學印 衛方伯細訴愚民情
第四回 寫回書指示門生 談往事憶及傑士
第五回 九重下詔任賢使能 雙子同生添丁衍慶
第六回 欽差曹州下馬 強寇山內設謀
卷三第七回 識詐降假意退兵 失巢穴潛蹤逃走
第八回 烈女遂家蒙恩旌表 強盜逃走借友報仇
第九回 良心發見棄邪歸正 預防思患設計藏身
第十回 謁禪師指明正路 刺欽使妄想痴心
第十一回 惡僧行刺兩蹬空勞 大盜拜師二毆濟美
第十二回 思歸元獻圖定策 周得勝打店逢凶
卷四第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奮勇 兩女子擺擂揚威
第十四回 二毆創業太平濱 四將偷渡羊腸谷
第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凶僧 訪潛蹤無心遇傑士
第十六回 空歡喜林內得異香 枉勤勞廟中擒巨寇
卷五第十七回 勝務敗官兵屢失機 死裡生惡僧兩遇救
第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第十九回 計出萬全藏嬌盡獲 算失一着首惡潛逃
第廿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
卷六第廿一回 問迷津三闖仙東 懷遠慮赴往鄧莊
第廿二回 安欽差鄧家莊聚 侯頭目太平濱勤
第廿三回 侯棠獻策指陳地理 田公見子喜遇新人
第廿四回 聖主施恩赦海寇 慈親憶子染沉疴
卷七第廿五回 救姑疾何玉鳳割股 聞捷報安龍媒赴營
第廿六回 丈夫破敵滅山寇 使女憐才認高徒
第廿七回 何小姐授徒習武 褚大娘憶舊談心
第廿八回 起大軍武成仍奮武 折疑獄寬辦又明寬
卷八第廿九回 遇陸賊先鋒屢敗陣 破頭關夫人初用兵
第卅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論師
第卅一回 再顯威名夫人得勝 連施妙計女將成功
第卅二回 破秘雲巖群凶授首 得白象嶺首逆潛逃


褚一官
田總兵
安龍媒
十三妹


朱三
鄧九公
徐二


徐惠
周三
衛中丞
趙鵬
屠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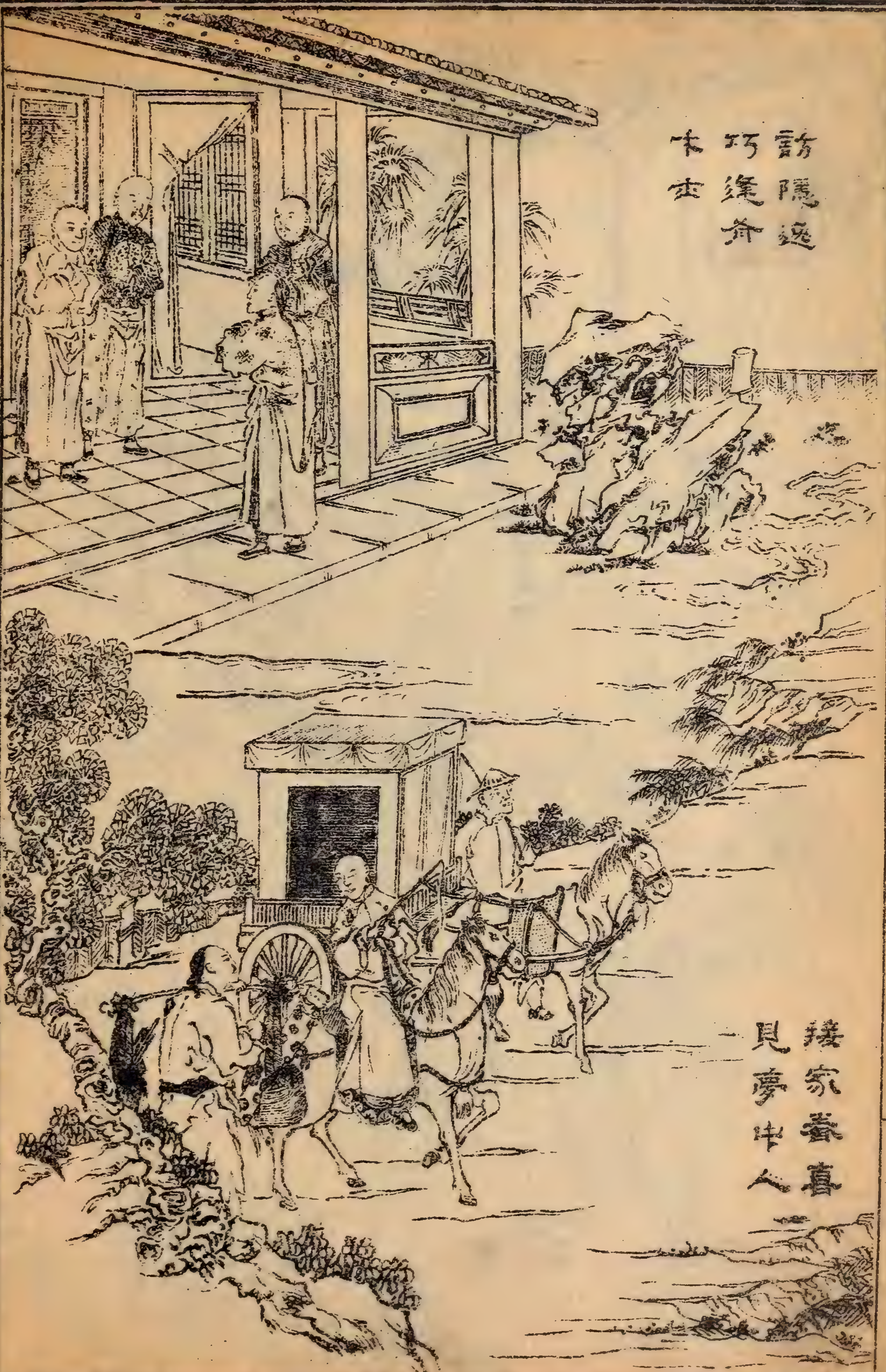

張七
黃豹
李如飛


安學海
孫靜平
衛邦彥
李資堂
顧朗山
靜一上人


伍良壽
張萬寶
歐鵬
鐵頭陀
歐鶴
宋萬起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訪隱逸巧逢奇才士
接家眷喜見夢中人

繡像繪圖續兒女英雄全傳卷一

第一回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已說至安驥由參贊大臣改放山東學政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加右都御史銜。作為觀風整俗使。陛辭後。擇日動身赴任。內裡是舅太太烏珍姑娘同戴嬤嬤奶母小丫頭。外邊是山東來的褚陸四人。一齊動身。分水陸兩路走。約定到德州聚齊。安驥臨行時。已稟過安老爺。要訪那李師爺。須先到九公莊上打聽。方得寔信。這裡動身往山東進發不表。再說鄧老翁自打發兩個徒弟送褚陸二人行後。說是安公子一定出口到烏里雅蘇合做參贊大臣。此番一去。至少得三年五載。才得回來。想一路上有褚陸等四人保護。諒也無妨。那老翁在家抱孩子說閒話。倒也十分快活。那姨奶奶呢。扶持老爺。那一夜忽做一夢。夢見長姐來了。身穿大紅衣服。滿頭珠翠。像個新娘。進門來就叫姐姐。你可好。我想你苦。今才見着。我替你帶的東西還在後面呢。你快給我一碗熱茶喝。我一路走的渴了。快些倒茶來。那姨奶奶夢中聽了這話。忙答應道。有茶我來給你倒。姨奶奶夢中這一嚷。把老翁驚醒。嚷道。你躺這是怎麼說。那麼大的人。還會說夢話。二姑娘道。二爺你不知道。我做這夢有些古怪。我夢見安家那個長姑娘。他是我的乾妹子。我時刻想他。總不見着。今晚夢見他來。身上穿的紅襖。像個新娘子。他說他走了一路。渴極了。要喝茶呢。我才答應他說我來倒。我當真的。誰知是夢。看起來這夢總有的兆頭。不要他們真個來。未可定。九公道。他如今必定是跟他家太太在京。那烏里雅蘇台是必不去的。他太太又不出門。他怎麼會到山東來。這是你想他。才有這夢。快睡了罷。到了次早起來。褚大娘來見過老翁。問道。昨晚上我聽見老爺子醒了。說了好一會話。二姑娘也說話。是為什麼耶。老翁道。你還問呢。就是二姑娘發夢顛。吵醒了人。你問他罷。說來真要笑死人。褚大娘子忙問二姑娘道。到底是什麼事。二姑娘道。我昨晚上睡得約有二更。做了一個夢。見安家長妹子身穿紅衣服。戴了一頭珠翠首飾。像才出嫁的新娘。他說他到山東來了。一路上走的急。要喝茶。我忙答應有茶。我來給你倒。我就醒了。把老爺也被我驚醒了。姑奶奶你看我妹子到底來不來。這夢準不準。你替我圓圓夢呢。褚大娘子聽罷笑道。你怎麼心眼這們。夢寔是一半心試。你想那長姑娘。所以夢見他了。若說他來山東。只怕未必。父女三人正說話。只見外面莊丁走進來叫道。老爺子外面

來了兩個人騎馬來的說請你出去有話說老翁聽說忙往外就走這兩人是誰一是馬夫一是安公子差來家人先來通知鄧翁隨後就要來了鄧老翁出來那家人上前請安說主人先差小人來通知主人隨後就到主人是便服喬裝來的因是欽差恐驚動百姓所以遶道而來老翁聽說大喜忙問你們少大爺不是上烏里雅蘇台怎麼又到山東來莫非由山東也可以去的嗎我差去那四人他們怎麼不先來報信家人道褚馮二位是在水路船上護送家眷陸趙二位是跟着主人一路同行即刻就到主人如今放的是山東學台兼觀風整俗使不上那烏里雅蘇台了九公道原來有這等事真算美好極了那家眷走水路從運河直下到德州起旱進省不過三棧德州離我們這里不過一百餘里我們快差人去德州迎接一定要請你們太太奶奶來我家盤桓幾日管家你到那邊客房裡歇息忙叫莊丁領去叫廚房快備菜飯打酒去又叫人收拾廳房打掃乾淨預備着安家主僕好住九公走進裡去一面嚷道姑奶奶你二姑娘做夢真個準了真个安家有人來原來少大爺不上烏里雅蘇台了改放我們山東學台即刻就要到家眷是由水路走運河到德州上岸我要差人去接他們來住幾日這不是二姑娘夢有點準嗎褚大娘子聽了這話歡天喜地那姨奶奶更不用說忙料理預備茶菜酒飯收拾屋子隨問道老爺子問了他們家眷是全來的還是有幾位留京呢二姑娘道先要問一聲我那乾妹子來不來我真想他的老爺子快問罷九公道你等少大爺就來了當面細問他就知誰來誰不來褚大娘子道不錯你快給兩个孩子換上衣服打扮好見那乾哥哥呀二姑娘聽說替兩个孩子換上衣服又給孩子洗臉搽粉點胭脂自己也梳洗換衣服褚大娘已將下馬飯菜酒都備得當那老翁在外面客廳上着人打掃干淨鋪設坐位忙走出莊門外迎接果然望見有幾匹馬奔莊上而來原來安公子此番私訪九公改裝而來轎馬不用只同了保陸安趙飛騾隨四个人行李都捎在馬上不過見了面問明那李公隱居之所或在莊動身去訪或趕緊到省接印後再耑人去請都不能預定所以公館留下轎馬上說大人偶爾抱恙要住幾日不用地方辦差自己起火食那个地名紅花鋪是沂州所屬離府城四十餘里離鄧家莊五十餘里主人僕從不多時已到莊門安公子一眼見了九公慌忙叫道九太爺搶行幾步到面前請安老翁一見大笑道老賢姪今日真是從天上掉下來快請進去說罷一手拉了安公子往內跑也顧不得陸趙二人那二人忙趕着上前叫老爺子請安九公荅應問道他們兩

人在水路船上。護送。船上有那些人。我那老弟想必同來。安公子忙答應道。父母都在京不同來。船上就是舅母與姪兒新娶的妾兩个人。九公道。老賢姪你這樣年紀。兩位奶奶。又正年輕。竟許你弄人嗎。兩位姑奶奶大量寬宏。難道他姐兒兩个。就都不肯出京上任。做現成太太。倒讓這位新姨奶奶享福。真叫人意想不到的。安公子道。這買妾一事。容姪兒細禀。九公忙拉着公子。到了上房。褚大娘子早已迎面叫應道。妹夫來了。乾娘老爺子好。兩位妹妹好。舅太太張親家爹媽都好。船上是那幾位。大概全來了。怎麼又走水路呢。我們老爺子就要差人去迎接來住幾天。安公子尚未回答。又早走過這位二姑娘。也照褚大娘子一樣的問。隨後閙道。我那妹子想必來了。他可好麼。我夢見他做了新娘子。穿了紅衣裳。戴了一頭珠翠。他說是到山東來了。路上走的口渴。要喝茶。我夢中正答應倒茶。這个當兒醒了。到底我妹子來了不曾。安公子聽了這些話。有此不好意思。只得說道。船上就是舅母。容我細說。忙走至當中。要給鄧老翁行禮。老翁那里肯。說道。老賢姪。你如今是欽命大人。斷不敢當你大禮。安公子只得請了一个安。隨後給褚大娘子。姨奶奶作揖。忙問兩个弟弟呢。姨奶奶叫道。快把他們兩个抱來。見見哥哥。那老婆子果將兩个孩子。一手一个抱了來。安公子細看。只見一个面黑。一个面白。黑的恰像九公。白的與姨奶奶面目無二。安公子看罷。讚道。好兩个兄弟。真是有福氣的。九公與褚大娘子齊聲道。但願借你的吉言。將來還要你照顧他們兩个呢。姨奶奶說道。他二叔上回來。不是替他起的小名。那官名。按着我賢老姪的大名。聯字排。一个叫世駿。一個叫世馴。說是像兩匹好馬。安公子道。不錯老人家也曾說過。連姪兒一時都忘了。說罷。九公攜了安公子手。出了上房。說道。你上次到過那个莊子。是西庄。這个地方。你還是初次來的呢。你看我這个箭道。還寬敞麼。領了安公子前後看了一遍。復走進上房。褚大娘子已將酒菜排好。請他兩人入座。九公讓公子上首坐。安公子不肯。老翁道。你是客。總得上首坐的。公子辭不過。只得坐了。那四个扶侍的孩子。早已一旁站立。上前斟酒。老翁見了公子。做了大官。毫無一點官派。仍舊是從前那个樣子。好不歡喜。杯到即乾。連喝了一陣酒。安公子也是愛喝的。也陪飲了不少。又吃了兩道菜。這才問老翁道。姪兒要問九太爺一件事。不知有所聞否。九公道。何事。安公子道。有一位隱君子。姓李名應龍。號素堂。從前曾在紀大將軍幕中。近來無意進取。隱居山中。聞人云就在這青雲山左右。這人年近古稀。深通歧黃。常捨藥治病。不知九太爺有所聞否。姪兒此番奉命

往山東充採訪使。非得一个能幹人在幕中。不能濟事。因此父親放心不下。命姪兒順路來見九太爺。務要訪明此人住處。親自前去聘請。若這位先生肯出山入幕。助姪兒一臂之力。何憂山東風俗不整。大案不消呢。九公聞言道。原來如此。此人我略有所聞。不錯。姓李。年紀六十多歲。他現隱居在青雲山下一个村庄中。離此十八里遠。這地方。我庄上有人去過。你等我去把那去過人叫了來。命他引路。我陪你去走。但恐到了他那里。他又出門。或推故不見。那就無法可想了。萬一見著了。你自然有一套竭誠的話請他。再加上我來打个邊鼓。下一番說詞。或者他肯出相助。也未可知。總而言之。這其中關乎機緣遇合。勉强不來的。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安公子道。九太爺這話痛快明晳。就是如此辦法。兩人一面談一面吃。登時酒醉飯飽。大家散坐。那其間九公又問起何以兩位姑奶奶都不同來。只長姐同來。是何緣故。安公子才把那兩人有孕。不便坐車。父母恐無人照應。才賞給長姐做妾。現在同舅母先來。等他二人分娩後。再輪班來山東的話。細細說明。九公才明白了。褚大娘子與二姑娘一旁也聽見了。只見二姑娘站了起來。向着老翁道。老爺子。你瞧我做的夢。真準。如今我那妹子可是做了新娘子。他走水路到德州。離咱們這里多少路。你快叫人去接了來。住這里幾天。好不好。老爺子你快叫人去呀。二姑娘連說帶催。老翁止得答應道。我算他們幾時動身。走了幾天。此刻該到那里。等他到了德州。前兩日我們差人去。還赶得上。若先去了。他未到。也是白跑。隨即問安公子動身日期。在何處上船。安公子道。我們俱同是一天起身。由通州上船。據說十天內可到德州。但不知此地到德州有多少路。九公道。事不宜遲。忙叫莊丁去外面請陸趙二人進來。二人來到。老翁道。這事要煩勞你們。我也寫不及信。少大爺要在此有事去訪个人。也要躭擱數日。此地離德州不過百餘里。你二人快騎馬去接。接着了。就僱車請他們來此盤桓數日。行李等件用得着的帶來。用不着的。派那馮小江在德州店裡住了。等將來仍由那條路進京。你去說。這是一定要他來的。快收拾行李帶好盤費。今日上早。還可以走二十里呢。陸趙二人答應。取了盤費。收拾好了行李。牽出了馬來。二人將行李捎在馬上。往德州而去。這里天晚了。又擺上夜飯。大家用過。家人將安公子鋪陳打開了。在安老爺從前住過那三間南房內。安排了床鋪。安公子又與九公談了半時。然後歸寢。那九公說道。明早我們起來吃了早飯。一同騎牲口。往青雲山下拜訪那位李老先生。約好了。老翁也回房睡覺去了。一宿晚景易過。到了次早。九公起來。梳洗。那安

公子已早起來拜候爺兒兩洗臉喝茶忙催吃飯各飲了數杯酒就吃飯飽餐了一頓又分付引路的莊丁也吃飽了飯馬夫將馬備好九公與安公子辭過了褚大娘子姨奶奶二人即忙上馬跟隨那莊丁一路往青雲山下訪那李素堂先生且說那李素堂乃李鄴侯之後與顧肯堂是同窗弟兄腹有詩書廣藏經濟醫卜星相書畫棋琴無一不會最喜的是天文數學當年也在過紀大將軍幕中因見那紀大將軍位尊自滿專權倚勢他就辭回家當時有當道的聞其名來聘請的他看破世情一概謝絕因在南方常有人來驚動他所以自南而北尋着山東這青雲山左一个小村莊名豐厚村置了百餘畝地一半自耕一半僱人耕種蓋了十餘間茆屋同他妻子與寡媳幼孫親丁五口隱居於此栽花種竹遊水玩山享受的山林樂境他又會醫不論山中及遠近鄉人凡有疾病請他一治就好貧苦者連藥都是他捨因此村人無不佩服感激他也有幾个朋友一年或來一二次勾留數日別去他卻從來不履城市在山下十餘里走動這就是李素堂先生大槪情形也那九公與安公子今日特來訪他他做夢也猜不着若要知道早已避去那鄧安二人隨着莊丁走了約有一个時辰已到豐厚村口莊丁指與二人道這一進村往西邊過去到了那無人家所在有一條小路在北方從小路進去半里看見竹園一片籬落那就是李先生住處了可就是那路狹小只容一人一騎走過鄧安二人道到了那里我們下馬步行如何說話間已進了庄一直往西走去街上也有人過往見這兩个人一老一少騎馬而來他們便站住問道尊客來此有何事務莊丁答道特來拜見李先生的那鄉人道哦是了想是請他看病麼他今日恰好正在家中昨日才來了一位遠方客人是他的好朋友說是多年不見面了今日早上他家莊客就到青雲集上買肉去了我們是聽見那庄客說的所以知道鄧安二人聽說李素堂在家心中十分歡喜忙催騎並行到了村前看見了向北小路二人忙下馬來將馬交與馬夫命庄丁同馬夫在此守候不要怠慢二人向北就走要知見了素堂怎樣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訪隱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春喜見夢中人

話說鄧安二人下馬步行走進小路僅容一人行走遠望半里外露出一帶青光掩映都是些修修竹竹林內有籬落圍繞二人步至竹林前看見籬落中的茆屋了即走到茆屋門前但見兩扇柴門關閉無半點聲息安鄧二人站立門外

輕輕敲門。聽裡面有人答應。將門開放。原來是一个小童。年紀十二三歲。見了二人。一望並無認識。問道。尊客從那里來。要尋何人。到此何幹。鄧老翁聞言。先上前應道。我姓鄧。在十八顆紅柳樹鄧家莊居住。一位姓安。是我的朋友。特地有事來求見李老先生。煩小哥替我們通報。一定要見。那童子聞言說。二位少待。等我去通知。轉身入內去了。安鄧二人細看那門內景致。但見滿院花草。紅綠映日。邊着有幾竿細竹。又有小魚池。旁堆玲瓏石筍。地方雖不甚大。精華非常。具有不染紅塵景象。二人看罷。稱羨不已。只見那小童已出來了。說道。主人有請。二人忙整肅衣冠。那小童關上了門。在前引路。越過天井。來至書房門口。小童先招呼主人道。客進來了。只見房中走出一位老叟。年近古稀。鬚髮蒼白。身高六尺有餘。一臉的道氣。身穿布衣。足登芒履。向二人望了一望。忙走至滴水簷前。將手一拱。說道。有勞二公不遠而來。蓬蓽生輝矣。請屋裡坐。安鄧二人。躬身應道。倉卒晋謁。勞動起居。萬乞恕草莽唐突之罪。說罷。走進裡面。鄧老翁先對那老叟施禮作揖。隨後安公子上前打恭。老叟遜禮讓坐。賓主分東西坐下。老叟道。敢問二公尊姓大名。府居何處。有童子說。有一位姓鄧的老翁。不知可是江湖有名保標的九公麼。鄧老翁忙答道。不敢。就是老朽。舍間在十八顆紅柳樹下。離此不遠。久欲瞻仰。又恐禮貌不週。因此中止。這一位敝友姓安。他的令尊合老朽是盟兄弟。他如今是奉旨往山東。因素仰先生大名。特約了老朽來。一同耑誠拜訪。竊幸得覩尊顏。寔三生之幸也。老叟聞言。忙問道。安公奉旨山東。乃是一位貴官。不知現居何職。安公子道。晚生由國子監祭酒。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今蒙聖恩簡放山左督學使者。欽加右副都尉司銜。兼觀風整俗使。家大人曾做過河南知縣。今已告職家居。久仰先生有經世之才。曾襄鉅公幕府。因此家君特命晚生。探明府居。親身拜見。面領清誨。若不嫌愚魯。屈駕出山。偕往署中。朝夕侍教。俾晚生有所禀承。不致誤事。上不負國恩。下不貽民患。受惠匪淺。不知先生能俯賜矜全。不棄愚蒙否。說罷。連連打躬。那老叟聞言。太息道。大人請坐。如此降尊忘貴。詢及草茅。其胸襟之開濶可知。令尊翁乃當世廉吏。淮安一旦。至今稱揚。那談爾音。而今安在哉。大人夙受庭訓。家學淵源。此番奉旨東來。東魯蒼生有福。以才而論。大人經綸滿腹。又復謙光。觀風整俗。優為有餘。至於甄陶士林。更是小事。何必諮詢老朽。山野之人。老朽衰年識淺。一無所長。斷不敢膺大人重聘。若以老朽當年曾在幕府。那不過是因人成事。徒有虛名而已。請大人另訪高人。老朽寔不敢妄領重任。安公子聽他這

一番言語鄧老翁遂說道李老先生你老人家那些文墨話說了一大套我生性最直有兩句話說你聽咱們做了一場人做出一番事業好留个名如今山東一省鬧的這樣兒皇上如今放我們這老賢姪整頓風俗大概總是為國為民他怕弄不好才來求你這是為公你何故推却呢依我說你就出來整頓一番不過三年工夫把山東治好了他也有名對得起皇上你也有名是救了山東百姓你瞧好不好就算山東百姓他不知道感激你那天在頭上的難道他看不見嗎那一來你隱居學道包你修成神仙也容易些你若不管知道的說你看破世情高尚其志不知道的反笑話你只會說不會行你老人家再想想罷我這老頭子話合理不合理那李老先生聽了道鄧翁這幾句話真是爽快直捷句句是話誰聽說無理但是老朽年邁精神不濟難以勝任也罷既安大人虛心延訪欲人襄助我這里却有一个人料安大人也知曉他的叔父號肯堂曾為紀大將軍業師那時與我同事如今也退隱溫州他有个姪兒號朗山年紀四十餘歲論學問經濟在我之上他昨日才來如不相棄我引他出來相見說請他入幕相助敢保收一臂之力安鄧二人聞言大喜說快請顧先生來一見李老先生忙到裡面屋內叫道朗山快出來見這位貴客果見從屋內出來一个人清秀異常年紀約四旬以外身高六尺有餘一望而知是个有學問的人走了出來向鄧安二人打恭口稱草茅寒士今日何幸得近大人先生安公子忙應道先生休如此稱呼既蒙不棄何用客套請坐了好領大教說罷大家歸坐安公子先將此次奉命要整頓風俗擬請李先生出山相助再三不肯推荐先生不識先生肯屈駕仝往否若能賞駕不獨晚生叨光不淺即山左蒼生亦受惠無窮顧朗山道鄙人有何德能敢膺此重任還請大人另訪名流鄙人斷不敢奉命的顧先生再三謙讓那李先生一旁勸駕道朗山士為知己者用今既安大人殷勤勸駕一片真誠你若再辭太覺寡情了依我說你就出山一行略展抱負省得旁人目我等為處士虛聲將來大事辦了速即抽身名寔是兩全豈非素願耶那朗山聽說這話隨答應既老叔如此分付小姪斗胆應命目下却不能仝行還要回家料理大約躭擱一月路上往返二十日五十日後必到東省學院署中來供驅策一言為定決不食言安公子聞言大喜忙恭敬打了一躬道先生肯下降山東無難辦之事矣但望早來一日免學生盼望朗山道不勞大人叮囑五十日之期已訂決不爽約他四人說的投機那李素堂開言道既一面而成莫逆也不用客氣等老朽進去端整些山餚野菜斟上濁

酒大家同飲一杯擾我一頓午餐何如安鄧二人道妙極了我等正要飽嘗先生這山林風味可不要太費事只隨便家常飯菜足矣李素堂道山居僻陋那有什麽美味佳殽不要見笑就是了說罷入內料理去了顧先生問起鄧翁一生事業安公子略述大概顧生欽佩不已但見小童已來端正坐位擺下杯筯從裡面端出數碟上菜一壺酒李老翁出來讓坐讓鄧老翁首坐安公子次之安公子不肯要請顧先生坐李翁道他在我處不能借你到了貴寓自然要讓他上坐安公子聽了此說只得告辭坐下李翁親自斟了一巡酒說道倉卒之間草草不恭休嫌簡褻鄧老翁道先生不用客套你這酒甚好果然小童添酒不後端出來兩大椀肉兩大盤饅首大家吃了饅頭又添了飯吃了一个酒空菜淨李翁問鄧翁道吃飽了否鄧翁道飽了李翁于是帮着童子收拾了椀盞杯筷擦抹了棹子又拿出茶來大家飲茶九公忽然想起我們還有兩个人全同來現在村外不知他們餓了買得出飯食來否李翁道村外有小飯鋪他們餓了自然會買就是之鈔但說老朽這里的客人飯鋪也賒出飯來鄧翁聞言才放心當下安公子對顧朗山約定一月之後到山東省學台署中見面一切聘金盤費隨後補送朗山答應李翁道如今你們賓東都面訂好了將來也省却許多煩文天氣也不早了二位快請回莊明日安大人好赶緊上路赴任何如安鄧二人聞言忙站起身來謝擾告辭安公子道倘蒙老先生不棄後日有興屈駕到敝署盤桓數日敬此大事則受惠良多李翁道後會有期但有便老朽必來晉謁鄧翁道李先生老拙舍下離此不遠務必請你暇時賞个臉到舍下來你我談談李翁道老翁府上改日定要來的鄧安二人這才出了書房往外所走李顧二人相送送出大門二人一揖而別出了這條窄路到得村中看見馬夫與庄丁問他二人可曾吃飯二人道幸虧村中有个小飯鋪我二人進去吃了一飽身邊帶得有錢給了他剛彀馬也喂了天氣還不甚晚安鄧二人忙上馬往鄧家莊緊走不多一會已回至家二人入內鄧翁命人打水洗臉褚大娘子忙出來問道吃了飯不曾老翁道飯是算吃過回來早一點吃飯罷褚大娘子道早已預備好了什麽時候吃都有但不知去訪那位李先生怎樣了見着了他未曾又是在那里吃的飯呢老翁就將訪那李老翁到他家中其人甚好但是不肯出山留我二人吃飯荐了他的盟侄姓顧的恰好那姓顧的昨日才來訪他我們今日湊巧遇見那人年紀四十有餘是个有學問的人約定了他先回家一月後他到山東省學台署中相會如今我們該差人去迎接家

眷去了安公子道明早姪兒動身回到公館好收拾動身赴任此是私自潛訪怕人知覺不好再耽擱了九公道你王事在身我不敢强留但舅太太同你那如夫人我已去接去了他們若來了到要多留他們住幾天然後再送上省你去也還有此路上耽擱就是早到衙門再接家眷也無甚麽不方便的安公子只得答應說不過又要來打攪於心不安次日早起九公早已出來擺上送行酒飯安公子領了情飲了幾杯酒吃了飯告過辭那時內眷也未梳洗也不去驚動仍同了主僕三人離了鄧家莊奔官塘大路午刻工夫已到公館暗暗進去住了一夜次日上路往山東進發再說舅太太與長姐戴嬷嬷等從通州下船由水路往山東進發走了九天半方到德州靠了船正在要尋公館搬上岸僱夫上省褚一官想起來了說此地離鄧家莊不遠不過百里之遥想那安公子原說要到庄上訪九公訪那李師爺何妨帯个人去通知老爺叫他來接這家眷到庄上少住數日主意想定就與各家人商議妥了差了馮小江飛速去報信說公館還未尋好暫在船上住一二日罷太太們當做真的馮小江剛走出去二十里正碰着鄧家陸安僕與庄丁前來迎接彼此見面說明緣由馮陸二人忙回到船中將鄧九公已經見過安公子同去訪那李先生如今是赶緊赴任至於家眷接到鄧家庄好了不遠由那里進省動身也是一條大路不過多繞路百餘里那老翁遣人同來一定要接了去的家人們把這一番話回過舅太太與珍姑娘說是明日就可動身路上只住一站便到鄧家庄僱車僱轎請示下來即刻能僱定的那舅太太本來與褚大娘子說得上來又聽人說那姨奶奶天真爛熳如今養了雙生兒子倒要去看看况且鄧老翁情義萬不可却好在來去數日也耽擱不了甚麽大事珍姑娘更不用說想念那二姑娘非止一日此番來山東已不得與他相會一番生怕不走旱路錯過機會如今聽說來接心中好不喜懽忙問舅太太道那九太爺既然來接咱們總要去走走舅太太應允那時褚陸馮趙四人都在一處又有家丁伺候登時就去僱車僱馱轎還有馬匹僱妥了次早就到船上行李收拾起來將細軟東西捆成馱子用騾子馱其餘俱裝大車言明轎車騾馬一直僱至省城卸交先繞道至鄧家庄耽擱四五日功夫若耽擱日多每日貼給喂養飯錢寫了車票先付定銀其價沿領凡一切僱車轎等事皆褚一官辦理本是熟手又是久走江湖誰敢欺他行李裝好付了酒錢仍在船上吃了早飯那天舅太太珍姑娘等離了船幷了馱轎動身往鄧家庄而來走了六十里在一个鎮市上看了店住宿一宵次

日走了七十里已到鄧家庄了且說鄧九公自安公子去後計算去接舅太太的人一天可以赶到碼頭雇好車轎即刻起身兩日工夫可以必到大約不來了忙分付褚大娘子預備下馬飯收拾出房間好款待客人外面也叫莊丁們收拾去家人們往的所在喂牲口卸車的地方都料理好了上等客來裡面最高興的是二姑娘自己梳頭洗臉搽脂傅粉換新衣服插帶花朵連那幾个月雙屋孩子也給他搽粉點胭脂帶上手鐲挂上金銀鎖把那上好的東西都搬出來擺了一桌子他的意思是給那乾妹子瞧瞧那安家來的客到了庄門外褚一官跑了進去一路走一路嚷叫莊丁們快開大門客到了當時開了當中大門讓駝轎好走隨後車輛也到一齊由大門而入那時裡邊女眷早已迎了出來那舅太太與長姐下了駝轎正扶小了頭戴嬤嬤往裡所走早一眼看見褚大娘子在前姨奶奶在後還有褚大娘子那个孩子與老婆子舅太太是都不認得姨奶奶長姐是都認得的那二姑娘呢也不認得舅太太彼此見了面褚大娘子忙迎了上前叫了聲舅母長姑娘難得今日你可來了一路上好呀乾娘同兩妹子怎麼不來一面說一面道了萬福拜了兩拜舅太太也忙回答問好說你乾娘同兩妹子都問好請安這一位想是姨奶奶了正要向他萬福誰知那二姑娘緊走了一步到了舅太太跟前竟請下安去慌的舅太太還禮不及忙用手拉了他的手說好一位姨奶奶真是有福氣的皃樣行此大禮這个如何敢當說話之間長姐忙上前叫了一聲姊姊想得我好苦今兒可見着了二姑娘聽見這話忙走上前一手拉住了長姐的手才說我的好妹子你如今幾時做了新娘子我還未曾給你道喜呢我那一天晚上做夢夢見你來了見你穿的花紅柳綠像个新娘子我說了老爺子姑奶奶還不信及至少大爺來了才曉得還是跟來的那爺們才細細的告訴了我們才知道你如今是做了姨太太了我今天也見着你了到底我這夢靈不靈長姐聽他這些話羞得面上通紅起來了褚大娘子聽說忙說我見小媽你別說這些閑話忙請他娘兒進去坐快預備茶飯他們肚中想必餓了於是大家往裡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安龍媒新接督學印　衛方伯細述愚民情

話說舅太太與珍姑娘到了鄧家莊褚大娘子姨奶奶都接了出去一同進內到了上房早見九公出了房外招呼叫應問了好那九公又問了幾句話就出去了褚大娘子忙讓坐行禮讓茶有那二姑娘偏要問長姐道他們兩位到底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怎麽不來你們太太怎麽也不來。長姐被他問的寔在無可如何。才說兩位大奶奶如今都有了喜。不能坐車。所以才要我去伺候大爺。一路同來。等兩位大奶奶分娩後再去接二姑娘。這才明白了。忙問道他們倆懷孕等了命沒有不知是男是女。我們這莊上有个劉鉄嘴。算的最準。當初替我算命。說有兩个兒子。如今不是生下他們孩子。可惜你兩位大奶奶沒來。不然叫那劉鉄嘴算算。保管就算出誰養男。誰養女。舅太太褚大娘子都已聽見好笑。那時褚大娘子分付排坐位。放下杯筯。請舅太太珍姑娘吃飯。安好四个坐位。自然舅太太上首坐。珍姑娘在東。二姑娘在西。褚大娘子在下首相陪。老媽們端菜燙酒。褚大娘子與二姑娘送酒安席。然後歸坐。舅太太道。我們真忙的糊塗。也忘了九太爺姨奶奶。姑奶奶道喜。呀。褚大娘子道。氣人還請這些過節。長姐道。快將兩位少爺抱來了。我們見見呀。姨奶奶道我早替他們兩个打扮好了。等着見客。誰知這个當兒他倆又睡着了。等我去睄他醒了不曾。不多會同了一个老婆子每人抱一个孩子。來至跟前。舅太太長姐。忙上前去接了過來。抱着細看。齊說這兩位少爺好品貌。長的有福氣。定要强宗勝祖的。富貴雙全的。姨奶奶褚大娘子同聲應道。謝兩位金言。但願如此。不枉我們老爺子若大年紀才生下他大家歡笑暢飲。當晚收拾房間。安置舅太太長姐二人住宿。鄧九翁也進來說話。言明多留住幾天再說。那安公子從鄧家庄回公館後。次日動身。接棧進發。那日到了省城。城外十里接官廳。早有山東全省文武大小官員。前來迎接。爲首是撫藩臬三大憲。請過聖安。安公子下轎進官廳。與眾官員相見。除撫藩臬外。又有運台首府縣等。上前來見安公子格外謙恭。一槩遜禮回叩。滿臉笑容。各官都暗說道。學台少年科甲。聖恩優渥。是个好伺候的欽差。當下在官廳中略談幾句。隨後上轎進城。各官同入城。那時首縣早已預備了新學台公館。有人伺候。轎子進城。家人請示先拜各官先進公館。安公子付分先到公館。明日再拜客。家人傳下去。少時已到公館。下轎進去。當下就有各大縣來拜謁。首府縣留下見一槩。擋駕不見。安公子一路辛苦。要歇養神。到了公館。上房換衣服坐下。家人奉上茶。隨即用了點心。然後排席。安公子也用了幾杯酒。吃畢飯。掌上燈燭。料理些正事。命家人開箱取出衣服。次日好換。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用過茶點。分付打轎伺候。出門拜客。少時轎馬齊備。安公子忙即升轎出門。先上院拜。撫台姓蘇名臬。是个翰林出身安公子拜會蘇公。忙請親自接出。煖閣安公子照翰林院衙門規矩。以七科前老輩稱之。自己稱晚生。不肯先走。蘇公

謙之再三無奈只得穿大堂入二堂到此花廳彼此下拜謙坐送茶蘇公先請示接印日期安公子道晚生年輕蒙恩簡放學使任大責重只恐無才難膺此任諸事求老前輩大人指示方略免得貽誤蘇公道大人說那里話素久仰盛名是當世才子兼家學淵源何謙恭如此弟暫攝學使已經兩月今幸得大人駕臨擇好日期便可交印安公子道容擇定日期再當奉聞安公子告辭起身隨即去拜藩台衛方伯當時請會衛公係安老爺鄉試同年名邦玲湖南人由御史京察簡放知府陞任山東藩司是一個老成練達的能員安老爺素聞其名常通信問公子用年愚姪拜帖會衛公請進忙親自迎了出來在大堂暖閣外立候一同入內公子以年家子弟禮見衛公連稱不敢賓主謙讓止得以賓主禮互相拜見到書房歸坐衛公先問了安老爺起居安公子道家嚴託庇平安精神尚健姪兒此番奉命膺此重任蚊負堪虞務乞年伯大人教誨以開茅塞衛公道大人大才素著乃華國詞臣經綸滿腹何難整頓風俗但山東近年士風到能確守卧碑不致離經畔道所可慮者海盜橫行勾結本地匪徒搶掠人民動輒聚眾地方官欲捕盜又無兵禀請大憲偏遇這位老中丞以姑息存心諸事畏難止圖消灾弭患暫顧眼前因此下屬諱盜有許多搶刦大案都不敢禀匪徒愈忌憚毫無此真心腹之大患也大人此次奉命觀風整俗兼理民情若照前任學使只管各學士子不問地方興廢不過科歲兩攷嚴行甄別出示曉諭各學士子正心誠意不准流入邪僻此易事也若放牌收呈要兼管地方只怕有許多無頭公案告在台前那時追問根由須得大費一番整頓甚至還要發兵遣將大動干戈才能濟事大人現在職任文衡在攷試而觀風整俗又兼管地方詞訟若二者相兼止恐顧此失彼非預先想出一个兩全的妙法不可安公子道年伯大人有何兩全妙法請示一二衛公道整頓風俗是除暴安良攷選真才是求賢取士至于屏異端除邪說但責備各屬學師明定章程久而自化這到不難所難者身臨一府攷試有一定日期多住數日方可若一事不完必須等候不定辦一件案子三月五月的工夫就閣下去都是有的豈不誤了試期此不可不慮也若將地方一切案情推出不管又何以副整頓風俗之名受朝廷簡任之恩哉據本司愚見顧不得中丞止有將山東現在盜風日熾情形出奏陳明非一朝一夕能了非學使所能兼顧請旨簡放學政專司攷試任其易臣情愿稽察匪類除盜安良整頓風俗膺其難求天恩寬以時日不定限期數年之後必能見效如此一奏靜聽聖裁倘皇上責成撫臣則大人可

以專辦考試不必與聞地方治亂矣若另放學使岀命大人辦理盜案那時巡行各府訪察匪徒恩威並用勸懲兼施庶使魯地蒼生咸沾教化似此大人諒亦樂為也安公子聽了這話十分佩服應道但此事出奏恐礙中丞面上莫如與他商量會銜同奏何如銜公道不是本司敢輕慢上司大人若將這番情形同中丞商量會銜入奏他一定要攔阻只須考試時警飭生童勸化一番責成各學教官每逢朔望宣講聖諭品行好的舉他優等品行不好報他劣等文人學士風化攸關士風一變風俗因之攬風整俗即此便是弭盜要案等件乃有司之事局外人何必多管況三年限期一滿就要陞遷本司所以要請大人自己斟酌要做一番事業非奏明不可又何必會銜耶安公子道年伯高見不差姪自當擬定奏稿再求斟酌說罷告辭出來隨又去拜臬台運司道台拜完後回公館過了三日已是接印吉期撫台遣中軍送過學台的印王命與令箭等件安公子拜了王命接了印信擇日搬進衙門先將本署公司逐件檢點查閱一遍又閱院中一位師爺是前任留下撫台存的此人姓孫名峻號靜峰是個老吏浙江人熟習公事人品甚好又能看文章詩賦已經在山東學署三任矣凡考試之事無一不精且細安公子與他談了些公事說到地方利弊靜峰道山東人民素稱強悍近海州縣每有大盜與海中強盜聯盟為之銷贓販賣糧米火藥接濟盜船地方官若密拿嚴緊全行逃往海中平靜後又復回來此等案件大憲明知也不追問所以患愈深欲辦無從也至於曹沂兗三府本地之民視性命如鴻毛目王法如兒戲明搶暗奪以強欺弱聚眾抗官泯不畏死山林之內多則千餘人少亦數百人不等路上搶劫報官亦無法誰敢往捕徒傷性命是以十餘年來大盜公行都有名號如最出名者沂州之天目山飛叉大王宋萬趙兗州白象嶺之神臂太歲伍良青曹州之青雲山神彈子張七大王萬寶是也此三人者手下各有千餘嘍囉嘯聚山林每出來借糧近山的按時貢獻若有大賈客商攜帶銀兩貨物被他探着信息他就要取了倘若一個不好連性命都送如今士子們倒不敢生事整頓士林是一易事就是要想除暴安良那真費手腳了第一要雄兵數千第二要大將數員第三還不拘時日慢慢訪察然後調齊人馬水陸兩路一齊嚴拿方能除害豈有學院考試之餘能辦如此重大煩難之事耶只好奉行故事出幾張告示而已三年任滿自然有人接手何必自尋苦吃出頭來辦賊耶大人以晚生之言為何如安公子道先生之言不錯容兄弟緩商當日忙在燈下寫了備細家書稟告安老爺并討主意又

修了一分禀啟將大概情形並請幕友顧朗山的事遲日可到此時已擬出奏山東盜風日熾學臣恐難兼辦整頓風俗與攷試文才非各司其事方不貽誤請示老師再定行止寄信與烏老師由馬上飛遞再說舅太太長姑娘在鄧家莊住了數日舅太太心中記着外甥連催幾次定要動身赴任鄧家父女留他不住備了酒飯餞別叮囑回京之日便道多住數日諸人一齊答應灑淚而別褚陸馮趙一齊跟隨走了數日已到省城進城到了學台衙門那安公子忙在暖閣迎接舅母大家見過長姐上前叫應當下安公子忙傳見褚陸二人溫語道煩收拾住房令人伺候接印數日就有學老師來稟見請出題觀風首府又稟請開棚考試日期並前任學台尚欠一府歲考所以請示安公子與學老師斟酌出示先行觀風至欠考之屬科考補行可也那時正盼顧朗山來已有一月餘已定准觀風日期到那一天安公子天明即升堂點名約有八百餘名生監六百餘名童生學台出了生童兩個題目生題是經正則庶民興童題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詩題是學然後知不足生童一題得知字題目懸挂安公子坐在堂上那生童各歸號舍用心作文章等到申末早已淨場放牌畢禮房將生童卷子呈進安公子那時幕中早有各大憲薦來師爺看卷子的數人當將卷子分給這幾位師爺評閱自己拿了幾本卷子閱文都不過敷衍成文迎口只好降格以求隨意取在特等次日午後門上回進來說顧師爺到了安公子聽說懽喜忙分付開正門相請忙即換了衣冠出大堂迎接見顧朗山隨身便服緩步登堂安公子忙叫應道郎山先生真是信人果然五十日之期台駕已到常在此無日不望上前攜手同行直入簽押房中朗山長揖打恭公子恭敬還禮謙讓坐定送茶又備酒筵與顧師爺接風彼此說到觀風攷試不久就要出棚去攷安公子就把那衛方伯的話說與朗山一遍目今已寫信進京請示烏老師再行入奏先生你看此舉如此一辦何如朗山道此舉是正辦從來學院雖說攷告不過管的學中之事地方之事不與聞焉此番既蒙皇上命為觀風整俗使即昔日之巡按那詞訟自然要辦遇着疑難大案焉能限以時日這是考試文章不能兼顧所以必須奏明請旨若命當司者校則易如反掌但是風俗焉能在攷核人文中就能轉移非大人親作一番嚴辦幾個罪魁禍首使民方有所畏懼清理冤獄除暴即所以安良訪察孝子賢孫廉吏節婦為之表章庶使聞風者有所觀感山東地方民情強悍好鬥鬭狠是其本性曹沂兗三府本是盜藪青州登州又通海口盜船往往由此出入時有搶刦之案遂有勾結

土匪私販粮米大約暗通海盜此二患也若能稽察海口使粮無接濟之便海中盜匪必往他省不來山東然後再通知各省會同嚴拿賊盜不難除也所難者曹沂兗三府地方遼濶山林嘯聚之徒多至數百人少亦有百十人搶劫案出不過地方派差役嚴拿差役明知其人也不敢去拿間有州縣認真辦事請兵會同武弁帶隊往拿那賊早已聞風潛身他處迨日久事緩又復回來仍舊擄掠此其心腹之患也要除此患非派一二統帶武員帶領雄兵勇將探明賊窟四面圍拿不使漏網然此事非奉旨不易辦也安公子聽朗山說的這一番話真是明白曉暢洞見隱微連稱先生所說一點不錯目下靜候都中信來再商議入奏而今且發放這此觀風生童忙催着師爺們把卷子看好了親自重閱一遍詳定甲乙遂發案傳見前十名面領獎賞第一名是歷城縣廩生姓陳名昂年三十餘歲文章作的飽滿精神字也好第二名姓梁名逃先是府學增生第三名姓牟名登榜是德平縣附生學台發案後先傳見學老師隨後傳見十名孜生那陳生等人業學台孜在前列心中懽喜謁見之時十个人一同拜見安公子忙即回禮讓坐逐一細問年歲勉勵一番命人將獎賞取到按名次分給又給一本聖諭廣訓囑咐他們逢朔望日在廟宇中講給人聽諄諄勸他一番那此士子無不佩服拜謝而散孜畢首府就請懸牌出棚孜試安學台對府縣道今年歲暮除夕在即明正出棚考試罷府縣答應下來靜候明歲行文辦考再說安老爺自從兒子出京後在家無事閑中看書隨意散步莊園玩山林景象心中雖記兒子好在山東路近信息常通自從出京後已接過兩封家信已知同鄉老翁親訪李壽堂不肯出山荐了顧朗山不日可以到館老爺早放了心隨後又接着到省之信何日接印現在觀風孜試那一天又接了一信從頭細看才知山東盜風日熾士風不難變要想除暴安良却不能兼顧孜試若盡意膺學使之任那整頓風俗就不能兼顧了據幕中老友同衛方伯所言非奏明大概情形請旨訓示事關君國民生却不能替中丞擔飾一切安老爺看信赶緊進城打聽烏大人那日在城內有事不下園子忙去拜會烏大人聽說老師駕臨忙迎接進去他二人要商量安公子出奏之事各樣議妥發信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寫同著指示門生　談往事憶及傑士

話說安老爺因接了安公子家信因此來見烏大人那烏克齋因見了門生的寄信要他指示方略一時難以回答偏

偏老師先降克齋不勝之喜忙請老師進來施禮已畢讓老師上座一旁陪坐長談安老師先開口道驥兒前日有信來述及山東盜風日熾非旦夕能除聽衛方伯與幕友之言擬摺奏聞請旨分別辦理學臣恐難兼顧我今日特地來與老賢弟商議究竟這樣奏吾上得否乞老賢弟斟酌指示克齋道老師明見龍媒非喜事之人焉肯舍易取難此皆他一片忠心為國足見老師平日庭訓移孝作忠不辭勞苦果能照此一奏整頓一番則山東之盜風自息龍媒之忠悃必傳據門生看來不過兩三年內山東必大有起色也門生擬即付回書令其逕奏至蘇中丞素來膽小非任封疆之人奏入聖上必有以處之無煩老師過慮也安老爺聽了與自己之見相同應允辭回忙寫回書信中云烏老師以為可奏盜風既如此猖獗焉有不辦之理奏摺須說得婉轉要替撫臣預留地步將信寫好隨即寄去那時安太太也看了公子的信不十分明白細問安老爺才知道是要整頓風俗除暴安良但是盜賊嘯聚非用兵不可幸虧鄧九公荐有四個人都有本領去拿強盜不致費力太太忽然想起媳婦來了那何家媳婦曾在山東道上做過俠客大約那盜蹤所在他必有所聞我何不先問他太太正欲去呼媳婦都好兩個媳婦走了來安太太叫他二人且坐我有話要問你玉鳳金鳳二人問道婆婆有何事要問安太太道你們可知道如今山東強盜都各霸一方搶掠財物不怕王法玉哥有信來說是要奏明主子大辦嚴治玉鳳媳婦你悉山東情形那有名的大盜料也知道我所以要問你何小姐聞言道從前媳婦雖在山東不過在青雲山二百里內如海口與兗沂身未親到也不知曉據媳婦想起只消寫信去問鄧九師傅與海馬周三等他們總曉得根底問了他們這裡面或有改邪歸正的人就可以勸化若一定要用武那褚陸馮趙四人也彀用了倘人不敷何妨叫出海馬周三等來聽候差遣辦清了盜賊還可以提拔他們一個小小前程看來此事一舉有三樣方便婆婆看媳婦這拙見可用不可用回來請婆婆與公公商議再寫信給玉郎何如安太太聞言稱是等安老爺進來太太就把何小姐這些話照說安老爺聽老爺聽說此話何不早說如今信已發了隨後再寫信罷不一日烏太人寫下回信差人送來請安老爺加封寄與安公子安老爺接了這信忙又寫了一封家信就何小姐所出主意叫公子寄信差褚陸四人內着一人去鄧家庄面交鄧翁打探海馬周三與郝金剛等現在何處現在曹兗沂三府山林中人可有什麼熟人可有什麼利害腳色一一提明等到訪拿用武好預先防備此信寫好連烏

大人的回信一并寄寄封固交堤塘速寄再說安公子寫信去後每日與顧朗山商議出奏的摺稿賓主二人都是一樣見識務須等候烏老師信到方才擬稿等了半月接了安老爺回信折開細看方知老人家已經去見過烏老師那出奏一層老師亦以為然但無回信止好一面擬奏摺顧朗山擬定一稿言語簡淨明白又不得罪中丞安公子看過十分明服袖了摺稿拜會衛方伯將奏稿送與衛方伯看視求他斟酌改削那方伯看完連稱此至當不易之論就照此謄寫出奏安公子答應回署忙請人寫好細看一遍正要封發那安老爺二封家信已到且有烏老師回信在內折開一看無限懽喜又有鄧家庄探訪諸人忙即拜發摺子差官進京奏本蘇撫台只道學台奏的不過是攷試之期萬不料要整頓盜風發摺後安公子才將烏老爺回信與顧師爺看又與衛方伯看隨即自己寫了一封信託鄧老翁探明海馬周三等兼問他綠林中大槩情形封好了信外又稍帶幾樣物食耑褚一官送信稍帶行李跨了快馬往鄧家莊而來且說那改邪歸正幾位綠林英雄為頭是黑金剛郝武其次海馬周三周得勝飜江獺李茂避水貐韓七金大臭子金大刀竇小眼兒竇有光一簍油謝標草上飛呂茂才叫五更董方亮共是九人因為一言感悟都棄了綠林鄧九公又把莊外餘地數十畝送與他們造房居住還有青雲山前後與青雲堡一帶空地因地僻人少不能開墾有他們這些人出貲將這地全行買下開墾出來種起粮食合寨一年收的粮食足彀百餘人吃妙在他們這九人義氣相投勝於骨肉互相照應毫無私心不惟男子如此就是女眷也合意同心做起人家春種秋收真是老農本色嘗些村酒說不盡的快活那九人中惟金剛郝武有老母在堂有一妻一妾生下兩男一女長子名應熊次子名應蛟長子年方十九次子年紀十六女子名菱姑年方十七歲是妾所生周三一妻單生一子名良佐一簍油謝標一妻二妾獨生一女無子女子年方十六歲名瓊花武藝精通人材出眾謝標愛如珍寶那菱姑也有膂力能舞鎗美劍卻不如謝瓊花其餘如韓金李董竇呂只六人半有家眷半無妻子如郝謝兩个女子是將來擒盜得力之人郝周三个小將也有一番用處再說褚一官奉了安公子差遣給鄧九公下書他焉敢怠慢忙收拾好行李登時起身馬上加鞭走了兩天半已到鄧家庄直入庄內下馬忙進內房見丈人妻子取出安公子的書信呈與老翁老翁忙折開細看信內寫得明白淺顯並無深奧文法老翁看了竟全然懂得對一官道姑爺你辛苦了且去歇息等三天兩日能彀打聽出个消息

你先別着急。你先至屋裡。看着你孩子。渴了你就喝茶。餓了快叫他們給你弄吃的。別叫肚子受委曲。聽見我這話了麼。一官笑盈盈的答應道。聽見了。你老人家不要操心。果然同到臥房。他妻子真个親自張羅起。丈夫來了。叫人打水催着他洗臉。吩咐厨房殺雞蒸饅頭炒肉打酒。替丈夫接風洗塵。連那孩子也牽衣不放。問短問長。所謂天性相關。不期然而然也。那其間褚大娘子問道。到底衙門內有此什麼要緊事。如今是為了何事寫信給你老爺子。你總該知道你說給咱們聽聽。褚一官道。這話一時說不清。要從頭講起。是為山東如今盜風日盛。地方官不敢辦。姑息一日是一日。少大爺是要想大大的整頓一番。又因學台還要考試。怕顧不過來。所以商議要奏與萬歲爺知道。另放下一个放試文章的學院。少大爺耑做他的觀風整俗使的欽差。如果主子准了他的本章。那時他就到處放告。密察私訪。要除暴安良。但恐強盜中有本事非常者。不得不先預防。所以寫信給老爺子。要請他老人家閙閙都金剛海馬周三那些人。可曉得如今山東那此响馬是誰最利害。誰可以勸化。都同他們久在綠林。必有耳風。倘若碰見強人。一定用武。我們四个也防着勝不了。請他們做做幫手。這此主意都是顧師爺出的。眞要弄到打戰調兵。只怕也謀个保舉。把結个小小功名也還有望。褚大娘子聽丈夫說的這一番話。笑嘻嘻的答應道。原來是這們一件事。據我看來。主子一定准的。八府巡按原是要像包老爺施大人那麼烈烈轟轟的做一場。才顯得出是个忠臣。若光曉得收門生。要贄見。坐在大門上威風凛凛。誰敢不遵。一日碰見鬧出事來。早已嚇的面無人色。告病回鄉。不俟駕行矣。象這樣學院。叫做中看不中用。少大爺斷不如此。就是他的兩位老人家可胆小。要攔阻他。一官道。二叔早有信來的了。信上說。辦是正經。連他那老師也說出奏是應該的。想大家意見相同。但不知那強盜共有多少。在何處嘯聚。他若肯聞風改邪歸正。早早投誠。也有生路。若倚仗有此本領。竟敢抗拒。那種人就死不足惜。他夫婦二人談笑。然後去看望老翁。不多時。天晚吃過夜飯。大家歸寢。次日一早。鄧老翁起來。梳洗畢。用過茶點。叫了褚一官。一同出了莊門。往莊外去訪都周二人。相隔不過一里半遠。翁婿二人信步偕行。不覺已到都金剛門前。那都武住房是茆屋十數間。小小一个院落。也栽此花草。種此修竹。那都家親丁八口。自耕自織。倒也溫飽。那此朋友閒時也來閒閒長短。談此家常。這一天剛剛來灑掃。吃過早飯。父子三人正在草堂內坐着。忽聽見叩門之聲。那都慶熊忙出開門。向外一看。原來是鄧家翁婿。忙讓他二人進內。那

武聽聲音知是鄧翁忙出來迎接又招呼着褚一官讓進草堂歸坐鄧家兒子忙去倒茶這里郝武先開口問道你老人家為何如此高興一早就出來了鄧老翁道有正經話要尋你們諸位老弟兄商議還要打聽些好朋友的出入去向郝金剛聽了這話一時掌住發起楞來問道九太爺此話怎講我倒不明白了鄧老翁道你聽我告訴你如今山東放了來的這个學院就是從前你們見過那位安老爺的安公子是我的盟姪他奉命來山東不單是做學院還要帶上要觀風整俗辦地方的正事他衙門中請了个師爺姓顧這个人什麼都知道他說山東現在曹沂兗三府山林中有許多綠林好漢嘯聚在各處地方官奈何他們不得因此盜風日盛他出了个主意要那安公子到處訪尋大大的整頓一番綠林中如有人肯棄邪歸正他就勸他出來將來保舉他要是勸了不聽甘心作賊那就要用武去擒拏他們了他又怕那些朋友不知他的行為所以就寫信給我叫我問問你們這幾位老弟兄可知道這山林中的朋友與他們相熟不相熟若有相熟的煩你們去勸化他一番離了那地方省得將來玉石不分跟着受累還有那些人到底誰有本領也要你們老弟兄打聽打聽好預先防備這件事可真是為國為民不是平空生事你們老弟兄諒來也肯替他想个主意暗中幫忙保睄好不好我就請你去把他們那幾位都約來同他們商量商量該怎樣辦法大家斟酌議妥了好回覆他信那郝武聽了鄧翁這番話忙答應道原來安青天大老爺的少爺也做學台了難得他肯辦這件大事替皇上家出力為百姓作主除暴安良這還有什麼說的但是山東現在的大盜倒有幾家好漢也有數人有一二人從前我也認識的而今多年不通音問不知細底大概說罷要勸化他們也該先辦一兩件案顯出此威風使他們聞風畏懼才好上說詞至於曹州兗沂地面上的巢穴也不止一處這總得慢慢訪問才知底裡如今且把他們弟兄大家邀來說說誰有熟人誰知某處一問就明白了說罷當叫他長子道能兒你快去把周李全謝等八位叔叔立刻請來說我有話立等面議能兒答應去了郝武道這件事也得細談你老人家翁婿二人就在此擾我个便飯罷遂分付老婆小兒裡面端整酒飯留鄧家翁婿吃早飯家常便酌容易安排不多時酒菜齊備排起杯筷郝家父子鄧家翁婿四人入座飲酒吃菜雖無佳肴卻也有雞魚菜蔬正要吃完這个時候恰好周三等八人已到外添周三之子良佐同來因為應龍說的話十分鬧熱良佐聽了一半明白一半不大懂得所以跟了來要聽个清楚鄧郝二人見周三等進來

起身讓坐。說道諸位請坐等我們把飯吃完再說話罷。諸人齊應道。儘管用飯我等靜候。大家吃完了飯收去碗筷應蛟忙泡了茶上來。讓大家喝茶。周三不等九公開口。先問道。熊兒來說。九太爺現接有安大人信來。要辦山東盜匪。要打聽他們出入所在。與人數多寡。論綠林人。從前我們深知底細。自後棄了山林。自耕自種。一向不出去。久已不知他們所在了。不過據舊聞人言。目下山東。如曹州府青雲山。有一个大王。姓張名萬寶。手下有數百嘍囉。往往下山搶掠客商。凡附近民居。須要日月納貢。送與他粮米牛羊。他就不來騷擾。不然他就要放火殺人。雞犬不留。這人綽號神彈子。稱他為七大王。他與泰安府牟角嶺青蓮寺的和尚最好。那和尚是能仁寺虎面行者的師父。名叫鐵頭陀。法號覺海。一身武藝。還會邪術。他二人時常聚會。總在曹州左近。與泰安府治下二三百里之內搶掠。又有徒弟在外打聽做眼。如今那一方的良民。都搬往別處去住。躲避他們。遇着搶案出來。地方官明知是他們所為。也無可如何。也是一个最難辦的強盜。還有兗州的白象嶺神臂太歲伍良霄。沂州天目山飛叉大王宋萬趨。也是有名一大盜。其餘可全然不聞其名。更不知細底了。如今安大人既要整頓。莫如先往曹州閱邊。放告訪案。出其不意。先得了張萬寶。然後再往泰安拿鐵頭陀。將他二人重重嚴辦。風聲傳聞。群盜自然歛迹。那時再出告示。准其自新。設誠免罪。有來投効者。收入標下。再查海口。命他們做眼。好拿水中盜賊。以此辦法。不上兩三年。盜風自息矣。鄧九太爺以此言為何如。鄧九公聞言。稱善說老賢弟呀。你這个人。竟有一肚子好智謀。平素我竟會瞧不出來。我寫回信。也寫不了許多。也不會明白。止得辛苦你一回。同我們褚老大去省城去跑這一次。你把那些話。當面對安大人說明。同他們顧師爺商量該怎樣辦理。有了你在裡面指點。又有顧師爺的算計。安大人的才情。還怕辦不好嗎。保管安大人將來保舉你一官出去。替萬歲爺効力。挣个封妻蔭子。方不枉了做人一場。也是綠林中一番佳話。周三聞言。連說九太爺過獎。既如此說。我陪你們姑爺去見安大人就是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九重下詔任賢使能　雙子同生添丁衍慶

話說周三聽了鄧九公誇獎。引動他的雄心。情愿同褚一官上省。去見安公子。那鄧李等八人。都說靜聽好音。將來如果用得着時。他們大家都願意出來効力。鄧九公忙別過諸人。回轉家中。寫了一封回信。信內說一切細底。令着周得勝

親身來省面見。所有情形。閻周得勝使知。那得勝為人耿直。情願効力。若用得着。儘管留任在台前做一名家將。寫完封好。又叫給褚一官。此話叫他。次日一早同周三騎馬回省。那周三回到家中。將隨身行李收拾好了。交代了娘子兒子在家看守門戶。又到老弟兄家告辭。然後來見鄧翁。約定時候。一宿無話。次早褚一官起身。備好了馬。帶行李。周三已到。將行李捎在馬上。馬夫只得另跨了一匹驢。跟着他二人上路。鄧九公也送至門口。說道改日再見。此去必有好音。得便稍個回信給我。二人答應。遂上馬登程去了。要說那京中之官。那一日安公子的奏摺到京。皇上細看。遂召見軍機大臣商議道。安驥奏山東近來文風頗知歸正。惟山林之地。尚多盜匪潛藏。間有搶掠人民之患。撫臣屢欲振作。無如地方公事甚煩。不能兼顧。學臣又要致試。不能兼辦。請旨簡派人員。或會同撫臣。或獨膺重任。兼辦盜匪與地方風俗。學臣也可商酌會辦。如此則遇有過難案件。不防貴以限期。似較學臣兼辦妥協。是否有當。請旨訓示云云。朕揣其大意。撫臣必失之於懦。安驥又怕兼顧盜案。恐誤試期。如今卿等有何兩全之見。奏來斟酌。各大臣奏道。撫臣懦弱。誠如聖言。其人文理尚優。即令彼署理學臣印信。藩司衛某老成練達。可署撫篆。臬司陸某。可署藩司。請旨簡放臬司。安驥即授為欽差大臣。專辦疑難事案。兼閱兵丁。各海口稽察全省大小文武官員賢愚。似此則撫臣得人。學臣有人。安驥得以盡心訪察。權柄歸一。自能整頓風俗。除暴安良矣。天子聞奏。龍顏大悅。即降旨准允山東學使着蘇某署理。安驥授為欽差大臣。兼辦觀風整俗閱邊等事。仍加副都御史銜。旨意下來。早有報子報到西山安老爺。一家聞知。自是懽喜。卻又有些提心吊膽。何也。因為此這一來是為拿強盜辦命案。係那書上說的。私自訪察。改裝衣服。身入險地都是有的。所以安太太又有些替兒子担驚。那何張二位少夫人看看將要臨月分娩。已喚了收生婆來過看。說是不出三日。就是何小姐分娩之期。張姑娘還要半月後才分娩。先說山東省城文武各官。因為欽差有密奏到京。不知為何事。大家納悶。那其中只有衛方伯一人明白。那奏章奏入。旨意已下。由驛飛遞山東省城。早已奉到上諭。那時蘇中丞才曉得這是安公子要自顯才能。要將山東風俗整頓一番。如今是自己巡撫讓給別人。是有性氣的。早已辭官不做。或借做告假回籍。偏是這位中丞平日最喜懽的講論詩文。雖做了封疆大吏。仍不離那翰林院的習氣。所以教他署學台。是不介意。欣然接印署事。那安公子接奉上旨意後。忙選擇吉日。將學台印信交與蘇公。蘇公接了印。不敢担擱

當即傳牌由省起馬往各屬投試那時省中自有一番交印事如臬司署藩司運司署臬司道台署運司候補道署道台彼此交印接印倒也忙了半月靜候京中簡放下來的臬司再說安公子接了欽差大臣關防後正在公館中與顧朗山商議此次閱邊訪察從何處訪起一面先差精細人四處探聞何處盜匪最盛案情最多一俟訪有消息即動身前往那一天褚一官同周三到省趕緊入署進內稟見安大人面呈鄧翁回音又面述一切安公子折書看過忙請周得勝入內相見那周三登時整頓衣襟入內行參見禮口尊大人在上小人叩見一面說隨即雙膝跪下安公子一見忙用手扶了起來說道壯士為何此行大禮當日你我曾有一面之緣承你派韓李二位護送一路平安至今思之未報舊德為恨此番託鄧翁訪明足下等踪跡原欲延至足下等出山助我一臂之力既為地方除害又可盡心王家日後博一个小功名方不負英雄意氣說罷忙推向客位讓坐周三再三不肯還是褚一官道恭敬不如從命有話細談焉有不坐之理周三見安公子降尊忘貴一片真誠止得告罪坐下褚一官對面陪坐安公子在主位坐了家人獻茶茶罷安公子先問了他一路起居如何辛苦現在山東有名綠林可知他們形狀否內有能勸化改行還有梗頑不化本事利害的否要請教務乞細說根由那周三聞言答應道得勝昔年身陷綠林負罪殊深多蒙那年聽了老夫人一番訓誨某等激發天良棄邪歸正又蒙鄧九太爺分給我等餘地蓋起房屋搬去居住彼此耕種作做農夫算來已有數年那同伴中共有八人也一樣安分守己種田吃飯如今大人要問某等綠林細底真不得詳細但聽得旁人傳說曹沂兗三府如沂州天目山有个宋萬趾綽號飛叉大王兗州白象嶺有个伍良青綽號神臂太歲曹州青雲山有个張萬寶綽號神彈子張七大王還有泰安府羊角嶺有个青蓮寺有个和尚名喚鐵頭陀他會邪術又通武藝與張萬寶最好彼此相往打搶客商欺負百姓真乃山東一个大害據小人愚見大人現在先暗藏不露以查邊閱視各處軍政為名懸牌出境等到曹州差人訪查他的巢穴再放告收呈出其不意遣將發兵直抵他的巢穴使他不防必然擒護拿了一處再辦他處那張伍宋三人倒都不防他不過些羣手下人都會使暗器嗎了惟有泰安府那个鐵頭陀却會邪法能迷人這人倒要先防備務要想个法破他邪術才好不然恐受其害大人以為何如安公子道壯士說的有理依你主見先發傳單閱視各屬營伍我手下只有鄧翁薦來四人要到了拿人的時候又要護印又要迎敵恐人不

敷不知壯士肯屈駕相助否。周三道。不要說蒙爺留在台前。就是蹈湯赴火。亦願為之。不獨小人一人愿隨鞭鐙。設或要
人差遣。即郝武等八人。一呼即至。安公子聽了大喜。忙叫下人收拾房間。與周三居住。周三當即見馮趙陸三人。彼此
敘談。專候安公子動身閱邊。一同保護。再說那衛方伯接了撫台印信。傳見各官。分付首府縣。通知各屬。如有盜匪乘
早詳報。不准諱而不言。如有被盜搶劫。曾經報官其案尚未破者。自奉文日起。赶緊稟報。協同嚴拿。若經此次行文後。
再隱諱不報。一經查出。定行嚴參。這一分付後。首府縣赶緊行文。通知各屬。數日之間。到處皆知。再加衛方伯復刊刻
告示。發各府縣張掛。告示上寫得明白。為除暴安良。嚴拿盜匪。以清閭閻云云。這告示張帖之後。凡有盜匪潛藏地方。
那地方官早已差人訪察。據寔稟報。請上憲發武弁帶兵協同嚴拿。一是曹州府。一是沂州府。一是兖州府。還有泰安
府。所稟的強盜。即周三所說的宋萬超伍良霄張萬寶與鐵頭陀也。衛公接了各處稟帖。忙來與安公子商議。那時安
公子正要動身。衛公來拜會。當面將有盜匪處府縣稟帖。遞與安公子看。問起此次閱邊怎麼辦理盜案。安公子道。年
姪與幕友議妥。此番出去。以閱視營伍為名。決不提起盜匪。就是所到之處。有人來告被盜搶劫。亦批駁不理。外面裝
出一个軟弱無能。暗中却差人密訪行蹤。立刻就要擒拿到案處治。今既據該處地方有司稟報。正好密看情形。何處
緊急。先從那裏辦起。然終須先裝膽怯。做出此書獃本色。使聞風者無所顧忌。一日發作。所謂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
耳也。此說年伯高見以為然否。衛公道。大人高見一點不差。目今先從省城閱視營伍。起調齊各營將弁兵丁。致驗一
番。然後出省。往各屬閱兵。到了府城或縣城。出示放告。那受害之民與那被搶之家。他必然來告狀。大人却故意批駁
不管。裝做怕事無能的樣子。那些強盜聽了風聲。他必不防。就拿他也容易了。事不宜遲。請大人就此出示閱兵。罷。安
公子答應了是。回到衙門。當即出示。曉諭省標五營四哨。於某日下教場操演陣式。比較騎射。技藝精熟者受上賞。騎
射合式者受中賞。步閱錯亂。武藝荒疏者。輕則薄責。重則除名。分三等定功過。武官副將以下。至把總止。臨期都要接
名考試。不准告假。這个告示出來。各營將官看了。大家預備弓箭。連夜操演。那有本領的。心中甚喜。望致个一二等好陞
官領賞。那本事平常的。十分憂懼。怕是致到下等。降級除名。還有那年紀高邁。鬚髮蒼白者。更是心驚。恐怕大人將他
休致。到了考試閱兵這一天。安公子是五鼓起來。盥洗吃過茶點。即升轝帶領從人到教場而來。那時早有首縣與中

軍在教場等候欽差轎到一齊迎接大人下轎進了演武廳歸座文武各官上前叅見安公子命中軍叅將傳令先命兵丁操演陣式一聲令下三軍各按隊伍排齊陣式先是一氣陣變為兩翼再變三才四象五方六合七星八合九宮十面這十个陣圖是軍營中老規矩凡當兵者大概都會這些兵丁將十个陣式排完果然步驟整齊一無遺漏安公子看畢傳令龍操候賞三軍答應一聲各歸隊伍安公子然後傳令命千把總守備都司遊擊叅將等射步箭馬箭一條打的是地球射完再射步箭五枝眾將遵令大家跨上弓馬各逞箭法射完地球不過有二人落空其餘皆中射畢馬箭再閱步箭天已交午安公子暫退堂吃飯畢接射安公子未吃飯時早已知會首縣酒席不必太豐止要五有酒一壺菓腹而已就是那些大小武弁與兵丁每人都賞給酒肉飯菜每一員武弁給銀五錢每一名兵丁給銀二錢折銀二錢都是欽差自己捐廉分散並不要開消公帳也不要地方官陪墊買弁兵丁領了銀子自去購買食物大家感念欽差恩賞飯後又命演刀鎗劍戟武藝演了一日方見安公子已有等第記號擇其最優者數人為超等次為特等又次為三等內有數名兵丁年力衰老當即除名賞給盤銀兩五另謀生計或歸田還鄉有武弁數人技藝荒疏箭又不中亦斥革除名賞給超特二等每名銀牌花紅當下就分賞人人佩服賞罰公平頌聲載道次日安公子擇下出巡日期與閱過省城五營四哨各官情形的本章由驛馳奏一面料理了公私事件署中內裡有舅太太珍姑娘戴嬤嬤與幾个丫頭老媽安公子分付一番話命戴勤隨緣與舅太太兩个家人在署照應自己帶的華忠葉通晉升赶路兒四个家人程師爺與顧師爺與褚陸周等一同上路先由省城至曹州府城那一夜舅太太珍姑娘備了餞行酒宴與安公子餞別席間舅太太囑吩安公子一路保重寒煖飲食還須小心到一處後務必寄一个信回來好叫人安心京中你該寫信去告訴出省動身日期隨帶何人一切細底好叫兩位老人家放心安公子道外甥早已發信去了還要等舅母說呢安公子就要動身出省要說那金玉兩位夫人要雙生貴子且說那安府自從公子動身後屢次接着家信已知安公子先到鄧莊訪着顧師爺又奉聖旨辦地方大案他老夫妻見兒子有人在幕中相耽又有褚陸等四人保駕也放心不覺光陰易過離公子出京日期已半年餘矣那時金玉姊妹胎氣已足將要分娩張姑娘是有母親照料安小姊安太太格外留心早將穩婆催好又請人看派服了催生安胎等葯那日就是正月十七日何小姐覺着

腹痛忙告訴婆婆安太太忙分付穩婆小心伺候到了申末酉初何小姐已產下一個兒郎哭聲甚大穩婆接下洗乾淨安太太已來看過知道大小平安心上喜懽這早又接上張姑娘也發動了未時產下一个小子聲音與乃兄一樣那安老夫妻忙沐浴齋戒一秉虔誠先在天地神祇前焚香叩謝隨後叩謝祖先安老爺親自前去叩謝就有張親家老爺登堂道喜安老爺出來相見張老頭道親家恭喜你連得兩个孫子這真是喜氣重重也不枉他姊兒兩當初受的那一番苦處安老爺道都是你我的兒女與老哥嫂同是一樣的喜忙遣人往城內靠近幾家與親友幾家報喜安太太在裡面忙分付買喜果染紅蛋挨人家分送一面預備三朝湯餅酒肴但是送禮之家都請他來赴湯餅之會安老爺隨即寄信山東通知兒子與舅太太又給鄧老翁家一信報生兒之喜一并交提塘寄去卻說那兩个孩子生得天庭飽滿地閣方員是个有福之象何張二人自然懽喜到了三朝安老夫婦拜過天地神佛告過祖先然後往何公祠與自己祖塋祠堂上香告祭於是親友們紛紛道喜如烏克齋處處遣人來道喜其餘如安老爺的門生與程師爺等登堂賀喜面叩畢出來赴湯餅筵宴內裡也有幾位女眷張太太是招呼女兒在兩處暗房照料安老夫婦見了孩子更是滿心意足不過做滿月熱鬧而已那兩个小兒安老爺起下官名大的名繼祖二的名耀祖再說安公子出閣曹州怎麼辦盜下回分解

第六回　欽差曹州下馬　强盜山內設謀

上回書說的是何張二位夫人都生了貴子安老夫婦十分懽喜請客筵席做湯餅會十分熱鬧已寫信通知安公子與舅太太外家又給鄧家莊報喜且說安公子擇定日期先往曹州閱視營伍一切已受衛方伯與周三之策此是不動聲色耑以閱兵為名暗中卻是擒拿强盜那天動身出巡山東省城上自巡撫下至州縣無人不送送出城外一路浩蕩往曹州進發那時曹州府早已得信預備公館安排供應差人四路打聽欽差一到好去迎接曹州鎮台忙命標下各屬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等趕緊操演早已有青雲山賊人裝做小本營生來曹州打聽欽差到底是怎樣辦法還是耑閱營伍不管民情呢還是耑管地方盜案呢要打聽清楚回去交令那嘍囉中有幾个能幹的裝做賣糖食的鄉下到茶館酒肆探聽消息那一天欽差已到曹州文武齊出城迎接接了進城公館住下出示云明日卯刻下教場

閱兵曹州五營四哨大小將官一齊准備操演那天五鼓各營將官俱已頂盔穿甲齊至教場伺候一交卯刻欽差已由公館起馬一路浩浩蕩蕩直奔教場而來到了教場當有曹州文武一齊迎接進入演武廳中參見已畢軍政司呈上花名冊欽差看了一遍傳令先令三軍操演不過擺陣式陣圖舞刀鎗各顯奇能技藝毫不生疏欽差觀罷心中暗道看兵卒倒是勁旅這鎮台一定是一員有用將材但不知謀略何如閱過兵天已交午欽差暫退用飯飯畢接着比較大小武弁騎射中全箭者甚多亦較省標出色閱武弁完天已申初當即誇獎按等第發給賞號賞無可革之員欽差對鎮台道足見貴鎮平日操練認真兵強將勇可稱干城本部堂一定要保舉奏明聖上重用那鎮台連稱不敢這都是大人謬讚總兵深愧不克任勝那總兵原姓田名克勤是个武舉出身山西人頗有見識武藝精熟確是一員勇將年紀四旬有餘欽差見他說話應荅從容氣宇儒雅想來此人大可與他商量辦賊閱兵已畢欽差回到公館懸出一張牌來是放告示凡有軍民人等遇有冤抑難伸者准其遞呈若銀錢細故一概不准三日為限過期不收呈詞又牌示次日拜廟行香盤查府縣倉庫云云又着中軍用帖請鎮台晚間便酌面議軍政那田總兵聞言到晚坐來公館謁見當時欽差聞報即刻請他進內自己迎出到滴水檐前田總兵一見忙整肅衣冠搶步上前口尊欽差大人末將蒙恩呼喚怎敢勞動出迎一面上前行參見禮安公子滿面笑容說道杯酒相邀何必多禮田總兵只得打一拱站立安公子讓他客位坐了自己主位相陪說了幾句話吩咐排飯請顧師爺來一同飲酒不多會顧師爺亦來與田鎮台見禮罷歸坐安公子道便酌恕不送酒弟性氣直爽勿效世俗禮讓反覺無趣顧朗山亦道恭敬不如從命田大人請坐了罷田總兵見如此直爽的欽差也就不十分拘謹竟在東邊坐了朗山西首對坐欽差主位相陪安公子道弟性善杯中物不知田大人有同好否田總兵道末將亦勉強能飲幾盃於是三人一面吃菜一面飲酒談談投機安公子那才問起曹州地面有無強人聞謠言云有青雲山張七大王聚眾打搶不知果有此事否田總兵聞到欽差問青雲山一事連忙荅道此話並非謠言那強盜就在青雲山占聚已有兩三年矣手下有數百嘍囉那為首的張萬寶會用彈弓百發百中那山周圍有二十餘里在府城二十里外山有三條小徑通武定沂州兗州道路崎嶇十分險要末將到此地一年早想帶兵前去掃除無奈屢稟中丞中丞總以不可輕舉妄動為戒再者曹州雖有一千餘兵久失操演末將到

上海 書局印行

任後認眞操兵挑選精壯裁汰老弱教以技藝如今初有規模若要興兵剿除非三路進兵不可然又恐他深溝高壘不下山來則我師日久無功未免勞師費餉今得大人到此定有妙策倘出其不意直搗巢穴要擒此賊也不甚難但恐兵力不繼安顧二人聽田總兵之言點頭暗贊果是有勇有謀之將安公子道依大人所言若會同曹沂兗三府協力往攻料無遺誤田總兵道大人若行文調取沂兗兵丁命他一從東路攻山之左一從西路攻山之右大人再帶兵從曹州直抵山下攻山正面再於山後必由之小路埋伏人馬四面有備方可成功然此非有能征慣戰之將數員不可兗沂二府兵將强弱末將不知其細以此而論兵卒總要每路數百名勇將得二三員然後有濟否則他山寨嘍囉有六七百人頭領中悍賊數十人不可不防也安公子道調兵易事只須通行文書會同三府命二鎮發兵三路攻取調兵在六百名以上不愁兵威不整至於將佐敝處有可靠者四五人皆能以衝鋒打戰但此事總宜以不動聲色使彼不防方能制勝田總兵道大人高見不差但不知幾時調兵何日往擒山寇安公子道現在放告以三日為限明日弟即寫信至中丞請他行文兗沂二處調兵弟遣將隨文前去此間須大人帶領將佐與兵丁約定日期前往攻取山之正面弟處止留一將分給兗沂四將大約人已敷用大人以為何如田總兵道大人如此調度決無失算之處末將遵令屆時同往可也兩人議定問過顧師爺亦以為然於是席罷安公子寫下書信差周馮陸趙四人上省投信聽候回文身邊只留褚一官一人保護到了次早放告處有巡捕收呈收得兩張呈子一是姓陳布客告的是青雲山强盜搶劫告官不理乞恩追究一是鄉下文生姓胡告的是閨女出嫁回門路上被青雲山搶去告官不管懇恩追訪此呈安公子當即批出云事之有無不能盡據一面之詞可再於地方官處申訴越訴不准云云竟批駁了一時原告兩家在外面出怨言道既是奉旨欽差應該替民伸冤理枉為何徒有告狀之名似此刦財搶人重案尚不能理如此焉能觀風整俗這話一傳十十傳百早傳至賊人探子耳中看這情形欽差不過虛張聲勢決不是辦賊用武之人賊人得信忙奔回山將探得情形稟報那張七大王當與幾個頭目弟兄議論原來他手下有四個頭目一个姓李名如飛一个姓黄名豹一个姓余名龍一个姓孫名海這四人之中惟余龍本事最好心思之巧要算孫海當下張七大人與四个人商議道目前聽說山東新放了一个欽差要整頓風俗辦理案件閱視營伍怕他來驚動山林所以差細作前去

探聽今據他們回來說那欽差年紀甚輕是个文官出身有名無實放告仍然批駁不管怕事偷安這樣看起來料他決不敢來驚動山林四位賢弟如今我們還是仍舊下山搶掠還是暫避大家必須商議主見才好那孫海聽罷忙說道小弟有个愚見大哥聽着如今雖說欽差胆小不敢驚動我們然須不可不防他我們這山要防守堅固任憑他多少人馬斷難攻破就要粮米充足速將山前後左右安設烟墩命人防守遣人各處買存粮米運上山來再遣精細之人隨着欽差探得消息即來通報此其一也再修書寄與青蓮寺鉄長老煩他遣人到泰安府欽差一到夜間即去行刺若將他刺殺以後自無人辦案所謂先事預防暗中下手也張七聽罷笑道賢弟之言真是妙計即忙傳令差遣數十名得用的嘍囉往濮州曹縣催取各米鋪所存粮米又遣人跟隨欽差遇有什麼信息隨即通報又分付小頭目在山之前後左右添設瞭台堆放滚木擂石然後寫下書信遣人往泰安府牟角嶺青蓮寺面交鉄頭和尚教他遣人行刺再說安公子寄了公文遣了四將上省一路星飛雷轉不日已到省城四人忙到撫轅投遞公文在外面候信中軍與巡捕見是欽差差來之人不敢怠慢讓他四人在官廳坐下候信不多時傳出話來命四人進見四人隨了巡捕一直到花廳參見衛中丞那中丞問了四人姓名將左右人支開然後才與四人密議分馮趙二人赴沂陸周二人赴兗少刻即有公文發交命他們連夜馳赴先命中軍領他四人外面用飯分派已定中丞忙到簽押房中與幕友商酌寫下札子兩道一札兗州鎮台一札沂州參將外有信給兩府太守信中不過教他支應粮餉中丞辦事敏捷機密竟無人知公文信札辦好當即傳見周陸等四人面諭了許多緊要話又給他每人五十兩路費差馬號裡付給快馬馳赴沂兗二州周陸等四人當面叩謝接了札信趕緊出來到馬號中忙騎上馬加鞭往兗州進發這中丞另備回文搪遞曹州一路迎着欽差投遞再說安公子在曹州發信後計算省城發信沂兗二府至速也得七八天此間發兵出城只消半日功夫遂推故有病不見客不辦公事候兩路兵到即刻往剿好在田總兵差人四處探聽賊人消息那一天有兵丁探得賊人下山到濮州曹縣搬運粮米上山即忙通報田總兵田公得信忙見欽差門上速即通報安公子傳命請會田總兵遂將探得賊人運粮一節面稟聞欽差與顧朗山商議乘此發兵將山口堵住查他粮米從何處起運好遣將奪了他的粮米再去攻山使他無粮不能久守主意議定即令田總兵派員領兵往濮州曹縣路上去搶粮這裡安

公子與田總兵統領五百人馬。參將守備各一員。褚一官隨身保駕。不動聲色。暗暗發兵出城。直奔青雲山而來。再說兗沂兩府之事。原來兗州鎮台。是員老將。姓屠名壽。年紀七旬。是武進士出身。由侍衛放參將陞授此職。年紀衰老不能上陣。那日接到中丞密札。教他挑選人馬五百名。隨仝陸周二人。帶領三軍。由東路進兵。攻青雲山之左。文到即速發兵。遲延干咎云云。那總兵閱了公文。忙傳見二將。陸周二人進見。屠公待以客禮。讓坐送茶。面問一切。陸周二人將欽差因奉旨嚴辦盜案。所以三路進兵。務要將青雲山盜賊剿滅。與民除害。請大人速急挑兵。尅期進發。使山寇不及防備。馬到成功。屠總兵無言可說。止好挑選精兵五百名。隨帶了四員戰將。是守備千總把總各一人。候補都司一人。陸周二人在前引路。由兗州直奔青雲山而來。再說沂州府城。止有參將。當日馮趙二人到了。即到參府衙門投遞公文。又分給府縣書信。那府縣信中。要他供應糧草。兗州亦然。那參將姓徐名東。是由行伍出身。倒是一員能征戰的武將。接了公文。忙請見馮趙二人。以客禮相待。立刻挑兵奈沂州兵將不敷調遣。託府縣暫行招募百名。留為守城。沂州城內所有兵丁四百餘名。全數帶往。隨同馮趙二人。由西路進發。攻青雲山之右。此兩路兵俱已發動。再說欽差早已有探馬報到。兩路人馬俱已發兵。那欽差此時。已出了府城。派人四下訪拿。運米強盜。田總兵又派精細兒郎做眼。果然在濮州曹縣地面盤查。出來幾家糧店。登時將賊擒獲。米行全行截住。解往欽差行營。交納。一共擒獲賊匪十餘名。安公子審問口供。用好言騙他說。爾等俱係良民。被盜匪引誘。失身為寇。改過投誠。本部堂決不追究。收入標下。有功立賞。若執迷不悟。難逃身首異處。爾等細想。那些被擒小賊。聽了一番言語。登時感化。叩頭流涕。情愿投誠。遂把山中細情。詳細稟明。安公子遂與田總兵。驅兵前進。到了青雲山下。離山五里。擇地在山之正南。安營下寨。寫了諭帖數道。命擒來賊人數名。回山曉諭。不愿為賊人。教他投誠。免受誅戮。那賊人奉命帶了諭帖。回山通報。早見通山口把守堅固。四處建有瞭台。各山口都安排擂石滾木。有拒敵守險景象。那些解糧被擒的小賊。到了山口。齊聲招呼道。我等自己人。上山見頭領交令。山上賊人往下一看。見是自己山中之人。忙去通報大王。那時大王已知各處運米之人被擒。欽差大兵。已到在山前安營。當與四个頭目商議。止要守住山口。暫救一時之急。先探聽他用兵虛實。再與他交戰。聽說遣去運米之人有回來者。忙傳令教他上山。守山頭目得令。方才放幾个賊人上山。來至山寨聚義廳前。一齊跪下。

口稱大王小人們險遭不測今日幸得回山特來報信遂將欽差擒去後面諭的話禀明又將諭帖呈上那張七大王本來認識文字細閱那諭帖說的是教他棄邪歸正改過投誠遂可免罪若抗拒天兵一朝破山難免誅戮云云那大王看罷不由得大怒道好一个不知進退的狗官你竟將我的根草剗去還寫這些空文來勸我不給你个利害你也不肯退兵遂與四个頭目商議退兵之策那孫海道那欽差的意思要解散我手下之人所以擒去之人並不加害又寫諭帖令他們回山投遞如今我們若下山與他交戰難保必勝不若將計就計假意投誠寫下一封投誠禀啟內中說出山中一半人都愿投誠惟有大王不肯本要將他擒了獻上奈因力不足請他帶領人馬上山協同擒拏約定時候我們開放一條路讓他上山他一定信以為真領兵前來那時我這里四下埋伏暗藏弓箭挖下陷坑等他身入重地一聲暗號亂箭齊施一定射死他一半再逼他落下限坑更可生擒活捉易如反掌若捉了他我等乘此冒充了他去搶曹州府城管保城池可唾手而得此計可為一舉兩得張七大王聽了這話樂的他拍手快活說賢弟此計實過諸葛亮就煩你安排調遣用起計來那孫海隨即分付心腹人在山之要路挖下陷坑各要道暗藏壯士多設弓弩想欽差上山拏他下回分解

第七回　識詐降假意退兵　失巢穴潛踪逃命

話說張萬寶聽了孫海之言四下埋伏挖坑要害欽差忙差了心腹人帶了悔罪呈詞假作余黃李孫四人出名情愿投降請欽差上山協同拏獲山主張大王務乞恩准云云那數名嘍囉奉令帶了呈詞竟奔山前安公子大營而來說明來歷中軍忙去禀報欽差立刻傳見這數名小卒到中軍帳前一齊跪下口稱大人在上小人等罪犯彌天死有餘辜今奉大人諭帖准其自新所以小人等感發天良情愿投誠山寨中有四个頭目全心合意愿獻山林奈為首之人十分凶惡頭目四人難以下手仰求大人恩准投誠親自帶領人馬上山頭目等開關引進裡應外合好擒為首強寇以作贖罪之舉但此事須秘密以速為妙遲恐有變請大人早早發兵頭目等不勝盼望說罷將那呈詞呈上安公子接過細看呈詞上說與所說相同安公子看罷心中猶疑分付汝等果真投誠這是將功折罪本部堂一定恕罪汝且下去靜候我自有定見然後喚汝等聽用賊人退了下去安公子分付中軍官安排住處賞他們酒飯格外優待令人

陪他們飲酒能彀騙出他們真話更妙中軍領令擇令幾个精細會說話兵丁教他套話去騙賊人那兵卒中有一人姓朱名善保能言綽號巧嘴朱二領了這个令忙同幾个伙伴來至帳中讓進了這賊人一同坐下叙談隨即拿出酒肉大家飲酒朱二一面勸酒說些江湖上義氣話說道難得你我今朝無意相會你們老弟兄們都是此綠林好漢可惜出身山林被个盜名如今幸而見幾而作棄邪歸正這一來若是欽差進山將張大王擒住奏與王子你等都有功勞保舉一个前程從此建功立業後輩正好享受榮華富貴呢咱們今日聚在一處這也是三生有幸你我何不對天一拜大家做个盟兄盟弟日後互相照應患難扶持諸位老弟兄意下如何那賊人中有三个人是好酒貪杯之人天生粗笨聽了朱二說話爽快他們三人先就答應說承蒙老兄弟愛我等敢不從命於是那此人一齊起來請朱二做个盟主營中約了六人誓願仝生一死當堂一拜敘齒年長者為兄那賊人中有一个姓皮的年最長算他大哥兵丁七人中有一个姓皮的年紀少皮大哥一歲稱為二哥席地而坐快活飲酒十分開心那徐二說話問起賊人山寨中到底怎樣情形此番弟兄來投誠出於自意還是奉何人所差呢你我既是弟兄務必說出真情寔話大家好顯出是真心結拜不是虛應故事那徐二會說話更兼有朱善保一旁幫說從來說酒後易吐真言那皮大不覺就把那孫頭領定的詐降計要騙欽差上山中他們暗算如何埋伏如何挖坑一切細底全行和盤托出那徐朱二人聽了這話說道大哥你如今肯幫我們大人出力想个妙法破了他們的暗計攻破了山那時大人一定保舉你你就指日為官了那此兒不好呢皮大道大人若肯聽我話止消從山左右暗地遣人上山然後假作上山招安到得山中不走正面他那埋伏自不中用那陷坑都有暗號上面有石灰為記不走入去怎會落坑等左右人馬齊到一仝動手要破此山又有何難徐朱二人道大哥之計甚妙但是你們如今還要上山交令約定日子上山招安萬一寨主另有別計你們保得住萬無一失麼皮大道老弟你且將我的話回稟大人再定主意料來大人定有高見一句話包總我們是真心投降並無假意如大人疑心儘可試驗日久自見人心那朱徐二人聽皮大這一番話像是真心當時勸他們盡醉而散徐朱二人忙至中軍帳內將皮大所說的話細細稟明請安公子定奪安公子聞言忙請顧朗山來告訴一番斟酌一个安當主意朗山道只消叫他們回山就說我等現奉旨意另有差遣一時不能上山招安叫他們那此肯投誠的等候

衛中丞來招安。那賊見我退兵。他必然下山來暗襲曹州。搶掠糧米。等他一下山。我這里便攻山。先占了他的巢穴。不怕他逃到那里。終久也要擒獲的。他若不下山。我這里會同好了。兖沂兩處人馬。從東西後面三路進兵攻山。山前留出一條出路。好讓他逃走。止要奪得他巢穴。使他防備不及。無論他用何計。我等皆可取勝。安公子深以為然。當即與總田議定。次日將賊人喚至帳下。分付道。汝等既真心投降。不拘何時。皆可効力。現今本部堂奏有密旨。另有緊要軍情。即刻退兵。你等回山。約好願意投誠之人。靜候數日。我請衛中丞大人。帶兵來招降。那時你等做个裡應外合。迎接衛大人上山。擒縛那張七。你等一樣有功。我今日實是無暇及此。你等去罷。千萬不可走漏消息。使張七聞知。萬一他發兵追趕。那就不妙了。你等快回山罷。說罷將賊人遣發。一面分付退兵。却暗中通知二處。一是兖州。一是沂州。一是省城。約定三日後。一齊兵攻山之四面。甾等賊頭下山。即攻他的巢穴。這里安排已妥。任憑他用何計。總不上當。再說那賊人皮大見安欽差有事退兵。十分忙促。只得回山交令。到了山中。將一切情形。面稟張七。那大王忙與孫海商議。如令他不來攻山。反倒退兵。不知何故。此時我等應如何進兵。可保無虞。孫海道。這是一个好機會。乘着他們無暇攻山。我這里發兵去襲曹州。不必攻破城池。止要搶掠銀錢糧米。供山寨之用。掠此百姓來充小卒。山寨中人馬日見其多。將來可做一番事業。如今大王須得自己去。多帶人馬。山中止須留人守寨。那埋伏之人。如今不用了。等大王得采回山。再想别計。去攻濮州曹縣。或攻兖州。止要到一處得些采頭。我等根基日固。縱有官兵來勦。殺他大敗而回。張七大王聞言大喜。隨即點起得力嘍囉六百名。自己同孫海余龍帶領下山。襲曹州。山寨中止留李如飛黃豹二人。與老弱士卒三百名守山。凡是埋伏之處。一概撤退。連夜發兵。那張萬寶孫海余龍。與帶領着六百名嘍囉。連夜下山。一心要想暗襲曹州。搶掠人民。為銀錢糧米。並非要奪城池。他們下山。早已驚動了欽差。探事兵卒。四面俱有探子。隱藏探得賊已下山。忙即三處通報。安公子退兵在南十餘里外得信。最早聞知賊已下山。忙帶領人馬。與田總兵褚一官。逕有幾員偏將。一齊來攻山正面。又差人催東西兩路人馬。赶緊攻山。這邊發兵。那兩邊也得了信息。不約而同。三路攻山。東路是周三陸保安開路。總兵在後面督陣。西路是馮小江趙飛腿開路。沂州參將與各將隨後直奔青云山來。到了山下。仰看上面。並無動靜。眾人還怕有埋伏。那時是周三陸保安。大胆先往上闖。到得山頭。安然無事。隨后大眾努

力上山。登時東路人馬。已進山矣。西邊也是馮趙二人。先上山的。隨後大家才上山去。兩面上得山時。正面欽差的人馬是田總兵褚一官二人。當先奮往直前。已到山上。看了並無埋伏。然後才請安公子上山。在山中擇了一塊空地。暫紮行營。留欽差在營。派周褚二人保護。其餘將官。三面會齊。一全往山寨中進發。到了寨門。這守寨的賊。方才知道有官兵上山來了。一看人馬紛紛。十分勇往。那些賊人。早已飛報黃豹李如飛二人。奈兩人夜間痛飲。不覺大醉。扶歸帳中。沉沉睡去。那些看門賊人。都跑進後帳。嚷起來了。他二人才驚醒。一番身起來。穿上短襖。拿了兵器。二人忙出來迎敵。奈酒醉方醒。驚起倉卒。早已心驚膽戰。到此地步。縱有本領。也減去一半了。這二賊剛到寨中。一看寨門大開。官兵直往內擁。二賊忙迎了上去。吆喝道。好大膽的小輩。怎敢到山上來討死。不要走。叫你等知我老爺的利害。說罷。殺了出來。手中刀光閃灼。早已與兵卒們交手。早被馮小江看見。忙跳上前去。用虎尾鋼鞭。敵住黃豹。那田總兵也過來用刀敵住李如飛。田總兵力大。李賊那里敵得住。不過兩三合。早已不濟。回身就想要逃走。背後陸葆安已到。照准那賊背脊。就是一鐵錘。只聽拍的一聲響。賊背已中了錘了。登時跌倒在地。三軍上前捉住。用繩索捆了。那黃豹一見李如飛被擒。回身想跑。馮趙二人馬背相容。用盡平生之力。一鞭打去。將賊的刀逼開。腳下使了一個跛腳。早已踢在賊人足脛骨上。身體一幌。馮小江隨即就是一鞭。打倒在地。三軍又復捆了。那些小賊們。見兩個頭目被擒。一半從後面逃走。有那走不及者。只得跪下。口稱饒命。情願投降。田總兵隨會合兗州鎮沂州參將陸趙馮三人。直入後帳。盤查賊人的巢穴。見東西堆積的不少。也有金銀綢緞衣服器皿。田總兵傳令命三軍將所有銀錢衣物等件堆在一邊。若有軍器犯禁之物。另堆一處。忙着人請欽差到此親自閱視。安公子全了顧朗山褚周陸三將。同了田總兵。即刻下山去救曹州。擒拿張七大王。分付褚陸周三將。格外小心。須防張七暗器。田總兵道。末將自有道理。於是帶領三將與七百人馬。一齊下山。往曹州府城。一半要拿盜首。山寨中安公子升了座。點了將佐不少一人。兵丁亦未有一人帶傷。即投降的賊人。有一百餘名。有一半是老弱無能之輩。一齊跪下。哀求欽差饒命。安公子遂審問他山寨中賊首。還有什麼親丁。有無婦女。共有多少房屋。多少米糧。還有被掠的婦女否。你等快供。聽候發落。若不實供。難免受刑。那賊人聞聽欽差之言。忙禀道。山寨中四面房屋。約共六七十間。這一寨分二進。寨前是聚義廳。再進一層是大王的書房。後面還有

兩進房子分東西二院東邊是大王寢室西邊是庫房堆積金銀珠寶還有廂房內鎖的是些婦女一半是搶來的一半是眾頭目的家眷通共約數十人安公子聽賊人口供即刻先到寢室查看不過是些床帳又到庫房查看果然有些金銀珠寶然後命賊人開了廂房將那些婦女放了出來要細問他們來歷那些婦女一齊出來大家跪下哀告饒命安公子遂問他們誰是賊人家眷共有幾人止見有一年老婦人說道老婦人是張七之嫂程氏那兩个婦人一王氏一余氏是張七的一妻一妾有余龍的妻子孫海的妻子李如飛黃豹無妻每人有兩个妾是搶來還做妾的一姓陳姊妹二人一姓喬一姓何說是買的內中有三个女子是搶來的是一个姑娘兩个婢女這三人立志不從情願千刀萬剮張七因他三人美貌所以不曾殺他關在廂房命人看守教我勸他已經一月有餘總勸不好大人不信親自問他安公子忙問道三个女子兩个在後約年十五六歲一个向前年紀十八九歲登時跪下來哭泣口稱大人容稟小女子姓胡家住曹州西門外離城一里我父是个廩生家道小康因為母親去世葬在十里外荷花舖今年清明帶領兩个婢女上墳不幸被山賊搶來我父逃去不知生死小女子屢次辱罵那賊止求一死全虧這位老奶奶說是慢慢勸化我們才免受辱如今大人破了山寨放小女子回家我尋老父感恩不盡說罷碰頭安公子太息道這到是一个烈女忙說道你不用哭泣本部堂自然送你還家交與你父你老父前日還來告狀呢明日就送你回去那女子聞言歡喜叩頭拜謝安公子點了名記了單子被搶的各問姓名分開一邊賊人的家眷另開一單命人看守等候曹州信息這裏忙遣人往曹州報捷命知府派兵來押送婦女進城再說張七帶領六百名嘍囉與孫海余龍一心要搶掠曹州那曹州府早已防備四門緊閉城外百姓早已搬入城中是安公子已分派定了那賊走了半夜到得城外但見城門緊閉城上有人把守城外百姓不見一人張七心中詫異難道他竟知到我搶掠襲城嗎正欲分付嘍囉攻城那知後面早有逃下山來的嘍囉追到口稱大王說大事不好了大王剛下山不到半刻隨後官兵就到有欽差旂號三面進兵立將山寨破了我等跑得快逃下山來請大王快回要緊張七聞言嚇得魂飛魄散那孫海與余龍一傍聞言也是面無人色三个人正在商量同去奪回山林與他決一死戰那知後邊田總兵同周三等人馬已到一聲炮响人馬殺上前來田總兵一把刀周三等鞭槍並舉誰能抵敵止殺得賊人紛紛倒地立刻四散奔走並無人對敵余龍不知

好歹衝上前去被田周二人雙戰身受重傷跌下馬來官兵捆了去了孫海與張七見勢頭不好二人忙加下一鞭往小路逃走去了這里賊人被殺了大半剩下二百餘名一齊跪下哀求饒命情願投降田總兵傳令暫且免死候欽差發落那時曹州府太守在城上看得明白忙開城接總兵進城差人去欽差處報捷隨即派周三與幾个將官往四下裡跟蹤去拿張七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烈女還家蒙恩旌表　強盜逃走借友報仇

話說安欽差攻破青雲山張七在曹州府城外被褚陸周田殺敗隨往東逃命惟孫海一人護衛那張七嘆氣連聲都走隱僻小路正走之間腹中飢餓命嘍囉四下尋見人家買些飯食充飢幸虧村內還有人家聽說有錢買物隨便賣給他們些飯食飽餐了一頓給了飯錢又往前走打聽兗沂二府有人盤查由山背小路前去約八百里方是泰安府羊角嶺交界張七聽說羊角嶺三字十分歡喜細道到了羊角嶺見着鐵頭陀求他拔刀相助要報此仇有何難哉因此尋路前進直奔羊角嶺而來且說欽差得了曹州信息知道賊人大敗逃命生擒頭目一名府城無恙大喜隨即帶領人馬與山中男女銀錢粮米一齊裝運押送進城還有兩个賊目與曹州這賊三人一併送入監禁欽差進城文武迎接到了府署欽差入內升座文武參謁已畢欽差遂將山中所獲金銀粮米各物請太守親自閱視查明數目一半存庫一半分賞三軍忙將攻破山寨一切情形寫信通知中丞意欲奏聞獎敘有功將佐隨後再進攻沂兗之賊至張七現在逃亡沒人尋踪往探一定要將他捉獲此間被獲三个賊目請旨定奪或解進京或就地正法均候欽定云云又將保舉出力員弁如田總兵褚陸周馮趙與兗沂大小將官皆候旨施恩此信一發不過一日早到省中中丞閱信照樣擬定奏稿會同辦理仍將奏稿封寄商酌這里欽差隨派曹州府審問那些婦女面諭胡氏一名女子是个烈女即令人將他家屬喚來領回好給他配个人家似此節烈照例請旌旌於奏摺尾聲敘明白奏稿擬定仍請衛中丞拜發無人不知曹州府胡家女子能在賊中一月有餘仍然保住貞節節烈可風他父聞知即來府署父女見面大哭一場稟明太守領回太守允許他說胡家父女死裡逃生而今骨肉重敘二人親到欽差公館前叩謝然後歸家後來胡女許配一个秀士也中一名舉人後來官居教授夫婦壽享七十而終再說欽差與曹州府太守商議將那些被虜婦

女有家可歸者。稍給銀兩。着他家屬領回。無家可歸者。散給他些資財。叫他自己過活。那賊人的家眷。暫行看管。聽候聖旨發落。所差張七孫仝李黃五个人。都無兒子。我朝聖恩寬大。罪人不孥。將來或可免死。再說那張七與孫海。在路潛逃。晝伏夜行。走的都是些幽僻小路。有時遠有飯吃。有時只得挨餓。走了八九天。到了泰安交界。一路探明羊角嶺路逕。有人說道。那羊角嶺青蓮寺是有名殺人的活閻王。你等此去。莫非不怕死麽。張七等道。我等是他舊交。斷不殺我。一路尋踪覓跡。果見山路崎嶇。比較青雲山又險要多了。到了嶺下。止見有幾家酒店開設在那里。跑堂的招呼客人。說道我這里酒飯俱全。要什麽菜都有。張七到了一家門面寬敞的。走進去。到客座上坐下。其餘跟隨的人。止剩得七人。也隨同進來。兩旁列坐。跑堂的忙上前問道。爺台來了。請坐。忙倒上茶來。請示用什麽酒菜。分付了好去預備。張七道。有現成的魚肉雞鴨。只管拿來。酒要好的。他們是我伙伴。一樣預備酒菜。快去辦來。跑堂的連忙答應下去。端整酒菜。不多時。端了上來擺好。請張七吃酒用菜。張七飲了幾杯酒。那跟隨的人。也在一旁喝酒吃菜。張七遂喚跑堂的過來。說道。我要問你。這里上羊角嶺。還有多少路途。那青蓮寺方丈。現在可在家。諒你總該知道的。跑堂的聽了這話忙問道。爺台想是與我們方丈認識。張七道。然也。跑堂道。此去上山。還有五里路遠。到了半山中間。還有一處。名曰往來亭。那亭上有人把守。亭外挖有濠溝。除非熟人。或有舊交。通了名姓。那亭中大師傅。准你上去。才放下吊橋渡過去不然。你休想過去。止恐他那里一聲暗號。四下裡有人看守。一齊圍裹上來。登時拿住。這个地方。比做閻羅殿。上到此死多活少。爺台上山。務要打定主意。不可冒失。就是我們這个地方。開設店面。也是奉了大師傅之命。在此做眼。凡是經過客商。知道規矩。由此經過。先奉上買路金銀。我等給他一張路票。任憑他過山。周圍百里之內。無人阻擋。若不送金銀。到了店。我等暗地送信。他山上發下人來。登時人材兩空。年輕的擒上山去。做个小卒。年老的一刀。任你多少人馬。也過不去。此去八里外。有一條河。名曰羊眼渡。大王有法力。那河水雖不深。就是無法能渡。不拘什麽東西。見水就沉。不能行船。又無橋梁。水流甚急。任千軍萬馬。到了那里。也是束手無策。止有等死。且那水喝下去。腹中疼痛。周身無力。登時倒地。大師傅有如此本事。所以在羊角嶺上青蓮寺中。帶領著徒子徒孫。享受清福。凡是山東山林中好漢。無一處不來進獻金銀。還有海中幾家大王。也來通信。送些禮物。遇着急難。還有求他相助。爺台若是初次來見。路徑不

不熟。那倒不妨。我遣人仝你去如何。張七聽了這一番話。忙答應道。我就是青雲山的張七大王是也。與這里大和尚是盟兄盟弟。素有往來。大和尚曾到過我山寨三次。我却不曾來過。目下因有些不得意的事。特地投奔他。原是初次上山。路徑不熟。相煩你派个人。送我上山。好是一家人。我也不用客氣。道謝。那跑堂的聽張七話。連忙上前下跪。說道原來是七寨主駕到。小人不知。多多得罪。張七忙將他拉起來。說好兄弟。何必行禮。煩勞你快些。領我上山見師傅要緊。跑堂忙打个一聲暗號。止見內面走出幾个人來。略問了幾句話。說請張七動身。從店後小路前往。走不多遠。看見有幾間房子。那房內有樓。那領路人上樓。吹起號來。一聲响喨。山上早有人答應。放下人來。用竹椅子轎數乘。請張七坐了一乘。那孫海也坐了一乘。其餘不用。每一乘用四个人抬。行走如飛。不消半个時辰。早已上得山來。果然到了亭子內有人出來接見。問明來歷。一仝上去。約有半里。已到青蓮寺面前。止見山門大開。十分威嚴。兩旁坐着有數十个頭陀。都是面貌凶惡。見了張七孫海。忙問道。兩位從那里來的。引路人代通名姓。那些頭陀慌忙站起。合掌道。我等不知有失迎迓。望乞大王恕罪。張七道。豈敢相煩通報通報。大師傅頭陀答應。仝進山門。有人飛跑進內報信。果見鉄頭陀帶領數十个子弟。迎了出來。忙上前相見。手拉往裡走。到了禪房歸坐。孫海上前叩見。鉄頭陀也還了半里。問張七道。賢弟不在山寨鎮守。何故不遠千里而來。請道其詳。張七道。小弟如今弄得無處棲身。逃得到此。惟有懇求老哥哥救援。方有活命。不然難免作刀頭之鬼也。那鉄頭陀聽。忙問道。貴寨中難道出了什麽事了。張七遂將新放了一个欽差姓安。一到省就巡邊。出巡到了曹州。三日後就發兵來搜山。那時弟得信。即差人打探。見他舉動軟弱之輩。因此受下詐降之計。要騙他上山中計。誰知他早已料定。裝做退兵。說奉旨另有緊要軍情。弟信以為真。意欲乘此下山搶掠些金銀粮米。那知他調虎離山之計。他二邊帶兵會仝兗沂兩府人馬。連夜攻山。竟把山寨破了。山中根基全行失去。尚不肯干休。四下遣人追赶。因此繞道來投老哥哥。這里暫且避難。不知老哥哥可有什麽妙計。能替小的奪回山寨否。鉄頭陀聽罷這話。一聲怪叫道。氣死我也。用手一指。罵道。你這个不知死活的小畜生。我與你舊仇未報。你又來欺負我的兄弟。我若不將你拏來劈做萬段。誓不為人。張七道。原來這姓安的是老哥的仇人。弟倒不知怎樣結的仇恨。乞道其詳。鉄頭陀道。我有个得意徒弟。名叫赤面虎。他在黑風岡能仁寺中住持。那年被人殺害。起初不知何人所

殺新投得一名逃軍投奔姓霍名士道他知底細說是那安驥的老婆叫做十三妹從前在青雲山一帶做女强盜原來我的徒弟是他殺的豈不是我與他有仇麼張七道如今安驥奉旨查拏綠林到處調得動兵他又有萬將輔佐有何妙計可以報仇乘早商量好了鉄頭陀道我令差人打聽他從何處査訪但得他離此地不遠我親自下山去略施法力取他性命若與交戰還要動刀動槍止消夜間到他住處念動咒語叫他昏迷不醒那時到他房中取他首級易如反掌張七道老哥哥如有此法力何愁安了不死鉄頭陀道還有一計更妙都不必下山要差一精細人下山暗訪那安驥的生辰八字寫了出來我只要紮一紙人將八字安放草人身上每日踏罡布斗念誦真言止消七日安驥必死此計似比行刺更妙張七道這更好了事不宜遲快遣人下山二人並行不久必可成功兩人說得高興擺上酒來鉄頭陀道這是與賢弟接風彼此放量痛飲喝得大醉方才各歸房內安寢次早鉄頭陀差了兩名精細小卒下山去探欽差現在何處帶領多少人馬從那路進去探明速報又差兩個徒弟扮做化緣僧人出去打聽安驥的生辰八字四人下山分頭上路再說安公子與衛中丞會銜奏摺由驛馳遞不多數日已到京師由兵部掛號送交奏事處遞進皇上將奏摺細閱忙召軍機大臣面議道據安驥所奏攻破青云山盗穴擒獲匪徒救出難民婦女且有烈女胡氏在內此次文武各員不無微勞惟盗魁在逃應擬旨着安驥會同撫臣各鎮追踪訪拿務獲為要軍機處遵諭擬旨云安驥與曹克總兵等文武勇丁等攻破青雲山寨救出婦女難民安驥與總兵均交部議叙武生褚廷棟陸葆安姜勇周得勝馮小江趙鵬均賞給五品軍功銅頂留營以把總補用張七之媳能保護烈女免死交地方官發交官媒看管救出婦女安為布置胡氏烈女准其建坊旌表着伊父仝善為擇配賞給建坊銀兩所擒獲匪徒着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張七在逃仍着安驥等嚴拿勿令漏網云云聖上看過批准發時發抄那時却好安公子家信已到禀明安老爺一切情形並云有天目山白象嶺羊角領三處强盜尚未查明此事非急促能辦惟有格外小心與友幕同官斟酌辦理省中家務賴有寶媳照應兩媳分娩後能料理家務否十分惦記云云安老爺看過了信叫進送信人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封寶音老爺太太同從東省一切事體他也細說聞起賊人巢穴他說聽得人說就是泰安府羊角領的什麼鉄頭陀和尚十分利害會妖術邪法安老爺與太太未答言驚動了那兩位少夫人十三妹忽然想起從前在青云堡時聽人

說起羊角嶺青蓮寺十分凶惡。鉄頭陀又會妖術。常爲行刺暗中害人。這事到要防備。忙對公公道。媳婦從前在山東時曾聞人說起那鉄頭陀。聚羊角嶺青蓮寺十分凶惡。常會黑夜行刺。公公寫信。要囑玉郎格外小心防備。第一黑夜須防行刺。兩軍交戰。須防他用邪術。安老爺聞聽此言。登時心中驚疑。說道。只好聽天由命。那安太太聽了。嚇得目瞪口呆。說道。老爺。我有主意。如今何家媳婦已經分娩了三个月。不如送他去任上。也可以保護玉兒。老爺道。玉兒是沿途查訪。何處有賊。即在何處住下。用兵織有家眷。焉能跟着走。而且打仗出兵。非女子分內之事。太太道。如此難道由他去。偺們竟不管嗎。老爺道。等我寫了回信。叫他與顧朗山商量。自有高見。至於那和尚邪術。止要烏雞黑狗血澆在箭頭上射去。能破妖術。再者周三他們兄弟尚有數人。未曾出頭。止要玉郎誘託周三。再請出他們幾位人。多膽壯。自然無害的了。太太聽了這話。才略放心。忙催老爺回信。又叫兩媳婦親筆寫信。告訴他留心。好備暗算。這里將信寫好。仍着赵露兒帶去。分付他一路不可耽延。恐悮事。再說鉄頭陀差人探聽欽差在何處。又從何處查辦。又使兩个僧人去打聽欽差生辰八字。要想暗害。那時張七身邊帶有十餘人。有一人姓鮑名國恩。爲人精細。雖出身綠林。大有悔罪思遷之意。張七因他能幹。十分重用。他是從跟張七到了羊角嶺青蓮寺中。當與鉄頭陀的徒弟們講些朋友的交情。英雄的義意。能說會道。那些小和尚都歡喜他。有一个和尚法名歸元。年二十餘。與他情投意合。遂結拜爲兄弟。時刻聚談那一天。鉄頭陀差人去後。他二人私議。說那欽差用兵破青雲山。出其不意。可惜張大王多年根基一旦失去。如今止有仰仗大師傅報仇雪恨。奪轉山林。說到這其間。歸元道。你看安欽差將來怎樣結果。咱們師傅與張太王怎樣收場你斷斷看。鮑國恩道。老弟呀。這話我難說了。鮑元道。怎麽難說。鮑國恩道。我問你句話。你說安欽差與咱們師傅大王誰是正人。誰是壞人。到底你從公評論。歸元道。自然是欽差正。咱們壞了。恩國道。如此說。止怕欽差害不了青雲山。奪不回來。歸元聽了此話。一言不發。呆在一邊。要知他二人怎樣棄邪歸正。下回分解。

第九回　良心發見棄邪歸正　預防思慮設計藏身

話說鮑國恩與歸元傾心吐胆。說話投機。說到止怕欽差害不了山寨。奪不回來。那登元登時一言不發。恩國道。賢弟難道我說的不是麽。歸元嘆氣道。老哥。你哥何嘗說錯。我發楞的緣故。爲的是我既做了一个人。不能成家立業。也就

有愧何況身陷不僧不俗所在做的是傷天害理的勾當不知如何下場萬一被官兵殺死還落个强盜之名同是一樣的人為何弄到如此我所以發揚國恩道賢弟我嘗聽見人說棄邪歸正改過自新從正壞處一旦改悔洗个乾淨老弟若果有此心咱們兩人商議出个主意替皇家出力暗中幫助欽差把那些害民的賊人除去既可以將功折罪又可以巴結功名日後人說起來又可以算是大清國的一个好百姓死後決無罵名歸元聽了登時站起來在四下裡細看毫無人跡這纔歸坐對國恩道哥哥若要棄邪歸正暗保欽差這也容易就是我家師傅這些法力能彀使河中不能擺渡還會迷人心竅兒人身死總是妖言一遇真正修道高人立時就破的國恩道何處有高人能破他法術歸元道說起來這个高人是一位有道的僧家現在茌平縣南白鶴山冷泉寺院住持和尚年紀七十餘歲法名觀海又號靜一上人他在那冷泉禪院不知多少年了從不輕易與人往來我有个表弟曾在他院中做過香伙聽他說起那和尚有未卜先知之見他曾說過青蓮寺將來要變戰場如今看起來有什麼不是戰場我們這裡大師父也欽敬他的道行曾親自拜見他求他替度那和尚一味恭敬不肯以師自居好言回覆據大師父說凡是他的妖法大概遇見這位靜一上人無有不破如今你我兄弟既有意棄暗投明乘此机會討个差使下山走走到了欽差下馬所在我等去面見他把真情細訴求他收留看他相待如何他若另眼相看我們就指與他這條明路叫他去請觀海禪師那和尚濟難扶危焉有不相助之理有了他相助要破大師父妖法有何難哉果能將山東盜風除淨萬民樂業我等也可受此清福倘或命運來了也可保舉个一官半職也不枉做人一場他二人說得十分投機一心要想討个差使下山去建這件功勞再說欽差由曹州出差後親自押解三个匪徒回省與衛中丞相見靜候批摺不十天回來安衛二人同看旨意得邀議敘忙焚香謝恩安公子道辭過中丞暗地帶領人馬要去征剿天目山白象嶺那天來至三府交界地方在公館住下只見中軍進說京中差人回來了欽差忙着進見赶露兒已走到面前先請了安然後將回書取出交付那安公子見赶露兒出來早已站立恭候因其人有父母之命在其身也接過回書分付赶露兒下去歇息拆開書信細看又看過兩位夫人的書信教他防備青蓮寺的刺客又叫他聘請郝武等前來助力安公子心中暗算如今褚陸等五人隨身保護諒不妨事從何處進攻須與顧先生商議忙命人請師爺來少刻朗山來到安公子忙足

恭相邀彼此讓坐安公子開言道先生你可知道張七往何方去了據我看來他必往羊角嶺青蓮寺去會那鉄頭陀做个護身躲避在那裏我們如今若帶兵直奔羊角嶺未爲不可但他有邪術不可不防纔用烏雞黑狗血等在前上射去破他法力不過迎陣交鋒方可用以那昏夜之中他若用法來行刺將何術以釋之這事須要打算妥當方進得兵顧朗山道東家可不着急待我卜一大六壬課細查休咎再定何如公子道甚好就煩先生一卜朗山忙退出到自己房中盥洗已畢焚起香來取二百金錢通誠祝告在案上下課卜完細究卦象俱已明白遂收過金錢用筆畫將卦象寫出忙到公子房中將課單遞與公子看寫的是此卦不出三日有人來投誠聽他計策管請得高人來助諸事皆吉若防刺客止須用奇門遁甲法設一疑陣決無妨礙但月令淹纏不得速於建功靜候時日自然擒寇一勞永逸矣公子看完課單又細問原故朗山一一分析與他聽勸他不必性急目下先寫信去鄧庄延請几位來相助我等且在此聽信到了夜間我替你擺下奇門遁甲陣式若有刺客一定遭擒再外面傳令去說等候調兵必須兵將到齊方纔動身先穩住衆人之心等三日後自見分曉公子聞言謹依朗山之教諸事照辦再說鉄頭陀自打發人下山要探知欽差在何處下馬怎樣舉動又差兩个徒弟裝做游僧化緣要打聽欽差生辰八字四个人下山去後自然信得的快十餘日並無一人回山鉄頭陀放心不下與張七商議道但如今差去的人怎無一人上山回報令人可疑張七道弟處再差一个精細的人探信自然得信的快鉄頭陀道也好我也差一个人全去忙問道誰人速去打聽消息只聽得下面答應道弟子願去就是歸元鉄頭陀素知他誠寔所以深信說你肯去最好務必速去打聽欽差現在何處即回山報信歸元答應遵師父之命那張七開言時早有鮑國恩上前迎差說道此次一定打聽着欽差住處飛速來報願同小師父同行張七應允兩人忙收拾行李包裹辭過師父七大王飛速下山走出十里路到了河邊有人把守看了腰牌問了來歷方纔駕起法船渡過河去二人上岸急忙趕路走到天將晚來到一个鎮市投宿店中二人商議道此去須打聽欽差現在何處好去投誠大約他從西北向東南而來我等止消向西北迎去總久迎着當夜在店中住了一宿次早天明起來連忙上路有人問起說是朝山的一僧一俗在路行程走了三日此時安公子遠在省城候旨等得旨意同來耽擱了數日方才動身出省因此恰好走到三府交界地面住下那山中差來二僧二俗俱到兖州沂

州去話。那知欽差並未往沂兖二府。所以一時不好回山交令。也却說國恩歸元二人。走了好幾天。那一天走了三府交界的地方。乃是一个大鎮市。屬兖州府陽穀縣所管。離泰安三百餘里。地名環道村。二人到了村內。他二人但見人烟稠密。是个富貴村庄。到了街上。尋着了一个客店。進去住下。與店主談說。問起這街上為何熱鬧。店主人道。今朝有欽差在此打住。所以四鄉的人來更多。較往常分外熱鬧些。二人聽得欽差在此。心中喜歡了萬分。兩人忙叫店主。討預備了酒飯。飽餐一頓。兩人隨即出店門說道。要去瞻仰這欽差大人的公舘。店主人道。就在這條街上。你往西走去。約有半里。看見那坐北朝南一所房子。外面搭有吹鼓亭。門面掛彩懸燈。有兵丁在門口把守。那就是欽差的公舘了。但是你去看。切不可亂闖。也不可多言。怕的鬧出亂子來。二人道。知道我們不過見見市面。誰肯多事。二人說罷。出了店門。往西走去。果然不遠。果見欽差公舘。他二人來到門前。探頭一看。但見排列些軍官。十分威武。二人到此。止得放大了胆。硬往門內走進。口呼有寃枉。要面見大人伸訴。那時把門的兵丁。聽他二人稱寃。忙上前攔住說。唗。你這和尚同這人好大的胆。這是什麼所在。也可以由你們混喊亂叫的麼。還不退下。二人道。我們聽說欽差大人。專為替百姓伸寃。到處放告。怎麼我們的寃枉。就不肯管。這是怎樣道理。要說明我就不告狀。這裏兩下吵嚷。驚動了褚陸二人。前來。安公子寫信去。鄧莊託鄧翁請幾位來帮助。是遣周三。前往此地。留下褚陸馮趙四人。所以褚陸在此。聽見外面吵嚷。忙出查問。到外面問起原由。纔知是有一僧一俗。要伸寃。褚一官隨向二人道。你們到底是有什麼寃枉。若是重大之事。大人定然替你昭雪。若是尋常小事。那是不准的。你等快說罷。二人道。老爺。這事非同小可。關乎山東百姓生靈。大人若准我這狀。保他昔日高陞盜案立破。我們此一番來。一半是為國家。一半是為自己。老爺你明白不曾。褚陸二人忙說道。如此你且少待。等我回稟大人。即來傳你。分付兵丁。給他二人坐位。不要輕慢他。褚陸二人進內。去稟安公子。却說安公子。正想起顧朗山所卜之課。說三日之內。必有人來送信投誠。今日恰好是第三日了。不知有無人來。此課靈否。正在心中盤算。忽見褚陸二人進來。口中說道。外面來了一僧一俗。有機密事要面稟。聽他言語。像是從羊角道來的。大人可准他叩見。安公子聽了這話。登時又驚又喜。喜的有人投誠。從此可以知道賊人踪跡。驚的是朗山占課能以預知。忙分付帶他二人進來。隨即請了顧朗山來。一仝問話。褚陸二人出外。格外小心。先搜檢了二人身邊。並無

寸鉄。方才同他走進上房。國恩歸元抬頭往上看見東邊一人年紀四旬以外西邊一人年紀不過三旬。一望而知年輕者即是欽差雖是便服而氣度儼然是大人身分二人忙雙雙跪下口稱大人在上罪民叅謁恭敬磕了四个頭安欽差在位上見他磕頭也欠了身用手一擺說罷了起來說話你等從何處來有什麼機密事稟我你先將來踪明說休要撒謊隱瞞自取罪戾二人聞言是國恩先開口道罪民姓鮑名國恩本籍登州府人氏因貧窮難過投在青雲山張萬寶寨中做个小卒張大王兵敗逃走至泰安羊角嶺依賴青蓮寺大和尚鉄頭陀暫作避難之計罪民到了寺中聽那和尚所說的話十分利害他會用邪術迷人又能咒人身死止要知道某人生辰八字他作起法來其人必死他已經差了兩个精細嘍囉到處打聽大人用兵所在又差兩个徒弟裝做游僧化緣到處打聽大人生辰八字他說慣會黑夜入室行刺來去甚快人所難防罪民想他雖說有此法力究竟是妖邪法術止消終久不能勝正他有个徒弟叫歸元與難民一見如故十分投契結拜兄弟說起他師父這些本事不容易破破也不難止消去請出一位高僧幫助那時管叫將他法術破个干淨還可以生擒捉歸元他與罪民一心要想棄邪歸正所以一同討个差使下山沿途訪問大人的行臺如今幸得見着大人好比雲開日出得見青天罪民只求大人將我二人收錄標下做个軍兵歸元他願甚麼請大人問他就知底裡了欽差對歸元道你有甚話只管說來歸元道僧人自幼出家俗家姓畢乃登州府人一向在山東省城天王寺中住持因為寒苦才向外州縣化緣不幸遇見青蓮寺的鉄頭陀他看僧人貧困就收留僧人做徒弟起初只當他是好人那知他是坐地分贓的大盜他與青雲山張七大王至好還有海盜歐氏兄弟拜盟那和尚會邪術迷人又畫符使河水見物就沉據他說這些本領天下人無敢敵就單指一人這人是得道高僧現在茌平縣南白鶴山冷泉禪寺居住法號觀海又號靜一上人年紀六十多歲據鉄頭陀說他能未卜先知若論法力比鉄頭陀高出幾倍僧人因鮑國恩勸化頓起悔心想做个良民故爾同他來叩見大人大人若施恩僧人情愿還俗跟隨大人做个小卒棄邪歸正免得將來在强盜一黨裡面如今那鉄頭陀他已差人下山打聽大人住處又訪問八字要咒詛不然他要來行刺大人不可不防依僧人愚見大人快差人去白鶴山延請觀海長老到來要破他法容易了况且白鶴山離此不遠大人又是為國為民替皇上出力救百姓灾難那高僧聽說如此他諒必下山相助大人高見

以為何如安欽差听了顧師爺早說道看不出你這二人到是一副忠肝義膽此番你肯來獻好心指出這條明路其功不小日後夫人一定提拔你做个小小前程但是如今你二人還回山去不去二人仝聲道小人們去不得的了一者恐怕他盤問出來反倒壞事二者萬一他從事不放小人下山怎麼脫身好容易離開了火坑豈肯再臨險地顧朗山點頭道不錯你二人且下去歇息自有道理二人退下顧師爺忙命褚陸二人料理飲食住宿之處當即向安公子道東家你如今該相信我的占卦了二人出於真心又知道一位高僧住處如今事不宜遲來卓商量去請觀海長老東家你的高見要怎樣辦法還是自去請他還是寫信托人請他安公子道學生之見備細寫下一封書信外寫一封請啟煩褚一爺去託九公代學生一行先生你看使得使不得朗山道此事非親身去不可借此為名還可以做个疑惑陣好叫到鉄頭陀摸不着是用何計止消如此一來免了在此躭驚二來足表我們誠意安公子聽說連稱極是要知怎麼請觀海長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謁禪師明指正路　刺欽差忘想痴心

話說顧朗山他教安公子只消如此做一个疑陣好教那妖僧摸不着是怎樣一个主意他那時又要防暗算他的巢穴恐蹈張乜覆轍又要沿途打聽好來行刺如今我用个虛張聲勢指東殺西令人難測乘這疑團未破之時我好匀出功夫去白鶴山冷泉禪院拜請高僧親身前往他萬不能逆料也此地是三府交界打下公館人所共知如今離此地有一百里遠是齊州泰安交界那里有个大鎮市名雙流村我今遣下家人二名兵丁十餘名壯士一名去那里打下一个公館還要於省城相近打一公館門口並不貼官銜都告訴店主人說是安欽差的公館再於兖州沂州交界地方一个大鎮市往來稠密之處無過殷家堡在這地方照樣打一公館再命人外面傳言說欽差有時在某處有時回省有時領兵去勦天目山白象嶺的賊羊角嶺的和尚利害不敢去犯如此一傳了出去賊人打探回山報信叫他懷疑又怕攻山又想行刺他必定要親自下山行刺到了這幾處處處無人馬空費力氣那時我等已去白鶴山過了得了破他法力之計然後暗地寄信省城調齊人馬大將有數元再加周壯士請郝謝等眾大約總有幾位來帮助那時連褚馮趙陸等不下十人兵多將廣又不怕邪術那時羊角領自然立破張乜與鉄頭陀也逃不到那里去了這事大

約要半月功夫方能奏效現在東家改扮客商模樣令褚陸與鄧畢四人相隨私下動身五人上路先到鄧庄再往白鶴山晚生在這里布置還要到三處公館一走每處安排遁甲奇門好教他來則受困令劍印信第一要緊昨日田大人差來一員巡捕人甚誠實晚生留他在身邊到處保護印信東家可帶去令劍給我幾支好到處調兵安排凡此舉動早已寫下細極原尾信函止須寄與衛中丞與田總兵一看他們就明白了這事機密不可洩漏何故我所注意者在白鶴山非羊角嶺也僧所怕者我攻山他防我走冷着也我不動他空費力矣他仗妖法夜間行刺我無人他縱入室白奔忙也朗山將這事合盤細說安公子十分佩服當下改扮行裝做个客人模樣次早動身打聽此去二十八顆紅柳樹有四百餘里程途沿途雖是小路且喜顧得出驢亦有鎮市可以打尖住宿那安公子為了王事說不得改扮客商五人同行每日走七八十里尋个客店住宿兩餐茶飯口好吃些麪食而已那在路行程幸遇天明那日離鄧庄上三十里了褚一官道我先告訴老翁安排住處安公子道一哥告訴他老人家照尋常客人相待彼此心照不可令村莊中人知道是我傳將出去倘被賊人知曉反為不美褚一官道我知道了此等原是私訪焉有露像之理說罷上前去了安公子四人隨後赶動牲口直奔鄧莊而來且說鄧老翁自從打發周三去後曾接安公子書信數次就是攻破青雲山之事他也深知前日周三回來又接一信說的是鐵頭陀利害要請郝武等老兄弟再去幾位相幫助老翁也曾與郝武謝標全大韓七商議請他們拔刀相助郝武謝標道我們効勞聽說那和尚常會用邪術迷人憑你有多大本事也不中用這事想个方法第一要能破他邪術就有把握了不然徒去此人也不濟事謝標道我那女兒會卜卦他說不久欽差那時必有機會但不知他卜的課靈不靈我等且靜候幾日再定主見去不去要自己情愿不好勉強比不得兩下對敵各顯本事還可以有个把握此去是與妖僧對敵武藝雖好也是枉然諸位以為何如九公與大家都道就依你令嬡之言靜候幾日再說原來謝瓊花天生聰明不獨武藝精通如彈弓袖箭他都會用百發百中那謝標之期妻自幼識字碰見這个女兒過目不忘兼喜看各種醫卜星相以及兵書他一覽就明白真是天生成的他最善卜的是大六壬占斷吉凶毫無差失他一心要想替父出來立此功勞博个前程適逢欽差要請他們去相助他早已占卦決定將來大家都可立功大小都有个前程就是妖僧邪術難破明中還好用穢物破他暗地來行刺真無

法可破。據卦象是欽差一到。即遇高人。他也猜不着高人是誰。日後方曉。却說欽差五人那日已到鄧庄。褚一官先去報信。到了門口下驢。往裡面走進。到了二門口。有人看見。說褚姑爺回來了。一官點點頭。直進上房。九公父女。正在堂前說話。姨奶奶在內房看孩子。忽見一官。問道你回來了麼。一官忙將欽差全同來。不令聲張。要叫外人不知。此來爲爲訪求高僧下山破法。細對老翁說明。老翁大喜。忙分付。一切人等回來。安少夫人來。你們不許向外人說知。要瞞得緊。大家答應。老翁這纔親出大門外。等候褚大娘子在裡忙端整酒飯菜蔬。又收拾房子。姨奶奶也知道了。忙出來相幫料理。不一會。安公子四人已到。下驢。九公一見。止得低聲叫應。安公子到了內室。上前與九公行禮。見過褚大娘子與姨娘娘。彼此問好。敘禮歸坐。送茶打水洗臉。然後纔得說話。外面新來的歸元國恩自有褚陸在外面照應。歇息。等着用飯。安公子遂把張七逃走。正在訪拿。打聽羊角嶺鐵頭陀處。忽有兩个人來投誠。說起那和尚妖法利害非常。要破他法。頗不容易。除非拜求高人。如今姪兒此來是顧師爺費了許多心机。設下許多疑陣。纔得潛踪而來。請問九太爺可知荏平縣南方。有一白鶴山。山上有一冷泉禪寺。一位高僧。法號覲海。又稱靜一上人。說他年紀有七十上下。此人能知過去未來。法力無邊。因鐵頭陀妖法難破。他手下人來投誠。纔指引這个所在。九公聞言。說道不錯。這人我前幾年。就聽人說過。大概這山離此不遠。一日可到。此是要緊正事。明早我遣一官同認識路的人。同你去走。他既是有道僧人。你又是爲國爲民。親自訪求。他斷無不指你一條明路。若要他下山幫助。止怕不肯從命。安公子道。止要指示如何破得妖僧。遵他的話行去。也無不可。說話間酒飯已齊。九公讓他喝酒吃飯。安公子有事在行。飲了數杯酒。就吃飯。忙請姨奶奶。抱出兩个兄弟來。抱了說越發肥胖了。那姨奶奶又問起長姐好否。可惜不便接來久住。褚大娘子又問起京中金玉姊妹。常有信來否。兩孩子想必都好。安公子又請九公出外。喚那國恩歸元參見。那時歸元已改俗裝做个長隨模樣。九公看了。問了幾句話。稱讚二人。道這兩人狠有心機。見識。日後必有遇合。不愁富貴呢。二人忙請安叩謝。說多承老爺金言。但愿仰託洪福。是晚褚大娘端整的上下接風酒筵。內外飽餐一頓。一宿晚景無話。次日一早安公子起來收拾行李。鄧老翁也是一早就起來。閤莊丁中有認識白鶴山路徑者。二人特命他引路。前往家中止有兩匹馬。安公子騎了一匹。褚一官騎了一匹。其餘三人與庄丁。止好沿途顧驢太家吃過早飯。就此動身。安公子馬上

想道此去天晚止好借宿廟中但不知那高僧肯下山否即或不肯下山但教我破他邪法也就好了一路心中盤算不覺走了四十里路程是一个鎮店褚一官在馬上對公子道此間有个客店何不下去吃些酒飯再走不遲安公子答道也好於是主僕等七人看了个客店當有小二出來拉馬迎接入內進了上房坐下先打臉水後泡茶隨即問道客人們是打尖還是住宿褚一官答道我們是打尖的上下客人止要家常便飯或麪或飯都可酒也要的趕快拿來我們吃了還要上路的店小二答道知道了忙出來向當竈的說明人數照樣端整不一會酒飯已齊擺將起來分上下兩桌上席是褚陸與安公子三人共坐下席是鮑畢二人與兩个莊丁四人一桌登時飲酒吃飯那消半時早已吃完漱口洗臉已畢算明飯帳給了錢然後出了店門各人騎馬騎驢往白鶴山進發褚一官向人問道此去白鶴山還有多少路程那人道還有四十餘里若要走小路近七八里不過路窄難走安公子道天色尚早走大路罷於是大家乘騎直奔白鶴山而來再說那冷泉禪寺在白鶴山半中間廟宇雖不大也有三千餘間房屋內住着十餘个僧人寺內有餘地百餘畝在山之左右僱人耕種歲入可數十餘人吃用山中還有果木樹如春日之桃李秋冬之柿子梨橘等類也可賣得一二百千文足供廟中香燈油鹽零星之費所以寺內僧人止須在山修行無務下山化緣求乞也那方文僧年七十五歲號觀海又號靜一上人自幼出家曾游過五台峨眉朝過南海天台是一个道高德重禪師能知過去來那一日他夜時早有土地向他說明今有安欽差親身前來拜訪要求下山破妖僧邪法那欽差不辭勞苦奔走數百里程途真是為國為民一片苦心禪師聽土地所說醒來口稱善哉善哉難得他降尊忘貴可憚艱辛前來訪我我必要助他一臂之力但要下山那都不能止消給他一封書信幾張柬帖即可成功矣那和尚分付徒弟道快將客堂打掃干淨預備出上下六七人住宿又吩厨房備下精潔素齋要數十人飲食眾僧聞言不知何故一齊問道有什麼人來寺燒香早有信來約准日期麼老僧道非也等客來你等自知都說鄧翁送欽差後壯來適知周三鄒武諸人就將欽差此次親到白鶴山來求高僧一路喬裝而來此時瞞人耳目恐露風聲等訪得破法之後回來奉約弟兄們多去幾位好輔佐成功欽差託我先為致意云云大家聽了不勝驚異深服謝璞花占卦課靈安心守候欽差同來再定誰人同去再說欽差打了尖從新上路走到天將傍晚望見一座高山雖非峻峯也有百丈山石磊但見樹木參差

路徑曲折。一團清幽之氣。山上有寺一座。露出七層寶塔。安公子問莊丁道。此廟可是冷泉禪院麼。天要晚了。快前去罷。於是催騎上山。不過三里之遥。已到山門口了。那時老僧早已遣兩个弟子。在門外等候。迎接兩个侍者。已知來人是欽差。一見安公子下馬。二人分左右。一齊都合掌道。貧僧奉師命。在此迎接欽差大人。請大人寺裡請坐。家師在方丈恭候。安公子聽了這話。心中驚異非常。果是一位活佛臨凡。可謂未卜先知了。連忙還禮。打躬口稱。學生特來參見尊師。怎敢勞動兩位師父遠接。尚乞引領學生到方丈參見尊師。四位侍者。於是在前引路。欽差等後面跟隨。越過大殿。來至禪堂。侍者道。尊紀且在禪堂中暫坐。止可大人一人。同我至方丈見我尊師。諸陸等只得進禪堂中靜候。安公子獨自一人。同兩侍者。來到方丈門首。但見那老和尚早在門前跕立。一見安公子。連忙合掌說道。大人不辭勞苦。光降荒山。貧僧迎接來遲。多多開罪。安公子道。老師說那里話來。弟子久仰吾師盛德。今日幸獲晉謁。得瞻慈範。勝朝名山多矣。一面說。已進了裡面。安公子頓時下拜。老僧連忙拉住道。大人請坐。於是分賓主坐下。侍者隨即獻茶。老僧道。大人來意。貧僧早知。自古邪不能侵正。任他妖法。焉能成事。但趨吉避凶。先事預防。亦是正論。安公子道。老師先見之明。不用弟子曉舌。可好奉屈下山。助弟子擒拏妖人。以正國法。為國救民。還望老師慈悲。老僧道。貧僧素性喜靜。怕入紅塵。若要下山。萬難從命。若說破妖人之法。也不費難。大人既來此。何妨小住二日。等貧僧仔細詳參。代為一媒。書於簡策。臨事翻閱。照冊中辦理。決無疑誤。然此非一日功夫。不能算定。大人屈駕荒山。暫住二三日。俟貧僧算好。書於冊面呈。與貧僧仝去一樣矣。安公子聞言大喜。說遵師命。在此靜候。惟騷擾清淨法門。殊抱不安。老僧道。大人不用客氣。所有一切住居飲食。貧僧早已命人安排好了。於是請大人內客堂用齋。特命兩侍者相陪。從人自有知客管待。大家止好在寺等候。要說那妖僧自從打發歸元鮑國恩下山去後。三日後。從前遣去的小卒二人回山報信。說曾到省城。正遇着請王命。將余龍李如飛黃豹三人斬首號令。一路打聽安欽差在三府交界地方。打下公館。擇日要興兵出征。並未指出何處。請令定奪。凶僧聞信。尚不怎樣。張七聽見他三个兄弟。都一齊號令斬首。直氣的怪叫吆呵。氣死我也。上前跪下。叩求鉄頭陀下山報仇。鉄頭陀道。如今我下山行刺。不知他在何處。那三府交界的大鎮市。不過是環道村。我今先去環道村一走。再打聽消息。這山林內一切防守的人。一个也不動。好在那擺口有法水阻路。他飛也不過

來就這山後一條小路通着陽穀縣那條路須派人看守格外小心張七道放心交與我了那鉄頭陀遂收拾包裹帶了戒刀兩把錦囊一个內藏許多邪法一心要下山行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惡僧行刺兩地空勞　大盜拜師二歐濟美

話說這鐵頭陀打點行囊包裹帶了戒刀辭別張七又吩咐他眾徒弟小心看守並嚴防山後小路那張七與他徒弟到山下辭別那鉄頭陀乘着高興獨自下山一心想好先投環道村而來此時安大人已走了顧朗山於欽差走去即命人擺下各樣物件容布天羅地網按奇門遁甲之法自家人俱先有話告知他們躲避道理且按生門而來早已排定至於雙流村是派趙鵬帶領兵丁四十名把總二員去打公館殷家堡是知會沂州參將徐惠辨理又於省城內備下公館無須派人就近寫了密信給衛中丞也叫他嚴防至田大人處也有密信並囑舊日幕友趙靜峰也赴省城公館照料那趙先生名俊年紀雖老頗有智謀此時馮師爺留下馮小江保護自己並派田大人處巡捕一全管理印信旗牌緊要之物再說鉄頭陀下山直奔環道村找下旅店天已不早洗臉吃茶諸事一完忙着出外面打聽欽差大人在此下馬不在公館坐落何處店家與街上紛紛言論有說欽差公館雖然在此却是欽差已往別處去原來安大人走後那趙鵬起身往雙流村之時反熱鬧人多且有四五十名兩員官到像欽差起身了這俱是顧師爺調度有方又有說欽差未走的鉄頭陀聽半信半疑只得打聽明白公館坐落自己親去訪問欽差在與不在晚間飽飡了晚飯却是大酒大肉那行法却不忌葷酒待至三更換了夜行衣帶了戒刀佩了錦囊等物按着白天問明白的地方直奔公館進了東口一看路北大門懸挂彩紬甚是嚴威門口早已關閉雖然搖鈴呵號人却不多等着打更過去他躥進墻去見房不甚多不過三層房順着墻頭疾走如風躥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面前只有四扇屏門左右兩段墻繼在西卡子牆上一看只見三間上房出廊兩邊有耳房各有廂房三間往上房一看燈燭煇煌坐着一人年紀有四十上下白淨面皮一切看不清楚下首的人是个武將模樣有琉璃窗户由外可以看見總不真切鉄頭陀也聽見張七說過那安欽差不過二十多歲果然欽差没在此間又聽上首那人與下首那人說道想大人此時到了天目山下首之人說了一句話聽不真又聽上首人說了一句越說聲音越小鉄頭陀急於要聽自己一想非到窓檽之下方能聽得明

白躍身下墻往上房就走。只顧心神念淨惦記到那里聽話。不料有一宗物件。掛在脚面上。往前一走。繩子𢹂住脚面。身不由自主撲的栽倒在地。往起一扒。連手都叫繩子繞住。這一摔倒。把鉄頭陀嚇的胆裂魂飛。只聽見四面都是小鈴鐺亂响。一抬腿鈴鐺亂响。又一抬那腿也是啷啷亂响。手一抬也是亂响。手脚都叫紅繩子索住。鉄頭陀不敢轉動四面八方墻頭底下房簷底下。前後院鈴鐺亂响。並且先下來之時清楚明白。此時往四下一看。不知有多少高墻。那頭陀到了此時心中慌忙。不但武藝不甚高。只好用法術逃命。於是口誦靈文將手脚繩子脫落。惟有高墻阻路法術不靈。鉄頭陀急的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奇門一事。他也畧知生尅之理。再濟以法術。雖如此。仍碰了个頭暈。方能脫身上牆得到房上方認明向方尚喜無人追赶。想了半晌。只好明日起身再想別處。公館打聽。務望刺殺欽差。不覺一直睡到日出起來。打了早尖動身到雙流村來。沿路就有人傳說安欽差在雙流村居住。已經數日。不料雙流村口。有兩个大客店。一个永昇店被安大人打了公館。尚有隆茂店一个安寓客商。房子也不甚多。此趙鵬在雙流村公館帶同兩个把總居住。其餘四十名兵。分散在小店各處。那是顧師爺的主意。以便打聽惡僧的消息。其中朱善保朱三與徐三這二人。是前次破青雲山有功之人。朱三能說會道。尤其伶俐。他與徐三帶了六名兵。住了隆茂店西廂房。那日吃了早飯。他二人同在店門口閒看來往之人。只見走進一个僧人。身高八尺以外。頭大項短。脖粗面似鍋底。黑中透亮。兩道重眉。一雙大環眼。白眼珠。努着黑眼珠。奕奕放光。準頭端正。四字海口。披散頭髮。打着金箍一道。身穿羊截青僧衣。青中衣。高腰襪子。青僧鞋。肩上有行李一捲。不大。並捆着戒刀兩把。亮光之甚。徐三拉了朱三一把。二人跟他進來見他問有單間房子沒有。並問欽差在此不在此。朱徐更為疑心。又細看他所說之言。所行之事。十有八九是鉄頭陀了。連忙叫徐三到公館送信。給趙鵬。趙鵬正與兩員把總。一名魏永福。一名孫祥安。三人晚飯後就在一處閒談。見徐三來了。問他有何事。他將在店中看見一个頭陀。身量高大。面貌凶惡。恐係鉄頭陀前來行刺。趙鵬道。既然有這个人。寧信其有。孫祥安道。論武藝倒不怕他。惟法術可怕。師爺的水筒與劍俱未做成。寄來大人那邊。又沒有音信。不知請的高僧怎樣了。魏永福向徐三道。你今晚不必回店。帮我們一夜如何。徐三應了。說着天已初更。趙鵬就向兩把總說道。俗們今晚上分前後夜。你們二位帶了二十名兵丁。分五前後夜。我與徐三分五前後夜。兩把總應了。魏永福道。孫大哥

你後夜。你去睡覺。我與趙老爺醒着。徐三也是後夜。沒事你就去睡覺。於是孫祥安與徐三去後。魏永福道。偺們趙老爺勸出去。繞个灣。趙鵬道。魏大哥。我勸你明兒別這麽趙老爺趙老爺的。偺們哥倆這樣交情。一處當差。從今你我兄弟相稱為是。魏永福道。恭敬不如從命。以後我就叫你趙賢弟就是了。說着外面梆子响。打了二更。有本地城守營兵巡更守夜。趙鵬出去。院中一瞧。滿天星斗。纔有月亮。有幾塊遮羞。隨即躥上房去。站在房上。四下一瞧。四顧無人。這才躥上房來。進了上房。西裡間西徐三睡覺。他在東裡間住。那魏孫二人。一个住東廂房。一个住西廂房。此時孫祥安。已到西廂房去睡。魏永福胆小。他的能為淺薄。又怕賊僧那衛。一心只禱告和尚別來。總是萬幸。那祥安那裡睡得着。就隔着屋子叫魏大哥。我睡不安穩。如不不睡。偺們要點酒。莫若與趙老爺喝酒。魏永福正在心血來朝之際。似乎要困。聽孫安祥叫他。忙答應道。正好。就傳話廚房要酒。須臾廚房拿了三壺酒。四碟菜。三人坐在上房外間。開着房門。當中放着八仙桌。趙鵬坐在正面。魏永福在東邊。孫祥安在西邊。三人正吃得高興。魏永福一瞧西房來了一个人。扒在後房。借着朦朧月色。看不甚真。像是俗家打扮。後指着似乎是刀。孫祥安一瞧東邊也來了一个人。可像是頭陀。揹着似乎是三節棍。孫祥安向他二人努嘴。魏永福一想。孫爺真機靈。他會有後眼。怎麽西邊來的人。他會瞧見。遂低聲說道。來了。小心着。孫爺也納悶。怎麽東邊來的人。他會知道。二人彼此一回頭。見東西房上。都有个人。大約像一僧一俗。來了一个刺客。二人嚇得渾身亂抖。體似篩糠。身不搖而自戰。體不搖而汗流。想那鉄頭一人。就不是他的對手。何況來了兩个。惟趙鵬見過大陣仗。尚不害怕。低頭想主意。三人正在發楞。只見一人飛身下來。就往屋裡邁腿要進來。三人一急。正要拿兵器來敵。不想西裡間噹啷嘩啦大响。飛出一件物器。正打在那賊人身上。登時賊人滿身濕了。旋即飛身上房。竟自逃走。不知何故滿身臊氣難聞。及至再往外看。那一个刺客是不知何時去了。只聽外面撲通嘩啦叭噠。三人出去到院一瞧。只有房上瓦吊下四五塊來。那二十名兵也來了。有一个兵手中拿着一根三楞鋼錐交與趙鵬。說是在西後院拾的。趙鵬接過來借燈光一看。尖上有點血。聞了有此臭味。像是打在屁眼里了。趙鵬又查問西裡間打出物件原故。那徐三又是害怕。又是發笑。原來徐三自到西裡間。故倒頭就睡。到三更以後。叫尿驚醒了。屋中沒有夜壺。摸了半天。伸手摸着趙鵬的洗臉面手鏃。溺了滿滿一盆。剛要放下。恰是三人說有刺客。外面一人。要進屋來之

時他見趙鵬三人都無兵刃因要想奏功又沒大本領他一急誰想急中生智將手中銅鏇子打去竟將賊人打走大家喜出望外又是議論又是歡笑只有徐三說趙老爺衆位别喜歡了我那想頭陀是有邪術的人他焉能叫銅錐打走況且還有一个刺客來者不善相必另有别情仍須加意小心為要且須趕緊給嶺師爺那里送信且說那一个刺客是个高來高去的賊姓歐叫做歐鶴乃東昌府人氏父母雙亡只兄弟二人自幼在北京跟隨他叔父在碓房學徒他弟名歐鵬尚在年幼跟他嬸母在家碓房在安定門內他十四五歲時偷空就往地壇閑逛一日在地壇牆根還見兩个老人上首這位老者白面長鬚身穿藍洋縐大衫足下白襪雲鞋雖然年邁精神滿足下首那位有六旬以外身穿青綢大褂足下緞子快靴面皮微黑重眉濶目鼻如梁柱花白鬍子歐鶴小時就有人緣兩老頭把他叫住說小孩你姓什麽住在那里我看你頗有靈機你家還有什麽人歐鶴把他姓名一切對兩老者說了一遍兩老頭說我們時常在此閑遊常見你在此經過你狠靈便我們教給你點武藝收你作个徒弟你願意不願意歐鶴本來好武聽說喜懽不盡說道二位老爺子收我作徒弟是我求之不得請問尊姓大名教我在那里練那白面老者道我姓李名德泰綽號人稱飛天虎那位道我姓陳名德明人稱海底龍你願意我們天天帶你在地壇裡有清淨地方歐鶴一聽連忙扒地下就磕頭道二位師父在上徒兒行禮兩个老者於是把他帶進地壇一个清淨之所教給他拳脚一教就會從此天天午後就來學藝兩老者囑咐他不教他與外人提練把戲並且天天給他零錢花用學了整三年練得長拳大棍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且習會水性一日兩老者一个給他五十兩銀子一个給他一口腰刀道我二人要到江西訪友你我師徒後會有期二老者走後他將銀子腰刀拿回碓房誰知他叔叔本不疼他又見他天天出去總疑他不學好又在他包裹內搜出銀子腰刀又見天天有錢使竟疑他作賊就把他趕出碓房把銀子留下他無處存身一想只好討吃要回山東看他兄弟走了一个多月本不用許多日子因他會武藝不免到處賣藝漸漸偷盜度至回家看他兄弟那歐鵬又受嬸娘的氣因此與他嬸娘鬧了一場將他兄弟帶出來哥兒兩度日就給他兄弟歐鵬練武那歐鵬又是一教就會後有个碧桐也是東昌人只有兩个女兒碧翠蓮碧翠蘭招他兄弟二人為壻歐鵬跟人作小工去了他出來雲遊意欲偷富濟貧做些俠義之事又不得法門總是未經好人指教如是過了十幾年諸事不甚懂一日

到了雙流村見有人在永昇店打了公館看見勢派不好以為必有銀錢故此立意來偷不想上得西房他早就來了聽見趙鵬三人飲酒中間說得都是官事並非過往潤外官乃是欽差下處而且本官不在此間只有手下之人無人可偷就要走了他只顧上房聽話未見鉄頭陀在東邊及至他來到後院見後面追來一人他一望恐人追上就用三楞鋼錐打來不知打着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畢歸元獻圖定策　周得勝打店逢凶

話說這追來之人並非追歐鶴乃是鉄頭陀被徐山銅鏇打了一身臊尿其味難當那法也不靈了只得回身就跑來到後院遇見歐鶴轉身上房不料歐鶴用銅錐打來正值他回身上房之時竟打在糞門之內連忙拔出扔了遂躥到外牆他又知欽差仍不在此且受了傷又淋漓一身尿只得回店仍是高來高去到自己屋中換下湿衣穿了身上衣褲躺在床上打算主意想對着張七誇下海口怎好空回只好再往殷家僅走再說那歐鶴用銅錐打了鉄頭陀他也不知鉄頭陀為何如人也不知來公館何事只當他是追他忙出了公館牆回到原住之處另作事業再接說安大人在白鶴山住了兩天每日客堂用齋甚是潔淨所居之屋松篁交翠軒宇清幽到此塵念都消安公子雖是少年富貴也幾欲樂而忘返第三日清晨靜一上人取出五封簡帖上面都寫着開封年月日時密密封固說道破敵之法都在幾个簡帖上也不怕他邪術大人須要好好收藏就知老僧親自迎敵一般安大人忙站起身來雙手接過簡帖謹慎收好遂即下拜告辭要即時下山靜一上人也不深留說道恕我不遠送了後會有日安大人也不敢再行煩瀆只得辭出仍是兩个侍者送到山門而別安大人帶了從人匆匆下山回到鄧家庄鄧九公忙接着出來問了備細大家驚異俱說高僧讚嘆不絕安大人當日就與鄧九公商議說仙簡已得必有奇驗早為定策攻破羊角嶺須趁惡僧出來行刺不在山中破他的窠巢要緊又求鄧老翁轉請謝標郝武韓忠周得勝共四人全往軍營立功鄧翁忙差褚一官往各家聘請大家都欣然應往並聞得安大人親見高僧得了仙柬不怕他邪術都打點行装各人分付妻子管理田莊以待他日功成名就那謝瓊花又替四人占了大六壬是个大吉之象四人與褚一官約定明早到鄧家庄面見欽差聽候行期留褚一官吃了飯飯畢回來告知他們明早就來正說庄丁來報有馮小江親來下書安公子分付命進

見不一時。馮小江進見給安大人鄧九公都請了安。又見了褚一官。即呈上顧師爺的書信。那信上說的不過是鐵頭陀環道村公館行刺之事。並說他走了必往雙流村殷家堡各處行刺。雙流村雖有趙鵬。不是他的對手。殷家堡已命人有了預備。那省城公館。須親去走一遭。趁他不在羊角嶺。須早攻他山寨。若要他遠山。就費事了。馮小江又面稟師爺說大人必然見着靜一上人。若得了他得指教。趕緊去攻羊角嶺為妙。若攻取羊角嶺。必先出告示。使他疑慮不定。先有底稿在此。說着由懷中掏出一个紙遞上來。安大人接來一看。見上面寫着欽差大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山東觀風整俗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安為招撫羊角嶺賊寇事。竊聞聖世有自新之法。王者無不戒之誅。爾羊角嶺一帶為患久矣。本欽差奉上命。以彰天討。本宜督兵蕩平巢穴。但思生吾土者。皆吾赤子。不教而殺。恐傷天和。故特告爾等。夫為賊必不能昌。作亂終須受禍。爾宜速為洗心革面。來縛轅前。以求恩撫。釜底之魚。可免生烹。籠中之鳥。得保死命。倘或執迷不悟。仍複梗頑。自當盡戮不遺。今與汝約。初限半月。次限十日。次限五日。共限一月之久。相率至轅門受撫。如過期不至。便當親提大兵。直臨嶺下。先擒渠魁。次翦羽翼。然後掃蕩各穴。孑遺不留。爾其勿悔。為此特示。安大人看畢。道告示固好。但候一月。鐵頭陀必遠山矣。馮小江道。師爺說道。一月的限本是誆他。想那賊人有心歸降。早就前來了。不等一月。那一月的話。本是緩他。叫他鬆懈。好從小路而入。作搗巢之計。安大人點頭佩服。馮小江又拿出一个封筒。包裹嚴密。說道。此是顧師爺臨行時給的。請大人密啟。安大人收了。即叫馮小江歇息。那馮爺出來。與褚一官陸葆安一仝坐下。談此別后事情。那陸葆安告他白鶴山之事。馮小江也說那環道村行刺之事。彼此說得熱鬧。褚一官即備酒即風。次日一早。周三等四人來了。又各帶了幾个庄丁。飯後㑹見大人。天到已正。恰值開頭封東帖之時。安大人冠帶齊備。焚香下拜。方拆開一看。見東上寫着八句詞。是若問扎營陽谷縣東。若問戰期明月中正。若問計策須用火攻。若問道路山後寬處。安大人看了。心中大喜。即叫過畢歸元來說道。你在羊角嶺多年。必知山中道路。畢歸元將紙捲一个呈上。安大人打開一看。大喜。乃羊角嶺前後左右全圖也。圖中所載詳細已極。那羊角嶺之山川形勢與賊人之名字形狀。道途之遠近曲折。註得分明。畫得細緻。因向眾人說道。畢歸元真有心人也。即命隨緣拜出二十兩銀子賞他。畢歸元忙謝了賞。原來畢歸元自有心投降之後。即偷着畫一圖樣。後面註明方向。費了好幾天工夫。方才

畫成寫好。今日果然用着了。歸元遂要過羊角嶺。地雖不大。却險峻。人雖不多。却精壯。非有善攻之策。萬不行。況擺渡口有法水攔阻要路。那羊眼渡下水就沉。更不易破。又有兩處作眼的小店。那搗巢之計。恐難萬全。小的有一策。未免涉險。小的在羊角嶺時。無事即山後閒遊。見一小路。寔無心而得。崎嶇不易行走。比大路近幾十里。那一條路名羊腸谷。無跬步可容。無隻身可過。賊不能行。而我等亦不可入。小的有一日在山後遊玩。晚了。急欲回寺。想起那小路。非緣繩而上不可。尋了半天。纔得了一个山洞。曲折。轉了好幾个灣。忽然一派亮光透入。方出洞口。就到青蓮寺。後然已走得力盡筋疲矣。後來又有人說。中間還有一處通着山外。在羊角嶺後下。坎離泰封山不遠。小的素來好奇。破了一日功夫。帶了兩个老道。並帶了繩子與鉤鐮鎗。寔是不容易。及至出山。已經日落。是由山裡往山外去的。如今是由山外往山裡去。大人派人。那時小的可作引路之人。安大人點頭稱是。遂命人把周得勝、郝武、謝標、韓忠四人叫來。四人聞聽大人叫。忙一齊進來。垂手侍立兩旁。安大人向他四人道。現時這鉄頭陀不在青蓮寺。必須赶緊破山寨。若要快快成功。非奪巢之計不可。尤非行險不可。你四人敢領兵深入麽。現在畢歸元獻計呈圖。有一條小路。他情愿帶領你四人前去。周三道。我等既投在大人標下。生死聽命。倘蒙大人不棄。肯指使我等。雖赴湯蹈火。亦當甘受。以報大恩。況此計出自顧師爺。定之靜一上人。千穩萬安。百發百中。焉有不肯深入之理。望大人委用不疑。安大人道。你等既敢深入。須聽畢歸元指示道路。要依他言語。遇須打仗之時。以一當百。方可成功。四人得令。退在兩旁。安大人又將褚一官、陸葆安叫來。命他二人帶五百兵。虛張聲勢。假作攻他羊角嶺。千萬不可輕易過他的擺渡口。他有情。雖法水阻住。也不能不派兵防守。此調虎離山計也。哄他在前面張羅。好叫他後面中計。二人也領令退下。又叫周三等四人也帶兵五百。仍命馮小江赴營。一面知會徐參將、田總田。二處那屠壽年老無用。不必派差。又叫隨緣傳話。明日動身。大家陸續而行。不必同走。恐露形迹。於是分了三起。大人仍帶褚陸二人與隨緣等五六个人一起。馮小江與褚國恩一起。周三等四人與畢歸元一起。次日各起各的。周三與謝標等五人出了鄧家庄。五人五匹馬。莊丁在步下。直奔泰安府陽穀縣而來。走了兩日。畢歸元道。我有个主意。我雖還俗。面貌不能大改。偺們一仝走着。恐其遇着羊角嶺的人。倒要悞事。不如我一人單走。偺們營中見面。聽說偺們山後單立一營。不在大人營裡。周三等點頭稱是。於是打完尖。四人分手。畢說

周三等。四人上路。他們只帶了兩个莊丁。只為沿途伏侍。其餘都叫他們奔後營單走。那周三等四人。走着道兒說笑高興。謝標道。三哥。你看今天路上。為何有這些男女。周三一看。果然。並且都捧着香燭。韓七過去問一位老者。說道。離這塊不遠三四里之遙。有一座永福寺。那里有一位肉胎活佛顯聖。捨葯救人。故此我們都上那里去燒香還愿。周三與郝武聽了。尤其不信。那郝金剛就要去看。倒是周三謝標忙攔他道。咱們有公事在身。並且有限期。韓七道。廟是必由之路。外面看看。不必進去就是了。大家點頭說着。往前走了一會。方纔走到廟前。只見這座廟。並不靠着村庄一帶寥寥松林。坐北向南。廟門口有兩根棋杆。三个山門。正山門關閉。走東角門。若依郝武韓七就進去瞧瞧。那周三知道其中有異怪。不肯進去。催着郝武。大家離了廟前。仍往前行。且說周三等四人。走到天晚。面前一條大嶺。上得嶺來。剛一半日已銜山。嶺半邊有幾个小店。周三道。眾位。看天已不早。我前幾年走過這条路。往前沒有店。就是這嶺上的店也是新開的。偺們住下罷。韓七道。周哥既然這麼說。只好在這里安歇。又上了幾步。有兩个客店。小二來兜攬道。六位客官。就我家安歇罷。有好房間。周三等。跳下馬來。謝標道。且慢。我先自看看。那小二道。不必看了。只有我家的房屋好。說着同進店來。只見店中院子寬敞。有一顆大槐樹。那樹下坐着一个黑胖漢子。攤着胸肚。腿生一个老大爛瘡。敷些葯流膿出血的。難着。他叫道。客官請進。我起立不便。說着。便叫店小二扶着進來。到櫃台裡。那櫃台邊有一个婦人。見他們來。便起身接應道。客官隨我來。四人看那三面高坡上。三間正房。旁邊右首一帶廂房。左邊是好幾間槽道。還有一條胡同。通後面。那兩个店小二牽着四匹馬。到槽上去。那婦人便引他到高坡正房上來道。右邊這間明亮。進去看時。上面一張正床。側首一个小鋪。一个柳木桌子。幾把椅子。看那婦人有三十多歲。生得鼻高顴大。穿一件毛藍布短衫。此時莊丁二人。已把周三等包裹兵刃。都送到房裡放了。方出去。又見店小二提了一桶面湯進來問道。四位客官。吃什麼。周三道。酒肉我們自已有。你去做四分飯來。多打些餅。韓七道。你那新出籠饅頭先拏進來。一發算錢還你。我只要白麪的。店小二應了。四人洗完了臉。都把大衣脫去。又泡得了茶。大家喝茶。須臾小二把一盤饅頭包子端進來放在桌上道。白麪黃牛肉的。共四十个。謝標拿起就吃。那韓七與謝胖子。只顧吃饅頭。二人吃了大半盤。謝標忽然編了眉頭。口裡一面嚼着。一面把那饅頭拍開。看那裡面的餡子。拍了一个。又去拍一个。郝武看見問道。怎麼了。莫非有什

麽緣故謝標這爲何口只是汗湟湟的郝武終不放心忙起身進那裡面去只見那間空屋陰慘慘的沒有一物那个土牆門也無門扇推此柴草再看那側首牆壁上安着木柵木柵下面有一塊木板濶有尺半長約丈餘橫臥在牆角邊外面一个青石擋子挨着那板郝武看在眼裡他是綠林出身怎不懂綠林之事郝武看那石有百餘斤重便把這石塊搬開揭起那板來只聽一聲响一陣陰風捲起透進亮光來原來板的盡頭遮着一个圓溜溜窟窿有索頭拴着通出牆那面郝武低頭往洞裏一瞧大嘆道你們快來瞧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奮勇　兩女子擺擂揚威

說到周得勝四人單走來遇着承福等幾乎惹出事來幸而周三有見識不叫進廟落得平安過去不想住在這个店裡郝武因謝標吃饅頭疑心餡子肉有毛病故此搜察屋內看到那邊屋內牆邊有一塊板那板裏面有兩根索頭拴着通出牆那面有个關捩子把索子往裡拉板便讓開露出窟窿來往外拉板仍蓋上這面全看不出那郝武這一掇兩根索子郝帶進來露出洞來一看時好不慘人只看那面低坡下正是个人肉作坊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挂着人頭許多腿數條兩三个人正在那裏切一隻人腿洞邊靠着一条短梯子那幾个人聽見刮喇喇滑車兒响回頭早看見有人張他吽聲阿也一个喝道什麼人敢張郝武大吽你們快來這是黑店謝標忙跳出去拔腰刀就尋人厮殺周三也拿起鋼鞭那時外面店小二正走進房來聽得一聲回身便走郝武抓他不及讓他走也便搶那口扑刀追出上房在丁擋了滿懷道怎麽他是黑店周三揮手道你們兩人快顧自己性命去罷打得脫前面等我們莊丁忙掄刀往外就走門前有幾个大家知道走了風齊拿傢伙打進來莊丁二人不要性命一路刀直砍出來倒也吃他砍翻了兩个掙脫身一溜烟逃走了隨後周三殺出這時謝標也殺出了上房去郝武已跳出房去韓七遠在屋內收拾行李捆好拴在腰里恐地窄不好使槍抽出一口寶劍提在手裡出院來却不見多人只聽那黑胖漢子在櫃裡高吽道四位好漢息怒且慢動手請裡面有話說那韓七粗鹵那裏會江湖上結納的勾當聽了吽喚提着劍大踏步過去隔櫃就一劍剁去那黑漢見不是頭又走不脫忙搶一條門閂來格怎麽祗得韓七力猛劍快砍下去門閂齊快那一隻臂連肩不見了倒在櫃裏郝武赶上去那幾个大家被他赶跑韓七見大漢倒了正然結果他只聽背後腳步响忙回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身見一婦人慌一把五股鋼釵搠來韓七提劍來鬥那婦人那婦人纔入院子裡中間韓七橫刺着劍直追入去那婦人卻不是韓七對手只見店後面七八个火家一齊扎抹停當團團把周三謝標圍住只殺頭那此人頭顱亂滚那婦人正想走被韓七用劍削去右手仰面就倒又見那黑漢尚未曾死倒在櫃裡將黑漢與婦人結果了四人去前後搜尋一回不見一人我們快走罷恐他勾了兵來連忙去槽上牽了馬來一切行李拴在馬上又去提了各兵器四人各提兵器上了馬走下嶺來不敢多待恐怕人追又走了二十餘里方緩緩而行周三道我們倒不是怕人追只是有正事在身晚飯也無處吃只好連夜走罷四人馬不停蹄走了一夜漸漸天明恐怕亮了有人瞧見他們身上臉上血跡可巧道旁有一道小河四人洗了臉上手上的血又打開包袱換了衣服這纔見過鎮市已到陽穀縣關廂四人商議道我們不如找店大家歇息飽餐一頓睡他半日再奔後營四人都欣然願意此時已是辰初時分尋了个大客店四人下馬店小二接了頭口進去找个乾潔房間大家洗臉吃茶周三就叫店家做飯謝標道我先不吃飯了便去包袱裡抽出薄被來便睡韓七等飯來來也齁齁的睡着東西丟了一世界須臾飯來了周三將他二人叫起來說道我有主意咱們鬧了一夜也真乏了不如叫莊丁一人到大營門聞大人來有通个消息咱們在此住他一天也放心安穩謝標一聽愿意連聲稱好大家依了且不言周三等四人住在陽穀縣關廂店中命莊丁往大營報信且說安夫人命馮小江鮑國恩走後又住了一日這纔起身帶了褚陸二人與隨緣及一个馬夫仍舊喬裝改扮而行過了崇武縣第二天早行上路行人甚多到楊柳店打尖隨緣扶持用了早飯向來是安夫人與褚陸一全吃飯這天用畢飯吃着茶店小二過來閒道三位客官不是來瞧大吉牌的麼若瞧大吉牌好給爺預備晚飯陸葆安道什麼叫作大吉牌褚一官忙攔道我們有正事管什麼大吉牌我們瞧他做什麼店小二道這大吉牌是百年難得的事褚一官笑道別像前番老爺子上我們那里去路過沂州也是打尖叫店小二蠱惑的住了一天住天齊廟瞧鳳凰小程師爺也說要去到了廟內鳳凰也沒瞧見倒把煖壺馬褥子都丟了把那華大舅氣的了不得說到大家笑了又喝了會子茶隨緣伺候動身一出店門只見男婦老幼挨肩擦背都是看大吉牌的一路隨行陸葆安到底把大吉牌打聽來了原來是打擂好在是順路走出三里多遠只望見一座大廟廟前一座高台台前兩根旂杆杆上拉起黃布長旂堪堪近走只見旂

上現出斗大的黑字。一邊是任四海狠男兒爭誇大口。一邊是遇兩个弱女子只索低頭。陸葆安道。不損是兩个女的這也奇怪。安夫人道。休看輕了女人。葆安想起十三妹前事。自悔失言。安夫人也沒理會。反近前台。只見東首台柱邊放一隻硃紅木斗。斗裡橫插着一硃紅竹竿。竿上五色彩線穿着一扇錦邊綾面的豎頭牌。隨風招颺。上寫大言牌三个字。褚一官笑向陸葆安道。你若肯出場。便可先打碎此牌。後上台比較了。陸葆安笑道。若非有正事。直要上去試試說着抬頭又見台上一个大匾。上頭寫着大紅金幅綠紬底下露出四个大金字。是天下無雙。安夫人也笑道。這眞是大言不慚了。台柱上又挂着一付板對。上寫着踢倒南山擒猛虎。踏翻北海捉蒼龍。台上設着三个座頭。正中一張交椅高高架起。在一个盤龍座上。披着綉金紅緞椅披坐褥。兩旁兩張交椅。後面一字排着四枝豹尾鎗。東邊斜擺一張紅櫃。上有平天戥子筆硯等物。櫃邊又是一字排着四張椅子。兩邊斜擺一座架子。插着各件兵器。飛角四柱俱有綵紬台頂。不露日色。下面鋪着絨毯。四面遊人擁擠。語言嘈雜。遠遠搭着篷帳。賣酒賣茶的不少。又有撐着傘擺着湯的各樣買賣。酸梅湯的銅甌兒響成一片。那廟裡不知如何。也沒有工夫去看。不一時人聲鼎沸。遠遠的綵旂搖曳。鼓樂喧譁。兩枝號筒吹得高一聲低一聲。又排着幾對槍棍。只見前面兩个女子。俱騎着細鬃白馬。後面一人有四十上下騎着黃馬。到了台前各自上台。那四十多歲的居中高坐。兩女子別坐兩旁。着那居中的白面長鬚是个英雄模樣。兩女子也有六七分姿色。三人上坐。那兩枝號掌了三聲。便發起鼓來。也擂了三通。台上的人喊一聲。把台下的眾人嘈雜都禁了。靜悄悄的沒聲音。只聽那居中人道。在下姓歐名叫歐鵬。東昌人氏。常好交天下俠義。今特帶着兩个親姪女。一來訪我親兄。二來借此結交朋友。如有精熟技藝練習拳腳之人。不妨上台領教。說完。台上的人又齊齊發一聲喊。只見人叢中早劗出一个大漢。跳上台來。那居中座上的人立起身來。把手一拱道。請坐了。那大漢便向櫃邊坐下。那櫃上的人敲着天平。那大漢身上摸出四五錠小銀。那櫃上人撩下天平題出戥子。稱了一稱。在櫃內也取出一封銀子。間了大漢。拿出紙筆。不知寫了些什麼。叫大漢畫了押。便聽見起號連掌三聲。許多人唱一聲放打。就那響聲右邊坐的女子。把身上彩裙脫去。露出短打。扳大漢也剝去身上布衫。露出一身黑肉。兩人各立門戶。走到中間。那女子兩手緊護小腹。賣个上身破綻。這大漢就是烏龍探爪。去下也杏臉桃腮。女子忽地一閃。蹲着身子。使了喜鵲登梅把

小脚尖趫起。覷定大漢腎囊。假意虛跳。這大漢忙使金鷄劈腿勢。把右脚盡力一撩。那女子驀然仰臥。兩腿放開。使一个玉盤舒籍勢。猛向大漢襠中一脚。把大漢踢得蹲在地下。扎掙不得。那女子笑盈盈的站起來。忙忙穿了裙衫。坐下這大漢苦淹淹掙下場去。堪堪待死。台下眾人。齊聲喝采道。這女子好手段。正喝采未絕。台東邊早飛上一个人來。手捻一錠大銀。鐺的一聲响。望天平裏擲去。把大衣一脫。就與那女子放對。左邊女子也忙脫了衣裙。便大打起來。安夫人與褚陸一看。一齊大驚。安夫人便悄悄拉了褚一官一把。三人忙忙上馬。望下路而行。不知台上是誰。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二歐創業太平濱　四將偷渡羊腸甬

話說安夫人拉了褚一官一把道。偺們走罷。陸葆安也會意。於是三人上馬而行。只有隨緣正看高興。無奈也跟着走了。安夫人走出多遠道。我看上台的和尚。好像是鉄頭陀。萬一他是追偺們來。若叫他着見。許多不便。陸葆安道。若論動武我也不怕。只是他有邪術。就不容易防備了。原來他三人。見東邊飛上台去的是个頭陀。甚是凶惡。疑心是鉄頭陀。故此忙走了。看官要知道上台果是鉄頭陀。他到不知安夫人在此。他由雙流村行刺無成。又要往殷家堡。一路而來。在崇武駙住店。就聽見楊柳店西邊立了擂台。有兩个女子。人才出眾。武藝又高。擺了西五天。並無對手。心中想要結識他們。作个膀臂。因此以打擂為名。有心交好。及至上台動起手來。果然不是那女子對手。只得念咒。將女子咒倒暈迷不醒。那居中坐的男子。正要動手。他搖手說不必。兩人三言兩語。說得投機。他將女子救醒。擂也收了。彼此全到那太廟中去了。從此鉄頭陀與歐鵬訂交。一連住了兩天。不過講些江湖上義氣。兩人就聯盟。鉄頭陀為兄。歐鵬不在場也算上。就叫水仙海蟾也拜見了伯父。正要分手。不料歐鶴找來。歐鵬給他兄長與鉄頭陀相見。說起聯盟。二人更異常親熱。歐鵬就叫水仙海蟾去做晚飯。打酒買肉。給他哥哥接風。三人喝酒談心。說得投機。歐鶴就問鉄頭陀從前作何事業。那鉄頭陀說起羊角嶺如何站山。兩處如何行刺。歐鶴想起雙流村晚上之事。說明了。三人大笑。歐鶴也說起兄弟二人。空有本事。三十多歲。未立事業。歐鵬告訴他兄長。前此日子。二位師父由江西找到東昌。命我找尋哥哥。替你我占了奇門。說叫你我一齊投奔西南太平濱清水寨。就有立身根本之地。從此可遇機緣。得好事。千萬不可不信。分付了又分付。水仙他二人又急於尋你。故此帶了他二人纔出來。無奈他太平濱。不知在何處。鉄頭陀道。太平濱

我却知道。那里有个清水寨。寨主名叫侯蒙。武藝甚低。但我認識他。那里是个水寨。一片水有五十里。靠北有座大山外頭有竹城。天生的竹子圍護。裡面堆積些柴薪甚多。還有果木。又有水稻。極好產業。二位賢弟若得了這个地方。頗可終身受用。那侯蒙决不是二位對手。只有愚兄萬不可去。有我在內。倒不好。與二位翻臉。明日我們就走。我上我的殷家堡。你二人奔清水寨。改日再去賀喜。二歐喜之不盡。三人一宿無話。次日上早。三人分手。且說二歐帶了水仙海蟾奔清水寨。依着鉄頭陀告訴他們方向走去。第二日正往前走。眼前一帶茶樹林。遠遠有河一片。剛走到樹林口。聽裡面一棒鑼聲。出來無數的人。把他們去路擋住。各執刀槍棍棒。為首有一大漢。身高八尺。粗眉大眼。手使一條槍。一聲喊嚷。說對面小輩。趁早留下買路金銀。饒爾不死。歐鵬上前。用單刀指着說道。小子們好生大膽。快通上名來。我刀下不死無名之輩。大漢道。你家寨主姓唐。名叫振聲。歐鵬道。你過來。我就結果你的性命。唐振聲並不答話。用槍就刺。歐鵬舉刀相迎。二人來往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旁邊惱了水仙海蟾。二人齊上前助戰。唐振聲雖然武藝不錯。敵不了他三人。敗下陣去。同到水寨。告知侯蒙。旁邊坐着許奮蔣和袁聲萬齊明道。一齊大怒。都要下山。侯蒙道。四位賢弟。須要小心。四人答應。各拏了兵刃下山去了。不多時刻。俱敗上山來。且齊明許奮俱受重傷。侯蒙大驚。說山下來的人。連敗五位兄弟。山下來的是兄弟二人。又有兩个女子。武藝都十分了得。看來有些費手。正說着。小卒報上山來。說山下四人。在那里辱罵不休。請寨主定奪。侯蒙一想。四人尚敗。我一人更不是他的敵手。開言向眾人道。五位賢弟。叫愚兄看他四人本領高强。我們既打不過他。莫若講和。現在山中尚短帮手。何不去請他入夥。如果人材好。武藝高。愚兄情愿讓位。你等意下如何。五人只好依着此計而行。於是侯蒙獨自帶了三四十人。下得山來。只見對面為首二人。威風凛凛。連忙躬身道。二位好漢。由何處而來。不嫌荒山狹窄。乞請眾位到山上一敘。尚有商議之事。歐鵬先原不肯。歐鶴向歐鵬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依師父奇門所說。凶少吉多。必有意外之喜。因轉向侯蒙道。你我萍水相逢。有何事商議。莫若當下言講。侯蒙道。別無可商。我們這水寨現有五六十頃水田。又有果木。且有歷年積下粮米。這些人吃不了的。如二位英雄。不愿意走時。寨中正短帮手。我等情愿讓二位為一寨之主。二歐大喜道。既蒙眾位抬愛。無不遵命。侯蒙連忙下馬。納頭便拜。二歐也一齊下馬。彼此對拜。歐鵬道。你今年多大年歲。侯蒙道。我雖比你二位略大幾年。我認

你做師兄。偺們就此上山。二歐見他十分誠寔。就依了大衆。一仝上山。來到山中。小卒們都過來求見新寨主。又與衣磨許蔣齊五位。一齊相見。又引着水仙姊妹到後寨。那佳蒙二人。並無妻小。草草收拾屋子。讓與水仙等住下。歐鶴就做了寨主。從此又招此個小卒。歐鶴過了幾天。將碧氏妯娌接來。在後寨居住。再說安夫人到了陽穀縣。早有顧師爺帶領田總兵的兵馬。與馮小江等。立下營寨。當下迎接安夫人入座。顧朗山道。今日夫人到來。且不必先說別的事。只有急攻羊角嶺是要緊之事。想來靜一上人必見過了安夫人。將白鶴山之事。細說一遍。顧朗山不勝佩服。又把得信派將之事。告明朗山。朗山也將周三之莊丁來送信。周三等已經來到。現住陽穀縣關廂的事。告知趙鵬。是途中相遇那畢歸元也是途中遇着。說明說由後山小路進兵甚好。會合周三等四人。就此命他起身。派精壯兵五百名。一員守備帶着。速速前往。舉火為號。又命馮小江趙鵬。各領兵一百。小江由東山上。趙鵬由西上山。各帶兩員把總。並火箭及引火之物。兩邊放火。千萬別來羊眼渡。將畢歸元地圖給他二人看了。須知初更天氣。即放火吶喊。好驚動賊人。只往前邊來。又派陸葆安帶着兩員千總。假作攻山之狀。只在羊眼渡這邊吶喊。千萬不許過去。以防他邪術。分派已定。命諸一官與一員守備。跟着安夫人。與顧師爺都退後。另立營寨。此處只扎空營。讓賊人來探。這纔用晚飯。再說周得勝四人。得了回信。連忙由關廂起身。半路會合畢歸元。及守備與五百精兵。安營。天已日落。飽餐晚飯。畢歸元叫多帶鈎鐮鎗。及繩索等。登山的行頭。他當先帶路。周三等隨後。來到山腳下。四圍一看。果然奇峰峭壁。並無走道。但見半山上枯松倒挂。藤蘿糾蔓而已。畢歸元分付取幾把鈎鐮鎗來。取條長繩。繫在鎗底。把鎗向半山直標上去。只見那鎗衝上三四丈。鎗鈎恰恰搭在一株老松根上。便呌兵卒中身軀輕小的。緣繩先上。那個兵上了半山。便將鎗鈎拔出了松根下面之人。便將一條巨纜繫在繩端。那半上山的兵。收上這條巨纜。把他緊緊牢繫在松樹上。畢歸元便帶周三等緣繩而上。及至上了半山。天已大黑。各人身上都帶着火把燈籠等物。大家點了亮兒。頃刻到了山上。反倒寬綽了。畢歸元帶着衆人。尋到一座危崖。下有一个大洞。裏面黑沉沉。其深無底。大家秉炬而入。曲折轉了好幾个灣。忽然一派亮光透入。果然通下面的。只見懸崖陡壁。非得細看。纔找着一條石梁。又繫了一條巨索。緣繩而下。定睛一看。畢歸元指着與大家道。不遠黑容容的。就是青蓮寺了。此處正是寺的西北。不過離此半里之遙。周三道。大家把燈亮吹滅。只留

上兩个燈籠遶都背着。大家歇了半夜。已是二更有餘。都把火鎗亮出。一聲吶喊。一擁往寺裡殺來。且說那青蓮寺中鉄頭陀去後。周三等滅了作眼的里店。畢踪元二人不回。無人查詢。至於報仇之事。惟有張七與孫海關切。鉄頭陀只有二个徒弟。一个叫智源。一个叫慧源。二人都有武藝。是心腹人。餘下徒弟。皆是手下。又有二百多嘍囉。當日聽得山下來報。說安欽差帶兵來取羊角嶺。智源等大笑。說羊眼渡他們就過不來。張七道。羊角渡本是大路。他們不知道有法水自然中計。我來的時候。看見兩邊都有小路。須有人把守纔好。智源慧源兩人商量。也怕小路有失。兩人親去把把守。並且照顧山前。又託張七照料寺中。又有霍士道自來了之後。鉄頭陀狠重用他。也叫他在寺中看守。智源二人分派已定。起身往山前去了。來到山前。見羊眼渡那邊兵馬。不肯過來。只得用心把守。又命人去探大營。仍然照舊。至晚羊眼渡那邊兵馬不退。望見山東邊火起。正要去探聽。又望見山西邊火光也起。智源往西。慧源往東。不一時。兩邊都有官兵殺來。順風放火。智源等怕羊眼渡有失。不敢渡去。忽然馮小江由東邊殺到。智源二人只得分頭迎敵。此時狂風大作。西邊山上火勢通紅。兩下混戰。怎敵官兵勇猛。慧源被趙鵬一槍刺死。智源一見。只得棄了前山。奔走。馮小江趙鵬分兩路追來。時已二更。智源敗回。行至半路。忽見寺中火光冲天。須臾嘍囉來報道。不好了。官兵不知由何處來的。甚是勇猛。張七大人敵不住走了。孫海被殺。霍士道被擒。智源聽了大驚。無奈他一人獨力難支。前有敵兵。後有追兵。只聞得喊殺之聲。火把影裡顯出周得勝。單鞭躍馬。攔住去路。後面馮小江趙鵬已經追到。智源被周得勝一鞭打倒。看來幾个官兵將他捆上。周三見了馮小江趙鵬道。你們看見張七沒有。馮小江道。我們剛到殺了个和尚名叫慧源。既是張七不見。偺們赶緊搜山。千萬別再放跑了。於是三人合兵一處。正值十五皓月當空。照如白晝。最易搜山又遇見了韓七。對趙鵬道。我們由廟後猛然吶喊。殺進廟內。他們不知我等從何處來。於是殺的殺。擒的擒。只不見了要緊人犯。如今謝二哥他們兩人在廟內看守。叫我們追尋張七來了。趙鵬道。我們也是找他。大家各處找遍。又擒些。和尚與嘍囉。單不見了張七。周三頓足嗔恨道。怎麽吃他走了。隨後安大人聞信。知青蓮寺已破。因智源等被擒被殺。無人攔阻。也命陸葆安遠道來探問信息。陸葆安到此。見着眾人。知張七漏網。也甚着急。於是大家商議。忽見有一兵卒過來。口稱小人曉得張七躲藏之處。大家大喜。急問張七現在那里。那兵道。正是寃家路窄。刻下小人急欲出恭

因看見幾顆樹圍着一个山澗下面有洞見一人在山洞内蹲着山之高大見他手中拿着刀周三不等説完大步便走韓七忙叫那兵丁緊去跟隨衆人又派兵卒們備帶着麻繩一同飛速追上周三已撲到那兵丁指引之所只聽洞裡叫聲哎唷猛見那人員睜怪眼大喝道什麼人敢來忙跕起身用刀向周三刺來不知此人是張七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妖僧　訪潛踪無心遇傑士

話説周三到山澗見那人用刀砍來周三用鞭急架二人大戰陸葆安腿快趕到也來幫助隨後馮小江趙鵬韓七及兩員把總數百兵丁也都來了四面一圍山澗狹小那人一慌被樹根絆倒陸葆安過來將他擒住原來此人果是張七因見青蓮寺已破他又想逃走來到山前見四面都是火光恐人看見走到此處見有樹圍山澗可以藏身忙向澗下一个洞内躲避不料被那兵卒看見也是該當如此當下大家捆了張七直往安大人營中而來安大人破了羊角嶺擒了張七十分歡喜那鐵頭陀毫不知覺尚在外面妄想行刺且説他與二歐分手之後直奔殷家堡也不管欽差在此不在此以為必然成功到了殷家堡見是東西一條長街路北公館聽説徐參將帶二十名親兵與衙役等在彼伺候那鐵頭陀就找了个飯店吃了晚飯出來自己各處雲遊待到二更以後始奔公館越墻而過遠遠搖鈴呵號之聲聽南房有人説今日大人歇甚早咱們也歇着罷鐵頭陀一聽大喜説欽差果然在此看這光景也決無保護之人無非兵丁將官何足畏哉欣然往裡走由墻上過去有北上房五間屋中有燈火其光不亮躥將下來上了台堦赶奔前來戳窗户紙一瞄見欽差年紀不大穿着便服在後虎座上半躺半睡手中托着一本書擋住面門就露着一點臉兩个跟班面向裡鐵頭陀拿了堵鼻子的布捲布把鼻子堵上把薰香搁出來將香點着將仙鶴嘴戳在窗户眼裡一拉仙鶴尾把擊一拉屋中香煙都滿了無奈兩个跟班還不躺下欽差還不着迷又緊緊一拉他性急就掀簾子往裡走往前一撲去抓大人把大人抓住一看纔知是个假的是个傀儡人頭衣帽靴子都是真的再回頭一看兩个跟班都是如此原來是顧師爺的用意知會徐參將教給他安消息的地方鐵頭陀説聲不好未曾説完脚底下呼喇喇一响赶着抽身回來早就登的翻板上來噗哧一聲墜落下去那底下有人剛要抓他鐵頭陀急了念動邪咒往上一擿翻板自然開了放開脚就跑那底下的人也不追他恐他邪咒利害他就一直跑了多遠出了長街在殷家堡街外有

个小廟。只好今晚在此借宿。幸而廟中無人。有个供桌。就躺供桌上睡着了。次日清晨起來。又奔省城而來。他早打聽得有四處公館。已去過三處。只有省城一處欽差必然在此。故不暇詢問。忙來至省城。已走了兩天。到了省城東關外我了个店住下。歇了一夜。次日午後。先進城探了。然後出城。到初更後。換了夜行衣。帶了錦囊。及一切應使物件。背上戒刀。吹滅燈燭。將門倒帶。躥房越脊。而離店門。直奔城墻。且喜護城河裡沒水。直奔城墻下邊。扒上城去。從馬道下來穿着小巷。直向公館西墻而去。躥進公館。正遇見打更的。鐵頭陀把刀亮出來。在更夫眼前亂幌。那更夫哀求饒命。鐵頭陀問你們大人現在何處。只要對我說明。我就饒你性命。更夫說我們大人在西花園子書房安歇。那邊有个垂花門。進去是抄手遊廊。裡面路西有个瓶兒門。內太湖石後。北上房五間。那就是西書房。鐵頭陀聞道。等我事完再來放你。隨手撕他衣襟。把他的嘴堵住。有棵大槐樹。將更夫捆在樹後。自己便撲奔那邊垂花門去。進門一看。果然是抄手遊廊。東西兩个瓶兒門。當中是過廳。鐵頭陀一想。應該往西。遂即從正西瓶兒門上躥將過去。一看果是花園。有許多太湖石。月牙河。藤蘿架。北面五間書房。掛着宮燈。裏面尚有燈光。門外東西擺着四張椅子。上面坐着兩个人。原來此時已經平了羊角嶺。褚陸跟着大人。並未在此。此間是顧師爺與馮小江趙鵬及郝謝韓周六人。先來公館。專為捉拿鐵頭陀而來。那師爺安排下法子。要緊之物。已派下埋伏妥當。那椅上兩邊之人。一个馮小江。一个趙鵬。兩人是今晚前夜坐更。在書房椅子上坐着。馮小江一眼看見由墻上過來一条黑影。馮小江假裝沒看見。特意說道趙大哥你多留點神。先告便。趙鵬說老弟請便。馮小江就奔太湖石那裡。假作告便。其寔一回手。先把石子掏出來。小江善打石子。見有人還在那裡。抗着。那鐵頭陀打量馮小江真沒看見他。小江拿着石子。對着墻上的人。打將出去。吧的一聲。正打在鐵頭陀腮頰上。鐵頭陀一扭臉。從背後要拉刀。緊跟着又是一石子。又打在肩頭之上。這兩塊石頭打的鐵頭陀疼痛難禁。連忙念咒上投。又復擰身躥上墻去。趙鵬就喊有賊。小江有忙拉刀。要上墻。鐵頭陀見有防備。打算進退之道適東角門出來一人。一聲怪叫如雷。說有賊了。話畢。只見東角門外。一排水槍。有二十餘支。齊往墻上打來。鐵頭陀躲被不及。身上已被水濕。忙一面念咒退阻。一面下墻。不料墻邊也有準備。一排十人。都是溲筒。其味難聞。打出水來。滿身腥臭。鐵頭陀知是穢物。破他妖法的。恐法一不靈。被人拿住。性命難保。忙躥下小墻。順着遊廊。過瓶兒門。那時馮小

江隨後追來。那喊的是郝武。也追了來。鉄頭陀剛過垂花門。就見覷的一聲。又上來一支鏢。低頭一看。墻下有人。給他一刀。鏽頭陀滿身是水。法已不靈。嚇的不敢站住。忙出公舘。直奔城墻。由馬道逃回城上。後面馮小江郝武苦苦追趕。小江追到城墻之下。也打算由馬道追上城去。鉄頭陀恐他上城。急搬了城磚。對小江就擲。也虧小江眼快。往旁一閃。那鉄頭陀蹤影全無。小江還要追。郝武攔住。二人同回公舘。周三也追來問信。三人講說一番。忙回稟顧師爺顧朗山道。鉄頭陀已被臭水穢物所破。法不能靈。趁此拿他。必然容易。你等六人。於明早分頭訪查。若得知他下落。就好拿他。我想他今夜決不敢來。他也沒有餘黨。你們安歇罷。明早還須辛苦呢。大家各自安睡。次早起身。梳洗用茶點已畢。周三來見顧師爺說道。今天派誰出去私訪。請師爺諭下。朗山道。此事你等酌量。何人出去。不必問我。只要細心機靈的就行。周三道。若論機靈。趙大哥是第一。其餘謝二爺。韓七。尚細心謹慎。就是他們三人罷。朗山道。還有一人。年紀雖老。頗有謀略。趙靜峰甚可去的。然非有會武藝的人同他出去不可。叫郝金剛同他一路出去。就是四位罷。周三答應。找着趙鵬謝標韓七三人。說明師爺分派你三位出去訪查鉄頭陀下落。各憑己意。或改裝出去。或照常服式。愛走那條路就走那條路。三位預先商定走的方向。免得三人碰在一處。只要訪着此影響。自然有法拿他。當下三人議定了道路。各自理會。又命人知會孫師爺。隨叫郝金剛過去。約他同行。大家分頭出了公舘。單說趙鵬。回到自己屋裡。脫去官衣。換上湖色細長衫。白襪雲鞋。手拿柄摺扇。改扮了文人模樣。腰內暗藏匕首。出了公舘。望北而行。一路細看。不覺到了省城北門。步出城來。關厢甚為熱鬧。舖面不少。正看間。又見有無數路女。都往東北。不知何故。擁擠不動。趙爺上前問道。眾位上那裡去。內中有人說道。今天二十八。藥王聖誕。這北關東北上有座藥王廟。唱野台子戲。我們都是去看戲的。趙鵬一想。那鉄頭陀或愛熱鬧處閒遊。或向清淨處躲避。都猜不着。且向這裡看看再說。於是來到戲台底下。見人山人海。做小生意賣吃的不少。也有搭着布棚。擺桌子長凳的。也有酒攤點心攤。又有打把戲的。賭錢的。還有無賴之徒。耑做做局賭的。十分熱鬧。四下一看。並無公舘之人。回身再往廟內逛逛。廟並不大。只有兩層殿。廟內也有賣首飾的。賣估衣的。並不見什麽踪迹。就出來了。此時台上已歇晌台。那台後有个人圈子。擠上一看。都是賣拳的。年紀都不上三十歲。上身赤着膊。下身兜襠青布褲。足下穿着撒地虎靴。一个使一根三節連環鎖鉄棍。一个使兩柄板斧。打的

十分好看。這使棍的中等身材。白淨面皮。竪眉廣目。露着勇氣。那使斧的魁偉長大。面如鍋底。粗眉大眼。濶口豐頤。二人俱無鬍鬚。像一對好漢。只見二人把一蹈斧棍使完。向眾人拱手。借助盤費。不料看的人多。給錢的人少。地下只有二三百錢。趙爺摸搭連內。不過數百文錢。嫌少。又摸出塊銀子。約三兩餘。說道。二位朋友。這里有此茶資。望乞笑納。二人接過。作揖道謝。把銀收起來。又把散錢數了數。收拾完畢。趙爺又拱手道。二位不棄。酒樓小飲三盃。閒敘一番何如。那白淨面皮的道。承兄美意。弟等奉陪。於是三人同到酒樓。上樓找一副干淨座兒坐下。彼此謙讓。趙爺讓二人上坐。二人不肯。趙爺一定要讓。二人依了趙爺。告訴跑堂兒的。快擺一桌上等的酒菜。伙計滿臉帶笑。連聲曉得。回身去了。二人忙說。尊兄何必過費。使弟等不安。趙爺笑說。粗酒一盃。籍此談談。敢問二位兄長貴姓高名。仙鄉何處。白臉的笑道。小弟姓唐。名振聲。指着黑臉的道。他是我盟弟。姓袁。名聲萬。都是山東沂州府人。也回問了趙爺名姓。大家從新見禮。忽見伙計搬進酒菜來。一个人提着酒壺。先把茶杯拿開。把盤內酒殽擺列桌上。趙爺執壺。與二人斟了酒。然後暢談。此江湖上的事情。又講究拳棍刀鎗。三人說得十分得意。相見恨晚。直吃到過午時候。趙爺問二兄何往。唐振聲道。我等有一知己弟兄。聽說新近立了事業。意欲投奔他去。謀一安身所在。趙爺道。吾兄欲得安身便罷。若不得意。可到安可大人衙門。找小弟去。唐振聲二人起謝道。弟萍水相逢。蒙吾兄另眼相看。感激不盡。俟異日回來。過去請安。我等就此告別了。趙爺還禮道。偺們日後有緣再為暢敘。弟也不挽留了。於是算還酒錢。下樓分手。再說趙爺一人。任意閒遊。又向戲台邊來。那時戲台上依然開戲。正要看戲。忽見從西來了一个道士打扮的老者。後面跟着一个道童。拿着算命占卦的招牌。看看眼熟。近看方知是孫師爺。與郝金剛。彼此一笑過去。郝金剛忍不住。問趙爺訪出甚麼方向了麼。趙爺搖頭。他二人就向東邊去了。原來孫靜峰自見知會。叫他私訪。便叫童兒挪了廂子。找出他昔年私訪的那副行頭。有道衣道冠。絲縧鞋襪。招牌等類。孫俊道身換了。郝金剛過來。孫俊告訴他。自己扮着算命先生。叫他扮作道童。郝金剛應了。孫師爺又替他打扮停當。二人從後門暗暗溜出。知道韓七出南關。謝標出西關。趙鵬出北關。自己帶了郝金剛。只好出東關了。那東關熱鬧。這条街有二里路長。也似北關樣樣鋪子都有。孫師爺到了東關。走了兩蹈。不見一此蹤迹。想起茶坊酒肆。訪探事情。極其容易。路北有个大茶館。匾是海隆軒。遂向郝金剛道。偺們在這里喝會子茶。二

人遂進來走到後堂裁兩个座兒坐下。泡一壺茶。二人慢慢吃茶。無甚可談。只聽四下裏各坐上談講極其熱鬧。忽聽旁邊桌上也有二人吃茶。正說得高興。一个說你沒聽見說嗎。咱們這大關嘴上店裡前夜晚上住了頭陀和尚。半夜大門已然鎖好。都聽了。第二日清早不見和尚了。他們也沒開門。不知和尚從那里走了。行李可在店中。你說奇不奇呢。那一个說道。這不算奇。必是和尚乘夜越墻而逃。作什麼事去了。正說之間。只聽從旁有好幾个人吵嚷。一陣大亂。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空徽書林內得薰香　杜勤勞廟中擒巨寇

話說茶館內二人。講論前夜店內住了和尚。那邊一聲吵嚷。有人接聲道。你說今夜丟了和尚。不足為奇。昨晚店裡住了兩个財主。一來為聽戲還願。二來代辦點事。身邊有百十兩銀子。被人偷去了。大概是和尚用薰香將人薰死過去偷的。今早和尚不見了。各處查訪。想是這東關店裡丟。那个和尚了。大家紛議。孫俊一聽。對都金剛道。聽說此人必是鐵頭陀無疑。咱們何不到北關打聽。都金剛點頭。給了茶錢。一仝投北關而來。在戲台下略站片刻。遇見趙鵬。他二人往北關廟探事。故急急而去。又說那往西關謝標。來到西門外。這關廟不及東北關熱鬧。大關外有一帶大柳林。此時天氣甚熱。赤日當空。謝標外號叫一簍油。身子又胖。走的滿頭是汗。要想歇息。奔林子裡面。在一塊青石上坐下。見那邊先有二人乘涼。旁邊柳枝上搭着衣衫。謝標瞧這二人。是一僧一俗。都有三十多歲。那僧人生的十分凶惡。身量高大。這俗家是瘦小枯乾。五短身材。謝標心中一動。疑是鐵頭陀。再一看他。不是頭陀。是个光頭。並且在公館。謝標也於帶領水槍之時見鐵頭陀過了。都知道不是。他既然也不免多看着。那邊僧人見謝標看他。心中疑犯。就與這个俗家使一眼色。從樹上拏下衣服來。穿在身上。往林子裡去了。再看柳林那邊有一段廟牆。正看之間。有个小和尚。年紀十一二歲。手拏一物。一面走。一面瞧。也向林子裡走來。都從謝標面前走來。謝標細看小和尚手中之物。似乎是薰香盒子。越看越像。將小和尚拉住。說道。小師傅。你手中拿着什麼。小和尚道。我也不知是甚東西。謝標又問道。你從何得的。小和尚道。我們廟裡。今天來了一个客。雖然是和尚。他却有頭髮。可是披散着。他今早來住我們廟裡。他就有病。就是我服侍他。見他這盒子。有仙鶴脖子。可以活動。是个玩具。我故偷着拏的。謝標道。你拿他的。他不依怎好。小和尚道。他病的

利害。顧不得了。謝標道。小師傅你賣與我。能我給你五兩銀子。小和尚道。你先給銀子我瞧瞧。謝標從褡褳裡拿出五兩一定小錁子。給小和尚瞧。小和尚一見甚喜。即將盒子遞與謝標。謝標把銀子收了。謝標遂要問他話。就見林子裡邊來了个頭陀。恍惚像个有病的。小和尚躲去。那謝標是綠林出身。怎不認得董香盒子。心中甚樂。忽見頭陀。正是行刺的惡僧。趁他有病。恰好拿他。况在林子乘涼。大衣早脫了。那鉄頭陀被公館追下來。步履飛快。又仗有頭磚。扔下來追了追兵。出了大城。天已四更。不好回店。就在北關一个店里。和門。恰好這店。因藥王廟有戲。看戲人回來。還未睡。故鉄頭陀得進店。就住在小西廂房裡。及至進來。店小二把後窓支開。十分涼快。鉄頭陀分付烹茶。我是走渴了。店小二先點燈。然後打臉水烹茶。又道。大師傅。還是用齋。還是隨便要打多少酒。鉄頭陀道。只隨便。不論什麽魚肉牛羊肉。揀好的拿來。與我先打二角酒。明日還錢。店小二應了出去。不多時。擺上酒菜滿桌。鉄頭陀自斟自飲。暗道行刺被追。未能回店。行李盤川。都仍在原先店裡。回來拿什麽給店錢。為難了半天。說有了。你看這上房住的。像是兩个財主。必有銀錢。何不用董香。董死偷他个干淨。俟飲吃完畢。那時大家熟睡。他暗用董香。鷺鷥伏蛇行。在上房窓戶外。將烟引入。不多時。人俱受了董香。那時進房。將被套了白銀一百五十兩。偷到手中。從後菜園。越墻而出。一想投何處方好。心中煩悶。似有病模樣。忽然想起有永福寺的下院。在西關口外。名承壽寺。法名和尚。何不投奔他去。想那法明法靜法通。三人俱是至交。不能不收留我。忙來到西關口外承壽寺。扣門。小和尚開了門。說明來歷。回禀進去。不多時。法明忙接出來。攜手讓進禪房。彼此訴說一番。不料鉄頭陀勞碌太甚。又於前夜在公館受驚。因此生病。法明留他住下。午飯後。病漸沉重。炕上睡了一覺。醒來。董香盒不見了。一想是那伏侍的十一二歲小和尚偷去了。因此出來找他。找到柳林那邊。見他與人說話。說的就是董香盒子。鉄頭陀一着急。就嚷道。小和尚你把我的盒子。美到那里去。你快給我。那小和尚開腿就跑。謝標奔過來。隨走隨口道。好一个禿驢。你是嚴拿行刺要犯。胆敢白日出來行走。今日你跟我到公館投案。或者可以從輕治罪。如若拒捕。定不饒你。說着。拉出短刀。就砍鉄頭陀。不防有人要拿他。又沒帶着兵器。又有重病。如何迎敵。就是一楞。遂大着胆子道。何人敢來攔我。謝標道。你不認識你二太爺。姓謝名標。外號一隻油。現在跟着安大人當差。我家大人與你無冤無仇。你在你的羊角嶺青蓮寺。當你的和尚。為何屢來行刺。是何道理。今日沒你的走兒。

鉄頭陀撥頭就走。謝標追來。鉄頭陀被追急了。法術不靈。無計可施。忽想起腰裡還帶着裝薰香合子的搭褳。還有个盒子。是盛葯與堵鼻子紙捲等物。連忙拿出來一抖手。一宗物件。直奔咽喉。謝標不知果係何物。一閃身子。手急眼快。竟自躲開。謝標說好賊禿。你二太爺也有暗器。你的暗器傷人。不算英雄。明器傷人。纔是好漢。謝二爺法寶。只叫明器。鉄頭陀正往前跑。一聽說照打。鉄頭陀一回頭。什麼也沒有。潑頭跑了。謝標又嚷。一連三次。鉄頭陀一想。他必沒有暗器。不過拿話嚇人。我何用留神。只管跑罷。二人追的嘴尾相連。已到承壽寺門口。鉄頭陀一想。我要進廟。他必追進去。這廟是法明的。我承他好意。留我住下。惹出這樣禍來。連累朋友。莫若與他一死相拚。想罷。止住腳步。大罵姓謝的。我與你誓不兩立。拚个你死我活。謝標舉刀就剁。鉄頭陀究竟赤手空拳。難以抵敵。只好遶着廟跑。謝標追來。將要追上。只聽那邊嚷道。師兄莫慌。我來也。謝標一驚。見迎面來了一僧一俗。將謝標擋住。二人非別。即柳林乘涼之人。原來先在柳林的和尚。就是法明。帶着香火老道齊明。往大關南邊村子裡找人。赶忙回來。見鉄頭陀被人追下。忙迎上去拉出短刀一把。二人動手。那齊明也會武藝。也來相幫。三个人殺在一處。謝標武藝。不及周三諸人。又天熱身乏。敵不住法明再來了幫手。更難招架。眼見敗了。勉强戰了幾合。虛幌一刀。往柳林而逃。法明要追。倒是鉄頭陀在廟門口操頭把法明喊住。三人進廟。關了廟門。謝標只好回去。搬兵再來拿他。忽想起柳林內石頭上。扔着薰香合子。忙回來一找。踪影俱無。各處尋找不見。只得垂首喪氣而回。且說那尋訪鉄頭陀的四路。已經表明三路。惟有出南關的韓七未曾細說。韓七比別人都早。帶了包袱。由公館進來。走到南關外。看了甚是冷淨。並無消信。後來想起和尚必多住廟。只好各處找廟。遇着廟就打聽。是老道是和尚。有外來的頭陀住着否。一路由正南往西北。不覺來在西關口外。也因天熱急奔柳林乘涼。忽看綠柳外露着紅墻。正要細看。見石磴上有个薰香合子。不知從何處而來。忙拾起來帶在身邊。這纔聽見人聲喧嚷。再一看。是三人殺在一處。其中有一和尚。一俗家。正與謝標難解難分。謝標要敗。韓七在林子內一想。他一人不能取勝。莫若湊胆子。我帮着謝二哥動手。許能贏那个和尚。然那个和尚。不是鉄頭陀。何必與他動粗。正想時。謝標已敗下來。又看廟門口一人探出頭來。嚷道。師兄。窮寇莫追。並且他要進林子。更追不得了。犯兵家之忌。那說話的人。披着頭髮。正是鉄頭陀。韓七甚喜。見謝標退進林子。奔到石頭那邊來。韓七躲在林外。見他向石頭上做

乎我東西必然我薰香合子不多時謝標無精彩的去了韓七想謝三周二等時常看不起我們他諸事爭先莫若我今夜跳過廟墻用薰香合子把鉄頭陀薰過去揹了他一走豈不是奇功一件我無意中得這个合子是天賜成功也看看日色平西又繞着廟探了探道看定進廟之路只盼天黑無如日正長時且先到酒舖喝一壺吃了晚飯挨到二更時分來到柳林石上又睡了一回子不過睡不過穩約莫天已三鼓把夜行衣靠包袱打開通身都換好背着單刀百寶囊收好了薰香合子把白晝衣服包好寄放在樹杈上奔到廟的南墻邊來墻邊有一棵大榆樹韓七躥上墻頭扒在樹上有一个僕岔自己騎在樹上前邊枝葉正把自己遮住往下瞧的偏真瞧不多時只見一个和尚由南屋出來說兄不必着急慢慢保養罷就是公館有人來偺們也不怕有我幫你怕他做什麽說着往裡院去了韓七聽了个真切就知鉄頭陀住在南屋裡而且病着心中甚喜只不知屋裡尚有何人原來小和尚聽了薰香合子不敢回來從柳林一直逃走換了个老年的人伏侍他尚在未睡韓七性急等不得他二人睡熟就在樹上下來到了南屋甚便將身子伏在屋上脚勾簷瓦把頭倒懸瞧見南屋是兩明一暗鉄頭陀躺在裡間那外屋坐着一个年老之人鬚髮蒼白不要說是伏侍之人了意欲掀簾進去又一想又不好只怕驚動法明反為不美既有薰香在此何必鹵莽也不用他們睡了就向身邊取出薰合子將千里火點着輕輕吹動先堵了鼻子然後將仙鶴脖子對着簾子縫內透將進去立時把年老之人醉倒又把仙鶴尾巴一拉兩个翅兒自來一朗扇那香烟就奔裡間屋內去了香烟頃刻已瀰裡間即聽不見大約鉄頭陀必然薰過去了連忙把合子收好掀簾進屋一晃千里火外屋之人不管他了就奔裡間屋去了那韓七胆量極大竟敢點上燈燭見鉄頭陀橫躺在床上有心一刀將他殺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從外屋找了兩根繩子把鉄頭陀二背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床被照着捲薄餅的樣子把他裹好往肩頭上一扛上了墻頭此時已交五鼓多天趁着朦朧月色把樹杈上包袱取上又扛着鉄頭陀由墻上下來直奔到城門邊雖開不了城倚仗拿要把有欽差大人令箭可以叫開那韓七揚揚得意越想越樂越歡喜無奈四月夜最短看看東方發亮自己一想天是快亮了穿着一身夜行衣扛着个人走路教人看着不是樣莫若把衣服換上再走又到昨日柳林內那塊石頭上把鉄頭陀放下正要脫換衣服只聽那邊有人大喊一聲說道你那里來的偷盜人家東西快快給我留下韓七吃了

鉄頭陀撥頭就走。謝標追來。鉄頭陀被追急了。去術不靈。無計可施。[illegible]

驚。不知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大字足本

正續兒女英雄傳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繡像繪圖續兒女英雄全傳卷五

第十七回　勝務敗官弁屢失機　一宛裡生惡僧兩遇救

話說韓七從廟中擒獲鐵頭陀。喜歡之至。扛着出廟走不遠。天亮了。仍在柳林放下。鐵頭陀打開包袱。要撿衣服。只聽林外有人大喊一聲。胆敢偷人家衣物。好好留下。若不然。定要爾性命。原來一床被裏着鐵頭陀。遠看似包裹。蹤進兩個人來。未能看得明白。及至臨近。忽聽鐵頭陀在裡裡嚷道。老弟快來救我。韓七一聽鐵頭陀說話。着了。到底是不會薰香。故工夫不大。到了柳林。鐵頭陀就緩醒過來。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香。天一亮。香的氣味就散盡了。鐵頭陀一醒。就睜眼一看。自己〻背拴牢。連腿被人捆了。又有被褥着。心中着急。想這一官。只怕有死無生。忽聽一聲崩嘣。將自己摔在地下。就着見拿他的認識不出。大約是安欽差手下之人。此難不能逃了。誰料那邊來了兩人一喊。再一看。正是太平瀉清水寨〻寨主歐鵬。帶着頭目侯蒙。他二人來探法明的。昨日到了北關天已二鼓。就住在北關店裡。今日清早往西關口外。正要尋找承壽寺。走到柳林。就見韓七扛着一件巳物。又類乎包袱。又似乎鋪蓋捲。恰在清早。猜他的偷來的。歐鵬向侯蒙道。咱們何不劫下他。侯蒙點頭。兩個人這纔往裡一蹤。鐵頭陀就聽出歐鵬聲音。故爾高聲喊叫吾弟快來救我。歐鵬與他自打播聯盟之後。甚是契厚。焉有不救之理。韓七見鐵頭陀也醒。又有人蹤進樹林。他一着急要拉刀迎上來。不防後邊那人一揚手。一塊石子打來。正在韓七右手手背上。韓七哎呀一聲。一甩腕子。那刀就拉不出來了。眼看那二人用刀反要剁他。韓七撤腳就跑。雖然跑着。仍甩着腕子。歐鵬侯蒙道緊一追。鐵頭陀喊道。二位不必追他。先給我解開。歐鵬侯蒙向道。你快把鐵師傅解開。我追那人。侯蒙回身走到石邊。一伸手將被子抖開。拿刀挑開繩子。鐵頭陀就站起身。將膀臂活動了一番。拉着侯蒙一同出了樹林。往下緊緊一趕。追去離着不遠。韓七一急要奔樹林。離得遠。此時渾身是汗。他急中生巧。一隻鞋照面門打來。說招寶貝。直撲歐鵬。把歐鵬倒嚇了一跳。一瞧原來是一隻鞋。哈哈大笑說。原來你這小輩。就是這樣能為。今天你休想逃脫。依我之見。你寨主把你拿住。倒便宜你韓七實在不能跑了。心中發亂。兩眼發恨。不能跑進城去。往前一搶。腳下一滑。撲咚。翻身栽倒。後面三人一陣狂笑。說你小輩。遠往那裡跑。歐鵬往前一蹤。舉刀就要往下剁。只聽有人大喊。光天化日。胆敢在省城關廂殺人。待我來拿你

說着掄刀把歐鵬擋住。韓七掄起來一睄。是謝標。這纔放心。原來謝標昨日敗了。跑回公館。與顧師爺大家商議。提拿鐵頭陀。法是日晚間。只有韓七與孫師爺。郝金剛未回。且都聽得鐵頭陀寔信。謝標一人清早欲獨建功。並未約會。別人。亦不轉顧師爺調遣。私自出了西門。直奔柳林。走到離林不遠。過了一个小樹林。只見迎面跑着一人。後追着三人。看那前跑的像韓七。正要上前相助。不料噗咚一聲。韓七栽倒在地。後面有人拉刀要殺。謝標就大嚷着搶上前去。與他殺起來了。一來一往。不到二十回合。歐鵬武藝比謝標强。只殺得謝標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謝標知不是對手。撒腿就跑。鐵頭陀現在病勢甚重。不能支持。盼着回廟。韓七雖跑乏了。奈因謝標要敗。本因救他。難以獨自先逃。及至謝標跑了。他也跟着跑。歐鵬貪功。又有侯蒙相幫。他焉肯不追。回頭叫鐵頭陀說。師兄請先回廟養病。等小弟追拿他們。於是追赶。侯蒙相隨。追到樹林。謝標韓七一同跑進樹林去了。無奈歐鵬不捨。竟自追進樹林。侯蒙後面喊叫說。不必追了。林子裡一條弩箭嗤的一聲。正中歐鵬左肩。歐鵬哎呀噗咚倒下。林內跳出一人。舉刀就砍。幸而侯蒙赶到。拿刀架住。二人殺在一處。飛縱迸跳。那肯緩是放鬆。此時韓七謝標逃到林内。正愁無人搪塞。忽見有努過來一人。救了一枝弩箭。將頭一個追的射倒。二人大喜。再一看。正是郝金剛。跟着孫師爺。由昨日打聽明白鐵頭陀住處。孫師爺在省年久。在西關找个相好的。同郝金剛住下。商議一夜。打算今早探好。回公館調兵拿人。未想到半路救了韓謝二人。那韓七正要上前帮助謝標。看歐鵬已然扒起。侯蒙力戰工夫太大。已經後力不加。見歐鵬扒起。他就要往回敗。無奈郝金剛不放鬆一步。只得勉力支持。惟孫師爺見了韓七謝標。說明以上情形。心中有个主意。暗令郝金剛住手。侯蒙見老郝懈怠。就托往下敗。歐鵬也跟着跑下來。那時鐵頭陀早跑回廟去了。孫師爺不叫郝金剛謝標韓七等追賊。說你們拿不成。反要把着他漏網。莫若調齊大眾。圍住他的廟。連和尚一齊拿住。到是妙策。三人依了。赶緊同回公館。見了顧明山。回明從前各節。顧明山出令。忙傳孫祥安魏永福朱三徐二等上來。教他四人各帶五十名兵。在四面圍廟。吶喊助威。准在初更齊集。因韓七昨夜鬧了一夜。故留他與謝標保護顧孫二位師爺。同在公館。到日落前。馮小江趙鵬周三郝金剛一齊扎束停當。飽餐戰飯。各帶兵刃。陸續往珠壽寺。且說歐鵬侯蒙回廟。鐵頭陀已然回來。只是病的利害。同見法明。各說以上情節。法明吩咐擺酒。大家討議。侯蒙道。我看此事決難干休。欽差必來。須早防備。焉要他那

邊頗有能人。法明聽了。說你快住口。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想那安欽差手下這些副參遊守。沒有甚麼能人。咱們會過多少英雄。從沒對手。還講這些官兵將。都是酒囊飯袋衣架而已。他等不來倒是他的造化。他若來一個我殺一个。方知俺和尚的利害。侯蒙不敢再說。鐵頭陀道。師兄雖然武藝高强。我現又病着。只有歐二弟侯爺齊爺可以迎敵。俗語云。好漢架不住人多。還是防備為是。齊明道。我吃完了飯。出去打聽。如有信息。我回來報信。法明這才不言語了。歐鵬這才向法明代歐鵬致意。又表出特來探望之意。又詢問法靜法聰在承福寺的事。又與鐵頭陀叙別後之事。飯後齊明出去打聽。再說馮小江等四人。於傍晚時候。到了西關離承壽寺不遠。找了一个小酒鋪。四人進去喝酒孫祥安已經來了。大家議定。一聲鑼响。就圍住廟。不准放出廟裡人來。趙鵬不放心。叫人在廟外四圍巡察。恐他們聞風逃脫。誰知齊明得了信。忙回廟報知。依歐鵬叫大家歸清水寨。法明又叫大家奔承福寺。始而是法明不服。尚要前去迎敵。繼而是大家爭論。逃往何處。未免耽擱了。時刻天已日落。還無章程。齊明直催說。兵已來了。要圍住廟。就不好了。法明即忙粧扮停當。帶了行李。齊明也打扮了。鐵頭陀只得帶病而行。惟歐鵬侯蒙二人。心中後悔。只好努力向前。只聽外面鑼响。法明在前大喊殺出廟外。人已圍滿。那裡出得去。趙鵬手執兩柄大鎚。當門擋住。大喊道。眾兄弟隨我進廟。馮小江郝金剛一齊答應。馮小江使動單刀。郝金剛舞開雙鞭。齊進往殺。周三是單鞭。也隨後殺來。外頭孫祥安魏永福各統帶五十名兵。在前面圍住。徐三朱三現時已保了外委。各統帶五十名兵。在後面圍住。歐鵬看勢頭不好。與侯蒙往後就跑。那法明甚是凶很。尚無懼色。使着一雙戒刀。直奔了趙鵬來廝殺。趙鵬忙把大鎚舉起招架。兩个人殺了十幾個回合。齊明就忙與鐵頭陀左右夾攻。一擁而上。旁邊馮小江郝金剛也上來。幫趙鵬六个人對殺。隨後又來了周三。齊明是本式低。鐵頭陀是病着。已經敵不過。更兼添上周三。越發不行。又聽得廟外人聲喧嚷。一片聲殺齊明。已身受重傷。法明偷眼再一細找。歐鵬侯蒙俱不見了。就知他二人不肯出力。自顧性命。由後脫逃了。暗想今日斷難活命。莫若行過拙計。自刎了罷。法明一面招架。一面打算主意。忽見後面嗖嗖的跳出兩个人來。第一个白面長鬚。精神滿足。第二个紫黑面皮。重眉大目。花白鬍子。年紀都在六旬上下。前面是寶劍。後面是一對雪亮護手鈎。但見他二人舞動刀兵。好似幾團白光。滾滾來去。兩下正在性命交鬭之際。忽然添了二人。趙鵬等一看。並不是自己弟兄。以

為是法明等一黨。誰知法明等更不認識。以為是官兵。只嚇得魂飛天外。不料那二人直奔趙鵬等殺去。只殺得趙鵬等四人勉强招架。漸漸要敗。又見隨後歐鵬。徐慶也跟了來。並聽歐鵬歎道。法師兄不必驚慌。我的師父二位來了。法明三人此時非常驚喜。見兩個老人。越殺越勇。暗暗稱贊。真好本領。覺得自己精神頓起。遂大呼道。我等不趁此時殺出。更待何時。說罷就殺奔前門而來。白面長鬚老者在前。舞動兩把寶劍開路。大嚷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法明等三人緊緊跟着。魚貫而行。留下黑紫臉老者斷後。猶如幾隻猛虎。趙鵬等使知事情壞了。往外一敗。那一夥就殺出廟門去了。魏永福正督率兵官在外廟圍嚴吶喊助威。不料廟內衝殺出一羣猛虎。把這些官兵。如切瓜切菜的一般亂殺。只見人羣裡頭顱飛起飛落。魏永福嚇的不敢迎敵。讓開一條血路。遂使法明等衆人逃出。及至孫祥安趕來。趙鵬等殺出。已經把賊放出去了。大家抱怨馮小江道。我等帶着官兵。竟被他走脫。如何回見師爺。就是大人不在此。也不好交差。趙鵬道。我們不能管。殺不過。只好還是追。大衆只得追了一番。怎奈後來的兩個老者。武藝過高。趙鵬等都不是他的對手。眼看着要犯逃脫了。徐三朱三在廟後領兵跑來。彼此相見了。朱三道。我們聽見響聲。領兵將廟圍住。不意從外面殺進兩個老頭子。我二人殺他不過。只得容他跳牆進廟。周三嘆道。若不是他兩個。還不至於放走了鐃頭陀。我們四人已經把鐃頭陀與那和尚都殺乏了。就要被擒。誰想到半空出來這兩個禍根。不言大家掃興回公館。且說法明等跟着兩個老者出離了龍潭虎穴。追兵又追了一次。被老者唬回。大衆不敢來了。鐃頭陀便向老者叩頭。並向法明等遂一磕頭道勞。大家還禮。法明便問二位老者姓名。歐鵬這纔過來給大家引見。原來只兩個老者。就是在地壇教歐鵬歐鶴的師父。白面的叫飛天虎李德芳。紫面的叫海底龍陳德明。二人皆會奇門遁甲。知道二徒弟有難。鐃頭陀與法明等都不該這次就擒。故來相救。及至救出。二位就要告別。法明等不肯放。李德芳笑道。衆位還須早早回去。不必客氣。離開這是非地方之好。歐鵬也苦苦挽留。說明大家都回清水寨。不料又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話說鐃頭陀屢次蹈險。及永壽寺被圍。萬無生理。不料又有兩個老者前來搭救。大家逃出重圍。歐鵬懇請大家到清

末寨暫避幾時。大家應了。誰想到又出了意外之事。原來鐵頭陀一時應了替張七報仇。屢行刺不及。又是後悔。念自己羊角嶺病機已伏。想起當日在青蓮寺享福。何曾受過這般苦楚。又添外感。益發沉重。已是行走不得。大家又怨誚大兵來追。只得留下齊明陪他。找个僻靜小店養病。法明等同了歐鵬往清水寨去了。且說安大人破了羊角嶺。擒了張七。拔營起程班師回省。因顧師爺來信。云鐵頭陀近日在省城行刺不成。正在擒拿。恐夫人回省。把他驚走。故此緩行。這一日已離省不遠。顧師爺到來講說鐵頭陀得而復失之事。二人又談了近日公事。安大人道。賊盜之事功已得半。至於詞訟之事。只因在外用兵。無暇料理。恐此番進遞呈者必多。非用心聽斷。使人折服不可。顧明山道。聽訟一節實不容易。安大人道。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有呂刑一書可作法則。再加通之以情。情所不通。通之以變。變所不通。通之以誠。如此或不至茫無頭緒。顧明山道。空說自易。實作則難。至於上刑適輕下服即宥。故無大之意。此甚可從。下情適重上服即刑。故無小之意。似不可泥。恐以下罪而服上刑。稍失於濫耳。安大人點首稱是。二人談至更深。同榻而眠。次早首府來接。備着大轎。旗鑼傘扇。又有武官帶着兵兩邊護持。鑼聲振地。喝道喧天。尊嚴無比。威武可觀。安大人到了衙中。進內見了舅太太珍姑娘。出接出來。檢點行裝。在半路已接了無數呈詞。至次日行香。一路攔輿告狀不少。當日晚上在書房將狀詞批了十數紙。顧朗山自恐東家年少。才能就算好了。只不知聽斷何如。且看了各呈批語。俱如老吏斷獄。不覺吐舌。再看到一紙。首胞兄逼姦鄰女一呈。批云。逼姦之有無不可知。兄弟之名義不可絕。律載告欺尊長。雖得實杖一百。仰濟南府將原告提案。折責四十板具報。其牽連鄰女。事屬曖昧。消案不行。又一件係告父妾欺父年老。抵盜家財之呈。批云。家財乃汝父家財。汝父不禁其抵盜。即非抵盜矣。本應坐誣。姑念愚民。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杖一百。仰首縣折責具報。又有許多呈子。批語皆無不合。或准或不准。各有見解。朗山看了。心甚不服。次日安大人坐堂審案。朗山已服其批呈。尚未觀其審案如何。故藏在二堂的暖閣裡。只見安大人升堂。兩旁皂役吆喝。先帶第一起假女賴婚一案。原告周鏡涵是个秀才。被告李治書是个布理問衙。假女是乳母之女。安大人問過口供。喚李治書喝道。女果不假。便是你親生之女。豈肯自認乳母之女。誣證親父。據女婿說。是因奩資太薄。無有媵婢。遂起疑心。用酒哄醉。盤駁出來。這是真情。本院如今只問你願打願罰。若願打。只一夾棍。四十大板。將真女交出。斷與周生成婚。

願罰出八百兩銀子補還粧奩。問你女兒如不願改嫁仍歸周生為正妻。如願改嫁任你另行擇配。李治書磕頭道。治生情願受罰。但女兒亦情願改婚。只求大人開恩准其另配。安大人道。必須你女兒當堂供出。難聽你一面之詞。當時發出硃籤。立刻喚真女到案。須臾喚至。八百兩銀子隨着呈堂。安大人問真女道。可願嫁周秀才。真女回答不願。安大人道。你不過嫌這周秀才家貧。恐難度日。如今有八百兩銀子。也就不算窮了。況他是個秀才。豈無發達之理。怎麽還不願意呢。真女道。坐吃山空。八百銀子也有用完之時。他前來我家祝壽。衣衫襤縷。氣得要死。我誓不願嫁他。如今又先娶奶母之女。添一氣。怎還肯嫁他。若說這等窮鬼都會發達。那日頭真要往西方出來。安大人大怒道。你竟敢這等回覆本院。本院只認是你父親主意。所以喚你當堂質對。誰知竟是你的見識。你嫌他是窮鬼。教你做一苦鬼。喝聲摟。便是一摟二十敲。真個叫苦連天。吩咐帶下去。又把周鏡海叫上來問道。我看假女容貌不俗。不知德性如何。周生道。德性也還不錯。是個懂道的人。安大人點頭道。娶妻娶德。那真女相貌不薄。不相厚福之人。本院豈不能立押真女仍為你妻。但恐他不肯同你安靜過活。反為你之累。你領這八百兩銀子回去。即以假女為妻。不必復戀此無情潑賤。從此置些產業。勤儉過活。發憤讀書。一朝發達。叫他父女後悔。方知日頭原有西出之時也。周生連連叩首涕道。生員若不認真念書。以圖上進。不特為彼父女料定。亦深負老大人天地父母之心矣。含淚而退。朗山在煖閣後。不住點頭。又問了三四起。都問的確當不易。從此遠近傳說。大有龍圖再世之名。顧朗山回到書房。見了衆幕友。傳說一件贊美一件。並云東家好處。肯自己收呈自批。孫靜峰道。老朽添佐刑幕垂二十年。所見東家有折獄之才者。已經不少。但都在提審時識微知著。於收呈前後並不留心體察。不果假手幕友批判。往往以批語已定。膠守成見。遂至審出情偽與原批矛盾。不免故意遷就。必有因而誤事者。大家議論一番。因鏡頭陀走脫。雖是來的兩老者武藝太大。究竟官兵不精。所以懸牌。不期着操。又寄信與田大人。定賞罰之格。石三百斤。三箭中一。十矢隔牟。跳躍至七尺。俱合式者賞。有一件合式者免罰。全不合者罰。賞滿十分。該管官提陞。賞六七分以上。罰三四分以下者。賞功牌。賞罰各半者免參。賞罰六者咨部議處。賞三以下。罰七以上者。題參。分別降革。後寫着一行云。若按此格以行賞罰。恐至有罰無賞。莫如稍寬其格。使人易從。請足下酌之。田大人回信云。現在武備懈弛已久。即按原定賞罰之。使人知懼而勉。成効振庶可以有

大功矣。大人切勿從寬云云。至操演之日。多不合格。大約各省精壯兵弁甚少。又加以冒吃空糧。甚而十缺其四五。東省因怕安欽差風厲。故急招募補足數。安大人切實曉諭。加緊操演。各營稍有起色。從此軍容肅。詞訟清。聲名大振。京中爲中堂知道。聖上前保舉。安老爺來信甚嘉獎。安大人連忙細寫了稟啟家信。並給老師回稟。自從回省半月。無日空閒。忽一日接了兩張呈子。一張是本城南北村人張永。丟了一女。名喚小蓉。年十七歲。因北關聽戲。天晚未回。尋找了十幾天。不見音響。一張是泰安縣崔家莊崔長順。丟了兒媳。年十九歲。娘家在陽穀縣城北。姓劉。三月底娘家娶兒弟媳婦。他哥哥接他回家。至今未曾送回。叫人去一問。說是已經送回來了。一邊要女孩兒。且把个大兒子也丟了。一邊要兒媳。兩親家打起官司來。安大人收了呈子。就找顧師爺。說一張呈子。必是一人所爲。恐有惡霸搶奪。以僧隱藏等事。或是拐逃。顧師爺道。我平生角履時。曾聽見周德勝四人在道路中說。有個承福寺肉胎活佛。顯聖捨藥。郝金剛等要去看過實跡。被周三攔住。他四人說過。何妨叫他四人來一問。安大人道。我也恍惚聽見說過。於是忙叫人傳周德勝等問話。四人一齊來到。安大人道。近日有兩个呈子。一个丟女孩。一个丟兒媳。據我猜疑。恐承福寺有些蹊蹺。再者你們在西關未拿住法明。也恐是一黨。顧朗山在旁點頭道。不錯不錯。可命周德勝郝金剛二人。帶健役二十名。捕快八名。並給他二人令箭一支。填寫批牌。即速起程。周德勝郝金剛遵命。於次早裝束登程。到了承福寺不遠。住在當住過的店裡。周三吩咐健役等。只在店裡守候。不可走漏風聲。與郝爺一同除去官軍打扮。換了便衣小帽。走到承福寺門前。貼着告示。爲五月十五日戌時。本廟和尚坐化。報告諸山。屆期齊集。送佛歸西。周三郝爺二人看了。便進寺裡察探。見男男女女。挨肩擦背。俱是拜佛燒香的。熱鬧非常。周三向郝爺使了眼色。二人分路趁鬧。往大殿及各房四處蹓看。但見門戶重疊。年長的頭陀與和尚。人皆腦滿肥腸。年少待者及沙彌。盡皆光面嫩。郝爺隨着大眾擁到一個所在。是五間大廳。正中三間擺設禪坐。架起法壇。有一丈多高。四面都圍着朱欄。擋住閒人。不許進去。正面供个大香爐。香烟繚繞。如在雲霧之中。爐旁有幾個盤籃。堆滿香錢。這地下許多男婦老幼。爬着磕頭。壇上鐃鈸喧天。許多僧人宣經念佛。那禪坐上一个和尚。合掌趺坐。又往那邊一看。周三也在那邊與一个人說話。原來周三問了人。知道禪坐上的和尚。就是十五日坐化的那个和尚。二人因留心在那烟霧嘈雜之中。定睛細看。雖是模糊不清。覺那和尚有愁慘。

之容。知道其中有異。二人前後抽身出來。向方丈中探聽。找着了一个十六七歲伶俐小沙彌。見他相貌標緻。衣服齊整。知是方丈得意孌童。二人商量一會。便把他騙到外邊。周三假作送信。指着郝爺道。他說有个鄉下人。帶着兩个女孩兒。是街坊家的。央我們送信與你。他二人要看活佛升天。如今現在李家店裡等着。他們說有个小和尚。是他們的兄弟。要請他去。把他們領了來。小師父可同我們去認一認。那小沙彌年紀也不甚小了。已嘗過女人滋味。聽說有兩個女孩兒找他。如何不喜。心中就懷不良。便撒謊道。咱便有兩个姊妹。不知是不是。就不是也是師兄們的。咱也可以領來。只交代明白便了。我就同你去。遂跟着周爺郝爺。同到店中。周三把他引到客房。等一等。嘴有伺候健役俱躲出去了。郝爺便將房門閉上。周三便拔出刀來。一手揪住小沙彌的胸脯。喝道。但嚷一聲。便是一刀。不知小沙彌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詐出萬金藏嬌畫護　算失一着首惡潛逃

話說周三將小沙彌誑到店中。閉門拔出刀來。要殺。郝金剛一旁勸道。我們還是好好問他。不必動凶。若不實說。再殺他不遲。遂向小沙彌道。你只說是話。便饒你。小沙彌唬得面無人色。咱說什麼。周三道。只問你假裝活佛是誰。沙子道是姓劉。陽穀縣北邊的人。周三道。你寺裡藏的女人有多少。在什麼所在。沙彌詳道。有沒有。周三把刀連往腦門上擦。沙彌閉着眼道。咱說有有許多呢。都在禪房背後地窨子裡。周三道。禪房背後什麼所在。如何進去。說得明白便饒你。不說便砍下來。沙彌誑道。爺爺不要砍。咱說了。禪房背後。有一尊達摩是畫的。畫背後可進去。看地板踹着下去。周三收了腰刀。提那小沙彌。放在床上。郝金剛便來安慰他。把一牀被。替他蓋好。吩咐道。你放心睡在這裡。有酒飯給你。不許聲張。如若聲張。仍然一刀兩段。等着三日後活佛升天。放你回去。又叫過四个健役來看守。周三便騎快馬回省。留郝金剛在這裡。且說周三來到欽差署中。稟見大人。回明承福寺一切事情。顧師爺道。抄出方丈藏的婦女。那張永的女兒。匯長順兒媳。自必有着落。大人須如此如此。安夫人道。此事須要先生代弟一行。朗山應了。即叫周三出去暫歇。今午仍須起程。又添派了馮小江陸祿安。帶兵的是魏永福。帶一百名兵。於次日起身。不准傳揚出去。兵丁陸續而往。扮作各項生意。單說陸祿安馮小江。約定周三。當日收拾行裝動身。找店住下。以便等候魏永福兵馬。仍是周三快

馬回了原住李家店。見了郝金剛。說明此番如何辦法。郝金剛即同周三速往承福寺。已是十四日了。到了寺前。進了山門。一片空地。搭着三丈半高一座方台。臺上幢幡寶蓋。鋪掛鮮明。臺下堆着柴草伺候。下了臺旁安設寶龕。准備入骨。寺內外熱鬧。勢若湧潮。擁擠不動。比上次更加繁華。周三隨着大眾擠到活佛壇邊。只見的燈燭香花不少。又有幢幡寶蓋。滿壇陳設。更有些降沉壇。燒得香烟迷漫。繚繞着那活佛。說不出他是悲。是喜。是死。是生。再說郝爺一人擠到方丈禪房門前。加上欄杆擋木。許多年少侍者在內行坐。不放出來。又向各處看了一遍。找着周三。同到店中歇息了。二人飽餐一頓。叫手下健役捕快。都吃飽了。郝金剛道。偺們也該走了。不知陸爺那邊有什麼暗令。周三道。我們分手時說明白在承福寺見放炮三個。鑼一面。已吩咐人帶着。到時以鳴鑼放炮為號。說着二人緊細停當。留兩個衙役看守小沙彌。其餘都帶往承福寺去。此時月已東升。一路行來。月亮焰如白晝。皆往承福寺看活佛升天。周三等到了寺中。那時活佛已然上座。四面香烟噴起。如同雲霧橫空。再加月色朗朗。分外行看。甬路上另設一座平台。台上有十八個和尚。全戴着毘盧帽。穿着袈裟。台下有許多僧人。也披着偏衫。拿着法器。中間坐的是方丈。生得虎頭能背。巨口濶腮。雖然氣象莊嚴。究竟相貌凶惡。現時頭頂毘盧帽。身披紫襴袈裟。項掛百念佛珠。手執九龍錫杖。在台上宣卷談禪。那下邊一唱百和。鐃鈸鐘鼓。聲喧若沸。四面擠着男女老少。各執信香。跪滿磕頭。滿口念佛。善男信女。愚昧可憐。周三正在觀看。忽見那方丈猛然立起身來。把禪杖一卓。口中吆喝道。

天地從來幻合　生身誰是爺娘　今朝脫了臭皮囊　青山依舊在　綠水自然長

臺上臺下眾僧。齊聲讚和。鐘磬喧響。鬧成一片。又聽方丈唱道。大眾聽者。今日和尚圓寂。

不踏蓮花歸極樂　不翻觔斗受災殃　寸絲無疙疸　四大總空亡　咄禪心不作沾泥絮　一點靈光照十方

眾僧敲磬擊鼓。齊念阿彌陀佛。方丈高唱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和尚自顯神燈。焚化皮囊。脫離火宅。大眾中有善男信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無量恒河沙等諸佈施。即得無量恒河沙諸利益。自從無始。至於今日。所作罪孽。一切消滅。求富得富。求貴得貴。求壽得壽。求男得男。凡有所求。及諸意外非敢希冀種種利益。過去未來。及諸現在死生眷屬。俱得利益。即說咒曰。

婆羅娑羅。悉諦悉諦。伽羅娑伐羅。羅伽悉諦。娑婆訶。

方丈宣咒已畢。眾僧齊聲念佛。男女各出佈施。有銀子有錢。也有布帛爭先投獻。頃刻之間。堆積如山。收拾完了。方丈下了臺。領着許多和尚。齊向高台立定。高聲喝道。和尚和尚。來到分明去的直捷。　此番回首　毫無糾葛　大眾有緣各人努力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眾僧齊和三聲佛號。方丈搖響九連環。把錫杖望空中一指。只見烟霧之中。高台上閃閃爍爍。放出五色光彩。把眾人合掌參拜。連連念佛不止。宛生塌地。送佛歸西。方丈及眾僧。俱是閉目念佛。這時候。周三郝金剛先是見的陸祿安馮小江二人。閃在方丈背後。那魏永福已然領兵在旁。聽信周得勝暗暗的照應人是齊了。即忙回後把手一招。飛身一躍。直上台去。馮小江率領各役一齊動手。一人手中一个灰袋。罩住一个和尚的頭。順手將帶上繩索一拉。袋口收緊扣住咽喉。一拉一个。甚至利便。這方丈本有能為也不易捉。無奈他閉目合睛。並未防備。袋一上頭。繩即勒緊。兩手發不出力來。西五个捕快伏侍他一个。橫拖倒曳。如同牽猪一般。毫不費力。魏永福舉起令箭。兵丁團擁。高叫現奉欽差令箭。兵丁團擁。不累百姓。那本處人民。都不敢多事。都逃走了。郝金剛也上了臺。見一个和尚往台下要跑。原來袋未扣好。被他把繩拔開了。郝金剛離着遠。一手未曾拏住他。跳下台去。往後逃走。郝金剛追下去了。台上的和尚跑了兩三个。拏着二十餘僧。捕快一人拏一个。周得勝已背着活佛。跳下臺來。陸祿安已然領二十多健役。先奔禪房。打開柵欄。一擁而進。房裡看守的幾个沙彌。驚慌無措。眾役將他們一一鎖起。不漏一个。打入後面。果有一幅達摩畫像。貼在板壁上。一腳踢開。奔進房去。揭起地板。直入地窖子裡。一看。裡面燈燭煇煌。一排五六間房子。藏着娼妓婦女。不計其數。也有歡喜的。也有愁悶的。見陸祿安領人進來。唬得張皇失色。陸祿安道。你們不必驚慌。有罪非都在和尚身上。出去見官。就放你們回家。大家無奈。含羞帶愧。走出地窖來。暫且慢表。且說這廟裡本是大長住十方善地。後來有藏實島法惠寺的和尚法通來此。遊方把這廟內方丈害死。那法通本是綠林出身。練了一身硬工夫。武藝出眾。時常出來採花。他有一个師兄法靜。比他能為更大。然好練。不好採花。曾兩次勸他。因此不合。他夜間採花。心還不足。又生出若許主意。在他禪房後安了地窖子。或搶或拐婦女。藏着許多。那張永的女兒。是手下人拐來的。還有个劉大之妹。即在長順之兒媳。且從半路搶來的。連劉大一並搶來。他又帶着疊書。配些丸散膏丹。派人在外貼報子。說活佛顯聖施藥。又

想了主意把劉大在地窖子養到肥胖把他治得口不能言即把他充活佛又交下一个助桀為虐的和尚叫粉面如來悟成像貌甚好也有些武藝且通文理收他作徒弟兩人無惡不作法靜看不上他自己回了藏空島還有一个下院承壽寺是他師弟法明於前幾天由省來信說鉄頭之事叫他防着今天正值活佛昇天之期與悟成商議叫劉大為假活佛悟成作方丈哄愚民銀錢那法靜在後面樓上飲酒一見个小沙彌驚惶失措一直跑上樓來說師太爺不得了外頭來了好些个官兵官將把我師父拿口袋套了去把師叔他們也都拿住又有人帶兵進禪房來了接連又有老道來報地窖子叫官兵看着了又有小沙彌來報師兄們都叫官人鎖了始而法通聽見尚欲迎敵他已經札縛利便手使五明月牙鏟下得樓來繼而一想大勢已去不趁此時逃走仍歸藏空島更待何時於是改了主意那時薩祿安等正前面大殿審悟成等衆僧並未搜索到後樓所以任他逃脫無人知曉再說顧師爺隨後到了承福寺此時馮小江已將方丈悟成等連拴帶扛到大殿內先將繩子捆牢後將灰袋解放悟成等已被石灰搶喉迷眼昏迷之際周得勝已把活佛帶到大殿用涼水解醒薩祿安已把婦女一齊帶到大殿却金剛已將小沙彌及衆僧俱鎖在大殿外聽候發落顧師爺先取了活佛口供實係陽穀縣城北民人劉大被法通搶他妹子並他也搶來被剃為僧口中塞着麻核桃綁在禪坐之上哄騙愚民又審了臺下衆僧供出五色亮光是硝磺藥節合成自下而上燒至活佛身邊還有一尊松明的小像腳踏蓮花直飛入半空中去了已在劉大衣領中搜出當衆驗明又供出劉大週身塗有異香為的是燒化之時必然香氣滿空好使人民信心堅固薩祿安解上婦女們也有出於無奈的也有樂於在此的也有著貝家中公姑丈夫的查有張永之女劉大之妹其中有無家可歸婦女顧師爺命人代回省城有隣近婦女即速遣其歸家又把他窖內搜出珠寶金銀扛出米麥豆穀都記明分載車上惟有方丈悟成被石灰搶昏審問無供顧師爺及薩祿安等都不知尚有法通故而漏網還是顧爺拷問衆僧說你們這裡可有法明衆僧道我們這裡無法明只有法通這才知道法通漏網又往各處尋找一遍毫無蹤影大家起身回到李家店將要緊之犯帶回省城其餘都交陽穀縣婦女除張女佳女帶回完案剩下的各自領歸承福寺另招住持大衆回省稟見安大人遂即會過顧爺安大人甚喜雖未獲着法通究係了承福寺西處大盜已去其二只賸了天月山白象嶺此時武備已有規模又想到文風山東最好

且自己本是督學使者何以不出示觀風於是先期告知並不考文只出策論經解詩賦各題至是日來考者一千餘人取超等十二名特等一百六十名一等六百名二等二百名三等四十名題為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賦以勸學興禮崇化勵賢為韻江防海防策維鳩方之解劉晏論梁鴻傳後美人十詠夏蟲十二詠七絕五絕以四藝為完卷全作者聽安大人結看難忘自己高興作了七絕五首送與顧朗山孫靜峰二位師爺看了吟咏一首讚不絕口即送與孫師爺看忽見馮小江慌慌張張跑來說大人有請有緊要事相商二人錯愕吃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

話說顧朗山孫靜峰正在看詩只見馮小江倉皇而來說大人有請有要事面議顧朗山道大人找我等何事小江道今早東昌衛守備李豐元千總張起鵬來報海運糧船被劫說是海盜時我來請師爺速來商議嚴拿海盜朗山道我等就去當時約靜峰一同來見大人安大人笑面相迎道適纔東昌衛守備來報說糧船被海盜所劫那海盜姓歐是兩個兄弟還有別處漏網的大盜也來幫助顧朗山聽了道那海盜姓歐不是歐鶴歐鵬其中還有鐵頭陀靜峰拍手道不錯請大人速即與田大人相商趕緊派兵千萬畫一善策必須一鼓而擒不但有鐵頭陀還有法通法明我與郝金剛訪拿鐵頭陀之時知道有個歐鵬是清水寨二寨主又有個法明是承壽寺住持那承福承壽必一家法通法明自然是一派誠一舉而三得也非多派人去不可視為大敵方能有濟於是請顧師爺出令又並請開看靜一上人的錦囊也是今日恰值開第二封柬帖之時安大人與顧師爺俱帶冠焚香下拜恭敬拆開一看見上面也寫着八句詞兒是時近中元還巧機關失三得二三亦必還以二引一惟居與哀以二引五破天目山朗山大喜道恭喜大人此去七月十五必然成功且可得幾个輔佐還有藉此破天目山之意誠可喜也上次破羊角嶺應驗了此次必應驗安大人聽了高興孫師爺道我正要看詩被馮爺一去未得細看詩稿我還帶着呢說罷又取出詩稿仍與顧師爺同看見上面寫着題是美人十詠七絕十首吳西施云吳宮臣自夢驕淫將亡國終纖腰伯符入公瑾開江左未必媸嫫沒二喬息夫人云懊惱鄰歸楚宮包羞頻莫擲嬌容可憐一國無輕責不及民間謝小娥卓文君云幾年昔鳳也無儔底是憐才賦好逑一曲琴心違禮法芳名終古說風流孟姜女云萬里長城遣萬骨枯始皇枉作萬年圖千秋青史紛紛論只

有齊人善哭夫王昭君二云黃沙白草望無邊絕塞琵琶絕可憐自是宮家多倖薄非關圖畫誤嬋娟虞美人二云四面聞歌顧影顰紅顏不惜委風塵江東從渡知多少拔劍殉君一美人孫夫人二云信有人間作婿難劍光如雪洞房寒蘆花江上私歸去節孝原來不並肩蔡文姬二云忍耻胡中十二年餘生重覩漢朝天借他一樣儒家女獨讓班昭擢史編梁綠珠云拚向朱樓墮此身身心俠骨何灰塵平論畢竟是奇男子烏肯遺殃到美人楊貴妃二云雨淋鈴曲作秋聲正好仙山賦定情天上夫妻能久住莫來人世誤長生又看題是夏蟲十二詠五絕十二首蜻蜓二云亭亭去復回雙飛點水急中庭微雨晴美人花外立知了二云嘒嘒夕陽西深深萬柳堤居高聲聞遠此解擇枝棲蜘蛛二云滿腹是經綸寄人矮簷下結成一片網閒看自投者蝸牛二云獨具清涼致常依水石間何如息蠻觸高處寄身閒螳螂二云聲距捕鳴蟬綠枝附高樹自鳴得意間能無黃雀懼蚱蜢二云趯躍隴邊飛田原草正肥是誰翻書譜刺繡上羅衣螢二云向夕頻裙扇何年聚讀書院涼人久坐花底一星初蟻二云行居數無已穿珠智若何南柯休喚醒富貴夢中多蛾二云艷魄二云曾化修眉或入纖微軀何足愛底事苦趨炎蠅二云鑽營聚何謂揮去復飛來逐臭不知醜揚揚拜賀回蚊二云利嘴善迎人噆膚為飲血長喙能幾時反掌身俱滅蛙二云樓夢六更亂驚人兩部聲偶然潛井底休作不平鳴當此之時孫靜峰看了佩服之至朗山道所詠十美各有議論俱極巧妙所詠夏蟲別有寄託俱極精深大人必於此道用過工夫安大人道工夫不敢說有我愛散體不愛試帖愛今體非不愛古體也無筆力無氣魄所以古體不工究是薄弱之故我於前輩拜服者如陳白沙王漁洋查初白厲樊榭諸公均可追踪唐宋至於時下袁趙程張亦可以步後塵朗山點頭道大人明論極是僕刻校士牘時將此二十二首刻在前靜峰道大人必有稿子暇時定當借觀安大人搖頭道小弟不敢刻稿現時名公卿到晚年必有一部詩集前面刻着許多序與題詞後面必有跋語可厭之至朗山道前在書架上看見大人試帖稿子已經細細讀了擬於異日恭校代為刻板靜峰道明日可賜我一看朗山道其中佳句甚多如天是鶴家鄉之癯容如鳥佛清夢醒坡山低飲銀河水高冲玉宇烟揚州曾到否一笑解腰纏又雨夜一村新笋稍之竹催先後笋林枝短長梢疎難掛月碎嫩不受風敲村舍新添燕多之幾家流水住深巷夕陽遲落葉滿階紅不掃之紅殘滿不掃碧落恨無涯鴉點凌寒賽燕脂着色佳楓香告天之檀心溫宿火鐵面冷秋霜皆可傳之作我尚有忘了的安大人道二位

讚的未免太過。使我適增顏汗。文事今為不急之需。咱們還是講武備罷。清水寨之役。不可遲延。後日即須起兵。可命褚一爺為帥。趙鵬為先鋒。陸葆安為後應。郝謝為左右翼。魏永福孫祥安為中軍護衛。帶五百人馬。仍是改裝而往。不可張揚於外。使彼遠揚。顧明山道。如此甚好。可命人傳去。褚一官等遵令料理行裝。後日動身。至後日清早。大家改扮了。辭過大人師爺。請了訓示。各帶隨身家伙行李。褚一官又叮囑馮小江。就命帶過坐騎。眾英雄各自上馬。褚陸趙謝郝五人。帶了精壯兵丁。並自己從人。都是客商打扮。離了省城。往太平濱而來。路上說笑。頗不寂寞。只是天氣炎熱。太陽猶如火炭。走了五十里。將近未時。方才有了市鎮。眾人又渴又飢。且汗已溼透。看見一家酒店。各人下馬。褚一官道。天氣甚熱。我們後面天棚底下坐罷。可以涼快些。郝金剛說。大家進去喝酒。保連把打臉水泡茶。謝標又要了一大碗冰。擺在桌上。褚一官吩咐酒菜揀好的拿來。我們從人都吃他們外面吃罷。不多時酒來了十壺。菜擺一桌。眾英雄就喝起酒來。褚一官一面喝酒。一面觀看屋內。只見靠窗戶一張桌子。坐一个年輕人。不過二十多歲。生得濃眉大眼。巨口闊腮。身材雄壯。下面坐着一个三十多歲。十分眼熟。似乎認識。却使个伴當模樣。二人都赤着膊。窗檻上搭着衣衫。主僕兩个。時刻瞧着這邊五个人。交頭接耳。好似做眉做眼的評論。陸葆安湊到一官面前。輕輕的說。一爺你看下首這个三十多歲的。好像石敢當相貌。褚一官點頭。倒是那个年紀大的。忍不住了。向着郝金剛道。兄台莫非姓郝麼。我看着你面善得很。郝金剛猛然想起。拱手道。石大哥。你這些年可好呀。咱們總沒有見了。這時候在那裡發財。那人剛要答言。那二十多歲的與他使眼。那姓石的含糊道。現在沒事。說罷扭頭過去了。二人即算過酒錢。匆匆的出了店。褚一官等遂即着還了酒賬。從人也都齊備。各自上馬出店。跟下來了。恰好同路。晚上恰巧與那二人同住一店。褚一官悄悄告訴郝金剛。叫他盤問姓石的。必蹺過了那二十多歲的方行。謝標說。他是石敢當的哥哥。我也認識他。這店叫順隆店。夥計迎接眾英雄進店。住在五間上房。倒也寬敞。一切吃酒洗臉。不必煩絮。姓石的二人。住小西院上房兩間。眾人飯後。正在脫衣乘涼。見姓石的由西小院出來。郝金剛過去。兩人一談。甚是親密。因問石大哥。你同走那人是誰。石大悄悄說道。我告訴你。他姓蔣名和。他販私鹽。後來作海盜。現請投清水寨。因上月搶了糧船。故教他來省探聽安大人。那裡發兵不發兵。郝金剛問。若有人要破水寨。容易不容易。石大道。我到清水寨不久。却知之甚切。若破此寨。倒

有此一辣手那寨周圍都是水若無船不能過去在中起一片平陽之地而且港汊極多四面皆有蘆葦深淺不同右道路不熟就是有船也過不去及至到了岸上都是小路東一條西一條兩邊沒頭沒腦的蘆葦望不見前面去處有路有好走有路就不通若進了寨路徑更雜非深通水性本領高強者不能成功石大又道你們此來並沒有船隻到了清水寨誰給你們須備船此是要緊之件謝標也趕過去行過禮就說道此事莫若就求石大哥給咱們僱船可以行不可以行呢石大哥千萬念舊日之情況且破寨第一功石大低頭不語一會子說我悄悄他去時候大大他要疑心郝謝回至房說起石大似有允意倒是好機會褚一官道俟那人睡熟你我石大將話說明果然待至更深郝謝與石大定妥一切且說了暗號次早各散一日到了清水寨離十四五里之遙投店歇下店門口貼起暗記叫魏承福等好找再說趙鵬到晚間俟房散後拉了陸葆安到冷靜所在說到我與一个姓唐一个姓袁的交好他二人也是清水寨兩員大將今晚我與你去走若說降唐袁二將則破寨不難矣豈不是奇功陸葆安聽了大喜到二更以後俟眾人睡熟趙陸各帶兵刃悄悄出來走不多時已到灘邊但見一片大水望見對面一座大寨只得鑽入水內泅着水來到對岸只見水葦內搖出兩隻小船來趙鵬等伏在水邊等他船過去就從這條港進去約走半里趙鵬透出水面一看兩旁都是葦子並無道路趙鵬道我們走錯路了陸葆安道我同你回去罷二人從新出來在水底摸着行走誰知走來走去都是淺灘並無出路纔慌張起來趙鵬出主意望着莊子走去必定到了寨門二人議定就向水葦裡走無奈難走水底深淺勉強扒上岸來弄得遍體淤泥葦葉好比利刃劃了滿面血痕那知到岸上更不好了並無路徑雖有夜行術亦難施展此時進退兩難忽聽一聲响一齊跌入陷坑旁邊林內出來二人一聲喊說拿奸細立刻奔到二十多个莊丁都用拿鉤飛抓望坑內亂去將趙陸二人橫拖倒曳捉了上來眾莊丁用麻繩四馬攢蹄把二人捆了結實帶進寨裡來是晚正是袁聲萬唐振聲二人巡更下夜聽說在東柳灣陷坑內捉住了奸細二人忙來瞧及至看了兩人奸細滿面泥痕血痕好似活鬼一般袁聲萬走下來拉住辮髮將臉面細認不覺哎呀一聲唐振聲拉了他一把袁聲萬就不言語了於是對莊丁說天太晚了將奸細存在我們前寨候明天清早我們同你等去見寨主再審他不遲莊丁脫了干係豈有不願之理袁唐俟莊丁去後這纔命人將趙鵬放了趙鵬見是袁唐更歡喜不盡把陸葆安為人也

說明白了。遂即夜起來問明來意。趙陸將寔話說了。袁唐背着趙陸議一番。想跟着强盜終無出頭之日。不如歸順安大人。煩趙陸引進。可得官職。以後還有升騰之日。主意已定。即向趙陸二人說明。二人大喜。用薰香將二歐薰透。劫到店中。用言苦勸。大家央求。大約不能不從。那時豈不功勞更大。袁聲萬道。你把事看太易了。即使兩個寨主都易勸說。那後寨二位夫人。二位小姐。亦不易辦。趙鵬道。勸寨主在我身上。勸後寨在你等二位身上。如何。袁唐應了。趙陸二人假作歸降。袁唐引見二歐。即派趙陸在寨中為將。信而不疑。再說店中褚一官等。次日清早。魏永福二人。領衆兵將都到了。一找趙鵬陸保安。並無踪影。他二人兵器也都不見。褚一官就頓足道。這兩個獃子。准偷進了清水寨。必然丟出不好來。此時不見回轉。是被人家拿住了。郝金剛道。不要慌。事已如此。只好想法救他們。且等今夜。我先去探個虛寔。見機而行。褚一官道。你要去可小心。為是你再不回來。就賸到我與老謝了。謝標笑道。他不能不回來。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一官點頭道。是呀。郝金剛收拾妥當。笑着就去了。是夜正是中元佳節。水村都要放河燈。十分熱鬧。天又二更外面傳進話來。說田大人到了。褚一官吃了一驚。不知田大人為何到此。連忙齊隊出迎。接進中軍。入座。褚一官率領衆兵將叅謁已畢。田大人就問目下軍中事情如何。褚一官把現在情形。細說一遍。田大人縐眉道。顧師爺叫我趕忙來此。說是我到了這裡。你們這裡事情就成功了。叫我帶了要犯進省。必有許多將才。藉此可以破天目山。此時安大人已同顧師爺。大家往天目山住紮去了。我們一同起身。還叫得了信急去報捷。我今聽你這話。離成功甚遠。何以此次。顧師爺話不靈了。褚一官也猜疑了半天。本來先來的五人。倒失陷了兩個。又去了一個。不知怎樣。船隻有無道路生疏。初來未打一仗。離成功太遠。此時田大人到營。就近三更。吃飯歇息。談講不覺天已大亮。外面報進來說。陸保安趙鵬。郝金剛一齊回營候令。並帶着降將五名。拿獲賊首要犯二名。田大人褚一官聽了。又驚又喜。原來歐鵬西關被殺之後。留他師父同上清水寨。他二位師父。就私下與歐鵬說。清水寨雖好。不可久戀。宜早回頭。歐鵬並未介意。回寨後。恐其有事。就叫蔣和去探聽。總未回好。又叫小伙計石大去。我不一日蔣和石大回來。說已經派人來了。不多。歐陽等也未在意。這晚報東柳灣拿着奸細。次早唐振聲來說。奸細投降。人才出衆。寨主理宜陪待周到。歐鵬允了。袁聲萬同趙鵬陸保安來到。二寨主降階相迎。拜了大寨主之後。大家相見。擺酒款待。趙鵬與袁唐四人。已經打成一路。不料

是晚郝金剛放來那郝金剛與石大在順隆店定好約會將和已說通情願歸降安欽差故此郝金剛來到江邊一棵柳樹底下已停着船相待遞了暗號老郝跳上船去船上有二人解纜拔動飛槳望對港斜行到寨外船上的人告訴老郝早道不管寬窄遇着松栢順手轉灣若無樹木就可直走再上不錯走了半天誰知石大怕是他來自己來迎把他帶進蔣和的住處引見了彼此講得投機此把許奮齊明找來一同定計談心許奮與鮑國恩最相好又與齊明是親戚他們久已存心見安欽差待人寬厚且知盜賊不能久長都商量要改邪歸正今趁趙鵬陞孫安投降便知是假而有郝金剛打和九人已通消息只有瞞着侯蒙與二歐今夜正值七月十五日清水寨過中元節夜裡放河燈燄口施食甚爲熱鬧趙鵬與這邊五人計議用少許蒙汗藥酒將二歐百般歡飲灌醉將二歐偷出寨來即用石大的渡船過岸去在船上才把二歐捆住郝金剛背着歐鵬趙鵬背着歐鶴帶領五个投降之人來到轅門褚一官聽了驚喜非常忙進後營回稟田大人與田大人計議一番傳趙鵬等三人進了慰勞了數語帶降將進來相見褚一官降階相迎待以賓禮即帶他等見過田大人田大人見了投降五人溫諭一遍並叫他五人勸說二歐投降唐振聲稟到寨主勸之不易須示以威後待以恩大費周折方能有濟田大人點頭吩咐明早大家起身回省二歐他的家眷及清水寨嘍囉並所有糧米一槩不管眾人答應且說二歐被人背入大營尚不知覺及至日出漸漸有些轉動因昨日酒多醒得遲歐鵬口渴忙拿茶此時趙鵬唐振聲等都在旁環繞郝金剛即遞過茶來歐鵬二目猛然睜開看見趙鵬等在旁便道我昨日酒太多了說着話復又往左右一看見地方生疏不是水寨的樣大爲詫異忙站起來才知捆着呢又看見歐鶴亦是捆着他哥哥纔轉動始醒悟過來大聲喊道哥哥你還不知咱們叫人家暗算了總粗心無見識之過歐鶴驚醒齊聲道不用說了事情已到此由你們辦趙鵬望着唐振聲等不好用言安慰只見魏永福進來道田大人有令要把捆着不可疏虞俟到省再爲發落說罷去了趙鵬又叫人預備茶水點心都叫擺上勸二歐畧爲用些歐鵬等搖頭道我二人是要犯不收拾我們足矣無須酬應老爺們請便趙鵬等無法只得叫伴當在此伺候大家走開至次日早起程一路都是趙鵬等供應二歐樣樣周到進省入獄發兵看守惟二歐單住兩間潔淨房子牀帳桌椅擺設俱高須臾送鋪蓋酒飯豐盛已極又有傳話叫禁子好好伺候趙鵬等每日輪流來看又把手銬脚鐐開了這天晚間趙鵬

等三人。唐振聲等五人。一齊進監來着。並擺着極好的筵席。極美的酒來款心。二歐原是豪傑。胸中又不肯露出愁顏。故此大唱大吃。席間每人一杯奉上。勸二歐。歐鵬笑道。諸位又照那晚勸酒。又把我等如何計算。歐鵬亦笑道。怎麼又得酒席。若再醉了。又把我弄到那裡去。眾人忙道。二位哥哥不必作要。要寬恕弟等之罪。說着一齊跪下。二歐忙一齊拉起。眾人不肯。齊道。弟等有罪。二位哥哥若肯應聲。弟等才敢起來。歐鵬道。眾位請說罷。眾人於是細細將勸降之話說了一番。二歐始而不肯。後來大家跪着不起來。正說着。人報田大人來了。二歐始以為他來查監。誰知田大人從外面喊道。着我來奉勸二位歐將軍一杯。說着進來。大家站起。兩旁侍立。田大人即向二歐作揖。二歐還禮。田大人即請二歐上坐。二歐再三不肯。讓之至再。這才坐了。田大人又讓趙鵬入席。大家談論。十分暢快。說到投降。二歐不好再不允了。即向田大人投降。當晚飲至三更方散。田大人本欲請二歐往他署中去。二歐又不肯。還是陸保安說。大人須要稟知中丞。再寄稟安大人營中。然後再請歐兄們出監。方是道理。田大人笑道。說得是。這是我性太急了。大家陸續別去不提。且說二歐安心在監。不受委曲。比在公館舒服。惟惦記家眷。一日午飯後。禁子進來稟道。二位歐將軍家眷到了。要進監來望。二歐齊道。叫他們進來。原來中元節第二天。碧氏妯娌在後寨。不見二歐進來。尚未介意。只因了環交頭接耳。說寨主不見了。方查問起來。命人往前廳去找。外面侯蒙也正尋找。侯蒙心中明白。這才急急忙忙報入後寨。碧氏姊妹定了定神。又叫侯蒙到外面問問袁唐齊許將五人。方知也無蹤跡。又向各處尋問多時。回寨來說。碧氏姊妹一想。寨主及手下五將都不見了。只有侯蒙正在驚慌。侯蒙又進來稟道。小將向外查問。昨夜寨主被大家拿去。袁唐五人。已經投降。裡應外合。一同去了。大約寨主凶多吉少。碧氏道。你再去細細打聽。侯蒙去了。此時後寨大亂。依碧氏要自盡。依水仙海蟾要追殺去。奪他父親回來。正議論不決。侯蒙說道。二位夫人與二位小姐不必煩愁。小將打聽得實在。寨主決無妨礙。現時唐袁等五人。俱已投降。與他們待寨主甚好。寨主毫不受屈。若寨主無事。就等見小寨主再說。於是收拾細軟。離了清水寨。往省城而去。半路遇見一武職官。帶了許多從人。年紀三旬以外。氣象威武。他住在上房。不時打發人送過二十兩程儀。碧氏不肯收。眾人道。我們褚大人說。與你們有交情。千萬收下。到省再見。說畢而去。次日進省。一詢問。二歐尚在監中。有人帶着到了監裡相見。大哭。二歐告知現已投降。毫無苦楚。你等放心。正說着。田大

人打發人來說現已稟明中丞衛大人可速搬入田大人衙門二歐即日出監田大人打轎來接到了衙門田大人命女眷把碧氏母女接進去遂親身出迎二歐讓到書房暢敘比他更為親熱正在說得痛快人報褚大人由軍營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闖迷津三闖仙東　懷遠慮同赴鄧莊

說到歐家一門團聚二歐夫妻父女六人都蒙田總兵請到公館中暫住當夜三人對天一拜結為弟兄總兵居長從此以後悉以兄長大伯父呼之二歐此時真心降順並無異心總兵次日面稟中丞一切恰好中丞正接安公子來信擬奏稿為二歐出罪專候他家眷信息差褚一官上省投信路上已碰見歐家母女彼時不知等投信後聞人傳說二歐家眷已到人已出監住在田總兵處褚一官聽了這話立時去見田總兵及至見面問起情由總兵說與他聽他此刻要見二歐總兵當即請二歐出來與他相見三人一見如故甚是投機說起路上曾見着二歐家眷而且幫過青蚨歐家弟兄當請褚一官入內命妻女出見面謝褚一官道既蒙不棄願結為弟兄萬勿推辭二歐想褚爺是欽差至好人又誠寔當下拜過弟兄褚一官年小以兄嫂稱呼二歐水仙海蟾也出來叩見叔父田總兵大喜設筵慶賀四人痛飲毋說那褚一官送來的奏稿是特與中丞相商中間敘的是二歐投降獻糧願投營効力懇恩免罪錄用等語說得甚妥中丞閱過深以為然中間略改了一段補入袁唐蔣許齋五人先來投順然後才勸二歐並降目今正在用人之際得此七人効勞可望蕩平土匪云云中丞改好復修一信將二歐家眷母女四人探監現已留在田總兵處二歐已出監與田總兵結為弟兄真心歸順聞其女頗有武藝應如何安頓之處乞大才商酌兼問天目山情形何不調二歐隨征最好將伊家眷安頓一妥當地方暗做為質當則二歐此後可保無異心矣信已寫好仍煩褚一官帶去以速為妙褚一官執信不敢逗留次日一早就動身馬上加鞭直奔大營不過三四日已到營門却說安欽差自到天目山紮下營盤觀看營盤但見山高有數里廣有二十餘里止有一條路徑可以上山其餘都是懸岩倒壁無着腳處聞說那宋萬超手下僅有千人遙有土人一千餘戶其實非甘心從賊也那宋賊雖無甚本領他按兵死守並不下山交戰但知派人輪流守住山口運下滾木擂石若是攻山枉送性命又無別路可通任憑你算計一無良法所以欽差紮營已

久並不曾一戰。攻山數次。倒傷了數十名小卒。連顧朗山與衆將俱束手。今聞二歐已降。欽差想又添兩員佐將。或者能助力攻山。隨到顧朗山到營。說明一切。借此可以為二歐贖罪地步。遂與朗山計議。擬下奏稿。遣褚一官上省。請中丞一看。斟酌妥當。再繕摺入奏。褚一官今日回營。見了欽差與顧師爺。將中丞回信奏稿呈上。忙將二歐家眷已來。田總兵怎樣與二歐結拜弟兄。那二歐倒是兩條好漢。他的妻女甚懂道理。女兒更有本領。連我愛二歐直爽。也同他結拜。細說一遍。安公聽說。拆開信與朗山同看。那奏稿改得甚妥。信中要安妥二歐家眷一層。真是慮得不錯。安公子低頭思索。顧朗山忽然想起來了。說道。東家你可還記得那白鶴山長老仙柬。還有五封。這如今何不取來看看。一看柬帖自然明白。安公子聞言。拍手道。我真忘記了。忙令人打水淨了手。吩咐擺設香案。捧起香來。然後才取出那裝柬帖的錦囊。供在香案之上。恭敬行了一跪三叩的禮。才打開總封來看。真正凑巧。恰好第三封柬帖應在此日開拆。安顧二人見了。拆開細看。帖上寫的是歐家母女安教鄧莊。二歐調營征戰無妨。高山要破。挖道暗入。三月功夫方能蕆事。暫請病假離營。移營在山後。從山後挖地道。通入山中。四面再挖深坑。斷後逃走之路。必遭擒矣。以少殺為主云云。安顧二人看罷仙柬。心中了然。深服禪師所見之妙。安公忙將奏稿謄真。外加摺片。是請假就醫。暫離營盤。一俟病愈即到營征勦。冠山那天目山的賊冠。恃險抗拒。永不出戰。但知死守。而地勢險要。一時難破。幸虧田總兵收服袁唇等五人。勸得歐鶴弟兄獻糧投降。軍中有糧。兵心堅固。臣因目疾請假。所有軍營中事。即着田總兵代辦。懇恩賞假。並無賞田總兵等。歐鶴弟兄二人。雖是海盜。現在知悔。獻糧歸順。懇恩免罪。留營效力。這是奏稿中大槩。格外又修稟托烏老老師懇應。又寫家信。又寫信與中丞。要調取二歐赴鄧莊聚會。此次可將家眷也送到鄧莊。褚一官聞言大喜。將奏摺包好。將信收好。隨即動身。不分晝夜。趕緊上路。三月功夫已到省城。即刻稟見中丞。面交信奏函摺。中丞拆信看過。知道細底。忙請到田總兵。說明原故。總兵甚喜。說道。等某去告訴二歐。趕緊動身。隨着欽差寶眷。一路赴鄧莊去。其須料理軍裝。交代軍營事。約耽擱二三日動身赴營。先請褚爺同欽差寶眷與歐家六口。即日到鄧莊動身等候。欽差相見何如。中丞點首應允。一面將奏摺會銜寫好。差官進京出奏。並交代欽差的信札。一面給安公子寫回信。又張羅送褚一官與安欽差家眷的路菜。連二歐處也有一分路菜。中丞可算周到。那褚一官見了二歐。將欽差出奏的言語給他

聽管保無罪。而今請你一家到鄧莊居住去。將來你弟兄投營効力。家眷有人照應。欽差現請病假三月。也到鄧莊。衆會家眷與我們一路同行。又將鄧翁一生的事業。說與二歐聽。二歐平日也聞得鄧翁是一位老英雄。年紀九十多歲。褚一官是他女婿。既拜弟兄。倒要認這位弟夫人。那碧氏母女聽說褚家娘子是鄧九公女兒。去見才好。趕緊料理行裝。那欽差公館中舅太太接了公子的信。又是褚一官說是接他二人去鄧莊暫住。不日安公子就來。那舅太太爲珍姑娘更不用說。急忙收拾行李。令人請褚一官來催着動身。當有曹縣預備夫馬、轎子。擇了吉日動身出省。二歐家六人。外邊有袁唐等五人。褚一官也與家人跟隨。還有田總兵派來千把。中丞派四人護送。一路熱鬧。未動身之前。褚一官已寫了一信。專遣一快足送至兩處。有信好教鄧老翁明白。也是日止走了六十里住店。二歐家眷同住一店。舅太太與珍姑娘住上房。碧氏母女住廂房。那母女四人。一到店下轎。就走過上房叩見舅太太與珍姑娘。彼此見面。十分合式。吃飯都在一桌。外面褚一官與大家一桌飲酒。二歐在內。也與衆人投機。袁唐等五人。另在一間居住。五人另外吃飯。次早動身上路。在路走了六天。已到鄧莊。再說鄧翁。先接的是安公子信。細說收降二歐。十分費力。現在連家眷都來了。令他來寶莊居住。好與郝謝周韓諸人聯絡。二女子。得謝郝二女作伴。好探聽他的本領。留下妻女。將來他軍營効力。不怕他反覆。此其大畧也。自己亦來盤桓。係請假就醫。可以住上一月。已請褚大姊丈接舅母、小妾全赴莊上。某不日即來。寫的明白。老翁看罷大喜。當下告訴褚大娘子與二姑娘。這兩人更是歡喜。忙打掃房間。令人多買下酒菜。鄧翁又差人去告訴郝寶周謝九家。約定等二歐亦到。大家請他去同住。鄧翁又將外面廳房廂房。都叫人打掃乾淨。預備安公子到來居住廂房四間。一邊兩邊八間。東廂房預備安家人與聽差的人住。西廂房給二歐居住家眷。只好另撥房子居住。諸事已畢。恰好省中專人已到。說明日准到。老翁拆開褚一官信看了。忙遞與褚大娘說。姑爺有信來。明日就到。褚大娘十分高興。想丈夫今是都司。將來再得保舉。戴上紅頂。那就真正不枉做做人一場了。那二姑娘是最喜熱鬧。聽說最喜的乾妹子來了。還有歐家母女四人。不知怎樣一个人物。所以盼望更切。那時兩个孩子過了週歲。算是兩歲。也會走了。鄧翁莊上預備停妥。到了次日。果然轎馬已到。鄧翁令大開莊門。迎了出來。先是舅太太下轎。隨即珍姑娘下轎。當有僕婦攙扶往裡。見了鄧翁。彼此叫應。見二姑娘褚大娘二人迎出。滿面春風。兩个孩子。但聽

他吽道舅老太太隨即上前來拉手這才看見了珍姑娘登時放下舅太太上前拉了珍姑娘的手吽了一聲妹子我想得你好苦就往裡走此時珍姑娘忙上前吽應了九太爺與諸大娘又去看兩位少爺隨後又有碧氏母女上前先吽應鄧九太爺碧氏以九太爺呼之水仙海蟾以九爺爺呼之又以伯母呼褚大娘以妹婆婆呼二姑娘褚大娘看那水仙妹妹年紀不滿二十生得十分俊俏心中愛極水仙海蟾聞言忙上前說道褚家伯母如不嫌姪女粗蠢今日就拜下做个義女不知你老人家肯收我兩个褚伯父與我父結拜論輩數也是女兒一般褚大娘聞言歡喜說道真的嗎水仙妹妹忙走過去拉了褚大娘子說如此請乾娘上坐好受禮二人雙雙下拜口尊乾娘真是三生有幸也褚大娘竟受他二人的大禮隨請褚一官進來水仙妹妹遂以乾爹呼之九公一見大笑隨又拜二姑娘二姑娘說道你們為什麼不認我做乾媽呢想是嫌我年紀少我今年也二十九歲了大着你們好幾歲呢偏不認我褚大娘子聞言大笑道不是他們不認你做乾娘因為輩分不合如今你是他們兩个的乾外婆把他們當做外孫女一樣好不好二姑娘聽說喜歡不已那時碧氏姊妹二人上前認親聽得歡笑之聲不斷鄧老翁道快預備內外酒飯同了二歐出來到客廳中坐下袁唐許將蓉五人也來叩見鄧翁以姪禮相見二歐代達姓名並申明曾與褚爺田總兵大家結拜鄧翁看了五人笑道都是龍華會上的人難得都成一家人了正盼安家賢姪早早平服天目山白象嶺拿住了妖僧大功成就彼此都掙得一个大小前程也不枉做人一場眾人齊聲道老人家說的不錯但願早成功大家都聚在一處同你老人家多喝一鍾酒那才快活呢說得老翁十分高興擺上酒飯痛喝了一陣才吃飯外面如此裡面是二姑娘褚大娘子歡容飲酒席上談笑歡聲振耳二姑娘見着乾妹子高了興褚大娘新收兩个乾女兒高興其餘舅太太珍姑娘碧氏姊妹及眾家人見如此熱鬧以親人相待焉有不喜歡高興之理那二歐拜見鄧老夫人又進內拜見褚大娘與姨奶奶褚一官辭之再三定要見着人進內通知隨後帶領二歐入內先拜見姨奶奶次拜見褚大娘連兩位小爺也都相見鄧翁對他二人道稍待一二日我再領你去見他們那幾位綠林英雄爽使好尋下房子二人的家眷方有存身之所他們那邊也有兩位姑娘不差上下他們也會武藝將來住在一處正好講究此本領將來有好親事我老朽還要替四位姑娘做个媒人呢從前那欽差安大人的夫人十三妹是認我為師傅他那親事就是我的媒人如今

他已經做到一品夫人了。二歐聞到十三妹三字。連忙說道。我們一向久聞十三妹姑娘是女中豪傑。可惜不能見面。原來就是安夫人的令正夫人。這卻直好了。我等情願跟隨安夫人做个奴僕。將來進京。到宅叅見主母。那十三妹姑娘。我們就可見了。九公道。安夫人來了。我替你們通誠。遇着有事。先差你同我褚姑爺進京。就見着十三妹了。二人聞言更加歡喜。二歐暫住鄧莊。過了一二日。鄧翁領他二人。往郝武韓謝金九家。除周三郝武韓謝四人不在家。現在軍營。外其餘五位英雄。一一見過。大家見面如故。都說相見恨晚。二歐看了莊子。甚是清幽。若在此地置買田地。蓋上房子居住。真是洞天福地。因先想其自已飛空島米糧。既是報効皇家了。家眷船上還有些金銀細軟不少。也還值錢。不知何人看守。忙請九公進內。喚出碧氏姊妹。問他船上金銀細軟尚存否。碧氏道。我動身時候。交與侯蒙看守。還有箱籠三十餘隻。金銀細軟。快派人去取。此事非袁唐蔣許齊五人不可。還要託褚大爺派人同去。方保得關津渡口無人阻攔。快與褚大爺商量。罷二歐聞言。即刻請到褚袁諸人。將此事說明。袁唐二人願去。褚一官派人往取。先從軍營中經過。請欽差給令箭一枝。以便關津渡口驗放。袁唐二人辭別衆人。動身往太平濱去了。不提。再說安欽差在營中。等候田總兵到來。好動身再鄧莊與諸人相見。其時奏摺已進京去了。那一日田總兵由省起程。來到天目山營盤。安公子請了進營相見。當將營中諸事交代清楚。留下郝周韓謝四將。馮趙陸三人隨同回鄧莊。次日動身。言明至多兩月即來。此地仍舊將山圍困。四面挖下河溝。不放一人出山。再與顧朗山商議。打探有可挖地道之處。斟酌行之。倘若二歐有何妙計。當即通知安公子。交代好了。這才動身赴鄧莊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安欽差鄧家莊聚會　侯頭目太平濱動身

書說安欽差在天目山營中。候田總兵到。忙將兵符令箭面交田總兵。囑咐他在此圍困山林。格外小心。不要被賊人偷去。凡有人迹不到之處。俱挖下濠溝。派人看守。郝周韓謝四將。意欲欽差回莊。田總兵再三挽留。說道。你四位若去我就不敢當此重任。安欽差聽總兵之言。止得轉勸四人。仍在營中効力。等我尋出一个機緣。破了此山。省得久在外邊。四將無奈。仍在營中。安欽差隨即動身。那一日到了鄧莊。進莊先見老翁與褚大娘二姑娘。然後才見留太與珍姑娘。大家見禮已畢。歸坐。鄧翁問起營中情彩。安公子細說一遍。鄧翁道。真正無法可想。就是仙東指引挖地道。也是難

事要從下往上挖入山中至少也要數十里之遙何日收功正說到此褚一官進來回道二歐要進來叩見同他家眷六人都在外面候信安公子道請他進來相見我正要問他可有什麽妙計能攻破天目山那天目山中的賊人他可有認識之人還有那山中怎樣一个地勢不知他去過否我要問他个細底呢褚一官聽了這一番話忙出來帶領二歐與碧氏母女六人一齊入內到了內堂安公子先起身站立在一旁用目細瞧但見二歐在前後面隨着兩个婦人來後是兩个女子走進內堂連忙一齊跪下口稱欽差大人罪犯歐鵰歐鶴與妻子弟婦女兒侄女特來叩見拜謝救命之恩說罷連忙叩頭安公子忙令人扶起說道壯士肯棄邪歸正將來為國家出力你我都是一殿之臣聽說你與褚一爺結拜又將令嬡寄拜在褚姑奶奶名下更是親戚了千萬不要客氣等我假滿到營二位前去一同立功寶眷就居住此地有鄧翁照應儘可放心還有郝周諸人眷屬也在此曾見過否二歐答應已去拜望過很蒙青眼就是妻女們也去見過鄧郝周謝三位奶奶郝家姑娘謝家姑娘甚愛我們兩女要結為姊妹將來一定在此置產居住已遣人往太濱去取船上的家產恐關津阻攔褚一爺有人同往說是由軍營中請了令箭此事大人知道否安公子道我動身之時未見有人來請令箭好在田總兵在營聞信自然給箭大約一路決無阻攔聞說有五位頭領我倒要見見這五人二歐道袁磨等五人現只有三人在此袁磨二人已往太平濱去取家產去了這將許齊三人在外恭候請示就此時傳見否安公子道快請進來罷於是二歐出去帶領將許齊三人進入內堂一上台階三人即止住腳步瞧見欽差慌忙跪下叩首欽差忙令人扶了起來細看這三人相貌也還良善遂問了出身來歷三人據實告稟說道罪犯等五人本是良民因家貧販賣私鹽為鹽商拿住送官究辦用非刑拷打幾乎喪命坐監半年後來遂將我等充軍在海口遇見兩位歐寨主救了上船收在船上做頭目雖搶劫過客銀錢未傷一人性命此係真情安公子聞言道據你所說非甘心為盗可比如今既棄邪歸正須要替皇家出力好蓋前愆三人答應謹遵大人金諭安公子復問道那天目山的朱賊你們知道他來歷否他那山寨你們有人去過否二歐等道那朱賊從不與我們交往聞聽人說他也那認識妖僧他那山寨地方不大險要非常攻不容易將和道我想起一个人來了就是看守船隻那个侯家他曾在天目山住過常聽他說周圍有多寬內裡有許多山洞深有百丈數十丈者數處要問細底等他不日就來那時問他郎

可得其地利也安公子聞聽侯蒙能知天目山地利心中大喜吩咐五人道你們五位且在此暫住等侯來到再問其詳若能熟悉地利好助我攻山將來大家立功在此一處你等家眷在此即仗鄧翁請人諒可放心若能將船中蓄積全數搬來不愁置產無資衆人聞言齊聲道是隨即辭別出外去了再說袁壽嵩唐振聲帶領着兩名兵丁往天目山營盤那一路上來走的是小路抄近百餘里因此與欽差錯過及至到了營中才知欽差已動身赴鄧莊田總兵已到營代理二人進營參見田總兵說明原由總兵留他二人住一宿次早送行果然給了他令箭一支又發了護票一張凡有要緊差事必須給護票好令沿途驗票放行此時朗山在營中要聽欽差回音可有什麼妙計因此更上說挖地道一節朗山陽安公子向鄧翁相商兼問二歐可有妙計朗山本欲同欽差赴鄧莊又因田總兵留他且住半月等營中諸事料理有頭緒可以代辦然後再送朗山赴莊與欽差諸人聚會接說袁唐二人由營動身出文登縣口乘船到太平濱尋着了那侯蒙將二歐信取出交與侯蒙細述一切命他將船上所有值錢東西一總收拾好了先用船載進口然後或用車或用驢騾到德州上岸旱路不遠三四天可到鄧莊了侯蒙說我知道了煩你點數開單清楚好去交代依我將上等金銀細軟裝在箱內其次值錢東西可以帶去如不要家伙碗盞之類賞給船家不跟去的人你看如何袁唐道就這樣辦罷侯蒙道我性子最急巴不得立刻就當面交代才好省得朝夕心驚膽戰袁唐二人道你真是心所以如此你只顧性急萬一收拾得不妥路上碰壞就受埋怨了不如一樣樣慢慢收拾東西又不壞了人也省力總不過是船中東西給他帶去還有一層也須先問他們一聲誰願跟去誰不跟去共有多少人數也得斟酌開消跟去的人自然將來隨在一處不跟去的人也得分出陳人新人跟隨年久者是陳人還須多給他口糧好勸他回鄉務農不要再做强盜那新收的弟兄止須發給他盤費勸他一番歸鄉的好侯蒙道此間船上共有百餘名大半都是寨主起手共事之人平日他們也嘗慮及做海盜無奈身在其間不得不聽號令如今既然寨主投誠願替皇家出力不惟立功還可洗罪他們聽了信息十分歡喜深盼寨主來喚他們前來軍營幫助立功把那盜名除盡真是一个將功折罪之人據我看那陳人多年是願去的剩下新人一半是飛空島的鄉人有家可歸聽憑自便臨走時多給他們盤費也就是了袁唐二人道就是如此說罷催他上船袁唐二人跟隨上船侯蒙忙去開船艙把艙中整箱子搭了出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來打開細檢。命人取到筆墨賬簿。請袁聲萬照數登簿。侯蒙于是把箱中之物。從新點過。再裝入箱。每點一物。袁聲萬即書寫編號。點完一箱。再換一箱。袁聲萬覺得十分累贅。唐振聲忙來更換。才將上等箱子點完裝好。然後再點次等之物。隨後將零星物件點清。擇其需用值錢之物帶去。問明船上有不願去之人。把此項不帶去各物。全數付與。任憑或賣或留。全賞與那不同去之人。直鬧了五日。才算告成。侯蒙尚不覺怎樣。袁唐二人。直累得腰疼腿痛。遍身無力。二人對侯蒙道。老哥哥我算服你了。如此精神。這樣勞力。仍不覺乏。因寔在難得。我二人腰腿疼痛。若再要這樣勞乏。真正來不及了。侯蒙道。你二位是一向受用慣的。所以勞碌不起。我是一个苦人出身。慢說這五日收拾。不覺勞苦。就是經年累月。肩挑貿易。奔走街坊。也不知吃力。所謂習慣成自然也。袁唐二人道。也只好奉求你老哥一人偏勞。我二人要歇息養養精神。才好上路。侯蒙道。如此請便。袁唐二人。遂在船上直睡了兩天。侯蒙已將所有應帶去之物。連箱子等項裝載兩隻船上。所有願去之人。共五十餘人。不願去之人。亦六七十人。侯蒙把船中不帶去之物。分與不去之人。又每人給與路費銀數兩。囑咐他各自歸鄉。做個好百姓。再不可又去投在綠林。將來後悔無及。那些人倒也聽話。果然散歸耕種營生。這同去的人。各人都有些隨身行李。竟裝滿了兩隻船。連侯家東西之船。共是四隻。侯家船重人多。外撑兩隻新船。單備人坐。後面安排伙食。諸事料理妥當。約定次日開船進口。袁唐侯三人。打頭棧每逢關口有令箭護票。不怕阻攔。那一日大家商議。今夜在此停泊。要痛飲一醉。以壯行色。更有那些鄭船等與那些不同去之人。每人派了分子。到島中一个熱鬧莊子去買些雞肉菜酒。配上新魚。於是烹魚煮肉。端整了數席。先擺了一席在船上。請袁唐侯三位一醉。其餘大家或在船上。或在岸上。擺下酒。有諸人入座。做一個送行大會。其時天將黃昏。大家飲起酒來。人人鼓起精神。放量飲酒。有的說說笑笑。有的豁拳行令。歡聲滿道。唐袁侯三人飲酒半醉。袁聲萬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向侯蒙問道。我到這裡來了這些日子。眼看明日就要回去了。也忘記問你一个人。如今到那裡去了。侯蒙道。你問的是誰。袁聲萬道。那个鐵頭陀那里去了。你總該知道。侯蒙道。你問的他麼。說起來話長。他自從到了太平鎮船上見了二位寨主。訴說他的苦處。說是都因為要替張文大王報仇。千方百計。託張文替他保守老家。他一个下山要想去行刺欽差。那知那欽差更利害。住好幾个地方。打聽公館到有三四處。都說是欽差寓所。那和尚先到了一處。黑夜之

鬧上了公館的房往下一看是黑洞洞的下去尋路忽然會昏迷着不出東西南北直鬧了一夜尋不着欽差住房到了天明只得回歸下處又打聽旁人說欽差不在此地在某處相隔數百里路途那和尚又往那里去又是撲了一个空又在在那里第三次卻不好了在公館中下去不料有了防備不用別樣兵端用及水筒打水槍那水內有穢物又臭又齷污了和尚一身和尚無奈回到店中那知被水一衝穢物一厭惡竟把他法術全行破了他又氣又羞登時生起傷寒病來不起床睡到客店幸虧遇着一个好心店主人替他延醫服藥足足的治了半月才好養息了幾天正想回山這个時候欽差早已遣人把他的羊角扇攻破了張七大王也拿去了他聽了這个信才出海口來投奔兩位寨主湊巧碰着熟人方領他上船相會袁唐二人道這些事我都知道問的是他現在何處侯蒙道話須從頭說起你且聽我再說他自從得到船上無精神每日嘆氣咳聲問他何故他道他的武藝有限全仗法力如今法力被穢水冲破怎能報仇又聽張七被斬他才哀告咱家寨主興兵進口報仇他原說隨後進口相助誰知寨主去後三天他在岸上碰見了一个人說起此去南邊二十里外有个海瀛瀛中有个島島名藏空島約有數丈寬大島中有一个廟名法惠寺寺內有三个和尚帶領着十幾个徒弟在寺中修煉頗有法術那和尚聽了這話當日就要了一隻小船往藏空島去了過了十餘日差人來下書書中說他到了法惠寺與三位和尚講究甚是投機那三位和尚法力比他更高他從前法術雖破只要跟隨這三个人修煉百日即可照舊如初他現已與那三人結拜安心在寺修煉等法力鍊成即可同那三人一齊出兵去拿那安欽差報仇雪恨請兩位寨主且寬心等候緩日用兵云云算來有兩个月矣所以我們這裡連打敗戰一切事他並不知曉我們不過知道有這個地名到底相隔多遠實在不十分明白就是那送他去的那隻船也並未見來他那下書的也止來過一次目下我等都去了他等到百日後來此不見一人看他怎樣報仇袁唐二人道他有妖術萬一他暗中行刺如何防備侯蒙道自古邪不勝正又說道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妖僧止得一人料他孤掌難鳴袁養萬忽然想起天目山挖地道一事向侯蒙道我從前聽你說過你曾到天目山過那山中路徑你一定知道聞此山十分險峻竟無法可破三面都是懸岩倒壁但有山後一條路又是曲折窄狹樹木參差荊棘塞滿人不能着腳安欽差與顧師爺商議要挖地道不知地道能挖通否侯蒙說道我當初去那天目山之時宋萬

趁尚未落草據山上一伙無賴之徒商量要去挖煤約了我們數十人進山有一個福建人說會看煤苗所以大家聽他指使叫挖那處就挖那處連挖了幾十處雖有兩三處有煤可惜不料後來被山中土人報官禁封將我等赶跑所以知道那山的路徑如真要挖地道止須從山背後挖起不過十里遠近即通那山中一个牛眼洞那洞中寬大足可藏兵等人馬到齊出其不意由洞中殺出進去立刻破山袁唐二人忙道那洞口方向路徑你還記得麼侯蒙道記得袁唐道如此妙極了快動身去鄭莊見欽差獻計罷如此事成功你是攻天目山第一功臣三人說了一會話酒醉飯飽大家安寢次早天明起來三人吩咐船家開船動身往海口內地而來那些鄉兵得了許多物件與船隻齊來道謝送行大家拱手說別彼此後會有期不多時船已去遠正值南風大作恰遇順風挂起風帆船行甚速午日已到文登縣口進了口當有海口巡哨兵船吆喝要查艙上稅袁唐吩咐將船靠攏兵船取出令箭與護票給他們看了知道是奉安欽差所差不敢多言任憑進口從此入了內河每日約行數十里五日到了德州雇了車輛裝載諸般物件一直往鄭莊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侯蒙獻策指陳地理　田公見子喜遇親人

書說侯蒙與袁聲高唐振聲三人由太平濱乘船進文登縣口從內河直抵德州雇車裝載箱籠在路行程走了五日已到了鄭莊袁唐先下車進莊莊丁通報鄭莊一面將車上東西卸了下來住二歐所住客廳旁邊廂房內搬完那時鄭翁出來問信二歐遂領侯蒙叩見鄭翁老翁看侯蒙年紀五十多歲面貌厚實真是一个可靠之人鄭翁對二歐道難得這侯兄替你們看守船上東西如今全運來二歐道我這侯兄弟一向做事誠寔所以才託他看守船隻鄭翁點頭隨吩咐備酒飯與三位接風褚一官也出來又是一番見禮歐鶴問褚一官道大人現在可用過飯否請老弟台去請示何時有暇好着侯蒙參見褚一官道且不用忙你先去檢點搬來的家私問他帶來多少人也替他們尋个住處二歐道不錯忙去問侯蒙帶來多少人侯蒙道太平濱船上共有百餘人我動身時對他們說明願去者跟隨不願去者各歸鄉里做个安分良民不可再失身為綠林朋友那時有六七十人願歸鄉我於是斗膽每人給他十兩銀子又作為耕種之本還有五十餘人口稱無鄉里可歸情願終身跟隨兩位寨主我等聽從決不反悔我聽他們說得有理

因此把他們帶了來。如今就請褚一爺替我們暫尋一个住處。再作道理。褚一官道。不要緊。你先叫為首之人來兩个。等我去引他看看。可以住得下。侯蒙忙去叫兩个年長之人來見褚一官。行禮以畢。褚一官領着兩人。進了倉間一看。有護倉閒房二十餘間。乾淨高亮。大那二人看了說道。足彀住了。褚一官遂命他們搬進來住。但是火燭須要小心。二人答應知道。遂出去把那些人。須到護倉房中居住。眾人有了安身之處。再說二歐與碧氏母女檢點東西。侯蒙把清單呈上碧氏道。箱子內的東西。一樣也不少。如銀器銅錫器。可以不必帶來。真虧了你們都給我帶來。於是母女四人。把各物收好。從箱子內尋出些絨線綢緞之類。分做四分。水仙又去尋出一定金錠。幾樣玉器。用紅緞包好。告訴碧氏道這幾樣送鄧家小公子的。碧氏點頭道。倒是你想得到。那安大人處。舅老太太。姨老太太。兩處這幾樣表禮。使得麽。二女子看了。又看替配了些絨線。每處兩分。自己送去。再說安公子。聽說侯蒙帶來急欲要見。今歐家兄弟。帶領侯蒙進見褚一官。傳話。二歐遂同侯蒙與褚一官進入內堂。安公子一見。先站起來見侯蒙。上前跪下叩頭。口稱大人在上。小人侯蒙參見。安公子吩咐起來。一旁賜坐。侯蒙不敢。公子道。有話長談。無有久立之理。侯兄不必太拘。說罷。讓褚一官與二歐一齊坐下。侯蒙告罪歸坐。安公子先問他奔走幾日。帶了多少人。侯蒙回稟道。船上舊有百餘人。小人臨行。遣散有家鄉可歸者七十餘人。下剩五十多人。實在無家可歸。情願跟隨。小人等伺候大人。做一小卒。實營報効。願當頭陣殺賊立功。目下這些人住在此間。究覺不便。求大人派一位將爺。將他們送至天目山營中。作為新募兵卒。暫給口糧。日後收入隊伍。免他們散去為非。此係實情。務求大人恩准。欽差聞言甚喜。說道。侯兄此舉。可謂兩全。既救了他又助了兵力。我即為寫書遣人帶他們赴營。你不必同去。等我假滿赴營時。一同前往。我聞聽袁虜等說。你曾到過天目山。你可還記得山中地勢。從何處挖地道。較近而易。你細說來。好作攻山之計。侯蒙道。小人當年曾在天目山中挖過煤。挖了好幾次。內有一處地名牛眼洞。在山之背。其洞甚深。均有數里寬。有數丈狹處。可容兩人走。若從山背後暗暗挖地道。只要挖通了牛眼洞。那就可以伏兵一二千人。出其不意。從洞口殺出。立刻破山。挖地道須用數百人換替挖他那山背後。山勢不甚險。就是荊棘太多。處處是枯樹亂石。若用火焚燒。則恐賊人知覺防備。不能挖地。除非暗中將荊棘斬伐。一半露出路徑。然後在一二里內紮營。從營中挖起。挖至山中。遠至二十餘里。以五百人挖。大約三月工

夫可得八九既不露聲色使彼不防又不空費氣力大家輪替不至太勞似此就是小人拙見請大人高裁安公子聞言大喜說你這一番議論深合兵法斬伐荊棘不易好利器屢中儘有這也不難侯蒙道尋常刀斧那裡砍得動山中荊棘非有寶刀才能濟事安公子道寶刀卻倒有一把現在京師着人寫信去取何如那時褚一官說道那鐵頭陀羊角嶺寺中搜出兩把寶刀現在何處何不先取出來試試若真能砍動荊棘那就妙了安公子道此刀我帶回省中交珍姑娘收藏快進去問如在手邊即取出來褚一官忙進去一會拿了兩把戒刀出來交與安公子公子解開刀套拈出來果是寶刀但見寒光直射其白如銀歐褚侯四人一同觀看稱贊道真是削鐵如泥之刀有了這刀大事成矣安公子道我今夜就寫信明早派侯兄與蔣許齊三人帶着寶刀與那五十餘名小卒往天目山營中看准地勢先到山背後暗暗砍伐荊棘挑選會挖地道之人紮一營盤暗暗挖起道來山下那三面仍舊把守第一不可走漏風聲第二不可性急須聽顧師爺調度我這里日內要專人進京去取內人那口刀做個防身之物倘或砍伐樹木兩刀不敷用再用倭刀也可我等消停半月也就赴營至於那五十餘名小卒我信上寫明令田總兵給他口糧有馬步兵丁缺額即將他補入等到我到營中還要添兵攻山不在乎多五十餘人顧師爺是有本領又會奇門推算你等要挖地道可先請他推算方向千萬不可大意恐怕送了兒郎性命侯蒙答應安公命侯蒙出外歇息九公已出來問話安公子將侯蒙獻計挖地道用戒刀砍伐荊棘從山背挖起明日即令他帶領那五十餘人赴營細述與鄧翁聽那老翁道好極了但人家才從太平濱來明日赴營太覺辛苦難保不怨恨在心何方緩幾天再去呢安公子道非侄兒不知體貼人情急於遣他們赴營因帶來五十餘人先都是賊人留在此間究屬不放心所以遣他們赴營無須憂慮鄧翁道真是賢侄想到比我們高了於是大家散去安公入見舅太太在那里收禮褚大娘也在房中見安公子進來笑嘻嘻說道妹夫來得正巧你看我乾女兒送給你們舅太太如夫人的禮物我要請全收舅母珍姑娘不肯你來做個主人全收了我那乾女兒他時常想到京師見了何家小姐做奴婢伺候也情願他有這樣孝心不全收他禮物叫人家孩子怎樣過得去安公道既大姊如此說舅母就把禮物一齊收下咱們將來多給他東西就補過情了褚大娘十道何要客氣舅太太與珍姑娘聽二人如此說只得將禮物全數收下那鄧翁處與褚大娘兩處裡也是全收再說安公子於是

日下午忙即寫信與田總兵書中兼給顧師爺請他面與侯蒙相議挖地道一事。所有二歐手下來投營的五十餘人
須日給口糧。隨後補入隊伍。又用刀伐荊棘。着兵先試行之。一切囑將許齊侯蒙等面商為好。封固又喚將許進去交
代一番。然後又喚侯蒙面交與他書信。外給他十兩紋銀。作為路費。格外給那五十餘人。每人三兩紋銀。侯蒙叩謝出
去傳與他五十餘人。不多時安公子遣家人將那賞銀分作五十餘包。拿了出去按名給發。眾人要當面叩謝。家人道
替稟大人。罷不用面謝。眾人只得散去。褚一官又送與侯蒙路菜。鄧翁亦命廚命添出菜來。賞替侯蒙將許等餞行。次
早將許侯三人動身赴營。褚一官來送行。二歐亦然。二歐格外又有酬謝侯蒙之物。交收甚好。給五十餘人路費。大家
辭別一齊。分散各奔赴營。且說二歐碧氏檢點家私。共有金銀一萬餘兩。當即託褚一爺與鄧家莊上諸人。置買田地
修蓋房屋。作久遠之計。先在鄧莊居住。日後房子蓋好再行搬去。且說田總兵自到營後。將天目山周圍看了一番。與
顧師爺商議。除挖地道外。別無良策。但不知山中有多少路徑。又不辨方向。從那一方挖起。萬一挖着不通山路之處
豈不白費氣力。非有人到過山中。指出方向。才能動手。這是終日計議。那時侯蒙與將許未曾到營。忽然營外來了四
五个人。挑着行李。馬上有一少年。年紀二十上下。到營門下馬。問道是那位將官看門。當有把總傳升上前答話。說道
尊客從何處來。有何事見諭。那少年忙上前打恭說道。有勞替我通稟一聲。說我田種玉從家鄉而來。要見田大人。今
有大少爺從家鄉到此。現在營外候令。乞大人令下。田總兵聞聽。兒子從家鄉而來。心中歡喜。傳令着他進見。中軍答
應。出大帳來至營門。口尊公子。大人有令。請進營相見。公子遂整肅衣冠。往大帳而來。當有兩旁將弁觀看公子。見他
年約二十上下。白面紅唇。眉清目秀。舉動厚重。雖是文人。却有威風。眾人看罷。暗中誇獎。那公子到了大帳。抬頭見了
父親。慌忙跪倒在地。叫了一聲爹爹。孩兒久違膝下。未能侍奉。不孝之罪。實是無可辭。今特從家鄉來此叩見。說畢叩首。
田總兵見公子已長成一表人物。品貌端莊。出言溫雅。心中大喜。說道。我兒起來。一旁坐下。公子告罪。方才要坐。想起
營中定還有別人。應該請見。忙問總兵道。爹爹營中不知還有幾位。望爹爹領孩兒拜見。總兵聞言。更加歡喜。令人
請到顧師爺與褚將軍。指示公子。逐位拜見。總兵聞言歸坐。顧朗山問道。公子今年芳齡幾何。從貴省幾時動身。路上
走了多日。見王幾位尊行。幾府上還有多人。請道其詳。並問公子是那个榜名。一向習文習武。公子聞言答道。小侄

名叫種玉。今年一十九歲。一向習文。前年已入學。舍間還有一個舍弟。今年一十二歲。名叫種德。此回是奉母命由山西太谷縣家鄉而來。路上走了二十餘日。才到省城。打聽家父在此紮營。所以特來省親。眾人聞聽公子表白。知道田大人妻賢子孝。都稱讚道。田大人真正好福氣。有兩位賢公子。大公子十九歲。已中學。如此相貌。將來一定大發。田總兵道。舍子愚蒙。多蒙諸公過獎。以後他在營中。還求諸位指教。務望以子侄相待。不用客氣。顧朗山道。田大人太謙了。但不知公子曾習過弓箭刀槍否。如今來營。正是大丈夫立功之日。若能沖鋒打仗。方顯得文武雙全。公子道。弓箭也曾習過。刀槍也略知一二。若說打仗沖鋒。早有此心。靠聖天子洪福。諸位指教。諒此小醜算不了。也不難平定。眾人聞言。更加佩服。顧師爺命人備辦盛席。大家派公分。與公子接風。不多一時。酒筵齊備。在中軍帳裡擺設筵席。請田家父子入坐。總兵辭謝不脫。只得入席坐下。口稱有擾。於心不安。那公子更不必說。先道了謝。才入席。大家勸他父子開懷暢飲。父子二人。不覺放量痛飲。吃至黃昏。大家都有醉意。方才散席。田家父子。當面道謝。各歸寢室。田總兵在燈下。才細問公子家中一切家事。父子相離已五年餘矣。此夕團聚天倫。敘談其樂可知。公子問起天目山賊人情形。田總兵道。山路險要無路可通。現有欽差與顧師爺商議。要挖地道。苦於不知山內地理方向。安欽差因曠日持久。心中煩悶。所以暫請病假。赴鄧家莊就醫。不知何日方能攻破此山也。父子二人談了一會。方才安歇。次早總兵升帳理事。眾人進來相見。連顧朗山也來敘話。田公子一旁坐下。田總兵復向諸人道謝。中軍進帳告稟道。欽差處差了三位將爺。還有五十餘名小兵在外候令。要見田總兵。忙吩咐先請三位將爺進帳。那五十餘名兵丁。在營外暫歇。隨後再見。中軍聞令出外。一時將許侯三人。已進中軍帳參見田總兵。認得將許二人。卻不認識侯蒙。忙還禮說道。二位賢弟少禮。請坐。這一位將爺貴姓。從何處來。許將二人。忙取出安欽差書信與總兵看。又代侯蒙通報姓名。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聖主施恩赦海寇　慈親憶子染沉痾

上書說將許二人同侯蒙來到天目山營中。見了田總兵。參見以畢。呈上安欽差書信。二人又參見顧師爺。又與眾人相見。顧朗山便問將許二人道。安欽差一向可好。這一位是從那裡來的。許將遂將侯蒙來由代為表明。說欽差在鄧莊甚好。就是憂慮天目山一時難破。如今侯蒙熟悉天目山路徑。所以欽差特遣他來營請師爺。看信就是那挖地道之

事。與他商議而行。或可成功。田總兵早將書信遞顧師爺看了。命中軍把五十餘人開名入冊。作為新兵。按名給糧。安排住處。中軍答應。一一分派編冊書名。給了口糧。命隊長將他分數棚居住。再說朗山看罷了信。已知底細。隨命許侯將三人取出戒刀。朗山細看。果是利刃。當下與田總兵計議。等明日領侯蒙去山背後。先去砍伐荊棘。試試寶刀。又細問侯蒙。當初入山。住了多日。如今記得方向麽。侯蒙道。不記得。依小人所指方向挖去。大約不過二十餘里。即通山中牛眼洞。那洞在山僻之下。人跡罕到。止要通到此洞。引進兵丁藏好。出其不意。在洞殺入。他一時措手不及。一鼓而擒。惟挖地道之人。須五百名兵卒換替。挖道至少百日之期。方能挖通。明日小人先去斬伐荊棘。尋出挖道方向。請大人在那裡下面紮營。就從營內挑選兵卒挖道。千萬不可走漏風聲。凡挖道之人。不准往他處走。軍令須嚴。田顧二人聞言大喜。次日田顧二人。與眾將同侯蒙出營。繞至山背後一看。果然山形直立。無路可通。山上辨不清楚。下面荊棘遮滿。數千人藏於下。上面辨不出。侯蒙當用戒刀。去擇粗硬的老荊棘試刀。果然迎刃而斷。毫不費力。當有周三高興。也來執刀試砍兩下。一陣亂砍。砍去無數荊棘。露出地皮。細看土色微紅。顧朗山道。大凡土色紅者。下面無石。儘可放心從此挖道。於是田總兵就派周三謝標與許將四人。隨同侯蒙在山背紮營。擇了精細心腹兵一千五百名。與五人分派換替。暗暗挖道。但望挖通。就是大功告成了。卻說那安公與衛中丞會銜入奏的摺子。到了京師。由兵部掛號交奏事處。呈遞天子。將奏摺看罷。又看安驥的夾片。請假三月就醫。奏摺內申明歐鶴歐鵬雖為海寇。並未妄殺掠。其手下哀聲萬等五人。先來投降。後勸二歐兄弟獻糧歸順。共得若干糧米。已解至營中。充作兵丁口糧。請旨加恩免罪留營効力。至天目山賊。恃險要負隅久居。一時難攻。臣晝夜思維。焦灼萬分。現患目疾兼心悸之症。據醫云。非靜養數十日不能全愈。營中又乏良醫。臣前過山東。曾在鄧莊養過病。知其地有醫。今乞恩賞假三月。往鄧莊就醫。營中之事。已由商衛撫臣。令總兵田某來營統帶。圍困天目山。一遇有機會可乘。臣病稍愈。即行赴營。斷不敢久耽安逸。天子看罷。遂與樞臣共閱。即照所奏恩准。安驥賞假三月就醫。歐鶴歐鵬。准其投營効力贖罪。哀聲萬等五人。先來投誠。賞給六品。留營委遣。天目山賊人。著田某用心設謀攻取。無任滑逃。務須勦撫兼施。不得妄殺生靈。軍機大臣。尊奉天子聖意。擬定口諭。天子看過。深合天裁。命即札發。眾大臣見了旨意。都道安公為國宣勞。致染病就醫。無不關切。惟烏大人是即

有安公子稟啟知道並無大病大約有私訪之事所以借病請假但不知他曾寫家信向兩位大人說明緣故否若不說明一旦聞即抄見他因病請假就嚇壞老師師母要不放心了想罷寫了稟啟連安公子原信專人送至山西交安老先生細閱那家人奉命稟啟藏在懷中出了內城不一會已到西山鳳凰村安宅門外下馬但見門庭蕭瑟走到門房吆喝道有那位老哥在此相煩通報老太爺一聲有烏中堂信呈上門房內當有戴勤聞聲忙出認得烏府管家慌忙說道許久不見今日幸會真个辛苦了說道先將信函呈上請老太爺老太太安主人說過等老太爺看過信要賞過回条好去銷差戴勤道如在請在此坐等我進去回稟說罷接過信函忙往內宅去了且說安老爺無事在家每日含飴弄孫十分快活家事全是兩個媳婦經管老夫妻不用操心惟有愛子離家一年有餘雖然音信常通究難見面而且自從到了山東辦理賊寇征平了青雲山攻破了羊角嶺也算是立下功勞無如賊匪尚多一時難以平定身在軍營東奔西走雖有家眷同去一在省城一在營盤相隔既遠焉能照料老夫妻每一念及時刻焦愁幸而兩個媳婦先意承歡鎮日抱了兩個孩兒來老夫妻面前引那孩子耍笑以博二老寬心提到兒子不知何日回京團聚那何張二位說道公婆不必掛心大約不久即可歸家賊匪已經平了兩處所剩無多至遲一年大功必成公婆回想倘若不放至山東竟去烏裡雅蘇台又當何如何張二人一口同音勸解那安老翁罷了惟有那佟老太太任憑你怎樣勸總是記着愛子恨不能立刻將賊匪辦完回轉京師一家團聚才稱心滿意這一天安老翁接着了安公子由省城發來家信信內細述鄧氏弟兄已投降姜安四人現在齊赴鄧莊居住自己請病假就醫亦赴鄧莊聚會好商議攻山雖奏摺內是自病請假其實是無恙請父母放心此間事還有頭緒只要有人能熟悉天目山中路徑即可挖地道暗入賊巢刻與顧朗山商議不愁無人熟悉路徑因總兵現替統領營兵一切軍務仍由顧朗山調遣鄧翁所存之四將現隨同回來候男銷假時一同赴營當差周鄭四將仍在田總兵相待甚優褚一爺已是授都司大姊今是三品淑人將來再能立功大可陞至一二品大員可以馳封泰山鄧翁所謂皇天不負好心人也家中二位大人福體康健兩媳侍奉含飴弄孫與男在家無異請大人萬勿懸念那知老夫妻接信後安太太見信中有請假就醫之語心中如何放得下朝夕盼望恨不能即刻見面兩位少夫人亦念及丈夫在外一載有餘勞於王事因要安慰二老所以反做出無事樣子在旁

勸解。二老不用掛念。兩位少夫人抱了孩子來與二老解悶。張親家太太也來了。正在引孩子頑笑。忽見戴勤進來回說烏大人有信給老太爺請安。說罷把信呈上。安老爺把那烏老爺的一封信拿來。折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把安公子寄與烏老爺的原信。細看一遍。又把安公子寄與烏老爺的原信細看一遍。把信遞與安太太。說太太你看烏大爺這封信是為奏請病假。就醫調治。怕我們不放心。特地寫信來安慰。又把玉哥寄與烏老爺筆信。一并封了。送來給我們看。可謂周到之至。我想玉哥必無什麼大病。看他這兩封信。都是自己寫的。精神飽滿。書法端楷。斷不是有病之人。能如此寫的。太太你儘可放心罷。安太太聞言。忙把信接過來細看。果然是烏太爺恐怕老師師母不放心。特地來信安慰。又細閱安公子的原信。說是並無大病。因在營日久。煩悶異常。所以請假暫為歇息。到鄧莊。又可與諸人見面云云。安太太見此。對安老爺道。烏家差來的人。還在外面。老爺快寫回条。把玉哥原信繳還。致謝他惦記安老太爺道。不錯。忙開硯台。磨墨用詩箋寫了回信。換了一个封套。把公子原信。一並裝好。封起來。寫了外封。交與戴勤去。交付烏宅家人。安太太道。太遠的道人家有个不餓的麼。看那廚房裡有什麼現成麵食。端些出去給他充飢。再打一壺酒出去。預備幾樣菜。要好看些。戴勤答應。忙到廚房中。吩咐廚子。預備四樣菜。燙了一壺酒。蒸了一盤饅頭。端了出來。讓烏宅來人吃。那人腹中正餓。也不客氣。登時自斟自酌。把一壺酒喝了一大半。吃了幾个饅頭。戴勤又讓他再用些。那人道醉飽了。請老哥哥替我謝謝老太爺老太太。戴勤忙把那回信交他揣在懷內。又喝了茶。才告辭出去。拉過馬來。翻身騎上。口稱有罪。打馬一鞭。往城內去了。不言烏宅家人回去復命。再說安老夫人在上房。做服了兩處賊匪。而妖僧未獲。尚有天目山白象嶺賊人未平。如今手下將官。是有好多些人。現在又添了歐家弟兄。還有兩个女子。據上回專差來人說的。是鄧家莊住的那些改邪歸正之人。有个姓郝姓謝的。也有兩个女子。說是深通武藝。連歐家倒有四个女子。倘他們真有本領。帮助平賊。不難成功。就是無人去籠絡他。玉哥是个男子。又是欽差。怎麼好去與女子兜搭。若得何家媳婦在場上。可把那四个女子收在手下。做个女兵頭目。常常看見小說書上說女將軍。約這四个女子。比較起來真正是有女將軍了。張姑娘聞言道。婆婆還未曾看見我們姐姐的本領呢。論姐姐那把倭刀。一張彈弓。慢說這四位女子。萬不能及。就是自古來那些女將。只怕也要甘拜下風。安太太道。我何嘗不佩服你姐姐的本領。但如今比不得

從前現在他是一品夫人。怎好再去與賊匪交戰。所以說有了這四个女子。他們就是你姐姐一个替身。若能彀他聽你姐姐號令。命他四人出陣。同你姐姐親身赴敵。無異一樣立功。卻免了姐姐拋頭露面。可惜相隔甚遠。一時焉能去到那裡收服四人。麽安老爺道。萬事有个一定道理。我等只好聽其自然。慮不了許多。等我寫信給玉哥去。問他那四个女子。究竟能幫助出戰否。倘必須有人調度他們。那時就送何家媳婦去。鄧莊亦無不可。只要自己不出戰一槩隱瞞。誰人知道。欽差夫人在此。況且是為國盡忠。斷不至有人談笑。但是何家媳婦自于歸以來。已數年矣。家務操勞加以生產。只怕那武藝也迥不如前。萬一與那四女子講習。反不如他們。豈不令人貽笑。何姑娘聽了這話。心中想這話不錯。倒得預先演習防備。忙答應道。兩軍對敵。全在用奇制勝。非比一人單鎗獨馬。全靠本領。既有四个女子。只要能精一藝。皆可破陣。等日後有便。媳婦就去一走。一來看看九師傅。二來教道那四个女子。他們若果聰明。那彈弓是容易學的。會用彈弓。打仗有准。比別樣武藝高多矣。安老夫妻聞言。都說這話不錯。等着機會再定。當下兩位老夫妻餓了。遂吩咐廚下。預備晚餐。何張二位少夫人。一直伺候了用過晚餐。退歸寢室。那張親家太太回到莊院。想着女婿在外。將近二年。還未歸家。令人放心不下。在佛堂上焚起香來。跪下向佛許願。說道。小婦人求告菩薩慈悲。保佑我女婿安驥在外平安。早平強盜。回轉京師。骨肉團聚。小婦人情願吃齋三載。伏乞靈感。一面祝告磕頭。等香燼淨。方才起來。那張老頭兒也在佛前許願。再說安老夫婦。到了二更後安寢。安太太一心惦記着愛子。憑你怎樣解勸安慰。總丟不開。是日多吃半碗飯。又因菜味稍鹹。飯後發渴。連吃了兩碗茶。忽受風邪。登時覺得怕冷。鼻塞。翻來覆去。竟睡不安。一直到天明。方才昏沉睡去。到了起來的時候。使女來請。叫了幾聲。方才叫醒。口中答應。那知頭目昏暈。竟有些起不來了。遂吩咐使女道。我覺得有些不舒服。懶得起來。你去告訴你兩位大奶奶。一聲叫他姊妹兩个。替我尋點通關散來我聞聞。打个噴嚏。通通氣。我這鼻子不通。塞得難過。使女聽太太這樣說。是染病起不了床了。登時嚇得目瞪口呆。慌忙跑至兩位大奶奶的房中。數說了一遍。何張二人。一聽婆婆忽然生病。聽見心中吃驚。慌忙把頭梳好。穿上衣服。一同往上房來。那時安老爺是早已起來。梳洗好了。知道太太不舒服。忙到床前問問病源。用手摸頭有點發燒。遂出內房。到外面差人請醫生去了。那時何張二人已來到房中。忙到床前看視婆婆。細問怎樣忽然生病。忙向櫃內尋出卧

龍丹。倒了少許。給安太太聞了。倒也打了兩个噴嚏。安太太道我的口乾頭暈周身疼痛起不來的光景。因是昨夜起來。受了寒涼。等醫生來看再說。要知安太太病體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鳳割股　聞捷報安龍媒赴營

上回書說到安太太受了寒涼病在床。安老爺命人請醫。登時驚動何張兩个媳婦。連忙走到上房床前看視。問了病原。知是夜間起來受寒。已聞過卧龍丹。打噴嚏不甚爽快。所以仍然鼻塞頭暈。大家無計可施。惟有靜候先生到來看是何症。該服甚藥。於是眾人都在上房等候。安老爺吩咐大家去吃飯。輪流服伺。又命兩个媳婦分班回房去用飯。兼看孩子。何張二人答應。果然一人先回房中交代下人看好孩子。吃了半碗飯。仍到上房。換替回去。眾人專候先生。一直到了三點鐘。才到。報了進去。安老爺忙出來迎接。先生到後。先用了茶。然後安老爺陪走進上房。那時何張二人。避入套房。放下帳子。安放茶几。書本。座位。請先生看脈。那先生到了床邊坐下。安太太從帳中伸出手來。放在書本上面。那先生用三个手指頭按着脈。細診了一會。換手再診。又細細切脈。看完了脉。才問病是幾時起的。曾服過藥否。安老爺答道。病係昨夜才得。大約是受了外感而起。覺得周身骨痛。頭暈微疼。鼻塞口乾。胸腹煩悶。舌發白而膩。渾身發熱。並未服藥。但聞過卧龍丹。也打了噴嚏。仍然鼻塞。先生知道。且去外面去斟酌開方。安老爺遂陪了出去。直到書房。書案上有人預備下紙筆墨已研好。等候開方。那先生到了書房。先向安老爺道。這老太太的病症來得不輕。據晚生看脈而斷。是由心中憂鬱所致。忽受外感。近於夾氣傷寒之症。脈象左遲滑。右弦伏。病在肝肺兩經。脾土素弱。氣分不足。不能過於發表。目下病在太陽。若服下疏散之劑。見了汗。不內傳經。三五日即愈。所怕疏散之劑服下無汗。必然傳經。由太陽入少陽。陽明漸入太陰。那就棘手了。晚生擬一方。請太老爺斟酌服之。或再請高名診治。說罷。忙到書案前坐下。鋪紙提筆。先寫脈案。隨即開了一个藥方。無非疏散之藥。如桑葉薄荷蘇梗荊芥之類。藥味不多。分兩亦不重。開好遞與安老爺。說道。斟酌服之。說罷告辭。安老爺接了方子。讓他喝茶。他略喝了一口。就起身往外而走。安老爺只得送他出門。前這先生姓施。號瑳齋。是安宅一向熟識之人。此人醫道倒是一个妥當的。且說內裡張何二人。等先生出去。忙令人來書房外聽話。先生所說病症。一切原由。聽个清楚。連忙告訴兩位太奶奶。聽說婆婆這病是傷寒。恐怕傳經。只已

嚇得心驚胆戰。那時候張親家太太也進來了。問起先生。可曾看過脈。說些什麽話。張姑娘向着他搖手。走至跟前。在他耳邊說道。先生說這病不輕。是受氣傷寒。只怕一時難好。你老人家不要望着病人說。就說先生說這病不要緊。服下藥去就好的。張太太道。我曉得。正說話間。安老爺拿藥方已進來了。對着何張二人道。你二人看着這藥方脈案。據說服藥下去。見了汗就輕。如無汗就是傷寒症。早去取藥煎服。再說我雖不通醫學。藥味也還知道。看他用的這藥倒都妥當。可以放心吃的。何張二人聞言。接過方子看了一遍。忙差人即速去取藥。越快越好。家人領命。拿了藥方往近處鎮市藥鋪中買藥。還一直等到上燈時候。方將藥取回。兩位大奶奶煎藥。把藥裝在罐中。加以涼水。慢慢煎起來。煎好倒出來。僅有半杯。張姑娘忙走至床前。聽了婆婆醒着。輕聲叫應道。婆婆藥已煎好。此時就請婆婆服下何如。安太太道。好快拿來我吃。好蓋上被褥發點汗。張姑娘聞言。忙走至堂屋。傳話與何姑娘。然後倒出藥。一人端漱口水。伺候婆婆服藥。到了床前。先將帳子掛起。一頭扶了安太太起來。當有僕婦執燭。何小姐將那一杯藥端了上前。湊了太太嘴邊。恰好不冷不熱。正好下咽。於是安太太把那大半杯藥都服下去。略停半晌。隨即睡下。何張二人。忙替婆婆蓋好了被。將四周圍都遮好。不令透風。隨後放下帳子。二人仍在一旁靜坐伺候。安太太服藥後。覺得渾身熱了起來有些發熱。因要發汗。止得忍受。偏又睡不着。隨即叫了一聲。有人麽。何張二人連忙答應。說婆婆媳婦都在此。婆婆要什麽。太太道。我不要什麽。此時有什麽時候了。何小姐道。將近二更天了。婆婆服了藥後。覺得怎樣。安太太道。我周身發熱。蒸的慌。大槪是要發汗。張姑娘道。婆婆耐心。不要動轉。等汗出透。病就好了。千萬不要揭被。如透了風。可不是頑的。安太太道。我怎肯打被。再叫他受寒。等汗出透。大約也就不熱了。你們睡去罷。何張二人道。時候還早。媳婦不困。侍在此多坐一會。我兩個要傳輪流換班去睡。婆婆不用管。安穩養息罷。安太太聽他兩個如此說法。也只好由他們坐守。不多時。安太太居然睡着了。微微出了些汗。何張二人。果然換班去守。一夜不曾離開。安老爺是知道太太病了。媳婦必來伺候。在內有許多不便。所以早就搬在內書房安歇。命家人伺候。次早天明。安老爺先起來。走到上房。呼喚老僕婢女們。問問太太昨夜服藥。曾出汗否。老爺問話時。早驚動了兩位大奶奶。忙走出內房上前叫應公公。說婆婆服藥後。起初說覺得發熱。隨後竟安睡一夜。至今未醒。媳婦們聽聽鼻息有聲。不敢驚動。光景竟好。等醒後一問。就知病勢

輕重增減了。安老爺點點頭。依舊到書房中去盥洗。內裡兩位大奶奶也就洗臉隨便籠了頭。直到已初時候。安太太才醒。兩个媳婦。忙上前掛起帳子。問婆婆病勢如何。太太道。汗是微微出過。仍然頭暈抬不起來。今日再請先生看看。何張二人。細細看了婆婆面容。頓覺消瘦。一臉病容。摸了頭上。仍是熱的。二人心中一驚。忙問道婆婆口中發乾還是發苦。安太太道。我口乾舌燥。想吃的水果才好。何張二人道。生冷非病人所宜。還是喝點茶好。於是倒上茶去。安太太喝了一口。就不喝了。一會功夫。張太太也來了。問了病勢未輕。張太太也變了形容。忙走出去。回到自己家中。同家堂上焚香許願禱告。這裡安老爺忙傳話。命人去請先生。等至下午。先生才來。進內看脈。說道這病不輕。發表藥服後。仍然傳經。傳入陽明。一時難好。只有固住本元。等經絡由入轉出。才能收功。至少也要三七二十一日。方保無事。若性急另請高明。安老爺聽他這一番話。毫無主見。先生隨即開了一方。用的是柴胡紫蘇防風等藥。說道千萬生冷葷腥防出疹子。這一來更把安家人都驚壞了。上至安老爺。下至婢僕。人人胆戰心驚。先生去後。忙即去取藥。藥到即煎。煎好後請病人服之。亦不見好。次日又請來看。仍舊那幾句話。將原方稍改兩味藥。服下無效。一算已經六七日。惟有那何玉鳳是性急之人。那裡經得起這樣纏綿的病症。早已急得心神煩躁。那張姑娘口雖不言。心中也卻大着急。二人無法可想。止有對天許願。佛堂內燒香。拜求菩薩保佑。磕頭無數頭。安老爺雖然有鎮定功夫。而值此夫人卧病不能即愈也覺得無了主意。眼看七日已過。安太太病勢轉加。城內親友。都得信齊來看望。梅公子薦了一位南方先生。是个舉人。姓馮。年紀五十餘歲。請來診了脈。說道病係傷寒。已經傳到太陰。非急救還陽不可。開方用的是附子肉桂柴胡之類。安老爺又另請了兩位老年先生來看。大家斟酌。開了一个平淡無奇的方子。服下全不見效。那時何小姐心中一想得了主意。當夜時張姑娘在上房伺候。他便回到自己房中。沐浴更衣。然後到佛堂焚香祝告。願減己壽。以延婆婆。於是預備些快刀一把。刀傷藥與布條帶子。樣樣俱全。且等人靜三更。他又重焚香磕頭。四顧無人。忙將左腕退出。用口含住了腕上股肉。用刀割下一塊肉來。孝心發現。並不疼痛。他把那股肉罐中。用刀傷藥將傷口敷上。以布袱包之。外用帶子纏好。幸無人知覺。他忙把那股肉拿到上房。放在藥罐中。添水煎好。叫了張姑娘來。問道婆婆此時醒着否。張姑娘道。醒是醒着。你問此何故。何小姐道。我要去請婆婆吃藥。說罷忙將那股肉湯與藥湯兒均倒了半碗。拿至床

前叫應婆婆道藥已煎好請婆婆快些服下管保就好安太太聞言答道狠好我就服他當有僕婦扶起太太坐在床上何小姐把那碗藥湊至嘴邊太太果然慢慢服下並不知有肉味漱過了口從新睡下真是孝心感動神靈暗中默佑服下藥去竟覺得胸中稍開氣機不阻登時睡着了何張二人仍換班伺候直到天明安太太方醒二人忙問太太病勢如何安太太道自昨夜服下二煎藥後頓覺心口不漲頭暈也好了今日比昨日好得多了腹中作响似乎要大解何張二人聞言心中大喜忙叫使女端了淨桶來攙扶了婆婆起來大解解畢打水來淨了手又倒了茶來先用開水漱了口然後喝茶安太太喝了茶後說道我腹中覺得有些餓要想吃些稀粥何張二人聽說忙命人端整稀粥與鹹菜太太居然吃了半碗粥不多時安老爺進來問起知道太太病有轉機竟能吃粥大料無妨因此仍服原方不另請先生矣從此以後安太太一天好一天外服滋補之藥不過半月之期早已起床病愈家人無不歡喜那張姑娘早已還願佛堂焚香叩謝那張老夫妻二人擇了吉日照所許還願何小姐一點孝心割股救姑上天憐他心虔所以安太太病如此好得快安太太病好後又想起愛子因與老爺商議道玉格現在鄧莊我意思要何家媳婦去走一遍到了鄧莊看看那幾个女子用好言買伏那女子託他們帮助玉哥征服強寇暗中保護以防妖僧有何家媳婦在內兩下方便萬一兩軍陣前須人助戰何家媳婦可助一臂之力早日成功玉哥也好早歸來我就放心安穩我意如此但不知何家媳婦肯去否安老爺道何家媳婦有什麼不肯去之理此去不過耽擱三五月賊匪一平即可告假回京孫兒呢有張家媳婦照應他兩个小人亦有伴又都斷了奶不愁離不開娘家務有我二老相帮也不必定要他在此太太你問他肯去安太太聽老爺這一番話即命使女請到兩位大奶奶來安太太就把這話對二人說了一遍何小姐本意要到鄧莊看看那幾个女子藉此看望了九師傅與褚大娘姨奶奶又可以認那兩个小孩舊跡可以重遊還可以此暗中出力保護夫婿一聞此言欣然願意遂答應道媳婦願去請公公擇日派人伺候以遲為妙遲恐玉郎起營要見了面問明一切情形媳婦即有主意暗中帮助用兵之道身臨其境方有把握那鄧莊離天目山不遠媳婦自以改粧暗去偷看亦無不可倘那鄧家兩个女子真然武藝超群出衆媳婦自會他做个帮手非見面不知其人可用不可用也安老太爺聞言稱善遂連忙寫下一信專人飛遞鄧莊命安公務必在莊等候何小姐到後面商一切事情這才

可動身赴營信内不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這裡發信何小姐忙將應用東西收拾停當自己孩子已經段奶交與張姑娘撫養又有乳母也無什麽不放心之處好在孩子尚小離開親娘他也不知一切安排好了擇日就要動身前往

再說安公自從遣侯蒙袁唐諸人赴營後屢次接信云侯蒙已看妥方向現在在山背紮營即從營中挖起地道據說百日之外又方能挖通安公子心中甚喜這裡正在商議欲遣二歐同將許齊五人赴營協力帮助侯蒙早日成功恰好省城衛中丞專人送來回摺書信安公子一看諭旨已蒙恩赦二歐袁唐五人賞軍功頂戴留營效力俟期允准三月一俟病好即行赴營安公子接信後又忙傳諭諸人二歐當即向空謝恩許將齊三人亦同謝恩那時内面諸大娘等都與碧氏母安道喜稱賀次日京中人回來接到烏老師的信與家信信中不過叫安公子保重調養並未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蓋此信發後安太太方才病重所以不提也安公子又寫信進京指名要請何氏夫人携帶倭刀前來助陣此是舅母主意一半是褚大娘再三相勸安公子所以才寫此信差人火速寄京此信發後忽接營中來信是稟報捷音所以路已挖通快請求營調遣破敵安公子接了此信也顧不得許多連忙收拾行李傳齊諸人一同赴營褚一官趙陸馮四人仍然同去新添的是二歐許將齊五人共是九人安公子辭别過母舅九公等登時由鄧莊動身在路趕緊不分晝夜走了三日已到天目山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文夫破敵滅山寇　俠女憐才認高徒

話說安公子接了侯蒙與田總兵捷報說是山路已經挖通專等欽差駕臨好進兵攻山掃滅山寇顧朗山亦有信云請駕速來好立大功安公子得了此信登時收拾行李帶了衆將動身三日已到大營田總兵與衆將在外迎接到了營中先見過顧朗山次見侯蒙隨有田總兵領田公子參安公子看那田公子相貌超群是一个文武全才不住誇獎於是周郝等衆都來相見已畢公子遂問山路已通有多少路程那地道寬窄能容二人並行否通於何處是否牛眼洞侯蒙上前稟道地道起初挖時甚難及至挖至十里外竟有空透之處不用費力數日之間已通山内更可喜者連通兩處皆在牛眼洞中討算由營動身到彼共有二十里遠若兵丁進去一个半時辰可到那地方可隱藏千餘人從洞中到山前關門不過四五里止消開了關門我等從山前上去無人阻撓兩路夾攻立刻可以破山但山上還有良

民一時動手只怕玉石俱焚勢難分別請大人預先傳令能分出賊匪與良民不致妄殺方為萬全之策安公子道且
與顧師爺田總兵商議再定行止要有路可通將兵引進約會時刻一齊動手若能攻破山寨擒住盜首所從之人自
然分別不妄殺良民自然救出當向顧朗山問計朗山道先派下進山當頭陣之人須要靈便再派救應兵分三路一
路進山一路接應一路專等開關從山前直入再派人四下埋伏以防逃走餘匪好官甚多問明誰人敢領一路差使
即派他前往安公道承教於是吩咐聚集將官欽差升帳眾人參見已畢兩旁站立聽令欽差道列位將官此番破敵
係由地道進兵分兩隊頭隊進山先到洞中埋伏二隊隨後即進以作救應須秘密不得聲張隨帶火攻之具與乾糧
約准時候以夜為期等前山攻山之時洞中即舉火攻進好叫賊人顧此失彼湊手不及不知那幾位願充前隊請齊
方止當有侯蒙袁唐蔣許齊上帳打恭道小人等六人願做頭隊欽差准行隨後是都周謝韓褚陸六人願充二隊欽
差准隨後是馮趙二歐與田公子願作攻前山欽差應允令下每隊挑選兵丁六百名攻山一隊須要虛張聲勢吶
喊舉火而已不可身入其地徒傷士卒靜候山洞兵丁發作理應外合關口一開即帶兵進山不可放走賊人若是山
中良民他必然迎接投順不得妄殺眾人答應謹遵將令那時顧朗山焚香占了一課擇定於次日辰刻發兵由地
道入山者先行午後再發後隊之兵申初發攻山虛張聲勢之兵約定挨晚開初更時一齊動手內裡攻進山寨外面
攻山之兵大約三鼓可以裡外合兵開關直進分派已定眾人回歸營房飽餐戰飯穿好衣甲將應用之物火攻之具
樣樣都檢點好了一到天明大家依令行事先是侯蒙等一隊從地道中暗進此路兵丁挑的都是進去過地道之人
魚貫而入聲息不聞走了一个多時辰已到牛眼洞中探頭觀望望見山寨後面一帶房子遠聞人聲這裡藏在洞中
養精蓄銳以候後隊到了未末之時那後隊又全數到了於是各人吃乾糧整頓兵器專等打戰那攻前山之兵尚未
發作且說那山中盜首宋萬起倚仗山中廣有根草山路崎嶇料官兵圍困日久亦難攻山等他日久兵懈再發兵交
戰以逸待勞必然有勝無敗他手下止有九百餘名小卒其餘有二千多男女都是山中土民並非強盜那宋萬起與
他兩个結義兄弟顧大黃三三人輪流守禦山口自謂萬無一失做夢也猜不着安公子挖地道直通牛眼洞這一日
宋賊的生日殺豬宰羊犒賞士卒所有一二頭目皆賜酒食大家暢飲喝得爛醉真是天意山中眾賊醉倒之時恰好

正是大兵進山之夜。那挖地道之兵丁。在前引路。頭一隊將官與兵丁。由地道而入。已至牛眼洞中隱藏。隨後第二隊接應兵。從地道而入。亦到洞中。等至天晚。營中早已發兵攻山。只聽三聲炮响。衆兵奮勇直奔山前。施放大炮。喊殺之聲。震驚四野。那時山上也有人把守山口。一半是醉漢。忽見有人攻山。湊手不及。有的推石子下打。有的往山寨通報。這个當兒。洞中壯士。早已得信。大家出洞。努力往山寨進攻。數百人齊聲進喊。點起火把燈球。照耀數里。往內直入。並無人攔阻。直到大寨門首。賊人方知。但見火光一片。不知何處兵來。弄得賊人摸不着頭路。登時鼎沸起來。誰還禦敵。但知尋路逃生。那宋賊與賴黃三人。吃這一驚。登時酒醒。慌忙各執兵刃。要想迎敵。剛出寨門。恰好遇着頭隊將官。侯蒙袁唐許將齊六人。各施技藝。人多勢衆。不用戰多少回合。早已把那三人賊首擒來。接着二路接應兵將又到。一直攻入內寨。無一人迎敵。但聞哀求饒命之聲。那時衆兵分出一半。攻取內寨。一半往前山關口來觀看。但見關口僅有數十人把守。一見大兵到來。早已嚇得四散逃走。衆人忙將關口守禦之具。如滾木擂石等物。全行折開。大開關門。招呼山下人馬。由關而入。於是所有營中大兵。齊入山中。欽差在末後入山。天已大亮。那時賊首已擒。其餘賊匪見官兵勢大。無處可逃。止好跪下投降。請將准降。點名計數。另派人統領。候欽差安插。那山中良民。一齊攜老扶幼。道旁跪下。哭訴根由。陳明山中土著百姓。不幸山為賊占。被逼陷在賊中。非甘心從賊。乞恩免死。當有人禀告欽差。欽差下令。命百姓不用害怕。本部堂派人查明山中戶口。決不加罪。爾等各歸家去。聽候查驗登記人口可也。衆百姓聞言分散。欽差遂直到山寨坐下。不一刻。顧朗山亦到。欽差讓坐。商議先審問賊首。問明共有匪徒多少。論其罪名輕重。再分為首為從。奏請辦理。於是吩咐帶上三个賊首來。當有郝周褚陸袁侯田唐等時一齊上前。兩旁站立兵丁。押了宋萬起賴大黃三三人。來至欽差公案前。一聲吆喝下跪。那三个賊人。吊然不採。冷笑了幾聲。安公子拍案大怒道。你這三个強徒。聚衆山林。搶劫過客。殺人無算。罪犯彌天。今日被擒。乃是你惡貫滿盈。該受王法。怎敢抗拒不跪。想是你未經受過刑罰。先叫你嘗嘗敲扑滋味。遂吩咐兵丁。將他三人按倒在地。重責一百大板。再問口供。兵丁答應上來數人。把三賊掀翻在地。兩人按住頭脚。一人行杖。打那三賊兩腿。才打了十幾板。那賊就受不起。連聲不絕。說道小人知罪。求大人開恩。暫免敲扑。容小人自始至終。招出口供。聽憑治罪。安公子聽他說願招。吩咐免刑。教他從實供招。那宋萬起供道。

小人眞穎黃三人本是販賣私鹽出身後因犯案逃在天目山中遇見山中舊日朋友商量做路劫買賣日久結義人多遂霸占了天目山任意搶劫手下共有八百餘名嘍囉搶掠銀錢米糧都存山中寨內那些百姓服我所管每人上稅一兩不遵登時斬首他們怕死聽我號令今日被擒但求速死剮無他說我三人旣無家眷不過在山中快活三年今日覆沒實因失於防備所謂天亡我也安公子聽他口供眞是甘心爲盜全無改過之念與二歐相去懸絕斷不可救立刻吩咐打入囚車派人看守隨後解上省城監禁候旨施行隨即又帶過幾名從賊審問然後才分出賊中有兩等一等是宋賊舊日黨與一等是聞名投入賊中爲伙者其餘都是招衆之流宋賊都有花名册籍可憑於是查點被殺受傷之外僅有三百餘名從賊二百餘名是入山不久情有可原安公子與顧朗山帶領衆將一直入寨內細細盤查搜出金銀米糧分三股一股賞賜將官與三軍一股周濟山中受害良民一股作遣散從賊回鄉路費米糧與他物亦照此均分大約賊中應問罪充軍者百餘人應監禁問罪者數十人可以遣散者二百人有願投入營中當兵者百餘人山中良民男女老幼不過千數百人安顧二人傳到良民中老者吩咐他們安分守己毋効賊人所爲若有兵器藥行繳出以後此地設一巡檢一把總兵丁二百名在此鎮守安公子在山中料理了幾日方將諸事辦妥乃命田家父子押解盜首與從賊先走帶領五百兵卒保護又有袁唐二歐侯許等諸人同行欽差與朗山褚周等隨後動身亦帶領兵卒五百名還有未遣散之賊應與從之賊數百名在內至於天目山下營盤派了副將官帶兵丁移在山上聽候調遣此次平服天目山討算九月之期方才了事從此只有白象嶺一處賊大約不難平服候到了省城與中丞面議如何出奏保舉然後發兵往征白象嶺之賊此是安公子意中事果能如願否那田總兵父子與衆將押解三个賊首與從賊安欽差一日動身在路行程走了數日省城不遠那時省城得信知道天目山已破安欽差已赴營辦事聞聽賊首已獲大約不日即來省城中丞遣人沿途打探那日見了田總兵人馬那探子忙回省報信次日田總兵到了省城先將人犯送進監中隨即上院見了中丞細訴攻山情形中丞大喜深服顧朗山調度稱贊田總兵能收服二歐將佐得其死力如侯崇袁唐等人是也此番功勞由大人居首田總兵謙讓不遑次日安欽差到了中丞親自迎接進城當面恭維了許多諛詞說道大人此番平寇竭力從公足見忠於王事奏明聖上指日高陞轉眼入閣拜相也安公

子道。大人說那裡話。此次全憑諸將齊心。降將獻計。學生何功之有。但是盜寇為首者只三人。為從者不少。若與置之法。未免傷生。若一例赦免。又恐太寬。無所畏懼。此事還求大人高才。想一兩全之術。奏入方妥。中丞道。顧老先生必有高見。容弟與大人請教顧老翁商議妥了。再行入奏何如。安公子連稱是極。中丞道。請公子暫住公館。早有首縣預備一切供應。公館房間甚大。褚陸郝周等十餘人都在其中。住其餘將弁。如二歐袁唐等在旅店內住。田總兵曾來請二歐等去同住。再三辭謝。也就由他。至於那些從賊。中丞親自審問一次。擇出一半。勸諭了一番。命首縣派役押解回籍交地方官　來所剩之賊。要候旨意。方敢發落。這安衛二人擬旨入奏。且慢歸結。再說何小姐奉了婆婆之命。擇日由京動身。赴鄧莊探親戚。暗助丈夫。行期已到。何小姐帶了僕婦使女。外有家人跟隨。臨行之日。小姐辭過公婆與張太太夫婦。又叮囑了張姑娘許多話。安太太因何小姐此番去是幫助兒子。可以早日回來。所以並無分別那些話。若是諸人亦然。看他上轎而去。在路行程不數日。已到茌平。覓了寓所。人望而知是大家人物。又說的是赴鄧莊去的。姓安。早已知道就是安欽差大人的家眷。敢不小心伺候。那何小姐在店中上房住下。回想當年在此店中與安龍媒初次相逢。彼時他正在難中。是我在路上聽了騾夫私語。才來指點於他。誰料他反疑心。不聽我話。竟自上路。誤入能仁寺中。險遭凶僧殺害。我那時單身往救。彈打凶僧。無意中遇着了張家妹子。替他做媒。聯成夫婦。不意後來我也嫁了他。如今他已官居宮保。奉命平寇。我此番身到鄧莊。務要想出一條妙計。暗中幫助他擒賊。早日成功。好告終養回家盡孝。但是九師傅相待厚恩。與褚家大姊的好處。如何酬答。也只好囑龍媒保舉褚姊丈陞官。若能得一實缺。迎接家眷上任。褚大姊姊去衙門中享福。他就可心滿意足。何小姐心中之事。不便向婢女們言語。其時有家人等商議。先專了一名快足。去鄧莊送信。好叫他備下房住處。省得臨時忙亂。於是專人前往。次日快足已到鄧莊。在莊門外尋着莊丁。往裡通報。鄧九公聞言。忙出來問那快足。那人道。我是奉的安府上戴二爺之命。先來送信。說是安大人的夫人何小姐要來寶莊。隨後就到。請這裡預備下房。大約明日下午準到。九公聞聽何姑娘竟自來了。一喜真是如獲至寶。登時忙往裡跑。道。姑奶奶。二姑娘。何家小姐明日就到了。你們快通知舅太太與珍姑娘。一聲可惜來遲了兩天。夫婦見不着面。安家少大人已赴營去了。褚大娘聽了這話。忙問是真的嗎。九公道。誰來騙你們。他專來這報。現在外面。不信叫

上海文成書局印行

他來當面問他。褚大娘子料非虛言。說不盡的快活。速即通知二姑娘甯大太珍姑娘大家歡喜盼望。這一夜竟睡不着。不獨鄧府如此。連二歐的妻女。此時尚住鄧宅。聽他十三妹姑娘到來。他母女四人聞知。更比褚大娘子等尤甚歡喜。到了次日巳刻。果然何小姐已到。鄧家父女二姑娘與甯大太珍姑娘。一齊迎了出去。何小姐下了轎。有花鈴攙扶。往裡就走。早看見了衆人。何小姐先叫應九師傅。次及褚大姊姊姨奶奶。隨後叫應乾娘珍姑娘。是迎上了去。先叫應大奶奶請安。說不盡的一番親熱。入內歸坐。隨即有歐家母女上前。叩見何小姐。不認識是褚大娘代述一切。說道這是我的乾女。乾親家母何小姐細看歐家二女。生得俊俏穩重。兼有威風。一看就知是會武藝之人。那兩个女子。細看何小姐。好似天上神仙。越看越令人起敬。二女遂跪下。說道久仰少夫人是女中聖賢。何幸今日得瞻閫範。如蒙不嫌愚蠢。情願做一侍婢。朝夕伺候左右。何小姐忙拉他起來。說你二位是褚大姐姐的乾女。怎敢叫我以婢女待你。不如你二人拜我為師。大家傳授此武藝。備日後用得着時。一同赴營。疆中助戰。你二人意下何如。海蟾水仙聽了此言。連忙叩謝。說遵奉師命。於是大家敘話。何小姐又請見兩个兄弟。抱了一抱。大開筵宴接風。何小姐問起安公子幾時起營。可有信來否。九公道去不多日。聞說是山路已通。你們寄信來遲了一步。信留在此。此去一定平服山寇。不久即有好信。過了一二日。已有人來說。天目山全數蕩平。欽差押犯上省去了。當有郝家麥姑娘與謝瓊花說二歐之女引進得見何小姐。何小姐亦收做門徒。問了此武藝。隨後何小姐取出彈弓。與四女每日操演。以作日後用處。彈弓准頭惟有謝瓊花與何小姐一樣。水仙海蟾次之。麥姑又次之。刀法不差上下。這日正盼安公子省中來信。恰好果有差人帶了信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習武　褚大娘憶舊談心

話說何小姐住在鄧莊。收了水仙海蟾謝瓊花郝麥姑四个女子作徒弟。無事之時。叫他們學此武藝。正盼望安公子來信。忽一日鄧九公笑嘻嘻進來。拿着一封信對何小姐道。省城來信。猜着姑奶奶你來了。叫你們娘兒三个。先暫住在我這裡。不必上省。等把白象嶺平了。再把那幾个和尚拿住。再訂期上省不遲。說着將信遞過。花鈴忙接來奉與何小姐。何小姐看那信是給鄧九公的。上面寫着道

違侍
慈顏又將一月想
老伯大人杖履優游林泉頤養引詹
邇來局勢愉快姪自到營後諸事得手兼之朗山善於運籌眾將亦皆用命天目山之小醜無復負嵎沂州府之群
黎自能安土是役也有成竹之在胸所至勢如破竹視除菌猶反掌儼然感深格苗非敢自誇聊慰
厪注耳現擬善後各節稍有章程即當移師白家沓中公廨未可久羈祇代姪轉達
舅母大人帶領小妾暫住寶莊多爲打攪俟山冠就擒凶僧盡獲再訂回省之期至戲內出京有日諒必已然到府亦
可無須來營如有藉助之處速爲寄信可也匆匆具稟不敘套言敬請
台安統希
慈鑒
小姪安驥頓首

何小姐看了笑道好了省得你家捨不得我走二姑娘也笑道姑奶奶昨日還說明日就動身褚大娘道那兒去作絆着腿兒呢何小姐道你倒別那麼說我說走就走我這把小驢兒帶了來一來叫他看看故鄉二來萬一要用着他呢謝瓊花說師父這可放心住下罷省得姑念着走開得我們也不敢常來討教我昨晚上怕師傅走占了一課就知道且住些日子呢水仙道師傅你老人家既不走了可以放下心了咱們趁着天尚不晚何妨到教場看看秋景帶着再練練何小姐聽了也高興一手拉了謝瓊花一手拉了水仙就走後面褚大娘花鈴跟着何小姐回頭對花鈴道你把我的弓箭與雁翎刀單鞭都帶上花鈴道我的老太太我可拿不了何小姐道我我个人替你拿着二姑娘笑道我替你拿罷大家說說笑笑不覺來到教場那教場有五間大廳坐北朝南廳前有幾百步空濶一望都是垂楊就聽見有喧笑之聲走近前一看卻是碧君大娘碧二娘海蟾菱姑還有舅太太丫頭綠香與謝標二妾雙福雙壽鄒武的一妾馮換姐幾个人在那裡舞刀弄槍作耍見了何小姐來了就要走散何小姐叫住道二位歐奶奶二个姑娘都是會家何以你們也攙在這裡面你們五个是幾時學的且各舞一回看是如何三人沒法你推我讓雙福只得先走上前拔出

寶劍舞了一番何小姐笑道雖是力弱些還虧你次及綠香提着劍横又豎八的亂砍何小姐大笑道這是那一家的法門真是个劈柴勢了末後輪到雙壽不慌不忙挽起袖子把腰繫緊提起那劍使了身法藏過劍尖全是往下一坐猛聽得咄得一聲那劍望着看的人心已直搠將來剛離得四五寸忽地一纈風一般快收轉去只見劍光霍霍地擺着噬噬的作响左三右四前五後六舞得如一團白雪萬瓣梨花沒點空兒正舞得如此精熟忽然已收露出了自己身子婷婷按劍而立面不改色口不喘氣鬢不亂髮裙不動褶何小姐驚訝道這又奇了你跟着誰學的怎舞得如此精熟雙壽只是笑不作聲菱姑道師傅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瓊花姐姐劍法好的了不得必是他教給他的雙壽點頭道寔是我們姑娘教給我的我學了二年多了何小姐一回頭看見小喜兒跑了來點手叫他那小喜兒笑嘻嘻的站着何小姐道你快告訴姨奶奶去並請舅太太都來看比武的小喜兒如飛的請去了何小姐又命水仙海蟾對舞了一回說道你二人的劍與雙壽一般純熟力量更足然都還是旁門不是正傳我當教給你們不換刀法水仙等俱歡喜無限何小姐正要看瓊花舞劍舅太太已領了珍姑娘又帶了獎賞之物是銀釧兩副繡花手帕四條金戒指四个珠花兩對紬數段金簪一枝何小姐道如今且分作三考較先較力次較射再次較槍刀勝者賞以金簪等物負者罰以巨觥說罷到大廳西邊見有兩个石欄約有二三百觔一个便先去提了一个來放在中間舅太太搖頭道我的姑奶奶這个太重誰能有那樣力量聽說你在悅來店搬那大石頭四五个男子都搬不動這欄杆足有二百多斤重還是換輕些的罷何小姐遠見一塊大石頭橫在一棵柳樹下去提了來說道這却又輕了些舅太太道這樣大石頭也不算輕了因命衆人去搬大家看看都不肯先上前惟有郝武之妾馮換姐年才十八是莊農人家之女却有些蠻力高興的走上前用力一提正如蜻蜓摇石柱一般休想動得分毫郝菱姑在旁看着在旁不好意思忙攔他道你大不自量別決動了那馮換姐定要提這石頭起來掙得滿身臭汗頭上紅筋根根扛起到底不行旁邊雙福雙壽等都笑起來那菱姑嚷道你真不要命了換姐沒趣只得走開雙福上前死力搬去也不能起雙壽搬離了地却不起來郝菱姑過去換起衣襟站好脚步蹲身下去用手揩住石角掙將起來那石便離地一尺多高勉强掙掙幾步便就放下何小姐道這却虧他謝瓊花上來也不埋步也不撩衣兩手一搬那石輕輕便離地有二尺直搬得何小姐面前然後

衣下面不改色何小姐大家稱賛道巳郝姑娘力大得多了歐大姐姐力量不小曾比過來水仙於是走將上來似瓊花一般不去撩衣埋步把手去輕輕一提却提不動因用兩手揩住石頭撥將起來離地才一尺多高面就發紅把手一鬆走了三五步氣已喘將起來珍姑娘道這石欄本過於重了還是拿這石頭罷稽大娘子慌道親家着仔細還是撥那塊石頭罷稽大娘說話時碧大娘早把石欄提起大家正要喝采碧二娘早過去把那邊一个石欄也提起來兩人一齊走了十數步便放下了何小姐一看便過去把兩个石欄一手一个兩手一齊提起只嚇得大家一齊喊道快放下罷何小姐輕輕放下二碧不勝佩服齊說道看安太太如此嬌柔却有這般神力何小姐謙遜了一番因把兩對銀釧贈與二碧氏二碧氏辭道我們兩人雖拿起石欄却是一人一个太太一人拿起兩个我等若受賞討愧多矣再三不受何小姐只得給了水仙海蟾另取一對銀釧賞了瓊花又給海蟾加上紅緞紅綢又賞菱姑一段紅綢換姐雙福各罰酒一觥然後較射何小姐叫花鈴取了兩對銀釧來先取一隻銀釧命菱姑折了兩枝菊花做了一个大圈中間用絲線懸着銀釧掛在垂楊之上離着百步令衆人各射三箭中銀釧者為最中菊花圈者次之三箭不中者受罰謝瓊花先張弓搭箭連發三矢俱中在銀釧之內何小姐取一對珠花賞之郝菱姑三箭一箭穿入銀釧兩箭穿入菊花圈內水仙兩箭俱不到垜一箭却從銀釧中鑽了過去綠香三箭俱不到垜換姐更是衣野雙壽兩箭穿過菊花圈那一箭太末後未中臨末綠香推花鈴叫他射花鈴笑着搖頭小喜兒替他遞過弓箭來何小姐吩咐道你們何妨使我的弓箭射呢花鈴被大家催逼不過只得上前直伸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滿月箭發流星一連三箭俱穿入銀釧中去了碧氏等俱稱神箭水仙菱姑俱暗暗喝采碧二娘道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花鈴姑娘的箭可以赶上太太了花鈴道我們太太的箭風穿射總過垜數十步我只怕垜便止焉敢說赶上呢於是大家不容分說將垂楊上銀釧取下並桌上一隻簪花鈴勒於兩臂之上又加上花紅一段給郝菱姑一个戒指一方手帕海蟾雙福水仙俱是手帕一條換姐綠香俱上酒一觥何小姐道箭射完了咱們要比較刀槍了無奈真刀真槍不是玩的我想了一法即叫換姐雙壽等分頭去找些柳木棍或現砍下的大樹枝削成槍桿頭纏着菊花葉紮些香粉先令水仙菱姑比較兩人鬥了數十回合菱姑面上心窩撲了兩處粉痕水仙乳旁也着了一點是菱姑輸了又叫海蟾上去與水仙妳

妹二人殺做一團。海蟾只肩膀上着了一點淚痕。水仙乳旁心口摸了兩處粉痕。水仙輸了下去。雙壽上來戰了幾个回合。何小姐忙叫雙壽下來。海蟾跳出圈外。看雙壽時。已是滿胸粉點。何小姐笑道。你這槍法。決不是你們姑娘教的。能怎麽一點家數沒有。也敢上場。環花道。他真是胆大。他幾時學這槍來。大家俱稱贊海蟾姊妹的槍法好。環花就接過雙壽使的那槍。破步而入。海蟾迎住。二人狠鬥起來。約有數十回合。海蟾漸漸要敗陣了。何小姐忙令水仙上前助鬪。海蟾覆身轉來。姊妹兩个雙戰環花。環花不慌不忙。左挑右撲。二人應接不暇。又勉强支持了四五十合。水仙棄槍而走。海蟾仍復敗下陣去。看兩人身上。俱有三五處粉痕。環花身上只有一半點兒。似有如無。何小姐技癢。便拈過一枝槍來。槍步而入。環花不敢向前。只是搖頭。何小姐笑道。你只管來。如有不合。我好指撥你。人家都是這等學法。環花只得勉强上前。未免胆怯。舉槍來敵。何小姐虛截兩槍。環花撲過邊一槍來。何小姐把槍裏住。用力一繳。環花覺着手重。儘力一壓。却壓不下去。復往上挑。又挑不起來。截又截不進。收又收不轉。何小姐猛地一繳。一收。只聽刮辣一聲。環花的槍。近着尖處三五寸。已繳得粉碎。環花擲槍於地。拜服不已。何小姐笑道。這是槍桿不結實之故。原舊沒我在內。這槍法也算是第一。把金簪一枝。給了環花。環花推辭不受。道。敗軍之將。不受罰已為幸矣。何敢再受賞。何小姐道。你不用謙讓了。說過我不在內。環花只得謝道過收了。又將珠花給了海蟾。那水仙是戒子一个。手帕一方。菱姑是手帕一方。紅綢一段。雙喜罰酒一觥。那雙福換姐見此大敵。非同兒戲。都不敢妄自上前。只得算完了事。何小姐道。俺們可以歇息罷了。褚大娘子道。我的乾女兒都得了彩。今晚上我替他們賀賀。並且替他們請師傅。今晚大家都到我屋中吃飯。於是眾人由教場回到褚大娘屋中。吃飯之時。何小姐就向謝環花等道。看你等武藝。皆有可觀。必須久練久熟。現在皆有短練之處。各自精心用意。各把自己的毛病去了。方能全備。謝環花等各皆歡喜。願意天天操演。遂各向各家母親說知。都住在鄧家莊。何小姐嫌教場遠。就在褚大娘子房後有个大院子。在那裡排鹿橋。立馬架。懸沙囊。蓋箭垛。每日操演。謝家的雙福雙壽。郝家的換姐與花鈴綠香等。也跟着習學。練了半月有餘。到教場大操。何小姐一一細細指撥。各人的武藝。一日長似一日。連雙福等都有出長。花鈴已練出許多武藝。與綠香皆練出些力氣。看出些刀槍劍戟之法。何小姐又傳他二人運氣練力。要易見功。雖不及水仙四人。也就比雙福强得多了。只因他二人心靈意誠。故

此長得快。何小姐每日除了教他們練武。就與褚大娘閑談。二姑娘孩子睡了。也來說笑。玲姑娘伏侍何小姐及其周到。一日何小姐笑向褚大娘道。我想起送靈起身。總像不能再與你們見面了。想不到還能到這裡來。還有那起身的頭一天。你同張大妹說那硯台與彈弓的話。說得那們閃爍。似露不露的。到後來我一想。那話裡有話。藏着啞謎。誰又想到你們定下計。怨不得你們。說着話對瞧着笑呢。褚大娘子笑道。我送你那一天。寔不忍別離。正說着二姑娘來了。就接聲道。我的姑奶奶。你那裡知道。我那妹子。他頭一次來。雖住了不幾天。就像好幾年。自從他走了。我就想起他們老爺兩進京。我又不能去。好容易盼着他來了。正說着。就聽見外頭有人來。那送信的就到了。把我樂的不知怎樣才好。何小姐笑道。這一次我住的日子不少了。你們可在一堆說夠了罷。二姑娘道。我總想着我們永遠在一堆才好呢。何小姐笑着搖頭道。那不能。玲姑娘道。真个的。我這一回。是來了三次了。這一次又有半个多月了。省裡也該來信。京裡也該來信。褚大娘笑向二姑娘道。你聽他才住了半个月。就盼着來信。要是他。還肯永遠與你在一堆住着麽。玲姑娘道。我倒不是想着走。我是想着該來信。褚大娘道。他們決沒在省裡。必然在白象嶺呢。何小姐道。這一回要是平了白象嶺。拿住了那幾个和尚。一哥必然可以保陞到總兵。褚大姐姐就是二品夫人了。咱們還惹得起人家嗎。褚大娘子道。你快別提了。我在京裡住着。看見你們補褂朝珠的。都是官太太氣度。我心裡羨慕了。如今托我們老王的福。我已經是恭人了。再能夠二品夫人。更好了。真是沒想到。原先不過是你們府上个下人。後來蒙乾娘抬愛。認了乾親。這就是有我們老爺子在裡頭。已經過分了。後來的榮耀。皆出在你們所賜。令人感激不盡。何小姐道。說起來。那令人想不到的事。多着呢。我在青雲山住的時候。這一天。因乏用。才出來走走。就沒想到上悅來店。遇着我們這位老爺。看着又好笑。又可氣。又沒想到逃了騾夫。遇着和尚。及至救了他。再沒想到地窨子裡。還藏着个張大妹妹。後來柳林話別。斷想不到不多幾月。就都見面。以為今生斷不能見了。我母親死後。我要報仇去。連你們爺兒們。我都想着。不能見面。何況別人。至於我的奶母了。璟尤其想不到。還能見面。想起來收拾櫃的那一天。你進山來看我的光景。把東西都散今干干淨淨。是何等決斷。褚大娘子不等說完。就接口道。得了。別說了。你問不得我。瞧見你那光景。我心裡真難過。先我還指拾你回來。後來聽見二老爺一說。你報得了仇。報不了仇。都不回來了。我越想越有理。二老爺要是晚來二天。

咱們這時候你東我西不定見得着見不着了何小姐道將要答言只見鄧九公拿着信進來綳着眉說道少大人打發都金剛來了有緊急之事大家吃了一驚不知信中何事這等緊要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起大軍武威仍奮武　折疑獄冤辨又明冤

話說何小姐與褚大娘正在話舊談心鄧九公進來拿着安大人的信說有緊急之事原來安大人自平了天目山回省辦理善後各事已畢就打算起兵往白象嶺擒拿伍良霄侯白象嶺肅清再說於是與田總兵商量好了命褚一官作先鋒帶着謝標韓忠唐振聲袁聲萬先行開路中軍是安大人帶兵參謀是孫靜峰軍師顧朗山四大將是歐鵬馮小江陸葆安周得勝外有巡哨打探將官是郝武又派歐鶴歐鵬帶領許舊將和應明侯蒙為後營田大人帶公子領餉國恩畢歸元朱善保朱三徐三石大辦理粮台專管粮餉共帶兵三千其餘參遊都守千把各武職俱守地面並未派差安大人是看這些武官無真實武藝不過搪塞差使而已故未調遣且說褚一官得了將令忙帶了四將與兵丁五百先期起身安大人也隨後浩湯而行一路旌旗齊整過了譚城來到龍山鎮離章邱縣不遠就見道旁有二十餘人聯遞呈聲冤安大人叫陸葆安接過呈子一看是章邱縣所管的于家莊于富仁誣節謀產縣官受賄等情忙即吩咐將遞呈子大眾帶到龍山鎮公館聽候審訊不多時大人駕到公館此時知縣已然在公館伺候立刻傳見知縣問了一遍又帶上遞公呈眾人詳細審問一番即傳諭下來今晚扎住龍山鎮命知縣連夜將原被告人証傳齊次日清晨聽審事畢還要起馬原來于家莊有于富仁是個大財主為人心術不端他母親黃氏他妻牛氏也非良善之輩只因黃氏在同村財主劉家赴席與知縣趙振湘的太太同席因而送禮就漸親近這一日于富仁與他母親商議道趁着知縣與咱家來往甚近咱家有件事可辦得他母親黃氏道咱家有什麼事可辦于富仁道二嬸子年輕不肯嫁人偏要守那兩三歲孩子情願將家私叫人誆騙眼睜睜的二十多條牛十幾頃地定要收光而後已去年秦家窪的秦思美熊見二嬸子定要娶他想了多少主意央人來說媒他總不依秦思美至今還是丟不下同我商量過幾次他說你想出法子來叫你嬸子嫁了我他名下應有的家私房粮地土全是你的我一點兒也不要我應了他總想不出個主意來黃氏尚未開口他妻牛氏笑道事情到還容易須得如此如此這般去辦眼會秦思美休教別人知道必須要

得干淨趁他這幾天病着不能起身先給他散過謠言叫人動了疑心偺們就可以用計了衙門裡再上幾个錢怕不是發官賣叫秦思美買了回去又省他日後起調黃氏母子只是點頭說好于富仁道這主意出得不錯就是拈不出奸夫來恐官面辦不下去倒說咱們誣告可不是頑的牛氏道這却容易官要問奸夫是誰你只說是他娘家親戚不住的來往鬼鬼祟祟知道誰是他的奸夫橫豎官要偏向咱們狠狠的動起大刑他受不住疼不怕他不混拉一个當時議定他母子深誇牛氏主意好真賽過孔明將來得了他的家私總叫你穿吃一輩子牛氏道這算了什麽不想了這樣好主意如何保得家財富足子孫久遠于富仁道事不宜遲我就去散起謠言再去找秦思美叫他赶辦東西母子婆媳說得高興那于富仁原有親叔叫于宏業是个飽學秀才雖分了祖上一份大家私他全不在意只愛念書娶妻何氏美而賢內外一切家務都是何氏經理並且伉儷甚篤不料紅顏薄命于宏業少年夭折丟下姣妻幼子並一份家財何氏苦守孤兒毫無異念親族人等以及街坊鄰里無不親佩夙日稱其賢德那何氏自丈夫死後悲傷成病時常臥床不起又因省錢不肯醫葯費用近來街坊忽然見些暗昧不明的言語彼此私相議論雖有傳言並無痕跡未免大家疑心可憐那何氏焉能想得到有人暗算這一天晌午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耳邊聽得有人叫喚轉身一看見是富仁與牛氏站在床前問道嬸子好好的怎麽害起病來這幾天總不得空兒過來瞧瞧今日才有空兒來瞧嬸子正值嬸子睡覺也沒敢驚動何氏坐起身說道我因心裡發燒叫了環他們領着你兄弟在外邊去玩耍耍好讓我靜靜的睡一會子他們瞧見大爺大奶奶來了也該進來回禀一聲也不來倒來牛氏道是我沒叫他們進來知會咱們自家人還什麽禮何氏讓他夫妻坐下于富仁道我瞧嬸子不像害病不過面皮黃些牛氏道我那个做月子就像嬸子這樣周身發困只想睡覺後來滿了月才覺着好了今日瞧嬸子這个樣兒也像做了月子的何氏笑道大奶奶倒會說笑話牛氏道我在家同你姪兒說嬸子只樣年輕是朵開不足的鮮花這樣長久的日子如何熬得過去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趁着這好風光樂得且尋點快活于富仁道嬸子是聰明人有什麽不會尋快活的還用着咱們勸麽何氏聽他夫妻所說之話甚不入耳坐在炕上就低頭不語于富仁夫妻坐了一會子辭別家去說道待等他一半天來瞧嬸子罷何氏勉強酬應幾句看他夫妻去後不覺又悲苦一番因此連日未曾起炕何氏的娘家每天不斷人來

看病。這天何氏稍好些了。就同娘家兩个女親眷。坐在炕上說閑話。忽見于富仁夫妻兩个在院子高聲說道我們今日又來瞧媳子來不知可好些沒有。何氏心中厭煩也不答應他們。見他夫妻急急的走進房門就聽牛氏道一股子什麽味呀。好臭好臭。于富仁道。不錯是好臭。那裡來的這个味。等我瞧瞧。說着走到炕前蹲了身子。伸手在炕洞裡摔出一个破布包裹。就在炕前。當着眾人打開一看。是个乾孩子。于富仁登時發起喊來。說道原來養了私孩子。躲着妝病。這件醜事。斷不干休。定要經官。追出奸夫來治罪。給咱家打嘴傷臉。那時不依的牛氏冷笑道我年輕輕的一定要守寡。麽等着蓋貞節牌坊呢。原來這樣守法。我早知道。近該在家如此守到比明着嫁人的舒服。這是何苦呢。富仁道你不用多說。瞧着孩子。我去報官。那兩位親戚也攔不住。何氏聽得氣滿胸膛。不覺暈了過去。于富仁一路大喊大叫走到門外。找鄉保告知其事。有幾个上年紀的勸他不聽。一直跑回家去。騎上牲口趕進城來。找着代書同他商量定了。寫一張呈子。正值放告。投遞上去。這位知縣趙太爺看了呈詞。立刻委捕廳去看驗孩子。一面出差拘人証與原被告到案。于富仁見縣裡准了狀子。趕着打點上下。都說通了。回家聽信。此時村中似講新文。驚動了于家與何家都知何氏素日賢德。青年守志。未必有此醜事。其中必有隱情。況且于富仁又是个富而不仁之輩。更難憑信。眾人於是報不平。都贊何氏。此刻捕廳驗過死孩。仍舊包好。貼上封皮。交鄉保收存。何氏請了何于兩族父老過來。哭訴一番。心中只想尋死。適于家幾位族長都來追問。開導他。怕他情急自盡。那縣官得了于富仁賄賂。竟自順着于富仁審問那何氏。雖在堂哭訴冤情。無奈縣官不聽。幸而未動刑。追過了一堂。于富仁就算贏了。于家合族連名要遞何氏節孝公呈。何家的父兄們。此情願破産替姑奶奶打這件名節官司。正在彼此要辦。適值安大人由此經過。大家都知安大人公正廉明。無不踴躍。連夜寫了公呈。于何兩家約會。一齊攔輿投遞。收了呈詞。次早聽審。到了次早。知縣將原被告一切傳齊。帶到公館。何氏只得到案。哭哭啼啼。來到公館。候審。安大人聽說人証到齊。隨即陞堂。知縣上前參謁。閱過一邊。書役人等。站定堂規。原差將人犯點名過堂。安大人點到何氏。見他周身上下。滿罩着一腔悲苦。那原告見證。都帶着得意之樣。先叫于家族長上來細問于家世居産業。已未分居。並于富仁姪媳。夙昔為人何如。有無口角爭殺。那于家眾族長。稱平日情形。詳細說稟。安大人點頭分付下去。命帶何氏上來。問他道你所犯奸情。從實招來。免受大刑。何氏

兩淚交流。不勝苦楚。就將丈夫死後。于富仁夫妻屢來逼著改嫁。致生口角。彼此不甚來往。前日病中。正在昏睡。他夫妻忽來房中探病。昨日又來搜出屍孩來的。于富仁將他夫妻去探病。聞見臭味。到他炕洞的。只求青天大人恩斷。安大人細聽供詞。已尋搜出尋破綻來了。尚不肯說出。吩咐何氏跪在一邊。帶于富仁上堂。問他是怎麼搜出死孩來的。于富仁將他夫妻去探病。聞見臭味。到他炕洞裡搜出死孩。立刻報官。總求嚴治。合族感激。安大人坐上。聽他供完。不覺哈哈大笑。說道。你才進門。怎麼就知道死孩了。一定藏了那裡。敢直去拿了出來。並且昨日委官相驗。那孩屍是個枯乾的。死了已久。萬無臭味。怎麼你夫妻兩個聞出臭味來。那個孩子。亦不是將才生養的。猶甚荒唐。這些主意是誰替你出的。那孩屍又是那裡來的。你要從實招來。省得皮肉受苦。于富仁出其不意。被安大人問着短處。一時回答不上來。張皇失措。朝上儘着磕頭。安大人大怒。把京堂木一拍。罵道。該死的狗才。你只為圖謀他的家產。竟敢誣衊貞長敗壞名節。且情十分可惡。吩咐立刻動大刑。兩旁皂役大聲啊應。將夾棍呈驗。往地下一擲。兩腳套上。于富仁就如同殺豬一般。喊將起來。說道。大人開恩。不要夾。小的從直招來。皂役吆喝道。快些招上來。于富仁無奈。將如何定計。秦恩美怎樣去裁死孩。那一天故意探病藏屍。隔一天搜出孩子。控告前後情節。一箍兒都說出來。秦恩美此時正在人尋擠着聽發官賣好信。誰知于富仁將他供出來。正待脫身要跑。何于兩家親族。都認得秦恩美。大家動了公忿。將他一把抓住。擁上公堂。俱上前跪稟道。回大人。這就是通同奸計的秦恩美。安大人大怒。吩咐帶上來。衆人退下去。于富仁見秦恩美跪在面前。連忙喊道。我已直招。你也不必隱瞞了。快些直供罷。大人問那孩屍是那裡來的。秦恩美供道。小的因于富仁已定下計策。教我找死孩子。小的急切找不出來。一時糊塗。只得將去年冬天出花死的小弟挖出來。已經埋了一年。久已枯乾。只得用破布包好。交給于富仁。這都是于富仁指使的。只求大人寬恩。小的並不敢謊供。安大人道。你將已埋了一年的小弟。刨出土來。已有應得之罪。何況聽人指使。拿去污人名節。強娶節婦。尤為可惡。飛下籤去。先打四十大板。另行定罪。于富仁枷了夾棍。跪在一邊。將牛氏帶上來問他道。你同于富仁是從小的夫妻。還是再嫁的。正說着。只見堂下捲起一陣旋風。直撲到牛氏身上。將他的衣裙吹得亂响。兩旁站立多人。甚是驚異。牛氏伺上。只是磕頭。安大人問道。你前夫是何處人。叫何名姓。作何生理。多少年紀。因什麼病死的。家中還有何人。你是誰作

主。再嫁是何人為媒。牛氏跪在下邊。揉作一堆。戰兢兢說道。前夫叫吴大。是挑架子賣肥猪肉的。就住在村子北邊小新莊。没有父母兄弟。那年二十七歲。七月初三日下半天兒吃了些野蕈子。到半夜就死了。因于富仁常到小新莊買肉。素昔認識。為人和氣。我前夫死了。就托他買棺材。一切都是他料理。後來他前妻也死了。丢下兒女無人照管。就娶我過來。已有四年了。安大人點頭道。問你前夫吃的這野蕈是那里來的。你可與他同吃的。牛氏道。是于富仁知他愛吃野蕈子。故找了來送他的。吴大一見很歡喜。赶着叫我給他收拾一大碗。吃了个干淨。我一點兒也没吃。安大人笑道。你同于富仁串通。弄來毒物。將吴大謀害。以遂你們心願。吴大陰魂含冤數載。今日現已到堂申訴。你還敢花言巧語。吩咐套上桚子。兩邊一齊吆喝。神魂皆驚。不待收足繩索。牛氏喊叫情願實招。安大人吩咐放下刑具。令其快快說來。不准謊供。牛氏遂將于富仁與他通姦。情密難以分散。兩人起意毒死吴大。以圖長久。知他愛吃野蕈。囑令于富仁尋找野蕈。將他害死。無人知曉。自家作主嫁到于家莊。從頭至尾供招一遍。安大人即令于富仁上來說道。你妻已將商同謀死吴大的情節招了。你可寔說。免動大刑。于富仁一想。他夫妻本是設計害人。反破了自己的案件。此時料難抵賴。只得寔招商同謀害。當堂各畫了供。上了死囚刑具。都發下去交給知縣帶回。收在縣監。一面即委縣官前去挖吴大尸骨。起來蒸驗。是否受毒身死。有無別傷。又吩咐用鼓樂執事轎子。送何氏節婦回家。孩尸仍飭秦思美家領埋無干。省釋。安大人審完事。即吩咐中軍拔營起馬。那于何兩家親族。都高叫青天大人。磕頭叩謝。後來蒸驗吴大。果係中毒身死。牛氏問了凌遲。于富仁問了斬決。秦思美照開棺棄尸之例擬絞監候。且說安大人一日行來。已近自家嶺不遠。早有探子報說。先鋒在前面開仗。恐難取勝。因賊中有一將甚勇。先鋒與四將俱戰他不過。為此來報。安大人聞聽。忙傳令一面安營。一面令周得勝馮小江去作接應。二人領令急行。耳邊聽得槍炮喊殺之聲。正要迎上去。只見官軍已經敗下陣來。謝標韓忠俱已受傷。諸一官領着唐振聲袁聲萬俱馬不停蹄。忙忙奔走。馮周二人讓過諸先鋒敗兵的。去截住追來之將。只見那一員賊將約有四旬年紀。豹頭環眼。十分凶勇。手使大刀。帶領嘍囉躍馬而來。周得勝大怒。手使鋼鞭。冲殺過去。那賊將挺大刀相迎。戰了二十餘回合。周得勝暗暗稱奇道。這廝好武藝。怨不得諸先鋒五人俱被他殺敗。正在勉強支持。只見賊將背後又追來一將。年紀不過二十餘歲。面如鍋底。短小身材。大叫舅舅不必

動手待我來斬那廝馮小江見了忙挺槍接住四人廝殺在一處鬥到三十餘合周馮二將正在為難就聽見賊兵陣上鳴金收兵那賊將老少二人即忙退去周馮二人只來他們退去就是萬幸焉敢再追亦趕緊收兵回營交令原來顧軍師已知兩个賊將利害見褚先鋒等敗回周馮亦料難取勝故令陸葆安帶兵假作攻城之勢為是牽絆那兩个賊將使他回保頭關就不見了那兩个賊將果然收兵周馮二人還不知何故見他收兵去了亦即收兵剛要回營只見那邊塵土大起又有兵殺來周馮二人一驚要知其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遇陸賊先鋒屢敗陣　破頭陣夫人初用兵

話說周得勝馮小江將要收兵望見那邊塵頭大起有兵前來恐是敵兵及至近前原來是陸葆安帶兵攻打頭關見賊人退回故繞道避之彼此相遇一同回營交令見安大人正與軍師商議軍情須臾褚一官入見說我等先來探得白象嶺前有頭關二關是白象嶺的保障若破不了頭關二關難以破賊又有祕雲巖尤為險要那白象大王伍良霄甚是勇猛他妻陸氏亦精通武藝是武技出身有三子伍龍伍虎伍彪皆有萬夫莫當之勇更有一女伍秋芳亦十分武藝又陸氏有弟陸魁尤屬凶惡故此我等不能取勝頭關即是陸魁把守二關是其長子伍龍把守祕雲巖是伍虎把守伍良霄與妻陸氏三子伍彪女伍秋芳俱在內寨因官兵來了故遣伍彪來那助陸魁今日陣上二人即陸魁伍彪是也顧軍師道明日領兵攻打頭關與他鬥見一陣看再作道理當下議定眾將將自己軍器備好褚廷梁提上鑌鐵龍舌槍馮小江懸了日月雙刃陸葆安是兩把大銅錘周得勝背定鋼鞭執定方天畫戟趙鵬提了潑風雁翎刀唐振聲帶了五指開鋒渾鐵槍謝標掛了三隅鐵脊才袁聲萬倚着筆撻重過韓忠獨使的虎頭鉤各人等侍廝殺次早天亮就聽得營外人馬喊嘶牙將報來說賊將開關討戰安大人便傳令出戰營門外搜號炮响亮鼓角齊鳴眾將一齊上馬出營列成陣勢各把強弓勁弩射住陣腳三軍吶一聲喊褚一官一馬當先縱出垓心高叫會廝殺的賊子上來領槍對陣是陸氏為首領出三子一女及其弟陸魁便回頭問誰人出馬戰頭功陸魁將要出馬背後一員女將叫道舅舅不須費心待奴去斬這廝陸氏看時原來是其女秋芳那伍秋芳舞動雙刀直奔褚一官褚一官展開一枝槍敵住伍秋方兩个槍來刀往鬥了二十餘合褚一官雖有些實力怎敵得伍秋芳武藝高強手法靈妙正在難支只見

陸葆安躍馬而出。高叫先鋒不須費手。待小將來斬這婆娘。舉錘直取伍秋芳。那伍秋芳雖見對陣又添一將。分毫不懼。越逞精神。三人香爐脚般廝殺。大呼酣戰。那邊陸魁見了。忍不住提刀而出。謝標一見陸魁。因他昨日受了他的刀傷。故此今日要報仇。挺矛飛馬直取陸魁。正還未到。韓忠此因昨日受傷。舞起兩柄虎頭鉤。便來夾攻。這裡緒陸雙戰陸魁。安大人一看。都是兩打一个。尚不能取勝。看了半晌。十分悶恨。正在打算計策。便見謝標氣力不加。撇了陸魁驟馬回陣。陸魁驟馬追來。呢馮小江手舞雙刀。攔住韓忠。未及脫身。只好苦鬥。陸魁不防伍龍在旂門影裡一箭向韓忠射來。那韓忠躲不及。左肩早着。馮小江大驚。急救不迭。唐振聲袁聲萬二人齊出。伍龍伍虎也來帮助陸魁。兩軍渾戰。都看得目眩心駭。唐振聲袁聲萬二人因救韓忠。已使的力盡筋疲。怎得禁又添了伍龍伍虎。唐振聲漸漸槍法散亂。伍龍看出破綻。喝聲着一刀劈去。唐振聲急閃。已將頭盔劈落塵埃。唐振聲大驚。披髮回陣。伍龍緊緊追來。周得勝忙掛鞭提戟出戰。救了唐振聲。遂與伍龍交戰。趙鵬見馮小江早已戰不過陸魁。便出馬助戰。那戰場上直殺得日暗天昏。須臾諸一官陸葆安不是伍秋芳的對手。便敗下來。馮小江趙鵬不是陸魁對手。也敗下來。至於謝標韓忠唐振聲先就敗下來了。那周得勝鬥不過伍龍。袁聲萬尤其鬥不過伍虎。幾乎落馬。此時九員戰將。為那邊四人所敗。只得鳴金收軍。賊人大笑。得意收兵而回。又次日令後營二歐帶領許將齊侯四人去攻頭關。仍然不得勝。顧朗山看此光景。料難成功。正要安大人商議良策。還是孫靜峰想起來。靜一上人簡帖。趕緊取出。恰應開看之時。於是安大人吩咐預備香案。潔誠叩拜。然後開封一看。上寫着

雖有乾坎艮震　不及巽離坤兌

須再搬兵顧方慰　斬將擒王為貴

安大人看了。回頭向軍師道。看此間必須到鄧家莊。搬取女將。方能成功。寫得顯然。二位以為何如。朗山點頭道。試然。試然前者聽說何夫人早已出京。在鄧家莊教徒弟多人。大約成功必定何夫人身上。靜峰道。請看不及巽離坤兌一句。那坤象何夫人也。歐大娘二娘巽也。長女也。四个女徒弟離也。中女也。了瑗等兌也。少女也。聽說何夫人每日操演。連了瑗都練出許多武藝來。必能馬到成功。連寫信要緊。安大人於是親自寫信一封。命祁武進帳。吩咐叫他即登程速往那鄧家莊搬兵。這祁武不敢怠慢。選了快馬。當日動身。不一日到了鄧家莊。見了九公。呈上書信。說了衡察在句

象嶺連日敗仗。一切情形。九公拿了書信進內。正值何姑娘與繡大娘談心。九公說少大人信上寫得緊急。是看了蕭一山人簡帖上的話。非女將去才能成功。叫姑奶奶帶着他們去幫助。連歐家大娘二娘都得去哩。何小姐站起來接過信去看了。笑道我們只好去罷。也當回安將軍古來娘子軍。明日到教場操演一回。收拾行裝後天是黃道吉日。就此起程。九公點頭依允。又說道少大人真是四邊馳名。賽過包龍圖。就是本朝于大人彭大人施大人也不過如此。於是把半路斷奇巧連環案說了一遍。何小姐與繡大娘一齊讚羨。何小姐又道他是我的本家。明日破了白象嶺。順路去看。這个何節婦。九公遂出傳知大家。明日清早齊集教場伺候操演。水仙等俱是清晨裝束妥當。先往教場伺候。人馬器械都是鮮明壯麗。何小姐到了廳上升坐。諸人排班叅見。站立兩旁。何小姐道現在欽差大人來信。叫我等前去勦賊。後日就要起馬。爾等雖非本分應為之事。然既要上陣。性命相關。方須技藝精熟。方能取勝。現已操演將及一月。也應熟了。今日試看爾等可有幾等成效。各歸隊伍聽候。令下。眾人齊聲答應。何小姐即命海蟾與環花二人比試。二人得令。各下箭廳。騎上牲口。海蟾身穿月藍錦緞堆花甲。下繫紅灰百褶碎花裙。環花身穿藍金線錦團花甲。下繫藕荷綉花裙。二人俱是彙絲八寶金盔。紅緞繡金小戰靴。一个是刀。一个是槍。一个是青花馬。一个是棗騮馬。二人各分東西。走至下邊大旗下。勒馬站定。見廳上令旗展動。戰鼓齊鳴。兩下放馬交鋒。各人施展武藝。一來一往。戰有三十餘合。何小姐見環花槍法精熟。越戰越勇。心中甚喜。有心要試他本事。傳令叫水仙下去幫海蟾合戰。水仙得令。上了桃花馬。手執鴨嘴長槍。身穿銀紅綉甲。銀紅戰裙。遠看竟是一樹桃花。馬到當場。舉槍來戰環花。那環花心中想道必是師傅要看他的本領。故使他姊妹兩戰我一人。須抖起精神。想定將刀法盡力施展出來。逼住他二人。兩枝槍酣戰不退。兩下鼓聲不絕。戰有七十餘合。廳下喝采。何小姐見環花竟是一道銀花罩住身體。三人戰在一處。各無退避。甚是驚喜。傳令鳴金。三人正戰到熱鬧之處。一時難以收手。何小姐恐其有失。就即命花鈴持令下去止戰。三人聽見。才各收兵器。水仙道姐姐你今日那里來的氣力。越戰越勇。謝環花笑道連我也不知是那里來的。三人跟花鈴到廳前下馬上去繳令。何小姐對環花道我要看你的武藝。故令他姊妹來戰你。能敵此二人。將臨陣無憂矣。對水仙海蟾道你姊妹武藝精通。可稱勁敵。吩咐各賞金花一對。以示鼓勵。又得令菱姑與花鈴比試。那花鈴雖然比不得菱姑。也能

鬥三五十合。氣力不弱。隨後就是雙福雙壽換姐綠香。兩對比武。兩人都是粉粧玉砌。錦裙繡甲。長短兵刃俱全。彼此對戰。還可交得十來回合。正戰得高興。廳上傳令住鼓鳴金。六人先後繳令。何小姐道。你們的武藝非精熟。不可上陣特非同兒戲。剛才你們比試。卻帶着嬉笑。後再如此。定責不饒。六人齊聲答應。何小姐又吗花鈴傳令。各人暫為歇息吃飯。午後再來比試弓箭。說畢領着眾人退下。各散。午後何小姐同着褚大娘來了。大家排班伺候。何小姐升座。左首設一个交椅。讓褚大娘坐了。何小姐傳令。長竿上掛了金錢。插于百步之外。諸人挨次比較。射三箭全中者為上等。中兩箭者次之。一箭與不中者為列下等。紀過一次。眾人得令。何小姐命將交椅移在戰前。先是水仙連發三矢。中了兩枝。海蟾射畢。只中一枝。瓊花接弓在手。三箭俱中金錢。廳下鼓聲不絕。眾人喝采。菱姑道。看我也。三箭中了。說畢輕舒玉臂。款啟雕弓。三箭俱插在金錢眼裡。廳上益發喝采。雙福過來。剛要開弓。花鈴道。讓我先射三箭。接弓在手。拉滿了一箭射去。只見金光將个金錢射落。何小姐大喜。吩咐記為超等。花鈴甚為得意。了環們起哄。懸起金錢。雙福挨次而射。都不差上下。中二枝者多。三枝者少。大家射畢。何小姐又指撥了大家一回。始各散了。是晚褚大娘設席餞行。並請碧氏妯娌。另一席是水仙姊妹等。飯畢。又忙收拾行囊。打點兵器。次日清晨。何小姐又指撥了大家。大娘子與二姑娘俱叮囑過。又辭別了舅太太。在大院裡上轎。碧氏妯娌及水仙等眾人。俱坐車騎馬。俱牽在後面。又有行李大車十數輛。行了數日。離兗州不遠。畢歸元鮑恩國另接兵一千來接。郝武迎上前來。問明稟知。何小姐即吩咐行營暫住。令畢鮑二人來見。郝武帶着畢歸元鮑恩國進帳請安。稟明此兵是田大人派來聽用的。何小姐點頭。又問近日軍務情形畢鮑二人將賊將凶勇。屢次攻關。不能取勝。各節細說一遍。何小姐傳令大家改換軍裝。一千兵丁。分作四隊。命謝瓊花為頭隊先鋒。帶着雙福雙壽兵丁二百名。作一隊。郝菱姑為二路先鋒。帶了馮換姐兵丁二百名作一隊。何小姐帶水仙海蟾花鈴綠香為中軍。兵丁四百名為一隊。碧氏妯娌為後路接應。帶兵二百作一隊。軍令一出。登時分隊。此時軍容十分威武。又行了數十里。離安大人大營數里扎下營盤。安夫人早已差褚一官來接。何小姐帶着眾人來到大營。安夫人讓到後營相見。夫妻細談別後之事。又問了家中之事。以及軍前之事。敘說不完。已難盡述。何小姐已在後營用過晚飯。多時不見夫妻一旦相會。十分歡喜。飯畢何小姐請要見顏師爺。談了片刻。彼此敬服。朗山道。久聞嫂夫

人英武精明屢勝欽佩正好逼近賊巢安營堵殺其中調度可自定奪不必來往相商恐其洩漏如要調動大軍合勦必須先為商酌至於每日動作機宜隨時命心腹人密為機會彼此呼吸照應又告知何小姐此一機密事件何小姐一一領會即說道我等新到銳氣正盛乘此大殺一陣賊人雖然猖獗易於勦滅矣不知師爹以為然否朗山道正合吾意立時傳諭各將聽候機密將令又命褚一官將令箭送交何小姐營中何小姐亦即起身回營一路燈火輝煌照如白晝後面謝瓊花等皆騎馬相隨回到本營又與水仙等談了一會子明日如何打仗如何用計已是四更始各歸寢次日何小姐升帳先傳令喚大營探子來到問了賊營備細知賊人在關外下寨又往大營調馮小江陸葆安前來聽用須臾馮陸隨令進帳參見已畢與眾女將站立兩旁何小姐拔令箭一枝向眾人道如今賊人屢勝必然怠慢今夜天陰上算必風雨可乘此時劫他營寨馮將軍你引路帶着歐大姑娘並兵二百由蓮塘寨小路抄賊營左邊聽見號炮一聲一齊吶喊搶殺左寨鳴鑼為號速即搶關不必趕殺又命鮑恩國畢歸元跟着謝先鋒郝先鋒帶兵三百趁今夜風雨大作之時搶入賊人大寨盡力勦殺派雙福雙壽模姐隨後巡哨留碧氏始娌等守寨所有出兵之將俱天黑動身二更到彼三更發作鳴鑼進兵聞鼓收軍又知會大營派兵將接應調遣已畢退帳歇息再說陸魁帶着伍彪把守頭關前下寨因官兵屢敗不放在心上陸氏便同伍龍伍虎伍秋芳回了白象嶺仍留陸魁伍彪守頭關仍令伍龍守二關是晚陸魁與伍彪飲酒作樂毫無防備半夜忽然風雨大作賊兵俱在熟睡之際官兵蜂擁而至鑼聲大振喊聲振天眾兵將奮勇大呼無不以一當十賊兵都由夢中驚醒一聞鑼聲眾心慌亂陸魁亦舉止失措伍彪亦張皇更甚二人勉強迎敵只見寨前兩員女將殺來一个挺住長槍一个舞動大刀殺入營中敵擋不住又聽得關前槍炮之聲振天動地不知兵有多少陸魁與伍彪只得棄了營寨來保頭關已見關外官兵關上陸葆安一手拿鎗一手高擎着欽命觀風大燈纛已由雲梯奔上關來隨後馮小江也跟着上來即由馬道下去開了關門賊兵慌忙奔逃都不顧得收滾木壘石此時謝瓊花郝菱姑追賊水仙海蟾由左右抄殺陸魁遂想抵擋伍彪說不必了快回去與我大哥同保二關要緊說罷二人直奔二關不料兩旁閃出四个女將齊舉兵刃迎着陸魁伍彪拚命死併看過破綻沖開官兵陸魁逃走伍彪也即抽身飛奔覆朗山在大營知何小姐所派之兵必然成功故此發兵接應現時謝瓊花四人已將賊

入關口大寨捨得占住。即命人傳令不可窮追。可速收兵。何小姐差郝武來請安大人上關。扎下大營。各將繳令報功
安大人大喜。犒賞兵將。使諸人暫為歇息。四面連絡照應。所有生擒頭目。問他將賊人情形及屯糧聚集之所。詳細問明。
且說碧氏妯娌帶兵牢守後營。雖探得何小姐已破頭關。尚未奉令移營前進。只得在營中造飯。正要晚餐。忽聽營外
兵丁喧傳。遠遠有一枝軍馬到來。飛忙報入。碧氏等大驚。正不知何處軍馬。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論師

話說碧氏妯娌正守後營。晚來造飯。只聽得兵丁報說。外面遠遠來了一枝軍馬。不知是那路的。不禁大驚。領兵人已
然到了營前。下馬進來。左右正要通報。二人已到面前。視之乃歐鶴歐鵬也。兩對夫妻。歡喜問候。歸坐。歐鶴說道。夫人
已在關上扎營。叫我等順便通知你們。一同移營。並要防賊從二關偷營劫寨。今夜大家留神。不可鬆懈。碧大娘道我
想你們都是後營有功。都叫他們前營奪去。何日方能立件大營。今夜何不偷着去搶二關。趁此刻賊人大敗。倘搶得
來。不但賊眾喪膽。還帶着咱家一家臉上爭光。歐鵬喜道。此計甚妙。各拈二字。說畢即用紙條寫成兩個鬮兒。碧氏妯
娌拈着殺賊二。歐拈着搶關二字。碧大娘道。兵貴神速。就此拔營。一面差人知會小姐營裡。求他派兵接應。又派人知
會大營。當下各領本部兵丁而去。且說二關原仗着第一關險要。有寨把守。兵多糧廣。可以放心。這二關原無重兵。不
過一二百人。那伍龍又是酒色之徒。每日只愛飲酒。又搶來些婦女。惟知偷閒作樂。當日正帶着那村婦們喝得大醉。
忽有敗殘嘍囉逃進寨來。報說頭關已被官兵搶去。殺死許多頭目。陸員爺三少爺不知去向。那前後左右的險要去
處也都失了。伍龍聽說正在驚慌失措。接連不絕各路敗兵逃來。陸魁伍彪亦前來。跑回各說這次官兵利害。又添了
幾個女將。甚是驍勇。忽聞鑼聲又復大振。伍龍正在驚慌。只見兩員女將。一齊殺進寨來。勢如猛虎。勇不可當。伍龍勉
強上前迎敵。戰了十餘合。碧大娘使動一刀。將伍龍左肩上削去肉一斤。伍龍負痛而逃。陸魁伍彪忙去救護。怎奈兩
員女將十分勇猛。正在儘力相殺。只聽二關上炮聲不絕。鼓聲大振。人報二關有失。陸魁不敢戀戰。回身就走。碧氏妯
娌越殺越勇。恐賊人前去救關。故此攔住不敵。陸魁伍彪明知二關不能保守。只得往小路奔逃。碧氏妯娌見他等不
往二關。不往去攔阻。就放他等去逃。遂往前殺去接應歐氏兄弟。到了關前。歐鵬已經進了二關。歐鵬尚在追殺。見了

碧氏妯娌來到。方才收兵。二關的嘍囉已經殺死大半。其餘不過數十人。各自逃生。四更時候已得二關。四人十分得意。傳令一面安營。一面報知各營。就請何小姐明早來二關下寨。不一會。郝金剛趕到。對二歐道。何夫人聽說你等得了二關。甚喜。已打算來此處扎營。安大人在頭關扎營。四面俱有營盤。互相照會。又吩咐你等連勝之下。更須嚴整。務令兵將防守。不可稍有疏忽。歐鵬道。我們仍是兩營。一前一後。以為防護。互相連絡。郝金剛道好。我回去稟道。明早再見。說着去了。他四人各自歸營安歇。次日何小姐領兵到來。大炮三聲。安營以畢。二歐上前交令。何小姐慰勞。記了四人大功。犒賞衆軍。且說伍良宵自從連勝官兵。終日飲宴。甚是歡喜。不料連得探子來報。訴說頭關二關盡被官兵搶去。陸魁伍彪逃走。伍龍受傷甚重。伍良宵大驚。忙聚大衆商議軍情。說道。那幾年平安。我們何等快樂。只因來了安大人。年紀不大。智謀卻大。先破了天雲山。天目山。又破了羊角嶺。抄了祥福寺。威名大振。如今又來我們這裡尋事。實屬可恨。現時頭關二關皆失。秘雲巖前偏地都是官軍營盤。若此處有失。我等無路逃生。你們有何主意。伍秋芳上前說道。父親且免愁煩。現在官兵已深入重地。孩兒情願領兵前去。陸氏道。我兒雖然英勇。一人前去。我不放心。我隨後多帶兵丁接應。伍良宵此時也無法可施。只好令他母女前去。原來秋芳生得美貌。又有武藝。年已二十二歲。伍良宵要收他作妾。伍龍弟兄要收他為妻。陸氏大怒。逼着伍良宵認作親女。伍秋芳一心不願從賊。此時討差。另有主意。正欲藉此去尋佳耦。辭了父母。來到秘雲岩。遠見官軍營盤。密如星宿。前後左右。勢皆連絡。旌旗整肅。十分威壯。伍秋芳歎道。官兵軍威不同。無怪他們不能迎敵。傳令扎營造飯。令嘍囉飽餐歇息。趁此銳氣。伍秋芳抄小路下山。見迎面一座大營。當路嘍囉發一聲喊。拔開鹿角。搶入營來。見營門站着幾排官兵。聲色不動。秋芳心疑。令嘍囉休要進營。剛傳下號令。只聽營中梆子大响。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箭無虛發。嘍囉被箭而倒。不知其數。一聲發喊。往後倒退。秋芳禁止不住。忽然大砲喧天。見一員女將飛馬而出。秋芳忙把嘍囉一字排開。勒馬看那來的女將。見他生得腰如楊柳。臉似芙蓉。頭戴金冠。張鳳翅。身披錦甲。閃魚鱗。手執一杆朱纓鴨嘴槍。腰懸一壺素羽狼牙箭。秋芳見那女將人物裝束迴乎不同。甚為羨慕。兩軍相對。秋方用刀指定來將通名。這女將正是謝瓊花。抬頭見來人也是女將。且生得俊俏。身穿碎錦連環甲。手使長柄大砍刀。騎一匹五花紅鬃馬。約有二十歲上下。眼含秋水。面帶春風。瓊花也用槍指着說道。你

要聽着我乃欽差二品夫人手下頭路先鋒謝瓊花是也你必是五賊之女伍秋芳我有良言告你我那二品夫人非別乃是天下聞名的十三妹且是我的師傅我那師傅一人殺能仁寺一十五口山中豪傑聞名喪膽武藝出衆的人無不佩服今爾等自不量力竟敢拒敵我知爾係伍家義女並非親生你甘心從賊可惜你這容貌武藝今安夫人到來立意要肅靜東省除暴安良你看羊角嶺已經殄滅只有你白象嶺一處料難倖免你若伶俐莫非趁早回兵勸你父母早早歸降不失富貴若尚迷信不悟一旦被擒斬首示衆悔之晚矣我今見你甚是憐愛故出此好言相勸你不省悟就此殺來秋芳已被他心裡說得活動見他槍來只得用刀招架兩馬相交一場好殺瓊花見秋芳武藝高强不忍逼迫秋芳見瓊花十分驍勇越戰越長精神兩人酣戰天色已晚瓊花架住他的刀說道天黑難戰明日再取你首級說畢兩下收軍瓊花回營見了何小姐道伍秋芳到有點子本事我用好言相勸他他雖無言回答看他的意思到有回轉何小姐道明日我有計擒他與他力戰無益明早何小姐升帳出令派瓊花水仙海蟾菱姑四員大將接戰輪流相殺再令唐振聲袁聲萬各授以計令其如此去辦二將領令却說伍秋芳昨日回營思想一夜進退無主清早聽得大營炮响只得領着嘍囉出營方才排開陣勢見對面幾杆綉旂擁着四員女將無數官兵按隊而來秋芳見又添了三員女將美貌裝束與昨日女將的不差上下心中甚是愛慕四員女將來到陣前也不答語海蟾笑嬉嬉將馬杈開掄刀相殺秋芳忙忙迎敵戰了數十合見這女將刀法高强勇力倍增十分敬服兩人戰了二十餘合海蟾虛晃一刀勒馬回陣秋芳剛要赶來水仙一槍攔住兩人交手僅戰十餘合菱姑上前接戰秋芳雖然英勇經不住四个女將彼此輪流相殺狠覺腰痠臂軟有些招架不住心中正想主意後面嘍囉忽然大亂聞聽兩路人馬殺來四面炮聲不絕喊殺連天秋芳大驚道中了官兵之計不敢戀戰只得撇了菱姑落荒而走四員女將追殺一堆故意讓他逃去收兵回營交令秋芳忙忙逃到一座山頭炮聲不聞也無喊殺聲音不知何故只好尋个地方暫且安營歇息點點所領嘍囉已剩十分之六且令埋鍋造飯造得飯剛熟忽然一聲炮响山嘴邊轉出一枝人馬殺到秋芳忙上馬迎敵那裡敵得官兵勇猛況且飯未得吃肚中甚飢嘍囉見勢頭不好紛紛亂竄秋芳敗有二十餘里不見官兵追赶這才招集嘍囉只剩了一百餘人又無粮草命頭目們往村莊去搶些食物無奈路遙近村不多人家無處可尋秋芳暗暗的急

想到我一時冒昧而來。我母親救兵不到。如何是好。似此損兵折將。有何臉面去見父兄。正在愁悶。忽然殺一聲喊。一將領兵殺到。大喊道丫頭休走。大爺來取你的首級。秋芳此時骨軟筋酥。不敢拒敵。飛奔而逃。來將乃袁聲萬也。趕殺一陣。將此嘍囉剩了二三十人。笑道留幾个讓人家去罷。袁聲萬回去了。再說秋芳人馬困乏。不敢走大路。往小路上登山越嶺。正走的吃力。樹林中忽然鼓聲大振。搶出一員猛將。攔住去路。秋芳抬頭見那將生得方面大耳。威風凜凜。年紀在三十以內。手中拿着渾鐵鎗。喊聲如雷。大叫道丫頭我在此等候多時。怎麽這時候纔來。快些下馬同我回去。省我動手。秋芳大怒道休要胡言。你欺我是敗將嗎。催開馬。迎面一刀。唐振聲笑道來得正好。舉起鎗來望上一隔。秋芳兩手發麻。將一杆大刀丟在九霄雲外。唐振聲掛下鎗。一伸手拏住秋芳的絲縧。輕輕提過鞍來。笑了道不要害怕。隨我回去。自有好處。秋芳此時身不由己。閉目待死而已。若論秋芳的武藝。勝是唐振聲。只因四員女將已將他戰乏。故此易擒。唐振聲歡喜回營。何小姐正望捷音。聽探子報來。伍秋芳已被唐振聲所擒。心中大喜。連忙升帳。只見唐振聲上帳。何小姐慰勞一番。命花鈴記功。唐振聲道這丫頭現拿在帳外。請令定奪。何小姐吩咐帶進帳來。左右立時將伍秋芳推上帳來。秋芳一看。軍容整肅。中間坐一位女將軍。生得千嬌百媚。賽過月裡嫦娥。比那四員女將。還分外齊整。殊令人愛慕。兩旁站立着八員女將。背後一字兒排着無數的女兵。都是明眸皓齒。裝束俱是美麗。下邊又有幾員猛將。秋芳看了。讚嘆不已。朝着上邊立而不跪。何小姐道你是敗軍之將。既被生擒。為何不跪。秋芳道我在白象嶺也有英名。今日兵敗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屈膝求生。何小姐道你雖有英名。離不得一賊字。何足為貴。可惜你容貌才能枉生世間。我們俱有憐你之心。昨日我那謝徒弟尚苦口良言相勸。你若傾忱降順。自有好處。若執迷不悟。難免玉石俱焚。爾父已是罪不在赦。幸你不是他親生。何況又不甚和睦。此是生死機關。你須各定主意。免生後悔。秋芳見說得有理。想父母俱非親生。白象嶺亦難久據。倒不如降順。還可以保全他們。心中想定。向上雙膝跪下。說道秋芳情願降順。求將軍留在帳下驅使。亦所甘心。何小姐道你是真心。還是暫且勉降。秋芳叩首道我昔在白象嶺戰無不勝。今全覆沒。我父兄又與我不和。即不被擒。我亦自殺。今蒙將軍憐愛赦我不死。終身服役。並無二心。何小姐大喜。忙吩咐解去綁縛。秋芳感激涕泣拜謝。何小姐將他叫至面前道你今誠服。就是我一家人了。但你一人孤苦。也無着落。我今有

个兩全其美的法子。剛才檎你之人。乃我營中一員大將。未有家室。我也知道你未受聘。今日我為月老。替你們成就姻緣。彼此俱無精忌。秋芳滿面通紅。低頭不語。何小姐知其心中已允。說道有人說什麼。就告訴是我作主。遂叫上唐振聲來。吩咐道。我為月老。將這段姻緣。先酬你功勞。唐振聲也愛喜的秋芳容貌武藝。連忙叩謝。何小姐又命各營男女諸將。用軍中鼓樂。並用自己大轎。且毆大娘二人送親。打發中軍備辦酒席。又命兩个新人。以戎裝合巹。環花水仙等各湊花朵首飾衣服。將新婦打扮起來。家將們排齊隊伍。張着紅傘。借用大人的儀仗。水仙們大家騎馬。左右圍隨。送到後營。大家攙扶新人出轎。見秋芳金冠繡甲。錦帶佩劍。越顯得十分標緻。新郎是銀冠銀甲。披掛整齊。奏起鼓樂。夫妻戎服交拜。酹酒奠雁。成了大禮。並拜過安夫人何夫人。同歐家夫婦四位。又家家道喜。十分熱鬧。何小姐夙昔喜作好事。作起興來。誰人不來湊趣。就在營中擺起喜筵。又是慶功筵宴。到晚來有歐氏大娘二娘。將他二人送入洞房。成其美事。次早唐振聲夫妻上帳叩謝。何小姐又囑咐些言語。水仙等將秋芳拉去暢飲。五人已成莫逆知己。下午安大人命人將何小姐請去商議軍情。夫妻暢叙。安公子道。由小見大。其實一也。切不可存輕易之心。我看你用兵也頗有法。我先問你。作元帥的道理。何小姐笑道。你聽我說。為元帥者。必須熟讀詩書。深知成敗。上知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事不知。無一物不曉。武備文修。出將入相。奠安彝夏。坐鎮中元。而論天下之形勢。決天下之安危。明天下之治亂。審天下之强弱。計無不成。戰無不勝。熟讀兵法。深知韜畧。方可為帥。若驍勇過人。斬將搴旗。可為先鋒。武藝世衆。才堪驅使。可為散騎。善占風候。通曉機謀。可為參謀。素知地理。深通險易。可為鄉導。語言便易。足能動人。可為說客。善能馳驟探聽機密。可為細作。算法精通。心術公正。可為書記。皆一材一藝。不足為帥也。安公子道。你論是也。究指其大槩。未得其真實。夫帥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也。有五才有十過。五才者。智仁勇信忠是也。智則不可亂。仁則能愛人。信則不失期。勇則不可犯。忠則不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妄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謀而心緩者。有剛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必免此十過。方可為帥。若說到極高的地位。必當用之以文。齊之以武。守之以靜。發之以動。兵未出如山岳。兵以出為江河。變化如天地。號令如雷霆。賞罰如四時。運籌如鬼神。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剛。危而能安。禍而能福。機變不測。決勝千

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無所不知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有或違十萬之多百萬之衆無有不辨或晝而夜或夜而晝無有不兼羲圖曲成各極其妙然猶洞達古今精明肩蟲莫定安危之理決勝負之機神運用之權藏不窮之智奇正相生陰陽終始更能仁以容之禮以立之勇以裁之信以成之如此則伊尹傅說子牙樂毅武侯復生矣而小姐笑道若似你所說則為師更不易了像如今之為元帥者或有勇而無謀或有謀而無勇或持己之能而不容衆或以逞恭而內慢易或矜位而忽卑賤或性驕傲而貶下閭或揚己長而掩人善或藏己過而彰人非皆為師之弊也安公子道你說的有條有理既說得出必行得出伍良霄被擒不難矣正說着外面報進來說伍良霄之妻轅門外討戰又報進來說伍秋芳帳外等令何小姐道叫他進來秋芳上帳稟道我母親陸氏他不揣力量冒昧而來我想着要順說他歸降不知夫人以為何如何小姐聽了思想半晌說道你去說他歸降固然是好無奈太不容易他肯歸降了那伍家父子應該何如若能因他而說及他一家自是大妙只怕不能你去說說看罷秋芳領令走出到陣上陸氏在陣前已經耀武揚威怒氣沖天見了秋芳益發大怒說道你這無恥了頭想必是歸降了看你這等打扮必尚有無恥之事此番還有面來見我秋芳臉一紅勉强說道我想白家顧小小地方那裡敵得過官兵萬有一失則性命難保何妨母親前去與我父說明一同歸降我必能保一家無事並且還有無限好處千萬母親依從現在領兵的是赫赫揚名的十二妹當年海馬周三等多少有名之人都不敢相爭我等諒非對手母親要三思陸氏道別的話不必說了你記說十二妹英勇今為娘的要與他戰鬥幾合我要戰不過他情願歸降他若戰不過我休想我歸降你去說非此不可秋芳又央求再三陸氏執意不肯秋芳無奈只好寔說勉强上帳據寔將言語一一說了何小姐聽了大怒不知果與陸氏對敵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再顯威名夫人得勝　連施妙計女將成功

話說何小姐聽秋芳之言知陸氏要與自己對敵遂大怒道我豈懼他就是今晚我不把他生擒過來誓不能收兵傳與他知道安公子勸道你何必與他一般見識何小姐不聽安公子又勸道就是與他交戰也待明早何小姐道今夜大好月色豈可空過須臾傳官回稟道已告知陸氏了陸氏甚喜願意夜戰並說一不許外人幫助二不許偷設埋

伏。三不許施放暗箭。何小姐笑道。他應得太寬了。割雞焉用牛刀。你再告他知道。三件事都依他。准於今夜交戰。傳宣官去了。何小姐便不回營。就命馬夫將袁騮牽來。又叫女將兵們。及取來花槍寶劍寶刀。何小姐與安公子一同用了飯。自己先全裝披掛停當。吩咐花鈴綠香及女兵們都去吃飯。預備陣上好伏侍。自己便在中軍帳後側放了一把交椅坐着。同安公子說些閒話。看看天色。笑嬉嬉只待晚來厮殺。安公子道。夫人大槩自能仁寺殺了和尚之後。未曾用武。何小姐道。不錯。那一晚拿霍士端。也畧小試其端。安公子道。那天因行令戒酒。於立志雖佳。於戒酒尚欠。何小姐道。你提起酒來。咱們喝幾杯。安公子道。不可喝醉了。怎好厮殺。何小姐道。你怎還不知道我吃了酒。本事越使得出。安公子道。如此甚好。倒要看你。即吩咐左右在中軍帳後。金龍大纛下。排一張桌子。二人對面坐了。左右擺上酒席來。安公子道。如此甚好。倒要看你的英雄氣。何小姐接來都飲了。也回敬了。遂暢飲起來。說了回青雲山上的事。不覺天晚。推出一輪玉鏡。再說陸氏。心中急躁。看看白象嶺不保。今夜要是勝了。十三妹尚可反敗為勝。要是不勝了。後事不堪設想。成敗在此一舉。陸氏憂悶。只得一馬先出在營外。列成陣勢。營前小校飛報中軍。何小姐夫婦正飲得高興。聽見了立起身來說道。不要吃了。吩咐把殘酒收過。待擒了陸氏再喝不遲。傳令開營出戰。號砲响亮。何小姐就中軍帳上上馬。衆多女兵簇擁着隨後出營。到了戰場。兩軍對圓。都把强弓硬弩。射住陣角。發擂已畢。那邊陸氏立馬陣前。後面立着一面大白旗。上面八个青字。寫着白象嶺壓寨夫人陸。那陸氏頭戴爛銀盔。披一副白緞襯袄。相襯細鱗爛銀鎧。繫一條白羅白蝶裙。騎着銀鬃大馬。背後四面方旗。垂了兩條清水絛。右胯下斜掛着寶囊。橫着那兩口雙鋸繡鸞刀。渾身上下。雪練也似的一般。這邊陣上門旂開處。何小姐從陣裡縱馬而出。紅旂飄動。倍添聲勢。那何小姐頭戴閃雲鳳翅金冠。耳上垂着赤金點翠明月璫。穿着副腥紅襯袄。連環鎖子黃金甲。背後四面三尖赤火飛豹旂。大紅湖縐花繡着兩條文武威風。繫一條猩紅緞百褶宮裙。左手攬着韁。右手倒提着乾紅纓火尖槍。左胯下懸着寶雕弓。右邊麒麟袋內。排着雕翎箭。坐下裡騮火炭飛電馬。醉顏微酡。笑嬉嬉的來到陣前。渾身上下。好似紅爐裡鑽出一塊赤炭。背後一面大紅猩猩旂。泥金寫着九个字。二品夫人無敵紅娘子。此時月色明亮。兩邊點起成千的火把。照如白晝。戰鼓响處陸氏出馬。何小姐亦即迎敵。見面就殺。俱不顧說話。月光之下。兩下裡扭成一堆。攢成一塊。鞍上四支玉臂縱橫。坐下

八盔銀蹄翻越這單槍好比神龍出海那雙刀好比決鶻穿雲兩个廝併了一百多合全無兩點輸贏兩下裡鼉鼓振天揚威吶喊但見月華滿地露水澄清兩个又交馬鬥了五十多合仍是一樣大家都不濟事都帶轉馬回本陣去了何小姐到陣裡下了馬解去了裙子女兵們接去了與花鈴收起來都露出大紅湖縐單叉褲盤膝坐在月光地裡馬褥子上說道且等馬收汗再去戰這婆娘不擒他誓不回營秋芳在營門瞧着揑著一把汗花鈴卻低聲向何小姐道太太何苦如此費力再戰時待奴才放一枝冷箭射倒他就完了何小姐道不要若是暗算贏了他也吃人笑這廝也不佩服綠香道太太也太拘執就是偷着放了箭也沒人知道何小姐道我決不為你們休胡做說罷便綽刀上馬軍士們忙添了火把仍舊起鼓出陣再說那邊陸氏也回陣下馬歇息取碗水來喝了解下裙子去了披掛抹抹汗畧坐坐喘息定了聽得鼓聲响仍又提刀上馬何小姐已在陣上兩个更不答話交馬便戰刀來槍往槍去刀迎又併了二十餘合何小姐不能取勝心裡焦躁想道不這般誘他如何得手便把那枝槍攪了个花心往後面吐出去這个勢子是楊家將秘傳做玉龍掠衣陸氏雖認得只望他蓋來誰知何小姐故意不用反往下一撩陸氏見了破綻忙使个金蛟臂月掠開那口刀往何小姐嗓子上剁的喝聲着橫臂過來只道着了那知何小姐正要他如此便把腰一挫鳳點頭霍往刀口下鑽過陸氏膀个空何小姐早鑽到陸氏背後右手抽轉槍左手便扭住陸氏陸氏剛要回手相扭那兩馬八个蹄在場上打了幾个圜圜只聽得何小姐喝聲下去即把陸氏拖離馬鞍擒了過來花鈴等一齊上前將陸氏綑了掌着得勝鼓回營跟陸氏的嘍囉吶一聲喊登時散了且說何小姐歡喜進營秋芳接着跪下說道夫人神威我母親太不量力今既被擒我前去問他着他更有何說若再背逆夫人治以應得之罪我也盡過心了何小姐點頭說道你就去罷秋芳出帳尋着了綠香正在看守陸氏秋芳未開口陸氏嚷道我已服了你去替我要求情願歸降尚有一節我雖降順此時打仗我可不能出去幫忙俟下回再有差遣我必效力你可將我之言回稟夫人秋芳說道我去說去遂又入帳回明又帶陸氏進見謝罪且說陸魁與武彪二人逃往深山躲藏數日忙往秘雲岩來伍龍在秘雲岩養傷已經平復伍虎雖知陸氏母女被擒消息只是不敢來救他恐又失了秘雲岩更誤大事今見陸魁回來告知陸氏母女被擒投降一切情形只氣得陸魁十分忿恨遂與伍龍等商議道我想官兵近日大勝又擒了他母女必然氣

驕意滿。明欺我們畏懼。不敢再下山去。我料他斷無準備。我欲今夜下山去劫營報仇。你們以為何如。伍龍先跳叫道。舅舅此去大妙。我們情願決一死戰。伍虎道。我本要昨日下山。只因獨力難支。又怕秘雲岩有失。故此忍耐。今既有此妙計。如何不用力前去。陸魁大喜道。你們既都願去。聽我調遣。軍營以糧餉為重。離大營東北十二里荔枝灣。乃官兵屯糧之所。必用一人去放火燒糧。官軍見糧餉有失。眾心慌亂。此是重任。須大爺去走一遭。伍龍答應了。又派伍虎去接大營。沖殺一陣。不必追趕。急回兵與我夾功女營。眼見那些女將。必被我們擒來。只要生擒。不必傷他性命。伍龍伍虎歡喜跳舞。急忙領兵而去。留伍彪緊守秘雲岩。不可胡行。分派以畢。陸魁自帶五百嘍囉下山。來劫女營。是夜陰雨四合。星光無光。不多一會。來到女營。只聽更鼓之聲。斷續不齊。各營號燈。都是半明半滅。陸魁心中大喜道。官兵得意。正在酣睡。此乃天賜諸女將被我擒獲也。暗傳號令。眾兵將整束器甲。稍定喘息。陸魁在前。手執大刀。來到營前。拔開鹿角。一聲大喊。領着眾嘍囉殺進營去。只見營中靜悄悄。並無一人。中間堆着一大堆乾草。陸魁大惊。情知中計。忙快傳令退兵。誰知後面嘍囉。死命殺進來。反到擋住回路。眾人正在着忙。那堆乾草忽然燒着。裡面埋着連珠大炮。驚天動地。响振山谷。眾人驚得滿營亂跑。原來何小姐自陸氏歸降之後。看其為人甚是合意。他已同二歐之妻拜為姊妹。每日在碧氏營中。藏躲從不管白象嶺之事。這一日何小姐傳令。叫眾將飯餐戰飽。上帳候令。聚將鼓三通。响畢。何小姐升帳。水仙等侍立兩旁。何小姐對大眾道。陸魁等俱十分兇狠。用兵亦畧知一二。他們決不甘心。近日雖然大敗。必乘我勝。來劫各營。若不預為準備。必中其計。我料他必分三路來劫。一枝去劫大人的營。截我後路。一枝去燒我糧草。使我軍心慌亂。陸魁必親身來劫我的營。我亦以三路擋之。殺他个片甲不回。遂拔令箭一枝。叫郝武袁聲萬上前。說道。此去西南二里。名七星峪。賊人必偷過此峪。繞路必劫大人的營盤。你與袁聲萬帶兵二百。埋伏七星峪。多帶號炮分兵兩路。截在峪之前後樹林深處。候賊人偷過峪時。四下放炮吶喊。那賊勢必慌亂。你二人乘勢殺出。必獲大勝。郝武袁聲萬答應。接令而去。又命人到大營。調了周得勝馮小江來。另有差委。並知會他們眾將。叫他們今夜防備劫營。與郝武袁聲萬暗想相通。一齊殺賊。周馮來到上面。參見何小姐。又拔令箭一枝道。你們二人。各帶兵二百。在荔枝灣近處埋伏。候賊人過去。出其不意。由後面殺出。必能全勝。二人得令而去。又知會大營。派將去保護糧草。恐朱善保等

五人不是賊人的敵手，遠路分派已畢。然後預備本營之事，先令謝瓊花、歐海蟾上前吩咐道：你二人各帶兵二百埋伏在後營兩旁，以防賊人敗回半路截住勦殺；再命碧氏姊妹帶兵二百，並帶乾柴引火之物，往秘雲岩前埋伏，聽大營砲响，即忙放火吶喊，假作攻打秘雲岩，一來擋住賊人出來接應，二來截住勦賊；再命碧氏姊妹人在營中堆下乾草，設下空營，自帶花鈴、雙福、雙壽往左近聽候消音。再說海蟾、瓊花奉了將令，飽餐晚飯，帶兵分往兩邊埋伏。候至二更，只聽大營裡的連珠炮大响，連忙帶兵殺出，正遇陸魁殺出營外，二人忙上前迎敵。那陸魁已是驚慌，又值瓊花二人驍勇，刀槍並舉，躍馬而來，猶如兩條出海蛟龍。陸魁雖然兇狠，只因中計，且日前受過傷，亦難招架，勉強戰了三四十合，看看那嘍囉已被官兵殺的七零八落，不敢戀戰，要想逃回，又被瓊花一枝槍逼住，只殺得汗流浹背，身上已中數槍。海蟾見瓊花得勝，忙上前趁空一刀，陸魁叫聲不好，將頭閃過，肩背上早着了一下，沒命是內殺出陣去。再說周得勝、馮小江在荔枝灣近處埋伏，時當夜半，見賊人果然到來，兩人歡喜，暗傳號令，依計而行，忙忙令兵從後面殺來。伍龍出其不意，回頭一看，只見兩人躍馬殺來，勇不可當。伍龍前日左臂受了傷，究不得力，正在支持，那朱善保、徐三、朱三石大等由荔枝灣殺來，又添了陸祿、安六人，一擁而上。伍龍那裡敵得住，又受了馮小江一箭、周三一鞭，忙忙帶傷逃命。朱善保趕殺一陣，仍回荔枝灣看守糧餉去了。剩下周、馮二人，又派兵向各處搜擒逃賊，這才得意回營。走至半路，耳聞金鼓喊殺之聲，知是郝武、袁聲萬正在殺賊，忙領兵遠道至七星峪，見官兵已將賊兵生擒殺死，不計其數。兩下合兵一處。再說碧氏姊妹們遠听鳴鑼放炮之聲，與喊殺之聲，知賊已中計，忙令軍士將柴堆積碧雲岩前，放火發喊。那伍彪急令頭目緊緊看守，不許妄動。碧氏姊妹們遠遠鳴金放炮，假作攻打。忽聽後面喊殺振天，知是賊兵敗回，忙退下來，當頭遇着陸魁，左右喊聲、炮聲不絕。水仙、麥姑領兵已從兩邊殺出。陸魁見大兵利害，心驚膽戰，見手下嘍囉已被兩路之兵，或擒或殺，所剩無幾，心中正在着忙，碧氏姊妹又回頭殺來，陸魁寔不敢再戰，自知必死，正然無法逃脫，忽見伍虎由旁邊敗回，大家只顧圍住伍虎。陸魁趁空敗回秘雲岩去，伍虎救了陸魁，已是精疲力盡，又被碧大娘迎面一刀，就像一道寒光，不及躲避，右肩膀連肉帶甲削去一片。伍虎大叫一聲，大家爭着殺來，忽然伍龍恰在此時殺至，水仙看龍伍龍破綻，恰向腰上摘下金鞭，用槍隔開伍龍的刀，照伍龍頂門上一鞭打去，伍龍將頭一閃，不防

菱姑趁勢一刀。將伍龍斬于馬下。伍虎見伍龍被殺。不敢來救。趁他們心在伍龍。幸而得下。伍彪亦大哭不止。伍虎與衆頭目團住陸魁。呼喚半日方甦。說道我自領兵以來。與官兵交戰。未嘗如此大敗。今日連次受傷。損兵折將。妹子被擒。將我威風。一旦化為灰土。若不報仇。雖生無益。伍虎伍彪一齊勸道。賢舅現帶重傷。且待調養好了。再振軍威。與我父親定下美計。可以一戰而勝。方能報仇。此時兵威不振。徒氣無益。陸魁點頭。眼中落淚。只好緊緊把守秘雲岩為妥。且說安大人見何小姐帶了女將來營。屢獲大勝。十分歡喜。顧朗山也甚敬服。凡有調動。反讓女營居先。何小姐是個好勝的脾氣。不肯辭勞。無奈陸魁三人不敢出戰。亦曾連日攻打秘雲岩。只是山路險峻。取之不易。圍了數日。陸魁等只不出戰。何小姐急請顧朗山商議定了。遂向大家道。秘雲岩路險山高。一時難破。又不見人馬出來對敵。我想必須如此。方可取勝。衆將得令。各分頭行事。次日何小姐將本營人馬。徐徐盡散。拮備了行李。偃旗息鼓。若有退兵之狀。賊人看見如此模樣。報知陸魁。說女營人馬。今日金鼓無聲。漸漸退去。不知何意。陸魁傷已漸平。忙上高處一望。果見女營兵已退去。便與伍虎等計議道。女將營中。真是退兵。或是糧盡。或是女將別有事故。不能久待。伍虎道。女將們詭計極多。若是女將去了。似前番那些官將。吾等無憂。脫逃回秘雲岩去了。伍虎逃回秘雲岩。訴說伍龍被殺。一切情形。陸魁尚然喘息未定。聽說伍龍死了。大叫一聲。昏倒在地。莫若再命人打探一番。于是又差精細嘍囉。前去打聽。行至半路。遇見幾個擔行李的軍人。因買飯吃。便問道。爾等如何不攻打秘雲岩。便起身去了。那幾個軍人道。我們營中女將本是私自來幫忙。糧又盡了。何能久在此間。早就要回去。如今已行了四五十里。我們因挑着行李重物。不得快走。那打聽的嘍囉聽了這話。又問別人。都是如此說。便回來告知陸魁。想此話是實。便差伍虎領四百嘍囉追趕。伍彪接應。留守秘雲岩。且說伍虎在前領兵。追了五十里。無動靜。又見樹木叢雜。兩邊圍繞。伍虎遲疑。正欲傳令後軍暫住。天色已晚。恐有埋伏。不可盡力追趕。一言未了。只見密林中一聲炮響。閃出兩員女將。乃謝瓊花歐海蟾也。二人躍馬徑來截。伍虎力敵二人。戰未二十合。伍虎力怯。虛掩一槍。望後逃走。二女將催動人馬。盡力追殺。後軍敗動。自相踐踏。伍彪見前軍已敗。駐扎不定。望後就退。兵勢衆大。如山崩江沸一般。收禁不住。伍虎伍彪兩下又不能相顧。正在慌亂。忽喊聲大振。左有菱姑。右有水仙。兩邊從密林殺出。將伍虎伍彪兵又截斷了。菱姑望前殺。與瓊花海蟾三路夾攻。水

仙往後殺把伍彪截回使他不能救伍虎此時伍虎大敗日將落見山邊火炮火把齊起實難招架尋住一條小路恰喜無守把急急令敗殘嘍囉望小路而逃才行一里遠背後一路追來正在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又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兩員女將殿大娘殿二娘也伍虎大驚無處逃命忽想起當年打獵有个山峪出去有路急急奔入兩邊俱是夾石魚貫而進越走越窄只得棄馬步行爬山越嶺逃至中腰忽然一聲砲响伏兵齊出不知伍虎能逃出性命否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破秘雲岩群凶授首　得白象嶺首逆潛逃

話說伍虎逃入山谷越走越窄已經棄馬步行十分艱難追兵又在後忽然一聲大砲振响滿谷伏兵從前面殺出乃是郝武預先奉令埋伏在此把伍虎擒了一同追來的女將回營交令不言伍虎被擒再說伍彪正要與伍虎合兵一處不料前面有女將截住又從兩旁殺出兩个女將把他與伍虎冲開一个女將殺向前去一个女將殺向後邊來與自己鬥了十餘合那女將乃是水仙伍彪雖勇已是疲乏之敵不住水仙的生力軍只得向旁邊逃走見有一道小河却是乾河心中大疑知向來此河有水或當水涸之時故此無水正在觀望追兵已到忙忙來到中流時已天黑遠望河中立一高竿上懸一燈燈下有一个女將上書八个大字云或伍或陸死在此處大家驚疑夜晚之際豈有此牌必是設着埋伏立此燈牌為記使埋伏之兵望見此燈好來拿我不若將燈竿砍倒追兵無了暗令自然亂了伍彪連說有理即忙舉刀將燈竿砍倒只見兩邊人馬吶一聲喊河中流水洶湧而來波浪甚急霎時水滿小河賊兵正在河中大水一至如何阻擋將賊兵掩埋伍彪見水來得太急忙策馬要上岸逃命費了多少氣力打馬才然得到岸上當頭一聲砲响閃出四个女將雙福雙壽換姐綠香圍繞上來把伍彪圍在中間不能得出夜晚之間難辨勉強冲殺怎當得眾女將各舉刀兵一齊擁上伍彪措手不及被旁邊又轉出一將擒住眾女將視之乃袁聲萬也大家合兵一處捆了伍彪也回營來原來自假作退兵以及擒伍虎伍彪這些計策都是何小姐與顧朗山商議出來的如此如此果然伍虎伍彪也回營來眾女將令交郝武押着伍虎袁聲萬押着伍彪此時何小姐升帳坐定兩邊掌起燈燭陳列刀槍劍戟十分威儀郝武袁聲萬押着伍虎伍彪過來何小姐道安大人自到山東各山賊寇無不殄滅只有你白象嶺久不歸順如今遠勞官軍征討你二人既被擒來自應委心歸附勿再抗違伍虎伍彪同聲說道我等本欲圖王今既不成

有死而已。決不歸降。何小姐怒道。夜深詐營難以號令。三軍暫且牢固監押。待明日捉了陸魁一同斬首示眾。說罷即吩咐押下去。次日何小姐又把顧朗山請來。定了一計。登時拔令箭一枝。對水仙海蟾二人道。你押着伍虎伍彪向秘雲岩去。如此如此。又拔令箭。吩咐郝武袁聲萬。如此如此。大家分頭各自依計而行。且說水仙姊妹領兵到秘雲岩下。攻打數日。陸魁只是嚴加防守。堅固不出。水仙姊妹命朱善保將兩輛囚車趕至岩下。傳示上面急早歸降。陸魁在山岩之下。見伍虎伍彪綁縛着囚于檻車之內。大哭道。我寔不忍你二人如此被虜。使我心碎。伍虎嚷道。賢弟寧可萬死。守不可因我二人。遽然投降。陸魁聞言。心如刀割。大吽一聲。領兵殺下岩來。他看見水仙等是女流。領兵更覺放心。水仙等且來得凶猛。回身就走。陸魁不捨。追了幾步。又恐是計。停步不追。水仙等見陸魁不追。遂命朱善保將伍虎由檻車牽出。一刀殺死。陸魁見了。大怒。緊緊追來。追至半途。一聲炮响。環花由東邊殺出。菱姑由西邊殺出。陸魁出其不意。本抵敵不住。兼之水仙姊妹又復殺出。一人難敵四手。勉強戰了四十餘合。寔難支持。只得敗回。四个女將。緊緊趕追陸魁跑回秘雲岩。一看大驚。只見秘雲岩上已插滿官軍旂號。上面站着郝武袁聲萬。不覺怒極。回頭吽跟他的嘍兵。潮湧一般。望山上殺來。陸魁也督在後面。只聽得山上一聲砲响。一齊吶喊。礧石一齊打下。打倒一半。滑倒了一半。滿山但見賊兵屍首紛紛的滚落岩下去了。陸魁急回馬也奔下岩去。正值四个女將已經追到岩邊。丟得陸魁上來不得下去不行。環花一枝鎗。已在背後。水仙一口刀。已在面前。陸魁只好往上跑。又被礧石滚木打了下來。陸魁此時。又急又氣。又聽得上面笑一陣。罵一陣。官軍一同大吽陸魁。逃不上來。早早投降。下面也是笑罵不止。却吽的是早早前來受死。忽然官軍一聲陣吶喊。原來陸魁拔箭自刎死。屍首由半岩間已滚下山澗裡去。岩上官軍搖旂擂鼓。大呼殺下。賊兵無心戀戰。紛紛敗去。郝武奮勇當先。奔雷掣電而來。水仙等揮兩翼精兵掩上。只殺得賊兵僵尸遍野。流血成水。方肯收兵。郝武等商議安營。無命人往何小姐營中報捷。水仙等留郝武袁聲萬把守秘雲岩。他四女將往迎何小姐。行至半路。早見旌旂耀日。盔甲連雲。大兵來到。水仙姊妹四人。迎了上去。彼此相見。水仙向何小姐稟道。我等奉夫人之命。依計而行。我與海蟾攻打秘雲岩不下。以伍虎二賊誘之。陸魁殺下山來。後來假敗。他果然不追。殺了二賊。他果然窮追。果然盡命。後來兩路勦殺了个舒服。生擒數百名。斬首不知其數。就請夫人到秘下安營。何小姐道。計雖是我

定的功勞。還仗你們四姊妹。如今大人同師爺都甚歡喜。陸魁一死。大功告成了水仙等一同答應是。上了秘雲岩。郝武郎來迎接。安大人與師爺議定。立了五个大寨。褚先鋒營在前。何小營營在左。碧氏姊妹營在後。歐氏兄弟營在右。安大人在營中。好似海棠花式樣。營盤立定。忙發探馬去打聽伍良霄近日情形。以便及早擒拿。且說伍良霄仗着陸魁凶猛。秘雲岩險要。所以聽見陸氏投降。伍龍被殺。不甚畏懼。每日尚要搶來幾个婦女作樂。原來陸氏甚妒。趁他出去打仗。得空將搶來婦女。引入後房。頗為寵幸。所以陸氏母女投降。他全不在心。反以為幸。這日正在宴樂。忽聽見探子來報。說伍虎伍彪擒去殺了。秘雲岩已失。陸魁自刎。官軍現在白象嶺前。立了五个大寨。聲勢甚盛。請寨主定奪。伍良霄聽了。大驚。暈倒于地。眾婦女及頭目們連忙救醒。大家也都忙了。紛紛議論不一。伍良霄自己一想。保障已失。將佐已無一人。人馬能敵得大隊人馬。莫若獨自逃走。方是上策。主意定了。乃安撫大眾道。你們暫且退去。讓我細想妙計。眾人漸漸退去。剩下兩三个婦女。尚不知進退。還要撒嬌撒痴。伍良霄也將他們支開。獨留下一个心腹頭目。叫魏誠點頭。吽他道。你隨我進來。魏誠跟了伍良霄進內。直倒臥房。魏誠問道。寨主有何使用。伍良霄不答。只是湊集散碎銀兩。打了一个小包。又開箱子。尋出兩件衣服。也打了个小包。一齊交與魏誠。便用手一招。急走出隙地上。附耳道。大事去矣。我知道後山有點小路。無人知曉。我帶你快從此處逃去。否則性命難保。魏誠無可如何。只得跟了出來。天已日落。走到不遠。遇着幾个巡山嘍囉。都問大王何往。伍良霄道。我去巡查一番就回來。說罷。就走。忙來後山。亂石縱橫。幸喜魏誠是小窃出身。竄山蓦澗。如履平地。一路扶了伍良霄過去。過了亂石。又是一道山澗。兩邊陡壁。中間僅容一身可過。過了山澗。方是小洞。曲折細路一條。甚是崎嶇。及至爬出洞外。又過深塘。及爛泥潭。更不易行。兼之時已黃昏。一片荒山。四圍荊棘。回想先年熱鬧時候。不覺淒然淚下。便問魏誠道。今晚咱們無處棲身。如何是好。魏誠道。渡過此山山脚下。便是運河。且喜昏黑。渡河無人辨認面貌。渡過運河。那岸便有宿頭。伍良霄依然隨了魏誠。跨過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跡。魏誠敲火覓路。苦不可言。且說安大人。立定五營。安排擒拿伍良霄。早此成功。大家准備廝殺。不料探子來報。說道。現探得白象嶺大寨內。紛紛言講。寨主不見。都是亂無頭緒。安大人聽了。甚為驚訝。朗山道。只好派兵攻他內寨。為要拿住他的嘍囉。再審問他往何處逃去。安大人依言。即派褚先鋒領了韓忠。謝標。郝武。袁聲萬。速去勦賊。褚

一官領令帶了四將一直殺到大寨前門褚一官當先率衆搶寨奮呼殺賊寨內僅剩了幾个頭目並無武藝出衆之人如何敵得住故此褚先鋒一路殺賊而入毫無攔阻官軍喊殺之聲賊人號哭之聲安大人又派二歐帶了齊許將保朱三徐石大朱善保去攻打內寨後門二歐領命卽帶人往後面殺來逢人便砍逢馬便搠也無人敢敵那時後營的碧大娘正在殺人遇着一个文人的模樣的持了一束賬簿意在潛逃便順手舞槍進去揀他不致命的左腿上搠着擬于馬下衆軍士上前捆着下來此時白象嶺大寨已是千軍萬馬奔馳而入安大人顧師爺在前廳坐下何小姐在後堂入座安大人急問伍良霄何人獲着只見衆將紛紛獻功齊到階下或首級或俘虜顧朗山一一查點尚有二三百人跪着投降叩頭哀告內中都無伍良霄安大人又派人在寨內寨外細細搜查須臾二歐率衆押解了一百餘名殺賊亦四五十个首級進來又一一查點仍是不見伍良霄安大人道伍良霄果然逃走了都說後山並無出路怎會逃去顧朗山道且把拿住的頭目帶上來細細審問伍良霄逃往何處衆賊一齊供稱不知再三推問實是不知情有說從前日下午就不見了實實是不知去向正要用刑碧大娘由後堂命將那个拿賬簿的傳來親解其縛安大人又問他一番那人供係管帳先生暫充軍師叫王大猷顧朗山問道你既當軍師你們大王逃走去處你豈能不曉得王大猷道小人實是不知安大人喝道王大猷叩頭求饒左右不由分說拖下去一頓拷打其人登時斃命顧朗山道看來伍良霄必是瞞着衆賊私行先逃了正說着何小姐叫人押過兩个人來乃是伍良霄逃走之時半路上遇着的人只二人將路遇良霄情形細說一遍並說尚有魏誠跟着安大人點頭叫押過一邊快拔令箭一枝叫過謝標郝武來交給他們文書並問明伍良霄魏誠年貌再帶上許奮齊明將和侯蒙四面追尋伍良霄踪跡並諭傳各地方嚴拿務獲不不一時先派的搜山之人回來稟知除了投降等衆並無面生可疑之人安大人吩咐就在此息馬三日辦理奏摺顧朗山便要將何小姐的功勞敘上安大人不允說道我係帶兵之人自己不能平賊求助於婦人已是可羞且又請功未免冒昧何小姐也命人到前營苦辭不願敘功于是朗山將摺底打好又向安大人道此摺須知會衛中丞聯銜並與田大人田公子敘功且將上次平定三處賊巢一併請獎乃東省一律肅清大保案也非到省再辦不可此時先將白象嶺查勘一番以免後患我想此處崖谷崢嶸地形險要卻是大盜盤踞之所倒應細細閱看再安爐煌炮台至于

營兵額數須于總鎮商量並宜添一个守備在此鎮守。就天目山青雲山羊角嶺此須安排一番。安大人道。那三處我尚記得。大槩那時已有此心。天目山離縣城五十餘里。地形濶遠。却與請真營相呼應。可于此地設千總一員。置兵五百名。自然永遠真安。那青雲山形勢。四面孤懸。乃小盜出沒之所。大盜斷難容足。可笑張乂那賊。當時佔據此山。已無見識。大約智者決不屯來。只可置立幾處墩煌瞭樓而已。不必再添兵設將。此至于羊角嶺山險阻。雖為衆盜之藪。但未能容受多人。又且逼近府城。苟營訊兵捕認真辦事。即無疎虞矣。何必另設兵將乎。朗山點頭道。大人所論極是。已將三處形勢。瞭如掌指矣。令人拜服。二人議了此一善後之事。遂各歸寢。到了次日。安排賀喜筵宴。各營聚集十分熱鬧惟有薩氏母女。心中悶悶。又不好過于悲苦。只得碧氏營中隱忍。見了內寨更多感慨。何小姐又恐冷落了他們。故于是午大宴後。命人救了伍秋芳來。叫他帶領着大家徧山遊玩。山前山後。正在眺望。有左右轉報說大人到後營來了。何小姐聽說。即領花鈴綠香等回來。見了安公子。彼此稱頌此一功績。又說伍良霄逃走之事。何小姐道。我想忘了。昨日後堂擒住幾个婦女。我想若要按叛逆妻妾辦理。未免太刻。何故呢。他們寔是搶來之人。已經被寃。不可又叫他被寃安公子大笑道。你寔乃仁人也。此時安大人十分高興得意之至。就在何小姐帳中高開夜宴。花鈴綠香等伏侍。又叫人作樂。何小姐道。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你想這樣取樂。是个大元帥舉動麽。安公子笑道。偶一為之也。不為過。又飲了一番。方才回營。次日打點起身之事。及至清早。帥旂一展。升炮三聲。將官數十對。亮甲掛刀。一字兒跪送上轎。次日至兗州。知府來接。謝標都武回來。偏生已將伍良霄拿住。原來伍良霄帶着魏誠逃出重圍。渡過運河。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着小桑村。時已夜半。有幾家莊農。尚在績麻。燈火未熄。魏誠前去敲一家的門。裡面一老婦人問是誰。伍良霄答言是過路客人。特來借宿。懇求方便。那婦人開了門。伍良霄二人進去。故意與老婦人扳談。方知是婆媳二人居住。並無男子。伍良霄甚喜。看他情形樸陋。不至有的禍患。便取出二兩重的銀子。告求老奶奶造飯。那老婦接了銀子。歡喜的應允。便與媳婦商量去廚房燒茶做飯。伍良霄恐露出破綻。背燈而坐。吃了飯。又推困倦。遂先自睡了。無奈心虛胆怯。那裡睡得着。只聽隔壁有人說話道。這遭咱們山東可太平了。天目山青雲山羊角嶺都平定了。只剩下白象嶺伍良霄那廝何等利害。今番也叫安大人掃平定了。一人道。只良霄逃走不知拿得着拿不着。若還拿不着。這个害

邊是不能除一人道大料他一人也立不起什麽事來一人道總是拿住的好伍良霄聽了週身冷汗如坐針氈便提起耳朶離枕頭三四寸聽他們說却漸說到別件事去堂前婆娘也熄燈安寢四鄰寂靜無如伍良霄提心吊胆直到㕷格微明一骨碌爬起來那婆娘也起身來伍良霄託言趕路伺老夫人討些湯水道聲打擾帶着魏誠打了下來一路上聽得人人紛紛滿村莊都講是白象嶺的事他二人只揀僻路走行到中牌時候走到大鎮市忽聽得路上講論安大人查拿伍良霄的文書到了伍良霄暗暗叫苦想是白象嶺已然休矣叫我如何逃命便引魏誠到僻處道今日怎好魏誠道休管他咱們有路且走伍良霄只得依了不管山高水低荒榛荆棘亂走了數十里天又昏黑伍良霄道我實在來不得了非有店穩睡不可正在為難見前面有燈火他二人慌忙前去一看是个小鎮市街上有兩三家店房二人便揀个小店單房住了伍良霄乏極放倒頭便睡魏誠心中自思我跟着何日是出頭並且也無投奔不定何日被人拿住性命難保況他待我也無十分好處不如我伺店家說了將他拿住請功倒是好策主意已定即忙到店東櫃房內見房內坐着三人兩个是店東劉姓兄弟二人那一个是他的外甥魏誠也說明姓名那三人問他因為何事魏誠道我同着來住店的就是伍良霄現在沈睡你千萬要拿住如放走你們吃罪不起店東大驚說道這个干係不小剛才來的告示說有人拿住送來的賞銀二千兩願作官的給官職送信的五百兩幫拿的一千兩藏着他的與他同罪快的齊了人又往東邊店裏找來五个人幫助本店七个人大家拿着刀兵與繩索一齊來到單間大家進去尚有些胆怯及至一看伍良霄尚在沈睡便忙上去三个人把繩索密密捆了伍良霄睡夢中驚醒道你們是什麽人為什麽捆我又叫魏誠不見答應那魏誠早溜出一邊去了伍良霄尚欲求饒大家笑道你不必妄想脫逃那安大人等你已久今有你的人出首我們一俟天明便直道送你到營前伍良霄聽了方曉得着了他們的道兒驚得魂飛天外便大罵魏誠不止衆人又添了一道繩索同在單間看守着已是天明將要想法如何解送只聽得東邊店內喧嚷說是這裏住着安大人手下的老爺們呢你們如要送伍良霄就請見老爺們商議也好放心前去這東邊店裡住着的又是誰呢原來就是郝武帶着齊明那郝武自從奉令去拿伍良霄與謝標商議道穿便服不帶從人分四路找尋任蒙一路將和一路謝標帶着許雋一路郝武與齊明一路且說郝武齊明當日出山直向大路追去浩浩蕩蕩遂着

村坊小市便向人問訊道見有如此如此模樣服色二人過去否鄉下人都說不見或有幾處說見着的也似模樣影响似是而非的話一路盤問都無寔跡次日又問了一天又趁着月色走了半夜二人商量道黑夜找人更不容易不如權且安歇待到天明再作區處正說着過了小小市鎮見有三个店東邊店裡燈光尚明便上前叫門店小二開了那店門請二位進內上房坐下問了茶飯當即安排上來郝齊二人也不再問了便要睡下只聽西邊言講句這店找人帮着拿什麼在逃的大盜齊明先聽了一路碌將身爬起就叫郝武那郝武已是醒着忙着店小二去問店小二回說西邊店裡住着大盜伍良霄你問是誰拿住的報上名來跟我們一同解押此賊前去領賞店家將話傳過去須臾魏誠與店家劉大劉二綑着伍良霄到來與郝老爺齊老爺磕頭說明原由大家一同起身往大營來半路遇着謝標許奮同到了兗州恰巧安大人行營在此郝武却報了到天已靠晚自轅門以至帳中燈張百合炬列萬行芟鉞中刀矛林立各將官明盔亮甲奕奕有光將那分門別隊五色的戰袄五色的旂幟愈顯愈對對分明安大人高坐帳中披件團龍黃馬褂帳裡旁列捧令捧劍兩侍從如花似玉帳前排開雁翅一般武巡捕數十人俱是魚鱗文戰袍團花馬褂一呼百應一諾千聲真顯得大將軍威如山當下謝標郝武押着伍良霄倒剪兩臂逡巡而入上面接疊連聲傳呼押進伍良霄來下面答應如雷明一般將伍良霄跪在當面安大人道你是伍良霄麼那伍良霄竟自戰兢兢畏懼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是以後問他都是含糊答應還是郝武等勸誘他才一一畫了招詞安大人吩咐上了囚車只聽得高唱掩門早炮响鼓鳴大人進去了次日傳令郝武謝標同着褚先鋒押了囚車先行然後安大人與何小姐起馬走了官站府縣迎接一切供帳交錯道路俱不用說但路上又出了件岔事且聽下回分解以下許熱鬧節目仍有三十二回隨後刻出先將大節目畧為開載若問安大人回省辦理奇巧各案鉄和尚益都縣行刺跑馬解女子出世成名老道廟追和尚尼姑拿和尚群雄大鬧泰安府欽差終養雙鳳村鄧九公百年大慶安老爺五世同堂俱皆二續書中分解。

新出鼓詞目錄佈露

新編張松獻地圖鼓詞
新編海瑞打嚴嵩鼓詞
新編狄仁傑趕考鼓詞
新編王會川跑関東鼓詞
新編王華買父鼓詞
新編楊三姐鼓詞 初集
新編楊三姐鼓詞 二集
新編路遥知馬力鼓詞
新編哈尔濱逆倫案鼓詞
新編明清八義鼓詞
新編新漢演義鼓詞 初集
新編新漢演義鼓詞 二集

新編高冲挑華車鼓詞
新編王蝴蝶鼓詞
新編五劍十八義鼓詞
新編佛門點元鼓詞
新編雙紅燈記鼓詞 初集
新編雙紅燈記鼓詞 二集
新編敗子回頭鼓詞
新編因果美報鼓詞
新編氣不平鼓詞
新編曹操逼宮鼓詞
新編朱太祖販烏梅鼓詞
新編梁武帝鼓詞

上海新北门潘家弄口大成書局總發行所